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说唐后传三传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1 月

《说唐后传》主要人物表

唐太宗	贞观天子李世民
魏征	大唐左丞相
徐茂功	大唐军师
赤壁宝康王	北番狼主
祖车轮	北番红袍大力子大元帅
秦琼	字叔宝，唐朝护国大元帅，护国公
程咬金	唐将军，鲁国公
程铁牛	程咬金之子，小将军
李治	殿下，唐太宗之子
薛万彻	唐解粮驸马小将军
刘方	字国贞，北番白良关镇守总兵
尉迟恭	字敬德，唐保驾大将军，虢国公
尉迟宝林	即刘宝林，尉迟恭之子
伍国龙	北番金灵川守将
铁板道人	北番镇守野马川关将
屠封	北番狼主丞相
屠炉公主	北番黄龙岭守将，屠封之女
段志远	唐将军，定国公
段林	段志远之子，小将军
苏定方	唐奸臣，银国公
苏麟	苏定方长子
苏凤	苏定方次子
罗通	唐二路定北元帅，罗成之子
秦怀玉	唐护国公荫袭小爵主，无敌小将军，后为太宗驸马
铁雷银牙	北番白良关守将
铁雷金牙	北番金麟川守将
铁雷八宝	北番野马川守将
单天常	北番磨盘山大大王
马三保	大唐开国功臣，平国公
殷开山	大唐开国功臣，开国公
刘洪茗	大唐开国攻臣，孙国公
王君可	大唐开国功臣，长国公
薛仁贵	太宗应梦贤臣，大唐保驾征东统兵招讨大元帅，封平辽王
张士贵	唐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
何宗宪	张士贵女婿
王茂生	薛仁贵结义哥哥
周青	薛仁贵结义弟兄
盖苏文	东辽主帅
银瓶公主	太宗之女，秦怀玉之妻
盖贤谟	东辽凤凰城守将
盖贤殿	东辽汗马城守将

安殿宝	东辽独木关中副元帅
周文、周武	摩天岭守将
木角大仙	盖苏文师父
李靖	香山老祖门人
王 敖	云梦山水帘洞老祖

第一回 秦元帅兴兵定北 唐贞观御驾亲征

诗曰：

欲笑周文歌燕镐，还轻汉武乐横汾。岂知玉殿生三秀，讵有铜龙出五云。陌上尧尊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熏。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

话说真主登了龙位，改唐太宗贞观天子年号。真个风调雨顺，因泰民安，四方宁静，百姓沾恩，君民安享三年。忽一日，贞观天子临朝，文武百官朝见已毕，分班站立。有黄门官启奏道：“臣黄门官有事奏闻陛下。”“奏来。”“今有北番使臣官要见陛下，现在午门外候旨。”朝廷说：“既有外邦使臣，快宣上殿来见寡人。”黄门官领旨传宣。你看这个使臣，怎生模样？只见他头戴圆翅乌纱狐狸冠顶，身穿大红补子官袍。腰围金带，圆面短腮，海下胡须，手捧本章，上殿俯伏金阶。说：“南朝圣主在上，有外邦使臣周纲见驾。愿陛下圣寿无疆。”朝廷说：“爱卿到朕驾前，可是进贡与寡人么？”使臣回奏道：“臣奉琅主赤壁宝康王，罗窠汉七十二岛、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车轮之旨令到来，有表本献与万岁龙目亲观。”朝廷传旨：“什么表章，献上来。”周纲把表章双手呈献，旁边侍臣接上龙案，揭开抽封，龙目一看，只见数行字在上面写着：

北番赤壁宝唐王，大将先锋谁敢当。立帝三年民尽怨，故我兴兵伐尔邦。唐篡隋朝该一罪，杀父专权到处扬。欺兄灭弟唐童贼，自长威光压众邦。生擒敬德来养马，活捉秦琼挟将刀。若要我邦兵不至，只消岁岁过来朝。

那太宗不看也罢，一见数行言辞，不觉龙颜大怒，说：“阿唷唷！罢了，罢了。可恶那北番蝼蚁之邦，擅敢如此无礼，前来欺负寡人！”吩咐把使臣官绑出午门梟首，前来缴旨。“嘎！”两旁一声答应，唬得周纲魂不附体，说：“阿呀！南朝圣主饶命。狼主冒犯天颜，与使臣官何罪，望赦蝼蚁之命。”爬起金阶，喊声大叫。那两班文武百官，多不解其意。早有徐茂功出班说：“臣启陛下，不知这赤壁宝康王表章上说些什么？万岁龙颜如此大怒？”太宗说：“徐先生，你拿去观看就知明白。”茂功上前取过表章一看，说道：“陛下，这赤壁宝康王命使臣官来投战书了，难道天邦反惧了他不成？况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今陛下若斩其臣，北番反道陛下惧怕番邦了，请万岁命他使臣官报个信去，说我国随后就来征服你们。”朝廷听了茂功之言，把龙首颠颠说：“先生之言有理。也罢，把使臣官周纲割下两耳，怒其一死。”传旨未了，早有两旁武将一声答应，割去两耳，弄做了一个冬瓜将军，喊声：“阿唷。谢南朝圣主不斩之恩。”太宗喝道：“你快快回去，对那个赤壁宝

周文歌燕镐——燕，通宴。镐（hào，音浩），即镐京，周朝初年的国都，在今陕西西安西南。这句话是说，周灭了殷商，定都于镐，百姓们举行盛大的宴会，感念文王的功劳，欢庆天下太平。

汉武乐横汾——是指汉武帝乘船游乐于汾水云上。以上两句是称颂唐太宗的功绩犹胜于周文、汉武。

三秀——即灵芝。传说灵芝一年开花二次，故称“三秀”。

讵（jù，音巨）——岂，表反问。

铜龙——是古代的一种计工具，龙口中可以吐水。这两句都是称颂国家的吉祥、昌盛。

窠——k，音棵。

唐童贼——这里是辱骂唐太宗李世民。

梟（xiāo，音肖）首——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悬首示众。

康王，罗窠汉听讲，叫他脖子颈候长些，只在百日之内，天兵到来取他首级，剿灭鸟巢，传个信与他。”周纲说声：“是！领南朝圣主旨意。”周纲退出午朝门外，把绢袱包满了耳伤之所，当日上马。见北番狼主之话，非一日之工夫，我且不表。

单说唐贞观天子开言说道：“徐先生，北番康王如此无礼，寡人这里不发兵去征剿他们，他到反来讨战，寡人还是怎么样。”军师徐茂功道：“陛下，从来只有中国去征服小邦，那里小邦反打战书到中国来？这叫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臣昨夜仰观天象，见北方杀气腾空，必有一番血战之事，不想今日果有使臣官打战书到来。百日之内，就要提兵前去平服北番，方除后患。若是迟延，他兵一到，就难抵了。”太宗道：“依徐先生之言，如此迟延不得了。”便对叔宝道：“秦王兄，寡人命你明日起，要在教场之内，把团营总兵大小三军武职们等，操演半个月，演好了然后就此发兵。”叔宝道：“臣领陛下旨意，下教场操演便了。”那秦琼出了午朝门，回到自己府中，就要发令与合府总兵官，明日大小三军在教场中伺候操演，这话且慢表。

单讲徐茂功说：“陛下，这北番那些兵将，一个个多是能人，利害不过的，必须要御驾亲征才好。”太宗道：“徐先生要寡人亲领兵前去么？”军师道：“正是要御驾亲征，才平定得来。”太宗道：“也罢了。父王在位，寡人领兵惯的。今日北番作乱，原是寡人领兵，今降朕旨意与户部尚书，催趲各路钱粮。”朝廷把龙袍一展，驾退回宫，珠帘高卷，群臣散班。一宵晚话不表。

单讲次日清晨，秦叔宝在教场操演三军，好不热闹。那朝廷在朝中，也是忙乱兜兜，降许多旨意，专等秦琼演熟三军，就要选黄道吉日，兴兵前去。不觉过了半月，叔宝上金銮复旨说：“陛下，三军已操演得来精熟的了。”太宗就向军师道：“徐先生，几时起兵？”茂功道：“臣已选在明日起兵。”朝廷叫声：“秦王兄，你回衙周备，明日就要发兵了。”叔宝领了旨意，退回衙署，自有一番忙碌。这些各位公爷，多是当心办事，到了明日五更三点，驾发龙位，只有文官在两班了。这些武将，多在教场内，有护国公秦叔宝戎装上殿，当驾前挂了帅印。皇上御手亲赐三杯御酒，与叔宝饮了。谢了恩，退出午门，跨上雕鞍，豁喇喇往教场来了。早有众公爷在那里候接。多是戎装披挂，跨剑悬鞭，也有铁箔头、乌金销，狮子盔、黄金甲，獬豸盔、红铜铠，银箔头、青铜甲。这班公爷，个个上前说道：“元帅在上，末将们等在此候接。”元帅叔宝道：“诸位将军，何劳远迎，随本帅进教场内来。”众公爷齐声应道：“是。”一同随元帅进教场来。只见有团营总兵官、游击、千把总、参谋、百户、都司、守备这一班武职们，也都是顶盔贯甲，跪接元帅。秦琼吩咐站立两旁，又见合教场大小三军，齐齐跪下，送帅爷登了帐，点明队伍，一共二十万大队人马。点咬金带一万人马为头站先锋：“须要逢山开路，遇水成桥。此去北番人马甚是骁勇，一到边关停住扎营，待本帅大兵到了，然后开锋打仗。若然私自开兵，本帅一到，就要取你首级。”先锋一声答应：“是，得令。”那鲁国公程咬金，好不威风，头戴乌金开口獬豸盔，身穿乌油黑铁甲，内衬皂罗袍，左悬弓，右插箭，手提开山大斧，须髯多是花白的了。若讲到扫北这一班公爷们，多有五六旬之外，尽是鬓发苍苍

催趲(zhǎn, 音攢)——催赶；督促。

獬(xiè, 音谢)豸(zhì, 音治)——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能辨曲直，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

年老的了。这叫做：

年老长擒年少将，英雄那怕少年郎。

只看程咬金有六旬外年纪，上马还与天神相似，这般利害得狠。他领了精壮人马一万前去，逢山开路，遇水成桥，竟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行，我且慢表。回言要讲到朝廷龙驾，命左丞相魏征料理国家大事，托殿下李治权掌朝纲。贞观天子同军师徐茂公，出了午朝门，跨上日月催骠马，一竟到教军场来。有秦琼接到御驾，遂命宰杀牛羊，奠旗熏神祇。皇上御奠三杯，有元帅秦叔宝祭旗已毕，吩咐发炮起营。那一时哄隆隆三声炮起，拔寨起兵，前面有二十万人马摆开阵伍，秦元帅戎装打扮，保住了天子龙驾，底下有二十九家总兵官，多是弓上弦，刀在鞘，有文官送天子起程，回衙不表。

单讲那些人马离了长安，正往河北进发，好不威灵震撼。这些地方百姓人家，多是家家下闼，户户关门。正是：

太宗登位有三年，风调雨顺国平安。康王麾下元帅，表中差使进中原。辱骂贞观

天子帝，今日兴兵御驾前。旗幡五色惊神鬼，剑戟毫光映日天。金盔银铠多威武，宝马龙

驹锦绣鞍。南来将士如神助，马到成功定北番。

这个唐太宗人马，旌旗招扬，正望北路进发。后有解粮驸马小将军，名唤薛万彻，其人惯使双锤，骁勇无敌，所以护送粮草来往。贞观天子起了二十万足数精壮人马，前去定北平番，我且不表。

单说那北方外邦，第一关叫做白良关，却对中原雁门关。白良关远雁门关有二百里，多是荒山野地之处。雁门关外一百里，是中原地方；白良关外一百里，是北番地方。在此处各分疆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必须要穿过雁门关而至白良关的。前日使臣官周纲，被太宗皇帝割去两耳，早已回番，见过狼主，故此北番狼主传令各关守将，日夜当心防备，又差探子远远在那里打听。那北番第一关上，有位镇守总兵老爷，你道什么人？他乃姓刘名方，字国贞，其人身高一丈，平顶圆头，犹如笆斗，膊阔一庭，腰大十围。生一张黑威威脸面，短腮阔口，兜风一双大耳，两眼铜铃，朱砂浓眉，两臂有千斤之力。他若出阵，善用一条丈八蛇矛，其人利害不过，若讲到北番之将，多是：

上山打虎敲牙齿，下水擒龙剥项鳞。

说不尽关关有好汉，寨寨有能人。此一番定北不打紧，只怕要征战得一个：

头落犹如瓜生地，血涌还同水泛江。

当下刘国贞正在私衙与偏正牙将们讲究兵法，忽有小番儿报进来了，说道：“启上平章爷，不好了，小将打听得南朝圣主太宗唐皇帝，御驾亲领二十万大队人马，有护国公大元帅秦琼，带了数十员战将，手下有合营总兵官，前来攻打白良关了。”刘国贞闻言，不觉骇然说：“唐朝天子亲领人马来了，可打听得明白？”小番在雁门关探听得明明白白的，故来通报。”国贞道：“既是明白的，可晓他人马离此有多少路了？”“小番探得他此时头站先锋，差不多出雁门关了。”那国贞哈哈大笑道：“好好好，送死的来了。”这一班众将连忙问道：“大老爷为何闻说南朝起兵前来，反是这等大笑？”国贞说：“诸位将军，你们有所不知，俺们狼主千岁，欲取中原花花世界，锦绣

骠马（sù shuāng，音素双）——一种良马。

纛（dào，音到）——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闼（tà，音踏）——门，小门。

江山，所以前日命周纲打战书与太宗唐王。若是唐童不起兵来，到也奈何他不得。如今那唐王御驾，亲领人马前来，也算我狼主洪福齐天，大唐的万里山河稳稳是我狼主的了，岂不快活。”众将道：“大老爷，何以见得稳取中原，如此容易？”国贞道：“列位将军，岂不晓那唐童全靠秦叔宝、尉迟恭利害。他只道北番没有能人，所以御驾亲自领兵前来征剿我们，他还不晓得北番狼主驾前，关关多是英雄豪杰，何惧叔宝、敬德乎？待唐兵到来，必然攻打白良关。待本镇去活捉唐朝臣子以献狼主，岂非本镇之功。”诸将大喜。叫声：“平章爷须要小心。小将们别过了。”不表这班花知鲁达们回衙，单讲刘国贞吩咐把都儿，关上多加些灰瓶石子，踢弓弩箭，若唐兵一到，速来报本镇知道。把都儿一声答应，自去紧守关头，我且不表。

单讲那先锋程咬金领了一万人马，从河北一带地方出了雁门关，又是两日路程，有军士报说：“启上先锋爷，前面是白良关北番地方了。”咬金道：“既到番地，吩咐安营，扣关下寨，放炮定营。”众将一声得令，顷刻把营盘扎住。咬金吩咐小军打听，大兵一到，速来报我。军士答应自去。如今要说到贞观天子，统领大队人马，过了雁门关，一路下来。早有程咬金远远相接说：“元帅，小将在此候接帅爷、龙驾。前面已是白良关了，不敢抗违帅令，等候三天，一同开兵。”元帅说：“本帅自令北番早定，马到成功。”吩咐大小三军扎下营盘，走进御营。天子说：“秦王克，行兵在路辛苦，明日开兵罢。”秦琼说：“此来定北，非一日一月之功，要看日时开兵吉利的成日。”天子道：“秦王兄之言甚善。”按下唐营君臣之事，再讲关内小番报进：“启上平章爷，唐兵已到关下了。”刘国贞说：“方才关外放炮之声，想必唐兵到来扎营，若有唐将讨战，前来报我。”小番得令，自往关上观望不表。

再说唐营元帅说：“诸位将军，今当出兵吉日，那一个出去讨战？”道言未了，早有程咬金闪出说：“元帅，小将愿往。”元帅说：“你是没用的，北番番将不是当耍的，甚是利害，第一场开兵，须要取他之胜，才晓得我们大唐将军的利害。若是你出马杀败了，反为不美。”程咬金最胆小的，一闻元帅之言，只得退立旁边去了。只见部中又闪出一将道：“元帅，待小将出去讨战罢。”元帅一看，原来是尉迟恭，便说：“将军出阵，须要小心。”尉迟恭一声：“得令。”上马提枪，挂剑悬鞭，顶盔贯甲，一声炮响，大开营门，鼓声啸动，豁喇喇一马冲出，直奔白良关下。那小番儿看见，好一个恶相的唐将，待我放箭。“呔！下面的蛮子，少催坐骑。看箭！”说是迟，射是快，阿唷唷，只见乱纷纷箭如雨点一般射下来。尉迟恭不慌不忙，把长枪乱使，如雪花飞舞相似，把乱箭尽行撇开。上面小番看呆了，箭也不射下来了。那尉迟大叫一声，说道：“呔！关上的，快报你主将得知，今天兵到了，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叫他早早出关受死。”不表尉迟恭关下大叫，单讲小番飞报进衙说：“启上平章爷，有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刘国贞听报，立起身来：“待我去擒南蛮。”吩咐备马抬枪，脱下袍服，顶好盔，穿好甲，端住枪，跨上马，出了总府衙门，来到关上，望下一瞧，说：“阿唷！好一个蛮子。”但见他头戴闹龙铁箔头，面如锅底，浓眉豹眼，海下胡髯，身穿锁子乌金铠。左悬弓，右悬箭，坐在马上，好不威风。国贞就命把都儿发炮开关。只听一声炮响，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刘国贞出得关门，后拥三百攒

箭手，射住阵脚。尉迟恭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番将，望吊桥冲来，好不可怕：但见他头上戴顶双分凤翅金盔，顶大红缨，面如纸钱灰，狮子口，大鼻子，朱砂眉，一双怪眼，短短一捧连鬓胡须。身上穿一顿腥腥血染大红袍，外罩龙鳞红铜铠。左悬弓，右插箭，手执一条射苗枪，坐下一匹点子昏红马，直奔上前，把枪一起。尉迟恭也举乌缨枪架住，说道：“呔！那守关将留下名来。”国贞道：“你要问本镇之名么？乃赤壁宝康王狼主御驾前，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加为镇守白良关总兵，大将军刘国贞。你可晓得本镇枪法利害之处么！”敬德说：“不晓得你这无名之辈！今天兵已到，你们一国的蝼蚁，多要杀个干干净净，何在你这个把番奴，霸住白良关，阻我们天兵去路。”

正是让我者生，若还挡我者死。

要知两员勇将交战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良关刘宝林认父 杀刘方梅夫人明节

诗曰：

威风独占尉迟恭，定北先夸第一功。谁料宝林能胜父，当锋一战定英雄。

再说尉迟恭大叫：“番奴快快献关，方免一死。若有半声不肯，那时死在枪尖之下，只怕悔之晚矣。”国贞听言大怒，喝道：“你这狗蛮子有多大本事，如此无礼，擅自夸能！魔家这枪不挑无名之将，你也通下名来，魔家好挑你这狗蛮子。”尉迟恭大怒，喝声：“番奴！你要问俺家之名么？洗耳恭听：某乃唐太宗天子驾前，护国大元帅秦麾下，加为保驾大将军，虢国公，复姓尉迟，名恭，字敬德，难道你不闻某家之名么！”刘国贞呼呼冷笑道：“原来你就是尉迟蛮子，中原有你之名，魔家只道是三头六臂的，原来也止不过如此，可晓得魔家的枪法么？唐童尚要活擒，何况你这蛮子。”尉迟恭亦呵呵冷笑道：“休得多言，照某家的枪罢。”把枪一摆，月内穿梭，直望刘方面挑进来了。国贞说声：“不好！”把枪一架，却把膀子震了两震，在马上两三晃：“啊唷！果然名不虚传，好利害的尉迟蛮子。”尉迟恭大笑道：“你才晓得俺家尉迟将军的利害骁勇么？照枪罢！”又是一枪，劈前心挑进来了。嗒啷一声响，逼在旁首，马交肩过去，闪背回来，二人大战。好一似：

北海双蛟争战水，南山二虎斗深林。

战到十余合，国贞只好招架。他勉强又战了几合，看看敌不住尉迟恭了。那敬德看见刘方面上失色，心中大喜，扯起了竹节钢鞭，量在手中，才得交肩过来，喝声：“照打罢！”一鞭打在国贞背心，刘方大喊一声，口吐鲜血，伏在马上，大败而走。尉迟恭说：“你要往那里走，我来取你之命也！”催开坐骑，豁喇喇迫上来，国贞败过吊桥，小番儿把吊桥扯起，放起乱箭射来。尉迟恭只得扣住马，喝声：“关上的，快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如若闭关不出，定当打破，我老爷且是回营。”转马，回营来了。军士上前拢住了马，抬过了枪，就进中营说：“元帅，末将打败了守将刘国贞，前来缴令。”秦元帅大喜，说：“好一位尉迟将军，第一阵交战胜了北番，白良关一定破得成了。明日再到关前讨战。”不表。

再说刘国贞败进关内，到衙门下了马，有小番扶进书房坐定。说：“啊唷唷，打坏了。”把盔甲卸下，靠在桌子上。里面走出一个小厮来，面如锅底，黑脸浓眉。豹眼阔口，大耳钢牙，海下无须，年纪只好十六七岁，身長九尺余长，足穿皮靴，打从刘国贞背后走过。叫声：“爹爹。”那刘方抬起头来说：“我儿，你来到为父面前做什么？”原来这个就是刘国贞的儿子刘宝林，他便回说：“爹爹，闻得大唐人马来攻打白良关，爹爹今日开兵胜败若何？”国贞见问，说道：“噯，我儿！不要说起。中原尉迟蛮子骁勇，为父的与他战不数合，被他打了一鞭，吐血而回，心里好不疼痛。”宝林大惊，说道：“爹爹被南朝蛮子伤了一鞭，待孩儿出马前去，与爹爹报一鞭之仇。”刘方说：“我的儿，怎么说动也动不得，那个尉迟老蛮子伤了一鞭，利害非凡。为父的尚难取胜，何在于你。”宝林说：“爹爹不妨，从来说将门之子，未及十岁就要与皇家出力，况且孩儿年纪算不得小，正在壮年，不去与父报恨，谁人肯与爹爹出力。”国贞说：“我儿虽然如此，只是你年轻力小，骨

虢（guó，音国）——周朝国名；姓。

肤还嫩，枪法未精，那尉迟狗蛮子年纪虽老，枪法精通，只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宝林道：“不瞞爹爹说，孩儿日日在后花园中操演枪法鞭法，件件皆精，那怕尉迟蛮子，一定还他一鞭之报，今日就要出马。”说罢，就去顶盔贯甲，把一条铁钢鞭，骑一匹乌雅马，手执乌金枪，说：“爹爹，孩儿前去开兵。”刘方道：“我儿慢走，须要小心，待为父的到关上与你掠阵。带马来！”国贞跨上马，军士一同来到关上，说：“我儿，不可莽撞，为父的鸣金就退。”宝林应声道：“是。爹爹不妨。”放炮开关，一声炮响，大开关门，一马冲到唐营，喝声：“快报与尉迟蛮子知道，今有小将军在此，要报方才一鞭之恨，叫他早早出来会我。”这一声大叫，有军士报与元帅得知。说：“启上元帅，营门外有北番小番儿，坐名要尉迟千岁出去，要报方才一鞭之恨，开言辱骂。请元帅爷定夺。”元帅说：“诸位将军，方才尉迟将军打败番将，如今又有小番儿讨战，谁可出去会他？”闪出程咬金道：“元帅，如今第二阵不妨事的了，待小将去会他一会。”元帅尚未出令，旁边又闪出尉迟恭来，叫声：“元帅，既是这小番儿坐名要某家去会战，原待某家出去会他。”元帅说：“将军出去，须要小心。”尉迟说：“不妨。”军士们带马抬枪。程咬金说：“老黑，你把我头功夺去，第二阵应该让我立功，你又来夺去，少不得与你算帐的。”尉迟恭叫声：“老千岁，听得小番儿坐名要某家，故而出会他。倘胜他，第二功算你的如何？”程咬金说：“老黑，你拿稳的么？只怕如今必败，休要逞能。待程老子与你掠阵，看你又胜得他么。”尉迟恭跨上了马，手提枪，放炮一声，冲出营门。程咬金来到营门外，抬头一看说：“呵唷，好一个小番儿！”只见他铁盔铁甲，锅底脸，悬鞭提枪，单少胡须，不然是小尉迟无二的了。便叫声：“老黑，这个小番儿到像你的儿子。”尉迟恭道：“呔！老千岁，休得乱讲，讲某家啸鼓！”那番战鼓发动了，拍马豁喇喇冲到刘宝林面前，把枪一起，那边乌金枪嗒啷一声响，架定了，叫声：“来的就是尉迟蛮子么？”应道：“然也！你这小番儿，既知我老将军大名，何苦出关送死？”刘宝林听说：“阿呀！我想你这狗蛮子，怎么把我爹爹打了一鞭，所以我小将军出关要报一鞭之恨，不把你一枪挑个前心后透，誓不为人。”尉迟恭呵呵冷笑说：“方才刘国贞被我打得抱鞍吐血，几乎丧命，何况你这小小番儿，想是你活不耐烦了。”宝林说：“狗蛮子不必多言，看家伙。”劈面一枪过来，尉迟恭嗒啷一声架住了枪，说：“你留个名儿，好挑你下马。”宝林说：“你要问我名字么，方才打坏老将军是俺小将军的父亲。我叫刘宝林，可知道小爷爷的本事利害？你可下马受死，免我动手。”尉迟恭大怒，拍马冲来，劈面一枪，宝林不慌不忙，把乌金枪嗒啷一声架过了。一连几枪，多被宝林架住在旁边。这一场大战，枪架叮当响，马过踢塌声。老小二英雄，战到五十回台，马交过三十个照面，直杀个平交，还不肯住。又战了几个回合，只见日色西沉，宝林大叫一声：“阿唷！果然好利害的老蛮子。”尉迟恭道，“呔！小番儿，你有本事再放出来。”宝林也说：“呔！那个怯你，有本事大家放下枪，鞭对鞭，分个高下。”尉迟恭冷笑道：“你这小番儿也会使鞭？难道某家阻了你么。”放下枪，宝林也放枪，两边军士各自接过了枪，二人腰边取出铁钢鞭，拿在手中。两条是一样的，叫一声：“那个走的不足为奇，照小爷爷的鞭罢。”打将下来。尉迟恭急架相迎，这一鞭名曰“摹云盖顶实堪夸”，那一鞭叫做“黑虎偷丹真

难挡”。两下鞭来鞭架，鞭去鞭迎，好杀哩。只见杀气腾腾不分南北，阵云霭霭，莫辨东西。狂风四起，天地生愁，飞沙遍野，日月埋光。二人又战了三十个回合，直杀到黄昏时候，不分胜败。关头上刘国贞看见天色已晚，不见输赢，就吩咐鸣金。宝林把枪架住说：“老蛮子，本待要取你首级，奈何父亲鸣金，造化了你多活了一夜，明日取你性命罢。”尉迟恭也叫声：“小番儿，你老子道你今夜死了，故尔鸣金。也罢，明日取你命罢。”两骑马一个进关，一个进营。尉迟恭来见元帅，说：“方才出战的小番儿，果然利害，与我只杀得平交，难以取胜。”叔宝说：“方才本帅闻报，尉迟将军与小番儿战个敌手，不道北番原有这样能人。”敬德说：“少不得某家明日要取他首级。”

不表唐营之事，再讲那刘宝林进关说：“爹爹，尉迟蛮子果然利害，不能取胜，明日孩儿出马，定要伤他之命。”刘方说：“儿，今日开兵辛苦了，为父的虽做总兵，到没有你这样本事，与老蛮子战到百十余合，亏你好长力。”宝林说：“爹爹，英雄所以出于少年之名，如今爹爹年迈了，自然战不过这狗蛮子了。”父子一路讲论，到衙门下了马，卸下盔甲，来到书房。国贞说：“我儿，你开兵辛苦，母亲内房去罢，明日再与那狗蛮子相杀。”宝林应道：“是。”来到内房，只见那些番女说：“夫人且免愁烦，公子进来了。”宝林走近前来，只见老夫人坐在榻上，眼眶哭得通红，在那里下泪。便叫声：“母亲，孩儿日日在房中见你忧愁不快，今日又在下泪，不知有甚事情，孩儿今日到要问个明白。”夫人说：“阿呀我那儿啊，做娘的要问你，今日出兵与唐将那一个交战，快快说与做娘的知道。”宝林说：“母亲，孩儿出阵，那中原有一个尉迟老蛮子十分骁勇，爹爹出战，被他打得抱鞍吐血而回，所以孩儿不忍，出马前去，要与爹爹报仇，谁想尉迟蛮子，孩儿与他战到百十余合，只杀得个平手，不得取胜，少不得明日孩儿要取他的命。”梅氏夫人听说，大惊道：“我儿，那中原尉迟蛮子，可通名与你，叫什么名字？”宝林说：“啊！母亲，他叫尉迟恭。”那夫人听了尉迟恭名字，不觉眼中珠泪索落落滚个不住。宝林一见，好似黑漆皮灯笼，冬瓜撞木钟。连忙急问，说是：“母亲为着何事，可与孩儿说明，总有千难万难之事，有孩儿在此去做。”夫人带泪道：“阿呀！儿阿。你虽有此言，只怕未必做得来。做娘的为了你，有二十年冤屈之事，谁人知道。到今朝孩儿长大成人，不思当场认父，报母之仇，反与仇人出力。”宝林连忙跪下叫声：“母亲说话不明，犹如昏镜，此冤屈从何说起，孩儿心内不明，乞母亲快快说与孩儿知道。”夫人道：“儿阿，做娘的今日与你说明，报仇不报仇由你，我做娘的如今就死黄泉也是瞑目的。”宝林说：“母亲到底怎么样？”梅氏夫人说：“我的儿，今日交兵的尉迟恭，你道是何人？”“孩儿不知道。”夫人看见丫环们在此，说道：“你们外边去看，老爷进来，报我知道。”丫环应声走出。夫人见无人在此，叫声：“我儿，那书房中刘国贞，这奸贼你道是谁人？”宝林说：“是我爹爹。母亲，中原尉迟恭，有甚瓜葛？”夫人喝道：“呔，我想你这不孝子的畜生，怎么生身之父也不认得？”宝林道：“阿呀，母亲此言差矣，我爹爹现在书房，何见得不认生身之父。”夫人说：“我儿，今日对敌的尉迟恭，是你父亲。刘国贞这天杀的奸贼，与做娘是冤仇，你还不知么？”宝林大惊道：“母亲，孩儿不信如此，乞母亲细细说明此事。”夫人说：“你不信这也怪你不得，方才这鞭，你快拿过来就知明白。”宝林拿过鞭来，叫声：“母亲，鞭在此。”夫人叫声：“我儿，这一条鞭名曰雄鞭。你可见那嫡父手中

乃是一条雌鞭，还有四个字嵌在柄上，你也不当心去看他一看，自己名字可姓刘么。”宝林把鞭轮转一看，果然有四个字在上面，刻着尉迟宝林四个细字。“阿呀！母亲，看这鞭上姓名，实不姓刘，反与中原尉迟恭同姓，母亲又是这等讲，不知其中委屈之事到底是怎样的？——说与孩儿明白。”夫人说：“我儿，今日做娘的对你说明白，看你良心。说起来，真正可恼可恨，做娘的当日同你嫡父在朔州麻衣县中，做了四五年的夫妻，打铁为活。从那一年隋属大唐，那唐王招兵，你父往太原投军，做娘再四阻挡，你父不听，我身怀六甲，有你在腹，要你父亲留个凭信，日后好父子相认。你父亲说，‘我有雌雄鞭两条，有敬德两字在上，自为兵器，随身所带乃是雌鞭，这雄鞭上有宝林二字在上，你若生女，不必提起；倘得生男，就取名尉迟宝林，日后长大成人，叫他拿此鞭来认父。’不想你父亲一去投军，数载杳无音信回来，却被这奸贼刘国贞掳抢做娘的到番邦，欲行一逼。那时为娘要寻死路，因你尚在母怀，故犹恐绝了尉迟家后代，所以做娘的只得毁容立阻，含忍到今，专等你父前来定北平番，好得你父子团圆，所以为娘的含冤负屈，抚养你长大成人，好明母之节，以接尉迟宗嗣，做娘就死也安心的了。”定林听罢，不觉大叫一声：“母亲，如此说起来，今日与孩儿大战之人，乃我嫡父亲也。阿唷，尉迟宝林阿，你好不孝，当场父亲不认，反与仇人出力！罢、罢、罢，待孩儿先往书房斩了刘国贞这贼，明日再去认父便了。”就在壁上抽下一口宝剑，提在手中，正欲出房，夫人连忙阻住说道：“我儿不可造次，动不得的。”宝林说：“母亲，为什么？”夫人说：“我儿，我那刘国贞在书房中，心腹伴当甚多，你若仗剑前去，似画虎不成反类其犬，被他拿住，我与你母子的性命反难保了。如今做娘的有一个计较在此，你只做不知，明日出关交战，与你父亲当场说明，会合营中诸将，你诈败进关，砍断吊桥索子，引进唐兵诸将，杀到衙内，共擒贼子，碎尸万段。一来全孝，与母报仇；二来做娘受你父之托，不负你父子团圆；三来扫北第一关是你父子得了头功，岂不为美。”宝林听了叫声：“母亲此言虽是，但我孩儿那里忍耐得这一夜？”母子说话多端，也不能睡。

再讲那刘国贞在私衙与偏将等议论退敌南朝人马，就调养书房，直到天明。尉迟宝林叫声：“母亲，孩儿就此出去，勾引父亲进关，同杀奸贼。”夫人说：“我儿须要小心。”宝林应道：“晓得。”连忙顶盔贯甲，悬鞭出房，来到书房。国贞看见，叫声：“我儿，你昨日与大唐蛮子大战辛苦，养息一天，明日开兵罢。”那宝林不见那对方开口，到也走过了；因见他问了一声，不觉火冒大恼，恨不得把他一刀劈为两段，只得且耐定性子，随口应声：“不妨得。”出了书房，吩咐带马抬枪，小番答应，齐备，宝林上马，竟是去了。国贞看宝林自去，因自己打伤要调养，吩咐小番把都儿当心掠阵：“倘小将军有些力怯，你就鸣金收军。”把都儿一应得令。再表尉迟宝林来到关前，吩咐把都儿放炮开关。只听一声炮响，大开关门，放下吊桥，一阵当先，冲出营前，大叫：“快报与尉迟老蛮子，叫他早早儿出来会俺。”军士报进唐营：“启上元帅爷，营外有小番将，口出大言，原要尉迟老千岁出去会他。”尉迟恭在旁听得，走上前来叫声：“元帅，某家昨日对他说过，今日大家决一个高下。”叔宝说：“务必小心。”尉迟恭得令而行，有分教：

伴当——旧时指跟随做伴的仆人和伙伴。

计较——这里指打算、计策。

北番顷刻归唐主，父子团圆又得功。
要知尉迟恭出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秦琼兵进金灵川 宝林枪挑伍国龙

诗曰：

老少英雄武艺高，旗开马列见功劳。太宗唐祚 兴隆日，父子勋名麟阁标。

再讲尉迟恭出来，跨上雕鞍，提枪悬鞭，冲出营门，两边战鼓震动，大喝道：“呔！小番儿，你还不服某老将军手段么？管叫你命在旦夕。”宝林心中一想，把乌金枪一起，喝声：“老蛮子，不必多言，照枪罢。”兜回就刺，尉迟恭急架相迎，两人战到六七回合，宝林把金枪虚晃一晃，叫声：“老蛮子果然枪法利害，小爷让你。”拨马往落荒而走。尉迟恭心中大喜，大叫道：“你往那里走，老爷来取你命了。”把马一催，豁喇喇追上来了。宝林假败下来，往山凹内一走，回头不见了白良关，把马呼一带转来。尉迟恭到了面前喝声：“还不下马受死。”噼的一枪，直到面门。宝林把乌金枪喀啷一声响，迎住叫声：“爹爹，休得发枪，孩儿在这里。”连忙跳下雕鞍，跪拜于地。尉迟恭见他口叫爹爹，下马跪拜。到收住了枪，说：“小番儿，你不必这等惧怕，只要献关投顺，就免你一死。”宝林说：“爹爹，当真孩儿在此相认父亲。”尉迟恭说：“岂有此量，你认错了。某家在中原为国家大臣，那里有什么儿子在于北番外邦。没有的，没有的。”宝林叫声：“爹爹你可记得二十年前在朔州麻衣县打铁投军，与梅氏母亲分离，孩儿还在腹内。一去之后，并无音信，到今二十余年，才得长成相认父亲。难道爹爹就忘了么？”尉迟恭一听此言，犹如梦中惊醒，不觉两泪交流说：“是有的。那年离别之后，我妻身怀六甲，叫我留信物一件，以为日后相认，只是你无信物，未可深信，一定认错了。”宝林叫声：“爹爹，怎么没有信物？”抽起一条水铁钢鞭，提与尉迟恭说道：“爹爹，你还认得此鞭么？”敬德把鞭接在手中仔细一看，柄上还刻着“尉迟宝林”四字，认得自己亲造两条雌雄二鞭。昔年留于妻子之处，叫他抚养孩儿长大成人，拿鞭前来认我，谁想到今方见此鞭。果然是我该儿了。那时便滚鞍下马，说道：“我儿，今日为父得见孩儿之面，真乃万幸也。为父与你母亲分别后，也受了许多苦楚，才蒙主上加封，差人到麻衣县相接你母亲，并无下落。那时为父思想了十多年，差人四处察访，音信绝无，岂知孩儿反在北番。因何到此，母亲何在？”宝林叫声：“阿呀！爹爹。自从别离之后，母亲在家苦守，不想被番奴刘国贞这贼虏在北番，屡欲强逼，我母亲欲要全节而亡，因有该儿在腹，犹恐绝了后嗣，所以毁容阻挠，坚心苦守，孩儿长大，叫我今朝相认父亲，总是孩儿不孝，望爹爹不必追究过去之事。”尉迟恭又惊又喜道：“原来如此。为今之计，怎生见得夫人？”宝林说：“爹爹，母亲曾对我讲过的，叫爹爹假败进营，会合诸将，上马提兵，待孩儿假败，砍断吊桥索子，冲杀进关去擒贼子，就好相见。得了白良关，一件大功。”尉迟恭道：“此计甚妙，我儿快快上马。”父子提枪跨上雕鞍，冲出山凹。叫声：“小番儿果然利害，某今走矣。休赶，休赶。”一马奔至营前，宝林收住丝缰，假作呼呼大笑道：“我只道你久常不败，谁知也有今日大败！罢，快叫能事的出来会我。”此话不表。

再讲尉迟恭下马，上中军来见元帅说：“真算我主洪福齐天，白良关已得。”叔宝说：“将军未能取胜，白良关怎么得来？”敬德说：“北番这位小将，乃是某家嫡子。所以今日假败，到落荒相认，父子团圆。我妻梅氏，

祚（zuò，音作）——福的意思。

现在关中，叫孩儿时某所讲，会合各位将军，坐马提兵，杀出营门。等我孩儿假败下去，砍落吊桥，抢进关中，共擒守将，岂不是白良关唾手而得矣。”众将闻言大喜。叔宝说：“果有这等事，你子因何反在北番，从何说起？”敬德就把麻衣县夫妻分别之事，细细说了一遍。秦琼方才明白。即发令箭数枝，令诸将坐马端兵，抢关擒北番之将，须要小心，不得违令。众将应声：“是。”早有马、段、殷、刘、程咬金五将，上马提兵，出营门观望。尉迟恭冲出营门，大叫一声：“小番儿，某家来取你命也。”拍马上前，直取宝林。宝林急架相迎，父子假战了五六个冲锋，宝林便走。叫声：“休赶，休赶！”把眼一丢，望关前败下来了。敬德叫声：“那里走！”回头又叫声：“诸位将军，快些抢关哩。”这六骑马随后赶来，底下大小三军们，旗幡招飏，剑戟刀枪如海浪滔天，烟尘抖乱，豁喇豁喇赶至吊桥边来。宝林过得吊桥，有小番高扯吊桥，忙发狼牙，却被宝林砍断索子，吊桥坠落，众小番大惊说：“大爷反把吊桥索子砍断。”宝林喝声：“呔！谁敢响，那个是你们公子。看枪！”乱挑了几个，小番喊叫说：“公子反了！”一拥进关。诸将过了吊桥，宝林叫声：“爹爹这里来。”六骑马杀进关中，鼓打如雷，马叫惊天，那关中合府官员，多闻报了。有偏正牙将们，顶盔贯甲，上马提刀，上来抵敌。尉迟恭父子二人，两条枪好了不得。来一个刺一个，来一双刺一双。程咬金子执大斧说：“狗番奴！”骂一句，杀一个，骂两句，杀一双。殷、刘、马、段四将，提起大砍刀，杀人如切菜。好杀哩，直杀到总府衙门，刘国贞一闻此报，着了忙说：“一定此事发了。带马抬枪，随本总来呵。”这一边家将们多是明盔亮甲，提着军器，上着马，一拥出来。到得总府衙门，“阿呀！不好了。”多是大唐旗号，前面尉迟宝林引路，直冲上来。刘国贞把枪一起，叫一声：“畜生！反害自身。照枪。”嚓的一枪直刺过来，宝林把枪嗒啷一响，架住在旁边，马打交锋过来，国贞正冲到尉迟面前来了。敬德把鞭拿在手中说：“去罢！”当夹胸只一鞭，国贞叫得一声：“啊呀！”血稍一喷，坐立不牢，跌下马来。军士拿来拴捉住了，余外家将、小番们晦气，一刀三个的，一枪四五个的，有识时务的，口叫：“走阿，走阿！”多望金灵川逃去，杀得关内无人，尉迟父子进了帅府，滚鞍下马，说：“孩儿，快去请你母亲出来相见。”宝林奉父命来到房中，只见夫人索珠流泪，犹如线穿一般。宝林忙叫：“母亲，如今不必悲泪，爹爹现在在外面，快快出去。”夫人说：“我儿，当日夫君曾叫我抚养孩儿成人，以接后代。到今朝父子团圆，虽节操能全，我只恨刘国贞谤污我名，今可擒住么？”宝林说：“母亲，已今绑在外面了。”“既如此，我儿与我先拿进来，然后与你爹爹相见。”宝林说：“是。”走出外面，拿进刘国贞。刘国贞叹声：“罢了，养虎伤身。”梅氏夫人一见，大骂：“贼子，你谤讪我节操声名，蛮称为妻，使北番军民误认我不义，耻笑有失贞节，怎知我含忿难明，皆因身怀此子，不负亲夫重托，所以外貌是和，中心怀恨，毁容阻挠，得幸此子长成，再不道亲夫临敌，父子团圆，我完节之愿毕矣。贼阿，你一十六年谤节之名，此恨难泄。”忙叫：“我亲儿，快将这奸贼砍为肉酱。”宝林应声，提剑起来，乱斩百十余刀，一位白良关守将化为肉泥。夫人叫声：“我儿，你往外面，唤父亲到里面来。”宝林奉命出得房门，梅氏夫人大叫一声：“丈夫阿！今日来迟，但

唾（tuò，音拓）手而得——比喻非常容易得到。唾手，即往手上吐唾沫。

飏（zhān，音展）——风吹颤动之意。

见其子，不见你妻了。你在中原为大将，我污名难白，见你无颜，罢，罢，罢，全节自尽，以洗贞操。”忙将头撞上粉壁，可怜间脑浆迸裂，全节而亡，呜呼哀哉了。宝林那晓其意，来到外面说：“爹爹，母亲要你里面去相见。”尉迟恭大喜，父子同进房中，一见夫人坠墙而死。宝林大哭一声：“我母亲呵！”那尉迟吓呆了，遂悲泪说：“我儿，既死不能复生，不必悲泪。”就将尸骸埋葬在房，父子流泪来到外面，对诸将说了，人人皆泪。程咬金说：“好难得的。”众将上马出关，进中营。马、段、殷、刘缴了令，尉迟恭说：“我儿过来，参见了元帅。”宝林上前说是：“元帅在上，小将尉迟宝林参见。”元帅叫声：“小将军请起。”宝林然后走下来，见过了诸位叔父、伯父们。敬德领进御营，俯伏尘埃，说道：“陛下龙驾在上，臣尉迟宝林见驾。”世民大喜，说是：“御侄平身。寡人有幸到来平北，得了一位少年英雄，谅北番是御侄熟路，闯关过去，得了功劳，朕当加封与你。”宝林谢了恩。元帅传令，大队人马来到白良关，点一点关中粮草，查盘国库，当夜赐宴与敬德贺喜。养马三日，放炮起兵，兵进金灵川，我且慢表。

单说金灵川守将名字伍国龙，身长一丈，头如笆斗，面如蓝靛，发似朱砂，海下黄胡，力大无穷，镇守金灵川。这一日升堂，有小番报进：“启爷，白良关已失，现在败伤把都儿在外要见。”伍国龙闻白良关失了之言，便大惊说：“快传进来。”把都儿走进跪下说：“平章爷不好了，大唐兵将实力骁勇，白良关打破，不日兵到金灵川来了。”伍国龙那番吓得胆战心惊，说：“本镇知道。快走木阳城报与狼主知道。吩咐关头上多加灰瓶石子，弓弩旗箭，小心保守。大唐兵马到来，报与本镇知道。”把都儿一声得令，此话不表。

再讲到南朝兵马，在路饥食渴饮，约有三日，那先锋程咬金早到金灵川下，吩咐放炮安营，等后面人马一到，然后开兵。不一日大兵到了，程咬金接到关前营内。其夜君臣饮酒，商议破关之策。当晚不表。次日清晨，元帅升帐，聚集众将两旁听令。尉迟宝林披挂上前，叫声：“元帅，小将新到帅爷麾下，不曾立功，今日这座金灵川，待小将走马成功，取此关头以立微勋，有何不可？特来听令。”秦叔宝道：“好贤侄，此言实乃年少英雄，须要小心在意。”宝林应道：“是，得令。”顶盔贯甲，悬剑挂鞭，绰枪上马，带领军士冲出营门。来到关前，大叫一声：“呔！关上的，快报与伍国龙知道，今南朝圣驾亲证破番，要杀尽你门番狗奴，况白良关已破，早早出来受死。”这一声大叫，关上小番报进来了：“启爷，关外大唐人马已到，有将讨战。”伍国龙闻报，吩咐快取披挂过来，备马抬刀，顶盔贯甲，结束停当，带过马，跨上雕鞍，提刀出府，来到关前，吩咐开头。哄咙一声炮响，大开关门，放下吊桥，一字摆开，豁喇喇一马冲出。宝林抬头一看，见来将一员，甚是凶恶，你看他怎生打份：

头戴红缨亮铁明盔，身披龙鳞软甲。面如蓝靛，朱砂红发；两眼如铜铃，两耳兜风，

一脸黄须。坐下一骑青鬃马，大刀一摆光灿灿，枪刀双起响叮当，喝声似霹雳交加。

宝林看罢大叫一声：“呔！来的番狗通下名来。”伍国龙说：“你要魔家的名么？乃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加为镇守金灵川大将军伍国龙便是。”宝林说：“原来你就叫伍国龙，也只平常。今日天兵已到，怎么不让路献关，擅敢反来阻我去路，分明活不耐烦了。”国龙闻言大怒，也不问姓名，提起刀来喝声：“呔！照魔家的刀罢。”望宝林顶上劈将下来。宝林叫声：“好！”把枪噶啷这一晃，国龙喊声：“不好。”在马上一晃，这把刀直望自己头上

崩转来了，豁喇一马冲锋过去，兜得转来，宝林把手中枪紧一紧，喝声：“去罢！”一枪当心挑进来，伍国龙叫得一声：“阿呀！我命休矣。”躲闪不及，正刺在前心，不冬一响，挑下马去了。宝林夏一枪刺死，吩咐诸将快抢关里。叫得一声抢关，一骑马先冲上吊桥上了。营前的尉迟恭在那里掠阵，见儿子枪挑了番将，也把枪一串说：“诸位老将军，快抢吊桥。”有程咬金、王君可二十九家总兵，上马提枪执刀，豁喇喇正抢过吊桥来了，那些小番把都儿望关中一走，闭关也来不及了，却被宝林一枪一个，好挑哩；众将把刀斩的把斧砍的，好杀哩。这些小番也有半死的，也有折臂的，也有破膛的，也有有时的逃了去了，一霎时，逃得干干净净。杀进帅府，查盘钱粮，请关外大元帅同贞观天子、大小三军，陆续进关。把钱粮单开清在簿。宝林上前说：“元帅，小将缴令。”元帅说：“好贤侄，真乃将门之子，走马取关，其功不小。”太宗大悦，说：“御侄将门有将，尉迟王兄如此利害，御侄枪法更精，叫做英雄出在少年，王兄不如御侄了。”敬德听见朝廷称赞他儿子，不觉毛骨悚然，奏道：“陛下，究竟他枪不精，出得不精，没有十分筋骨发出来的。”太宗道：“阿，王兄，御侄没有筋骨也够了。”其夜营中夜饮贺功。

一宵过了，明日清晨，把关上赤壁宝康王旗号去落了，打起大唐旗号，只如今放炮抬营，三军如猛虎，众将似天神，一路上马，前往银灵川进发，好不威风。探马预先在那里打听，闻得失了金灵川，飞报进关去了。行兵三日，来到关外，把人马扎住，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吩咐离关十里下寨。有尉迟宝林上前说：“且慢安营，待小将走马取关，先开一阵，倘挑了番将，就此冲进关门，走马成功，岂不为美？若不能取胜，安营未迟。”元帅说：“既然如此，贤侄须要小心，待本帅与你掠阵，靠陛下洪福，贤侄灭得守将，本帅领三军冲进关中，也是你之功。”“得令！”把马一冲，来到关前大喝一声：“呔！关上的，快去报天兵到了，速速献关，若有半句推辞，将军就要攻关哩。”小将喊声惊动关上把都儿，报进：“启爷，大唐人马已到，有小蛮子坐马端枪讨战。”总爷大惊说：“中原人马几时到的，可曾安营么？”“启上平章爷，才到。不曾扎营，走马讨战。”“阿唷！那有此理。南朝兵将一发不得，取了白良关，又取了金灵川，思想要取银灵川，可恼、可恼。”吩咐带马过来，结束停当，挂剑悬鞭，手执金棍，带领众把都儿，一声炮响，大开关门，一马当先，冲过吊桥。尉迟玉林一看，原来是一员恶将，十分凶险。你道怎生打扮：

头戴龙凤顶铁盔，身穿锁子黄金甲。手执惯使黄金棍，坐下千里银鬃马。

好一位番邦勇将，黑脸红须，直到阵前。宝林大喝一声：“呔！来的番狗住马，可通名来。”总爷把棍一起，噶啷架定说：“你要问魔家之名么，对你说你可知道，我乃镇守银灵川总兵王天寿便是，可晓得本将军之利害么？还不速退。”宝林听了，把枪一起刺来，王天寿把棍一架，回手一棍，喝声照棍。当头望顶梁上盖将下来，好不利害，犹如泰山一般。宝林把枪一架，噶啷一声响，拨开在旁，回手一枪，王天寿躲闪不及，喊一声不好了，一枪正中咽喉，不冬一声跌下马来，死于非命。小番见主将已死，晓得银灵川内杀得利害，大喊一声，各自逃生。往野马川去了。元帅好不得得意，把人马同宝林杀进关去了，一卒皆无。到总府扎住，尉迟宝林进帐缴令。正是：

唐王有福天心顺，众将英雄取北番。

不知进攻野马川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铁板道士遁野马川 屠炉女夜弃黄龙岭

诗曰：

尽夸妖道法高强，野马川边战一场。铁板欲伤年少将，那知老将勇难当。

尉迟宝林走马取了二关，朝廷大悦。说：“御侄其功非小。”吩咐改换大唐旗号，查盘钱粮，养马三日。众将称赞尉迟宝林之能，尉迟恭好不得得意。次日，发炮起行，望野马川进发。早有小番告急，本章如雪片一般飞报到木阳城。狼主大惊，急召齐花知平章胡猎等议事。众文武入朝，朝参已毕。传旨：“大唐兵已夺三关，诸卿有何良策，可退唐兵？”早有元帅祖车轮出班奏道：“狼主放心。待臣操演三军，起兵退敌，杀退大唐人马，易如反掌之间。”狼主道：“既如此，传旨作速操演人马退敌，以安朕心。”元帅领旨。

不讲狼主之事，再表大唐兵到了野马川，吩咐放炮安营，朝廷开言说：“御侄，你走马破了二关，功劳不小，今日这一座野马川，为何御侄就不能走马出兵，没有胆子去破关么？”宝林叫声：“陛下有所不知，臣虽年小称雄，因看得金银二川守将本事欠能，故臣可以走马取关，今野马川关将本事利害骁勇，况且又有仙传异法，十分难破，故此臣不敢夸能。”太宗说：“御侄，此关有甚妖人把守，善用异法害人么？”宝林说：“陛下，那关将名唤铁板道人，他用一尺长半寸阔铁打成的，叫做铁板，方口一块，念动真言，发在空中，有一万丧一万，有一千丧一千，多要打为泥灰。”太宗说：“此人邪法利害，怎么样处？”徐茂功开言说：“陛下不必多虑，此乃妖道邪法，龙驾在此，正能压邪，那怕妖法。明日开兵，自然取胜。”宝林说：“待臣明日讨战便了。”

再表次日，打鼓聚将，元帅升帐，诸将两旁站立。小将军披甲上马，领令出营。敬德昨夜听得儿子所言关中妖道利害出奇，说道：“待末将出去掠阵。”元帅说：“我主有言，妖道甚是利害，待元帅同众将一齐出营，观看妖道怎样邪法，如此利害。”众将俱应。营前发动战鼓，宝林来到关前，上面箭如雨下。宝林说：“休得放箭，快快叫守将出来会俺。”把都儿报入帅府说：“启上道爷，外面有唐将讨战。”那李道人呼呼大笑说：“大唐兵将分明来送死了，他自道走马取了三关，却不知我爷的异法利害，也敢前来走马，叫他认认爷的手段看。”吩咐备马，通身打扮，跨上雕鞍，拿一口孤定剑，身藏法宝，带了把都儿，来到关下，吩咐放炮开关，一马当先冲出。宝林抬头一看，好一个怪面道人，头如笆斗，眼似铜铃，尖嘴大鼻，海下红胡，根根如铁线，身穿皂罗袍，手执孤宝剑，来到阵前，把剑照宝林劈来，宝林把枪噶啷一声架住；又一剑砍来，又把枪架开了。宝林说：“妖道，看小爷的枪。”劈面刺来。李道人把双剑架起，交了三个回合，那里敌得过，口中念动真言，祭起法宝，往空中呼的一声，有数道霞光冲起，直望宝林头上打将下来了。宝林抬头一看，吓得魂不附体，“阿呀，不好了。”带转马头，正望营前逃走，李道人指点铁板随后追来。尉迟恭看见儿子破妖法追去，心内着忙，冒铁板下冲进来。李道人只顾伤宝林，不提防敬德冲进来，要收这铁板打敬德来不及了，被敬德冲到肋下，拦腰这一把，用力一提，李道人把身一挣，尉迟恭年纪老了，在马上一晃，两个都翻将地下来了。敬德手一松，扒起身来，不见了妖道，借土遁而走了。少不得征西里边还要出阵，这是后

事，我且慢表。且说尉迟恭见妖道走了，即上马叫众将冲关，后面大小三军一齐冲进关中。小番看势头不好，弃了野马川，飞奔黄龙岭去了。查盘钱粮，改换旗号，养马三日，发炮起行。往黄龙岭进发，此话不表。

再讲黄龙岭守将，你道什么人，乃是一员女将，叫做屠炉公主，乃是狼主驾前有一位屠封丞相，就是她父亲，因见她能知三略法，会提兵调将，善识八卦阵，兵书、战册尽皆通透，力气又狠，武艺又精，才又高，貌又美，所以狼主将她继为公主，十分宠爱，加封在此镇守黄龙岭。这一日，正与诸将商议退敌之策，忽有侍女禀道：“启娘娘，野马川上有小番要见。”公主吩咐传他进来。番子跪伏在地说：“公主娘娘不好了，野马川已被大唐兵夺去了，明日就要来攻打黄龙岭了。”吓得屠炉公主面如土色说：“列位将军，他前日取了白良关，到也不在心上，如今看起来，真算中原人马实为利害。杀得俺这里势如破竹，今日取了银灵川，明日失了野马川，多是走马成功的。如今五关已失四关，若黄龙岭一破，木阳城就难保了，与他开不得兵的。”诸将皆曰：“公主娘娘，那南朝兵多将广，不可开兵，使个计策杀他片甲不回，捉住唐王，才无后患。”公主心中一想：“有了，洒家有良策在此，管叫中原兵马有路无回，尽作为灰。”众将道：“娘娘有何妙计？”公主说：“此计不可泄漏，你们听我之令，关头上多要旌旗，密密把关门大开，吊桥放下，我们领了关中小番，竟往木阳城去见父王狼主，共擒唐将，同捉唐王，把黄龙岭兵马尽行调空，诱引唐兵进关前来中计。”那众番将听了公主娘娘之令，谁敢有违，连忙吩咐五营八哨把都儿们，摆齐阵伍，装载粮草，把关门大开，多立旌旗。公主娘娘带领众将，多往木阳城去见狼主不表。

再讲唐王人马，这一天到了黄龙岭，有探马上前禀道：“启元帅爷，前面是黄龙岭了。但见关头上旌旗飘荡，并无兵卒，大开关门，吊桥不扯起，不知什么诡计，故此禀上元帅。”秦琼呼呼冷笑说：“诸位将军，你们不要藐视此关之将无能，大开关门，兵卒全无，内中有计。今日御驾亲征，谅无大事，你们须要小心进关，看他使何诡计。”程咬金叫声：“元帅，非也。我们侄儿连夺四关，尽不用吹毛之力，黄龙岭守将难道岂不晓得？决然闻此威名，谅不敢与我们开兵，所以弃关逃走了。不要说侄儿年少英雄，就闻我老程之名，也胆战心惊的，那里有什么诈，分明怕我，逃遁了去。”秦琼说：“你通是呆话，不必多讲与我。”吩咐大小三军进关去。元帅一出令，三军多望关中而进。就着尉迟宝林四处查点明白，恐防暗算，或有奸细，一面发令安营，人马扎住。那太宗问道：“御侄，如今前面什么关了？”宝林说：“陛下，没有什么关了。就是木阳城，赤壁康王所住之地。”太宗大喜，说道：“诸位王兄，闻得番邦之将利害异常，原来如此平常的，焉及王兄们骁勇，一路打关攻寨，并无阻隔，如今兵打木阳城，有几天成功得来。”众臣道：“一来靠皇天，二来靠陛下洪福，三来诸将本事，必要攻破番城，活捉番王，得胜班师。”太宗大喜。吩咐营中大排筵宴，赏赐公卿。当夜不表。次日清晨，元帅传令发炮起行，往木阳城而进。

再讲木阳城内狼主千岁，身登龙位，有左丞相屠封、右元帅祖车轮，文武二臣，朝贺已毕，狼主说：“元帅，魔家此国只靠元帅之能，今日被唐兵杀得势如破竹，十去其八，昨日又报野马川已失，元帅操演人马已熟，速速兴兵到黄龙岭，与王儿同退唐兵还好，不然黄龙岭一失，魔家就不好看相了。”元帅叫声：“狼主放心，这两天忙得紧，日夜操演三军，今日有铁、雷二将，在教场会火箭，待臣今日去看了操，然后明日到黄龙岭同退唐兵。”祖车轮

辞朝，教场中去了。有番儿报进：“启上狼主千岁，公主娘娘带领本部番兵进城来了。”康王听了此言，不觉一惊，开言叫声：“屠丞相，王儿如此胆大，轻身到此，黄龙岭有卵石之危，何人把守，岂不干系？”屠封说：“狼主，那公主不知有甚事情，且召进来。”康王就命番臣番将迎接公主娘娘。文武番臣领旨出迎。公主闻召，同诸将走上银銮殿，公主俯伏说：“父王狼主，千岁，千千岁。”康王叫声：“我儿平身。”说：“王儿，今唐兵到黄龙岭，正思无计可退唐兵，汝不保汛地，反带兵到此，岂不关内乏人，倘被他取了黄龙岭，如之奈何？”公主叫声：“父王有所不知，臣儿若要保守此关，谅不能够，况南朝蛮子好不利害，倘然失利与他，破了黄龙岭，臣儿之罪也。”

故此传令诸将，反把关门大开，回来见父王，有个绝妙之计，叫南朝人马一个也不能回朝。”康王说：“王儿有何妙计，捉得唐王，其功非小。”公主说：“此计名曰空城之计。木阳城北四十里之遥，有座贺兰山，做了屯扎之处，把木阳城军民人等，多调在贺兰山住了，做了一个空城，把四门大开，旌旗高扯，大唐人马进了城，我们把木阳城团团围住，不能出去，粮草一绝，岂不多要丧命。”公主正在设计，元帅祖车轮也进朝门。一闻此计，说：“公主计甚好。但是大唐人马肯进城，一定是死。然唐营之中岂无智谋之士，只怕识得空城之计，不进城来，便怎么处？”公主说：“元帅，城中或者不进，营盘扎在城边，只须元帅周备，如此，如此；恁般，恁般。怕他不进城去！”元帅叫声：“好计。”狼主心中大悦，说事不宜迟，传魔家旨意，令城中军民人等，尽行搬出，到贺兰山去了。然后狼主部令了数万人，竟退到贺兰山扎营。元帅当下调兵埋伏，暗中探听不表。

单讲大唐人马，离了黄龙岭下来，三天到木阳城，探子报道：“木阳城大开，不知何故。”秦元帅忙问徐茂功道：“二哥，究竟那些番狗使的什么计？”茂公叫声：“元帅，此乃空城之计，引我兵进了城，那时就要围住，绝我粮草。此计不可上他的当，就在此安营在外。”程咬金说：“徐二哥，又在此说混话，什么空城计不空城计，这班番狗，惧怕我们，多逃遁去了。那里有什么计？及早进城，改换旗号，好班师。”茂功说：“我岂不知。谁要你多言！”元帅传令大小三军，不必进城，就此安营。放炮一声，安下营盘。此时却是日已过午，君臣畅饮，直吃到三更，军士飞报进来报上：“王爷、元帅，不好了，营后火发。正南上有二支人马，尽用火箭射将过来，三军营帐多烧着了。”元帅听得呆了。太宗汗流脊背，听一声看：“阿呀，不好了！”沸反滔天，自己营中多乱起来了。茂功说：“中了他们的计了，诸位将军，快些上马保驾。”元帅上马提枪，冲出营门，尉迟恭父子两骑马也出营外，马、段、殷、刘，措手不及，端了兵器，保定天子，程咬金拿了开山大斧，一拥出营。抬头一看，吓杀人也。但只见正南上有兵，东西二处也有人马，灯球亮子，照耀如同白日，火球、火箭、火枪，打一个不住，四边有数万人马杀来。唐兵心慌，三军受伤者不计其数。天子叫声：“先生，如

汛（xùn，音讯）——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叫汛地。

周备——这里指成全，帮助。

恁（rèn，音任）——那。

沸反滔天——形容喧哗吵闹，乱成一团。

之奈何？怎么处？”抖个不住。茂功无法，只得传令，把人马统进城中，暂避眼前之害。大小三军那里还去卷这些物件，只得多弃撇了，望城中逃命要紧。诸大臣保定龙驾，一拥进城，把四门紧闭，扯起吊桥。其夜乱纷纷安住了。再讲外面元帅祖车轮大悦，说道：“唐兵落我的圈套了。”吩咐大小儿郎，就此把四门围住，不许放唐卒一人，违令者斩。一声答应，四支人马，将城围得水泄不通。放炮三声，齐齐扎下营盘。早已东方发白。贺兰山狼主御驾，同了屠封丞相，屠炉公主，领了二十万人马，又是团团一围，真正密不通风。

再讲城中唐王坐了银銮殿，元帅住了车轮的帅府，诸将安歇了文武官的衙门，数万人马扎住营盘。军士报道：“启上万岁爷，那番兵把四门围住了。”茂公说：“不好了，上了他当了。如今粮草不通，如之奈何？”尉迟恭说：“军师大人，不免且到城上去看看。”元帅说：“老将军之言有理。”天子说：“待寡人也到城上去走一遭。”众公卿多上雕鞍，带随身家将。万岁身骑日月骠驷马，九曲黄罗伞盖顶，出了银銮殿，来到南城上一看，大惊说：“阿育，吓死人也。好番营，十分利害。”君臣见了，大家把舌头伸伸。元帅叫声：“诸位将军，你看这一派番营，非但人马众多，而且营盘扎得坚固，不是儿戏的。我军又难以冲出去，他们粮草尽足，当不得被他困住半年六月怎么处？况我粮草空虚，岂不大家饿死。”天子龙颜纳闷，诸将无计可施，只得回衙。三天过了，大元帅祖车轮全身披挂，出营讨战。有军士报进：“启上万岁爷，西城外有番将讨战。”天子吓得面如土色，叫声：“秦王兄，番将如此利害，在外攻城，如何是好？”元帅说：“陛下，不妨，待本帅上城看来。”叔宝上马来到西城上，望下一看，见有一将生得来十分凶恶，面如紫漆，两道扫帚眉，一双怪眼，狮子大鼻，海下一部连鬓胡须，头上戴一顶二龙嵌宝乌金盔，斗大一块红缨，身穿一件柳叶锁子黄金甲，背插四面大红尖角旗，左边悬弓，右边悬箭，坐下一匹黑点青鬃马，手执一柄开山大斧，后面扯起大红旗，上写着：“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好不威风。在城下大叫：“呔！城上的蛮子听者，本帅不兴兵来征伐你们，也算这里狼主好生之德，怎么你反来侵犯我邦，夺我疆界，连伤我这里几员大将，此乃自取灭亡之祸，今入我邦，落我圈套，凭你们插翅腾空，也难飞去，快把无道唐童献将出来，饶你一群蝼蚁之命，若有半句推辞，本帅就要攻打城门哩。”这一声大叫，城上叔宝说：“诸位将军，这一员番将不是当耍的，你看好似铁宝塔一般，决然利害。”程咬金说：“好像我的徒弟，也用斧子的。”众将笑道，你这柄斧子没用的，他这把斧头吃也吃得你下，比你大得多的，你说什么鬼话。”元帅说：“如今他在城下猖獗，本帅起兵到此，从不曾亲战，不免今日待本帅开城与他交战。”众将道：“若元帅亲身出战，小将们掠阵。”叔宝按好头盔，吩咐发炮开城，与他交战。哄咙一声炮响，大开城门，带了众将，一马冲先，好不威风。祖车轮把斧一摆，喝声：“蛮子少催坐骑，可通名来。”叔宝说：“你要问俺的名么，大唐天子驾前，扫北大元帅秦。”祖车轮呵呵大笑道：“你大唐有名的将，本帅只道三头六臂，原来是一个狗蛮子，不要走，照爷爷家伙罢。”把斧一起，叔宝把枪一架，噶啷一响，说：“呔！慢着，本帅这条枪不挑无名之将，快留个名儿。”车轮说：“魔家乃赤壁宝康王驾下大元帅祖。”叔宝说：“不晓得你番狗，照本帅的枪罢。”望车轮劈面刺来，车轮说声：“好。”把开山大斧一迎，叔宝叫声：“好家伙！”带转马头，车轮把斧打下来，叔宝把枪一抬，在马上乱晃，把光牙一

挫，手内提炉枪紧一紧，直望车轮面门刺来，车轮好模样，那里惧怕，把斧钩开。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唐将虽雄难胜来。

不知二将交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贞观被困木阳城 叔宝大战祖车轮

诗曰：

英主三年定太平，却因扫北又劳兵。木阳困住唐天子，天赐黄粮救众军。

叔宝实不是祖车轮对手，杀到三十回合，把枪虚晃一晃，带上呼雷豹，望吊桥便走。车轮呵呵大笑道：“你方才许多夸口，原来本事平常。你要往那里走，本帅来也！”把马一拍，冲上前来。唐兵把吊桥扯起，城门紧闭。元帅进得城来，诸将说：“元帅不能胜他，如之奈何。”尉迟宝林说：“元帅，不免待小将出去拿他。”尉迟恭说：“我儿，元帅尚不能胜，何在于你，如今他在城下耀武扬威，怎么样处？”元帅道：“如此把免战牌挂出去。”那祖车轮看见了免战牌，叫声没用的。那番得胜回营，此话不表。

再讲城中元帅同众将，回到殿中，天子开言叫声：“秦王兄，今日出兵反失胜与番狗，寡人之不幸也。”诸臣无计可施，困在木阳城中，不觉三月，粮草渐渐销空。这一日当驾官奏说：“陛下，城中粮只有七天了。”天子叫声：“徐先生，怎么处？”茂功道：“叫臣也没法处治。那番狗设此空城之计，原要绝我们粮草，我军入其圈套，奈四门困住，音信不通，真没奈何。”咬金说：“若过了七天，我们大家活不成了。”天子龙心纳闷，又不能杀出，又没有救兵。不想七天能有几时？到了七天，粮草绝了，城中人马尽皆慌乱。程咬金说：“徐二哥有仙丹充饥不饿的，独一老程晦气，要饿杀。”元帅说：“如今多是命在旦夕，还要在此说呆话。”尉迟恭意欲同宝林喘出营退敌，又怕祖车轮气力利害，龙驾在此，终非不美。君臣正在殿上议论，无计可施，只听半空中括喇括喇一片声震，好似天崩地裂，吓得君臣们胆战心惊。大家抬头一看，只见半空中有团黑气，滴溜溜落将下来，跌在尘埃，顷刻间黑气一散，跳出许多飞老鼠来，足有整千，望地下乱钻下去。众臣大家称奇。天子叫声：“徐先生，方才那飞鼠降在寡人面前，此兆如何？”茂功道：“陛下，好了！大唐兵将未该绝命，故此天赐黄粮到了。”诸将说：“军师何以见得？”茂功笑曰：“前年西魏王李密，纳爱萧妃，屡行无道，后来勿有飞鼠盗粮，把李密粮米尽行搬去，却盗在木阳城内，相救陛下，特献黄粮。”天子大喜说：“先生，如今粮在那里？”茂公道：“粮在殿前阶除之下，去泥三尺便见。”天子就命军士们数十人，掘地下去，方及三尺深，果见有许多黄粮，尽有包裹，拿起一包，尽是蚕豆一般大的米粒。程咬金说：“不差，不差，果是李密之粮。”元帅点清粮草，共有数万，运入仓廩，三军欢悦，君臣大喜。茂功说：“陛下，臣算这数万粮草，不过救了数月之难，也有尽日，我想城外那些番狗困住四门，粮草尽足，不肯收兵，终于莫绝。”太宗道：“先生，这便怎么处？”茂功说：“臣阴阳上算起来，必要陛下降旨，命一个能人杀出番营，前往长安讨救兵来才好。”天子呵呵大笑道：“先生又来了，就是寡人面前那些老王兄，领了城内尽数人马，也难杀出番营，那有这样能人，匹马杀出长安讨救，如若有了这个能人，不消往长安讨救了。”茂功说：“陛下东首这个人，能杀出番营。”天子一看叫声：“先生，这个程王兄断断使不得，分明送了他性命。”茂功说：“陛下，不要看轻了程兄弟无用，他还狠哩。那些将军虽勇，到底难及他的能干，别人不知程兄弟利害，我算阴阳，应该是他讨救。”天子听言，叫声：“程王兄，徐先生说你

善能杀出番营，到长安讨救，未知肯与寡人出力否？”程咬金听说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说：“徐二哥借刀杀人，臣不去的，望陛下恕臣违旨之罪。”天子说：“谅来程王兄一人，那里杀得出番营，分明先生在此乱话。”茂功说：“非也，程兄弟三年前三路开兵，他一个走马平复了山东，又来帮我们剿浙江，还算胜似少年，料想只数万番兵，不在我程兄弟心上。”把眼对尉迟恭一丢，敬德说：“军师大人，你说的是。在此长程老千岁的威光，他实没有这个本事去冲踹番营，也在是称赞他体面。今朝廷困在木阳城，要你往长安去讨救，就是这样怕死，况为国捐躯，世之常事。食了王家俸禄，只当舍命报国，才算为英雄。今日军师大人不保某家出去讨救，若保某家，何消多言，自当舍命愿去走一遭也。”元帅说：“程兄弟，二哥阴阳有准，况又生死之交，决不害你性命，你放心前去，省得众将在此耻笑你无能。”程咬金说：“我与徐二哥昔日无仇，往日无冤，为什么苦苦逼我出去，送我性命？这黑炭团在此夸口，何不保他往长安取救。”茂功叫声：“程兄弟，我岂不知。若保尉迟将军前去，不但要他讨救兵，分明断送他残生，那里能够杀得出番营。程兄弟，你是有福气的，所以要你去，必能杀出番营，故此我保你前去，救了陛下，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咬金说：“什么一字并肩王？”茂功说：“并肩王上朝不跪，与朝廷同行同坐，半朝銮驾，诛大臣，杀国戚，任凭你逍遥自在，称为一字并肩王。”咬金说：“若死在番营，便怎么处？”茂功说：“只算为国捐躯。若死了，封你天下都土地。”咬金心中想道：“拜什么弟兄，分明结义畜生，要送我性命，我程咬金省得活在世间，受他们暗算，不如阴间去做一个天下都土地，豆腐面筋也吃不了。也罢，臣愿去走一遭。”天子大喜说：“程王兄，你与寡人往长安去讨救。”咬金说：“臣愿去，但是军师之言，不可失信。今日天气尚早，结束起来，就此前去。”茂功说：“陛下速降旨意七道，带去各府开读。赠他帅印一颗，到教场考选元帅，速来救驾。”天子听了茂功之言，速封旨意，付与咬金。咬金领了天子旨意，开言说：“徐二哥，你们上城来观看，若然我杀进番营中，如营中大乱，踹出营去了。若营头不乱，必死在里头了，就封我天下都土地。”茂公说：“我知道。”就此拜别，说：“诸位老将军，今日一别，不能再会了。”众公爷说：“程千岁说那里话来，靠陛下洪福，神明保护，程千岁此去，决无大事。”

咬金上了铁脚枣骝驹，竟往南城而来。后面天子同了众公卿上马，多到城上观看。咬金说：“二哥城门开在此，看我杀进番营，然后把城门关紧。”茂功道：“放心前去，决不妨事。”吩咐放炮开城，放下吊桥，一马冲出城门，有些胆怯，回头一看，城门已闭，后路不通，心中大怒说：“罢了，罢了。这牛鼻子道人，我与你无仇，何苦要害我？怎么处嘎！”在吊桥边探头探脑，忽惊动番兵，说：“这是城内出来的蛮子，不要被他杀过来，我们放箭乱射过来。”咬金见箭来得凶勇，又没处藏身，心中着了忙，也罢，我命休矣！如今也顾不得了。举起大斧说道：“休得放箭，可晓得程爷爷的斧么？今日单身要踹你们番营，前往长安讨救，快些闪开，让路者生，挡我者死。”这番程咬金弃了命，原利害的，不管斧口斧脑，乱砍乱打。这些番兵那里当得住，只得往西城去报元帅了。咬金不来追赶，只顾杀进番营，只见血流满地，谷碌碌乱滚人头，好似西瓜一般。进了第二座番营，不好了，多是番将，把咬金围住，杀得天昏地暗，咬金那里杀得出？况且年纪又老，气喘嘘嘘，正在无门可退，后面只听得大喊一声，说：“不要放走蛮子，本帅来取他的

命了。”咬金一看，见是祖车轮，知道他利害不过的。说道：“阿呀！不好了，吓死人也。”只见祖车轮手执大斧，飞赶过来了。咬金吓得面如土色，又无处逃避。祖车轮一斧砍过来，咬金那里当得住，在马上一个翻金斗，跌下尘埃。众将来捉，忽见地上起一阵大风，呼罗罗一响，这里程咬金就不见了。元帅大惊说：“蛮子那里去了？”众将说：“不知道阿，好奇怪阿，连这兵器马匹多不见了。方才明明跌下马来，难道这样逃得快？”“诸将不必疑心，可见大唐多是能人，多有异法，想必土遁去了。此一番必往长安讨救，就差铁雷二将守住了白良关，不容他救兵到此，也无奈我乎。”众将说：“元帅之言有理。”不表。

咬金跌倒尘埃，吓得昏迷不省，只听得有人叫道：“程哥鲁国公，快起来，这里不是番营。”咬金开眼一看，只见荒山野草，树木森森，又见那边有座关，关前有个道人走来，手执拂尘，含着笑脸，来至面前。咬金连忙立起身来说：“仙长还是阎罗王差来拿我的么，还是请我去做天下都土地的么？”道人说：“非也，贫道是来救你的。”咬金说：“你这道长怎么讲起乱话来，人死了还救得活的么？”道人说：“你命不该死，贫道已救你，方得活命，快往长安讨救。”咬金说：“鬼门关现在面前，还要到长安去什么？”道人说：“此处是雁门关，乃阳间的路，不是什么鬼门关阴司之地。进了北关，就是大唐世界了。”咬金道：“如此说起来，果然我还不曾死么？”那番把手摸摸头颈：“嘎！原来这个吃饭家伙还在这里。请问仙长何处洞府，叫甚法号？”道人说：“程哥，我乃谢映登，你难道不认得了么？”咬金听说大惊道：“阿呀！原来是谢兄弟，谁知你一去不回，弟兄们各路寻访，绝无影踪，众弟兄眼泪不知哭落几缸，谁知今日相逢，你一向在何处，为甚不来同享荣华，我看你全然不老，须发不苍，比昔日反觉齐整些。我方才明明跌下马来，怎生相救出白良关？——说与我知道。”谢映登叫声：“程哥，兄弟那年在江都考试时，叔父度去成仙。今有真主被番兵围困木阳城，特奉师父度你出关，故此唤你醒来。”咬金大喜，见斧头马匹多在面前，便说：“谢兄弟，你果是仙家了么？我老程同你去为了仙罢。”映登说：“程哥又来了，我兄弟命中该受清福，所以成了仙，你该辅大唐享荣华，况且天子又被困在木阳城，差你往长安讨救，你若为了仙，龙驾谁人相救？”咬金说：“不妨，徐二哥对我讲过的，若死在番营，封我天下都土地，如今同你做了仙，只道我死了，照旧封我。”映登说：“既要为仙，吃三年素，方度你去。”程咬金听说要“吃三年素方度为仙”这句话，便说：“阿呀，这个使不得，素是难吃的。”映登说：“好孽障，还亏你讲，后面番兵追来了。”咬金回头一看，映登化作清风就不见了。连忙立起身来，团团一看，前面是雁门关。心中大喜，如今一字并肩王稳稳的了。把盔甲放下，打好盔囊，连兵刃鞘在马上，换了纱貂，穿一领蟒袍金带，背旨意跨上马，过了雁门关，一路竟奔长安，我且慢表。

单讲木阳城诸将，见程咬金杀入番营，营头不乱，大家放心不下，说是：“军师大人，方才程将军委实年高，无能去踹番营，原算屈他出城求救，今番营安静，程将军人影全无，这怕一定多凶少吉的了。”茂功说：“不妨，程将军此去，自有仙人助救，早已出了雁门关，往长安去了。”天子说：“有这样快么？”茂功说：“非是马行的，乃仙人度去，所以有这样速捷。”朝廷大喜说：“但愿程王兄出了雁门关，救兵一定到了。”

不表君臣们回到银銮殿之事，再讲程咬金，他背了旨意，一路下来，救

兵如救火，日夜趲行，逢山不看山景，遇水不看钓鱼，一路上风惨惨，雨凄凄，过了河北幽州、燕山一带地方，又行了十余天，这一日到了大国长安，日已正午时了。程咬金把马荡荡，行下来数里之遥，只看见前面来了一个头上翡翠扎巾，身穿大红战袄，脚下乌靴，面如紫色，两眼铜铃，浓眉大耳，海下无髯，光牙阔齿，身長八尺，年纪只好十六七岁，好似饮酒醉的一般，打斜步荡下来的。那人行不数步，翻身跌下尘埃，慢腾腾扒起身来说：“是什么东西，绊你老子一交。”睁眼看时，却见一块大石头，长有六尺，厚有三尺，足有千斤余外。他笑道：“原来是你绊我一交，我如今拿你到家中去压盐韭菜。”程咬金听见说：“什么东西，这个人想必痴呆的，这一块石板就是老程也拿不起，这人要拿回家去做块压菜石，不知他有多少气力，待我瞧瞧他看。”咬金把马拢住，只见那人站定了脚，把双手往石底下一衬，用力一挣，拿了起来了。好英雄，面不改色，捧了石头，走下数步。抬头一看，喝声：“呔！前面马上的是什么人，擅敢如此大胆，见了公子爷，不下马来叩个头？”程咬金心中暗想说：“好大来头，什么人家儿子，擅敢在皇帝城外恶霸，连京内出入的官员多不认得的了？”说：“呔！你是何等之人，敢口出大言，不思早早回避，反在此讨死招灾？今旨意当面，口出不逊，罪刑不赦，立该家门抄灭。”那人大怒说：“好强盗，擅敢冒称天子公卿，反说公子爷恶霸，我父现在天子驾前为臣，可晓得小爷的利害？也罢，我将手中这块石头丢过来，你接得住，就是大唐臣子，若接不住，打死你这狗强盗也没有罪的。”说罢把石一呈，直望程咬金劈面门打下来，那晓底下这一骑马飞身直跳，把咬金跌在那一旁，石头坠地，连忙扒起身来说：“住了，你家既是朝廷臣子，难道我兴唐鲁国岂有不认得的哩？”那少年听见，吓得魂不附体，倒身跪下说：“原来就是程伯父，望乞恕罪。”咬金说：“你父是谁人，官居何爵？”少年说：“伯父，我爹爹就叫定国公段志远，现保驾扫北去了。小侄名叫段林。”咬金说：“原来是段将军的儿子，念你年幼无知，不来罪你，你在何处吃了些酒，弄得昏昏沉沉，全不像官家公子，成何体面？”段林叫声：“伯父，今日同了众弟兄在伯父家中小结义，所以饮醉，请问伯父，我爹爹与北番开兵，胜败如何？”咬金说：“你爹爹说也可惨，自从前日与兵前去，第一阵开兵，就杀掉了。”段林听说，吓得冷汗直淋，说：“我爹爹为国捐躯了？”段林听那爹爹阿，不觉两泪如珠。程咬金说：“不要哭，不要哭，也还好亏得我伯父马快，冲上前去，架开兵刃，斩了番将，救了你爹爹性命。”段林方住了哭，说：“好老呆子，原来是呆话。侄儿请问伯父，今日还是班师了么？”咬金说：“不是班师，只为陛下被番兵围困在木阳城，故尔命我前来讨救，侄儿回去快快备马匹、兵刃、盔甲等，明日你们小英雄就要在教场内比武了。”段林大喜道：“伯父要我们小弟兄前去扫北，这也容易。我们进城去。”咬金同了段林进城分路，一个往自己府中。鲁国公当日就到午门，驾已退殿回宫了。有黄门官抬头看见道：“阿呀！老千岁，圣上龙驾前去扫北平番，可是班师了么？”咬金说：“非也，快些与我传驾临殿，今有陛下急旨到了。”正是这一番非同小可，惊动这一班：

出林猛虎小英雄，个个威风要立功。

不知咬金见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程咬金长安讨救 小英雄比夺帅印

诗曰：

咬金独马踰番营，随骑尘埃见救星。奉旨长安来考武，北番救驾显成名。

黄门官听见有皇上急旨降来，不知什么事情，连忙传与殿头官鸣钟击鼓。内监报进官中，有殿下李治，整好龙冠龙服，出宫升殿宣进。程咬金俯伏尘埃说：“殿下千岁在上，臣鲁国公程咬金见驾。愿殿下千岁，千千岁。”李治叫声：“老王伯平身。”吩咐内侍取龙椅过来，程咬金坐在旁首。殿下开言说：“王伯，孤父王领兵前去破虏平番，未知胜败如何。今差王伯到来，未知降甚旨意？”程咬金说：“殿下千岁，万岁龙驾亲领人马，前去北番，一路上杀得他势如破竹，连打五关，如入无人之境，不想去得顺溜了，到落了他的圈套。他设个空城之计，徐二哥一时阴阳失错，进得木阳城，被他把数十万人马围住四门，水泄不通，日日攻打，番将骁勇无敌，元帅常常大败，免战牌高挑，不料他欲绝我城中粮草，困圣天子龙驾，所以老臣单骑杀出番营，到此讨救。现有朝廷旨意，请殿下亲观。”

李治殿下出龙位，跪接父王旨意，展开在龙案上看了一遍。说：“老王伯，原来我父王被困在木阳城内，命孤传这班小王兄在教场内考夺元帅，提调人马，前去救父王。此乃事不宜迟，自古救兵如救火，老王伯与孤就往各府，通知他们知道，明日五更三点，进教场考选二路扫北元帅。”咬金说：“臣知道。”就此辞驾出了午朝门，往各府内说了一遍。

来到罗府中，罗安、罗丕、罗德、罗春四个年老家人，一见解咬金，连忙跪他说：“千岁爷保驾前去定北，为甚又在家中。几时回来的？”咬金说：“你们起来，我老爷才到，老夫人可在中堂？”家人们说：“现在中堂。”咬金说：“你们去通报，说我要见。”罗安答应，走到里边来说道：“夫人，外面有程老千岁北番回来，要见夫人。”那位窦氏夫人听见说：“快些请进来。”罗安奉命出来，请进程咬金，走到中堂，见礼已毕，夫人叫声：“伯伯老千岁，请坐。”咬金说：“有坐。”坐在旁首，开言说：“弟妇夫人在家可好？”夫人道：“托赖伯伯，平安的。闻伯伯保驾扫北，胜败如何？”咬金说：“靠陛下洪福，一路无阻。”夫人说：“请问伯伯为何先自回来，到舍有何贵干？”咬金道：“无事不来造府，今因龙驾被番兵围困在木阳城，奈众公爷俱皆年老，不能冲踰番营，所以命我回长安，要各府荫袭小爵主，在教场中考夺了二路定北大元帅，领兵前去杀退番兵，救驾出城。”窦氏夫人听说，叫声：“伯伯，如此说起来，要各府公子爷领兵前去，杀退番兵，救驾出城，破虏平番？”咬金说：“正为此事，我来说与弟妇夫人知道。”窦氏听见，不觉两眼落泪，开言说：“伯伯老千岁，为了将门之子与王家出力，显耀宗族，这是应该的，但我家从公公起，多受朝廷官爵，鞍马上辛苦，一点忠心报国，后伤于苏贼之手，我丈夫也死在他人之手，尽是为国捐躯，伯伯悉知。此二恨还尚未伸雪，到今日皇上反把仇人封了公位，但见帝王忘臣之恩也。我罗氏门中，只靠得罗通这点骨肉，以接宗嗣，若今领兵前去北番，那些番狗好不骁勇，我孩儿年轻力小，倘有不测，伤在番人之手，不但祖父、父亲之仇不报，罗门之后谁人承接。”程咬金听说，不觉泪下。把头点点说：“真的，依弟妇之言，便怎么样？”夫人说：“可看先夫之面，只

得要劳伯伯老千岁，在殿下驾前启奏一声，说他父亲为国亡身，单传一脉，况又年纪还轻，不能救驾，望陛下恕罗门之罪。”咬金说：“这在我容易，容易，待我去奏明便了。请问弟妇夫人，侄儿为甚不见，那里去了。”夫人叫声：“伯伯老千岁，不要说起，自从各位公爷保驾去扫北平番后，家中这班公子，多在教场中相闹，后来称了什么秦党、苏党，日日在那里耍拳弄棍，原扯起了旗号，早上出去，一定要到晚间回来。”程咬金说：“什么叫做秦党、苏党？”夫人说：“那苏党就是苏贼二子，滕贤师三子，盛贤师一子，六人称为苏党；秦党就是秦家贤侄，与同伯伯的令郎，我家这个畜生，还有段家二弟兄五人，称为秦党。”咬金说：“吓！有这等事，这个须要秦党强苏党弱才好。”夫人说：“伯伯老千岁，他们在家尚然如此作为，若是闻了此事，必然要倔强去的，须要隐瞒我孩儿才好。”咬金说：“弟妇之言不差，我去了，省得侄儿回来见了，反为不便。”夫人说：“伯伯慢去，万般须看先人之面，有劳伯伯在驾前启奏明白。”咬金流泪道：“这个我知道，弟妇请自宽心。可惜我兄弟死在苏贼之手，少不得慢慢我留心与侄儿同报此仇，我自去了。”夫人说：“伯伯慢去。”程咬金走出来说：“罗安，倘公子爷回来，不要说我在这一里。”罗安应道：“是，小人知道，千岁爷慢行。”咬金跨上雕鞍，才离得罗府，天色已晚。见那一条路上来了一骑马，前面有两个人，拿了一对大红旗，上写秦党二字，后有一位小英雄，坐在马上，头上边束发闹龙亮银冠，面如满月相同，身穿白绫跨马衣，脚蹬皂靴，踏在鞍桥，荡荡然行下来了。程咬金抬头看见说：“罗通贤侄来了，不免往小路去罢。”程咬金避过罗通，竟抄斜路回到自己府中。有家人报与裴氏夫人知道，夫人连忙出接说：“老将军回来了么？”咬金说：“正是，奉陛下旨意回来讨救。”夫妻见礼已毕，各相问安。裴氏夫人叫声：“老将军，陛下龙驾前去征剿北番，胜败如何？”咬金道：“夫人，不要说起，天子龙驾被北番兵困木阳城，不能离脱虎口，故尔命我前来讨救。”夫人说：“原来如此。”吩咐摆宴，里面家人端上酒筵，夫妻坐下，饮过数巡。咬金开言叫声：“夫人，孩儿那里去了，为什么不来见我？”夫人说：“老将军，这畜生真正不好，日日同了那些小弟兄，在教场内什么秦党、苏党，一定要到天晚方回来的。”咬金说：“正是将门之子，要是这样的。”外边报道：“公子爷回来了。”程咬金抬头一看，外边程铁牛进来了。他生来形相与老子一样的，也是蓝靛脸，古怪骨，铜铃眼，扫帚眉，狮子鼻，兜风耳，阔口撩牙，头上皂缕抹额，身穿大红跨马衣，走到里边说道：“母亲拿夜膳来吃。”咬金说：“呔！畜生！爹爹在此。”程铁牛一看，说：“咦，老头儿，你还不死么？”咬金喝道：“呔，小畜生，前日为父教你的斧头，这两天可在此习练么？”铁牛说：“爹爹，自从你出去之后，孩儿日日在家习演，如今斧法精通的了。爹爹你若不信，孩儿与你杀一阵看。”咬金说：“畜生，不要学我为父，呆头呆脑，拿斧子来耍与父亲瞧瞧看。”铁牛道：“是。”提过斧子，就在父前使起来了。只看见他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前后遮，上下护，斧劈太山；左螭头，右螭头，乱箭不进；拦腰斧，盖顶斧，神鬼皆惊。好斧法！咬金大喜说：“我的儿，这一斧二凤穿花，两手要高，那这一斧单凤朝阳，后手就要低了。螭头要圆，斧法要泛，这几斧不差的。”程铁牛耍完了斧，叫声：“爹爹，孩儿今日吃了亏。”咬金说：“为什么吃了亏？”铁牛说：“爹爹，你不知道，今日苏麟这狗头，摆个狮子拖球势，罗兄弟叫我去破他，我就做个霸王举鼎，双手撑将进去，不知被手一拂，跌了出来，破又破不成，反跌了两交。”程

咬金说：“好！有你这样不争气的畜生，把为父的威风多丧尽了。这一个狮子拖球势，有甚难破，跌了两交，不要用霸王举鼎的，只消打一个黑虎偷星，就地滚进去，取他阴囊，管叫他性命顷刻身亡了。”铁牛道：“爹爹不要管他，待孩儿明日去杀他便了。”咬金说：“呔！胡言乱道，今夜操精斧法，明日往教场比武，好夺二路扫北元帅印，领兵往北番救驾。”铁牛大悦道：“阿唷，快活！爹爹，明日往教场比武，这个元帅一定我要做的哟。”咬金道：“这个不关为父之事，看你本事。且到明日往教场再作道理。”

不表程家父子之事，要讲那罗通公子到了自家门首，滚鞍下马，时入中堂，说道：“母亲，孩儿在教场中，闻得我父王龙驾，被番兵围住木阳城，今差程老伯父回来讨救，要各府荫袭公子，在教场中夺了元帅，领兵前去救驾征番，所以回来说与母亲知道。父王有难，应该臣儿相救，明日孩儿必要去夺元帅做的。”夫人道：“呔！胡说！做娘的尚且不知，难道到是你知道？自从陛下扫北去后，日日有报，时时有信，说一路上杀得番兵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地，接连打破他五座关头，尽不用吹灰之力，何曾说起驾困木阳，差程伯父回来讨救，你那里闻来的？”罗通说：“母亲，真的。这事秦怀玉哥哥对我说的：‘方才程伯父在我家，要我明日考中了二路定北元帅，领兵往北番救驾。’所以孩儿得知。”夫人说：“吓，原来如此。阿，我儿，他们多是年纪长大，况父又在木阳城，所以胆大前去，你还年轻少小，枪法不精，又无人照顾，怎生去得？陛下若要你去，程伯父应该到我家来说了。想是不要你去，所以不来。”罗通说：“暖，母亲又来了，孩儿年纪虽轻，枪法精通，就是这一班哥哥，那一个如得孩儿的本事来？若到木阳城，怕秦家伯父不来照管我么。况路上自有程伯父提调，母亲放心，孩儿一定要去。”罗通说了这一番，往房中去了。窦氏夫人眼泪纷纷，叫丫环外面去唤罗安进来。丫环奉命往外，去不多时，罗安走进里边说道：“夫人，唤小人进来有何吩咐。”窦氏夫人说：“罗安，你是知道的，我罗家老将军、小将军父子二人，多是为国捐躯的。单生得一位公子，要接罗门之后，谁想朝廷有难，要各府荫袭小爵主前去救驾。我孩儿年纪还轻，怎到得这样险地。所以今日已托程老千岁在驾前启奏，奈公子爷少年心性，执法要去，所以唤你进来商议，怎生阻得他住才好。”罗安说：“夫人，容易。明日他们五更就要在教场比武的，不如备起暗房之计来。”夫人道：“罗安，什么叫做暗房之计？”罗安道：“夫人那，只消如此如此，恁般恁般，瞒过了。饭后他们定了元帅，公子爷就不去了。”夫人说：“到也使得。”吩咐丫环们，今夜三更时，悄悄整備起来，丫环们奉命。不表罗家备设暗房之计，要讲罗通公子，吃了夜膳，走到外面说：“罗安，今夜看好马匹鞍辔等项，枪铜兵器，明日清晨，孤家起身，就要去。”罗安应道：“是，小的知道。”这时候，各府内公子多在那里整備枪刀马匹了。其夜之事，不必细表。

到了五更天，多起身饱餐过了。午朝门鸣钟击鼓，殿下李治出宫上马，出了午门，有左丞相魏征，保殿下来至教场内。那边鲁国公程咬金也来了，同上将台，把龙亭公案摆好，三人坐下，把这元帅印并丈二红罗，两朵金花放好在桌上。只看见那一首各家公子爷多来了，也有大红扎巾，也有二龙抹额，也有五色将巾，也有闹龙金冠，也有大红战袄，也有白绫跨马衣；也有身骑紫花驹，白龙驹，乌骓驹，雪花马，胭脂马，银鬃马；也有大砍刀，板门刀，紫金枪，射苗枪，乌纓枪，银纓枪。好将门之子，这一班小英雄来到将台前，朝过了殿下千岁。李治开言叫声：“诸位王兄，孤父王有难在北番，

今差程老王伯前来挑选二路定北元帅，好领兵往北番救驾。如有能者，各献本事，当场就挂帅印。”说言未了，那一旁有个公子爷出马叫声：“爹爹，我的斧子利害，无人所及，元帅该是我的。”忽听又有一家公子喝声：“呔！程家哥哥，你休想把元帅留下来。”那位小英雄说罢，冲过来了。你道什么人？却是滕贤师长子腾龙。程咬金说：“不必争论，下去比来，能者为帅。”把眼一丢，对自己儿子做个手势说：“杀了他。”铁牛把头点点说：“容易。”“呔！滕兄弟，你本事平常，让我做了罢。”滕龙说：“铁牛哥哥惯讲大话，放马过来，与你比试。”铁牛说：“如今奉皇上旨意，在此挑选能人，若死在我斧子下不偿命的。”滕龙说：“这个自然。”把手中两柄生铁锤在头上一举，往铁牛顶梁上盖将下来。铁牛也把手中宣花斧噶啷一声，架在旁首，冲锋过去，兜转马来，铁牛把斧一起，望滕龙瞎绰一斧，砍将过去，滕龙把双锤架开，二人大战六个回合。原算铁牛本事高强，滕龙锤法未精，被铁牛把斧逼住，只见上面摹云盖顶，下边枯树蟠根，左边丹凤朝阳，二凤穿花，双龙入海，狮子拖球，乌龙取水，猛虎搜山，好斧法！喜得程咬金毛骨酥然，说道：“魏大哥，这些斧法，多是我亲传的。”魏征微笑道：“果然好，世上无双。”

不表台上之言，单讲滕龙被铁牛连劈几斧过来，有些招架不住，只得开言叫声：“程哥住手，让你做了元帅罢。”铁牛说：“怕你不让，下去。”滕龙急忙闪在旁首，铁牛上前说道：“爹爹，拿帅印来，拿帅印来。”忽听英雄队里大叫一声：“呔！程铁牛，休得逞能，元帅是我的。”程咬金望下一看，原来是苏定方次子苏凤。便叫：“我儿，放些手段，杀这狗头。”铁牛点点头便说：“呔！苏凤小狗头，你本事平常，让我做了元帅，照顾你做个执旗军士。”苏凤说：“呔！铁牛不必多言，放马过来。”他把手中红缨枪串一串，直望铁牛劈面门挑将进来。程铁牛把斧架开，一个摹云盖顶，也望他顶梁上劈将下来。苏凤把枪急架忙还，二人战到八个回合，苏凤枪法精通，铁牛斧法慌乱，要败下来了。程咬金说：“完了，献丑了。好畜生，使些什么来！”魏征说：“这些斧法，也是你亲传的？”程咬金心中不悦。底下铁牛见苏凤枪法利害，只得把马退后，说：“小狗头，我不要做元帅了，让你罢。”苏凤大悦，便上前叫声：“程伯父，帅印拿来与我。”程咬金最怪苏家之后，不愿把帅印交他，正在疑难，只见那旁边又闪出一个家公子爷，大叫一声：“苏凤休得夸能，留下元帅来我做。”苏凤回头一看，原来是段志远的长子段林。便说：“呔！段兄弟，你年纪还轻，枪法未精，体想来夺元帅印。”段林说：“不要管，与你比比手段看。”他把手中银缨枪抖一抖，直望苏凤穿前心挑进来。苏凤手中枪忙架相还，二人战到五个回合，段林枪法原高，逼住苏凤，杀得他马仰人翻，正有些招架不定。程咬金说：“好啊！强中更有强中手，他只为杀败我的儿子，逢了段林，就要败了。这个人原利害的，就是掇石头的朋友。”只见苏凤枪法混乱，看来敌不住段林，只得叫声：“段兄弟，罢了，让你为了元帅罢。”段林说：“既然让我，退下去。”苏凤闪在旁首。正是：

英雄自古夸年少，演武场中独逞能。

毕竟这元帅印谁人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老夫人诉说祖父冤 小罗通统兵为元帅

诗曰：

兴唐老将向传名，世袭公侯启后昆，比武教场谁不勇，龙争虎斗尽称能。

那番惊动了苏家长子苏麟，把大砍刀一起，冲过马来，喝声：“段兄弟，元帅应该我做，你还年轻，休夺为兄帅印。”段林说：“英雄出在少年，什么叫年轻，照我的枪罢。”嚓一枪兜着咽喉刺进来。苏麟说：“来得好！”把大砍刀噶啷一声响，钩在旁首，举转刀来，望段林一刀砍过去。段林把枪架开，二人不及三合，被苏麟劈面一刀斩过来，段林招架不及，只得把头偏得一偏，刀尖在肩膀上着了枪，喊声：“阿唷！好小狗头，你敢伤我。”苏麟说：“兄弟得罪你的，退下去。”段林只得闪在旁首。苏公子上前叫声：“老伯父，帅印拿来与小侄。”只听得又有英雄出来说：“呔！帅印留下，等为兄的来取。”苏麟回头一看，原来是秦元帅之子秦怀玉。苏麟哈哈大笑说：“你枪法未高，说甚无帅。”秦怀玉道：“与你比试便了。”把手中紫金枪串一串，望苏麟照面门嗖的一枪挑进来。苏麟把刀架在旁首，马打交锋过去，丝缰兜转回来，苏麟回首一刀，望怀玉顶梁上砍下来，怀玉把紫金枪拦在一边，二人杀得九合，不分胜败。正是：

棋逢敌手无高下，将遇良材一样能。

正战个平交，这苏麟手中刀，上使雪花蟠顶，下砍龙虎相争，左边风云齐起，右边独角成龙。那一刀劈开云雾漫，这一刀堵下鬼神惊，跨马刀刀光闪电，连三刀刀耀飞云。好刀法！怀玉那里惧你，把手中枪紧一紧梅花片片，串一串枪法齐生，慢一慢枪光蔽日，案一案天地皆惊。好枪法，二人不分高下，大战教场，我且不表。还有那罗公子不到，他被罗安设个暗房之计，阻在房中，到底年纪还轻，不知细情，还在房中睡着。那个罗通公子在床榻上翻身转来，望外一看，原来乌黑赤暗如此，说：“这也奇了，为什么今夜觉得这等夜长？睡了七八觉，还未天明，不免再睡一觉。”罗通安心熟睡，只听远远鼓炮之声，有那些百姓在罗府门前经过说：“哥哥慢走，兄弟与你同去看比武。”罗通睡梦中听得仔细，连忙床上坐起身来，听一听看，只听隐隐战鼓发似雷声，急得罗通心慌意乱，说：“不好了，为何半夜就在那里比武，我还困懵懵在此睡觉，只怕此刻元帅必然定下了。”连忙穿了大红裋裤，披了白绫跨马衣，统了一双乌缎靴，走到门首，把门落下，扳一扳房门，外面却被罗安锁在那里，动也不动。罗通着了忙，双手用力一扯，括喇一声响，把一扇房门连上下门楹多扳脱了。望旁首一撩跨出门来，说：“阿唷！完了。日头正午时了。”那晓他们设此暗房之计，多用这些被单毡裘，衣服布绢，把那些门缝窗棂，多闭塞满了。所以乌暗不透亮光的。这番气得罗通面上变色，说：“好阿！你们这班狗头，少不得死在后面。”说了一句，望外面走了。牵过一骑小白龙驹，跨上雕鞍，把银缨梅花枪拿在手中，好看得紧，也不包巾扎额，秃了这个头，也不洗脸，出了两扇大门，催开坐下马，竟望教场中去了。罗安进内禀道：“夫人，公子爷去了。”窦氏夫人说：“罗门不幸，生了这样畜生；不从母训，身丧外邦，由他去罢。”

不表罗府之言，单讲罗通来到教场中，见秦怀玉胜了苏麟，正在那里要

后昆——即子孙，后嗣。

裋(k n, 音昆)裤——古时称裤子。

挂帅印。罗通大叫：“秦家哥哥，留下元帅来与小弟做罢。”程咬金在台上一看，原来是罗通，说：“这小畜生又知道了。”秦怀玉笑道：“兄弟，为兄年长，应该为帅；你尚年轻，晓得什么来。”罗通道：“哥哥，兄弟虽则年纪轻，枪法比你利害些，就是点三军，分队伍，掌兵权，用兵之法，兄弟皆通，自然让我为帅。”秦怀玉说：“不必逞能，放马过来，当场与你比武，胜得为兄的枪就让你。”罗通攥竹梅花枪，紧一紧，直取怀玉，怀玉手中枪急架相还，二人战了四合，秦怀玉枪法虽精，到底还逊罗家枪几分，只得开口叫声：“兄弟让了你罢。”罗通大悦，说：“诸位哥哥们，有不服者快来比武。若无人出马，小弟就要挂帅印了。”连叫数声，无人答应。罗通上前叫声：“老伯父，小侄要挂帅印。”程咬金说：“你看看自己身上，衣服不曾整齐，像什么样，须要结束装扮，好挂帅印。家将过来，取衣冠与公子爷装束。”那家将答应，忙与罗公子通身打扮好了，就在当场挂帅印。殿下李治亲递三杯御酒，说道：“御弟，领兵前去，一路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救了父王龙驾回来，得胜班师，其功非小。”罗通谢恩。这一首程咬金说：“殿下千岁，救兵如救火。速降旨意，命各府爵主明日教场点起人马，连日连夜走往番邦，救陛下龙驾要紧。”殿下道：“老王伯，这个自然。”李治上殿下就降旨意，这些各府公子爷回家，多要整備盔甲。魏征保住殿下，回到金銮殿不必表。

单表罗通威威武武，回到家中，下了雕鞍，进入中堂说道：“母亲，孩儿夺了元帅，明日就掌兵权，要起大队人马前去破虏平番了。”夫人大怒说：“呔！好不孝的畜生，做娘昨日怎么样对你说，你全然不听做娘的教训，必要前去夺什么元帅，称什么英雄。自古说强中更有强中手，北番那些番狗，多是能征惯战，你年轻力小，干得什么事！我且问你，你祖父、父亲，为甚而死的？”罗通说：“阿呀！孩儿年幼，未知我祖父父亲怎样死的。”夫人大哭，叫声：“我儿，你祖父、父亲这样英雄，多死于非命，也是为国捐躯的。”罗通大哭说道：“母亲，我祖父、父亲死在何人之手，遭甚惨亡？”夫人大哭道：“阿呀，我儿！你若不领兵前去，做娘对你说明，后来好泄此恨；若要前去破关救驾，只恐画龙不成，反类其犬，为娘到也难对你说明。”罗通说：“阿呀，母亲又来了。为人子者理当与父报仇，母亲说与孩儿知道，此番领兵前去，先报父仇，后去救驾。”夫人说：“儿阿，你既肯与父报仇，不消问我。”罗通道：“母亲叫孩儿问那一个？”窦氏说：“你明日兴兵往北番，须问鲁国公程老伯父，就知明白。报仇不报仇也由你。”罗通说：“母亲，孩儿问了程伯父，不取仇人首级前来见母亲，也算孩儿真不孝了。”其夜罗通心中纳闷。到五更大，有各府公子爷，多是戎装披挂，结束齐整，齐到教场中听令。罗通头带闹龙束发亮银冠，双尾高挑，身披锁子银丝铠，背插四面显龙旗，上了小白龙驹，手提攥竹梅花枪，后边一面大纛旗，上书“二路定北大元帅罗”，好不威风。来到教场，诸将上前打拱已毕，点清了三十万大队人马，罗通命苏麟、苏凤二弟兄先解粮草而行；程铁牛领了三千人马为前部先锋，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后面罗通祭旗过了，放炮三声，摆齐队伍，众小爵主保住了元帅罗通、程咬金老千岁，一同望北番大路而行。只见：

旗旌队队日华明，剑戟层层亮似银。英雄尽似天神将，统领貔貅队伍分。

这三十万人马，望河北幽州大路而进，不觉天色已晚，元帅吩咐安下营

寨，与程老伯父在中营饮酒。忽想起家内母亲之言，连忙问道：“老伯父，小侄有一句话要问伯父。”咬金说：“贤侄要问我什么事？”罗通道：“老伯父，我侄儿年幼，当初不曾知道我父亲怎生样死的，到今朝考了二路定北元帅，要去救父王龙驾，母亲方位泪对我讲说，祖父、父亲，多是为国身亡，死于非命。那时我问死于何人之手，待孩儿好去报仇。谁知我母亲不肯对我说明，叫我来问伯父就知明白。故此小侄今夜告知伯父，望伯父说明，我好与父报仇。”咬金听说，顷刻泪如雨下说：“吓，原来如此，好难得侄儿有此孝心，思想与父报仇，这是难得的。说也惨然，可怜你祖父、父亲，多遭惨死。”罗通大气说：“伯父！我父亲丧在那个仇人之手，快对小侄说明。”咬金噎住喉咙，纷纷下泪，说不出来了，叫声：“侄儿休要悲啼，你既有此心，今夜且不要讲，且破了番兵，然后对你说明。”罗通道：“伯父，为什么呢？”咬金说：“侄儿，你今第一遭为帅出兵，万事尽要丢开，必须寻些快乐才好，若如此烦恼悲伤，恐出兵不利。”罗能道：“是。待小侄进了北番关寨，对我说便了。”其夜一宵过了，明日清晨发炮抬营，过了河北一带地方，竟望雁门关去，非一天之事，我且不必表他。

单讲罗府中还有一位二公子，年方九岁，力大无穷，生来唇红面白，凤眉秀眼，还是一个小孩童。有两柄银锤，到使得来神出鬼没，人尽道他是裴元庆转世，却是罗安老家人亲生的。窦氏夫人见他英雄，过继为二公子，取名罗仁，待他胜似亲生一般。弟兄情投意合，极听母亲教训。若说他本事利害不过，各府的公子没有一个及得他来，要在外边闯祸，做个小无赖，百姓会齐了多到罗府中叫冤，所以夫人将二公子禁锁书房，不许出门闯祸。若说这位公子锁得他住？因母亲之法，不敢倔强，凭你大人的胡桃链，也有本事拿将来裂断了。锁在书房一月有余，这一日来了两个丫环，一个执壶，一个拿了一盘点心，送来与公子吃。

罗仁公子笑嘻嘻说道：“丫环，我要问你，这两天哥哥不进来望望我，却是为何？”丫环说：“公子，你难道不知道么，前日万岁爷平番，被困木阳城，程老千岁到来讨救，要各府公子教场比武，考取二路元帅，公子爷考了二路元帅，前去救驾，所大公子爷领兵定北去了，不在家中，故此不进书房探望。”罗仁说：“他几时去的？”丫环说：“有三天了。”罗仁说：“何不早报我得知，我最喜杀番狗的，拿了点心去。”立起身，把项中链子裂断了，拿了两柄银锤往外就走。丫环慌忙叫道：“公子爷那里去？去不得的，夫人要打的。”罗仁那里肯听，出了门去了。两个丫环连忙进来说：“夫人，不好了，二公子闻了大公子领兵定北，也要去杀番狗，拿了锤一径去了。”夫人听见大骂道：“你两上贱婢，谁要你们多舌去讲，如今怎么样？外边快叫罗德、罗春、罗丕，去寻他转来。”丫环应道：“是，晓得。”连忙到外边传话。几个家将随即出门，四下去寻，且慢表。

再讲那公子罗仁，长安中走惯的，到也认得，出了光泰门，就不认得路了。在那里东也观，西也望，来往的人多是认得罗府二公子的，开言问：“二公子，你要往那里去？”罗仁说：“我要去杀番狗，你们可是番狗么？吃我一锤。”众人说：“噯、噯，二公子，我们不是番狗。”罗仁道：“既如此，番狗在那里？”众人说：“北番的番人路远哩，你小小年纪，怎生去得。”正讲之间，后面四个家将赶上来，叫声：“二公子，夫人大怒，道你不听母训，私自出来，要打在那里，快些回去。”罗仁说：“你们要死呢要活？”四个家将道：“公子又来倔强了，夫人叫我来寻你的，死活便怎么样？”罗

仁说：“要死你们领我回家去，要活你们同我到哥哥那里去。”四个家人到有些推脱，犹恐他认真打一锤来，只得说道：“公子就要到哥那里去，也要同我回家，辞别了夫人，发些盘缠，行李也是要的。”罗仁说：“既如此，你们去拿了来，代我向母亲面前说一声，我来这里等你们。”家将说：“公子同去的是。”罗仁说：“我若回家，母亲阻住，不容来的。”家将道：“如此公子不要走开了。”罗仁说：“不走开的，我在这里等。”四个家将连忙进城，来到府中说：“禀上夫人，公子不肯回来，要往哥哥那边去，使我们回来说与夫人知道，要些盘缠同上北番。”夫人说道：“这小畜生，也这样倔强。也罢，罗安你们带些盘缠，领了这小畜生随便那里走这么两三天，只说道寻不见哥哥，回去罢。带他回来便了。”罗安道：“晓得。”拿了盘缠，来到城外，二公子见了说：“罗安你们来了么，可对母亲说么？”罗安说：“夫人到肯发盘缠，叫我们小心伏侍二公子前去。”罗仁大喜说：“好母亲，快些领我去寻哥哥。”家将说：“倘然寻不见大公子，要回家的。”罗仁年纪虽轻，到也乖巧，说：“罗安，着你们身上寻还哥哥，若五六天不见，管叫你四人性命难保。”家将听说，心中想道：“看来到要同他寻着的了。”

不表罗仁在路之事，再讲先锋程铁牛，领了三千人马，出了雁门关，前面有座高山，名曰磨盘山。只听得山上一声锣响，程铁牛坐在马上说：“前面高山上有锣声，必有草寇下来，尔等须要小心。”说声未了，山上数千喽罗，下山来了。冲出一个大王，年纪还轻，十分凶恶，漆脸乌眉，怪眼狮口，身穿红铜甲，熟铁盔，骑一匹斑豹马，手揣着两柄混铁解花斧，化落落冲下山来，大叫一声：“打我前山过，十个头儿留九个，若还没有买路钱，叫你插翅难飞过。快快留下买路钱来，放你过去。”程铁牛一见暗笑，大胆的狗强盗，怎么天兵到来，也要买路钱的。把斧一起，冲上前来喝声：“狗强盗，你敢是吃狮子心、大虫胆的么？天兵到此，还不投服。”大王道：“呔！什么天兵不天兵，我大王这里，就是大唐天子打从此山经过，也要买路钱的。快快留下来，不然要取你命了。”铁牛大怒说：“我把你这该死的狗强盗，还不好好下马归服了，同公子爷前去扫北平番就罢。若有半句推辞，恼了小爵主，杀上山来，把你们巢穴要剿个干干净净。”俞游德大怒说：“照斧罢！”直望程铁牛面门上剁下来了。铁牛说声：“好！”把开山斧噶啷架开，交锋过去，圈转马来，还转一斧。二人大战在磨盘山下，杀个平交。俞游德惯用脚踏弩，练得希熟的，却把一张弩弓放在马镫子上，若逢骁勇之将，战他不过，只要把脚板一钩，发出箭来，要中那里就是那里，再不歪偏的。程铁牛那里知道，只顾上面兵器，不顾下面，战到二十回合，俞游德就发箭了，把脚板一钩，一箭骨上望程铁牛面门上射来，程铁牛叫声不好，把头一偏，正中横腮骨，直透耳朵根，去了一大片，血流满面，带转马头，望后好走哩。俞游德大笑道：“要打我山前过，必要买路钱，怕你飞了不成。大王爷守在此。”

不表俞游德阻住磨盘山，单讲程铁牛退走不上二三十里，大队人马来了，元帅罗通在马上大惊说：“老伯父，先锋该当开路，为何反退转来？”程咬说：“不知。这小畜生，想必有利害强盗挡路也未可知，待他到来，问个明白就知。”正是：

凭君骁勇多能将，难避强徒脚踏弓。

要知收服磨盘山草寇，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罗仁私出长安城铁牛大败磨盘山

诗曰：

小将如云下北番，成风大战白良关。中军帐内来托梦，怒斩苏麟救驾还。

再讲程铁牛到了罗通马前说：“元帅，小弟奉命前到磨盘山，被一强盗阻住去路，小弟被他射伤一箭，几乎性命不保，败走回来，望元帅恕罪。”咬金说：“好畜生，个把强盗杀他不过，若与番将打仗，只好败的了。”罗通开言说：“程哥，强盗要买路钱，决非无能之辈。待本帅前去收服他。”铁牛说：“他有脚底下射箭，须要防备。”罗通说：“我知道。”程咬金说：“不消贤侄去收服他，待我去。”罗通道：“为甚有劳伯父去收服来？”程咬金说：“贤侄，你难道不知我是强盗的祖宗，他一见自然就来归顺。”罗通大笑；吩咐催兵前进望磨盘山杀来。俞游德带了三百喽罗，下山前来，喝声：“快将一万买路钱来，放你过去，没有须献元帅首级过来。”惊动唐营，罗通大怒，同程咬金出营观看。罗通端枪冲将过来：“呔！狗强盗，敢阻本帅大队人马的去路么？”俞游德呼呼冷笑说：“我非挡你去路，只因山上欠粮，要借粮草一千或五百，以补过路之税。”罗通道：“狗强盗，好好下马归在本帅标下，饶你一死。若不肯，刺死本帅枪尖之下，那时悔之晚矣。”俞游德道：“我大王看你年轻力小，一定要来送死，照我的斧罢。”当的一斧，砍将过来。罗通把枪在斧子上噶啷一卷，俞游德在马上乱晃，一马冲锋过去，带转马来，罗通把枪紧一紧，喝声照枪罢，直望俞游德劈面门刺来。游德喝声不好，把手中斧往枪上抬得一抬，几乎跌下马来。被罗通嗖嗖连挑数枪，俞游德那里招架得定，把斧抬住：“呔！慢着。”罗通是防备他的，见他住了马，把枪收在手，两眼看定。那晓得俞游德把脚一勾，喝声：“看箭！”一箭直望罗通面门射上来。罗通说声：“不好！”把右手往面上捞接在手，就把左手一枪刺过来，正中马眼，那马噓哩哩一叫，四足一跳，把俞游德翻下马来。唐营军士把挠勾搭去梆了。喽罗兵说：“不好了，二大王被他捉去了，我们快报上山大大王知道。”飞奔往磨盘山上去了。罗通听说什么还有大大王，等他一发擒了，好去定北救驾。说犹未了，只罗仁私出长安城铁牛大败磨盘山见山中又有一位大王爷来了。生得来好可怕，只见他头上翡翠扎中，青皮脸，朱砂眉，一双怪眼，口似血盆，獠牙四个露出，海下无须，也还少年，身穿青铜甲，左有弓，右有箭，手中端一根金钉槊，催开齐鬃马，豁喇喇冲过来了。营门前有程咬金看见，心中想道：“这个强盗单少了一脸红须，不然与那个单雄信一般的了。这个面貌果然无二。”那罗通把枪一起，说：“好个大胆的狗盗，今日二路定北天兵到此，多要买路钱，领众挡路，分明活不耐烦了。”那大王说声：“呔！我大王爷与你们借贷粮草，没有就罢了，你擅敢擒我兄弟俞游德，好好送了过来，饶你一死，若有半声倔犟，管叫你性命顷刻身亡。”罗通呵呵大笑说：“你出口大言，还不晓得我罗爷的枪利害哩。”那大王听说喝道：“呔！你可是大唐罗成之子么？”罗通说：“然也！你既晓本帅，何不早早下马归正。”大王说：“阿呀！小贼种，你们是我杀父仇人，我在磨盘山上守之已久，不想今日撞着，我父有灵，取你之心祭奠我父；如若不能，誓不为人立于世上。”罗通听到，吓得顿口无言，呆住了。暗想我罗通乃是一家公爷，并未出兵，又不曾害人性命，

槊（shuò，音烁）——古代兵器，杆儿比较长的矛。

今因父王有难在番营，故此领兵前去救驾。还只得初次出兵，他为何说起我是他杀父仇人起来？那番问道：“呔！本帅爷与你有什么仇，你且说来。”大王道：“你难道不知我父叫单雄信，昔年与你父原是结义一番，后来我父保了东镇洛阳王为臣，去攻打汴梁城，丧在罗成之手。到今朝我思与父报仇，故此权在磨盘山上落草，虽则罗成已死，深恨难消，今日仇人之子在眼前，取你心祭父，总是一般。”罗通呵呵大笑道：“你原来就是单家哥哥，小弟不知，多多有罪。难得今日故旧相逢，万干之幸，若说伯父身丧，与我爹爹无罪，自古两国相争，各为一主，伯父与爹爹战斗，一时失手，也算伯父命该如此，此乃误伤，有什么冤仇。哥哥这等执法起来。”单天常听了暴跳如雷，怒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还有何说？不要走，照打罢！”就把金钉枣槊架一起，呼直望罗通顶上打来。罗通把手中枪噶啷架定说：“哥哥休要认真，这样认真起来，报不得许多仇恨。若论金国敬、童培芝二位伯父，被你爹爹擒去，钉手足而亡，也是结义好友，难道不算帐的么？两命抵一命，也算兑得过的了，何用哥哥再来报仇？过去之事，撇在一旁，如今小弟相逢，喜出万幸，快快下马，同小弟进营拜见程伯父，同往北番救驾，何等不美。”单天常大怒说：“有仇不报，在做英雄。照打罢！”把金钉槊又打过来。罗通把枪紧一紧，把他的枣阳槊逼在一旁，回手一枪，望天常兜面挑将进来。单天常叫声：“不好。”把手中架往上噶啷一抬，这一抬，几乎跌下马来。罗通马打交锋过去，把天常夹腰只一把，说声：“过来罢！”轻轻不费气力，提过马来，搂到判官头上，带转马，望营前来下马，竟入中营。说：“哥哥，如今还是同小弟去定北，还是怎样？”天常心中想道“我欲报父之仇而来，谁想反被他擒住，若不同他去，料然性命难保，不如从了他，说去平虏或者早晚问下得手，杀了他与父报仇，有何不美。”算计已定，说：“也罢，我愿同前去定北。”罗通说：“哥哥，你若口是心非，立个誓来，小弟放心。”天常说：“元帅又来了，我乃年少英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可在元帅面前谎言，若不信我便立誓。若有口是心非，此番前去破虏平番，就死于敌人之手，尸骨不得回朝。”罗通说：“哥哥真心太过。”一同来见了程老伯父。咬金说：“贤侄，你父在日，与我好兄弟，不幸他为国尽忠，难得侄儿长大，这金钉枣阳槊使得精通，实乃将门之子，为伯父见了你，也觉欢心，尔等那众小弟兄过来，大家见了礼。”下面俞游德绑缚在此，见单天常归服唐朝，开言叫声：“单大哥，你从顺了他，小弟绑在此，怎么样呢？”天常说：“元帅，俞游德乃是我结义的好兄弟，望元帅放了他。”罗通说：“既是哥哥好友，就是小弟手足了。”过来放了绑，程咬金吩咐营中排宴，款待侄儿。其夜，小弟兄酒饭已毕，各自回营不表。单讲明日清晨，罗通自思这两个人未必真心，若在旁边，早晚之间倘不防备，行刺起来，反为不美，不如差他两个为先锋，离了我身，就不妨碍了。算计已定，开言叫声：“哥哥，本帅令箭一技，你二人领了三千人马，为前部先锋，先往白良关。待本帅到了，然后开兵。”

单天常接了令箭，同俞游德带了人马，竟往白良关。在路行三天，到了白良关，吩咐放炮安营，候大兵到了，然后打关。俞游德叫声：“哥哥，今日天色尚早，不免待小弟出马讨战一番。”天常说：“兄弟，北番虏狗不是当耍的，既要出马，务必小心。”俞游德说：“不妨。兄弟有脚踏箭利害。”跨上马，手端双斧，冲到关前，大喝一声说：“关上的，报与主将知道，快快出来会我。”小番报进关中，守将铁雷银牙，身長一丈，头如笆斗，眼似

铜铃，上马惯用一块踹牌，犹如中国民间用的擗绵条擗板一般，止不过生铁打就，一块铁牌有四尺长，三尺阔，五寸厚，没有柄的，用一根横撑把手，底面有二百只铁钉在上，若是枪刺过来，只要把踹牌一绷，枪多要拔出去的，回手打来，利害不过，有千斤多重，人那里当得起。铁雷银牙算得北番天字号第一个英雄，正与诸将议论，忽小番报道：“启上将军，今有唐兵到了，有将在外讨战。”铁雷银牙呼呼大笑说：“该死的来了。”便把盔甲按好，上马执牌，竟到关前，吩咐放炮开关。轰隆一响，冲出关外，好一位番将，俞游德喝声：“番狗，少催坐骑，快通名来。”铁雷银牙笑道：“你要问魔家之名么？魔乃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加封镇守白良关总兵大将军，复姓铁雷银牙。”俞游德说：“俺不晓得你无名之辈，今日大唐救兵已到，要把你北番人羊犬马，杀个干干净净，踹为平地，做个战场，好好下马献关，就罢了，若有半句推辞，顷刻劈于马下，悔之晚矣。”铁雷银牙闻言大怒，回说不必夸能，通下名来，本总兵好用手打你下马。俞游德说：“你也来问俺的大名么？我乃大唐二路元帅罗标下，加为前部先锋俞游德便是。”铁雷银牙呼呼大笑道：“原来是个无名的小卒，想是活不耐烦，来送死了。”俞游德大怒，把斧砍来，说：照爷的斧罢。”直望银牙头上砍来，银牙叫声来得好，把手中这一扇踹牌望斧子上噙啣一挠，那两柄斧子多打在半空中去了，回转马来说声：“去罢！”再一踹牌打下来，俞游德只喊得阿呀一声，那里躲闪得及，正被他打得头上，呜呼哀哉，死于马下。单天常一见大哭：“我那兄弟阿，死得好惨。”催马摇塑冲上前来：“不要走，取你首级，与弟报仇。”银牙说：“你快通名来，趁手中踹牌。”单天常道：“虏狗，你要问我名么，我乃大唐二路元帅罗标下，前部先锋单天常，你把我兄弟打死，照我家伙罢。”把架往头上打来，银牙把手中牌往枣阳塑上噙啣这一挠，单天常手松得一松，这一条枣阳架往半空中去了。单天常吓得呆了，被他复一踹牌，夹着背梁打下，轰隆响翻下马来，伏惟尚飨了。众兵见两先锋俱丧，多望后面退走，银牙呼呼大笑说：“原来多是没用的先锋，不够我两合，尽丧了性命。”说罢，带转马进关中，吩咐小番小心把守关门，此言不表。

单讲二路元帅罗通领大兵而来，有军士报进：“启上元帅爷，俞、单二先锋将军与白良关守将交战，不上二合，多被打死了。”罗通闻报吃惊道：“有这等事么，可怜单家哥一家年少英雄，一旦屈死于他人之手，也算他命该如此。”说话之间，大兵已到白良关，就吩咐放炮安营。只听哄咙一声，离关数箭，把三十万人马齐齐扎定营盘，按了四方旗号，此时天色已晚，诸将在中营饮酒，一宵无话。

再表来日清晨，大元帅打起升帐鼓，营中诸将多顶盔贯甲，进中营参见，站立两旁。罗通开言说：“诸位哥哥，本帅有令箭一技，谁人出马前去讨战。”只听应声而出说：“小将程铁牛愿往。”元帅道：“既是程哥出马，须要小心。”铁牛道：“不妨。带马过来，抬斧。”手下答应齐备，程铁牛按好头盔，上马提斧，炮响出营，豁喇喇冲到关前来了。关头上有小番一见说：“唐营小将，火催坐骑。照箭！”那个箭纷纷的射将下来，程铁牛把马扣定，喝道：“呔！关上的，快报主将，今有大唐救兵到了，速速献关。”小番报进来了：“启上平章爷，关外有将在那里讨战。”铁雷银牙说：“想必又是送

伏惟尚飨（xi ng，音想）——伏惟，是旧时下对上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乐府《孔雀东南飞》里有“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尚飨，也作尚享，意谓希望死者来享用 祭品，旧时祭文中常用来作结语。

死的来了。带马过来，抬牌。”小番应声齐备，银牙立起身来，跨上雕鞍，手端牌，出了总府衙门，来到关上望下一看，只见唐将怎生打扮，但见他头戴开口獬豸乌金盔，身穿锁子乌金甲，坐下一匹点子梨花马，手端一柄开山斧，年纪还轻，只好二十余岁。那银牙就吩咐放炮开关，墮下吊桥，前有二十对大红幡，左右番兵一万，鼓啸如雷，豁喇喇一马冲出关来会战。那程铁牛坐在马上，见关中来了一将，甚是异相，喝声住马，心中一想道：“我兵器不知见了多少，不曾见这件牢东西，方方一块，就是十八般武艺里头，那有什么使端牌的？真算番狗用的兵器了。”他就把斧一起，大喝一声：“呔！今日小爵主领兵到此平番，斧法精通，十分利害，快快投降，免其一死，若不听好言，死在马上，悔之晚矣。”银牙大笑道：“不必多言，通下名来。”铁牛说：“你要问小将军之名么，我乃当今天子驾前鲁国公程老千岁公子，大爵主程铁牛，奉二路扫北大元帅将令，要你首级。也罢，照我的斧罢。”把马一拍，一斧就砍下来。银牙把手中牌噶啷一响相架，铁牛喊声不好，几乎跌下马来。这斧子往自己头上直绷转来，豁喇一马冲锋退去，兜转马来，银牙把端牌一起，喝声：“小蛮子，照打罢。”挡一牌打来，铁牛把手中斧望上面这一抬，只见火星直冒，两臂苏麻，虎口多震开，带转马拖了斧子，说：“阿唷，好利害，好利害！”望营前败走了。银牙大叫说：“有能事的出来，没用的休来送命。”少表这里夸能，再讲程铁牛进营说：“元帅，番狗端牌利害，小将败了，望元帅恕罪。”罗通大怒说：“好一个没用匹夫，快退下去。”铁牛唯唯而退。元帅又问：“谁能出马？”秦怀玉道：“小将愿往。”元帅道：“秦哥去必能得胜，须要小心。”秦怀玉答应，吩咐带马抬枪，顶盔贯甲，挂剑悬铜，上马豁喇喇冲出营门。银牙一见，通名已毕，说道：“原来你是秦蛮子的尾巴。”怀玉道：“番狗，你既知小爵主大名，何不早早献关投顺，亦免要我公子出马擒拿。”催一步马，喝声照枪罢，分心刺将进来。银牙把端牌噶啷一声架开，怀玉把手中枪这一缩，只多退了十数步，又是一个回合冲锋过去，战到六七个回合，马有五个冲锋，秦怀玉那里是番将对手，把枪虚晃一晃，带转马，豁喇喇望营前走了。进入中营说：“元帅，北番虎狗果然利害，小将不能取胜，望元帅恕罪。”罗通说：“哥哥，胜败乃兵家之常，但这一座关不能破，怎生到得木阳城救驾？既如此，待本帅亲自出马。”整好盔甲，跨上马，把定枪，一声炮响，鼓声如雷，带领人马冲出营来，一字摆开。众小爵主俱出营门掠阵。

那铁雷银牙见唐营冲出一员小英雄，匹马当先，冲将过来。银牙大喝一声：“来将何名！”罗通说：“要问本帅之名么？我乃太宗天子御驾前越国公罗千岁的爵主，干殿下罗通是也。”银牙闻言，不觉吃了一惊，心中想道：“这原来是当初罗艺之孙，谅必枪法利害有名的。当年炀帝在朝平北，罗艺之子罗成，同表兄秦琼来退我邦，杀得我元帅大败，骁勇不过的，待我问他一声看：“呔！来的可是罗成之子么。”罗通道：“然也。本帅之名扬闻四海，你也闻孤之名，何不下马投顺，免孤动手。”银牙说：“小蛮子，你在中原算你有名，来到我邦，撞着铁雷将军，只怕你性命不保，活不成了。”罗通大怒，说：“番狗好无礼，不要走，照本帅的枪罢。”催开马兜面一枪，银牙反端牌一挡，两下交锋，各显本事，一来一往，一冲一撞，你拿我麒麟阁上标名，我拿你逍遥楼上显威。两边战鼓似雷，好杀哩，正是：

英雄生就英雄性，虎斗龙争谁肯休。

毕竟不知胜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白良关银牙逞威铁蹄牌大胜唐将

诗曰：

阴魂显圣保江山，教子伸冤败北番。祖父冤仇今日报，英雄小将破双关。

罗通小将与铁雷银牙战到个三十回合，不分胜败。杀得银牙汗流脊背，把蹄牌噶啷一响抬住了枪，银牙开口说：“好利害的罗蛮子。”罗通说：“你敢是怯战了么。”银牙道：“呸！小蛮子，那个怯战。今日铁将军不取你命，誓不进关。”罗通说：“本帅不挑你下马，也誓不回营。”吩咐两边擂鼓，鼓发如雷，两骑马又战起来，正是：

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脖子定输赢。枪来牌架叮当响，牌去枪迎迸火星。

二马相交，战到五十回合冲锋，未定输赢。罗通心中一想，待我回马枪挑了他，算计已定，把枪虚晃了一晃，带转马就走。银牙看见罗通不象真败，明知要发回马枪，便把坐骑护定，呼呼大笑道：“罗通，你家回马枪善能伤人，不足为奇，不来追，怕你奈何了我，有本事与你决一输赢。”罗通听言，不觉大骇说：“完了，他不上我当，便怎么处？”只得挺枪上前又战起来。两下杀到日落西沉，并无胜败，天色已晚，两下鸣金，各自收兵。银牙进关去了。罗通回进中营下马，抬过了枪，诸公爷接进说：“元帅，今日开兵辛苦了。”罗通说：“这狗头果然利害，难以取胜，叫本帅也没本事奈何他来。”咬金说：“侄儿，今被这狗头挡住大路，白良关难破，怎生到得木阳城？”罗通说：“伯父，如今也说不得，且待明日再与他交战，必要分个胜败。”当夜不表。明日，早有银牙讨战。罗通依旧出营与他交战，又杀到日落西山，并无强弱。一连战了三天，总是不分胜败。无计可施。

一到第四天，元帅升帐，诸将站立两旁。程咬金在后营有些疲倦起来，罗通只得把头靠在桌上，也要睡起来。程铁牛说：“诸位弟兄，元帅睡了，我们大家睡他娘一觉罢。”秦怀玉说：“兄弟又来了，元帅与番狗战了三天，所以睡了。等元帅醒来，倘有将令，也未可知。”少表众将两旁站立，再说罗通朦胧睡去，只见营外走进两个人来，甚是可怕。前面头上戴一顶闹龙斗宝紫金貂，冲天翅，穿一件锦绣团龙缎蟒，玉带围腰，脚蹬缎靴，面如紫漆，两道乌眉，一双豹眼，连鬓胡髯，左眼有一条血痕；后面有一人头戴金箔头，身穿大红蟒，面如满月，两道秀眉一双凤眼，五络长须，满面皆有血点，袍上尽是血迹。那二人走到罗通面前，两泪纷纷说：“好个不孝畜生，你不思祖父、父亲天大冤仇未曾报雪，又不听母训，反到这里称什么英雄，剿什么番邦，与国家出什么力？”罗通一见大惊，连忙问道：“二位老将军何来，为何说这样的话？”那二人说道：“吓！你难道不认得了，我乃是你祖父罗艺，这是你父亲罗成，可怜尽遭惨死，无人伸冤，所以到你面前，要与祖父、父亲报仇雪恨。”罗通听言，似梦非梦，大哭说道：“吓！原来二位老将军，就是我罗通祖父、父亲亲自在。望乞祖父对孙儿说明仇人在何处，姓甚名谁，待孙儿先查仇人杀了他，然后去救驾。”罗艺道：“我那罗通孙儿阿，难得你有此孝心，若要知道仇人是谁，去问鲁国公程伯父，就知明白。”罗通道：“是，待孙儿去问程伯父便了。”罗成走到桌前说：“我儿，你有忠心出力王家，奈白良关难破，为父的有件东西与你，就可挑那番狗了。”罗通连忙问道：“爹爹，是什么东西。”罗成说：“儿阿，你不须害怕，待为父的放在你衣袖内。”罗通说：“是，请爹爹上来。”罗成上前，将手向罗通袖中一放，把罗通一扯说：“我儿醒来，为父的去也。”同了罗艺两魏，

转身望营外就走。罗通叫声：“爹爹，如今同祖父往那去。”旁边程铁牛应道：“爹爹在这里。”把手往桌一拍，吓得罗通身汗直淋。抬起头来，不见什么祖父、父亲，但见两旁站立众将，心中胆脱，满腹狐疑。我想祖父、父亲之仇，叫我问程伯父：“阿！军士，快与我往后营相请程老千岁出来。”军士奉令，忙入后营，只见程咬金正坐在那里打瞌睡。便上前来高叫一声：“程老千岁，元帅爷相请出营。”把咬金惊醒，那番大怒道：“这个罗通小畜生，真正可恼，我老人家正在好睡，他又来请我出去做什么？”那番只得起身，走出中营说：“侄儿有什么话对我讲。”罗通说：“老伯父，且坐了。”咬金坐在旁首，罗通满面泪流说：“伯父，小侄方才睡去，梦见祖父、父亲到来，要我报仇雪恨，侄儿就问仇人是谁？祖父说孙儿要知仇人名姓，须问鲁国公程老伯父，便知明白。”咬金听说，不觉大惊道：“阿唷，原来是我叔父、兄弟阴魂不散，白昼到来托梦。”叫声：“侄儿，此仇少不得要报的，但是在此破关，不便对你说，待到得木阳城，然后说此仇恨。”罗通说：“阿呀，怕父阿，使不得的，祖父、父亲曾对我说，若是程伯父不肯对你说明此事，必要捉他到阴司去算账。”这一句话吓得程咬金胆战心惊说：“叔父、兄弟阿，你不要来捉我，待我对你孩儿罗通说便了。”罗通大喜道：“伯父如此，就对小侄讲明。”咬金道：“侄儿阿，此事不说犹可，若还说起，甚可怜阿。家将程呼在那里。”应道：“老千岁有何吩咐？”咬金道：“往我后营箱子内，取那包箭头来。”程呼答应，忙往后营，开箱取出送来。咬金接在手中，不觉大哭，悲啼叫一声：“侄儿那，你解开来看。”罗通双手捧过来，将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箭头。忙问道：“伯父，这一包箭头做什么的？”咬金道：“侄儿，你那里知道，这了包箭头有一百零七个，你祖父中了这一条倒须钩而死，你父亲遭乱箭身亡。”罗通位泪道：“我祖父、父亲尽被何人射死的？如今这仇人在也不在，家在何方，姓甚名谁？我必要与祖父报仇雪恨！”咬金说：“侄儿，你道这仇人是谁那，就是随驾在木阳城中的银国公苏定方这砍头的贼子！”罗通道：“他是我父皇的功臣，怎么反伤自家一殿之臣起来？”咬金道：“侄儿，你有所不知，那年炀帝在朝，累行无道，各路作乱，自为王多，天下何曾平静。那苏定方保了明州夏明王窦建德，起兵到河北幽州，攻打城池，欲夺河北一带地方，乃是你祖父老将军管辖的汛地。他一点忠心与皇家出力，保守幽州，岂肯被番王所夺，所以你祖父出战，被苏定方发这一枝箭，名曰倒须钩，正射中在左眼，你祖父回衙拔箭归阴了。后来五王共同起兵，共伐唐邦。苏定方设计，把你父哄到淤泥河，四蹄陷住，身被乱箭而死，可怜你父背如筛底。为伯父的前往殒殒，打下箭来，一共有一百零七箭。我原想侄儿大来，好与父报仇，所以将这些箭头收拾在此，与你看的。难得叔父、兄弟阴灵有感，前来托梦，今日对你说明天大冤仇，乃银国公苏定方这狗贼。”罗通听言，暴跳如雷，说道：“我把苏定方这贼子碎尸万段，方雪我恨。哎！父王、父王，你好忘臣子之功也。我罗氏三代尽忠报国，就是这一座江山，亏我父之功，怎么反把仇人荫子封妻。我罗通不取这贼子之心，誓不立于人世也。”正在大怒，忽有军士报进：“启元帅爷，苏家二位公子爷解粮到了。”罗通说：“住了。苏麟、苏凤如今在那里？”军士禀称，现在营外。罗通说：“阿唷，气死我也，捆绑过来。”苏麟、苏凤道：“小将奉令解粮，毫无差错，为甚元帅要把小将

们捆起来？”罗通不好说报仇之事，只因方才正在忿怒头上，所以要把他弟兄捆绑进营，如今仔细想来，无甚差误，却被他弟兄急问上来，不觉顿口无言。说：“也罢，本帅有令箭一技，命你往关前讨战，若胜得番将铁雷银牙，这就罢了；如若败回，休怪本帅。”苏麟、苏凤一声：“得令。”接了令箭，退出营外。苏凤叫声：“哥哥，元帅不知为甚大怒，不问根由，要斩我们，内中必有跷蹊。今又命哥哥到关前讨战，知道番将利害不利害，倘然不能取胜，性命就难保了。”苏麟泣泪道：“兄弟，你难道看不出罗通作事么？”苏凤说：“哥哥，兄弟不知是何缘故。”苏麟道：“呀，兄弟，我哥哥不是痴呆懵懂，此事尽已知道。方才一到营前，也不问解粮多少，就把我们绑进营门，罗通面上已发怒容，已有泪形，竟要为兄到关前讨战。若胜还可，倘然不胜，性命必不能保。想他一定要与父报仇了，怎奈兵权在他手内，为兄的命一字玄玄，也说得不得了。”苏凤说：“哥哥且请宽心，若不能取胜，是有做兄弟的在此，与罗通分辩，保救哥哥。”苏麟说：“兄弟，只怕未必肯听。你在营前且掠阵，待为兄的到关前讨战。”苏凤说：“是。哥哥须要小心。”那苏麟顶盔贯甲，跨马端枪，出营与银牙打仗，我且不表。

单讲罗通在营又叫道：“老伯父阿，侄儿方才梦中，父亲又对我讲道：‘你若破此关，我有一件东西在此。’即放在小侄袖中，未知什么东西，梦中之事只怕不真。”咬金说：“原来有此一事，决不谎言，看看袖中是什么东西。”罗通把手往袖中摸出一张纸来，你道有什么在上面，却画就一张小小弯弓，一枝箭在上面。罗通见了，不解其意。便说：“伯父，这一件东西，不知什么意思，叫小侄不解。”程咬金说：“这又奇了，我罗老兄弟既然阴魂可保江山，此物决非无用，待我想来是何意思。”想了一回说：“吓，是了。侄儿，你难道不知此件东西怎样用他的么？”罗通说：“伯父，侄儿不知怎生用法。”咬金说：“侄儿，当初你父亲惯用怀揣月儿弩的。”罗通说：“伯父，怎生叫怀揣月儿弩。”咬金说：“侄儿，你不知道，当初你父在日，有这一点小弓小箭，藏于怀里，若遇勇将，不能取胜，拿将出来，百发百中，取人性命，如在手掌。那年伯父在于关前，看你父与殷学交锋，连战百余合，不能取胜，用此物伤他命的。今日侄儿难破白良关，你父也教你用此月儿弩，所以纸上画此图形。”罗通说：“果有此事，但小侄不曾用，怎么处？”咬金说：“不妨，你是乖巧的，容易习练，你父也曾教我，为伯父的虽不能精，有些会的待我教道你就是了。”罗通就吩咐家将，应声去造怀揣月儿弩。

再表这一首苏麟大败进营说：“元帅，关中番将踹牌甚是利害，小将难以取胜，求元帅恕罪。”罗通大怒，喝声：“苏贼，今日本帅第一遭领兵到此，一重关还没有破，你就大败回营，刀斧手过来，与我将苏麟绑出营门枭首。”刀斧手一声答应，把苏麟背膊牢拴推出营门去了。吓得苏凤魂不附体，连忙跪下说：“元帅，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求元帅恕罪。”罗通大怒道：“胜则有赏，败则有罚，你敢触怒本帅，左右与我拿下，重责四十棍。”两旁军牢奉令，把苏凤拿到案前，只见刀斧手已取苏麟首级进营来缴令了。苏凤一见，大放悲声，哭出营外，回进自己营中，收拾行囊路费，自思此地不是安身之处，受了四十钢棍，可怜打得鲜血直流，含怒起身，等得三更时分，逃脱身躯，另保别主之事，我且丢开。再讲罗通叫声：“伯父，小侄斩了苏麟，

方出胸中一忿之气，必须杀了苏定方，我祖父、父亲冤仇报雪。”咬金说：“这个自然。明日待伯父教道你怀揣月儿弓，破了白良关，杀到木阳城，好斩苏定方这个狗贼。”罗通道：“是，多承伯父指教。”其夜话文不表。

单表来日，早有军士报道：“启元帅爷，苏家小将军昨夜不知那里去了。”罗通说：“一定逃走了，由他去罢。”是日，程咬金教罗通习学怀揣月儿弓，果然罗通乖巧，一学就会，练了三日，射去正中。咬金大喜说：“如今练来已熟，事不宜迟，明日就去攻关讨战，或者你父阴灵暗保，也未可知。”罗通应声道：“伯父之言有理。”一到明日，装束齐整上马，把月儿弩藏于怀内，炮响一声，一马冲出营来。后面程咬金也在营前观看。那罗通来到关前，高声大叫：“呔！关上的，快报与那个虜狗说，本帅与他连战三天，不分胜负，今日叫他出来，定个输赢。”小番报进关中，铁雷银牙披甲停当，带了手下，放炮开关，一马当先，冲过来了。罗通一见喝声：“虜狗，你来送死么！”把枪一串，催上马来，一心要取番将首级，也不打话，二人大战。原杀个平交，战到了二十余合，罗通诈败佯输，带转马头而走。铁雷银牙扣定马说：“小蛮子，你不必弄鬼，魔家知道你回马三枪利害，不来追你，有本事再与你战三百合。”住马不追。罗通诈败下来，左手往怀中取出一张小弓，回头看见他不追下来，即把枪按在判官头上，带转马来，暗叫一声：“父亲阿，你阴灵有感，暗中保佑我孩儿一箭成功。”心中在此想，把手一捺，嗖的一箭发将出来，果然罗成阴灵暗助，不高不低，一箭射去，正中番将咽喉。银牙说声：“什么东西飞来。”要闪也不及了，哄咙一响，马上翻将下来，死于马下。罗通见番将已死，回转头来叫声：“程伯父、众将们，好抢关口。”口叫动手，把枪一摆，豁喇喇纵过吊桥来了，手起枪落，好挑的。那些小番走得快，逃了性命，走不快也有荡着面门，也有刺着咽喉，死者死，伤者伤，逃者逃，多弃关飞奔金麟川去了。元帅同诸将来到关中，查盘钱粮，点明粮草，养马一日，到了明晨，放炮一声，兵进金麟川，此话慢表。

再讲金麟川守将名叫铁雷金牙，身长一丈，有万夫不当之勇。正在堂上闲坐，忽见小番报进说：“平章爷，不好了，白良关又被唐兵打破，银牙将军阵亡了。”铁雷金牙闻言大惊说：“有这等事！阿呀，我那兄弟阿，可怜如此英雄，一旦丧于唐将之手。”大哭数声，泪如雨下。吩咐把都儿关上加起灰瓶石子，踏弓弩箭，若是唐朝救兵一到，速来通报，待魔家好与兄弟报仇。

不表关内之事，再讲到罗通大队人马来到金麟川，离开数里安营下寨，放炮停行。到了明日，元帅升帐，聚齐众将，站立两旁。便开言说道：“诸位哥哥在此，北虜番将甚是利害，你们难以开兵，今日原待本帅亲自出马，或者挑得番将也未可知，你们多上马端兵，看我打仗。倘然取了金麟川，岂不为美。”众将称善，罗通按好盔甲，带过马，手执枪上马，一声炮响，一马冲出营来。小番看见，报进关中。铁雷金牙闻报，披挂停当，顶盔贯甲，上马提刀，放炮开关，放下吊桥，带了众番，一马冲出关来，正是：

饶君烈烈轰轰士，难敌唐朝大国兵。

毕竟不知金麟川如何破得，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八宝铜人败罗通罗仁双锤救兄长

诗曰：

愿得貔貅十万兵，能教虏寇一时平。功成不用封侯印，麟阁须留忠孝名。

罗通抬头一看，好一员番将，甚是可怕。只见他戴青铜狮子盔，身穿锁子红铜甲，外罩大红袍，青眉紫脸，豹眼黄须，坐下一匹青毛吼，冲上前来，把刀一起，把罗通把枪噶啷架定：“呔！来的可通下名来。”金牙说：“你要问魔家之名么？魔乃流国山川七十二岛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加为百胜将军，铁雷金牙便是我也。晓得你是罗成之子罗通，你伤我兄弟银牙，欲要把你活擒过来，碎尸万段，以泄我弟之仇。”说声未了，把刀一起，叫声：“小蛮子，照魔家的刀罢。”豁绰一刀砍过来。那罗通不慌不忙，把枪一卷，直往头上绷转来，战到了二十余合，金牙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兵之力，嘴里边说：“阿唷！好利害的小蛮子哩。”

罗通见他刀法已乱，这一枪兜胸前刺进来。那铁雷金牙叫声不好，躲闪不及，正中前心，扑通一响，翻下马来。罗通同众将乘势抢关，那些小番儿见主将已死，多进关中，闭关也来不及了。罗通随后冲进，杀得番兵：

忙忙好似丧家犬，急急浑同漏网鱼。

口中尽叫快走，多望野马川逃去了。元帅吩咐养马一日，查盘府库，扯起大唐旗号，明日兵进野马川。再讲野马川守将叫做铁雷八宝，其人身高一丈，头大如斗，两眼铜铃，口似血盆，连鬓红须，力拔泰山，要算番邦一员大将，惯使一个独脚铜人。列位，你们道什么叫做独脚铜人？有四尺长，原有头有手，单有一只脚，像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一般，有千斤多重。将此作军器，你道利害不利害。铁雷八宝正与花知鲁达们，在私衙商议退兵之事，外面小番报进：“启上将军，关外有金麟川败残兵卒，要见将军。”八宝听言大惊说：“传进来！”一声吩咐传进，小番跪禀道：“将军爷，不好了。大唐救兵来得凶勇，二将军被唐将枪挑而死，金麟川已破，不日兵到野马川来了。”铁雷八宝听言，不觉下泪说：“有这等事。大兄被伤，此恨未消，今二兄又遭童子之手，可不痛杀我也。待唐兵来到关下，魔厂家不一顿铜人打尽蛮子，也誓不立于人世也。”遂吩咐小番，若唐兵一到，速来报我知道。把都儿一声答应，紧守关门不必表。

再讲唐兵到了野马川，离关一里安营下寨，吩咐放炮升帐。罗通坐在中军帐内，叫声：“程伯父，路上辛苦，安息一宵。”咬金说：“这个自然，出兵之法，凡兴兵破关，三军行路辛苦，要停兵一天，养养精神的。”当夜不表。

再讲次日天明，元帅升帐说：“今日那一个哥哥去攻关讨战？”闪出秦怀玉道：“小将愿去讨战。”罗通道：“哥哥须要小心。”怀玉得令，上马提枪，结束停当，放炮开营，带领三军，一马冲出，来到关前大喝一声：“呔！关上的，快报与虜狗知道，出来会我。”小番看见，连忙报进：“启上将军，今有唐将一员出马讨战。”八宝听言，既有唐将讨战，吩咐披挂，抬铜人过来。小番一声答应齐备，八宝结束上马，拿了独脚铜人，催开马，出了总府，来到关前，放炮开关，鼓声响动，一马望吊桥上冲过来了。秦怀玉抬头一看，心中大骇说：“他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我想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知，何曾有这人用的是独脚铜人。”他又生得十分恶相，你看他怎生打扮：

面如红枣浪腮胡，两道青眉豹眼珠。身着连环金锁甲，头顶狐狸狮子盔。左首悬弓

新月样，右边顶内插狼牙。手执铜人多凶恶，坐骑出海小龙驹。

秦怀玉喝道：“来的虏狗，少催坐下之马，快留下名来，你有多大本事，敢来送死。”铁雷八宝听见便说：“你要问魔的名么，魔乃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加为随驾大将军，铁雷八宝的便是。你小蛮子有甚本事，敢到魔家马前送死。”秦怀玉呼呼大笑说：“把你这番狗活捉过来，立时枭首。怎么口出大言，分明买腌鱼放生，不知死活，你又不是什么铜皮铁骨的利害，今日天朝救兵到来，还不知道我们众爵主爷骁勇哩。此去赤壁宝康王尚要活擒，何在为你这个把番狗，擅敢霸住野马川，阻我上邦爵主爷去路。”铁雷八宝哈哈大笑说：“你们众蛮子尚被我邦困住，何在你们这一班无知小子，还不晓得魔家手中铜人利害么。此乃自投罗网，不足为惜。快通个名来，魔好打你为粉。”怀玉说：“小爵主乃是护国公秦老千岁荫袭小爵主，奉朝廷旨意，挑选二路平番招讨大元帅罗麾下，加为无敌小将军，秦怀玉便是。放马过来，照爵主的枪罢。”把空条黄金枪串一串，一注香直望八室面门上速刺将过来。那八宝说声：“来得好！”不慌不忙，把手中独脚铜人往枪上噶啷这一击，秦怀玉喊声不好，几乎跌下雕鞍，枪多拿不牢起来了。马打冲锋过去，才圈得马转来，早被八宝量起手中铜人，喝一声：“小蛮人照打罢。”将这铜人望顶上打下来了，好似泰山一般。秦怀玉喊声：“不好，我命休也。”把枪横转了，抬上去。不觉噶啷啷声响，枪似弯弓模样，马直退后十数步，几乎跌落雕鞍。看来战他不过，只得带转马头，望营前大败而走。铁雷八宝说：“你这小蛮子，来时许多夸口，原来本事也只平常，你往那里走，魔来也。”豁喇喇追上前来，秦怀玉早进营了。有军士射住阵脚，八宝只得把马扣定，喝道：“营下的，量你们营中多是无名小卒之辈，决少能人，快快退了人马，让还魔这里两座关头，放你们残生回去。”

不表铁雷八宝夸言，单讲秦怀玉下马进了中营，说道：“元帅，番狗骁勇，手中铜人十分沉重，小将被他打得一下，挡不住，所以败了，望元帅恕罪。”罗通大骇说：“北番番将算得异人了，用的兵器多不在十八般武艺里头，第一关守将的什么喘牌，如今又是什么铜人了，哥哥无罪，带马过来，待本帅亲自出马。”那手下军士备好龙驹，牵将过来。罗通立起身来，把头盔按一按，把金甲按一按”跨上龙驹，提了攒竹梅花枪，炮声一起，营门大开，前里二十四对大红旗，左右平分，鼓声啸动，豁喇喇冲出来了。元帅出马，众爵主多出营来哩。那程咬金说：“我从幼出战沙场，兵器见了无数万，从不曾见有什么独脚铜人的兵器，今日我老人家到也要出营去看一看。”

不表爵主与程咬金出营观望，单讲罗通冲出营来，那铁雷八宝抬头一青说：“又来送死的蛮子，少催坐骑，通下名来，是什么人？”罗通道：“你要问本帅之名么，乃越国公荫袭小爵主，外加二路扫北大元帅，干殿下罗通便是。”八宝听言，便说：“你可就是当年平北罗艺老蛮子的小蛮子传下来的么？”罗通应道：“然也，既知本帅之名，何不早早下马受缚。”八宝呼呼冷笑道：“我把你这小蛮子，碎尸万段，方雪我恨。我两位哥哥尽丧于你这小蛮子之手，正要与兄报仇，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仇人在眼，分外眼红，我一铜人不打你个齏粉，也誓不共戴天，放马过来！”八宝催一步马向前，把独脚铜人往头上一举，喝声：“照打罢。”望罗通顶梁上一铜人打下来。那罗通喊声：“不好。”看来这铜人沉重，只得把枪也轮横了抬

上去。噶啾噶啾一声响，马打退有十数步才圈转来。八宝又说：“照打罢。”又是一铜人打下来，罗通又把枪挡得一挡，不觉坐下雕鞍头圆乱闯，一马冲锋过去，兜得转来，八宝又打一铜人下来。那时罗通抬得一抬梅花枪，打得弯弓一般，虎口多震得麻木了。心下暗想：“这番狗果有本事，不如发回马枪挑了他罢。”算计已定，把枪虚晃一晃，说：“番狗果然骁勇，本帅不是你对手，我今走也，少要来追。”说罢带转丝缰走了。铁雷八宝哈哈大笑说：“魔家知道你，当年罗艺、罗成前来扫北，把回马枪伤去了我邦大将数员，魔也晓得你们罗家有回马三枪利害，但别将怕你回马三枪骁勇，独有魔家不惧你们的回马枪，我把铜人在此摇动，看你怎么样把回马枪伤我。”说罢把铜人在手中摇动，将喉咙前心两处护定，催开坐骑，随后转来了。那罗通听见此言，回头看看，只见他把铜人摇动，护住咽喉，一路追下来了，并无落空所在，好发回马枪。罗通不觉心内慌张，不知怎样的，把丝缰一偏，望营左边落荒而跑了。那铁雷八宝心中大喜说：“魔道你败进营中，到也奈何你不得，谁说你反落荒而走，分明：一盏孤灯天上月，算来活也不多时。凭你飞上焰摩天，终须还赶上。你往那里走！”豁喇喇追上前来。营前众爵主见元帅被番将追落荒郊，不觉一齐惊得面如土色，尽说：“完了，如今驾也救不成，一个元帅反送掉了。”程咬金说：“这个畜生自然该死，败下来自该败进营内，怎么反走落荒郊，一定多凶少吉的了。”此话慢表。

且说罗通被八宝追下来，有四十里路程，急得来汗流脊背，只见八宝使起铜人紧追紧走，慢追慢行，一步不能放松。想道：“这回马枪不能伤他，将如之何。”心下在此沉吟，丝缰略松得一松，马慢了一慢，却被八宝这匹马纵一步上，就在罗通背后，量起铜人，喝声：“照打罢。”“当”！这一击打下来，那个罗通喊声：“我命休也。”把枪抬得一抬，在马上乱晃，二膝一夹，那马豁喇喇好走哩。追得罗通好不着急。说：“番狗奴休要来追，少待来追。”八宝呼呼冷笑着说：“你往那里走，快留下首级来。吓。”说罢，又紧追紧赶，相离营盘有八十里路了。

罗通吓得昏迷不醒，伏住马鞍上败下来。偶抬头一看，只见那一边远远来了五个人，那四个头上多是紫色将中，当中这个银冠束发，白绫战袄，生得唇红齿白，年纪不过八九岁，好是孩童一般，那四个人须发多白。你道是什么人，原来就是罗府中二公子罗仁。他道哥哥领兵扫北，所以也想前来杀番狗。随了罗德、罗春、罗安、罗福四名老家将来的。一路进了白良关，金银二川，罗仁不觉烦恼说：“你们这四个老狗才，在此作弄我么，离家乡也有几十天，难道哥哥的兵马还不见？”四人道：“二爷又来了，进北番地界，有三座关头，大公子兵马不见，非怪我们之事。”正在此讲，只听喊声道：“番狗奴休要来追。”豁喇喇追下来了。

那时五人抬头一看，只见一员番将，摇动手中铜人，追赶一员银冠束发的小将下来。四个家将大惊道：“阿呀，不好了，这员败下来的小将，好似我家大公子一般，二爷你可见么？”罗仁听说，睁眼仔细一看，说：“是阿，是阿。一些也不差，果是我家哥哥，为什么大败？不好了，这番狗奴如此猖獗，追我哥哥，我不去救，那一个去救。你们快拿锤来！”罗安道：“二爷，使不得，番狗骁勇，你哥哥尚且大败，你去到得那里是那里。”罗仁道：“你不要管。”竟夺了两柄大锤，蹶、蹶、蹶，跑过去了叫声：“哥哥，我兄弟

罗仁在此救你。”那罗通听言，抬头一看，不觉惊骇叫声：“兄弟动不得，为兄尚然大败，你年纪尚小，不要藐视他人，快退下去。”，罗仁不听罗通言语，竟追上去了。罗通好不着急，扣定了马，那四名家将赶上来说：“大爷，我们家人们叩见。”罗通说：“你这四个狗才，那番狗使这铜人，好不利害，我尚且败了，二公子有何本事，你们放他上去，倘被他们伤了，如之奈何。”四个家将说：“我们原阻挡，二爷不听，自要上去，不关我们之事。”

少表这里主仆之言，再讲罗仁提了两柄银锤，上前喝道：“吠！你这番狗，不必追我哥哥，我二爷在此，你把这颗首级割下来。”那八宝在马上看见了这个小孩子在马前讲话，想他身不上三尺，不觉哈哈大笑，把马扣定说：“孩子；魔要追赶这罗通小蛮子，你为什么拦住马前，倘被马脚踹死了，怎么样呢，快些闪开，待魔家走路。”罗仁喝道：“吠！你这个该死的番狗，那罗通是我哥哥，我就是二公子罗仁，你要往那里走。吓！快来祭你二爷这两柄锤罢。”八宝闻言怒道：“什么东西，魔家立番邦以来，这铜人下不知死了多多少少的英雄好汉，你这小孩子，也在此戏耍，快些闪开，再在马前混帐，魔家撮起了捏死了犹如蝼蚁一般哩。”罗仁道：“吠！番狗。你不要夸口，好好取过头来，必要待你小爷一顿乱捶，把你打为肉酱么。”八宝大怒说：“你这小孩子，魔家好意放你一条生路，你必要死在我铜人底下，此乃该死畜类，佛也难度，照打罢。”“当”一铜人打下来。那罗仁说声：“来得好。”把手中银锤往铜人上噶啷这一杵，架在旁首，冲锋过来。罗仁在地下够不着他身体，交锋过来，望八宝这一骑马头上挡这一银锤，打得这个马头粉碎跌倒来，把一个铁雷八宝翻在尘埃。罗仁上前把铜人夺下，复又一锤打去，把八宝头颅打得肉酱一般，一命归天去了。罗通与四名家将见了，不胜之喜。上前来道：“兄弟，多多亏你，为兄险些丧于番狗之手，请问兄弟到这里做什么？”罗仁说：“兄弟也要去杀番狗，在哥哥帐下立些功劳，出仕朝廷，故尔来的。”罗通说：“既如此，兄弟同我营中去。”

不表六人回转营中，先讲营内诸将，等至更初，不见元帅回来，大家着忙。程咬金亦着了急，这一首：“启上老千岁，无帅回营了。”诸将听说元帅回营，大家出来迎接。说：“元帅恭喜，受惊了。阿呀！这二兄弟为何亦在此处？请到里边去。”大家同进营来。咬金叫声：“侄儿，你被番狗追下去，害得我伯父的胆子多惊碎了，如今怎样脱离回营？”罗通把兄弟相救情由，说了一遍。咬金大喜，称赞二侄儿之能。罗仁就拜见伯父，又与众位哥哥见过了礼，罗通吩咐道：“如今趁关上小番等候主将回关，必然不闭关门，不如连夜抢进关中安营罢。”众爵主听了令，多上马提了兵器先抢关头了。后面大小三军，卷帐拔寨，多抢关了。罗通、罗仁两员小将，先把关门打开，冲到里面，把那些把都儿枪挑锤打，守关之将尚然伤了，那些小番济什么事？被众将赶进关内，刀斩斧劈，人头谷碌碌乱滚，如西瓜一般。这场厮杀，小番尽皆弃关而逃。元帅就吩咐安下营盘，一面查点粮草，一面关上改立旗号，众将各自回营。一宵过了，到明日清晨，传令：

早除野马铜人将，再灭黄龙女将来。

毕竟众小将不知如何救驾，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罗仁祸陷飞刀阵公主喜订三生约

诗曰：

屠炉公主女英雄，国色天姿美俏容。只因怒斩罗仁叔，虽结鸾交心不同。

罗通吩咐：发炮抬营，大小三军拔寨往黄龙岭进发。一路前行，有四五天程途，早到了黄龙岭。离关数箭之遥，传令三军扎住营盘，起炮三声，早已惊动了关上。把都儿一见唐营扎住营盘，慌忙进衙飞报主将，说：“启上公主娘娘，南朝救兵已至关下，扎营在那里了。”屠炉公主听见，说：“该死的来了！”吩咐带马。手下应声答应，带过马来，公主跨上雕鞍，手提两口绣鸾刀，离了总帅府衙门。后面跟了二十四名番婆，都是双雉尾高挑，望着关前来。一声炮响，关门大开，吊桥放下，鼓啸如雷，豁喇喇的冲到营前来了。有军士一见，连忙扣弓搭箭，说：“呔！来的番婆，少催坐骑，照箭！”那个箭嗖嗖的射将过来。公主把马扣定，叫一声：“营下的，快去报；有公主娘娘在此讨战，叫你们唐兵好好退了，暂且饶你一班蝼蚁之命。若然不退，我娘娘就要来踹你营头了！”那些军士到中营报说：“启元帅，营外有一番婆，口出大言，在外讨战。”罗仁心中大悦，走将过来说：“哥哥，待兄弟出去擒了进来。”罗通说：“兄弟既要出战，须当小心。”罗仁应道：“不妨。”他一点小孩子，也不坐马，拿了两个银锤，走出营去了。罗通立起身来说：“诸位哥哥、兄弟们，随本帅出营去看看我弟开兵。”众爵主应道：“是。”大家随了罗通出到营外，咬金也往营外看看。

罗仁又看那公主一看。啊唷！好绝色的番婆。你看他怎生打扮，但见：

头上青丝，挽就乌龙髻；狐狸倒插，雉鸡翎高挑。面如傅粉红杏，泛出桃花春色；
两道秀眉碧绿，一双凤眼澄清。唇若丹朱，细细银牙藏小口。两耳全环分左右，十指尖如
三春嫩笋；身穿销子黄金甲，八幅护腿龙裙盖足下。下边小小金莲，瑞定在葵花踏橙上。

果然倾城国色，好像月里嫦娥下降，又如出塞昭君一样。

罗仁见了，不觉大喜，说：“番婆休要夸口，公子爷来会你了！”那公主一见，说：“是小孩子！你吃饭不知饥饱，思量要与娘娘打仗吗？幸遇着我公主娘娘有好生之德，你命还活得成。若然逢了杀人不转眼的恶将，就死于刀枪之下，岂不可惜？也算一命微生，无辜而死，我姐姐何忍伤你！”罗仁听言，大喝道：“呔！你乃一介女流，有何本事，擅敢夸能，还不晓得俺公子爷银锤利害吗？也罢，我看你千娇百媚，这般绝色，也算走遍天涯，千金难买。我哥哥还没有妻子，待我擒汝回营，送与哥哥结为夫妇罢！”公主听言，满面通红，大怒道：“哇！我想你小孩子乱道胡言，想是活不耐烦了！我娘娘拼得做一个罪过了，照刀罢！”插的儿一刀，望罗仁面上劈下来。罗仁叫声：“来得好！”把银锤往刀上噶啷一声响，架在一边，冲锋过去。罗仁把银锤击将过来，望马头上打将下去。公主看来不好，把双刀用力这一架，噶啷、噶啷一声响，不觉火星迸裂，直坐下稳雕鞍，花容上泛出红来了，心中想：“这孩子年纪虽小，力气倒大。罢！不如放起飞刀伤了他罢。”算计已定，把两口飞刀起在空中，念动真言，青光冲起，把指头点定，直取罗仁。惊得营前罗通魂不附体，叫声：“兄弟！这是飞刀，快逃命！”这一首没一个不大惊小怪。哪知罗仁出母胎才得九岁，哪晓上战场有许多利害，第二次交锋，焉知飞刀不飞刀。见刀在空中旋下来，心中倒喜。抬头看着了刀，说道：“咦！这番婆会做戏法的。”口还不曾闭，一口刀斩下来了。罗仁喊声：“不好！”把锤头打开。这一把又飞往顶上斩下来了。罗仁把头偏得一偏，

一只左臂斩掉了；又是一刀飞下，一只右臂又斩掉了。那时罗仁跌倒尘埃，一顿飞刀，可怜一位小英雄斩为肉酱而亡了。

罗通见飞刀剁死兄弟，不觉大放悲声：“阿呀，我那兄弟啊！你死得好惨也！”“哄咙”一声响，在马上翻身跌落尘埃，晕去了。唬得诸将魂飞魄散，连忙上前扶起，大家泣泪道：“元帅苏醒！”咬金泪如雨下说：“侄儿！不必悲伤。”四个家将哭死半边。罗通洋洋醒转，急忙跨上雕鞍，说：“我罗通今日不与兄弟报仇，不要在阳间为人了！”把两膝一催，豁喇喇冲上来了。公主抬着一看，只见营前来了一员小将，甚是齐整，但见他：

头上银冠双尾高挑，面如傅粉银盆，两道秀眉，一双凤眼，鼻直口方，好似潘安转

世，犹如宋玉还魂。

公主心中一想：“我生在番邦有二十年，从不曾见南朝有这等美貌才郎。俺家枉有这副花容，要配这伴一个才郎万万不能了。”她有心爱慕罗通，说道：“呔！来的唐将，少催坐骑，快留下名来！”罗通大喝道：“你且休问本帅之名，你这贱婢把我兄弟乱刀斩死，我与你势不两立了！本帅挑你一个前心透后背，方出本帅之气。照枪罢！”嗖的一枪，劈面门挑进来。公主把刀噶啷一声响，架往旁首，马打交锋过，英雄闪背回。公主把刀一起，望着罗通头上砍来，罗通把枪逼在一旁。二人战到十二个回合，公主本事平常，心下暗想：“这蛮子相貌又美，枪法又精，不要当面错过，不如引他到荒郊僻地所在，与他面订良缘，也不枉我为了干公主。”算计已定，把刀虚晃一晃叫声：“小蛮子！果然骁勇，我公主娘娘不是你的对手，我去了，休得来追！”说罢，带转丝缰，望野地上走了。罗通说：“贱婢！本帅知你假败下去要发飞刀。我今与弟报仇，势不两立！我伤你也罢，你伤我也罢，不要走！本帅来也！”把枪一串，二膝一催，豁喇喇追上来了。

那公主败到一座山凹内，带转马头，把一口飞刀起在空中，指头点定喝道：“小蛮子！看顶上飞刀，要取你之命了！”罗通抬头一见，吓得魂不附体，说：“啊呀！罢了，我命休也！”倒把身躯伏在鞍桥上。那时公主开言叫声：“小将军！休得着急，我不把指头点住飞刀，要取你之命。如今我站住在此，飞刀不下来的，你休要害怕。我有一言告禀，未知小将军尊意若何？”罗通说：“本帅与你冤深海底，势不两立，有何说话速速讲来，好与兄弟报仇！”公主道：“请问小将军姓甚名谁，青春多少？”罗通道：“嘎，你要问本帅么？我乃二路平番大元帅干殿下罗通是也，你问他怎么？”公主道：“嘎，原来就是当年罗艺后嗣。俺家今年二十余岁，我父名字屠封，掌朝丞相，单生俺家，还未适人，意欲与小将军结成丝罗之好。况又你是干殿下，我是干公主，正算天赐良缘，未知允否？”罗通闻言大怒，说：“好一个不识羞的贱婢！你不把我兄弟斩死，本帅亦不希罕你这番婆成亲。你如今伤了我兄弟，乃是我罗通切齿大仇人，那有仇敌反订良缘！兄弟在着黄泉，亦不瞑目。你休得胡思乱想，照枪罢！”耍的一枪，直望咽喉刺进来，公主将刀架在一边，说：“小将军！你休要烦恼，你的性命现在我娘娘手掌之中。我对你说，你若肯允，俺家情愿投降，献此关头。在你马头前假败，就领番兵退到木阳城，等你兵马一到，就里应外合，共保我邦兵马俺家君。你救出唐王与众位老将军，先立了功，岂不消了我误伤小叔之罪？然后小将军差一臣子求聘我邦，岂不两全其美？你若不允，我把指头拿开，飞刀就要取你性命了！”罗通道：“呔！贱婢杀我弟之仇，不共戴天！你就斩死我罗通罢！”公主那里舍得斩他。正是：

姻缘不是今生定，五百年前宿有因。并头莲结鸳鸯谱，暗里红丝牵住情。

故此，公主不舍伤他，复又开言叫声：“小将军！你乃年少英雄，为何这等智量？你今允了俺家姻事不打紧，陛下龙驾与众位臣子就可回朝了。你若执意要报仇，娘娘斩了你，死而无名，仇不能报，驾不能救，况又绝了罗门之后，算你是一个真正大罪人也！将军休得迷而不悟，请自裁度。”

那公主这一篇言语，把罗通猛然提醒，心下暗想：“这贱婢虽是不知廉耻，亲口许姻，此番言语倒确实是真。我不如应承他，且去木阳城，杀退番兵，救了陛下龙驾，后与弟报仇未为晚也。”算计已定，假意说道：“既承公主娘娘美意，本帅敢不从命！但怕你两口飞刀利害，你既与本帅订了姻缘，已降顺我唐朝了，须把这两口飞刀抛在涧水之中，罗通方信公主是真心降唐了。”公主说：“既是小将军允了俺家亲事，要俺抛去飞刀有何难处，但将军不要口是心非方好，须发下一个千斤重誓，俺家才把飞刀抛下。”罗通暗想：“我原是口是心非，如今他要我立誓，也罢！不如发一个钝咒罢。”叫声：“公主！本帅若有口是心非，哄骗娘娘，后来死在七八十岁一个枪尖上。”暗想：“七八十岁老番狗有什么能干，难道我罗通杀他不过？这原是个钝咒。”公主听见他发了咒，心中不胜欢悦，说：“将军一言为定，驷马难追！”便收下飞刀，抛在山凹涧水之中。公主说：“小将军，俺家假败在你马头前，你随后追来，我便弃关而走，在木阳城等你兵马到来，共救唐王天子便了。”罗通说：“本帅知道，公主请先走！”那公主带转马头而走，罗通随后追赶出了山凹，高声大喝：“呔！番婆你往那里走！本帅要与弟报仇哩！”豁喇喇追到关前来了。公主假意大喊：“阿唷，小蛮子果然利害，我不是你对手，休追赶罢！”冲到关前，下马往内衙说道：“把都儿！我们退了兵罢，罗小蛮子骁勇异常，飞刀都被他破掉了，要守此关料不能够。我们不如把关门开了，退到木阳城，等唐兵到来，一发困住，倒是妙计。”众小番依令即把关门大开，吊桥放下，装载了粮草，带了诸将，竟望木阳城大路而走了。此话丢开。

且表那罗通见公主进入关中，遂即回营。众将接住了马，往中营坐下，有程咬金开言道：“侄儿，你兄弟之仇不报，反被番婆逃入关中，何时得破？”罗通说：“伯父！那父王龙驾如今救得成了。”咬金道：“侄儿，黄龙岭还未能破，龙驾怎么就救得出？”那番，罗通就把方才屠炉公主这番始末根由的言语细细一讲。咬金不觉大喜道：“侄儿！你心中果肯与他成亲么？”罗通说：“伯父又来了，他是我兄弟仇人，我要与兄弟报仇，怎么反与他成亲起来？这是无非哄他。”咬金说：“侄儿，不是这样讲的。你兄弟身丧沙场，也是自己命该如此，何必归怨于他，公主既有如此美意，肯在木阳城接引我邦人马，共破番兵，救出陛下龙驾，是他一桩大大的功劳，也就算将功赎罪，可消得仇恨来了。侄儿不是这等讲，待等此番救驾之后，待我做伯父的与你为媒，成全这段良姻便了。”正在营门讲论，早有军士报进说：“启上元帅，屠炉公主不知为甚把关门大开，领了小番们都退去了。”罗通知道其意，吩咐四名家将：“有书一封，回家见大夫人说，不要悲伤，若日后救了陛下龙驾，自然取屠炉女首级，回家祭奠兄弟的。”四名家将领了元帅书信，竟是回家往长安大路而行，我且不表。

单讲罗通传令，大小三军拔寨起兵，穿过黄龙岭，一路径往木阳城进发。

再说赤壁宝康王同丞相屠封、元帅祖车轮在御营饮酒，康王说：“元帅，报闻大唐救兵打破白良关、金银二川、野马川；铁雷三弟兄如此骁勇，俱皆

战死沙场，如此奈何？”祖车轮道：“狼主放心，铁雷弟兄虽勇，皆是无谋之辈，故有失地丧师之祸。如今黄龙岭公主娘娘多谋足智，况有飞刀利害，自然守得住的。”君臣正在议论之间，忽有探子报来：“启上千岁！公主娘娘回军了。”康王听报，大吃一惊，说：“元帅，唐兵何其凶勇，破关如此甚急，王儿不守黄龙岭，反领兵回来做什么？”祖车轮说：“连及臣也不知是什么意思，且去迎接入营，问个明白便了。”康王曰：“善！”车轮上马带了番兵出营，一路迎接来见公主说：“公主娘娘在上，臣祖车轮在此迎接。”公主说：“元帅平身，随俺家进营来。”车轮奉命，同进御营。俯伏说：“父王在上，臣儿见驾，愿父王千岁，千千岁！”康王说：“王儿平身，赐坐！”旁边问道：“王儿，那唐朝救兵实为利害，连破几座关头，杀伤数员上将。王儿为何不守黄龙岭，反自回营何干？”公主道：“父王在上，那唐朝小将罗通邪法利害，臣儿飞刀都被他破了，所以难守此关，只得回来见父王。”康王听说，心中十分纳闷，只得与众臣议论，唐朝救兵到此，怎生破敌，这话不表。

且说大唐人马相近，到了木阳城，有探子报进说：“启上元帅，前面就是木阳城了！”罗通抬头一看，果见番兵如山似海，围得密不通风，那众将军大家惊骇。罗通吩咐大小三军到这边平阳之地安营。军士一声答应，顷刻扎下营盘。罗通便叫：“程老伯父！如今待侄儿独马单枪杀进番营，叫开木阳城，见了陛下，同军兵杀出城来，听见炮响，要伯父领众侄儿攻进番营。正是外破内攻，不怕番兵不退。”咬金说：“侄儿言之有理，须要小心！”罗通道：“这个不妨。”就把银铠扎束停当，跨上小白龙驹，提了梅花枪，出了营门，豁喇喇冲到番营。把都儿看见叫声：“奇阿！那边来的这个小将是什么人，难道是唐朝救兵不成？为什么单人独马的？”那都儿答道：“哥阿！不要管他，我们放箭。”纷纷的射将下来。罗通说：“营下的！休放箭，今已救兵到了，快快退兵。如有半声不肯，本帅要踹营盘哩！”说罢，把枪串动，冒着弓矢，一马冲进。吓得番兵魂不附体，箭都来不及放了。被罗通手起枪落好挑，犹如弹子一般，有着咽喉的，有着前心的。番兵见不是路，只得让一条路待他走。这罗通进了第一座营盘，又杀进第二座营头。不好了！惊动了番邦正将、偏将，提斧拿刀在罗通马前马后，刺的、劈的、斩的，这个罗通那里在他心上！把枪前遮后拦，左钩右掠，落空的所在，一枪去掉了偏将几人；那一枪又伤了副将几员，把马一催，冲过了这一个营盘。在里边只见枪刀闪烁，那里见什么路头！罗通原是个小英雄，开了杀戒，透第七营盘方才到得护城河。只见木阳城上都是大唐旗号，喘息定了一口气，望着南城而来，正要叫城，只听：

一声炮响轰天地，冲出番邦骁勇人！

不知冲出番将是谁，但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苏定方计害罗通屠炉女怜才相救

诗曰：

一将焉能战四门，却遭奸佞害忠臣。若非唐主齐天福，那许英雄脱难星。

罗通听见炮声响处，倒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一员番将冲到面前，赤铜刀劈面斩来。罗通就把梅花枪架定，喝声：“你是什么人，擅敢拦阻本帅进城之路？”那番将也喝道：“呔！唐将听者，魔乃大元帅麾下大将军，姓红名豹，奉元帅将令，命魔家围困南城。你可不知魔的刀法利害么！想你有甚本事，敢搅乱我南城汛地？”罗通也不回言，大怒，挺枪直往红豹面门刺来，红豹说声：“来得好！”把赤铜刀劈面相迎。两将交锋，战有六个回合，马有四个照面。红豹赤铜刀实为利害，望着罗通头顶上劈面门“绰绰绰”乱斩下来。那时，罗通也把手中攒竹梅花枪噶啷丁当，丁当噶啷钩开了枪，逼开了刀。这一番厮杀不打紧，足足战到四十回合，不分胜败。那时恼了罗通，把枪紧一紧，喝声：“番狗奴，照枪罢！”嗖这一枪挑进来，红豹喊声：“不好！”闪躲不及，正中咽喉，挑下马来。那番正偏将、副偏将见主将已死，大家逃散，往营中去躲避了。罗通喘定了气，来到南城边，大叫道：“呔！城上那一位公爷巡城？快报与他知道，说本邦救兵到了。小爵主罗通要见父王，快快开城门放我进去！”

少表这里叫城。单进城上自从被番兵围住，元帅秦琼传令在此，每一门要三千军士守在这里，日日差一位公爷在城上巡城。这一日刚好轮着银国公苏定方巡城。他听见城下有人大叫，连忙扒在城垛上望底下一看，只见罗通匹马单枪在下，明知救兵到了，心下暗想说：“且住。我昨夜得其一梦，甚是蹊跷，梦见我大孩儿苏麟，满身鲜血走到面前说：‘爹爹，孩儿死得好惨！这段冤内成冤，何日得清也？’说罢我就惊醒。想将起来，此梦必有来因，莫不是罗家之事发了？他说冤内成冤，必然将我孩儿摆布死了，要我报仇的意思。待我问他着。”苏定方叫一声：“贤侄，你救兵到了么？”罗通抬头一看，心中想道：“原来就是这狗男女！罢，罢！今日权柄在他手中，只得耐着性气。”正是：

英雄做作痴呆汉，豪杰权为懵懂人。

便答应道：“救兵到了，烦苏老伯开城，待小侄进城朝见父王龙驾。”定方说：“贤侄，你带多少兵马？几家爵主？扎营在何处？程老千岁可在营中么？”罗通道：“侄带领七十万人马，几家爵主，扎营在番营外面六、七里地面，程伯父现在营中。”苏定方说：“我家苏麟、苏凤两个孩儿可来么？”罗通听见此言，沉吟一回说：“他二人在后面解粮，少不得来的。”苏定方见他说话支吾，心中觉着必定他要报祖父冤仇，把我孩儿不知怎么样处决了，故有此番恶梦。正是：

人生何苦结冤仇，冤冤相报几时休？

我若放他进城，此仇何时报雪？却不道连我性命不保。倒不如借刀杀人，把一个公报私仇，以雪我儿之恨罢！叫这畜生四门杀转。况番将祖车轮万人莫敌，手下骁勇之辈不计其数。叫他四门杀转，必遭其害，岂不快我之心？”定方恶计算定，岂知天意难回。

奸佞（niàng，音宁）——奸邪谄媚的人。

懵（mōng，音猛）懂——糊涂、不明事理。

思量自有神明助，反使罗通名姓扬。

苏定方便叫声：“贤侄，陛下龙驾正坐银銮殿，贴对南城。若把城门开了，被番兵冲进，有惊龙驾，岂不是你我之罪么？”罗通说：“既如此，便怎么样？”定方说：“不如贤侄杀进东城罢。”罗通说：“就是东门，你快往东城等我！”罗通说罢，把马一催，南城走转来。要晓得围困城池，多是番兵扎营盘的，只有几条要路，各有大将几员把守出入之所，以防唐将杀出。番营余外营帐，只有番狗，没有番将的。罗通走到东门，正欲叫门，忽听得城凹一声炮响，冲出两员大将来了。你看他打扮甚奇，都是凶恶之相。一个是：

头戴青铜狮子盔，头如笆斗面如灰；两只眼珠铜铃样，一双直蓝扫帚眉。身穿柳叶青铜镜，大红袍上绣云堆；左插弓来右插箭，手提画戟跨乌骓。

又见那一个怎生打扮：

头上映龙绿扎额，面貌如同重枣色；两道浓，黑眉毛异，一双大眼乌珠黑。内衬二龙官绿袍，外穿铜甲鱼鳞叶；手端一把青龙刀，坐下一匹青毛吼。

这两个番将冲将过来。罗通大喝道：“呔！你们两只番狗，留下名来！”两员番将大怒道：“你这小蛮子，要问魔家弟兄之名么、乃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麾下护驾将军伍龙、伍虎便是。奉元帅将令，在此守东城汛地。你独马单枪前来送死么？”罗通大怒道：“我把你两个番狗！怎么拦阻本帅，不容进城？你好好让开，饶你们一死。若然执意拦阻马前，死在本帅枪尖上犹如蚂蚁一般，何足于惜！”伍龙、伍虎哈哈大笑道：“小蛮子，你想要进东城么？只怕不能够了。好好退出，算你走为上着。不然，死在顷刻！”罗通闻说大怒，把枪一摆，喝声：“照枪罢！”望伍龙面门刺来。伍龙把方天戟一架，马打交锋过去。伍虎把青铜刀一起，喝声：“小蛮子！看刀！”豁绰直望顶梁上一刀砍下来。那罗通把枪噶啷架开。这罗通本事虽然利害，如今两个番将，刀戟两般兵器逼住了枪，罗通只好招架尚且来不及，那有空工夫发枪出去。算他原是年少英雄，智谋骁勇，百忙里一枪逼开了戟，喝声：“番狗！照枪罢！”一枪望伍龙面门挑进来。伍龙把戟钩开。这三人战在沙场，一来一往，一冲一撞。正是：

枪架戟，叮当响当叮；枪架刀，火星迸火星。那三人，好似天神来下降；那三匹马，犹如猛虎出山林。十二个蹄分上下，六条膀子定输赢。只听得：营前战鼓雷鸣响，众将旗帜起彩云。炮响连天，惊得书房中锦绣才人顿笔；呐喊声高，吓得闺阁内聪明绣女停针。

这三个人杀到四十回合，罗通两臂酸麻，头晕混混，正有些来不得了。不觉发了怒，把光牙一挫，喝声：“照枪罢！”一枪直望伍龙心口刺来。伍龙喊声：“不好！”要把戟去钩他，谁知来不及了，正中前心，死于马下。伍虎见兄死了，心中一慌，不提防罗通趁势横转枪来，照伍龙脑后挡这一击，打得头颅粉碎，跌下马来，呜呼哀哉了。

两名番将虽然都丧，这罗通还喘息不住，杀得两目昏花。行至护城河边，把马带住，望城上一看，早见苏定方已在城上，便高声叫道：“苏老伯！快把城门开了，待小侄进城。”苏定方说：“侄儿，这里东门正对番帅正营。那元帅祖车轮勇猛非凡，内有大将数员，十分利害，守定东门。如今开了东城，一定要冲杀进来，不要说千军万匹，也难敌他！如今料想你我两人寡不敌众，怎生拦阻？”罗通道：“你不肯开城，难道飞了进来不成？”定方说：“贤侄，不是为伯父的作难。奈奉朝廷旨意在此巡城，时时刻刻用意当心，只怕冲进，所以东城开不得。你不如到北城进来罢！”罗通暗想：“苏定方

说话蹊跷，好不烦闷。”便说：“也罢。我罗通杀得人困马乏，若到北城，再推辞不得。”定方道：“这个自然。你到北城，我便放你进来。”

罗通只得把马一催，往北城而来。一到北城，只听番营里一声炮响，冲出两员番将，生来丑恶异常，身长力大。罗通抬头一看，不觉大惊，说：“不好了！我连踹七座营盘，伤去三员骁将，如今怎能又敌过这两员丑恶长大之将？分明中了苏定方之毒计！”只得喝声：“呔！来的两名番狗，快留下名来！”那两名番将也喝道：“呔！小蛮子！你要问魔家之名么？魔乃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祖元帅麾下先锋专魔狂 妖魔呼是也。可恼你这小蛮子，有多大本事，不把我们两个先锋大将在眼内？东城不是我们把守，由你猖獗，你进了东城就有命了。这北城是魔等防地，你也敢来搅乱么？真正分明自寻死路了！”罗通听了大怒，说：“番狗！本帅连杀二门，伤去了番将三员，尽不费俺气力。你两个岂不可知死活，敢来拦住马前？快让本帅进城，饶你一死，若不避让回营，动了本帅之气，只怕命在顷刻！”专魔狂大怒，喝声：“小蛮子！休得夸能。照打罢！”把手中两铁锤一齐直望罗通顶上打将下来。罗通把枪一架，杳在旁首去了。妖魔呼也喝：“照斧罢！”就把手中两柄月斧盖将下来。罗通把枪杆子架在一旁，一马冲锋过去。那两员番将好不利害，把锤、斧逼住，乱劈乱打，不在马前，就在马后，罗通战乏之人，只好招架，没有还枪发出去。

专魔狂手中两柄锤好不利害，使得来只见锤，不见人，望罗通头上紧紧打下来。妖魔呼两柄斧头起在手中，也是左蟠头，右盖顶，双插翅，杀得罗通吼喘气。把枪抡在手中，手里边左钩右掠，前遮后拦，迎开锤，逼开斧，这一条枪使动朵朵梅花。这两名番将那里惧你，只管逼住。恼了小英雄性气，把身一摇，力气并在两臂，把枪紧一紧，逼开了番将锤斧，照定专魔狂咽喉，喝声：“去罢！”噗 通一声挑下马下，跌落护城河内去了。妖魔呼一见，心内惊慌，把双斧砍将过来。罗通把枪架开，照着妖魔呼一杆子，妖魔呼喝声：“不好”连忙招架，来不及了，打在头上，跌下马来一命呜呼了。

那罗通又伤二员番将，心中好不欢喜。喘息定了，望城上一看，只见苏定方早上面，说：“苏伯父，念小侄人困马乏，再没本事去杀这一城了。快快开城放小侄进城。”苏定方心中一想：“我要送他性命，故而不放进城。岂知这小畜生本事十分骁勇，连杀三门，无人送他性命，这便怎么处呢？不如叫他再杀至西城。那西城有番帅祖车轮把守，他骁勇异常，正有万夫不当之勇，况这畜生杀得人困马乏，那里是他对手，岂非性命活不成了！”定方算计停当，叫声：“贤侄，为伯父的真正千差万差了！害你团团杀转来，该放你进城才是。乃奉元帅将令，北城门开不得的，我若开了北城，元帅就要归罪于我，这便怎么处？”罗通听言大怒，说：“你说话太荒唐了！你是兴唐大将，我也是辅唐英雄。乃龙驾被困在城，到来救驾，为何不肯放我进城，反有许多推三阻四？南城不容进，推到东城，又不容进，推到北城，如今又不放我进城，是何主意？还是道我有谋叛之心，还是你苏定方暗保番邦，为此国贼？”这句话说得定方目瞪口呆，叫声：“贤侄！非是我暗为国贼，因帅爷将令，故而如此。”罗通道：“我且问你，这北城为何开不得？”定方说：“连我也不解其意。”罗通道：“总然开不得，今日救兵到了，就开了也不妨。若秦老伯父归罪于我，罗通在此决不害你！”定方说：“是么。

既是救兵，西城也进得的，必须要进北门的么？”罗通道：“我知道了。我罗通若是生力，就走西门何妨？但我连战三门，力怯人困，再走四城，分明你要断送我性命也！”定方道：“贤侄的英雄那个不知，谅这些番奴、番狗岂是贤侄对手。我焉肯送你性命。”罗通心下暗想：“我三关已破，何在乎这一关。且杀至西门，看他怎么样，难道又使我再走南门不成？说也罢，我就走西城，不怕你推三阻四。”罗通把马催动，望西城而来。

那罗通周围杀转，这番到西门，差不多天色已晚黑来了。只听那边银顶葫芦帐内一声炮起，呐喊震摇，豁喇豁喇冲出一员大将，后面跟了四十名刀斧番将，好不凶勇！冲上前来喝声：“呔！来的罗小蛮子！少催坐骑。这里西城是本帅防地，你敢前来送命么？”罗通听言全无惧怯，也便喝：“呔！番狗！你有多大本事，敢在马前挡我本帅之路？自古说：‘让路者生，挡路者死！’快通名来！”番将呼呼大笑道：“小蛮子，你要问魔家之名么？你且洗耳恭听。本帅乃赤壁宝康王驾前封为流国山川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祖车轮是也！可晓得我斧法精通。你这小蛮子前来侵犯西城么？”罗通大怒，喝声：“我把你这狗番奴一枪挑死才出我气！怎么你把天朝帝君困在木阳城内，今日救兵已到，还不退营？阻住本帅去路，分明活不耐烦了！”祖车轮道：“休要夸能。放马过来，照本帅斧子罢！即把浑铁开山斧往自己头上一举，豁绰望罗通顶梁上这一斧砍将过来。罗通喊声：“不好！”把攒竹梅花枪往斧子上噶唧唧这一抬，倏忽跌倒，雕鞍马都退了十数步。要晓得罗通生力则与祖车轮差不多，如今罗通连战了三门，力乏的了，自然杀不过祖车轮。被他这一斧砍得来，面脸失色，豁喇一马冲锋过去。回得转马来，罗通把梅花枪一起说：“番狗奴！照本帅的枪罢！”插这一枪望番将咽喉挑进来。祖车轮说：“来得好！”把开山斧架在旁首，马交肩过去。英雄转背回来，祖车轮连剁几斧过来，罗通只好招架，并无闲空回枪。看看战到二十余合，罗通有些枪法乱了。祖车轮见罗通气喘不绝，思想要活捉回营，那时吩咐小番：“与我罗通围住，不许放他逃走。待本帅生擒活捉他来，有个用处。”小番一声答应，把一字挡、二钢鞭、三尖刀、四楞铜、五花棒、六纓枪、七星剑、八仙戟、九龙刀、十楞锤望着罗通前后，马左马右，就把一字挡肩膊乱打，二钢鞭扫在马蹄，三尖刀面门直刺，四楞铜脚上叮当，五花棒顶梁就盖，六纓枪照定分心，七星剑劈着脑后，八仙乾捣在咽喉，九龙刀颈边豁绰，十楞锤下下惊人，好一场大杀！罗通喊声：“不好了！”把梅花枪抡在手中，前遮后拦，左钩右掠，上护其身，下护其马。钩开一安裆，架调二钢鞭，逼下三尖刀，按定四楞铜，拦开五花棒，掠去六纓枪，遮调七星剑，闪过八仙戟，抬住九龙刀，扫去十楞锤，原也利害！祖车轮这一柄斧子好不骁勇，逼定罗通厮杀，不冲回合的猛战。正是：杀在一堆，战在一起，围绕中间杀个翻江倒海一般。罗通心内着忙，眼面前都是枪刀耀目，并没有逃生去路。手中枪法慌乱，人又困乏，头晕昏昏，性命不保，只得喊声：“我命休矣！谁来救救？”祖车轮说：“小蛮子，你命现在本帅掌握之中，休要胡思乱想逃脱。蚁命围定在此，决无人救你，快快下马投降，方免一死，不然本帅就要生擒了！”唬得罗通魂不附体。正是：

若非唐主洪福大，焉得罗通命保全？

毕竟不知怎生逃脱，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破番营康王奔逃杀定方伸雪父仇

诗曰：

数年冤恨到如今，仇上加仇洗不清。罗通险失车轮手，亏得屠炉作救星。

那罗通看见马前马后都是枪刀，并没有去路，只叫：“我命休矣！”惊动城上苏定方，在垛内见了不胜欢喜：“如今这小畜生性命一定要送番兵手内的了。为此借刀，杀我孩儿仇恨已报！”

不表苏定方在城上得意。单讲番营盘内赤壁营，康王同了屠封丞相、屠炉公主等正坐龙位。此时正张挂银灯，忽听得外面杀声震地，金鼓连天，忙问道：“营外为何呐喊？”小番禀道：“启上狼主，只因外面有一南朝小蛮子，名唤罗通，十分利害，连杀三门，无人抵敌。如今在西城被元帅围住，将要活擒蛮子了！”屠炉公主听见，心内吃惊，暗想：“我把终身托他，叫小将军杀进番营，共救南朝天子，如今他在西城厮杀，一定人困马乏，况且祖车轮斧法精通，必然性命不保，倘有差迟，岂不怨恨于我？不如出营前救护夫君，也表我一片真心为他。”公主算计已定，开言叫声：“父王！南朝这罗通骁勇异常，儿臣飞刀尚被他破掉，何在祖元帅！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然是这些番将围住，也难擒他。不如待儿臣前去助元帅一臂之力，捉了罗通。”康王大喜，说：“王儿言之有理，快快前去！”

那时公主上马，提了两口绣鸾刀，出了番营，并不带番婆、番女，径走西城。抬头一看，只见围绕一圈子，在里厮杀。声声只听得叫：“我命休矣！谁来救救？”公主暗想：“分明在那里叫我。”连忙冲前一步，大叫：“众将闪开！元帅，我来助战，共擒罗通！”众番将杀得气喘吼吼，听见公主娘娘来，大家闪在一旁让开。屠炉公主这一马冲过来相救罗通之事，我且慢表。

先讲木阳城内贞观天子李世民，坐在银銮殿上。两边众公爷站立，徐茂公立在左侧，皇爷开口叫声：“徐先生，你的阴阳当初件件有准，到如今程王兄讨救之事，却有差了。”茂公说：“陛下何以见臣阴阳不准呢？”朝廷道：“前日程王兄去讨救兵的时节，先生也曾算他今日辰刻救兵到木阳城了。如今寡人在此候了一天，不要说辰刻，如今已到戌刻，还不见至，想救兵今日一定不来的了，岂不是先生阴阳不准？城中粮草看看尽了，再是五天救兵不到，绝了粮草，还有什么天赐王粮到来不成？”茂公道：“陛下龙心请安。臣阴阳有准，算定今日辰刻救兵到，一些不差，救兵辰刻已到木阳城了。”皇爷说：“先生，怎么既然辰刻到的，为什么至晚还不进来见寡人？”茂公叫声：“圣上！有位小公子独马进番营，因城门紧闭，又被番兵困住在城外厮杀，故而辰刻至晚不见进来。”朝廷说：“有这等事？”侧定耳朵听一听，说：“阿唷！”只听得外边炮响连天，战鼓似雷，喊响齐声，闹杀不住。那朝廷听罢，龙颜大怒，说：“秦王兄，今日轮差那位官员巡城，这等欺朕？救兵辰刻到的，至晚还不来奏，闭住城门不放御侄进来，是什么意思？”秦琼叫声：“陛下！今日乃银国公苏定方巡城，不知他为什么缘故不来奏知。”尉迟恭不觉大怒，说：“陛下！那苏定方不来奏知我王，分明欺君，暗为国贼，一定他反了！待臣前去擒来。”那时尉迟恭跨上雕鞍，出了午门，竟走北城去了。不必说他。

茂公开言叫：“秦三弟，你快令众将连夜冲杀番营，好外应里合，一阵成功！”叔宝领了茂公之命，遂传令大小三军，披挂端兵，摆齐队伍，先锋、副总都是披挂起马。马、段、殷、刘、王五将，大家跨上马，刀的刀，枪的

枪，各带能干家将数十，出了银銮殿。灯球亮子照耀如同白昼，秦元帅领三军往北城来，且慢表。

这里马三保、段志远、殷开山、刘洪基各带三军杀出四门，我且不表。又要说外面番将围绕罗通，正在厮杀，见屠炉公主上来，大家闪在一边，让公主冲到祖车轮马前，喝声：“呔！罗通，照刀罢！”绰这一刀望祖车轮顶梁上砍下来。车轮不曾提防，要躲闪也来不及了，说：“阿呀公主！怎么斩错了？”口内叫斩错，头偏得一偏，贴中左肩一只膀子砍了下来，在马上翻身倒地。罗通见了，满心欢喜，纵一步，马上望车轮一枪刺个后背透前心。可怜一员大将，死于非命。那些众番兵见公主斩下元帅膀子，大家喧嚷：“公主娘娘反了！”唬得屠炉女面如土色，到望那一首跑了过去。罗通如今胆大了。串动梅花枪，见一个挑一个，好挑哩！一边在此战。

再讲到城内，尉迟恭冲上城头，他是个莽大夫，叫一声：“拿反贼！苏定方不要走！”豁喇喇一马冲过来了。这苏定方听言心内一跳，回转头看时，却原来是尉迟恭，心内倒觉着自己不是了，忙叫心腹家将快快下去开城逃命。定方提了大砍刀，下落城头。四员家将把城门大开，坠下吊桥一下，苏定方冲出城去了。尉迟恭大怒，说：“阿唷唷！可恼，可恼！天子有何亏负你，敢背反朝廷，私开北城。倘有番兵冲杀来，岂不有惊龙驾！你思想还要逃走性命么？”随后赶出城来。

苏定方拼命纵过吊桥，却正遇罗通马到跟前，见了不觉大怒，说：“苏定方，你往那里走！”这一声叫，吓得定方魂不附体，带转马望那一首跑去。正逢屠炉公主冲来，他听得罗通叫声：“反贼苏定方。”必定要捉他的意思。见苏定方冲过来，他就纵一步马，向前照着苏定方夹背领一把抓住，说：“在此间了！”提在手中，望着罗通那边一撩。罗通双手接住，回头看见尉迟恭在吊桥上，叫声：“尉迟老伯父，待小侄丢苏贼过来，你接着！”把定方一丢。敬德说：“在这里了！”接过来捺住判官头上，带转缰绳进城去了。只见叔宝领兵冲出，便叫：“秦元帅，苏定方已被未将擒住在此，不劳元帅费力。”叔宝说：“本帅奉军师之命，连夜冲杀番营，一阵成功。尉迟将军快把苏定方拿往银銮殿见驾，速来助战。”尉迟恭应道：“是！某家知道。”尉迟恭忙到银銮殿说：“陛下，苏定方拿在此间了。”天子说：“将这反贼绑在龙柱，王兄前去助元帅冲营回来，然后处决。”尉迟恭一声：“领旨！”绑了苏定方，就往北城冲出。

先讲秦琼，带领诸将冲过吊桥，见了罗通说：“侄儿！伯父在此，大胆冲踹番营，就要里应外合，一阵成功了！”罗通见伯父如此言，就放出英雄本事，一骑马冲到营前，手起枪落，好挑哩！

屠炉公主听说唐兵冲踹，假意喊声：“不好了！唐将骁勇，尔等还不逃命，等待何时？”口内说这句话，手中刀好似切菜一般，把自家番兵乱剁，人头碌碌乱滚，如西瓜相似的。有的说：“公主娘娘反了！”就是一刀。杀的这些番兵“反”字都不敢叫，由着屠炉公主见一个杀一个。冲进御营盘，假意说：“父王、父亲！不好了，南蛮利害，踹进番营、御营来，快些逃命！儿臣在此保驾断后。”康王听言，魂飞魄散。相同丞相跨上雕鞍，叫声：“王儿，保魔逃命！”弃了御营，不管好坏，竟自走了。只见外边烟尘抖乱，尽是灯球亮子。喊杀连天，震声不绝，营头大乱，夺路而走。后面公主虽是断后，却回头看看罗通在那一边厮杀，就把头点点说：“你随我来。”罗通公然安心，串串梅花枪，随定公主马后不住的乱打乱刺。秦琼领了诸将三军，

跟住罗通追杀上来。他这条提炉枪好不了当！撞在马前就是一枪。也有刺在面门，也有刺入前心，也有伤在咽喉，死者不计其数。挑人如打战，呐喊似雷声。一个公主在前引路，喊声：“不好了！”一刀。说：“父王快走！”又是一刀。喊叫百来声“父王不好”，杀了百来个人了。这两口刀抡在手中好杀，也有砍破天灵盖的，也有头落尘埃的，也有连肩卸背的。杀得来：

天地皱云起，乌鸦不敢飞。狂风喧四野，杀气焰腾腾。弃下营和帐，卸甲走如飞。

东有平国公马三保、定国公段志远二位老将，领三千人马冲踹番营。马将军手内金背蔡阳刀，举起上面摩云盖顶，下面枯树翻根，豁绰乱剁；段将军手中射苗枪，串动朝天一柱香，使下透心凉，见一个挑一个，见两个刺一双。惨惨愁云起，重重杀气生。

西城有开国公殷开山、列国公刘洪基二位老将，带三千人马冲杀过来。殷将军这条红缨枪好不利害！左插花，右插花，月内穿棱，嗖嗖的乱挑个不住；刘将军摆开象鼻刀，使动上面量天切草，护马分鬃，人头乱滚。血流成河，尸骸叠叠。

有长国公王君可，把手中青龙偃月刀不管好坏，撞在刀头上就是个死。那一首尉迟恭好不了当！举起乌缨枪，朵朵莲花相似；坐马儿郎着得一枪，伤人性命无数。番兵尸首堆得土山一般。大家只要逃得性命，夺路而走。四门营帐多杀散了，归到一条路上逃命。

这一首罗通随定公主厮杀。看来营头大散，遂发信炮一声，惊动程咬金老将军，叫声：“众位侄儿，发信炮了，快些冲营！”那些将士上马提刀，带领了大小三军。咬金举起手中斧子，领了众公子豁喇喇围上来了，把这些番兵裹在当中，好一场大杀！内边众老将杀出，外边众小将杀进去，杀得番邦人马无处奔投，可怜：

血流好似长流水，头落犹如野地瓜。

这一杀不打紧，杀得番兵神号鬼哭，迫杀下去有八十里路。逃命无数，伤坏者也不少，草地上的尸骸断筋折骨者，分不出东西南北。正所为：

一阵交兵力不加，人亡马死乱如麻；败走番人归北去，从今再不犯中华。

这一首，秦元帅发令鸣金收兵。只听一声锣响，各将扣定了马，大小三军都归一处，齐集队伍，退转木阳城去了。

如今再讲到赤壁宝康王，虽有屠炉公主同屠封丞相保护，只是吓得魂飞魄散，伏在马上半死的了。丞相见唐兵都退了，方敢把马扣住，说道：“狼主苏醒，唐将人马退去了。”康王那时才言说：“阿唷，吓死魔也！吓死魔也！”吩咐且扎营。这一首扎住营盘，公主进了御营。康王说：“王儿！亏得你断后截住唐兵，魔家性命不送。若没有王儿，魔千个残生也遭唐将之手了！”公主心下暗想：“好昏君！我心向唐王，杀得你们大败，还道我保着自家人马，真正是呆痴懵懂之君了！”遂回言道：“父王！唐将实为骁勇，儿臣难以抵挡，所以有此损兵折将。望父王赦罪，待儿臣出去收军。”说罢，遂走出营外，敲动催军鼓。也有愿者转来，不愿者竟逃命走了。三通鼓完，番兵齐了，点一点二十五万番兵，只剩得五万，还是损手折脚的。就是大将，共伤一百零三员。康王叫声：“王儿，魔开国以来，未曾有此大败！今杀得片甲不存，元帅又遭阵亡。孤掌北番不能争立称王，倒不如献了降书罢！”屠封说：“狼主降顺大邦，不待而言。但唐兵已退，不来追杀，也蒙他一点好生之意。我们且退下贺兰山，整备降书、降表，看他们来意若何。唐王起兵到贺兰山来，我们归顺。不来，我们也不要投降。”康王说：“丞相之言

有理。”吩咐埋锅造饭。屠炉公主只等唐邦媒人到来说亲。

再说道众国公与众爵主领兵入城，皆住内教场。元帅同众大臣上银銮殿，有程咬金启奏说：“老臣奉旨讨救，一路上因关津阻隔，所以来迟，望陛下恕罪。”朝廷说：“王兄说那里话来。朕蒙老王兄豪杰，独马杀出番营，往长安讨救，其功浩大，请王兄平身。”咬金谢恩起身。又有一近小爵主俯伏说：“陛下在上，小臣秦怀玉、程铁牛、段林、滕龙、盛蚊见驾。不知万岁被困番城，所以救驾来迟，罪该万死！”朝廷说：“众位御侄平身。寡人被困番城，自思没有回朝之日。亏得众御侄英雄，杀退番邦人马，其功非小，更有何罪？”众小爵主道：“愿我王万岁，万万岁！”大家起身，站立一边，单有罗通泪如雨下，不肯起身。朝廷一见，大吃一惊，说：“王儿，你有什么冤情，如此痛哭？快快奏与寡人知道。”罗通哭奏道：“阿呀父王阿！要与儿臣伸冤啊！”朝廷说：“王儿既有冤情，须当一一奏闻。”罗通说：“儿臣当初未及三岁，父亲早丧。年幼在家，也不知其细。不道前日父王旨意，命程伯父到长安讨救。儿臣思想救父王龙驾，所以夺了二路扫北元帅之印，乐乐然领人马到白良关。其时正遇守关将利害，难以得破。闷坐营中忽朦胧睡去，见我祖父、父亲到跟前，身带箭伤，说：‘不孝畜生！你祖父、父亲为王家出力，死于非命。你不思与祖父、父亲报仇，反替不义之君出力！’”朝廷说：“王儿，有这等说，应该就问他那一个不义之君。”罗通道：“臣儿也曾相问，他说：‘为父与当天子太宗出力，乃一旦隐于泥河，乱箭惨亡，身遭苏定方毒手。朝廷不与功臣雪恨，反把仇人封妻荫子。你若要与皇家出力，倘后身亡，那时罗门三代冤仇谁人得报？’说罢惊醒，儿臣才知苏定方是大仇人了。以后破关过来，单枪独马杀进番营，为何苏定方不肯开城，反使儿臣团团杀转？幸亏儿臣枪法利害，敌住斗战。不然被番将伤了，一条性命白白又送与定方毒手。这倒还可，为儿臣者该当尽忠于父王，以立勋名于麒麟阁。但伤了儿臣，父王龙驾困在番城，谁来保救！伏望父王龙心详察，苏定方怀仇欺君误国，该当何罪？”朝廷听言大怒，说：“阿唷，阿唷！可恼，可恼！寡人有何亏负这逆贼，竟敢用暗算毒计，心向番王，把寡人的龙驾戏弄，真正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国贼了！阿，王儿，你把苏定方怎样处治了，与祖父报仇。待朕设奠亲自请罪罗王兄便了。”罗通方才谢恩：“愿父王万岁，万万岁！”立起身，来到龙柱上解下绑缚，扭将过来。这苏定方口称：“罢了，罢了！我死去与罗门仇深海底矣！”朝廷说：“王儿且慢动手，传旨与光禄寺备筵当殿御祭。”这一边银銮殿上摆了一桌酒肴。有罗通拜了四拜，扯起一口室剑，叫声：“祖父、父亲！今日陛下亲在赐祭，仇人也在，孩儿与你报仇了！”就把剑望苏定方心内豁掉一刀，鲜血直冒，把手一捞，捞出一颗心肝。定方跌倒尘埃，一员大将归天去了。底下有挠钩手拉去尸骸，不必细表。

单讲罗通把这颗心肝放在桌上说：“祖父、父亲！仇人心肝在此，活祭先灵。慢饮三杯，安乐前去，超生极乐！”朝廷说：“罗王兄阴魂渺茫，朕欲待拜你一拜，但君不拜臣，秦王兄与寡人代拜一拜。”秦琼走过来拜了一番。这一首众公爷也来相拜。

君臣义重今相见，父子情深旧所闻。

毕竟屠炉公主婚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贺兰山知节议亲洞房中公主尽节

诗曰：

奉旨番营去议亲，康王心喜口应承。屠封送女成花烛，结好唐君就退兵。

众公爷拜过，小英雄也拜了一番。那时朝廷传旨大排筵席，钦赐众公爷、小爵主等。御酒已毕，朝廷开言叫声：“程王兄，前日你去时，寡人见你独马蹠进番营，营头不见动静，害得寡人吊胆提心，实不知其详。只道王兄死在营中，那知却到了长安。你如今把出番城到长安讨救事情细细讲一遍。”咬金道：“臣到忘了。臣蒙徐老大人美荐，奉旨单骑讨救。我原不想活的，所以拼着命杀进番营。连臣也自不信，一进番营使动斧子比前精得多了，他们什么祖车轮不车轮，手中使动大斧砍一斧来原利害不过。再不道臣的斧子如有神仙相助一般力也大了，就被臣这柄斧子去架得一架，他就翻下地来。这些番兵那敢拦阻我的去路！被我摇动斧子，杀出番营，讨得救兵到此。要万岁爷封我一字并肩王。”徐茂公说：“陛下在上，这程咬金有欺君之罪，望我王正其国法。”咬金说：“你这牛鼻子道人，你屡屡算计我这条老性命。我有什么欺君之罪？”茂公冷笑道：“我且问你，你当初怎样杀出番营，怎样到长安讨救？你直说了，算你大功，你是随口胡言，好象没有对证的。说什么祖车轮斧法不如你，被你架落尘埃。只怕你倒说转了，分明你被他架下尘埃有之。”咬金说：“你赖我并肩王倒也罢了，怎么反说臣讨救也是假的？我若跌下番营，人已早早死了，救兵那里来的呢？”茂公道：“我问你，谢映登你可见不见？”咬金听说，心内吃惊，当真二哥是活神仙了。假意说：“二哥，你一发问得奇，那里见什么谢映登？若说谢兄弟当初走江都考武，他解手就不见了。你为何如今倒假作不知起来？”茂公说：“你现在此谎君。这番营内好不利害！你年已六旬，若没有谢兄弟相救，你焉能到得长安，活得性命？如今反在陛下面前称赞自能，分明一派胡言。刀斧手！与我把这谎奏欺君的狗头绑出午门，以正国法！”两旁刀斧手一声答应，吓得咬金魂魄飞魄散，慌忙说道：“望陛下恕罪！果是谢映登相救，待臣直奏便了。”朝廷喝退刀斧手，说：“程王兄，且细细说与寡人知道。”咬金把谢映登为仙搭救情由细细的讲了一遍，众公爷大家称奇。茂公说：“何如？陛下，程咬金谎奏我王，其罪非小。须念他一番辛苦，到长安讨了救兵前来，将功折罪，没有加封。”咬金说：“我原不想封王的。”大家一笑，各回衙署。不表。

且讲那咬金一到明日，打点要做媒人，将要上朝，见了罗通说道：“侄儿，为伯父的今日奏知陛下与你作伐，前往贺兰山去说亲。”罗通大惊说：“伯父，这贱婢伤我兄弟，还要雪仇。怎么伯父要去说亲，我罗通稀罕他成亲的么？”程咬金说：“你既不要她，为何在阵上订了三生，立下千斤重誓，故此肯与你出力？”罗通说：“这是我原是哄他的。因要救陛下龙驾，与他设订三生的。”咬金说：“暖，侄儿，为人在世，这忠孝节义都是要有的。你既要与兄弟报仇，不该与他面订良姻。屠炉公主有心向你，也有一番在贺兰山悬望。你若不去，必要全他手足之义，这男子汉信行全无，从来没有这个道理！如今为伯父的作主，自然与你们完聚良姻。”说罢，竟上银銮殿俯伏尘埃，启奏道：“陛下龙驾在上，臣有一事冒奏天颜，罪该万死！”朝廷说：“王兄有何事所奏？不来罪你。”咬金道：“陛下，那赤壁宝康王有位屠炉

公主，生来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前日在黄龙岭与罗贤侄约下良缘，撇去飞刀，退到木阳城。就是贤侄杀四门，被元帅祖车轮困住，险些丧了性命。幸亏公主相救，领引我兵马冲踏番营，心向我主，与陛下出力，也有一番大功劳。伏望我皇降旨，差使臣官前去说盟做媒。未知陛下龙心如何？”朝廷听说大悦，说道：“如此讲起来，寡人倒亏屠炉公主女暗保的了，何不早奏？就命程王兄前去说亲作伐罢！”咬金见太宗允奏，说：“领旨。”那罗通慌忙俯伏奏道：“父王在上，那屠炉女是儿巨大仇人。我兄弟罗仁才年九岁，与父王出力，伤了铁雷八宝以后，开兵死在贱婢飞刀下，可怜斩为肉泥而亡。儿臣还不与弟报仇，反与他成亲，兄弟阴魂焉能瞑目？望父王不要差程伯父去说亲。”朝廷说：“他既伤了你兄弟，为何又在阵上交锋与他订起良缘来呢？”罗通说：“儿臣怕他飞刀难破，所以与他假订丝罗，要他撇去飞刀，救得陛下龙驾，方与他成亲。故而他退至木阳城，引我人马来大破番营。这是要救父王之困，哄骗言辞。儿臣岂是贪他的么？”朝廷说声：“王儿，不是这说。既他伤了二御侄，你欲报此仇也是大义，就不该与他阵上联姻了。他既把终身托你，暗保我邦大获全胜，也有一番莫大的真功劳与寡人也。这信字是要的，若不去说亲，他在贺兰山悬望，岂不是王儿忘了恩情？就是伤了二御侄，也算为国家出力。两国相争，各为其主，乃是误伤。以后你被祖车轮元帅围住，屠炉公主若不相救，王儿焉能得脱此难，逃得性命？也算有恩与你，这恩与仇两下俱可抵销得来的了。如今不必再奏，寡人作主决不有誤，程王兄速速前去说亲。”程咬金领旨。如今罗通不敢再奏，只得闷闷然立在一边。

这一回，程咬金把圆翅乌纱在头上按一按，大红蟒袍在身上边捻一捻，腰里把金镶玉带整一整好。出了银銮殿，跨上雕鞍，带领四员家将，离了木阳城，一路行来，到了贺兰山上。有把都儿们一见，说：“哥哥兄弟那，那边行下来的是什么人，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官员，想必大唐来踏营剿灭我山寨么？”那一个说：“暖！兄弟你又来了。若是剿山寨有人马来的，如今只得五人，又无器械，那里象是踏营的？我们且扣住了弓箭，问一声看。”那个又说：“得，哥哥讲得不差。”大家扳弓搭箭，喝声：“呔！来者何官？少催坐骑，看箭哩！”那个箭不住的射将过来。程咬金把马扣定，喝声：“呔！营下的！快报与康王狼主知道，今有大唐朝鲁国公程咬金，有国家大事要来求见你邦狼主，快些报进去！”

这一边，小番报进来了：“报启上狼主知道，有大唐朝来了鲁国公程咬金在山下。”康王听言，吓得魂不附体，说：“住了。他带领多少人马来？”小番说：“人马一个也没有，只带四名家将，五人来的。”康王说：“可有兵器？身上还是戎装还是冠带？”小番道：“也无兵器，也不戎装，却是文官打扮的纱帽红袍。”康王道：“他对你讲什么？”小番道：“他说：‘快报你们狼主千岁知道，今有大唐朝鲁国公，奉旨有国家大事要来求见你们狼主。’”康王听见此言才得放心。便叫声：“丞相，他们得胜天邦，孤只等他兵马到来，就要投顺的。为何反不统兵，倒是文装独马来，善言求见，不知有何事情？丞相不要轻忽了他，好好下山去接他上来。”屠封说：“臣领旨！”他就整顿朝衣，出了营盘，后随四名相府家人，滔滔的下山来了。

有小番喝道：“那一边天朝来的鲁国公爷！请上山来，相爷在此迎接。”程咬金听见，把马带上一步。有屠封丞相趋步上前说：“不知天邦千岁到来，有失远迎，多多有罪！”咬金一见，滚鞍下马，说道：“不敢，不敢！孤家

有事相求，承蒙丞相远迎，何以敢当，请留台步。”二人携手上山。底下有两名家将带住了马，这两名跟随了程咬金上贺兰山来。进入御营，程知节一揖说：“狼主驾在上，有天朝鲁国公程咬金见狼主千岁。”这康王一见，连忙走下龙案，御手相搀，叫声：“王兄平身。”取龙椅过来。咬金说：“狼主龙驾在上，臣本该当殿跪奏才是。奈奉君命在身，又蒙狼主恩旨，理当侍立所奏，焉敢坐起来！”康王说：“蒙王兄到孤这座草莽山中来，必有一番细言，自然坐了好讲。”咬金说：“既如此，谢狼主台命！”他就与屠封丞相两下分宾主左右坐了。有当驾官烹茶上来。用过一杯，康王就问说：“王兄，魔家错听祖元帅之言，一旦冒犯天朝圣主，今为失机败将，悔之晚矣！今见了王兄，自觉惭愧无及。”程咬金叫声：“狼主又来了！只因番兵利害，困住四门，我主无法可退，故此使臣到长安讨救兵。那些小爵主们年幼无知，倚仗少年本事，伤了千岁人马几千，有罪之极！”康王说：“王兄说那里话！魔家在营门正欲献表降顺，不知王兄奉旨所降何事？”咬金说：“狼主在上，臣奉旨而来非为别事。只因万岁有个干殿下，名唤罗通，才年一十四岁，才貌双全，文武俱备，还未联就姻亲。我王闻得千岁驾下有位于公主，貌若西施，武艺出众。意欲与狼主结成秦晋，订就良姻，以成两国相交之好。未知狼主龙心如何？”康王听言大喜，说道：“王兄，敢蒙天子恩旨，理当听从。但魔家是败国草莽，就有公主，只当山鸡、野雉一般。圣天子是上邦主，干殿下似凤凰模样，这叫山鸡怎入凤凰群？既蒙圣主抬举，待魔差屠丞相送公主到木阳城来，服侍殿下便了。”咬金大喜，说：“既承狼主慨允秦晋之好，快出一庚帖与臣去见陛下，选一吉日奉送礼金过来。”康王吩咐取过一个龙头庚帖，御笔亲书八个大字，付与咬金。咬金接在手中，辞别龙驾，出了御营。

屠封送至山下，咬金叫声：“丞相请留步，孤去了。”那时跨上雕鞍，带了四名家将，竟往木阳城来见驾。俯伏银銮殿阶下叫声：“万岁，臣奉旨前往贺兰山说亲，前来缴旨。”朝廷说：“平身。此去，番王可允否？细奏朕知道。”咬金说：“陛下在上，臣去说亲，番王一口应承，并无一言推却，候陛下选一吉日就送来成亲。”朝廷大喜，说：“既如此，明日王兄行聘，着钦天监看一吉日与王儿成亲，择在八月中秋戌时结婚。”

光阴迅速。到了八月十五，这里朝廷为主，准备花烛；那边康王命丞相屠封亲送公主到木阳城内。来到北关，元帅秦琼出来迎接，接人午门，同上银銮。屠封上殿俯伏说：“南朝天子在上，臣屠封见驾，愿陛下圣寿无疆！”贞观天子叫声：“平身！”降旨光禄寺设宴，尉迟王兄陪屠丞相到白虎殿饮宴；命秦琼、程咬金到安乐宫与殿下结亲。罗通跪下叫声：“父王在上，屠炉女伤我兄弟，仇恨未消！怎么反与他成亲？此事断然使不得。望父王赦臣违逆之罪。”朝廷听言，把龙颜一变，说：“哇！寡人旨意已出，你敢违逆朕心么？”罗通见父王发怒，只得勉强同了秦、程二位伯父安乐宫来。教坊司奏乐，赞礼官喝礼。午门外公主下辇，二十四名番女簇拥进入安乐宫，交拜天地，拜了大媒程咬金，拜过伯父叔宝，然后夫妻交拜一番。只不过照常一般，人人皆如此的，不必细说。叔宝、咬金回到白虎殿，与屠封饮酒。

不表白虎殿四人饮酒。再讲罗通，吃过花烛，光禄寺收拾筵席。番女服侍公主过了，退出在外，单留二人在里面，好等他睡。罗通一心记着兄弟惨伤之恨，见公主在眼前，怒发冲冠，恨不得一刀两段。胸中火气忍不住，起来立起身大喝道：“贱婢啊，贱婢！你把我九岁兄弟乱刀砍死，冤仇如海！

我罗通还要与弟报仇，取你心肝五脏祭奠兄弟！此乃大义。亏你不识时务，不知羞丑。贱婢思量要与我成亲，若非还我一个兄弟，也不要你这一个贱婢配合！”公主听言，心内大惊，火星直冒，羞丑也不顾，叫一声：“罗通阿，罗通！好忘恩负义也！前日在沙场上，你怎么讲的？曾立千斤重誓。故我撇下飞刀，引进黄龙岭，共退自家人马，皆为如此。到今日你就翻面无情了！”罗通说：“这怕你想错了念头。我立的乃是钝咒，那个与你认起真来！人非草木，我罗通岂可不知你领我兵杀退自家人马。只算将功赎罪，不与弟复仇，饶你一死，就是我的好意了。岂肯与你这不忠不孝的畜类番婆成亲？你父屠封现在白虎殿，快快出去随了他退归番国贺兰山，饶你一命！如若再在宫中，我罗通要就与弟报仇了！”公主道：“罗通！何为不忠不孝？讲个明白，死也瞑目。”罗通说：“贱婢！你身在番邦，食君之禄，不思报君之恩，反在沙场不顾羞耻，假败荒山，私自对亲，法辱宗亲，就为不孝；大开关门，诱引我邦人马冲端番营，暗为国贼岂非不忠？”公主一听此言，不觉怒从心起，眼内纷纷落泪，说：“早晓罗通是个无义之辈，我不心向于他邦。如今反成话柄，到来反驳我不忠不孝。罢了！”叫声：“罗通！你当真不纳我么？”罗通说：“我邦绝色才子却也甚多，经不得你看中了一个，也为内应，这座江山送在你手里了。”公主听见暗想：“他这些言语，分明羞辱我了。那里受得起这般谗言恶语，难在阳间为人。暖！罗通阿，罗通！我命丧在你手，阴世绝不清静，少不得有日与你索命！”把宝剑抽在手中，往颈上一个青锋过岭，头落尘埃！可惜一员情义女将，一命归天去了，罗通见公主已死，跑出房门，往那些殿亭游玩去了。

次日，几名番女进房来一看，只见鲜血满地，人为二段，吓得面如土色，大家慌忙出了房门来报屠封。屠封才得起身，与尉迟恭、秦、程三位用过定心汤，要同去朝参。只见几名番女拥进殿前，叫声：“太师爷，不好了！公主娘娘被罗通杀死。还不走阿！”屠封丞相听见，魂飞魄散，大放悲声。也不别而行，出了白虎殿要逃性命了。敬德等三人听报，吓得顿口无言，好象掉在冷水内，说：“不好了！若果有此事，屠丞相放不得去的。”便叫声：“老丞相不必着忙，快快请转！”这屠封那里肯听，匆匆跑往外边去了。三位公爷心慌意乱，说：“这小畜生无法无天的了！”大家同上银銮殿。朝廷方将身登龙位，秦、程二位奏道：“陛下，不好了！”如此恁般。惊得朝廷说：“反了！反了！有这等事？寡人御旨都不听了。快把这小畜生绑来见朕！如今屠封在那里？”三位公爷说：“陛下，他才出午门去了。”叫声：“尉迟王兄，快与朕前去宣来。”尉迟恭退出午门，赶到北关，见了屠封叫声：“丞相，圣上有旨请你转去，还有国事相商。”屠封听见此言，又不敢违逆，只得随了尉迟恭到银銮殿上，连忙俯伏，叫声：“万岁啊！臣有罪。显见公主得罪天邦殿下，臣该万死！望陛下恕罪草莽之臣一命。”朝廷叫声：“丞相平身。卿有何罪？寡人心内欲与你邦：

结成永远相和好，故求公主聘罗通。”

不知贞观天子如何发放屠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龙门县将星降世唐天子梦扰青龙

诗曰：

罗通空结凤萧缘，有损红妆一命悬，虽然与弟将仇报，义得全时信少全。

贞观天子说：“丞相，朕欲两国相和，与罗通结为秦晋之好。不想这畜生无知，伤了公主。朕的不是了！故而请你到殿，将原旧地方归还你邦，汝君臣不必怨恨。寡人即日班师，留一万人马在此保护，以算朕之陪罪。”屠封听言，不胜之喜，说：“我王万万岁！”立起身来，退出午门，回转贺兰山，自然另有一番言语。君臣两下苦无战将强兵，所以不敢报仇，只得忍耐在心。

不表番国之事。如今讲到罗通正在逍遥殿，只见四名校尉上前剥去衣服，绑到银銮殿。朝廷大喝说：“我把你这小畜生千刀万剐才好！寡人昨日怎样对你讲？屠炉女伤了你兄弟，也算两国相争误伤的。他有十大功劳向于寡人，也可将功折罪。不遵朕旨意，不喜公主，只消自回营帐，不该把他杀死！可怜一员有情女将，将他屈死，你怎生见朕？校尉们，与朕推出午门枭首！”校尉一声：“领旨！”推出午门去了。此时众公爷龙颜大怒，没有人敢出班保奏。不要说别人不敢救，就是一个嫡亲表伯父秦叔宝也不敢上前保奏。大家呆着，独有程咬金想起前日讨救之时罗家弟妇之言，不得不出班保奏一番。连忙闪出班来叫声：“刀下留人！”说道：“陛下龙驾在上，臣冒奏天颜，罪该万死！”朝廷说：“程王兄，罗通违逆朕心，理该处斩，为甚王兄叫住了？”咬金说：“陛下在上，罗通逆圣应该处斩。奈臣前日奉旨讨救曾受我弟妇所嘱。他说：‘罗氏一门为国捐躯，止传一脉，倘有差迟，罗氏绝祀。万望伯父照管。’臣便满口应承，故此弟妇肯放来的。虽这小畜生不知法度，有违圣心。万望陛下念他父亲罗成功于社稷，看臣薄面，留他一脉。臣好回京去见罗家弟妇之面。”朝廷说：“既然王兄保奏，赦他死罪。”咬金说：“谢主万岁！”传旨赦转罗通。罗通连忙跪下说：“谢父王不杀之恩。”朝廷怒犹未息，说：“谁是你的父王！从今后永不容你上殿见朕。削去官职，到老不许娶妻。快快出去，不要在此触恼寡人！”罗通领旨退出午门，回进自己营中，与众弟兄讲话。各将埋怨不应该如此失信，太觉薄情了。如今公主已死，说也枉然，只有罢了。

不表小弟兄纷纷讲论。单说朝廷传旨殡葬屠炉公主尸首，驾退回营。群臣散班，秦、程二位退出午门，遇到罗通，叔宝说：“不孝畜生！为人不能出仕于皇家，以显父母，替祖上争气，一家亲王都不要做，自拿来送掉了。如今削去职份，到老只好在家里头。”罗通说：“老伯父，不要埋怨小侄了，到是在家侍奉母亲的好。”咬金说：“畜生！既是事亲好，何必前日在教场夺此帅印？为伯父好意费心，用尽许多心机说合来的，何苦把这样绝色佳人送了他性命！如今朝廷不容娶讨，只好暗里偷情。当官不得的，要娶妻房除非来世再配罢！”罗通说：“伯父又来了，既然万岁不容婚配，理当守鳏到老，怎敢逆旨。伯父保驾班师缓缓而行，小侄先回京城。”咬金说：“你路上须当小心。”罗通答应道：“是！”就往各营辞别。当日上马，带了四名家将，先自回往长安，不必去表。

如今过三天，这一日贞观天子降旨班师，银銮殿上大排功臣宴。元帅传

鳏（guān，音关）——指男人无妻或丧妻。

令三军摆齐队伍，天子上了一匹骏马，众国公保驾，炮响三声，出得木阳城，赤壁康王同丞相与文武官，一路下来，见了朝廷，大家俯伏，口称：“臣赤壁康王候送天子。”贞观天子叫声：“狼主平身。赐卿三年不必朝贡，保守汛地，寡人去也。”康王称谢道：“愿陛下圣寿无疆！”留下一万人马，保守关头，木阳城原改了康王旗号，狼主退归银銮殿，这话不表。

再说天子一路下来，不一日早到中原汛地。那些地方文武官员迎接，打得胜鼓，班师旗号已到大国长安，却好天色傍晚，当夜不表。次日天子升坐，诸卿朝恭已毕，徐茂公俯伏启奏道：“臣启陛下，臣昨夜三更时候望观星象，只见正东上一派红光冲起，少停又是一道黑光，足有半高，不上四五千里路远，实为不祥！臣想起来才得北番平静，只怕正东外国又有事发了。”朝廷说：“先生见此异事，寡人也得一梦兆，想来越发不祥了。”茂公说：“陛下得一梦兆，不知怎样的缘由，讲与臣听，待臣详解。”天子叫声：“先生，寡人所梦甚奇。朕骑在马上独自出营游玩，并无一人保驾，只见外边世界甚好，单不见自己营帐。不想后边来了一人，红盔铁甲，青面獠牙，雉尾双挑，手中执赤铜刀，催开一骑绿马，飞身赶来，要杀寡人。朕心甚慌，叫救不应，只得加鞭逃命。那晓山路崎岖，不好行走，追到一派大海，只见波浪滔天，没有旱路走处。朕心慌张，纵下海滩，四蹄陷住泥沙，口叫：‘救驾’。那晓后面又来了一人，头上粉白将中，身上白绫战袄，坐下白马，手提方天戟，叫道：‘陛下，不必惊慌，我来救驾了！’追得过来，与这青面汉斗不上四五合，却被穿白的一戟刺死，扯了寡人起来。朕心欢悦，就问：‘小王兄英雄，未知姓甚名谁？救得寡人，随朕回营，加封厚爵。’他就说：‘臣家内有事，不敢就来随驾，改日还要保驾南征北讨。臣去也！’朕连忙扯住说：‘快留个姓名，家住何处，好改日差使臣来召到京师封官受爵。’他说：‘名姓不便留，有四句诗在此，就知小臣名姓。’朕便问他什么诗句。他说道：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

说完，只见海内透起一个青龙头来，张开龙口，这个穿白的连人带马望龙嘴内跳了下去，就不见了。寡人大称奇异，哈哈笑醒，却是一梦。未知凶吉如何，先生详一详看。”茂公说：“阿！原来如此。据臣看来，这一道红光乃是杀气，必有一番血战之灾，只怕不出一年半载，这青面獠牙就要在正东上作乱，这个人一作乱了，当不得了！想我们这班老幼大将，擒他不住，不比去扫北，就是三年平静了。东边乃是大海，海外国度多有吹毛画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将，故而有这杀气冲空，此乃报信于我。却幸有这应梦贤人。若得梦内穿白小将，寻来就擒得他青面獠牙，平得他作乱了。”朝廷说：“先生！梦内人那里知道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有影无形，何处寻他？”茂公说：“陛下有梦，必有应验。臣详这四句诗，名姓乡坊都是有的。”朝廷说：“如此先生详一详，看他姓甚名谁，住居那里？”茂公说：“陛下，他说：‘家住遥遥一点红’，那太阳沉西只算一点红了，必家住在山西。他纵下龙口去的，乃是龙门县了。山西绛州府有一个龙门县，若去寻他，必走在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住。‘飘飘四下影无踪’，乃寒天降雪，四下里飘飘落下没有踪迹的，其人姓薛。‘三岁孩童千两价’，那三岁一个孩子值了千两价钱，岂不是个人贵了？仁贵二字是他名字了。其人必叫薛仁贵，保陛下跨海征东。东首多是个海，若去征东，必要过海的。所以这应梦贤臣说，保了陛下跨海去平复东辽。必要得这薛仁贵征得东来。”朝廷叫声：“先生，不知这绛州龙门县

在那一方地面？”茂公说：“万岁又来了。这有何难？薛仁贵毕竟是英雄将才之人，万岁只要命一人能人到山西绛州龙门县招兵买马，要收够将士十万；他们必来投军。若有薛仁贵三字，送到来京，加封他官爵。”朝廷说：“先生之言有理！众位王兄御侄们，那个领朕旨意到绛州龙门县招兵？”

只见班内闪出一人，头戴圆翅乌纱，身穿血染大红吉服，腰围金带，黑煨煨一张糙脸，短颈缩腮，狗眼深鼻，两耳招风，几根狗嘴须，执笏当胸，俯伏尘埃说：“陛下在上，臣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大先锋张士贵，愿领我王旨意，到龙门县去招兵。”朝廷说：“爱卿此去，倘有薛仁贵，速写本章送到京来，其功非小。”张士贵叫声：“陛下在上，这薛仁贵三字看来有影无踪，不可深信。应梦贤臣不要到是臣的狗婿何宗宪。”朝廷说：“何以见得？”士贵道：“万岁在上，这应梦贤臣与狗婿一般，他也最喜穿白，惯用方天戟，力大无穷，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是他若去征东，也平伏得来。”朝廷说：“如此，爱卿的门婿何在？”士贵道：“陛下，臣之狗婿现在前营。”朝廷说：“传朕旨意，宣进来。”士贵一声答应：“领旨。”同内侍即刻传旨。何宗宪进入御营，俯伏尘埃说：“陛下龙驾在上，小臣何宗宪朝见，愿我王万岁万万岁。”原来何宗宪面庞却与薛仁贵一样相似，所以朝廷把宗宪一看，宛若应梦贤臣一般，对着茂公看看。茂公叫声：“陛下，非也。他是何宗宪，万岁梦见这穿白的是薛仁贵，到绛州龙门县，自然还陛下一个穿白薛仁贵。”朝廷说：“张爱卿，那应梦贤臣非像你的门婿，你且往龙门县去招兵。”张士贵不敢再说，口称：“领旨。”同着何宗宪退出来，到自己帐内，分付公子带领家将们扯起营盘，一路正走山西。

列位呵，这张士贵你道何等人？就是当年鸡冠刘武周守介休的便是他了。与尉迟恭困在城内，日费千金，一同投唐。其人刁恶多端，奸猾不过。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名唤张志龙，次儿志虎，三儿志彪，四儿志豹，多是能征惯战，单是心内不忠，奸计多端。长女配与何宗宪，也有一身武艺；次女送与李道宗为妃。却说张家父子同何宗宪六人上马，离了天子营盘，大公子张志龙在马上叫声：“父亲，朝廷得此梦内贤臣，与我妹丈一般，不去山西招兵，无有薛仁贵，此段救驾功劳是我妹丈的；若招兵果有此人，我等功劳休矣。”士贵道：“我儿，为父的领旨前去招兵，你道我为什么意思？皆因梦中之人与你妹丈相同，欲要图此功劳，所以领旨前去。没有姓薛的更好，若有这仁贵，只消将他埋灭死了，报不来京，只说没有此人。一定爱穿白袍者，必是你妹夫，皇上见没有薛仁贵，自然加张门厚爵，岂不为美？”那番四子一婿连称：“父亲言之有理。”六人一路言谈，正走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我且慢表。

单讲朝廷降下旨意，卷帐行兵，到得陕西，有大殿下李治，闻报父王班师，带了丞相魏征众文武出光泰门，前来迎接。说：“父王，儿臣在此迎接。”“老臣魏征迎接我王。”朝廷叫：“王儿平身，降朕旨意，把人马停扎教场内。”殿下领旨，一声传令，只听三声号炮，兵马齐齐扎定。天子同了诸将进城，众文武送万岁登了龙位，一个个朝参过了，当殿卸甲，换了蟒服。差元帅往教场祭过旗纛，犒赏了大小三军，分开队伍，各自回家。夫妻完聚，骨肉团圆。朝廷降旨，金銮殿上大摆功臣筵宴，饮完御宴，驾退回宫，群臣散班，各回衙署，自有许多家常闲话。如今刀枪归库，马放南山，安然无事。

过了七八天，这一日鲁国公程咬金朝罢回来，正坐私衙，忽报史府差人要见。咬金说：“唤他进来。”史府家将唤进里边说：“千岁爷在上，小人

史仁叩头。”咬金说：“起来，你到这里有何事干？”那史仁说：“千岁爷，我家老爷备酒在书房，特请千岁去赴席。”咬金道：“如此你先去，说我就来。”史府家将起身便走。程咬金随后出了自己府门上马，带了家将慢慢的行来。到了史府，衙门报进三堂。史大奈闻知，忙来迎接。说：“千岁哥哥，请到里边去。”咬金说：“为兄并无好处到你，怎么又要兄弟费心？”史大奈说：“哥哥又来了，小弟与兄劳苦多时，不曾饮酒谈心。蒙天有幸，恭喜班师，所以小弟特备水酒一杯与兄谈心。”咬金说：“只是又要难为你。”二人挽手进入三堂，见过礼，同到书房。饮过香茗，靠和合窗前摆酒一桌，二人坐下，传杯弄盏，饮过数杯，说：“千岁哥哥，前日驾困木阳城，秦元帅大败，自思没有回朝之日，亏得哥哥你年纪虽老，英雄胆气未衰，故领救兵，奉旨杀出番营，幸有谢兄弟相度，恭喜班师。”咬金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兄最胆大的。”这里闲谈饮酒，忽听和合窗外一声喊叫：“呔！程老头儿，你敢在寡人驾前吃御宴吗？”吓得程咬金魂不附体，抬头一看，只见对过有座楼，楼窗靠着二人，甚是可怕，乃是一张锅底黑色脸，这个面孔左半身推了出来，右半身凹了进去，连嘴多是歪的。凹面阔额，两道扫帚浓眉，一双铜铃豹眼，头发披散满面，穿了一件大红衫，一只左臂膊露出在外，靠了窗盘，提了一扇楼窗，要打下来。那程咬金慌忙立起身来，说：“兄弟，这是什么人，如此无礼，楼窗岂是打得下来的？”史大奈说：“哥哥不必惊慌，这是疯颠的。”对窗上说：“你不要胡乱！程老伯父在此饮酒，你敢打下来，还不退进去！”那番这个八不就的人就往里面去了。程咬金说：“兄弟，到底这是什么人。”大奈说：“唉！哥哥不要说起，只因家内不祥，是这样的了。”咬金说：“兄弟，你方才叫他称我老伯父，可是令郎？”大奈说：“不是，小弟没福，是小女。”程咬金说：“又来取笑了。世间不整齐丑陋堂客也多，不曾见这样个人，地狱底头的恶鬼一般，怎说是你令爱起来。”大奈说：“不哄你，当真是我的小女，所以说人家不祥，生出这样一个妖怪来了。更兼犯了疯颠之症，住在这座楼上，吵也被他吵死了。”咬金说：“应该把他嫁了出门。”大奈说：“哥哥又来取笑了，人家才貌的裙钗、绝色的佳人，尚有不中男家之意，我家这样一个妖魔鬼怪，那有人家要他。小弟只求他早死就是，白送出门也不想的。”咬金叫声：“兄弟不必耽忧，为兄与你令爱作伐，攀一门亲罢。”大奈说：“又来了，小户人家怕没有门当户对，要这样一个怪物？”咬金说：“为兄说的不是小户人家，乃是大富大贵人家的荫袭公子。”大奈笑道：“若说大富大贵荫袭爵主，一发不少个千金小姐、美貌裙钗了。”咬金说：“兄弟，你不要管，在为兄身上还你一个有职分的女婿。”大奈说：“当真的么？”咬金道：“自然，为兄的告别了，明日到来回音。”大奈说：“既如此，哥哥慢去。”史老爷送出。鲁国公那马来到午门，下马走到偏殿，俯伏说：“陛下在上，臣有事冒奏天颜，罪该万死。”朝廷说：“王兄所奏何事。”咬金说：“万岁在上，臣前在罗府中，我弟妇夫人十分悲泪，对臣讲说：‘先夫在日，也曾立过功劳与国家出力，只因：一旦为国捐躯死，惟有罗通一脉传。’”不知程咬金怎生作伐，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胜班师罗通配丑妇 不齐国差使贡金珠

诗曰：

平番安享转长安，路望东辽杀气悬。贤臣详梦知名姓，到后方知在海边。

再讲咬金奏称罗夫人哭诉之言：“‘罗成一旦为国捐躯，只传一脉，才年十七。只因朝廷被困北番，我儿要救父王，夺元帅印掌兵权，征北番救龙驾。逼死屠炉公主，触怒圣心，把孩子削除官爵，退居为民，不容娶妻，岂不绝了罗门之后？先夫在九泉之下也不安心的。望伯父念昔日之情，在圣驾前保奏一本，容我孩儿娶妻，以接后嗣，感恩不尽！’为此老臣前来冒奏。可恨罗通把一个绝色公主尚然逼死，臣想不如配一个丑陋女子却好。凑巧访得史大奈有位令爱，生来妖怪一般，更犯疯病，该是姻缘。未知陛下如何？”朝廷说：“既然程王兄保奏，寡人无有不准。”咬金大悦，说：“愿我王万岁、万万岁！”谢恩退出午门，又到罗府内细说一遍。窦氏夫人心中大悦，说：“烦伯伯与我孩儿作伐起来。”咬金道：“这个自然。”说罢，前往史府内说亲，不必再表。要晓得这一家作伐有甚难处？他家巴不能够推出了这厌物。东西各府公爷爵主们都来恭喜。选一吉日，罗老夫人料理请客，忙忙碌碌，一面迎亲，一面设酒款待，鼓乐喧天。史家这位姑娘倒也稀奇，这一日就不痴了。喜宾与他梳头，改换衣服。临上轿爹娘嘱咐几句，娶到家中结过亲，送入洞房，不必细讲。这位姑娘形状都变了，脸上泛了白，面貌却也正当齐整了些。与罗通最和睦，孝顺婆婆十二朝，过门后权掌家事，万事贤能。史大奈满心欢喜，史夫人甚是宽怀，各府公爷无不称奇。也算罗门有幸，五百年结下姻缘，不必去说。

再讲贞观天子驾坐金銮，自从班师回家有两月有余。山西绛州龙门县张士贵招兵没有姓薛的，故打本章到来。黄门官呈上，朝廷一看，上写：“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臣张环，奉我王旨意，在山西龙门县总兵衙门扯起招军旗号。天下九省四郡各路人民投军者不计其数，单单没有姓薛的，应梦贤臣一定是狗婿何宗宪。愿陛下详察。”朝廷叫声：“先生，张环本上说并没有姓薛的，便怎么样？”茂公说：“陛下不必担忧，龙门县一定有个薛仁贵，待张环招足了十万人马，自然有薛仁贵在里边的。”君臣正在讲论，忽有黄门官俯伏说：“陛下龙驾在上，今有不齐国使臣现在午门，有三桩宝物特来进贡。”皇爷龙颜大悦，说：“既然有宝物进贡，降朕旨意，快宣上来。”黄门官领旨传出：“宣进来。”有不齐国使臣上金銮殿俯伏朝见，说：“天朝圣主龙驾在上，小邦使臣官王彪见驾，愿圣主万寿无疆！”朝廷把龙目望下一瞧，只见使臣官头上戴一顶圆翅纱貂，狐狸倒照，身穿猩猩血染大红补子袍，腰围金带，脚踏乌靴。但是这个脸看不出的。不知为什么用这一块纱帕遮了面，就像钟馗送妹模样。天子看不出，就道：“问你可是不齐国使臣王彪么？”应道：“臣正是。”天子说：“你邦狼主送三桩什么宝物与寡人？”王彪说：“万岁请看献表就知明白。”把表章展开，朝廷一看，上写：“臣不齐国云王朝首天朝圣主，愿天子万岁！因小国无甚异宝，惟有三桩鄙物；赤金嵌宝冠、白玉带一围、绛黄蟒服一领。略表臣心。”天子大悦，说：“爱卿，如今这三件宝物拿上来与寡人看。”王彪说：“阿呀，圣上啊！臣该万死！”天子大惊，说：“为什么？三桩宝物进贡入朝，乃是你的功劳，还有何罪？”王彪道：“万岁阿！不要说起。臣奉狼主旨意，把三桩宝物放在车子上，叫四名小番推了，打从东辽国经过。遇着高建王驾下大元帅盖苏

文拦住去路，劫去三桩宝物，把小番尽皆杀死。臣再三跪求，饶我一命。还讲万岁爷许多不逊，臣不敢奏。”天子大怒，说：“有这等事？你细细奏来。”王彪领旨，说：“万岁！这盖苏文说：‘中原花花世界，要兴兵过海，去夺大唐天下，如在反掌！少不得一统山河全归于我，何况这三桩宝物？留在这里，你寄个信去。’小臣被他拿住，刺几行字在面上，故把纱遮面上。求万岁恕臣之罪。”天子说：“卿家无罪。你把纱帕拿去，走上来等朕看看。”那王彪鞠躬到龙案前，把纱帕去掉了。天子站起身一看，只见他面上刺着数行字道：

面刺海东不齐国，东辽大将盖苏文。把总催兵都元帅，先锋挂印独称横。几次兴兵离大海，三番举义到长安。今年若不来进贡，明年八月就兴兵。生擒敬德秦叔宝，活捉长安大队军。战书寄到南朝去，传与我儿李世民！

天子看了这十二句言语犹可，独怪那“传与我儿李世民”这一句，不觉那龙颜大怒，大叫：“阿唷，阿唷！罢了，罢了！”这一声喊惊得使臣魂不附体，连忙趴定金阶说：“万岁饶命阿！”朝廷说：“与你无罪！”吓得那文武战战兢兢。徐茂公上前问道：“陛下，他面上刺的什么，陛下龙颜大怒起来？”朝廷说：“徐先生，你下去观看一遍，就知明白。”茂公走过去看了一遍，说道：“陛下如何？梦内之事不可不信。东辽此人作乱，非同小可，不比扫北之易。请陛下龙心宽安。待张士贵收了应梦贤臣，起兵过海征服他就是了。”天子就令内侍把金银赏赐王彪，叫声：“爱卿，你路上辛苦劳烦。降旨一路汛地官送归过海，若到东辽国去见这盖苏文，叫他脖子颈候长些，百日内就来取他的颅头便了！你是去罢。”使臣王彪叩谢：“愿我皇圣寿无疆！”不齐国使臣退出午门，回归过海。不必去表。

如今再讲贞观天子叫声：“徐先生，此去征东，必要应梦贤臣姓薛的方可平复的。”茂公道：“这个自然。东辽不比北番，利害不过，多有吹毛画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将，要薛仁贵方破得这班妖兵怪将。若是我邦这班老幼兄弟们，动也动不得。”朝廷道：“如此说起来，就有薛仁贵，必要个元帅领兵的。寡人看这秦王兄年高老迈，哪里掌得这个兵权？东辽好不枭勇，他去得的么？必要个能干些的才为元帅去得。”这是天子好心肠，好意思，是这等说道：“秦王兄为了多年元帅，跋涉了一生一世。今日东征况有妖兵利害。把这颗帅印交了别人，脱了这劳碌，安享在家，何等不美？”那晓得都是不争气的秦叔宝，假装不听见，低了头在下边。尉迟恭与程咬金从不曾为元帅过的，不知道这元帅有许多好处。在里面听得万岁说了这一句，大家装出英雄来了。尉迟恭挺胸叠肚。程咬金在那里使脚弄手起来。朝廷说：“朕看来倒是尉迟王兄能干些，可以掌得兵权。”天子还不曾说完，敬德跪称：“臣去得。谢我主万岁、万万岁！”程咬金见尉迟恭谢恩，也要跪下来夺这个元帅。那晓得秦琼连忙说：“住了！”上前叫声：“陛下，万岁道臣年迈无能，掌不得兵权，为什么尉迟老将军就掌得兵权？他与臣年纪仿佛，昔日在下梁城，臣与尉迟将军战到百十余合以后，三鞭换两铜，陛下亲见他大败而走。看起来臣与他只不过芦地相连，本事他也不叫什么十分高，何见今日臣就不及他？当初南征北讨，都是臣领兵的。今日臣就去不得了，岂不要被众文武耻笑，道老臣无能，怕去了。求陛下还要宽容。”程咬金说：“当真我们秦哥还狠！元帅积祖是秦家的。我老程强似你万倍，尚不敢夺他。你这黑炭团到得那里是那里，思想要夺起帅印来？”朝廷说：“不必多言。啊，秦王兄，虽只如此，你到底年高了，尉迟王兄狠些。”叔室叫声：“陛下，

你单道老臣无能，自古道：

年老专擒年小将，英雄不怕少年郎！

臣年纪虽有七旬，壮年本事不但还在，更觉狠得多了；智量还高，征东纤细事情如在臣反掌之易。不是笑着尉迟老将军，你晓得横冲直撞，比你怯些胜了他，比你勇些就不能取胜了。那里晓得为元帅的法度？长蛇阵怎么摆？二龙阵怎么破？”敬德哈哈笑道：“秦老千岁，某家虽非人才出众，就是为帅之道也略晓一二。让了某家吧！”叔宝说：“老将军，要俺帅印，圣驾面前各把本事比一比看。”天子高兴的说：“倒好，胜者为帅。”传旨午门外抬进金狮子上来，放在阶前，铁打成的，高有三尺，外面金子裹的，足有千斤重。叔宝说：“尉迟将军，你本事若高，要举起金狮子在殿前绕三回，走九转。”敬德想道：“这个东西有千斤重。当初拿得起，走得动，如今来不得了。”叫声：“秦老千岁，还是你先拿我先拿？”叔宝说：“就是你先来！”敬德说：“也罢，待某来！”把皂袍袖一转，走将过来，右手拄腰，左手拿住狮子，脚挣一挣，动也动不得一动，怎样九转三回起来？想来要走动，料想来不得的，只好把脚力挣起来的。缓缓把脚松一松，跨得一步，满面挣得通红，勉强在殿上绕得一圈。脚要软倒来了，只得放下金狮子，说：“某家来不得。金狮子重的很，只怕老千岁拿不起！”叔宝嘿嘿冷笑，叫声：“陛下如何？眼见尉迟老将军无能，这不多重东西就不能够绕三回。秦琼年纪虽高，今日驾前绕三回九转与你们看看。”程咬金说：“这个东西不多重，这几斤我也拿得起的。秦哥自然走三回绕九转，不足为奇的。”那秦琼听言，一发高兴。就把袍袖一捋，也是这样拿法，动也不动，连自己也不信起来，说：“什么东西？我少年本事那里去了？”犹恐出丑，只得用尽平生之力举了起来，要走三回，哪里走得动！眼前火星直冒，头晕凌凌，脚步松了一松，眼前乌黑的了。到第二步，血朝上来，忍不住张开口鲜血一喷，迎面一跤，跌倒在地，呜呼哀哉！

要晓得叔宝平日内名闻天下，都是空虚，装此英雄，血也忍得多，伤也伤得多。昔日正在壮年，忍得住。如今有年纪了，旧病复发，血都喷完了，晕倒金銮。吓得天子魂飞海外，亲自忙出龙位，说：“秦王兄，你拿不起就罢了，何苦如此！快与朕唤醒来。”众公爷上前扶定。程咬金大哭起来，叫声：“我那秦哥啊！”尉迟恭看叔宝眼珠都泛白了，说：“某家与你作耍，何苦把性命拼起来？”咬金说：“呸！出来！我把你这黑炭团狗攘的！”尉迟恭也说：“呔！不要骂！”咬金道：“都是你不好！晓得秦哥年迈，你偏要送他性命。好好与我叫醒了，只得担些干系；若有三长两短，你这黑炭团要碎刚下来的！”秦怀玉看见老子斗力喷血死的，跨将过来，望着尉迟恭夹胸前只一掌。他不防的，一个鹞子翻身，跌在那边去了。敬德爬起身来说：“与我什么相干？”程咬金说：“不是你倒是我不成？侄儿再打！”秦怀玉又一拳打过去。敬德把左手接住他的拳头，复手一扯，怀玉反跌倒在地。爬起身来思量还要打，朝廷喝住了，说：“王兄、御侄，不必动手，金銮殿谁敢吵闹？叫醒秦王兄要紧。”两人住手。尉迟恭叫声：“老千岁苏醒！”朝廷说：“秦王兄醒来！”大家连叫数声。秦琼悠悠醒转，说：“阿唷！罢了，罢了！真乃废人也。”朝廷说：“好了！”尉迟恭上前说：“千岁，某家多有罪了！”程咬金说：“快些叩头陪罪！”叔宝叫声：“老将军说那里话来。果然本事高强，正该与国出力。俺秦琼无用的了！”眼中掉泪，叫声：“陛下，臣来举狮子，还思量掌兵权，征东辽。如今再不道四肢无力，昏沉

不醒，在阳间不多几天了。万岁若念老臣昔日微功、等待臣略好些，方同去征东。就去不能够了，还有言语叮嘱尉迟将军，托他帅印，随驾前去征东。陛下若然一旦抛撇了臣，径去征东，臣情愿死在金阶，再不回衙了。”朝廷说：“这个自然，帅印还在王兄处，还是要王兄去平得来。没有王兄，寡人也不托胆。王兄请放心回去，保重为主。”叔宝说：“既如此，恕臣不辞驾了。我儿扶父出殿。”怀玉应道：“爹爹，孩儿知道。”那番秦怀玉与程咬金扶了秦琼。尉迟恭也来搀扶，出了午门，叫声：“老千岁！恕不远送了。”叔宝说：“老将军请转，改日会罢！”一路回家，卧于床上，借端起病，看来不久。

单说天子心内忧虑秦琼。茂公说：“陛下，国库空虚，命大臣外省催粮。又要能干公爷到山东登州府督造战船一千五百号，一年内成功，好跨海征东。这两桩要紧事情迟延不得。”天子说：“既如此，命鲁国公程咬金往各省催粮，传长国公王君可督造战船。”二位公爷领旨，退出午门。王君可往登州府，程咬金各路催粮，不表。

再讲山西绛州府龙门县该管地方，有座太平庄，庄上有个村名曰薛家村。村中有一富翁名叫薛恒，家私巨万。所生二子，大儿薛雄，次儿薛英。才交三十，薛恒身故。弟兄分了家私，各自营业。这二人各开典当，良田千顷，富称故国，人人相称。员外次子薛英，娶妻潘氏，三十五岁生下一子，名唤薛礼，双名仁贵。从小到大不开口的，爹娘不欢喜，道他是哑巴子。直到五十岁庆寿，仁贵十五岁了。一日睡在书房中，见一白虎揭开帐子扑身进来，吓得他魂飞天外，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当日拜寿，就说爹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薛英夫妇十分欢喜，爱惜如珠。不晓得罗成死了，薛仁贵所以就开口的。不上几天，老夫妇双双病死了。只叫做：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曰：“白虎开了口，无有不死。”仁贵把家私执掌，也不晓得开店，日夜习学武艺，开弓跑马，名闻天下，师家请了几位，在家习学六韬三略。又遭两场回禄，把巨万家私、田园屋宇弄得干干净净。马上十八般，地下十八件般般皆晓，件件皆能。箭射百步穿杨，日日会集朋友放马射箭。家私费尽，只剩得一间房子。吃又吃得，一天要吃一斗五升米，又不做生意，哪里来得吃？卖些家货什物，不够数月吃得干干净净。楼房变卖，无处栖身，只得住进一山脚下破窑里边，犹如叫花子一般。到十一月寒天，又无棉衣，夜无床帐，好不苦楚！饿了两三天，哪里饿得过，睡在地上，思量其时八、九月还好，秋天还不冷。如今寒天冻饿难过。绝早起身出了窑门，心中想道：“往那里去好呢？有了！我伯父家中十分豪富，两三年从不去搅扰他，今日不免走一遭。”心中暗想，一路早到。抬头看见墙门门首有许多庄客，尽是刁恶的，一见薛礼，假意喝道：“饭是吃过了，点心还早。不便当别处去求讨罢！”正是：

龙逢浅水遭虾戏，虎落荒崖被犬欺。

毕竟不知薛礼如何回话，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举金狮叔宝伤力见白虎仁贵倾家

诗曰：

仁贵穷来算得穷，时来方得遇英雄。投军得把功劳显，跨海征东官爵荣。

再说薛仁贵一听刁奴之言，心中不觉大怒，便大喝道：“你们这班狗头，眼珠都是瞎的？公子爷怎么将来比做叫花的？我是你主人的侄儿，报进去！”那些庄汉道：“我家主人大富大贵，那里有你这样穷侄儿？我家员外的亲眷甚多，却也尽是穿绫着绢，从来没有贫人来往。你这个人不但穷，而且叫花一般，怎么好进去报？”仁贵听说，怒气冲天，说：“我也不来与你算帐，待我进去禀知伯父，少不得处治！”

薛礼洒开大步，走到里边。正遇着薛雄坐在厅上，仁贵上前叫声：“伯父，侄儿拜见！”员外一见，火星直冒，说：“住了！你是什么人，叫我伯父？”薛礼道：“侄儿就是薛仁贵。”员外道：“哇！畜生！还亏你老脸前来见我伯父。我想，你当初父母养你如同珍宝，有巨万家私托与你，指望与祖上争气。不幸生你这不肖子，与父母不争气，把家私费尽，还有面目见我！我只道你死在街坊，谁知反上我们到来做什么？”仁贵说：“侄儿一则望望伯父；二则家内缺少饭米，要与伯父借米一、二斗，改日奉还。”薛雄说：“你要米何用？”仁贵道：“我要学成武艺，吃了跑马。快拿来与我。”薛雄怒道：“你这畜生！把家私看得不值钱，巨万拿来都出脱了。今日肚中饿了，原想要米的，为何不要到弓、马上去寻来吃？”仁贵说：“伯父，你不要把武艺看轻了。不要说前朝列国。即据本朝有个尉迟恭，打铁为生，只为本事高强，做了虢国公。闻得这些大臣都是布衣起首。侄儿本事也不弱，朝里边的大臣如今命运不通，落难在此，少不得有一朝际遇，一家国公是稳稳到手的。”薛雄听了又气又恼，说道：“青天白日，你不要在此做梦！你这个人做了国公，京都内外抬不得许多人。自己肚里不曾饱，却在此讲混话。这样不成器的畜生，还要在此恼我性子。薛门中没有你这个人，你不要认我伯父，我也决不认你什么侄儿。庄汉们，与我赶出去！”薛礼心中大怒，说：“罢了！罢了！我自己也昏了！穷来有二、三年了，从来不搅扰这里，何苦今日走来讨他羞辱？”不别而行。出了墙门大叹一声道：“咳！怪不得那些闲人都不肯看顾，自家骨肉尚然如此。如今回转破窑也是无益，肚中又饥得很，吃又没得吃，难在阳间为人。”一头走，一头想，来到山脚下见一株大槐树，仁贵大哭说：“这是我葬身之地了！也罢！”把一条索子系在树上吊起来了。

仁贵命不该绝，来了一个救星名叫王茂生。他是小户贫民，挑担为生，偶然经过，抬头一看吊起一人，倒吓得面如土色。仔细一认，却也认得是薛大官人：“不知为什么寻此短见？待我救他下来。”茂生把担歇下，摆过一块石头摆定了，将身立在上面，伸手往他心内摸摸，看还有一点热气，双手抱起，要等个人来解这个索结，谁想再没有人来。不多一会，那边来了一个卖婆仔，细一看，原来就是自家的妻子毛氏大娘。都算有福，同来相救。那茂生正在烦恼，见妻子走来，心中大喜，叫声：“娘子，快走一步，救了一条性命也是阴德。”那大娘连忙走上前来，把箱子放下，跨上石头，双手把圈解脱。茂生抱下来，放在草地上。薛礼悠悠苏醒，把眼张开说：“那个恩人在此救我？”“王茂生同妻毛氏做生意回来，因见大官人吊在树上，夫妇二人放下来的。”仁贵道：“阿呀！如此说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请受小子薛

礼拜见！”茂生道：“这个我夫妻当不起。请问大官人为什么寻此短见起来？”仁贵说：“恩人不要说起，只恨自己命运不好，今日到伯父家中借贷，却遭如此凌贱。小子仔细思量，实无好处。原要死的，不如早绝。”茂生道：“原来如此。这也不得怨命，自古说：‘碌砖也有翻身日，困龙也有上天时’。你伯父如此势利，决不富了一世。阿娘，你笼子内可有斗把米么？将来赠了他。”毛氏道：“官人，米是有的，既要送他，何不请到家中坐坐。走路上成何体统？”茂生道：“娘子之言极是，阿，薛官人，且同我到舍小去坐坐，赠你斗米便了。”仁贵道：“难得恩人，犹如重生父母，再长爹娘！”茂生挑了担子，与薛礼先走。毛氏大娘背了笼子，在后慢慢的来。一到门首，把门开了，二人进到里边，见小小坐起，倒也精雅。毛氏大娘进入里面烹茶出来。茂生说：“请问大官人，我闻令尊亡后有巨万家私，怎么弄得一贫如洗？”仁贵道：“恩人不要讲起。只因自己志短，昔年合同了朋友学什么武艺、弓马刀枪，故而把万贯家财都出脱了。”茂生闻言大喜，说：“这也是正经，不为志短。未知武艺可精么？”仁贵道：“恩人阿！若说弓马武艺，件件皆精。但如今英雄无用武之地，救济不来。”茂生道：“大官人说那里话来。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皇家’。既有一身本事；后来必有好处！娘子快准备酒饭。”毛氏大娘在里面句句听得，叫声：“官人走进来，我有话讲。”茂生说：“大官人请坐，我进去就来。”茂生走到里面，便叫：“娘子有什么话说？”毛氏道：“官人阿，妾身看那薛大官人不象落魄的，面上官星显现，后来不作公侯，便为梁栋。我们要周济，必然要与他说，后来要靠他过日子，如若不与他说，倘他后来有了一官半职，忘记了我们，岂不枉费心机？”茂生说：“娘子之言甚为有理。”便走出来说道：“薛大官人，我欲与你结拜生死之交，未知意下如何？”仁贵闻言大喜，假意说道：“这个再不敢的。小子感承恩人照管，无恩可报，焉敢大胆与恩人拜起弟兄来！”茂生说：“大官人，不是这论。我与你拜了弟兄，好好来来往往。倘我不在家中，我妻子就可叔嫂相称，何等不美？”仁贵道：“蒙恩人既这等见爱，小子从命便了。”茂生说：“待我去请了关夫子来。”走出门外，不多一会买了鱼肉进到里面。好一个毛氏大娘，忙忙碌碌端整了一会。茂生供起关张，摆了礼物，点起香烛，斟了一杯酒，拜跪在地，说：“神明在上。弟子王茂生才年三十九岁，九月十六丑时生的。路遇薛仁贵，结为兄弟，到老同器，连枝一般。若有半路异心，不得好死！”仁贵也跪下说：“神明在上。弟子薛礼行年二十一岁，八月十五寅时建生。今与王茂生结为手足。若有异心，欺兄忘嫂，天雷打死，万弩穿身！”二人立了千斤重誓，立起身来送过了神，如今就是弟兄相称。大娘端正四品肴馔，拿出来摆在桌上。茂生说：“兄弟，坐下来吃酒。”仁贵饮了数杯，如今大家用饭。茂生说：“娘子，你肚中饿了，自家人不妨，就同坐在此吃罢！”这位娘子倒也老实，才坐得下来，仁贵吃了七、八碗了。要晓得他几天没有饭下口吃，况又吃得，如今一见饭没有数碗吃的，一篮饭有四、五升米在里头。茂生吃得一碗，见他添得凶了，倒看他吃。毛氏坐下来，这个饭一碗也不曾吃，差不多完在里头了。茂生大悦道：“好兄弟，吃得，必是国家良将！娘子，快些再去烧起来。”仁贵说：“不必了，足够了。”他是心中暗想：“我若再吃，吓也吓

器——器重，看重。

肴馔（zhuàn，音撰）——丰盛的饭菜。

死了。我回家少不得赠我一斗米，回到窑中吃个饱。”算计已定，说：“哥哥嫂嫂请上，兄弟拜谢！”茂生道：“阿呀！兄弟又来了！自家人不必客气。还有一斗二升米在此，你拿去，过几天缺少什么东西只消走来便了。”仁贵道：“哥哥嫂嫂大恩，何日得报？”茂生道：“说那里话来，兄弟慢去。”

仁贵出门，一路回转破窑。当日就吃了一斗米，只剩得二升米，明日吃不来了。只得又到茂生家来，却遇见他夫妻两个正要出门，一见薛仁贵，满心欢喜说：“兄弟，为什么绝早到来？”薛礼说：“特来谢谢哥哥嫂嫂。”茂生说：“兄弟又来了，自家兄弟谢什么，还有多少米在家？”仁贵说：“昨日吃了一斗，只有二升在家了。”王茂生心中一想，说：“完了！昨日在此吃了五升米去的，回家又吃了一斗。是这样吃法，叫我那里来得？今日早来，决定又要米了。”好位毛氏，见丈夫沉吟不语，便叫道：“官人，妾身还积下一斗粟米在此，拿来赠了叔叔拿去罢！”茂生说：“正是。”毛氏将米取出，茂生付与仁贵，接了谢去。茂生想：“如今引鬼入门了，便怎么处？”

少表茂生夫妻之事。且说仁贵，他今靠着王茂生恩养，不管好歹，准准一日要吃一斗米，朝朝到王家来拿来要。要晓得这夫妻二人做小本生涯的，彼时原积得起银钱。如今这仁贵太吃得多了，两个人趁赚进来，总然养他不够，把一向积下银钱都用去了，又不好回绝他，只得差差补补寻来养他，连本钱都吃得干干净净，生意也做不起了。仁贵还不识时务，天天要米。王茂生心中纳闷，说：“娘子，不道薛仁贵这等吃得，连本钱都被他吃完了。今日那里有一斗米？我就饿了一日不妨。他若来怎样也好饿他？”毛氏大娘听说，便叫声：“官人，没有商量，此刻少不得叔叔又要来了。只得把衣服拿去当几钱银子来买米与他。”茂生说：“倒也有理。”那番，今日当，明日当，当不上七、八天，当头都吃尽了。弄得王茂生走头没路，日日在外打听。不道这一日访得一头门路在此，他若肯去，饭也有得吃。大娘说：“官人，什么门路？”茂生说：“娘子，我闻得离此地三十里之遥，有座柳家庄。庄主柳员外家私巨万，另造一所厅房楼屋，费用一万银子。包工的缺少几名小工，不如待他去相帮，也有得吃了。”毛氏说：“倒也使得。但不知叔叔肯去做小工否？”

夫妻正在言谈，却好仁贵走进来了。茂生说：“兄弟，为兄有一句话对你讲。”仁贵道：“哥哥什么话说？”茂生说：“你日吃斗米，为兄的甚是养不起。你若肯去做生活就有饭吃了。”仁贵说：“哥哥，做什么生活？”茂生道：“兄弟，离此三十里柳家庄柳员外造一所大房子，缺少几名小作。你可肯去做？”仁贵说：“但我不曾学匠人，造屋做不来的。”茂生道：“噯！兄弟，造屋自有匠头。只不过抬抬木头，搬些砖瓦石头等类。”仁贵道：“阿！这个容易的。可有饭吃的么？”茂生道：“兄弟又来了，饭怎么没有，非但吃饭，还有工钱。”仁贵道：“要什么工钱？只要饭吃饱就好了。”茂生说：“既如此，同去！”两下出门，一路前往大王庄，走到柳家村，果见柳员外府上有数百人，在那里忙忙碌碌。茂生走上前，对木匠作头说道：“周师父！”作头听叫连忙走过来说：“阿呀！原来是茂生。请了！有什么话？”茂生说：“我有个兄弟薛仁贵，欲要相帮老师做做小工，可用得着么？”周匠头道：“好来得凑巧，我这里正缺小作，住在此便了。”茂生说：“兄弟，你住在此相帮，为兄去了，不常来望你的。”仁贵说：“哥哥请回！”王茂生回去

不表。

再讲仁贵从早晨来到柳家庄，说得几句话，一并作活，还不端正，要吃早饭了。把这些长板铺了，二、三百人坐下，四个人一篮饭，四碗豆腐，一碗汤。你看这仁贵，坐在下面也罢，刚刚坐在作头旁首第二位上。原是饿虎一般的吃法，一碗只划得两口，这些人才吃得半碗，他倒吃了十来碗。作头看见，心内着了忙，说：“怎么样，这个人难道没有喉咙的么？”下面这些人大家停了饭碗，都仰着头看他吃。这薛礼吃饭没有碗数的，吃出了神，只顾添饭，完了一篮，又拿下面这一篮来吃。不多一会，足足吃了四篮饭，方停了碗，说够了。作头心下暗想：“这个人用不着的，待等王茂生来，回他去罢。”心里边是这样想。如今吃了饭，大家各自散开去做生活。仁贵新来，不晓得的，便说：“老师，我做什么生活？”作头说：“那一首河口去相帮他们扛木料来。”仁贵答应，忙到河边。见有二、三十人在水中系了索子，背的背，扯的扯，乃是大显柱正梁的木料，许多人扯一根扯他不起。仁贵见了大笑，说：“你们这班没用之辈！根把木头值得许多人去扯他？大家拿了一根走就是了。”众人说：“你这个人有些疯颠的么？相帮我们扯得起来，算你力气狠得极的了。若说思量一个人拿一根，真正痴话了。”仁贵说：“待我来拿与你们看看。”他说罢，便走下水来，双手把这头段拿起来，放在肩头上，又拿一根挟在左肋下，那右肋下也挟了一根，走上岸来，拖了就跑。众人把舌头乱伸，说：“好气力！我们许多人拿一根尚然弄不起。这个人一人拿三根，倒拿了就走。这些木料都让他一个拿罢！我们自去做别件罢。”那晓仁贵三根一拿，不上二、三个时辰，二百根木头都拿完了。作头暗想：“这也还好，抵得二、三十人吃饭，也抵四、五十人生活。”如今相帮挑砖瓦，要挡抵四、五篮饭也情愿的。”

到明日，王茂生果然来望，便说：“兄弟，可过得服么？”仁贵说：“倒也过得服的。”那个周大木走将过来，叫声：“王茂生！你这个兄弟做生活倒也做得。但是吃饭大觉吃得多，一日差不多要吃一斗米。我是包在此的，倘然吃折了怎么处？不要工钱只吃饭还合得着。”茂生说：“薛兄弟，周老师道你吃得多，没有工钱。你可肯么？”仁贵说：“那个要什么工钱！只要有得吃就够了。”茂生说：“如此极好。兄弟我去了。”不表茂生回去。

且说薛仁贵如今倒也快活。这些人也觉偷力得多了，拿不起的东西都叫他抬拿。自此之后，光阴迅速。到了十二月冷天，仁贵受苦了，身上只穿是单衣，鞋袜都没有的。不想这一月天气太冷，河内成冰，等了六、七天还不开冻。将近岁底，大家要回去思量过年。周大木叫声：“员外！如此寒天大冻，况又岁毕，我们回去过了新年，要开春来造的了。”柳员外说：“既然如此，寒天不做就是，开春罢！但这些木料在此，要留一个在此看守才好。不然被人偷去，要你赔的。”木匠说：“这个自然。靠东首堂楼墙边搭一草厂，放些木料，留人看守。”员外说：“倒也使得。”木作头走出来道：“你们随便那一个肯在此看木料？”只有薛仁贵大喜道：“老师！我情愿在此看木料。”作头心中想：“这个人在此，叫我留几石米在这里方够他吃得来？”大木正在踌躇，只见柳员外刚踱将出来。作头便叫声：“员外，我留薛礼在此看木料，不便留米。员外可肯与他吃么？”员外说：“个把人何妨？你自回去，待他这里吃罢了。”众匠人各自回家，不必去表。

单讲薛礼走进柳家厨房，只见十来个粗使丫环忙忙碌碌，家人妇女端正早饭。仁贵进来一个个拜揖过了。家人道：“你可是周师父留你在这里看木

料的薛礼么？”仁贵道：“老伯，正是。”

英雄未遂凌云志，权做低三下四人。

毕竟薛仁贵如何出息，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大王庄薛仁贵落魄怜勇士柳金花赠衣

诗曰：

贫士无衣难挡寒，朔风冻雪有谁怜？谁知巾帼闺中女，恻隐仁慈出自然。

再说薛仁贵道：“我正是周师父留在此的。”家人道：“既如此，就在这里吃饭罢！”仁贵答应，同了这班家人们就坐灶前用饭。他依旧乱吃，差不多原有几篮饭吃了。他们富足之家，不知不觉的，只不过说他饭量好，吃得。众家人道：“你这样吃得，必然力大，要相帮我们做生活的。”仁贵说：“这个容易。”自此，仁贵吃了柳员外家的饭，与他挑水、淘米、洗菜、烧火，都是他去做，夜间在草厂内看木料。

员外所生一子一女。大儿取名柳大洪，年方二十六岁，娶媳田氏。次女取名柳金花，芳年二十正，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齐整不过。描龙绣凤，般般俱晓；书画琴棋，件件皆能。那柳大洪在龙门县回来，一见薛礼在厂中发抖，心中暗想：“我穿了许多棉衣，尚然还冷。这个人亏他穿一件单衣，还是破的，于心何忍？”便把自己身上羊皮袄子脱下来，往厂内一丢，叫声：“薛礼！拿去穿了罢！”仁贵欢喜说：“多谢大爷赏赐！”拿了皮袄披在身上，径是睡了。自此过来，到了正月初三，田氏大娘带了四名丫环上楼来。金花小姐接住说：“嫂嫂请坐！”大娘道：“不消了。姑娘啊，我想今日墙外没有人来往，公公又不在家中。不知新造墙门对着何处？我同姑娘出去看看。”小姐道：“倒也使得。”姑嫂二人走到墙门，田氏大娘说：“这造墙门原造得好，算这班师父有手段。”小姐道：“便是那，嫂嫂，如今要造大堂楼了。”二人看了一会，小姐又叫声：“嫂嫂，我们进去罢！”姑娘转身才走，忽见那一首厂内一道白光冲出，呼呼一声风响，跳出一只白虎，走来望着柳金花小姐面门扑来。田氏大娘吓得魂飞魄散，拖了姑娘望墙门前首一跑。回头一看，却不见什么白虎，原来好端端在此。田氏大娘心中希罕，叫声：“姑娘啊，这也奇了，方才明明见一只白虎扑在姑娘面前，如何就不见了？”小姐吓得满面通红说：“嫂嫂！方才明明是只白虎，如何就不见了？如今想将起来，甚为怪异，不知是祸是福？”田氏大娘道：“姑娘，在厂内跳出来的，难道看木头的薛礼不在里面么？我们再走去看看。”姑嫂二人挽手来到厂内一看，只见薛礼睡在里边，并无动静。小姐心下暗想：“这个人虽然象叫花一般，却面上官星显现，后来决不落魄，不是公侯，定是王爵。可怜他衣服不周，冻得来在里边发抖。”小姐在这里想，只听田氏嫂嫂叫声：“姑娘，进去罢！”小姐答应，相同嫂嫂各自归房。

单讲小姐，心里边倒疑惑：“我想这只白虎跳出来，若是真的，把我来抓去了。倒为什么一霎时跳出，一霎时就不见了？谅来不象真的。况在厂内跳出，又见看木料的人面上白光显现，莫非这个人有封相拜将之分？”倒觉心中闷闷不乐。不一日，风雪又大。想起：“厂内之人难道不冷么？今夜风又大，想他决冻不起。待我去看看，取得一件衣服，也是一点恩德。”等到三更时，丫环尽皆睡去，小姐把灯拿在手中，往外边轻轻一步步捱去。开了大堂楼，走到书房阁；出小楼，跨到跨街楼，悠悠开出楼窗，望下一看。原来这草厂连着楼，窗披在里面的，所以见得。正好仁贵睡在下边，若是丢衣服，正贴在他身上。小姐看罢，回身便走，要去拿衣服。刚走到中堂楼，忽一阵大风将灯吹灭，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慢慢的摸到自己房中，摸着一只箱子，开了盖，拿了一件衣服就走。原摸到此间楼上，望着窗下一丢，将窗关

好了，摸进房径是睡了一宵。晚话不表。

到了明日，薛仁贵走起来，只见地上一件大红紧身，拾在手中说：“那里来的？这又奇了，莫非皇天所赐？待我拜谢天地，穿了他罢。”这薛仁贵将大红紧身穿在里面，羊皮袄子穿在外面，连柳金花小姐也不知道，竟过了日子。谁想这一夜天公降雪来，到明日足有三尺厚。有柳刚员外要出去拜年，骑了骡子出来，见场上雪堆满在此，开言叫声：“薛礼，你把这雪拿来扫除了。”仁贵应道：“是！”那番提了扫帚在此扫雪。员外径过护庄桥去了。这薛礼团团扫转，一场的雪却扫除了一半。身上热得紧，脱去了羊皮袄子，露出了半边的大红紧身在这里扫。那晓得员外拜年回来，忽见了薛礼这件红衣，不觉暴跳如雷，怒气直冲。口虽不言，心内想一想：“阿呀！那年我在辽东贩货为商，见有二匹大红绫子，乃是鱼游外国来的宝物，穿在身上不用棉絮，暖热不过的。所以，我出脱三百两银子买来，做两件紧身。我媳妇一件，我女儿一件，除了这两件再也没有的了。这薛礼如此贫穷，从来没有大红衣服，今日这一件分明是我家之物。若是偷的，决不如此大胆穿在身上，见我也不回避。难道家中不正，败坏门坊？倒底未知是媳妇不正呢？女儿不正？待我回到家中查取红衣，就明白了。”这柳刚大怒，进入中堂坐下，唤过十数名家人，说：“与我端正绳索一条，钢刀一把，毒药一服，立刻拿来！”吓得众家人心中胆脱，说：“员外，要来何用？”员外大喝道：“哇！我有用！要你们备，谁敢多说？快些去取来！”众家人应道：“是！”大家心中不明白，不知员外为什么事情，一面端正，一面报知院君。那院君一闻此言，心内大惊，同了孩儿柳大洪走出厅堂。只见员外大怒，院君连忙问道：“员外，今日为何发怒？”员外道：“噯！你不要问我，少停就明白了。丫环们，你往大娘、小姐房内取大红紧身出来我看！”四名丫环一齐答应一声，进房去说。大娘取了红衣，走出厅堂，叫声：“公公、婆婆！媳妇红衣在此，未知公公要来何用？故此媳妇拿在此，请公公收下。”员外说：“既然如此，你拿了进去，不必出来出丑！”大娘奉命回进房中，不表。

再讲小姐正坐高楼，只见丫环上楼叫声：“小姐，员外不知为什么要讨两件红衣。大娘的拿出去与员外看过了，如今要小姐这件红衣，叫丫环来取。小姐快些拿出来，员外在厅上立等。”金花小姐听见此言，不觉心中一跳。连忙翻开板箱一看，不见了红衣，说：“不好了！祸降临身！那一夜吹灭了灯火，不知那一只箱子，随手取了一件撂下去，想来一定是这件大红紧身。必然薛礼穿在身上，被我爹爹看见，所以查取红衣。为今之计，活不成了！”箱子内尽翻倒了，并没有红衣。只见楼梯又有两名丫环来催取，说：“员外大怒，在厅上说，若再迟延，要处死小姐！”那位姑娘吓得魂不附体，不敢走下楼去，只得把箱子又翻，那里见有？

再表外边，员外坐在厅上等了一会，不见红衣，暴跳如雷，说：“咳！罢了，罢了！家门不幸！”院君道：“为什么这样性急？女儿自然拿下来的。你难道疯颠了么？”员外大怒，骂道：“老不贤！你那里知道！有其母必生其女，败坏门坊。还有什么红衣？那红衣为了表记，赠与情人了！”院君大惊，说：“你说什么话？”连忙回身就走，来到高楼，叫声：“女儿！红衣可在？快拿与做娘的。你爹爹在外立等要看！”金花说：“阿呀，母亲啊！要救女儿性命！”眼中掉泪，跪倒在地。院君连忙扶起，说：“女儿！倒底

院君——旧小说中称有封号的妇人为“院君”。这里指员外之妻。

怎么样？”小姐道：“啊唷，母亲啊！前日初三，与嫂嫂一同出外观新造墙门。看见厂内一人，身上单衣，冻倒在地，女儿起了恻隐之心。那晚夜来，意欲把扯一件衣服与穿，谁想吹灭了灯，暗中箱内摸这一件衣服，撂下楼去。女儿该死！错拿了这件大红紧身与他，想是爹爹看见，故来查取。母亲阿！女儿并无邪路，望母亲救了女儿性命！”葛氏院君闻言大惊，说：“女儿！你既发善心，把他衣服，也该通知我才是。如今爹爹大发雷霆，叫做娘的也难以作主。且在楼上躲一躲！”母女正在慌张，又有丫环上楼，叫声：“小姐！员外大怒。若不下楼，性命难保了！”院君说：“女儿！不必去睬他！”不表楼上之事。

再讲员外连差数次不见回音，怒气直冲，忍不住起来了，说：“阿，好贱人！总不来理我，难道罢了不成？”立起身往内就走。柳大洪一把扯住，说：“爹爹不须性急，妹子同母亲自然下楼出来的。”员外说：“哇！畜生！你敢拦阻我么？”豁脱了衣袖，望着扶梯上赶来，说：“阿唷唷！气死我也！小贱人在那里？快些与我下楼去问你！”小姐吓得面如土色，躲在院君背后，索落落抖个不停，说：“母亲！爹爹来了。救救女儿性命！”院君道：“不妨。”叫声：“员外息怒。待妾身说明，不要惊坏了女儿。”员外道：“老不贤！有辩你倒替小贱人说！”院君道：“女儿那日同了媳妇出外看看新墙门，见了厂内薛礼身上单薄，抖个不停。女儿心慈，其夜把他一件衣服。不道被风吹灭灯火，暗中拿错了这件红衣，被他穿了。并无什么邪心，败坏门坊的，员外休得多疑。”员外说：“替他分说得好！一件大红紧身，有什么拿差？分明有了私心，赠他表记。罢了！罢了！小小年纪，干这无天大事，留在此也替祖上不争气！你这老不贤，还要拦住，闪开些！”走上一步，把这葛氏院君右脖子只一扯一扳，哄咙一交。小姐要走来不及了，却被员外望着头上只击打将过来，莲花朵首饰尽行打掉了。一把头发扯住，拦腰一把，拿了就走。院君随后跟下楼下。员外把小姐拖到厅上，一脚喘定，照面巴掌就打。说：“小贱人！做得好事！你看中了薛礼，把红紧身做表记，私偷情人，败坏门坊。我不打死你这小贱人誓不姓柳！”拳头脚尖乱打。打得姑娘满身疼痛，面上乌青，叫声：“爹爹！可怜女儿冤屈的。饶了孩儿罢！”院君再三哀告说：“员外，女儿实无此事。若打坏了他，倘有差迟，后来懊悔！”员外说：“噯！这样小贱人，容他不得，处死了倒也干净！小贱人！我也不来打你，那一把刀、一条绳、一服药，你倒好好自己认了那一件。若不肯认，我就打死你这贱人！”吓得众人面如土色。柳大洪叫声：“爹爹！不要执见。谅妹子不是这般人，可看孩儿之面，饶了妹子罢！”员外说：“畜生！你不必多讲。小贱人快些认来！”金花跪在地下说：“爹爹饶了女儿死，情愿受打！”田氏大娘跪下来叫声：“公公！可看媳妇之面，饶了姑娘性命罢！姑娘年轻胆小，决不干无天事的。况薛礼无家无室，在此看料，三不象鬼，七不象人。只不过道他寒冷，姑娘心慈，拿差了衣服是有的。难道看中了叫花子不成？公公还要三思。”院君道：“我和你半世夫妻，只生男女二人。况金花实无此事，要他屈死起来？可念妾身之面，饶他一死。”员外那里肯听，打个不住，小姐痛倒在地。大家劝了不听，又见小姐哀哭倒地，忍不住眼泪落将下来。正在吵闹，忽有个小厮立在旁首，观看了一会，往外边一跑，走出墙门，来对了薛礼说道：“你这好活贼！这件大红衣是我家小姐之物，要你偷来穿在身上。如今员外查究红衣，害我家小姐打死在厅上了，你这条性命少不得也要处死的！”薛礼听见这句话，看看自己的衣服，还是半把

大红露出在外。仔细听一听，看柳家里面沸反淫天，哭声大震，便说：“不好了！此时不走，等待何时！”顷刻间面如土色，丢了这把扫帚，望这条雪地上大路边放开两腿好跑哩！不知这一跑跑在那里去了。

再讲员外正逼小姐寻死，忽门公进来说：“西村李员外有急事相商要见。”员外立起身来说：“老不贤，你把这贱人带在厨房，待我出去商量过了正事，再来处死他。若放走了，少不得拿一个来代死！”众人答应：“晓得。”此时心内略松一松。院君扶了金花哭进厨房。柳大洪同了大娘一同进厨房来。

再表柳刚员外接进李员外到厅商议事情，不表。再说金花苦诉哀求说：“母亲！爹爹如今不在眼前，要救女儿性命！”院君好不苦楚，众人无法可施。大洪开言叫声：“母亲，爹爹如今不在，眼前要救妹子。依儿愚见，不如把妹子放出后门逃生去罢！”金花道：“阿呀，哥哥呀！叫妹子脚小伶仃，逃到那里去？况且从幼不出闺门，街坊道路都不认得的，怎生好去逃命？”大洪说：“顾妈妈在此，你从小服侍我妹子长大，胜如母亲一般。你同我妹逃往别方，暂避眼前之难，等爹爹回心转意，自当报你大恩！”顾妈妈满口应承：“姑娘有难，自然我领去逃其性命。院君，快些收拾盘缠与我。”葛氏院君进内取出花银三百两，包包裹裹，行囊是没有的，拿来付与乳母顾妈妈。与小姐高楼去收拾那些得爱金银首饰，拿来打了一个小包袱，下楼说：“小姐逃命去罢！”金花拜别娘亲哥嫂。小姐前头先走，乳母叫声：“院君，姑娘托在我身上，决不有碍大事，不必挂怀。但是我姑娘弓鞋脚小，行走不快，员外差人追来如何是好？”院君踌躇道：“这便怎么样处呢？”大洪道：“顾妈妈，你是放心前去。我这里自有主意，决不会有人追你。”乳母说：“既如此，我去了。”

不表顾妈妈领了小姐逃走。再讲柳大洪大户人家，心里极有打算。他便心生一计，叫声：“母亲！孩儿有一计在此，使爹爹不查究便了。”院君道：“我儿，什么计？”大洪说：“丫环们端正一块大石头在此，待爹爹进来，将要到厨房门首，你们要把这石块丢下井去。母亲就哭起来，使爹爹相信无疑，不差人追赶。”院君说：“我儿，此计甚妙！”吩咐丫环连忙端正。外边员外却好进来了，大叫：“小贱人可曾认下那一件？”快与我丧命！”里边柳大洪听见，说：“爹爹来了！快丢下去！”这一首丫环连忙把石块望井内“哄咙”一声响丢下去，院君就扳住了井圈，把头钻在内面遮瞒了，说：“阿呀！我那女儿阿！”田氏大娘假意眼泪纷纷，口口声声只叫：“姑娘死得好惨！”这些丫环们倒也乖巧，沸反淫天，哀声哭叫小姐不住口。柳大洪喊声：“母亲不要靠满井口，走开来。待孩儿把竹竿捞救他！”说罢就把竹竿拿在手，正要望井内捞。那员外在外听得井内这一响，大家哭声不绝，明知女儿投井身亡，到停住了脚步，如今听得儿子要把竹竿捞救，连忙抢步进来，大喝一声：“畜生，这样贱人还要捞救他做什么，死了到也干净！”院君道：“老贼，你要还我亲生女儿的！”望着员外一头撞去。正是：

只因要救红妆女，假意生嗔白发亲。

毕竟员外如何调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富家女逃难托乳母贫穷汉有幸配淑女

诗曰：

本来前世定良缘，今日相逢非偶然；虽是破窑多苦楚，管须富贵在他年。

那员外一时躲闪不及，倒跌了一跤，趴起身来叫声：“丫环们，与我把这座灶头拆下来填实了！”众丫环一声答应。这班丫环拆卸的拆卸，填井的填井，把这一个井顷刻间填满了。田氏大娘假意叫声：“姑娘死得好苦。”揩泪回进自己房中去了。大洪叫声：“爹爹何苦如此把妹子逼死，于心何忍？”说罢也往外边走了去。那院君说：“老贼阿！你太刻毒了些，女儿既被逼死，也该撩起尸骸埋葬棺木也罢了，怎么尸首多不容见，将他填在泥土内了？这等毒恶，我与你今世夫妻做不成了！”这院君假意哭进内房。员外也觉无趣，回到书房闷闷不乐。

我且丢下柳家之事，再表那薛仁贵心惊胆战，恐怕有人追赶，在雪内奔走个不住。一口气跑得来气喘吁吁，离柳家庄有二十里，见前有个古庙，心下想道：“不免走进去省省力再走。”仁贵走进庙中，坐于拜单上面省力，我且慢表。

再讲这柳金花小姐被乳母拖住跑下来不打紧，可怜一位小姐跑得来面通红涨，三寸金莲在雪地上别得来好不疼痛，叫声：“乳母，女儿实是走不动了，那里去坐一坐才好。”顾妈妈说：“姑娘，前面有座古庙，不免到里边去坐一坐再走。”二人趱上前来。那知仁贵也在里边坐了一回，正要出庙走，只见那边两个妇人远远而来，便心中暗想道：“不好阿！莫非是柳家庄来拿我的么？不免原躲在里面，等他过了再走。”列位，那仁贵未曾交运，最胆小的，他闪进古庙想：“这两个妇人，倘或也进庙中来便怎么处？阿！有了，不免躲在佛柜里边，就进来也不见的。”仁贵连忙钻入柜中，到也来得宽松，睡在里边了。

且表那小姐同了乳母进入庙中，说：“姑娘，就在拜单上坐一坐吧。”小姐将身坐下。顾妈妈抬眼团团一看，并无闲人，开言说道：“姑娘，你是一片慈心，道这薛礼寒冷，赐他红衣，再不道你爹爹性子不好。见了红衣，怪不得他发怒，无私有弊了。我虽领你出门，逃过眼前之害，但如今那里去好？又无亲戚，又无眷属，看来到要死一块了。”小姐叫声：“乳母，总然女儿不好，害你路途辛苦。我死不足惜，只可惜一个薛礼，他也算命薄，无家无室，冷寒不知受了多少，思量活命，到此看木料，我与他一件红衣，分明害了他了。我们逃了性命，这薛礼必然被爹爹打死了。”乳母道：“这也不知其细。”二人正在此讲，惊动佛柜里面一个薛仁贵，听见这番说话，才明白了：“阿！原来如此！这件红衣却是小姐道我身上寒冷送我的，我那里知道其情，只道是天赐红衣，被员外看见，倒害这位小姐离别家乡，受此辛苦，街坊上出乖露丑，哎！薛礼阿，你受这小姐这样大恩不思去报，反害他逃生受苦，幸喜他来到庙中息足，不免待我出去谢谢他，就死也甘心的了。”想罢一番，即使将身钻出佛柜，来到小姐面前，双膝跪下叫声：“恩小姐所赐红衣，小子实是不知，只道天赐与我，故尔将来穿在身上，谁想被员外见了，反害小姐受此屈打，又逃命出门，小子躲避在此，一听其言，心中万分不忍，因此出来谢一谢小姐大恩，凭小姐处治小子便了。”忽地里跪在地下说这番言语，倒吓得小姐魂不附体，满面通红，躲又躲不及。乳母倒也乖巧，连忙一把扶起说：“罪过罪过，一般年纪，何必如此。请问小官人向住

何方，年庚多少？”仁贵说：“妈妈，小子向在薛家庄，有名的薛英员外就是家父，不幸身故，家业凋零，田园屋宇尽皆耗散，目下住在破窑里面，穷苦不堪。故此在员外府上做些小工谋食，不想有此异变，我之罪也！”顾妈妈叫声：“薛礼，我看你虽在窑中，胸中志略才高决不落薄。我家小姐才年二十，闺阁千金，见你身上寒冷，赐你红衣，反害了自家吃苦，如今虽然逃脱性命，只因少有亲眷，无处栖身。你若感小姐恩德，领我们到窑内权且住下，等你发达之时再报今日之恩，也就是你良心了。”薛礼叫声：“妈妈，我受小姐大恩，无以图报。如若薛礼家中有高堂大屋，丰衣足食，何消妈妈说得，正当供养小姐。况且住在破窑并无内外，又无什物等件，叫花一般，只有沙罐一个，床帐俱无，稻草而睡。小姐乃千金贵体，那里住得服？不但受些苦楚，更兼晚来无处栖身，小姐青年贵体怎生安睡？外人见了，又是一番猜疑。不但报小姐恩德，反是得罪小姐了，使小子于心何忍？岂非罪更深矣！”乳母说：“薛礼，你言语虽然不差，但如今无处栖身怎么办？”心中一想，轻轻对姑娘说道：“若不住破窑，那里去好？”金花道：“乳母阿，叫我也无主意，只得要薛礼同到窑，速寻安身之处再作道理。”乳母说：“去便去了，但薛礼这番言语是真的，不分内外眼对眼，就是姑娘你也难以安睡。我看薛礼这人，虽然穷苦，后来定有好处。姑娘，既事到其间，为乳母做个主张，把你终身许了他罢。”那柳小姐听见此言，心中一想：“我前日赠他衣服，就有这个心肠。”今闻乳母之言，正合其意，便满心欢喜低倒头不开口。乳母觉着他心意，说道：“薛大官，你道破窑中不分内外，夜来不好睡，我如今把小姐终身许你如何？”薛礼听言大惊，说：“妈妈休讲此话！多蒙小姐赐我红衣，从没有半点邪心。老员外尚然如此，妈妈若说小姐今日终身许我，叫薛礼良心何在？日后有口难分真假，此事断然使不得！”乳母道：“薛礼官人，你言之差矣！姻缘乃五百年前之事，岂可今日强配的？小姐虽无邪心，却也并无异见。但天神作伐，有红衣为记，说什么有口难分真假？”仁贵说：“妈妈阿！虽然如此，但小子时衰落难，这等穷苦，常常怨命。况小姐生于富家闺阁，好过来的，那里住得服破窑起来？岂非害了小姐受苦一生一世？我薛礼一发罪之甚也！况小姐天生花容月貌，怕没有大富大贵才子对亲？怎生配我落难之人起来，此事断然使不得！”乳母见他再三推辞，便大怒道：“你这没良心的，我家小姐如此大恩，赠你红衣反害自身，幸亏母兄心好，故放逃生。今无栖身之地，要住在你破窑你却有许多推三阻四，分明不许我们到窑中去了！”薛礼说：“妈妈，这个小子怎敢？我若有此心，永无好日！既然妈妈大怒见责，我就依允此事便了。”乳母说：“薛大官，这句才说得是，你既应承，那包裹在此，你拿去领小姐到破窑中去。”仁贵答应，把包袱背在膊子上便说：“这个雪地下不好走的，此去还有十里之遥，谅小姐决走不动，不如待我驮了去吧。”乳母说：“到也好。”柳金花方才走了二十余里，两足十分疼痛的了不得，如今薛礼驮他走，心内好不欢喜，既许终身，也顾不得羞丑了。薛仁贵乃是一员大将，驮这小姐犹如灯笼一般轻的，驮了竟望雪跑了去。乳母落在后面，走不上前起来，仁贵重又走转，一把挽了乳母的手而走。不上一回工夫，到了丁山脚下，走进破窑放下小姐，乳母便说道：“你看这样一个形相，小姐在此如何住得？”金花叫声：“乳母，看他这样穷苦，谅来如今饭米俱没有的。可将此包裹打开，拿一块零碎银子与他，到街坊去买些鱼肉柴米等类，且烧起来吃了再处。”乳母就把一块银子付与仁贵说：“行灶要买一只回来的。”仁贵说：“晓得。”

接了银子满心欢喜，暗想：“如今饿不死的了。”

按下薛仁贵忙忙碌碌外边买东西。今再讲王茂生他少了薛仁贵吃饭，略觉宽松几日。这一日，那王茂生卖小菜回来，偶从丁山脚下破窑前经过，偶抬头往内边一看，只见两个妇人在里边，心下一想：“这窑内乃是薛兄所居之地，为何有这两个堂客在内？”正立定在窑前踌躇不决，忽见薛仁贵买了许多小菜鱼肉归来。王茂生说：“兄弟，你在柳家庄几时回来的？为甚不到我家里来，先在这里忙忙碌碌？请问里面二位是何人？”薛礼说：“哥哥，你且歇了担子，请到里面我有细话对你讲。”茂生连忙歇了担子，走进破窑。仁贵放了米肉什物，叫声：“小姐，！这位是我结义哥哥，叫王茂生，乃是我的大恩人，过来见了礼。”茂生目不识丁，只得作了两个揖。仁贵把赐红衣对茂生如此长短细细说了一遍，茂生不觉大喜说：“既如此，讲起来是我弟妇了。兄弟，你的运已交，福星转助。今日是上好吉日，不免今晚成亲好。”仁贵说：“哥哥，这个使不得！况破窑内一无所有，怎好成！亲？”茂生说：“一些也不难，抬条椅凳，被褥家伙等物待我拿来。喜娘是你嫂嫂，】掌礼就是我，可使得吗？”乳母道：“到也使得。有银二两，烦拿去置办东西。”王茂生接了银子出窑说：“兄弟，我先去打发嫂嫂先来。”仁贵说：“既如此，甚妙。”他在窑内忙忙碌碌准备。

单讲王茂生挑担一路快活，来到家内对毛氏妻子细细说了一回。大娘心中得意，说：“既有此事，我先往窑中去，你快往街坊买了些要紧东西、急用什物，作速回来。”茂生道：“这个我晓得的。”夫妻二人离了自家门首，毛氏竟到破窑中。仁贵拜见了嫂嫂，小姐乳母二人也相见了礼。毛氏大娘他是做卖婆的，喜娘到也在行的，就与姑娘开面。料理诸事已毕，却好王茂生来了，买了一幅被褥铺盖、一套男衣、一个马桶，与他打好床铺，又回到家中搬了些条桌、椅凳、饭盏、箸子等类，说：“兄弟，为兄无物贺敬，白银一两，你拿去设几味中意夜饭吃了花烛。”薛礼说：“又要哥哥费心。”接了银子正去买办。茂生好不忙碌，挑水淘米，乳母烧起鱼肉来。差不多天色昏暗，仁贵换了衣服，毛氏扶过小姐，茂生服侍仁贵，参天拜地、夫妻交拜已毕，犹人家讨养新妇一般做了亲。茂生安排一张桌子，摆四味夜饭，说：“兄弟坐下来，为兄奉敬一大杯。”薛礼说：“不消哥哥费心，愚弟自会饮的。”茂生敬了一杯，叫声：“娘子，我与你回去罢。兄弟，你自慢饮几杯，为兄的明日来望你。”仁贵说：“哥哥，又来客气了，且在此，等愚弟吃完花烛，还要陪哥哥嫂嫂饮杯喜酒去。”茂生道：“兄弟，这倒不消费心了。”茂生夫妻出了窑门，竟是回家，我且不表。

再说仁贵饮完花烛，乳母也吃了夜饭，如今大家睡觉。顾妈妈着地下打一稻草柴铺，分这条褥子来当被盖了，仁贵落好处又不冻饿。这一夜夫妻说不尽许多恩爱，一宵晚景不必细表。

次日清晨，茂生夫妻早来问候，茶罢回去。如今薛仁贵交了运了，有了娘子，这三百两头放大胆子吃个饱足的，三个人每日差不多要吃二斗米。谁想光阴迅速，过了一月，银子渐渐少起来了。柳金花叫声：“官人，你这等吃得，就是金山也要坐地吃山空了。如今随便做些事业，攒凑几分也好。”仁贵说：“娘子，这倒烦难，手艺生意不曾学得，叫我做什么事业攒凑起来？想去真正没法。”自此仁贵天天思想，忽一日，想着了一个念头，寻些毛竹，在窑内将刀做起一件物事来了。小姐叫声：“官人，你做这些毛竹何用？”仁贵说：“娘子，你不曾知道，如今丁山脚下雁鹅日日飞来，我学得这样武

艺好弓箭，不如射些下来，也有得吃了，故而在此做弓箭，要去射雁。”小姐说：“官人，又来了，既要射雁，拿银子去买些真弓箭射得下，这些竹的又无箭头，那里射得下？”仁贵说：“娘子，要用真弓箭非为本事，我如今只只要射的是开口雁，若伤出血来非为手段，故用这毛竹的弓箭。雁鹅叫一声就要射一箭上去，贴中下瓣咽喉，岂不是这雁叫口开还不曾闭，这一箭又伤不伤痛，口就合不拢，跌下来便是开口雁了。”小姐说：“官人，果有这等事？候射下雁下便知明白了。”那仁贵做完，到丁山脚下候等。只见两只雁鹅飞过来，仁贵扳弓搭箭，听得雁鹅一声叫，嗖的一箭射将上去，正中在咽喉，雁鹅坠地果然口张开的。这如今只只多射开口雁，一日到有四五十只拿回家来，小姐见了满心欢喜，仁贵拿到街坊卖了二三百文，一日动用尽足够了。

自此天天射雁，又过了四五个月。忽一日在山脚下才见两只雁鹅飞过，正欲攀弓，只听见那一边大叫：“呔！薛仁贵你射的开口雁不足为奇，我还要射活雁。”仁贵听见此言，连忙住了弓，回转头一看，只见那边来了一人，头上紫包巾，穿一件乌缎马衣，腰拴一条皮带，大红禪裤，脚踏乌靴，面如重枣，豹眼浓眉，狮子犬鼻，招风大耳，身长一丈，威风凛凛，其人姓周名青、也是龙门县人，从幼与薛仁贵同师学武，结义弟兄，本事高强，武艺精通，才年十八，正是小英雄，善用两条镔铁铜，有万夫不当之勇。只因离别数载，故而仁贵不认得了，因见周青说了大话，忙问道：“这位哥，活雁怎生射法，你倒来射一只我看看。”周青说：“薛大哥，小弟与你作耍，你难道不认得小弟了吗？”仁贵心中想一想说：“有些面善，一时想不起了，请问哥尊姓，因何认得小弟。”周青说：“薛大哥，小弟就是周青。”仁贵道：“阿呀！原来是周兄弟。”连忙撇下弓，二人见礼已毕，说：“兄弟，自从那一年别后，到今数载有余，所以为兄的正不认得贤弟。请问贤弟，一向在于何处，几时回来的？”周青说：“哥哥有所不知，小弟在江南，傅家特请在家内为教师，三百两一年，倒也过了好几年。自思无有出头日子，今闻这里龙门县奉旨招兵，为此收拾行囊飞星赶来。哥哥有了这一身本领，为何不去投军，反在这里射雁？”仁贵说：“兄弟，不要说起，自从你去之后，为兄苦得来不堪之极，哪里有盘缠到龙门县投军。兄弟耳朵长，远客江南，闻知回来，谋干功名，如今不知在何处作寓。”周青说：“我住在继母汪妈妈家内。不想哥哥如此穷苦，我身虽在江南，却心中日在山西，何日不思？何日不想？今算天运循环，使我们弟兄相会。哥哥，射雁终无出息，不如同去投军干功立业，有了这一身武艺，怕没有前程到手？哥哥你道如何？”仁贵说：“兄弟之言，虽是淮阴侯之谕，但为兄有妻子在家，一则没有盘费，二来妻子无靠，难以起身，故尔不敢应承。兄弟一个去干功立业罢。”周青说：“哥哥有了嫂嫂，这也可喜阿！哥哥，虽然如此，到底功名为大。自古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和你尚幼时同师所学：

岂有干功立事业，不共桃园结义人？”

毕竟薛仁贵怎样前去投军，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射鸿雁薛礼逢故旧赠盘缠周青同投军

诗曰：

英雄深喜遇英雄，射雁山前故旧逢；同往龙门投帅府，无如时运未亨通。

再讲周青又说：“哥哥，如今去出仕，自然也要一同去。路上盘缠不劳哥哥费心，待我拿过银子来，哥哥权为安家之本就可以去了。”仁贵道：“既承兄弟费心，为兄自当作伴同走一遭。”周青大喜道：“哥哥，我带得白银三百两在此，哥哥拿到家中付与嫂嫂，辞别了就来到我继母家内来，吃了饭然后起程，我先去了。”仁贵接了银子大喜，回身便走到破窑内来，叫声：“娘子，我有个结义兄弟名唤周青，赠我三百两银子作为安家之本，要同我到龙门投军干功立业，今日就要动身，所以辞别娘子要分路了。”柳金花闻说此言，心中一悲一喜，叫声：“官人，干功出仕为男儿之大节，未知官人要几年方可回来？”仁贵道：“娘子，卑人此去若是投军不用，即日就回，若然用我，保驾征东跨海前去，多则三年，少则两载，也要回来的。”金花说：“既有许多年数，妾身也没有什么丢不下。自从成亲半载，已经有孕在身，未知是男是女，望官人留个名字在此。”仁贵道：“阿！原来如此阿！娘子阿，我去之后，生下女儿不必去表，若生男子，就把前面这座丁山为名，取他薛丁山便了。”金花便记在心，叫声：“官人，妾身苦守破窑等你成名回来，好与我父母争口气。”仁贵说：“娘大在家保重阿！乳母，我去之后，姑娘有什么忧愁，要你在旁解劝，使姑娘悄然解闷，我有好日回来，自然报你之恩。”顾妈妈说：“不消大官人费心。”金花说：“官人路上小心为主。”仁贵道：“这个不消娘子吩咐，我去了。”这番夫妻分别，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仁贵离了破窑，竟到王茂生家。却正遇他夫妻在那里吃饭，茂生说：“兄弟，来得正好，坐下来吃饭。”仁贵道：“不消，我兄弟到来非为别事，一则相别哥嫂，二则有句说话重托哥哥。”茂生听言连忙问道：“兄弟，你要到那里去？说什么相别起来。”仁贵就把相遇周青，赠银三百同去投军干功立业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茂生夫妇大悦：“原来如此！这也难得。兄弟，你去投军，要得几年回来？”仁贵说：“兄弟此去，多则三年，家内妻子望哥哥照管，日后功名成就，自当图报。”茂生夫妇道：“这个不消可嘱，窑中弟妇自然我夫妻料理，你是放心前去。”仁贵拜别哥嫂竟自去了。问到汪家墙门首，只见周青出来叫声：“哥哥，请到书房内来。”仁贵道：“晓得。”二人挽手进入书房。小厮掇进早饭，两人用过。周青叫声：“哥哥，小弟为教师虽有数载，只积得五百银子，一箱衣服，也算各色完全的，待我拿出来。”周青掇过箱子，取匙开锁说：“哥哥，这里边衣服五色俱全多有的，但凭哥哥去拣一副，喜穿什么颜色就拿出更换。”仁贵一看，果然颜色完全，说：“兄弟，我倒喜这白颜色。”他就拿出来改换，头上白绫印花抹额，身穿显龙白绫战袄，脚踏乌靴，白绫裪裤。正所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起初仁贵面脸多有怪气，如今是面泛亮光，犹如傅粉，鼻直口方，银牙大耳，双眼澄消，两道秀眉，身高足有一丈，真算年少英雄。周青说：“哥哥，你满身多穿了白，腰中倒拴了这条五色鸾带吧。”仁贵道：“倒也使得，就是这条五色带便了。”拿来拴在腰中。周青打好行囊，收拾盘缠，先进去拜别了继母，又回进书房，大家背了包裹，说：“哥哥，走吧，事不宜迟。”二人出了墙门，弟兄一路闲谈，正望龙门县来。正是：

逢山不看山中景，遇水不看水边村。

一路上风惨惨雨凄凄，朝行夜宿，多少辛苦，渴饮饥餐，登山涉水，在路上行了七八天，早进龙门县城中。你看那城内的人烟，阿唷唷！好不热闹；你看六街三市，车马纷纷。周青说：“哥哥，我与你虽只本事高强，投军之事，到底不明不白，不如且投宿店，慢慢打听个明白如何，才好去投军。”仁贵说：“兄弟言之有理。”二人来到饭店前说：“店官请了。”那店家说：“不敢，二位爷请了。还是饱餐，还是宿歇的？”二人说：“我们是歇宿的。”店家道：“既如此，请到里边来。”二人走进店中，店官领进一间洁静房内，铺好铺盖，小二掇进晚膳来，摆在桌子上。仁贵说：“店家慢走，我要问你说话。”店家说：“二位爷，问我什么事？”仁贵说：“店家，我们弟兄二人前来投军，不知投军的道理，请教你可知道投军怎么样的？”店家叫声：“二位爷，这个容易，那招兵这位总管爷名叫张士贵，他奉旨到来招兵，天天有各路人民到来投军，只要写一张投军状投进去的。”仁贵道：“这投军状上怎生写法？”店家说：“这不过是具投军人某人那州那县人氏，面容长短一定要写的。”仁贵道：“如此，我们弟兄两个合一张状可以使得吗？”店家说：“这个使不得，有几个人一定要几张投军状的。”仁贵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写起来投进去。”店主道：“二位爷，天色晚了，这位大老爷只得早晨坐堂收这些投军状的，若一到饭后退堂就不收了。”仁贵说：“既如此，我们就写端正在此，明日投进去便了。”店家说：“还有一句要紧说话，明朝二位爷投进去，大老老爷若用了，一定要发盔甲银的，每一个银十两，发与二位爷不要自用了，有这个规矩，要送与内外中军官买果子吃的，若是不送他就不用了。”仁贵说：“这也小事。”仁贵连夜灯下写了投军状。

一宵过了，到清晨弟兄起身梳洗打扮，藏了投军状说：“店家，行囊在里边，小心照管，我们去了来算帐。”店家道：“是，只怕二位爷去得太早了。”仁贵说：“早些的好。”弟兄二人出了店门。行到半路，只听见轰隆一声炮响，大老爷升堂，阿唷唷，只看见东南西北这些各路投军人多来了，多拥在总府辕门。只听鼓乐喧天，吆吆喝喝好不威风，大纛招军旗号扯起东西辕门，大门有内外中军出来了说道：“呔！大老爷有令，尔等投军者速献投军状进去！”只听一声答应，阿！那些人碌乱纷纷把军状递与中军官，仁贵也把两张军状付与他，外中军说：“尔等候着。”应道：“是！”

不表辕门外投军人等候发放。单表中军官进入大堂，呈上许多军状，旗牌官接上展铺公案上边，这位张大老爷就拿面上这一张观看，原来却好周青的军状，下面第二张就是薛仁贵的了。那张环睁睛看时，上写具投军状人周青，系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氏，才年一十八岁。张环心下一想：“十八岁就来投军，必是能干的。中军过来！”中军应道：“有！”张环吩咐道：“快传周青进见！”中军道：“是！”连忙走到辕门问说：“呔！尔等内中有什么周青吗？”仁贵说：“兄弟，叫你。”周青连忙上前说：“中军爷，小人就是。”中军道：“阿，你就叫周青，大老爷有令，快随我进来。”周青应道：“是。”随了中军进入大堂，连忙跪下说：“大老爷在上，小人周青叩见。”张士贵抬眼一看说：“果然像个年少英雄。”就问：“周青，你既来投军，可学兵马，能用几桩兵器？”周青说：“大老爷在上，小人幼习弓马，尽皆熟透，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张士贵说：“你两膊有多少勇力？”周

青说：“小人右膊有四百多斤，左膊有五百斤。”张士贵说：“你善用什么器械？”周青说：“小人善用两条镗铁铜。”张环道：“既然如此，铁铜可带在此？”周青道：“这倒不曾带来。”张环道：“既不曾带来，中军，你往架上取这两条铁铜过来，与他当堂耍与本总观看。”中军应道：“是！”便往架上取了铁铜下来，递与周青。周青接来提在手中，立起身来就在大堂上使起来了。果然好铜，但见左螭头、右螭头如龙取水，左插花、右插花似虎奔山，这个铜使动了，大堂上多是风声。铜法使完放在旁边，上前跪下说：“大老爷在上，小人铜法使完了。”张士贵大悦道：“你铜法果然耍得好，本总要收能干旗牌十二名，如今有了八名在此，还少四名。今看你年少英雄，不免收你在里边做了旗牌官吧。”周青说：“多谢大老爷抬举。”立起身来，改换旗牌衣服就站在旁边了。”张士贵看到第二张上，只见写着具投军状人薛仁贵，系山西绛州府龙门县人氏。吓得张环魂不在身，心下暗想：“陛下梦内不可不信，军师详梦真乃活神仙了！我在此招了七八个月，从没有姓薛的，正合我意，不想原有薛仁贵。陛下梦中说他穿白用戟，未知真假，不免传他进来看个明白。”中军应道：“有！”张环说：“速传龙门县薛仁贵进来。”那中军答应道：“是！”忙出辕门喝道：“呔！尔等内可有什么薛仁贵吗？”仁贵应道：“中军爷，小人就是。”中军道：“你就是薛仁贵吗？好个汉子！大老爷有令，小心随我进来。”仁贵答应，随了中军官进入大堂，连忙跪下说：“大老爷在上，薛仁贵叩见。”那张环望下一看，只见他白绫包巾白战袍，通身多是白的，心下暗想：“应梦贤臣，一些都不差的了。为今之计便怎么样呢？我若用了他，陛下一知，我张氏门中就没有功劳了，不如不用他罢！只说没有此人，倒也哄骗瞒了天子，这些大功劳自然是我贤婿的了。”张士贵算计已定，说道：“你就叫薛仁贵吗？”仁贵应道：“小人正是。”张环说：“你既来投军，可能弓马，武艺善会几桩？”仁贵道：“大老爷在上，小人善会走马射箭，百步穿杨。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张环说：“两膊有多少气力？”仁贵说：“小人右膊有五百八十斤，左膊有六百四十斤之力。”士贵听见说，狠狠他比周青气力又大：“你善用什么器械？”仁贵道：“小人善用画杆方天戟。”张环听言大喝道：“啾！”两旁就一声吆喝，张环怒道：“我把你这大胆狗头，左右过来！”两下应道：“有！”张环吩咐道：“快把这狗头绑出辕门枭首！”两旁应道：“嘎！”刀斧手就把仁贵背膊牢挂绑起来了。吓得仁贵魂不附体，趴在大堂说：“阿呀大老他，小人不犯什么法，前来投军为何要斩起来？”连着周青惊得面如土色，跪下来叫声：“大老爷，这是我周青的从幼同师学武结义弟兄，前来投军，不知有甚触怒，求大老爷看旗牌之面，保救饶他一命。”张士贵说：“我且问你，本帅之名难道你不知？敢称薛仁贵，有犯本总之讳吗？”周青道：“恕他不知，冒犯讳字，求大老爷宽容饶他之命。”张环说：“也罢！看周青份上，饶他的狗命。与本总赶出辕门，这里不用。”仁贵道：“谢大老爷不斩之恩。”立起身来，往外就走出了辕门，心中大怒。正是：

欲图名上凌烟阁，来做投军反若灾。

忿忿不平正走，后面周青赶上前来，说：“哥哥慢走！大老爷不用，我与你同回家去吧。”仁贵说：“兄弟，又来了。为兄命里不该投军，故尔有犯他讳不用，你已得大老爷爱，收为旗牌，正好干功立业，为什么反要回家起来？”周青说：“哥哥，这教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与你有一身本事，况大老爷不用，就是愚弟在他跟前也难干功劳的了。况且与哥哥是有兴而来，

怎撇你独自单身闷闷回家？不如一同回去的安心些。”仁贵道：“暖！兄弟言之差矣。你蒙大老爷收为旗牌，正好出仕好显宗耀祖。为兄的况有妻子在家，就是收用我去，到底也有些放心不下。今大老爷不用，为兄慨然回家射雁，也过了日子了，你不必同我回去，住在此上策。”周青说：“既然如此，弟在此等候，你回去寻得机会再来投军。方才大老爷止不过道你犯了讳字，所以不用，如今只要军状上改了名不用贵字，怕他还不肯收？”仁贵道：“我晓得了。店内行囊为兄拿去。”周青道：“这自然，盘费尽有在里头，小弟在此等候哥哥。”说罢，两个分路。

仁贵到饭店算明饭钱，拿了行囊竟回去路，我且慢表。再讲周青回转辕门，自己领出十两盔甲银，送与内外中军官收了。总管张士贵那日又收用了几名投军人，方退进内衙，四子一婿上前说道：“爹爹，今日投军人可有姓薛的吗？”张环说：“我儿不要说起，军师是活神仙，陛下的梦确是真，果有应梦贤臣的人。今日投军状上原有薛仁贵名字，为父的传他进来一看，却与朝廷梦内之人一般面貌，原是白袍小将，善用方天戟的。其人气力又狠，武艺又高，我想有了此人，功劳焉得到我贤婿之手？故尔故意说犯了为父的讳字，将他赶出辕门不用。我儿，你道如何？”四子大喜说：“爹爹主意甚妙，只要收足了十万兵马，就好复旨了。”

我且按下。再说薛仁贵一头走一头心下暗想说：“我命算来这等不济了。我与周青一样同来投军，怎么刚刚用了他，道我犯讳他就不用起来？这也使我可笑。”一路行来，昏闷不过，气恼得紧，一心只顾回家，忘记了歇宿之处，抬头看看日色西沉了，两边多是树木山林，并没有村庄屋宇，只得望前又走，真正前不巴村后不巴店。仁贵说：“阿呀，不好了！如今怎么处呢？”肚内又饥饿起来，天色又昏黑夜起来了，只得放开脚步望前再走。正行之间，远远望去，借宿一宵便了。算计已定，行上前来，走过护庄桥，只见一座八字大墙，门上面张灯挂红结彩，许多庄汉多是披红插花，又听里边鼓乐喧天，纷纷热闹，心中想道：“一定那庄主人家是好日的了。不要管他，待我上前去说一声看。”仁贵叫声：“大叔，相烦通报一声，说我薛仁贵自贪趲路程，失了宿店，无处安身，要在宝庄借宿一宵，未知肯否？”庄汉道：“我们做不得主的，待我进去禀知庄主留不留，出来回复你。”仁贵说：“如此甚好。”那庄客进去禀知庄主，不多一回，出来回复道：“客官，我们庄主请你进去。”仁贵满心欢喜，答应道：“是。”连忙走将进来。只见员外当厅坐宁，仁贵上前拜见，叫声：“员外，卑人贪趲程途，天色已晚，没有投宿之处，暂借宝庄安宿一宵，明日奉谢。”员外道：“客人说那里话来，老夫舍下空闲无事，在此安歇不妨，何必言谢。”仁贵道：“请问员外尊姓大名？”员外道：“老夫姓樊，表字洪海。虽有家私百万，单少宗嗣，故此屡行善事。我想客官错失宿店，谅必腹中饥饿，叫家人速速准备酒饭出来，与客官用。”庄汉一声答应，进入厨房，不多一回掇将出来摆在桌上，有七八样下饭，一壶酒一篮饭摆好了。樊员外叫声：“客官，老夫有事不得奉陪，你用个饱的。”仁贵称谢坐下。正是：

蛟龙渴极思吞海，虎豹饥来欲食狼。

毕竟薛仁贵在樊家庄上宿歇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樊家庄三寇破获薛仁贵二次投军

诗曰：

张环谋计冒功劳，仁贵愁心迷路遥。幸遇樊庄留借宿，三更奋勇贼倾巢。

再说薛仁贵坐于桌上，心中想道：“我酒到不必用了，且吃饭罢。”盛过饭来，一碗两口，一碗两口，原是没碗数。这样吃法，樊洪海偶意抬眼，看见他吃饭没有碗数的吃，一篮饭顷刻吃完了，仁贵一头吃，一头观看，见员外在旁看他，不好意思：“我吃得太多，故尔员外看我。”又见员外两泪交流，在那里揩眼泪，惊得仁贵连忙把饭碗放下，说：“不吃了，不吃了。”立起身来，就走出位。樊员外说：“暖，客官须用个饱，篮内没有了饭，叫家人再去拿来。”仁贵说：“多谢员外，卑人吃饱了。”员外又说：“暖，管官，你虽借宿敝庄，饭是一定要吃饱的。老汉方才见你吃相，真是英雄大将。篮把饭，岂够你饱？你莫不是见我老汉两眼下泪，故尔住也饭碗么？客官吓，你是用饱。我老汉只因有些心事，所以在此心焦，你不要疑忌道我小见，再吃几篮，家中尽有。”仁贵说：“员外面带忧容，却是为什么事情心焦？不妨说得明白，卑人就好再吃。”员外道：“客官有所未知。老夫今年五十六岁，并无后代，单生一女，年方二十，名唤绣花，聪明无比。若说他女工针指，无般不晓；书画琴棋，件件皆精。因此我老汉夫妻爱惜犹如珍宝，以为半子有靠。谁想如今出于无奈，白白要把一个女儿送与别人去了。”仁贵说：“员外，卑人看见庄前，张灯挂红结彩，乃是吉庆之期，说甚令爱白白送与别人，此何意也？”员外说：“暖，客官，就为此事，小女永无见面的了。”仁贵说：“暖，员外，此言差矣！自古说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人家生了女儿，少不得要出嫁的，到对月回门是有见面的，有什么撇在东洋大海去的道理？”员外说：“客官啊，人家养女自然出嫁，但是客官你才到敝庄借宿，那里知道其细？这头亲事又非门当户对，又无媒人说合。”仁贵说：“没有媒人怎生攀对？到要请问是怎么样。”员外道：“客官阿，说也甚奇离。我樊家庄有三十里之遥，有座风火山，那山林十分广大，山顶上却被三个强盗占住，霸称为王，自立关寨旗号。手下喽罗无数，白昼杀人，黑夜放火，劫掠客商财物。此处一带地方，家家受累，户户遭殃，万恶无穷。我家小女不知几时被他露了眼，打书前来，强要我女儿为压寨夫人，若肯就罢，不肯，要把我们家私抄灭，鸡犬杀尽，房屋为灰。所以老汉勉强应承了他，准在今日半夜来娶，故我心焦在此悲泪。客官，你今夜在此借宿，待老汉打扫书房，好好睡在里边，半夜内若有响动，你不必出来，不然性命就难保了。”仁贵听见员外这番言语，不觉又气又恼，说：“有这等事！难道禀不得地方官，起兵来剿灭他的么？”员外摇手道：“客官你那里知道。这三个强盗，多有万夫不当之勇，若让那地方官年年起兵来剿，反被这强徒杀得片甲不留。如今凭你皇亲国戚，打从风火山经过，截住了一定要买路钱，没人杀得他过。”仁贵说：“岂有此理！真正无法无天的了。这强盗凭他铜头铁骨，难道罢不了成！有我在此，员外不必忧愁，那怕他三头六臂，等他来，我有本事活擒三寇，剿尽风火山余党，扫除地方之害。”员外说：“这个使不得！客官你还不知风火山贼寇骁勇利害，就是龙门县总兵官与人马来，尚且大败而走。我看你虽是英雄，到得他那里，不要画虎不成，反类其犬，有害老汉性命，多不能保了。我没有这个胆子留你，请往别处去借宿罢，休得带累我们性命。”仁贵呼呼大笑说：“员外放心，卑人若为大将，千军万马，多要杀得他大败

亏输，岂可怕这三个贼寇？我有这个本事擒他，所以说得出这句话。方才员外不说，我也不知，今既说明，岂容这三个贼寇横行？我薛仁贵：

枉为天下奇男子，不建人间未有功。

岂肯负心的么！总然员外胆小不放心，不肯留我借宿，我也有本事在外守他到来，一个个擒住他便罢。”樊洪海听他说得有如此胆量，必定是个手段高强的了。便笑容可掬的说道：“客官，你果有这个本事，救得小女之命，老汉深感大恩。倘有差误，切莫抱怨于我。”仁贵说：“员外，这个自然，何消说得。”樊员外大喜，忙进内房，对院君说了一遍，母女听见，回悲作喜说：“员外，有这奇事？真正天降救星了。你快去对他说，不要被这些强盗拥到里边来，不惊吓我女儿才好。”员外说：“我晓得的。”慌忙走出厅堂，叫声：“客官，我家小女胆子极小，不要被强盗进来，吓坏了便好。”仁贵说：“员外，不妨。只消庄客守住墙门，我一人霸定护庄桥，不容一卒过桥，活捉贼寇就是了。”员外说：“如此极妙的了。”这许多庄客闻了此言，多胆大起来了，十分快活，说道：“若是捉强盗，我们也常常捉个把的，自从在了风火山贼寇，不要说捉强盗发抖，就是捉贼也要发抖的了，谁敢去捉？今夜靠了客官的本事捉强盗，我也胆壮的了。弟兄们，我们大家端正家伙器械枪刀要紧！”这班庄客大家分头去整备。薛仁贵说：“员外，府上可有什么好兵器么？”员外尚未回言，庄客连忙说：“有，我这里有一条枪在这边，待我去拿来。”仁贵接在手中一看，乃是一条常用的枪，心中到也笑起来。说：“这条枪有什么？干没用的！”庄汉说：“客官，你不要看轻了这条枪，那毛贼的性命不知伤了多少，是我防身的，怎么说没干的！”仁贵托在手中，略略卷得一卷，豁喇一声，响折为两段。员外说：“果然好气力！”又有一个庄客说：“客官，我有一把大刀在家里，但柄上有铁包，捐一捐火星直冒，重得很，所以不动，留在家里，待我们去扛来。”仁贵说：“快快去拿来。”那庄汉去了一回，抬来放在厅上。仁贵一只手拿起来，往头上摸得一摸，齐这龙吞口镶边内裂断了跌下来，刀口卷转。说：“拿出来多是没用的！”庄汉把舌头伸伸，叫声：“员外，这样兵器还是没干，拿来折断了，如今没有再好似的了。”员外说：“这便怎样处？”仁贵说：“兵器一定要的，若然没有，叫我怎样迎敌得他住？”又有一个庄汉说道：“员外，不如柴房内拿这条戟罢。”员外说：“柴房里有什么戟？”庄客道：“就为正梁柱子的。”员外说：“你这个人有点呆的，这条戟当初八个人还抬不动，叫这位客官哪里拿得起？”仁贵道：“怎么样一条戟？待我去看看。”员外说：“你要看它也无益，拿它不动的。这条戟有名望的，曾闻战国时淮阴侯标下樊哙用的，有二百斤重，你怎生动得？”仁贵哈哈大笑说：“若果是樊哙留得古戟，方是我薛仁贵用的器械也！快些领我去看来。”员外与庄汉领了仁贵同进柴房，说：“喏，客官，这一条就是。”仁贵抬眼一看，只见此条戟戟尖插在地下泥里不见的，惟有戟杆子抬住正梁，有茶杯粗细，长有一丈四尺，通是铁锈的了。说：“员外，要擒三个贼寇，如非用这戟。”洪海说：“只怕动不得。”仁贵说：“就是再重些，我也拿得起的。庄客，你们掇正柱子过来，待我托起正梁，换它出来。”庄客便拿过一根柱子，仁贵左手把正梁托起，右手把方天戟摇动，摇松了拔将起来，放在地下。庄汉把柱子凑将上去，仁贵放下

曾闻句——淮阴侯指的就是西汉名将韩信。这里说是战国人，有误。一说是借此烘托乡下土财主的无知。如非——除非。

正梁，果然原端不动换出了。拿起方天戟来，使这么两个盘头，说：“员外，这条也不轻不重，却到正好。”这几个庄客说：“阿唷，要拿二百斤兵器的，自然这些刀枪多没用的了。”一齐走到厅堂上，仁贵把戟磨得铄亮，员外大排酒筵，在书房用过。

到黄昏时候，员外同了庄汉躲在后花园墙上探听。仁贵拿了戟，坐在厅上等。这头二十名庄客，多满身扎缚停当，也有三尺铁铜，也有拿挂刀的，也有用扁担的，守在门首等候。

到了半夜，只听得一声炮响，远远鼓乐喧天。大家说道：“风火山起马了，我们齐心为主。”只看见影影一派人马来了，前面号灯无数，亮子火把高烧，照耀如同白昼，多明盔亮甲，刀枪剑戟，马震如雷，数千喽罗，围护簇护下来了。众庄客见了，大家发抖说：“快进去报与客人知道！”连忙走将进来，叫一声：“客人，强盗起兵来了，快出去！”仁贵立起身，往外就走。跨出墙门，庄汉说：“须要小心，那边人马无数，我们多是没用的，只靠得你一个本事，小心为主。”仁贵说：“不妨。”走出去立在护庄桥上，把戟托定，抬眼一看，说：“嘎唷！”只见喽罗簇拥，刀光射眼，挂弯弓如秋月，插铁箭似狼牙，马嘶叫，蛇钻不过；盔甲响，鸦鸟不飞，果然好一副强盗势头。原觉利害。渐渐相近，仁贵大喝道：“呔！来的这班喽罗，可是风火山上绿林草寇么？俺薛仁贵在此，还不下马，改邪归正过来，待要怎么样！”

要讲这强盗，大大王名唤李庆红，二大王姜兴霸，三大王姜兴本，却是同胞兄弟。这晚三大王守住山寨不下来，只有二大王姜兴霸保了大大王李庆红下山娶亲。这大大王李庆红怎生打扮？

头上戴一顶二龙朝翅黄金盔，身上穿一件二龙戏水绛黄袍，外罩锁子红铜甲，坐下胭脂黑点马。

这二大王姜兴霸怎生打扮？

头上戴一顶乌金开口 豸盔，身穿大红绣花锦云袍，外罩绛链青铜铠，坐下豹荔乌驢马。

他二人一路行来，忽听得这一声喊叫，二人不觉到吃一惊，抬头望一望，只见桥上立一个穿白用戟小将，不觉大怒，说：“送死的来了，我们冲上前去！”二位大王催一步马，各把枪刀一举，喝声：“哟！你这该死狗才，岂不闻我风火山大王利害么？今日乃孤家吉期，擅敢拦阻护庄桥上送死么！”仁贵闻言亦大怒，喝道：“呔！我把你这两个狗头，该死的毛贼！我薛仁贵若不在此，由你白昼杀人，黑夜放火，无法无天。今日俺既在此，那怕你铜头铁颈，擅敢强娶人家闺女，今日触犯我英雄性气，愤愤不平，你敢上桥来？有本事，来一个杀一个，还要到风火山剿戮你的巢穴，踹你们的山寨，削为平地，一则救了樊绣花小姐，二则与地方上万民除害！”二位大王闻了此言，心中火气直冒顶梁，大怒说：“唷，反了，反了！孤家霸在风火山十有余年，官兵尚不能征讨，你不知何处来的毛贼，一介无名小卒，擅夸大口，分明活不耐烦了，快来祭我大王爷的刀头罢。”把马一催，手提笏板刀，一起叫声：“小贼，领我一大砍刀！”望着仁贵，劈顶梁上剃下来。仁贵见刀头砍下来，就把手里这一柄方天戟，往这把刀上噶啷的这一按，李庆红喊声：“不好！”手中震得一震，在马上七八晃，马冲过来，被仁贵右手拿戟，左手就把李大王夹背上这一把，庆红喊声：“不好！”要把身偏一偏，来不及了，被仁贵伸过拿云手，挽住勒甲绦，轻轻不费力提过马鞍桥，说一声：“过来罢！”

好象小鸡一般，举起手中，回转头来说道：“庄汉们，快将索子来将他绑了。”就往桥坡下这一丢，那些庄汉大家赶过来要绑，不想被李大王扒起身来，喝道：“那个敢动手！”到往墙门首跑过来。吓得那些庄汉连忙退后，手内兵器多拿不起了，叫道：“客官，不好了，这个强盗反赶到墙门首来了。”仁贵回头说：“你们有器械在手，打他倒来，拿住了。”庄汉说：“强盗利害，我们拿不住。”那仁贵只得走落桥下。那边姜大王把马一催，说：“你敢拿我王兄，孤来取你之命也！”冲过护庄桥来。这仁贵先赶到李大王跟前说：“你还不好好受缚？”胸膛这一掌，李庆红要招架，那里招架得住？一个仰面朝天，跌倒尘埃。仁贵就一脚踹定说：“如今这强盗立不起的，你们放大着胆子过来绑。”那些庄汉心里才要过来绑，见姜大王挺枪追来，又不敢走上前，只挣定墙门首发抖。谁想姜兴霸赶得到仁贵身旁，他已把李庆红踹住地下了。那番姜大王大怒，说：“我敢把我王兄踏倒，照枪罢。”飏的一枪，直望面门上挑进来，仁贵把方天戟望枪尖上噶啷这一卷，钩牢了枪上这一块无情铁，用力一拔，姜大王说：“阿呀，不好！”在马上那里坐得牢？哄咙一个翻斤斗，跌下马来。仁贵就一把提在手中，说：“庄汉们，快来绑了。”这些庄汉才敢走过来，把绳索绑了二人。那桥下这些喽罗，吓得魂不附体说：“我们逃命罢！”大家走散去报三大王了。

仁贵与庄汉推了两个强盗到墙门首里边，樊员外夫妻大悦，说：“恩人阿，如今怎么样一个处死他？”仁贵说：“且慢，你们把这两个一齐捆在厅上，待我到风火山剿灭山寨，一法拿了那一个来，一同处治。”员外说：“须要小心。”仁贵说：“不妨。”单身独一望风火山而来。我且慢表。

单讲那山寨中这位三大王姜兴本，他身高有九尺，平顶一双铜铃眼，两道黑浓眉，大鼻大耳，一蓬青发，坐在聚义厅上暗想：“二位王兄去到庄上取亲，为什么还不见回来？”一边在此想，忽有喽罗飞报进来说：“报三大王，不好了！”姜兴本便问：“怎么样？”喽罗说：“大大王、二大王到樊家庄去娶亲，被一个穿白袍、用方天戟的小将活擒去了。”三大王大怒道：“嘎，有这等事！带马抬枪过来。”喽罗一声答应：“嘎！”就抬枪牵马过来。那三大王跨上雕鞍，手提丈八蛇矛，带领了喽罗，豁辣辣冲下山来。才走得二三里，只见这些喽罗说：“三大王，喏、喏，那边这个穿白的就是了。”三大王抬头一看，连忙纵马摇枪上前喝道：“哟！该死的毛贼，你敢擒孤家的二位王兄么？好好前去送了上山，饶你之命，如有半句支吾，孤家枪法利害，要刺你个前心透后背哩。”仁贵一看，但见那姜兴本：

头上戴一顶黄金开口虎头盔，身穿一件大红绣龙鳞，外罩柳叶乌金甲，手举一条射

苗枪，坐下白毫黑点五花马。

他冲上前来，仁贵大喝：“呔！我把你这绿林草寇，今日俺与地方上万民除害，故来擒你，还自不思好好伏在马前受绑，反口出大言么！”姜兴本大怒说：“休要夸口，过来照我的枪罢”。飏这一枪，望着仁贵兜咽喉刺将过来。仁贵就把方天戟噶啷响泉在一边，也只得一个回合，擒了过来。正是：

饶君兄弟威名重，那及将军独逞雄。

要知风火山草寇怎么处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樊绣花愿招豪侠婿薛仁贵怒打出山虎

诗曰：

擒贼擒王古话传，后唐今见小英贤。救民除暴成风布，平静樊庄老小安。

众喽罗看见三个强盗多捉了去，多吓得魂胆消烱，跪下地来说：“好汉饶我们蝼蚁性命，情愿拜好汉为寨王。”仁贵说：“我堂堂义士，岂做这等偷鸡盗狗之人，偶而在此经过，无非一片仗义之心，与这地方除害。今三寇俱擒，我也不来伤你等性命，快些各自前去山头收拾粮草，改邪归正，各安生业，速把山寨放火烧毁，不许再占风火山作横。我若闻知，扫灭不留。”众喽罗答应道：“是。多谢好汉饶命，再不敢为非了。”

不表众喽罗回山毁寨散伙。再讲薛仁贵挟了姜兴本，回到庄上，进入厅堂，将绳索绑住。员外提棒就打，说：“狗强盗，你恶霸风火山，劫掠财帛，以为无人抵敌，不想也有今日。庄汉们，与我打死这三个害人之贼。”众庄汉正要动手，仁贵连忙说：“不必打死，我有话对他说。”庄汉方才不打。仁贵走将过来说：“你们这三个毛贼，擅敢霸住风火山横行天下，这些歹人！况兼本事一些也没有，如今被擒，有何话说？”三弟兄说：“阿呀好汉，乞求饶我等性命，今再不敢为盗，情愿改邪归正了。”仁贵道：“我看你们这班毛贼，若放了你们去，终久地方上有一大害也。罢，你若肯到龙门县去投军，与国家出力，我便饶你们性命。”三位大王说：“好汉若肯饶我们，即刻就去投军。”仁贵说：“如此，我也要去的，何不结拜为生死弟兄，一同前去？倘国家干戈扰攘，岂不一同领兵征服平静，立了功劳，大家受命皇恩，何等不美？”三人说：“承蒙好汉恩宠，我等敢不从命？但我们强徒，怎敢相攀义侠英雄结拜。”仁贵说：“如今既改邪归正，多是英雄豪杰了，请起。”仁贵就把绑索解下，三人立起身来，员外说：“待老夫备起礼物，供起关圣神来，你们四位好汉，就在厅上见礼过了，就此结拜便了。”这员外就分付家人整備佛马，当厅供起。大家跪下，立了千斤重誓，结拜生死之交。拜毕，送了神，就在厅上摆酒，四人坐下畅饮。

单表这员外走进内房，院君叫声：“员外，妾身看这薛仁贵相貌端正，此去投军，必有大将之分。女儿正在青春，不如把终身许了他罢。”员外大喜道：“院君之言正合我意，待我就去对他说。”员外走出厅堂说：“薛恩人，老汉小女年当二十，未曾对亲，老汉夫妇感蒙相救，欲将小女相配恩人，即日成亲，以订后日之靠，未知好汉意下如何？”仁贵说：“这个使不得！敝人已有妻子在家，苦守我成名，难道反在此招亲，岂不是薛礼忘恩了。”员外说：“恩人不妨。人家三妻四妾尚有在家，恩人就娶两位也不为过。我家女儿愿做偏房侧室便了。”仁贵说：“员外又来了，况府上小姐正当青春年少，怕没有门当户对怎么？反与作偏房，岂不有屈了？望员外另选才郎，我不敢遵命。”员外说：“恩人，老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况且小女之心已愿，誓不别嫁好汉。若不应承，是嫌小女貌丑了。”李、姜二位大王叫声：“薛兄弟，既承员外如此说，又承小姐心愿情服，何不应允？”仁贵说：“既承不弃，就应允尊教。但是得罪令爱，有罪之极。”员外说：“说那里话来？待老夫择一吉日，就此成亲。”仁贵说：“做亲且慢，敝人功名要紧。待等前去投军效用，有了寸进，冠带到府接小姐成亲。今日未有功名，决难从命。”

魂胆消烱(yáng, 音羊)——意即魂飞魄散。

员外说：“这也使得。但是要件东西，作为表记才好。”仁贵看看自己身上这一条五色鸾带，说：“也罢，敝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就将此带权为表记。”员外说：“如此甚好。”仁贵往腰中解下，递与员外。员外接在手中，竟入内房，就将此番言语说与院君潘氏知道。院君满心欢喜，将鸾带付与樊绣花收好。员外重复出厅，仁贵道：“岳父，小婿心在功名，时刻不暇，焉肯担搁？就此拜别。”员外说：“贤婿，小女既属姻亲，务必留心在意，虽则腰金衣紫名重当时，断不可蹉跎宜室宜家之事。”仁贵说：“既承岳父美意，小婿理当不负颀望，自然早归，以答深情。”说完，弟兄四人出了墙门，辞别员外，离了樊家庄。

在路担搁了几天，已到了龙门县内，原歇在罗店中。其夜写了三纸投军状，仁贵的军状改为薛礼。一宵过了，明日清晨，多到辕门，着中军官接进军状，来至大堂。旗牌官铺在公案上，有张大老爷先看了三大王军状，说：“快传进来。”中军答应，连忙传进三人，跪在堂上。张环说：“那一个是李庆红？”应道：“小人就是。”张环说：“你既来投军，可能弓马精熟？”庆红说：“小人箭能百步穿杨，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张环说：“你胳膊有多少气力？”庆红说：“小人左膊有四百斤，右膊有三百斤。”张环说：“你善用什么器械？”庆红说：“小人惯用一把大刀。”张环说：“既如此，你刀可带来？”庆红说：“带在外边。”张环说：“快取来耍与本总看。”庆红答应，到外边拿了大刀，来到大堂上耍起来了。这个刀法精通，风声摇响。使完了，跪伏在地。

张环又传进姜兴本、姜兴霸也是这一般问过了，也是各把枪刀之法使了一番，张环满怀欢喜说：“本总十二名旗牌，已得九个。看你三人刀法精通，枪法熟透，不免在标下凑成十二名便了。”三人大悦，说：“多谢总爷抬举。”三人改换旗牌版式，站立两旁。

那张大老爷看到第四张上写着：具投军状上薛礼，山西绛州龙门县人氏，便心中一想说：“又有什么龙门县姓薛的？不要管他。”分付中军传他进来。那中军答应一声，连忙出辕门，传进薛礼到大堂跪下，张环抬头一看，嘎！原来就是薛仁贵，他改了名字来的。这番不觉大怒，便兜头大喝道：“你这该死的狗头！本总好意放你一条生路，你怎么还不知死活，今日还要前来送命么？左右过来，与我将这狗头绑出辕门开刀！”左右一声答应，吓得薛礼魂不在身，说：“阿呀大老爷，小人前来投生，不是投死的，前日犯了大老爷讳字，所以要把小人处斩，今日没有什么过犯了，大老爷为什么又要把小人处斩起来？”张环喝道：“你还说没有什么过犯么？本总奉了朝廷旨意龙门县招兵，凡事取吉祥。你看大堂上多是穿红着绿，偏偏你这狗头，满身尽是穿着白服，你带孝投军，分明咒诅本总了，还不拿下去看刀！”这番李庆红、姜兴本、姜兴霸三人跪下，叫声：“大老爷在上，薛仁贵乃是旗牌结义弟兄，他生性好穿白眼，同来投军。既然误犯了大老爷的军令，望大老爷可念旗牌生死好友，患难相扶，且饶他这条狗命。”张环说：“也罢，看三位旗牌面上，暂且饶你。左右过来，与我赶出去！”两旁一声答应，将仁贵推出辕门。仁贵仰天长叹说：“咳，罢了！那知道我这等命苦，伙同兄弟们两转投军，尽皆不用，难道我这般命薄，没有功名之分，故而总兵推出不用。如今想起来，到底是：

颀 (yóng) 望——大望，重望。

命运不该朱紫贵，终归林下作闲人。

不如回家去罢，将将就就苦度了日子，何苦在此受些惊恐。”正在思想，后面李庆红与姜氏兄弟三人，一齐赶上来说：“薛哥，我们四人同来投军，偏偏不用哥哥。日后开兵打仗，没有哥哥在内，叫兄弟们也无兴趣，不如我们退回风火山，同为草寇罢。”仁贵说：“兄弟们又来了。为兄穿白触怒了大老爷，所以不用。你等总爷喜得隆宠，后来功名如在反掌之中，为什么反复去做绿林响马起来？这个断断使不得。”三人说：“既如此，哥哥此去改换衣服，再来投军，小弟们在此候望。”仁贵说：“噯，兄弟，我二次投军，尚不收用，此乃命贱，再来也无益了。若是兄弟思念今日结拜之情，后来功名成就，近得帝皇，在圣驾前保举一本，提拔为兄就为万幸了。”三弟兄道：“这个何消说得。如此，哥哥小心回家，再图后会。”仁贵应声：“晓得。”别了三弟兄，到饭店中取了行囊闷闷在路，我且不表。

单讲三弟兄回到总府衙门，送了中军盔甲银。旗牌房内周青见礼，大家细谈出身之事，并薛礼二次投军不用，叹息良久。大家说：“我们都是结义兄弟了，自后同心竭力，不可欺兄灭弟就是了。”按下不表。

再讲仁贵自别李、姜三弟兄，闷闷不乐，到饭店歇了一宵早上就行。不上四五里路，但见树木森森，两边多是高山，崎岖难行，山脚下立一石碑，上写着：“此处金钱山，有白额虎伤人利害，来往人等须要小心。”仁贵见了笑道：“何须这样大惊小怪，恐吓行人？太欺天下无人了，我偏要在此等等，除此恶物，以弭祸患。”就在两山交界路上睡到午后，只听见叫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阿唷唷，这孽畜追来，我命休了，谁来救救！”豁喇喇望山上飞奔过来。仁贵梦内惊醒，站起身来一看，只见一骑飞跑，上坐着一人，头戴乌金盔，身穿大红显龙蟒袍，腰围金带，脚下皂靴踹定踏镫。一嘴白花须髯，手拿一条金披令箭，收紧丝缰绳，拚命的跑来，叫救不绝。仁贵一看，后面白客虎飞也赶来，心中暗想：“这人不是皇亲，定是国戚。我不救他，必遭虎害。”即时上前，将虎一把领毛扯住，用力捺住，虎便挣扎不起，便提起拳头，将虎左右眼珠打出，说：“孽畜，你在此不知伤了多少人性命，今撞我手内，眼珠打出，放你去罢。”那虎负痛而去。转身问道：“将军受惊了。请问将军高姓大名，为何单身独行，受此惊吓？”那将军道：“我乃鲁国公程咬金，奉旨各路催赶钱粮，打从此地经过，不期遇此孽畜。我若少年，就是一只猛虎也不怕他，如今年老力衰，无能为矣。幸遇壮士，感恩非浅。请问壮士既有这等本事，现今龙门县内招兵，何不去投军，以期寸进。在此山路上经营，有何益处？”仁贵道：“原来是程老千岁，小人不知，多多不罪。但不瞒千岁说，小人时乖运蹇两次投军，张总兵老爷总是不用，所以无兴退回，欲转家乡，闷闷不快，在此山林睡觉。忽闻喧喊，故此起来。”咬金道：“你有这本事，为何他不用？仁贵道：“连小人也不知道。但我们兄弟四人都用，单单不用我。”咬金大怒道：“岂有此理！张士贵奉旨招兵，挑选勇猛英雄，为何不用？孤欲带你到京，只是不便。也罢，我有金披令箭一枝，你拿去要张士贵收用便了。”仁贵应道：“是。多谢千岁。”接了令箭。咬金策马前去，我且不表。

单说仁贵得了鲁国公令箭，连夜赶到龙门县，天色还早，就到衙门，大

弭(m, 音米)——消灭。

时乖运蹇(ji n, 音简)——指自己时运不顺，不合情理。

模大样。中军喝道：“你这个人，好不知世务。大老爷连次不用，几乎性命不保，今日又来则甚？”仁贵道：“不要管，快报与大老爷得知：有鲁国公金披令箭在此，要见大老爷。”中军闻言，不得不报。说：“候着！”中军进禀说：“有不用薛礼，得了程千岁令箭，要见大老爷。”士贵闻言，心内吃惊道：“既如此，着他进来。”中军传进仁贵跪下，呈上令箭。张环一看，果是这鲁国公老千岁的，便问：“你在那里得来的？”仁贵道：“小人打从金钱山过，路逢一只白额猛虎，欲伤程爷，小人将虎打瞎两眼，相救了程公爷。他说要各路催粮回京要紧，不期遇虎，幸亏解救，因问小人：‘既有本事，何不到龙门投军？’小人说：‘投过两次不用，要回家去。’千岁大怒道：‘有此本事，为何不用？我有令箭，他若再不用，孤与他算帐！’故小人只得大胆到此。”张环闻言，魂不附体，心内暗想：为今之计，到要用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薛礼，既然如此，我只得用你。但有一句话问你：昨日程千岁可曾问你姓名？”仁贵道：“这到不曾问及。”张环说：“如此还好。你两次投军，非我不用，这是一片恻隐之心，救你性命。你有大罪，朝廷正要寻你处决，你可知道么？”薛仁贵道：“小人从未为非，有何大罪？”张环道：“只因前日天子扫北归师，得其一兆，见一白袍用戟的小将，拿住朝廷，逼写降表，又有诗四句道：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

三岁孩童千两价，生心必夺做金龙。

君王细详此诗，乃穿白袍小将家住遥遥一点红，是山西地方；第二句其人姓薛，第三句乃仁贵二字，末句言此薛仁贵要夺天下的意思，留此人在世，后必为患。于是降旨，要暗暗查究你，起解到京处决，以绝后患。你不知死活，钻入网来。我有好生之德，故托言犯讳犯忌，拿去开刀，使你不敢再来，绝此投军之念，岂不救了你性命？不道你又偏偏遇着鲁国公，幸喜不知姓名。若说出来，顷刻拿到京师处决。如今有了这枝令箭，我也难救你了。”吓得仁贵面如土色，连忙跪下道：“阿呀，小人性命求大老爷放回，感恩不浅。”张环道：“前日没有令箭，你偏不肯回家；如今有此令箭，你要回家，也难放你去了。”仁贵道：“大老爷阿，小人那里知道其细？屡屡思量干功立业，那晓有此奇冤，万望大老爷救救小人蚁命。”张环道：“也罢。我向有好生之心，况又梦中之事，或者未必可信，何苦害你性命？看你本事高强，精通武艺，若要保全性命，除非瞒隐仁贵二字，竟称薛礼。前锋营内月字号，尚缺一名火头军，不如权作火头，倘后立些功劳，我在驾前保举，将功赎罪，亦未可知。”仁贵大悦说：“蒙大老爷恩德，愿为火头军。”四名旗牌跪下说：“大老爷，我等愿与薛大哥为火头军，求大老爷容我们同居一处。”张环说：“也罢，既同为火头军，断不可称为薛仁贵。”众人说：“这个不消大老爷吩咐，只叫薛礼，内边弟兄称呼。”四人脱下旗牌衣服，换了火头军衣帽，五个人同进月字号。

这一日，五人睡在里头，走进四五十人，多是些有力气新投军的。见这五人睡在此，就喝道：“呔！火头军，日已高了，还不起来烧饭？我等肚内饿了。”周青过来道：“你们这班狗头，这么放肆！许多人在这里不烧火，要我们烧？”众人说：“火头不烧火，要我等烧不成！自然火头军烧来伏事我们的。”周青道：“我们叫火头将军，怎么落了一字，叫起火头军来？”众人怒道：“好杀野火头军！若再多言，我们要打了。”周青说：“要打？来、来、来！”走一步上前，把手一推，许多人脚多立不定。大家番了一交，

立起身来叫声：“火头将军本事高强，请问尊姓大名，我等来烧便了。”周青说：“你要问姓名么，这三位李庆红、姜兴本、姜兴霸，做绿林出身，在风火山杀人放火不转眼的主顾、骁勇不过，被我薛大哥活擒的。

只得改邪归正路，投军立做立功人。”

毕竟众英雄如何出息，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金钱山老将荐贤赠令箭三次投军

诗曰：

分明天意赐循环，故使咬金到此山。认得英雄赠令箭，张环无奈把名删。

那周青说：“我们薛大哥英雄无敌，与当初裴元庆差不多的气力。我是走江湖教师周青便是。你们有什么本事，要我们烧饭？”众人说：“原来你众位多是有本事的能人，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多多有罪。如今愿拜为师，望乞教导我等，情愿伏侍将军，心下若何？”周青说：“这也罢了。你等伏侍我们中意，情愿教道你等枪棒。”如今这五十人拜了五位为师，火头军到也安乐，日日讲些武艺，到也好过。

张士贵原在龙门招兵，我且不表。再讲贞观天子驾坐朝门，文武朝参已毕，鲁国公程咬金催粮回京缴旨。又过了五日，王君可打表进京说，在山东登州府造完战船一千五百号，望陛下速速发兵征东。朝廷看本大悦，说：“徐先生，催粮已足，战船已完，未知张士贵招兵何日得见应梦贤臣？”茂公说：“陛下只在五六天内。”果然过了五六天，黄门官呈上山西表章。龙目一观上写：

臣张士贵奉旨招兵十万已足，单单没有应梦贤臣薛仁贵，想来决少此人。万事有狗

婿何宗宪，武艺高强，可保皇上跨海征东。望陛下选日兴兵，待臣为先锋，平复东辽便了。

朝廷看完，心下纳闷，叫声：“先生，张环招兵十万已足，并没有薛仁贵，怎么处？”茂公说：“陛下放心。张环招兵已足，薛仁贵已在里头了。”朝廷说：“既有薛仁贵，张环本章上为何没有？岂不是慌君之罪了？”茂公道：“陛下，连张环也不知，故此本章上没有姓薛的，不知不罪。陛下兴兵前去，自然有应梦贤臣。”朝廷说：“果有此事？就择日起兵征东。但秦王兄卧床半载，并无好意，缺了元帅，怎好征东？”茂公说：“平辽大事，陛下若等秦元帅征东，来不及了。且待尉迟将军为帅，领兵征东，秦元帅病好随后赶到东辽，原让他为帅，领兵征东。”朝廷说：“到也有理。但帅印还在秦王兄处，程王兄去走一遭。”咬金叫声：“陛下差臣到哪里去？”天子道：“你往帅府望望秦王兄病恙可好些么？看好得来的，不必提起；看形状不能好，取了帅印来缴寡人。”程咬金应道：“领旨。”退出午门，心中暗想：“这颗帅印在秦哥哥手内，若秦哥哥有甚三长两短，一定交与我掌看。若取帅印，被黑炭团做了元帅，到要伏他跨下，白白一个元帅没我分了。我偏不要去取印，只说秦哥哥不肯。”咬金诡计已定，不知到那个所去走这么一转，原上金銮来了。

朝廷道：“程王兄来了么，秦王兄病恙可像好得来的么？”咬金说：“陛下，秦哥此病十有八九好不来的，只有一分气息，命在旦夕，不能够了。”朝廷听说，龙目下泪，大叹一声：“咳，寡人天下，秦王兄辅唐，尽忠报国，今朝病在顷刻，可不惨心！程王兄，帅印可曾取来？”咬金道：“陛下不要说起，帅印没有，反被他埋怨了一场。”朝廷说：“他怎样埋怨你？”咬金道：“他说：‘我当年南征北讨，志略千端，掌了三朝元帅，从没有亏。今日臣病危，还有孩儿怀玉也可以掌得帅印的，就是孩儿年轻，还有程兄弟足智多谋，可以掌得帅印。尉迟恭虽是一殿功臣，与秦琼并无衣葛，怎么白白把这颗帅印送他掌管起来？此印不打紧，日日在乱军中辛苦，夜夜在马背上耽惊，才能得此帅印，分明要逼我归阴了。’竟大哭要死到金銮殿上来。臣只得空手，前来见驾。”朝廷便说：“徐先生，为今之计便怎么样？”茂公

说：‘秦三弟病内，虽言降旨，决不肯听。如非能驾亲去走一遭。’朝廷道：“也使得。寡人早有此心，要去看望秦王兄病体，不如明日待寡人亲往便了。”皇上一道旨意传出，执掌官尽皆知道，准备銮驾，各自当心。其夜驾退回宫，群臣散班。

程咬金退出午门，说：“不好了，明日朝廷对证起来，我之罪也。不如今夜先去订个鬼门，按会一番，算为上着。”连夜赶至帅府。他是入内的，竟走到房内，却好合家尽在陪伴。咬金拜见了嫂嫂问候过了，叔宝睡在床上说：“兄弟趁夜到此，有何事干？”咬金道：“秦大哥，今日陛下降旨，要取你帅印。我犹恐恼你性子，假作走一遭，哄骗了朝廷。那晓陛下明日御驾亲临，犹恐对证出来，万望秦哥帮衬，肯不肯由你。”叔宝说：“那有这等事情。承兄弟盛意，决不害你。请回府去，明日先通消息。”咬金说：“是，我去了。”出了帅府，回到自己府中过了一夜。

明日清晨，结束停当，各官多到午门候旨。朝廷降旨起驾出了午门，徐勣保驾，文武各官随定龙驾，多到帅府。咬金先到秦府，对秦怀玉通了个信，转身随了天子行下来。再讲秦怀玉进房说：“爹爹，天子顷刻驾到了。”叔宝说：“夫人回避，我儿取帅印来。”怀玉应道：“是。”便往外边取了进来说：“爹爹，帅印在此。”叔宝说：“你好好放在床上。你到外边接驾，进入三堂，要如此作弄朝廷，然后进见。”怀玉应道：“晓得。”便出房走到外边。只见圣驾已到，就俯伏说：“臣秦怀玉接驾。”天子道：“御侄平身，领寡人进去。”怀玉说：“愿我皇万岁，万万岁。”秦怀玉在前引路，进入抱沙厅，居中摆了龙案，供了香烛。朝廷坐下，两旁文武站立，朝廷就问：“御侄，王兄病恙今日可好些么？”怀玉说：“蒙皇龙问，臣父病体尚不能全愈。”天子道：“病已久了，怎么还不能好？御侄你去说一声，朕要看望他。”怀玉应道：“领旨。”走到里边，转一转身出来，叫声：“陛下，臣父睡着，叫声不应。”朝廷说：“你也不必去叫他，待朕等一等就是了。”那晓叔宝假睡，与儿子说通的。停一回只说不曾醒，又歇了一回，原说还不曾睡醒，等了许久，总然不醒。徐茂公明知他意，茂公道：“还不如进到三弟房内去等罢。”朝廷说：“到也使得。”怀玉在前引路，程咬金、徐茂公同驾入内，各官多在外边。尉迟恭心内要这帅印，又不敢进去，叫声：“陛下，臣可进来得么？”朝廷说：“不妨，随朕进来。”“是。”尉迟恭跟了龙驾，竟到秦琼房内。

朝廷坐了龙椅，怀玉揭开帐子，叫声：“爹爹，陛下在此看望。”叔宝睡在床上，明知天子在此，假作呼呼睡醒说：“那个在此叫我？”怀玉说：“爹爹，御驾在此。”叔宝睁开眼一看，只见天子坐床前，大骂：“好小畜生！陛下起程，就该报我，怎么全不说起？要你畜生何用！叫不醒，推也推我醒来，要天子贵体亲蹈践地，在此等我。秦门不幸，生这样畜生，罪恶滔天了。陛下在上，恕臣病危，不能下床朝见，臣该万死，就在腕上叩首了。”朝廷说：“王兄安心保重身躯，不必如此。朕常常差使问候，并不回音，朕亲来看你，未知王兄病恙可轻些否？”秦琼说：“万岁，深感洪恩，亲来宠问，使臣心欢悦无比。但臣此病，伤心而起，血脉全无，当初伤损，如今处处复发，满身疼痛，口口鲜血不止。此一会面，再不要想后会了。”朝廷说：“王兄说那里话来？朕劝王兄万事宽心为主，自然病体不妨。”尉迟恭上前

说：“老元帅，某家常怀挂念，屡屡要来看望，不敢大胆到府惊动，天天在程千岁面前问候下落。龙驾亲来，某家也随在此看望。”叔宝说：“多蒙将军费心。陛下征东之事，可曾定备么？”朝廷说：“多完备了。但是王兄有恙未愈，无人掌管帅印，领兵前去，未定吉日。朕看起王兄来，是这样容颜憔悴，就全愈起来，也只好在家安享，那里领得兵，受得辛苦前去征东？朕心到此耽忧。”叔宝说：“陛下若要等病好领兵征东，万万不能了。平辽事大，臣病事小，臣若有三长两短，不去征东了不成，少不得要掌帅印去的。”朝廷说：“这个自然。但此印还在王兄处，交与朕就好帅领兵先去征东。待王兄病愈，随后到东辽，帅印原归王兄掌管。王兄意下如何？”叔宝道：“噯，陛下又来了。臣这样病势，那里想什么元帅？但此印当初受尽千般痛苦，万种机谋挣下这印，今日臣病在床，还将此印架在这里，使我见见，晓得少年本事，消遣欢心。今陛下取去，叫臣睡在床上，看甚功劳？臣死黄泉，也不瞑目。”朝廷说：“这便怎么处？没有元帅，官兵三军焉能肯伏？”叔宝说：“臣的孩儿虽是年轻，本事高强，志略也有，难道领不得兵的？可以掌得兵权去的。”天子道：“王兄此言差矣。今去征东，多是老王兄，那个肯服御侄帐下？”叔宝说：“如此陛下取臣印，那个掌管？”朝廷说：“不过尉迟王兄掌管兵权。”叔宝说：“取臣印到也平常，孩儿年轻做不得，送与别人，臣若有长短，公位都没有孩儿之分了。”天子道：“王兄说那里话来？你如若放心不下，朕宫中银瓶公主，王兄面前许配御侄，招为驸马如何？”叔宝大悦说：“我儿过来谢恩。”怀玉上前谢过了恩。

叔宝又叫：“尉迟将军，你且过来，俺有话对你说。”敬德连忙走到床前说：“老元帅有什么话对某家说？”叔宝假意合眼，尉迟恭候进身躯，连问数声，秦琼咳嗽一声，把舌尖一抵，一口红痰望着敬德面上吐来，要闪也来不及，正吐在鼻梁上，又不敢把袍袖来揩，到不好意思，引得咬金嘴都笑到耳朵边去了。叔宝假意说：“阿呀，俺也昏了。老将军，多多得罪，帐子上揩掉了。”尉迟恭心内好不气恼，要这颗帅印，耐着性子重又问道：“老元帅什么话讲？”秦琼道：“你要为元帅？”敬德说：“正是。”叔宝道：“你要掌兵权，可晓得为帅的道理么？”说：“某家虽不精通，略知一二。”叔宝说：“既如此，你说与我听。”敬德说：“老元帅，那执掌兵权第一要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安营坚固，更鼓严明；行兵要枪刀锐利，队伍整齐，鸣金则退，擂鼓则进；破阵要看风调将，若不能取胜，某就单骑冲杀，以报国恩；一枪要刺死骁将，一鞭要打倒能人，百万军中，杀得三回九转，此乃掌兵权的道理。”叔宝大喝道：“！你满口胡言，讲些什么话！这几句乱语，想为元帅了么？”程咬金大笑说：“老黑，你只晓得打铁，那知道为元帅的意思？到不如我来罢。”茂公说：“你不必笑别人。你一法也不知道。”秦琼说：“不是这样的，俺教你为帅的道理。”尉迟恭说：“是，请教。”咬金笑道：“老黑，秦哥教训你，今日只当师徒相称，跪在床前听受教诲罢。”敬德无可奈何，只得双膝跪下。叔宝道：“老将军，凡为将者，这叫做莲花帐内将军令，细柳营中天子惊。安营扎寨，高防围困，低防水淹，芦苇防火攻，使智谋调雄兵，传令要齐心；逢高山莫先登，见空城不可乱行；战将回马，不可乱追。此数条，才算为将之道理，你且记着。”尉迟恭道：“是，蒙元帅指教。”秦琼说：“接了印去。”敬德双手来接，叔宝大喝一声：“呔！此颗印乃我皇恩赐与我，我虽有病，你要掌兵权，当与万岁求印。我交与万岁，与汝何干？还敢双手来接！”程咬金说：“走开些，不要恼我秦哥性子。”

尉迟恭大怒，立起身来便走。秦琼道：“陛下，帅印原交还我王，一世功劳，藏于太庙了。”朝廷道：“说那里话来？王兄病愈，帅印原在。”天子接过，交与茂公藏好。还有许多言语，且按下内房之事。

再讲尉迟恭大怒，气得怒发冲冠，跑出三堂，坐下交椅说：“反了，反了！可恼秦琼，你自道做了元帅，欺人太过了。你也是一家公位，我也是一家公位，何把你恶言羞辱？罢了，与今日吃了这场亏。你命在旦夕，喉中断了气，还耀武扬威，得君龙宠。少不得恶人自有天报，可恼之极！”他正在三堂上辱骂叔宝，那里得知程咬金看见敬德大怒出来，随后赶到三堂屏风背后，听得了回转身来，思想要搬弄是非。却遇着怀玉出来，说：“侄儿，你爹爹此病再也不得好。”怀玉道：“老伯父，为什么？”咬金说：“你去听听黑炭团咒骂着。”怀玉说：“他怎么样咒骂？”程咬金道：“他说死不尽的老牛精，病得瘟鬼一般，还是耀武扬威，是这样作恶，一定要生瘟病死的，死去还要落地狱，永不超生，剥皮割舌，还有许多咒骂。为叔父的方才句句听得，你去听听看。”怀玉大怒，赶出三堂，不问根由，悄悄掩到背后。敬德靠在交椅上，对外边自言自语，不防备后边秦怀玉双手一扳，连着太师椅翻了一交，就把脚踹住胸前，提拳就打。尉迟恭年纪老了，挤在椅子内，那里挣得起？说：“住了。你乃一介小辈，谁敢动手打我？”怀玉说：“打便打了你，何妨！”一连数拳，打个不住，咬金连忙赶过来说：“侄儿，他是你伯父，怎么到打他，不许动手。”假意来劝，打的左手，不去扯住，反扯住了空的右手说：“不许打。”下面暗内趯一脚。敬德说：“怎么你也敢踹着我？”咬金说：“黑炭团，你只怕昏了。我在这里劝，反道我踢你，没有好交的了。”又是一脚。那个尉迟恭气恼不过，只得大叫：“阿唷，好打，好打！陛下快些来救，来救命阿！”不觉惊动里边房内。

秦琼正与天子论着国家大事，那天子听得外边喊叫，就同茂公出来往外边。那咬金听得敬德大叫，明知朝廷出来，放了手就跑进说：“陛下，不好了！侄儿驸马被尉迟恭打坏在地下了。”天子说：“嘎，有这等事么？待朕去看。”朝廷走出来，咬金先跑在前面，假意咳嗽一声，对秦怀玉丢一丢眼色。怀玉乖巧，明知朝廷出来，反身扑地，把尉迟恭扯在面上说：“好打！”这个敬德是一介莽夫，受了这一顿打，气恼不过，才得起身，右手一把扯住怀玉，左手提起拳头，正要打下去。朝廷走出三堂，抬头一见，龙颜大怒说：“你敢打我王儿，还不住手！”敬德一见说：“万岁，冤枉阿，臣被他打得可怜，我一拳也不曾打他。”怀玉立起身来说：“父王阿，儿臣被他打坏了。”敬德道：“无此事，端端你来扳倒我，乱踢乱打，怎么反说某打你起来？”朝廷道：“你还要图赖？方才朕亲眼见你打我王儿，怎么到说王儿打你？应该按其国法才是，念你有功之臣，辱骂驸马，罚俸去罢。”尉迟恭好不气恼，打又打了，俸又罚了，立起身往外就走，竟回家内，不必再表。

单表朝廷同了诸大臣，出了帅府，秦怀玉送出龙驾，回进内房，叫声：“爹爹，父王回朝去了。”秦琼道：“你过来，我有一句话说话叮嘱你。”怀玉说：“爹爹，什么说话？”叔宝说：“就是尉迟恭与为父一殿功臣，你到底是小辈，须要敬重他。如今兵权在他之手，你命在他反掌之中，不可今日

太庙——帝王的祖庙。

趯（tì，音替）——跳跃。

俸——即俸禄。

这般模样。”怀玉说：“是，孩儿谨领父亲教训。”怀玉原在床前服侍不离。

且说天子回朝，已过三天，钦天监择一吉日，将银瓶公主与怀玉成亲，送回帅府，不必细表。

再表朝廷降下旨意，山西张士贵接了行军旨意，就带齐十万新收人马，正如：南山猛虎威风烈，北海蛟龙布雨狂。

毕竟御驾征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尉迟恭征东为帅薛仁贵活擒董逵

诗曰：

御驾亲征起大兵，长安一路望东行。今朝谁来东辽去，功建登州薛姓人。

那张士贵与四子一婿离了山西，正奔山东登州府。此话慢表。

再说天子当殿与众卿议黄道吉日，就与尉迟恭挂了帅印，来至教场，点起五十万大队雄兵，祭过了旗，朝廷亲奠三杯酒，发炮三声，排开队伍，一路行兵御驾亲征。天子坐在日月骠驺马上，有徐茂公、程咬金、马、段、殷、刘六将保住龙驾，前面二十六家总管随护元帅，离了大国长安。一路上盔滚滚，甲层层，旗幡五色，号带飘飘，刀枪剑戟，似海如潮，一派人马下来。我且不题。

单说总兵先锋张士贵，同四子一婿十万雄兵下来，只见前面有一座大山，名为天盖山。这人马相近山前，只听顶上炮声一起，赶出几百喽兵，多是青红布幡头，手内棍棒刀枪闪烁。当中有一位大王，全身披挂，摆动兵器，一马当先冲下山来，大叫：“呔，来的何人，擅敢领兵前来搅扰大王爷的山路！早早献出买路钱，方让你们过去。”这一声大叫，惊动张士贵。抬头看见，心下暗想：“他说什么天兵经过，多要买路钱，一定活不耐烦了。”分付大小三军，且扎下营盘。底下众儿郎一声答应：“是。”就把营盘扎住。张志龙叫声：“爹爹，待孩儿去擒来。”张环道：“我儿须要小心。”志龙答应。按好头盔，紧紧乌油甲，举起射苗枪，催开坐下黑毫驹冲上前来，大喝一声：“呔，我把你这绿林草寇，我们是什么兵马，你敢大胆阻我天兵去路么？”那大王哈哈大笑说：“你还不知大王利害之处。天下闻孤董逵之名，在我山下经过多要买路钱，你今好好献过粮钞，放你过去；如有半字支吾，恼了孤家性子，一顿乱枪，走脱一卒也不算大王爷爷本事。”张志龙大怒说：“该死的强徒，天下乃朝廷出入要路，你敢霸定天兵！好好让天兵过山，饶你性命；若再支吾，取你性命。”董逵说：“不须夸口，照大王爷枪罢。”催一步马，拿手中枪直望志龙面门上挑进来。志龙叫声：“不好！”把枪往杆子上噶啷一抬，险些跌下马来。交锋过去，冲将转来，志龙叫声：“狗强盗，照我枪罢！”噶这一枪，望董逵前心刺来。董逵叫声：“好！”把枪噶啷一架逼开，趁势一枪刺进来，张志龙躲闪也不及，正刺中左腿，鲜血直流，大叫一声：“好利害的狗强盗！”兜转马大败而走，张士贵说：“好骁勇草寇，战不上二合，小孩儿受了伤败下来了。”何宗宪叫声：“岳父，待小婿出去擒来。”张环说：“贤婿出马，须要小心。”何宗宪说：“不妨。”按按头上凤翅双分亮银盔，紧紧身上柳叶银条甲，手举过杆方天戟，催开底下银鬃马，冲上前来说：“咦！该死的强盗，休要扬威，我来取你之命哩。”董逵抬头一看，喝道：“那怕你们有百万英雄，千员上将，也有些难过天盖山。”何宗宪听说：“你敢吃了狮子心大虫胆，说得出这样大话。照戟罢！”一戟直望董逵咽喉挑进来，他喊一声：“来得好！”把滚银枪架在一边，战不上三个回合，董逵横转枪杆子，照着何宗宪背上“当”只一击，打得抱鞍吐血说：“阿唷，唷唷，好利害！”带转马，大败望营前来了。董逵呼呼大笑道：“那怕你们百万雄兵齐赶上来，也过不得此山。”勒马拦住山下。

单说何宗宪败到营前说：“岳父，强盗枪法利害，小婿实难敌他。还有谁有胜得他来？”父子六人无计可施。单表五个火头军在营前看打仗，见强盗连败大老爷一子一婿，十分猖獗，恼了薛仁贵性子，说：“岂有此理！一

个强盗尚被他霸住天盖山，阻住大唐兵马，无人可退，焉能到得东辽？”心内忿忿不平，走进自己营中，拿了方天画戟，来到张环面前，叫声：“大老爷，公子爷不能取胜，待薛礼去擒来。”张士贵说：“又来了，小将军尚不能胜，何在于你？且上去看。”薛礼走上前，把戟串一串，喝声：“呔，狗强盗！此处乃朝廷血脉，就是客商也不该阻住，要他买路钱。我们奉旨御驾亲征，开路先锋，天邦兵马打从天盖山经过，不思回避，擅敢拦阻此山去路，既撞在我手，快快下马祭我戟尖！”董逵说：“呔！步下来此穿白小卒，敢是铜包胆铁包颈？方才二位小将，尚然被大王爷打得吐血而回，你这小小鼠辈想是也活不耐烦了，照孤家的枪罢！”一枪望着仁贵拦腰刺来。薛礼说：“来得好！”把方天戟往杆子上噶啷一杓，董逵喊声：“不好了！”手一松，枪往半天中去了，在马上乱晃。薛礼在地下走上一步，右手拿戟，左手往董逵腿上一把扯住说：“过来罢。”一拖拖得董逵头重脚轻，倒坠转来。董逵好不着忙，两手乱到挣个不住，薛礼道：“你挣到那里去？”把董逵勒下，一夹一挤，手脚不动了。左手牵了这匹马，回身便走到营前说：“大老爷，小人薛礼活擒董逵在此。”张士贵满心欢喜，暗想：“薛礼好本事，我子万不如他，真算贤婿天大的造化了。薛礼这等骁勇，此去立得大功，多是我贤婿冒来的功劳了。”士贵有心冒功，叫薛礼放下董逵绑起来。

那仁贵将董逵放下，动也不动死的了。薛礼说：“大老爷，强盗被小人夹死了。”四子一婿把舌头乱伸，说：“好戟法，好力气！”士贵道：“薛礼，你本事果然高强，活擒董逵是你之功，待我大老爷记在功劳簿上，此去征东，再立得两个功劳，待我奉本朝廷，赎你之罪。”仁贵道：“是，多谢大老爷。那强盗这副披挂，小人到喜欢他，求大老爷赏赐与小人穿戴，好去开兵立功。”张环道：“马匹盔甲自然是你的，不消问我。是你擒来，自己取用便了。”仁贵把董逵盔甲除下，将尸首撇在一旁，到得了银盔银铠，一骑白毫马。回到前锋营，周青、李、姜四人大喜说：“大哥，你到立了一功，得了一副盔甲，我等兄弟们不知何日见功。”薛礼说：“莫要慌。一过海东，功劳多得紧。”

不表月字号火头军五人，单言张士贵分付抬营，十万人马穿过天盖山，正行下来，不过四五十里荒僻险路，只听得前面括拉拉拉拉拉一声响，山崩地裂，人人皆惊。张士贵唬得面如土色，马多立定了。说：“我的儿，什么响？”志龙说：“爹爹，好奇怪，不知什么响。”差人前去打听，不多一回，报说：“启上大老爷，前边不上一箭之路，地下摊开了一个大窟，望下去乌暗，不知有多少深，看不明白。”张环说：“有这等事？把人马扎住，我儿同为父去看来。”众公子应道：“是。”那父子六人催马上前，果见一个大窟如井一般。士贵说：“好奇怪！”分付手下人将索子丢下去有几多深浅，手下答应。数名排军把索子系了一块大石，望底下坠落，直待放不下了，拿起来量一量说：“大老爷，有七十二丈深。”张环道：“平空绷开地穴，到底未知凶吉，或有什么宝物在地下也未可知，或有什么妖怪作精也未可知。差人去探探看，看有何物在底下。”志龙说：“爹爹说得是。着那一个下去？”士贵看看军士们，多是摇头说：“这个底下去不得的，决有妖怪在内，被他吃了，走又走不起，白白送死。”士贵说：“我儿，谅此地穴，没人肯下去的。”志龙道：“爹爹，有了。我看薛礼倒也能干，不如差他下去探探看。有宝物，拿起来落得受用，若是妖怪吃了，也是他大数。”张环说：“我儿之言有理。”过来前锋营内传薛礼。

那中军奉令来到月字号说：“呔！火头军薛礼，大老爷传你。”薛礼正与四个兄弟讲究武略，只听得中军说大老爷传，薛礼大家一呼风赶出营门，同了中军来到穴前说：“大老爷在上，薛礼叩头。不知传小人到来，有何军令？”张环说：“薛礼，方才平空摊此地穴，其深无比，想一定朝廷洪福，必有异宝在下。你下去探一探，是什么宝物，拿起来献上朝廷，也是一件大功，免得罪了。”薛礼道：“待小人下去。”周青说：“动也动不得的，大哥，你要死没下去。”仁贵道：“不妨。生死乃命中所判，为兄下去得。”张环传令手下人，将一只竹篮系了一条索子，摇动响铃，我们就好收你起来。这根索子用了盘车，周青、姜、李四人执定盘车，慢慢坠将下去。彼时张环父子多在穴边，看守仁贵起来回音，我且不表。

单讲薛礼悠悠放至下面，黑洞洞，就有阴风冒起，寒毛直竖。仁贵暗想：“不好阿，我不听兄弟们的话，一时高兴下来，如今性命一定要断送的了。”内心十分胆怯。摸索着走出竹篮，团团一摸，多是满的。挨到东首，旁边有些亮光，也不要管他好歹，钻进去挨出外边，好似山洞内钻出来模样，又是一个世界了。上有青天云日，下有地土树木，心中大喜说：“这也奇怪，此世界不知通于何处？”回头一看，出来之所，乃是一座高山洞里钻出来的。忽然间云遮雾拥，好是阴雨天空一般，却也明亮。两旁虽无人家田地，却也花枝灼灼，松柏青青，好似仙家住所。居中一条砖砌街道，仁贵从此路曲曲弯弯行去。

正去之间，听得后面大叫：“呔！薛仁贵！你回转头来看！我与你有海底冤仇，三世未清，今被九天玄女娘娘锁住，难以脱身。幸喜你来，快快放我投凡，冤仇方与你消清了。”仁贵回头一看，只见西南上一根擎天大石柱，柱上蟠一条青龙，有九根链条锁着。仁贵走将过来，把九条链条裂断说：“汝去罢！”这条青龙摆尾一啸，一阵大风望东北角腾空而去，回头对薛礼看看，把眼一闭，头一答，竟不见了。

仁贵回身又走，只见前面有座凉亭，走到亭内，有一座灶头，好不奇异。灶门口又不烧，又没有火，灶上三架蒸笼，笼头罩着，虽不烧却也气出冲天。薛礼从早上下来地穴，又行了数里，肚中饿了，见了热腾腾三架蒸笼，想是一定吃得的东西，待我拿开来看。仁贵团团一看，并没有什么人影，便将笼头除下，只见一个面做的捏成一条龙，盘在里边，拿起来团一团，做两口吃了下去。又掇开底下一蒸，有两只老虎，也是面做的，也拿在手中捏做一团，吞了个肚。又掇开第三架，一看有九条面做的牛，立在蒸内，也拿起来捏拢了，做四五口吃在腹中，不够一饱。将蒸原架在灶上，走出亭子，身上暴躁起来，肌肤皮肉扎扎收紧，不觉满身难过。行不上半里，见一个大池，池水澄清，仁贵暗想：“且下去洗个浴罢。”将白将巾与战袄脱下来，放在池塘上，然后将身走落池中，洗了一浴起来，满身爽快，身子觉轻了一轻，连忙穿好衣服，随大路而走。

忽听后面有人叫道：“薛仁贵，娘娘有法旨，命你前去，快随我来。”仁贵回头一看，见一青衣童子，面如满月，顶挽双髻，一路叫来。仁贵道：“请问这里什么所在，因何晓得我名字？那个娘娘传我？”那童子道：“此地乃仙界之处。我奉九天玄女娘娘法旨，说大唐来一员名将，名唤薛仁贵，保驾征东，快领来见我，有旨降他，所以叫你名字。”仁贵听说，万分奇异，说：“有这等事？”连忙随了童子一路行去。影影见一座大殿，只听鼓乐之声来至殿前，童子先进内禀过了，然后仁贵走到里边，只见一尊女菩萨坐在

一个八角蒲墩上，薛礼倒身下拜说：“玄女大圣在上，凡俗薛礼叩头，未知大圣有何法旨？”娘娘说：“薛仁贵，你乃大唐一家梁栋，只因此去征东，关关有狠将，寨寨有能人，故而我冲开地穴，等你下来。有面食三架，被你吃下腹内，乃上界仙食。你如今就有一龙二虎九牛之力，本事高强，骁勇不过，不够三年就可以征服。咳，但是你千不是，万不是，不该把这条青龙放去。若这龙降了凡，就要搅乱江山，干戈不能宁静，所以我锁在石柱上。如今被你放去，他就在东辽作乱，只怕你有一龙二虎九牛之力，也难服得青龙，便怎么办？”仁贵说：“阿呀，大圣阿！弟子薛礼乃凡间俗子，怎知菩萨处天庭之事？所以放走了青龙。他在东辽作乱，搅扰社稷，今陛下御驾亲征，若难平服，弟子之大罪了。望大圣娘娘赐弟子跨海征东，就能平定，恩德无穷。愿娘娘圣寿无疆。”那玄女娘娘说：“若要平定东辽，只是如今三年内不能够的了。除非过了十有余年，才得回中原，干戈宁静。我有五件宝物，你拿去就可以平辽。”叫童儿里边取出来。那青衣童子说：“领法旨。”连忙进内，取出递与薛礼。娘娘说：“薛仁贵，此鞭名曰白虎鞭，若遇东辽元帅青脸红须，乃是你放的青龙，正用白虎鞭打他，可以平定得来。”仁贵道：“是。”娘娘道：“哪，这一张震天弓，这五枝穿云箭，你开兵挂于身畔。这青龙善用九口柳叶飞刀，着了青光就伤性命，你将此弓宝箭射他，就能得破，射了去把手一招，原归手内。”仁贵应道：“是。”娘娘又说：“哪，此件名曰水火袍，若逢水火灾殃，即穿此袍，能全性命。”仁贵应道：“是。”回头看四桩宝物，霞光遍透。又有一本素书，并无半字在上。就问娘娘：“此书何用？”娘娘说：“此书乃是异宝，名曰‘无字天书’。此四件呢，别人见得，这天书只可你一人知道，不可被人看见。凡逢患难疑难之事，即排香案拜告，天书上露字迹，就知明白。此五件异宝你拿去，东辽就能平服。不可泄露天机，去罢。”薛礼大悦，拜别玄女娘娘，将天书藏于怀内，手拿弓箭，一手拿了袍鞭，前面青衣童子领路，仁贵离了殿亭，一程走到两扇石门边，童子把门开了说：“你出去罢。”将薛礼推出门外，就把石门闭上，前去复旨。不必去表。

单讲仁贵抬头一看，眼前乌暗团团，一摸摸着了竹篮，满心欢喜，将身坐在篮内，把铜铃摇响。且表上边自从仁贵下去，已有七天不见上来。张环明知薛礼死在底下，思想要行兵，有周青、姜、李四人那里撇得下？在地穴前守了七日七夜，不见动静。忽然闻得铜铃摇响，大家快乐，连忙动盘车收将起来。仁贵走将出来说：“兄弟们，倒要你们等了这一回。”众人道：“说什么一回，我们等了七日七夜了。”仁贵说：“这也奇了。真乃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为兄在下面不多一回工夫，就是七天了。”众人道：“大哥，下面怎么样的？手里这些东西那里来的？”薛礼就一一细说一遍。四人满怀欢喜，回到营中。

张士贵闻知，说：“薛礼，你为何去了几天？且把探地穴事情细说与大老爷得知。”仁贵答应，就把娘娘赠宝征东之事，细说一回。张环大喜说：“也算一桩功劳。”分付就此拔寨起行。仁贵回到前锋营，藏好了四件宝贝，卷帐行兵，正望

山东地界而来。在路担搁几天，早到山东登州府。正是：

十万貔貅如狼虎，保驾征东到海边。

毕竟不知征东跨海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白袍将巧摆龙门阵唐天子爱慕英雄士

诗曰：

统领英雄到海边，旗幡蔽日靖风烟。君王欲见征东将，命摆龙门宝阵盘。

那张环便来参见长国公王君可，专等朝廷到来一同下海。等不上四五天，早见前面旗幡密密，号带飘飘，有长国公王君可，总先锋张士贵一路迎接下来。朝廷大喜说：“王兄平身。你奉朕旨在此督造战船，预先完修，是王兄之大功也。随寡人进城来。”君可口讲：“领旨。”尉迟恭传令五十万大小三军，屯扎外教场，三声炮起，齐齐扎下营盘。朝廷同了众公爷进城，扎住御营，武将朝参已毕，一一见礼问安。王君可说：“尉迟老元帅，长安秦千岁病体怎么样了？”敬德道：“他尚卧床不起，愈觉沉重，所以不能执掌兵权，某家代领兵来的。”王君可说：“他往日受伤，此病难痊。”尉迟恭道：“便是。”茂功说：“如今要选黄道吉日，下船过海。”天子道：“徐先生且慢。朕听先生说有应梦贤臣在军中，所以放胆起兵。今下了船到东辽，非同小可。他那里多有骁将，我这里有了贤臣，方可以平辽。若无姓薛的小将，这班老将多是衰迈，不能如前日之威风的了，怎能抵敌，如何处置呢？”茂功说：“不妨。张士贵十万兵中，现有应梦贤臣，请陛下放心。”天子说：“先生又来了，前在陕西行兵到山东，从不听见说有姓薛的，寡人定是放心不下，怎好落船过海？既是先生说有此人，今张环兵丁现在，待朕降旨宣出，封他一官，好随寡人下船过海，何等不美？”茂功说：“陛下不知其细，那个应梦贤臣，他还时运未到，福分未通，近不得主上天子之尊贵，受不得朝廷一命之恩荣。且待他征东班师，才交时运，方可受恩。若今陛下就要他近贵，分明反害他性命难保了，岂非到底无人保驾？”朝廷说：“有这等事？既然他福分未到，受不起恩宠，就待后日也罢了。但是如今朕要见他一面，才得放心过海。若不见面，寡人不去征东了。”茂功说：“要见他一面容易的。万岁降一道旨意，着元帅三天内要在海滩上摆一座龙门阵，见得贤臣一面了。”朝廷说：“既如此，宣元帅进营。”

尉迟恭正在分付枪刀要锐利，队伍要整齐，勿听朝廷叫声：“尉迟王兄，朕要你在海滩上摆一座龙门阵，使寡人看看，限三天摆了来缴旨。”敬德一听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说：“陛下，臣从幼不读书，一字不识，阵图全然不晓，不要说龙门阵，就是长蛇阵也只得耳闻，不曾眼见。臣只晓得一枪一鞭，那里晓得摆阵？望陛下另着别将摆罢。”茂功把眼望朝廷一丢，天子心内明白，便假意把龙颜变转，大喝道：“！你做什么元帅？摆阵用兵乃元帅执掌的常事，怎么说不曾摆起来？若到东辽，他们要你讲究阵图，你也是这样讲：‘我从小不读诗书，不晓得摆阵？’倘若东辽兵将摆出异样大阵，你也不点人马去破，就是这样败了不成？决要三天内摆下龙门阵就罢，如若逆旨，以按国法！”敬德勉强领了旨意，踱出御营说：“真正遭他娘的瘟！秦琼做了一世元帅，从不摆什么龙门阵，某才掌得兵权，就要难我一难。但不知这龙门阵怎么摆法？”

心内烦恼，走出营来，却遇程咬金交身走过，只听得他自言自语的说：“当初隋朝大臣曾摆龙门阵，被我学得精熟。可惜不掌兵权不关我事，不然摆一座在海滩上，也晓得老程的手段。”敬德一一听得，满怀欢喜说：“程老千岁，不必远虑。待本帅作主，点些兵马在海滩上摆起龙门阵来，显显将军手段如何？”咬金说：“这个使不得。私摆阵图，皇上要归罪的。”敬德

说：“不瞒将军说，朝廷方才要本帅三天内摆阵。你自悉知本帅不曾摆阵，只要你提调我摆就是了。”程咬金道：“陛下要元帅摆阵，我又不是元帅，与我什么相干？龙门阵我是透熟的，摆也不知摆过多少，不要教你。”竟回身去了。

尉迟恭明知他说鬼话，回进营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左右过来，速传先锋张士贵进见。”左右一声答应：“嘎！”“呔！元帅爷有令，传先锋张士贵进营听令。”张环闻知，连忙到中营说：“元帅爷在上，末将张士贵参见。不知元帅有何将令？”敬德道：“本帅奉旨要摆一座龙门阵。本帅未曾投唐之时，常常摆过，如今投唐之后，从不曾摆，到忘怀了。只记得些影子，故而传你进营，命妆三天内在海滩上，代本帅摆座龙门大阵前来缴令，快去！”张士贵闻言大惊说：“是。元帅在上，末将阵书也曾看过，多精通的，也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人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攒羊阵，六子联芳阵，七星阵，八门金锁阵，九曜星官阵，十面埋伏阵，这十个算正路阵。除了这十个阵，别样异阵也有几个，从来不曾有什么龙门阵，叫小将怎生摆？”敬德道：“！我把你这该死的狗头，胡言乱语讲些什么？这十阵本帅岂有不知？我如今要摆龙门阵，你怎说没有？做什么总管，做什么先锋！快摆龙门阵论功升赏，若再在此逆令，左右看刀伺候！”一声分付，两旁答应：“嘎！”“是！”吓得张环魂飞魄散说：“待末将去摆来。”只得没奈何走出中营。

来到自己营中说：“不好了，真正该死该死。”那四子一婿见说大惊道：“爹爹，为什么方才元帅传去？有何令旨？”张环说：“嘎，我的儿，不要讲起。我阵书也不知看了多多少少，从来没有什麼龙门大阵。这元帅偏偏限为父的三天内，要在海滩上摆一座龙门阵。我儿，你可晓得龙门阵怎样摆法？”志龙道：“孩儿阵书也只当熟透的，不曾见有什么龙门阵，爹爹就该对元帅说了。”张环道：“我岂不知回说？他就大怒起来。如若逆令不摆，他就要把为父处斩。难道我不要性命的？所以不敢不遵，奉令出来的。这龙门阵如何摆法？”四子道：“这便怎么处？”何宗宪叫声：“岳父，我想元帅也不曾摆的，故此要岳父摆。不如就将一字长蛇阵摆了，装了四足，当做龙门阵如何？”士贵大喜说：“贤婿之言有理。左右过来，传令三军披挂整齐，出城听调。”左右一声：“得令。”就把军令传下去。十万兵马明盔明甲，整整齐齐摆开队伍，统出兵来。父子女婿六人，竟到海滩，一队队摆了一字长蛇阵，装出四足五爪，略略象龙模样。张士贵大悦，命志龙与何宗宪在内领队，自己忙进城来到中营，禀上元帅说：“末将奉令前去，龙门阵已摆完备，请元帅去看阵。”尉迟恭说：“果然摆完了么？带马过来。”左右答应，牵过马匹，元帅上马，张环在前。

张环走出城来在海滩上，道：“元帅，喏，这龙门阵，可是这样摆法？”敬德是黑漆皮灯笼，胸中不识一字的，假做精明在道的一般望去，一看说：“不差，正是这样的影子。算在你的功劳，待本帅去缴旨。”尉迟恭回进城来，忙到御营说：“陛下，臣奉旨前去，不到三天，已摆完了这座龙门阵，前来缴旨。”朝廷说：“既摆了龙门阵，徐先生快同寡人去看。”茂功同了天子上马，出城来到海滩。程咬金也随来一看，暗想：“这座龙门阵原来是这样一个摆法的，待我记在此，也学做做能人。”那朝廷一见说：“尉迟王

兄，这阵可行得动的么？”敬德道：“行得动的。”就分付张士贵行起阵来。张环一声传令，阵中炮响一声，何宗宪领了头阵，照样长蛇阵行动一般。天子叫声：“先生，这梦内贤臣在何处？那个就是？指与朕看。”茂功说：“陛下看看，看像是龙门阵否？若像是龙门阵，才可见有应梦贤臣。”茂功说了这两句话，朝廷当心一看，况且向来督兵过的，这十阵书皆明白，方才一心要看应梦贤臣，所以不当心去看看阵图，如今当心一看，明晓是长蛇阵，同了徐茂功回马就走。

尉迟恭不解其意，也转身进城，来到御营下马，叫声：“陛下，臣摆此阵如何？”朝廷大怒，喝道：“！朕要你摆龙门阵的，怎么摆这什么阵来哄骗寡人？又不是一字长蛇阵，又不像龙门阵，倒像四脚蛇阵。”敬德说：“啊呀陛下，这个是龙门阵。”朝廷说：“，还要讲是龙门阵么？这分明一字长蛇阵，将来摆了四足，弄得来阵又不像阵，兵又不像兵，这样匹夫做什么元帅？降朕旨意，绑出营门枭首！”敬德着忙：“阿呀万岁，恕臣之罪。这阵不是臣摆的，是先锋张环摆的。”茂功在旁笑道：“元帅，你分明被张环哄了。这是长蛇阵，你快去要他摆过。”尉迟恭道：“是。”连忙回身来至中营说：“左右过来，传总管张环！”左右一声答应，出营说道：“呔！元帅爷有令，传先锋张士贵进来听令。”张环连忙答应道：“是。”行入中营，叫声：“元帅，龙门阵可摆得像么？”敬德大怒道：“我把你这贼子砍死的。到底你摆的是什么阵？”张士贵回说：“元帅不差的，这是龙门阵。”敬德道：“，还要强辨！哄那一个！本帅方才一时眼昏，看不明白，想起来分明是一字长蛇阵。”张环道：“元帅，实在没有这个龙门阵，叫末将怎样摆法？所以把长蛇阵添了四足，望元帅详察。”敬德说：“乱讲！如今偏要摆龙门阵，快去重摆过来，饶你狗命，违令斩首。”张环无法，只得答应道：“是，待末将重去摆来。”

出了中营，上马飞奔海滩。抬头一看，还在那里行长蛇阵。喝道：“畜生，收了阵快来见我。”四子一婿连忙收了阵图，来至营中说：“爹爹，龙门阵是我们的功劳，为什么爹爹到生起烦恼来？”张环道：“，畜生！什么功劳不功劳，难道他们不生眼珠的么？你把长蛇阵去哄他，如今元帅看出，十分大怒，险些送了性命。再三哀求，保得性命，如今原要摆过。有什么功劳？这便却怎处？”何宗宪叫声：“岳父，我看薛礼到是能人，传他来与他商议，摆得来也未可知。”张环道：“贤婿之言有理。中军过来，速传头军薛礼进营听令。”中军答应，传来说：“薛礼，大老爷传你。”薛仁贵奉令进见说：“大老爷在上，小人薛礼叩头。”张环说：“薛礼，你如今已有二功，再立一功就可赎罪了。今陛下要摆龙门阵，故此传你进来。你可知此阵图？速即前去摆来，其功非小。”仁贵说：“龙门阵书上也曾看过，但年远有些忘怀，待小人去翻出兵书，看明摆便了。”张士贵听言大喜说：“既如此，快去看来。”仁贵应道：“晓得。”回到前锋营内，摆了香案，供好天书，跪倒尘埃，拜了二十四拜说：“玄女天圣在上，弟子薛礼奉旨摆龙门阵，但未知龙门阵如何摆法，拜求大圣指教。”薛礼祷告已完，立起身来，拿下天书揭开一看，果然上有龙门阵图的样式，有许多细字一一标明。

薛礼看罢，藏好天书，来至大营说：“大老爷，那龙门阵其大无比，十分难摆，更且烦难，要七十万人马方能件件完全。小人想最少也要七万人，方可摆得。”张环道：“果有此阵么？既如此，待我统兵七万与你，可替本总小小摆一座罢。”薛礼一声答应说：“小人还求大老爷，在海滩高搭一座

将台，小人要在上边调用队伍，犹恐众兵不服，如之奈何？”士贵说：“不妨。本总有斩军剑一口，你拿去，如若不服听调，就按兵法。”仁贵道：“多谢大老爷。”接了军剑一口，竟到前锋营庄肃整齐。士贵下令要靠山朝海高搭一台，点齐七万人马，明盔亮甲。薛礼来到海滩说：“大老爷，还要搭一座龙门。”士贵传下军令竖好龙门。仁贵道：“小人多多有罪，求大老爷在此安候。”张环说：“自然本总要在此听调。”仁贵走上将台，把旗摇动摆将起来。薛仁贵第一通掌兵权，谁敢不服？多来听候军令。那薛仁贵当下分付：这一队在东，那一队在西，大老爷怎么长，大老爷怎么短，四子一婿多来听调，上南落北不敢有违一回，张总兵反被火头军调来调去，不上半天功夫摆完了。张环心中大喜说：“看这薛礼不出，果然是个能人。你看此阵图，果然原像一座龙门阵，活像龙在那龙门内要探出探进的意思。”只见仁贵下将台，把黄龙行动泛出龙门，多用黄旗，乃是一条黄龙。

张士贵忙进城，来到中营说：“元帅在上，那座龙门阵今已摆好在海滩上了，特请元帅去看阵。”尉迟恭道：“既然摆好在那里，你先去，待本帅同驾便前来便了。”张士贵答应，先往城外等候。敬德来至御营，同了天子、军师一齐上马来到海滩。朝廷坐在龙旗底下，望去一看，但见此阵：

旗幡五彩按三才，剑戟刀枪四面排。方天画戟为龙角，拂地黄旗鳞甲开。数对银枪

作龙尾，一面金锣龙腹排，千口大刀为龙爪，两个银锤当眼开。

朝廷大喜说：“果然活龙活现，这才是座龙门阵。”便叫：“徐先生，龙门阵虽然摆就，这应梦贤臣是那一个？”茂功道：“陛下降旨把龙门阵行动，就可见应梦贤臣了。”朝廷大悦说：“既如此，降朕旨意，把阵图行动起来。”“嘎！”下边一声答应。阵心内走出一队，仁贵领了队伍从出，龙门里面人马，圈出外边兜将转来；仁贵撒下黄龙，又把青旗一摇，阵里边多用青旗，又变了一条青龙了。茂功道：“陛下哪，那，那走转来执青旗的那一个穿白小将，就是应梦贤臣了。”朝廷睁眼一看，说：“果然是！分明与梦内一般面貌，活像！”又在阵心内去了。如今又走转来了，手内又执白旗，多换了白旗，又一条白龙了。少停，手执红旗，又变了红龙了。天子好不欢喜说：“这个领阵小将，果然是个能人。降朕旨意，收了阵罢。”张环传令下去，仁贵一一调开，散了龙门阵图。朝廷同军师自回御营，称赞仁贵之能。

张环收兵进城，将人马扎住说：“薛礼，你摆阵图其功非小，待本总记在功劳簿上，少不得奉达朝廷，出你之罪。我大老爷先赏你十斤肉、五罐酒，你拿去罢。”仁贵道：“是，多谢大老爷厚赐。”仁贵领了酒肉回到前营来，就端正起来，摆开桌子，弟兄五人饮酒作乐，我且不表。

单讲张士贵进入中营，叫声：“元帅，此阵可摆得是么？”敬德大悦说：“这个阵摆得好，才是个龙门阵。原算将军之功，待本帅记在此。”就将功簿展在桌上。要晓得尉迟乃是写不了字的，提起笔来竖了一条红杠子，算为一功。张环又说：“元帅在上，狗婿何宗宪前日行兵天盖山，活擒草寇董逵，探地穴，也是狗婿微功。”敬德说：“既有三功，并记在上面。”也竖了两条杠子，将功簿收藏好了。张环大悦，回到营中说：“贤婿，方才元帅都上了你的功劳了。”宗宪道：“多谢岳父费心。”按下不表张环冒功之事，单讲御营天子说：“徐先生，朕看这应梦贤臣在内领阵，一定是：

武略高强兵法好，雄威服众有才能。

但不知他胸中学问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小将军献平辽论瞒天计贞观过海

诗曰：

九天玄女赠兵书，巧摆龙门独逞奇。考试文才年少将，平辽论内见威仪。

话说天子要试贤臣才学，军师徐茂功说：“容易。陛下要知贤臣腹内才学，须降旨尉迟恭，要他做一纸《平辽论》，就知他才学了。”朝廷连忙降旨一道。敬德来到御营说：“万岁宣臣有何旨意？”朝廷说：“王兄，朕此去征东未知胜败，要讨个信息，王兄快去做一纸《平辽论》与寡人看。”敬德听言一想说：“早知做元帅这等烦难，我也不做了。才摆得龙门阵，又是什么《平辽论》。我想什么论不论，分明在此难着某家。不要管，再叫张环做便了。”说：“陛下，待本帅去做来。”尉迟恭来到中营说：“左右过来，快传张环进见。”左右奉令出营说：“呔，张环，元帅爷有令，传你进营。”张士贵答应，连忙来到中营说：“元帅在上，传末将来有何将令？”尉迟恭说：“本帅奉旨，要你做一纸《平辽论》，快去做来。”张环应道：“是。待末将去做来。”慌忙退回自己营中，叫中军过来，应道：“有。”张环道：“快传前营薛礼听令。”中军奉令，传进薛礼。”说：“大老爷在上，小人薛礼叩头。”张环道：“起来。本总传你的时节正多，以后见了我大老爷，不必叩头了。”薛礼说：“是。小人遵令。”张环道：“薛礼，方才元帅要本总做《平辽论》，你可做得来？一发立了此功。”仁贵道：“是。小人可做得的。”张环道：“如此快去做来。”仁贵奉令进营，便叫兄弟们回避，周青、姜、李四人退出。仁贵忙摆香桌，上供天书，拜了二十四拜，祷告一番。拿来揭开一看，上面字字碧清，写得明白。就将花笺一幅，看了天书，细细写好眷下，忙到张环营中说：“大老爷，小人《平辽论》做在这里了。”士贵说：“待本总记在簿上。”说罢，就拿到中营，叫声：“元帅，《平辽论》乃是狗婿何宗宪做在此了。”尉迟恭接了《论》，把功劳簿又竖了一条杠子，竟到御营说：“陛下在上，《平辽论》在此，请我主龙目清观。”朝廷说：“取上来。”侍臣接上，铺在龙案，军师同朝廷一看，上写着《平辽论》：

混沌初分盘古出，三才治世号三皇。天生五帝相继续，尧舜相传夏禹王。禹王后代昏君出，乾坤一统属商汤。商汤以后纣为虐，伐罪吊民周武王。周室东迁王迹熄，春秋战国七雄强。七雄并吞为一国，秦氏纵横号始皇。西兴汉室刘高祖，光武中兴后汉王。三国英雄尊刘备，仲达兴为司马王。杨坚篡周为隋王，国号兴称仁寿王。天生逆子隋炀帝，弑父专权大邺王。邺王邪政行无道，天下黎民尽遭殃。天公降下真明主，重整乾坤归大唐。施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太宗王。平除四海番王顺，无道东迁又放狂。明君御驾亲跨海，一纪班师东海洋。

朝廷看完大悦。道：“徐先生，此去征东，为何要这许多年数？”茂功道：“看来要得十二年才能平服。”天子道：“有了这样能人，自然平服得快。”茂功算定后日黄道吉日，就要下船过海。当夜不表。

再说次日，张士贵传令十万人马，先下战船，开了二百余号，多把链条绞拢一排，扯起御驾亲征旗号，竟望海内而去。这一千三百战船，只只绞定，海内风波最险，犹恐吹翻，故把链条绞定。五十万雄兵多在两边船内。朝廷同公卿于吉日上上了龙船，扯起平辽大元帅旗号。尉迟恭好不威风，三声炮响，

一齐开出。在海内行了三日，只见天连水，水连天。忽一时，大风刮起，豁辣辣就不好了。海内波浪泼起数丈，惊得天子面如土色，龙案多颠翻倒了。这些船在海内跳来跳去，人马跌倒船中，扒得起来，又跌倒了，天子也翻了数次。程咬金在船内滚来滚去，徐茂功也难起身，余者无有不跌，无有不吐。天子骇怕，吓得发抖说：“先生，不去征东了。情愿安享长安，由他杀过来，让他也看得见，何苦丧在海内？”程咬金说：“陛下，快降旨，转去转去，性命要紧。”茂功说：“不妨。只消陛下降旨，要元帅平风浪静。”敬德也跌得昏了，一听此言，心内大惊说：“军师大人差矣！风浪乃玉皇御旨，天上之事，叫本帅那里平得来？”茂功道：“我算定阴阳，风浪该是你平的，有本事去平就罢了。如没有本事去平其风浪，降旨将你绑缚，撩在海内，祭了海神，也平得风浪了。”尉迟恭道：“遭他娘的瘟，怎么海中风浪多，要元帅去平起来？”没奈何，过了前船，传总兵张环。左右一声答应，说：“呔，帅爷有令，传先锋张士贵上船听令。”那个张士贵，也在船内跌吐得个昏花，好不难过。只听中军说：“禀上大老爷，元帅军令，要传过去。”张环道：“这样大风，又来传我去做什么？”无可奈何，挨上船头。水手挽住一只船，扒上龙船：“元帅传末将有何将令？”敬德说：“如此大风浪，今已危急，快去与本帅平净风浪，是你大功。”张环道：“元帅又来了，海内风浪，年年惯常，叫末将怎生平法？”元帅道：“你若不平风浪，叫两旁将士把你张环绑了，丢在海中祭了海神，或者平得风浪亦未可知。”张环说：“元帅，这个使不得，待末将去平复水浪便了。”士贵走至前船，进入内舱，就传薛礼。那晓得仁贵在船内翻了两交，也着了忙，就拜着天书，上边字字明白。藏好了天书，却当大老爷来传。仁贵明知此事，到张环船内说：“大老爷传小人有何将令？”士贵说：“你可有平浪之计么？”薛礼笑道：“大老爷，有五湖四海龙王到此朝参，故此这等大风。只要万岁御笔亲书‘免朝’二字，撒在海内，极大的风浪就平了。”张环大悦道：“果有此事？应验了，你之大功。依你行事，平了风浪，你这大罪一定就赦去。”

不表仁贵退出回前营内。单讲张环来到龙船，照样薛礼这番言语，对元帅说了。尉迟恭大悦说：“妙阿，妙阿，果应其言，就记你功劳。”说罢，来到御营，进入舱内，叫声：“陛下，海内五湖四海龙王前来朝参，故起风浪。只消陛下亲挥‘免朝’二字，撒入海内，风浪就息了。”朝廷说：“果有此事？待朕就写起来。”元帅摆好龙案，亲书“免朝”二字递与敬德接在手中，走出船头，两边有水军扶定。说：“圣上有旨，今去征东，诸位龙王免朝，各回龙驾。”把“免朝”二字丢入海内，犹如有人在底下接了去的一般，顷刻不见了皇旨牌。不一刻，风浪顿息。朝廷说：“徐先生降朕旨意，把战船回转山东，不去征东，情愿待他起兵杀过来再处。”茂功说：“陛下又来了。如今风浪平息，正好行船，怎么反要回山东？倘东辽起兵杀至中原，怎生抵敌？”咬金道：“陛下不要听这牛鼻子道人。此去大海，风浪还大，乃是险路，性命要紧。趁此风息浪静，回到登州，安享长安。若是东辽兴兵过海侵犯疆界不是我夸口说，就是老程年纪虽老，还敌得他过，包在臣身上。杀退番人，决不惊驾，眼前避祸要紧。”敬德说：“老呆子，什么说话，自古道：‘食君之禄，当报君之德’，趁此风平浪息，以仗陛下洪恩，此去征东，有甚险处？你敢驾前乱道！”朝廷说：“不必埋怨。寡人原死长安，决不征东入海。”徐茂功心下一想说：“既然陛下不去征东，臣也难以逆旨，且回登州。”尉迟恭见军师说了，只得即忙传令，分付三军，回转登州，待

风浪平息过海征东。元帅一声令下，只听齐声答应：“嘎！”张士贵也奉令，这一千五百战船尽皆回转。行了三日三夜，到了登州海滩，把船泊住。朝廷与公爷下船进城，城内扎营，不必去表。

单讲天子说：“先生，我们明日回长安去罢。”茂功说：“陛下有了这样应梦贤臣保驾平东，此乃国家的大事，怎么万岁要回长安起来？”天子叫声：“先生，但海内风浪极大，怎生行船？不如回长安去罢。”茂功说：“陛下放心。有几日风大，自然有几日风小的。就在这里等几天，待风息浪静，可以过得海，平得东了。”朝廷说：“既如此说，就等几天便了。”

不表天子在御营内。再言徐茂功来到帅营，尉迟恭连忙接住。说：“军师大人连夜到此，有何事见谕？”茂功道：“元帅，海内风浪浩大，圣上不肯征东，怎么处？”敬德叫声：“大人又来了。朝廷虽不肯征东，难道本帅回转长安不成？真若待圣上驾回长安，本帅同军师领兵过海，前去征东罢。”茂功道：“不是这等讲的，那东辽人马邪法多端，必要御驾亲征的。若元帅统兵前去，料难平复得来。”元帅道：“如今陛下不肯去，也没法奈何他。”茂功道：“我想起来也容易的，如非设一个瞒天过海之计，瞒了天子过海，到东辽就可以征东了。”敬德道：“大人，何为瞒天过海之计呢？”茂功说：“元帅不要慌，只消去传令这张士贵，要他献这瞒天过海之计，如有就罢，若没有，就掘下三个泥潭，对他说辰时设计，就埋一尺；午时设计，就埋二尺；戌时设计，将他埋三尺。这一天总不使计，将他连头多埋在泥里。他是自然着忙，就有瞒天过海之计献出来了。”尉迟恭大喜说：“军师大人当真么？待本帅明日就要他献计便了。”徐茂功道：“是。”回转御营，其夜不表。

到了明日，敬德传令，一面掘坑，一面传张士贵进中营。士贵说：“元帅传末将有何将令？”敬德说：“朝廷惧怕海内风浪，不肯下船过海，故此本帅传你进营，要献个瞒天过海之计，使圣上眼不见水，稳稳的竟到海东，是你之功。如若没有此计，本帅掘下泥坑三个，你辰刻没有，埋你一尺；午时没有，埋你二尺；晚来没有，埋你三尺。如若再无妙计，将你活埋在泥里。张环听了大惊：“元帅，待末将去与狗婿何宗宪商议此计，有了前来缴令。”敬德说：“既如此，快去！”张环答应，回营说：“中军传令薛礼进见。”中军奉令来传，薛礼忙到营中说：“大老爷传小人有何将令？”士贵道：“只因朝廷惧怕风浪，不去征东。元帅着我要献个瞒天过海之计，使朝廷不见风浪泼天，就不致圣驾惊恐，竟到东辽，是你之功。”薛礼说：“待小人去想来。”奉令出来，回到前营，忙摆香案，拜求天女，翻看天书，上边明明白白。薛礼看罢，藏好天书。来到中营说：“大老爷，瞒天过海之计有了。”张环大喜道：“快说与我知。”仁贵道：“大老爷，此非一日之功。对元帅说传下令去，买几百排大木头来，唤些匠人造起一座木城，方方要四里，城内城外多把板造些楼房，下面铺些沙泥，种些花草，当为街道。要一万兵扮为士、农、工、商、经纪、百姓；居中造座清风阁，要三层楼一样，请几位佛供在里面。等朝廷歇驾，将木城先推下海，趁着顺风缓缓吹去，哄朝廷下船赶到城边，竟上此城，歇驾清风阁。又不见海，又不侧身倒动，岂不瞒了天子过了海了？”张士贵称谢，自回前营不表。

单讲士贵来到帅营，叫声：“元帅，有计了。只须降下令去，伐倒山木，筑一木城，如此甚般做法，可以过得海去。”尉迟恭大悦，就记了何宗宪功劳，来见军师，一一将言对茂功说。茂功称善：“此行甚妙。”茂功假传旨

意，暗中行事，一些不难。十万人动手伐倒山林大木。正叫人多手多，不上三个月，这座木城就造完了。推入海内，果然是顺风稳稳的去了。单单瞒得朝廷。只有程咬金胆小，见了木城，心中怕去。又隔了三天，朝廷说：“先生，回长安去罢，在此无益。”茂功道：“陛下，臣算阴阳，这有半年风浪平静，何不下船前去？过了半载，风浪来时，已到东辽有二三个月了。”朝廷道：“果有此事么？”茂功道：“臣怎敢谎着？”天子道：“若下了船又起风浪，是徐先生之大罪了。”茂功道：“这个自然，是臣阴阳不准之罪，该当领罪。”天子道：“既如此，降朕旨意下船过海。”尉迟恭传下令来，张环先开五百号战船，先锋开路，竟自前去。

单讲这朝廷下了龙船，众国公保住。二十六家总兵官也下战船，只只开去。单有程咬金在沙滩上说道：“徐哥，我看这座木城甚是可怕。倘被风浪打翻，岂不白白送了性命？你是保驾去罢。我转长安，等秦哥病好一同前来，有何不可？”茂功道：“既如此，你天子驾前不可多讲。”咬金答应。上船进船舱说：“陛下在上，臣思秦哥有病在床，乏人看望，臣心难安。恕臣之罪，臣不敢保驾征东了。欲转长安，侍奉秦哥，病愈同到东辽助驾。”朝廷说：“正该如此，程王兄请便。”咬金辞驾上岸，别了诸将，快马转陕西。也不必表。

且说朝廷降旨，开了龙船，离登州府二三日，行到大海之中，十分旷野之所，无风风也大，龙船原在这里泼动。朝廷说：“先生，你说如今没有风浪，故此下船的。如今原是这等风浪，便怎么处？不如回转山东，少惊朕心。”茂功说：“陛下龙心韬安，降旨前面可有歇船躲浪之处么？”尉迟恭假意望前一看，说道：“陛下，前面影影见有一所城池，不如去泊上岸，避避风浪。”朝廷说：“先生，这是什么城池？还是东辽该管，还是寡人汛地？”茂功说：“陛下，臣见这地图上载的，不叫什么城，名为避风寨。多用木头筑的，传为城木为寨，乃是陛下该管的汛地。陛下今到此处，且停船上岸进寨去，一则避过海内风浪，二则观玩寨中人民丰乐景致。”朝廷说：“这也使得。”元帅传令下来，龙船飞赶到木城边，把绳索缆住。众大臣先在岸上接驾，天子同了茂功、敬德走上岸，骑了马，诸将保定。进得寨门，淘淘曳曳，拥上许多百姓，香花灯烛，跪伏尘埃说：“万岁龙驾在上，避风寨百姓接驾。愿圣天子万寿无疆。”朝廷说：“众百姓，此处可有清静所在歇驾么？”那些百姓，就是元帅掌管的黄旗人马假扮为民，军师分付在此。大家应道：“启上万岁爷，这里有座清风阁，十分幽雅，可以安歇龙驾。”朝廷说：“既如此，就往清风阁去。”天子来到阁上，把四面纱窗推开，好比仙景一般，心中欢乐。果然并不听见风浪，瞒过天子缓缓行过海去。那些兵马原在战船内，被木城带了行动。诸大臣在清风阁上，单瞒过朝廷。他又看不出行动，认真只道歇在岸上。虽在此与军师下棋，只想回转长安，便说道：“徐先生待风浪平息，一定不去征东，要回长安了。”军师道：“这个自然。”到晚，军师别了朝廷，出来私自对众公爷说道：

海中风浪随时有，休对君王说短长。

毕竟不知如何过得海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金沙滩鞭打独角兽思乡岭李庆红认弟

诗曰：

仁贵功劳天使灵，张环昧己甚欺君。虽然目下多奸险，他日忠良善恶分。

话说那军师对诸位公爷说：“倘或主上问起海中风浪，你们多说不曾平息便了。”众公爷道：“这个我们知道。”自此以后，今日风浪大，明日风浪又大，众臣多是这等讲，急得朝廷龙心散乱，不知几时风浪平静得来。

且不表君臣在清风阁上，木城缓缓行动。再表张士贵领了十万人马为开路先锋在战船内，先行的木城来得慢，战船去得快，不上两个月，早到狮子口黑风关了。你道狮子口怎么样的？却是两边高山为界，收合拢来的一条水路，只得一只船出进取为口子，进了口子，还有五百里水路起岸，就是东辽了。狮子口上有座关，名为黑风关，是东辽边界第一座关头。里面有个大将姓戴，表字笠篷。其人善服水性，力大无穷，有三千番兵多识水性，在海水内游玩的。这一天正坐衙内，有巡哨小番报进来了说：“报将军，不好了。”戴笠篷问道：“怎么样？”小番道：“将军，前日元帅劫了不齐国三桩宝物，又把不齐国使臣面刺番书，前往中原。今有战船几百，扯起大唐旗号，顺流而来，相近口子了。”戴笠篷闻言，哈哈大笑道：“此乃天顺我主，故使唐王自投罗网，待我前去望一望看。”说罢，他就到海边往外一望，果有几百战船远远来了。他心中一想：“待我下海去截住船头，一个个水中擒他，如在反掌，何等不美。”他算计已定，就取了两口苗叶刀说：“把都儿们！随我下海去哩。”众小番一声答应，随了主将，催一步马，豁喇喇到海滩。下了马，望海内跳了下去。这些小番向常操演惯的，几百小划子，每一人划一只，一手拿桨，一手执一口苗叶刀，多落下海去，散在四边，其快异常。那些大波浪多在上边泼过，只等主子弄翻来船下水里，这些小番一个个都打点拿人。此言不表。

单讲唐朝船上，张士贵父子在后，五个火头军在前，领五十个徒弟，共五号船，薛礼居中。他们征东有三部东辽地图带来，你道是那三部呢？朝廷船上一部，元帅船上一部，先锋船上一部，所以张士贵早把地图看明，先分付薛礼：“前面乃是东辽狮子口黑风关，必有守将，须要小心。”仁贵立在船头上，手中仗戟望下一看，忽见水浪一涌，远远冲过一个人来，仔细一看，只有头在上面，探起来又不见了。四边浪里，隐隐有许多小划子划将拢来。仁贵便叫众兄弟：“你们须要当心，水里边有人，防他过来敲翻船只。”那一首周青、姜、李等多备器械，悠悠撑近，见这人在水内双眼不闭，能服水性，明知利害，心生一计，便把方天戟插在板上，左手扯弓，右手拔箭，搭上弓弦，在此候他探起头来，我就一箭伤之。那晓这员番将该当命绝，不料探起头来，仁贵大喝一声道：“看箭！”飏的一箭射过去，不偏不倚，正中咽喉，一个鹞子翻身，沉下海底去了。那时四边的小番只主将被南朝战船上穿白小将射死，早急掉划子进了口子，飞报到东海岸去了。这里张士贵满心欢喜，上了薛礼功劳。一面穿过口子，仁贵同了周青上岸搜寻一遍，并没有一人在内。盘查关中粮草，共有三千万石，及许多金银宝物。关头上倒了高建庄王旗号，立起大唐龙旗，留下几员将官在此候接龙驾，大队人马即刻下船。过了口子，把这些金宝钱粮献与张环，好不欢喜。那钱粮端正，下候龙驾来时，要申报何宗宪功劳，金宝私自得了。此言不表。

且说在路过了狮子口，又行三日三夜，早相近东辽，不必细说。单讲到

海岸守将官彭铁豹，还有两个兄弟彭铁彪、彭铁虎守在后关金沙灘。这彭铁豹，其人力大无穷，坐在衙内，忽报黑风关小番来报说：“平章爷，不好了！”彭铁豹问道：“怎么样？”小番道：“那中原起了几百号战船，过海前来征剿！大兵还没有来，只有先锋船到来。上有一将身被白袍，利害无比，力大箭高，把我主将射中咽喉，打死宝骑，穿过狮子口来了。”铁豹闻言大惊说：“有这等事？狮子口失去了，如此过来，与你令箭一枝，快些一路报下去，去狼主庄王得知，叫元帅操演三军，各关上守将须要当心，好与中原对敌。”小番一声：“得令。”接了令箭，飞马报至三江越虎城庄王、元帅知道。日日教场操演，关关守将当心，多防穿白小将利害。

单表那彭铁豹通身打扮，率领将士出关。三千番兵，一齐冲出到了海滩岸上。望前一看，果有几百号战船，扯起风帆，驶将过来，铁豹叫一声：“把都儿齐心备箭。他战船相近，你们齐发乱箭，不容他到岸。”此言不表。

再讲仁贵船上，他见船近东辽，说：“四位贤弟，快些结束端正，领兵杀上东辽。”那四人就端正领兵，手执器械，立在各自船头上。望去一看，只见番岸一派兵丁，纷纷绕乱。邦岸如城头模样，高有三丈。周青说：“薛大哥，不好。你看他邦岸甚高，兵马甚众，倘被他发起乱箭射将过来，就不好近他的高岸了。”说言未了，只见岸上纷纷的箭射将过来，一人一支，那箭射个不休。四人大叫：“不要上前去，我们退罢。”那些水军见箭发得利害，不退而自退。连仁贵的战船也退下了。连忙说：“怎么你们退下起来？快上前去！”水军道：“箭发利害，上去不得。”仁贵说：“不妨，你们各用遮箭牌，快些冒上岸边，待我上了岸，就不敢发箭了。”众水军只得大家遮了遮箭牌，把船梭子一般的冒到邦岸前去。周青说：“大哥须要小心。”仁贵道：“我晓得。”说罢，右手执牌，左手执戟，在船上舞动。叮叮当当乱箭射来，多在戟上打下了。岸上铁豹一见穿白小将，也用方天画戟冒着乱箭冲将过来。他便把阴阳手托定，戟尖朝下，戟杆冲天，说：“船上穿白小将通名，好挑你下海。”仁贵道：“你要问我小将军之名么？洗耳恭听：“我乃大元帅麾下，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张大老爷前营，月字号一名火头军薛礼便是。”口未说完，船已撞住邦岸。这叫做说是迟，来时快。船一近，彭铁豹喝声：“照戟罢！”上边顺插的一戟，直望仁贵当心刺将下来，那仁贵喝一声：“来得好！”也把方天戟噶啷一声响，戟对戟绞钩住了，怎禁得仁贵扯一扯，力大无穷。铁豹喊声：“不好！”用尽平生猛力，要拔起这条戟来。谁知薛仁贵志量高，就起势一纵，上边吊一吊，飞身跳上岸去了。众小番见小将利害，他弃了箭，飞报金沙灘去了。铁豹看见他纵上岸来，心内着了忙，把银杆戟一起，喝声：“照戟罢！”一戟直望仁贵面门上刺来。仁贵不慌不忙，把手中方天戟噶啷一声响，逼在旁首，喝声：“去罢！”复还一戟进来，铁豹喊声：“不好！”要把戟去架，那里架得开？不偏不歪刺在前心，阴阳手一反，扑通往船头上丢去了。周青连忙割了首级把尸骸撩在海内。叫众兄弟快些抢岸，一边泊船过去，一边在岸上杀得那些番兵有路无门，死的死，逃的逃，尽行弃关而走。张士贵分付将船一只只泊住，布了云梯，上了东海岸。仁贵进总衙府查点粮草金宝等类，周青团团盘查奸细，李庆红往盘头上改立号旗。张环父子传令十万人马关前关后扎住了，回进总府大堂，排了公案。仁贵上前说：“大老爷，小人略立微功。”张环道：“待我大老爷记在此，等朝廷驾到，保奏便了。”仁贵道：“多谢大老爷。”且按下候驾一事。

再讲到木城内，贞观天子在清风阁上好不耐烦，说：“先生，自从上城，一月风浪还不平息，不知何时转得长安？”茂功说：“陛下龙心韬安，只在明后日风浪平息，就可以下船回长安了。”正在闲讲，有军士报说：“启上万岁爷，木城已泊在狮子口，请陛下下龙船进口子。”朝廷听言，到不明不白。有徐勣俯伏尘埃说：“陛下，臣有谎君之罪，罪该万死，望陛下恕臣之罪。”朝廷说：“先生平身，汝无罪于朕，怎么要寡人恕起罪来？朕心下不明，细细奏来。”茂功说：“望陛下恕臣之罪，方可细奏。”天子说：“朕不罪先生，可细细奏与寡人知道。”茂功道：“臣该万死。只因前日怕来征东，歇驾登州，臣与元帅设一瞒天过海之计，使陛下龙心不知，竟到东辽。”就把设计之事，一是长，二是短，细细说了一遍。朝廷心下明白，龙颜大悦说：“这段大功，皆先生与尉迟王兄之大功劳也，何罪之有？快降朕旨意，着大队人马上岸攻关。”茂功说：“先锋张环已打破黑风关进口子去了。望陛下下龙船好进狮子口。”天子说：“既来到东辽，就在木城内驶去，何等不美？又要下什么船！”茂功说：“陛下又来了。狮子口最狭，船尚不能并行，木城那里过得？”朝廷说：“如此，进口子到东岸有多少路，可有风浪么？”茂功说：“此去东岸，不上二三天水路，就有些风浪，也不大的了。”天子说：“如此，待朕下船。”朝廷降旨一道同众公卿下了龙船进口子。

离却黑风关不上二三天，到了东海岸。张士贵父子出关迎接，朝廷上岸歇驾。总衙府两旁文武站立，五十万雄兵齐扎关内大路上。张志龙分付安了先锋营盘，士贵领何宗宪进入大堂，俯伏尘埃说：“陛下在上，狗婿何宗宪箭射番将戴笠蓬，取了黑风关狮子口，飞身跳上东海岸，戟刺番将彭铁豹，又破东海岸二桩微功。求陛下降旨，再去打后面关头。”朝廷大悦说：“尉迟元帅，记了张爱卿功劳。”敬德领旨，把功劳簿打了两条红杠子，心下暗想：“这张环翁婿为人狗头狗脑，如何成得大事？莫非这些功劳，都是假冒的？”此言不表。

且说朝廷叫一声：“张爱卿，你女婿何宗宪骁勇，明日兴人马来攻金沙滩便了。”不表。张环退出总府，朝廷降旨排宴，各大臣饮酒，一宵晚话。到了明日清晨，朝廷命长国公王君可看守战船，这里众公臣保驾。发炮三声，五十万大兵一齐进发。

再说张士贵父子领兵先行，在路担搁数天，远远望见金沙滩。离开数箭之地，放炮安营。单讲到了关内，早有小番飞报总府衙门说：“启上二位将军，大唐起了六十万大兵，天子御驾亲征，四员开国功臣保驾，尉迟恭掌帅印，余者将官不计其数，杀过海东来了。还有一名火头军姓薛名礼，穿白袍小将，戟法甚高，他便乱箭之中飞身上岸，把平章爷挑死，已破此关。如今在关外安营，须要防备。”彭铁彪、彭铁虎弟兄二人听说，不觉大惊说：“住了！可是箭射戴笠蓬将军的穿白小将么？”番兵说：“正是他。”铁虎道：“哥哥，闻得前日一箭伤了戴笠蓬后，又伤我哥哥。自古说：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我与你出马前去会他便了。左右带马过来！”手下答应。弟兄二人全身披挂，连忙跨上雕鞍，领了番兵，离却总衙门，来到关前。炮声一响，关门大开，旗幡摹动，冲过吊桥来。营门前军士一看，只见两员大将，一个手中执一条镀金枪，一个手中拿两根狼牙棒，在外面讨哉，连忙进营报启说：“大老爷，营外有两员番将讨哉。”张环就传薛礼出马迎敌。仁贵此一番上马冲锋，抬头一见两员番将，果然威武。”仁贵大喝一声：“呔！东辽蛮子休得耀武扬威，我来取你之命了。”那彭铁彪一看见来将穿白，便说：“呔，

慢来。小蛮子可就是前锋营火头军么？”仁贵说：“然也。”铁彪道：“呔！我把你这该死的狗蛮子，你把我大兄挑死，冤如海底。我不把你一枪刺个前心透后背，也誓不为人也。照枪罢！”插一枪，直望仁贵咽喉挑将进来。仁贵把方戟往枪上噶啷一卷，铁彪在马上乱晃。冲锋过去，圈得转马来。仁贵把戟串动，飏这一戟，望番将面上挑进来，那铁彪把手中枪望戟杆上噶啷啷这一架，挣得面如土色，马多退后十数步。铁虎见二哥不是薛礼的对手，也把马催上前来，叫一声：“照打罢！”当一响，把狼牙棒并打下来。仁贵架在旁首，马打交肩过去。三人战在关前，杀个平交。营前周青见了，也把马催上前来，说：“薛大哥，小弟来助战了。”冲到番将马前，提起两根镔铁锏，望着彭氏弟兄，照天灵盖劈面门，掠掠的乱打下去。铁虎把狼牙棒杀个平交，铁彪这条枪，那里掠得住仁贵的戟法？战不上五六合，却被薛礼一戟刺中左腿，翻下尘埃死了。铁虎见哥哥刺死，手中松得一松，被周青打一锏过去，打在顶梁上，脑浆并裂，一命而亡了。仁贵大叫：“兄弟们，抢关头哩！”后面姜、李三人撒了旗鼓，催开坐骑，轮动兵刃，豁喇喇抢进关门，把那些小番杀得片甲不存，弃了金沙滩，飞报思乡岭去了。此话慢表。

再讲张士贵父子，改立旗号，领十万人马穿进关来，安下营寨。张环赏五个火头军肉五十斤，酒五坛，大家畅饮。过了五天，大队人马早到。士贵迎接龙驾进关，安歇总府衙门。说：“元帅，狗婿何宗宪锏打彭铁虎，戟挑彭铁彪，已取金沙滩。”敬德就提起笔来，打了两条红杠子，此言不表。

单说思乡岭上有四员大将，一人名唤李庆先，一人名唤薛贤徒，一人名唤王心鹤，一人名唤王新溪。四人结义，誓同生死，多是武艺高强，封为镇守总兵，霸住思乡岭。忽有小番报进来报：“启上将军，关外大唐人马在那里安营。”四将道：“他人马既到，须要小心。若有讨战，速来禀知。”小番答应，自去把守。不表关内之事，且说关外张士贵，分付发炮安营。一边起炮，齐齐扎住营盘。一到明白，仁贵出马，姜氏弟兄助战，豁喇喇冲进关前。有关头上小番见了说：“哥阿，这穿白的就是火头军，利害不过的，我们大家发箭哩。”说罢，纷纷的箭射将下来。仁贵把马扣定，喝一声：“呔！休得放箭。快进去报与你主将知道，说今有大唐火头军在此讨战，快快开关受死，免得将军攻关。”这一首小番早已报进报：“启上四位将军爷，关外火头军讨战。”四将听见火头军三字，不觉大惊说：“久闻穿白小将武艺高强，我们四人大家上马，出关去看他一看，怎生样的骁勇。”众人道：“到说得有理。”四人披挂完备，上马离了总府，带领小番来到关前。炮声一响，大开关门，四将拥出。抬头看时，你道薛仁贵怎生打扮：

头上映龙，素白飞翠扎额，大红阴阳带两边分；面如满月，两道秀眉，一双凤目；

身穿一领素白跨马衣，足踏乌靴，手执一条画千方天戟，全不象为头军，好一是天神将。

毕竟不知四将看罢白袍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薛礼三箭定天山番将惊走凤凰城

诗曰：

仁贵威风谁不闻，东辽将士尽寒心。张环何独特功冒，到底终须玉石分。

单讲王心鹤叫声：“哥哥，待我上去会他一会看。”薛贤徒道：“须要小心。”心鹤答应，催开战马上前说：“嗒，穿白小将休得耀武扬威，我来会你。”仁贵抬头一看，只见一将冲过来，薛礼大喝道：“呔，来的番将少催坐下之马，快通名来。”王心鹤道：“你要问我姓名么？息耳恭听。魔乃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盖麾下总兵大将军王心鹤便是。你可知将军利害么？照魔家的枪罢！”说罢，把手中枪直望仁贵面上刺来。薛礼把方天戟一声响架了枪，复回一戟，直望番将前心挑将进去。王心鹤说：“阿呀，不好！”把枪一抬，险些跌下马来。喊声：“阿唷，名不虚传，果然利害。兄弟们快些上来，共擒薛蛮子！”一声大叫，关前薛贤徒、王新溪说：“李大哥，你在这里掠阵，我们上去帮助王大哥杀这火头军薛蛮子。”李庆先说：“既如此，各要小心。”二人道：“不妨。”催开战马上前，直奔仁贵厮杀。这薛礼好不利害，一条戟敌住三人杀得天昏地暗。薛贤徒使动紫金枪望着咽喉刺，王心鹤舞动白缨枪望着胸前进，王新溪使动大砍刀照天灵乱砍，薛礼全不在心，抬开枪，架开刀，四人杀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负。周青、李庆红说：“他们三人战我一人薛大哥，我等也上去帮帮。”众人道：“说得有理。”周青在前冲上来，截住王新溪这把大刀；李庆红抵定薛贤徒这杆枪。

关前李庆先看见中原上来一将：“此人好象我同胞哥哥，当初我弟兄同学蔡阳刀，原有十二分本事，他霸住风火山为盗，我等四人出路为商，漂流至此十有余年。今看此将一些不差，不如待我上去问他，就知明白了。”李庆先带马上前大叫一声道：“使大刀蛮子，可是风火山为盗的李庆红么？”那庆红正杀之间，听得有人叫他，抬头一看，有些认得，好像我兄弟，连忙带过马来说：“你可是我兄弟庆先么？”庆先也答应道：“正是你弟在此。”二人滚鞍下马，弟兄相会，叫：“王兄弟休要动手，这是我哥哥好友。”庆红叫薛大哥：“不要战，多是我弟结义弟兄，大家下马见礼。”四人听言，住了手中兵器，来问端的。李氏弟兄把细细情由说个明白，王心鹤大喜：“如此讲起来，我们多是弟兄了。嘎，薛大哥，小弟不知，多多有罪。”仁贵道：“说那里话来？愚兄莽撞，得罪兄弟，不必见怪。”周青说：“二位王大哥，我等九人既为手足，须要伏顺我邦，并胆同心才好。”心鹤说：“这个自然。况今又多是手足，自然同心征剿番王。”李庆红道：“如此，我们大家冲关夺到了思乡岭，报你们四位头功。”众人道：“说得有理。”庆红庆先上马，提刀在前，引路九骑马，豁喇喇冲上吊桥。那些小番连忙跪下说：“将军们既顺大唐，我们一同归服。”仁贵道：“愿降者，决不有伤性命。”关上改换旗号，运出粮草，送与张大老爷，上了四位兄弟头功。不言王心鹤运粮投献。

先锋张环带领人马穿进关内，扎定营盘，来到总府衙门，升坐大堂。九人跪下。李庆红说：“大老爷，这李庆先是小人同胞弟兄，望老爷收留。”四人也道：“我等王心鹤、王新溪、薛贤徒、李庆先叩见大老爷，今献粮草宝物马匹，愿伏帐下共破东辽，以助微功。”张士贵大喜说：“四位英雄归

顺本总，赐汝等旗牌，辅其左右。”四人道：“我闻薛大哥是火头军，庆红兄是何官职？”庆红说：“我们五人多是火头军。”四人道：“如此，我等九人共为火头军。”张环心下暗想，不受抬举的，也罢，你等俱往前营为火头军便了。上了四人名字，不必细表。

再讲到贞观天子闻报打破思乡岭，元帅传令起了人马，离了金沙灘，来至思乡岭。张士贵出关迎接，接进龙驾，坐于总府。张环俯伏说：“我主在上，狗婿何宗宪取了思乡岭，前来报功。”天子大悦说：“爱卿其功非小，奏凯班师，金殿论功升赏。”张环道：“谢主万万岁。”尉迟恭上了功劳簿。张士贵退出总府，来到帐房，不胜欢喜，犒赏火头军酒肉，前营内弟兄畅饮。仁贵开言叫声：“兄弟们，明日起兵下去，不知什么地方？可有能将保守？”王心鹤说：“薛大哥若问思乡岭下去，乃是一座天山。山上有弟兄三人，名唤辽龙、辽虎、辽三高。凶勇不可挡，除了元帅英雄，要算他弟兄三人利害。”仁贵说：“果有这样能人？愚兄此去，必要夺取天山，方显我手段。”心鹤说：“大哥此去，无有不胜。”大家饮至三更。

一到明日，张士贵传令三军拔寨起兵，离开了思乡岭，一路下来，相近天山，把都儿报上山去了：“启上三位平章爷，不好了！南朝穿白薛蛮子果然利害，取了思乡岭，四员总爷俱皆投顺。如今来攻打天山了。”辽氏弟兄闻言大惊，叫声：“二位兄弟，我想穿白小将如此利害，难以取胜。且守天山，看他怎样前来讨战。”两弟兄道：“哥哥之言有理。”不表山上之言。再讲火头军薛仁贵，同了八个弟兄尽皆披甲，出到营门，望天山一看，不觉骇然。但见天山高有数千余丈，枪刀如海浪，三座峰头多是滚木。扯起一面大旗，上书七个字：“天山底下丧英雄”。望去影影有些看不出，小番一个也不见。“不要管，待我喊叫一声。呔！山上的快报主将得知，今有火头将军薛礼在此讨战！”这一声喝叫，山顶上并无动静，仁贵连叫数声，并不见一卒。说道：“众兄弟，想必山太高了，叫上去没有人听见，不如待我走上半山喝叫罢。”王心鹤叫声：“薛大哥，这便使不得，上边有滚木石打下来的。若到半山，被他打落滚木，不要送了性命的么？”仁贵道：“不妨。”把马一拍，走上山来。不到二三丈高，只听得上面一声喊叫：“打滚木！”吓得仁贵魂飞魄散，带转马，望底下跑一纵，纵得下山。滚木夹马屁股后打下来，要算仁贵命不该绝，所以差得一丝打不着。薛礼叫一声：“天山上的儿郎休得滚木，快报进去，叫守山主将出来会我，若个作耳聋不报，俺火头爷爷有神仙之法，腾云驾雾上你天山，杀一个干干净净，半个不留。”山顶上把都儿听得说会驾雾腾云，忙报进山来：“启爷，底下穿白的薛蛮子在那里讨战，请三位爷定夺。”辽龙说：“二位兄弟不必下去，由这蛮子在底下扬威罢。”小番道：“将军，这个使不得。他方才说若不下来会战，他有神仙之法，腾云驾雾上山来，要把我杀个干净。”那弟兄三人一听此言，不觉吃一惊说：“他是这等讲么？”辽虎道：“大哥，久闻火头军利害，看起来尽有仙法。”辽三高说：“不如我们走下半山，看看薛礼蛮子是何等样人，这般骁勇。”辽龙、辽虎说：“兄弟言之有理。”三人披挂完备，端兵上马，出寨来至半山说：“把都儿，我们叫你打滚木，便打下来，不叫你打，不要去动手。”小番答应：“知道。”辽三高在第一个低些，辽虎在居中又高些，辽龙在后面顶上。三人立在半山，薛仁贵抬头一看，三人怎生打扮？那辽三高头上：

戴一顶开口獬豸盔，面如锅底两道红眉，高颧骨、铜铃眼，海下几根长须；身穿皂

罗袍，外罩乌油甲；坐下一匹乌鬃马，手执一柄开山斧。

又见辽虎他头上：

戴一顶狮子卷缨盔，面似朱砂涂就，两道青眉，口似血盆，海下一部短短竹根胡；身穿一件锁子红铜甲，坐下一匹昏红马，手执两柄铜锤。

后面辽龙他头上：

戴一顶虎头黄金盔，面方脸黄，鼻直口方，凤眼秀眉，五络长髯；身穿一领锁子黄金甲，手端一管紫金枪，坐下一匹黄鬃马。

这三个人立在山上，仁贵叫一声：“咦，上面三个番儿，可就是守天山的主儿么？”三人应道：“然也。你等穿白小将，可就是南朝月字号内火头军薛蛮子么？”仁贵道：“你既知火头爷爷大名，怎不下山归服，反是躬身在上？”辽龙说：“薛蛮子不必逞能。你上山来，魔与你对话。”仁贵心下暗想：“不知有甚对话？唤我上山，打落滚木亦未可知。论起来不妨，他们三人多在半山，决不打下滚木来的。”放着胆子上去。

薛仁贵一手执戟，一手带急缰绳，望着山上来说：“番儿，你们请着火头爷上山，有何话说？”辽龙说：“薛蛮子，你说有腾云驾雾之能，世上无双，凭你有甚法术本事，献出些手段与我们三位将军看看。”仁贵闻言，心中一想，计上心来。开言说：“你们这班番儿，那里知道腾云驾雾？不要讲别的，只据我随身一件宝物，你国中就少了。”辽龙道：“什么宝物？快献与我们看。”仁贵说：“我身边带一技活箭，射到半空中叫响起来，你们道希奇不希奇？”辽氏三弟兄说：“我们不信。箭那有活的？”要晓得响箭只有中原有，外国没有的，不会见过，所以他们不信。仁贵说：“你们不信，我当面放一箭与你看看。”辽三高说：“你不要假话，暗内伤人。”仁贵说：“岂有此理！我身为大将，要取你等性命，如在反掌之易，何用暗箭伤你？”辽龙说：“不差。快射与我们看。”那薛礼左手拿弓，右手搭起两枝箭，一枝是响箭，一枝是鸭舌头箭。搭在弦上说：“你们看我射活箭。”辽氏弟兄听说，都把兵器护身。辽三高把开山斧遮住咽喉，在马上看薛礼望上面飏的一箭，只听倏哩倏哩响在半天中去了。那仁贵这一响箭射上去，他力又大，弓又开得重，直响往半天中。一枝真箭搭在弦上，那知辽家弟兄不曾见过响箭，认真道是活的，仰着头只看上面，身体多不顾了，辽三高到把斧子坠下了，露出咽喉，被仁贵插这一箭，贴正射中辽三高咽喉内，跌落尘埃，一命呜呼。吓得辽虎魂飞天外，说：“嘎唷，不好！”带转马头，思量要走。谁想仁贵手快，发得一枝，又是一枝射去，中在马屁股上。那晓马四足一跳，哄哄把一个辽虎翻下马来，惊得辽龙魂不附体，自己还不会跑上山去，口中乱叫：“打滚木！”上面小番听得主将叫打滚木，不管好歹，哄哄的乱打下来。仁贵在底下听打滚木下来，跑得好快，一马直纵下山脚去了。到把辽家弟兄打得来头颅粉碎，尽丧九泉。一边打完滚木，那下边薛仁贵回转头来叫声：“众位兄弟，随我抢天山！”豁喇喇一马先冲，上山来把着那些小番乱挑乱刺，杀进山寨。有底下八员火头军，刀的刀，枪的枪，在山顶杀得那些番兵逃命而走。那九人追下山有十里之遥，大家扣住马。士贵父子穿过天山，兵马屯扎路旁，犒赏九人，上了功劳簿，早报到思乡岭。正是：

三枝神箭天山定，仁贵威名四海传。

天子知道大悦，大元帅起程，三军放炮起行，一路下来，过了天山安营扎寨，士贵又进营来冒功了。说：“陛下在上，狗婿何宗宪三箭定天山，伤了辽家三弟兄，以立微功。”天子大喜说：“爱卿门婿利害异常，你一路进

兵奏凯，回朝论功赠职。”士贵大悦：“谢我主万万岁。”不表张环退出御营。敬德上了功劳簿，心内将信将疑，我且不表。单讲士贵来到自己营中，传令人马拔寨起兵。离了天山，一路正望凤凰城来。此言慢慢说。

单讲凤凰城内有一守将，名唤盖贤谟。其人力大无穷，本事高强，算得着东辽一员大将。他闻得南朝火头军利害，暗想：“天山上辽家弟兄本事骁勇，决不伤于火头军之手，只怕他难过此山。”正在思想，忽小番报进来说：“启上将军，不好了！南朝穿白小将箭法甚高，把辽家三弟兄三箭射死。天山已失，将到凤凰城了。”盖贤谟说：“有这等事？尔等须要小心保守，待唐兵一到，速来报我。”小番答应。出得衙门，只听轰天一声炮响，连忙报进：“启上将军，南朝人马已安营在城外了。”“带马！”小番答应，一边带过雪花点子马。他全身披挂，上了雕鞍，手提混铁单鞭说：“把都儿，随我上城去。”小番答应。后面跟随番将数员，直上南城而来。望远一看，果见唐营扎得威武：

五色旗幡安四边，枪刀剑戟显威严。东西南北征云起，箭似狼牙弓上弦。好不威风！

再表张士贵营中九个火头军，上马端兵出到营外。仁贵先来到吊桥，大喝一声说：“城上的儿郎听着，今有火头将爷在此讨战，快报城中守将，早早出来受死。”盖贤谟大喝道：“呔！城下的可是火头军薛蛮子么？”薛仁贵应道：“然也。你这城上番儿是什么人？”盖贤谟道：“你且听者。本总乃红袍大元帅盖标下，加为镇守凤凰城无敌大总管盖贤谟是也。我看你虽有一身智勇，不足为奇。久闻你箭法精通，黑风关伤了戴笠蓬，又三箭定了天山，果然世上无双，魔也不信。你今日若有本事，一箭射到城上，中我这一枝鞭梢，魔就带领城中兵马情愿退隐别方，把此座凤凰城献了你们。若射不中，即速退归中原，永不许犯我边界。”仁贵大喜说：“当真要一箭中你的鞭梢，即就献城么？”盖贤谟道：“这个自然。若射中了，无有不献。”仁贵道：“若射中了，你不献城便怎么样？”盖贤谟道：“噯，说那里话来！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岂肯赖你？倘若射不中，你不肯退回中原，便怎么样？”仁贵道：“我乃中国英雄，堂堂豪杰，决不虚言。若射不中，自然退回。”盖贤谟道：“还要与你讲过停当。”仁贵道：“又要讲什么停当？”盖贤谟道：“我叫你射鞭梢，不许暗计伤人性命，就算不得大邦名将了。”仁贵道：“此乃小人之见，非大丈夫所为。”贤谟说：“既如此，快射我的鞭梢。”那仁贵飞鱼袋内抽起一张弓，走兽壶中扯了一枝箭将来，搭定弓弦，走到护城河滩边说：“你看箭射来了。”口内说看箭，箭是不发。但只见盖贤谟靠定城垛，左手把鞭呈后，在那里摇动。心中一想：“我道他拿定了鞭由我射的，岂知他把鞭梢摇动，叫我那里射得着？”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盖贤谟你听者，我在此只顾射你鞭梢，没有细心防备，你后面番将众多。倘使暗计放下冷箭？伤我性命，将如之何？”贤谟道：“岂有此理。君子岂行小人之事？把都儿，你们不许放冷箭。”他口内说，手中原把鞭梢只管摇动。那仁贵把弓开了说：“呔，你说不许放冷箭，为何背后番将攀弓搭箭在那里？”盖贤谟听言，把头回转去看后面，把鞭梢反移在前，手不摇动了。那知仁贵箭脱弓弦，飐的一声，贴正：

射中鞭梢进火星，贤谟吓得胆心惊。

不知盖贤谟献关不献关，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汗马城黑夜鏖兵 凤凰山老将破获

诗曰：

贞观天子看舆图，游幸山林起祸波。可惜功臣马三保，一朝失与盖贤谟。

话说那番将心惊胆战说：“阿呀，我上了薛蛮子的当了。众把都儿们，这火头军如此骁勇，我们守在此总是无益，不如献城，退归山林隐居罢。”这些番兵番将都依言尽开了东城，一拥退归，自有去处。我且慢表。

再说仁贵见着城上顷刻间并无一卒，就呼：“兄弟们！随我去看来。”八个兄弟同了仁贵就进东城，四处查看，并无东辽一卒。就把凤凰城大开了四门，士贵父子带领人马进入城中，扎定营盘，城上改了旗号。九人献了功，原往月字号营内。张环差人去报知天子，朝廷大悦，传旨兵马离了天山一路下来。先锋接驾进城，发炮安营。士贵又奏道：“狗婿何宗宪，一箭射中凤凰城，又立了微功。”天子就叫元帅上了功劳簿。张环回到自己营内，传令三军拔寨进兵，离却凤凰城，一路先行。我且慢表。

单讲那汗马城中守将名唤盖贤殿，就是盖贤谟的兄弟，有千场恶战之勇，才高智广之能。那一日，正在外操演，才进总府，外边报进来了：“报启上将军，不好了！凤凰城已失，大将军带领兵马，自去退隐山林了。如今大唐人马纷纷的下来了。”盖贤殿惊得面如土色说：“你可知凤凰城怎样失的？”小番说：“那大将军闻得薛蛮子利害，不与他开兵打仗，设下一计难他，就把鞭梢与他射。那知火头军箭法甚高，贴正中了鞭梢，大将军就献城而退了。”盖贤殿说：“阿呀哥哥，你好人贫志短也。怎的一阵不战，被他中了鞭梢，就退处隐居？难道困守不得的？把都儿过来，你们须要小心，唐兵一到，速来报我。”小番答应：“嘎，晓得。”不讲小番守城。

且表张士贵人马到了汗马城边，一声炮响，齐齐扎下营盘。过了一夜，到了次日，仁贵通身披挂，来到城边大喝一声：“呔，城上儿郎快去报说，南朝火头军在此讨战。”早有小番报进总府：“报启上将军，城外有一位火头军前来讨战。”那盖贤殿全身披挂，上了雕鞍，出了总府，来至西城。一声炮响，城门一开，吊桥坠下。有一十四对大红蜈蚣幡左右平分，豁喇喇冲过吊桥来了。仁贵一见，喝声：“来将少催坐骑，快通名来。”贤殿说：“洗耳恭听，我乃大元帅盖麾下，加为总兵大将军盖贤殿是也。你这无名小卒，有何本领，敢来与魔家索战？”仁贵大怒道：“，你这番奴有多大本事，擅敢口出大言，来阻我火头爷爷的兵马？既要送死，放马过来。”盖贤殿大怒，把马一纵，把大砍刀一起说：“照爷爷刀罢！”豁绰一刀，望着仁贵顶梁上剁来。那仁贵就把方天戟噶啷一声响，钩在旁首，就把戟一串，望盖贤殿分心一刺。那一边大刀噶啷一声响，这一架在马上乱晃，两膀子多震得麻木了。说：“嘎唷，果然这蛮子名不虚传。”二人约战有六个回合，盖贤殿杀得气喘嘘嘘。仁贵缓缓在此战他，忽见落空所在，紧一紧方天戟，插的一声直刺进去。贤殿喊声：“不好！”把头一仰，正中在左肩尖上，一卷一挑，去了一大片皮肉。“嘎唷唷，伤坏了，休得追赶。”带转马缰绳，飞也一般豁喇喇望吊桥一跑进了城，把城门紧闭，往总府去了。外边薛仁贵大悦，得胜回营。张士贵犒劳酒肉，到前营与众弟兄其夜快饮，不必细表。

单讲汗马城中，盖贤殿身坐大堂说：“阿唷，好利害的薛蛮子。”他就

把金疮药敷好伤痕，饮杯活血酒，心下一想：“好利害！战他不过，便怎么处？嘎，我如今固守此城，永不开兵，看他如之奈何。”算计已定，分付把都儿上城，各宜小心把守。再加几道踏弓弩箭，他若再来攻城，速来报我。小番答应，自去分付众军，用心把守。此宵无话。

来日，薛仁贵又来讨战。小番连忙报入帅府：“启上将军，昨日的薛蛮子又在城外讨战。”贤殿分付带马，跨上雕鞍，来到城上说：“蛮子，你本事高强，智略甚好。故取天山与凤凰城。魔如今也不开兵，固守汗马城，怕你们插翅腾空飞了进来么？”仁贵哈哈大笑：“你没有本事守城，何不早投降过来？我主封你官职，重重受用。你若立志固守，难道我们就罢了不成？少不得有本事攻打进来，取你首级便了。”贤殿说：“凭你怎么样讲，我等总不开兵。把都儿，你们须要小心，我去了。”贤殿自回衙门。仁贵无可奈何，大骂一场，骂到日已过西，总不见动静，只得回营。过了一宵，明日同八个弟兄又去大骂讨战，总不开兵，一连骂三四日，原不见有人出敌打仗，只得到中营来见张环。张环说：“为今之计便怎么处？他不肯出城对敌，他拖迟时日，不能破城，奈何？”仁贵说：“大老爷放心，我自有法儿取他城池便了。”张环道：“如此须要竭力。”仁贵退出回营。到了次日，千思百想想成一计，到中营来见张环说：“大老爷在上，小人有个计策，即取汗马城了。”张环道：“什么计？”仁贵道：“大老爷只消如此如此，日间清静，夜内攻城。”张环说：“此计甚好，就是今夜起。”仁贵同进前营。

其夜，张士贵传令大孩儿张志龙带领三千人马，灯球亮子照耀如同白昼，去往东城攻打，炮声不绝，呐喊连天，一夜乱到天明方才回营。那东城头上三千番兵遭了瘟，一夜不能合眼。第二夜，二子张志虎带领三千人马，灯球亮了在南城攻打，齐声呐喊，战鼓如雷，直到天明方才回营。第三夜，张志彪在西城攻打。第四夜，张志豹人马在北城攻打。一到第五夜，四子各带三千人马散往四城攻打。这城内人民大小男女，无不惊慌。这些番兵真正遭瘟，日间又不敢睡，夜间又受些惊吓，那里敢睡一睡？盖贤殿又是每日每夜在城上查点三通，若有一卒打睡，捆打四十，这些番兵们好不烦恼气着。不表城上番兵受累。

再表这一夜，又是张志龙攻城。轮到第五夜，四城一齐攻打。自此夜夜攻城，到了十九日，薛仁贵先已设计：这一夜大家不攻城，安静了一夜再说。城上番兵说：“哥呵，为今之计怎么处？他日间不来攻城偏偏多是夜里前出来出阵。我们日间又睡不得，夜里又睡不得，害得我们二十夜不曾合眼，其实疲倦不过的。”又一个说：“兄弟们，倘今夜又四城来吵闹，那里当得起？”说话之间，天又夜了。大家各各小心，守到初更，并不见动静；守到半夜，不见唐兵前来；守到天明，也无一卒到来攻城。大家虽只不睡，到也快活。说：“唐军人马乱了这许多夜深，也辛苦了，谅今夜决定也不来的。”且按下城上众兵之言。单讲到仁贵暗想：“那番邦人马二十天不睡，多是人困马乏，疲倦不过的了。”忙与众兄弟商议一番。直守到二更天，城上番兵明知不来，大家睡了。二十天不睡，这一夜就是天崩地裂也不晓得的了。

再说城外薛仁贵引头，九个火头军多是皂黑战袄，开裆裤。因要下水去的，故此穿开裆的，恐其袋水。各各暗藏短兵器，拿了云梯，九人多下护城河去，上了城脚下。一边张士贵带人马，照起灯球亮子在西城，长子带三千人马在东城，次子带人马打南城，四子守北城，把灯球照耀如同白日，真正人不知鬼不觉。姜家弟兄扒东城，李家弟兄扒南城，王氏弟兄扒北城，薛、

周二人在西城，各处架云梯扒城。先说仁贵架着云梯一步步将上去，周青随后，薛贤徒在底下行将上来。这薛仁贵智略甚高，先把一口挂刀伸进垛内，透透消息，并无动静，方才大胆。两手搭住城墙，一纵跨进城墙，遂曳住周青也吊了进去。薛贤徒也纵进里边，看一看好象酆都地狱内一般，那些番兵犹如恶鬼模样，也有睡的，也有靠的，也有垂落头的，尽皆睡着不知。三人把兵器端在手中，仁贵说：“你两个各自去杀四城番兵，我下去斩了盖贤殿，再来领你们出路。”那个仁贵往城下去了。这周青、薛贤徒大喊一声：“呔，你们不必睡，我们火头军领人马攻破城头，杀进来了！”一声喊叫，下面张环带领兵马，炮声一起，齐声呐喊，战鼓如雷，在下扬威。城中二人提刀提铜乱打乱斩，唬得番兵没头没脑，有路无门。只听南城一声炮响，下边呐喊助战，上边也在那里杀了。东西二城，尽皆喊杀，连天炮声不绝。杀得番兵夺路而走，也有坠城而死，也有坠城而跑。也有斩下脚的，也有劈去脖子的，也有打碎天灵盖的，也有打坏脊梁骨的。周青舞动双铜，一路的打往南城去，李庆红杀往西城来，李庆先使动板斧杀至东城，姜兴本反杀往南城，姜兴霸杀到北城，王新溪杀至东城，王心鹤舞动双锤打到西城，薛贤徒追到北城。八个英雄在四门杀来打去，这几千番兵遭其一劫了。

又要说到总府内，盖贤殿靠定案桌，正在打睡，忽梦中惊醒了，只听外边沸反滔天，震声不绝，说：“阿呀，不好了！上他们计了。”跨上雕鞍，提刀就走。才离总府，那知仁贵躲在暗内，跳上前去一刀，砍于马下，取了首级就走，杀上城头，大半死在城内，一小半要逃性命，开了四城而走。不道城外伏住人马反杀进城，走的皆丧九泉。

士贵领人马进了城，四面八方把这些番兵杀得干干净净。东方发白，一面安营，一面查盘奸细，城头上改了旗号，把四门紧闭，方才犒赏火头军一番。连忙修成本章，差人送往凤凰城，不必表提。

单讲凤凰城内，贞观天子驾坐御营，同徐茂功、敬德正在说起张士贵攻打关头，去有二十余天，不见报捷，未知胜败如何。说话未完，忽有守营军士呈上张先锋本章，天子展开一看，方知汗马城坚守难破，亏他门婿何宗宪用尽心机，夜驾云梯进城攻破，已取其地方，延拖时日，望王恕罪，许多言语。军师与元帅同观，尉迟恭就把功劳簿记了功。

天子心下暗想：“不知东辽还有多少城池未破？待朕取出东辽地图一看就知明白。”天子降旨，茂功取上地图，天子展开细看，从黑风关、狮子口看起，一直看到凤凰城，上边载得明白。凤凰城南首不上四十里之遥，有座凤凰山，上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还有凤凰石，石下凤凰窠，窠外有凤凰蛋，此乃东辽游玩地方，古今一处圣迹。不觉惹动圣心，开言叫声：“徐先生，朕在中原常常看此地图，只有凤凰山古迹甚好游玩，只因远隔东海，难以得到，故不说起。如今天随人愿，跨海征东，以取凤凰城，只离得此地四十里之路，朕意欲游玩此山，看看凤凰蛋，不知怎么样的，先生你道如何？”茂功听见此言，不觉吃惊，心中一想：此番帝心不转，老将就有灾难了。但天机不可泄露，连忙回答道：“陛下既有此心去游玩，但恐凤凰山有将把守，必须要差能干大将探听过了，然后可去。”那下边这班老将们，听得天子要到凤凰山去看看凤凰蛋，大家多是高兴的。平国公马三保走上来说：“陛下要游凤凰山，待老臣先去探听个虚实，前来回复我主。”天子说：“既是马王兄前去，须要小心，速去速来。”

马三保答应下来，结束完备，上马提刀，带了部下军士，出营就走。一

路上好不快活，心内想：此去若无守将更好，若有守将，即使开兵杀退番将，看个仔细，何等不美也？不枉了随驾过海这一番跋涉，回朝去也好对故乡亲友说说海话。一头思想，一路行去。忽抬头远远见凤凰山，加鞭赶近，果见山脚下有营帐扎在那里。你们道什么将官在内？就是凤凰城守将盖贤谟。他领兵隐在此山，暗中差人各路打听大唐天子消息，预先有报。贤谟晓得大唐老将到来，便暗中使计停当，然后上马端兵，冲出营来，大喝：“呔，南朝老蛮子，既到此地，快快下马受死！”马三保听言，抬头一看，阿唷，你看来将生来黄脸紫点斑，眼似铜铃样，两道赤眉毛，獠牙，狮子口，招风大耳朵，一部火练须，顶盔贯甲，坐下金丝马，手提混铁鞭。马三保看罢，大声道：“呔，我砍死你这狗头！本藩奉天子旨意，要来游玩凤凰山，你还不早早退去，擅敢前来拦阻么？快来祭我宝刀！”盖贤谟道：“此座凤凰山，乃是我东辽一点圣迹，就是我邦狼主尚不敢常去，你们是中原蛮主，擅敢到凤凰山么？分明自投罗网，只怕来时路，去时无门。敢来夸口？”马三保大怒说：“番狗儿，休得自强，看刀！”催马上前，把大砍刀一起瞎掉一刀，刹将过去。盖贤谟把鞭噶啷一声响架开，马打冲锋过去，带转缰绳，贤谟提鞭就打，三保急架相迎。二人战到个十六回合，马三保年纪虽老，到底有本事，杀得盖贤谟呼呼喘气，有些招架不住，把鞭虚晃一晃说：“老蛮子果然好利害，不是你的对手，我今走也，休得来追。”带转马，豁喇喇望营前就走。马三保把大刀一紧说：“你要往那里走？我来取你之命了！”就拍马追上前去。才到营前，不防番将私掘陷坑，谁知马脚踏空，哄咙一声响，连人带马翻下坑中。那些番将上前，把挠钩搭起，背缚绑了进营来。三保挺身立着，大叫一声：“罢了，上了他诡计。”那晓营外八员军士见主将绑入营中，明知不好，等他营前挑出首级，好回报天子。等了一回，不见动静，只得离了凤凰山，前去报了。我且慢表。

单言营中盖贤谟摆了公案，带过马三保，背身站立。喝道：“呔，老蛮子，今被魔家擒住，见魔还不跪么？”三保大怒说：“，我把你这番狗奴砍死的。我乃上邦名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反来跪你们草莽蝼蚁？盖贤谟说：“此一时，彼一时。你在唐王驾前谁人不敬？那个不尊？今被擒住，早早屈膝善求，尚恐性命不保。你这等烈烈轰轰，偏要你跪！”三保大呼大笑道：“我奉天子之命在身，岂肯轻易跪人？我老将军其头可断，其膝不可屈。要杀就杀，决不跪你这番邦狗奴。”盖贤谟大怒道：“你不跪罢了不成？左右过来，与我砍下二足。”手下一声答应，两边把刀斩将过去，把老将二腿砍下。可怜一位大唐开国功臣，跌倒在地，喊叫不绝。盖贤谟又分付：“将他两只膀子割下，抬去撒于大路上。等唐朝这班老将看样，若到凤凰山来，又照样死法。”小番得令，把马三保割去二臂，抬出营门，撒在通衢大路，前来回报。此言不表。单讲马老将军一去双手两足，心未肯就死。在道路上负痛有口难喊，有命难救。

再表凤凰城上，天子与军师元帅讲话，忽有军士报进说：“不好了。”

犹如心向云霄去，恍然身落海涛口。

不知马三保死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尉迟恭囚解建都薛仁贵打猎遇帅

诗曰：

凤凰山上凤凰鸣，凤去朝天番将惊。请救扶余怀妙计，雄师百万困山林。

话说那军士报上：“万岁爷，老千岁杀败番将，追赶上去，不道中他诡计，身落陷马坑，被他活捉进营。小的们等候许久，不见消息，又不见首级挑出，一定凶多吉少。”天子听言，吓得浑身冷汗，便说：“徐先生，马王兄被他捉去，决然有死无生，快些点将去救才好。”尉迟恭道：“陛下放心，待臣去救来。”朝廷说：“尉迟王兄前去须要小心。”尉迟恭道：“不妨。”按好头上金盔，提了黑缨枪，跨上乌骓马，带了四员家将出营，竟往凤凰山去。远远望见山脚下帐房密密，想来这是番将守山的营寨了。尉迟恭正想之间，抬眼看见道路上一人，并无手脚，像冬瓜一般。尉迟恭到吃一惊，忙唤家将前面去看，这个还是人还是怪。众将奉命上前去一看，忙来报说：“元帅，这就是马老千岁，被番营断去手足，还是活的。”敬德闻言：犹如天打与雷惊，半个时辰呆住声。

连忙把枪尖放下，枪杆向天纵一步，马上见了马三保这等模样，不觉泪如雨下，叫声：“老将军，你怎的不小心，遭这样惨祸？想你决不能活，有什么话说？趁本帅在此，可要阴封，还是怎样？负痛快快说来，待我申奏朝廷。”马三保去了手足，心疼不了，有口难言，只把口乱张，头乱摇，眼内泪如线穿。要近一步，又无手擎，又无脚挣，只把头一仰一曲拢来了些。尉迟恭说：“你心内疼痛，不必挣拢来，待我走近来便了。”敬德领一步，马上枪尖贴对马三保当心。这马三保痛得紧，把不能够死，用力叠起心来，正刺当中。一位兴唐大将，今日归天去也。敬德连忙拿起枪尖，马三保已合眼身故。尉迟恭吩咐家将抬到凤凰城去。家将答应，自去料理抬回。那尉迟恭说：“我此番一定要不与老将军报仇，枉为一殿之臣！”

那番尉迟恭暴跳如雷，纵马摇枪来到番营，呼声大叫：“呔，小番快报你主儿番狗奴知道，说我大唐大元帅尉迟将军在此，叫他早早出营受死！”小番闻言报进帐内。盖贤谟闻此大唐元帅尉迟恭，不胜欢喜，忙坐马端枪出到营外，架住兵刃，哈哈大笑说：“呔，尉迟蛮子，我只道你有三头六臂，原来你也是个平常莽夫。看你年纪老迈，怎与魔家斗战一二合？你不见那路上此人么？不要照样而死，那时悔之晚矣。”敬德听说，心中一发火冒，大怒说：“我把你这番狗奴，有多大本事，敢把本帅标下一员大将断去手足？仇如海底，故而本帅亲来擒你，活祭我邦老将，以雪此恨！放马过来，照本帅一枪罢。”忙紧一紧乌缨枪，直望盖贤谟面门上挑将进来。这贤谟喊声：“不好！”把鞭望枪杆子上噶啷这一架，马多退后十数步，冲锋过去，圈得转马来。这尉迟恭一心要报仇恨，捅的一枪，又望番将劈咽喉刺将过去。盖贤谟用尽平生之力，架得开枪，手将震麻了，只得勒马便走。敬德随后追赶，盖贤谟跑进营去了。尉迟恭才到得营前，也是哄咙一响，连人带马翻下陷坑中去了。这里挠钩搭起，绑进帐房。唬得外边军士连忙报往凤凰城。我且慢表。

单讲盖贤谟捉了大唐元帅，心中大喜：“我狼主向有旨意说：‘有人生擒得南朝秦叔宝、尉迟恭活解建都候旨发落，其功非小。’我如今把他前去，岂不是我之大功也！”主意已定，说：“老蛮子！你的造化。若不是我狼主要活的，我早已把你手足也断去了。”尉迟恭到气得不开口。这就分付囚入

囚车，五千人马护住，盖贤谟就走建都。扯起营盘，离了凤凰山，竟走三江越虎城。我且慢表。

再说那凤凰城内，天子正在忧愁，思想王兄此去，未知胜败如何。不想营外飞报进来说：“启万岁爷，那马老将军被番兵砍去手足，撇在大路，负痛不过，正凑着元帅枪尖而死。因此把尸骸抬在门外，请旨定夺。”天子闻言，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龙目中纷纷下泪。段、殷、刘三位老将军身冷汗直淋，赶出御营，一见马三保如此而死，不觉放声大哭，走进御营，哭奏天子，要求阴封。天子降旨：即便阴封埋葬凤凰山脚下。段、殷、刘三老将领旨，带同军士亲往凤凰山埋葬。我且不表。单言探子又报天子说：“启上万岁爷，元帅欲与马老将军报仇，追杀番将，也入陷坑，被他绑入营中，未知生死，故特飞报。”那天子又闻此报，吓得呆了一个时辰，方才叫道：“徐先生，为今之计怎么处？”茂功说：“陛下龙心韬安。马将军惨死，乃是大数，不能挽回。尉迟恭阳寿未绝，自有救星，少不得太平无事回来。”

不表君臣议论之话，再说到汗马城先锋张士贵，他奉旨停兵在城养马，未有旨意，不敢攻打前关，所以空闲无事，日日同了四子一婿，在城外摆下围场打猎。这九个火头军，也是每日在别处打猎。不想那一天张士贵用了早膳，打围去了。前营火头军正在那里吃饭，仁贵道：“众位兄弟，日已正中了，我们快去打猎要紧。”周青道：“薛大哥，我们与他去怎么打得野兽来？又没我们分。昨日辛辛苦苦打两只顶肥壮麋鹿，多被大老爷要了去。”仁贵道：“贤弟你真正小人之见。两只鹿有什么希罕？今日闻得先锋大老爷，同众位小将军向北山脚下去了，我们往南山脚下，他们就撞不见了。”周青道：“哥哥说得有理。”九人吃完了饭，各取了弓箭兵器，多上马出了汗马城，向南山下去四十里，摆下围场，各处追赶獐鹿野兽，打猎游玩。日已正午过了，只看见远远一队人马，多是大红蜈蚣旗。仁贵说：“兄弟们，你看那边用大红蜈蚣旗人马，一定东辽兵将，必有宝物在内，所以有兵丁护送，解上建都去的。待我上前夺了他来，或有金银宝物，大家分分，有何不可？”周青闻言，大喜说：“快上去。”仁贵就纵马将戟冲上前来，大喝一声：“呔，番狗奴！俺火头将军在此，快快留下名来。”一声大叫，这一首盖贤谟听得，说道：“军士你们等须要小心保住。”即便纵马提鞭呼一声进前大喝道：“呔，我把你这薛蛮子一鞭打死才好，前日在凤凰城不曾取你之命，故尔今日前来送死么！”这仁贵想：夺财宝要紧，也不打话，喝声：“照戟罢！”绰这一戟，直望盖贤谟面门上刺来。他就把混铁鞭噶哪一声响，桌往一边，马打交锋过去，圈得转马来。这仁贵手快，喝声：“去罢！”绰这一戟，刺将进来，贤谟喊声：“阿呀。”来不及了，贴正前心透后背，阴阳手一番，哄咙挑往那一首去了。薛礼赶上前来，这班番兵散往四处去了。只留得一座囚车，看他探起头来，是黑脸胡须的人。仁贵认得就是尉迟元帅，到吓得皮失色，拍马便走。尉迟敬德见这穿白袍小将，好似应梦贤人，大叫：“小将快来救我本帅。”敬德叫得高兴，那边越跑得快了。敬德心下一想：“如今不好了，他杀了番将，救了某，到跑去了。如今不上不下，丢我在囚车内，倘被番兵再来到，被他便便当当割了头去，便怎么处？”此话不表。

单讲仁贵急急忙忙跑过去了，八弟兄一见，连叫：“大哥！”总不回头，只得大家随后赶来。却正遇张士贵父子打从东首兜转来，便见了仁贵。忙问道：“薛礼，你今日打了多少飞禽走兽？”仁贵把马扣定，面色战栗。张环到吃一惊，忙问道：“你为什么这样惊惶？”仁贵喘气定了，叫声：“大老

爷，小人真正该死。方才正在那一边打猎，不当不抵却遇一队番兵前来，我只道是解什么宝物往建都去的，故此飞马上前，却夺来献与大老爷。谁知并非有什么宝物，乃是尉迟恭元帅，不知几时被擒，囚在囚车里面，解往建都去的。所以小人杀了番将，散了番兵，飞马就跑。望大老爷救救。”张环说：“原来有这等事！他可问你名字？”仁贵说：“小人拍马飞走，没有这个胆量与他对话。他叫我放出囚车，小人有主意，不去听他，竟跑了来。”张环道：“还好，你的命长，以后再不可道出仁贵二字，算为上着。你快些同了弟兄们，进城躲避前营内，待我大老爷去放他，送回凤凰城就是了。”仁贵道：“多谢大老爷。”不表仁贵同众弟兄回营。

再讲张环满心欢喜，同了四子一婿，竟往南山脚下而来。果见一轮囚车，张环连忙下马，起步向前说：“元帅，末将们多多有罪了。”连忙打开囚车，放起尉迟恭。敬德便问：“方才救我这穿白小将是什么人？”张环说：“这就是小婿何宗宪。”宗宪忙上前说：“是小将。”敬德道：“混帐！方才明明见的那一个人，不是这一个模样，怎么说就是你？难道本帅不生眼珠的么？我且问你，既你为什么方才飞跑而走？”张环说：“小婿何宗宪到底年轻，不比老元帅久历沙场。他偶遇一队番兵，道有什么金珠财宝，故而一时高兴杀散番兵。看见元帅在囚车内，不敢轻易独放，所以飞跑来同末将父子一齐来放。”敬德道：“无影之言由你讲，少不得后有着落，悔之无及，去罢。”张环道：“请元帅到汗马城中水酒一杯，待末将送往凤凰城去。”敬德道：“这也不消，有马带去骑来。”张环答应，分付牵过高头白马。尉迟恭跨上雕鞍，不别而行，竟往凤凰城去了。张环父子围场进入汗马城。我且不表。

单讲到凤凰城，唐王正在相望尉迟恭，忽军士报说：“元帅回营了。”天子闻言大喜。敬德走进御营朝参过了，天子道：“王兄，你被番将擒去，犹如分割朕心，难得今早回营，未知怎样脱离？”尉迟恭：“陛下在上，臣被他擒去，囚在囚车，活解建都。行至汗马城山叉路口，遇一白袍小将，杀退番兵，见了臣飞跑而去。停一回，张环父子同婿何宗宪，前来放我，臣就问他此事，他说就是宗宪。虽脱离灾难，反惹满肚疑心，想来那白袍小将，一定是应梦贤臣。”天子闻言便说：“徐先生，这桩事情必然你心中明白。救王兄者，还是何宗宪，还是薛仁贵？”茂公笑道：“那里有什么薛仁贵？原是何宗宪，元帅不必心疑。”尉迟恭说：“这桩真假且丢在一边。那凤凰山如今没人保守，望陛下明日就去游玩一番，好进兵攻打前关。”天子曰：“然。”即降旨：众臣兵士各要小心。此夜无言。

一到来日，众三军尽将披挂在城外候驾，下面三十六家都总兵官上马端兵，一班老将保定龙驾，出了凤凰城，竟往凤凰山来。四下一看，果然好一派景致。但见：

红红绿绿四时花，白白青青正垂华。百鸟飞鸣声语巧，满山松柏翠阴遮。有时涧水

闻龙哨，不断高冈见虎跑。玲珑怪石天生就，足算山林景致奢。

那天子心下暗想：“地图上只载得凤凰山上有凤凰窠、凤凰蛋，如今到了此山，地界广阔，知道这凤凰窠在那一个所在？”即使降旨一道：“谁人寻出凤凰窠，其功非小。”旨意一下，这班老将保驾在此，只有二十四家总兵官领了旨意，分头各自去寻。再表齐国远同着尤俊达寻到东首，忽见徐茂功立在那一边，便开言说道：“徐二哥，你在这里么？”茂功道：“二位兄弟，你们可有寻处么？”国远说：“那里见有什么凤凰窠，凤凰蛋？”茂功道：“兄弟，你岂不知凤凰栖于梧桐？现在前面，你还要到那里去寻？”国

远道：“如此，这边这几株梧桐树下就有凤凰窠、凤凰蛋了么？”茂功道：“你去寻看便知分晓了。”那徐国远依了茂功之言，连忙寻到那一首梧桐树下。只见一座小小石台上，有一块碑牌，好似乌金一般，赤黑泛出亮光，犹如镜子，人多照得见的。约有一人一手高，五尺开阔。地下有一块五色石卵，长不满尺，碗大粗细，两头尖，当中大，好似橄榄一般。推一推，滚来滚去。石台底下有一个穴洞，一定是凤凰窠了。便说：“尤大哥，如今凤凰窠已寻着，快报万岁知道。这个石卵到好，待我拿他顽耍。”他双手来捧，好比生根一般，动也不动。国远什么东西千斤石拿得起来，这些小东西有多少斤数！拿他不起？两个用力来拿，总拿不动，推去原像浮松一般，推来推去，单是拿不动。大家自不信，自好生疑惑。茂功走过来，见了笑道：“有这两个匹夫，岂不晓此是凤凰山上的圣迹，若然拿得动，早被别人拿去了，那里还等得到你们两个来？”二人听说，也笑道：“是阿，不差。”回身就走来报与天子。天子大喜，同了元帅、段、殷、刘四员老将来到梧桐树下，跨上小小石台。天子观看，见乌金石碑甚是光亮，照得出君臣人影。天子说：“徐先生，此是何碑？”茂功说：“此非碑也，就叫凤凰石了。”天子说：“既是凤凰石在此，凤凰为何不见呢？凤凰蛋也没有见来。”茂功说：“当真凤凰生什么蛋的？止不过像这些。圣迹底下这块石卵，就是凤凰蛋了。”唐王说：“先生之言说得有理。如今但不知凤凰可在窠中不在窠中？若然见得凤凰。朕在万幸也。”茂功道：“凤凰岂是轻易见的？但陛下乃天子至尊，就见何妨？只恐臣等诸人见了，就是天降灾殃，只恐见他不得。”齐国远道：“我们不信！那有看不得的道理？偏要看看这凤凰。”他就走取了一根竹梢，来到凤凰窠边，透入里面，乱捎起来。只听见里面百鸟噪声，飞出数十麻雀，望东首飞去了。又见飞出四只孔雀，然后来了一对仙鹤，不消半刻，果见一只凤凰满身华丽，五彩俱全，三根尾毛长有二尺，飞起来歇在凤凰石上，对了贞观天子把头点这三点。茂功道：“陛下，他在那里朝参了。”天子满心欢喜说：“赐卿平身。”但见这凤凰展开两翅，望东首飞去了。朝廷说：“先生，方才这凤凰，后分三尾是雄的，一定还有雌的在内，不见飞出来。”国远说：“既有雌的，待臣再捎他出来。”又把竹梢望窠内乱搅，只听里边好似开毛竹一般的响，国远连忙拿出竹梢，见飞出一只怪东西来了，人头鸟身，满翅花斑，像如今啄翁公一样，登在凤凰石上，对天子哭了三声。大家见了不识此鸟，独有徐茂公吓得面如土色，大骂国远说：“凤凰已去，何必又把竹梢捎出这只怪鸟来？啊呀陛下啊，不好了，祸难临头，灾殃非小，快些走罢。”吓得天子浑身冷汗，说：“先生，祸在那里？”茂功道：“啊呀陛下，还不知此鸟名为哭鹞鸟，国家无事，再不出世；国家颠倒，就有此鸟飞出。当初汉刘秀在位，有此怪鸟歇在金銮殿屋上，只叫得三声，王莽心怀恶意。

就将飞剑斩怪鸟，谁知衔剑远飞腾。”

不知贞观天子，见了怪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唐贞观被困凤凰山盖苏文飞刀斩众将

诗曰：

炼就飞刀神鬼惊，百发百中暗伤人。可怜保驾诸唐将，尽丧刀光一缕青。

再说徐茂功对天子说：“怪鸟衔了王莽飞剑飞去，王莽就背及朝主，把汉室江山弄得七颠八倒。如今这怪鸟分明对陛下在此哭，还有什么好光？”朝廷说：“此鸟这般作怪，待朕赏他一箭。”天子说罢，用弓搭箭射将上去。这鸟刮搭一声，衔了御箭，望东飞去。茂公道：“如今就有祸患来了。怪鸟衔了御箭，分明前去报信，此时不去，更待何时？”众大臣一听军师之言，吓得目顿口呆，走也来不及。这叫说时迟，来时快。

先讲大元帅盖苏文，早知大唐薛蛮子利害，缺少人马，奉旨到扶余国借兵五十万，猛将数百员。却值这一日回来，大路上人马走个不住。相近汗马城，只听百鸟声音，抬头一看，只见一群飞鸟领着凤凰而去。盖苏文大怒，心内暗想：“此凤凰安安隐隐在山上巢内，狼主向有旨意，不许扰乱此巢。今凤凰已去，谅有人惊动灵鸟，故此飞去。我本邦将士决然不敢，一定中原有将在山上，故把凤凰都赶了去。”正想之间，忽听哭鹞禽在头顶上叫一声，落下一枝翎箭。盖苏文就拾起来一看，上刻“贞观天子”四字，明知唐王在山上，连忙分付传下军令，五十万人马竟望凤凰山来。一声炮响，把凤凰山团团围住，下山的大路排列十重营帐，番将数员。山前扎住帅营，盖苏文自己亲守。又传令到建都讨兵十万，前来困上加困，兵上增兵，那怕唐王插翅飞了去。

不表盖苏文围困山下，单讲山上唐天子正欲传旨，忽听炮声一起，大家看时，山下番兵来得多了，围得密不通风。天子吓得目顿口呆，说：“先生，诸位王兄，为今之计怎么样？”军师与众将说：“陛下龙心韬安。盖苏文虽只围住此山，要捉我邦君臣，却也烦难。”降旨安下营盘，一面伐木作为滚木。这一天正当午刻过了，盖苏文也不开兵。山上君臣议论纷纷，当夜不表。到了明日，番营内炮声一起，大元帅冲出营来。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嵌宝狮子青铜盔，雉尾高挑，身穿一领二龙戏水蓝青蟒，外置雁翎甲。前

后护心，锁袋内悬弓，右边插一壶狼牙箭，坐下一匹混海驹，手端赤铜大砍刀。

立住山脚，高声大叫道：“呔，山上唐童听者，你在中原稳坐龙庭，太平无事。想你活不耐烦，前来侵犯我邦。今日上门买卖，不得不做。唐童要逃命，也万万不能，若降顺我邦，低首称臣，我狼主决不亏你一家。亲王封你的，待保全性命，亦且原为万人之尊。若不听本帅之言，管叫一山唐兵尽作刀下之鬼。”按下苏文之言。

单讲山上君臣望下看时，只见盖苏文头如巴斗，眼似铜铃，青脸獠牙，身长一丈，果是威风。天子见了盖苏文，记着前年战书上第十二句：“传与我儿李世民”，不觉恨如切齿，恨不得飞剑下去，割他首级。段志远上前说：“陛下，待老臣下去会他。”天子说：“须要小心。”志远道：“不妨。”便按好头盔，紧紧攀胸甲，坐上马，提了枪，豁喇豁喇冲下山来，大叫一声：“呔，番奴！老将军来取你之命也。”苏文抬眼一看说：“来将可通名来。”段志远冲得下山说：“你要问我之名么？我老将乃实授定国公、出师平辽大元帅标下大将，姓段双名志远。你可闻老将军枪法利害么？想你有何大本事，敢乱自兴兵，困住龙驾！分明自投罗网，挑死枪尖，岂不可惜？快快下马受死，免得老将军动恼。”盖苏文闻言大怒说：“你这老蛮子，当初在着中原，

任你扬武耀威，今到我邦界地，凭你有三头六臂，法术多端，只怕也难免丧在我赤铜刀下。你这老蛮子，到得那里是那里，快放马过来，砍你为肉泥。”段志远心中大怒，喝声：“番狗，照老将军的枪罢！”就分心一枪挑将过来。

这盖苏文不慌不忙，把手中青铜刀噶啷一声架开，回转刀来喝声：“去罢！”绰一刀砍过来，段志远看见刀法来得沉重，那里架得住？喊一声：“我命休矣！”躲闪也来不及，贴正一个青锋过岭，头往那边去了，身子跌下马来。一员老将，可怜死于非命。盖苏文呼呼大笑说：“什么叫做开国功臣，不够本帅一合，就死在刀下了。”那山上唐王一见志远身亡，心中不忍。旁首殷开山、刘洪基见了，放声大哭说：“啊呀我那段老将军啊！”开山跨上马，提了大斧，带泪下山来，叫声：“盖苏文，你敢把我同朝老将伤了性命，我来报仇也！”一声喊叫，后面刘洪基也下山来道：“不把你这番狗一刀砍为两段，也誓不为人了。”盖苏文说：“慢来，要丧在本帅刀下，必须要通个名儿。”殷、刘二老将道：“你要问老将军名字么？洗耳恭听：我乃开国公殷开山、列国公刘洪基，可闻晓大名么？”盖苏文道：“中原有你之名，本邦不以为奇，放马过来。”开山纵马上前，把双斧一起劈将过来，盖苏文把赤铜刀架在一边，刘洪基把蔡阳刀剁将过去，盖苏文也梟在一旁冲锋过去，答转马来，盖苏文量起赤铜刀，望着刘洪基劈面砍将过来，他便把蔡阳刀望赤铜刀上噶啷噶啷这一抬，马多退后了十数步，两臂多震麻了。苏文又是一刀，望开山顶上剁来，开山手中双斧那里招架得住？闪避也来不及，怎经得盖苏文力大刀重，把殷开山顶梁上一直劈到屁股头，分为两段，五脏肝花塌了满地，也丧黄泉去了。刘洪基一见砍劈了殷开山，又要哭又要战，忽手一松，刀落在地，却被盖苏文拦腰一刀，身为两段，呜呼哀哉。正是：

松山四将久闻名，高祖开山开国臣。南征北讨时时战，东荡西除日日征。试看唐朝

非容易，血汗功劳才得平。可惜四员年老将，凤凰山下作孤魂。

这唐天子见三员老将军尽丧盖苏文刀下，不觉龙目中纷纷掉泪，心中好不万分懊悔。尉迟恭吓得目定口呆，下面二十六家插血弟兄内总兵官齐国远，也有些呆的说道：“陛下，三位老将遭此惨死，难道罢了不成，待小臣下去与他会战，以报冤仇。”诸将道：“这个使不得。齐兄弟，你不要混帐。盖苏文手段高强，段、殷、刘三员老将尚死在他刀下，何在于你？”国远道：“不妨事的。”他不听众将之言，上马轮斧冲下山来，高声大叫：“番狗！齐爷爷来会你了。”盖苏文说：“又是一个送死的来了，快快留下名来。”国远道：“呔，你要问爷爷名姓么？洗耳恭听，我乃大元帅尉迟恭标下、加为总兵官齐，表字国远，可闻我杀人不转眼的主顾么？”苏文道：“本帅不知你这无名小卒。今日本帅开了杀戒，凭你多少名将下来，也尽斩死这口刀下。”国远大怒，纵马上前喝声：“照斧罢！”绰一声，双并爷子砍将过去。盖苏文把刀架在一边，马打交肩过去，圈得转马来，苏文把刀一起，喝声：“去罢！”绰的一刀砍过来，国远那里招架得住？说声：“啊呀，我命死也！”把头一偏，连肩卸背着一刀，复上一刀，斩为四块，一家总兵归天去了。

山上有二十六家总兵，见齐国远身遭惨死，大家放声大哭说：“兄弟，哥哥们方才伤了三员老将，乃是一殿之臣，所以也不十分着恼。今齐兄弟是我们插血弟兄，生死之交，岂可坐视国远身亡？我等二十六家好友，不与他报仇，更待何时？”这番王当仁兄弟，尉迟南弟兄、李如珪、尤俊达、鲁明弟兄、岳伯勋、鲁世侯、尚山智、夏山智、张公瑾、史大奈、韩世宗、金甲、童环、李公逸、唐万仁、卜光焰、卜光靛、邴远真、邴远直、贾闰甫、柳周

臣、樊建威随征这二十六家总兵，齐跨上雕鞍，枪的枪，刀的刀，尽皆含泪豁喇喇冲下山来，大叫：“盖苏文，我把你拿来剁为肉酱，以祭我兄弟齐国远，方消我恨。”这盖苏文往上一看，只见许多将官赶下山来，他到问不得许多名姓，说：“来，来，来，祭我的刀口。”这数家总兵齐下山，把盖苏文团团围住在中间，望他乱斩乱打。也有紫金叉分挑肚腹，一字锐照打肩头，银画戟乱刺左膊，乌纓枪直刺前心，月牙铲望领就铲，雁翎刀顶上风声，混铁棍低扫马足，点光锚就刺咽喉，龙泉剑忽上忽下，虎尾鞭左打右打，开山斧劈后脑，大银锤打碎天灵，狼牙棒腾腾杀气，枣样槊四面征云，倍轮铜霞光万道，紫金枪烟雾腾霄。这盖苏文好不了当，把赤铜刀量起在手中，抬开紫金叉，架调一字锐，钩下银画戟，逼住乌纓枪，撇去月牙铲，拦开雁翎刀，闪掉混铁棍，躲过点光锚，抬定龙泉剑，架住虎尾鞭，拦去开山斧，遮定大银锤，钩开狼牙棒，闪掉枣样槊，躲过倍轮铜，逼住紫金枪。这二十六家总兵官不在马前，就在马后，手起刀落，手起枪挑，杀得盖苏文招架也不及，那里还有空工夫还刀过去？手中刀法渐渐松放，人是呼呼喘气，要走奈杀不出。心内想一想，说声：“不好，我寡不众，不要一时失措，被他伤了性命，不如先下手为强。”主意已定，便一手提刀在这里招架，一手掐定秘诀，背上有个葫芦，他就把葫芦盖揭开，念动真言，飞出一口柳叶飞刀，长有三寸，蒜叶阔相似，冲开来到有一丈青光，连飞出九口，山脚下布满青光。这数家总兵见了，还不知是什么东西，山上徐茂功大叫：“兄弟们不好了，这是九口柳叶飞刀，要取性命，你们还不逃上山来么！”二十六人一听徐茂公之言，大家魂不在身，如今要走也来不及了。有几家着刀的，已今砍为肉酱，有一大半刀虽不曾着身，青光多透身的了，拼命的跑上山来。随马而死不计其数。贾闰甫、柳周臣才上山，也跌落马就死了。唐万仁、尤俊达得天子驾前，也是坠马而亡。二十六家插血好友，为了齐国远尽皆身丧。着刀的碎身粉骨，着光的全尸而亡。那盖苏文微微冷笑，收了飞刀说：“山上唐童，你可见么？本帅这九口飞刀，乃上仙所赐，有一百丧一百，有一千丧一千。方才死的这一班老少将官也不为少，谅你驾前如今也差不多，没有能将了，还要挣住凤凰山怎么？快快献表归顺。”不表盖苏文猖獗。

单言唐天子在山上，见这班臣子死得惨然，看看面前，只有得元帅尉迟恭了，心中好不痛苦。自己大叫：“唐童阿唐童，你该败江山！好好在凤凰城内不好，偏偏要到这个所在来送死，却害这班老将死于非命，受这般大祸。”那尉迟恭看见天子伤悲，不觉暴跳如雷，说：“罢了，罢了，陛下阿，要等臣罪不赦。当初秦老千岁做了一生一世的元帅，从不伤了麾下卒。某尉迟恭才做得元帅，就麾下之将尽行丧与敌人之手，还有何面目立于人世？我不与众将报仇，谁人去报？带过马来！”唐王一把扯住，叫声：“王兄，这个使不得的。你难道不见盖苏文飞刀利害么？”敬德道：“臣岂不知番狗飞刀？若贪生怕死，不与众将报仇，一来被人耻笑，二来阴魂岂不怨恨？臣今赶下山去，或能杀得盖苏文，与众将雪了仇恨。倘若臣死番将刀下，也说不得了。陛下放手！”天子那里肯放？一把扯住道：“王兄，如今一树红花，只有你做种子。你若下去，一旦伤与盖苏文之手，叫寡人靠着何人？”苏公也劝道：“驾下乏人，报仇事小，保驾事大。元帅不必下去。”尉迟恭听了军帅劝言，只得耐着性子。又听见盖苏文在山下大叫：“尉迟蛮子，本帅看你年高老迈，谅你一人怎保得唐王脱离灾难？何不早把唐童献下山来，待本帅申奏狼主，封你厚爵。若依然不献唐童下山，本帅就要赶上山来，把你碎尸万段，休要

后悔！”盖苏文讲来虽然是这等讲，心内却是想：谅山上也决没有十分能人在此，且由他罢，就回营去了。再言山上徐茂公分付把这数家总兵尸首，葬于凤凰山后，单将唐万仁葬在山前。天子问道：“为何把唐万仁尸骸葬在山前？”茂公说：“陛下，后来自有用处，所以葬在山前这尸首。”依军帅言语，把总兵尸首尽行埋葬。天子降旨，设酒一席，亲自奠祭一番。徐茂公也奠酒三杯。正是：

府州各省聚英豪，结义胜友胜漆胶。生死同心助唐业，可怜一起葬番郊。

唐太宗当夜在御营，同元帅、军师商议退番兵之计。茂公开言叫声：“陛下，要退番兵，这如非汗马城中先锋张环。他有婿何宗宪利害，可以退得番兵。”天子道：“他们这隔许多路程，如何晓得寡人被困凤凰山上？必须着人前去讨救才好。但元帅老迈，怎能踹得出番营？”茂公道：“如非驸马薛万岁，他往后山脚下可以踏得出。”天子大喜，连忙降旨一道，命驸马薛万彻到汗马城讨救。万彻就领了旨。竟过了一宵。

明日清晨，连忙结束停当上马，端了大银锤，望后山冲下来了。有营前军士扣弓搭箭说：“山上下来的小蛮子，少催坐骑，看箭来也！”这个箭纷纷不住的射过来。薛万彻大叫：“营下的休得放箭，孤家要往汗马城讨救，快把营盘扯去，让小千岁过了就罢。若有那关不就，孤就一顿银锤，踹为平地哩。”营前小番说：“哥阿，待我去报元帅得知。”一边去报盖苏文。这万彻听见此言，把马一催，银锤晃动，冒着弓矢，冲进营中来了。手起锤落，打得这些番兵番将走也来不及，踹进了一座营盘。怎禁得万彻英雄，拼命的打条血路而走。到得盖苏文提刀纵马而来说：“小蛮子在那里？”小番说：“那已去远了。”苏文道：“活活造化了他，追不及了。”少表番营之事。

再表唐王看见驸马杀出番营，心中大悦说：“到也亏他年少英雄。”住表天子山上之言。

再讲薛万彻连踹岳七座番营，身上中了七条箭，腿上两条，肩上两条，他到自己打下，也不觉十分疼痛。只有背心内这一箭，伤得深了，痛得紧，手又拿不着，只得负痛而走。随着大路前去三十里，到了三叉路口，他到不认得了，不知汗马城打从那一条路上去的，故而扣定了马，缓缓立着，思想要等个人来问路。偶抬头，见那一边有一个穿旧白绫衣的小后生，在那里砍草。万彻走上前来：“呔，砍草的！”那人抬头，看见马上小将银冠束发，手执银锤，明知大唐将官，便说：“马上将军，怎么样？”正是：

英雄未遂冲天志，且作卑微贱役人。

不知驸马如何问路，这砍草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薛万彻杀出番营张士贵妒贤伤害

诗曰：

驸马威名早远传，番营杀出锦雕鞍。只因识认白袍将，却被奸臣暗害间。

那万彻道：“孤问你要往汗马城从那一条路上去的。”这砍草的回言道：“既然将军要往汗马城，小人也要去的，何不一同而行。”万彻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张环手下什么人？”那人道：“将军，小的是前营月字号内一名火头军，叫薛礼。”那万彻心下暗想：“他身上穿旧白绫衣，又叫薛礼，不要是应梦贤臣薛仁贵。”便连忙问道：“呔，薛礼，你既在前锋营，可认得那个薛仁贵么？”仁贵听言，吓得魂不附体，面脸挣得通红说：“将军，小的从不认得薛仁贵三字。”驸马道：“噯，又来了。你既在前锋营，岂有不认得薛仁贵之理！莫非你就叫薛仁贵么？”薛礼浑身发抖，遍体冷汗直淋说：“小的怎敢瞒着将军。”万彻心中乖巧，明知张环弄鬼，所以也不肯直通名姓。想他一定就是薛仁贵，也不必去问他，待我去与张环算帐。薛万彻就从居中这一条大路先走，一路来到汗马城，进入城来，到了士贵营前说：“快报张环得知，圣旨下了。”军士报入营中，张士贵忙排香案，相同四子一婿出营迎接。薛万彻下马，进到中营，开读道：“圣旨到来，跪听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前日驾游凤凰山，不幸遭东辽主帅盖苏文兴兵六十万之众，

密困凤凰山，伤朕驾下老少将官不计其数，因驾下乏人，又且难离灾难，故命驸马薛万彻

踹出番营前来讨救，卿即速同婿何宗宪，提兵救驾，杀退番兵，其功非小。钦哉。谢恩！”

张环同子婿口称：“愿我主万岁、万万岁。”谢恩已毕，前来叩见驸马，万彻变了怒容说：“张环，你说从没有应梦贤臣，那火头军薛礼，是那一个？”张环听言，吃了一惊说：“小千岁！应梦贤臣乃叫薛仁贵，是穿白用戟小将，未将营中从来没有。这薛礼是前营一名火头军，开不得兵，打不得仗，算不得应梦贤臣，故不启奏闻我主。”万彻大怒说：“你这狗头，孤在驾前不知其细，被你屡屡哄骗。今日奉旨前来讨教，孤满身着箭，负痛而行，等人问路。见一人后生，他直对我讲，这薛仁贵名唤薛礼，怎么没有？亏得孤亲眼见他，亲自盘问。明明你要冒他功劳，故把他埋没前营内，还要哄骗谁人。孤今日不来与你争论，少不得奏知天子，取你首级，快把好活血酒过来，与我打落背上这支箭。”张志龙忙去取人参汤、活血酒。张环心内怀了反意，走到薛万彻背后，把这支箭用力一绰，要晓得背心皮如纸，衣薄怎禁得？二尺长箭，插入背中，差不多穿透前心了，可怜一员年少英雄，大叫一声：“痛死我也！”顷刻死于张环之手。志龙慌忙说：“阿呀！爹爹为何把驸马插箭身亡。”士贵道：“我的儿，若不送驸马性命，被他驾前奏出此事，我与你父子性命就难保全。不如先把他弄死，只说箭打身亡，后来无人对证，岂不全我父子性命。”志龙道：“爹爹妙算甚高。”后张环吩咐手下，把驸马尸骸抬出营盘烧化，将骨包好，回复天子便了。

不表军士奉令行事，单讲张环一面端正救驾，连忙去传火头军。薛仁贵正躲在前营内，恐怕薛万彻盘问根由，所以不敢出来。今奉大老爷呼唤，连忙到中营来说：“大老爷在上，传小的有何吩咐？”士贵道：“朝廷被番兵困住凤凰山，今有驸马到来讨救，故尔与你商议兴兵救驾。”仁贵道：“如今驸马在那里？”张环说：“他因踹出番营，被乱箭着身，方才打箭身亡，已今化为灰骨。只要前去救驾，但番兵有六十万之众，困住凤凰山，我兵只有十万，怎生前生迎敌，相救龙驾出山？”仁贵听说，心中一想说：“大老

爷，只恐三军不交，薛礼若出令与他，众不遵服。如服我令，我自有个摆空营之法，十万可以装做得四五十万兵马的。”张环听见此言，心中大悦，说：“薛礼，若会摆空虚人马，我大老爷一口宝剑赐与你，若有军兵不服，取首级下来，反如汝功，由你听调。”仁贵得了令，受了斩军剑，分明他做了先锋将军一般，手下军士谁敢不遵？即便发令下来，就此卷帐抬营，出了汗马城，一路上旗幡招转，号带飘摇，在路担搁一二日，远远望见凤凰山下多是大红蜈蚣旗，番营密密，果然扎得威武。仁贵就吩咐：“大小三军听者，前去安营，须要十座帐内六座虚四座实，有人马在内，空营内必须悬羊擂鼓，饿马嘶声。”三军听令，远看番营二箭路，吩咐安下营盘，炮声一起，齐齐扎营。十万人马到扎了四五十万营盘。列位，你道何为悬羊擂鼓，饿马嘶声呢？他把着羊后足系起上边，下面摆鼓，鼓上放草，这羊要吃草，把前蹄在鼓上擂起来了，那饿马吃不着草料，喧叫不绝。此为悬羊擂鼓，饿马嘶声。这番人营内听见，不知道唐朝军士有多少在里面。盖苏文传令把都儿，小心保守各营。便心中想：“来的救兵决是先锋，定有火头军在内。不知营盘安扎如何，待本帅出营去看看。”那盖苏文坐马出营，望四下内唐营边一看，阿唷唷，好怕人也！但只见：

摇摇晃晃飞皂盖，飘飘荡荡转旌旗。轰雷大炮如霹雳，锣鸣鼓响如春雷。

又见那：熟铜盔、烂银盔、柳叶盔、亮银盔、浑铁盔、赤金盔，红闪闪威风，暗腾腾杀气。玲珑护心镜，日照紫罗袍、大红袍、素白袍、绛黄袍、银红袍、皂罗袍、小绿袍，袍袖销金砌，八方生冷雾。按按兽舌头，抖抖荡银铠、柳叶铠、乌油铠、青铜铠、黄金铠、红铜铠，铠砌五色龙。一派鸾铃响，冲出大白龙、小白龙、乌獬豸、粉麒麟、青鬃马、银鬃马、昏黄马、黄彪马、绿毛狮、粉红枣骝驹、混海驹。还见一字亮铁镜、二条狼牙棒、三尖两刃刀、四楞银装铜、五股托天叉、六楞熟铜锤、七星点钢枪、八瓣紫金瓜、九曜宣花斧、十叉斩马刀，枪似南山初山笋、刀似北海浪千层。又见一龙旗、二凤旗、三彩旗、四面旗、五六旗、六纓旗、七星旗、八卦旗、九曜旗、十面埋伏旗、一十二面按天大历旗、二十四面金斩定黄旗、三十六面天罡旗、七十二面地煞旗。剑起凶人怕，锤来恶鬼惊，叮当发袖箭，就地起金榜。眼前不见人赌斗，一派都是乱刀枪。

这盖苏文看了唐营，不觉惊骇，把舌乱伸，暗想唐朝将士好智略也！看完回进中营。

这日天色已晚，过了一宵，次日天明。单讲到前营内火头军薛仁贵，全身披挂，上马端兵，同了八家弟兄，出到营外。李庆先摹旗，王心鹤掠阵，姜兴本嘯鼓，薛礼冲到番营前，高声大叫：“呔！番营下的，快报番狗盖苏文说，今有火头爷爷在此叫战，叫他早早出营受死！”有番营前把都儿射住阵脚，小番报进帅营去了。报：“启上元帅，营外有南朝火头军，身穿白袍，口称薛礼讨战。”那盖苏文闻了大唐老少英雄，到也不放在心上，如今听见火头军三字，到吃了一惊：“我在建都，常常闻报火头军取关利害，从不曾会面，再不道到在凤凰山会他起来。”带马抬刀，连忙结束停当，一声炮响，营门大开，鼓嘯如雷，二十四面大红蜈蚣幡，在左右一分，冲出营来。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青铜盔，高挑雉尾两旁分。兜风大耳鹰嘴鼻，海下胡须阔嘴唇；绿脸獠牙青赤发，倒生两道大红眉。身穿一件青铜甲，砌就龙鳞五色铠；内衬一领柳绿蟒，绣成龙凤戏珠争。前后鸳鸯护心镜，镜映天下大乾坤。背插箭杆旗四方，大纛宝盖鬼神惊。左首悬弓又插箭，惯射英雄大将才。脚蹬穹脑虎头靴，蹄定一骑混海驹。手托赤铜刀一柄，犹如天上英雄将。

这盖苏文自道自能，赶出营来，抬头一看，但见火头军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亮银盔，朱纓倒挂大红纓。面如傅粉交满月，平生两道凤鸟眉；海下齐齧长髯，口方鼻直算他魁。身穿一件白银铠，条条银叶照见辉；内衬一领白绫袍，素白无花腰系纛。吞头衔住箭杆袖，护心镜照世间妖。左边悬下震天弓，三尺神鞭立见旁。手端丈八银尖戟，白龙驹上逞英豪。

这盖苏文见穿白小将来得威风，就把马扣住，说道：“那边穿白将，可就是火头军薛礼么？”仁贵说：“然也！你既晓得火头爷爷大名，何不早早自刎，献首级过来！”盖苏文呵呵冷笑，叫声：“薛礼，你乃一介无名小卒，焉敢出口大言！不过本帅不在，算你造化，由汝在前关耀武扬威，今逢着本帅，难道你不闻我这口赤铜刀利害，渴饮人血，饿食人肉？有名大将，尚且死在本帅刀下，何在你无名火头军祭我刀口？也不自思想。你不如弃唐归顺，还免一死，若有牙关半句不肯，本帅就要劈你刀下了。”仁贵道：“你口出大言，敢就是什么元帅盖苏文么？”那苏文应道：“然也！你既认得本帅之名，为何不下马受缚。”薛礼微微冷笑说：“你这番狗，前在地穴内仙女娘娘法旨，曾有你之名，这是我千差万差，放汝魂魄。今投凡胎，在这里平地起风波，连伤我邦大将数员，恨如切齿。我也晓得你本事不丑，今不一鞭打你为齧粉，也算不得火头爷本事高强。快放马过来！”盖苏文闻得火头军利害，这叫先下手为强。把赤铜刀双手往头上一举，喝一声：“薛礼照我的刀罢！”插这一刀，望薛礼顶梁上砍将下来。这一首薛仁贵说声：“来得好！”把杆方天戟望刀上噶啷这一杓，刀反望自己头上跌下转来。说：“唷！果然名不虚传，好利害的薛蛮子。”豁刺冲锋过去，圈得转马来。盖苏文刀一起，插望着仁贵又砍将过来。薛礼把戟杓在一边，还转戟，望着盖苏文劈前心刺将过来。这盖苏文说声：“来得好！”把赤铜刀望戟上噶啷这一抬，仁贵的两膊多震一震。说：“阿唷，我在东辽连敌数将，从没有人抬得我戟住。今遇你这番狗抬住，果有些本事了。”打马交肩过去，英雄闪背回来。仁贵又刺一戟过来，盖苏文又架在一边，二人大战凤凰山，不分胜败。正是：

棋逢敌手无高下，将遇良才各显能。一来一往莺转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刀来戟架

叮当响，戟去刀迎放火星。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膀子定输赢。

你拿我，麒麟阁上标名姓；我拿你，逍遥楼上显威名。二人杀到四十冲锋，八十照面，并无高下。盖苏文好不利害，把赤铜刀起一起，望仁贵劈面门，兜咽喉，两肋胸膛，分心就砍。薛仁贵那里放在心上，把画杆戟紧一紧，前遮后拦，左钩右掠，逼开刀，架开刀，捧开刀，拦开刀，还转戟来，左插花，右插花，苏秦背剑，月内穿梭，双龙入海，二凤穿花，飕飕飕的发个不住。这盖苏文好不了当，抡动赤铜刀，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迎开戟，挡开戟，避开戟。这青龙与白虎，杀个不开交。一连战到百十余合，总无胜败。杀得盖苏文呵呵喘气，马仰人翻，刀法甚乱；薛仁贵汗流脊背，两臂酸麻。“阿唷，好利害的番狗！”苏文道：“阿唷，好骁勇的薛蛮子！”二人又战起来了。这一个恨不得一戟挑倒了冲天塔，那一个恨不得一刀劈破了翠屏山，好不了当的相杀！只见：

阵面上杀气腾腾，不分南北；沙场上征云霭霭，莫辨东西。狂风四起，天地锁愁云：

奔马扬尘，日月蔽光华。那二人胜比天神来下降，那二马好似饿虎下天台。两边战鼓似雷声，暮动旗幡起色云。炮响连天，吓得芸馆 书房才子顿笔；呐喊齐声，惊得闺房凤阁佳

人停针。正是铁将军遇石将军。杀得一百四十回合，原不分输赢。

那盖苏文心中暗想：“久闻火头军骁勇，果然名不虚传。本帅不能取胜，待我放起飞刀，伤了火头军，就不怕大唐兵将了。”苏文算计已定，一手把刀招架，一手掐诀，把葫芦盖拿开，口中念动真言，飞出一口柳叶飞刀，青光万道，直望薛仁贵顶上落将下来。这薛礼抬头看见，明知是飞刀，连忙把戟按在判官头上，抽起震天弓，拿出穿云箭，搭住在弓弦，飞飞飏飏的一箭射将过去。只听刮喇喇一声响，三寸飞刀化作青光，散在四面去了。那番吓得苏文魂不附体，说：“阿呀，你敢破我飞刀！”飏飏飏，连发出八口柳叶飞刀，阵面上多是青光，薛礼惊得手忙脚乱。当年九天玄女娘娘曾对他讲，有一口飞刀，发一条箭，如今盖苏文发八口起来，仁贵就有箭八条，也难齐射上来。所以仁贵浑身发抖起来，说：“阿呀！”无法可躲，只得拿起四条穿云箭，望青光中一撒，只听得括拉拉连响数声，青光飞刀尽被玄女娘娘收去，五条箭原在半空中。此是宝物不落下来的。仁贵才得放胆，把手招，五支箭落在手中，将来藏好，提起方天戟。那边盖苏文见破飞刀，魂不在身，说：“嘎唷！罢了，罢了。本帅受木脚大仙赐刀。你敢弄起鬼魔邪术，破我飞刀，与你势不两立。我不一刀砍汝两段，也誓不为人了。”把马一催，二人又战起来。杀了八个回合，盖苏文见飞刀已破，无心蛮战，刀法渐渐松下来。仁贵戟法原高，紧紧刺将过来，苏文有些招架不住，却被薛礼把刚牙一挫，喝声：“去罢！”插一戟，直望苏文面门挑将进来。盖苏文喊声：“不好！”把赤铜刀望戟上噶啷这一抬，险些跌下雕鞍，马打交肩过来。薛仁贵抽起一条白虎鞭，喝声：“照打罢！”三尺长鞭，来得利害，手中量一量，到有三尺长白光，这青龙星见白虎鞭来，说：“阿呀，我命死矣！”连忙闪躲，鞭虽不着，只见白光在背上晃得晃，痛彻前心，鲜红血喷，把那铜刀拖落，二膝一催，豁喇喇望营前败将下去。仁贵道：“番狗，你往那里走，还不好好下马受缚！”随后追赶。苏文进了营盘，小番射住阵脚，仁贵只得回进自己营盘。张士贵大喜，其夜犒赏薛礼，不必表他。

单讲到盖苏文进入帅营，跨下马鞍，抬过赤铜刀，将身坐下。嘎唷说：“好利害的火头军！本帅实不是他敌手。”就把须上血迹抹下，用活血酒在此养息。忽后营走出来：

一位闭月羞花女，却是夫人梅月英。

毕竟不知这位夫人，如何话说，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梅月英法逞蜈蚣术李药师仙赐金鸡旗

诗曰：

番邦女将实威风，妖法施来果是凶。杀得南朝火头军，人人个个面掀红。

那夫人年纪不上三十岁，生得来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四名绝色丫环扶定，出到帅营，盖苏文见梅氏妻子出来，连忙起身说：“夫人请坐。”梅月英坐下，叫声：“元帅！妾身闻得你与中原火头军打仗，被他伤了鞭，未知他有什么本事，元帅反受伤败？”盖苏文道：“阿，夫人！不要说起。这大唐薛蛮子，不要讲东辽少有，就是九流列国，天下也难再有第二个的了。本帅保主数载以来，未尝有此大败，今日反伤在火头军之手，叫我那里困得住凤凰山，擒捉唐王？”月英迷迷含笑道：“元帅不必忧愁。你说火头军骁勇，待妾身明日出去，偏要取他性命，以报元帅一鞭之恨。”苏文道：“夫人又来了，本帅尚不能取胜，夫人你是一介女流，晓得那里是那里。”夫人说：“元帅，妾于幼时，曾受仙人法术，故取得他性命。”苏文说：“夫人，本帅受大仙柳叶飞刀，尚被他破掉了，夫人你有甚异法胜得他来？”夫人说：“元帅，飞刀被他破得掉，妾的仙法他不能破得掉的。”苏文说：“既然如此，夫人明日且去开兵临阵。”说话之间，天色已晚。

过了一宵，明日清晨，梅月英全身披挂，打扮完备，上了一骑银鬃马，手端两口绣鸾刀，炮声一起，冲出营来。在营前大喝一声：“咦！唐营下的，快报说‘今大元帅正夫人在此讨战’，唤这火头蛮子，早早出营受死。”讲到那唐营军士，连忙报进中营说：“大老爷在上，番营中走出一员女将，在那里索战，要火头军会他。”张环说：“既有女将在外讨战，快传火头军薛礼出营对敌。”军士得令，传到前营，仁贵就打扮完备，同八家弟兄一齐上马出营，抬头一看，但见那员女将梅月英，怎生模样：

头上闹龙金冠，狐狸倒罩，雉尾双挑；面如满月，傅粉妆成。两道秀眉碧翠，一双凤眼澄清；小口樱桃红唇，唇内细细银牙。身旁一领黄金砌就雁翎铠，腰系八幅护体绣白绫。征裙小小，金莲端定在葵花踏凳银鬃马上，手端两口绣鸾刀，胜比昭君重出世，犹如西子再还魂。

那仁贵从马上前喝声：“番狗妇！火头爷看你身欠缚鸡之力，擅敢前来讨战，与我祭这戟尖么。”梅月英道：“你就叫火头军么？敢把我元帅打了一鞭，因此娘娘来取你性命，以报一鞭之恨。”薛礼呼呼冷笑道：“你邦一路守关将，不能胜将军一二合之外，何在为你一介女流贱婢，分明自投罗网，佛也难度的了。”放马过来，两边战鼓响动，月英纵马上前，把绣鸾刀一起，喝叫：“薛蛮子！照刀罢。”绰一声，双并鸾刀砍来，仁贵举就急架忙还，刀来戟架，戟去刀迎，正战在一堆，杀在一起，一连六个冲锋，杀得梅月英面上通红，两手酸麻，那里是仁贵对手，只得把刀抬定方天戟，叫声：“薛蛮子，且慢动，看夫人的法宝。”说罢，往怀里一摸，摸出一面小小绿绫旗，望空中一撩，口念真言，把二指点定，这旗在虚空里立住上面。薛仁贵到不知此旗伤人性命，却扣马在此观看。讲到营前八名火头军，见旗立空虚，大家称奇。犹如看做戏法一般，大家都赶上来。那晓这面旗在空中一个翻身，飞下一条蜈蚣，长有二尺，阔有二寸，他把双翅一展，底下飞出头二百的小蜈蚣，霎时间变大，化了数千条飞蜈蚣，多望大唐火头军面上直撞过来，扳住面门。吓得仁贵魂不附体，带转丝缰，竟望半边落荒一跑，自然咬坏的了。那些蜈蚣妖法炼就，其毒利害，八员火头军，尽行咬伤面门，青红疙瘩无数，

多负痛跑到营内，顷刻面涨犹如鬼怪一般，头如笆斗，两眼合缝，多跌下尘埃，呜呼哀哉，八位英雄，魂归地府去了。梅月英从幼受仙母法宝，炼就这面蜈蚣八角旗，惯要取人性命，他见大唐将士一个个坠马营门而死，暗想薛蛮子奔往荒落，性命也决不能保全，自然身丧荒郊野地去了。所以满心欢喜，把手一招，蜈蚣原归旗内，旗落月英手中，将来藏好，营前打得胜鼓回营。盖苏文上前相接，滚鞍下马说：“夫人今日开兵，不但辛苦，而且功劳非浅，请问夫人，大唐火头军咬此重伤，还是晕去还魂，还是坠骑身亡？”月英道：“元帅，他不受此伤，逃其性命。若遭蜈蚣一口，断难保其性命了。”盖苏文闻言，满心大悦，说：“夫人，多多亏你，本帅不惧大唐老少将官，单只怕火头军利害。今日他们都被蜈蚣咬死，还有何人得胜本帅？岂不是十大功劳，都是夫人一个的了！”吩咐摆酒，与夫人贺功。

少表番营之事，再讲张士贵父子，见八名火头军多堕骑身亡，面如土色，浑身冷汗。说：“完了，完了。我想薛礼败往荒僻所在，也止不过中毒身死。为今之计，怎生迎敌番人？”大家好不着忙。又讲仁贵他败走到旷野荒山，不上十有余里，熬痛不起，一气到心，跌下雕鞍，一命归阴。这骑马动也不动，立在主子面前。忽空中来了一个救星，乃香山老祖门人，名唤李靖。他在山中静坐，偶掐指一算，明知白虎星官有难，连忙驾云到此，空中落下尘埃，身边取出葫芦，把柳枝端出仙水，将仁贵面上搽到，方才悠悠苏醒。说：“那一位恩人在此救我。”李靖道：“我乃是香山老祖门人，名唤李靖。当初曾辅大唐，后来入山修道，因薛将军有难，特来相救。”仁贵连忙跪下，口叫：“大仙，小子年幼不知，曾闻人说兴唐社稷，皆是大仙之功，今蒙救小人性命，小子感恩非浅。万望仙长到营，一发救了八条性命，恩德无穷。”李靖说：“此乃易事，贫道山上有事，不得到营，赐你葫芦前去，取出仙水，将八人面上搽在伤处，即就醒转。”仁贵领了葫芦，就问：“仙长，那番营梅月英的妖法，可有什么正法相破么？”李靖道：“贫道有破敌正法。”忙向怀里取出一面尖角绿绫旗说：“薛将军，他手中用的是蚣角旗，此面鬏犊旗，你拿去，看他撩在空中，你也撩在空中，就可以破他了。即将葫芦祭起空中，打死了梅月英。依我之言，速速前去，相救八条性命要紧。”薛仁贵接了鬏犊旗，拜谢李靖，跨上雕鞍。一边驾云而去，一边催马回营。张士贵正在着忙，忽见薛礼到营，添了笑容。说：“薛礼，你回来。这八人怎么样？”仁贵道：“有救。”就把仙水搽在八人面上，方才悠悠苏醒，尽皆欢悦，就问道葫芦来处。仁贵将李靖言语，对众人说了一遍。张环明知李仙人有仙法，自然如意。就犒赏火头军薛礼等人，同回营中欢酒。

过了一宵，明日清晨，依先上马，端兵出到番营，呼声大叫：“呔！番营的快报与那梅月英贱婢得知，今有火头军薛礼在此讨战，叫他快些出来受死！”不表薛仁贵大叫，单讲那营前小番飞报上帅前说：“启上元帅，营外有穿白火头军讨战，要夫人出去会他。”盖苏文听见此言，吓得魂不在身，连忙请出梅月英问道：“夫人，你说大唐火头军受了蜈蚣伤，必然要死，为什么穿白将依然不死，原在营外讨战？”那夫人梅月英闻言，吃惊道：“元帅，那穿白将莫非是什么异人出世，故而不死。我蜈蚣旗利害，凭你什么妖魔鬼怪，受死伤害，必不保全性命，为甚他能得全性命起来？吩咐带马抬刀，待妾身再去迎敌。”这一首牵马，月英通身披挂，出了番营，抬头一看，果

然不死，心中大怒说：“唷，薛蛮子，果象异人，不知得仙丹保全性命，今娘娘偏要取你首级。”仁贵呼呼冷笑说：“贱婢，你的邪法谁人作准，我不挑你前心透后背，也算不得火头爷骁勇了。”催马上前，喝声：“照戟！”插的一戟，望面门挑进来。梅月英急驾忙还，二人杀在一堆。马打冲锋，双交回合，刀来戟架叮当响，戟去刀迎进火星。

战到六个冲锋，梅月英两膊酸麻，抬住画戟，取出蜈蚣角旗，望空中一撩，念动真言。薛仁贵见了，也把鬬犊旗撩起空中，他也不晓得念什么咒诀，自有李靖在云端保护。两面绿绫旗虚空立着，一边落下飞蜈蚣，一边落下飞金鸡，那飞蜈蚣，变化几百蜈蚣、飞过来，那飞金鸡，也化几百，把蜈蚣尽行吃去。吓得梅月英魂飞魄散，说：“你敢破我法术么。”连忙招诀收旗，那里收得下？只见蜈蚣角旗与鬬犊旗悠悠高上九霄云内，一时不见了。仁贵心中大悦，便把葫芦抛起空中，要打梅月英。谁知李靖在云端内把手一招，葫芦收去，薛仁贵胆放心宽，把方天戟一起，纵马上前，照定月英咽喉中插一戟刺进来，这梅月英乃是女流，又是法宝已破，心中焦闷，说声：“不好，我命死也！”要招架也来不及了，贴正刺中咽喉，被他阴阳手一泛，哄咙响挑往营门前去了。

这盖苏文在营前看见，放声大哭说：“阿呀，我那夫人阿。”把赤铜刀一起，豁刺刺冲上前来；“薛蛮子，你敢把我夫人伤害，我与你势不两立。我死与夫人雪恨，你死乃为国捐躯。不要走，本帅刀来了！”望仁贵劈顶梁上砍下来，这一刀甘四分本事，多显出在上面。仁贵把戟架在一边，马打交肩过去，英雄闪背回来，仁贵把方天戟直刺，盖苏文急架忙还。

二人斗到十六个回合，薛仁贵量起白虎鞭来，盖苏文一见白光，就吓得魂不附体，说：“阿呀，我命死也。”略略着得一下，鲜血直喷，带转丝缰，望营前大败而走。薛仁贵大喜，回头对营前八位兄弟说道：“你们快同张大老爷、小将军们，扯起营盘，冲杀番兵，一阵成功了。”那边一声答应一声，八弟兄各将兵刃摆动，催马冲杀四面番营，张环父子领了大队人马，卷帐发炮，冲到帅营来。这番凤凰山前大乱，有薛礼随定盖苏文冲到帅营中，把小番们一戟一个，挑得番兵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苏文见火头军紧紧追来，吓得魂飞魄散，只得兜急丝缰，望内营一走，砍开皮帐，竟走偏将营盘。那知仁贵赶得甚紧，又且番营层层叠叠，人马众多，又不敢伤着自家人马，一时逃走不出，原冲到凤凰山脚下，忽前边撞着一班火头军，高声大喝：“盖苏文，你往那里走！我们围住，取他首级。”九人围住，把盖苏文棍棍只望颅头打，刀刀只向颈边砍，枪枪紧紧分心刺，斧斧只劈背梁心，杀得盖苏文招架也来不及，被他们逼住，走也走不脱。架得开棍，那边李庆红插一刀砍将过来，苏文喊声：“不好！”把身躯一闪，肩尖上着了刀头，连皮带肉去了一大片，口中叫得一声，伤坏那边。王心鹤喝声：“照枪罢！”飏这一枪，分心挑将进来。苏文说声：“我命死矣！”闪躲也来不及，腿上又着了一枪：“唷，罢了，罢了。本帅未尝有此大败！”他如今满身伤，拼着命，见一个落空所在，把二膝一催，豁喇喇冲出圈子，望出脚下拼命这一跑。仁贵就吩咐众弟兄，四处守定，一则冲蹠，二则不许盖苏文出营。八人答应，自去散在四面守住。

这盖苏文心下暗想：“你看周围营帐密密，人马大乱，喊杀连在，哭声大震，我若望营中去，恐防有阻隔，反被火头军拿住，不如在凤凰山脚下，团团跑转，等有落空所在，那时就好回建都了。”苏文算计停当，只在前

转到山后，仁贵紧紧追赶，随了盖苏文团团跑转，惊动山上贞观天子，同着元帅、军师出到营外，望山下一看，只见四面番营大乱，炮声不绝，鼓啸如雷。又听得山脚下大叫道：“阿唷唷，火头军果然骁勇，不必来追！”豁喇喇盘转前山来了。君臣往下看时，见有盖苏文被一穿白将追得满身淋汗，喊叫连天，只在山脚下打圈子。朝廷就问徐先生：“底下追赶盖苏文那员穿白小将，却是谁人？”茂功笑道：“陛下，这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朝廷听见说是应梦贤臣，不觉龙心大悦。就对山下大叫道：“小王兄，穷寇莫追，不必赶他，快些上山来见寡人。”连叫数声，仁贵在下那里听得，只在山脚下紧走紧追，慢走慢追。忽上边尉迟恭说道：“陛下，如何眼见本帅细心查究，军师大人说没有应梦贤臣，如今这穿白小将是谁？”茂公说：“元帅休要夸能，这是我哄你，你认真起来，那里有什么应梦贤臣，你看原是何宗宪在下追他。”敬德道：“你哄那个？明明是穿白将薛仁贵，陛下若许待本帅下去，拿他上来，还是仁贵还是宗宪？”朝廷把不能够要见应梦贤臣，说道：“元帅不差，快快下去拿来。”敬德跨上雕鞍，等盖苏文转过了前山，后面就是薛仁贵跑来。他就是一马冲将下去，却也正在仁贵后，双手一把扯住薛礼白袍后幅，说：“如今这里了。”总是尉迟恭莽撞，开口就说：“在这里了。”薛仁贵尚信张环之言，一听后面喊叫在这里了，扯住衣幅，不知要捉去怎样，不觉吓了一跳，把方天戟往衣幅上插，这一等身躯一挣，二膝一催，豁喇喇一声响，把尉迟恭翻下尘埃，衣幅扯断，薛礼拼命的逃走了。盖苏文回头不见了薛仁贵追赶，心中大悦，跑出营去，传令鸣金，退归建都去罢。那大小番兵齐声答应，见元帅走了，把不得脱离灾难，败在建都去了，我且慢表。

单讲这尉迟恭，扒起身来，手中拿得一块白绫衣幅，有半朵映花牡丹在上，连忙上马，来到山顶。茂公道：“元帅，应梦贤臣在何处？”敬德道：“军师休哄陛下好了，应梦贤臣有着落了。”朝廷道：“拿他不住，有何着落？”敬德说：“今虽拿他不住，有一块袍幅扯在此了，如今着张环身上，要这个穿无半幅白袍之人，前来对证，况有半朵牡丹映花在上，配得着是应梦贤臣，配不着是何宗宪，岂不是张环再瞒不过，再献出薛仁贵来了？”朝廷大悦，说：“元帅智见甚高，今日必见应梦贤臣了。”

如今按下山上君臣之言。单讲这番兵退去，有一二个时辰，凤凰山前一卒全无。张士贵方才吩咐按下营盘，大小三军尽皆扎营，八位火头军先来缴令，回归前营。等了半日，薛仁贵慢慢进营，身上发抖，面如土色，立在张环案旁，口中一句也说不出。张环大吃一惊，说：“如今你又是什么意思？”薛礼道：“大老爷救命，元帅屡屡要拿我，方才被他扯去衣幅，如今必有认色，小人性命早晚不能保全的了。”张环听见，计就生成，说：“不妨，不妨。要性命，快脱下无襟白袍与何大爷调换，就无认色，可以隐埋了。”正是：

奸臣自有瞒天计，李代桃僵去冒功。

毕竟张环冒功瞒得过瞒不过，且看下回分解。

李代桃僵——出自古乐府《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啗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本以桃李共患难比喻兄弟相爱互助，后转用为代人受过或互相顶替之意。

第三十四回 盖苏文大败归建都何宗宪袍幅冒功劳

诗曰：

荷花开放满池中，映得清溪一派红。只恨狂风吹得早，凤凰飞处走青龙。

那仁贵心中大悦，说：“蒙大老爷屡次施恩相救，小人将何图报？”连忙脱落白袍，与何宗宪换转。两件白袍，花色相同，宗宪穿了仁贵无襟白袍，薛仁贵反穿了宗宪新白袍。薛礼竟回前营内，不必表他。

单讲张士贵思想冒功，领了何宗宪，将薛万彻尸骨离却营盘，来到凤凰山上，进入御营，俯伏尘埃，说：“陛下龙驾在上，巨奉我主旨意，救驾来迟，臣该万死。驸马踹营讨救，前心受了箭，到汗马城中开读了诏书，就打箭身亡。臣因救兵急促，无处埋葬，烧化尸骸，今将驸马白骨，带在包中，请陛下龙目亲观。”朝廷听见此言，龙目下泪，说：“寡人不是，害我王儿性命了。”尉迟恭就开言叫声：“张环，驸马性命乃阴间判定，死活也不必说了。本帅问你，方才山脚下追盖苏文这穿白小将，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如今在着何处？快叫他上山来。”士贵道：“元帅又来了，若未将招得应梦贤臣，在中原就送京定笃了，为何将他隐埋在营内？方才追赶盖苏文，杀退番兵者，是狗婿何宗宪，那里有什么薛仁贵。”敬德大喝道：“你还要强辩么！本帅因无认色，故亲自将他白袍襟幅扯一块在此，已作凭据，你唤何宗宪进来，配得着也不必说了，配不着看刀伺候。”张环应道：“是，”朝廷降旨，宣进何宗宪，俯伏御营。张环道：“元帅喏，可就是这无襟白袍，拿出来对对看。”尉迟恭把这块袍幅与宗宪身上白袍一配，果然毫无阔狭，花朵一般。尉迟恭大惊，他那里知道内中曲折之事，反弄得满肚疑心，自道：“噯，岂有此理。”张环说：“元帅，如何，是狗婿何宗宪么？”敬德大怒说：“今日纵不来查究，待日后班师，自有对证之法。”忙将功劳簿打了一条粗杠子，乃凤凰山救驾，是一大功劳。朝廷说：“卿家就此回汗马城保守要紧，寡人明日就下山了。”张士贵口称领旨，带了宗宪下凤凰山。一声传令，拔寨起程，原回汗马城，我且慢表。

单讲天子回驾，降旨把人马统下山来，凄凄惨惨回凤凰城中，安下御营。朝廷见两旁少了数家开国功臣，常常下泪，日日忧愁，军师与元帅每每劝解。忽这一天，蓝旗军士报进营来，说：“启上万岁爷，营外来了鲁国公程老千岁，已到。”朝廷听见程咬金到了，添上笑容，说：“降旨快宣进来见驾。”外边一声传旨，召进程知节，俯伏尘埃，说：“陛下龙驾在上，臣程咬金朝见，愿我王万岁、万万岁！恕不保驾之罪。”朝廷说：“王兄平身。这几时没有王兄在营，清静不过，如今王兄一到，寡人之幸。不知你从水路、旱路来的？”咬金说：“陛下，不要讲起。若行水路，前日就同来了，何必等到今日？乃行旱路，同了尉迟元帅两位令郎，蹈山过岭，沿海边关受许多猿啼虎啸之惊，冒许多风沙雨露之苦，才得到凤凰城见陛下。”朝廷说：“还有御侄在营外，快宣进来。”内侍领旨传宣。尉迟宝林、尉迟宝庆来到御营朝见陛下，见过军师，父子相见，问安家事已毕，宝林就是前妻梅氏所生，宝庆是白赛花滴血，家中还有黑金锭亲生尉迟号怀，年纪尚幼，因此不来出阵。天子又问程王兄：“中原秦王兄病恙怎么样了，还是好歹如何？”咬金说：“陛下若讲秦哥病势，愈加沉重，昼夜昏迷不醒，臣起身时就在那里发晕，想必这两天多死少生了。”天子嗟叹连声。程咬金见礼军师大人，回身叫道：“尉迟老元帅，掌兵权，征东辽，辛苦不过了。”敬德说：“老千岁说那里

话，某家在这里安然清静，空闲无事，有何辛苦？”咬金又往两边一看，不见了数位公爷，心中吃惊。开言说：“陛下，马、段、殷、刘四老将军，并同众家兄弟那里去了？”朝廷听见，泪如雨下。说：“总是寡人万分差处，不必说了。”知节急问：“陛下，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天子忙把马三保探凤凰山死去，一直讲到盖苏文用飞刀连伤总兵二十余员，吓得程咬金魂不附体，放声大哭。骂道：“黑炭团，你罪在不赦！我哥秦叔宝为了一生一世元帅，未尝有伤一卒，你才做元帅，就伤了我众家兄弟，你好好把众兄弟赔我，万事全休，不然我剥你皮下来偿还他们性命。”朝廷道：“程王兄，你休要错怪了人，这多是寡人不是，与尉迟王兄什么相干。”咬金下泪道：“万岁一国之主，到处游玩，自然众臣保驾。你掌了兵权，自然将机就计，开得兵，调兵遣将；开不得兵，就不该点将下去了。怎么一日内把老少将官，多送尽了。”朝廷道：“也不必埋怨，生死乃阴间判定，休再多言。过来，降旨摆宴，与程王兄同尉迟王兄相和。”内侍领旨，光禄寺在后营设宴，摆定御营盘内，两人谢恩坐下，饮过三杯，尉迟恭开言叫声：“程老千岁，某有一件稀奇之事，再详解不出，你可有这本事详得出么？”程咬金道：“凭你什么疑难事说来，无有详解不出。”敬德说：“老千岁，可记得前年扫北班师，陛下曾得一梦，梦见穿白将薛仁贵保驾征东，老千岁你也尽知的。到今朝般般应梦，偏偏这应梦贤臣还未曾见，你道是何缘故？”程咬金说：“没有应梦贤臣，如何破关得能快？倘或在张士贵营中也未可知。”敬德道：“他说从来没有应梦贤臣薛仁贵，只得女婿何宗宪，穿白用戟。”咬金说：“老黑，既是他说女婿何宗宪，也不必细问了，谅他决不敢哄骗。”敬德道：“老千岁，你才到，不知其细，内中事有可疑。若说何宗宪，谁人不知，他本事平常，扫北尚不出阵，征东为什么一时骁勇起来？攻关破城，尽不在一二日内，势如破竹。本帅想起来薛仁贵是有的，张环奸计多端，埋没了薛仁贵，把何宗宪顶头，在驾前冒功。”咬金道：“你曾见过薛仁贵么？”敬德道：“见是见过两遭，只是看不清楚。第一遭本帅被番兵擒去，囚在囚车，见一穿白将，杀退番兵，夺落囚车，见了本帅，飞跑而去，停一回，原是何宗宪。后来在凤凰山脚下追赶盖苏文也是穿白用戟小将，本帅要去拿他，又是一跑，只扯得一块衣襟，原是何宗宪身上穿无襟白袍。我想，既是他，为何见了本帅要跑，此事你可详解得出么？”咬金道：“徐二哥阴阳上算得出的，为何不要问他？”敬德说：“我也曾问过军师大人，想受了张环万金之贿，故不肯说明。”程咬金道：“二哥，到底你受了他多少贿？直说那一日受他的贿。”茂功道：“那里受他什么？”咬金道：“既不受贿，为何不说明白？”茂功道：“果是他女婿何宗宪，叫我也说不出薛仁贵。”咬金道：“噯，你哄那个老黑，想来必有薛仁贵在张环营内。前年我领旨到各路催趲钱粮，回来路遇一只白额猛虎随后追来，我后生时那惧他，只因年纪有了，恐怕力不能敌，所以叫喊起来，只见山路中跑出一个穿白小将，把虎打出双睛，救我性命。那时我就问他这样本事，何不到龙门县投军？他说二次投军，张环不用。那时我曾赐他金披令箭一支，前去投军。想他定是薛仁贵。”敬德道：“这里头你就该问他名字了。”咬金道：“只因匆忙之间，不曾问名姓，如今着张环身上，要这根御赐的金披令箭，薛仁贵就着落了。”尉迟恭道：“不是这等得的，待本帅亲自到汗马城，只说凤凰山救驾有功，因此奉旨来犒赏，不论打旗养马之人，多要亲到面前犒赏御宴，除了姓薛，一个个点将过去。若有姓薛，要看清面貌，做十来天功夫，少不得点着薛仁贵。你道此计如何？”

咬金说：“好是好的，只是你最喜黄汤，被张环一顷倒鬼，灌得昏迷不醒，把薛仁贵混过，那时你怎么得知？”敬德道：“一件大事岂可混帐得的，今日本帅当圣驾前戒了酒，前去犒赏。”咬金道：“口说无凭，知道你到汗马城吃酒不吃酒？”敬德道：“是阿，口是作不得证的，陛下快写一块御旨戒牌，带在颈内，就不敢吃了。若再饮酒，就算大逆违旨，望陛下以正国法。”天子大悦，连忙御笔亲挥“奉旨戒酒”四字，尉迟恭双手接在手中，说：“且慢，待我饮了三杯，带在颈中。”敬德连斟三杯，饮在肚中。将戒酒牌带在颈中，扯开筵席，立在旁首说：“陛下，臣此番去犒赏，不怕应梦贤臣不见。”徐茂功笑道：“老元帅，你休要称能，此去再不得见应梦贤臣的。”敬德说：“军师大人，本帅此去，自有个查究，再无不见之理。”茂功说：“与你打个手掌，赌了这颗首级。”敬德说：“果然，大家不许图赖。此去查不出薛仁贵，本帅将首级自刎下来。”茂功道：“当真么？”敬德道：“噯，君前无戏言，那个与你作耍？”程咬金说：“我为见证，输赢是我动刀。”茂功说道：“好，元帅去查了仁贵来，我将头颅割下与你。”二人搭了手掌，一宵晚话，不必细表。

到了明日清晨，先差家将去报个信息，朝廷降旨，整备酒肉等类，叫数十家将挑了先走。尉迟恭辞驾，带了两个儿子，离了凤凰城，一路下来。先说汗马城张士贵，同了四子一婿，在营欢乐饮酒。忽报进营说：“启上大老爷，快快端正迎接元帅要紧。今日奉旨下来犒赏三军，顷刻相近汗马城来了。”张环听见说：“我的儿，想必皇上道救驾有功，故而出旨犒赏我们，去接元帅要紧。”父子翁婿六人，连忙披挂，出了汗马城，果见三骑马下来，远远跪下叫声：“元帅，小将们不知元帅到来，有失远迎，望帅爷恕罪。”敬德道：“远近迎接，不来计较。快把十万兵丁花名脚册，献与本帅。”张环说：“请到城中，犒赏起来，自有花名，为何就要。”尉迟恭喝道：“！你敢违令，拿下开刀。”士贵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说道：“元帅不必动恼，快取花名脚册来便了。”志龙回身到汗马城中，取来交与元帅。敬德满心欢悦，接来与大儿宝林藏好，说：“此是要紧之物，若不先取，恐被他埋没了仁贵名字。”张士贵满心踌躇，接到汗马城中，另是安下帅营一座，元帅进到里面，张环连忙吩咐备宴，与元帅接风。敬德说：“住了，你看我颈中挂的什么牌？”张环说：“原来帅爷奉旨戒酒在此，排接风饭来。”敬德说：“张环，且慢，本帅有话对你讲。”张环应道：“是。”敬德又说：“因朝廷驾困凤凰山，幸喜你等兵将救驾回城，其功非小。故今天子御赐恩宴，着本帅到汗马城犒赏十万兵丁，一个个都要亲赏。皇上犹恐本帅好酒糊涂，埋没一兵一卒，是皆本帅之罪，故我奉旨戒酒。你休将荤酒迷惑我心，教场中还有令发。若有一句不依，看刀伺候。”张环应道：“是。”敬德吩咐道：“教场中须高搭将台，东首要扎十万兵丁的营盘，好待兵丁住在营中听点；西首也要扎十万人马的营盘，不许一卒在内。依本帅之言，前去备完，前来缴令。”张环答应，同四子一婿退出帅营。说：“孩儿们，如今为父的性命难保了。”四子道：“爹爹，为什么？”张环道：“我儿，你看元帅行作，岂是前来犒赏三军的？这分明来查点应梦贤臣薛仁贵。”张志龙道：“爹爹，不妨事。只要将薛仁贵藏过，他就查不出了。”张环道：“这个断断使不得，九个火头军名姓，现在花名册上，难道只写其名，没有其人的？”志龙说：“爹爹，有了。不如将九人藏在离城三里之遥土港山神庙内。若元帅查点九人名姓，随便众人们混过，或者兵马内走转当了火头军，也使得的。”张环道：“我

儿言之有理。”先到教场中传令，安扎营盘已毕，天色晚暗。

当日张士贵亲往前营中来，薛仁贵忙接道：“不知大老爷到此有何吩咐？”张环道：“薛礼，我为你九人，心挂两头，时刻当心。不想元帅奉旨下来犒赏三军，倘有出头露面，那时九条性命就难以保全，故我大老爷前来求你，这那离城三里之遥，有座土港山神庙，到也无人行走，你等九人作速今夜就去，躲在庙中，酒饭我暗中差人送来。待犒赏完时，即当差人唤你。”薛仁贵应道：“多谢大老爷。”说罢，连忙同了八名火头军，静悄悄出了前营，竟往土港山神庙中躲过，我且慢去表他。

单说到尉迟恭吩咐二子，明日早早往教场。二子答应：“是。”来日，张环父子全身披挂，先在教场中整备酒肉，少刻元帅父子来到教场，上了将台，排开公案，传令十万人马，安住东首营中，又吩咐尉迟宝林：“你将兵器在手，站住西首营盘。为父点过来，你放他进营，若有兵卒进了营，从复回出来，即将枪挑死。”宝林应道：“是。”就立在西营。尉迟恭叫声：“先锋张环，你在东营须要小心，本帅点一人，走出一人，点一双走出一双，若然糊涂混杂，不遵本帅之令，点一人走一双，点二人走出一个，皆张环之罪。”张士贵一声：“得令。”听元帅令严，心中急得心惊胆战，低低说道：“我儿，为今之计怎样？我为父只道也没有严令发下来，所以要随便混转来，当了九个火头军。如今他这样发令严明，那个当火头军好？”四子应道说：“便是。”不表旁首张家父子心中设法，要说到台上尉迟元帅，先把中营花名册展开，叫次子宝庆看明，叫点某人：“有。”走出东营，要到将台前领赏。元帅从上身认到下身，看了一遍，才叫张环赏酒肉回西营去。宝林又点薛元，应道：“有。”走到台前，元帅听得姓薛，分外仔细观看，见他穿皂黑战袄，明知不是，赏了酒肉，回西营去了。每常犒赏十万人马，不消一日，快得紧的，如今有心查点仁贵，一个个慢慢犒赏，眼活费心，虽托长子端枪在西营看守，还当元帅用心，眼光射在两旁，恐兵卒混杂，点得到不上头二百名，天色昏暗，尉迟恭父子用过夜膳，同张环父子共安下营寨，家将四面看守，不许东西兵卒来往。一到明日清晨，元帅升坐将台，重使宝林到西营，点昨日几名，今日原是几名不差。然后再点兵卒，才想到了这三天把前营军名册展开，一个个点到月字号内来了，这番张环父子在下面如土色，分拆心肝，浑身冷汗。说：“我儿，如今要点火头军了，将何人替点？为父命在顷刻，你们可有计策。”志龙叫声：“爹爹，闻得元帅好酒的，如今奉旨在此，勉强戒酒，那里耐得住的？今日又是个南风，不免将上好酒放在缸中，冲来冲去，台上自然酒香，看元帅怎生模样，然后见机而作。”张环道：“到也使得。”就吩咐家将，缸中犒赏的酒，倒来倒去。尉迟恭在将台上，劈面的大南风，果然这个美酿香气直透，引得尉迟恭喉中酥痒，眼珠到不看了点将旁首，看他把酒倒东过西，若没有：

戒酒牌悬在颈中，定然取酒入喉咙。

毕竟尉迟恭不知如何饮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尉迟恭犒赏查贤士薛仁贵月夜叹功劳

诗曰：

芙蓉影入在江边，黑菊如何访向前。喜得芙蓉伶俐巧，故使张环性命全。

那元帅心中暗想：“若没有皇上的戒酒牌挂在颈中，就叫张环献上来，饮他几杯何妨。”又说到张士贵父子，见尉迟恭飘眼盯住的看这里倒酒，必然想酒吃了。便说：“我儿怎样设个计策，献酒上去，灌醉了他才好？”志龙说：“爹爹，容易。把一碗酒放些茶叶在里边献上去，只说这个是茶。待元帅饮了下去，不说什么，只管献上去，若然元帅发怒，丢下酒来。只说茶司不小心，撮泡差了。又不归罪我们，爹爹，你道使得么。”张环道：“我儿言之有理。”连忙把酒放些茶叶，走上将台说：“元帅点兵辛苦，请用杯茶解渴，然后再犒赏。”敬德接过来，一闻香冲鼻，喜之不胜，犹如性命一般，拿来一饮而尽。暗想：“这张士贵，人人说他奸佞，本帅看起来，到是个好人，因见我奉旨戒酒，故暗中将酒当茶，与我解渴。本帅想再吃几杯，也无人知觉。”便说：“张环，再拿茶来。”士贵见元帅不发怒容，又要吃茶，才得放心。连忙传令张志龙泡茶。敬德慢慢吃，还看不出，那晓他是一口一碗，只管叫拿茶来，一连饮了十来碗，到不去犒赏三军了。尉迟宝庆在案东横头，看见爹爹如此吃茶，疑惑起来，说：“什么东西，茶多吃个不停，只怕一定是酒了，待等他拿起来看。”张环接酒放在桌上，尉迟恭正要伸手来拿，被宝庆抢在鼻边一嗅，果是酒。连碗望台下一抛，说：“爹爹，你好没志气。也岂不晓酒能误事，你为着何来？况奉旨戒酒，又与军师赌下首级，谁不知张环向有奸计，倘被他灌醉糊涂，那能清清白白犒赏？正经之事不干，反好酒胡乱，若朝廷知道，爹爹你将何言陈奏，岂不性命难保？还不查点。张环有罪，以正国法。”尉迟恭差不多倒醉的了。见儿子发怒抛翻，性气顷刻面泛铁青，乌珠翻转，说：“嘎唷，罢了，罢了。为父饮酒，人不知，鬼不觉，你这畜生，焉敢管着为父的响叫饮酒！我如今不戒酒了！”把戒酒牌除在旁首，传令张环备筵一席：“本帅偏要吃酒，吃个爽快的，看你管得住么？”张环只怕元帅，那里怕你这公子？连忙吩咐大排筵宴，就在将台上赐张环陪酒，你一杯，我一盏，传花行令，快活畅饮。气得旁边宝庆泥塑木雕的一般。饮到未刻，尉迟恭吃得大醉，昏迷不醒，说起酒话来了。便叫：“张先锋，本帅一向不知你心，今日方知你为人忠厚，本帅奉旨犒赏，吃得醺醺大醉，天色又早，还有前营、左右二营，不曾犒赏。今委你犒赏，明日缴令。本帅要去睡了。”张环大悦，应道：“是。元帅请回，末将自然尽心。”宝庆叫声：“爹爹，这是断断使不得的，岂可委与先锋犒赏？爹爹你自去想一想看，主意要紧，所以说酒能误事。”敬德心中已经昏乱，那里想到查点贤臣之事。反喝道：“好畜生，犒赏三军，难道注定要元帅去赏，先锋赏不得的么？为父如今偏要委他去犒赏，你再敢阻我么，快扶我到营中安睡。”两位公子无奈何，只得扶定尉迟恭，来到帅营，悠忽睡去，我且不表。

单讲张士贵，心满意足，连忙吩咐四子一婿，人人犒赏，如今不象敬德这样查点的，他却唤几百名来，大家分一阵。不上半日左右，二营尽行赏到，人人无不沾恩。父子回营安睡，一宵不必表他。

再讲那帅营中尉迟敬德这一大睡，到黄昏时候，方才睡醒。二子跪下叫声：“爹爹，你如今酒醒了么？”敬德说：“我儿，为父奉旨戒酒，不曾饮什么酒。”二子道：“阿呀！爹爹，你如今忘记了么？只怕朝廷得知，性命

难保。那张环父子，把酒当茶，爹爹饮得大醉，这也罢了。不该把左右营的兵卒，委张环犒赏，如今兵将尽沾恩，应梦贤臣在于何处？岂不有罪了。”敬德吃惊道：“嘎，有这等事，为父或者好酒糊涂，要汝等则甚，岂可由我饮酒，阻不得的么？”二子道：“阿呀，爹爹，孩儿们怎么不阻，爹爹执意不听，反排筵席，快乐畅饮，如此大醉，酒醒已迟。为今之计，怎么样处？”尉迟恭无计可施，只听得营外猜拳行令，弹唱歌吹，欢舞之声不绝。敬德便说：“我儿，外边喧哗，却是为何？”宝林道：“就是那些兵卒，因受朝廷犒赏，所以皆在营中欢乐畅饮。”敬德道：“不差如今是什么时候了？”宝林道：“还只得黄昏时候。”敬德暗想，今夜乃中秋八月，故月色辉华，分外皎洁：“我儿，你们随父静悄悄出营，前去走走。”宝林答应跟随。那元帅头上皂色巾，身穿黑战袄，腰挂宝剑，离了帅营，往东西营盘走来转去。也有四五人同一桌的，也有三四人合一桌的，也有二人对饮的，也有一人独酌的，也有猜拳的，也有行令的，也有歌舞的，也有弹唱的，也有劝酒的，好不热闹。敬德又行到靠东这座大营帐边，飘眼望去，见里面有四个人同饮，说道：“哥哥，来来来，再饮一大杯。”那人说道：“兄弟，你自吃罢，为兄的酒深了，吃不得了。”“哥哥，如此我与你猜拳。”“兄弟，你噜苏得紧，说道不吃是不吃了，猜什么拳。”“哥阿，如此你来陪我饮一杯罢。”“阿，兄弟，为人在世，不要不知足，我和你朝廷洪恩，大家吃得有兴，为是我们今日酒肉犒赏，大家畅饮快活，还有血汗功臣，反没福受朝廷一滴酒，一块肉哩。”“阿哥阿，那个是血汗功臣么？”“他攻打关城，势如破竹，就是朝廷被困凤凰山，若没有薛仁贵，谁人救得，就是元帅性命，也是他救的，这样大功劳，尚不能食帝王酒肉，我等摇旗呐喊之辈，到吃得醺醺大醉，还要不知足，只管吃下去？”“哥哥，你说得是阿，我走到外边去小解，解就进来的，要说到外边。”尉迟恭一句句听得明白，暗想：“原来有这等事。”说：“我儿，有人出来撒尿，快躲到月暗中去。”三人尽躲在营后墩背，那人见皓月当空，不敢撒尿，也走到营背后月暗中，撩开衣服，正要对着敬德面上撒起尿来，这尉迟恭跳起身来，把那人夹背一把，扭倒在地，靴脚踹定，抽起宝剑在手，说：“你认本帅是谁？”那人说：“阿呀！元帅爷，小人实是不知，望帅爷饶命阿。”敬德说：“别事不来罪你，方才你在营内，说九个火头军有血汗功劳，反不受朝廷滴酒之恩。那九个叫做什么名字，得什么功劳，为何犒赏不着，如今却在何方，说得明白，饶你狗命，若一句沉吟，本帅一剑斩为两段。”那人叫声：“元帅，若小人说了，张大老爷就要归罪小人，叫我性命也难保，所以不敢说。”敬德说：“呔，张环加罪你惧怕的，难道本帅你就不惧了。我儿过来，取他首级。”那人说：“阿呀，帅爷饶命，待小人说明便了。”敬德说：“快些讲上来。”那人便说：“元帅，这前营有结义九个火头军，利害不过，武艺精通，本事高强，内中惟有一个名唤薛仁贵，他穿白用戟，算得一员无敌大将。进东辽关寨，多是他的功劳。一路进兵，势如破竹，东辽老小将官，无有不闻火头军利害，只因大老爷与婿冒功，故将仁贵埋藏月字号为火头军。前日元帅来此，大老爷用计将九人藏在土港山神庙中，所以不能受朝廷洪恩。”敬德道：“原来如此。土港山神庙在于何地？”那人说：“离教场三里之遥，松柏旁就是了。”敬德说：“如此饶你狗命，去了罢。”那人说：“多谢元帅爷。”立起身，往营中就走。尉迟恭父子，步月来到山神庙，我且慢表。

单讲庙中火头军，人虽不受朝廷的恩典，张环却使人送来酒肉，他们排

开二席，到吃得高兴，猜拳行令，快乐畅然。只有薛仁贵眼中流泪，闷闷不乐，酒到跟前，却无心去饮。周青叫声：“大哥，不必忧愁，快来喝一杯。”仁贵说：“兄弟，你自己饮，为兄尽有了。外边如此月色，我到港上步步月，散散心，停一回就来的。”周青说：“如此请便，我等还要饮酒爽快哩。”那时薛仁贵离了山神庙，望松柏亭来。月影内随步行来，不想后面尉迟恭瞧呆，穿白小将走出庙来，连忙隐过一边，又见他望东首去，就叫：“我儿，你们住在此，待为父随他去。”二子应道：“是。”那敬德静悄悄跟在仁贵背后，望东行去数箭之遥，空野涧水边立住，对月长叹道：“弟子薛仁贵，年方二十八岁，欲待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驾征东，那晓得立了多少功劳，皇上全然不晓，隐埋在月字号为火头军。摇旗呐喊之辈，尚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着皇上酒肉，又象偷鸡走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我回报好音，恩哥恩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惟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我远家万里，只有月照，两头割割，心事无门可告，家中妻子只道我受享荣华，在天子驾前，却忘负了破窑之事，那知我在此有苦万千，藏于怀内，无处申泄。今对月长叹，谁人知道？”仁贵叹息良久，眼中流泪。尉迟恭听得明白，怎奈莽撞不过，赶上前来，双手把薛仁贵拦腰抱住说：“如今在这里了。”仁贵只道是周青作耍，说：“兄弟，不要戏耍。混帐！”谁知敬德的胡须扫在仁贵后颈中，那番回头一看，见了黑脸，直跳起来说：“阿呀，不好！”把身子一挣，手一摇，元帅立脚不定，哄咙一响，仰面一跤翻倒在地。仁贵抛开双足，望山神庙乱跑，跌将进来。八人正吃得高兴，吓得魂不在身。大家立起身来说：“大哥，为什么？”薛礼扒起来，忙把山门关上说：“众兄弟，快些逃命。尉迟老元帅前来拿捉了。”八人听见，吓得浑身冷汗，各拥进里面，把一座夹墙三两脚踹坍，跨出墙，一齐拼命的逃走了。讲这尉迟恭走起身，赶到山神庙，把山门打开，喝叫：“我儿，随为父进去，拿应梦贤臣。”二子应道：“是。”三人同到里边，只见桌子上碗碟灯火尚在，并不见有一人。连忙进内来，只见墙垣坍倒，就出墙望大路上赶来，应梦贤臣依然不见。只听得旁首树林中一声叫：“奉旨拿下尉迟恭，理应处斩。”敬德闻言，大吃一惊。回头看时，只见旁首林中一座营盘，帐内有军师徐茂功已到，说是：“大人，本帅何罪之有？”徐茂功笑道：“怎说无罪，你逆旨饮酒，此乃大罪；查不见应梦贤臣，该取下首级。”敬德说：“逆旨饮酒，望大人隐瞒，若讲应梦贤臣，本帅虽不查取，却方才眼见明白，待天色一亮，本帅自往汗马城，将张环动刑，不怕不招出来。”茂功道：“元帅，薛仁贵本来有的，只是内中有许多曲折缘故，所以查点不着，少不得后有相逢之日，你必须见他，前去责任张环，后来反自有罪在不赦之日，如今趁不究明，好好随我回凤凰城去罢。”敬德无奈何，从了军师之命，就连夜离了汗马地方，连夜赶到凤凰城。

天色明亮，朝廷正坐御营，见军师同元帅进营说：“陛下在上，老臣前去查点应梦贤臣，果然查不出，望陛下恕罪。”天子道：“王兄查访不出就罢了，何罪之有。”程咬金道：“老黑，陛下恕你之罪，我到饶你不来。你自己说过的，还是你自己把头割下来呢，还是要我动手来割？”尉迟恭笑道：“老千岁，你又在此搅浑了。军师大人尚不认真，反要你割起首级来，岂非真正是呆话了？”自从犒赏之后，不觉又是三天，陛下降旨到汗马城，命先锋张环即日开兵，再破关攻城下去。张士贵奉了圣旨，传令大小三军，放炮

起兵。“是！”一声得令，离了汗马城，一路下来，约有三百余里，到了独木关安下营盘。天子随后也进兵前来，到汗马城停扎，只等张环破关报捷。谁想这先锋张士贵进攻关寨只靠得薛仁贵，那薛仁贵自从中秋月夜在土港山神庙，黑夜中被尉迟恭吓了这一惊，路上又冒些风寒，借端起根，病在前营，十分沉重，卧床不起了，八人伏事不离。张士贵闻报，心中闷闷不乐。停营三天，并无人出马。汗马城中朝廷旨意下来，朝夕不停，催取进兵。说独木关有多少上将，为何还未能破？那番急得张环无头无脑，日日差人往前营探薛礼的病体如何，并没有一人回报好音，只得停营在此，不敢开兵。

先说到独木关中的守将名为金面安殿宝，实授副元帅之职，其人骁勇利害不过的，比着盖苏文本事更高万倍。两旁坐两位副总兵，一个名唤蓝天碧，一个名唤蓝天象，这二人也多有万夫不当之勇，生得来浓眉豹眼，蓝靛红须，正在堂中商议退敌南朝人马，忽有小番报进营来说：“启上三位平章爷，大唐人马扎营在关外，有三天了，不知为什么，并无将士索战。”安殿宝说：“有这等事？”便叫：“二位将军，孤闻南朝火头军骁勇无比，走马攻取关寨，如入无人之境，为何起兵到此三日，并不出营讨战？”天碧、天象叫声：“元帅，待小将们出关，先去索战，若火头军出来，会会他本事；若火头军不在里边，一发更好，就踹他营盘，有何不可？”安殿宝说：“将军主见甚好，如此小心出马。”二将答应道：“不妨。”那蓝天碧先自连忙披挂，上马端枪，离了总府，放炮出关，来到唐营，呼声大叫：“营下的，快报说！今有将军爷在此。我闻汝邦火头军骁勇，既来攻关，因何三日不开兵，故此魔家先来索战，有能者快出营来会我。”那营前军士一闻此言，飞报进来说：“大老爷，关中杀出一员将士，十分利害，在那里讨战。”张环闻报，便对四子一婿道：“我的儿，为今之计，怎么样？那薛礼卧床不起，周青等伏侍不离，关中来将，在外索战，如今谁人去抵挡。”志龙叫声：“爹爹，不妨。薛礼有病在床，孩儿愿去抵敌。”士贵满怀欢喜说：“既是我儿出马，须要小心。贤婿戎装帮助次儿，掠阵当心。”应道：“晓得。”张志龙全身打扮，尽皆上马，端兵出到营外，抬头一看，但见蓝天碧：

头戴紫金凤翼盔，红缨一派如火焰。面如蓝靛，须似乌云；眉若丹朱，眼若铜铃。

狮子大鼻，口似血盆，海下几根铁线红须。身穿一领绣龙大红蟒，外罩一件锁子青铜铠。

左悬弓，右插箭，坐下昏红马。手端一条紫金独龙枪，果然来得威风猛。

那张志龙看罢，把枪一起，豁喇喇冲到马前，枪对枪架定。说：“番儿，番狗，留下名来，你是什么人，擅敢前来讨战？”蓝天碧道：“我乃副元帅标下大将军，姓蓝名天碧，你岂可不闻我东辽顶儿尖儿的大将么？你有多大本事，敢来会我！”志龙笑道：“怎知你这无名番狗，我小将军本事骁勇，还不好好下马归顺。”正是：

阵前二将虽夸勇，未定谁人弱与强。

毕竟二将斗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番将力擒张志龙周青怒锁先锋将

诗曰：

蓝家兄弟虎狼凶，何惧唐师百万雄。小将志龙遭捉住，这番急杀老先锋。

那番将蓝天碧一闻志龙之言，呼呼冷笑道：“不必夸能，魔这支金枪，从不曾挑无名之将。既要送死，快通名来！”张志龙道：“我乃先锋大将军张大老爷长公子爷张志龙便是，谁人不知我本事利害，快快放马过来。”蓝天碧纵马上前，把枪一起，喝叫：“蛮子，魔的枪到！”插、插这一枪，望张志龙劈面门挑将进去。志龙把枪架在旁首，马打冲锋过去，英雄闪背回来，二人战有六个回合，番将本事高强，张志龙那里是他对手，杀得来气喘嘘嘘，把枪一紧，望蓝天碧劈胸挑进去。天碧也把枪噶啷一声，挠在旁手，才交肩过来，天碧便轻舒猿臂，不费气力，拦腰一把，将志龙提过马鞍鞦，带转丝缰，望关里边去了。何宗宪见大舅志龙被番将活捉了去，便大怒纵马摇戟，赶到关前大喝：“番狗，你敢擒我大舅，快放下马来，万事全休，若不放还，可知我白袍小将军骁勇么！”那番惊动关前蓝天象，催动战马，摇动金背大砍刀，前来敌住宗宪道：“来的穿白小蛮子，你可就是火头军薛仁贵么？”宗宪冒名应道：“然也，你既闻火头爷大名，何不早早下马受死，反要死在戟尖之下！”天象说：“妙阿，我正要活擒火头蛮子。”放马过来，宗宪串动手中方天戟，照着蓝天象面门上挑将进来，天象把刀架在旁首，马打冲锋过去，英雄闪背回来。二人战到八个回合，何宗宪用力架在旁首，却被蓝天象拦腰挽住，把宗宪活擒在手，竟是回关。打得胜鼓，来见安殿宝。把郎舅二人囚入囚车，待退了大唐人马，活解建都处决。

单讲唐营内，张士贵闻报子婿被番将擒去，急得面如土色，心惊胆战。说：“我的儿，你大哥、妹丈，被番邦擒去，冲兵速救还好，若迟一刻，谅他必作刀头之鬼。为今之计怎么样处至？”志彪、志豹说：“爹爹，大哥、妹丈本事好些，尚且被他活捉了去，我弟兄焉能是他敌手？薛礼又有大病在床，如今谁人去救。”士贵叫声：“我儿，不如着周青去，自然救得回来。”中军那里应道：“有，大老爷有何吩咐？”张环说：“你到前营月字号，传火头军周青到来见我。”应道：“是。”中军来到前营前，也不下马，他是昨日新参的内中军，不知火头军利害之处，竟是这样大模大样，望里面喝叫一声：“呔！老爷有令，传火头军周青。”那晓内边这几位火头将军，也有在床前伏事仁贵，也有那里吃饭，周青听见他大呼小叫，便骂：“不知那个瞎眼狗囊的，见我们在此用饭，还要呼叫我们，不要睬他。”原是忙忙碌碌，正管吃饭，不走出来。这外边中军官传唤了一声，不见有人答应，焦躁起来说：“你们这班狗忘八，如此大胆！大老爷传令多不睬的了。”周青听得中军叫骂，大怒起来说：“不知那个该死的狗囊，如此无理，待我出去打他娘。”周青起身，往营外一看，只见这中军在马上耀武扬威，说：“狗囊的，你方才骂那一个？”中军道：“怎么，好杀野的火头军，大老爷有令传你，如何不睬，又要中军爷在此等候，自然骂了！你也敢骂我？是这等大胆的狗头，我去禀知大老爷，少不得处你个半死。”周青说：“你还要骂人么？”走上前来，夹中军大腿上一拢，连皮带肉，抠出了一大块。那个中军官喊声：“不好！”在马上翻将下来，跌为两处。中军帽滚开了，一条令箭，把为三段。扒起身来就走。周青说：“打死你这狗头，你还要看我怎么？不认得你爷老子叫周青。”那个中军吃了亏，好不气恼，撞见了那些中军，好不羞丑。说：

“阿唷，反了，反了，火头军到大如我们的。”那些中军说：“你原不在行，我们去传他，要观风识气，他们在里边吃饭，要等他吃完；在中边闲话，又要等他说完。况且这班火头，大老爷自己怕他的，凭你营中千总、百总、把总之类，多要奉承他的。岂用得你们中军去大呼小叫的，自然被他们打起来了。”那新参的中军道：“嘎！原来如此。我新任的中军，那里知道。”只得来见张环说：“大老爷，这班火头军杀野不过，全不遵大老爷之令，把令箭折断，全然不理，所以中军吃亏，只得忍气回来缴令。”张士贵闻言，心中大怒说：“我把你这该死的狗头，重处才是。我大老爷逐日差中军去传火头军，何曾有一言得罪，今日第一遭差你去，就令箭折断，不遵号令。想是你一定得罪了他们，所以吃亏回来。左右过来，把这中军锁了，待我大老爷自去请罪。”两旁答应，就把中军锁住。张环带了中军步行往前营来，三子跟着。单有中军好不气恼，早晓大老爷是这样惧怕火头军的，我也不敢大呼小叫了。

不表中军心内懊悔，张士贵已到营前，火头军闻知，尽行出来迎接。周青道：“本官来了，请到里边去。”张环进往营中，三子在外等候。八名火头军叩见过了，周青便说：“未知本官到来，有什么吩咐？”张环道：“未知薛礼病恙可好些么？我特来望他。”周青说：“既如此，本官随我到后营来。”张士贵同到后营，来近薛礼床前，周青叫道：“薛大哥，大老爷在此望你。”薛礼梦中惊醒说：“周兄弟，大老爷差人在此望我么？”张环说：“薛礼，不是差人，我大老爷亲自在此看望你。”仁贵说：“阿呀，周兄弟，大老爷乃是贵人，怎么轻身踏践地，来望小人？周青，你不辞大老爷转去，反放进此营，亲自在床间看望，是小人们之大罪也！况薛礼性命，全亏大老爷恩救在此，今又亲来望我，叫小人那里当得起，岂不要折杀我也。”张环道：“薛礼，你不必如此，我大老爷念你有功之人，尊卑决不计较，你且宽心，未知这两天病势如何？”仁贵下泪说：“是。大老爷阿，感蒙你屡救小人性命，今又不论尊卑，亲来看望，此恩难报。小人意欲巴得一官半职，图报大恩。看起来不能够了，只好来生相报。”张环说：“又来了，你也不必纳闷，保重身躯，自然渐愈。”仁贵说：“多谢大老爷费心，小人有病在床，不知外事，未知这两天可有人来开兵么？”张环道：“薛礼，不要说起。昨日番将讨战，两位小将军已被他们擒去，想来一定性命难保，今早差中军来传周青去救，不知怎样得罪了，被周青打了一场，令箭折断，故尔我大老爷亲锁中军，一则来看望，二则来请罪周青。”列位要晓得，九个火头军，只有薛仁贵服着张环，如今见他亲来看望，也觉毛骨悚然。今听见大老爷说周青不服法，气得来面脸失色，登时发晕，两眼泛白，一命呜呼去了。吓得张环魂不附体，连叫薛礼，不肯苏醒。周青着了忙，也叫薛大哥，并不醒来，恼了周青，大喝本官不是：“我大哥好好下床安静，要你来一头，薛礼、薛礼，叫死了。兄弟们，把本官锁在薛礼大腿上，待他叫醒了大哥始放。若叫不醒，一同埋葬。”王心鹤与李庆先拿过胡桃铁链，把张环锁在仁贵腿上。这士贵好不着恼说：“怎么样，周青你本无法无天了，擅敢把我大老爷锁住！”周青说：“你不要喧嚷，叫不醒大哥，连你性命也在顷刻。”那番张环魂不附体，连叫薛礼，方才悠悠苏醒：“阿唷，罢了，罢了。那有这等事？”正是：

堪笑投军众弟兄，全无枉法枉称雄。本官看得如儿戏，打得中军面发红。

便叫：“大老爷！”士贵应道：“我被周青锁在你腿上。”仁贵听了，不觉

大怒说：“怎么样，周青你还不过来放了么？”周青道：“大哥醒了，我就放他。”走将过来把链子开放。那个仁贵气得大喊：“反了，反了！大老爷，小人该当万死。这周青容他不得，我有病在床，尚被周青如此无法，得罪大老爷。我若有不测，这班兄弟胡乱起来，大老爷性命就难保了。趁小人在此，你把周青领去，重打四十铜棍，要责罚他一番。”张环答应。周青说：“凭你什么王亲国戚，要锁我火头军却也甚难，本官焉敢锁我起来？”张环心下暗想：“他与薛礼不同，强蛮不过的，那里锁得他住？”叫声：“薛礼，我大老爷不去锁他。”仁贵说：“不妨，李兄弟取链子锁了周青，待大老爷拿去重责。”周青说：“大哥要锁锁便了。”李庆先就把大链锁了周青，张环拿了，走不上三两步，周青说：“兄弟们，随我去。他若是罢了就罢；若不然，我们就夺先锋做。”张士贵听说此言，心中好不惊骇。说：“不好。”只得重走近仁贵床前，叫声：“薛礼，那周青倚强蛮，诸事不遵法度，我大老爷不去处他，只要周青出马，救了二位小将军，就将功赎罪了。”仁贵点头道：“这也罢了。周兄弟，如今大老不来加罪你，你可好好出马，救了二位小将军，将功免罪。快去快去。”周青不敢违逆兄长，只要连忙结束，上马端兵，同了七个兄弟，跟随张环，来到中营。姜兴本、姜兴霸啸鼓掠阵，王新鹤、李庆红坐马端兵助阵。

周青一马当先，冲到关前，呼声大叫：“呔！关上番儿，快报进去，今有大唐火头军周青在此索战，叫这番狗早早出马受死。”那番兵闻叫，连忙报入帅府。蓝家兄弟早已满身披挂，放炮开关，出来迎住。喝道：“中原来将，留下名来，是什么人？”周青道：“你要问他怎么。我说来也颇颇有名，洗耳恭听：我乃月字号内九员火头军里边，姓周名青，本事高强。你早献出二位小将军，投顺我邦，方恕你蝼蚁之命，若有半句支吾，恼了周将军性子，把你一铜打为肉酱。”蓝天碧呼呼冷笑说：“我们也闻大唐火头军中，只有穿白姓薛的骁勇，从来不见有姓周之名，你就仙人异法，六臂三头，也不惧你。放马过来，照我枪罢。”二马交锋，蓝天碧提枪就刺，周青急架相还。二人战到十个回合，怎经得周青铁铜利害，番将有些抵挡不住，面皮失色。那周青越觉利害，冲锋过来，把左手一提：“过来罢！”将蓝天碧擒在手内，捺住判官头，兜转丝缰，望营前来。再讲关前蓝天象，见兄长被擒，心中大怒。忙纵坐骑出阵，大叫：“呔！蛮子不要走，你敢擒我哥哥，快快放下来。”那周青到营前将蓝天碧丢下。张士贵吩咐绑住，周青又冲出阵，大喝：“番狗！你若要送命，快通名来。”天象说：“我乃副先锋麾下，名唤蓝天象。可知我的刀法精通么？你敢把我兄长擒去，我今一刀不把你劈为两段，也不算魔家骁勇。”周青冷笑道：“不要管他。”放马过来，天象上前提刀就砍，周青急架忙还，二人杀在一堆。只听刀来铜架叮当响，铜去刀迎进火星。一来一往鹰转翅，一冲一撞凤翻身。这二人战有二十回合，蓝天象招架不住，却被周青劈头梁一铜，打得来脑浆迸裂，翻下马来，呜呼哀哉了。那时节众小番把关门闭了，报副元帅去了。周青得胜回营，张士贵满心欢喜。带过蓝天碧喝问道：“番狗！你今被天邦擒在此，死在顷刻，还敢不跪。”天碧说：“呔！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见狼主曲膝，岂来跪你？要杀就杀，不必多言。况又父兄之仇不共戴天，你来审我怎么。”张环说：“既如此，吩咐推出营外斩首。”两旁一声答应：“嘎！”就把蓝天碧割去首级，号令营门，我且不表。

单讲独木关中副元帅安殿宝，正坐三堂，忽有小番飞报进来说：“启上

元帅爷，不好了。二位将军被大唐火头军伤了。”那金脸安殿宝听见此言，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吩咐带马抬锤。手下一声答应，安殿宝通身打扮，跨上鞍辔，手执银锤，离了帅府，带领偏正牙将，放炮开关，吊桥坠下，五色旗幡招转，豁喇喇冲到营前，高声大叫：“呔！唐营下的，快报说：今有安元帅在此讨战。有能者火头军，早早叫他出营受死。”不表安殿宝讨战，单言周青连忙出马，随了众弟兄来到营外，望前一看好个金面安殿宝，你道他怎生模样？但见他：

头戴金狮盔，霞光射斗；身穿雁翎铠，威武惊人。内衬绛黄袍，双龙取水；前后护心镜，惯照妖兵。背后四根旗，上分八卦。左边铁胎弓，倒挂金弦；右有狼牙箭，腥腥取血。坐下黄鬃马，好似天神。面如赤金相同，两道绣丁眉心竖，一双丹凤眼惊人。高梁大鼻，阔口银牙。手端两柄大银锤，足足有那二百斤一个。虽为海外副元帅，要算东夷第一能。

那周青见了心内胆脱，叫声：“众兄弟，你们看这黄脸番儿，谅来决然利害。我有差迟，你们就要上来帮我。”众人应道：“是，晓得。哥哥放心上去，快些擂起战鼓来。”说罢，战鼓一啸，旗幡摇动，周青冲上前来，把亮铁锏一起，那边银锤架定，大喝：“来将何名，留下来好打你下马。”周青道：“你要问我之名，洗耳恭听：我乃张大老爷前营内火头军薛礼手下，周青便是。可知我双锏利害么？你这黄脸贼，有什么本事，敢来讨战与我！”安殿宝说：“本帅在着关内，只闻火头军骁勇，那曾有你之名？可晓本帅银锤骁勇，穿白将只怕逢我也有些难躲，何在于你！”周青道：“不必多言，若要送死，须通名姓下来。”殿宝道：“本帅双名殿宝。东辽一国地方，靠着本帅之能，你有多大本事，敢来送死？”周青听言大怒，舞动双铁锏，喝声：“照打！”当的一声，并锏直望番将顶上打将下来。安殿宝不慌不忙，拿起银锤望锏上噶啷一杵，周青喊声不好，在马上乱晃，险些跌下马来：“阿唷！果然好本事。”一马交锋过去，圈得转马来。安殿宝量起银锤，直望周青劈面门打下来。那周青看锤来得沉重，用尽平生气力抬挡上去，马多挣退十数步，眼前火星直冒。看来不是他敌手。回头叫声：“众兄弟，快快来！”七个火头军大家答应，纵马上前，刀的刀，枪的枪，把个安殿宝围在当中。三股叉分挑肚腹，一字镜照打颅头，银尖戟乱刺左膊，雁翎刀紧斩前胸，宣花斧斧劈后腮，紫金枪直望咽喉。那安殿宝好不了当，舞动大银锤，前遮后拦，左钩右掠，上护其身，下护其马；迎开枪，逼开斧，抬开刀，挡开戟，那里在他心上。八人战他一个，还是他骁勇些，晃动锤头，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二凤穿花，狮子拖球，直望八人头顶上、背心、中左太阳、右勒下，当胸前当当的乱打下来，八个火头军那里是他对手，架一架，七八晃，抬一抬，马多退下来了。战到个四十回冲锋，不分胜败。杀得来：

风去惨惨天昏暗，杀气腾腾烟雾黄。

毕竟不知如何胜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薛仁贵病挑安殿宝尉迟恭怒打张士贵

诗曰：

八将英雄虽说能，未如殿宝独称尊。若无仁贵天星将，独木关前尽丧魂。

那两边战鼓敲得如雷霆相似，炮响连天。独木关前沸反淫天，忽惊动前营月字号内病人薛仁贵。他有大病在床，最喜清静，可以朦胧打睡。不想外面开兵，喊杀大震。一个薛仁贵那里睡得起，忙问徒弟们：“外面那个开兵？如何杀了半日不定输赢，只管鼓炮喧声，害我再睡不着。”徒弟回道：“营外众师父在那里开兵，不道关内出来一将，名唤金脸安殿宝，其人骁勇异常，善用两柄大银锤，因此八位师父围住战他，不分胜败，所以有此战鼓不绝。”仁贵闻言大怒，说道：“有这等事，我到东辽地方，从不败于番将之手，多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今一病在床，想安殿宝有多大本事，八人多战他不过，使我火头军之名，一旦被他人丧尽了，我那里听得过！带我的盔囊甲包过来，待我去杀这金脸的番狗！”那十个徒弟上前道：“这个使不得，你有病在床，保重尚且不妙，怎去与他开兵，不要说这没正经的话。方才周老师临去，嘱咐我们要小心服侍，怎么反要出去战阵，分明自送残生。不要说别的，就是冒了风，也有几日难过。”仁贵道：“你等晓得什么来，我一生豪气，忿忿在心，今虽有病，那里容得外面这番奴如此称威耀武，八个兄弟没干，自当我去开兵。”说完，坐起身来，穿好衫裤说：“快拿盔甲与我穿好，带马抬戟，我好出阵。”那些小卒们多说道：“薛老师，这是断断使不得，要开兵待病势好了，然后开兵。”仁贵怒道：“多讲！快去拿来。”小卒无奈，只得带马的带马，取盔甲的取盔甲。薛仁贵说要收束起来，拿一顶烂银盔戴在头上，犹如泰山的重。说：“这顶盔不象我的。”徒弟道：“正是老师的。”仁贵说：“为什么沉重的狠？”徒弟说：“这个自然。老师是那豪杰气性犹在，然而形容意景，恍惚不过，身十分瘦怯，力气萧然，自然带这顶银盔是沉重的了。”仁贵又把银条甲披在身上，慢腾腾跨上了马，接过方天戟来，犹如千斤模样，再也拿不起来。未曾出戟，心中混乱，头圆滚滚，曲了腰，双手拿定戟杆，楞在判官头上，戟尖朝上。遂叫徒弟加鞭，手下答应：“是。”把马牵出营盘，加上三鞭，这骑马不管好歹，后足一蹬，四蹄发开，豁喇喇竟冲上前来。惊动了虚空九天玄女娘娘，见仁贵带病出马，遂传法旨，叫左首青衣小童仗剑，去帮薛礼取胜安殿宝。小童领旨，暗中保护不必表他。

再讲张士贵，见薛礼在马上腰驼背曲，带病出马，又惊又喜，说：“薛礼，你是恍惚之人，须要小心，不可造次。”仁贵也不听见，望看时，但见围在一团，枪刀耀目。大叫：“众兄弟快些退下来，待为兄取他性命。”阵上八个火头军，大家杀得眼目昏花，汗流脊背，把不能够有人来替。他忽闻大哥出马，心中欢喜。大家探下兵刃，多转营前来，忘记了仁贵病体，只有他独自向前。那晓安殿宝见八人退去，又说大哥上来，明知有名薛蛮子，抬头看他穿白用戟，一定无疑。就扣住了马，把两柄银锤凤翅分开，一个朝上，一柄向下，看他冲来，必须住马与我说话。

那晓仁贵病颠之中，身不由主，那里还把丝缰去扣，凭他冲到敌将马前。这叫天然凑巧，玄女保护童子，拿他戟尖刺入番将咽喉。这安殿宝不防备的，要架也来不及，喊得一声：“阿呀！”人已穿在戟尖上了。他原不曾扣马，又无力挑掉此人，由他直枪吊桥。后面八个火头军喜之不胜，连马把枪刀一

起，催马来夺关头。那些番兵进得关来，薛仁贵也到了关内。那时枪刀剑戟，直杀过来。仁贵着了忙，用尽膂力，把个安殿宝挑在旁首，抡戟就刺，好似无病一般。杀得番将死的死，逃的逃，后边八人冲进关来，四下一迫，杀入帅府，救出张志龙、何宗宪，查明粮草，关上改换旗号。张环领进人马放炮安营，犒赏了九个火头军，已取了独木关。此回书叫薛仁贵病挑安殿宝，张士贵又要冒功了。

单讲到汗马城，朝廷闻报了独木关，命大元帅尉迟恭传令大小人马，发炮抬营，离了汗马城，一路往独木关进发。先锋张环远远相迎，进了关门，发炮三声，齐齐打下营盘。张士贵进到御营，俯伏尘埃道：“陛下龙驾在上，臣狗婿何宗宪，路上辛苦得其大病，前日又病挑安殿宝，已取独木关，略立微功。”朝廷大喜说：“女婿有病，取胜番将，功劳非小，待元帅上了功劳簿。”张环道：“多谢元帅爷。”尉迟恭又道：“张先锋，本帅看你到是个能人。”张环道：“不敢，何蒙元帅爷谬赏。”尉迟恭又说：“本帅营中有件古董，人人不识，想你必然识得。”张环道：“小将只怕未必识得。”尉迟恭道：“又来谦让了，你且随我到帅营来。”张士贵只得随了元帅，进往帅营去。朝廷问徐先生：“尉迟元帅说有古董，未知是什么古董与张环看？”茂功笑道：“有什么古董，张环中了元帅之计，他哄去要打他。”天子道：“果然么？”应道：“正是。”

不表朝廷之言，单讲到尉迟恭同了张环，进入帅营，便说：“张先锋，待本帅去拿出来。”士贵应道：“是。”只等古董来看。再表尉迟恭到后营，拿了这条鞭，来到外面叫声：“张先锋，你看此件是什么古董？”张士贵看见说：“元帅，此条是鞭，元帅用的镔铁钢鞭，不算什么古董。”尉迟恭道：“为甚柄上又刻几行字？本帅不识，你来念与我听听看。”张环说：“元帅，这乃先王敕赐封的打王鞭，所以刻着几行字在上面。”尉迟恭说：“刻的是什么字？朗诵与我听。”张环只得念道：“这六句刻的‘无端狄虜造反，抢掠国家廊庙，朕知虢国公忠义，三宣召请还朝。上打昏君无道，下打文武不忠，神人万不能回避，神尧高祖亲封’。”敬德大笑说：“依鞭上之言，汝等不忠好佞，正可打得的了。”飞一腿把张环踢倒在地，提鞭就要打了。吓得张环魂不在身，大喊道：“阿呀，元帅爷，未将有功于社稷，何为好佞？望元帅饶命。”敬德道：“你还说不好么？本帅问你，那薛仁贵现在你前营内月字号内为火头军，怎么在本帅跟前将他隐过，只说没有？自从破东辽，大小功劳多是薛仁贵的，你偏偏将他功劳全冒在自己身上，还说不好么？”张环道：“阿呀，元帅阿，这是冤枉的阿！未将月字号内火头军，只有薛礼，从来不听见仁贵二字。这乃同姓不同名，况薛礼又不晓得开兵打仗，何算应梦贤臣？望元帅休听旁人之言。”尉迟恭大怒道：“你还要强辨？本帅前日在汗马犒赏三军，你把我灌醉，糊涂混过。那夜醒来，行到土港山神庙，见薛仁贵对月长叹，本帅隐在旁边，一句句听得明白，我就上前拿他，他便一走，走往山神庙内。本帅赶进庙中，他已跨墙而出，还象有七八个伙伴。当日就要问你，奈军师阻住，故我未曾与你算帐。今日取独木关，病挑安殿宝，一定是薛仁贵功劳，你又来冒他的，快说出真情，把薛仁贵献到本帅跟前，这还饶你狗命，你若半句支吾，今一鞭打你为肉酱。”张士贵看来不妙，心下暗想：“我若不把情由说出，性命谅来难保。不如把仁贵说明，暂避眼前之害，多贪留生命几天也是好的。”那番便叫声：“元帅且息雷霆之怒，待未将细说便了。”尉迟恭道：“快些讲上来。”士贵道：“总是未将该死，

望元帅恕罪。那薛仁贵果住山西绛州龙门县人氏，那年投军在内，因见他本事高强，故把他埋没在前营为火头军，将功尽冒在狗婿身上。此是情真，求帅爷饶命，待未将就去把薛仁贵献过来。”尉迟恭道：“前日救本帅小将是那一个？”士贵道：“就是应梦贤臣。”又问：“前日凤凰山下追盖苏文，扯落袍幅者是那一个？”答道：“也是薛仁贵。”尉迟恭便哈哈大笑说：“我把你这狗头砍死便好，你原来有败露日子的么。本该一鞭打你为齏粉才是，奈功劳未曾执对明白，饶你狗命，快去把薛仁贵献出，明对功劳，那时少不得死在我手。”张士贵连声答应，叩了四个头，退出帅营，竟往自己营中去了。

且讲尉迟恭满怀欢喜，来到御营说道：“陛下，薛仁贵如今有着落了。”徐茂功道：“有什么着落？分明把仁贵性命害了。”敬德道：“军师大人，本帅方才怒打张环，要献出应梦贤臣，他满口应承而去，谅他不敢不献，有何害他性命？”茂功道：“元帅，你那里知道，张环此去，只怕未必肯献仁贵出来。他若献了薛仁贵，是他性命难保，元帅可肯饶他？”敬德道：“这个本帅恕他不过。”茂功又道：“确又来，他如今此去生心，把仁贵谋害了。”敬德道：“岂有此理！他若把薛仁贵谋害，明日怎生样来见我？”茂功说：“元帅又欠通了。他谋死贤臣，并无对证，只说没有薛仁贵，元帅因生心伤我性命屈招的，实没有仁贵，叫张环那里赔补得出？这数句言语，就赖得干干净净，有何难处？岂不把一家朝纲梁栋，白白送与你手。”朝廷听见应梦贤臣性命难保着了，忙说：“徐先生，这便怎么处怎样救他才好？”茂功又掐指一算道：“还好，还好，内中有救，请陛下放心。”朝廷道：“既然有救，是朕万幸。”尉迟恭大怒说：“明日张环不献应梦贤臣，叫他吃我一鞭，岂有此理。”

不表元帅之言，另讲先锋张士贵，受着这一惊，回到自己营中，脸上失色，目定口呆。四子一婿上前问道：“爹爹前去报功，为什么这般光景回来？”张环说：“阿呀，我的儿，不好了。如今事露机关，为父性命不能保全了。”众人道：“为着何事？”张环道：“就是前营薛仁贵，被元帅细细的访出真情，要为父把他献出去，我若献他出去，也不为难，只是那一番隐瞒冒功之罪一彰，他岂肯饶恕我们性命的？”四子道：“爹爹，这薛仁贵献不出的，献去也是死，不献去也是死。”张环道：“这便怎么样？”众子道：“到不如把九个火头军一齐将他谋害，后无对证，那时元帅究问其情，爹爹就在驾前哭诉说应梦贤臣果然没有，叫臣那里赔补得出？方才元帅要伤臣性命，所以随口乱道，屈认其情，真实没有，望陛下饶恕性命。这几句回奏何等不美。”张环道：“孩儿之言有理。如今事不宜迟，把此九人怎生谋害？”志龙道：“爹爹，不如将药酒灌倒，一齐杀死，你道如何？”志虎道：“不好，他们九人何等骁勇，倘被他识破机关，造反起来，谁人服得他们？”志彪道：“有了，不如将砒霜毒药赏赐九人，待他饮下，一命呜呼。”志豹说：“尤其不好，九人在此，这怕未必齐饮，倘有迟晚岂非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大家不保。”张环道：“这不是，那不是，便怎么处呢？只要想一个绝妙的妙计，把他九人陷害，使那人不知，鬼不觉，方为安稳。”何宗宪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岳父，有了。”

前日小婿被番将擒捉到此，听得他们说此处天仙谷口，凭你多少人进去，塞住了口子，后路不通，无处奔逃。不如将九人哄入天仙谷口，外面端整木头石块塞住了，多往山顶，将火弓、火箭、火球、火枪射打下去，多用些引

火柴草撩下，岂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齐活活烧死？”张环说：“贤婿此计甚妙。”一面差人去周备火球火枪等项，一面端正塞住谷口之事。张环父子进往前营，叫声：“薛礼，不好了。我老爷为你时刻在心，谁想你前日在土港口山神庙中露出真情，尉迟恭十分着恼，今且把鞭打我，要我献你出去，我想把你献去，一定性命难保，枉费许多心机，十大功劳一旦休矣。所以我大老爷不忍，特差人打听离关十里之遥，名为天仙谷口，且避眼前之害，待我兵兴夺了三江越虎城，在驾前保你出来。”仁贵听见，魂飞海外，魄散九霄。说：“有这等事？感蒙大老爷屡屡搭救，无恩可报。兄弟们，我们大家去。”周青说：“不妨，有我在，待元帅拿我，我自会有话讲，不劳本官着忙。”李、王二人道：“你们专要倔强，性命要紧。”薛仁贵胆小不过，带了法宝，上马提戟，同了张环父子，一路来到天仙谷口，九骑马竟入谷口，但见两边高山峻岭，树木森森，居中有一位石成的弥勒佛，转到佛后，弯了一曲折，转过曲折的路，四面高山斗拢，不通的绝路。不表九人在内游玩，外面张环预备柴木在此，看他们多转在山凹内去了，他就在外边传令，将谷口堆满硫磺硝炭，点着了火，烧将进去。父子六人上了高山，先把引火柴枝丢下去，落在山凹，然后把火球、火枪、火箭，如雨点打将下去，满山凹多是火了。那番九个火头军吓得魂飞魄散，说：“如今性命大家不保了。”周青说：“多是大哥不好！张环这狗，万恶奸臣，什么好人，只管信他。方才若听我周青言语，大家活了。如今弄到火里头来死，真正是火头军了。”仁贵说：“周青兄弟，不必埋怨了。那里知道这班狗头，横心烂肚，冒认功劳，设的诡计，害我九人九骑性命，为今之计怎样？不要说是火，就是这个烟，也吞不过了。”叫天不应，入地无门，慌做一团。仁贵忽然想起九天玄女娘娘赠的水火袍。他说遇有火灾，拿来披在身上，今日亏得带在身边，待我取出来。仁贵就往囊中取出袍服，九骑马堆做一堆，将袍罩住，这是玄女法宝，火就不能着身。正在放心，忽听半空中有人叫道：“薛仁贵，你们九人不必着忙，要命者多把眼睛闭了，耳边有风声响动，不必睁开。听江边绝了风声，然后睁开眼来，才保全得性命。”这九人听见空中如此说，谅来非神即佛，不管真假，多把眼睛闭了。果然耳边风声响动，九骑马多叫起来了，人心多是浮虚，好象腾云模样。大家暗想：“不要我们掉在水里边去了。”眼睛不敢睁开来看，这个风声响有一二个时辰，方才绝了风声。大家开了眼看时，却不是天仙谷内，又换了一个所在。但见两旁高山险岭，上边松柏长青，一条石街，几个弯兜转，不见民房屋宇，又没有河水溪池，又无日月之光华，阴不阴，阳不阳，不知是什么所在。仁贵对周青道：“兄弟，此处又不见人家屋宇，荒郊旷野，谅无安歇之地，不如问到独木关去，见天子龙驾。”周青说：“独木关知道那条路上去的？又天晚，有多少的路程，今晚料去不及的。”王心鹤道：“且随马赶上前去，见有人问个明白。”众人道：“说得有理。”九人随着山路，曲曲弯弯行将过去，从没有一人来往。看看天色将晚，行有四五里路，原是：

高山树木重重叠，屋宇人烟点点无。

毕竟这九人怎生模样，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火头军仙救藏军洞唐天子驾困越虎城

诗曰：

张贼奸谋恶毒深，时时只想害贤臣。九天若不行方便，万乘焉能入海滨。

单讲仁贵等九人行到傍晚，但有山林不见人烟，正在踌躇无处安歇，好生愁闷。抬头一望，只见前面忽来了一个老婆子，看来有百十余岁光景，老不过的了，头发眉毛多是白的，手中用拐杖一条，微微咳嗽行上来了。薛仁贵叫声：“兄弟们，那边有个老婆子来了，不免去动问一声看。”众弟兄道：“不差。”九人齐上前问道：“老妈妈，借问一声。”那婆子道：“阿呀呀！列位将军那里来的，要到何处去的？”仁贵说：“我们是中原人，保大唐天子龙驾跨海来征东的。因错了路头，如今要到独木关，不知从那条路上去，有多少里路？今晚可去得及吗？”婆子道：“原来如此，你们是唐天子驾前大将，老身不知，多多冒犯，望乞恕罪。若说此地，离独木关有五百里足路，今晚那里去得及？”薛仁贵说：“完了，这便怎么办？兄弟们，我们今宵到那里去安歇？”众弟兄说：“大哥，这便怎么办？”周青说：“无可奈何，就在树脚下蹲蹲罢，过去一夜，明日前行有何不可？”婆子道：“列位将军，若不嫌弃老身家寒，到我的草舍，水酒一杯，权且过了一宵，明日去罢。”仁贵道：“未知老妈妈贵宅在于何处，若肯相留过夜，明日自当重谢。”婆子道：“说那里话来，舍下就在前面，将军们随老身来。”众弟兄应道：“既如此，妈妈先请。”

这九个人跟随婆子奔走，一路弯弯曲曲，行到一座山前，却见个石洞，有五尺高。婆子道：“请各位将军下了马，随我进洞来。”九人只得下马，低了头走进洞中，里面黑暗的行了半里路才见亮光，随着亮光走去，行出了山洞，又换一座世界了。两边只见苍松翠柏，廊下花砌砖街，十分精巧。眼前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生之草，一见双双白鹤成对，处处麋鹿成群，耳中只听得狼嚎虎啸猿啼豹叫之声，柳梅竹响惺松，百树风调晰晰。喜的九人连连称赞：“妙啊！好一个所在。”一路观玩景致而行，那里认得出去的原路。正走到一潭涧水边，这个水碧波清中有一条仙桥，两边紫石栏杆，婆子领过桥来，见有一所石屋，高有一丈，那婆子道：“列位将军，此处就是舍下了，请到里面来。”九人抬头看见门前有个匾额，上写“藏军洞”三字。仁贵就问：“老妈妈，何为藏军洞？”婆子说道：“将军不知其细，且到里边来，老身自有话讲。”九个弟兄进入内来，把马牢挂在树。抬头四下观看，奇怪得紧，家伙什物都是石凿成的，石台子、石交椅、石凳、石床，就是那缸、盆、瓶、勺、壶、注、碗、碟等类尽是石的。大家坐下，因见家伙什物稀奇，不象是凡人，连忙动问道：“老妈高姓？向来祖上可是官宦出身，目下有几人在家，因何独住荒野，不知作何贵业，望妈妈细说明白。”婆子道：“不瞒众位将军说，老身姓宣，从小在荒山草屋苦苦度日，父母尽行归天，又无亲戚投靠，只得采薇修炼，目下一百零八岁，从未曾食其烟火。心惟居正，不道昨宵有九天玄女娘娘托梦与我，说大唐天子驾下先锋张士贵前营月字号有火头军九个，万岁出旨要拿，亏得他们命不该绝，明日一定行到此山，你便将他藏过，救了九条性命。所以有老身领教你九位将军到藏军洞内，此地原算仙界，就是东辽国王也不晓此地的，再没有人来往，你等放心托胆隐

在此间，待老身去打听唐王赦宥，自然来领你们出去干功立业。”九人听见此言，不觉大惊，说道：“原来有这等事，多谢老妈妈费心，我等感恩非浅。但如今酒无处沽，米无处余，便怎么样？”妈妈道：“不必沽余去，那一只缸内是米，这一只缸内是酒，够你们吃的就是了。若要荤腥，仙桥北首名曰养军山，山上獐鹿野兽最多，打不尽的，有本事竟去寻来吃。”薛仁贵道：“这倒不消妈妈叮嘱，但我等多要吃到斗米坛酒，一个半缸干什么事，不到一两天就完了。”婆子道：“这两缸酒米吃不尽的。今日吃了多少，明日又长了多少出来，凭你吃千万年也不肯完的。”众人说：“有这样好处！如此老妈妈请便吧。”那婆子出了藏军洞，她就是九天玄女变化在此，安顿了九人竟是腾云去了。

单讲九个火头军，其夜饱餐夜膳已毕，过了一宵。明日上山打猎的打猎，煮饭的煮饭，游玩的游玩，好不快乐，倒也清静安稳，犹如仙家一般。若喜欢吃酒，一日吃他五六通，止不过野兽肉过酒过饭。自此安闲自在，在藏军洞住了数日，总是人鬼不知，那里还把出仕干功挂在身上？多忘记了。

我且按下藏军洞九人之言。如今又要说到天仙谷张环父子守了一夜，天明望下一看，满山凹尽是火灰，谅九人九骑也化为灰了。如今同了四子一婿回到自己营中，在此商议要哭诉天子事情。忽军师府差人传令，着张环父子作速起兵离了独木关，前往建都攻打三江越虎城，破得城池，汝命可保，还要官上加官，不得违误。那张环父子得了此令，满心欢悦：“我的儿，这是军师好意，暗中救我父子性命，如今不怕元帅归罪了。”当日就此打扮，传令三军拔寨起兵，离了独木关，正走建都去了。这是非一日之功，要晓得一路进兵，徐茂功从不传令，今日为何传起令来？军师心中明白，犹恐元帅归罪张环，所以把张环提调建都，使他活了性命。元帅尉迟恭闻得张环不在独木关，明知军师救了他性命，所以就往三江越虎城去了，只得无奈何，原由他去。薛仁贵依然不见。

我且按下独木关朝廷之事。单讲到三江越虎城，高建庄王身登龙位，傍有军师雅里贞，底下各位文臣武将站立两旁。单有元帅盖苏文不在，他往朱皮山求木角大仙炼飞刀去了，尚未回程，虽有千军万马在越虎城，无人提调。君臣正在议论，忽有小番报进来道：“启上狼主千岁，不好了，独木关已破，安殿宝已死，不道兵临建都来了。”高建庄王听见失了独木关，挑死安殿宝，吓得魂不附体，叫声：“军师，为今之计怎生是好？元帅又不在城，倘一日兵来，谁人抵敌？”众文武大家无计可施，军师雅里贞上前奏道：“狼主龙心韬安，臣有一计，能擒中原君臣将士。”庄王大喜，说道：“军师有何妙计？”雅里贞说：“闻得大唐名将甚广，况有火头军骁勇，元帅尚且在凤凰山大败，安殿宝有名能将，也死在他们之手，料我数员将卒那里守得住三江越虎城，不如把那城池调空，我们安顿营盘在驾鸾山上，把四门大开，专等唐兵一进城，臣便点将暗中埋伏，统大兵把城围困，连扎数皮营帐，待他总有能人，也难踹出此营。然后慢慢攻打，岂不唐王性命如在反掌之中？”庄王说：“军师妙计甚高。”文臣武将无不欢心。即便降旨小儿郎官员等类，尽皆搬到驾鸾山居住，点齐数十万人马暗中埋伏，专要围困城池，我且不表。

单讲张环父子，在路耽搁四五天，这一日早到三江越虎城了。张环说：

赦宥(yòu, 音又)——赦罪。

余(dí, 音敌)——买进粮食。

“我的儿，此城乃国王身居之处，谅来能人勇士猛将强兵不知多少在内，如今又少火头军，只怕未必破得此城。”众儿道：“正是，只怕难以立功。”父子正在马上言谈，那一首早有探子马报来了：“启上大老爷，前面番城不知为何城门大开，吊桥放平，但且旗幡招展，并无将卒把守，因此特来报与老爷得知。”张环说：“有这等事，阿，我儿，这是什么原故？想是他们闻得我那火头军利害，所以不战而自退了，也算天赐循环，不如占了越虎城，待天子到来就要立功了。”何宗宪上前叫声：“岳父，非也！可记得扫北里边空城，弄出大事来招架不住，今日他又是空城之计了，不可上他的当。”张士贵道：“这等见机而作就是。他邦排的诡计，我们只要进得城，报天子那边，只说你本事高强，攻破越虎城，待他上了功劳簿，尉迟恭赦了我们之罪就是了，管他围住不围住。”四子道：“爹爹言之有理。”忙传大小三军统进三江越虎城。三声炮响，把四城紧闭，吊桥高扯，城上改换旗号，城中扎定营盘，寻查仔细已毕，即便差人速报独木关去了。

朝廷与茂功正在御营言谈，忽有当驾官启奏说：“陛下在上，今有先锋张环同婿宗宪攻破越虎城，夺了建都一带地方，请陛下作速到越虎城。”贞观天子听奏开言道：“徐先生，这张士贵原算得一家梁栋，不上几天就夺了建都地方，真算异人了。”尉迟恭说：“万岁，既然张环取了建都，待臣兴兵保驾往越虎城。”天子道：“元帅言之有理。”敬德传令大小三军卷帐起程，炮响三声，天子身登龙凤辇，众大臣保住龙驾，一路上旌旗飘荡，剑戟层层，离却独木关。在路耽搁数天，早到三江越虎城。张士贵父子远远出城迎接，朝廷进往城中，身登银銮殿，众臣朝参已毕，大元帅传令五十万大队人马扎住营头，把四城紧闭。张士贵前来见驾说：“陛下在上，小臣攻破越虎城，逃遁了高建庄王，还未献降表，略立微功在驾下，待番王献了降表，然后班师。”朝廷说：“此爱卿之大功。”尉迟恭记了功劳簿。忽有黑风关狮子口来了报马一骑，叫进城来，飞报银銮殿说：“万岁爷在上，长国公王大老爷看守战船，患了风寒，得其一病，前日已经身故，盛殓在黑风关了。今战船无人看守，恐番兵夺取，故来请旨定夺。”天子闻言说：“阿呀！王君可得病身亡了吗？”不觉十分伤感，便说：“战船是要紧之事，徐先生如今差那一个去看守？”茂功说：“今建都已取，料无能将，况张先锋立功甚广，不免差张环去看守战船便去。”朝廷听了军师之言，降旨张环带领一万雄兵到黑风关看守。张环领旨辞驾回营，同四子满身打扮，带领人马出了越虎城，竟望黑风关看守战船我且不表。

单讲高建庄王暗点人马，探听唐王君臣已进入城中，就把四面旗号一起，早有百万番兵围统四门，齐扎营盘，共有十层皮帐，旗幡五色，霞光万号，吓得城上唐兵连忙报进银銮殿去了：“报！启上万岁爷，不好了，城外足有百万番兵困住四城，密不通风了。”吓得唐天子魂不在身，众文武冷汗直淋，分明上了空城之计了。敬德道：“多是军师大人不好，张士贵只靠得应梦贤臣，所以破关数座如入无人之境，如今既晓薛仁贵不在里头，张环有何能处，差他来攻打越虎城，自然上了他们诡计了。”朝廷道：“如今张士贵在此也好冲杀番营，偏偏又差他往黑风关去了。这个城池有什么坚固，被他们攻破起来，岂不多要丧命在此吗？”茂功道：“请陛下且往城上去瞧看一番，不知那番兵围困得利害不利害。”

朝廷说：“军师说得有理。”便同尉迟恭、程咬金众大臣一齐上西城一看说：“‘阿唷！扎得好营盘也！’你看杀气腾腾，枪刀密密，如潮水的一

般，果然好利害也。

但只见：东按蓝青旗，西按白绞旗，南有大红旗，北有皂貂旗。黑雾层层涨，红沙漠漠生，千条杀气锁长空，一派腥骚迷宇宙。营前摆古怪枪刀，寨后插稀奇剑戟，尽都是高粱大鼻儿郎，那有个眉清目秀壮士。巡营把都儿吃生肉饮活血，好似魑羊猎犬；管队小番们戏人头玩骷髅，犹如夜叉魍魉。有一起蓬着头，如毡片，似钢针，赛铁线，黄发三裹打链坠，腥腥血染朱砂饼；有一起古怪腮，铜铃眼，睁一睁如灯盏，神目两道光毫，臭口一张过耳畔；有一起捞海胡，短秃胡，竹根胡，虾须胡，三络须，万把钢针攒嘴上，一团茅草长唇边；有一起紫金箍，双挑雉尾；有一起狐狸尾，戴着红缨；有一起三只眼，对着鹰嘴鼻；有一起弯弓脸，生就镀金牙；有一起抱着孩儿鞍上睡；有一起搂着番婆马上眠；有一起双手去扯，扯的带毛鸡；有一起咬牙乱嚼，嚼的牛羊肉。红日无光霎然长，旌旗戈戟透寒光；好似酆都城内无门锁，果使番邦恶鬼乱投胎。阿唷唷！好一派绝险番营。朝廷看了，把舌乱伸，诸大臣无不惊慌。

忽听见城边豁刺刺三声炮响，营头一乱，多说：“大元帅到了。”这盖苏文在朱皮山练好飞刀，又在鱼游国借雄兵十万，今又团团一围，元帅守住西城，御营扎定东城，南城北城都有能将八员。雄兵数百万按住要路，凭你三头六臂，双翅腾云也难杀出番营。

不表城上君臣害怕。单讲盖苏文全身披挂，坐马端兵，号炮一声，来至西门城下，两旁副将千员随后，旗帜招展，思量就要攻城，忽抬头一看，见龙旗底下唐天子怎生打扮，但见他：头戴赤金嵌宝九龙抢珠冠，面如银盆，两道蛾眉，一双龙眼，两耳垂肩，海下五络须髯直过肚腹。身穿暗龙戏水绛黄袍，腰围金镶碧玉带，下面有城墙遮蔽就看不明白。坐在九曲黄罗伞下，果然有些洪福。南有徐茂功，北有尉迟恭，还有一个头上乌金盔，身穿皂绞显龙蟒，一派胡须都是花白的了，盖苏文也不认得是谁。在着底下呼声大叫：“呔！城上的可就是唐王李世民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已上我邦暗算之计，汝等君臣一切休想再活，快把唐太宗献出来也！”这一声叫喊，惊得天子浑身冷汗，众大臣多吃了一惊，望底下瞧，却原来就是盖苏文。程咬金不曾认得，但见他怎生打扮，原来：

头戴青铜凤翼盔，红缨斗大向天威，身穿青铜甲，引得绿环片片飞，内衬绿绣袍，绣龙又绣凤，夹臂左有宝雕弓，左插狼牙箭几根，坐下混海驹，四蹄跑发响如雷，手端赤铜刀，左手提刀右手推，果然好一员番将也。

那程咬金看罢便叫：“元帅，城下这一员番将倒来得威武，不知是什么人？”尉迟恭说：“老千岁，这个青铜脸的番奴就是番邦掌兵权的大元帅盖苏文。前日在凤凰山下丧的数家老将总兵官，尽被他飞刀剁死的。”程咬金听见此言，放声大哭道：“我兄弟们尽死在这青脸鬼手内的？”敬德道：“正是。”程咬金说：“阿呀！如此说是我的大仇人了，正所谓，仇人在眼分外眼红，快些发炮开城，待我下去与兄弟们报仇雪恨。”朝廷听见程咬金要出马与盖苏文斗战，连忙喝住道：“程王兄不要造次，使不得的，这盖苏文英雄无比，况有飞刀厉害，你年高老迈，若是下去，那里是他对手？”分明是：

魑——xī o，音肖。

骷(k，音哭)骸(hái，音孩)——干枯无肉的死人骨骼。

魍(w ng，音网)魉(li ng，音两)——古代传说中的精怪名。

不知儒怯才微弱，强与将军斗战亡。
毕竟不知程咬金出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护国公魂游天府小爵主挂白救驾

诗曰：

唐王御驾困番城，还仗忠心报国臣。遗命亲儿跨海去，神明相护破番兵。

咬金说：“阿呀！万岁阿，自古说，父兄之仇不共戴天。况又当初在山东贾闰甫家楼上插血为盟，三十六个好友曾说，一人有难三十六人救之，三十六人有难一人救之。如今二十余人尽丧在这青脸鬼刀下，我老臣不见仇人犹可，可仇人在眼，我不去报仇，不是那些众兄弟在阴司怨我无义了？一定要下去报仇！”徐茂功一把扯住叫声：“程兄弟，断断去不得的，这盖苏文有九把柳叶飞刀利害，青光可以伤人，谅你怎生报得仇来，岂不枉送性命？”咬金悲泪说：“杀我兄弟之人誓不两立，那怕他飞刀利害？我若死番将刀下，为国身丧；倘有微幸，众兄弟阴灵有感，杀得番将首级，岂不是海底冤仇一旦了？”元帅尉迟恭一把上前扯住说：“老千岁，断然使不得！”下面文臣武将再三解劝才得阻住。程咬金大话虽说，到底也是怕死的，见众人再三解劝，方才趁势住了，便说：“造化了他，但这狗头只是气他不过。”靠定城垛，望城下喝道：“呔！青脸鬼番狗奴，你敢在凤凰山把我兄弟们伤害，此恨未报，今又前来讨战，分明活不耐烦了，你好好把颅头割下万事全休，若有半声不肯，可晓程爷爷的手段吗？我赶下城来，叫你们百万番兵尽皆片甲不留。”那盖苏文在底下说：“可恼可恼！本帅看你年高老迈，安享在家只恐不妙，你还要思量与本帅斗战吗？快留一个名儿是什么，这样夸大口。”程咬金说：“我的大名中原不必说了，就是那六国三川七十二岛，口外无有不知，婴儿闺女谁人不晓？你枉为东辽元帅，大天邦老将之名多不闻的吗？我留个名儿与你，乃我主驾下实受鲁国公姓程双名称为咬金，可晓得我三十六斧厉害？你有多大本事，敢在城下耀武扬威？”盖苏文喝道：“老蛮子，你既夸能为何不下城来？”程咬金道：“你敢走到护城河边，我有仙法厉害，你在城下，我在城上，有本事取你首级。”盖苏文听说，心中暗暗称奇，说道：“不知什么东西，城上城下多取得命的，待我走前去，你倒献献你仙法看。”咬金说：“还要过来些。”盖苏文把马带近护城河边说：“快献仙法。”朝廷见他引过盖苏文，只道程咬金果然在中原学了什么仙法来的，其中稀罕看他，那晓程咬金见盖苏文到了河口，喝叫住：“着！看我仙法！”左手攀弓，右手搭箭，望城下射将下去，盖苏文不提防的，那知这箭夹着面孔上来的，说声：“阿呀，不好！”连忙把头一偏贴，正射伤左耳，鲜血直淋，带转马头回营去了。程咬金好不快活，说：“略报小仇，出我之气。”朝廷便说：“老王兄，你做出来的事就是稀奇的。”朝廷同了诸臣退到银銮殿商议退番兵之策。

一宵过了，明日大元帅盖苏文又在西城讨战。这一首报：“启上万岁皇爷，城下盖苏文又在那里攻城讨战，请陛下降旨定夺。”朝廷说：“为今之计怎么样？”程咬金说：“待我再去赏他一箭。”尉迟恭道：“老千岁又在这里发呆了，昨日他不防备，被你射了一箭，今日他来讨战，还上你的当？待本帅出马前去。”天子道：“不可出马，你难道不晓他有飞刀的吗？”敬德说：“陛下，他虽有飞刀利害，如今在着城下讨战，本帅不去抵敌，谁人出马？”朝廷说：“虽只如此，到底把免战牌挂出去好。”敬德领旨传令下去，城上免战牌高挑。盖苏文哈哈大笑，回营来见狼主说：“臣看大唐营中，也没有什么能人在内，故而把免战牌高挑，量他们纵有雄兵也难踹出番营。”

不要说破城活捉，就是那粮草一绝，岂不多要饿死？”高建庄王闻说此言，满心欢喜：“若能擒得住唐王，皆是军师元帅之功！”

也不表番营之言。再讲三江越虎城中，贞观天子满脸愁容说：“徐先生，今日被番兵围住，看来难转中原了。又不能回京讨救，就有骁勇众将，总是飞刀利害，也难取胜盖苏文。若困住城中一年半载，粮草又要绝了，如何是好？”徐茂功叫声：“陛下龙心韬安，我们闭城不出，免战高挑，不要说一年半载，只消等过头二十天，就有救兵到了。”朝廷说：“果然吗？可是薛仁贵来救驾吗？”茂功说：“不是薛仁贵。”朝廷说：“这么倒是张环不成？”茂功说：“一发不是。从今日算去，有了二十天，还陛下有人救驾便了。若不准，便算不得臣的阴阳定数了。”天子道：“不差，徐先生阴阳有准，定算无差。且闷坐过去等这二十天看。”自此番将日日攻城讨战，老主意不去理他。正是：

光阴迅速催人老，日月如梭晓夜奔。

少表贞观闭城不战老等救兵。单讲大国长安护国公秦叔宝临终这日，相传各府小爵主到床前，一个个教训说：“我当初幼年时，视死如归，枪刀内过日，不惜辛苦，才做到一家公位。汝等正在青年少壮，当干功立业，不可偷懒安享在家。我死之后，须当领兵前去保驾立功。我儿过来，为父一点忠心报国，就是尉迟恭督兵保驾，闻报一路平安，为父不能托胆放心，思量病好还要去保驾。如今看来，病势沉重，是不能的了。为父倘有三长两短，功名事大，祭葬事小，或三朝五日将来殡殓了，也不必守孝。单人独骑前往东辽，戴孝立功，为国尽忠，方为孝子，为父死在九泉，自当保护你立功扬名后世，孩儿尽孝，天下人知。若忘我今日临终之言，算为逆子了。”怀玉含泪跪领教训。秦琼又叫罗通过来说：“侄儿，你虽在木阳城，朝廷也是一忿之气将你削职，你母亲乃女流之辈，不知大节，万分不快，但是古人有两句诗说得好：

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怎比孝名高。

原是劝勉人子事亲之意，你不要拿来认做了真，到底为人功名为大。况且你少年本事高强，伯父未死之言，前去立功，朝廷决不来见责的。”罗通答应叔宝。这一日各府子侄一个个都是这样吩咐，公子不敢逆命。叔宝归天，丧葬已完，众爵主不忘遗命，奏闻殿下，起兵十万，依然罗通督兵，有这一班段家兄弟、滕氏弟昆、程铁牛、尉迟号怀。秦怀玉受父训，教他戴孝立功，为前部先锋。他头戴三梁冠，身穿麻布衣，草索拴腰，脚踏蒲鞋，手执哭丧棒，随身带领三千人马，逢山开路，过海起岸，星飞赶至三江越虎城，刚刚徐茂功所算的二十天救兵已到。

怀玉远远望去，营盘密密不计其数，多是蜈蚣旗招展，围住四城，并不见本国人马旌旗，心中吃了一惊。打发探子上前打听朝廷安扎何方。去不多时，前来回报说：“驸马爷，不好了，但见四营尽是番兵围绕城池，并不见我邦一个兵卒，一定万岁人马被困在城。”秦怀玉说：“既如此，安营下寨，待元帅大兵一到，然后开兵。”放炮一声，安下营寨。明日罗通大兵已到，秦怀玉上前接住说：“兄弟，就在此处安营了罢！”罗通说：“且到城边朝见父王，然后安营。”怀玉道：“你看城外营盘，尽是番邦人马，我们的兵将一个也不见，想当然，定然困在城中。幸喜我们兴兵来得凑巧，等候兄弟到来商议救驾。”罗通道：“哥哥说得有理。”便传军令，大小三军安下营寨，一声炮响，十万大兵齐齐扎下营盘。众爵主聚集帅营，议论破番之策，

罗通说：“秦哥，番兵围困城池，必然有几百万，所以城中老伯父不能杀出，须要里应外合才能救保。”秦怀玉道：“这也不难，当年扫北，兄弟独马单枪前去报号，今日理当愚兄踹进番营先去报知，就可里应外合了。”罗通道：“若说报号，原是小弟去，何劳哥哥出马。”怀玉道：“兄弟，你这句讲差了。当日破虏平北，原是奉旨的挑选元帅救驾，故此兄弟去报号。今日出兵不是奉旨的，为兄不过受父亲临终之言，叫我戴孝立功，不惜身躯，所以愿为先锋，以抢头功，不忘我父遗训。一路上太太平平并无立功，今日理当是我单枪独马前去报号，算愚兄全了忠孝之心。”罗通道：“这也说得是，让哥哥前去报号，事不宜迟，速速前去，须要小心。”怀玉道：“晓得。”秦怀玉戴孝在身，又不顶盔，又不穿甲，坐下呼雷豹，手执提炉枪，摆一摆，大吼一声，冲向前来。

单讲番营内把都儿抬头看见，叫声：“哥阿，不好了！大唐朝有救兵到了，有个中原蛮子来踹营了。”那个说：“兄弟，他不是踹营的，他单人独骑而来，是到城报号的。哥啊，不差我们发乱箭射他便了。”秦怀玉大喝道：“不要放箭！天邦有公爷救兵到了，汝等作速弃围退去，还可保全性命，若然执意不从，尽要死在我爵主枪刀之下，断不容情的！快快让我一条进城之路，通个信息。”众番兵那里肯听，他就大怒说：“你们这班该死的，不肯让路，我爵主爷要动恼了！”大呼一声，豁刺刺望着乱箭中冒过来了，冲进番营，手起枪落好挑，识时者散往四城，不识时者枪挑而亡，杀条血路进了第一座营盘，拼着性命杀进第二座营头。这番不好了，那些偏正牙将花智鲁达胡腊，提着一字镜，端把两人刀，四楞铜，举起开山斧，抱定大银锤，拦住在怀玉马头前，一字镜裹头就打，两刃刀劈顶梁心，四楞铜护身招架，开山斧当面对面，大银锤前心就盖，好一场厮杀。那怀玉全不在心，抡动提炉枪，前遮后拦，左钩右掠，一个落空，伤掉了几员番将。把马一催，又踹进四五座营盘，兵马一发多了，但见枪刀耀目，并无进路。怀玉乃是少年英雄，开了杀戒，碰着枪就死，重重营帐挑开，连踹十座营帐，方到护城河畔。怀玉出得营来，抬头一看，但见越虎城城上绣出天邦旗号，把马带住，正欲叫城，忽听得两营中豁刺刺一声炮响，齐声呐喊，鼓声如雷，有一员番将冲出来了。秦怀玉抬头一看，但见这员番将怎生打扮：

头上盔是生铁，四方脸白如雪，两道眉弯如月，一双眼染白黑，高梁鼻三寸直，兜风耳歪裂裂，狮子口半尺阔，腮下胡根根铁，素白袍蚕丝织，银条甲挂柳叶，护心镜光皎洁，腰挂剑常见血，虎头靴新时式，双铁鞭雌雄合，坐下马飞跑出。

冲到怀玉跟前，把双鞭一起；秦怀玉把枪抬定喝道：“来者是谁？快留名儿！”那员番将便说：“唐将听着，魔乃红袍大力子盖元帅麾下总兵大将军，姓梅名龙，奉帅主将令保守西城，你有多少本事？敢来侵犯西城！”怀玉大怒说：“不必多言，照爵主枪！”便举枪便刺，梅龙把鞭相迎，两马相交，枪鞭并举，不上三四回合，马有七八个照面，梅龙有些来不得了，回头叫：“众将快来！”这一班番将枪刀并举，上前把怀玉围住。数十将杀一个，怀玉自然战不过起来了，还算少上豪杰，一条枪抡在手中，前遮后拦，左钩右掠，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杀得秦怀玉呼呼喘气，心中想道：“报号要紧，挑了他罢！”紧一紧提炉枪，喝声：“去罢！”一枪望番将面门挑来，正中咽喉，梅龙喊声：“不好！”挑在水里去了。这些将官见主将已死，大家走散回营去了。怀玉喘气定了，把马带到西城吊桥首叫一声：“城上那位公爷在此？快报说本邦爵主救兵到了，秦怀玉进城要见父王，快快开城。”

不表秦公子在城叫号。单讲城中唐天子算到二十天不见救兵，忙问道：“徐先生，你说算到二十天有救兵到来。今日原不见有兵马来救。”茂功说：“臣阴阳有准，祸福无差。此刻中原救兵已在城外了。”尉迟恭说：“果有此事吗？待我上城去看来。”朝廷道：“王兄去看，有救兵速来报朕知道。”敬德答应，上马来至西城，望下一看，只听秦怀玉正在叫城。尉迟恭仔细一看，见吊桥下一员小将身穿重孝，却认得秦琼之子。敬德暗想：难道秦老千岁身故了吗？可惜，可惜！“阿，贤侄，令尊病恙，闻得险危，你今一身重孝，莫非已归天去了吗？”秦怀玉应道：“正是家父身故了。”敬德叹道：“哎，本帅只道征东班师，还有相见之日，那知老千岁一旦归天而去。阿，贤侄，你怎生得知驾困番城前来相救？可带几家爵主，多少人马？”秦怀玉道：“老伯父有所不知，小侄奉家父临终嘱托，命我戴孝立功，各府兄弟多受家父之命，要求干功立业，带得雄兵十万，安营大路一侧。小侄不敢违家父之严命，今单人踹营，望伯父速赐开城，算为报号头功。”尉迟恭在城上听见了暗想：“这秦怀玉小狗头，前年把我打了两次，此恨未消，今日趁此机会欲效当初银国公苏定方一样，要他杀个四门，本帅在城上看他力怯就出去接应，也不为过。”尉迟恭算计已定，便开言叫声：“贤侄，这里西城军师向有军令，凡一应兵将出入，单除西门，余下尽可出入，这西门开不得的，军师把风水按定此门，连我也不解其意，如今贤侄虽来报号，本帅也不好擅开此门，待我去请军师定夺。”秦怀玉听见便说：“有这等事？既然军师按在此风水，也不必去问，西城开不得，自有南门，请伯父往南城去等，小侄杀到南城门便了。”敬德假意说道：“好一个将门之子。”说罢也往南城去了。秦怀玉把马行动，沿着护城河去走将转来，到了南门，相近吊桥，只听忽拉一声炮响，冲出两员大将，你道他怎生模样？但见马头前有二十四对大红旗左右一分，又只见两员番将怎生打扮：

红铜盔插纓尖，头如巴斗相圆，长眉毛如铁线，生一双的大眼，两只耳兜在面，腮与胡鬃兼连。

这一个打扮又奇异，你看他：

赤铜盔霞光现，护心镜照妖见，大红袍九龙头，铁胎弓虎头弦，右插着狼牙箭，反尖靴虎朝天，赤兔马胭脂点。

这两将上前，一个用刀，一个用枪，挡住怀玉马前说：“来的南蛮子，用是铜包头铁包颈，由你在西城伤了我邦大将一员，又不进城，反来侵犯我南城。”秦怀玉说：“我把你该死的狗头，难道不闻爵主爷枪法厉害吗？你多大本事，敢拦阻马前送死？留下名来，公子爷好挑你。”番将说：“你要问魔，听着：魔乃六国三川七十二海岛红袍大力子盖麾下。”正是：

两员番将同骁勇，道姓通名并逞雄。

毕竟不知秦怀玉破南门如何进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秦怀玉冲杀四门老将军阴灵显圣

诗曰：

苏文骁勇独夸雄，全仗飞刀恶毒凶。不是忠魂来报国，焉能小将立奇功。

单讲番将通名：“魔乃盖元帅麾下加为无敌大将军巴廉、巴刚便是。可知我弟兄本事？你不到南城还可寿长，既到南城，性命顷刻就要送了。”秦怀玉道：“你休要夸能，放马过来，照爵主爷枪罢！”插一枪望巴廉面门直刺过来。巴廉说声：“好枪！”也把手中紫金枪急忙架住，噶啞一响，响在旁首，那马冲锋过去转背回来。巴刚也起手中赤铜刀喝声：“小蛮子，看刀！”插一刀望怀玉面门上剁来。怀玉叫声：“不好！”把提炉枪望刀上噶啞噶啞只一抬，原有泰山沉重，在马上乱晃，豁刺一声，马才冲过去。巴廉又是一枪分心就刺，他把枪噶啞一响，逼在旁首。怀玉本事虽是利害，被两个番将逼住，只好招架，那里还有还枪开去，只好把钢牙咬紧，发动罗家枪，噶啞一声分开刀枪，照定巴廉、巴刚面门，兜咽喉，左肩膊，右肩膊，两肋胸膛分心就刺。巴廉紫金枪在手中，噶啞叮当，叮当噶啞，前遮后拦，左钩右掠，钩开了枪，逼开了枪；巴刚手中赤铜刀，钩拦遮架，遮架钩拦，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挡开了枪，抬开了枪。好杀！这三人杀在一堆。正是：

棋逢敌手无高下，将遇良才各显能。一来一往鹰转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十二马蹄分上下，六条脖子定输赢。麒麟阁上标名姓，逍遥楼上祭孤魂。枪来刀架叮当响，刀去枪迎迸火星。世间豪杰人无数，果然三位猛将军。

这一场大战，杀到有二十余合，两员番将汗流脊背，怀玉马仰人翻，呼呼喘气，正有些来不得了。那巴廉好枪法，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二凤穿花，朝天一柱香，使了透心凉；那巴刚这口刀，上面摩云盖顶，下面枯树盘要根，量天切草，护马分鬃，插插的乱砍下来。秦怀玉把枪多已架在旁边，不觉发起怒来，把提炉枪紧一紧喝声：“去吧！”嗖的一枪挑将进来，巴廉喊声：“不好！”闪躲也不及，正中咽喉，挑往番营前去了。巴刚见挑了哥哥，不觉心内一慌，手中刀松得松，秦怀玉横转杆子，照着巴刚拦腰一击，轰隆翻下马来，鲜血直喷，一命身亡了。那怀玉虽伤两员番将，力乏得极了，在马上眼花燎乱，慢慢的走到吊桥，望上一看，尉迟恭早在上面。怀玉便叫声：“老伯父，快快开城，放小侄进去。”敬德说：“贤侄，本帅方才一时错了主意，叫你走北城到放了你进来，不想走了南城，倒又要贤侄杀一门，好放你进去。”怀玉说：“老伯父，为什么缘故呢？这里南门又放不得进城？”敬德道：“贤侄，你有所不知，这里朝廷龙驾正对南门一条直路，况番兵此处众多，紧闭在此，尚且屡次攻城，若把城门一开，倘被番兵一冲，虽不能伤天子，到底不妙。贤侄，杀往东城放你进来，方才不惊龙驾，有何不美？”秦怀玉听说此言，明知尉迟恭作孽，在此算计他，说：“也罢，既是老伯父如此说，待小侄再杀奔东城，你还有别说吗？”敬德道：“贤侄，杀到东城，本帅再无别说，在城上先行。”秦怀玉急带马缰，望着东城绕城而来，望见东门，城边未曾走近，只听番营内一声炮响，战鼓如雷，冲出一将来了，你道他怎生打扮：

头戴一顶斗蓬盔，高插大红纬。面孔犹如紫漆堆，两近朱砂眉，双眼如碧水，口开狮子威，腮下胡须满嘴堆。身穿一领青铜甲，亮光辉，官绿袍，九龙队。护心镜，前后开。手端着两柄锤，青鬃马上前催，喝一声好比雷。

秦怀玉见番将骁勇，忙扣住马喝声：“番儿焉敢前来挡我去路！快留下

名来是什么人？”番将道：“你要问魔家名姓吗？我乃盖大元帅麾下随驾大钹军铁享便是。”喝声：“小蛮子，照枪罢！”把手中双锤一起，望怀玉顶梁上盖下来。怀玉叫声：“来得好！”举起提炉劈面相迎。不多几个回合，怀玉力乏之人，本事幸亏来得，这番发了狠，一条提炉枪神出鬼没，阴手接来阳手发，阳手接来阴手去，耍、耍、耍，在这铁亨左肋下，右肋下，分做八枪，八八分做六十四枪，好枪法！番将的银锤如何招架得开？战到一十余合，铁亨本事欠能，被秦怀玉一枪挑进来，正中前心，噗哆一响，翻下马来，一命呜呼。怀玉满心欢喜，省一省力走到城下，望城上叫道：“老伯父，念小侄人困马乏，如今再没有本事去杀这一城了，想老伯父方才说过，自然再无推却，快快开城放我进去。”尉迟恭说：“贤侄，你是这等讲，分明倒像本帅在此作弄你杀四门，总总我们不是说差了一句，害你受多少心惊。好好叫你进了北城，何等不美？反叫你走起南城东城来，却倒像有心的做起旗号，学那苏定方来，倒觉有口难言。”秦怀玉道：“老伯父，小侄又不来怪你，为什么开城又不开，只管罗罗嗦嗦有许多话讲？”敬德道：“非是本帅不肯开城，奈奉殷国公军令，三江越虎城只许开西北二门，不容开东南二门。所以不敢乱开，若到北门竟放你进来。”怀玉道：“也罢！我三门尽皆杀过，何在乎这一门了。如此，伯父请先行，待小侄杀个四门你看，也显我小将英雄不弱。”说罢，带转马慢慢沿城河而走，到得北城，差不多天色已晚了。只听得那边银顶帐芦帐内轰隆轰隆三声炮响。正是：

番营惊动豹狼将，统领貔貅杀出来。

那盖苏文亲自出来也。怀玉抬头一看，一面大旗上写着“流国山川七十二岛红袍大力子大元帅盖”，原来得凛凛威风，后面有数十番将。秦怀玉看了，不觉心内惊慌，大喝一声：“来的番儿可叫盖苏文吗？”对道：“然也！你这蛮子，既知我名，为何不要下马受缚？必要本帅马上生擒活捉！”怀玉道：“你满口夸能，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拦住我的去路？可晓得爵主爷枪法厉害吗？你敢是活不耐烦，快来祭公子爷枪尖！”盖苏文大喝道：“呔！小蛮子，本帅有好生之德，由你在三门耀武扬威，不来接应，你好好进了城何等不美？该死的畜牲，佛也难度，自投罗网，前来侵犯，要死在我马下。”喝声：“看刀！”这赤铜刀往头上一举，望面门砍将过去。怀玉看见说声：“不好！”把提炉枪望刀上噶啞噶啞这一抬，挡得怀玉两膊酸麻，坐在马上不觉乱晃。若讲秦怀玉生力尚不能及盖苏文，况且如今力乏之人，那里是他敌手？阿唷，名不虚传，果然好利害！豁刺冲锋过去，圈得转马，苏文便说：“蛮子，你才晓得本帅手段？照刀罢！”又是一刀砍将下来。怀玉把枪杌在一旁，盖苏文连砍三刀，不觉恼了性子，把枪噶啞一声逼在下边，顺手一枪，紧紧挑将进去。盖苏文那里放在心上，把赤铜刀架在一旁。两人杀在北城，只听见枪来刀架叮当响，刀去枪迎进火星，一来一往鹰转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膀子定输赢。这一场好杀！那二人大战十有余合，秦怀玉秦怀玉冲杀四门，老将军阴灵显圣呼呼喘气，被这盖苏文逼住了，望着头顶面门、两肋胸膛分心就砍。怀玉这条枪那里挡得及，前遮后拦，上下保护，抬开刀，分开刀，挑开刀，还转枪来也是厉害，上一枪禽鸟飞，下一枪山犬走，左一枪英雄死，右一枪大将亡。正是：

二马冲锋名分高下，两人打仗各显输赢；刀遇枪寒光杀气，来往手将士心惊；怀玉这条枪，恨不得一枪挑倒了吴天塔；盖苏文这柄刀，巴不能一刀劈破了翠屏山。提炉枪如蛟龙取水，赤铜刀如虎豹翻身。

这二员将直杀到日落西沉，黄昏月上，不分高下。秦怀玉本事欠能，盖苏文思想要活擒唐朝小将，遂叫：“把都儿们，快快撑起高灯，亮子如同白日，诸将们围住小蛮子，要活擒他，不许放走！”两下一声答应，上前把一个秦怀玉马前马后围得密不通风，吓得秦怀玉魂飞魄散，走又走不出。也有三股叉、一字镜、银尖戟画杆戟、月牙铲、雁翎刀、混铁棍、点钢矛、龙泉剑、虎尾鞭，三股叉来挑肚腹，一字镜乱打吞头，银尖戟直刺左膊，画杆戟刺落连环，月牙铲咽喉直铲，雁翎刀劈开顶梁，混铁棍齐扫马足，点钢枪矛串征云，龙泉剑忽上忽下，虎尾鞭来往交锋，不在马前，忽在马后。秦怀玉这条枪那里招架得及，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挑开一字镜，架掉银尖戟，闪开画杆戟，勾去月牙铲，抬开雁翎刀，遮去混铁棍，按落龙泉剑，逼开虎尾鞭，好杀！杀得怀玉枪法慌乱，在马上坐立不定，大叫一声：“阿晴！我命休矣！”盖苏文说：“小蛮子，杀到这个地位还不下马受缚，照刀罢！”一刀吹下来，秦怀玉把枪杌在一边，但觉眼前乌暗，又无逃处，如今要死了。尉迟恭在城上，见秦怀玉被盖苏文诸将围住，喊杀连天，谅秦怀玉性命不保，吓得心惊胆跳，说：“不好了！若有差池，某该万死了。左右，快来把吊桥放下，城门大开，后面张高亮子，待本帅出城救护。”手下一声答应，就大开北门。敬德冲出城来，抬头看时，只见围绕一个圈子，枪刀射目。敬德年纪老迈，心中也觉胆脱，又怕盖苏文飞刀厉害，不敢上前去救，只得扣马立定吊桥，高声大叫：“秦家贤侄快些杀出来，某开城在此，快些杀出来。”尉迟恭在吊桥边高叫，这时秦怀玉杀得马仰人翻，那里听得有人叫他。这些人马逼住四面，真正密不通风，围困在那里，要走也无处走，杀得来浑身是汗。底下呼雷豹力怯不过，四蹄不能踮定，要滚倒了。马也要命的，把鼻子一嗅，悉哩哩一声嘶叫，惊得那番将坐骑尽行滚倒，尿屁直流，一个个跌倒在地，盖苏文这匹混海驹是宝马，只惊得乱跳乱纵，不至于跌倒。秦怀玉满心欢喜，加一鞭豁刺刺往吊桥上一冲，敬德才得放心，也随后进了城，把城门紧闭，扯起吊桥。

番邦兵将不解其意，便说：“元帅，秦蛮子这匹是什么室骑？叫起来却惊得我们马匹多是尿屁直流，跌倒在地。”盖苏文说：“本帅知道了，造化了这小蛮子。我闻得南朝秦家有这骑呼雷豹厉害，方才本帅意欲活擒他，故不把飞刀取他性命，谁想竟被他逃遁了。”要晓得怀玉的呼雷豹，当初被程咬金去掉了耳边枪毛，所以久不叫，今日被番兵围杀了一日，马心也觉慌张，所以叫了一声，救了怀玉性命，直到征西里边再叫。那盖苏文同诸将退进番营，我且不表。

另言讲到城中，秦怀玉在路上走，后面尉迟恭叫住说：“贤侄慢走。才叫你杀四门，不可在驾前启奏，这是本帅要显贤侄的威风，果然英雄无敌。”怀玉明知他说鬼话，便随口应道：“这个自然，万事全仗老伯父赞襄调度，方才之事我小侄决不奏知朝廷，老伯父请自放心。”敬德闻言大悦，双双同上银銮殿，敬德先奏道：“陛下，果然救兵到了，却是秦家贤侄单骑杀进番营，到城报号，本帅已放入城。”怀玉连忙俯伏说：“父王龙驾在上，臣儿奉家父严命，戴孝立功，所以单人踮进番营前来报号。”朝廷闻说秦王兄亡故，不觉龙目中滔滔泪落，徐勣也是心如刀绞，程咬金放声大哭，一殿的武臣无不长叹。天子又开言叫声：“王儿，你带多少人马在外，有几位御侄们

同来？”怀玉说：“儿臣为开路先锋，罗兄弟领大兵十万，各府内公子多到的，单等我们冲杀出城，大踹番营，外面进来接应。”朝廷道：“徐先生，我们今夜就踹番营呢，还是等几日？”茂功道：“既然，连夜就踹他的营盘。”连忙传下军令，吩咐五营四哨偏正牙将，齐皆结束，通身打扮，整備亮子，尽皆马上，听发号炮，同开四门，各带人马杀出城来。秦怀玉一马当先踹起番营，手起枪落，把那些番兵番将乱挑乱刺。后面程咬金虽只年迈，到底本事还狠，一口斧子轮空手中，不管斧口斧脑乱斩去，也有天灵劈碎，也有面门劈开，也有拦腰两段，也有砍去头颅，好杀！番营缭乱，喊声不绝，飞报御营说：“狼主千岁，不好了！南蛮骁勇，领兵冲踹营中来了，我们快些走罢！”高建庄王闻言，吓得魂不在身，同军师跨上马，弃了御营，不管好歹，竟要逃命。只见四下里烟尘抖乱，尽是灯球亮子，喊杀连天，鼓声如雷，营头大乱，夺路而走。后面秦怀玉一条枪紫紧追赶，杀得来天地征云起，昏昏星斗暗，狂风吹飒飒，杀气焰腾腾。东城尉迟元帅带兵出番营，这一条枪举在手中，好不了当！朝天一柱香，使下透心凉，见一个挑一个，见一对挑一双，惨惨愁云起，重重杀气生。西门有小爵主尉迟宝林，手中枪好不厉害，朵朵莲花放，纷纷蜂蝶飞，左插花，右插花，双龙入海，月内穿梭，丹凤朝阳，日中扬彩，撞在枪头上就是个死，血水流山路，尸骸堆叠叠，头颅飞滚滚，马叫声嚎嚎。南门有尉迟宝庆带领人马，使动射苗枪，枪尖刺背，枪杆打人，人如弹子一般，挑死者不计其数，半死的也尽有。如今不用对敌，逃得性命是落得的，大家杀条血路而逃，口中只叫：“走阿走阿！”四门营帐多杀散了。放炮一声惊动，罗通听得炮响，传令人马，众爵主提枪的举刀的拿锤的端爷的，催动坐骑，领齐队伍，冲杀上来。把这些番邦人马裹在中间，外应里合，杀得他大小儿郎无处投奔，哀哀哭泣，杀得惨惨。分明：

血似长江流红水，头如野地乱瓜生。

再讲到秦怀玉串串提炉枪追杀，番兵尽皆弃下营寨曳甲而走，正在乱杀番兵，忽见那边飞奔一员大将来：“啊唷，可恼可恼！南蛮有多少将，敢带兵冲杀我邦的营盘。不要放走了穿白的小蛮子，本帅来取他的命了。”怀玉抬头一看，原来就是盖苏文。那秦怀玉便纵马摇枪直取盖苏文，他举起赤铜刀急架相迎。二人战不到二合，苏文恐怕呼雷豹嘶叫起来不当稳便，就左手提刀，右手掣开葫芦盖，口中念动真言，叫声：“小蛮子，看我的法宝吧！”嗖一响，一口柳叶飞刀飞将出来，直望怀玉头顶上落下来。怀玉见了，吓得魂不附体，叫声：“不好！我命休矣！”思量要把黄金铜去架，他那晓得心中慌张，往腰间一摸拿错了：

抽了一根哭丧棒，上边撩出黑光来。

不知秦怀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孝子大破飞刀阵唐王路遇旧仇星

诗曰：

福主登基定太平，八荒贡服尽称臣。何愁东海东辽国，转世青龙用计深。

再讲秦怀玉看见飞刀，欲拿黄金铜抵抗，不道心急慌忙，拿错了哭丧棒，往上一撩，见一阵黑气冲起，只听耳边括腊腊数声爆响，飞刀就不见了。盖苏文心内惊慌，便说：“什么东西，敢来破我飞刀！”便复念真言，叫声：“法宝，齐起！”果然八口飞刀连着青光，冒到秦怀玉身上。怀玉又量起哭丧棒，往上面乱打，只见阵阵黑气冲天，把青天吹散，八口飞刀化作飞灰，影迹无踪了。怀玉满心欢喜，挂好哭丧棒，提枪在手。盖苏文见破飞刀，急得面如土色，叫声：“小蛮子，你敢破我法宝，本帅与你势不两立，不要走，照刀罢！”把赤铜刀往头上劈将下来。

怀玉就举枪噶啷叮当架住，还转枪照苏文劈面门兜咽喉就刺，苏文那里在心？把刀叮当一响泉在旁首，二人战到二十余合，秦怀玉呼呼喘气，盖苏文喝道：“众将快快与我拿捉秦怀玉！”众将一声答应，共有数十员围将拢来，把怀玉围住，好杀！弄得怀玉好不着急，口口声声只叫：“我命休矣！谁来救救！”忽阵外横冲一将飞马而入，杀得众将大败夺路而走，你道那将是谁？原来就是罗通，刚刚杀到，一闻怀玉唤救，他就紧紧攥竹梅花枪喝声：“闪开！”催一步马冲进圈子，说：“哥哥休得着忙，兄弟来助战了”。秦怀玉见了罗通，才得放心。盖苏文提刀就砍罗通，罗通急架相迎，敌住苏文。怀玉把数十员番将尽皆杀散，也有刺中咽喉，也有挑伤面门，也有捣在心前，杀得番兵弃甲曳盔在马上拼命的逃遁了。单有盖元帅一口赤铜刀原来得厉害，抵住两家爵主见个雌雄。这一场好杀，你看：

阵面上杀气腾腾，不分南北；沙场上征云霭霭，莫辨东西。赤铜刀刀光闪烁，遮蔽星月；两条枪枪是蛟龙，射住风云。他是个番番邦掌兵权第一员元帅，怎惧你中原两个小南蛮；我邦乃扶唐室顶英雄算两员大将，那怕你辽邦一个狗番儿。炮响连天，惊得书房中锦绣才人顿笔；呐喊之声，吓得闺阁内轻盈淑女停针。正是：番邦人马纷纷乱，顷刻沙场变血湖。

这三将战到四十冲锋，盖苏文刀法渐渐松下来，回头看时，四下里通是大唐旗号，自家兵将全不接应，大家各走逃命，看看唐将众多，盖苏文好不慌张，却被怀玉一枪兜咽喉刺进来，便说：“阿呀！不好，我命休矣！”要招架来不及了，只得把头一偏，肩膀上早中一枪，带转马望前奔走，罗通纵一步马上叫一声：“你要往那里走？”提起手夹苏文背上一把，苏文喊声：“阿唷，不好！”把身子一挣，一道青光，吓得罗通魂不附体，在马上坐立不牢，那盖苏文便纵马拼命的杀条血跳逃走，只因这盖苏文命不该绝，透出灵性，不能擒住。这番大小番兵见元帅一走，大家随定，也有的散开去了，也有的归到一条总路上而走。后面大唐人马旗幡招展，刀枪射目，战鼓不绝，纷纷追杀，这一班小爵主好不利害！这叫做：

年少英雄本事高，枪刀堆里立功劳。东边战鼓番兵丧，西首纷争番将逃。爵主提刀狠狠刹，番士拖枪急急跑。零零落落番人散，整整齐齐唐卒豪。蜈蚣旗号纷纷乱，中国旗幡队队摇。千层杀气遮星月，万把硫磺点火烧。条条野路长流血，处处尸骸堆积糟。鼻内生血腥腥气，耳内悲声惨惨号。碎甲破盔堆满野，剑戟枪刀遍地抛。

杀得那班番将，好似三岁孩童离了母，啼哭伤情；唐兵如千年猛虎入群羊，凶勇惊人。老将们挥大戟，使金刀，刺咽喉，砍甲袍，尽忠报国；小爵主提

大斧，举银枪，刺前心，劈顶梁，出立功劳。千员番将衬马蹄，受刀枪，开膛破腹见心肠；百万唐兵擂战鼓，摇号旗，四处追征摆队齐。这场杀得天昏地暗，可怜番卒化为泥。这一杀不打紧，但见：

雄军杀气冲牛斗，战士呼声彻碧霄。城外英雄挥大戟，关中宿将夺金刀。

小爵主带领人马，远来救驾；老公爷先砍守营将士，放下吊桥。惊天动地，黑夜炮声不绝，漫山遮野，天朝旗号飘摇。唐家内外夹攻，无人敢敌；番邦腹背受伤，有足难逃。风凄凄，男啼女哭；月惨惨，鬼哭神号。人头滚滚衬马足，点点鲜红染征袍。沙地孤城，顷刻变成红海；番兵番将，登时化作泥糟。正是：

天生真命诸神护，能使邪魔魂胆消。

这一追杀下去，有八十里足路，尸骸堆如山积，哭声大振，血流成河。茂功传令鸣金收兵，诸将把马扣住，大小三军多归一处，摆齐队伍，回进三江越虎城去了，我且慢表。

另言讲这高建庄王，有盖苏文保护，只是吓得魂不在身，看见唐朝人马不来追赶，才得放心。元帅传令，把聚将鼓擂动，番兵依然同聚，点一点，不见了一大半，共伤一百十五员将。高建庄王说：“魔家开国以来，未尝有此大败。”盖苏文说：“狼主在上，今日那一场大战，损兵折将，多害在中原秦蛮子之手，不道如此凶勇，本帅九口飞刀被他尽行破掉，有这等大败。请狼主放心，且带领人马退往贺鸾山扎住，待臣再往朱皮山见木角大仙，炼了飞刀再来保驾，与唐邦打仗，务要杀他个片甲不回！”庄王道：“既如此，元帅请往。”这盖苏文前往朱皮山去，路程遥远，正有许多耽搁，我且慢表。高建庄王领兵退归贺鸾山，也不必去说。

单讲那越虎城中，唐王元帅敬德把人马扎住教场点明白，然后上前缴旨。众爵主多上殿朝见天子已毕，朝廷大悦，赐坐平身，钦赐御宴，老少大臣饮过数杯，撤开筵席。秦怀玉说：“父王在上，那盖苏文九口柳叶飞刀要来伤害臣儿，不想把哭丧棒撩起，把飞刀打掉，黑气冲散青光，真算父王洪福，所以哭丧棒破了飞刀，可为天下之奇文也。”程咬金听见，不胜欢喜说：“陛下在上，这哭丧棒看起来倒是一件宝贝了，真乃天下有，世间稀，无处寻的宝物，拿来放在库中，日后遇有敌将用飞刀的，好将此物带在身边，再拿去破他。”徐茂功说：“御侄，使不得的。这根哭丧棒拿来烧化了。”朝廷说：“徐先生，难得这根哭丧棒破了飞刀，果然是天上有，世间稀的东西，怎么又要烧毁它起来？”茂功道：“陛下有所不知，这哭丧棒焉能破得飞刀？明明乃是秦叔宝兄弟一点忠心报国，阴魂不散，辅佐阵图，故此哭丧棒上有一团黑气破了飞刀，这是他在暗中报我主公。想秦兄弟在生时节，十分辛苦，与王家出力，他如今死后，阴灵还不安享，随孝子秦怀玉到东辽保驾，望陛下速降旨，烧化了这哭丧棒，等秦兄弟冥府安享，阴间清静些。”朝廷听说道：“既有这等事，将哭丧棒拿来烧化了。”秦怀玉领旨将哭丧棒烧化，秦琼阴魂才得放心而去。自此在城中安养三五日，外边十分清静，并无将士前来讨战，番兵影响俱无，城门大开也不妨，众将尽皆欢心。

朝廷空闲无事，这一天早上，思想出城打猎，便问徐茂功道：“徐先生，寡人今日欲往城外打猎，可肯随朕去吗？”徐茂功笑道：“臣不去。”朝廷说：“既然军师不去，也罢了。阿，诸位王兄御侄们在此，那个肯保寡人出城去打猎？”茂功在旁丢个眼色，把头摇摇。众爵主深服军师，明知其故，大家不应。尉迟恭也晓军师有些古怪，便说：“臣今日身子不快，改日保驾，

望我主恕罪。”程咬金说：“你们大家不去，臣愿随驾前去。”茂功喝道：“你这个呆子匹夫，今日不宜行动，我们多不去，谁要你多嘴？”咬金道：“这么，臣也不去了。”朝廷说：“徐先生，你不肯去就罢，怎么连别人都不容他随朕去起来？寡人今日一时高兴要去出猎，为何偏不保朕驾去？到底有什么缘故，请先生讲个明白。”茂功道：“陛下有所不知，今日若到城外打围，要遇见应梦贤臣薛仁贵的。”朝廷听见大悦道：“寡人只道出去要见什么灾殃，所以你们多不肯随朕，若说遇见应梦贤臣，乃是一桩喜事，朕巴不能够要见他，只是难以得见，若今日打猎可以遇见此人，乃寡人万幸了。降旨备马，待朕独自前去。”茂功说：“这应梦贤臣福分未到，早见不得我主，还有三年福薄，望陛下不必去见他。过了三年，班师到京，见他未为晚也。”朝廷道：“难道他早见朕三年，还要折寿不成？”军师说：“他寿倒不折，只怕有三年牢狱之灾。”朝廷说：“噯，先生一发混帐了。这牢狱之灾，只有寡人作主，那个敢将他监在牢中？如今朕发心要见，总不把他下牢狱的。”茂功道：“既如此，陛下金口玉言说了，后来薛仁贵有什么违条犯法之事，陛下多要赦他的。”朝廷说：“这个自然赦他。”军师说：“既如此说过，陛下出去打猎便了。”

贞观天子打扮完备，上了骠骊马，并不带文臣武将，单领三千铁甲兵八百御林兵人马出了东城，竟往高山险路荒郊野外之所而行。离了越虎城有四五里之遥，到一旷阔地方，朝廷降旨摆下围场。御林兵也有仗剑追虎，也有举刀砍鹿，放鹰捉兔，发箭射熊，正在场中跑马打猎，朝廷龙心欢悦，把坐骑带往左边树林前，忽见一只白兔在马头前跑过，天子连忙扣弓搭箭，嗖的一箭，正射中兔子左腿，那晓此兔作怪，全不滚倒，竟带了金披御箭望大路上跑了。朝廷暗想：“朕的御箭怎被这兔儿带了去，必要追它脱来。”天子不肯弃这枝金披御箭，把马加上三鞭，豁刺刺刺随定白兔追下来了。这天子单骑追下来有二三里路，总然赶不上，朝廷扣住了马，不思量追赶了，那晓这兔奇怪，见朝廷不赶，也就停住不跑了。那天子见兔儿蹲住，又拍马追赶，此兔又发开四蹄望前跑了，总然朝廷住马，此兔也住；朝廷追赶，此兔也就飞跑了。不想追下来有二三十里路，兔子忽然不见，倒赶得气喘吁吁，回转马来要走，只看见三条大路，心下暗想：“朕方才一心追这只白兔，却不曾认清得来路，如今三条大路在此，叫我从那条路上去的是？”正在马上踟蹰不决，只见左边有个人马下来，头上顶盔，身上贯甲，面貌不见，只因把头伏在判官头上，所以认不出是那个。天子心中暗想：“这个人谅来不象番将的将官，一定是我邦的程王兄，他有些呆头呆脑的，所以伏在判官头上，待朕叫他一声看：“程王兄，休要如此戏耍，抬起头来，寡人在这里。”便连声叫唤，惊动马上这位将军，耳边听得“寡人”二字，抬起头来。不好了！两道雉尾一竖，显出一张铜青脸，原来就是盖苏文。他只因飞刀被哭丧棒打毁，所以闷闷不快，要上朱皮山去炼飞刀，谅来此地决没有唐将来往，故而伏在判官头上，双尾倒拖着地，唐王那里认得出？只道自家人马，叫这几声。盖苏文见唐天子单人独骑，并无人保驾，心中欢喜，大喝道：“咦！马上的可是唐童吗？上门买卖，不得不然，快割下头来使罢！”把手中的赤铜刀起一起，把马拍一拍，追上来了。朝廷吓得魂飞魄散，说：“阿呀！不好了，朕命休矣！”带转马加上鞭就走。盖苏文大笑道：“你往那里走？这事明明

踟（chí，音迟）蹰（chú，音厨）不决——心中犹豫迟疑，要走不走的样子。

上天该绝唐邦，欲使我主洪福齐天，所以鬼使神差你一个在此，若不然，为什么你是天邦一国之主，出来没有一个兵卒跟随的？分明唐邦该绝，还不速速献头！思量要逃性命，怕你走上焰摹天，足下腾云，须赴上那番？”朝廷拼命的跑，后面盖苏文紧追紧走，慢追慢走。赶得唐天子浑身冷汗，想：“徐茂功该死！你方才说：‘出去打猎要遇见盖苏文受灾殃的’，这句话一说，朕也不来了。偏偏说什么要遇应梦贤臣，引寡人出来相送性命。”谁想一路赶来，有三十里之遥，后面盖苏文全不肯放松，不住追赶。朝廷心慌意乱，叫声：“盖王兄，休得来追，朕愿把江山分一半与你邦，你可肯放朕一条生路吗？”盖苏文说：“唐童，你休想性命的了，快献首级！”这二马追出山凹，天子往前一看，只见白茫茫一派的大海，天连着水，水连着天，两旁高山隔断，后面有人追赶，如今无处奔逃，听死在了。盖苏文呼呼冷笑说：“此地乃是东海，又是高山阻隔，无路通的，如今还是刎头献与我呢？还是要本帅自来动手？”天子心如刀割，回头见盖苏文将近身边，着了忙，加一鞭，望海滩上一纵，谁想海滩通是沙泥，软不过的，怎载得一人一马纵得？在沙滩四蹄陷住，走动也动不得了。唐王无奈，只得又叫声：“盖王兄，饶朕性命，情愿领兵退回长安。”盖苏文跑到海滩边，把赤铜刀要去砍他，远了些斩不着，欲待纵下滩去，又恐怕也陷住了马足，倒不上不下，反为不美。“我不如今日逼他写了降表，然后发箭射死他，岂不妙哉！”心中算计已定，叫一声：“唐童，你命在须臾，还不自刎首级下来，本帅刀柄虽短，砍你不着，狼牙箭可能射你，你命在我掌中，还想在世，万万不能了，快快割下头来！”朝廷叫声：“盖王兄，朕与你并无仇冤，不过要朕江山，如何屡逼寡人性命？盖王兄若肯放朕一条活路，情愿把江山平分与你。”盖苏文说：“那个要你一半天下，此乃天顺我邦。本帅取你之命，以立头功，要你江山，以保我主南面称尊。本帅看你如此哀求，要求性命也不难，快写一道降表与我，恕你性命。”朝廷道：“未知降表怎样个写法？”苏文说：“好个刁滑的唐童，你在中原为一国之主，难道降表多写不来？本帅也不要你写什么长短，不过要你写张劝票与我，拿到越虎城中，降你们这班老少将官爵主三军人等投在我邦，换你这条性命。”天子道：“但是纸多没有在此，叫朕写在何处？”苏文说：“要纸何用？你的黄绫跨马衣，割下一则衣衿，写在黄绫上，使你们大臣肯服。”天子说：“盖王兄，黄绫虽有，无笔难挥。”苏文叫声：“唐童，若用笔写，难以作证，你把小指嚼碎淋血，挥写一道血表，待我拿去！”正是：

唐王祸遇青龙将，性命如何逃得来？

毕竟唐王肯写降表不肯写降表，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雪花鬃飞跳养军山应梦臣得救真命主

诗曰：

万乘旗下海东，沙滩龙马陷金龙。苏文呈逞违天力，难敌银袍小将雄。

“好使这班老臣信服，方肯投降，快快写上来！”朝廷无奈，把金剑割下黄绫衣衿一块，左手拿住，如今要把小指咬破，又怕疼痛。“朕若写了血表，当真把天下轻轻付与别人不成？这血表岂是轻易写的？”心中好无摆布。盖苏文说：“不必推三阻四，快快咬碎指头写血表与我！”那番，贞观天子龙目下泪，暗叫一声：“诸位王兄御侄，感你们个个赤胆忠心与朕打成这座锦绣江山，那知今日撞见盖苏文立逼血表，非是寡人不义，也叫出于无奈，今日写了血表，永无君臣会面之日了。”这道血表原觉难写，指头咬破鲜血淋漓，实难落实，高叫一声：“有人救得唐天子，愿把江山平半分；谁人救得李世民，你做君来我做臣。”只把这二句高叫。盖苏文呼呼冷笑说：“唐童快写！这里乃我邦绝地，就有人来，也是本帅麾下之将，焉有你的人马兵将到来？凭你叫破什么，总总无人来救。”一边逼他写血表，天子不肯写，叫救在海滩，逼勒不外，谁人来救，我且慢表。正是：

唐王原是真天子，自有天神相救来。

单讲那藏军洞中火头军，这一日，八位好汉往养军山打猎去了，单留薛仁贵在内煮饭。这骑云花鬃拴在石柱上，饭也不曾滚好，这匹马四蹄乱跳，口中乱叫，要挣断丝缰一般，跳得可怕。仁贵一见，心内惊慌，说道：“阿呀！这骑马为何乱跳起来？”连喝数声，全然不住，原在此叫跳。仁贵说：“我知道了，想此马自从收来的时节，从不曾有一日安享，天天开战，日日出兵，自此隐在藏军洞有一月余外，不同你出阵，安然在此，想你也觉烦闷，故而叫跳，待我骑了你，披好盔甲，挂剑悬鞭，提了方天画戟，到松场上把戟法耍练一练，犹如出战一般。”这是宝马，与凡马不同，最有灵性的，把头点点。仁贵就全身披挂，结束停当，手端画敦，跨上马，解脱丝缰，带出藏军洞中，过仙桥，鞭子也不消用，四蹄发开，望山路中拼命的跑了。仁贵说：“怎么样？”把丝缰扣定，那里扣得住？越扣越跳得快，说：“不好了！我命该绝矣！马多作起怪来，前日出阵，要住就住，要走就走，今日原何不容我做主，拼命的奔跑，要送我的命？”仁贵看来要跑得腾云飞舞一般，好似神鬼在此护送，逢山冲山，逢树过树，不管好歹的跑法，冲过十有余个山头，到一座平高的山峰上住了。仁贵说：“阿唷唷，吓死我也！叫声马儿，你原有些力怯的时候，所以才住了吗？”到底此处不知什么所在，便抬头望下一看，只见波浪滔天，通是大海。只听见底下有人叫：“谁人救得唐天子，锦绣江山平半分；有人救得李世民，你做君来我做臣。”那薛仁贵吓得魂不在身，连忙望山脚下看时，只见一个戴冲天翅龙冠穿黄绉绣袍的，把指头咬破，只听叫这二句，住马写血字，马足陷住沙泥。仁贵见不曾见了朝廷，谅来那人必是大唐天子，不知因何在此海滩泥上。又见岸上一人，高挑雉尾，面如青靛，手执铜刀，却也认得是盖苏文，暗想：“原来天子有难，我这骑马有些灵慧，跑到此山。马阿！你有救驾之心，难道我倒无辅唐之意？如今要下此山又无路道，高有数十丈，打从那里下去？”坐下马又乱叫乱跳纵起，好象要跨下的意思，惊得仁贵魂不在身，把马扣住说：“这个使不得，纵下去岂不要跌死了？也罢！畜生尚然如此，为人反不如它？或者洪福齐天，靠神明保佑，纵下去安然无事。若然陛下命该已绝，唐室江山被番人该应灭夺，

我同你死在山脚底下跌为肉酱，在阴司也得瞑目，快纵下去！”把马一带，四蹄一蹬，望山脚下好似神鬼抬下去一般，公然无事。薛仁贵在马上晃也不晃，心中欢喜，把方天戟一举，催马下来喝声：“盖苏文你休得猖獗！不要走！”又说：“陛下不必惊慌，小臣薛仁贵来救驾也！”那唐天子抬头一看，见一穿白用戟小将，方才醒悟梦内之事，不觉龙颜大悦，叫声：“小王兄，快来救朕！小王兄，快来救朕！”盖苏文回头见了薛仁贵，吓得浑身冷汗，叫一声：“小蛮子，你破人买卖，如杀父母之仇！今唐王已入罗网，正在此逼写血表，中原花花世界十有八九到手，我邦狼主也为得天下明君，你肯降顺我主，难道缺了一家王位不成吗？”仁贵大怒道：“哇！胡说！我乃少年英雄，出身中原，有心保驾，跨海征东，岂有顺你们这班番奴？番狗，快留下首级！”苏文说：“阿唷唷，可恼，可恼！你敢前来救着唐童，本帅与你势不两立！”把马摧上一步，起一起赤铜刀，喝声：“本帅的赤铜刀来了！”一刀直望仁贵劈面门砍将下去，仁贵把方天戟噶啷一声架开，冲锋过去，带转马来，盖苏文又是一刀剁将下来，仁贵又架在旁首。二人战到六七个回合，仁贵量起白虎鞭，喝声：“照打罢！”一鞭打下来，打在后背上，盖苏文大喊一声，口吐鲜血，伏鞍大败而走。仁贵把马扣定，不去追赶，犹恐有番将到来，即便跨下马来，说：“陛下受惊了，可能纵得上岸？”朝廷叫声：“小王兄，寡人御马陷住沙泥，难以起来。”仁贵说：“既然如此，难以起岸，待小臣来。”便抽出腰边宝剑，把芦苇茅草割倒，将来捆了一堆，撂下沙滩，纵将下去，把朝廷扶到岸，又将方天戟杆挑以马的前蹄，此马不能够要起来，因前蹄着了力，后足一蹬，仁贵把戟杆一挑，纵在岸上。天子原上马，仁贵走将上来说：“万岁爷在上，小臣薛仁贵朝见，愿我王万万岁。”朝廷叫声：“小王兄平身，你在何处屯扎？因何晓得朕今有难，前来相救寡人？”仁贵说：“陛下不知其细，且到越虎城中，待臣细奏便了。但不知陛下亲自出来有何大事，这些公爷们因何一个也不来随驾？”朝廷说：“前日那些番兵围合拢来，共有数十余万，把越虎城团团围住，有二十余天难以破番解围，正在着急，幸亏中原来了一班小爵主杀退番兵，安然无事，寡人欲往郊外打围，奈众王兄不许朕出猎，故而没有一人随朕，此来不想遇着了盖苏文，险却怕命不保，全亏小王兄相救，其功非小，到城自有加封。”仁贵道：“谢我王万万岁。”

天子在前面行，薛仁贵跨上雕鞍后面保驾一路行来。到了三叉路口，原扣住了马立住，不认得去路，那边来了四五骑马，前边徐茂功领头，尉迟元帅、程咬金、秦怀玉带下三千唐甲马八百御林军迎接龙驾。见了天子，茂功跳下马来了，俯伏道旁叫声：“陛下受惊了，臣该万死万罪。”朝廷说：“阿唷，好个刁滑道人，怎么哄朕出来，几乎送朕性命！”茂功说：“陛下，臣怎敢送万岁性命？若不见盖苏文，焉能得遇应梦贤臣？”朝廷说：“虽只如此，幸有小王兄来得凑巧，救了寡人，若迟一刻，朕献了血表，焉能君臣还得再会？”茂功说：“臣阴阳有准，算定在此，若没有薛仁贵相救，我们领兵也早来了。今知我王不认得路道，所以到此相接。”天子道：“既如此，快领寡人回城去吧。”茂功领旨，众臣前面引路，朝廷降宠，薛仁贵与他并马相行。

一路行来，到了三江越虎城，进入城中，把城门紧闭。同到银銮殿上，朝廷身登龙位，两班文武站立，薛仁贵俯伏尘埃启奏道：“陛下龙驾在上，臣有冤情细奏我王得知。”朝廷说：“小王兄，奏上来。”仁贵说：“臣幼

出身在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破窑中穷苦，若不相遇王茂生夫妻结为手足，承他照管养膳破窑，焉能使我每日间学成武艺，习练得本事高强？思想干功立业，显宗耀祖，以报恩哥恩嫂，单单苦无盘缠投军，因此同柳氏苦度在窑。其年先锋大老爷张环奉我皇圣旨，到山西龙门县招兵买马。幸有同学朋友名唤周青赠我盘费，相同到龙门县投军，那晓张爷用了周青，道小臣有犯他讳字，将臣赶出辕门不用，也罢了。第二遭到风火山收了强盗三员同来投军，只用二人，又道小臣穿白犯他吉庆，仍旧逐出辕门不用。第三遭得了这位老千岁的金披令箭，张爷无奈，把小臣权用。他说：我张爷有好生之德，所以不用，放你生路，你偏生屡次撞入网来，叫我也实难救你。我岂为在此招军买马，单为朝廷得其一梦，梦见小臣不法，欲夺帝王之位，又赠什么四句诗。”天子说：“有的，小王兄，这四句诗就该明白了。”仁贵说：“陛下，他对小臣讲，‘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生心必定做金龙。’故尔军师详出一点红是绛州地方，有薛仁贵谋叛之心，因此在山西查访，拿来解京处决。所以小臣怕得紧，情愿为火头军，隐姓埋名‘仁贵’二字，他说立得三大功劳，保奏我王出罪。我因立了多多少少的功，奈陛下不肯饶恕，没有出头日子。未知张爷流言冒功，又不知陛下果有此事？”朝廷听完大怒：“阿！原来有此曲折，故尔难以明白。寡人此梦就如方才在海滩上逼写血表遇王兄救朕一样的模样，就是王兄赠我四句诗，‘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王跨海去征东’。原为小王兄一人，故命张环到龙门县招兵，查访王兄出来领帅印督兵的。那晓张环好恶多端，在朕面前只说没有姓薛的，反把第四句改了些什么‘生心必定做金龙’，纵何宗宪在此混帐冒功！”尉迟恭上前叫声：“小将军，那日本帅被番将起解建都，想来一定是你救我的了？”仁贵说：“不敢，未将救的。”尉迟恭说：“如何？我原道是你。本师还要问你，前日在凤凰山脚下，把本帅扯了一跤，又在土港山神庙翻本帅一跤飞跑而去，却是为何这等害怕？”仁贵说：“未将该当有罪。这多是张爷不好，他说朝廷还有几分肯赦，只有元帅爷迷惑圣心，不肯赦你，故此屡次拿捉，叫未将不可相通名姓。故此未将见了帅爷逃命要紧，所以这等惧怕，只想走脱，那里相见元帅翻跌不翻跌？”尉迟恭听说此言，暴跳如雷说：“可恼，可恼！孩儿们过来，令箭一枝，星飞赶往黑风关狮子口，速调张环父子女婿六人到来见我！”宝林、宝庆一声答应，接了父亲的令箭，带过马来，跨上雕鞍，按好头盔锦甲，提了兵器，出了越虎城，竟往黑风关来调取张环父子，此言慢表。

单讲朝廷开言问道：“小王兄，你既在张环座下为火头军，缘何知道寡人有难海滩，却却来得正好，救了寡人性命？”仁贵道：“陛下有所未知，那日在独木关上，病挑安殿宝，小臣得了这个功劳，那晓张环心生毒计，把我结义弟兄九人九骑哄入天仙谷口里边，后路不通前路，把柴木堆起，放火逼烧臣九条性命。幸有九天玄女娘娘摄救出了天仙谷，到一派山路中，躲住藏军洞中有两个月有余。不想今日臣八个兄弟出山打猎，小臣在洞中煮饭，这一骑马乱跳乱纵，我便上马出洞欲练戟法，谁想这马好似神舞一般，丝缰总扣它不住，跑过了几个山头，纵上这座山峰，如登平地一般，复又纵下海滩，才救我主。”朝廷说：“原来还有八位王兄在藏军洞中，降旨意快去宣来见朕。”军士上前道：“万岁爷，不知藏军洞中在于何处？”朝廷道：“小王兄，你去宣你八个兄弟从那条路上去的？”仁贵说：“小臣去是玄女娘娘摄去，来是随马跑到一路上飞纵而来的，所以连臣也不认得，不知藏军洞在

东在西。”茂功奏道：“陛下，那藏军洞想是乃九天娘娘仙居之所，有影无踪的所在，岂是凡人寻得到的？少不得日后八人自有见面之日。”天子道：“既然如此，传旨排宴，命众御侄陪小王兄饮酒。”不表三江越虎城中钦赐御宴，众小爵主陪薛仁贵饮宴。

单讲宝林、宝庆在马上星飞来到黑风关战船内，张环父子闻报，远远接到船中。尉迟弟兄说：“张环，元帅爷有令箭一技，要你父子女婿六人作速同往建都见驾，有要紧军情。”张士贵说：“二位小将军，不知元帅相传是什么要紧军情？”宝林道：“说是什么机密事，迟延不得的，快快整备同去见驾，我们也不知道的。”那番，士贵父子即忙周备上马，端离了黑风关，连尉迟弟兄八人一路上竟望越虎城来。在路耽搁数天，这一日早到建都，进入城中，同上银銮。宝林、宝庆上前奏道：“陛下，张环父子宣到了。”尉迟恭说：“传到了吗？与本帅将他父子洗剥干净，绑上殿来！”茂功叫声：“元帅不可造次，我自有对证之法。陛下，快传旨意，好好宣他上殿来。”朝廷降旨：“快宣来。”左右一声：“领旨。”军士出殿，宣进父子六人上殿，俯伏尘埃说：“陛下龙驾在上，臣张士贵朝见我王，未知万岁宣臣到来有何旨意？”天子龙颜翻转说：“张环，朕宣召你来到，非为别事，只因前日寡人出去打猎，路上遇着一位小将军，口称与你交好，朕现带在外，因此宣你来，可认得他姓甚名谁？”张环道：“如今这位小将在那里？”朝廷把头一点，班中闪出薛仁贵，俯伏银阶叫声：“大老爷，可认得小人薛礼吗？”这士贵一见，吓得魂飞魄散，面上失色，索落落扑倒尘埃说：“你不像个人。”他还只道是薛仁贵阴魂不散，在朝廷驾前出现告御状，所以张环这等害怕。仁贵说：“大老爷，怎么我薛礼不像个人起来？我自从被你那日哄在天仙谷内，亏玄女娘娘使出神通，救我九人九骑，故尔不送性命，还是好端端的一个薛礼，又不是什么鬼，为何这等发抖？”张环的魂被这一吓，差不多半把已经吓出的了。四子一婿跪在驾前，浑身冷汗，暗想：“不好了！如今是大家性命多活不成了。”朝廷喝问道：“张环，你到底可认得他吗？在那里会过？快些奏上来！”张士贵叫声：“陛下，臣领兵中原到东辽，不知夺了多少关头，攻取了许多城池，从来不认得这位小将军，不知他姓甚名谁，如何反认得我？”薛仁贵道：“好个刁滑的张环，前日在你月字号内为火头军，怎生把我来骗，说‘立得三个功劳，在驾前保你出罪’。我薛礼不知立了多少功劳，反在独木关上生心把我九人烧死，冒取功劳与何宗宪，亏你良心何在？天理难容！今日在驾前反说不认得我？”朝廷道：“寡人心中也明白，张环欲冒薛仁贵功劳，将他埋没前营为火头军，反在朕驾前奏说没有应梦贤臣，谎君之罪非小，快些招上来！”

从前做下违天事，于今没兴一齐来。

毕竟不知朝廷如何究罪张环，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银銮殿张环露奸脸白玉关薛礼得龙驹

诗曰：

白玉关前独逞功，获将宝马赛蛟龙。张环在有瞒天巧，难出军师妙算中。

“好待寡人定罪！”张环叫声：“陛下，这是冤枉的，臣实不知的。若讲应梦贤臣，犹其无影无踪了，薛仁贵三字从来不曾听得，就有这个人，也是东辽国出身，前日在山西招兵，从来没有姓薛的，何见谎君之罪？”朝廷说：“寡人也不来查你别件，就是东辽这几座关头谁人破的？寡人龙驾困在凤凰山哪个救的？元帅被番兵囚在囚车内起解建都，何人喝退的？”尉迟恭说：“是，嘎！只问这几桩事就知明白了，快些说上来！”张士贵叫声：“万岁在上，若说破关攻城之力，皆是臣婿何宗宪的功劳，凤凰山救驾也是何宗宪救的，元帅起解建都也是宗宪喝退的，何为冒他功劳？”仁贵笑道：“张环，这些都是你何宗宪功劳吗？亏你羞也不羞？自从在中原活捉董逵起，一直到病挑安殿宝，元帅功劳簿上那一件是你宗宪功？还要在驾前谎奏！”茂功旁边冷笑道：“你二人不必争论，总有千个功劳，无人见证，不知是何宗宪的，是薛仁贵的，我也实难判断。如今有个方法在此，便能分出真假，可以辨明了。”朝廷说：“先生，怎样个方法呢？”茂功说：“这里越虎城下去有四十里之遥，东西有两座关头，东为白玉关，西叫摩天岭。你二人各带人马前去，先打破关头先来缴令，这些功劳多是他的，本来这两个关守将一样骁勇的。张环，倘我或有偏向那一个了，如今大家拈头阄子为定，拈着那一个阄就去打那一座关便了，你们大家意下如何？”仁贵说：“军师大人言之有理，张环可有这个本事吗？”士贵道：“那里惧你？我的宗宪戟法高强，大小功劳不知立了多少，何在为这一座关头？就去何妨！”茂功就在案上提御笔写了两个阄子，放在盒中倒乱一倒乱说：“你们上来取。”仁贵先走上前来要取，茂功喝住道：“你乃是无职小臣，张环到底总管先锋，有爵禄的，自然让他先来取。”仁贵连忙住了手应道：“是。”张环上前取阄子在手，拆开一看，上写“摩天岭”三字，茂功道：“既是张先锋得了摩天岭，薛仁贵去破白玉关，也不必拆开阄子来看了。”张士贵听说，心中十分慌乱，不管好歹，连忙辞了驾，元帅发兵一万，父子六人巴不能够早到早破，领了人马星飞赶到摩天岭，我且慢表。

单讲徐茂功说：“薛仁贵小将军，这两座关欺心得多在里头，惟有白玉关好破，可以马到成功，手到擒来。这摩天岭好不厉害，总有神仙手段也有些难破，谅张环不知何年何月得破此关。方才这两个阄子都是摩天岭，所以叫你迟取，不必拆开来看了。”仁贵闻言大喜说：“蒙大人照拂，薛礼无恩可报，求元帅发兵，待小将前去破关。”尉迟恭道：“待本帅点十万兵与你带去。”茂功道：“元帅不必发这许多人马，只消一千个兵足矣，就他单人独骑也可以去破得此关了。”尉迟恭说：“既如此，待本帅点雄兵一千与你。”仁贵说：“多谢元帅爷。”连忙打扮结束，辞了天子，正欲转身，茂功说：“你住着，我还有话对你话。”仁贵说：“不知大人有什么吩咐？”茂功道：“小将军，我有护身龙披一角，你带在身边。这有锦囊一个，你到白玉关，然后开来细看，照上行事，不得有违。”薛仁贵将锦囊龙披藏好，应声：“得令！”出了银銮殿，跨上雕鞍，手提画杆方天戟，带领一千人马离了三江越虎城，竟往东行来取白玉关，我且撇在一旁。

另讲这张士贵父子一路望西而行，下来四十里，早到摩天岭，一看吓死

人也！但见：

迷迷雾遮山腰，山顶山尖接九霄。一堆不见青天日，虎豹猿猴满处嚎。两旁树木高影影，踏级层层生得高。望上雾云乌昏黑，那见旗幡上面飘？见说天山高万丈，怎抵摩天半接腰。纵有神兵骁勇将，这番见了也魂消。

张士贵说：“我的儿，你看这座山头如此模样，也不知有多高，上面然云雾漫漫，也看不出此条山路，又有壁栈在此，怎生样破法？”志龙说：“爹爹，我们且攻他一阵，呐喊叫骂，待他有将下来，好与番将斗战。”士贵道：“我儿言之有理。”连忙传令人马，震声呐喊连天，炮响不绝，鼓啸如雷，番奴番狗骂得沸反淫天，总然上面响也不响，又是一阵喊骂，上面原不见动静，连攻十有余阵，天色晚暗，上面听也不曾听见。张环说：“我儿，此山高得紧，我们在此叫破喉咙，上边晓也不晓得。今日天色已晚，且到明日我们走上去看，倒也使得吗？”志龙道：“爹爹主见甚好。”此夜，父子商议停当。明日清晨，坐马端兵出了营盘，张环说：“我儿，待为父先上去探听消息，然后你们上来。”志龙道：“是！爹爹须要小心。”张环道：“不妨。”带马望山路一步步走将上来，直到了半山中，望上去见影影旗幡摇动，只听得上面喝叫：“南蛮子上来，打滚木下去。”众番兵应道：“晓得！”张环听见，吓得魂不附体，带转丝缰，三两纵跑得下山脚，数根滚木也就打到山脚下了，说：“阿唷！我的儿，这个摩天岭看来难破的，我们在山下叫骂，他们不来理你，若然上去，就要打滚木下来，这等厉害，分明军师哄我们来送性命！”志龙说：“爹爹，我们不破摩天岭，少不得也要死，如何是好？”张士贵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我儿，今番摩天岭看来难破，破不成的了。不如带领人马竟望黑风关，下落战船过海到中原，只说万岁班师，哄住大国长安，把殿下除了，谅无能将在朝抵敌，你们保为父身登九五，不怕天下地方官不肯降顺。那时，差勇将守住潼关，不容朝廷进中原。一则全了六条性命，二来一统江山一鼓而擒，岂不两全其美？反得大唐不用丝毫之力。”“孩儿们自当保父甫面称孤。”张环传令兵马拔寨起程，离了摩天岭，竟走黑风关，下落战船，吩咐发炮三声，把三千几百号战船多开尽了，一只也不容留在此独木城，解开蔑缆，由它大风打掉了。先锋之令，谁敢不遵？就等朝廷差将追赶，没有战船。此为断后之计。我且按下，不表张士贵反往中原。

单讲薛仁贵带领一千人马也到白玉关前，吩咐按下营寨。一声炮响，军士安营。天色已暗，当夜在灯下取出军师所赠的锦囊拆开细看，只见上边有几行字写得明白：“白玉关守将，名为完贤朱追都罗弥，有一骑宝马，名唤赛风驹，日行万里，夜走五千，可以大海浪中水面上奔走不湿人衣，你快取番将性命，夺此宝马。今张士贵难破摩天岭，已经带兵往黑风关齐开战船，反到中原去了。大国长安有千岁在那里，惟恐延捱有伤殿下性命，所以赠你锦囊护身披一角，你快上赛风驹，下东海望中原救殿下性命要紧。且把张家父子拿下监牢，速来缴旨。

是有王封。”仁贵见了这一个锦囊，也觉魄散魂摇，心下暗想：“谅军师之言决然有准，救兵如救火，若不破白玉关，少有赛风驹，怎到中原？也罢，不如到关前讨战便了。”仁贵算计已定，把马催到关前，呼声大喝：“呔！关上番儿快报，说今有大唐朝护驾小将军薛仁贵在此讨战，闻得你们守将叫什么完贤朱追都罗弥，厉害不过，有本事叫他早早出关受死！”

不表关外讨战，单说关内把都儿飞报总府来说：“启上将军，关外有大唐人马扎安营盘，早有一将名唤薛仁贵，在那里呼名讨战！”都罗弥大怒说：

“既有唐将在外讨战，与魔家带马过来！”旁有一将应声道：“不必哥哥亲自出马，待兄弟前去取胜便了。”都罗弥说：“既如此，兄弟须要小心，待为兄到关上与你掠阵。”

二人全身披挂，带马过来，跨上雕鞍，离了总爷衙门，来到关前，发炮一声，关门大开，吊桥坠下，豁刺刺冲出关来。抬头一看，原来就是火头军穿白将薛蛮子。“魔家久闻你的本事高强，到了此地，你命就该绝了。”仁贵抬头一看，但见这员番将怎生打扮：

头上戴一顶黄金虎头盔，面如锅底相同，两道朱砂红眉，一双碧眼圆睁，高粱大鼻，阔口板牙，招风大耳，腮下一派连鬓竹根胡，身穿一领映花紫罗袍，外罩红铜甲，左悬弓右插箭，手端大砍刀，坐下乌驢马。

仁贵心下暗想：这一骑马不像赛风驹，未知可是完贤朱追都罗弥，待我问声看：“呔！来将少催坐骑，通下名来！”番将答应道：“你要问我之名吗？我乃大元帅盖摩下加为镇守白玉关副将雷青便是！”薛仁贵要救殿下到中原要紧，那里还有工夫说话，听见说不是都罗弥，便纵一步马上喝道：“番狗照戟吧！”把这一戟挑将进来，雷青喊声：“不好！”把手中大砍刀望乾上噶啷噶啷这一抬，险些跌下马来。马打交锋过去，圈得转来，仁贵喝一声：“去吧！”插一戟刺将进来，雷青喊声：“不好！我命休矣！”躲闪也来不及，正中咽喉，一命身亡了。关上有都罗弥一见雷青刺死，不觉两眼下泪，吩咐开关，一马当先冲出关来，大叫：“薛蛮子，你敢伤我兄弟，不要走，魔与你势不两立了！”薛仁贵听抬头一看，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见：

头戴一顶鍍铁凤翼盔，面如紫漆，两道扫帚眉，一双铜铃眼，口似血盆，狮子大鼻，腮下一脸五络长髯，身穿一领柳叶黄金甲，外罩血染大红袍，手执一条银缨枪，坐下乃是一骑赛风驹。

那薛仁贵连忙喝问道：“来者可就是完贤朱追罗都罗弥吗？”那番将应道：“然也！既闻大名，何不早早下马归降？”仁贵闻他就是，心中喜之不胜，也不说话，巴不能夺了赛风驹就走，喝声：“放马过来，照小将军的戟吧！”“嗖”这一戟望都罗弥面门上刺将过来，十二分本事多显出来，那番将怎生招架得住？喊声：“不好！”把手中银缨枪望戟上噶啷这一翘，架得双眼昏花，马多退后数步，冲锋过去，圈转马来，仁贵提起白虎鞭，望守将背上当这一击，在马上翻下尘埃，背梁打断，呜呼哀哉。连忙纵下马来，一把把赛风驹牵将过来，跨上马，传令将自己这匹马交军士带着，一千雄兵先报回越虎城去。身边早备干粮人参饼，在路上充饥，遂加上三鞭，这一骑赛风驹发开四蹄，离了白玉关飞跑而去。此马原算宝驹，四足有毫毛发出，犹如腾云驾雾一般，但见树木山溪在眼前移过，不一天到了黑风关塘口，只见波浪滔天，是大海了。仁贵把赛风驹扣定，叫声：“马啊马，我闻你乃是龙驹，在海面上可以行得，今我主殿下千岁在中原有难，该我薛仁贵相救，你若果有过海之力，便纵下去，倘淹死海中，也算尽忠而死了。”说罢把马一纵下了海，只得马蹄着水，毫毛在面上，原可奔跑。仁贵好不害怕，耳边只听得呼呼风声不绝，这赛风驹用了跨海之力，真正飞风而去。仁贵用了些干粮，伏在马鞍鞍上，眼睛合着，连日连夜由在海中行走。不到三天，早见了中原登州府海滩了，但见战船密密，有汛地官在那里看守战船。仁贵纵上岸滩，有登州府王彪、总兵官徐熊二人喝住道：“呔！那里来的？可是海贼？到何处去？”仁贵说：“我乃应梦贤臣薛仁贵，在东辽得功势如破竹，保万岁龙驾，乃扶唐大将，怎说海寇？你等做了汛地官员，如何这等不小心？张环父子瞞

了陛下，在中原来谋反，欲夺大唐世界，你们不查明白，竟放了过关去，因此我随后赶来擒他张环父子，相救殿下千岁，快容我到大国长安去。”两个官员听了魂不在身，说：“你既奉旨前来，可有凭据？”仁贵说：“有的。”身边取出护身披一角，那二人见了朝廷龙披说：“小将军，卑职们罪该万死，请将军到衙中，待我备酒接风。”仁贵说：“要救殿下千岁要紧，不劳你们费心。那张环到来有几天了？”二人说：“小将军，他是昨日到的。”仁贵大悦道：“阿，如此不妨，还可赶得上。”别过，二人说：“将军慢行。”那薛仁贵离了山东，竟走长安。不日一夜，到了潼关，连忙扣住了马，望关口一看，只见上边大红旗上书着：“大唐镇守潼关殷。”“阿，原来就是殷驸马，我不免叫关便了。呔！关上的报与驸马爷知道，说今日有圣旨下，要往长安，叫他开关。”那关上的军士问道：“既有圣旨，可拿凭据出来照验，你是什么官长，说得明待我好通报。”仁贵说：“我乃应梦贤臣薛仁贵，有功于社稷，现有护身龙披在此，你拿去看。”丢上关头，军士接住一看：“真的。”连忙报入府中说：“启上驸马爷。”驸马问道：“启什么事情？”军士禀道：“东辽国奉旨来了一员小将，自称应梦贤臣薛仁贵，现在外边，要过关到长安见殿下千岁的。”殷成听见此言，心中暗想：昨日张士贵父子说朝廷奏凯班师，停驾登州府了，今日缘何又有东辽国奉旨来的？“事有可疑，不必理他。”说：“驸马爷，现在龙披在此。”殷成接来一看，果是朝廷的龙披，见了凭据，心内踟躇了一回，便说：“军士过来，放他进关前来见我。”军士答应道：“是。”回身就走。到关上把关门开了，放进薛仁贵，领到帅府，薛礼下马，进入殿来说：“驸马爷在上，小臣薛仁贵朝见。”殷成用手搀扶说：“你乃应梦贤臣，请起看坐。”薛仁贵说：“不消坐了。请问驸马，张士贵父子怎样过关的？”殷成道：“正是孤也要问你。张环昨日到我关上，他说陛下奏凯班师，已经停驾登州，四五日内就到长安了。为什么小将军又说在东辽奉朝廷旨意去到长安，有何急事？到底陛下班师否？”仁贵道：“驸马爷有所不知，张环奉旨领兵攻打摩天岭，不想竟把战船一齐开了，赶到中原往进长安，有心要登龙位。我奉军师密令，赠我锦囊，叫我白玉关上取了赛风驹马，四日四夜在海中，赶来拿捉张家父子，相救殿下。谁想他哄进潼关，前往大国长安，不多路了，小臣事不宜迟，就要往长安去。”殷成听见，吓得浑身冷汗，说：“果有此事？将军请先行，孤也随后就来。”薛仁贵答应，忙到外边，跨上马如飞就走。驸马也就通身打扮，带领二十家将，离了潼关，竟望陕西而来，我且不表。

如今单讲大国长安右丞相魏征，那夜得其一梦，甚是惊慌，忙上金銮殿，正是：

奸臣纵有瞒天计，难及忠良预见明。

毕竟不知魏征金銮殿见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长安城活擒反贼说帅印威重贤臣

诗曰：

伏得龙驹过海来，张环父子定招灾。也应唐主多洪福，预令高人安算排。

那魏征丞相忙上金銮，殿下临朝，便俯伏金阶说：“殿下千岁在上，臣昨夜得其一兆，甚为奇怪。”那殿下李治叫声：“老王伯，未知什么梦兆？”魏征道：“臣昨夜梦中见我三弟秦琼，来到床前谏言几句道：‘你为了掌朝宰相，如何这等不小心？况万岁到东辽，曾把殿下托你保护，权掌朝纲，料理国家正事，今日下三两日内，有朝中奸臣谋叛，欲害储君，你如何不究心查访？四门紧闭，过了三天，决无大事，若不小心，弄出大事，你命就该万死了。’臣看此兆，原算稀奇，朝中那个是奸，那个是佞，叫老臣也无处去查。”李治道：“秦老王伯在日，尽心报国，一片忠心，今死后有这番言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说把城门紧闭三天，决无大事，不免降旨，今日就四门紧闭，差将守城。”魏征传下令来，把城门紧闭了，君臣们在金銮殿上议论纷纷，我且慢表。

一到了次日早上，张士贵父子，领兵到了长安城。望去一看，只见光大门早已紧闭，吊桥挂起。心中惊骇，叫声：“我的儿，为什么光大门闭在此，难道有人通了线索，预先防备我们前来？所以吊桥高挂，四城紧闭。”张志龙说：“爹爹，我们在东辽国来，人不知，鬼不觉，何人知道我父子存反叛之心，先把城门紧闭起来？必然又有别样事情。今日对他说，朝廷奏凯回朝，自然开城，放我们进去。”张环说：“这也有理。”连忙带马到护城河边，叫一声：“城上的，快报与殿下得知，今万岁爷奏凯班师，歇马登州，先差张士贵在此，要见殿下，快快开城。”那城上军士一见说：“大老爷，请稍候，待我们先去报殿下，然后开城。”张环道：“快去通报。”军士来到午门禀知，黄门官上殿起奏说：“殿下千岁在上，外边有三十六路都总管，六十二路总先锋张环到了。说朝廷圣驾今已班师，先差张士贵来见殿下，望千岁降旨开城。”李治殿下听报父王班师，喜之不胜，立刻降旨，去放张环进城。丞相魏征连忙止住道：“殿下千岁，且慢。秦三弟托梦，原说要把城门紧闭三天，才无大事，刚刚昨日闭城，才得二天，就有张环父子到来，就是万岁奏凯还朝，岂可预先无报，事有跷蹊。臣看张环父子短颈缩腮，将来必有反叛之心，不可乱开，且往城上去问个明白。”李治说：“老王伯言之有理。快到城上去。”君臣上马，带了文武大臣，离了午门，竟上城头一看。只见张家父子人等，满身结束，坐马端兵，后有数千雄兵，摆列队伍，满面杀气。想他一定有谋叛之心。魏征问道：“张先锋班师了么，陛下圣驾可曾到否？”张士贵听言抬头，一见殿下同魏征在城上，心内欢悦，连忙应道：“正是，陛下奏凯班师，歇驾登州，先差小将到来，料理国家大事。未知光大门为何紧闭？望老丞相快快开城。”魏征说：“我受秦元帅梦中嘱托，他说今日有奸臣不法，欲夺天下。叫我紧闭城门，待朝廷亲到长安，然后开城。今陛下已在登州，不日就到，张先锋请外面扎营安歇，等待圣驾到了，一同放你们进来。”张士贵听见此言，吓得浑身冷汗，说：“好个秦琼，你死在阴间，还要来管国家大事。也罢！”叫一声：“老丞相，我实对你说，朝廷与众大臣，被番兵围困越虎城中，并无大将杀退，小将焉有神仙手段去救万岁，想来君臣不能回朝的了，因此我把战船齐开来到中原，想殿下年轻不能理国家大事，不如让我做几时，再让你做如何？”魏征大怒喝声：“！你

这该死的狗头，朝廷有何亏负了你，却如何丧心。既然万岁有难在番邦，理当尽心救驾，才为忠臣，怎么私到长安，背反朝廷。幸亏秦元帅阴灵有感，叫我紧闭城门，不然被你反进城来，我与殿下性命难保。”张环道：“魏征，你不过一个丞相了，难道我张环立了帝，少了你一家宰相职分么？快快开城，放我进去就罢；若有半句不肯，我父子攻破城门进来，拿你君臣二人，要碎尸万段才罢。”魏征气得满脸失色，把张士贵父子不住的声声恨骂。那底下六人带兵呐喊，放炮攻城。耀武扬威，了当不得。忽听见后面豁喇喇一骑马跑来，上边坐着薛仁贵，一见张环人马，大喝一声：“呔！张环，你往那里走，可认得我么？”张志龙回头一看，唬得心跳胆碎，说：“爹爹，不好了！薛礼来拿擒我们了。”士贵听见，魂魄飞散，纵马摇刀，上前叫声：“小将军，你向在我营中，虽无好处到你，却也费许多心机。今日可念昔日情面，放我一条生路。”仁贵喝道：“呔！我把你们这六个狗头，若说昔日之情，恨不得就一戟刺你个前心穿后背。乃奉军师将令，让你多活几天，叫我前来生擒，活拿你父子监在天牢，等陛下班师，降旨发落。快快你们下马受缚，免得本帅动手。”张环悉知仁贵本事高强，决不是他对手，到不如受罪监牢，慢慢差人求救王叔，或者赦了，也未可知。便叫：“我儿，画虎不成反类其犬，既有将军在此，我们一同受罪天牢便了。”四子一婿，皆有此心，共皆下马。仁贵喝声张环手下将士，把他父子去了盔甲，上了刑具。那将士上前，把他父子去了盔甲，上了刑具。那边殷驸马也到了。大叫：“小将军，张环父子可曾拿下？”仁贵说：“已经拿下了，专等驸马爷前来，一同叫城。”殷成大悦。便纵到吊桥边，叫声：“殿下千岁，臣在此，快快开城。”李治在上面说道：“殷驸马，这员小英雄那里来的，可放得进城么？”驸马说：“殿下放心，这位英雄，就是应梦贤臣薛仁贵。在东辽保驾立功，扶唐好汉，奉军师密令，前来拿捉张环的。”李治听了，才得放心，降旨开了光大门。吊桥坠下，殷驸马押了张家父子，带了一万人马，进入城中。将人马扎定内教场，竟带张士贵来到午门。殿下李治同魏征先到金銮殿，身登龙位，仁贵上殿俯伏尘埃说：“殿下在上，小臣薛仁贵，愿殿下千岁、千千岁。”李治叫声：“薛王兄平身。孤父王全亏王兄保架，英雄无比，因此太太平平进东辽关寨，势如破竹，皆王兄之大功。未知父王龙驾，几时回朝，张环因何反到这地？”仁贵道：“殿下有所不知，待臣细细奏闻。小臣向被张士贵埋没前营，为火头军，把大小功劳，尽被何宗宪冒去。后来在海滩救驾，遇见朝廷，吊取张环对证。”如此这般，一直说到破摩天岭，后又受军师锦囊，得赛风驹，赶来拿捉他，救千岁龙驾。李治闻言大喜，说：“王兄如此骁勇，尽心报国，其功非小。张环有十恶不赦之罪，理当枭首级前来缴旨。”仁贵叫声：“殿下且慢，陛下龙驾现在东辽建都之地，太平无事。且将他父子拿在天牢。待小臣到东辽，逼番邦降表，如在反掌。不久就要班师，回朝之日，还要取他对证，然后按其军法，未为晚也。”殿下李治说：“既如此，降旨带去收监。”不表张士贵子婿六人下监。再讲殿下赐宴一席，仁贵饮过三杯，谢恩出朝。次日带了干粮，跨上赛风驹，离了长安，竟往登州，下海到东辽。我且慢讲。

如今先讲到东辽越虎城中，贞观天子这一日问军师道：“朕想薛仁贵与张环各去破关，有八十余天，为甚还不来缴旨？一定这两座关上强兵勇将众多，所以难破。”徐勣笑道：“这个自然。只在这两天内，就有一处缴旨了。”君臣正在言谈，外边军士报进来了：“启上万岁爷，城外来了八员将官，多

有坐骑，手内还有枪刀器械，口称与薛仁贵生死弟兄，要见万岁的。”朝廷听言，叫声：“徐先生，可放得进来，不妨事么？”茂功说：“陛下，不妨。这八人多有万夫不当之勇，利害异常。乃应梦臣的结义好友，东辽大小功劳，他们也有有一半在内的。陛下降旨宣他们上殿，就可加封八人爵禄了。”朝廷大喜，一道旨意降出。不多一回，八人下雕鞍，放了兵器，上银銮殿来。俯伏银阶，说：“万岁龙驾在上，小臣们姜兴本、姜兴霸、李庆先、李庆红、王新鹤、王新溪、薛贤徒、周青等，朝见我王。愿陛下万岁，万万岁。”那天子龙颜大悦：“卿等们平身。寡人也闻得八位爱卿有功于社稷，朕今加封为随驾总兵。”八人欢喜，谢了恩，参见了元帅，与众爵主见礼。一番兵丁伏于跨下，向在张环侧首，今立朝纲，自觉威风。外边军士又报进来了：“启上万岁爷，薛仁贵现在外边，要见万岁。”朝廷听言大喜，降旨快宣。军士往外宣，仁贵俯伏银阶说：“陛下龙驾在上，小臣薛仁贵，奉我王旨意，前去攻打白玉关，不上一二天，就取关头。速到中原，救了殿下千岁，才得今日到东辽来缴旨。”天子听言，心中不明，说：“小王兄，几时往中原，救那个殿下？你且细奏明白。”仁贵道：“陛下有所不知，张环父子领兵到摩天岭，无能可破，私开战船，反往中原，欲杀殿下，思想登基。臣受军师锦囊，叫我破了白玉关，得了东辽一骑赛风驹宝马，大海行走，犹如平地，星飞赶到中原，相同驸马殷千岁，追到大国长安，已经把他父子拿下天牢，等我王班师，然后按其国法。又晓夜兼行，复到东辽来，保万岁平定东辽。”朝廷说：“有这等事？小王兄真乃异人了。在东辽救了寡人，又在长安救了王儿，复又往东辽来救寡人。正所为百日两头双救驾，其功浩大！朕意欲加封，奈急切少有掌兵空职去补，如何是好？”尉迟恭上前启奏道：“陛下在上，臣年迈无能，不堪执掌兵权，愿把帅印托小将军掌管。”朝廷说：“若得尉迟王兄肯交帅印与小王兄，朕即加封为天下九省四郡都招讨平辽大元帅之职。”尉迟恭道：“某这颗帅印，秦府中所得，不知吃了多少亏，就是自己儿子也不放心付他执掌。今看小将军一则武艺精通，本事高强，二来一定前生有缘，我心情愿交付与你，安然在小将军标下听用。”仁贵推辞道：“这个不敢。老元帅乃开国功勋，到底掌兵权，道理明白，小臣不过一介寒儒，略知些韬略，自应在老元帅麾下执鞭垂镫，学些智谋，深感洪恩，怎执掌兵权起来？”天子道：“朕今为主，小王兄不必再奏。就此当殿披红，掌挂帅印。钦赐御酒三杯，就此谢恩。”仁贵不敢再逊，口称：“愿我王万爷、万万岁。”薛仁贵如今为了元帅，心中欢悦不过。有底下这些武职官，一个个上前参见一番。周青、李庆先、王心鹤八人，走将进来，叫声：“元帅哥哥，小将兄弟们参见。”仁贵道：“阿呀，兄弟们不消了。你们因何得知为兄在此，从那里寻来的？”众弟兄说：“哥哥，我们那日打猎回到藏军洞，不见了哥哥，害得我们满山寻遍，忽遇那婆子到来，说起哥哥保驾干功立业去了，那时兄弟们要见哥哥，相随婆子来的。”仁贵道：“嘎，原来如此，可笑张环父子，把我们埋没，冒夺功劳，不想原有出头日子，今张环父子性命尽不保了。”八人说：“便是。”说罢，众人原退两旁。如今有秦怀玉、罗通、程铁牛、尉迟宝林、宝庆，这一班小爵主，上来参见。仁贵叫：“当不起。”心下不安，连忙跪下说：“陛下在上，臣有言陈奏。”天子说：“王兄有何事奏闻？”仁贵道：“臣乃山西绛州一介贫民，蒙陛下龙宠，又承尉迟老千岁大恩，将帅印交与臣执掌，在尔虽是臣小，出兵号令最大。今尉迟老千岁也在麾下听用，臣那里当得起，意欲拜认老千岁为继父，未知陛下龙心如

何？”朝廷说：“小王兄既有此心，朕今作主，将你过继尉迟王兄。”敬德心中也觉欢喜，假意推辞说：“这个某家再当不起的。”仁贵道：“说那里后来。”就当殿了四拜，认为继父。尉迟恭从今待仁贵一条心的了，比自己亲生儿子还好得多。薛仁贵又与众爵主结拜为生死之交，朝廷准了奏，就在驾前，各府内公子爷们上前插血为盟。大家立了千金重誓，生同一处，死同一块，一十八人患难相扶到底。信盟已毕，朝廷赐宴，金銮殿上，大排筵席，款待这班小英雄。饮过数杯，把筵席扯开，仁贵讲究破东辽关寨用兵之法。甚般直讲到黄昏时候，元帅方才辞驾，回往帅府安歇。一宵晚话，不必细言。

一到了明日清晨，元帅进殿，朝过天子。军师茂功开言叫声：“薛元帅，你既掌兵权，东辽兵将未晓汝名，快提兵马，去破了摩天岭，前来缴旨。”仁贵应道：“是。”回营分付，把聚将鼓打动，传令五营四哨，偏正牙将。左右忙传令道：“呔！元帅爷有令，传五营四哨，偏正牙将，各要披挂整齐，结束停当，在教场伺候。”又要说元帅哨动三通聚将鼓，有爵主们，总兵官无不整束，尽皆披甲上营说：“元帅在上，未将们打拱。未知帅爷有何将令？”仁贵道：“诸位将军，兄弟们，本帅今日第一次得君王龙宠，叨蒙圣恩，加封平辽元帅，今又奉旨出兵，前去攻打摩天岭，奈摩天岭难破，为此本帅要往教场祭旗一番。烦诸位将军同往教场，乃本帅头阵掌兵，故而传汝等到教场助兴，祭旗一番。往摩天岭攻打，自有八员总兵在此，不劳诸位爵主将军去的。”众爵主齐回言道：“元帅说那里话来，今住摩天岭攻打，理应未将们随去，在标下听用。”元帅说：“这个不消。”众将出营，上坐骑，端了兵刃，后面元帅坐了赛龙驹，同到教军场。这一班偏正牙将、大小三军，尽行跪接。偷眼看仁贵好不威风。怎见得，但见他：

头戴白绫包巾金扎额，朝天二翅冲霞色。双龙蟠顶抓红球，额前留块无情铁。身穿一领银丝铠，精工造就柳银叶。上下肚带牢拴扣，一十八身轰轰烈。前后鸳鸯护心镜，亮照赛得星日月。内衬暗龙白蟒袍，千丝万缕蚕吐出。五色绣成龙与凤，沿边波浪人功织。背插四杆白绫旗，金龙四朵朱纓赤。右边悬下宝雕弓，弓弦逼满如秋月。左首插逢狼牙箭，凭他法宝能射脱。腰间挂根白虎鞭，常常渴饮生人血。坐下一骑赛风驹，一身毛片如白雪。这条画杆方天戟，保得江山永无失。后张白旗书大字，招讨元帅本姓薛。

这仁贵为了总兵大元帅，面上觉得威光，杀气腾腾，凭他强兵骁将，见了无不惊慌。这班人马中，向在张环手下的也尽多有在内，知道仁贵细底，向为火头军，与我们同行同坐，威气全元，今日他做了元帅：

何等风光满面生，腾腾杀气赛天神。

不知薛仁贵去打摩天岭，如何得胜，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卖弓箭仁贵巧计逞才能二周归唐

诗曰：

摩天高岭如何破，赖得英雄智略能。赚上番营夸逞技，周家兄弟有归心。

不表众三军暗相称赞，单说元帅祭旗已毕，众将拜过，奠酒三杯。元帅说：“诸位将军，请各自回营。本帅只带八员总兵，去破了摩天岭，回来相会罢。”众将道：“元帅兴兵出战，末将们理当同去听用。”元帅说：“不消，保驾要紧，城内乏人，请回罢。”众将道：“元帅既如说，末将们从命便了。”众爵主各自回营，我且慢表。

单讲薛仁贵传令，发炮起兵，点齐十万大队雄兵，八员总兵护住，出了三江越虎城，竟望摩天岭大路进发。一路上旗幡招转，号带飘摇，好不威风。在路耽搁二三天，这一日早到摩天岭，离山数箭，传令安营。炮响三声，齐齐扎下营盘。元帅带马到山脚下，望摩天岭一看，只见岭上半山中云雾迷迷，高不过的，路又壁栈，要破此山，原觉烦难。周青道：“元帅哥哥，看起这座摩天岭来，实难攻破。当初取这座天山，尚然费许多周折，今日此座山头，非一日之功可成，须要慢慢商量，智取此山的了。”仁贵说：“众位兄弟，我们且山脚下传令，三军们震声呐喊，发炮哨鼓，叫骂一回，或者有将下山，与他开兵交战一番如何？”周青道：“元帅又来了，前日天山下尚然叫骂不下，今摩天岭高有数倍，我们纵然叫破喉咙，他们也不知道的。”元帅道：“兄弟们，随我上山去，探他动静。看来此山知有几能多高。”周青说：“不好，有滚木打下来，大家活不成。”仁贵道：“依你们之言，摩天岭怎生能破？待本帅冲先领头，你们随后上来。倘有滚木，我叫一声，你们大家往山下跑就是了。”八员总兵不敢违逆，只得听了仁贵之言，各把丝缰扣紧，随了仁贵，往山路上去。一直到了半山，才见上面隐隐旗幡飘荡，兵丁虽然不见，却听得有人喊叫打滚木。唬得仁贵浑身冷汗，说：“阿呀，不好了，有滚木了！兄弟们快些下去。”那班总兵听说，打滚木下来，尽皆魂不在身，带转马头，往山下拼命的跑了。薛仁贵骑的是赛风驹宝马，走得快，不上几纵，先到山下，数根滚木来着总兵们马足上扫下来，却逃得七条性命。一个姜兴本，马迟得一步，可怜尽打为肉泥。美兴霸放声大哭，七员总兵尽皆下泪。仁贵说：“众位兄弟，事已如此，不必悲伤，且回营去，慢慢商议。”八人回往帅营，排酒设席，饮到午夜，各自回营。

过了一宵，明日营中商议，全无计较。看看日已沉西，忽然记起无字天书，凡有疑难事，可以拜告。今摩天岭难破，也算一件大事，不如今夜拜看天书，就能得破了。薛仁贵算计已定，到了黄昏，打发七员总兵先回营帐，他就把天书香案供奉，三添净水炉香，拜了二十四拜，取天书一看，上边显出二七一十四个字，乃九天玄女所赠。这两句：“卖弓可取摩天岭，反得擎天柱二根。”仁贵全然不解，暗想：这两句实难详解。“卖弓可取摩天岭”，或者要我到山顶上卖这张震天弓，行刺守山将士也未可知。后句“反得擎天柱二根”，怎样解说？且上山去卖弓，自有就验后文。其夜薛仁贵全不合眼，直思想到天明，有众兄弟进营来了。仁贵说道：“兄弟们，本帅昨夜拜见天书，上显出两句诗来，说‘卖弓可取摩天岭，反得擎天柱二根。’不知什么意思，本帅全然详解不出。”周青开言叫声：“元帅哥哥，此事分明玄女娘娘要你扮做卖弓人，混上山去。别寻机会，或者破了此 24 山，也未可知。”仁贵说：“本帅也是这等详解，宜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兄弟们，且在此

等候，待本帅扮作卖弓模样，混上山去看。”周青说：“哥哥须要小心。”仁贵说：“这个不妨。”

薛仁贵扮做差官一般，带了震天弓，好似张仙打弹模样，静悄悄出了营盘，往摩天岭后面转过去，思想要寻别条路上去。走了十有余里，才见一条山路，有数丈开阔，树木深茂，乃番将出入之处。上落所在，好走不过的。薛仁贵放着胆子，一步步走将上去。东也瞧，西也观，并没有人行。走到了半山，抬头望见旗幡飘荡，两边滚木成堆，寨口有把都儿行动。心中暗想：“我若正走上去，犹恐打下滚木，反为不美，我不如从半边森林中，掩将上去，使他们不见。”仁贵正在暗想，忽听见山下有车轮推响之声，响上山来。仁贵望下一看，只见有一个人头戴一顶烟毡帽，身穿一领补旧直身，面如纸灰相同，浓眉豹眼，招风大耳，腮边长长几根须髯，年纪约有四五十岁，推了一轮车子，望山上行来。仁贵暗想，必定是番将差下来的小卒，不知推的是货物呢，是财宝？不免躲过一边，看他作为。就往左边掩在一株大槐树背后，偷眼看他。那晓这人一步步推将上来，到得半山槐树边，薛仁贵往上一看，并没有人走动，飞身跳将出来，把推车的夹领毛一把拖倒在地，一脚踹在腰间，拔刀就要砍了。吓得这人魂不附体，叫声：“阿唷，将军阿，饶命！可怜小的是守本分经纪小民，营生度日，并不做违条犯法之事，为何将军要杀起我来？”仁贵说：“住了，你且不必慌张，我且问你，你那处人氏，姓甚名谁？既说经纪小民，谅不是番邦手下之卒，从何处来，车子内是什么东西，推上去与那个番将的，你且细细讲明，饶你回去。”那人道：“将军听禀，小人姓毛，别号子贞，只得老夫妻，并无男女，住在摩天岭西首下荒郊七里之遥，开弓箭店度日。不瞒将军说，小人做的弓箭有名的，此处一邦要算我顶好手段，因此山上有两位将军，名唤周文、周武，频频要我解四十张宝雕弓上去，奈因今年天邦人马来征剿，各关撩乱，多来定弓箭，忙得紧，没有空，所以直到今朝，解这四十张弓上去。”薛仁贵道：“你不要荒言，待我来看。”就把车子上油单扯开一看，果然多是弓。点一点，也不多，也不少，准准四十张。仁贵方才醒悟，天书上这一句：卖弓可取摩天岭，原来非为我卖这张震天弓，却应在他身上。就叫毛子贞：“你一人推上去，偶被小番们拦住，或者道你奸细，打下滚木来，如之奈何？”那人道：“这个年年解惯的，摩天岭上，时常游玩。乃小人出入之所，从幼上来，如今五十岁了。番兵番将无有不认得我，见了这一轮车子，就认得的，再不打滚木下来。若走到上边，小番还要接住替我推车，要好不过。就是二将周将军，待我如同故旧一般，那个敢拦阻我。”薛仁贵道：“好，你这人老实，我也实对你说个明白。你看我是谁？”那人说：“小人不认得将军。”仁贵道：“我乃大唐朝保驾征东统兵招讨大元帅薛仁贵，白袍小将就是本帅。”那人说：“阿呀！原来是天朝帅爷，小人该死，冒犯虎威，望帅爷饶命。”仁贵道：“你休得害怕，若要性命，快把山上诸事讲与本帅听。守将有几员，姓甚名谁？番兵有多少，可有勇可有谋？说得明白，放你一条生路。”说：“帅爷在上，待小的讲便了。”“快些讲来。”那人道：“帅爷，这里上去便有寨门，紧闭不通内的。里边有个大大的总衙门，守将周文、周武弟兄二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后半边是个山顶，走上去又有二十三里足路，最高不过的。上有五位大将，一个名唤呼那大王，左右有两员副将，一名雅里托金，一名雅里托银，也是同胞兄弟，骁勇异常。这两个还算不得狠，还有猩猩胆元帅，膀生

两翅，在空中飞动，一手用锤，一手用砧，好像雷公模样打人的。还有一个乃高建庄王女婿，驸马红幔幔，马上一口大刀，有神仙本事，力大无穷。小人句句真言，并不隐瞒，望帅爷放我上去。”仁贵一一记清在心，取出宝剑说：“天下重事，杀戒已开，何在你个把性命？”说罢，擦了一剑，砍作两段。上前把他衣帽剥下，将尸首撇在树林中，自把将巾除下，戴了烟毡帽；又把白綾跨马衣脱落，将旧青布直身穿好，把自己震天弓也放在车子内，推上山来。

有上面小番在寨门看见了说：“哥阿！那上来的好似毛子贞。”那一个说：“阿，兄弟。不差，是他。为什么这两天才解弓上来？”看看相近寨口下了，那人说：“兄弟，这毛子贞是乌黑脸有须的，他是白脸无须，不要是个奸细，我们打滚木下去。”仁贵听见打滚木，便慌张了，叫声：“上边的哥，我不是奸细，是解弓之人。”番军喝道：“呔！解弓乃有须老者，从来没有后生无须的。”仁贵说：“我是有须老者的儿子，我家父亲名唤毛子贞，皆因有病卧床，所以今年解得迟了。奈父病不肯好，故打发我来的，若哥们不信，看这轮车子，是认得出的，可像毛家之物？”小番一看道：“不差，是毛子贞的车子，快快进来。”那仁贵答应，走进寨门。小番接住车子说：“待我们去报，你在那里等一等。”仁贵道：“晓得。”小番往总衙府来，说：“启上二位将军，毛家解弓到了。”周文道：“毛子贞解弓来了么？为何今年来得迟，唤他进来。”小番道：“启将军，那解弓的不是毛子贞。”周文道：“不是他，是那一个？”小番禀道：“那毛子上是有病卧床，是他的儿子解来的。”周文说：“他在此解弓，走动也长久了，从不曾说起有儿女的，今日为甚有起儿子来？不要是奸细，与我盘问明白，说得对放他进来。”小番道：“我们多已盘问过了，说得对的，车子也认清毛子贞的。”周文道：“既如此，放他进来。”小番往外来道：“将军爷传你进去，须要小心。”仁贵道：“不妨事。”将身走到堂上，见了周文、周武，连忙跪下：“二位将军在上，小人毛二叩头。”周文道：“罢了，起来。你既奉父命前来解弓，可晓得我们有多少大将，叫什么名字，你讲得不差，放你好好回去，若有半句不对，看刀伺候。”两下一声答应，吓得仁贵魂魄飞散，便说：“家父对我说明，原恐盘问。小人一一记在心中，但这里将爷尊讳，小人怎敢直呼乱叫？”周文道：“不妨，恕你无罪讲来。”仁贵道：“此地乃二位将军守管，上边有五位将军为首，是呼那大王、雅里托金、雅里托银、元帅猩猩胆、驸马红幔幔，通是有手段利害的。兵马共有多少，小人一一记得明白。”周文道：“果然不差。你父亲有什么病，为甚今年解得迟？”仁贵道：“小人父亲犯了伤寒，卧床两月，并不肯好，况关关定下弓箭，请师十位，尚且做不及，忙得紧，所以今年解得迟了。”周文说：“你今年多少年纪了？”仁贵说：“小人二十岁了。”周文说：“你今年解多少弓来？”仁贵道：“车子中四十张在内。”周文说叫手下，外边把弓点清收藏了。小番应去了。一回前来禀道：“启上将军，车子中点弓，有四十一张。”周文、周武因问道：“你说四十张，如何多了一张出来？”仁贵心中一惊，当真我的这张震天宝弓也在里边，若说了四十一张，怎把宝弓撇在他手，如何是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原算能人，随机应变，说道：“二位将军在上，小人力气最大，学得一手弓箭，善开强弓箭，能百步穿杨，所以小人带来这张弓，也就在车

子中，原不在内的，望将军取来与小人。”周文、周武听见此言，心中欢喜。说：“果然你有这得本事，你自快去，拿你这张震天弓来与我看。”仁贵就往外走的，车子内取了震天弓进来，与周文、周武说道：“二位将军来，请开一开看，可重么？”周文立起身来接在手中，只开得一半，那能有力扯得足？说：“果然重，你且开与我看。”仁贵立起身，接过弓来，全不费力，连开三通，尽得扯足。喜得周文、周武把舌伸伸说：“好本事，我们为了摩天岭上骁将，也用不得这样重弓，你到有这样力气，必然箭法亦高。我且问你，那毛子贞向在此间走动的人，他从不曾说起有儿子，那晓你反有这个好本事，隐在家中，到不如在此间学学武艺罢。”仁贵说：“不瞒二位将军，但小人在家不喜习学弓箭手艺，曾好六韬三略，所以一向投师在外，操演武艺，十八般器械，虽不能精，也知一二。今承将军既然肯指点小人武艺，情愿在此执鞭垂镫，服侍将军。”周文、周武听他说武艺多知，尤其欢喜。说道：“我将军善用两口大砍刀，你既晓十八般器械，先把刀法耍与我们看看好不好？待我提调提调。”仁贵道：“既然如此，待毛二使起来。”就往架上拿了周文用的顶重大刀，说：“好轻家伙，只好摆威，上阵用不着的。”就在大堂上使将起来，神通本事显出，只见刀不见人，撒头不能近肌肤，乱箭难中肉皮身。好刀法，风声响动。周文见了，口多张开，说：“好好，兄弟，再不道毛子贞有这样一个儿子在家，可惜隐埋数年，才得今朝天赐循环，解弓到此，知道他本事高强。幸喜今日相逢，真算能人。我们刀法那里及得他来？”周武道：“便是这样刀法，世间少有的，我们要及他，万万不能。看他一刀也无破绽可以批点得的。”那仁贵使完，插好了刀说：“二位将军，请问方才小人刀法之中，可有破绽，出口不清，望将军指教。”周文、周武连声赞道：“好！果然刀法精通。我们到不如你，全无批点。有这样刀法，何不出仕皇家，杀退大唐人马，大大前程，稳稳到手。”仁贵假意道：“将军爷，休要谬赞。若说这样刀法道好，无眼睛的了。小人要二位将军教点，故而使刀，为甚么反讲你不如我，太谦起来。若说这样刀法，与大唐打仗，只好去衬刀头。”周文不觉惊骇，心下暗想：“他年纪虽轻，言语到大。”便说：“果然好，不是谬赞你，若讲这个刀法与唐将可以交战得了？”薛仁贵笑道：“二位将军这大刀，我毛二性不喜他，所以不用心去习练他的。我所最好用者是画杆方天戟，在常常使他，日日当心，时刻求教名师，这个还自觉道好些。”周文、周武道：“我们架上有顶重方天戟在那里，一发耍与我们瞧瞧。”那仁贵就在架上取了方天戟，当堂使起来。这事不必说起，日日用戟惯的，虽然轻重不等，但觉用惯器械，分外精通，好不过的了。周文道：“兄弟，你看这样戟法，那里还像毛子贞的儿子，分明是国家梁栋，英雄大将了。”周武说：“正是，哥哥，这怕我们两口刀赶上去，不是他的对手哩。”周文说：“兄弟，这个何消讲得，看起来到要留他在上，教点我们的了。”二人称赞不绝。仁贵使完戟法，跪下来说道：“二位将军，这戟法比刀法可好些么？”周文大喜说：“好得多。我看你本事高强，不如与你结拜生死之交，弟兄相称。一则讲究武艺，二来山下唐兵讨战甚急，帮助我们退了人马，待我陈奏一本，你就：

腰金衣紫为官职，荫子封妻作贵人。”

不知薛仁贵怎生攻破摩天岭，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猩猩胆飞砧伤唐将红幔幔中戟失摩天

诗曰：

天使山河归大唐，东洋番将枉猖狂。征东跨海薛仁贵，保驾功勋万古扬。

那周文、周武又说：“我们保奏你出仕皇家，为官作将，未知你意下如何？”仁贵听言，满心欢喜，正合我意。便说：“二位将军乃王家梁栋，小人乃一介细民，怎敢大胆与将军结拜起来？”周文、周武道：“你休要推辞过谦，这是我来仰攀你，况你本事高强，武艺精通，我弟兄素性最好的是英雄豪杰，韬略精熟，岂来嫌你经纪小民出身？快摆香案过来。”两旁小番摆上香案，仁贵说：“既如此，从命了。”三人就在大堂拜认弟兄，愿结同胞共母一般，生同一处，死同一埋。若然有欺兄灭弟，半路异心，天雷击打，万弩穿身。发了千斤重誓，如今弟兄称呼。分付摆宴。小番端正酒筵，三人坐下饮酒谈心。言讲兵书、阵法、弓马、开兵，头头有路，句句是真。喜得周文、周武拍掌大笑，说：“兄弟之能，愚兄们实不如你，喝一杯起来。如今讲究日子正长，我与你今夜里且吃个快活的。”仁贵大悦道：“不差，不差。”三人猜拳行令，吃得高兴，看看三更时候，仁贵有些醺醺大醉，周文、周武送他到西书房安歇去了。于今弟兄二人在灯下言谈仁贵之能，周武不信毛家之子，一定大唐奸细，故而有这本事。周文也有些将信将疑，其夜二人不睡，坐到鼓打四更。

又要讲到书房中薛仁贵吃醉了，一时醒来，昏昏沉沉，还只道是唐营中，口内发燥，枯竭起来，喊叫道：“那一个兄弟，取杯茶来与本帅吃。这一句叫响，不觉惊动周文、周武，亲听明白。周武便说：“哥哥，如何！既是毛家儿子，为何称起本帅来，难道他就是唐朝元帅？”周文方才醒悟道：“兄弟，一些不差。我看他戟法甚好，我闻说大唐穿白用戟小将利害，近来又闻掌了兵权，敕封天下都招讨平辽大元帅，名唤薛仁贵。想他一定就是，故此口称元帅。”周武说：“哥哥，如此我们先下手为强，快去斩了他，有何不可。”周文说：“兄弟差矣，不可。我们一家总兵职分，与元帅结为兄弟，也算难得的，立了千斤重誓，怕他不来认弟兄？况且我们又不是东辽外邦之人，也是祖贯中原，在山西大隋朝百姓，有些武艺，飘洋做客，流落东辽，狼主有屈我们在摩天岭为将。况发心已久，不愿在外邦出仕，情愿回到中原，在唐朝为民。奈无机会，难以脱身。今番邦社稷十去其九，难得大唐元帅在山，正合我意，不如与他商议，投顺唐朝，反了东辽，取了摩天岭。一来立了功劳，二来随驾回中原，怕少了一家总兵爵位，岂不两全其美。兄弟意下如何？”周武道：“哥哥言之有理，不免静悄悄进去，与他商议便了。”兄弟二人移了灯火，推进书房说道：“薛元帅，小将取茶来了。”仁贵在床中听见，坐起身一看，见了周文、周武，吓得魂飞魄散。暗想事露机关，我命该死了。心内着了忙，跳下床来，一口宝剑抽在手中，说：“二位哥哥，小弟毛二，好好睡在此，未知哥哥进来有何话讲？”周文、周武连忙跪下说：“元帅不必隐瞒，小将们尽知。帅爷不是毛家之子，乃大唐平辽元帅薛仁贵，欲取摩天岭，冒认上来的。”仁贵说道：“二位哥哥休要乱道，小弟实是毛家之子，蒙二位哥哥抬举，结为手足，岂是什么大唐元帅。”周文道：“我看你武艺精通，戟法甚好，方才又听得自称元帅，怎说不是起来？若元帅果是唐邦之将，我们弟兄二人也不是东辽出身，向在中原山西太原府百姓，后因飘洋为客，流落在此：狼主屈我们为总兵，镇守摩天岭的，心向中国已久，

奈无机会脱身。今元帅果然是唐朝之将，弟兄情愿投降唐邦，随在元帅标下听用，共取东辽地方，班师回家乡去，全了我二人心愿，望帅父说明。”仁贵听他有投降之意，料想瞒不过，只得开言叫声：“二位哥哥请起，本帅与你们今已结拜生死弟兄，患难相扶到底，并无异心。难得二位心愿投降唐朝，我也不得不讲明，本帅果是大唐朝薛仁贵，叨蒙圣恩，加封招讨大元帅，食君之禄，理当报君之恩，故而领兵十万，骁将千员，奉旨来取摩天岭。现今扎营在山下，不道此山高大，实难破取，故而本帅闲步散闷，偶遇毛子贞解弓上山，只得将计就计，冒名上山。谁道二位哥哥眼法甚高，识出其情，不如同反摩天岭，帮助本帅立功。到中原出仕，岂不显宗耀祖。”周文、周武道：“元帅肯收留，未将情愿在山接应。元帅快去，领人马杀上山来，共擒五将。略立头功，好在帐下听令。”说话之间，东方发白。仁贵道：“我下去领兵上山，倘小番不知，打下滚木来，如何抵挡。”周文说：“这滚木是小将叫他打，他们才敢打下山来，若不叫他打，他们就不敢打。元帅放心，正冲杀上来，决无大事。”薛仁贵满心欢喜，闲话到了天明，薛仁贵原扮做毛家之子，出了总府衙门，周文、周武送到后寨，竟下山去了，此言慢表。

单讲周总兵回衙，分付偏正牙将小番们等说：“东辽地方，十去其九，不久就要降顺大唐的了。方才下去这解弓之人，乃天邦招讨元帅薛仁贵冒名上来的，我总爷本事平常，唐将十分骁勇，谅不能保守此山，故今投顺大唐。与他商议，今日领兵杀上山来，我们接应，竟上山顶，保全汝等性命，你肯投唐，在中原做官出仕，不肯降顺，尽作刀头之鬼，未知众等心下如何？”那些偏正将官小番们等，见主子已经投顺，谁敢不遵！多有心投顺。大家结束起来，端正枪刀马匹，候大唐人马上山，共杀上山顶。周文、周武多打扮起来，头上大红飞翠扎巾，金扎额；二翅冲天阴阳带，左右双分。身穿大红绣蟒袍，外罩绦链赤铜甲，上马提刀，在总府衙门等候。

再讲薛仁贵下山，来到自己营中。周青与众兄弟接见，满心欢喜，说：“元帅哥哥回来了么？”仁贵道：“正是。”进入中营，周青问道：“事情怎么样了，可有机会？这两句天书，应得来么？”仁贵说：“众兄弟，玄女娘娘之言，不可不信，如今有了机会，你等快快端正，即速兴兵，杀下摩天岭，自有降将在上面救应。”周青道：“元帅，到底怎样，就应了天书上的两句话说。且讲与小将们得知，好放心杀上去。”仁贵就把顶冒毛子贞卖弓，混上后山，如此甚般，降顺了周文、周武弟兄，岂不是又得擎天柱二根。周青与众弟兄听见，心中不胜大喜。大家各自端正，通身结束，上马提兵。薛仁贵头顶将盔，身上贯甲，跨了赛风驹，端了画杆方天戟，领了十万雄兵，先上摩天岭，后面众兄弟排列队伍，随后上山。一到了寨口，有周文、周武接住道：“元帅，待末将二人诈败在你马前，跑上山峰。你带众将随后赶上山来，使他措手不及，就好成事了。”仁贵道：“不差，不差，二位兄长快走。”周文、周武带转丝缰，倒拖大砍刀，望山顶上乱跑。薛仁贵一条戟逼住，在后追上山峰。后面七员总兵，带领人马，震声呐喊，鼓哨如雷，炮声不绝，一齐拥上山去。

再讲周文、周武跑上山，相近寨口，呼声大叫：“我命休矣！要求救救，休待来追。”这番惊动上面小番们听见，望下一看，连忙报进银安殿去了。这座殿中有位呼哪大王，生来面青红点，眉若丹朱，凤眼分开，鼻如狮子，兜风大耳，腮下一派连鬓胡须，身長一丈，顶平额阔。两位副将生得来面容恶相，扫帚乌眉，高颧骨，古怪腮，铜铃圆眼，腮下一派短短烧红竹根胡，

身長多有九尺余外。驸马红幔幔，面如重枣，两道浓眉，一双圆眼，口似血盆，腮下无须，刚牙阔齿，长有一丈一尺，平顶阔额。其人力大无穷，本事高强。元帅猩猩胆生来面如雷公相似，四个獠牙抱出在外，膊生二翅，身長五尺，利害不过。这五人多在银安殿上讲兵法，一时说到大唐人马，势如破竹，大元帅屡次损兵折将，狼主银殿尚被唐王夺去，为今之计怎么样，呼哪大王说：“便是，今又闻唐朝穿白将掌了帅印，统兵来取摩天岭，不是笑他，若还要破此山，如非日落东山。千难万难，断断不能的了。”众人说：“这个何消说得，凭他起了妖兵神将，也是难破这里。”口还不曾闭，小番报进来了。报：“启上大王、驸马、元帅爷，不好了。”众人连忙问道：“为何大惊小怪起来，讲什么事？”小番道：“如此甚般，唐将带领人马，杀上山来。二位周总兵，杀得大败，被他追上山来了。”五人听见此言，定心一听，不好了。只闻得山下喊杀连天，鼓炮如雷，说：“为何不打滚木，快传令打滚木下去。”说道：“滚木打不得下去，二位周总兵也在半山中，恐伤了自家人马。”那番急得五将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披挂也来不及了，喝叫带马抬刀拿枪来。一位元帅猩猩胆连忙取了铜锤铁砧，飞在半空中去了。这里上马的上马，举刀的举刀，提枪的提枪，离了殿廷，来到山寨口。呼哪大王冲先，后面就是雅里托金、雅里托银，两条枪忙急，劈头撞着周文、周武假败上山来，说：“大唐将骁勇，须要小心，且让他上山斗战罢。”两人说了这一句，就溜在呼哪大王背后去了，到抵住雅里弟兄不许放他到寨口接应，不由分说，两口刀照住托银托金，乱斩乱剁，这二人不防备的说：“周总兵，怎么样敢是杀昏了。”连忙把枪招架，四人杀在一堆。后面驸马举起忽扇板门刀，一骑马冲上前来喝道：“周文、周武，你敢是反了，为什么把自家人马乱杀？”二人应道：“正是反了，我弟兄领唐兵来，生擒活拿你们。”驸马听言，心中大怒，说：“把你这好贼碎尸万段！狼主有何亏负于你，怎么一旦背主忘恩，暗保大唐，诱引人马杀上山来！”说罢，一马冲上前来，不战而自心虚。

单说呼哪大王见周文、周武反了身要取他性命，正欲回身，却被薛仁贵到寨口，说：“你往那里去，照戟罢。”插一戟，直望呼哪大王面门上刺将过去。他喊声：“不好！”把手中枪噶哪一架，这一个马多退后十数步，雕鞍上坐立不牢。仁贵又用力挑一戟进来，这位大王招架也来不及，贴身刺中咽喉，阴阳手一泛，把一位呼哪大王挑到山下去了，差不多跌得酱糟一般。又要说仁贵冲上一步，直撞着驸马红幔幔，喝声：“穿白将不要走，照刀罢。”量起手中板门刀，望仁贵顶梁上砍将下来。这薛仁贵说声：“来得好。”把手中方天戟望刀上噶哪一声响，架在旁首。两膀子振只一振，原来得利害，冲过去，圈得马转，薛仁贵手中方天戟紧一紧，喝声：“照锋戟罢。”插这一戟，直望驸马劈前心刺将过去。红幔幔说声：“来得好。”把刀噶哪一声响，梟在旁边，全然不放在心上。二人贴正，杀个平交。半空中元帅见驸马与仁贵杀个对手，不能取胜，飞下来助战了。周文晓得猩猩胆会飞，一头战，一头照顾上面，留心的看见飞到薛仁贵那边去，遂叫：“元帅！防备上面此人，要小心。”仁贵应道：“不妨。”左手就扯起白虎鞭，往上面架开，遂即要打，又飞开去了。又望周文、周武顶梁打下去。周氏弟兄躲过，又往薛仁贵这里飞来。他如今只好抵住红幔幔这口刀，那里还有空工夫去架上面，到弄得胆脱心虚。

又要讲这周青、王新鹤七人，领兵到得山上，把这些番邦人马围在居中

好杀。王新溪一条枪使动，杀往南山，李庆先一口刀舞起乱斩乱剁，竟望东首杀去。薛贤徒轮动射苗枪，催马杀往西山。姜兴霸在北营杀得番兵番将死者不计其数，哭声大震。周青两条铜好不利害，看见仁贵杀得气虚喘喘，连忙上前说：“元帅，我来助战了。”把马催到驸马马前，提起双铜就打。红幔幔好不了当，把手中刀急架忙还，一人战一个，红幔幔原不放在心上。仁贵说：“周兄弟，你与我照顾上面猩猩胆的砧锤，本帅就好取胜了。”周青答应，正仰面在此，专等猩猩胆飞来，提铜就打。如今这猩猩胆在上，见周青在那里招架，到不下来了。正往周文、周武那边去打浑了。周氏弟兄与托银、托金杀了四十余合，枪法越越高强，刀法渐渐松下来，战不过起来。那一首李庆红、王新鹤见周文、周武刀法渐渐乱了，本事欠能，带马上前，帮了周文，提刀就砍。托金、托银忙驾相还，四口大刀逼住两条枪，不管好歹，插插乱斩下去。这番将那里招架得及：“阿唷，不好，我死矣！”噶啷叮当，叮当噶啷，前遮后拦，左钩右掠，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又战了二十冲锋，番将汗流脊背，呼呼喘气，要败下来了。上面猩猩胆见托金、托银力怯，他就转身飞下来，正照李庆红顶梁上当这一锤砧。庆红说声：“不好。”要架也来不及了。打了一个大窟窿，脑浆冲出，坠骑身亡了。王新鹤见庆红打死，眼中落泪，只好留心在此招架上面猩猩胆。周文、周武两口刀，原不能取胜雅里弟兄，那一首仁贵、周青与红幔幔杀到一百回合，总难取胜。又闻猩猩胆伤了李庆红兄弟，心中苦之百倍，眼中流泪，手中戟法渐渐松下来。又听见满山火炮惊天，真正天昏地暗，刀斩斧劈，吓得神鬼皆惊，滚滚头颅衬马足，叠叠尸骸堆积糟，四面杀将拢来。番邦人马有时的逃了性命，没时的枪挑铜打而亡，差不多摩天岭上番兵死尽的了，有些投顺大唐，反杀自家人马。姜兴霸、李庆先、薛贤徒、王新溪举起刀提着枪，四人拥上来帮助仁贵，共杀驸马。把一个红幔幔围绕当中，枪望咽喉就刺，刀往顶梁就砍，戟望分心就挑。那驸马好不利害，这一把板门刀轮在手中，前遮后拦，左钩右掠，多已架在旁首。薛仁贵叫声：“众兄弟，你们小心，我去帮助周兄弟，挑了两员将，再来取这狗番儿性命。”仁贵把戟探下，往东首退去。停住了马，左手取弓，右手拿取一条穿云箭，搭在弓上，照定上面猩猩胆的咽喉嗖的射将上去。猩猩胆喊声：“不好。”把头一偏，左翅一遮，伤上膀子：“阿呀，是什么箭伤得本帅？凭你上好神箭，除了咽喉要道，余外箭头射不中的。今日反被大唐蛮子射伤我左膀，摩天岭上料不能成事，本帅去也。”带了这支穿云箭，望正西上拍翅就飞。此人少不得征西里边，还要出战。仁贵一见宝箭穿牢猩猩胆左膀，被他连箭带去，心内着忙，可惜一条神箭送掉了。遂催马上前。把戟一起，接战驸马。正是：

摩天岭上诸英士，一旦雄名丧海邦。

毕竟薛仁贵怎生取胜，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宝石基采金进贡扶余国借兵围城

诗曰：

苏文炼宝往山林，借取邻邦百万兵。复困番城惊帝主，咬金诱贼脱逃行。

薛仁贵叫：“众兄弟，去帮周文、周武，取了托金、托银性命，再来助我。”那薛贤徒、姜兴霸、王新溪探出兵刃，连忙答应道：“嘎！”便向前帮助周文、周武，围住雅里弟兄，刀斩斧劈，杀得他两条枪招架也来不及，雅里托银心中慌乱，那柄枪略松得一松，却被王新溪刺中咽喉，翻下马来，一命呜呼了。托金见同胞已死，泪如雨点交流，心中慌张，被周文用力一刀，砍将过去，托金口说：“嘎唷，不好！”闪躲也来不及，连肩带背，着了一刀，跌下马来，呜呼身亡。众人大悦，拥上来把附马围住，又杀了一回。薛仁贵手中戟逼住红慢慢，杀得他呼呼喘气，刀法混乱，招架也来不及。他望四下一看，并没有自家人马，四将尽皆惨死，多是大唐人马，心中慌张不过，却被仁贵一戟倒将进去，红慢慢喊声：“阿呀，我命休矣！”戟正刺中前心，穿了后背，阴阳手反往半边挑去了，自然死的。那些番兵尽行投降。薛仁贵分付山前山后，改换了大唐旗号。大家进往银安殿，查点粮草已毕，传令摆酒数桌，众将坐席饮宴。仁贵叫声：“二位将军，此座摩天岭乃二位之功，待本帅班师到越虎城，在驾前保举一本，自有封赠。”周文、周武道：“多谢元帅。”席上言谈，饮至半夜，各回帐房安歇一宵。到了明日清晨，元帅传令要回越虎城去，周文、周武上前道：“元帅且慢起程，此处殿后宝石基乌金子最多，请到后面去拣择几百万，装载车子，解去献与万岁，也晓得为臣事君之心。”仁贵道：“那里有这许多金子？”周文道：“元帅，你道天下间富贵人家的乌金子，是那里出的？多是我们这里带去，使在中原的。这乌金子乃东辽摩天岭上所出。”仁贵道：“有这等事？快到后面去。”众弟兄同往宝石基一看，只见满地通是乌金子，有上号、中号、下号三等乌金。仁贵传令：“众兄弟分头去拣选上等的，准备几十车，好奉献陛下，也算我们功劳。”数家总兵奉令，十分欢悦，各去用心寻拣上号乌金，各人腰中藏得够足。从此日日拣兑乌金，也非一日之功。

我且慢表仁贵兵马耽搁摩天岭，如今要讲到番邦元帅盖苏文。他复上朱皮山求木角大仙，又炼了九口柳叶飞刀，拜别师父下山，从扶余国经过，借取雄兵十万，猛将十员，来到贺鸾山，见狼主千岁。说起摩天岭已被大唐仁贵夺取，事在累卵。“幸元帅下山，将何计可退得天兵，复转关寨，孤之万幸。”盖苏文启奏道：“狼主龙心韬安，臣下朱皮山，半路上就闻报摩天岭已被大唐夺去，又闻薛仁贵同偏正将，多在山后宝石基兑择乌金子，还要耽搁两个多月，未必就班师下山。趁他不在越虎城内，因此臣就在扶余国借得雄兵十万，猛将十员，请狼主御驾亲行，带领大队，困绕越虎城，谅城中老小将官，也不能冲踹。臣就传令四门攻打，倘微幸破了城池，捉住唐王，就不怕仁贵恃强了。岂不关寨原归我主，中原亦归我主？中原天下一统而得！”高建庄王龙颜大悦，遂即降旨，拔寨起了大队儿郎，离却贺鸾山，早到越虎城。大元帅传令与我把门围困，按下营来。手下一声号令，发炮三声，分兵四面围困住了，齐齐屯下帐房，有十层营盘，扎得密不通风，蛇钻不透马蹄，鸦飞不过枪尖。按了四方五色旗号，排开八卦营盘，每一门二员猛将保守。

事在累卵——累卵即把蛋迭起来。迭起的蛋极易倒下打碎，比喻处境危险之极。

元帅同偏正将，保住御驾，困守东城。恐唐将杀出东关，往摩天岭讨救。所以绝住此门要道。今番二困越虎城，比前番不同，更觉利害，雄兵也广，猛将也强，坚坚固固，凭他通仙手段，也有些难退番兵。

不表城下围困之事，又要讲到城内。贞观天子在银安殿，与诸大臣闲谈仁贵本事高强，计取摩天岭，只怕即日就要回城了。正在此讲，忽听见城外三声大炮，朝廷只道仁贵回朝，喜之不胜。那一首军士飞报进殿来道：“启上万岁爷，不好了！番邦元帅带领雄兵数万，困住四门，营盘坚固，兵将甚多，请万岁定夺。”朝廷一听此报，吓得冷汗直淋，诸大臣目顿口呆。茂公启奏道：“既有番兵困绕四城，请陛下上城，窥探光景如何，再图良策。”朝廷道：“先生言之有理。”天子带了老将，各府公子，多上东城。望下一看，只见：

征云霭霭冲斗牛，杀气重重漫四门。风吹旗转分五彩，日映刀枪亮似银。鸾铃马上叮当响，兵卒营前番语清。东门青似三春树，西按旌旗白似银。南首兵丁如火焰，北边盔甲暗层层。中间戊己 黄金色，谁想今番又困城。

果然围得凶勇，如之奈何。急得老将搔头摸耳，小爵主吐舌摇头。天子皱眉道：“徐先生，你看番兵势头凶勇，怎生是好？薛元帅又不在，未知几时回城，倘一时失利，被他攻破城池，怎么办。”茂公道：“陛下龙心韬安。”遂传令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各带三千人马，保守四门，务要小心。城垛内多加强弓硬弩，灰瓶石子，日夜当心守城。若遇盖苏文讨战，不许开兵，他有飞刀利害，宁可挑出免战牌。若有番将四门攻打，只宜四城紧守，决无大事。不要造次，胡乱四面开兵，倘有一关失利，汝四人一齐斩首。四将得令，各带人马，分四门用心紧守。朝廷同老将、军师退回银銮殿，自然计议退兵。

我且分开城内之事，又要说到城外庄王御营盘。其夜，同元帅、军师摆酒畅饮，三更天各自回营。一宵过了，明日清晨，饱餐战饭已毕，大元帅全身披挂，带领偏正将，出营来到护城河边，一派绣绿蜈蚣幡，左右分开，盖元帅坐在混海驹上，摆个拖刀势，仰面呼声高叫：“呔！城上的，快报与那唐童知道，说前日曾在本帅马前苦苦哀求，追往东海，陷住沙泥，逼写血表，中原世界已入我手，可恨者穿白薛蛮子，把唐童救去，破人买卖；也是本帅自己不是，留得唐童首级，不早割取，为此心中时时懊悔。所以再上仙洞，炼就飞刀，借得雄兵猛将，今非昔比，眼下四门我兵甚多，谅薛仁贵在摩天岭上，决不能就回。唐童即日可擒，越虎城必定就破，汝等蝼蚁之命，也只在目前化为乌有。”底下厉声喝叫，忽惊动上面罗通，一闻此言，心中大怒，望下大喝道：“呔！我把你这狗番奴一枪刺死才好，怎么你自恃飞刀邪术，在城下大呼小叫，耀武扬威，满口夸言，我小爵主因奉军师将令，只要紧守，故不开兵，你今日且好好回营，少不得只在几日内，还你个片甲不留就是了。”苏文说：“我认得你是大唐罗蛮子之后，原有几分本事，只是太觉夸能，你还不知我四门兵马骁勇，谅汝城中老少之将，也不能守住越虎城，不如把唐童献出，归顺我邦，重重加封。如有片言不肯，本帅就要四门架起火炮攻打，管教你满城生灵，尽作为灰，那时悔却迟了。”罗通呼呼冷笑道：“青天白日，敢是做了春梦？在此说这些鬼话！凭你火炮、水炮打上城来，今日小爵

戊（wù 音勿）己——原为官名，西汉时有戊己校尉，在此指代兵了，戊，天干第五位；己，天干第六位。因戊、己的方位居中，故称。

主爷不与你斗战，把免战牌挑出去。”手下兵士一声答应：“嘎。”东门把免战牌高挑，四门上尽挂了免战牌。盖苏文一见，哈哈大笑回营，将言细说与狼主得知。庄王大悦，称元帅之雄威。其夜话文不表。

一到了次日，大元帅传下令来，四城门一共架起十二枚火炮，各带发五千雄兵，围绕护城河边，又架起连珠火炮，打得四处城楼摇动，震得天崩地裂。齐声喊杀，惊得荒山虎豹慌奔；锣鸣鼓响，半空中鸦鹊不飞。满城外杀气，冲得神仙鬼怪心惊。这番攻城不打紧，吓得那些城中百姓，男女老少，背妻扶老，抱子呼兄，寻爹觅子，哭声大震。街坊上纷纷大乱，众兵丁慌张不过。朝廷在殿，听得四处轰天大炮，觉得地上多是震动，浑身发战，心中慌乱，并无主意。又听得城中百姓哭声不绝，惊乱异常，连及众大臣心胆俱碎。茂公十分着急，忙叫：“陛下龙心韬安，番兵攻城，虽是利害，有四位爵主在城上用心抵挡，一日决不能破，料无大事，请陛下宽心，降旨差臣招安黎民要紧。况外面有兵，里边不宜慌乱，若是先使自兵喧嚷，这外将势广，城即就破矣。”朝廷听了军师之言，遂命尉迟恭、程咬金往四路招安百姓。亏他二人领旨前去各路招安，方使这些百姓哭声略略缓低了些。二人进殿复旨已毕，尉迟恭又上四门叫诸公子抵挡，令三千攒箭手，望番兵队内，嗖嗖的乱射下去；又把火炮、灰瓶、火箭打个不住，一直闹哄到黄昏时候，番兵才得退回营去，方使耳边清静。这一夜马不卸鞍，人不卸甲，只在保守四城。一到第二天，原架起火炮，四门攻打，城中每一门又加二千攒箭手抵挡，自此连攻三天，四位爵主食不甘，夜不寝，人劳马倦，越虎城危于累卵，即日可破。四位公子急得面容憔悴，又不敢亲去见君，各差人报知万岁，说番兵势大，攻城利害，若再不图良策而退，目前顷刻就有大祸。这番急得朝廷魂飞魄散，茂公奏道：“今夜且过，待臣明早图其计策。”朝廷许之。一到明日清晨，天子升殿，武将侍立两班，朝廷开言叫声：“先生，番兵连珠炮可怕，银銮殿尚且震动，想四处城楼独造空中，倘然震塌，城门着火，冲进城来，那时谁人御敌？可叹薛王兄破摩天岭已有五六天，这几日应该回来，不知何故耽搁住了。”茂公说：“陛下要退番兵，须当外合里应，内外夹攻，可退得来。”天子说：“薛王兄这标人马现在外边，若至城来，天缘凑合，两路夹攻了。如今不知他几时回城，事在危急之处，那里等得及？”茂公道：“依臣阴阳上算起来，薛元帅未必就来，应在此月外方回。”朝廷听言，面多忧色。说：“依先生之言，我等君臣活不成的了。”茂公道：“非也，陛下只消降旨，命一大臣踹出番营，往着摩天岭讨救，薛仁贵自然前来，共退番兵，有何难哉。”朝廷说：“先生又来了，城中数万人马，老少英雄尚不敢冲杀番兵，寡人殿前那一个有这本事独踹出营？”茂公道：“这个本事的人尽有，只恐他不肯去，若肯去，番兵包可退矣。”天子道：“先生，那一位王兄去得？”茂公笑道：“陛下龙心明白，讨救者，昔日扫北的功臣也。”天子心中醒悟，说：“程王兄，徐先生保你能冲喘番营，前去讨救，未知可肯与朕效力否？”程咬金听说，心中老大吃惊，连忙跪奏道：“陛下在上，老臣应当效力，舍死以报国恩。但臣年纪老迈，疾病满身，况到摩天岭，必从东门而出。盖苏文飞刀利害，臣若去，只恐有死无生，必为肉泥矣。”朝廷想想道：“先生，当真程王兄年纪老迈，怎生敌得过盖苏文，不如尉迟王兄去走一遭罢。他这一条枪，还可去得。”茂公道：“陛下动也动不得，臣算就阴阳，万岁洪福齐天，程家兄弟乃是一员助唐福将。盖苏文虽有飞刀邪术，只好伤害无福之人，有福的不能伤他，故此臣保程兄弟前去，万无一失，

大事可成。若说尉迟将军，他本事虽然比程兄弟高几分，怎能避得过番帅的飞刀之患，不但兵不能退，反损一员梁栋。程兄弟当年扫北里头，也保你讨救，公然无事，占取功劳。今日怎么反有许多推三阻四起来？”咬金道：“你这牛鼻子道人，前年扫北，番将祖车轮本事低些，用兵之法不精，营帐还扎得松泛，此乃一也；二则还亏谢映登兄弟救护出营，所以全了性命。如今我年纪增添，盖苏文好不利害，营盘又且坚固，更兼邪法伤人，我今就去，止不过死在番营，去尽其臣节，只恐误了国家大事，自然是你我之罪也。”茂公道：“你的说话作得证，为了一生，军事，我妙算无差，难道到将我说话算为乱道？你既有心保天子，我岂无心帮国家，诱你出去，送汝性命？此刻映登在番营内等了半日，又来渡你，所以我保你去讨救立功，岂来害你性命？你若执意不去，限迟日子，须臾打破城池，少不得多是个死。”咬金听见茂公说谢映登又在营中救渡，喜之不胜，忙问道：“二哥，果然谢映登又在营中等我？”茂公说：“当真，那一个哄你。”程咬金说：“既有谢兄弟在番营渡我，待臣情愿往摩天岭走遭。”朝廷说：“既是王兄愿去，寡人密旨一道。你带往摩天岭开读，讨了救兵，退得番邦人马，皆王兄之大功也。”程咬金领旨一道，就在殿上妆束起来，按按头上盔，紧紧攀胸甲，辞了天子，手端开山斧，出了午门，跨上铁脚枣骝驹，也不带一兵一卒，单人独骑，同徐茂公来到东城。咬金对茂公道：“二哥，我出了城，冲杀番营，营头不乱，你们把城门紧闭，吊桥高扯；若营头大乱，你们不可闭城，吊桥不可乱扯，放我逃进城来。”茂公说：“这不消兄弟分付，你只放胆前去，我自当心在此。”一面茂公竟上城头，一边放炮开门，吊桥坠落，咬金一马当先，冲出城来。过得吊桥，徐茂公一声分付，城门紧闭，吊桥扯起了。程咬金回头看见城门已闭，心中慌张叫声：“二哥，我怎样对你讲的。”茂公叫声：“程兄弟，你放大胆子，只顾冲营，自有仙人搭救，我这里东门更不开的，休想进城，快往摩天岭讨救罢，我自下城去了。”

不表徐茂公回转银銮殿之事，单讲程咬金坐在马上，怕进番营，只管探头探脑观看，却被营前番军瞧见，多架起弓矢喝道：“呔！城中来将，单人独骑，敢是要来送命么？看箭！”话未说完，就是嗖嗖的乱发狼牙弩箭。程咬金好不着忙，那番向前又怕，退后无门，心中一想，说：“也罢，千死万死，不过一死，尽其节以报国恩罢。”把手中斧子一举，二膝盖催动，大喝道：“营下的，休得放箭，我乃鲁国公程咬金，今日单人独马，来踹你营盘，快些开路，让路者生，挡路者死！”冒箭冲到营前，手起斧落，乱砍乱杀，有几个小番遭瘟，做了无头拆足之鬼，乖巧些逃往帅营去了。咬金冲进头营，砍倒帐房，欲踹第二座营盘，却听见左边一箭远的所在，起一声大炮，咬金在马上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却见一骑马跑来，中有一人，高挑双尾，青面獠牙，红须赤发，提板门样一口赤铜刀。咬金认得是盖苏文，顷刻浑身发抖，暗想：“我命休矣！”急转马头要走，也来不及了。正是：

一时遇了英雄将，意乱心慌难理论。

毕竟不知程咬金逃得出逃不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程咬金诱惑盖苏文摩天岭讨救薛仁贵

诗曰：

大唐福将鲁国公，满口花言逞英雄。哄脱番营去讨救，回朝应得赏奇功。

那盖苏文马快，纵到面前，好似天将模样，大叫犹如霹雳交加，喝道：“呔！老蛮子，你有多大神仙本事，敢独骑来踹本帅的营盘，思想往那里走？”这一声大喝，把个程咬金吓呆了，重复带转头，往番营内冲进去了。早有偏正将官，一拥上前，阻住咬金去路。后面盖苏文纵一步，马上叫声：“老匹夫，你休想活命了，吃本帅一刀。”量起赤铜刀，瞎掉的望程咬金顶梁上斩将下去。这咬金也来得作怪，呼地里把马一带转，口中只叫：“我命死矣！”把手中大斧，用尽周身之力，在这口刀上噶啾噶啾这一抬，把个程咬金险些跌下雕鞍，马多退后十数步，眼前火星直冒。盖苏文又要起刀来砍，程咬金把斧钩住说：“呔！盖元帅，休得莽撞，慢来慢来，我有话对你讲。”盖苏文把刀停住，说：“你既来冲营，有什么话对本帅讲？”程咬金善为捣鬼，在上欠身，打一拱道：“元帅，请住雷霆之怒，暂息虎狼之威，容孤细细告禀。”盖苏文见程知节如此谦逊，只得在马上亦对道：“老将军既有话讲，本帅洗耳恭听。说得盈耳贯耳，本帅是当送你回城，若有一句不得盈耳，休怪本帅持强。”咬金道：“这个自然。不瞒元帅说，孤乃唐天子驾前一员开国功臣，名唤程咬金。将军若说到当初少年时，我的本事颇颇有名，也曾干过多少无天大事！曾在中原隋天子，分他一半江山，霸住瓦岗城，杀死隋朝大将数十余员；更兼断王杠、劫龙袍、反山东，老杨林尚不敢除剿，乱隋朝的头儿就是我程老将军为始。你东辽难道不闻得我的大名么？”盖苏文哈哈大笑道：“我道你是那一个有名目的好本事，原来就是大唐朝的程老蛮子。本帅也闻说你是乱隋朝的头儿，你倚仗少年这些本事，单人独骑，来踹进营头，藐视本帅么？中原由你横行天下，这里就算你不着，今既冲我营盘，有本事早些放出来，不然本帅就要抓你驴头下来了。”咬金也就冷笑道：“盖元帅，孤家若是少年本事还在，那怕一个盖苏文，就是十个盖苏文，也不在我心上，何用善言见你？亏你为了东辽大将，将才也无一些，我邦若有心踹你营盘，比我很多老少英雄也尽有在城中，难道不会兴兵，四门冲杀的，单差我年迈老将，独一个来冲你帅营？你看前无开路一卒，后无跟从半人，须发苍白，年纪老迈，鞍鞞上坐立不牢，又且善言求见。盖元帅呵盖元帅，难道我程老将军是这般行径，可是来踹你营盘的么？”盖苏文道：“你既不来冲营，到此何干？”程咬金说：“孤奉陛下旨意，有一件紧急事情，要往黑风关去，奈因急促了些，不曾面见元帅，以借道路。今元帅既来究我，我剖心直言，以告明元帅，望元帅放我出营盘。”盖苏文暗想一回，呼呼冷笑道：“老蛮子，本帅心中也知道，那里是什么紧急事情，分明要往摩天岭讨救，勾引薛仁贵来退我兵马，你哄那一个？”咬金说：“是否你原算一个英雄，心中明白，却被你猜摸着了。我老将军实不瞒你所讲，我城中兵微将寡，今见元帅兵强马壮，枪刀锐利，攻城紧急，所以朝廷命孤往摩天岭讨救，情愿的抵死来营中走一遭，不道触怒元帅虎威，拦住去路。若肯开一线之恩，放我出营讨救，则孤深感帅爷厚恩矣。”盖苏文哈哈大笑道：“老蛮子，只怕你想念差了。这叫做放虎归山终有害，你既要讨救，把不能够截住你去路，岂

鞍鞞（qiáo，音乔）——即是马鞍。鞞，马鞍上拱的部分。

肯轻易放你？本帅若开恩与你去讨了救兵来，反手缚手，反害我命，此事皆孩童所干，非大将军所为也。老匹夫阿老匹夫，管叫你来时路，去就无门。本帅今日一刀劈子马下，也除了后患！”程咬金哈哈大笑道：“何如？我原说不出我之所料，盖苏文你纵有精通本事，非为大将，真乃废人也！”盖苏文听见此言，就问：“老蛮子，不出你口中所料什么事来？”咬金道：“你有所不知，孤在城中与军师斗口打手掌来的。”苏文道：“打什么手掌？”咬金道：“我那军师保我摩天岭讨救，万无一失。孤惧你本事高强，此行自知必死番营，所以不肯前来讨救，屡次驾前辞脱，谁道军师说盖苏文为了一国大元帅，通天本事，名扬流国山川七十二岛，豪杰气性，吃食吃硬，欺人欺强，只要几句善言求恳，他自有宽洪大量，放你出营的。孤家就对军师说，盖苏文枉为大将，在东辽决不比我朝中老将，多有仗义疏财大将军，气性柔弱暴强，素有忠义之心，以尽为人臣大节。他是个狼心狗肺奸滑刁人，虽为国家梁栋，到底倭君蛮将，怎晓人臣关节，只仗自己牛刀本事，妖术伤人，恃强吞弱，专欺善良，最惧高强。况薛仁贵骁勇，世上无双，盖苏文屡次败在他手，阵阵鞭伤，若闻薛仁贵三字，就把他魂魄提散，肯放松我出营，勾引仁贵来，自害自身？料想乘便先杀我程咬金，除了后患。今元帅果不肯放我，提刀要杀，果不出我口中所料。”那盖苏文听了此番言语，心中大怒，叫一声：“老匹夫，本帅为了国家大将，英雄性气，人巨大节，岂可不知？汝邦军师言语还可中听，本帅就放你去讨救来，退我兵也无翻悔。但你这老蛮子，口中不逊，骂着本帅，休想活命了。”咬金说：“我在城中就抵桩死的，我死你刀下，不过为国捐躯，但你为了国家良将，坏了一生英雄之名，却被各国元帅耻笑，多说你惧怕薛仁贵利害，故把一员年老将军杀死，何不措死了一个蝼蚁？有本事把薛仁贵首级割得下，才为东辽元帅也。”盖苏文却被咬金花言巧语，说得面上无光，厉声叫道：“罢了，罢了！我为一生大将，被你这老匹夫十分耻辱我无能，我就斩汝下马与蝼蚁无二。罢！众将闪开一条大路，让他去引了薛蛮子来，少不得一齐割他首级。”程咬金大喜说：“妙阿，才算你是个大将，我去了来，把头割与你。”营中让出大路，咬金催马就走，出了营盘，来至一箭之地，心中放落惊慌，回头一看，见盖苏文远远望我，就叫道：“你这青面鬼，不必看我，把头候长些，三日内就来取你首级。”说了这一句，把膝盖一催，往摩天岭大路上去了。我且按下不表。

单提盖苏文退进帅营，闷闷不乐，忙传军令传四门守将到帅营，有事相传。这一令传到四门，六员大将飞骑来至东城下马，进往帅营说：“元帅在上，传末将等有何军令？”苏文道：“诸位将军，你等今番各要用心保守，今早城中有一将冲出我营，讨救兵去了。这摩天岭一支人马，为首是招讨元帅薛仁贵，其人本事高强，十分利害，他麾下偏正将官一个个能征惯战，若唐兵一到，必有翻江倒海一场混战，汝等小心紧守，不可粗心轻敌，损兵失志。”六将齐声应道：“元帅将令，怎敢有违。末将等自当小心。”苏文道：“各守汛地要紧，请回罢。”六将辞了元帅出营，跨上雕鞍，分头各守城门去了。这数员将乃扶余国张大王驾下，殿前十虎大将军，力大无穷，骁勇不过。盖苏文故而借来守城。你道十位大将姓甚名谁：

飞虎大将军张格

玉虎大将军陈应龙

雄虎大将军鄂天定

威虎大将军石臣

烈虎大将军孙祐
螭虎大将军栾光祖
龙虎大将军俞绍先
越虎大将军梅文
勇虎大将军宁元
猛虎大将军蒯德英

前四员保盖苏文守东城，故不必叮嘱，后六员分守西、南、北三门，所以传谕。

我且休表番营整备之事，单言程咬金不上一天，到了摩天岭，竟大胆望上面走上来。但见寨门口旗幡飘带上书大唐二字，心中欢悦。又见许多小军保守，将近寨口，那些军士嚷道：“阿呀，不好了！有奸细上山了，快打滚木下去。”程咬金听见大喝道：“谁是奸细，我鲁国有旨意在身，快报元帅得知，叫他快来接旨。”军士们听见，魂不附体。一面到上面去报元帅，一边就开关放进程咬金，便说：“老千岁，帅爷屯兵在山峰上，随小的上去。”程咬金同了军士上山峰，只见薛仁贵冠带荣身，在殿背后闪出，曲躬接进。一座小小银殿，仁贵俯伏，程咬金开读圣旨道：“圣旨已到，跪听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东辽国番帅益苑文，统雄兵数十余万，战将数百余员，四门重重围困，营盘坚固，守将高强，飞刀妖术伤人；更遭连珠火炮，四城攻打，昼夜不宁，城楼击动，土震山摇。老少将无能冲杀，闭城紧守。奈番兵攻城紧急，使城中百姓慌乱，君臣朝暮不安致极。日不能食，夜不能寝，人不卸甲，马不离鞍，人劳马乏，越虎城危于累卵，即日可破，军民旦夕不保。故而朕今命着鲁国公程知节，杀出番营，前来讨救。小王兄可速急领兵，瑞退番营，以救寡人危难，功劳非小，就此钦哉！谢恩。”

“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请过圣旨，香案供奉。仁贵叫道：“老千岁，本帅见礼了。”咬金说：“不敢，元帅，孤也有一礼。”二人见礼已毕，坐下道：“本帅奉旨来取摩天岭，不上二月有余，那晓盖苏文又兴兵困住城池，四门攻打，朝廷受惊，不必言之。老千岁这两天在城中也觉辛苦了。”咬金说：“番兵火炮利害，攻城紧急，数日内原觉不安。前日闻元帅取了摩天岭，番兵还未困城，只道你不久就回城缴旨，那晓困住在城五六天，竟无信息。为此朝廷命我前来讨救，请问元帅在山上还有何事未了？所以耽搁住了。”仁贵道：“老千岁有所不知，本帅得了摩天岭，就想回城。奈殿后宝石基专生乌金子最广，所以我领众弟兄，日日在后面，拣择上好的充足十车，进献朝廷，故而耽搁住了。”咬金这人生性好色贪财，听见乌金甚广，不觉大喜，忙问：“元帅，如今宝石基在于何处？领我后边去看看。”仁贵起身，同了知节出殿，转到后山，到宝石基所在，见诸位总兵在那里忙忙碌碌的拾金子，他就欲心顿发，也去乱拾乱捡，往腰中乱藏，往怀内乱兜，现出旧时本相了。仁贵叫声：“老千岁，且慢拾金子。本帅有言告禀。”咬金道：“什么？说话请说便了。”仁贵道：“本帅欲兑完十车乌金，然后到城缴旨，谁想只选得六车，还有四车不曾装载，如今越虎城事在危急，救兵如救火，本帅就要连夜点将，兴兵速去，天明就要冲营的，望老千岁且守在此间，得空把上号乌金兑选，装满了四轮空车，凑成十车在山，待本帅退了番兵，奏知陛下，差将来取乌金，献上朝廷，这本帅感戴老千岁深恩矣。”程咬金道：“元帅说那里话来，臣之事君，人人如此，有什么感戴。”薛仁贵连忙传令殿中排宴，众人多往殿上坐席饮酒。咬金上坐，仁贵侧坐。酒饮至二更，安顿了程咬金，点一万人马，保守摩天岭前后寨门，余者多下岭去，

山脚下听调。料理灯球亮子，一起箴腊高烧，照耀如同白昼，偏正将装束停当，齐下摩天岭，在山脚下等候。大元帅全身披挂，来至山脚下，扎住帅营。仁贵升帐，就点：“周文、周武！”二将答应一声说：“元帅，有何将令？”元帅说：“你二人带正白旗人马二万，前往越虎城西门，离番营一箭之地，且扎营头，听东门放号炮，然后冲进营盘，遇将截住斗战，不得有违，去罢。”周文、周武一声：“得令！”接了令箭，带领白旗人马二万竟往西城前进。再讲薛仁贵又传将令，命姜兴霸、李庆先往南城冲杀，也听号炮，领兵踹营。“得令！”二人接了令箭，带正红旗兵马二万，离了帅营，往南城进兵。我且慢表。再讲仁贵又传王心鹤、王新溪，带领黑旗兵二万，往越虎城北门进扎，听号炮然后冲营。“得令！”二人接了令箭，出帅营带领黑旗兵二万，望北门前进。再讲薛仁贵点将，按了三处城门，如今传令拔寨起兵。三声炮响，无帅上马，前面周青、薛贤徒跨上雕鞍，各执兵刃，随了元帅，带领二万绣旗兵马，前后高张亮子，咬金送一里程途，方回摩天岭安顿不表。

单说大元帅人马，黑夜赶到三江越虎城了，元帅分付安营，埋锅造饭，三军饱餐已毕，扯起帐房，往东城而来。太阳东升，高有二丈，薛仁贵坐在马上，望番营前一看，但见一派绣绿旗幡飘荡，营前小番扣定弓箭，排开阵势，长枪手密层层布住。那番薛仁贵按按头上盔，紧紧攀胸甲，分付开炮。只听“哄咙括喇括喇”，这一声号炮不打紧，四门多知道了，也打点冲营不表。仁贵喝声：“兄弟们，随我来！大小三军冲营头哩。”把二膝一催，舞动一条方天戟，后面人马齐声呐喊，锣鸣鼓响，叫杀上来。仁贵在前领头，冒着乱箭，冲到营门首，挺戟乱刺，挑掉了几名小番，左右攒箭手长枪手，也闻白袍将利害，一见魂不在身，大家弃弓撇枪，各自要命，多逃散了。仁贵一马冲进番营，把座牛皮帐房挑倒，冲进第二座营头，有偏正牙将、平章胡腊，持斧端刀，挺枪执戟，拦上前来，围住仁贵，一场厮杀。但见明枪耀眼，劈斧无光，仁贵那里放在心上，手中戟好比蛟龙一般，护住马，遮住身，如执一条活龙在手，数般兵器，那里近得仁贵之身，却落得空被仁贵连捣三戟，挑翻了二员番将，纵出圈子，手起戟落，番将招架不定，损伤落马不计其数，有几员脱逃性命。薛仁贵踹到三座营盘，后面周青、薛贤徒量起兵刃，两旁各冲杀番营，乱伤番兵，死者甚多。二万多人马混杀。番营炮声不绝，喊杀连天。东门番营纷纷绕乱，苏文在御营听得外边喧闹，明知救兵到了，站起身来，叫四位将军：“外面唐兵已到，料想仁贵必冲此地营盘，快些上马，随本帅前去迎敌，须当小心。他标下之将，皆本事高强，不可失利与他。”四虎将答应：“不妨”。按下头盔，系紧攀胸甲，跨上雕鞍，各执器械，先出御营，奔杀过去了。盖苏文连忙提刀，抢出营去。这里高建庄王与军师雅里贞，也上坐骑，立在营前。八员随驾将军，保护两旁，张望元帅退唐兵。或有失利，就好逃命，所以也坐马在外。单言盖苏文五骑马，冲出营前，劈头就遇薛仁贵，便大叫一声：“薛蛮子，你太觉眼里无人，看得本帅平常了。你救护唐童，破人买卖，使本帅恨如切齿，今领兵困绕四门，又被你领兵前来，与你势不两立。”正是：

排成截海擒龙计，管取唐王入掌中。

毕竟不知薛仁贵如何杀退盖苏文，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薛招讨大破围城将盖苏文失计飞刀阵

诗曰：

枉去扶余借救兵，苏文难获大唐君。飞刀失去雄师丧，天意谁能谋得成。

“你领兵好好退转摩天岭，万事全休。如若执意要冲我营盘，放马过来，与你决一雌雄！管叫你带来蝼蚁片甲不留，自然反悔在后。”薛仁贵呼呼冷笑道：“我把你这番狗奴，本帅屡次把你这颗颅头寄在颈上，不思受恩报恩，献表归顺，反起祸端，兴兵侵犯城池，此一阵不挑你个前心透后背，也算不得本帅利害。照戟罢！”嗖的一戟，分心就刺。盖苏文赤铜刀赴面交还。二人战到十合，不分败胜。左右飞虎将军张格，玉虎将军陈应龙，二骑马冲将过来助战。苏文见有帮助，一发胆壮。那仁贵旁边，周青飞马上来相助，把双铜往二人兵器上一分，二将觉得脖子震动，明知仁贵标下将士十分利害，也不通名答话，截住了，斧刀并举，双战周青。周青好了当，使起铁铜，护身招架，三人大战，并无高下。右手赶上雄虎将军鄂天定，威虎将军石臣。鄂天定善使飞口青铜刀，石臣使两柄亮银锤，多有万夫不当之勇，来助盖苏文。只见仁贵旁边，又冲出薛贤徒，挺枪迎住。三将战在一旁，没有输赢。二位元帅战到四十个冲锋，杀个平交。苏文手下偏正将甚多，喝声快上来，就有二十余员番将，把个薛仁贵围在核心，刀斩斧劈，铜打枪挑，仁贵虽然利害，却也寡不敌众，少了接战将官，也有些难胜番兵。

我且按下东城交战之事，另言南门姜兴霸、李庆先，听得东城起了号炮，连忙分付扯起营盘，也放一声号炮，带二万人马，冲杀番营。庆先舞动大砍刀，冲到番营前，乱斩乱斫，杀了几名小番，踹进营盘，砍倒帐房，姜兴霸手中枪胜比较龙相似，杀进营盘，手起枪落，小番逃散不计其数。冲到第二座营盘中，忽听一声炮起，杀出两员将官，大叫道：“唐将有多大本事，敢冲我南营汛地，前来送死么！”二人抬头一看，但见这两员番将，怎生打扮：

头上边多是大红飞翠包巾，金扎额二翅冲天，阴阳带打结飘左右。面如重枣，两道青眉，一双豹眼，狮子大鼻，口似血盆，海下一派连鬓长须。身穿一领猩猩血染大红蟒服，外罩一件龙鳞砌就红铜铠。左悬弓，右插箭，脚蹬一双翘脑虎尖靴，瑞定踏凳，手端一条紫金枪，坐下胭脂马，直奔过来了。

李庆先喝道：“番将少催坐骑，俺将军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快留下名来。”番将说：“蛮子听者，我乃大元帅盖摩下，加为烈虎大将军、姓孙名祐。”又一个说：“我乃螭虎大将军栾光祖便是。不必多言，放马过来。”孙祐晃动紫金枪，望庆先劈面门刺将进去，李庆先把大砍刀噶啷一声，杳在旁首。薛贤徒挺枪上前，那一首栾光祖持生铜棍，坐下昏红马，纵一步上前，迎住贤徒，枪棍并举，二人大战番将，不分胜败。

我且按下南门交战之事，单表西城周文、周武，听南城发了号炮，也起炮一声，带领二万人马，冲杀进营。里面炮响一声，冲出两员将官，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见那：

头戴的多是亮银盔，身穿的尽是柳叶银条甲，内衬白绫二龙献爪蟒。左边悬下宝雕弓，右边插着狼牙箭，手端浑铁鞭两条，坐银鬃马。面如银盆，两道长眉，一双秀眼，兜风大耳，海下长须，飞身上前来。

周文喝道：“来将留名，敢来送死么。”番将喝道：“呔！蛮子听者，我乃大元帅标下龙虎大将军俞绍先。”周文道：“我也认得，你是张仲坚驾下大将，有本事，放马过来，看将军一刀！”把大砍刀直取番将，绍先舞起

双鞭，敌住周文，来往交锋，各献手段。又要讲到周武冲进番营，手起刀落，把那些番邦人马杀散奔跑，劈头来了一员番将，便问道：“来的番将，快留名字，好枭你首级。”那员番将大喝道：“呔！蛮子听者，我乃越虎将军梅文便是。奉元帅将令，来拿你反贼，明正其罪，不要走，照打罢！”把坐下雪花驹催一步上，举起两根金钉狼牙棒，望周武顶上就打。周武手中刀急架忙迎，相斗一处。马分上下战住。

西城输赢未定，又要讲北门王新鹤、王新溪，闻号炮一响，带二万人马，两条枪直杀进番营，挑倒帐房，番兵四路奔走，见两员番将直冲过来，你道他怎生打扮，但只见他：

头上多戴开口锁铁獠盔，面如锅底一般，高颧骨，古怪腮，兜风耳，狮子鼻，豹眼浓眉，连鬓胡须，身穿一领锁子乌油甲，内衬皂罗袍，左右挂弓插箭，手端一口开山大斧，催开坐下乌鬃马，赶上前来。

大叫：“唐将有多大本事，敢冲踹我这里营盘！”王新鹤喝道：“来将慢催坐骑，我枪上从不挑无名之辈，快留姓名来。”番将道：“蛮子，你要问我之名么，洗耳恭听：我乃大元帅盖麾下，加为勇虎大将军，姓宁名元。”“我乃猛虎将军蒯德英便是，快放马过来！”把坐下黑毫驹一纵，手中大砍刀一举，直望王新鹤劈面斩来。新鹤把枪架住在一边，马打冲锋过去，英雄闪背回来。王新鹤提起枪直刺面门，蒯德英大刀护身架住，两人战斗在营，全无高下。王新溪纵马摇枪来战，那边宁元使动斧子迎住。新鹤尽力厮杀，一来一往，四手相争，雌雄难定。

不表东南西北四门混战，喊杀连天，番兵四散奔逃。又要讲到城上，四门公子看见城下番营内乱哄哄鼓炮不绝，声声大振，明晓元帅救兵已到，多下城来，到银銮殿奏其缘故。天子龙心大悦，众将放下惊慌。茂功当殿传令：“汝等快上结束，整備马匹，带齐队伍，好出城救应，两路夹攻，使番兵片甲不留。”众爵主齐声得令，各各回营，忙忙结束，整備马匹，端好兵刃，传齐大队人马，在教场中等候。众公子上银銮殿，听军师调点。当下茂功先点罗通、秦怀玉：“你二将领本部人马一万，开东城冲杀，接应元帅，共擒盖苏文。”罗通、怀玉一声：“得令！”出银銮殿上马，至教场领兵一万，往东门进发不表。茂功又点尉迟宝林、程铁牛：“你二人带兵一万，往南门冲营，须要小心。”二将口称：“不妨！”就奉令出殿，跨上雕鞍，前往教场，领本部人马一万，往南城前进。再表茂功又点尉迟宝庆、段林：“你二人带兵一万，往西门冲营，不得有违。”二将答应，上马端兵，领人马往西城进发不表。再讲茂功又点尉迟恭：“你可独带兵马五千，开兵接应北门。”敬德一声接应，上马挺枪，领兵五千望北城而来。放炮一声，城门大开，吊桥放平，一马当先，冲到番营前，手起一枪，把番兵尽行杀散。尉迟恭一条枪踹进二座营盘，五千兵混杀开去，番兵势孤，不来对敌，弃营逃走。敬德催马，无人拦阻，直进营头，见王新鹤弟兄大战番将二员，有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恼了尉迟恭，把乌雅马纵一步上，喝声：“去罢！”手起一枪，把个蒯德英挑在他方去了。宁元看唐将多了，心内着忙，斧子一松，却被王新鹤一枪刺中咽喉，坠骑身亡。三人大踹番营，喊杀连天。番兵逃亡不计其数。北门已退，营盘多倒。又要讲西门开处，挂下吊桥，冲出一标人马，踹踏营来。尉迟宝庆、段林各执一条枪，杀散小番，冲进营盘，只见周氏弟兄大战二将，数十合不定输赢。宝庆把枪一挺，拣个落空所在，插一声响，挑将进去，把个俞绍先穿透后背，死于非命。梅文见伤了一将，叫声：“阿呀，不

好！”却被周武就拦腰一刀，砍为两段，结束了性命。两条枪在左乱伤性命，两口刀在右乱砍小卒，尸骸堆积，倒幡旗衬满地，塌皮帐践踏如泥，西城又得破了。

单表尉迟宝林、程铁牛带兵冲出南门，杀进番营，见李庆先、姜兴霸与番将战有三十冲锋，未分胜败。恼了程铁牛，纵马上前，手起开山斧，把栾光祖连头劈到屁股下，战马皆伤，身遭惨死。孙祐心中又苦又慌，被庆先一刀将头砍落尘埃，一命归天去了。这番乱杀番兵，大踹辽营，番人料想不能成事，多抛盔卸甲，弃鼓丢锣，四散逃命。三门帐房，踹为平地。骸骨头颅，堆拦马足。血水成河，到处涌流，尸身马踹，踏为泥酱，四下里哭声大震，多归一条总路，逃奔东行。唐朝人马鸣锣擂鼓，紧紧追杀。

又要讲到罗通、秦怀玉，领人马到东门，发炮一声，开城堕桥，卷杀番营，两条枪胜比蛟龙一般，番兵不敢拦阻，让唐将直踏进营。抬头看见盖苏文同偏正将，围住了薛仁贵厮杀，番兵喝采。明知元帅不能取胜，正欲要接应，但见左右两旁，杀声大震，战鼓不绝。罗通一马冲到，左边见二员番将，战住周青，足有数十回合，番将渐渐刚强，恼了罗通，一马冲到，手中攢竹梅花枪，嗖的一枪刺将进去，把个陈应龙挑下马来，一命休矣。张格见了，魂不在身，手脚一乱，周青量起铁铜，照头一下，可怜一员猛将，脑浆并裂，死于非命。右首怀玉见番人双战薛贤徒，不问根由，纵马上前，把提炉枪一紧，到将过去，石臣架在一边，怀玉手快，左手把枪捺住，右手提起金装神铜，喝声：“去罢！”当夹背上一下，石巨大叫一声：“我命休矣！”翻鞍坠马，鲜血直喷。复一枪刺死在地，马踏为泥。鄂天定见了，心中惨伤，兵器略松，贤徒紧一枪，挑中咽喉，阴阳手一反，扑通响跌在苏文圈子内。吓得偏将心慌意乱，却被怀玉、罗通上前，不是枪挑，就是铜打，可怜二十余员将官，遭其一劫，逃不多几名，死者尽为灰泥。竟把盖苏文围住居中，杀得他马仰人翻，呼呼喘气。一口刀在着手中，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兵过去。被五位大将逼住，自思难胜，若不用法，必遭唐将所伤。苏文计定，把刚牙一挫，赤铜刀往周青短铜上一按，周青马退后一步，闪得一闪，却被苏文混海驹一催，纵出圈子，远了数步，把刀放下，念动真言，一手掐诀，揭开背上葫芦盖，一道青光，飞出一口三寸柳叶刀，直望唐将顶上落下来。罗通、周青等一见，心内惊慌，望后边乱退。仁贵纵上前来，放下戟，左手取震天弓，右手拿穿云箭，搭住弦上，望青光内一箭射去，一道金光冲散青光，空中一响，飞刀化为灰尘。把手一招，箭复飞回手中。恼了盖苏文，连起八口飞刀，阵阵青光散处，仁贵也便一把拿了神箭四条，望上一齐撩去，万道金光一冲，括喇括喇一声响，八口飞刀尽化灰尘，影迹无踪，青光并无一线，把手一招，收回穿云箭，藏好震天弓，执戟在手，四将才得放心，一齐赶上。盖苏文见飞刀已破，料想不能成事，大叫：“薛蛮子，你屡屡破我仙法，今番势不两立，与你赌个雌雄。”纵马摇刀，直杀过来。仁贵舞戟战住，四位爵主围上前来，使枪的分心就刺，用戟的劈面乱挑，混铁铜打头击顶，大砍刀砍项劈颈。杀得盖苏文遍身冷汗，眼珠泛出，青脸上重重杀气，刀法渐渐慌乱，怎抵挡得住五般兵器。却被仁贵一条戟逼住，照面门、两肋、胸膛、咽喉要道，分心就刺。苏文手中刀只顾招架方天戟，不防罗通一枪劈面门挑将进来，苏文把头一偏，耳根上着了伤，鲜血直淋，疼痛难熬，心内着忙。周青一铜打来，闪躲不及，肩膀上着了一下。那番慌张，用尽周身气力，望贤徒顶梁上劈将下来。薛贤徒措手不及，肩上被刀尖略着一着，负了痛往半

边一闪，盖苏文跳出圈子，拖了赤铜刀，把混海驹一催，分开四蹄，飞跑去了。后面仁贵串动方天戟，在前引路，后面四骑马仗兵器，追杀番兵。高建庄王同雅里贞拍马就走。众番兵一见元帅大败奔走，多弃营撤帐，四下逃亡。唐朝人马拢齐，几处番兵各归总路，望东大败。天朝兵将，渐渐势广，卷杀上前，这一阵可怜番兵：

遭刀的连肩卸背，着枪的血染征衣。鞍鞞上之人战马拖缰，不管营前营后；草地上尸骸断筋折骨，怎分南北东西。人头骨碌碌乱滚，好似西瓜；胸膛的血淋漓，五脏肝花。恨自己不长腾空翅，怨爹娘少生两双脚。高岗尸叠上，底中血水昂昂。来马连鞍死，儿郎带甲亡。

追到十有余里之外，杀得番邦：

番将番兵高喊喧，番君番帅苦黄连。南蛮真利害，咱们真不济。丢去幡旗鼓，撒去打腊酥。貂裘乱零落，黄毛撒面飞。刀砍古怪脸，枪刺不平眉。标伤兜风耳，箭穿鹰嘴鼻。一阵成功了，片甲不能回。人亡马死乱如麻，败走胡儿归东地。从今不敢犯中华。

这一场追杀又有十多里，番兵渐渐凋零，唐兵越加骁勇，杀得来枪刀耀眼，但只见：

日月无光，马卷沙尘，认不清东西南北。连珠炮发，只落得惊天动地；喊杀齐声，急得那鬼怪魂飞。四下里多扯起大唐旗号，内分五色，轰轰烈烈，号带飘持。何曾见海国虬幅彩色鲜，闹纷纷乱抛撒路摇。唐家将听擂鼓，诸军喝采，领队带伍，持刀斧，仗锤铜，齐心杀上；番国兵闻锣声，众将心慌，分队散伍，拖枪棍，弃戟鞭，各自奔逃。天朝将声声喊杀，催战马犹如猛虎离山勇；番邦贼哀哀哭泣，两条腿徒然丧失望家园。刀斩的全尸堆积，马蹶的顿作泥糟。削天灵脑浆并裂，断手足打滚油熬；开膛的心肝零落，伤咽喉惨死无劳。人人血如何似水，人马头满地成沟。闷自己不生二翅，恨双亲不长脚跑。抛鸣鼓四散逃走，弃盔甲再不投朝；逢父子一路悲切，遇弟兄气得嗷号。半死的不计其数，带伤的负痛飞逃。这番屠杀唐兵勇，可笑苏文把祸招。数万生灵送空命，如今怎敢犯天朝。

这一追杀有三十里之遥，尸骸堆横如山。大元帅薛仁贵传令鸣金收兵，不必追了。当下众三军一闻锣声，大队人马，各带转丝缰，众将领回城去。我且慢表。

单讲那番邦人马，见唐军已退，方才住马。苏文传令扎住营头，高建庄王吓得魂飞魄散，在御营昏迷不醒。盖元帅分付把聚将鼓哨动，有几名损将投到，点一点，看雄兵损折六万余千，偏正将士，共伤八十七员。就进御营，奏说损兵折将之事。庄王大叹道：“元帅，欲擒唐将，反使损折兵将，这场大败非同小可，也算天绝我东辽，孤之命也。”苏文道：“狼主韬安，臣此番：

管叫大仙仗仙法，减去唐王君与卿。”

毕竟盖苏文怎生求救大仙，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扶余国二次借兵朱皮仙播弄神通

诗曰：

苏文几次上仙山，再炼飞刀又设坛。怎奈唐王洪福大，机谋枉用也徒然。

庄王道：“你有何法破他？”盖苏文道：“大唐将士虽多，臣皆不惧怕，但所惧大唐者，薛蛮子利害非常。臣如今再上仙山，请我师父前来，擒了薛仁贵，那怕大唐将士利害，城即可破矣。”庄王大喜，说：“事不宜迟，快些前去。”盖苏文辞驾出营，上雕鞍，独往仙山，我且慢表。

单讲唐朝人马，退进城中，四门紧闭，把三军屯扎内教场，点清队伍，损伤二万余，偏将共折四十五员。遂同众爵主、总兵们等，上银銮殿俯伏尘埃，奏说退番兵大踹营头之事。朝廷大喜，说：“皆王兄们之大功劳，赐卿等各回营卸甲，冠带上朝。”众将口称领旨，回营换其朝服，重上银銮殿。朝廷不见了程咬金，心内一惊，忙问：“薛王兄，可是程王兄到摩天岭讨救，兴兵来的呢？还是薛王兄已班师回城，退杀番兵的？”仁贵说：“陛下，若非程老千岁到来，臣焉能得知？还要耽搁在摩天岭。”朝廷说：“既如此，为什么程王兄不见到来？”仁贵就把兑选乌金，看守摩天岭此事，细细奏明。唐王大喜，降旨一道，命尉迟王兄往摩天岭解乌金来缴旨。敬德口称：“领旨。”上马提枪，带领家将八员，出了东城，望摩天岭去了。一到次日清晨，尉迟恭、程咬金同解十车金子，到殿缴旨。天子降旨，把乌金入库，又命光禄寺，银銮殿上大排筵宴，赐王兄、御弟、众卿们饮安乐逍遥酒贺功。诸将饮至日落西山，众大臣谢酒毕，扯开筵席，黄昏议论平复东辽之事。仁贵满口应承，说：“陛下，此一番若遇番兵交战，必然一阵成功，使他心情愿服归降。”朝廷大悦，叫声：“薛王兄，你的英雄世上无双，但寡人受盖苏文屡次削辱，恨如切齿，若得王兄割他头颅，献于寡人，以雪深恨，功非小矣。”仁贵奏道：“若讲别将，臣不敢领旨，若说盖苏文，这有何难？取他首级如在反掌。包取他头颅，以泄陛下仇恨便了。”天子说：“前仇得泄，皆赖王兄之为。”君臣讲到三更时候，方各回营安歇，一宵安睡。到明日，薛仁贵升帐，调拨副将四员，带兵五千，看守摩天岭山寨已毕，逍遥无事，安享在城，半月有余。

单讲番邦盖元帅三上仙山，请了木角大仙，又往扶余国借兵二十万，有国主张大王，叫声：“盖元帅，那大唐朝薛仁贵，有多大本事，你屡屡损兵折将，把孤一国雄兵，尽皆调空。今日大仙亲自下山，扶助东辽杜稷，谅仁贵必擒。待孤亲领精壮人马，同元帅前去，杀退唐兵。”苏文道：“若得如此，只我邦该复兴矣。”这番张仲坚点起雄兵，三声炮发，一路上旗幡招转，号带飘摇。到了东辽国，相近御营，高建庄王早以闻报，远远相迎。道：“孤家狭守敝地，并无匡扶邻国之心，敢劳王兄御驾，亲临敝邑，赴我邦难。挽救之恩，使孤心不安，何以报此大德。”张仲坚连忙下马，挽定庄王之手，笑曰：“王兄是首国之君，孤虽有小小敝地，犹是股肱之臣，今天邦有兵侵犯，孤理当左右待劳，未见一线之功，何德之有。”二人谈笑，进御营施礼，分宾坐定。当驾官献茶毕，庄王道：“王兄，大唐薛仁贵骁勇，我邦元帅盖王兄大队雄兵损折，实为惶恐之至。”仲坚答道：“王兄，胜败乃兵家常事，

股肱（g ng，音弓）之臣——肱，胳膊上从肩到肘的部分，也泛指胳膊。股肱之臣是比喻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臣子。

打仗交锋，自然有损兵折将之功。盖元帅虽不能取胜，也未必常败；薛仁贵屡屡称威，也未必连胜。今王兄洪福，现有仙人下山，扶助社稷，薛蛮子即日可擒，王兄所失关寨，自然原端复转，有甚烦难。”说话之间，元帅同木角大仙进入御营，说：“狼主千岁在上，贫道稽首了。”庄王一见，心中欢悦：“大仙平身！孤家苦守越虎城，小小敝邑，谁道天朝起大队人马前来征剿，边关人马十去其九，事在危急，幸得大仙亲自下山救护，孤家深感厚恩不尽。”木角大仙开言道：“贫道已入仙界，不入红尘，奈我徒弟二次上山，炼就飞刀，尺被薛仁贵破掉，未知他什么弓箭射落飞刀，因此见进，愤愤不平。今又算狼主天下旺气未绝，仁贵只命该如此，所以贫道动了杀戒，下入红尘，伤了薛蛮子，大事定矣。”庄王大喜，御营设宴款待大仙。

次日清晨，元帅进营问：“大仙，今日兴兵前去，还是困城，还是怎样？”大仙道：“此去不用困城，竟与他交战。贫道只擒了薛仁贵，回山去也。”那番元帅点起大队，同了师父，竟望越虎。不及半天，早到东门下，离城数里，远扎下营头。日已过午，不及开兵，当夜在营备酒待师。席上言谈，饮到半酣，方回营安歇。次日清晨，摆队伍出营。大仙上马端剑，后随二十名钩镰枪，一派绣绿旗幡，一字排开，飘飘荡荡，攒箭手射住阵脚，鼓哨如雷。盖苏文坐马端兵，在营掠阵。木角大仙催开坐骑，相近河边，高声大叫：“城上的，快报与那薛蛮子得知，叫他速速出城与贫道打话。”城上军士见了，连忙报入帅府来道：“启上元帅，番邦又领了大队人马，扎营在东城。今有一位道人，在那里讨战，口口声声，要请元帅打话。”那薛仁贵立起身来，顶盔贯甲，通身结束，上下拴扣，底下总兵们齐皆妆束停当，候元帅提戟，同上东城，望下一看，但见这道人怎生模样：

头上青丝挽就螺螄髻，面如淡紫色，长脸狭腮，黑浓眉，赤豆眼，鼻直口方，两耳冲尖，海下无须。身穿一件金线弦边水绿道袍，脚蹬一双云游棕鞋。坐马仗剑，扬威耀武。

仁贵左首周青叫道：“元帅，我看这道人身躯软弱，有何能处，待兄弟出城去取了他性命罢。”仁贵道：“兄弟休得胡乱，不可藐视他们，从来僧道不是好惹的。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本帅看这道人虽然身躯软弱，谅有邪术伤人，故敢前来声声讨战与我，待本帅亲自出马，会他一会。兄弟们随我到城外，掠阵助战。”众弟兄一声答应：“是。”元帅分付发炮开城，吊桥堕下，二十四对白绫旗左右分开，鼓声哨动。姜兴霸摹旗，李庆先擂鼓，周青坐马端双铜，在吊桥观望。仁贵一马冲上前来，大喝：“妖道，请本帅有何话打？”那大仙抬头看时，果然好威武也。但只见薛仁贵怎生模样：

头上白绫包巾金抹额，二龙抢块无情铁。身穿一件白绫蟒袍，条条丝缕蚕吐出；外罩锁子银环甲，攀胸拴口鸳鸯绌。左首悬弓右插箭，三尺银鞭常见血。催开坐下赛风驹，手仗画戟惊人魄。

木角大仙笑道：“来者可就是薛仁贵么？”仁贵道：“然也！既问本帅大名，你是何方妖道，今请本帅出城，待要怎样？”木角大仙怒道：“呔！谁是妖道，我乃朱皮山木角大仙是也。已入仙界，不落红尘。因我徒弟盖苏文屡炼飞刀，被你何妖术破掉，故而贫道动了杀戒，下落红尘，特来会你。可知贫道本事利害，见我还不下马归降？投顺狼主，共擒唐王，饶汝性命。若有半句支吾，贫道一剑砍为两段。”仁贵哈哈大笑道：“汝不过一妖道，擅敢乱言，藐视本帅。你既说已入仙班，能知天文地理，难道不晓本帅骁勇，何苦落此红尘中，管国家闲事。我劝你好好回山，免其大患。若执意要与本帅比论，可惜你数载修炼，一旦伤我鼓下，悔之晚矣。”木角大仙叫声：“放

马过来，吃贫道一剑。”望仁贵头上挥将下来。薛仁贵把戟钩在一边，二人相战十余合，怎杀过薛仁贵的手段。道人本事平常，剑法松了两剑，马退后数步。仁贵那里知道，只把手中戟逼下来。那晓这道人把剑按开了戟，口中一喷吐出杯口粗细一粒红珠，望仁贵劈面门打来，光华射目。元帅眼前昏乱，看不明白，把头低得一低，正打中在额角包中的无情铁上。此铁乃是二龙抢这一面小小镜子，不想这珠打得重了，连镜子嵌入皮肉内，有六七分深，鲜血直冒，染红银甲。喊声：“痛杀我也！”马上一摇，扑通一声，翻落尘埃。大仙把口一张，红珠原收嘴内。仗剑纵马，要伤仁贵。不防吊桥边周青见了，魂不附体。大叫：“妖道！休伤我元帅。”飞马舞铜，迎住道人厮杀。薛贤徒赶上前来，救回元帅，一竟入城。来至帅府，安寝在床，连忙把药敷好，松了包巾，那晓仁贵昏迷不醒，只有一线之气在胸中。薛贤徒着忙，急到银銮殿奏说此事。朝廷大惊，就命茂功前来看视。只见仁贵闭眼合口，面无血色，额上伤痕四围发紫。徐勣问道：“此伤必受妖道口中精华打中，毒气追心，无药可救。不知阵上还有何人开兵，断断不可，若受此伤，一定多凶少吉，只可高挑免战牌，保护城池再作道理。你须服事，三天内有救星下临。”众将应道：“是。”徐勣后上银銮殿，细奏仁贵受伤，命在须臾。天子闻言，内心牵挂。

单讲薛贤徒听了军师之言，忙到东城，把金锣敲动，外面周青与道人战不上八九合，只听城上鸣锣，就松下双铜，叫声：“妖道，欲打你为齏粉，奈城上鸣锣收兵，造化了你，明日出来结果汝的性命。”带转马，望城中去了。吊桥高扯，紧闭城门，薛贤徒分付高挑免战牌。木角仙见了，哈哈大笑，回进帅营。盖苏文接到里面坐定，说：“师父，今日开兵辛苦了。”分付摆酒上来。大仙道：“你屡次失利，称赞仁贵之能。起大兵数万，未闻一阵得利。今我一人下山，没有半日交战，就送了薛仁贵性命，又败唐将一员，杀得他免战高挑，闭城不出。”苏文道：“薛仁贵方才被师父打落马去，明明唐将救回，未伤性命，怎说已送他残生起来？”大仙道：“你有所不知，我口中这一颗红珠，打去不中就罢，若已中在他身上，凭他有什么神仙妙药，也到不得第四天。”盖元帅听言大喜说：“师父，此珠这等利害，万望师父再在此，与徒弟把唐将伤几员，就好灭大唐，兴东辽，取中原天下矣。”大仙道：“我一番下山，眷恋红尘，开了杀戒，也非独伤仁贵而来。原有心辅佐狼主，剿灭唐兵，夺取中原花花世界，锦绣江山，做了中华天子，然后上山了。”盖秀文不胜欢喜，营中摆酒款待。

一到次日天明，大仙出营，在城下厉声喝叫，大骂讨战，唐将只是不理。猖獗回营，下马走进帅营，苏文开言道：“师父，今唐将闭城不战，何日得破此城？延挨时日，如之奈何。”大仙道：“不妨，今看城上免战高挑，一定唐将十分惧怯，待等三天后，绝了仁贵性命，然后四门架火炮攻城，怕他们君臣插翅腾空，飞回中原去了不成。”苏文道：“师父主见甚高。”就依其言，日日营中饮酒，不表。

不想光阴迅速，停兵到了第三天，惊动香山老祖门人李靖，正坐蒲团，忽然心血来潮，遂掐指一算，明知白虎星官有难，即驾起风云，来到越虎城，按落仁贵帅府前，周青在外边，见空中落下一道人，到吃了一惊。大喝：“妖道何来？快些拿下！”李靖道：“周青，休得莽撞！我乃香山老祖门人李靖是也。今是薛仁贵有难，特来救他，快报进去。”周青听了李靖二字，倒身下拜，说：“原来是恩仙，小将不知，多多有罪。元帅卧床不起，昏迷不醒

人事，请恩仙同进去看视。”李靖随了周青，来至后堂，走近床前，揭开帐子，李靖看了额上伤痕，就知是朱皮山这妖道作怪。忙取葫芦中仙水，搽药伤所；又取一粒丸药，将汤灌于口中，登时落腹。肚中响了三声，仁贵悠悠醒转，说：“嘎唷，好昏闷人也。”两眼睁开，身上觉得爽快，忽然坐起床上。周青、薛贤徒欢喜不过，叫声：“元帅，李恩师在此救你。”仁贵见李靖坐在旁首，即下床整顿衣冠，拜伏在地，说：“蒙恩师大人屡救薛礼性命，无恩可报。”分付摆素斋款待。李靖说：“不必设斋，贫道已不食烟火，今有朱皮山妖道在此横行，阻逆天心，故此下山收服妖畜，除其大患，好待你剿平东辽，奏凯班师。”薛仁贵大喜，连忙传令，摆队出城，与这妖道开兵。各营总兵全身打扮，薛元帅披挂完备，随李靖来至东城，炮声一起，城门开处，吊桥坠下，冲出一彪人马，攒箭手射住阵脚，薛贤徒摹旗，周青掠阵，战鼓哨动。薛仁贵坐马端戟，在吊桥观望。只见李靖手中不端寸铁，惟有拂尘一个，飘飘然步行至番营，喝道：“营下的，快报与朱皮山泼道得知，叫他早早出营会我。”营前小番看见，连忙报进营来道：“启元帅，唐邦也有一个道人，在外面请大仙谈话。”盖苏文听报，便问道：“师父，他们不知往那处也请了道人来，谅必法术高强，所以擅敢前来讨战。”师父木角大仙道：“不妨，谅这班蠢俗莽夫，怎到得名山圣界，访请高人。不过荒山庙宇，请其邪法妖道，投入罗网，自送残生。快摆队伍出营，取他性命。”盖苏文传令，摆一支人马，旗门开处，大仙上马提剑，营前摇旗擂鼓，冲将上来。李靖喝住道：“来者朱皮山龟灵洞道友，少催坐骑，可认得贫道么？”那木角大仙听叫“龟灵洞”三字，不觉惊得浑身冷汗，心下暗想：“‘龟灵’二字，原是暗名。凭他相交道友，得爱徒弟，从不知我‘龟灵’暗号，那晓这个道人，竟猜破我名，谅他定是道术精高。”遂问曰：“道友何处名山，那方洞府，今至红尘，乱入阵中，有何高见，敢来会我贫道？”李靖笑曰：“我乃香山老祖门人李靖便是。那高建庄王不过外邦小国之主，盖苏文虽有本事，只好镇压番国海岛之君，扶兴社稷，该依理顺行，年年进贡中国，岁岁朝拜君王，保护边关才是。如今他横行无忌，倚仗道友九口飞刀，伤害上邦名将，眼底无人，藐视中国，以逆天理，反打战书，将圣天子十分羞辱。故而大唐起雄兵来征剿，理上应该。盖苏文屡伤大唐开国国老，及将官数十多员，得罪天子，在凤凰山下，上苍已判走，不久死于薛仁贵之手，顺了天心。今朝又得一位道友精华珠打伤仁贵，幸亏贫道早知，救了他性命，不然一旦归阴，谁除苏文大患？此罪却归道友，只怕难上仙山，修其正果了。为此特请你出来，有言相告：你虽是朱皮山学修截教，也有数千年功德，不入红尘，以成正果。然而上天爻象，该当知道，为何一时昏乱道心，助恶违逆天道，其罪难逃。故我贫道劝你好好去红尘，回仙山，可免灾殃。若有半声不肯，献你原形，悔之晚矣。”木角大仙听李靖一番言语，口虽不信，心中着忙。但被他羞辱不好意思，便大喝：“李靖，你仗香山老祖之势，欺负贫道无能，我是截教，法力不弱于你，今既落红尘，开了杀戒，谅也无妨。但你既是正教，怎的也入红尘，管国家闲事？贫道今已下山，不擒唐王，誓不归山。你休持：

香山门下神通广，惹我朱皮道力仙。”

毕竟龟灵洞主与李靖开战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爻(yáo,音摇)象——爻是组成卦的基本符号，“—”是阳爻，“--”是阴爻，每三爻组成一卦。“爻象”就是爻的交错变动之象，古人以此预示吉凶。

诗曰：

龟灵妖法仗红珠，千载精华功不殊。指望威名成海国，那知一旦露形躯。

那木角大仙说罢，仗手中剑纵马上前，望李靖一剑挥来。李靖闪过，把手中拂尘望剑上一拂，大仙手便震痛，仗剑不牢，落于地下，李靖便大步上前。木角仙看了，把口一张，就吐出红珠一颗，精华射目，望李靖照面门打来。李靖全无惧色，把手中拂尘轻轻一拂，这颗红珠拂落于地，拾起手中，往怀内藏过。大仙一见红珠收去，料想不能复回朱皮山去，吓得面如土色，慌忙下马拜伏于地，高叫：“大仙，可怜念我弟子千年修炼苦功，得受此珠。今一旦被大仙收去，难成正果。望大仙还珠复口，感戴甚深，恩重如山。从今回山去，再不敢胡为了。”李靖笑道：“我方才劝言在前，你偏偏不肯听我，今哀求贫道，事已迟了。若要还珠，快快献出原形。”木角仙闻言，心下十分懊悔。要此红珠，无奈何只得现了原形，乃是一个簸箕大的乌龟，受日月精华，采天地之气，修成这颗红珠，才炼人形，那晓被李靖猜破，要他献形，把符咒画在龟背，要复人像，且待五千年之后。便说：“孽畜，贫道助你风云一阵，去你罢。若执迷不悟，要还此珠，便赏你一刀。”那龟精料哀求无益，便借风云而去，影迹无踪，引得吊桥边兵将，笑声大震。番营前盖苏文，气得面如土色，来取李靖。仁贵一见，催开战马，舞戟上前迎住。苏文算计已定，把赤铜刀架住画戟，说：“住着，本帅有言对你讲。”薛讲贵收住坐骑，问道：“有什么话对本帅讲？”苏文应道：“我是番邦元帅，你为中国大臣，必然眼法甚高，能识万样阵图。今本帅刀法平常，实不如你。我有一个阵图在此，汝能识得否？”仁贵笑道：“由你摆来，自当破你阵图。”苏文传令，就调数万大队儿郎，分开五色旗幡，登时列成一队，果然摆得利害。苏文道：“薛蛮子，你在天朝为帅，可能识此阵否？”仁贵抬头一看，但见此阵，有诗为证：

一派白旗前后飘，分排五爪捉英豪。银枪作尾伸头现，中有枪刀胜海潮。

薛元帅看罢，哈哈大笑说：“盖苏文，你排此阵难我，明明藐视本帅，此乃一字长蛇阵，我邦小小孩童也会识破，难着甚人？”苏文道：“你休得夸口，只怕能识不能破。”仁贵道：“就是要破也不难。你还未摆完全，限你三日后摆完了，待本帅领兵从七寸中杀将进去，管教你有足难逃。”盖苏文听见此言，明知仁贵能破此阵，传令儿郎散了此阵。又说：“薛蛮子，你既然识此阵图，本帅还有异阵排与你看。”仁贵道：“容你摆来。”盖苏文就分开旗号，顷刻演成一队，叫声：“薛蛮子，你可识此阵否？”元帅看时，但见此阵，有诗为证：

红白大旗按后前，居中幡子接云天。刀剑枪戟寒森森，英雄入阵丧黄泉。

仁贵道：“此乃是三才阵，只消按天地人三才，用三队人马，往红白黄三门旗内杀入，此阵立可破矣。”苏文见仁贵识破，不足为奇，传令儿郎散了三才阵，又复分列旗幡，摆成一队。说：“薛蛮子，你可认得此阵否？”仁贵看见，微微冷笑，便叫声：“盖苏文，你有幻想异奇之阵，摆一座来难我，怎么却摆这些千年古董之阵，谁人不识，那个不知，本帅既在天朝为帅，岂是依靠实力而来，就是这些兵书战册，阵法多也看得精熟的。若说这十座古阵，你也不要摆了，我念与你听，头一座乃一字长蛇阵，第二座乃二龙取水阵，第三座乃天地三才阵，第四座名曰四门斗底阵，就是你摆在此的；还有第五座五虎攒羊阵，第六座六子连芳阵，那第七座七星斩将阵，第八座八

门门锁阵，第九座九曜星官阵，第十座便是十面埋伏阵。总也不足为奇，你既作东辽梁栋，要摆世上难寻，人间少有，异法幻阵，才难得人倒。今本帅为中国元戒，到学得一个名阵在此，若汝识得出此阵之名，也算你番邦真个能人了。”苏文道：“既如此，容你摆来。”那薛仁贵退往城中，调出七万雄兵，自执五色旗号，分付周青、薛贤徒擂鼓鸣金，按住八卦旗幡，霎时摆下一个阵图。仁贵在黄旗门下大叫：“盖苏文，你摆三阵，我俱能识破。本帅只摆一阵，你可识否？是什么阵。”苏文听说，便抬头一看，但见此阵好不异奇，十分利害。焉见得有许多利害呢？有诗为证：

一派黄旗风卷飘，金鳞万光放光毫。刀枪一似千层浪，阵图九曲。象龙腰。炮声行走金声歇，不怕神仙阵里逃。五色旗下头伸探，露出长牙数口刀。一对银锤分左右，当为龙眼看英豪，双双画戟为头角，四腿束取攒箭牢。二把大刀分五爪，后面长枪摆尾摇。苏文那有神通广，不识龙门魂胆消。

盖苏文见此阵摆得奇异，半晌不动，口呆目定。暗想我在东辽数十年，战策兵书阵法，看过多多少少，也从来不见此阵。叫道：“薛蛮子，凭你稀奇幻术，异名阵图，也见过多少，从来没有此阵。你分明欺我番邦之将，把这座长蛇阵装得七颠八倒，疑惑我心，前来难着，本帅不知你杜造的什么阵。”仁贵哈哈大笑，说：“盖苏文，料你是个匹夫，怎识本帅这座异阵，你既道我自己杜造长蛇阵，改调乱阵，三天之后，你敢兴人马破我阵么？”苏文道：“既为国家梁栋，开兵破阵，是本帅分内之事，容汝三天摆完全了，待我兴兵破你。”薛仁贵传下令来，领散了龙门阵。当日即又点大队雄兵十万，调出城来，扎住营头，一共十七万兵，安营在外，旌旗飘荡。仁贵同八员总兵，屯扎帅营左右，前后帐房安得层层密密，坚坚固固。不觉日已向西，城上唐王同诸将闭了东门，竟往银銮殿升登龙位，饮了御酒，专等第三天看盖苏文破龙门阵。这话慢表。

单讲城外盖苏文退进御营，来见狼主。庄王先传令设酒，御营中掌灯点烛，大排筵席。二位王爷坐在上边，苏文坐在旁首，底下数席文武大臣。共饮三杯之后，庄王问道：“元帅，你三阵唐将尽皆识破，他摆得一阵，你就目瞪口呆，岂不被大唐兵将耻笑么？”苏文奏道：“有所不知，臣摆三阵，是阵书有的；他或者也看熟在肚中，故而被他识破。这仁贵摆的，书上不载，自己杜造次乱长蛇阵图，分明疑难于我，所以臣回他不识，待三天后臣调遣人马，容我破阵，那时杀他们血溅成河，尸骸堆积，何必识他阵名。”张大王笑道：“到也说得有理。元帅能人，待破阵之日，孤家发八员猛将，雄兵十万你带去，阵即破矣。”苏文称谢，酒散回营安歇，不必去表。

再进唐营中薛仁贵，同八员总兵，在营饮酒席上，开言叫声：“八位兄弟，本帅在山西县苦楚不堪，三次投军，张环奸诈，把我隐藏前营为火头军，虽承数位兄弟不愿为旗牌，愿做火头军，同居一处，一路上立功，尽被奸臣冒去，害你们不早见君王，享荣华富贵，受苦多年，单只为我。今天幸蒙圣恩封天下招讨，才为本帅。尔等也得受总兵爵禄，我九人干功立业，征剿番邦，尽心报国，从来不烦老少众将之力。今盖苏文要破我龙门阵，是他命该休矣。我前番在中原探地穴，曾受玄女娘娘法旨，说要复青龙一十二年，可平靖矣。今算将起来，足足十二年了，况今朝仙师李大人又说欲复青龙，定摆龙门阵，正应在三日后。龙门阵中多要用心擒捉，好成功班师，我九人功非小矣。明日须听本帅调遣。”八人大喜说：“这个自然。若能平复东辽，我等俱听哥哥号令，用心擒捉，立功标下。”言谈半夜，各归营帐安歇一宵。

次日清晨，元帅传令二将，对番营高搭五坐龙门，不消半日，完成整备。火炮火箭，强弓硬弩，钩镰短棍，长枪大刀，端正锐利，盔甲新鲜，又忙了半日。第二天众军兵饱食一顿，调开队伍，扯起营盘，忙忙打扮，顶明盔，披亮甲，旌旗招转，内按五色冲天大纛旗领队分班，八总兵妆束坐马，两旁站立，仁贵执旗一面，领队分排四面八方，鸣锣击鼓，调东南，按西北，顷刻摆完全了。五坐龙门，按金、木、水、火、土旗幡。一到了第三天，仁贵在阵内用了些暗计，四周长枪剑戟，火炮、火球架起，八员总兵分四门而立，中门薛仁贵，手中拿白旗，对番营叫道：“快唤盖苏文出营看阵。”早有番营前小卒，飞报进御营来说道：“大唐薛仁贵请元帅看阵。”盖苏文闻言，同二位大王一齐上马，排开队伍出营，带同诸将，至阵前一看。呵唷，好座利害阵图也！但只见：

五座龙门高搭，对联金字惊人。左边写：踏杀番兵、血染东辽；右首书：活捉庄王、头悬太白。摆攒箭手、长枪手、火炮手、鼓旗手、擎幡手，密密层层护定；龙门首上，按着绣绿旗、大红旗、白绫旗、皂貂旗、杏黄旗，风飘飘一派五色旗。东发炮，龙头现出，专吞大将；西鸣金，摆尾身旁，进阵难逃。满阵白旗如银雪。霎时变作火龙形。其中幻术无穷尽，内按刀枪连转身。五色绣旗一刻现，神仙设此大龙门。专为东辽难剿灭，故把龙门建策勋。

盖苏文见前日不完全龙门阵，随口应承说破得此阵，如今见了这座完全阵图，到惊得呆了半个时辰。方才开言道：“薛仁贵，你既摆全阵图，本帅明日兴兵来破。”仁贵道：“若能破者，必遣能将进我的阵。”

不表盖苏文回进帅营，打点破阵之日。另言讲薛仁贵按了龙门阵，带领总兵进入城中，来至银銮殿上，见朝廷奏道：“陛下在上，臣欲擒盖苏文，灭东辽，奏凯班师，所以摆座龙门大阵。待明日必捉番邦元帅，大事可成矣。”朝廷大悦，降旨排筵，钦赐仁贵饮酒。言谈至三更方散，回帅府安歇一宵。次日五更，炮声一响，遂将鼓哨动，各营将官满身披挂，结束停当，饱食战饭。大元帅顶盔贯甲，整顿齐备，上马端戟，离了帅府，同诸将出城，升帐而坐，众将侍立两旁听调。薛仁贵传罗通、秦怀玉二将，领五千人马，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山林深处，等盖苏文败来，发炮拦阻去路，赶他转来。罗、秦二将一声得令，接了令箭，齐出营门，上马端兵，领五千人马，前往西边埋伏，我且慢表。再讲仁贵又点周青、薛贤徒，你二人也带五千兵马，北路而行，埋伏树林深处，等候盖苏文逃到，赶他转来，不得有违。二将一声得令，接了令箭，出营上马，带领五千铁骑，竟往北路埋伏不表。那仁贵又点王新鹤、王新溪，你二将领五千兵马，往南方绿树林中埋伏，拦截盖苏文去路，不得有违。二将一声得令，接了令箭，出营上马，带领飞骑五千，前往埋伏。仁贵发遣三路精兵已毕，只见东方发白，番营无人知觉。那元帅起身，分付扯开帐房，摆开龙门大阵，按定当阵门守将，点姜兴霸、李庆先守住左首二门；周文、周武守住右首二门；仁贵自执红旗，守住中门。走出走进，演此活阵。锣鸣鼓响，只等破阵擒将，此言慢表。

单讲盖苏文也是五更起身，众将齐集两旁，站立听令。多是英雄强壮，气宇轩昂之辈。苏文心下踌躇：“我看这数员战将，几万雄兵，破阵也尽够有余了，然而此阵中，决定利害，故敢口出大言，摆与我破。未知此阵何名，书上并不置载，看看稀奇奇，似此阵图十分幻异，叫我怎生点兵调将，将何令发使他们进阵，怎样破法？”正是：

恨无黄石奇谋术，难破亚夫幻异功。

盖苏文坐在帅营，无计可施，不敢发兵调将，前去破他异阵。那晓高建庄王同扶余国张大王，带一支御林军出营，看元帅发兵破阵。但只见自家人马明盔亮甲，排队分班，只不见元帅动静，不觉心中焦闷起来，降旨一道，传元帅出营破阵。左右得令，就传旨意前往帅营。苏文接旨，来到御营见驾，说：“狼主，召臣前来，有何旨意？”庄王说：“元帅，你看唐朝阵中，杀气冲天，称威耀武，为何元帅全不用心调兵遣将，前去破他，反是冰冰冷冷，坐在营内呆看，岂不长他们志气，灭自己威风么？”苏文奏道：“狼主在上，唐朝摆此阵图，臣日夜不安，岂不当心？但阵书上历来所载，有名大将阵图，臣虽不才，俱已操练精明熟透，分调人马，按发施行，或东或西，自南自北，出入之路，相生相克，方能破敌，得逞奇功。如今他们所摆之阵，十分幻异，虽不知那阵中利害如何，今看他摆得活龙活现，希希奇奇，连阵名臣多不曾识得，就点将提兵去破，竟不知从何门而入，从何路而出；又不知遇红旗而杀，还不知遇白旗而跑。”庄王叫声：“元帅，他摆五个龙头，俱有门入，必然发五标人马，进他阵门的。”苏文道：“进兵自然从五门而入，臣也想来如此，但愿得五路一直到尾还好破他，倘然内有变化，分成乱道，迷失中心，那时不得生擒，就是肉酱了。”张大王笑道：“若是这等讲，歇了不成？”盖苏文听见张大王取笑了他，只得无奈，点起五万人马，五员战将，分调五路进兵，按了四足后尾，听号炮一齐冲入。传孙福、焦世威带兵五万冲左首二门；又调徐春、杜印元领兵五万，冲右首二门。四将答应去讫。盖苏文按按头上金盔，紧紧攀胸银甲，带五千兵马，催开坐骑，摇手中赤铜刀，望中门杀过来。后面号炮一起，左首有孙福、焦世威纵马摇枪，杀上阵门。里边姜兴霸、李庆先上前敌住，斗不数合，唐将回马望阵中而去。孙、焦二将随后追进阵中，外面锣声一响，大炮、火箭乱发，如雨点相同，打得五万番兵，不敢近前。欲出阵门无路，里面二将望绿旗兵中追杀，忽一声炮响，兵马一转，二员唐将影迹无踪，四下里尽是刀枪剑戟，裹二将在心，乱砍乱挑，回望看时，前后受敌，心下着忙，叫救不应，二将兵器架不及，刀山剑岭之危，作为肉酱而亡。料想不免那姜兴霸、李庆先有暗号在内，纵绿旗引走，转出龙门外去了。右边有徐春、杜印元纵马端兵，冲到阵前，内有周文、周武舞动大砍刀接住番将，厮杀一阵，唐将拍马诈败入阵，徐春、杜印元不知分晓，赶入阵门：

正是英雄无敌将，管取难进刀下亡。

毕竟不知二将追入阵中死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盖苏文误入龙门阵薛仁贵智灭东辽帅

诗曰：

龙门阵岂凡间有，原出天神幻化工。灭取苏文东海定，唐王方见是真龙。

那徐春、杜印元随起入阵，忽听阵中锣声一响，阵门就闭，乱打火炮，乱发火箭。五万番兵在后者逃其性命，在前者飞灰而死，不得近前。单说阵中徐、杜二将，追杀白旗人马，忽放炮一声，二员唐将不知去向，前路不通，后路拥塞，眼前多是鞭、剑、铜、棍，前后乱打。二将抵当不住，心内一慌，措手无躲，料想性命自然不保的了，只怕难免马蹶为泥。正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周文、周武转出龙门阵，又去救应别将，我且不表。

单讲盖苏文拍马摇刀，至阵前大叫道：“本帅来破阵也！”薛仁贵一手拿旗，一手提戟，出阵说道：“盖苏文，你敢亲自来入我阵么？放马过来吃我一戟！”望苏文直刺，苏文也把手中刀急架忙还。二人战不上六合，仁贵拖戟进阵，苏文赶进阵中。外边大炮一响，中门紧闭，满阵中鼓啸如雷，龙头前大红旗一摇，练成一十二个火炮，从头上打起，四足齐发，后尾接应，连珠炮起，打得山崩地裂，周围满阵烟火冲天，只打得五路番兵灰焦身丧，又不防备，只剩得数百残兵，还有翘脚折手逃回番营。高建庄王见阵图利害，有损无益，元帅入阵，又不知死活存亡，料难成事，见火炮不绝，恐防打来，反为不妙，随传令扯起营盘，退下去有十里之遥，方扎住营头。只留盖苏文一人一骑，在阵中追薛仁贵。不一时，锣响三声，裂出数条乱路，东穿西走，引盖苏文到了阵心，哄咙一声炮起，不见了薛仁贵，前后无路，乱兵围住，刀枪密密，戟棍层层。乱兵杀得苏文着忙，一口刀在手中，前遮后拦，左钩右掠，上下保护。那晓此阵是九天玄女娘娘所设，其中变化多端，幻术无穷。但见黑旗一摇，拥出一层攒箭手，照住苏文面门四下纷纷乱射。盖元帅虽有本事，刀法精通，怎禁得乱兵器加身，觉得心慌意乱，实难招架，又添攒箭手射来，却也再难躲闪，中箭共有七条，刀伤肩尖，枪中耳根，棍扫左腿，铜打后心。这番盖苏文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力难胜，有足难逃，叫救不应，满身着伤，气喘嘘嘘，汗流脊背。心下暗想：“我此番性命休矣！”把钢牙坐紧，用力一送，赤铜刀量起手中，拼着性命，手起刀落，杀条血路，往西横冲直撞，逃出阵去了。薛仁贵见苏文逃走，忙传令散了龙门阵，带四员总兵，随后追杀。

那苏文逃出阵图，望西而走。有五六里之路，忽听树林中一声号炮，冲出一支人马，内有二员勇将，挺枪纵马，大叫：“盖苏文，你往那里走？我将军们奉元帅将令在此，等候多时，还不下马受缚！”苏文一见，吃惊道：“我命休矣。唐将少要来赶！”兜回马便走。只见南首又来了一支人马，内中有姜兴霸、李庆先，伏兵齐力大叫：“不要走了盖苏文！”追上前。忽西首炮声响处，冲出王新鹤、王新溪，带领一支人马，纷纷卷杀过来，大叫：“不要放走了盖苏文！我奉元帅将令，来擒捉也。”盖苏文见三路伏兵杀到，心中慌张不过，催急马望东大败。只见有二将横腰冲出，却是周青、薛贤徒，提枪舞铜，追杀前来。只杀得盖苏文离越虎城，败去五里路之遥，但见自己营前有庄王站立，欲要下马说几句言语，又见唐兵四路追赶，薛仁贵一条戟紧赶后边，全不放松。遂泣泪叫曰：“狼主千岁，臣一点忠心报国，奈唐势大，杀得我兵犹如破竹，追赶甚急，臣生不能保狼主复兴社稷，死后或者阴

魂暗助，再整江山。今日马上一别，望千岁再不要想臣见面日期了。”哭奏之间，冲过御营，望东落荒，拼命奔路。薛仁贵催开坐骑，紧紧追赶，喝声：“盖苏文，你恶贯满盈，难逃天数了。今日命已该绝，还不早下马受死，却往那里走！如今决不饶你，怕汝飞上焰摩天，终须还赶上。”豁喇喇一路追下来。苏文只顾上前逃遁，不觉追至五十里，却望前一看，但见波浪滔天，长江滚滚，并无一条陆路，心中大悦。暗想：“如今性命保得完全的了。”到得海滩，把混海驹望水中一跳，四足踏在水面，摆尾摇头，一竟到水中去了。从又回头，对岸上仁贵哈哈笑道：“薛蛮子，你枉用心机，如今只怕再不能奈何我了。岂知本帅命不该绝，得这匹坐骑——龙驹宝马，今逃命去了。谅汝中原只有勇将，决无宝马，你若也下得海来，本帅把首级割与你；你若下不得海，多多得罪，劝你空回越虎城去罢，不必看着本帅。料想要取我的性命，决定不能了。”薛仁贵立马在海滩上，听见此言，微微冷笑道：“盖苏文，你有龙驹宝马，下得海去，笑着本帅没有龙驹宝马，下不得海么？我偏要下海来，取你之命，割你颅头，以献我主。”说罢，把赛风驹一纵，跳下海中，四蹄毫毛散开，立在水面上，把戟晃动，随后追赶。苏文坐下马，在水游的不快，仁贵的坐骑浮于水面，四蹄奔跑，好不速快，犹如平地一般而走。这苏文见了，大叫一声：“呵呀！此乃天数规定，合该丧于仁贵之手了！”遂把马扣定，开言叫道：“薛元帅，我与你往日无仇，今日无怨，只不过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所以有这番杀戮，尽与主上出力夺江山，以兴社稷，立功报效，至此极矣。今我盖苏文自恨无能，屡屡损兵折将，料想难胜唐王，故败入海来，以将东辽世界与汝立功，也不为过。难道我一条性命，不肯放松，又下海来必竟要取本帅首级？”薛仁贵说道：“非本帅执意要你性命，不肯放松，只是你自己不是，不该当初打战书到中原，得罪大唐天子，大话甚多，十分不逊。天子大恨，此句牢记在心，恨之切骨，包在本帅身上，要你这颗首级，非关我事，只得要送你之命了。”盖苏文听了这些言语，心中懊悔无极，大叹一声：“罢了，罢了！我虽当初自夸其能，得罪了大唐天子。薛元帅，你可救得本帅一命么？”仁贵道：“盖苏文，你岂不知道么，古语说得好：

阎王判定三更死，并不相留到四更。

我若容情放你逃身，岂不自己到难逃逆旨之罪也。”盖苏文道：“也罢，你既不相容，且住了马，拿这头去罢。”便把赤铜刀望颈项内一刎，头落在水。仁贵把戟尖挑起，挂于腰中。但见苏文颈上呼一道风声，透起现出一条青龙，望着仁贵，把眼珠一闭，头一答，竟望西方天际腾云而去。鲜血一冒，身子落水，沉到海底。这匹坐骑游水前行，去投别主，不必去表。可怜一员东辽大将，顷刻死于非命，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

苏文一旦归天死，高建庄王霸业荒。

薛仁贵得了盖苏文首级，满心欢喜，纵在岸上，即同诸将领兵回来，把苏文首级高挂大纛旗上，齐声喝来，打从番营前经过。有小番们抬头，早已看见元帅头颅，挂在旗竿之上，连忙如飞一般，报进御营。我且慢表。

先讲薛仁贵回上三江越虎城中，安顿了大小三军，上银銮殿奏道：“陛下在上，臣摆龙门阵，杀伤番将番兵不计其数，把盖苏文追落东海，勒逼其头，他已自刎，现取首级在此缴旨。东辽灭去大将，自此平复矣。”朝廷听奏，龙颜大悦，降旨把首级号令东城，又传旨意，命薛王兄明日兴兵，一发

把庄王擒来见朕。仁贵口称领旨。其夜各回，安歇一宵。到次日，仁贵欲点人马去捉庄王，有军师徐茂功急阻道：“元帅，不必兴兵。庄王即刻就来降顺我邦也。”仁贵依了军师之言，果不发兵，我且慢表。

再说番邦高建庄王，在御营内闻报盖元帅已死，放声大哭，仰天长叹道：“孤家自幼登基，称东辽国国之主，受三川海岛朝贡，享乐太平，未常有杀戮伤军之事。那晓近被天朝征剿，兴师到来，一阵不能取胜，被他杀得势如破竹，关寨尽行失去，损折兵将，不计其数，阵阵全输。今盖元帅归天，料不能再整东辽，复还故土，有何面目再立于人世，不如自尽了罢。”扶余国大王张仲坚，在旁即忙劝阻道：“王兄，何必志浅若此。自古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况大唐天子有德有仁。四海闻名，天下共晓，因王兄殿下元帅盖苏文，自矜骁勇，复夸飞刀，惹此祸端。今已自投罗网，有害东辽，这场杀戮也是无数。如此今元帅已死，王兄何不献表称降，免了死罪，再整海东，重兴社稷，有何不可？”高建庄王叹息道：“王兄，又来了。大唐势广，兵马辛苦，跋涉多年，才服我邦，岂肯又容孤家重兴社稷？”张大王道：“王兄，不妨。唐天子乃仁德之君，决不贪图这点世界。王兄肯献降表，待孤与你行唐邦见天子，说盟便了。”庄王大喜。就写降表一道，付与仲坚。张大王连忙端正停当，辞了庄王出番营，跨上雕鞍，带领亲随将官八员，望着三江越虎城而来。到了东门，望上叫道：“城上军士听者，快报与大唐天子得知。说今有扶余国王张仲坚，有事要见万岁。”城上军士听见，连忙禀与守城官，即便进朝，上银銮殿见驾。奏道：“陛下，城外有扶余国王张仲坚，有事要见万岁。”朝廷道：“他有何事来见寡人？”茂功道：“他来见驾，不过为东辽国投降之事，陛下快宣他进来朝见。”朝廷便着宣张仲坚见驾。守城官领旨出朝，来到东城，放琉球千岁入城。进朝上银銮殿，俯伏上奏道：“天朝圣主龙驾在上，臣扶余国王张仲坚朝见，愿我王圣寿无疆。”朝廷道：“王兄平身。”张仲坚口称：“领旨。”扶笏当胸，立于底下。王爷问道：“未知王兄见朕，有何奏章？”仲坚低首称臣，说：“陛下在上，臣无事不敢轻蹈银銮，今有事时来，冒奏天颜，罪该万死，望圣天子赦罪。”天子道：“王兄既有事来，何罪之有。奏上来。”仲坚道：“陛下在上，今因高建庄王虽有欺君大罪，皆因误听盖苏文之言，故尔有今日之事。今苏文已被我王名将杀入东海，身已灭亡，庄王追悔无及，所以臣冒犯天威，大胆前来说盟，陛下若肯容纳，现有高建庄王降表在此，请圣上龙目亲瞻。”朝廷说：“既王兄献呈他的降表，取上来待朕观看。”近侍领旨，接来铺展龙案之上。天子龙目细看，只见上写道：

南朝圣主驾前：小邦罪臣庄王顿首朝拜，天朝皇爷圣寿无疆。臣不才，误听盖苏文之言，浑乱天心，失其国政，十分欠礼，得罪天颜。故使我王亲临敝邑，跋涉圣心。臣又不率令文武到边接驾，早早招安，献表归顺，以免后患，窃听众臣谗言，一旦藐视圣主，屡屡纵将士作横，欺负我主，全不尽其天理，所以有这场杀戮。天网恢恢，致使臣文武官尸骸暴露，军兵将剑戟刀伤。苏文虽保护国家，由然助纣为虐，使我江山败落，文武惨亡，到如今虽被我皇名将薛元帅取其首级，臣还痛恨在心。自思滔天之罪不小，乱刀刹酱之危难免。臣闻我王向有仁政好生之德，所以邦邦感戴。臣罪虽在不赦，理当献过头颅，以赎前罪。然奈臣实无欺君之心，陛下龙心明白，可肯恕臣之罪，容其复兴社稷，重整乾坤，则臣感戴不尽，情愿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以后再不兴兵侵犯。望主容纳，深感仁德矣。

贞观天子看表，十分欢悦：“既蒙王兄不避斧钺，前来讲和，寡人无有不准之理。”收下降表。张仲坚谢恩已毕，退出午门，竟回番营相见庄王，回复言语不表。

再说次日，唐王留兵马三十余万，偏正将八十二员，降旨一道，命使臣送到庄王帐下，掌管东辽，重开社稷，复转江山不必细表。如今打点黄道吉日，就要班师。徐茂功算定阴阳，选一吉日，大元帅薛仁贵把尽数人马统出越虎城，调点整齐，各位众大臣，诸老将、爵主们，皆满身妆束，打扮新鲜，在外伺候。底下这一班总兵、先锋、游击、千把总、百户、守备，一应武职，大小官员，多是顶明盔，披亮甲，骑骏马，端兵刃，分班侍立。贞观天子头上闹龙金冠，身披蜂黄蟒服，腰围金镶玉带，坐下日月骠骊马，出了越虎城。降旨宰杀牛羊，祭旗已毕，主上亲奠御酒三杯，众将拜旗过了，正欲起兵班师，早有高建庄王同张大王飞骑而来，拜伏在地。说：“南朝圣上，今日班师，臣无物进献，特贡金银二十四车，略表臣心。愿陛下一路平安，竟到长安。”天子大喜道：“蒙二位王兄之德，又献金银与朕，使寡人欢悦班师，真乃寡人之幸也。不消远送，各守社稷去罢。”庄王与张大王口称：“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二王谢驾，退回三江越虎城，坐银銮殿，聚集两班文武，传旨各路该管官员，调兵点将，镇守地方。张仲坚自回扶余国，料理国政，永为霸主。庄王子孙兴复，东辽至唐没，不敢侵犯中原。这些后话，不必细表。

单讲大元帅薛仁贵，带领大队人马，分列队伍起程，后有程咬金、尉迟恭、徐茂功三人，保定龙驾。罗通、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程铁牛、段林，各管五营四哨。前后左右营军卒，摆齐队伍，放炮三声，离却越虎城，一路上旗幡招转号带飘，齐声喝采，马卷沙尘，纷纷然出东辽边界。沿海关逾山过岭走荒僻，往崎岖险地行虎穴，日起东方行路，日西沉落停兵。朝行夜宿，饿食渴饮，在路耽搁数月有余，早到中原山东登州府。有地方官闻报，忙忙整備，接天子御驾扎住登州城内。连发三骑报马，往大国长安报知。有殿下千岁同首相魏征料理国事，传旨巡城都御史禁约告示，张挂京师，使百姓人等知悉。朝廷大军，这一日离了山东，穿州过府，一路上子民香花灯烛迎送回朝。不够三天，早到大国长安。元帅薛仁贵传令，大小三军屯扎外教场，遂令偏正将，同朝廷进了光大门，但见城中百姓，家家上锦，户户关门，挂灯结采，锣鼓喧天。文武衙门，搭台唱戏，称颂朝廷。

再表殿下李治，同魏征出午门，迎接上金銮，身登龙位，先有殿下上前朝过，然后魏征朝拜三呼。随有这一班三阁、六部、九卿，各文武一众大臣，朝参过了。然后大元帅薛仁贵俯伏阶下道：“陛下龙驾在上，臣薛礼朝见，愿我王万岁、万万岁。”朝廷说：“王兄平身。”底下有周青、薛贤徒、王新鹤、李庆先、姜兴霸、周文、周武、王新溪八员总兵，齐跪金阶。朝贺已毕，天子传旨，宰杀牛马，令元帅带众将复往外教场，祭奠太平旗纛：

只见祥云呈瑞色，显教兵甲洗春波。

祭献过了，备酒犒赏大小三军，且听下回分解。

斧钺（yuè，音越）——古代军法用的杀人的斧子。

锦（diào，音吊）——即钉（liào 音料）锦儿，扣住门窗的铁片，一端钉在门窗上，另一端有钩子钩在屈戌儿里，或有眼儿套在屈戌儿上。

第五十三回 唐天子班师回朝张士贵欺君正罪

诗曰：

圣驾回銮万事欢，京城祥瑞众朝观。万年海国军威震，全仗元戎智勇兼。

那征东将士个个受朝廷恩典，多是欢心。犒赏已毕，元帅传令散队回家。于今枪刀归库，马散山林，众军各散回返家乡故土，真个夫妻再聚，子母重圆，安享快乐，太平食粮，不必细表。

再表贞观天子临朝，那日正当天气晴和，只见：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两班文武上朝，山呼已毕，传旨分立两班，有大元帅薛仁贵同诸将上朝，当金銮殿卸甲，换了朝王公服，盔甲自有官员执掌。朝廷命光禄寺大排筵宴，钦赐功臣。朝廷坐一席九龙御宴，左有老公爷们等坐席，有有众爵主饮酒，欢乐畅饮，直至三更，酒散抽身，谢恩已毕，散了筵席，龙袍一转，驾退回宫。珠帘高卷，群臣散班。天子回宫，有长孙娘娘按驾进入宫中，设宴献酒。朝廷将东辽之事，细说一遍，皇后也知薛仁贵功劳不小，我且慢表。再讲众爵主回家，母子相见，也有一番言语；老公爷回府，夫妻相会，说话情长；八位总兵自有总府衙署安歇。薛仁贵元帅自有客寓公馆，家将跟随伏事。当夜将将欢心，单有马、段、殷、刘、王五姓公爷，五府夫人，苦恨不已，悲伤哭泣。但见随驾而去，不见随驾而回。这话不过交待个清楚。一到了次日清晨，朝廷登位，文武朝过，降旨下来，所有阵亡公爷、总兵们，在教场设坛追荐，拜七日七夜经忏。天子传旨，满城中军民人等，俱要戒酒除荤，料理许多国事，足足忙了十余日。

不想这日子天子驾坐金銮，文东武西，朝廷降下旨意，往天牢取叛贼张环父子对证。早有侍卫武士口称领旨前去，顷刻，下天牢取出张环父子女婿六人，上殿俯伏阶前。天子望下一看，但见他父子披枷带锁，赤足蓬头，龌龊不过。左有军师徐茂功，分付去了枷锁，右有尉迟恭，即将功劳簿揭开。薛仁贵连忙俯伏金阶。朝廷喝问道：“张士贵，朕封你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荫子封妻，享人间富贵，也不为亏负了你。你不思以报国恩，反生恶计，欺朕逆旨，将应梦贤臣埋没营中，竟把何宗宪搪塞，迷惑朕心，冒他功劳。幸亏天意，使寡人君臣得会，今平静东辽，奏凯回朝，薛仁贵现今在此，你还有何辨？”士贵泣泪道：“陛下在上，此事实情冤枉，望我王龙心详察。臣当年征鸡冠刘武周之时，不过是七品知县出身，叨蒙皇爷隆宠，得受先锋之职，臣受国恩，杀身难报，敢起欺心灭王之心？若讲前番月字号内火头军，实叫薛礼，并无手段，又不会使枪弄棍，开兵打仗，何为应梦贤臣？所以不来奏明。况且破关得寨，一应功劳，皆臣婿宗宪所立。今仁贵当面在此，却叫臣一面不会，从未有认得，怎陷臣藏匿贤臣，功劳冒称己有，反加逆旨之罪？臣死不足惜，实情冤屈，怎得在九泉瞑目。”薛仁贵闻言大怒，说：“好个刁巧奸臣，我与你说是火头军之事，料然争论你不过，你既言宗宪功劳甚多，你且讲来，那几功自你们女婿得的？”张士贵心中一想说：“陛下在上，第一功就是天盖山活擒董逵，第二乃山东探地穴有功，第三是四海龙神免朝，第四是献瞒天过海之计。”却忘了龙门阵，做《平辽论》二功。竟说到第五箭射番营，戴笠蓬鞭打独角金睛兽，第六功飞身直上东海岸，又忘记了得金沙灘，智取思乡岭二功。竟说到三箭定天山箭中凤凰城，凤凰山救驾之事，尽行失落，不说起了。明欺尉迟恭上的

功簿不写字迹，只打条杠子为记色的。讲到枪挑安殿宝，夺取独木关，正说得高兴，就记得不清，竟住了口。谁知仁贵心中到记得清楚明白，一事不差。便说：“张环，这几功就算是你女婿何宗宪得的么？”张环道：“自然，多是我们的功劳。”仁贵笑道：“亏你羞也不羞，分明替我说了这几功。你女婿虽在东辽，还是戟尖上挑着一兵一卒，还是亲手擒捉了一将一骑，从无毫末之力，却冒我如许之大功，今日肉面对肉面在此，还不直说，却在驾前强辨。我薛仁贵功劳也多，你那里一时记得清楚？你可记得在登州海滩上，你还传我摆龙门大阵，又叫我做《平辽论》，东海岸既得了金沙灘、思乡岭，难道飞过去，不得功劳的么。还有冒救尉迟千岁，夺囚车，还有凤凰山救驾，割袍幅，可是有的么。为什么落了这几桩功劳，不说出来？”张环还未开口，尉迟恭大怒，叫道：“呵唷，张环的奸贼，你欺我功劳簿上不写字，却瞒过了许多功劳，欺负天子罪之一也。”茂功亦奏道：“陛下，这张士贵狼心狗肺，将驸马薛万彻打箭身亡，无辜死在他手，又烧化白骨，巧言诳奏君王，罪之二也。”朝廷听言，龙颜大怒。说：“原来有这等事！我王儿无辜，惨伤奸贼之手。你又私开战船，背反寡人，欲害寡人的殿下，思想篡位长安。幸有薛仁贵能干，将你擒入天牢，如今明正大罪，再无强辨。十恶大罪，不过如是而已。”降旨锦衣武士，将士贵父子绑出午门，踹为肉酱，前来缴旨。锦衣武士口称：“领旨。”就来捆绑张环父子女婿。单说尉迟恭，原来得细心，仔细睁眼看绑，却见张环对东班文武班内一位顶龙冠，穿黄蟒的眼色斜去。侍卫扎绑不紧，明知成清王王叔李道宗与张环有瓜葛之亲，在朝堂卖法，暗救张环。连忙俯伏金阶奏道：“陛下，张环父子罪在不赦，若发侍卫绑出，恐有奸臣卖法，放去张环，移调首级，前来缴旨，那里知道？不如待臣亲手将先王封赠的鞭，押出张家父子到午门外打死，谁敢放走张环。”朝廷依了敬德之奏，只吓得张环面如土色，浑身发抖。急得王叔李道宗并无主意，只得大胆出班俯伏金阶，奏道：“陛下龙驾在上，老臣有事冒奏天颜，罪该万死。”天子道：“王叔有何事奏闻？”李道宗奏：“张环父子屡有欺君之罪，理当斩草除根，但他父子也有一番功劳在前，开唐社稷，辅助江山，数年跋涉，今一旦尽除，使为人臣者见此心灰意冷，故而老臣大胆冒奏，求陛下宽洪，放他一子投生，好接张门后代，未知我王龙心如何？”天子见王叔保奏，只得依准。说：“既然王叔行德，保他一脉接宗。”降下旨意，将张环四子放绑，发配边外为民，余者尽依诛戮。侍臣领旨，传出午门外，放了张志豹，哭别父兄，配发边外。后来子孙在武则天朝中为首相，与薛氏子孙作对，此言不及细表。先讲尉迟恭将张环父子女婿五人打死，割落首级，按了君法，成清王李道宗将他父子五人尸骸埋葬。王叔宠妃张氏，容貌超群，已经纳为正室，闻父兄因与薛仁贵作对，打死午门，痛哭不已，怨恨仁贵在心，必要摆布，好与父兄报仇。王叔十分解劝，方得逍遥在宫，不表。

单言尉迟恭缴过旨意，仁贵侍立在旁，有黄门接了湖广汉阳荒本一道，奏达天子。朝廷看本，顿发仁慈。说：“湖广如此大荒，不去救济，民不能生，恐有变乱之患。”便对茂功说：“徐先生，你往湖广走遭罢。寡人开销钱粮，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要紧之事，非先生不可。”徐勳领旨。当日辞驾，离了长安，竟往湖广救荒而去，此非一日之功。

当夜驾退回宫，群臣散班。其夜朝廷睡至三更，梦见一尊金身罗汉，到来说：“唐王，你曾许下一愿，今日太平安乐，为何不来了偿此愿？”天子梦中惊醒，心中记得，专等五更三点，驾登龙位，文武朝见，三呼已毕，侍

立两旁。天子开言说：“寡人当初即位时，天下通财，铸国宝不出，曾借湖广真定府宝庆寺中一尊铜佛，铸了国宝，通行天下。曾许复得辽邦，班师回朝，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不想今日安享班师，国事忙忙，朕心忘怀此愿。幸菩萨有灵，昨宵托梦于朕。今开销钱粮，铸此铜佛，其功洪大。尉迟王兄，你与朕往湖广真定府，一则了愿，二则督工监铸铜佛，完工回朝缴旨。”敬德领了旨意，辞驾出午门，带家将上马，趁早离了大国长安，竟往湖广铸铜佛去了。此言不表。

如今单言那薛仁贵，俯伏尘埃奏道：“陛下在上，臣有妻柳氏，苦守破窑，候臣衣锦荣归，夫妻相会。不想自别家乡，已有一十二年，到今日臣在朝中受享，未知妻在破窑如何度日。望陛下容臣到山西私行察访，好接来京，同享荣华。”天子听奏，心中欢悦。说道：“薛王兄功劳浩大，朕当加封为平辽王之爵，掌管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命卿衣锦还乡，先回山西。程王兄，你到蜂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起造平辽王府，完工之日，回朝缴旨。”程咬金当殿领了旨意，打点往山西督工造王府。薛仁贵受了王位，心中不胜之喜。三呼万岁，谢恩已毕，退出午门。其夜安歇公馆，一到了次日清晨，端正船只，百官相送出京。下落舟船，放炮三声，掌号开船。离了大国长安，一路上威风凛凛，号带飘飘，耽搁数天，已到山西，炮响三声，泊住号船。合省府州县大小文武官员，献脚册手本，纷纷乱乱，兵马层层，明盔亮甲，戎装结束，多在马头迎接。仁贵见了，暗想当初三次投军的时节，人不知鬼不觉，何等苦楚，到今日身为王爵，文武俱迎，何等风光。我欲乘轿上岸，未知妻在破窑度日如何？不免此地改妆，扮做差官模样，上岸到绛州龙门县大王庄，私行探听妻房消息，然后说明，未为晚也。薛仁贵算计已定，传令大小文武官员尽回衙署理事。只听一声答应，纷纷然各自散去，我且不表。

单言薛仁贵扮了差官，独自上岸，只带一名帖身家将，拿了弓箭，静悄悄往龙门县来。天色已晚，主仆歇宿招商，过了一宵。明日清晨早起，离了龙门县，下来数里，前面相近大王庄，抬眼看时，但见：

丁山高隐隐，树木旧森森。那破窑，依然凄凄惨惨；这世态，原是碌碌庸庸。满天紫燕，飞飞舞舞；路上行人，联联续续。别离十余载，景况未相更，当年世界虽然在，未晓窑中可是妻。

仁贵看罢，一路行来，心中疑惑。我多年不在家，必定我夫人被岳父家接去，这窑中不是我家，也未可知，且访个明白。只听得前面一群雁鹅飞将起来，忙走上前，抬头一看，只见丁山脚下，满地芦荻，进在那边，有一个金莲池。仁贵见了凄然泪下，我十二年前出去，这里世界依然还在。只见一个小厮，年纪只好十多岁，头满面白，鼻直口方，身上穿一件青布短袄，白布裤子，足下穿双小黑布靴，身長五尺，手中拿条竹箭，在芦苇中赶起一群雁鹅，在空中飞舞。他向左边取弓，右手取了竹箭，犹如蜡烛竿子模样，搭上弓对着飞雁一箭，只听得呀的一声，跌将下来，口是闭不拢的。一连数只，一般如此，名为开口雁。仁贵想：“此子本事高强，与本帅少年一样，但不知谁家之子。待我收了他，教习武艺，后来必有大用。”正要去问，只听得一声响，芦林中一个怪物跳出来，生得可怕：独角牛头，口似血盆，牙如利剑，浑身青色，伸出丁耙大的手来拿小厮。仁贵一见大惊，可惜这小厮，不要被怪物吞了去，待我救了。他忙向袋中取箭搭弓，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嗖的一声，那怪物却不见了，那箭不左不右，正中小厮咽喉，只听得呵

呀一声，仰面一交，跌倒尘埃。唬得仁贵一身冷汗，说道：“不好了，无故伤人性命，倘若有人来问，怎生回答他来。自古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管什么平辽王。”欲待要走，又想夫人不知下落，等待有人来寻我，多把几百金子，他自然也就罢了。不言仁贵胸内之事，原来这个怪物，有个来历的，他却是盖苏文的魂灵青龙星，他与仁贵有不世之仇，见他回来，要索他命，因见仁贵官星盛现，动他不得，使他伤其儿子，欲绝他的后代，也报了一半冤仇。故此竟自避去，此话不讲。

再说云梦山水帘洞王敖老祖，驾坐蒲团，忽有心血来潮，便掐指一算，知其金童星有难，被白虎星所伤。但他阳寿正长，还要与唐朝干功立业，还有父子相逢之日。忙唤洞口黑虎速去，将金童星驮来。黑虎领了老祖法旨，驾起仙风，飞到丁山脚下，将小厮驮在背上，一阵大风，就不见了。仁贵看见一只吊睛白面黑虎，驮去小厮，到大惊失色，茫然无措。再讲黑虎不片时工夫，就到洞口缴令。老祖一看，将咽喉箭杆拔出，取出丹药敷好箭伤，用仙药灌入口中，转入丹田，须臾苏醒。拜老祖为师，教习枪法，后来征西，父子相会白虎山，误伤仁贵之命，此是后话慢表。

再讲仁贵叹气一声说：“可怜，尸骸又被虎衔去，命该如此。”慢腾腾原到窑前，没门的，是一个竹帘挂的。叫一声：“有人么？”只见走出一个女子来，年纪不多，只好十二三岁的光景。生得眉清目秀，瓜子脸儿，前发齐眉，后发披肩，青布衫，蓝布裙，三寸金莲，到也清清楚楚，斯斯文文，好一个端严女子，口中说道：“我道是哥哥回，原来是一个军官。”问道：“这里荒野所在，尊官到此怎么？”仁贵说道：“在下自京中下来的，要问姓薛的这里可是么？”金莲说：“这里正是。”仁贵就胆大了，连忙要走上来，金莲说：“尊官且住，待我禀知母亲。”金莲说：“母亲，外面有一人，说是京中下来的，要寻姓薛的，还是见不见，好回复他？”柳金花听得此言，想丈夫出去投军，已久没有信息。想必他京中下来，晓得丈夫消息，也未可知，待我去问他。说：“长官到此，想必我丈夫薛仁贵，有音信回来么？”为何问这一声？仁贵去后那小姐无日不想，无刻不思，转身时，亏周青赠的盘费，自己也有些银子，又有乳母相帮，王茂生时常照管，生下一双男女，不致十分劳力。今见了仁贵，难道不认得？投军一别，仁贵才年二十五岁，白面无须，堂堂一表。今日回家，隔了十三年，海风吹得面孔甚黑，三绺长髯，所以认不得。仁贵见娘子花容月貌，打扮虽然布衣布裙，十分清洁，今见他问，待我试他一试。说道：“大娘，薛官人几时出去的，几年不曾回来？”金花道：“长官有所未知，自从贞观五年，同周青出去投军，至今并无下落。”仁贵说：“你丈夫姓甚名谁？为何出去许多年，没有信么？”金花道：“我丈夫姓薛名礼，字仁贵。极有勇力，战法精通，箭无虚发。”仁贵欲要相认，未必他心洁否，正是：

欲知别后松筠操，可与梅花一样坚。

毕竟不知怎生相认夫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平辽王建造王府射怪兽误伤婴儿

诗曰：

紫蟒金冠爵禄尊，夫人节操等松筠。甘将冰雪尝清苦，天赐恩荣晚景声。

那仁贵开言道：“原来就是薛礼。他与我同辈中好友，一同投军。他在海外征东，在张大老爷帐下，充当一名火头军。今圣上班师回朝少不得就要回家。我闻大娘十多年在窑中凄凉，怎生过得日子？我有黄金十锭，送与大娘请收好了。”金花一听此言，大怒说：“狗匹夫，你好大胆，将金调戏。我男人十分利害，打死你这狗匹夫才好，休得胡言，快走出去。”仁贵看见小姐发怒，只是嘻嘻的笑道：“大娘不必发怒。”金莲也便喝一声：“叫你去不肯去，哥哥回来，怎肯干体！”顾氏乳娘看见仁贵举止端庄，出言吐语，依稀声音，像当年薛礼无二，便上前叫声：“小姐，不要动气，待我问他。”说：“尊官，你悉知薛官人怎么样了，不要糊糊涂涂，说个明白。”仁贵听了乳母问他之言，欲待说明，这一双男女从何而来？莫不是窑中与人苟合生出来，也要问个明白；若不说明，夫人十多年苦楚，叫我那里放心得下。我今特地来访，难道不说明不成，待我将平辽王三字隐藏，明白一双男女，果然不妙，我一剑分为两段，算计已定，开言说：“娘子，卑人就是薛礼，与你同床共枕，就不认得了？”金花闻言，气得满面通红说：“狗匹夫，尤其可恶，一发了不得。女儿，等哥哥回来，打这匹夫。”乳母说：“小姐且住发怒，待我再问个明白。尊官，你把往年之事细细讲明，不要小官回来斗气。”仁贵说：“我自从到府做小工，蒙小姐见我寒冷，相赠红衣，不道被岳父知道，累及小姐，亏岳母救了，在古庙殿中相遇，蒙乳母撺掇，驮回在破窑中成亲，亏了恩兄王茂生夫妻照管，天天在丁山脚下射雁度日，蒙周青贤弟相邀，同去投军，在总兵张大老爷帐下月字号内，做了一名火头军。今班师回来，与娘子相会。”说了一遍，金花说：“我官人左膊上有硃砂记的，有了方信是薛礼。”薛礼脱下衣服，果然朱砂记。金花方信是实，一些也不差，抱头大哭，叫女过来，也拜了父亲。金花叫声：“官人，你今日才晓得你妻子之苦，指望你出去寻得一官半职回来，也与父母争气，也表你妻子安享。如今做了火头军回来，不如前年不去投军，在家射雁，也过得日子。也罢，如今靠了孩儿射雁，你原到外边做些事业做做，帮助孩儿过了日子罢。”仁贵听了叫声：“娘子，我出门之后，并无儿女，今日回来，又有甚么男女，还一个明白。”金花说：“官人，你去投军之后，我身怀六甲，不上半年，生下一双男女，孩儿取名丁山，女儿取名金莲，都有十分本事，与你少年一般。孩儿出去射雁，不久就回。见了他十分欢喜。”仁贵说：“不好了，不要方才射死的小厮，就是孩儿。待我再问一声：‘娘子，孩儿身上怎样长短，如何说与我知道。’”金花道：“孩儿身長五尺，面如满月，鼻直口方，身穿青布袄，青布裤儿。”仁贵说：“坏了，坏了！”双足乱喘说：“娘子，不好了，方才来访娘子，丁山脚下果见一个小厮射开口雁，不想芦林之中，跳出一个怪物，正要把孩儿擒吞，我见了要救他，被我一箭射死，倏然不见，却误射死了孩儿，如今悔也迟也。”金花一听此言，大哭说道：“冤家，你不回来也罢，今日回来，到把孩儿射死，我与你拼了命罢。”一头大哭，一面乱撞。金莲叫声：“爹爹，哥哥射死，尸骸也要埋葬。”仁贵说：“那尸首被虎啣去了，叫我那里去寻。”金花母女尤其大哭。仁贵见了，也落了几点眼泪。上前叫一声：“夫人、女儿，不必啼哭，孩儿无福，现现成一个

爵王爷送脱了。”金花听了说：“呸！在此做梦，人贫志短，一名火头军妻子，做了夫人，正军妻子做王后？”仁贵道：“夫人不信，如今绛州起造王府，是那个？”金花道：“这是朝廷有功之臣。”仁贵叫声：“夫人，你道王爷姓甚么？”“闻得王家伯伯说姓薛，名字不晓得。”仁贵道：“却又来，我同尉迟老将军，跨海征东，海滩救驾，早定东辽，班师回来，皇上恩封平辽王，在山西住扎，管五府六州一百零三县地方，都是下官执掌，一应文武官员，先斩后奏。如今访过了夫人，接到王府中，受享荣华富贵，不想孩儿死了，岂不是他无福，消受不起？目下府州官公子也要有福承受，况我一介藩王的世子，不是他无福么？夫人哭也无益。”金花一听此言，心中一悲一喜，悲的是孩子死了，喜的是丈夫做了王位。便回嗔作喜，开口问道：“你做了平辽王，可有什么凭据，莫非射死孩儿，巧将此言哄骗我们？”仁贵道：“夫人，你果然不信，还你一个凭据。”便向身边取出五十两重一颗黄金印，放在桌上，说声：“夫人，还是骗你不骗你？”金花看见黄金宝印，方信是真，叫声：“相公，你果然做了藩王，不差的么？”仁贵说：“金印在此，决不哄夫人。”金花嘻嘻笑道：“谢天地，我这样一个身上，怎好进王府做夫人？”仁贵说：“夫人不必心焦，到明日自到鲁国公程老千岁，同着文武官员来接。但不知我出门之后，岳父家中有信息么？”夫人说：“呀，相公。家中只有我父亲，道我真死，母亲、兄嫂放走我的，不晓得住在窑中，十余年没有音信，如今不知我爹爹、母亲怎样了。”仁贵点点头说：“夫人，你这一十三年怎生过了日子？”金花说：“相公不问犹可，若问你妻子，苦不可言。亏了乳母相依，千亏万亏，亏了王家伯伯夫妻，不时照管，所以抚长了儿女一十三年。”仁贵说：“进衙门少不得要接恩哥、恩嫂过去，报他救命之恩，一同受享荣华，还要封他官职。夫人，如今原到岳父家中去，他有百万家财，高堂大厦，鲁国公到来，也有些体面。若住在破窑里面，怎好来接夫人，岂非有玷王府，笑杀绛州百姓。下官先回绛州，夫人作速到岳父家中，去等程老千岁来接，就是恩哥恩嫂，不日差官相迎，我要去到任要紧，就此别去。”夫人说：“相公，我与你远隔十多年，相会不多时，怎么就要去了？”仁贵道：“夫人，进了王府，少不得还要细谈衷曲。”依依不舍，出了窑门，到了山冈，上了马，看了山脚下，想起儿子，好不伤心。几次回头，不忍别去。说也罢，长叹一声，竟望绛州而去，此话不表。

单讲金花小姐看见丈夫去后，母女双双晓得仁贵做了王位，不胜之喜。便对乳母说：“方才相公叫我到父母家中去，好待程千岁来接，这窑中果然不便，但回到家中，父母不肯收留，将如之何？”乳母说：“小姐放心，这都在我身上。同了王家伯伯前去，对员外说小姐不死，说了薛官人如今他征东有功，做了平辽王位，那怕员外不认？况且院君、大爷、大娘，都知道叫我同小姐逃走的，只不晓得住在窑中，只要院君、大爷对员外讲明白，定然相留。”金花说：“乳母言之有理。就去请王家伯伯到来，一同去说。”乳母依言，报与王茂生。那王茂生闻言薛仁贵做了王位，满心大悦，对毛氏大娘说知：“不在我结义一番，救了他性命，如今这桩买卖做着了。”毛氏大娘说知：“看薛官人面上官星现发，后来必定大发。”茂生说：“不必多言，快快同去。”夫妻二人茫茫然来到破窑中，说：“弟媳恭喜，兄弟做了大大的官，带累我王茂生也有光彩。”金花将仁贵来访之事，说了一遍：“还要报答大恩，不日差官来请，相烦伯伯同乳母到我家中报知消息，好待来接。”王茂生满口应承，口称当得，便同了乳母，来到柳员外家中报喜，此言慢表。

再讲那柳员外那年逼死了女儿，院君日日吵闹，柳大洪与田氏相劝不休，那员外到有悔过之心。这一日乳母同王茂生到来报喜，员外难寻头路，茫然不晓。那番柳大洪说起：“妹子不死。当初做成圈套，瞒过爹爹，放走妹子逃生的。今日乳母、王茂生所说，薛仁贵做了大官，要接妹子回家，好待明日鲁国公来接妹子到任。爹爹，如今事不宜迟，做速整备，差人去接妹子到来，等候程千岁相迎。”柳员外说：“到底怎么，讲得不明不白，叫我满腹疑心。”柳大洪说：“爹爹不知，向年薛礼在我家做小工，妹子见他身寒冷，要将衣服赏他，不想暗中错拿了红衣，被爹爹得知，要处死妹子。孩儿同母亲放走，至今十有余年，不知下落。今乳母回来报喜，果有其事。”员外听言说：“此事何不早讲，直到今日，我到受了你母亲几年吵闹。既是你们放走，后来我气平之时，早该差人寻取，到家安享，却使他在窑中受这多年的苦。”叫声：“乳母，你同我进去见了院君，羞他一羞。”说罢，同乳母进内，叫声：“院君，你做得好事，把老汉瞒得犹如铁桶一般。”哈哈大笑。院君见了，又好笑又好气，叫声：“老杀才，还我女儿来。”员外说：“乳娘，你去对院君细细讲明，我有心事，要去外边料理。没有工夫与他讲。”就把十个指头轮算，这件缺不得，那件少不得。不表员外之事，再言院君对乳娘说：“这老杀才在那里说什么鬼话？”乳娘说：“有个缘故，待老身对院君说。”院君道：“我正要问你，你自从那日同小姐出门之后，十有余年，到底怎么样了，快说与我知道。”乳娘说：“自从出门，走到古庙，遇着了薛礼，同到破窑中成亲，不一年薛礼出去投军，救驾有功，封本省平辽王。昨日来访，说明此事，窑中不便迎接，明日要到员外家中。护国一品太夫人，为此员外在此喜欢。”院君听了满心喜欢。对员外说：“如今打点先去接女儿回家，明日好待程千岁到来迎请。”员外说：“我多晓得。”分付庄客挂红结彩，端正轿子二乘，差了丫环、妇女、家人们先去，接了小姐回来。筵席要丰盛，合族都请到，嫁妆要端正。女儿一到，明日等老程千岁，忙得不得了。乳娘同茂生先去报知小姐，然后接迎家人妇女数十名，两乘大轿，来到窑前。小姐晓得乳娘先来报知，与女儿打扮，忽听得一班妇女来到，取出许多新鲜衣服送与金花，说：“奉员外、院君之命来接小姐。”金花大喜，打扮停当，然后上轿，回转家中。见了父母，谈说十余年之苦。院君听了，心中不忍，反是大哭，员外在旁相劝。当夜设酒款待女儿，自有一番细说，不必细表。

再讲仁贵离了窑中，一路下来，来到绛州，进了城门，不知王府造在那里，待我问一声。上前见一钱庄，问一声道：“店官，借问一声，如今平辽王府造在那里？”那店官抬头一看，见马上军官十分轩昂，相貌不凡，忙拱手说：“不敢，那里直过东下北就是。”仁贵说：“多谢。”果然不多路，来到辕门，好不威势：上马牌、下马牌、马台、将台、鼓亭、东辕门、西辕门，巡风把路，朝房、节度司房、府县房、奏事房、简房。仁贵把马扣住，下了马，将马拴在辕门上，那巡风一见，兜头一喝：“把你这瞎眼的，这里什么所在，擅敢将你祖宗拴在这里。好一个大胆的狗才，还不拴在别处去，不要着老爹嗔怪！”仁贵道：“不要噜苏，我是长安下来，要见程老千岁的。快些通报，前来接我。”巡风听了，对旗牌说：“我们不要给他说话。听得平辽王不日来到，莫不是私行走马上任，也未可知。”旗牌说：“说得不错。”对巡风说：“不要被他人走了，连累我们。程千岁性子不好，不是好惹的。”巡风道：“晓得的，不必费心。”那旗牌来到里面对着中军说知，中军忙到

银銮殿报与程千岁。那道那程咬金正坐在殿上，低头在那里算鬼帐，造了王府开销之后，只好落银一万，安衙家伙等项，只落得五千两头，仪门内外中军、旗牌官、传宣官、千把总、巡风把路、各房书吏上了名字，送来礼仪不上三千头，共二万之数。我想这个差事可以摸得三万，如今共止有一万八千，还少一万二千，再无别入凑数。正在乱郁郁，听得中军跪下报说：“启老千岁，外面有一人，说长安来的，要老千岁出去迎接。”程咬金不提防的倒弄得心里一跳，这一边说：“！死狗才，长安下来的与我什么相干，要本藩出去迎接，倘长安下来的官，难道我去跪迎，放屁！叫他进来见我，待我问他。倘有假冒，不要难为你们。”那中军不敢回言，诺诺连声而退。对巡风说：“叫他进去。”巡风见了仁贵说：“程老千岁唤你进去，须要小心。”仁贵想：“这怪他不得，他是前辈老先生，怎么要他出来接我，自然待我进去见他。”便说：“你们这班人看好了我的马，厮见过了程老千岁就出来的。”巡风听了他言语好个大模样，看他进去见了程千岁怎生发落，此话不表。

再讲薛仁贵走到银銮殿，见了程咬金，叫声：“程老先生辛苦了。”程咬金抬头一看，见了仁贵，立起身来说：“平辽公，老夫失迎了。”仁贵道：“不敢。”上前见礼，宾主坐下，说：“老千岁督工监造，晚侄儿未曾相谢，今日走马到任，望恕不告之罪。”咬金说：“老夫奉旨督造，倘有不到之处，还要平辽公照顾。今日到任，应该差人报知，好待周备衙迎接才是。今日不知驾临，有罪，有罪。”仁贵说：“老千岁说那里话来，晚侄有件心事要烦老千岁说明。”咬金听了“心事”两字，便立起身来，同仁贵往殿书房中去讲话了。吓得外面这些各官等都说：“我等该死，今日王爷走马到任，方才言语之中得罪了他，便怎么处？”旗牌道：“想起来也不妨事的。自古道不知不罪，若王爷不问便罢了，若有风声，求程千岁，只要多用几两银子，这老头儿最要钱的。”众人都道：“说得是。”少表众效用官员说话。再言文武各官都知道了，行台、节度司、提督、总兵以下文武官员差人在那里打听。听得此言，飞报去了。次日清晨，都在辕门外侍候。听得三吹三打，三声炮响，大开辕门，薛爷分付文武官回衙理事，各守汛地。下边一声答应退出。少时传出一令来，着军士们候程千岁到柳家庄接护国夫人。传令已出，外面都知道，文武官员不敢散去。只听炮响，里面鲁国公程千岁果然八抬大轿，前呼后护出来。外面备齐了全副执事，半朝銮驾，五百军士，护送薛爷家眷亲至辕门。府县官不得不随在后面，好不威势。百姓观者如堵，三三两两说：“王爷就是本地人，做本地官，古今罕见。”少表百姓评论，再进程千岁来到柳家庄，把兵马扎住，三声大炮，惊动了柳员外，鼓乐喧天，同儿子大洪出来迎接。那些文武各官俱在墙门外跪候。正是：

寒梅历尽雪霜苦，一到春来满树香。

毕竟不知柳家父子出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王敖祖救活世子 平辽王双美团圆

诗曰：

金绣双花福分高，赤绳缘巧配英豪。一朝得受藩王爵，鸾凤和鸣瑞圣朝。

再说那程咬金下了轿见了柳刚父子，呵呵笑道：“亲翁不必拘礼，今日来迎侄媳，快快请令缓上轿。”那员外父子连声答应，迎进大厅，父子下拜，咬金扶起。叙及寒温，三盏香茗，柳刚父子在傍相陪，柳刚说：“承老千岁下降，只恐小女消受不起，请回銮驾，老夫亲送小女到王府，还有薄仪相送。”咬金大悦，说：“这也不必费心。本藩先回，致意令媛，舍侄候令媛到王府团圆。”说罢，起身别了员外，大门上轿，分付各官同护国夫人送归王府。各官跪下说：“是。”咬金先自回去。然后各官同柳刚到大厅见过礼，一面小姐转身，本宅家人妇女，半副銮驾，前呼后拥，兵丁护从，放炮起身。然后那各官同员外起身，离了柳家庄，来绛州城。一路风光，不必细说。来到辕门，三通奏乐，一声炮响，两旁各官，跪接夫人。进了王府，直到后殿下轿，仁贵接见，然后出轿拜见父亲，夫妻相见。柳员外过来陪罪，仁贵说：“岳父，何出此言，少不得一同受享荣华，小婿命内所招。”员外辞别出府，回家去了。平辽王与夫人后堂设宴共酌，叙其久阔之情，不必细讲。少刻传令出来，令文武官各回衙署，不必伺候。外面一声答应，回衙不表。

再讲员外回去，与院君商议，整备银子三千两与程千岁，各官送银三百两，兵丁各役，俱有赏赐。嫁妆备不及，折银一万两。程咬金见了礼单，对仁贵说：“令岳送我三千银子，再不敢受。”仁贵说：“有劳贵步，自然请收，不必过谦。”咬金说：“又要令岳费心，老夫只得收了。”再讲王茂生见金花出门之后，窑中剩下这些破家伙，收拾好了，顾氏乳娘跟随小姐也进王府去了，弄得冷冷清清，回到自己家中，对毛氏说：“薛礼无恩无义，做了王位，忘记了我王茂生。他说着人前来接我，怎么今日还不见人来？”走门出户，东一望，西一望。毛氏大娘见了他到也好笑，说：“官人，他不来，我们到要去贺他。”王茂生道：“这也说得有理。拿甚东西去贺他？也罢，将两个空酒坛放下两坛水，只说送酒与他，他眼睛最高，决不来看，就好进去见他，自然有好处的。”夫妻二人商议已定，次日果然挑了两坛水，同了毛氏，竟望绛州来。到辕门，只见送贺礼纷纷不绝，都到号房挂号，然后禀知中军，中军送进里面，收不收，里面传出来。王茂生夫妻立在辕门外，众人睬也不去睬他，理也不去理他，却被巡官大喝一声，说：“这什么所在，把这牢担放在这里，快些挑开去。”王茂生道：“将爷，我与千岁爷是结义弟兄，烦通报一声，说我王茂生夫妻要见。”巡风听见说：“瞎眼的奴才，难道我千岁爷与你这花子结义，不要在这里讨打，快快挑开去。”王茂生无右奈何，今日才晓得做官这样尊重。只得将担子挑在旁首，叫妻子看守，自己来到签房，看见投帖子甚多，不来细查，茂生就将帖子混在当中。签房送与中军，中军递与里面去了。仁贵正与咬金言谈，相谢接夫人之事。传宣官禀上说：“外面各府行台、节度，族中具有手本帖子礼单，送上千岁爷观看。”仁贵看了，对传宣说：“各府等官三日后相见，族中送礼，原帖打还。你去对他说，千岁不是这里人，是东辽国人，没有什么族分，回复他们这班人去。”咬金说：“住着，平辽公，这些都是盛族，礼也不受，说什么东辽国人，不明不白，说与我知道。”仁贵说：“老千岁不知，晚侄未遇之时，到伯父家中借五斗米，都不肯的，反叫庄客打我转身。亏了王茂生夫妻，救了性命，

与他结义在破窑中。”受苦之事，说了一遍。咬金道：“这也怪你不得，老夫少年时，也曾打死了人，监在牢中，没有亲人看顾。后来遇赦出来，结义哥哥尤俊达，做成事业。这势利的人，我就不采他，如今贵族中也有势利人，礼物不要收他，传他进来，每人罚他三碗粪清水，打发他回去。”仁贵道：“礼物不收就够了，粪清水罚他，使不得的。”传令一概不收。咬金说：“你拿帖子再看一看，内中也有好的，也有歹的，难道一概回绝不收。”仁贵见说：“老千岁高见。”就将帖子看过，内中有一帖，上写着：“眷弟王茂生，拜送清香美酒二坛。”仁贵见了帖子大喜，对咬金说：“方才晚侄说恩哥恩嫂，正要去接他，不想今日到来拜我。”咬金说：“如何。我说好歹不同。”仁贵一面传令，回绝合族众人；一面分付开正门，迎接王老爷。这一声传话，外面都知道了。巡风把总听得千岁出来接王老爷，大家都吓得胆战心惊，走上前见了王茂生，跪下说：“小人们不知，多多得罪。求王老爷，千岁面前不要提起。”竟乱磕头，一连磕了几个头。王茂生说：“请起，我说结义弟兄，你不信呀，磕头无益。”巡风看来不答对，连忙袖子里拿出一封银子，送与茂生。茂生接了，放在身边。说：“发利市了。”只听得里边击鼓三通，报说：“千岁出来，接王老爷。”王茂生摸不着头路，黑漆皮灯笼，冬瓜撞木钟，迎将进去。仁贵一见，叫声：“恩哥，兄弟正要差官来接，不想哥哥先到，恕兄弟失接之罪。”茂生说：“不敢。”同进银銮殿，到后堂见过了礼。茂生说：“你嫂嫂毛氏，也在外面。”分付打轿，有数名妇女随轿来，在外面上轿，来到后堂。这两坛酒也挑进来。仁贵夫妻拜谢哥嫂，请嫂嫂里面去。金花同毛氏来到里面不表。

再讲仁贵分付，将王老爷酒取上来。王茂生看见，满面通红，想道：“这不是酒，是两坛清水，不打开便好。”好似天打一般。仁贵分付家将，将王老爷酒打开来。家将答应，将泥坛打开一看，没有酒气，是水。禀道：“不是酒，是水。”仁贵呵呵大笑，说：“取大碗来，待本藩立饮三碗。叫做‘人生情义重，吃水也清凉’。”仁贵忙将水喝了，王茂生置身无地，看仁贵吃完水，封王茂生辕门都总管，一应大小事情，以下文武官员，俱要手本禀明王茂生，然后行事。如今王茂生一脚踏在青云里，好不快活。请程千岁相见，王茂生见了咬金，跪将下去。咬金说：“如今平辽王恩哥，就是我子侄一样，以后不必行此礼。”分付设酒，与哥哥贺喜。此话不表。

另回言说那传宣官到外面，对送礼人说千岁不是这里人，是东辽国人，礼物一概不收。请回，不必在此伺候。薛氏族中一闻此言，大家没兴，商议送银三千与程千岁，不知此事允否。又听得传宣官言是东辽国人，礼单一概不收，将信将疑，听得击鼓开门，接王茂生，薛雄员外说：“他是卖小菜背篓子，妻子做卖婆，到开正门出接，无疑是我侄儿。我是他嫡亲叔父，怕他不认？”内中有一人姓薛名定，开言说：“王小二夫妻尚然接见，叔父头顶一字，无有不见之理。”员外想起前事，懊悔不已，只得要央王茂生了。忙打点三千银子，到次日用衙门使费，央传宣官先送银子给王茂生，然后送礼单进去。传宣官说：“这个使不得，王爷出令如山，不敢再禀。”巡风道：“昨日王老爷得罪了他，几乎弄出事来。他是千岁的叔父，就是通报也无妨。现今王老爷得了银子，怕他则甚。”却说王茂生是个穷人，不曾见过银子面的，今见了许多银子，心中想道：“我没有这宗胆量得这注财喜，必要与程千岁商议；况且他是前辈老先生，与仁贵合得来的。”算计已定，来到咬金

面前，说：“程老千岁，我有句说话上达。”咬金道：“茂生，你有什么话，说便了。”茂生道：“那薛雄员外要认侄儿，送礼来庆贺不收；如今特地倩我，送银子三千两，要我在千岁面前帮衬。我一人得不得许多银子，特来与老千岁计议。”咬金说：“老王不要哄我。这银子要对分，不要私下藏过，有对会的。”茂生道：“若要独吞，我不来对老千岁说了。”那番一同来见仁贵。那仁贵正在大怒，说：“狗官，昨日已经发还，今日又拿礼单来。混帐，要斩，要打！”传宣官在地磕头。咬金说：“平辽王为何大气？”仁贵说：“老柱国不知，昨日寒族来送礼，要认本藩。已经将礼单发出，不认他们这班势利小人。今日又来混禀，你道可恼不可恼。”咬金说：“世态炎凉，乃是常事。如今做了王位，族中不相认，觉得量小了些。”仁贵说：“这是无情无义之物，那恩哥送来水，吾也吃三碗，这官儿一定要正法。”茂生跪下说：“这个使不得，要说兄弟不近人情，做了藩王，欺灭亲族，这是一定要受的。”仁贵连忙扶起，说：“既承老千岁、哥哥二位指教，分付将礼物全收了，与我多拜上各位老爷，千岁爷改日奉谢。”“是，得令！”传宣官传出外面去，那薛氏舍族见收了礼，大家欢喜回家。这是仁贵明晓咬金、茂生二人在内做鬼，落得做人情，此话不表。那王茂生做了辕门都总管，冠带荣身，这些大小文武官员，那一个不奉承，个个称他王老爷，千岁言听计从，文武各官要见，必先要打关节与茂生，然后进见，足足摸了几万余金。咬金完工复命，仁贵送程仪三千两，设酒送行。次日清晨，送出十里长亭，文武百官都送出境外，满载而归。一路风光，竟望长安而去，不必细表。

再讲风火山樊家庄樊洪海员外，对院君潘氏说：“你我年纪都老了，膝下无儿，只生女儿绣花，十三年前被风火山强盗强娶，被薛仁贵擒了三盗，救了女儿。我就将绣花许配他，说投军要紧，将五色鸾带为定，一去许久，并无音信。我欲将女儿另对，后来有靠。女儿誓不重婚，终身守着薛礼，这也强他不得。若没有薛礼相救，失身于盗，终无结局，所以忍耐到今。但是老来无靠，这两天闻得三三两两说薛仁贵跨海征东，在海滩救驾有功，平了东辽，班师回朝，封为山西全省平辽王之职，上管军，下管民，文武官员，先斩后奏。手下雄兵十万，镇守绛州。前日程千岁到家中，接取护国夫人，难道忘记了我女儿不成？”院君听了大喜说：“此言真的么？”员外说：“我不信，差人打绛州打听，句句是真。指望他来接到任，半月有余，不来迎接，却是为何？”院君说：“员外不要想痴了，前年薛礼原说有妻子的，你对他说愿做偏房，故将鸾带为定。止有女儿嫡亲一脉，你我两副老骨头，要他埋葬，做了王府偏房，决非辱了你。不要执之一见，要他来接到绛州，路又不远，备些妆奁，亲送到王府，难道他见了鸾带，不收留不成？”员外点头说：“此言到有理。”分付庄客备齐嫁妆，叫了大船，一面报与小姐。绣花闻知大喜，连忙打扮，果然天姿国色，犹如月里嫦娥。打扮停当，员外取了五色鸾带，同了院君、小姐下船，一路前来竟到绛州，泊船码头。在馆驿安顿，扯起了旗：“王府家眷”四字。府县闻知，忙来迎接。员外说起因由，府县官好不奉承。一同员外来到辕门，只见弓上弦，刀出鞘，扯起二面大黄旗，上书“平辽王”三字，有许多官员来往。员外心中到觉害怕，不敢向前。府县

上达——下层或下属的意见传达给上级。

柱国——官名。唐以后沿用作勋官的称号。

仪——礼物之意。

官说：“你到奏事房中坐坐，待我禀知都总管王老爷，然后来见，你将鸾带待吾拿去。”员外将鸾带付与府县官。府县官见了，连忙来到总管房内禀明，说：“樊家庄樊洪海，向年有女绣花，曾与千岁爷有婚姻之约，现有五色鸾带为走，如今亲送到此，未知是否有因。卑职们不敢擅专，求总管老爷转达千岁。”王茂生听了，说：“二位请回，待本总见千岁便了。”府县官打一拱辞出，回复员外，此话不表。

单讲王茂生拿了鸾带，竟到里面见了仁贵。叫声：“千岁恭喜，今有樊家庄樊洪海员外夫妻，亲送小姐到此，与兄弟成亲。”仁贵竟忘怀了，听了此言，便叫：“恩哥，那一个樊员外送小姐到此，此话从何而来？”王茂生说：“向年在樊家庄降了大盗三人，员外将女绣花许配，现有五色鸾带为定，方才府县官说，果有此事么？”仁贵低头一想：“嘎，果有其事。出去十多年，此事竟忘了。如今员外在那里？”茂生说：“大船泊在码头，员外在奏事厅相候，兄弟差人去接。”仁贵说：“我道他年远另行改嫁，到任之后，自有原配夫人，所以不在心上。今日他亲送小姐到此，难道不去接他么？须要与夫人商议，夫人若肯收留，差官前去相接，若不收留，只好打发他们回去。”叫声：“哥哥，待我见过夫人，然后对你讲。”仁贵来到后堂，叫声：“夫人，下官有一件事，要与夫人商议。”夫人说：“相公有甚言语，要与妾身商议？”仁贵说：“夫人不知，那年出门投军不遇，回来打从樊家庄经过，员外相留待饭，问起因由说是风火山强盗三人，内有一个姜兴霸，要逼他女儿成亲。我因路见不平，降了三寇。那三人见我本事高强，结为兄弟，员外竟将女儿许配与我，我彼时原说家中已有妻房，不好相允。他说救了我女儿，愿为偏房，我将鸾带为定，只道年远，自然改嫁，不料樊员外夫妻，亲送女儿到来。夫人，你道好笑不好笑，我今欲要打发他回去，夫人意下如何？”夫人说：“相公，你说那里话来。既下定下樊小姐，员外夫妻亲送到此，岂有不接之理。就是妻子，一当姊妹相称，相公不差官去接待，妾身自去相接。”分付侍女们打轿，同我去接樊小姐。左右答应一声，仁贵说：“不劳夫人贵步，烦恩哥同府县官前接便了。”王茂生带了千百户把总执事，先到奏事厅叫道：“府县官在么？”那绛州府龙门县立起身来说：“卑职在。”“千岁有令，着你二位同我去接樊小姐。”府县答应道：“是。”员外抬头一看，这人是王小二，肩簪子的阿好阔绰，圆翅乌纱，圆领红袍，随了数十名家丁，昂昂然。员外叫声：“王茂生，你认得我么？”茂生回转头一看，说：“是员外，小官不知，多多得罪。”茂生做生意时，常到樊家庄去买卖，所以认得。

闲话休讲，再言王府差出许多衙役，两乘大轿，丫环妇女，不记其数。王茂生带了兵丁千百户府县官，多有执事，员外也乘了轿子，好不闹热。一路行来，已到码头，府县官侍立两旁，然后院君上轿，随后小姐上轿，放炮三声，一路迎来。前呼后拥，百姓看者如市，来到辕门，放炮一声，开了正门，三吹三打，抬到银銮殿下轿。姊妹相见，又过来见了院君。樊小姐再三不肯，上前说：“夫人在上，贱妾樊氏拜见。”夫人见小姐一貌如花，满心大悦。说：“贤妹，何出此言。”正是姊妹相称，同拜了。选定吉日，看历本说，今日正当黄道天喜，忙唤宾相，就在后殿成亲。仁贵大悦，好一个贤德夫人，成就好事。分为东西两房，修表进京，旨下封为定国夫人，拜谢圣恩，此言不表。次日清晨，拜见恩哥、恩嫂，请员外、院君相见。仁贵称为岳父、岳母，留在王府养老终身，受享荣华。又接柳员外夫妻到来，仁贵夫

妻同了樊氏一同拜见，分讨设宴庆贺。外面文武官都来贺喜，此话不表。再讲柳员外夫妻，在王府三日，告拜回家。仁贵夫妻再三留不住，只得送出辕门。你道柳员外夫妻为何不肯住在王府？他有万贯家财，又有儿媳侍奉，在家安享，可以过得，所以必欲回去。这樊老夫妻单生小姐，无有子媳，故靠女婿、女儿养老。薛雄员外同了合族也来贺喜，薛爷此番留进私衙，款待筵席，尽醉而散别去。来日千岁出了关防告示，不许亲族往来，恐有嫌疑人情。禁约已出，谁人敢进来混扰，就是钦差察院衙门，有了关防禁约，尚不容情出入，何况这是王府，非当小可。管下有五百多员文武，难道到不要谨密的么。

不表仁贵山西安享之事，再说程咬金进京复旨，君臣相会，朝见已毕，朝廷自有一番言语，也不必细表。单言咬金退朝回府，有裴氏夫人接见，夫妻叙礼已毕，分宾坐定。夫人说：“相公，皇事多忙，辛苦了。”咬金笑道：“夫人有所说的，若无辛苦事，难赚世间财。方才这桩差使做着了，果然好钦差，赚了三万余金的银子，这样差使再有个把便好。”夫人亦笑道：“相公，有所说有利不可再往。你如今年纪高大，将就些罢了。”分付备酒接风。程铁牛过来拜见父亲，孙儿程立本也来拜见祖父，他年纪止得十三岁，到也勇力非凡。今日老夫妻同了儿孙家宴，也算十分之乐。此话不表。次日有各位公爷来相望，就是秦怀玉、罗通、段林等这一班，那徐茂公往河南赈饥去了，不在京中；尉迟恭真定府铸铜佛，也不在京。惟有魏丞相在朝，他是文官，不相往来。惟有程咬金是长辈，坐满一殿，上前相见。咬金一一答礼，程铁牛出来相陪，把平辽王事细说一遍，众小公爷相辞起身，各归府中，又有周青辈八个总兵官，一同到来问安。问起薛大哥消息，咬金道：“那平辽公好不兴头，他有两个老婆，两个丈人都有万贯家财，发迹异常，不须你们挂念。”周青对姜兴霸、李庆红、薛贤徒、王新溪、王新鹤、周文、周武说：“如今我们在长安伴驾，不大十分有兴，薛大哥在山西镇守，要老柱国到驾前奏知，保举我们往山西，一同把守，岂不是弟兄不时相叙手足之情，好不快活么。”咬金说：“好弟兄聚首，最是有兴的事。我老千岁也是过来的人，当初秦大哥在日，与三十六家弟兄猜拳吃酒，好不闹热，如今他们都成仙去了，单留我一个老不死在此，甚觉孤孤冷冷，不十分畅快，这是成人之美，老夫当得与你们方便方便。”各人大悦起身，叩谢辞去。次日五更三点上朝，天子驾坐金銮，文武朝见已毕，传旨有事启奏，无事退班。咬金上殿俯伏，天子一见，龙颜大悦。说：“程王兄，有何奏闻？”咬金说：“老臣并无别奏，单奏周青等八总兵，愿与薛仁贵同守山西等处；就是薛仁贵欲请封柳、樊二夫人，贞静、幽娴、淑德，王茂生夫妻之义侠。”天子说：“悉依程王兄所奏。”卷帘退班，龙袖一转，驾退还宫，文武散班。咬金出朝，周青等闻知，大家不胜之喜，到衙门，收拾领凭，八个总兵官，辞王发程，文武送行，离了长安，竟到绛州王府，与薛大哥相会。王茂生奉旨实授辕门都总管，妻毛氏夫人封总管夫人；柳、樊二氏，原封护定一品贞静夫人。仁贵领众谢恩，王府备酒，弟兄畅饮，自有一番叙阔之情，不必细表。次日传令人总兵各分衙门地方镇守，自有副总、参将都司、千把等官，迎接上任，好不威武。平辽王到任之后，果然盗贼宁息，全省太平，年丰岁捻，百姓感德。正是：

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

此回书单讲罗通定北奇功，薛仁贵跨海证东，平定大唐天下，四海升平，满门荣贵团圆，还有《薛丁山征西传》唐书再讲。诗曰：

凤舞麟生庆太平，唐王福泽最为深。每邦岁岁奇珍献，宇内时时祥瑞生。治国魏征
贤宰相，靖边薛礼小将军。英豪屡见功勋立，天赐忠良辅圣君。

《说唐三传》主要人物表

贞观天子	唐太宗李世民
薛仁贵	挂印征西大元帅，封平辽王
柳氏	薛仁贵之妻，封护国夫人
樊氏	薛仁贵之妻，封定国夫人
程咬金	鲁国公
程铁牛	程咬金之子，封侯爵。官拜猛虎大将军二路元帅帐下后队 先锋。
程千忠	程铁牛之子，封侯爵
秦怀玉	秦琼之子，太宗驸马，征西前部先锋
罗通	越国公罗千岁的爵主乾殿下，前部先锋
徐茂公	英国公，太宗军师
尉迟恭	虢国公
魏征	太宗丞相
王茂生	薛仁贵恩兄，辕门都总管
李道宗	皇叔，成清王
秦汉	秦怀玉长子，双龙山莲花洞王禅老祖二徒弟，封青龙关定 西侯。
秦梦	秦怀玉次子，高宗封护国公
秦红	秦梦之子，世袭国公
罗章	罗通之子
苏宝同	西番哈迷国元帅，国舅
黑连度	西番界牌关镇守总兵
忽尔迷	西番金霞关守将
段九成	西番镇守接天关总兵
铁板道人	苏宝同军师
飞钹禅师	苏宝同军师
薛丁山	薛江贵之子，云梦山水帘洞王敖老祖之徒，封征西二路大 元帅，平西后封两辽王
李治	唐高宗
窦一虎	双龙山莲花洞王禅老祖大徒弟，封镇守白虎关镇西侯。
窦仙童	窦一虎之妹，薛丁山大夫人，九龙山连环洞黄花圣母徒 弟，封定国夫人
薛金莲	薛仁贵之女，桃花圣母徒弟，窦一虎之妻，封一品夫人
陈金定	薛丁山二夫人，武当圣母徒弟，封保国夫人
樊梨花	薛丁山三夫人，黎山老母徒弟，封威宁侯大将军
邹来泰	西番朱雀关守将
谢应登	蓬莱山散仙
刁应祥	西番玄武关总兵
刁月娥	竹隐山金刀圣母徒弟，秦汉之妻，封一品夫人
薛舅	薛丁山长子，封红罗总兵

薛 猛	薛丁山次子，封云南总兵
薛 刚	薛丁山三子，封登州总兵，中宗封忠孝王大元帅。
薛 强	薛丁山四子，封雁门总兵，后为驸马，官至上将军兼中书立，袭父职封两辽王。
薛 孝	薛强之子，封红罗都督
薛 蛟	薛勇之子，驸马都尉
薛 葵	薛刚之子，封无敌大将军
薛 蚪	薛猛之子，青州总兵
杨 藩	青脸道人之徒弟，白虎关总兵
李 显	东宫太子，后即位中宗
魏 旭	魏征之子，高宗封左丞相
徐 梁	徐茂公之子，高宗封军师
乌利黑	西番国王御弟，凤凰山守将
苏文通	西番国麒麟山守将
朱 崖	号太保，金牛山总兵
花伯赖	铜马关守将
花叔赖	铜马关守将
苏定国	哈迷国驸马
红孩子	牛魔王与铁扇公子之子，有风火二轮
毕尔粘	哈迷国王长子，五龙关守将
武则天	高宗正宫皇后
张 保	武后继子
武三思	武则天侄子
狄仁杰	武后谏议大夫
庐陵王	先帝之子，后即位中宗

第一回 李道宗设计害仁贵 传假旨星夜召回京

前言说到薛仁贵大小团圆，今不细述。且说程咬金进京复旨，君臣相会，朝见已毕，退出朝门，回到府中。裴氏夫人接着说：“老相公辛苦了。”程咬金道：“如今这个生意做着了，果然好钦差！落了有三万余金，再有个把做做便好。”老夫人道：“有利不可再往。如今你年纪高大，将就些罢了。”吩咐备酒接风。程铁牛过来，拜见父亲。孙儿程千忠也来拜见祖父，他年纪止得十三岁。今日夫妻儿孙吃酒，是不必说。次日自有各公爷来相望，就是秦怀玉、罗通、段林等。徐茂公往河南赈济去了，尉迟恭在真定府铸铜佛，也不在。惟有魏丞相在朝，他是文官，不大来往，惟以程咬金是长辈，也来相见。坐满一殿，上前见礼，程咬金一一答礼。程铁牛出来相见，把平辽王之事说知。众公爷辞别起身，各归府中。又有周青等八个总兵官，一同到来问安。问起薛大哥消息，程咬金道：“他有两个老婆，又有女儿，兴头不过，不必挂念。”周青对姜兴霸、李庆红、薛贤徒、王心鹤、王心溪、周文、周武说：“如今在长安伴驾，不大十分有兴。薛大哥在山西镇守，要老柱国到驾前奏知，保我等往山西一同把守，岂不是弟兄时常相会，操演武艺，好不快活，胜似在京拘束。”程咬金道：“都在老夫身上。”周青等叩谢而出。

次日五更上朝，天子驾坐金銮，文武朝见已毕，传旨：“有事启奏，无事退班。”程咬金上殿俯伏，天子一见龙颜大悦，说：“程王兄有何奏闻？”程咬金奏道：“老臣并无别奏，单奏周青等总兵，愿与薛仁贵同守山西全省，还要封赠樊氏夫人、王茂生等。”传旨：“依王兄所奏，卷帘退班。”龙袖一转，驾退回宫。文武散班，程咬金退出朝门。周青等闻知，不胜之喜，到衙门收拾领凭。八个总兵官辞行起程，文武送行，离了长安，径到绛州，至王府与薛大哥相会。王茂生实授辕门都总管，柳氏原是护国夫人，樊氏封定国夫人。王府备酒，弟兄畅饮，自有一番言语，不必细表。

次日薛仁贵传令，八位总兵官各处镇守，以下副总、参将、都司等官，都是总兵掌管。果然仁贵到任以来，四方盗贼平息，境内太平，年岁丰稔，安乐做官，不必细述。

再说长安城中，有皇叔李道宗成清王在朝，晓得薛仁贵在山西镇守，朝廷时常赐东西，袍带、盔甲、名马等项，自不必细说。这日回到银銮殿中，想起那薛仁贵，朝廷如此隆重，执掌兵权，镇守山西，手下又有八个总兵。我只生一女，名唤鸾凤，年方十七，是元配所生，才貌双全。意欲招他为婿，使他退了前妻，难道他不从？但是张美人与他有仇，因他将张士贵子婿五人斩首，每每对我哭哭啼啼，要报冤仇。想那薛仁贵没过失算计他，不如且回宫中，将此事劝他。算计已定，退回宫中。来到安乐宫，张妃朝见，宫娥备办筵席，李道宗朝南坐着，下首张美人相伴，采女敬酒。酒过数巡之后，已到二更，退回内宫，与张妃安寝。成清王与朝廷只差一等，也有内监、宫娥采女，东西两宫，殿前有指挥，一人之下，万人之尊，此话不表。

领凭——即凭证。

丰稔（r n，音忍）——庄稼成熟。

隆重——器重。

采女——汉代宫女的一种，后用作宫女的通称。

次日王爷起身梳洗，用过了早膳。张妃流泪说：“父兄惨死，请千岁与贱妾复仇，杀得薛仁贵，方泄胸中之恨。”成清王道：“孤家岂不知之，但仁贵朝廷十分隆重，朝廷大小爵王俱是他心腹。左丞相魏征、鲁国公程咬金在朝，圣上最听信。他无过失，难以寻他短处。倘然有反叛之心，孤家就好在圣上面前上本。如今一些响动无有，难以动手。今孤家倒有心事，我家郡主鸾凤未招佳婿，意欲招仁贵为婿，使他休了前妻。若然允了便罢，若然不允，说他欺骗亲王，强逼郡主，私进长安。此节事就好摆布他了。”张妃听得呆了，心想：“这岂不让他因祸而得福了？只得含糊答应，待我与张仁商议，他足智多谋，又是我赠嫁，他屡屡要报老爷之仇，忿忿不平。”于是勉强对王爷道：“千岁之言不差，也要从长计较。”王爷说：“美人之言不差。”传旨令带了兵丁出长安打猎去了。

张妃忙宣张仁。那张仁黑矻矻一张糙脸，短颈束腮，犬眼鹰鼻，颌下六撮胡须，其人刁恶多端，奸巧不过。随了张妃来到王府，成清王看他能事，凡事与他商议，言听计从。听得娘娘传宣，他头戴圆顶大帽，身穿紫绢摆开直身袍，粉底乌靴，来到宫中，口称：“娘娘，奴才叩见，不知呼唤奴才有何事干？”张妃道：“张仁，你悉知老爷、公子、姑爷都被薛贼陷害，夺了功劳。昏君听信，不念有功之臣，竟将我家满门屈杀，倒封薛贼做了王位，十分隆重。我想起来，此仇何日得报？今日千岁要把郡主招他为婿，如今想起来，此事怎样处？故此特地唤你到来，与我定下一计，须要摆布他才好。”张仁低头一想，说：“有了。郡主又不是娘娘所生，须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张妃听了大喜，命张仁出去，候大王回来听宣伺候。

再说王爷回归府中，张妃接着王爷，又说此事，说：“千岁须要与张仁商议，他极有高见。”王爷听了，忙唤张仁。张仁听唤，来到宫中，叩头已毕，立起身来，说：“大王呼唤奴才，有何吩咐？”王爷道：“孤家有一事与你商议，但不知你主见如何？”张仁道：“千岁有什么事，说与奴才知道。”王爷道：“孤家想将郡主招薛仁贵为婿，事在万难”如此如此……张仁道：“这不难，千岁要招仁贵，他已有二位夫人，定然不顺。莫若假传一道旨意，骗他进长安。待奴才邀到王府，他顺从便罢，若不顺从，王爷将酒灌醉，五更上本，说他私进长安，闯入王府，有谋反之心，今已擒拿，候万岁发落。凭他认了什么罪，难道万岁叔父倒弄不到仁贵不成？此计如何？”王爷听了大喜道：“张仁此计倒也绝了，公私两尽。若不成，王府宫中之事，外边也不晓得。倘不允，也报了张美人杀父之仇，摆宴饮酒。”张妃在旁极口称扬。这老头儿就该死，难道将女儿做成这勾当？当晚就在张妃宫中歇息，来朝与张仁做成旨意，差官往山西，此话不表。

再说薛仁贵在山西，太平无事，与二位夫人朝朝寒食，夜夜清明，已经一载，四方宁静。这一日正坐银銮，忽探子报进，说：“圣旨下。”仁贵吩咐快开中门，忙摆香案，接进天使。天使当殿开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念卿救驾之功，思念之深。朕忽有小恙，召卿来京，君臣相见一面，作速来京。钦此。”仁贵谢恩道：“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面香案供着圣旨，一面相待天使，问：“圣恙如何？”天使道：“前日龙驾危险，如今天子幸好了，故此召平辽王进京，朝廷还有圣谕。”仁贵听了，吩咐总管王茂生：“武官各守汛地，文官不必相送。本藩连夜进京，二位夫人不必相念。

朝朝寒食，夜夜清明——指朝朝暮暮都像过节一样。形容生活豪华奢侈，寻欢作乐。

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即同天使上了赛风驹，离了绛州，一路星日星夜竟望长安而来。不知吉凶祸福，且听下回分解。

君命句——意即君主有召，臣子不待车马驾好就先行。这是古代臣事君应尽的礼节。

第二回 郡主撞死翠云宫 程咬金保救薛礼

却再讲天使，原是张仁扮的，假传圣旨。仁贵见旨上说圣上有恙，故不敢耽搁，此乃仁贵一点忠心。不多数日，来到长安，进了光大门，走近成清王府前，有一班指挥相迎，邀进了府中，仁贵不知是计，竟到银銮殿，同这假天使，朝见王爷，口称千岁。王爷见了大悦，吩咐内监办酒，邀入宫中。说：“薛平辽在山西辛苦，朝廷想念，孤家无日不思。今日来京，特备水酒与平辽王接风。”仁贵道：“承老千岁美意，但是臣未见天子，不敢从命。待见过万岁，然后领情。”王爷苦苦相留。仁贵只是不允。天使道：“大王相留，平辽王不必推却。少不得下官原要与你同去复旨，今日天色已晚，明日五更朝驾，大王也要进朝。暂且相留，却是老大王美意。”仁贵听了他劝，信其实意，上前谢了大王，然后安席。大王主位，天使同仁贵坐了侧席，仁贵告礼坐下。席中笙箫盈耳，灯烛辉煌，珍羞百味。太监上前敬酒，天使又在旁相劝，杯杯满，盏盏干。仁贵吃的是药烧酒，不好落肚的；大王与假天使吃的是平常酒，酒壶有记认的，仁贵落了他们圈套。直饮到三更时，仁贵吃得大醉，不省人事，睡在地下。王爷传旨：“一面撤去筵席，闲人赶出外面，然后将仁贵绑出。明日见驾就说仁贵私进长安，闯入王府，行刺亲王，此节事就可处死他了。”张妃道：“这节事不稳，倘然朝廷问起，说怎么私进长安？他说奉旨钦召来京。天使是假的，圣旨又是假的，说闯入王府行刺亲王这节事，一发无影无踪。况且朝中鲁国公程咬金，圣上最亲密的。秦怀玉、罗通、尉迟宝林、宝庆又是他心腹。倘反坐起来，就当不起了。”王爷听了这话，目瞪口呆，忙说：“坏了！坏了！如今怎么处？”张妃道：“如今木已成舟，悔已迟了，想出一个妙计才好，还是张仁你去想来。”张仁原要王爷上当，说：“果然娘娘虑得到。朝廷追究根由，奴才这狗命，虽万剐千刀情愿的，但是大王金枝玉叶，遭其一难，甚为可惜。”李道宗听了发抖说：“依你便怎样？”张仁道：“如今事不由己，只得如此如此。”大王无可奈何，将仁贵抬进翠云宫，放在郡主娘娘床上。郡主一看大怒，说：“父王听信妖精，将丑事做在我身上。”大哭一场，一头撞死在房中，血流满地。家人忙报知千岁。张妃好不喜欢。李道宗凄然泪下，说：“害了女儿，可恨薛礼这厮，我与他他不共戴天！”忙乱了半夜，传殿前指挥，将仁贵发到廷尉司勘问。那廷尉司奉承王府，将仁贵百般拷打，昏迷不醒。乃用大刑、将锡罐盘在身上，用滚水浇进，其身犹如火烧，他只是不醒。正在那里审问，郡王们多晓得了。秦怀玉听报大惊说：“反了！反了！从来没有这般刑法。若见了朝廷，自有国法，怎么私下用刑？”吩咐殿前侍卫，速到廷尉司将薛爷放了，不必用刑。侍卫奉了驸马爷之命，来到廷尉司讲了。他惧怕驸马，只得放了仁贵，所以没有得到仁贵口供。

次日，太宗圣驾坐朝，文武百官朝参毕，班中闪出一位亲王。皇叔头戴闹龙冠，身穿黄袍，足下乌靴，执笏当胸，上前哭奏道：“陛下龙驾在上，老臣有事，冒奏天颜，罪该万死。”天子道：“皇叔有何事启奏？”李道宗道：“老臣只生一女，名唤鸾凤。不想薛仁贵昨日私进长安，闯入王府。老臣将酒待他，他强逼郡主为配，老臣回绝了他。不想他竟闯入翠云宫，将小女强逼。小女立志不从，他竟拿起台上端砚，当头就将小女打死。现今血流

笏（hù，音护）——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竹制成，上面可以记事。

满地，尸首尚存。”说完亲手将本送上。天子听奏，龙颜大怒，又将本在龙案看过，暴跳如雷，说道：“这逆贼，行此不法之事！擅敢私离禁地，私进长安，闯入王府，竟将御妹打死。寡人不斩这贼子，埋没了萧何法律！”天子怒发冲冠，喝叫指挥：“将逆贼绑出法场梟首，前来缴旨。”指挥领旨，竟到廷尉司，将仁贵绑缚牢拴拥进朝门。仁贵还是昏迷不醒。那些众臣子一见，那里知道曲折之事，不知仁贵犯了何罪，皇上如此大怒，立刻要把他斩首。内中又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好似天打一般，乱箭钻心。把皇上一看，又不敢保奏。程咬金见陛下大发雷霆，又不敢救他。只见仁贵推出午门，竟望法场去了，只得闪出班来，大喊“刀下留人”。午门前指挥回头一看，是鲁国公保救，只得站住了脚。程咬金连忙跪下，说道：“陛下在上，仁贵犯了何事，龙颜如此大怒，要把他处斩？”皇上说：“程王兄不知细故。”就将此事说明，“王兄你道该斩不该斩？”咬金道：“万岁还要细问，不可斩有功之臣。”众公爷又上前俯伏保救。皇上道：“诸位王卿、御侄在此，都去问他，为何打死御妹。”秦怀玉等谢了恩，离了金阶，来到午门，见了仁贵问道：“大哥，此事因何而起？”仁贵原是不知人事、满身打坏，低了头，被两旁指挥扯定，一句话也没有。众公爷也没法，只得覆旨道：“人是打坏的了。”皇上哈哈冷笑说：“这个十恶不赦之罪，斩首有余，王兄还要保什么？”咬金看见皇上赦是一定不肯的，且保他下落天牢，另用计相救。又奏道：“他跨海征东，有十大功劳，万岁可赦其一死。”万岁道：“虽有功劳，封平辽王已报之矣，今日因好打死御妹，朕切齿之恨，王兄且退班。”咬金没法，只得说：“陛下，他在三江越虎城滩上救驾，又在长安救了殿下，百日内两头双救驾，功盖天下。念此功劳，将他暂监天牢，百日之后处斩。”皇上听了：“准奏，以后不可再奏，恼着寡人。若有人后来保奏，一同斩首。”传旨放绑、下落天牢。文武谢恩退班。驾迟回宫。

成清王回府与张妃说知：“圣上大怒，立刻处斩。因有程老头儿苦苦保救，如今下落天牢，百日之后梟首。”张妃听了流泪道：“倘有百日之后，圣上回心，又有一番赦免，怎么处？只是不能报父兄之仇。”王爷说：“美人不必悲伤，他害了我女儿，此恨难消。慢慢在圣上面前奏明，定将他处斩。”遂吩咐开丧，收拾女儿尸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梟(xi o, 音肖)首——古时的刑罚，把人头砍下，悬挂起来。

第三回 薛仁贵受屈落天牢 众小儿痛打李道宗

再说仁贵下落天牢，才得苏醒，满身疼痛，对禁子道：“这是那里？”禁子说：“千岁你还不知。”就将如此长短一一说明。仁贵听了说：“昨晚我在王府饮酒，怎么因奸打死御妹？此事没有因头，分明中了奸王之计。若无程老千岁相救，我必有杀身之祸。我府中二位夫人怎得知道？恩哥恩嫂未得报知。李道宗如此害我，不知有何冤仇。罢！罢！唯命而已。”

不表仁贵在牢中受苦，再说那一班公爷都到程千岁府商议。咬金道：“侄儿们且回去，一面差人先到牢中探望，倘圣上回心就好相救了。”众公爷称是，多回府中。只有秦怀玉同了尉迟宝林进牢相望。禁子见了驸马即忙叩头，开了牢门，放进二位。外面跟随之人，不容进去。秦怀玉、尉迟宝林，见里面俱是披枷带锁的囚犯。又到了一处，原是干净一个房子。狱官出来跪接。二人吩咐：“你且回避，不要伺候。薛爷在那儿？”回禀在那里面。二人走进，一看仁贵身上刑具，实是伤心，叫声：“哥哥，为何受了这般苦楚？”仁贵抬头一看，见了二位，便大哭说道：“兄弟，愚兄有不明之冤，要与兄弟讲明。”立起身来见礼，拜谢救命之恩。二人说：“哥哥不必如此，你且讲来。”仁贵把天使钦召进京，王府相留饮酒，以后之事，并不晓得。秦怀玉道：“你中了奸王之计。张士贵之女与李道宗为妃，恨你杀了他父兄，他在奸王面前做成圈套。圣上有甚小恙，那里有天使相召？他是将女儿逼死，陷害你强奸郡主，将砚打死。圣上龙颜大怒，竟无宽赦。程叔父保救一百天，倘圣上回心，我等保救出狱。”仁贵道：“二位哥哥，不消费心，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奸王将女儿污吾，圣上岂不大怒。吾若一死，赴到阴司，决不饶他。烦致谢程老柱国，我薛礼生不能补报，来生犬马相报。”秦怀玉说：“哥哥何出此言！”

再说那张仁，打听得驸马公爷在监相望，报知千岁。道宗听了大怒，忙差人到监中禁约，一面抱本上殿奏知。天子传旨：“差指挥到天牢，说薛仁贵是钦犯。若有人到监，统统与本犯一起治罪。”狱官接旨开读，秦尉二位无奈，只得出监回府。从此监牢紧闭，牢不通风。就是罗通等到来相望，也不能够了，只得差人暗暗送饭。王爷又晓得了，对张仁说：“如今怎么摆布他？”张仁说：“千岁，他同党甚多，那里绝得米粮！若要绝的，只要大王亲驾守住牢门，不容人送饭。十天之外，绝了他的食，就饿死了。况且他斗米一餐，那里挨得三天。愿王爷明日就去。”道宗听了大喜，张妃又在旁撺掇。果然次日道宗带了家将，竟到监门守住，十分严密。禁子那里用得情来，如此守了一天，次日又到临门把守严密，差人守住牢中，禁子不许进内送饭，候王爷查明，十分紧急。

秦怀玉闻知了十分着急，无计相救。怀玉正在着急，报说罗千岁等到来相望。怀玉接进殿前，有罗通、尉迟宝林、宝庆、段林、程铁牛等，坐满一殿。罗通开言说：“薛大哥此事，如今怎样相救？”宝林道：“如今绝食要饿死的，我们无计可施，特来与大哥商议。”程铁牛道：“我家老头儿也无主意。”怀玉说：“圣上十分不悦，皇叔做了对头，如今绝了食，要饿死了。待进了食，然后另寻别计，就好做了。如今奸王守卫监门，那里容得进去！”

禁子——即狱卒。

撺掇（cu nduo）——从旁鼓动，怂恿人做某事。

这便如此是好？”大家在殿上议论纷纷，不能一决。只见殿后走出一个小厮，年八九岁，满身丽华，面如满月，鼻若悬胆，还是光着头儿。来到殿前，对着众人说：“伯父叔叔，要救薛伯父，待侄儿救他，使他不能绝食。”怀玉听了大喝道：“小畜生还不进去，满殿伯叔，俱不能有机，要你出来胡说！”小厮他却不走，对着怀玉说：“爹爹不依，看你众人怎么救法。”笑了一声，走进去了。那罗通说：“此子何人？”怀玉道：“不瞒诸位兄弟说，小弟有两个孩子，一个名唤秦汉，年纪三岁时，在花园玩耍，被大风刮去，至今并无下落，公主十分苦楚。方是二小儿，名唤秦梦，才年八岁，公主爱惜如珍。小弟只有此子，方才出来无礼，兄弟们莫怪。”众人道：“原来是侄儿，年少如此高见，后来必成大器。”怀玉道：“不敢。”

再说秦梦出了后门，吩咐家将，请各府小将军，罗章、尉迟青山、程千忠、段仁等，都是八九岁，平日嬉游惯的，有十多个，闻得秦梦相请，都到秦府后门，见了秦梦说：“二哥，今日呼唤吾等到来，向那儿玩耍？”秦梦道：“兄弟们，吾有一事，要与你们同去。”将薛伯父如此长短，要去打那皇叔之事一说，小英雄听了高兴说：“快快吩咐家将，不必随从。”兴兴头头来到监门，果然道宗见了这般小厮说：“此是什么所在，擅敢来探！”吩咐手下打开。这班小英雄听见来捉，倒也乖巧，忙动手，见一个打一个，打得那些王府家将，头青脸肿，没命的跑了。剩得李道宗，被秦梦当胸一把扭住，面上巴掌乱打，胡须扯去一半，小拳头将皇叔满身打坏，跌倒在地，只叫饶命。秦梦道：“今日才认得秦小爷。”恐防打死了，弄出事来，说：“饶了你老狗头罢。”这道宗好象落汤鸡。又见罗章等将车轮轿伞都打得粉碎，说：“兄弟们去罢。”打得这模样回去各自回府。”

再说那李道宗爬起身来，满身疼痛，胡须不见了一大半，黄冠蟒袍扯得粉碎，乌鞭劈断，忙唤家将。只见那些家丁一个个犹如杀败了的公鸡，强了头颈，俱喊疼痛。道宗骂道：“狗才！为何都躲过了？看见孤家被人打得这个模样，回去处死了你们！”家将道：“大王不看见么，小人们被他都打坏了，性命都不保。这般人年纪虽小，力大无穷，小人才动得手，被他一拳一脚，那里当得起。”李道宗道：“如今不必讲了。为首的是秦怀玉之子，我明日上本奏他，如今轿伞都打碎了，就扶我回府去罢。”家将忙扶了王爷回府，与张仁商议，连夜修成本章，待五更上朝，奏明圣上。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薛仁贵天牢受苦 王茂生义重如山

再说秦梦回至后门，心生一计，将鼻子一拍，又将三角石头将头磕破，满面流血，大哭进房，见了公主哭倒在地。公主看见忙问：“孩儿被何人打得这般？说与母知。”秦梦道：“孩儿被李道宗打坏。”公主听了，柳眉倒立，信以为真，便吩咐摆驾。内侍、宫娥依旨。公主上了金銮，带着宫娥、宫监出了后门。进了后宰门，来到保身殿。见了长孙娘娘，朝拜已毕，皇后传旨平身。公主谢了恩，立起身来，金墩坐下。长孙娘娘说：“公主女儿，又不宣召来到，必有缘故。”公主禀说：“那皇叔十分无礼。外孙年少，偶然走到牢门，只见皇叔在那儿把守，竟唤家将把外孙打坏。特来奏明父王。女儿况且只生一子，念他祖父、父亲，要与孩儿出气。倘若死了，要李道宗偿命的。”唤秦梦过来，拜见娘娘。秦梦见了皇后大哭。娘娘看见外孙儿被打得头破血流，十分爱惜，说：“孙儿不必如此悲泪，外祖母都晓得了。”正在那儿讲，忽报驾到，长孙娘娘与公主俯伏接驾。天子问道：“御妻，为何皇儿也在这儿？”公主奏道：“父王，孩儿被人打伤，特来奏知。”万岁道：“皇儿乃朕的外孙，那个敢打？”公主说：“我儿过来，朝皇外祖。”秦梦年小伶俐，见了万岁，啼啼哭哭上前来奏说：“孙儿出外游玩，偶然在监门经过，闻得薛伯父在监，看一看，只见成清王守住监门，要绝他的食。这也罢了，竟将孙儿毒打，要将吾拿去处死。亏了孙儿逃得回来，奏明皇外祖。”圣上看了，果然有伤。公主又奏道：“他祖父秦叔宝东荡西除，打成唐朝世界，就是驸马也有一番功劳，望父皇作主。”万岁道：“甥儿你总会生事，所以有这番缘故。”公主又奏道：“父皇，看孙儿年纪才八岁，皇叔居尊上，难道小童打了老的不成？”长孙皇后又在旁边帮忙说：“果然不差。八岁的小孩，难道倒打了皇叔？”圣上说：“知道了。”一声传旨：“退宫与皇儿解愁。”命左右置酒在宫宴饮。

再说贞观天子五更三点，景阳钟撞，龙凤鼓敲，珠帘高卷。底下文武朝见已毕，谢恩退班。只见班中闪出一位大臣，当殿跪下，奏道：“臣成清王李道宗有本奏明。”万岁道：“奏来。”成清王奏道：“秦怀玉纵子秦梦将老臣毒打，胡须扯去大半，蟒袍扯碎，遍身打坏。还有行凶多人，要万岁究出处治。”圣上一看，果然皇叔胡子稀稀朗朗，面上俱是伤痕，蟒袍东挂一片，西挂一片。朝廷因昨日公主先已奏明，是晓得的，开言叫声：“皇叔，你在那儿被秦梦打的？秦梦年方八岁，倒来打你，毕竟在外多事。”李道宗道：“老臣不过在天牢门首经过，被他殴打，万望圣上详夺。”朝廷道：“姑念你皇叔，不来罪你。你守着监门，要绝仁贵的食，而朝廷自有国法，百日之内少不得偿御妹之命。本也不必看了，拿去！”竟丢了下来，天子龙袖一卷，驾退回宫，文武散班。只有李道宗满面羞惭，被秦梦打了，还被圣上道他不是，只得闷闷回去。

再说怀玉这一班在朝看见李道宗抱本上殿，只见他唇上胡须都不见了，满脸青肿，一双眼睛合了缝，奏出许多事来。众人都捏把汗，听得圣上不准，才放下心。一齐来到秦府，差人到监门打听，果然不差。就密密与禁子商议，暗暗送饭。这仁贵如今有命了，差人回夏驸马，秦怀玉等欢喜，秦梦走出外

夺——定夺，做决定。

罪——怪罪、治罪，用作动词。

面，来到殿上，见了这诸位，叫声：“伯父叔父，倘没我，薛伯父真要饿死。”秦怀玉道：“畜牲！几乎弄出事来，皇叔是打得的么？倘打死了，为父的性命活不成了。”秦梦道：“孩儿打他不是致命处！要打死他有什么难处。”罗通道：“果然侄儿主意不差。”秦梦道：“罗叔父说的极是，我去也。”就往里头去了。秦梦伤是外伤，头是自己砍伤的，停了一天就好了。再说银銮殿上，这班公卿称扬秦梦，商议要救仁贵，无计可施，只得各自回府，慢慢的与程伯父计较。

且讲仁贵进京时，家将跟随，见王府邀进。家将在外闻了这个消息，耽搁了数天，有程千岁保救，下落天牢中，连夜回到山西，报知王茂生，如此长短，一一说了。王茂生大惊，忙进后堂报与二位夫人听了，二位夫人昏倒在地。樊员外忙来相劝，扶起柳氏夫人。王茂生说：“二位夫人不必悲伤，如今我要赶到京中与奸王拼一拼。”换了青衣小帽，带了盘缠，吩咐妻子：“好生伺候二位夫人，防奸王又生别计，来拿家小。”员外道：“此刻不必费心，朝中大臣自有公论，决无有累家属。王官人放心。”茂生含泪别了二位夫人，竟上长安，端正告御状不表。

再言八位总兵，晓得这个消息，也无可奈何，只俱暗差人来京打听。王茂生一路风惨雨凄，到了长安，进了这光大门。又走了数里，只见前面喝道之声，乃是程老千岁朝罢回来，乘了八人大轿，一路下来。看见王茂生乃认得的。命左右唤他到府中来。左右领命，上前唤王茂生先到府中。咬金回府，到后堂唤王茂生进来问道：“你来京做什么？”王茂生见了咬金叩头说道：“老千岁，我是一个小人，明日朝中告御状，就死也罢。况且我兄弟正人君子，不做这样污行。奸王听信张妃，将女儿陷害。圣上不明，反将有功之臣处斩，此理不明。明日与奸王拼命。”咬金说：“我都知道，朝中多少公侯，尚不能救他，御状切不可告。倘动了圣怒，你的性命难保，平辽王反要加罪了。且到监中望兄弟，待吾寻计相救就是了。”茂生听了，谢了千岁。如今是午饭时候，同了众将竟往天牢。禁子不肯放进茂生，茂生多将银子相送，然后进监，与仁贵相会，抱头大哭，言讲了半日。禁子催促起行，无奈回到程府。明日又到牢中送饭。天天如此，程咬金想：这一百日能有几天，倘然到了日期，焉能保救？吾一面修书二封，差人往汉阳府报知徐大哥，真定府报知老黑，待他二人到来，就好相救了。

不表差人望二处投递，却说英国公徐茂公在那儿救饥，一见来书，要去保救薛仁贵的事，他晓得阴阳，算定薛仁贵有三年牢狱之灾，早了救不得，忙回书付原人带回。差人接了回书，竟到长安。来到府中，咬金接了忙取回来打开一看，书上说：“朝中现有魏大哥同众兄弟还可相救，要我无用。”竟回绝了。咬金说：“坏了！坏了！”怀玉道：“老叔不必着忙，还有尉迟老叔到来，就可有救了。”又等了数天，尉迟恭不到，好生着急。为何尉迟恭不到？如今一百日相近，故此着急。汉阳府是旱路多，水路少，来得快。真定府是水路多，旱路少，来得慢。尉迟恭何日到来？救得成救不成，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薛仁贵绑赴法场 尉迟恭鞭断归天

再讲尉迟恭奉旨在真定府铸铜佛，还未完工。看了咬金来书，十分震怒。忙将公事交与督工官，带了从人，不分星夜，竟往长安。来到府中，三位公子，同了黑白二位夫人接着。尉迟恭问起情由，宝林、宝庆就将事长事短说明。老千岁一闻此言大怒，说：“那有此事！圣上昏迷，忘了有功之臣。罢了！我明日进朝，先要扳倒奸王，必要救出仁贵。如不然有打王鞭在此。”等不到五更，三更就上朝了。二位爵主相随来到朝房，百官还未到。黄门官听报，虢国公尉迟老千岁上朝来，吩咐开了午门。老千岁来到朝房坐定。不多一刻，百官都到了，上前参见。鲁国公程咬金、驸马秦怀玉并那殿下罗通一班小公爷都到了，上前参见。程千岁叫声：“尉迟千岁，来得正好。仁贵受了奸王屈陷，吾保救监牢中一百天。如今限期将满，要你相救。”尉迟恭说：“老千岁，某家特为此事，星夜赶回。吾今日上朝，少不得与圣上奏明，无有不赦之理。”那倒运的奸王也在朝房，听得此言，忙出来到尉迟恭面前，叫声：“黑匹夫，薛贼犯了大罪，你在此胡言乱语。”尉迟恭一见李道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喝声：“奸王，唐朝那有你这不争气的！自己亲生女儿，将奸情污他，羞也不羞？还有何颜立在朝房，还不回去。”李道宗听了这番羞辱，心中大怒，说：“黑贼！你擅敢得罪亲王，罪该万死！少不得要凌剔你。”尉迟恭听了说：“你剔我，我先挖你这双眼睛看看。”李道宗看见，就把袍袖一遮，把头一仰。尉迟恭两个指头要挖他眼睛，他袍袖长大，竟将他两个门牙捺落了，满口鲜血，疼痛不过，说：“反了！反了！黑厮擅打亲王。打落门牙，与你一齐面君再说。”尉迟恭原是莽夫，见道宗满口流血，倒着了急。程咬金说：“果然打亲王，老臣见的。大王快将牙齿给我做贼证，少不得上朝要见驾，老臣是个见证。”李道宗只道他好意，就忙将两个门牙交与咬金。咬金拿来，竟往朝门外抛了去，无影无踪。皇叔见了说：“你们这班都是一党：将吾门牙抛那儿去了？拿来还我！少不得面君。”咬金哈哈大笑道：“大王你进朝门，年纪高大，性急了，跌落了门牙，与老黑什么相干？”尉迟恭看见程咬金丢了门牙，他就胆大了，说：“你自己性急跌落门牙，不要来欺。”李道宗听了一发大怒说：“打脱了我门牙，倒来说反话。”咬金对文武百官道：“那大王方才进朝，自己跌落了这个门牙，你们都看见了么？”百官听了也不好说跌，也不好说不跌，只把头点点。咬金道：“自己跌了下来，倒来诈人！”

只听净鞭三声，驾坐早朝。文武朝见，三呼已毕，退班就位。只见虢国公当殿见驾。圣上一见，龙颜大悦，说：“朕久不见卿，想是完了工，前来缴旨么？”尉迟恭上前奏道：“完工尚未。久不见龙颜，老臣前来，有表上奏朝廷。”下面成清王李道宗，见他要保救仁贵，倘圣上准了怎么办？只得也上金阶奏道：“尉迟

恭不奉圣旨，私进长安，在朝房擅打亲王，将老臣打落两个门牙，望万岁处治。”尉迟恭奏道：“皇叔进朝房时跌下马来，撞落门牙，现有文武百官、鲁国公程咬金等都见的。”圣上听了半信半疑，宣鲁国公上殿。咬金走

黄门官——官名。

虢——(guó, 音国)周朝国名。

净鞭——帝王仪仗的一种，亦称“鸣鞭”。振之发声，使人肃静。

上金阶，跪下俯伏。圣上说：“王兄，此事如何？”咬金奏道：“皇叔进朝性急，年纪高大，在马上跌下来，偶然跌落门牙是真的。”万岁听了此言，低头一想，说：“皇叔退班。”李道宗又吃了一番大亏，只得退在班中。朝廷细看了尉迟恭本章，说：“尉迟王兄，薛仁贵因奸不从，打死御妹，朕甚可恨。曾降旨，若有保救者，与本犯同罪。王兄与朕患难相从，焉肯舍卿。”传旨：“殿前指挥，速取牢中薛仁贵，午时三刻处斩，前来缴旨。”指挥奉旨，往牢中将仁贵绑缚停当，送往法场去了。王茂生一见大哭，到法场活祭。

再言尉迟恭听见本章不准，反将仁贵绑赴法场，吩咐左右抬鞭来。左右忙将鞭取过，尉迟恭接了忙上金阶说：“圣上既不准老臣之言，为何又将仁贵立刻斩首？这鞭乃先皇所赐，有几行字在上，求万岁龙目亲看。”天子只做不听得，传旨退回宫。尉迟恭好不着急，难道为臣子的，拿起鞭来打君王不成？没有此理。尉迟恭没法可施，在万岁后面，一路随了，口中大叫说：“万岁要赦薛仁贵的罪。”朝廷进了止禁门，将门闭上，要进里头不得了。尉迟恭没法可施，只得对着门上高叫：“薛仁贵有十大功劳，征东血战十二载，海滩上又有救驾之功，万望万岁准老臣之言，放了薛仁贵，不然有功之臣心中不服。老臣冒奏天颜，伏乞圣恩宽赦。”忽内监传圣上有旨：“薛仁贵犯了十恶，罪在不赦。老千岁不必苦奏，少不得明日早朝讲明此事。”尉迟恭听得此言，心中大怒，说：“此鞭是先君所赐，上打昏君，下打奸臣。善求不如恶求，只得用强了。”叫道：“昏君，听了奸臣，当真不赦？”内使说：“圣旨已出，不能挽回。老千岁回府去罢。”尉迟恭见难以保救，“且待吾打进宫门，与昏君性命相拼，必要救仁贵性命。如不然，难在朝中见人。”拿起竹节钢鞭，对着止禁门一鞭，听得一声响，那鞭分为十八段。尉迟恭大惊说：“不好了，当日师父有言说：鞭在人在，鞭亡人亡。”再看门上，写着“止禁门”，说道：“宫中止禁门，任你什么大臣，不奉宣召，不准到这儿。尚无宣召到此，就要斩首。我倚仗着这条鞭。如今断了鞭，焉能得出去？也罢，性命难保了！”对着止禁门说：“老臣苦苦来奏，万岁只是不准。念臣相随多年，效忠报国，如今就此拜别了。”向止禁门拜了二十四拜，立起身来，将头向着止禁门一撞，血流满地，竟死在门下。内宫圣上闻知，将止禁门开了。圣上一听说：“王兄何苦如此？”心中十分苦楚，龙目滔滔下泪。传旨鲁国公程咬金、尉迟宝林兄弟。他三人原在外面打听，闻听传旨，急忙进宫，看见尉迟恭撞死，俱大哭。圣上说：“御侄不必悲伤，就在止禁门首开丧，文武挂孝，以报王兄尉迟开国之功。”宝林兄弟谢恩。程咬金奏道：“尉迟恭保薛仁贵，将性命来换。念他征东救驾之功，独马单鞭救王之功，望万岁将仁贵还禁监中，至来年秋后处斩。”朝廷听了，龙首一点，传旨：“将薛仁贵仍下天牢。”圣旨一下，刽子手就放了绑。王茂生扶了薛仁贵，复进天牢，仁贵到监牢中，晓得尉迟恭身死，放声大哭，说：“尉老呵，你今为了区区，将身惨死，吾好痛心。”茂生再三劝慰。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徐茂公回朝救仁贵 苏宝同遣使下番书

再说那宫中，朝廷亲自祭奠，文武百官、皇亲国戚都来祭奠。三日之后出殡，在朝文武俱来相送，一路素车白马。安葬已毕，兄弟谢了圣旨，复谢百官。朝廷降旨：封宝林荫袭父爵虢国公，宝庆封陈国公，尉迟号怀封平阳总兵。黑白二夫人见老相公身死大哭，蒙圣恩御祭御葬，又封了三位儿子，感念圣恩，在家守孝。

朝中无事，太平天下，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了。到了秋后，万岁驾坐早朝，文武朝见已毕，圣上对程咬金说：“如今没得说了。”咬金无可奈何，不能保救，下边秦、罗、尉迟等，好似雷打相同，都不敢出来保救，面面相觑。圣上即降旨：“将仁贵绑出法场斩首，报来缴旨。”旨意已出，竟将仁贵绑缚去了。合当有救，却好徐茂公汉阳府救饥完工，前来缴旨。正见法场处决仁贵，茂公说：“刀下留人！”指挥见了英国公徐千岁，怎敢动手。徐茂公来到殿上，俯伏金阶覆旨。圣上看见徐茂公，龙心不胜之喜，说：“先生在湖庆救饥，想是完毕了，百姓如何？”徐茂公奏说：“湖庆汉阳府前年大荒，蒙万岁洪恩，救活了数百万百姓。今年麦熟，百姓就好活了。如今来覆旨。老臣来朝，见法场处决薛平辽，已请刀下留人，欲求保薛仁贵。”万岁道：“他犯了十恶不赦之罪，朕旨意今日一定要斩，先生你不必再管他。”徐茂公奏说：“老臣亦奉旨要救薛仁贵。”万岁道：“徐先生痴了，只有寡人的旨意，那个做得朕的旨意？”徐茂公说：“万岁三年前已降过旨意，老臣是奉旨的。”圣上说：“先生一发荒唐了。三年之前，那儿有什么旨意？”徐茂公说：“万岁前年在东辽三江越虎城外打猎，老臣奏明要遇见应梦贤臣，但这人福浅，早见不得君主，还要得三年之后。望陛下不见他。过了三年，班师到京，见他尚未为晚。就是圣上金口玉言说，‘早见朕三年，难道他还要折寿？’臣说：‘寿倒也不折，只怕有三年牢狱之灾。’万岁说：‘卿益发胡涂了，这牢狱之苦只有寡人作主，那个监得他在牢！如今朕发心要见，虽然应梦贤臣，将来犯了十恶大罪，寡人只将功折罪，并不把他下在天牢。’老臣又奏道：‘万岁金口玉言说在此的，后来薛仁贵有什么违条犯法之罪，求陛下要赦的。’蒙吾主金口说：‘自然赦他。’故此，老臣今日是奉三年前万岁的旨意。”贞观天子听了，龙首点头说：“先生主意怎么样？”徐茂公说：“如今仍将薛仁贵发下天牢，明年秋后处决。”天子说：“依先生所奏。”传旨放绑，仍落牢中矣。万岁龙袖一卷，驾退入宫。

程咬金这一班公爷，今朝见要斩仁贵，恨不能保救。今见徐茂公上朝，欢喜不过，料是一定放的，不道又下天牢。众人不解，程咬金上前叫声：“二哥久违了。方才圣上倒有心赦宥，二哥为何又发天牢？”徐茂公说：“兄弟你不知，无数已定，他命中注定有三年牢狱之灾，就早出来也没路的。圣上终久疑心，另寻别事斩他。明年欢欢喜喜出来，岂不妙哉！”程咬金等大不悦，各自回府。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一年相近了。再讲西番哈迷国，有一元帅，是苏定方之孙、苏凤之子苏宝同，国王封他为扫唐灭寇大元帅，坐镇锁阳城，与陕西交界。他差使臣来到长安。此日万岁驾车早朝，有黄门官朝见。天子说：“宣进来。”使臣来到金阶，俯伏奏道：“番邦使臣杨魁叩见，愿天朝圣主万寿无疆。今有番表一道，献与龙目观看。”朝廷说：“什么表章？取上来。”杨魁把本一呈，接本官呈上龙案开拆，龙目一看，有数行字在上面

写着：

扫唐灭寇苏元帅，三世冤冤要报仇，手下雄兵千百万，要灭唐朝尽九州。战书到日

休害怕，不夺长安誓不休。若要我邦不兴兵，唐主称臣自低头。

唐太宗一见番表，不觉龙颜大怒，说道：“罢了！罢了！那些蝼蚁之禽，如此无礼。苏宝同无知小人，也来欺负寡人。过来，把使臣斩首午门，前来缴旨。”两旁一声答应，将使臣绑赴午门，一声炮响，斩了首级，上朝去缴旨。两班文武官不解其意，徐茂公出班说：“陛下龙驾在上，西番国王表章上说了些什么，万岁龙颜如此大怒？为何把使臣斩首？”太宗道：“徐先生，你拿表去看便知明白。”徐茂公上前，取过表章。一看，果然无礼。“天朝反惧番邦？今斩了来使，恐妨有争战，不比扫北征东容易。”太宗说：“苏宝同何等样人，这般利害？先生讲个明白。”徐茂公说：“苏宝同乃是苏定方子孙，苏凤逃入番邦，生下一男一女，男名宝同，国王招为驸马，女唤锦莲，纳为后妃。今宝同父已死，宝同有飞刀二十四把，一纵长虹三千里，手下有妖僧妖道，都是吹毛变虎之人，撒豆成兵之将。他镇守锁阳城，和陕西交界。他晓得杀了使臣，必然乘势出兵前来，怎生拒敌？不如先起兵征讨。”太宗说：“朕主意已定，谁人挂印征西？”连问数声，无人答应。太宗问徐茂公道：“先生，如今那个为帅？”徐茂公说：“征西还是征东将。”圣上说：“先生又来了，征东是薛仁贵，难道又是他不成？”徐茂公说：“还是应梦贤臣。”圣上龙首一点，“如今用兵之际，待他立功赎罪。”传旨意一道，速往天牢救出薛仁贵，封为天下都招讨、九州四郡兵马大将军、挂印征西大元帅。天使来到天牢开读，仁贵也不谢恩，也不受旨。天使回殿覆旨。天子问道：“薛仁贵不肯受旨，情愿受死。怎么处？”徐茂公说：“他受三年苦处，心不甘服。要万岁赐他上方宝剑，倘若有文武不从，先斩后奏，必然肯受招的。”圣上依议，就将上方宝剑交付与天使到了天牢开读。仁贵说：“只要成清王到牢中，同我到万岁驾前奏明冤情，三年受苦，三赴法场。如皇叔不到，臣愿受死。”天使只得又将此言奏明，圣上听了，宣皇叔成清王到。皇叔忙跪伏金阶奏道：“老臣不往牢中去了，他今掌了兵权生杀之柄，倘有羞辱，老臣性命难保了。望圣上恩有。”天子想想也是。程咬金见圣上不决，只得上前说：“老臣前去宣仁贵，不怕他不受圣旨。”天子闻言说：“程王兄此去，必然薛仁贵前来。”程咬金接了圣旨，竟往天牢。开读已毕，仁贵谢了恩，对咬金说：“老柱国，你晓得晚生受奸王哄骗，三年受牢狱之苦，必要杀他祭旗，以泄此恨。”咬金说：“平辽公只都在老夫身上，包你祭旗。”仁贵说：“老柱国担当定么？”程咬金说：“担当得的。”二人出了监门，有左右请换了袍甲，上马竟入朝来。不比前番三次上法场，如今大不相同，兵将跟随，文武簇拥，昂昂然来到金阶俯伏，口称：“罪臣薛仁贵，蒙吾主不斩之恩，又封为元帅，愿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圣上道：“赐薛王兄平身。”当殿披挂征西大元帅，钦赐御酒三杯，仁贵谢恩。如今重做元帅，心中欢悦不过。底下武职官一个个上前恭见，仁贵说：“明日相见。”圣主赐宴金銮殿，众小公爷、驸马秦怀玉、罗通等陪。仁贵及各兄弟饮酒，庆贺今日相逢，欢喜不尽。饮至三更，各自回府。次日五更坐朝，天子命大元帅薛仁贵在教场之内，自团营总兵官及大小三军武职们等操演半个月，演好武艺，然后就此发兵。仁贵领陛下旨意，出了午门，来到元帅府，此话不

上方宝剑——皇帝用的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力。上方，制作或储藏御用器物的官署。

表，未知后事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唐天子御驾征西 薛仁贵重新拜帅

话说徐茂公在朝奏说：“万岁，西番不比东辽，那些鞑囚一个个都是能人，利害不过，必须要御驾亲征总好。”圣上说：“先生，苏宝同这厮朕甚痛恨，必要活擒拿来碎剐，方称朕心，以泄此忿。不然朕不放心。”茂公说道：“这个自然。”一面降旨意着户部催促各路粮米，户部领旨。圣上把龙袖一转，驾退回宫。明日清晨，薛仁贵打发哥哥王茂生往山西绛州安慰二位夫人，并告知八位总兵，周青等叫他操演三军，不日调用。此话不表。

再言仁贵打发王茂生回去，自家在教场中操演三军。圣上忙乱纷纷降许多旨意，专等薛仁贵演熟三军，就要选定吉日，兴兵前去征西，不想过了半月，仁贵上金殿奏：“臣三军已操演得精熟的了，万岁几时发兵？”圣上说：“徐先生已选定在明日起兵，小王兄回府筹备周密，明日就要发兵了。”仁贵领了旨意，退回帅府，另有一番忙碌。这如今各府公爷，都是当心办事。到了明日五更三点，驾登龙位，只有文官在二班了，武将都在教场内。有大元帅薛仁贵戎装上殿，当驾官堂前捧过帅印交与元帅。皇上御手亲赐三杯酒，仁贵饮了，谢恩退出午门，上了赛风驹，竟往教场来了。先有众公爷在那儿候接，都是戎装披挂，挂剑悬鞭。这一班公爷上前说：“元帅在上，末将们在此候接。”薛仁贵说：“诸位兄弟、将军，何劳远迎。随本帅上教场内来。”诸位国公、驸马秦怀玉等，同元帅来到教场中，只见团营总兵官、同游击、千把总、参将、百户、都司、守备等这一班武职们，都是金盔银铠，跪接元帅。仁贵吩咐站定教场两旁。教场中三军齐齐跪下，迎帅爷登了帐，点明队伍，共起兵三十万。大队人马，秦怀玉为先锋，带一万人马，须过关斩将、遇水成桥。此去西番，不比东辽，这些鞑囚甚是骁勇，一到边关，停兵候本帅大兵到了，然后开兵打仗。若然私自开兵，本帅一到，就要问罪。秦怀玉得令，好不威风，头戴白银盔，身穿白银甲，内衬皂罗袍，腰挂昆仑剑，左悬弓，右插箭，手执提罗枪，跨上呼雷豹。尉迟兄弟为左右接应；段林护送粮草；程铁牛、段滕贤为保驾。

鲁国公程咬金、英国公徐茂公同了天子在金銮殿降旨：命左丞相魏徽料理国家之事；命殿下李治权掌朝纲。天子降旨已毕，然后同了鲁国公、英国公出了午门，上了日月骠马，一竟来到教场。有元帅薛仁贵接到御营，即刻杀牛羊祭了旗。元帅对程咬金说：“老柱国，晚生前日有言，要将李道宗祭旗，老柱国一力担当。如今皇叔不来，晚生承老千岁屡屡相救，不曾报得。今日论国法，要借重老先生一替了。”咬金听了大惊说：“借不得的，待我去拿来罢。”走出帅营，心中想道：“王爷怎么拿得？”拿了令箭一技，传先锋秦怀玉。驸马说：“老叔父有何使命？”咬金说：“贤侄，如今不好了。李道宗不到，要将吾祭旗。你到王府，且不可拿他，若先拿他，定不出来，只说奉旨点了先锋，特来辞行。骗他来到银銮殿，叫人拿住。捉了他来，交与元帅，吾就没事了。”驸马依言，来到王府，叫人通报说：“驸马爷做了先锋，要去西征，特来辞行。”家将报进，对王爷说了，李道宗想道：“秦驸马乃朝廷爱婿，倒来辞行，难道不去见他？”命左右请附马进来。果然秦怀玉下马，来到银銮，李道宗出来相迎。秦怀玉一见李道宗大喜，命左右：“与我拿下！”王爷说：“为何前来拿我？”驸马说：“圣上在教场，命吾

来请你去商议。”竟带了李道宗，出了王府，直往教场而来，那个倒运的张仁，看见王爷被带去，也跟到教场内来了。程咬金一见大喜说：“贤侄之功不小，救了老夫性命。”天子同元帅在演武厅，仁贵一见李道宗身边的张仁，就是假传圣旨的，命左右：“速拿李王爷身边长大汉子、大顶凉帽的人，给我拿来。”左右一声答应，忙将张仁拿上将台。薛元帅奏道：“假传圣旨，哄进长安，骗入王府，都是这人，望圣上必须究问。”天子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把元帅骗入长安？此节事情你从头讲来。说得不明，快取刀伺候。”张仁吓得魂不在身，口中说道：“没有此事，小人从来不认得元帅，冤枉的。”元帅奏说：“不用刑法，焉能得招？”天子传旨：“取箍头带上！”张仁一上脑箍，口中大叫说：“小人愿招。小人是张娘娘赠嫁，来到王府，蒙王爷另眼相待。后来太爷父子都被元帅斩首，娘娘十分怨恨，用计假传圣旨，将元帅召进，用酒灌醉，抬入郡主宫中。郡主畏羞，撞阶而死。求圣恩饶小人狗命。”天子听了，龙颜大怒，说：“有这等事！倒害了元帅三年受苦，朕悔无及。”命指挥斩首报来。一声答应，将张仁绑出法场斩首。又传旨将张妃白绫绞死。圣上再对薛仁贵说：“元帅如今屈事已清，张仁处斩，张妃绞死。但皇叔年纪老了，作事糊涂，倒害了御妹，如今又无世子，看朕之面，免其一死。”薛仁贵说：“只要万岁心下明白，晓得臣冤屈，也就罢了。”程咬金听得说：“不好，不好。仁贵做了王位，尚且被他算计，死中得活；想起来我乃是国公，也被他算计，就当不起了，必须斩草除根为妙。”忙上奏道：“皇叔不死，元帅征西恐不肯尽命去拿苏宝同。”皇上听得此言心想：“朕深恨番邦，要活拿苏贼。如元帅不肯用心，如之奈何？”只得说：“王兄所言不差，但天子无有杀皇叔之理。”程咬金说：“这不难，如今诈将皇叔放入瓮中闷死。待今日起了兵，明日差人暗暗放他出来，岂不公私两全。”圣上说：“如今那里得有一个大瓮来？”咬金说：“长安城中有一古寺叫玄明寺，大殿上有一口大钟，倒也宽大，将皇叔放在当中。”圣上就依议。程咬金谢了恩，带了李道宗，竟到玄明寺。看了那大殿上是汉铸的一口钟，倒在地下，钟架子是烂掉了。叫许多军士将钟抬起，请皇叔坐在当中。李道宗懊悔，不该听了张妃。如今是奉旨的，倘皇天有眼，等他去了，还有一条生路。只听天而已。军士看见皇叔坐定，将钟罩皇叔在内。咬金吩咐取干柴过来，放在钟边，四面烧起。军士果然拿火来烧，李道宗在内大叫：“程老头儿，这个使不得的！”凭你喊破喉咙，外面只做不听见。顿时烧死，竟来到教场覆旨说：“皇叔恶贯满盈，忽天降一块火来，将殿宇烧坏，皇叔竟烧死在殿内。”天子听见了，也无可奈何，命户部将玄明寺大殿修好。

再讲元帅祭了大旗，皇上御奠三杯。元帅祭旗已毕，吩咐放炮拔营，是弓上弦、刀出鞘。有文官同殿下李治，送父皇起程。传旨：“皇儿不必远送，文武各回衙署理事。”殿下谢了父皇，回转长安。那些人马，离了长安，竟望西凉进发，好不威声震耳。家家下闩，户户闭门。正是：

太宗在位二十年，风调雨顺太平安。迷王麾下苏元帅，差来番使到中原。辱骂贞观天子帝，今日出兵往西行。剑戟刀枪寒森森，旗幡五色鬼神钦。金盔银铠霞光见，洁白龙驹是端飞。年老功臣多杀害，此番杀尽西番兵。若要征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一路上旗开得胜 秦怀玉枪挑连度

再讲大唐人马，旌旗烈烈，号带飘扬，正往陕西大路而行。前去征西番，不比扫北征东，所以御驾亲征。大队兵马行过了宁夏甘肃一带地方，出了玉门关，过了瀚海，一路多是沙漠之地，来到界牌关。界牌关外五百里是西凉国地方，人烟稀少。此处划有江界，若是大唐人马到来，必须要穿过宁夏，过了玉门关，然后到西鞑鞑地方。前日贞观天子将杨魁斩了，随来的使命飞奔锁阳城，报与苏宝同，早已防备的了。各关守将日夜当心，差小番儿探马远远打听。

界牌关有一位镇守总兵，此人姓黑名连度，其人身长一丈，头大如斗，膀阔腰圆，一张朱砂脸，面短腮阔，眼如铜铃，腮下一连鬓红须，两臂有千斤之力。他上阵用一柄九连环大刀，重一百二十斤，其人利害不过。他正在私衙与偏将们讲：“国舅批战书到中原，被大唐天子将使臣斩了。国舅知道大怒，要起人马取唐天下，要报父母之仇，早晚必有厮杀一番。”忽有小番见报进来了，说：“不好了，启平章爷，小番打听得南朝圣主，御驾亲征，带了大兵三十万，有平辽王薛仁贵为元帅，前部先锋驸马秦怀玉，左右先行有战将数员，底下合营总兵官，前来攻打界牌关。”黑连度听了大笑说：“方才在这里讲，国舅出兵欲取中原，谁知他们来送死。可打听明白了？”小番道：“在玉门关打听明白的。”问：“离关有多少路？”答：“头站先锋出玉门关，快到了。”“速去打听！”“是。”诸将连忙问道：“大老爷，南朝兵马到来，何以这等大笑呀？”诸位将军，国舅欲取中原花花世界，所以前日打战书与大唐君主。他反将使臣杀了。国舅大怒，奏知狼主。狼主怒甚，命国舅起兵，不料他倒出兵前来。亦算狼主洪福齐天，大唐天下该绝的了。仁贵为帅，他是火头军，有什么本事？盖苏文堕其术中，他征东容易，看来如今征西颇难。我邦元帅利害，乾坤一定是我狼主的了。”众将道：“何以见得？”

连度道：“今唐朝所靠仁贵本事，只道西番没有能人，所以御驾亲征，领兵前来征战。他远不晓得西番狼主驾前，都是英雄豪杰，何惧仁贵、秦怀玉？待唐兵到来，必然攻打界牌关。本镇出去活擒唐将，以献国舅，岂不是本镇之功！”诸将大喜，叫声：“平章爷，这个关头全靠你。”小将们回衙，操演人马，早晚必有一番厮杀。”不说这个花智、鲁逵、不花等告别回衙，各自小心去料理。那黑连度吩咐把都总：“关上多加火炮、灰瓶、石子、强弓、弩箭，若唐兵一到，即来报我，紧守关头为要紧。”

再说大唐先锋秦怀玉领了一万人马，从陕西、宁夏、甘肃一带地方出了玉门关。有军士报说：“启上驸马爷，前面是界牌关了。”问：“还有多少路？”说：“离关十里。”吩咐放炮安营，说：“军士们过来，打听大兵一到，速来报我。”领命前去。如今要说大唐天子统带大队人马，过了玉门关，一路西来，早有驸马秦怀玉相接，说：“小将在此接候龙驾、帅爷。前面就是界牌关，不敢抗违帅爷将命，扎营在此。”薛仁贵说：“驸马辛苦了，听了本帅之命，马到成功，西辽可定。”吩咐大小三军扎了营寨，忙进御营。天子说：“薛爱卿，前日宣召八位总兵曾到否？”薛仁贵奏道：“前蒙圣恩，闻报离了山西，早晚必到。”话未了，外面报进说：“周青等八位总兵见驾。”

火头军——近代小说戏曲中称军队中的炊事员，常用作戏谑的话。

天子大悦，吩咐宣进来。周青等跪下，奏说：“周青同兄弟七人朝见。”天子说道：“八位总兵在此保驾。”即谢了恩，立在旁边。传命拔营，进兵攻关，放炮三声，安下营齐进。

又说关里小番报进：“启平章爷，唐兵已到关下了。”黑连度说：“方才关外放炮之声，想必唐兵到了安营。若然有唐将讨战，前来报我。”番儿得命，在关上观望。再说唐营元帅问：“那一位将军出去讨战？”闪出先锋秦怀玉说：“小将出去讨战。”元帅大喜说：“西番鞑子，甚是利害。第一关开头，须要取他之胜，才算得唐将英勇。”又令：“驸马出去，必定成功，命尉迟宝林、宝庆兄弟二人为左右翼。若驸马胜了番将，你二人乘势抢关。”“得令。”秦怀玉骑上呼雷豹，手执提罗枪，挂铜悬鞭，顶盔贯甲。一声炮响，大开营门。尉迟弟兄也结束停当，随了秦怀玉，金鼓声响喇喇豁喇喇一直冲到关下。小番兵看见，好一个唐将，乱箭纷纷的射下来。秦怀玉扣住马说：“关上的，快报与主将得知，唐朝天兵到了，天子御驾亲征，叫他早出关投降。”秦怀玉关下大叫，早有小番报进：“启平章爷，南朝蛮子在关外讨战。”黑连度听报，传令：“诸将大小三军，同本镇出关，杀那唐兵片甲不回。”“得令！”黑连度脱了袍服，顶好盔，穿了甲，拿了刀，上马出了总府衙门，来到关上。往下一瞧，唔呀！好一个蛮子！但见他头顶闹龙银盔，身穿索子黄金甲，面如银盆，三绺长须飘扬脑后，左悬弓，右插箭。坐下呼雷豹，好不威风。远远有二员恶相的唐将在后面。黑连度吩咐把都儿，发炮开关。一个鞑子，望吊桥直冲下来。见他头顶双凤翅金盔，斗大红缨，面如红砂，狮子口，大鼻子，朱砂脸，一双怪眼，短短一面连鬓胡子；身上穿一领猩猩血染大红袍，外罩龙鳞红铜铠，左悬弓，右插箭，手执一柄九连环大刀，坐下一匹乌昏点子马，直奔阵前，把刀一起。秦怀玉提罗枪噶啷一声架定，说道：“那守关将留下名来。”连度道：“唔，你要问本镇之名么？俺乃西凉国驾下红袍大力子、国舅大元帅苏摩下，加封镇守界牌关总兵大将军黑连度。你可晓得本镇的刀法利害么？”秦怀玉说：“不晓得你无名之辈。今天兵已到，把你们一国蚂蚁要杀个尽绝，何在乎你这胡儿霸住界牌关，阻大兵去路。顺吾者生，挡路者死，快快献关，方免一死。若有一声不肯，那时死在秦爷枪头之上，悔之晚矣。”黑连度大怒，喝道：“你这狗蛮子，有多大本事，如此夸强么！俺不斩无名之将，通下名来，俺家好斩你。”秦先锋说：“你要问爷之名么？洗耳恭听！吾乃大唐驸马，大元帅薛摩下，加封护国公保驾大将军、前部先锋，姓秦名怀玉。难道不闻得秦驸马之名么？”黑连度哈哈大笑说：“原来就是秦琼之子，我也晓得中原有你之名，到西凉就不足奇。唐主尚要活捉，何况你这狗蛮子。”秦怀玉说：“休得多言，招秦爷枪罢。”枪一起，直往黑连度面门刺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界牌关驸马立功 金霞关尉迟逞能

黑连度把手中大刀噶喇叮当运转几刀，战到二十几个回合。怀玉这条提罗枪，神出鬼没，阴手接来阳手发，阳手接来阴手发，迎开些，挡开去，抬开去，返转刀来，左插花，右插花，苏秦背剑，月里穿梭，双龙入海，二凤穿花，左上右落，却砍个不住。他二人战到四十个回合并无高下，黑连度大喊一声：“诸将，快与我上前擒捉秦怀玉。”众将齐声赶到，花智、鲁達、不花数十员将官，一齐上前，围住秦怀玉。唐将尉迟兄弟，二马冲到阵前，叫声：“驸马，休得着忙，兄弟来助战。”秦怀玉见二人来到，方得放心。黑连度提刀就砍宝林，宝林急架相迎，敌住黑连度。宝庆把数员番将尽皆杀散，番兵死了大半。单有黑连度一口大刀利害，战住秦怀玉、尉迟宝林二人，见个雌雄，一场好杀，三将战到又四十冲锋。黑连度刀法渐渐松下来，回头看那自家兵将多被宝庆杀死，好不慌张，却被秦怀玉一枪兜咽喉刺来，叫声：“呵呀！我命休矣！”要招架来不及了，只得把头偏一偏，肩膀上中了一枪，大叫一声带马就走。宝林纵一步，马上叫声：“那里走！”提起竹节钢鞭，夹背心儿一击。黑连度大喊一声，口吐鲜血，马上坐立不稳，被秦怀玉兜心一枪，跌下马来；复一枪结果了性命。吩咐：“军士取了首级，快抢关哩！”喝叫得一声：“抢关！”秦怀玉一马先冲上了吊桥，宝林、宝庆兄弟二人，把枪一招说：“诸位将军，快抢吊桥！”有周青、薛贤徒、姜兴霸、李庆红、周文、周武、王心溪、王心鹤八位总兵官，上马提刀，抢过了吊桥。那些小番儿闭关不及，却被秦怀玉一枪一个，宝林兄弟同众将挥刀乱砍，斧劈的、枪挑的，杀死不计其数。杀进帅府，查盘钱粮国库。粮食丰盈，仓廩充足。遂请关外大无帅同贞观天子、大小三军陆续进关。百姓香花灯烛，挂灯结彩，迎接天子。又将银钱粮草开清在簿，送上元帅。怀玉、宝林兄弟上前奏道：“小将们杀退了番奴，已得关了，钱粮开写明白，献上元帅。奏请缴令。”薛仁贵说：“三位贤弟取了界牌关，西辽丧胆，其功不小，果称英雄！”太宗大悦：“王儿、御侄，真乃将门之子，比秦王兄、尉迟王兄更狠。”传旨：“整办御筵，庆贺功劳。”一宵过了。明日清晨在关上打起大唐旗号，养马三日。如今发炮抬营，三军如猛虎，众将似天神，离了界牌关，一路往前。人马向金霞关进发，探马打听失了界牌关，飞报进关去了。行兵三日，地广人稀，青草不生。又行三日，来到关外，将人马扎住。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吩咐安营。放炮三声，安下营寨。

再说金霞关守将名唤忽尔迷，身長一丈，头如笆斗，面如蓝靛，发如朱砂，颌下黄须，力大无穷，镇守金霞关。这一日升堂，有小番报进：“界牌关被大唐打破，夺取关头，黑平章阵亡。现有败将把都儿在外。”忽尔迷闻说界牌关失了，大惊说：“快宣进来。”把都儿走进跪下说：“大老爷，不好了！大唐兵将实为骁勇，界牌关打破，不日兵到金霞关了。”忽尔迷一听此言，吓的胆战心惊，说：“本镇知道，速去锁阳城报与苏元帅知道，早早救援。”吩咐：“关头上多加石子、灰瓶、炮石、弓弩、旗箭，小心保守。大唐兵将到来讨战，报与本镇。”

再说关外元帅升帐，聚齐众将两旁听令。尉迟宝林披挂上帐，说：“启

冲锋——即回合。

仓廩（áo，音敖）——贮藏粮食等的仓库。

元帅，界牌关驸马立了头功。如今金霞关，待小将出马取此关头，以立微功。”仁贵说：“好贤弟，此言真乃英雄，但要小心。”怀玉听了，说：“启知元帅，界牌多亏了二位贤弟助战，取这关头，今日还是我去，枪挑番将。”元帅说：“将令已出，驸马可去押阵接应。”“得令！”尉迟宝林顶盔贯甲，挂剑悬鞭，提枪上马，带领军士冲出营门，来到关前大喝一声：“呔！关上的，快报与关主知道，今南朝圣驾亲征，前来破番，要杀尽你这班胡儿。界牌关已破，早早出来受死。”一声大叫，关上小番听了，进来报道：“启爷，关外大唐人马已到，有将讨战。”忽尔迷闻报，忙取盔甲，上马提刀，披挂结束，打扮停当。带过马跨上雕鞍，提刀出府，来到关前，吩咐开关。哄咙一声炮响，大开关门，放下吊桥，一字摆开，豁喇喇一马冲出。宝林抬头一看，此将甚是凶恶。你看他怎生打扮？头戴红缨亮铁盔，身披龙鳞铁甲，面如蓝靛，发如朱砂，眼如铜铃，两耳招风，一脸黄须；坐下一骑红鬃马，大刀一挥光闪烁，枪刀双起响叮当，喝声似霹雳。宝林大叫道：“带来的胡儿羯狗通下名来。”忽尔迷只说：“你要问魔家的名么？俺乃红毛大力子、苏元帅麾下，加封镇守金霞关大将军，忽尔迷便是。”宝林说：“看你这尽是西辽羯狗，今日天兵已到，不思迎接献关，反阻抗天兵去路，分明活得不耐烦了！”忽尔迷大怒，也不问姓名，提起刀来，向宝林头上劈将下来。宝林叫声：“来得好！”把枪噶啷一声，便一梟。忽尔迷即喊声“不好了”，在马上一仰。宝林把手中枪紧一紧，一枪当心刺进来。忽尔迷避闪不及，枪中前心，将身一仰，跌下马去，复一枪刺死。吩咐诸将抢关，叫得一声：“抢关”，一骑马先冲上去了。秦怀玉在那儿押阵，见宝林刺了番将，急把枪一招，说声：“诸将军快去抢关！”麾下尉迟宝庆、周青、王心溪、王心鹤、李庆红、姜兴霸，这六骑人马带三军将士从后赶来。宝林赶上吊桥，小番扯也来不及了。忙发狼牙箭如雨点，被宝林用枪拨开，从箭中赶近刺了几个小番，一拥赶上。诸将也过了吊桥，六骑人马杀进关中，鼓声如雷，叫杀喧天。这关内偏将、正将、牙将们顶盔贯甲，上马提刀，前来抵敌。宝林兄弟两条枪好不了得，来一个，刺一个；来一对，挑一双。这番兵都被杀伤。周青使动铁剑，说：“胡狗儿，快来受死！”番兵逃走不得，尽被杀死。秦怀玉使动提罗枪，见番将好枪法，宝林上前启奏，说：“小将缴令。”元帅说：“贤弟，取此关头，其功不小。”天子说：“御侄，少年扫北本领远与秦驸马一样。”立即传旨在帅府设宴驾功，称赏恩犒。

次日清晨，把西辽旗号去了，换了大唐旗号。养马三日，放炮起行。三军司命，浩浩荡荡，行兵三日，望接天关进发。来到关外，人马扎住。后队六元帅人马已到，吩咐离关十里安营。有尉迟宝庆上前说道：“驸马与哥哥取了二关，今接天关，元帅且慢安营，待小将走马去取关，先开一阵。倘挑了番将，就此冲进关门，马到成功，岂不为美？若不能取胜，安营未迟。”秦怀玉说：“此处番将利害，我自去罢。”尉迟宝庆说：“驸马何轻视我。我枪法利害，未曾与朝廷出力，此关定要让小将去破。”元帅说：“将军若果然要去，必须小心，待本帅与你押阵。靠着陛下洪福，将军胜了番将，本帅领人马冲进关中，也是你之功劳。”“得令！”头盔贯甲，挂铜悬鞭，上了乌骓马。把马一催，来到关前，大喝一声：“守关的快报进去，说天兵到了，速速献关。若有半言阻抗，本将军要攻关了。”不知宝庆如何胜得番将，

羯(jiē, 音节)——我国古代民族，匈奴的一个别支。这里泛指胡人。

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空城计君臣受困 宝同一困锁阳城

不讲外面宝庆攻关，且说小番报进来了：“启总爷，大唐人马已到，有蛮子讨战。”总爷大惊道：“中原人马几时到的？可曾安营么？”“启上平章爷，才到。不曾扎营，走马端枪讨战。”总爷说道：“连取二关，又要取接天关。”吩咐带马过来。结束停当，挂剑悬鞭，手执狼牙棒，带领众把都儿，一声炮响，大开关门，一马当先，冲过吊桥。宝庆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员恶将，十分凶险，怎生打扮？头戴一顶风凤双龙亮铁盔，身穿锁子黄金甲，手执惯使狼牙棒，坐下一匹千里银驹马。好一位鞞子番将！直到阵前。宝庆大喝一声：“呔！来的胡儿住马，可通下名来。”总爷把棒一起，噤喇架定说：“你要问魔家名么？对你说：我乃镇守接天关总兵段九成便是。可晓得本将军利害么？还不速退，休来纳命。”宝庆便把枪直刺过来；段九成把棒一架，回手就是一棒，喝声“招打”！当头向顶梁上盖打将下来，好利害！果然泰山一般。宝庆把枪往上一挡，噤喇一声响，架开在旁，回手一枪，正中咽喉，跌下马来，亦死非命。小番儿见主将已死，晓得金霞关内杀得利害，大喊一声，各自逃生，往锁阳城去了。元帅好不快意，领人马随宝庆杀进关去了，一卒皆无，一齐到总府住扎。宝庆进帐缴令。勇力取关，朝廷大悦，说：“其功非小，御侄英雄更胜父兄，果然是将门之子。”宝庆见朝廷赞他，好不快乐。即传令改换大唐旗号，盘查国库钱粮，养马三日。元帅与军师商议取锁阳城，此话不表。

再言锁阳城，乃西辽大地方，人烟稠密之处，周围百里，三关十门。元帅苏宝同镇守，帐下有雄兵十万，战将千员。他是苏定方之孙，苏凤之子，都是罗通扫北，将他父亲杀死，逃走了苏凤，投在西凉国招为驸马，其姊纳为皇后。苏宝同幼年投师在金凤山李道符仙长门下学法，练就九口飞刀，飞镖三柄，一纵长虹三千里，时时切齿要报祖父之仇。差官打战书到中原，不料唐主斩了差使，苏宝同闻报大怒，正欲兴兵夺取长安，不料唐主拜仁贵为帅，御驾亲征，又失了三关，告急文书飞报锁阳城。苏宝同大慌，忙请二位军师商议，你道这两个军师是那一个？是扫北野马川李道人，名唤铁板道人。用一尺长、半寸阔铁打成的铁板，共有十二块，块块有符。要与他交战，念动真言，掣在空中，打将下来，要打为灰泥。身長一丈，头如笆斗，眼似铜铃，尖嘴大鼻，颌下红胡根如铁线，惯用孤定剑。当年被尉迟恭杀败，在西凉投在苏宝同帐下，拜为军师。另一僧乃敖来国出身，名唤飞钹禅师，用两副金钹，与人交战，掣在空中，打将下来，头儿打得粉碎。自称西天活佛，身長不满四尺，阔倒有三尺，相貌不扬，似石敢当。这二位合得投机，都在元帅帐下。闻得元帅相请，二位来到帅府，见了宝同，主客坐定。铁板道人说：“不知帅爷唤吾二人到来何干？”宝同说：“二位军师有所不知，本帅欲取中原，报祖父之仇。不料唐主拜薛蛮子为帅，兴兵前来，征伐西凉。前日小番来报，已夺了三关，不日来攻锁阳城。吾与军师商议，今唐兵到来，必要一网而擒，拿住唐王活捉薛蛮子。然后反兵杀上长安，夺了中原国位，狼主为君，将罗家满门抄灭，方称吾心。不知二位军师有何妙计与本帅雪恨否？”飞钹禅师与铁板道人道：“只要我二人略施小计，管教唐兵百万一网打尽，钱粮兵马尽归我邦，唐朝君臣尽将诛戮，直上长安，狼主身登龙位，帅爷十大功劳，可以报仇雪恨。”苏宝同一听此言，欢喜大悦，开言说：“二

位军师有何妙计，早说与本帅知道。”铁板道人说：“一些也不难。那薛仁贵遣将讨战，不必与他交战打仗，现在元帅统领三军出城，退至寒江关，留此空城，这薛仁贵必赶进城来。只要一进城，我们将百万雄兵把锁阳城团团围住，此时十门攻打，管教他外无救兵，内无粮草，插翅也难飞去，不出三月尽皆饥死。他若出城交战，帅爷弄起飞刀，吾二人相助，杀他片甲不留。能人亦难出营。然后慢慢攻打，岂不是拿唐皇如反掌矣。”元帅说：“军师计算甚高。”众将无不欢欣。传令大小儿郎官员等，尽搬到寒江关安营，把座城池调空。宝同同了二位军师、诸将，离却锁阳城，竟往寒江关居住。点齐数十万人马，暗中埋伏，专听合围城池，不许漏泄。

再说薛仁贵在接天关，传令发炮起行，夺取锁阳城。进兵几日，乃陆续都到了锁阳城。有探马报进，禀道：“启知元帅，前面就是锁阳城，但见城头上旌旗展荡，又无兵卒，大开城门，吊桥并不扯起，不知什么计策，故禀上元帅。”仁贵呼呼大笑道：“诸位将军。你们莫轻视此关。料此苏宝同无能，大开关门，兵卒全无，内中有计，今日圣驾征讨，谅无大事。你们大家须要小心进关，看他使何诡计？”那徐茂公开言道：“元帅，那苏宝同不出关门交战，竟带三军去了，留此空城，吾军兵马休要乱动，不可进关。不然又是征东三江越虎故事了。”程咬金叫声：“军师非也，我们的秦骝马并尉迟二位将军，英雄无敌，连夺三关，不用吹灰之力，锁阳城之将难道不晓得么？决然是闻此威风，谅来不敢迎敌，所以弃城逃遁。就闻我老程之名，他亦胆战心惊，那儿有什么计？分明怕我们，逃走去了。”薛仁贵说道：“老千岁之言不差，他这班都是犬羊之辈，何足惧哉？闻我大唐天兵一到，他便望风而走。此关又非建都之地，怕甚么！且入锁阳城，然后进兵取西辽，吾皇洪福齐天，西辽必定该灭。”吩咐大小三军开进城去。元帅一令，多往关内而走。军师徐茂公屈指一算，圣上该有几年灾难，将官有此一劫，天机不可预泄。元帅命尉迟室林四处查点明白，恐防暗算奸计。盘查钱粮，原是充足，竟有数年之粮，百姓安顿如故。军师传令，军士先运粮草进关，然后请圣上进城。元帅诸将远远出城迎接天子进入关中，身登银銮宝殿。众臣朝参已毕。大元帅传令，把三十万人马，扎住营头。把十门紧闭，商议取寒江关。

再言苏宝同暗点人马探听，今见唐王君臣已进城中，四面号炮一起，有百万番兵围绕十门，齐扎营盘，共有十层皮帐。旗幡五色，霞光浩荡。唬得城上唐军急忙报入帅府，奏上万岁道：“不好了，城外有百万番兵，围住十门，密不透风。”唬得天子魂不在身，众大臣冷汗淋漓，分明上了空城之计。天子道：“薛王兄，这便如何是好？中了他们诡计了。这个城池有什么坚固，若他们攻打进来，岂不是要丧命。快快拨佣人马出关，杀退辽兵，以见英雄。”仁贵说：“陛下，且往城上去看虚实。若果然利害，再出主意。”圣上说：“有理。”同了军师、元帅、程咬金及众将上西城一看，围得重重，又杀气腾腾，枪刀威烈森森。唐主见了，心慌胆裂，诸大臣无不惊慌。忽听得三声炮响，营头一乱，都说大帅到了。这苏宝同又来围住西门，九门有能将九员，数百万雄兵，截住要路，凭你三头六臂，双翅能上腾云也难杀出辽营。如何是好，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苏宝同大战唐将 秦怀玉还铜身亡

不表城上君臣害怕，单表苏宝同全身披挂，坐马持刀，号炮一声，来到西城，两旁骁将千员，随后旗幡招展，思量就要攻打城池。忽抬头一看，见龙凤旗底下坐着唐天子。怎么打扮？头戴嵌宝九龙珍珠冠，面如银盆，两道长眉，一双龙目，两耳垂肩，颌下五绺花须长拖肚腹；身穿二龙戏水蜂黄袍，腰围金镶碧玉带，下面城墙遮蔽看不明白，坐在九曲黄罗伞下，果然好福相。南有徐茂公，北有程咬金。还有一个头戴白银盔，身穿白陵显龙袍，三绺长须。苏宝同在城下高声大呼道：“城上的可就是朝廷李世民么？可晓得在木阳城听信罗通，将我祖父杀死。吾祖有功于朝。吾伯苏林又被罗通斩了，吾父苏凤被打四十，奔入西辽，生我兄妹二人。正欲兴兵到长安，不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已中我邦暗计，汝等君臣休想活命。快把罗蛮子送下来，万事全休，放你君臣回去。若不放出，休想回去。”这声喝叫，唬得天子毛骨悚然。薛仁贵、秦怀玉奏道：“万岁休要慌忙，待臣发兵出去，擒此苏贼。”圣上依言回帅府。

元帅来教场，聚集诸将，说：“如今苏宝同在城下猖狂，本帅起兵到此，未曾亲战。他口口声声要拿罗通，此情可恨。待本帅开关与他交战，立斩番将，方消此恨。”闪过先锋秦怀玉说：“元帅不可，待小将出去开兵。”元帅说：“驸马出城，待尉迟兄弟与你押阵。”“得令！”怀玉顶盔贯甲，准备停当，吩咐放炮开城。金鼓一声，大开城门，一马冲先，来至阵前。抬头一看，见一员番将，十分利害。他头戴凤翼盔，斗大红缨满天栽，身穿青铜甲，内衬绿绫袍，绣金龙凤腰，左有宝雕弓，右插琅琊箭，坐下乌龙驹，四蹄蹬跑声如雷；左手提刀，右手抚三绺长须，果然是中原人物。苏宝同提刀一起，喝声：“蛮子，少催坐马，通下名来。”秦怀玉说：“我乃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

可知驸马爷枪法利害么？还不速退，休来纳命。”苏宝同哈哈大笑说：“原来就是秦琼之子，大唐有你的名，本帅只道三头六臂，原来是一个狗蛮子。不要走，看本帅的刀法罢！”把刀一刺。秦怀玉拈起提罗枪串一串，噹喇一声响挡住，说：“且慢了，我这条枪不刺无名之将，通名下来！”苏宝同说：“本帅乃西辽国王驾下之舅，加封天冠大元帅苏宝同便是。你君臣快投降吧。”秦怀玉说：“原来就是你这逆子，你的祖父、伯父受唐朝厚恩，你却不忠反叛了。休要走！”一个月内穿梭，一枪刺来。苏宝同手持大砍刀，噹喇一声挡过去。一连几枪，都被苏宝同架在一旁，那里肯让一毫。连转几刀，前后扒架，好刀法，秦怀玉亦架上手。彼此一场大战，鼓声如雷，炮声惊天，二人战了五十回合，马交十个照面，杀个平手。宝同暗想：待我诈败下去，暗放飞刀伤他。虚晃一刀，带转马就走。秦怀玉那肯放松，把提罗枪押住，不容他放出飞刀，大叫一声：“苏宝同，你乃堂堂汉子，不要暗器伤人，与你战几百合，分个胜负。”宝同兜起缰，又把手中刀一架，喝声：“秦蛮子，难道本帅怕你不成？暗器伤人，非为英雄。你是中原驸马；我是西辽国舅。你晓得我刀法；我尽知你的枪势。英雄遇好汉！你后面所背的是何兵器？且看得毫光直透，耀日争辉。”秦怀玉叫一声：“胡儿，你还不晓得么？此乃露骨昆仑铜。我父双铜，打成唐朝天下。灭十八路诸侯，归北征东，多

是这两口宝铜。重百二十四斤，外裹赤金六斤，共百三十斤。你闻知也要丧胆，可晓得此利害么？还不投降，休来送死。”宝同道：“原来如此，我道是邪法，原来金妆铜放光。借我一观，未知肯否？”怀玉说：“苏宝同，你要看吗？也罢，吾付你去看。”怀玉十分好心，忙向腰间解下，把双铜拿在手中，叫一声：“苏宝同你拿去看。”宝同接在手中，仔细一看，连声称赞说：“好铜！果然名不虚传。吾父也曾说起此铜曾挡李元霸双锤。”越看越好，说声：“秦蛮子，此铜送与我罢。”兜转就走。驸马看见，大叫：“无信义的胡儿！不过借你去看，你倒骗了去，难道不还我不成？”把呼雷豹一拍，追上来了。那苏宝同听见“无信义”三字，呼呼冷笑说：“秦怀玉，你好小器，本帅不过取笑，难道果然要你的不成，双铜在此还了你。”便把双铜抛在半空，叫声“秦怀玉收铜”！那时天数已定，怀玉合该丧命。那秦驸马抬头一看，双铜跌将下来，光光打在面门，大叫一声：“嘎唷！”一交跌下马来。苏宝同回马，正要取首级。尉迟弟兄正在那里掠阵，看见驸马落马，双马齐出，抢了尸首回来。可惜一双宝铜，失落沙场，被苏宝同得了。尉迟弟兄回城，吩咐军士紧闭城门，来见元帅。

元帅听知驸马还铜身亡，惊得魂不在身，大哭一声：“我那驸马呵！”众将劝住，忙报知天子说：“驸马与苏宝同大战，骗去宝铜，还铜身亡。”天子一听此言，哭倒龙床之上，叫声：“王儿，你为国身亡，十大功劳，麒麟阁上画影，五凤楼前标名，必要活擒苏贼，以祭王儿。”龙目滔滔下泪。徐茂功开言说：“也是驸马命该绝数，望吾皇不必悲伤，有损龙体。”天子依言，传旨：将驸马尸首御葬，文武戴孝三日，开丧祭奠。秦梦闻知父亲阵亡，也大哭来见元帅，说：“吾父亲战死沙场，害在苏贼之手。侄儿愿做先锋，亲提人马，杀此苏贼。若不把冤仇相报，枉为人在世，望叔父早发兵马，让侄儿出城。若不杀此叛贼，侄儿情愿战死沙场，不回城来了。”仁贵听了说：“贤侄虽然英勇，武艺精通，但年轻力小，不是苏贼对手。待吾另点别将，与你父报仇。”元帅传令：“点尉迟弟兄出城，杀那苏贼。”“得令！”二将顶盔贯甲，提枪上马，一声炮响，开了城门，放下吊桥，来至阵前。宝同抬头一看，见来了二将，打扮甚奇，多是凶恶之相。面如锅底，扫帚眉，一部胡须，头戴乌金盔，双龙戏珠；身穿乌金甲，内衬玄色暗龙袍；左插弓，右插箭，腰间悬竹节钢鞭，手执乌缨枪，坐下乌龙驹。这尉迟弟兄冲将过来，宝同喝声：“呔！你这两个蛮子留下名来！”宝林说：“你要问某家之名么，吾乃大唐天子驾前虢国公，薛元帅麾下左右先行，尉迟宝林、宝庆弟兄便是。你前日将我邦秦驸马打死，今日奉元帅将令，特来取汝首级，与驸马报仇。好好下马受死，免我爷爷动手。”苏宝同说：“前日秦蛮子何等利害，尚然被本帅打死。何在乎你这两个蛮子？你在中原有你的本事，今到西凉，没有你的名字，不要走，招刀罢！”把大砍刀往头上砍下来。宝林把手中乌龙枪一架，只听得噶啷叮当。宝庆把手中蛇矛枪来助。苏宝同这口刀挡住两条枪，全不在心上。这两条枪也是利害，上一枪禽鸟飞奔，下一枪山犬惊走；左一枪英雄死，右一枪大将亡。宝同这口刀也利害，逼住了两条枪，望着头顶面、两肋、胸膛、心窝就砍。正是：三马冲锋各分高下，三人打仗各显输赢。大砍刀，刀光闪耀；两条枪，枪似蛟龙。他是个保西凉掌兵权第一元帅，怎惧

麒麟句——麒麟阁为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绘十一功臣像于阁上。后以此表示卓越功勋和最高荣誉。五凤楼为古楼名，后比喻能文之人是选五凤楼手，在五凤楼中标名流芳百代。

你中原两个小蛮子？我乃扶唐室定社稷的二位大将，那怕你番邦一个胡儿？炮响连天，惊得锦绣房中才子搁笔。响杀之声，唬得阁楼上佳人停针。宝林兄弟两条枪要挑倒灵天塔，苏宝同恨不能一刀劈破翠屏山。大砍刀如猛虎，乌龙枪似恶龙。这三将不如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尉迟弟兄遇飞刀 宝同大战薛仁贵

前言不表，再言苏宝同这把刀，那里挡得住两员大将的枪？战了四十回合，实在来不得了。心想倘一时失错，被他伤了性命，不如先下手为强。他一手提刀在那里招架，一手掐定秘诀，背上有一个葫芦，他把葫芦盖揭开，口内念动真言，飞出两口柳叶飞刀，长有三寸，有蒜叶阔，伴有一丈青光耀眼。尉迟弟兄见了，还不知是什么东西，只听得一声响亮，犹如霹雳豁喇喇一响。那弟兄二人抬头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只见两口飞刀，好似两条火龙一样。宝林、宝庆大叫一声：“我命休矣！”忙把手中枪来挡，那里挡得住。但听到喀哧一声，望顶门上斩将下来！二人只把头偏得一偏，左膀子斩掉了，又一刀右膀子也斩掉了，又一刀斩掉了首级。三军大战，来抢尸首，被他挠勾搭去，将头号令。

苏宝同大胜，来到关前大骂说：“快快献出罗通，万事全休。若然不放出来，本帅杀进城中，踏为平地。”探子报进城中：“启元帅不好！尉迟二将被他飞刀斩死，又来讨战。请元帅爷定夺。”元帅一听此言，勃然大怒，说：“可惜二位将军死于飞刀之下。”吩咐：“抬戟备马，待本帅亲自出去，除此番贼。”闪出尉迟号怀放声大哭说：“二位哥哥死得惨也呵！”哄咙一响，跌在地下，晕死去了。吓得诸将魂儿不在，连忙扶起，大家流泪。仁贵泪如雨下，说：“贤弟，不必悲伤。待本帅与你二兄报仇。”号怀悠悠醒转，立起身来说：“我尉迟号怀今日不与二兄报仇，不要在阳间做人了。”吩咐备马。元帅等俱挡不住他。跨上雕鞍，把鞭一抽，豁喇喇豁喇喇，一马冲出城去。元帅点起三千铁骑，一同出城。哄咙三声大炮，号怀来到阵前大骂：“狗胡儿，杀我二兄，今来报仇。”不问因由，劈面就是一枪，说：“你把我二兄乱刀斩死，我与你誓不两立。三爷挑你前心后透，方解我胸中之恨。招枪罢！”飏的一枪，劈面门挑进来。苏宝同呼呼冷笑，说道：“乳臭小儿，也来送死。可怜佛也糊涂。也罢！”把手中大刀，噶啷一声响，架在旁首，马上交锋，逞起英雄。闪背回来，宝同把刀一起，往着号怀头上砍将下来。号怀闪在一旁。二人在沙场上，战到三十回合，难胜号怀。苏宝同暗想：“唐朝来的将官，多是能人。这人年轻，本事倒高。不免诈败下去，用飞刀伤了他。”算计已定，兜转马，把刀虚晃一晃，叫声：“小蛮子，果然凶勇，本帅不是你对手。我去休得来追。”带转丝缰，往营前就走。号怀叫声：“胡儿那里走！”正待要追，只听得城外鸣金。号怀听得，“元帅要我回军。也罢！不与二兄报仇，要这性命何用？如今违令了。”把马一拍，随后追上来。宝同又将柳叶飞刀来伤号怀。号怀一见，魂飞魄散，大叫：“二位哥哥，兄弟不能与你报仇了。”说罢，放声大哭。合当有救，韦驮天尊在云端，看见苏宝同飞刀要斩号怀，知他后来要与唐天子代主出家，佛门弟子不该死于飞刀之下。使佛力把降魔棒一指，即时飞刀不见了，依旧云开见日，苏宝同大惊说：“这飞刀那里去了？”叫声：“狗蛮子，本帅的飞刀，被你一阵哭不知哭到哪里去了，还我的宝刀来！”尉迟号怀抬头一看，果然不见了飞刀，心中暗暗称奇，连自己也不信，开言叫一声：“胡儿，本将军自有神通，那怕你飞刀，快快下马受死。”苏宝同说：“休得胡言，看宝贝！”只听得一声响亮，又是一口飞刀下来了。天尊又把降魔棒一指，飞刀又不见了。一连

三起飞刀，弄得无影无踪。那苏宝同慌张，心中一想：“我九口飞刀，连失三口。如若再放，依然杳去，便怎么处？没有了飞刀，怎报得杀父之仇？倘有疏忽，前功尽弃。也罢！如今且自回营，另寻妙计，杀退唐兵。”主意已定，传令鸣金收军，兜转丝缰，回马就走。尉迟号怀飞马追赶。只听得空中大叫一声说：“尉迟将军，你快快收兵，莫可恋战。若追赶苏宝同，性命难保。”尉迟号怀抬头一看，见空中有金甲尊神，手中提着降魔棒，立在云端。“嘎！我晓得了，方才救我的是这尊神仙。”不免望空拜谢。只见天尊冉冉往西而去。尉迟号怀收兵进城，来见元帅缴令。贞观天子传旨：“将二位将军衣冠埋葬，必要剿灭西凉，方雪朕恨。”又说：“连失三员大将，叫寡人寸心不忍。”仁贵道：“龙心暂安，臣明日发兵出城，擒此番将。”天子说：“元帅出去，须得小心。征西凉全靠你，不要失着与他。”“这个自然。”

不表君臣商议，再言次日探子报进说：“帅爷，苏宝同又在城外讨战。”薛元帅闻报大怒，连忙打扮，结束停当。八位总兵官及程铁牛、秦梦、段仁、王宗一、尉迟号怀等进帐说：“元帅出城破贼，小将们愿同往。”仁贵说：“诸位将军兄弟们，今日本帅第一遭出阵，有八位总兵在此，不劳诸位将军去得。”众将说：“说那里话来，元帅出阵，末将随去听用。”说：“这个不消，在城中保驾。”“是。”元帅上了赛风驹，发炮三声，城门大开，鼓噪如雷，二十四面大红蜈蚣旗左右一分，冲出城来。你道他怎生打扮？但见头戴一顶亮银盔，二翅冲霞双龙蟠顶；身穿一件银丝铠，鸳鸯护心镜，内衬暗龙袍；背插四杆白绫旗，左边悬下宝雕弓，右首插几支狼牙箭，腰挂打将白虎鞭，坐下一匹赛风驹，手执画杆方天戟，后面白旗大字“招讨元帅本姓薛”。那薛仁贵来到阵前，抬头一看，但见苏宝同怎生模样？他头戴一顶青铜盔，高挑雉鸡尾两边分，白面颌下微须；身穿一件青铜甲，砌就龙鳞五色，甲内衬一领柳绿蟒，绣成龙凤，二龙戏珠前后护心；背挂葫芦，暗藏飞刀，插箭杆旗四面，左边挂弓，右边挂箭，足踏虎头靴，踹上一骑白龙驹，手托大砍刀，后面扯一面大旗，上写“天寇大元帅苏”，果然来得威风。仁贵把马住说：“呔！你这番将可就是苏宝同么？”说：“然也。既晓得本帅大名，何不早早自刎，献首级过来。”仁贵呼呼冷笑，叫：“苏贼！你乃一个无名小卒，擅敢伤我邦三员大将。本帅不来罪你，你又在关前耀武扬威。今日逢着本帅，要与三将报仇，难道不闻我这画杆方天戟利害？好在用你祭我戟，也不为奇。不如卸甲投唐，等我主将你慢慢斩首挖心，以祭驸马、二位尉迟爵主。若有半句不肯，本帅就要动手。”苏宝同大怒说：“你口出大言，敢就是什么薛元帅薛仁贵么？”“既晓得本帅之名，何不下马受缚。”苏宝同说：“薛蛮子，你不晓得我与大唐不共戴天，杀父之仇，恨得切齿。我也晓得你的本事不丑，今日将你一刀斩为几段，快放马来。”把大砍刀双手往上一举，喝一声：“薛仁贵，招我的刀罢！”把这一刀往仁贵顶梁上砍将下来。仁贵说声“来得好！”把画杆方天戟往刀上噶啷这一桌，刀反往自己头上绷转来了，说“嘎唷，果然名不虚传，好利害的薛蛮子。”豁喇冲锋过去，又转过战马来。苏宝同刀起，咋一声，往着仁贵又砍将下来。仁贵把戟桌在一旁，还转戟往着苏宝同前心刺将过来。这宝同说声“来得好！”把大砍刀往戟上噶啷这一抬，仁贵两臂震一震说：“嘎唷！今遇这苏贼抬得住我戟，果然有些本事。”马打交锋过去，英雄闪背回来。仁贵又捣一戟过去，宝同又架在一边，二人大战沙场，不分胜负。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二人大战有四十回合。正是石将军遇了铁将军，不见输赢，又战了十合，杀得宝同呼

呼喘气，马仰人慌，刀法甚乱，汗流脊背，两臂酸麻。“嘎唷！利害的薛蛮子。”招架不住，带战马就走。仁贵不舍，随后追来。天子同了军师、程咬金在城上看见元帅得胜，天子大悦，对徐茂公说：“军师，你看元帅得胜了。果然杀得苏贼大败。”吩咐三军擂鼓。听得战鼓擂动，仁贵不得不追。但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苏宝同九口飞刀 薛仁贵沙场受苦

话说苏宝同回头看见薛仁贵追上来，心中大喜，把葫芦盖拿开，口中念动真言，飞出柳叶飞刀，青光万道，直往薛仁贵顶上落将下来。这仁贵抬头一看，知是飞刀，连忙把戟按在判官头上，抽起震天弓，拿起穿云箭，搭在弦上，往飞刀上“飏”的一箭，射将过去。只听得豁喇一声响，三寸飞刀化作青光，散在四面去了。唬得苏宝同魂不附体，“呵呀！你敢破我的法宝。”飏飏飏，一连发出五口飞刀，阵面上俱是紫青光。仁贵手忙脚乱。当年九天玄女娘娘曾对他说：“有一口飞刀射一支箭。”前年在摩天岭失了一支，现只存得四支。如今他连发五口飞刀，就有五支箭，也难齐射上。所以暗自着急说：“呵呀！我命休矣！”无法可躲，只得一把拿起三支穿云箭，往青光中一撒，只听得括拉拉连响数声，青光飞刀尽皆不见。四条箭原在半空中不落下来，仁贵把手一招，四条箭落在手中，将来藏好。那边苏宝同见破了飞刀，魂不在身，“嘎唷，罢了，罢了。本帅受李道符大仙炼就之刀，你敢弄些邪术来破，与你势不两立！”只得把腰间飞镖祭起，雷鸣电闪，日色天光，不辨东西南北。仁贵抬头一看，见影影绰绰好似那怪蟒一般，飞奔前来，张牙舞爪，要来吃人。仁贵十分慌张，忙将手中画戟招定飞镖，招架十分沉重，犹如泰山一般打将下来，招架不住，兜转丝缰往城下逃来了。那飞镖好不厉害，紧追紧赶，插翅腾云，也难躲避。追至吊桥边，打下来了。仁贵把头一偏，正打在左膀上。仁贵大叫一声，仰面一交，跌下马来。周青等人员总兵看见元帅落马，一齐上前抢了主将，进入城中。苏宝同后面追来，这里发起狼牙，扯起吊桥。宝同看见箭发如雨，带了三军，只得回营。此话不表。

再言天子在城上看见仁贵落马，传旨鸣金收军，城上多加灰瓶、炮石、强弓、弩箭，紧守城门。军士将仁贵抬进帅府，安寝在床，连忙把衣甲卸下。那晓仁贵昏迷不醒，只有一线气在胸中。周青、薛贤徒、周文、周武、姜兴霸、王心溪、王心鹤、李庆红等，急忙到殿前奏说此事。

天子大惊，同了徐茂公、程咬金前来看视。只见仁贵闭眼合口，需无血色，膀上伤痕，四周发紫。徐茂公说道：“吾主有福，若是中了飞刀，尸首不能完全。此镖乃仙家之物，毒药炼成。凡人若遇此镖，性命不能保全，今天元帅受此毒镖，还算上天有靠，不至伤命。”天子说：“先生又来了，见元帅这般疼痛，多凶少吉的了，还说什么‘有靠’，岂不是荒唐之言。”龙目滔滔下泪。徐茂公说：“陛下不必悲伤，臣昨夜观天象，主帅该当有血光之难，命是不绝的，少不得后来自有救星到临。目下凶星照耀，不能顷刻根除，只怕要三番死去，七次还魂，要等一年灾满，救星到了，自然病体脱险。此乃毒气追心，必须要割去皮肉，去此毒药，流出鲜血，方保无虞。”天子点头说：“先生所见不差。”来对仁贵道：“元帅，今日徐先生与你医治，你需要熬其痛苦，莫要高声大叫，有伤元神。”仁贵说：“承万岁厚恩，虽死不辞。”又叫：“先生，多谢你费心。”徐茂公说：“不敢，元帅且自宽心。”吩咐军士把战衣脱落，面孔朝床里。八人扶住，一人动手，拿一把小刀，连忙将紫肉细细割去，有二寸深，不见鲜血，多是黑炭的肉。天子问道：“为何不见血迹？”徐茂公说：“此镖乃七般毒药炼成，一进皮肤，吃尽人

九天玄女娘娘——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奉。《黄帝内传》说她为黄帝之师，曾助黄帝破蚩尤。

血，变成紫黑。必须再割一层，叫痛而止，见血而住，方能有命。”天子道：“先生，这叫元帅如何熬当得起？”军师道：“万岁，不妨事，决无妨害。”天子听言，把头一点，吩咐军士用心伏侍。回说：“是。”细细割去三层皮肉，方才见鲜血流出来了。元帅大叫：“好疼痛呀！”擂床擂席，好不伤心。八个军士扶不住了。徐茂公说：“元帅且定了性儿，忍痛要紧。”那血不住放出来，仁贵悠悠晕去，又醒转来，对徐茂公说：“先生，如今再熬不起了，负了万岁洪恩，杀身难报，如今要去了。”大喊一声，两足一蹬，呜呼哀哉。天子看见身死，大哭，对徐茂公说：“啊呀！军师不好了，元帅气绝了呀！”徐茂公叫一声：“万岁，不妨。他疼痛难熬，故尔死去，少不得醒转来的。”吩咐军校快将丹药敷好伤痕，不可惊动元帅。请万岁回宫，待他静养几日，少不得自能“还阳活命”。吩咐八位总兵小心看守。那周青等异姓骨肉，床前轮流伏侍。天子无奈，同了军师回进宫中，心中忧闷。暂且不表。

另言薛仁贵阴魂渺渺出了锁阳城，身上却是轻快，跨上了赛风驹，手内执了方天戟，把马一拍，“待吾去杀此苏贼，报一镖之仇。”大叫：“苏贼，快出来纳命！”高声大骂，横冲直撞。杀到前边，抬头一看，见一座高城池，上写着“阴阳界”。只见牛头马面侍立两旁；往城中仔细一看，城内阴气惨惨，怨雾腾腾，心内一想：“此是阴间地府世界，我要杀苏贼，如何到这里来？心中好不着急，回转去罢！”带转丝缰忙回旧路。只听得城中鼓声大震，冲出一彪人马，为首一将大叫：“薛仁贵，你要往那里去？还我命来。你当初征东，我在海中求你，你不肯放松，至我一命身亡。我在此等久，各处寻你再遇不着，不道今日狭路相逢，你休想回去，定要报仇了。”仁贵抬头一看，见此人青皮脸，却原来是东辽国盖苏文，说：“我道是谁，原来是你。不要走！本帅要取你之命。”回转马来，开言叫声：“盖苏文，你本事低微，自来送死，今日如何怨我？可晓得本帅利害么？”盖苏文听了大怒，把赤铜刀一起，说声“招刀罢！”劈面砍来。那仁贵不慌不忙，把手中画戟噶啷一声架在旁首，圈得马来，把手中方天戟向前心刺将进来。盖苏文把铜刀一招，招架过去。两下交锋，有二十回合。正是青龙与白虎战在一处，杀在一堆，并不见输赢。一连战到百余回合，盖苏文有些招挡不住，刀渐渐松下来。仁贵戟法原高，紧紧的刺将过来，盖苏文说声：“不好！”把赤铜刀往戟上噶啷啷啷一抬，这一抬险些跌下马来。仁贵抽出一条白虎鞭，喝声：“招打罢！”三尺长鞭手中亮一亮，倒有三尺长白光，这青龙星见白虎鞭来得利害，说：“不好了！”连忙躲闪。只见白光在背上晃得一晃，痛入前心，口喷鲜血，把赤铜刀拖落，二膝一催，豁喇喇，豁喇喇，往城中好走哩。仁贵喝道：“往那里走！”随后追赶，盖苏文进了城门，牛头马面将城门紧闭，军士一个也不见了。仁贵十分恼怒，开言说：“城上的听着，将盖苏文放出来。若不放出，本帅要攻城哩。”一声大叫，牛头马面忙下城来，开了城门说：“将军，我这里并不见什么盖苏文，不要在这里撒野。”仁贵大怒。一戟刺死了牛头马面，进了阴阳界内，必要寻盖苏文。那里又寻得着？追下去有数里，远远听得吆喝之声，只得走向前边。抬头一看，见一所巍巍大殿，上边匾额上写三个大字“森罗殿”。仁贵心中一想：森罗殿是阎君所居，不要管它，只寻盖苏文便了。来到殿上，只见阎君正坐宝殿，判断人间善恶。

第十四回 薛仁贵魂游地府 孽镜台照出真形

诗曰：

梦魂追杀姓苏人，渺渺茫茫一路寻；
意马心猿忽见面，青龙白虎斗输赢。

闲话少讲，再言阎君天子发落已毕，抬头见了仁贵，说声：“将军那里人？因何到此？乞道其详。”仁贵开言说：“阎君有所不知。本帅住在山西绛州龙门县，姓薛名礼，号仁贵。蒙贞观天子洪恩，跨海征东，救驾有功，封平辽王之职。今奉旨来征西凉，来到锁阳城，被逆贼苏宝同，二将飞刀伤我邦三员大将。圣上大怒，命本帅擒拿苏贼。不料又中飞镖，故此追杀苏贼。不想错走了路途，谁知遇盖苏文，方才与他大战。他力不能敌，败进阴阳界。我随后追来，无形无影无踪迹。故尔来到宝殿，相烦将仇人盖苏文还与本帅，也好复旨。”阎君听了开言说：“薛大人，你还不知。盖苏文乃青龙星，上天降下来的，该有这番杀戮。本大王这里阴阳簿上，没有他的名姓，不在阴司。虽然光降，多多得罪。”仁贵大怒说：“阎君，你好欺人。他亡故多年，转世投胎，他也不知么？说什么‘簿上无名’、‘不是阴司该管’这些胡言。快快放出，万事全休。若再藏头露尾，本帅就要动手了。”阎君说：“将军息怒。”吩咐判官：“取阴阳簿过来，付与薛大人看。”那崔判官领命，忙将簿子送与仁贵。

仁贵接了一看，从前到后，果然没有姓盖的名字。仁贵说：“方才与他大战，追了阴司，难道就不在这里？此话哄谁？”阎君说：“将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本大王这里铁面无情，判断人间善恶，岂能徇私将人藏过来骗大人？委实不是我管，不在阴司地面。大人请回。”仁贵说：“他既然簿上无名，要这簿子何用？将火烧掉了罢。”阎君听了，遍身香汗直透，上前夺住道：“这使不得。本大王奉玉帝敕旨，掌管阴阳簿子。一日一夜，万死万生，生前行善造恶，多在这簿子上。大人若是毁了它，人间善恶不能明白，上不能覆旨天廷，下不能发放酆都地狱罪犯。此事断然使不得。逆犯天条，罪该不赦。大人还要三思。”仁贵说：“既然不容我毁阴阳簿子，只要还我盖苏文，我就不毁了。”大王听了呼呼笑道：“大人你既然要看，这不难，随我到孽镜台前，一看就明白了。但是还有一说，只许远观，不宜近看。大人阳寿未终，还该与朝廷建功立业。倘复还阳世，此事不可泄漏天机。本大王其罪不小了。”仁贵说：“这个自然。”

大王出殿上马，同仁贵来到孽镜台前。转轮大王吩咐鬼卒：“把关门开了，请大人观看。”鬼卒领法旨，忙把关开了。二位同上楼中。开了南窗一看，又是一个天朝了。分明是中原世界，桃红柳绿，锦绣江山，好看过。大王说：“大人，你看西边尊府可见么？”仁贵仔细一看，果然一些也不差。但见平辽王府里面，二位夫人愁容满面坐在那里。旁边薛金莲手内拿着一本兵书，在那里看视。仁贵看了这般情景，放声大哭：“我那二位夫人啊，你终日望我得胜班师，不想受许多折磨，如今死在阴司，你如何晓得？如今再无团圆之日，也顾不得许多。也罢！”开言叫声：“老大王，但不知我圣上在哪里？”轮转王叫一声：“薛大人，难得你忠心耿耿，思念朝廷，不恋家

酆（fēng，音丰）都——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以“鬼国都城”闻名，道教传说乃“阴曹地府”所在，在今四川丰都县。

乡，实为可敬。随我到这里来。”吩咐开了西窗，便叫：“大人望西一带沙漠之地，就是当今天子了。”仁贵抬头一看，果然就是锁阳城。但只见天子愁容满面，军师徐茂公、鲁国公程咬金不开口立在旁边。主帅营中寂静无声，只见牙床上睡着一人。仁贵大惊说：“阎君大人，本帅营中床上睡一死尸，这是什么人？”大王说：“难道你忘了本来面目，睡的死尸就是将军。”“嘎！原来就是我。这般说起来，我身已脱臭皮囊，再不能回阳世了。我那圣上啊！今生休想见面了。”泪流不止。阎君说：“大人且免愁烦，方才本大王说过阳寿未终，少不得送大人还归旧路。”那仁贵忽然醒悟，开言说：“适才冒犯天颜，多多得罪，受我薛礼一拜。”大王连忙扶起说：“何出此言？大人不见责就好了，何必言谢。”仁贵满面惭愧，开言相求：“望老大王放吾还阳，还要保主征西，灭那苏贼。但不知秦驸马、尉迟二位将军，如今在那里？待吾会他一会，可使得么？”大王说：“这不能。他天数已定，寿算已绝，如今已上天庭去了。本大王开东窗你看。”仁贵抬头一看，见楼台有数丈高，中间悬一面大镜子，上写着“孽镜台”三字，望看镜子里面看去，别有一番世界。龙楼凤阁，仙鹤仙鹿成群，内中也有牛头、马面、判官、小鬼许多在那里。看到半边好作怪，囚宠车内坐着一位将军，饿得来犹如骷髅，脚掩手扭，链条锁住。仁贵问道：“老大人，此人犯的何罪，受此锁禁？”大王说：“大人，你今朝到本大王这里要寻仇人，这就是他。今日仇人当面，还问我是何人？”仁贵道：“这般说起来，这就是盖苏文了。他为何这般光景？我明明与他交战，何等威势，如今弄得这样形容。”大王说：“大人，这交战的原非盖苏文。也是大人被苏宝同飞镖所伤，疼痛难熬，其魂出壳，梦游地府，转念那人，那人就来了，并非盖苏文真来索命。这是大人的记心。”仁贵道：“呀！原来如此。”又叫一声：“老大人，那盖苏文死后何罪，罚在囚笼里面受苦？”大王说：“大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初大人未遇之时，奉奸臣张士贵命探取地穴，金龙柱上用九根火链锁住，就是他了。蒙大人恻隐之心将他释放，来投阳世，他若改过自新，其罪也无了。不想他来到东辽国，逆天行事，好杀生灵，伤害百姓，致死数十万性命。虽蒙大人除掉了他，他的罪孽更重。虽是青龙下降，合当受此磨难，只要等他罪完孽满，方可上天复位。”仁贵点头想：生前作恶阴司记得明白，断断躲不过的，如今为人必要正直无私。开言又问说：“老大人，但不知我后来结局如何，伏乞老大人指示。”大王说：“你平生正直，三下天牢，不忘恩主，并无怨心。扶助紫薇圣主，打成唐朝天下，并无罪孽。你何必心慌？”仁贵说：“虽是如此，究竟后来如何？”大王说：“既然如此，北窗一发开给你看，就明白了。”吩咐鬼卒开了北窗。

北窗鬼卒得令，连忙开了北窗。对仁贵说：“一生结局多在里面。”仁贵抬头一看，全然不解。只见一座关头，写着“白虎关”，只见关中冲出一彪人马，为首一将，生得凶恶，身長丈二，青脸獠牙，赤发红须，眼如铜铃；坐下一匹金狮吼，手端铁方量，冲到阵前。前边来了一员大将，白盔白甲，手执方天画戟，与他交战。那时将军杀败，只见顶上现出一只吊睛白额虎，张牙舞爪，随着那将军一路追上来。旁边又赶出一员年少将军，浑身洁白，年纪只有十六七岁光景，坐下一匹腾云马，手执狼牙宝箭，搭上弦，只听得

臭皮囊——佛教用语，指人的躯体。

紫薇圣主——星宿名，后指帝王宫殿，故又借指帝王。这里说唐太宗即紫薇星下凡。

“嗖”的一声，弓弦响处，一箭正中猛虎。片刻不见猛虎，前面将军跌下马来。霎时飞沙走石，关前昏暗。少停一刻时候，天光明亮。只见仙童玉女，长幡宝盖，扶起那中箭的穿白的将军上了马，送上天庭，冉冉而去。定睛一看，只是影影绰绰，看不明白。又只见射箭的年少将军号陶大哭，前来追杀那恶将，却被这恶将杀得大败。只见一员女将，十分美貌，手舞双刀，接住恶将大战。不上十合，被双刀女将砍下马来。霎时又不见了。那仁贵看了全然不晓得是何缘故，忙问阎君说：“内中景界仓然不解，乞道其详。”大王说：“大人，此将名叫杨藩，有万夫不挡之勇，乃是上界披头五鬼星临凡。大人若遇此人，须要小心。”仁贵道：“老大人，关中赶出那一员青面獠牙、使铁方量的，想来就是杨藩了。”大王说：“然也。”不知后面还有何景象，再将下回看。

第十五回 薛仁贵死去还魂 宝同二困锁阳城

闲话不提。仁贵又看到后边，忙问：“这一员将官那是那一个？”大王道：“后面将军，就是大人了。”仁贵道：“嘎！就是本帅。为什么泥丸宫放出一只白虎来？主何吉凶？”大王道：“大人，这是你自己本命真魂出现。”仁贵说：“呵呀！这般说起来，本帅乃白虎星临凡了。”“然也。”仁贵又问道：“老大人，那旁边那一员小将，我与他前世无仇，今生无冤，为何将本命星一箭射死？但不知他姓甚名谁？为何前来伤着本帅？”阎罗天子微微冷笑说：“大人，这小将就是你的令郎，名唤丁山。”仁贵道：“老大人，本帅没有儿子的，他是龙门射雁的小厮。嘎！原来是我的丁山儿，他为何伤我？”大王说：“你当初无故将他射死，今日他来还报。你无心害子，他有心救父。白虎现形，故而射死白虎，怪他不得。这叫一报须还一报。”仁贵道：“我儿已被我射死，尸首又被猛虎衔去，本帅亲眼见的，如何又得重生？又来助战？”大王说：“你令郎有神相救还阳，目下应该父子相逢，夫妻完聚。”“嘎！原来如此。有这个缘故。我后死于亲人之手。”二位说毕，同下楼来。大王吩咐鬼卒：“送薛爷回阳间去，不可久留在此，恐忘归路。”仁贵拜谢。鬼卒同了仁贵离了森罗殿，来到前面。只见一个年老婆婆，手捧香茶，叫声：“吃了茶去。”仁贵听得，叫声：“婆婆，我不要吃。”大王叫一声：“大人，这个使不得。倘然复还阳世，泄漏天机，其罪不小了。请大人吃了这盏茶。”仁贵吃了，作别大王，还回旧路。看看相近锁阳城，鬼卒叫声：“薛爷，小鬼送到此间，阴阳阻隔，要去了。”仁贵叫声：“慢去，还有话讲。”只听得大叫：“元帅苏醒转来了。”那周青等八位昼夜伏侍，在此守候。听得元帅大叫，周青说：“好了，元帅醒过来了，快快报与万岁知道。”薛贤徒急忙来到银銮，奏说此事。朝廷大悦，同了茂公前来看视，叫声：“元帅，你七日归阴，朕七日不曾安睡。今日元帅醒转，朕不胜之喜。要耐心将养为主。”传旨煎茶汤。仁贵只得翻转身来，说：“臣该万死，蒙圣主如此隆重，杀身难报，只得在席上叩首了。”朝廷说：“这倒不必，保养第一。”仁贵说：“军师大人，这几天苏贼来攻城否？”茂公说：“他失了九口飞刀，不来十分攻打。”仁贵对周青说：“你等不要在这里伏侍，自有军校承值。你带领人马十门紧守，多备灰瓶、炮石、强弓、弩箭，防他攻打以惊圣驾。”那八员总兵一声：“得令！”多往城上紧守去了。又对徐茂公说：“待本帅好些，然后开兵，不要点将出城，再送性命。”茂公说：“这个自然，元帅且宽心。”仁贵说：“请万岁回銮。”朝廷再三叮嘱，同了茂公自回宫不表。

另回言苏宝同为何不十分攻打？因前日与尉迟号怀交战，失去三把飞刀，又与薛仁贵开兵，又失去六把飞刀，如今一齐失了。剩得飞镖三柄，那里敌得唐兵过？复要上仙山炼就飞刀，再来复仇，未为迟也。忙吩咐三军：“把城门围住，不许放走一人，否则本帅回来军法处治。”“得令！”那苏宝同又往仙山炼飞刀去了，我且慢表。

再言锁阳城中，徐茂公善知阴阳，晓得苏宝同上山炼飞刀去了，应该点将出战。为何不发兵？明晓得他营中飞钱和尚、铁板道人二个厉害不过，出

泥丸宫——道家谓之上丹田，在顶门两眉间。

吃茶句——老婆婆即孟婆，传说人死后又托生还阳之前，喝了孟婆的迷魂汤，尽忘前生之事。

去枉送性命，故尔不发兵。也是灾难未满，所以耽搁。他日日到帅府看视。仁贵用敷药敷好，只是日夜叫疼叫痛，也无法可治。不料耽搁有三个月，君臣议论纷纷，我且慢表。

如今要讲到西凉元帅苏宝同，他上仙山求李道符大仙，又炼了九口飞刀。别师下山，到狼主那里，又起雄兵十万，猛将千员，带领大队人马来到锁阳城。量城中薛仁贵不能就好，老少将官也无能冲喘，竟胆大心宽，传令：“与我把十门周围扎下营盘。”“嘎！”一声号令，发炮三声，分兵四面围住，齐齐扎下帐房。

前后有十层营盘，扎得密不通风，蛇钻不过马蹄，乌鸦飞不过枪尖。按下四方五色旗号，排开八卦营盘，每一门二员猛将把守。元帅同军师困守东城，恐唐将杀出东关，到中原讨救，所以绝住此门。今番二困锁阳城，比前番不同，更是利害。雄兵也强，猛将也勇，坚坚固固，凭你神仙手段，八臂哪叱也难迎敌。此一回要杀尽唐朝君臣，复夺三关，杀到长安，报仇泄恨。暂且不表。

城中贞观天子在银銮殿与大臣闲谈，着急仁贵病体不能全好。正在此刻，忽听城外三声炮响，朝廷大惊。一时飞报进来，上殿启奏：“万岁爷，不好了。番兵元帅又带领雄兵数万，困住十门，营盘坚固，兵将甚众。请万岁爷定夺。”朝廷听得此报，唬得冷汗直淋。诸大臣目瞪口呆。徐茂公启奏道：“既有番兵围绕十门，请万岁上城窥探光景如何，再图良策。”“先生之言有理。”天子带了老将、各府公子，多上东城。往下一看，但见：

征云惨惨冲牛斗，杀气重重漫十门；风吹旗转分五色，日照刀枪亮似银；銮铃马上叮当响，兵卒营前番语情；东门青似三春柳，西接旗幡白似银；南首兵丁如火焰，北边盔甲暗层层；中间戊己黄金色，谁想今番又围城。

果然围得凶勇！老将搔头摸耳，小英雄吐舌摇头。天子皱眉道：“徐先生，你看番兵势头利害，如之奈何？薛元帅之病不知几时好，倘一时失利，被他攻破城池，便怎么处？”茂公说：“陛下龙心且安。”遂令秦梦、尉迟号怀、段仁、段滕贤，各带二千人马，同周青等八员总兵保守十门，“务要小心。城垛内多加强弓硬弩，灰瓶石子，日夜当心守城。若遇苏宝同讨战，不许开兵，他有飞刀利害。若来十门攻打，只宜十城坚守。况城池坚固，决无大事。不要造次，胡乱四面开兵。一门失利，汝四人一齐斩首。”“得令！”四人领命，各带人马，分十门用心紧守。朝廷同老将、军师退回银銮殿，叫声：“先生，此事如何是好？”茂公道：“陛下降一道旨意，到长安讨救兵来才好。”朝廷说：“先生又来了。城中多少英雄，尚不能冲杀番兵。寡人殿前，那一个有本事的独踹番营？”茂公道：“有一员将官，他若肯去，番兵自退矣。”天子道：“先生，那一位王兄去得？”茂公笑道：“陛下龙心明白，讨救者扫北征东里人也。臣算定阴阳，此去万无一失。他是一员福将，疾病都没有的。陛下只说没用，老臣自有办法，遣将不如激将。”天子点头，心中才晓得是程咬金。就叫：“程王兄，军师保你能冲杀番营，前去讨救。未知可肯与朕效力否？”程咬金跪奏道：“陛下，为臣子者正当效力，舍死以报国恩。但臣年迈八旬，不比壮年扫北征东，疾病多端。况且到长安，必从东门而出。苏宝同飞刀利害，臣若出去，有死无生，必为肉泥矣。徐二哥借刀杀人，臣不去的。”朝廷说：“先生，当真程王兄年高老迈，怎能敌得过

冲牛斗——牛、斗皆为二十八宿之一。此指怒气冲天。

苏宝同？不如尉迟御侄去走一遭罢，他那条枪还可去得。况程王兄风中之烛，只好伴驾朝堂，安享富贵。若叫他出去，分明送他残生性命，反被番邦耻笑。军师，此事还要商议。”不知程咬金肯去不肯去，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徐茂公激将求救 程咬金骗出番营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徐茂公说：“陛下，动也动不得他。臣算就阴阳，万岁洪福齐天，程兄弟乃一员福将。苏宝同虽有飞刀，邪法多端，只伤无福之人，有福的不能受伤。故尔保我程兄弟出去，万无一失。若说尉迟小将军，他本事虽高，怎避得番帅飞刀之患？况他二兄已丧，此去兵不能退，又折一员栋梁。程兄弟，当年扫北时也保你出去讨救，平安无事，得其功劳。向年在三江越虎城，也保你往摩天岭讨救，也太平无事，今日倒要推三阻四起来。”咬金道：“这牛鼻子道人！前年扫北，左车轮本事，系用兵之法不精，营帐还扎得松，可以去得；向年征东，盖苏文认得我的，不放飞刀，还敌得过，所以去得。如今我年纪增添，苏宝同好不利害，营盘又坚固，更兼邪法伤人，我今就去，只不过死在番营，尽其臣节。只恐误了国家大事，我之罪也。”天子说：“程王兄之言不差，他若出去，被苏宝同见笑，说城中没有能人大将，遣一个年老废物出城，岂不笑也笑死了。”程咬金一听此言，心中不忿，开言叫声：“陛下，何视臣如草芥！当初黄忠老将年纪七十五岁，尚食斗米，能退曹兵百万。况臣未满八旬，尚有廉颇之勇，何谓无能？待臣出去。”天子道：“既然王兄愿去，寡人有密旨一道，你带往长安开读。讨了数兵到来，退得番兵，皆王兄之大功也。”程咬金领旨一道，就在殿上装束起来。按按头盔，紧紧攀胸甲，辞了天子，手端大斧，开言说：“徐二哥，你们上城来看。若然吾杀进番营，营头大乱，踹得出番营。营头不乱，吾就死在番营了。另点别将去讨救。”茂公说：“诸位将军，今日一别，不能再会了。”众公爷说：“说到那里话来，靠陛下洪福，神明保佑，老千岁此去，决不妨事。”程铁牛上前叫道：“爹爹，你是风中之烛，不该领了旨意到长安去。”咬金说：“我的儿，自古道：‘食君之禄，与君分忧。’国家有难，情愿舍身而报国，生死皆由天命，就死不为寿夭。况为父的受朝廷大恩，岂有不去之理？”程铁牛流泪说：“待孩儿保着爹爹前去，一同杀出番营，回到长安。”咬金摇摇手道：“这使不得，你伴驾要紧。倘一同出去，有甚三长两短，就不妙了。”父子二人大哭。诸臣见了，好不伤心。咬金辞王别驾，上了铁脚枣骝驹，也不带一兵一卒，出了午门，独骑同茂公来到东城。天子同公卿上马，都到城上观看。咬金又叫一声：“徐二哥，你念当初结拜之盟，要照管我儿的。”茂公说：“这个自然，不消吩咐。但愿你马到成功，回到长安，早讨救兵到来。愚兄在这里悬望。”咬金说：“二哥，我出了城门，冲杀番营，营不乱，你们把城门紧闭，吊桥高扯；若营中大乱，你们不可闭城，吊桥不可乱扯，防我逃进城来。”茂公说：“这不消兄弟吩咐。你且放胆前去，我自当心的。”铁牛看了不忍，君命所差，无可奈何，同茂公竟上城头观看。一边放炮开门，吊桥坠落。咬金一马当先，冲出城来，过了吊桥。茂公一声吩咐，城门紧闭，吊桥扯起了。

这程咬金回头一看，见城门已闭，吊桥扯起，心中慌张，叫声：“二哥，我怎样对你讲的？”茂公叫声：“程兄弟，放胆前去。我这里城门再不开的，休想进来，快回长安。我自下城去了。”咬金心中大恼，说：“罢了！罢了！这牛鼻子道人，我与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苦要害我！”在吊桥边探头探脑，却被营前小番瞧见，多架弓矢喝道：“呔！城中来的将官，单人独骑，

敢自来送命，看箭哩！”飏飏的乱发狼牙。程咬金好不着忙，向前又怕，退后无门，叫一声：“番儿，慢动手。借你口中言语，去报与番将得知。说我吾唐鲁公程老千岁，有话要面讲。”小番听了忙报营中说：“启上帅爷得知，今有城中走出一名奸细，口称鲁国公程咬金，坐各要与元帅搭话。”苏宝同道：“那人带多少人马？用何兵器？”“启上帅爷，那人并无兵马，单人独骑，手内端着一柄斧子，余外并无什么。”苏宝同吩咐带马来。军士带过马，宝同上了龙驹，来到营前，大喝一声说道：“老蛮子，你姓甚名谁？请本帅出来有何话说？”程咬金开言叫声：“胡儿！只为飞刀利害，主帅命我程老千岁到长安催取粮草，来杀你们。”苏宝同说：“原来就是程老蛮子，本帅也悉知。我也不杀你，你回去罢，”咬金叫一声：“胡儿，我中原还有上天入地英雄好汉，倘然一到西凉，你们一个个性命就难保了。我老人家还有孙子，名叫程千忠，用十六个军士扛抬一柄板斧。若一到西凉，你们就难逃生路了。”叫一声：“苏宝同！你若怕杀，宜快把我程爷爷这就杀了；你若是英雄好汉不怕杀，放我过去搬兵取运粮食。”苏宝同听了此言，心中一想：那里有什么上天入地英雄好汉？那里有十六个人扛抬的斧子？一概胡言。他分明粮草全无，运粮是真情了。我想这老头儿杀他也无益，不如放他去罢。倘有粮草到来，我就一鼓而擒，乘机攻破城池，将仇人杀尽，拿住唐王，搜寻御玺，呈与狼主，功劳无限。主意已定，叫一声：“老南蛮，本帅也不怕你钻天好汉，也不怕你入地英雄，放你过去。”程咬金道：“胡儿，你果然不怕死？”苏宝同说：“老匹夫，你不要骂，俺不怕。放你过去。”程咬金叫一声：“胡儿，你好奸诈呵！这会儿假意放我程爷爷过去，前边关口都被你番兵占去，你差兵到关津嘱咐，教他拿住我，将程爷爷一刀两段，岂不是上了你的当了？要杀，就在这里杀。”苏宝同道：“嘎！你说那里话来？本帅乃堂堂汉子，岂肯巧言令色。我若不容你过去，一刀就砍你骡头下来。难道见钟不打，反去炼铜？决无他意。你不要介怀，放心过去罢。”程咬金道：“胡儿，你程爷爷此去搬兵到来，杀你这班番兵。你也请吾一请，好叫我吩咐孙子程千忠，斧子磨快些，把你这班胡儿一刀一个，杀快些，少受些苦痛。”苏宝同说：“军校们，那老蛮子噜噜讲些什么？”小番禀说：“启爷，那蛮子要酒饭吃。”苏宝同道：“老匹夫不知饿了几天了，本帅做个好事。”吩咐小番赏他些酒食。”“得令！”军校连忙取出鱼肉好酒，送与咬金。咬金大悦，将来吃了，有些酒意，开言说：“胡儿，快将令箭批文与吾，好到关前做个执照。”苏宝同听了，吩咐小番，将批文令箭与他前去。咬金接了令箭批文，出了营门，上了马，叫声“多扰”，打马加鞭往前，至一里之地放起流星，此话不表。

再讲唐王君臣在城头观看，稍停，只见远远流星放起。天子大悦，叫声：“先生，你看营后流星放起，程王兄想来无害了。”茂公道：“臣算定不妨碍的。”程铁牛听了不胜之喜。传皆回宫。此话也不表。

再言程咬金一路上倒也太平，到了关隘，有了执照令箭，俱皆放行。不一日，到了玉门关，是中原地方。闻知钦差多来远接。咬金不敢耽搁，救兵如救火，日夜兼行，不分昼夜，过了宁夏一带地方。一路上风凄凄，雨凄凄，行过了陕西，早来到长安。进了城门，不到自己府中，当日就到午门，驾已退殿回宫去了。有黄门官抬头一看，说：“啊呀！老千岁，随侍圣上龙驾前

去征西平番，可是得胜班师了么？”咬金说：“非也。快些与我传驾临殿，今有陛下急旨到了。”黄门官听见有万岁急旨降来，不知什么事情，连忙传与执殿官。不知圣驾如何，且看后回，便知分解。

第十七回 薛丁山受宝下山 柳夫人母子重逢

话说执殿官急忙鸣钟击鼓，内监报进宫中。殿下李治整好龙冠龙服，出宫升殿。宣进程咬金，俯伏尘埃：“启殿下千岁，老臣鲁国公程咬金见驾，愿殿下千岁，千千岁。”李治叫声：“王伯平身。取龙椅过来。”程咬金谢恩坐在旁首。殿下开言叫声：“王伯，我父王领兵前去平西，未知胜败如何？今差王伯到来，未知降甚旨意？”程咬金说：“殿下千岁，万岁龙驾亲领人马，一路势如破竹，连夺三关，如入无人之境。不想入了他圈套，没过空城之计，进得锁阳城，被苏宝同调百万兵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水泄不通，日日攻打。开兵骑马出阵，被他骗去昆仑铜，还铜身亡，死于马下。次日尉迟宝林、宝庆弟兄二人，被他飞刀所害，尸首不能完全。元帅亲领六师自出，又被飞镖所伤，众将救回，死过七日，然后还阳，至今未好。事在危急，有惊天子龙驾。所以单人独马，杀出番营，到此讨救。现有旨意一道，请千岁亲观。”李治殿下出龙位，跪接父王旨意，展开在龙案上，看了一遍说：“原来我父王围困锁阳城内，命我不要点朝中大将为帅，要出榜文，是有能人到来，领兵前来破番，方能得胜。”殿下对咬金说：“父王旨意上要出榜文，不知何意？”咬金说：“这是牛鼻子道人善晓阴阳，所以得知。”殿下说：“事不宜缓，救兵如救火。老王伯与我调齐三军，操演各将，一面张挂榜文。”咬金说：“老臣得知。”就此辞驾，出了午门，回到自己府中。裴氏太太早已亡故，孙儿千忠接见，他也是青脸獠牙，使一柄大斧，倒有八百余斤，两膀有千斤之力。咬金无暇细谈，自去料理。单有秦、尉迟二家公主闻此消息，苦恨不已，悲伤哭泣。但见随驾而去，不得随驾而回。设立灵座，殿下亲临吊唁，文武百官皆来祭奠。暂且不表。

另回言云梦山水帘洞王敖老祖，当年救了薛丁山，留在洞中，拜为师父，教心兵法，却已过了七年。晓得紫微星被困锁阳城，白虎星有难，目下应该父子团圆。不免唤徒弟下山，叫他前往西凉救驾，使他父子相逢，又能建功立业，有何不美。叫声：“徒弟过来，有话要对你说。”丁山听得师父呼唤，忙到蒲团前跪下，说：“师父有何吩咐？”王敖老祖叫声：“徒弟，你今灾难已满，应该离我仙山。今有西凉苏宝同作乱，唐天子有难锁阳城，汝父被飞镖所伤，我命你下山，前往锁阳城救驾，致使父子相会，平定西番回朝，其功不小。”丁山听言，叫声：“师父，弟子蒙师父相救，情愿在山中修道，学长生之法，不愿红尘中去走走。”说罢，泪流不止。老祖说：“徒弟，你命该享人间福禄，修道之中你无缘，根行浅薄。你此去巧遇良缘，有大功于国，以救汝父。你若不听我言，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焉能修道得成？”丁山说：“师父，弟子本事低微，才疏学浅，武艺手段平常，如何到得西凉，杀退番邦人马？倘一失手，岂非败坏师父仙名？不能救驾，父子又不能会面，这便如之奈何？”老祖点头说：“是，果然不差。此去到西凉，关关有大将，寨寨有能人，焉能到得西凉？苏宝同又利害不过。嘎，有了。”吩咐仙童：“去取我十件宝贝出来，付与师兄。”仙童领法旨，取出递与丁山。老祖说：“此十桩宝贝，可能破得番邦，你要好好收藏，后有用处。”那十件？太岁盔一件；索子天王甲，刀枪不进；一双利水云鞋，穿上会腾云驾雾；一把方天画戟；一柄昆仑剑；玄武鞭；朱雀袍；宝雕弓；三支穿云箭；牵出一匹驾雾腾云龙驹马。丁山受了十件宝贝，全身披挂。老祖说：“这十桩宝物，你拿到西边，就能平复西凉。天机不可泄漏，去罢！”丁山叫声：“师父，徒

弟此去不知何日再见师父？”老祖说：“吾赠你偈言四句，日后富贵荣枯结局多在里头，你须要牢牢记着。偈曰：‘一见杨藩冤孽根，红丝系足是前生。两世投胎重出见，自家人害自家人。’”丁山说：“师父，不知吉凶，乞师父指引。”老祖说：“不须问我，后有应验。”“是，谨依师父严训。”拜辞师父，离了仙洞，上了龙驹。老祖又叫：“徒弟转来，吾还有话讲。”丁山道：“不知师父还有何法旨？”“汝父有难西凉，被苏宝同飞镖所伤。我赠你丹药，前去救父一命。”“是，谨依师父法旨。”那时便把葫芦收好，叫一声：“师父，弟子此去往于何地？”老祖说：“汝往西南而行，往龙门县。汝父职受平辽王，镇守山西。你回去母子相逢，速往长安，收取榜文，西凉退贼。你功名富贵，在此一举了。”丁山一听此言，心中明白。将弓箭鞭挂在腰间，别了师父下山。

这匹龙驹好不快便，但听得风声，不消片时来到山西。看看相近龙门县，按落云头一看，早到平辽王府门首。说道“吾七个周年不在世间，但不知母亲妹子如何？”只见走出一个人名薛青，抬头一看，问起因由。丁山细说一遍。薛青叫一声：“小主人，你自经龙门射雁身亡，夫人终朝痛苦。难得今日生还，使小人喜出望外，待小人进去通报夫人。”薛青来到中堂，双膝跪下说：“主母，当年小主人未死，今日回来，特来禀知夫人，现在辕门外面。”夫人听得此言，心中大喜，吩咐薛青：“快快出去请大爷进来。”“是，晓得。”来到外面，同了世子来到中堂。见柳氏夫人坐在中堂，丁山叫一声：“母亲，孩儿丁山拜见。”夫人抬头一看，“果然是我丁山孩儿。”抱头大哭：“七年不见，今日相逢，孩儿细细说来。”丁山道：“母亲，那日孩儿射雁，误被父亲射死。王敖师父差虎将孩儿衔去，救活性命，在山学道。今日师父命孩儿下山，付十桩宝贝。说圣驾被困锁阳城，父亲被飞镖所伤，无人往救。目下长安挂榜求贤，孩儿要往长安揭榜，领兵前往西凉救父要紧。故此先来拜见母亲，就要起程。”夫人听了大喜，说：“难得仙师相救，七年恩养，又叫前去救父亲，这也难得。”金莲小姐在内闻知哥哥回来大喜，忙走到中堂，见了哥哥，满心喜悦。兄妹二人也有言语。回身拜见樊氏二娘。“设团圆酒与孩儿接风。”酒席之间，夫人下泪，说道：“儿嘎，闻得西凉兵将凶狠，但不知你父亲死活存亡，教做娘的那里放心得下。”丁山听了，跪下说：“母亲不必愁烦，待孩儿明日到长安揭榜，前去救父。母亲放心！”夫人说：“孩儿，你要往长安，西凉去救父。也罢么，生死愿同一处，做娘的同你前去，免得牵肠挂肚。”金莲小姐上前说：“哥哥，做妹子的有仙母教习仙法，炼就六丁六甲，金甲神将，武艺精通。凭他番兵百万，那里在妹子心上。与哥哥一同前去救父。”丁山说：“妹子果有本事，一同前去更妙。但不知家室田园王府托与何人？”夫人想一想说：“王茂生伯伯夫妻今已去世，如今怎么处？嘎，有了，不免尽行托与樊氏二夫人便了。”母子兄妹三人讲了半夜，说起王茂生身故，丁山下泪，酒筵席散，各自归房。未到天明，各自抽身，将家事托与樊氏夫人。收拾完备，兄妹结束停当，同母亲离了山西。有官员相送，吩咐不必相送。放炮三声，竟往长安大路而行。

不一日到了长安，进城果见教场演兵马。来到午门，看见榜文大张。圣

红丝系足——为月下老人主管男女婚姻的措施之一。唐人小说中言，红绳以系夫妻之足，此绳一系，即使世代之仇，贵贱之隔，天涯海角，终不可道。

六丁六甲——道教神名，为天帝所役使，可行风雷，制鬼神。

谕：“有将领兵到西凉，救回圣驾，封万户侯，妻封一品夫人。”丁山大悦，忙上前揭榜文。有守榜官看见，忙来见鲁国公程咬金。咬金听说，忙上马来榜前，见一少年将军揭了榜文，程咬金大喜，说：“昨日张挂，今就有人揭榜。待我问他姓名，不知可有怎样本事退得番兵。”不知此人是谁，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薛丁山领兵救父 窦仙童擒捉丁山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程咬金带年少将军来到自家府中，说：“小将军姓甚名谁？有何本事来揭此榜文？”丁山说：“老千岁，我乃薛平辽王之子丁山，向年被师父救去练习兵法。师父命小将下山，往西凉救君父，同母亲妹子一同到此。望老千岁奏明殿下，领兵前去征番。”咬金听了大喜说：“你原来是平辽公之子，可喜。待吾二人一同去朝见殿下。”二人上马，来至午门。当驾官奏知，李治殿下升殿。程咬金同薛丁山来到金銮，朝见已毕。殿下问道：“卿家，何人揭此榜文？”程咬金说：“殿下洪福齐天。这小将军乃元帅之子薛丁山，前来揭榜领兵。”殿下说：“原来是薛卿，平身。卿家有何本领领此重任？”丁山奏说：“千岁在上，臣父蒙圣上洪恩，拜将征西，随驾番邦，不料被困锁阳城。闻千岁招贤纳士，臣遇仙师传授仙法，那怕番兵百万、苏宝同利害？臣此去必要杀却苏贼，平定西凉。得胜班师，犹如反掌。”殿下抬头一看，果然相貌不凡，人才出众，必是大将之材，心中大悦。封丁山为二路元帅，就当殿挂印。殿下李治亲递三杯御酒，说：“薛卿领兵前去，一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救了父王龙驾，得胜回来，其功非小。”山谢了恩。这一首程咬金说：“殿下千岁，救兵如救火，殿下速降旨意，命各府爵主，明日教场点起大队人马，连日连夜往西凉救万岁龙驾要紧。”殿下说：“老王伯，这个自然要紧的。”就降旨意。如今各府公爷，回家整备盔甲；殿下回到宫中不表。

单讲薛丁山威威武武回到程府中，咬金设酒饯行，当夜之事不表。到了五更天，有各府公爷都是营妆披挂，结束齐整，到教场中听令。丁山头上戴顶闹龙束发太岁盔；身披一领索子天王甲；外罩暗龙白花朱雀袍；背插四面描金星龙旗；足穿利水云鞋，上节装成乌缎描凤象战靴；手端画杆方天戟；腰间挂下玄武鞭；左边悬下室雕弓；右边袋衣插下三支穿云箭；坐下一匹驾雾腾云龙驹马。后面扯一面大纛旗，书着“征西二路大元帅薛”。丁山好不威风！来到教场，诸将上前打躬已毕，点清了三十万人马，薛丁山命尉迟青山先解粮前行；点罗通为前部先锋；后队点程千忠，逢山开路，遇水成桥。后面丁山祭过了旗，放炮三声，摆开队伍，众将保住了元帅。程咬金也是戎装铠甲，竟往西番大路而行。薛夫人、小姐也结束打扮，一同征进。尽戴乌金盔，都穿亮银甲。果然马不停蹄，出了陕西，过了宁夏，人马出了玉门关。

前面有座棋盘山，山势高峻。只听得山上一声锣响，罗通在马上说：“前面高山必有草寇下来，尔等须要小心。”话声未绝，山上数千喽罗下山来了。冲出一个大王，年纪还少，仪貌堂堂，身長三尺，头戴高银盔，身穿熟铁甲，手执黄金棍。他是王禅老祖的徒弟，武艺高强。他在山上望去，见唐军中一员女将，生得齐整不过。好色之徒见了金莲，不觉神魂飘荡，妄想争来成亲。便拿了黄金棍，飞奔前来，挡住去路，大叫一声说：“到我山前过，十个头，留九个。若是没有买路钱，走你娘的清秋路，快快留下买路钱来。若是不肯拿出来，你军中留下这少年女子，与我做压寨夫人。”罗通听了大怒：“好大胆的狗强盗！天兵到此，你出此胡言乱语，”把枪一起，“招枪！”一枪往面门上挑将进来。窦一虎是步战的，把黄金棍往枪上噶啷这一杵，来得利害！罗通这条枪绷转来了，圈得战马来又是一枪，如今一虎棍抬不起了。纵

纛（dào，音道）旗——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跳如飞，枪来棍架，棍去枪迎，二将交锋三十余合。罗通本事高强，杀得窦一虎浑身是汗，险些被他刺着，把身子一伸，一扭不见了。罗通抬头一看，“呵呀！这也奇了，方才这子正要拿他，为何就不见了？”军卒看见说：“强徒做戏法的，忽然不见。”罗通心中想到：“未如追上山去捣其巢穴，除此草寇，好让客商往来。”算计已定，带领三千铁甲，杀上山来。

小姐正坐忠义堂，喽罗报上山来：“启小姐，不好了。大王在山前打探，不远来了唐朝大队人马。大王要截住讨买路钱，那军中闪出一员先锋，十分凶勇，与大王交战有三十余合，大王大败，土遁走了。那唐兵追上山来了。”小姐大怒：“嘎，有这等事。待吾自去拿他便了。”上了白花龙驹，带领三百女兵冲下山来，刚刚正迎着罗通。罗通看见一员女将冲下来，抬头一看：“嘎，好绝色的女子！”你看她怎生打扮？但见她头上挽就螺螄髻，狐尾倒照，雉鸡尾高挑，眉似柳叶两弯清，面如敷粉红杏色，一口银牙，两耳金环，十指尖尖如春笋，身穿索子黄金甲，八幅护腿龙裙，足下小小金莲，果然倾城倾国，好似月里嫦娥来下降。

罗通见了，不禁呼呼大笑说：“你这女子，有何本领，口出狂言。快快随我到营中，送与元帅做个夫人。”“喳！狗南蛮，你不知俺窦小姐的利害么？擅敢讨我便宜。不要走，招刀罢！”把刀一起，往罗通头上砍将过来。罗通把枪逼在一旁，还转枪来，一枪劈面门挑将进去。小姐把刀噶啾啾一声响架在旁首，马打交锋过去，英雄闪背回来。二人在山前战到二十回合，小姐那番虚晃一刀，带转马就走，叫一声：“狗南蛮，俺不杀你了，好走哩。”罗通不知她使计，拍马也追上来了。仙童回头一看，正中机谋，忙向怀中取出捆仙绳，抛在空中。罗通抬起头，只见一道亮光一烁，被他捆住，昏迷不醒，翻身一交，跌下马来，被喽罗拿上山去了。那窦仙童收了仙绳，又到阵前讨战。

有败残兵卒报进营中，说：“元帅不好了，山中有一女将，能使妖法，把先锋罗千岁用红绳生擒活捉上山去了。”丁山听报大怒，吩咐：“军校备马抬乾，待本帅亲自擒泼贼。”打扮完备，结束停当，跨上龙驹，手执画戟，带领三军，冲出来。来到阵前，大叫一声：“贱婢，你好好放我先锋出来，若不然，本帅要将巢穴踹为平地了。”窦小姐见营中出来一将，甚是齐整，面如敷粉，唇如涂朱，两道秀眉，一双凤眼，好似潘安转世，犹如宋玉还魂。窦小姐心中一想：“我生一十六年，从不见南朝有这等美貌郎君。我在有这副花容，要配这样才郎不能够了。”他有心拿这丁山，喝道：“喝！来的唐将少催坐骑，留下名来。”丁山道：“你要问本帅之名么，我乃唐王驾下二路元帅薛丁山便是。快快放罗千岁出来，好往锁阳城救君父。”小姐说：“郎君，奴家有言相告。”“有话快说来。”“奴家已非俗人，乃九龙山连环洞黄花圣母徒弟。蒙师传授仙法，武艺精通，虚度青春十六岁。父母双亡，只有哥哥窦一虎。他有地行之术。奴家窦仙童欲与将军成就匹配，同往西凉认救圣驾。不知将军意下若何？”丁山一听此言，心中大怒，说：“你这不识羞的贱人！我乃堂堂世子，岂肯与你草寇为婚！你这无廉无耻不顾羞惭的贱人！你不必多言，招本帅的戟罢。”一戟往小姐面门上刺将来。那小姐不慌不忙把双刀一起架在一边，马打交锋过去，走转来，那仙童忙举双刀砍将下来，丁山急架忙还。刀来戟架，乾去刀迎，杀在一堆，战在一处。一连二十

潘安，宋玉——潘安，晋中牟人氏；宋玉，楚国辞赋家，潘、宋貌美才高，后作为女子心上人的代名词。

个冲锋，战得小姐满面通红，两手酸麻，那里是丁山敌手？只得把双刀抬定方天戟，叫声：“郎君，且慢动手，看我的法宝。”往怀中取出捆仙绳，往空中一抛，照前一样，将丁山捆住，得胜回山。将丁山绑起，解进忠义堂。丁山方苏醒，见了仙童立而不跪，骂道：“泼贱妖饶，你用妖法拿我天朝元帅。”仙童说：“奴家怜你人才出众，饶你一死。今日依我山上成亲，我就劝我哥哥归顺大唐，同到西凉。你若执迷不悟，如今就要斩了。”丁山听说，大怒道：“妖饶，你出言无礼，强逼成婚，要杀就杀，何必多言。”仙童听了吩咐喽罗：“推出斩首报来。”喽罗得令，将丁山推出斩首。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薛丁山山寨成亲 窦一虎归唐平西

再言窦小姐令喽罗将丁山推出斩首，正要开刀，只听得叫一声：“刀下留人！”你道是那一个？就是程咬金。他在大营听得军士报进说：“帅爷与女将交战，不上三十回合，被他红绳线索把帅爷活捉上山去了。”咬金听了，唬得魂飞魄散，开口又问道：“怎么说？”“他阵上女将要与帅爷成婚，帅爷不肯，被他拿去。”问道：“此女生得如何？”回道：“好一个绝色女将。”咬金忙对柳氏夫人说：“侄媳，令郎捉去，多凶少吉。不如待老夫为媒，对了亲，成了婚姻，好去西凉救驾。”金莲听见哥哥被捉，柳叶眉边生杀气，说：“老千岁，待我前去与兄报仇。”夫人说：“女孩儿不可。你哥哥尚然如此，何在于你。听老柱国之言，前去就亲，救驾要紧。”咬金听了，连忙上马，来到山林，大叫：“刀下留人！”喽罗抬头见一员年老将军，喝声：“呔！你这老头儿何等之人，擅呼刀下留人？”咬金说：“你去报与女将知道，说我大唐天子驾前，吾唐鲁国公程老千岁，有话要对女将军面讲的。”喽罗听了，来到堂上说：“大王，有位大唐程千岁来见小姐。”仙童听了，心中暗喜，莫非此人来与我做媒，不可怠慢他。吩咐喽罗：“且慢开刀，请程千岁进来相见。”“得令！”喽罗来到外面说：“唐将且慢开刀。请程千岁进去相见，见过之后定夺是非。”程咬金下了马来，到殿上，窦仙童忙来迎接。接上银安殿，分宾主坐下，就开言道：“老将军到山寨来，有何话讲，乞道其详。”程咬金说：“小姐，老夫到此，非为别事，特来与小姐作伐。就是平辽王世子，官封二路元帅，今日被捉的人，与小姐年纪仿佛，郎才女貌，休教错过这段良缘。”那小姐听了满面通红，开不得口，倒害羞起来了。那窦仙童今日阵上私自对亲，拿到殿上强逼成婚，为何见了媒人倒怕羞起来？必有缘故。咬金看见小姐不言，开口说道：“小姐，此乃终身大事，不必害羞。老夫所说都是金玉之言，劝小姐允了罢。”那仙童听了，只得硬了头皮，叫声：“老千岁，多蒙光降到来作伐。然婚姻大事，虽然父母去世，还有兄长。自古说长兄为父，烦请老将军问我哥哥允不允就是了。”咬金想道：“这个丫头，倒会做作。方才阵上明明白白招亲，今推与哥哥做主，做得干干净净。”想了一回，开言说：“小姐既要令兄做主，请来相见。”那窦一虎在地中听得明白，想道：“吾有心要与他妹子成亲，不想自己妹子倒与他做亲。正是我要算计他人，不想被他人倒算计了去。也是天赐良缘。”在地中钻上来了。咬金一见希奇，想道：“好似周朝土行孙，会地行之术，投了唐朝，也是我主洪福。”对一虎道：“将军真是天神了，世上并无有二。”上前见礼，说起因由：“与令妹作伐，对世子薛丁山。”窦一虎早知妹子心事，一口应承，将丁山放绑，请到银安殿，一同见礼。咬金说：“元帅恭喜，老夫与你作伐，成其佳偶。”丁山说：“老柱国，这个使不得。况且父亲在西凉，被伤锁阳城。更兼国难未安，如何私自对亲、不忠不孝之罪了，实难从命。”程咬金说：“贤侄孙，万事有我老人家在，这倒不妨。虽令尊不在，有你令堂做主，是一样的。就是老夫做主为媒，令尊决不来罪你，允了罢。”丁山心中一想，前日下山时，师父曾言，前途有良缘。况此女有法宝，前往西凉救驾有帮手。开言叫一声：“承老柱国美意，晚生从命了。”咬金听了大喜

作伐——做媒。

土行孙——《封神演义》中人物，善地行之术。

道：“今日正是黄道吉日，好与令妹完婚。”窦一虎道：“领教。”吩咐喽罗下山，接取夫人到来，同观花烛；放了罗通，当夜成亲。银安殿上摆了筵席，款待唐朝众将。此话不表。

再言窦一虎分散金银，放火烧山，喽罗都归伏。放炮三声，离了棋盘山。一路下来，行了三天，到了界牌关，吩咐放炮安营。三声大炮定下营寨，我也不表。

那界牌关守将姓王名不超，官封一等侯。年九十八岁，身長一丈，面如银盆，五络长须一根根好似银丝；斗米一餐，食肉一秤，使一根丈八蛇矛，重百二十斤，有万夫不挡之勇，四海闻名。那日正在关上操演兵马，说：“前回，此关南蛮所破。如今魔家镇守，须要小心把握。”忽有小番来报：“启平章爷，南朝差二路元帅薛丁山，领兵三十万，勇将千员，已到关前了。请爷定夺。”王不超一听此言，大怒道：“可恶南蛮，这等无礼。都是我国元帅，放那老蛮子程咬金过去，被他勾兵取救。如今既有大队人马到来，我若放他一个过去，也不为盖世英雄了。”吩咐备马抬枪，取披挂过来。结束停当，挂剑悬鞭，上马提枪，来到关前，吩咐放炮开关。一声大炮，开了关门，放下吊桥，带领三千人马，冲出关来。来到唐营，高声大叫说：“程老蛮子，俺元帅放你出关，取讨救兵来了。俺若今朝不杀你这程咬金，也不为好汉。那怕你二路元帅薛蛮子，必要一网而擒。快快将程老蛮子放出会我。”营前大骂。有探子报入营中：“启上元帅爷，今有番将王不超提兵讨战，大骂程老千岁，坐名要元帅出战。”丁山闻报大怒说：“何物胡儿，敢如此无礼。左右取本帅披挂过来，待我亲手去拿他。”罗通上前说：“待小将出去擒来。”旁首走出一将，生来青面，四个獠牙露出，膀阔三尺，腰大十围，抢步上前说：“罗家叔叔，这功待小侄去取罢。”元帅抬头一看，原来是后队先锋程千忠。

巴不得要在咬金面前讨好，说声：“贤弟出去，须要小心。”“得令！”那程千忠上马，提了大斧，带领三军，一声炮响，开了营门，冲出营来。来到阵前，王不超一看说：“来将少催坐骑，通下名来，本将军好挑你下马。”程千忠一听此言，气得三尸神直冒，七孔内生烟，大喝道：“休得夸口，只怕你闻我之名，就要惊死你。我乃吾唐鲁国公长孙，小将军官拜猛虎大将军，二路元帅帐下后队先锋程千忠便是。”王不超道：“嘎，原来你就是老蛮子程咬金的毛孙子，你来得正好。

汝祖骗出关去，勾兵到此，将你万刷千刀，方消我恨。看枪罢！”推开马，兜面一枪。程千忠把大斧当头劈下，王不超把手中银枪这一桌，千忠在马上一晃，斧子倒绷转来了，叫声“不好！”斧子又起，王不超又架在一边。战到六七个回合，程千忠那是番将对手，把斧虚晃一晃，带转马，豁喇喇，豁喇喇，往营前走了。进入营中说：“元帅，西凉番将甚是利害，小将不能胜他，望元帅恕罪。”丁山说：“胜败兵家常事。谁将出去会他？”罗通上前说：“小将愿往。”“须要小心。”带马抬枪，挂剑悬鞭上马，开了营门，冲出阵前。王不超抬头一看，来将不善，把手中枪架住，说：“方才那一员蛮子，不够老将几个回合，杀得他大败。你今来送死，快通名来。”罗通呼笑道：“你要问我么，我乃太宗天子御驾前越国公罗千岁的爵主乾殿下、前部先锋罗通是也。”王不超听了道：“嘎，原来你就是什么扫北的罗通。

三尸神——道教名词，谓人躯体内有三虫，即三尸。一在脑中，一在腹中，一在足中。

本将军向闻你名，原有些手段，但是今日要与俺西凉老将王不超老子比武，只怕不是俺对手。劝你免来讨死罢。”罗通大怒道：“休得夸口，在我马前战二十回合之上，不斩你头下来，不为希罕。”王不超呵呵笑道：“我的儿，口说无凭，看本事分高低。”不知胜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勇罗通盘肠大战 锁阳城天子惊慌

适才话言不表。再讲罗通所得此言，开言说：“不必多言，招枪罢！”劈面一枪。王不超那里肯惧你，把手中枪一架，二人交锋，各显本事，一来一往，一冲一撞，你拿我麒麟阁上标名胜，我拿你逍遥楼上显威名。两边战鼓如雷，马叫惊天。二人战到三十个回合，并不分胜败，杀得罗通汗流脊背，王不超的马呼呼喘气，把手中枪抬住说：“利害的罗蛮子。”罗通说：“老狗，你敢是怯战了么？”“呔！谁怯战？今日本将军不取你命，誓不进关。”罗通说：“本爵主不挑你下马，也不回营。”吩咐两边擂鼓，鼓发如雷，两骑马又战起来。正是：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膀子定输赢；枪来枪架叮当响，枪去枪迎嘣火星。二马相交，又战到五十回合，未定输赢。那王不超越老越有精神，这一条丈八蛇矛真个好枪，阴诈阳诈，虚诈实诈，点点梅花枪，纷纷乱刺。罗通这条枪也利害，使动八八六十四枪抵住。又战了二十回合，看看枪法要乱了。薛元帅在营前观见，“呵呀！不好了。罗将军枪法多乱了。”传令鸣金。只听到锣声一响，罗通抬起头听，被王不超一枪直刺过来，罗通大惊，“呵呀不好了！”把那身子一闪，可怜那枪尖往左肋一刺，好不厉害，登时透进铁甲，直入皮肤五寸深，肋骨伤断三根，五脏肝肠都带出来了，血流不止。主帅营前看见，吩咐大小三军快上前去相救。只见罗通飞马来到营前，叫一声：“主帅，不必惊慌，吩咐众将助鼓。罗通若不擒此老狗，死也不能瞑目。”说罢拔出腰刀，将旗角一幅割下，就将流出五脏肝肠包好，将来盘在腰间。扎来停当，带战马冲出阵前，开言大叫：“老狗，俺罗将军再来与你决一死战。”那王不超睁睛一看，唬得魂不附体，说道：“呵呀，好蛮子，你看肋中金枪把肚肠都带了出来，他盘在腰间，还敢前来厮杀，真乃非凡人也。”倒看得浑呆。不想罗通来得恶，把手中长枪向前心一刺。那王不超大叫一声“不好了！”仰面一交，跌下马来。罗通跳下马来，割了首级，上马加鞭来到营中，献其首级。一交跌下马来，众将扶起。罗通大叫一声：“好痛呀！”一命归阴去了。元帅大哭，备棺成殓。其子罗章大哭拜谢。元帅差官护送长安去了。一面整兵抢关。罗章愿为前部先锋，当先杀入界牌关。众小番见主将已死，闭门不及，被这秦梦、罗章带领众将杀进关内，如入无人之境，得了界牌关。盘查钱粮，养马三日，放炮起程。

一路上来到金霞关，吩咐安营。三声大炮，扎下营寨。次日清晨，元帅升帐，聚齐众将，两旁听令。罗章披挂上前，叫声：“元帅，小将新在元帅麾下，不曾立功。今日这座金霞关，将小将走马取关，以立微功，方可久得帐下听令。”丁山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贤弟乃年少英雄，但要小心在意。”“得令！”罗章接了令箭，上了马，提梅花枪，带领大小三军，杀到关前，大叫一声：“呔！关上的，报与你主将知道，小爵主乃大唐越国公罗先锋是也。今界牌关已破，奉元帅将令来此打关。你若晓事，快快献关，饶汝一死。”小番报进来：“启爷，关外大唐二路人马已到，有将讨战。”巴兜赤闻报大怒，说：“呵呀呀！可恼，可恼。都是苏元帅不是，放程咬金出关，今勾兵到了。想这乳臭小儿，敢出大言，欺我太甚。不斩此夫，不算为西凉大将。小番取我披挂过来。”传令放炮开关。哄咙一声炮响，大开关门。罗章抬头一看，见此将甚是凶恶。你看他怎生打扮？他头戴红缨亮铁盔，一匹黑鬃马，手执大刀，冲出关来。来到阵前，罗章大叫：“出来的胡儿通下名来。”巴兜赤说：“你要问魔家之名么，魔乃红袍大力子苏大元帅加为镇守金霞关大

将军，巴兜赤便是。”罗章说：“什么巴兜赤！今日二路元帅已到，要往锁阳城杀那苏宝同。不思让路献关，反阻我去路，分明活得不耐烦了。”巴兜赤大怒，也不问名姓，提起刀来，“招魔家的刀！”往罗章领梁上劈下来。罗章叫声“来得好！”把枪噶豁这一桌。巴兜赤喊声：“不好！”在马上乱摇，这把刀倒绷转来了。豁喇一声冲锋过去，兜转马来。罗章把手中枪紧一紧，喝声“去罢！”一枪当心挑进来。巴兜赤叫得一声“我命休矣！”躲闪不及，正中前心，仰面一交，翻身滚下马来。罗章下马，取了首级，复上马吩咐诸将抢关，叫得一声“抢关”，一骑马先冲在吊桥上了。营前程千忠见罗章挑了番将，把大斧一起说：“诸位将军，快抢吊桥。”有窦一虎等二十余将，上马提枪，端刀执戟，豁喇喇，豁喇喇，正抢过吊桥来了。那些番兵把都儿望关中一走，闭关也来不及了，却被罗章一枪一个好挑哩。众将也有把刀斩的，斧砍的，有时运逃了性命，没时运杀得精光，关中落得干干净净。查盘钱粮，关外请太夫人、元帅夫妻、小姐都到帅府。罗章上前缴令。丁山道：“贤弟走马取关，其功不小。将西凉旗号去了，立起大唐旗号。”养马一日，放炮拔营，前往接天关进发。行兵三日，来到关外，放炮安营。一声炮响，扎下营盘。我且不表。

另回言接天关总兵黑成星闻报失了界牌关、金霞关，王不超、巴兜赤二员总兵阵亡，大兵已到接天关，忙与胡猎花、智不花等商议说：“今两关已失，兵到接天关。想此关兵微将寡，不能抵敌。倘被他打破，兵民遭害，不如投降，免一城生灵之难。诸将以为何如？”两旁众将说：“平章之言有理。况前年薛蛮子到来，番兵遭其大害。不如献关为上。”黑成星大喜，吩咐小番扯起投降旗，开了关门，百姓香花灯烛接二路元帅。探子报进营中，丁山大喜，传令不许惊动百姓，秋毫无犯，摆队伍进关。重赏黑成星，扯起大唐旗号。养马三日，招安番兵。次日发炮起行，竟往锁阳城进发。此话不表。

再讲大元帅苏宝同想：“程老蛮子骗出番营，必定勾兵到来，粮草尽有，不如先打破城池，拿住唐王，然后杀那后面人马，岂非一举二得。”主意已定，传下令来，十座城门一共架起二十座火炮，各带兵五千，围绕护城河边，连珠火炮打得四处城楼摇动，震得天崩地裂。齐声喊杀，惊得荒山虎豹忙奔；锣鸣鼓响，半空中鸟鹊乱飞。城外杀气冲天，神仙鬼怪心惊。这个攻城不打紧，城中百姓，男女老少攀妻扶母，觅子寻爷，呼兄唤弟，哭声大振。街坊上纷纷大乱，众将慌张不过。朝廷在殿听得四处轰乱，毫无主张，诸大臣也心惊。茂公奏说：“龙心暂安，虽然十座城门，六座俱在山上，量不妨事，只有四处要紧。纵然利害，有八员总兵，秦、尉迟、程、段等四将，在城上抵敌，料不能破，决无大事，请陛下宽心。望降旨差官。”唐天子依言，遂差使臣往四处招安百姓，使臣领旨，各处招安，略略哭声少些。天子说：“先生，程王兄回国许久，应该救兵到了。”茂公说：“依臣阴阳算起来，救兵不日将到。臣原说过的。”天子半信半疑，心惊肉跳。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薛丁山大破番营 苏宝同化虹逃走

前言不表。再讲薛丁山行兵相近锁阳城，远远望去，不见城池，多是旗号，炮声不绝，周围都是番兵番将，剑戟如林，营头扎得坚固，想是被困死在里面。此一番大战不比往常！元帅全身披挂，扎住帅营。丁山升帐，点奚一虎、副将王奎：“领人马二万，挂白旗为号，前往锁阳城城西，离营一箭之地扎住营盘，听号炮一起，杀进番营。不得有违！”“得令！”奚、王二将接了令箭，带领白旗兵马二万，竟往西城去了。又点程千忠、副将陆成：“往南城冲杀，也听号炮，领兵踹入番营。”“得令！”二人接了令箭，带领红旗兵马二万，离了帅营，往南城不表。又点尉迟青山、副将王云：“你二人领兵二万，往城北停扎，听号炮冲杀番营。”“得令！”二人接了令箭，带领黑旗人马二万，往北前进，不必表他。

再讲薛丁山点将，接了三处城门，传令拔寨起程。三声炮响，元帅上了马。程咬金、薛金莲、奚仙童执了兵器同了元帅，带领大队绣绿旗人马，往东城而来。丁山坐在马上往营前一看，但见一派绣绿旗飘荡。营前小番扣定弓箭，摆开阵势，长枪手密层层钳住。里面室同闻小番报知，大唐救兵已到，复夺三关。心中大惊，点将出来。三声大炮，冲出营前，正迎着薛丁山人马。大喝道：“程咬金，老匹夫！你果然勾兵到此，救应唐主。本帅恨不能把你万剐千刀，也还嫌轻。快快出来，吃我一刀。”程咬金大怒，一马冲出，叫道：“苏室同，你这胡儿，我程爷爷又不哄你，原说道勾兵取救前来杀你这班胡儿。你自装好汉，放我过去，与程爷爷什么相干？你如今反怨着我。今日天兵到来，你该下马受死，还要胡言乱语。”苏室同听了大怒，把手中大砍刀劈面砍来。薛丁山把方天戟迎住说：“苏贼，休得无礼，招本帅的戟罢！”“飏”的一乾，分心就刺。苏室同大刀扑面交还。“二人战到十合，不分胜败。左右飞龙将军赵良生，猛虎将军金字臣二骑马冲将出来，相助苏宝同，丁山左右薛金莲、奚仙童上前敌住交战。

按下东城交锋，另言南门。程千忠、陆成听得东城炮响，也起号炮，带领人马，杀入番营。程千忠舞动大斧，乱斩乱砍，杀了几名番将，踹进营盘，砍倒帐房。陆成手中枪胜比蛟龙，杀进营盘，手起枪落，小番逃散不计其数。冲到第二座营盘，忽一声炮响，来了两员将官，大叫道：“唐将有多大本事，敢冲我南门，前来送死。”二人抬头一看，见二员番将，生得凶恶，开口说：“本爵主不斩无名之将，通下名来。”说：“我乃苏大元帅麾下，大将军孙德、徐仁便是。不必多言，放马过来。”孙德晃动乌银枪，往程千忠劈面便刺。程千忠把大斧噶啷一声，杳在旁首。陆成挺枪上前。那边徐仁持棍，坐下马一步纵上迎住。枪棍并举，大战番营，不分胜负。

按下南门之事，再言西门。奚一虎、王奎听得南门发了号炮，也起一声炮，带领二万人马冲进番营。里面炮响一声，闪出两员大将，乃是雄虎大将军葛天定，威武大将军杨方，喝声：“有何本事，擅敢破我西营。放马过来，待本将军一刀砍两个。”把大刀直取奚一虎。一虎把手中黄金棍敌住葛天定，来往交锋。一虎本来利害，忽在马前，忽在马后，将黄金棍乱打。葛天定将大刀砍下来，一扭不见了；又在马后钻将出来，打马屁股一棍，那马乱跑乱跳，几乎把葛天定跌下马来。杨方前来要救，只见王奎使动金背刀，手起刀落。

再言北门尉迟青山抡动竹节钢鞭，听得号炮一响，同了王云带领人马鞭

枪，直杀进番营，挑倒帐房，番兵四路逃走。见二员番将冲出来，大叫：“唐将少来冲我北营。”尉迟青山说：“胡儿，本将军这条鞭不打无名之将，留下名来。”说：“要问我之名，洗耳恭听。我乃苏大元帅标下加封为雄虎大将军，姓赵名之。”“我乃猛虎大将军李先便是。放马过来！”把坐下黑毛马一纵，大砍刀一举，直往尉迟青山劈面砍来。尉迟青山把手中钢鞭一迎，架在一边。冲锋过去，勒转马来，尉迟青山提起鞭来，照头打去。赵之大刀护身架住。二人大战，并无高下。

王云摇枪来战，那边李先使动斧子迎住，尽力厮杀。一往一来，四手相争，雌雄未分。

不表四门混战，喊杀震耳，锣鸣鼓响，炮震连天，四散兵逃。又要说城中将官在城上见番营大乱，鼓炮不绝，杀声大震。茂公晓得救兵已到，奏知天子。天子龙颜大悦，众将放下惊慌。茂公当殿传令：“汝等快结束，整備马匹，带领队伍，好出城救应。两路夹攻，使番邦片甲不留。”“得令！”点尉迟号怀、秦梦：“你二人领一万人马，开东门冲杀救应，共擒苏宝同。”“得令！”二员将出了银銮殿，上马到教场，领兵一万往东门不表。

又点周青、薛贤徒：“你二人带兵一万，往南门冲出，须要小心。”“得令！”二员将出外上马，到教场领人马往南城进发不表。又点姜兴霸、李庆红：“你二人带兵一万，往西门冲出，不得有违。”“是！”二人上马提兵，领人马往西城进发不表。又点周文、周武：“你二人带领人马一万，开北门接应。”“得令！”领兵往北城而行。放炮一声，城门大开，吊桥放落，二马当先，冲到番营。手起一枪，番兵尽皆杀散。踹进第二座营盘，一万军混杀，番兵势孤，不能抵敌，弃营逃走。二人直入，无人拦阻。见尉迟青山、王云大战二员番将，有二十回台，不分胜负。恼了周文、周武，纵马上前，喝声“去罢！”手起一枪，把赵之挑在地下，李先见唐将多了，心内一慌，兵器一松，被尉迟青山一鞭打下马来。四人大踹番营，喊杀连天，番兵逃亡不计其数。北门已退，营盘多倒。

又要讲到西门开处，放下吊桥，冲出一标人马，踹踏番营。那姜兴霸，李庆红各执一条枪，杀散小番，冲进营盘。只见窦一虎、王奎与敌大战数十合，不定输赢。姜兴霸把枪刺个落空所在，一枪将葛天定挑下马来。杨方被窦一虎一棍打死。四将杀得小番尸骸堆积，旗幡满地，皮帐践踏如泥。西城又得破了。又表周青、薛贤徒带兵冲出南门，杀进番营。见程千忠、陆成与番将战有三十个冲锋，未分胜负。恼了周青，纵马上前，手起一铜，把徐仁打死。孙德措手不及，被程千忠一斧砍死。这回乱杀番兵，大踹番营，多抛盔弃甲四散而逃。各处尸首，马踏为泥。四下里哭声大震，寻路逃奔。唐朝人马，紧追厮杀。

又再讲到东门薛丁山与苏宝同大战。薛金莲将六个纸团一抛，都变做二丈四尺长的金甲神人。苏宝同兵将多被金甲神人将人乱砍。窦仙童祭起捆仙绳乱来拿人。苏宝同见势头不好，将葫芦盖揭开，放出柳叶飞刀，直奔丁山头上落将下来。那薛丁山头上戴的太岁盔，毫光一冲，飞刀散在四方不见了。苏宝同一连放了八把飞刀，只听拼玲拍瑯，又作为灰飞。又放起飞镖，丁山放下戟，左手取弓，右手拿穿云箭，搭在弦上，一箭往飞镖上射去，无影无形；将手一招，其箭落下，用手接住，放在袋内。苏宝同大惊，回马要走。丁山抽出玄武鞭，长有三尺，青光也有三尺，将鞭一起，苏宝同回头一看，见一道青光在背上一晃，叫声：“呵呀，不好了！”后心着鞭，口吐鲜血，

大败而走。竊仙童叫声“那里走？”祭起捆仙绳，将苏宝同捆住。苏宝同见仙绳来得利害。化道长虹而去。丁山见了，倒却心惊。程咬金说：“此乃非凡人也，焉能擒得他着。”只见后面秦梦、尉迟号怀带了人马，杀上前来帮助。吩咐追杀番兵，追下去有三十里，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遗下刀枪戟剑旗幡粮草不计其数。程咬金传令鸣金收军。丁山说：“者千岁为何就收兵？”咬金说：“陛下久困在城，望之已久。待见过圣上，然后发兵竟取西凉，擒拿苏宝同，未为晚矣。”丁山说：“老千岁之言有理。”聚齐三处人马，一同到锁阳城见驾。不知见了圣上有甚言语，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唐天子君臣朝贺 薛仁贵父子重逢

前话不表。再言天子同徐茂公、程铁牛在城上观看，只见程咬金带了人马，飞奔来到城边。天子看见，知已杀退番兵，下落城头，回到银銮殿上，命程铁牛接进父亲。领旨上马，来到城外。后面大队人马，在城外扎营。城门大开，咬金同了二路元帅诸将来到殿上，朝见万岁。山呼已毕，天子开言说：“王兄到长安勾兵，二路元帅是谁？”咬金奏道：“殿下出榜招贤，不想挂榜一日，来了薛元帅之子名唤丁山，王敖老祖的徒弟，有十桩宝贝，武艺精通。殿下拜为二路元帅，领兵三十万，来救圣驾。”朝廷大悦，开言叫声：“王兄，阵上有二员女将，朕远观看，只见遣出一长大金甲神将，将番兵乱砍。又见一女将抛起红绳，有万道金光，将番兵捆住。又只见一子，在地中钻进钻出，手提黄金棍子，打死番将无数。此四人那里降下来的，扶助寡人破番，克期平眼，不知是谁，奏与朕知道。”程咬金奏道：“使戟的乃薛世子；遣金甲神将的乃仁贵之女；用捆仙绳者，臣有罪不敢奏明。”“卿有何罪？但奏无妨。”咬金奏道：“薛丁山同护国夫人、妹子金莲一同来征西，路过棋盘山。山上有兄妹二人拦路。世子出战，被捆仙绳拿去要处斩。老臣看他兄妹手段高强，又有仙术，可救圣驾。又且女将才貌双全，与护国夫人商议，老臣为媒，成就婚姻。臣该万死，使双刀用仙绳者，二路元帅之妻窦仙童也。用黄金棍地行者，窦一虎也。”天子闻奏，龙心大悦，开言说：“王兄无罪有功，成其美事，又来扶助寡人，乃天赐良缘。不知还有何将一同前来？”咬金奏道：“有罗通为先锋，程于忠、尉迟青山某人等，一同征剿。但是越国公来到界牌关，遇守将王不超。他年九十八岁，勇猛难当。与他战了百合，误被刺其肋也，肝肠都带出来。罗通盘肠腰间，一枪刺死老将，他忍痛而回，死于营中，已送枢归乡。其子罗章愿代其父，领挂先锋，连破二关，来到这里。”天子闻言罗通已死，龙目滔滔下泪。茂公道：“龙心万安。罗通乃是大数。”“罗通有何大数？”茂公奏说：“万岁不记得那年扫北，罗通曾与屠炉公主立终身之誓，若忘了，死在八九十岁老番之手。今果应其言。”天子点头，传旨命程王兄速带丁山，往帅府父子团圆。诸将谢恩，领旨出朝。

咬金同了丁山母子来到帅府。有军士报进。仁贵卧病在床，一载有余，不能全好。军士说：“启元帅爷，程千岁要见。”仁贵听言，咕噜翻身，朝向外面，说：“程千岁取救兵到了么？”“到了。”“你说帅爷有病，不能远接，多多有罪。请千岁进来面谢。”军士听了，到外面说：“小将奉元帅之命，禀上老千岁，因元帅伤痕疼痛，卧床不起，不能远接，多多有罪。请老千岁面会相谢。”咬金听了，同着丁山，进到里面，见了仁贵说：“我去了一载有余，你背上伤痕如何还不能好，起身不得？幸好我骗出番营，逃回长安，请得救兵，破了界牌关、金霞关、接天关，复夺三关，来到锁阳城，杀退番兵番将及苏宝同，方解此围，才得会你。”仁贵听了说：“多谢老千岁。不知朝中点谁为帅，本事高强，胜过于我。杀退苏宝同，进城救驾？”咬金呼呼大笑说：“平辽公，幸皇上洪福齐天，二路元帅不是别人，就是平辽公之子名唤丁山，领兵前来救驾。”仁贵听了说：“老千岁不要骗我。我

克期——严格限定期限。

大数——旧谓气数、命运。也指寿限，死期。

的儿子丁山，被我神箭误伤性命，亡过多年了，那里有什么儿子？”咬金道：“元帅你是不晓得的。幸亏王敖老祖救去，收为徒弟，在山学法，现奉旨来会你。你看此位是何人？”丁山走到床前，跪在地下说：“爹爹，孩儿未死，师父救活的。”仁贵却见希罕，人死那有复生之理？不免问他说：“你果是我丁山儿子？王敖老祖救活的么？”丁山纷纷下泪说：“爹爹，孩儿命中不该死，幸遇师父救活还魂，在山中学习七年。师父吩咐，速往西凉救君父。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退番邦人马，前来见父亲。”仁贵欢喜道：“这也难得。父子相逢，真真谢天谢地。儿呵，为父的膀中飞镖，伤痕深透，一载有余，疼痛异常。你既是王敖老祖徒弟，可有什么灵丹救为父的一命么？”丁山道：“我师曾言父有灾难，付我丹药一丸，敷在伤处，立刻就好。”仁贵听了说道：“儿呵，快将丹药来敷。”丁山连忙立起身子。身边取出小葫芦，倒出一粒仙丹，含在口中嚼碎，敷在伤痕之处。倏然膀上发痒，流出毒水，方消一刻，伤痕痊愈，绝无疼痛。仁贵好不欢喜，咕噜翻身立起，走下床来，说：“果然仙丹妙药。难得！难得！”身子伸一伸，腰背俱全好。丁山又说：“爹爹，母亲妹子都在辕门外，同孩儿起兵来的。望父亲接见，骨肉团圆，相逢见面。”仁贵听了，叫声：“孩儿，你母亲同来了？你可出去致意母亲，待为父的大开辕门谢恩之后，然后进见便了。”丁山依言，忙到外面见了母亲说：“爹爹伤痕已好，开门谢了圣恩，然后接见。”夫人听了欢喜不已。程咬金也就辞别回去。仁贵相谢送出，此话不表。

再讲元帅传令，吩咐开门。“得令！”忙到外面说：“元帅爷有令，大开辕门。”只听得三吹三打，三声炮响，元帅升帐，供好香案，二十四拜，叩谢圣恩。诸将打躬立在两旁。夫人，小姐，媳妇三乘大轿，抬进辕门，来到帐下出轿。仁贵出迎接夫人，吩咐掩门。来到后厅，夫妻见礼，金莲上前见父。叩拜已毕，仁贵不悦说：“夫人，下官奉旨征西，沙漠重地，乃承王命，不敢违逆，所以大战沙场，身中飞镖，几乎一命难逃。若非圣上洪福，焉能得活？你与女儿深闺弱质，不该同孩儿一齐到此，有伤千金之体，出乖露丑，甚为不便。”夫人道：“相公不知，妾与孩儿深知闺门女训，岂肯轻举妄动？只因在家闻报，说相公困在锁阳城，身中飞镖，伤人绝命。那时唬杀我母女二人。幸得孩儿仙师相救，学成仙法，先回到家中，说有灵丹妙药，能救父亲。奏明殿下，点兵起行。妾不舍孩儿远行，愿欲相随，况闻相公凶变，不知死活，故此来的。女儿也放心不下，随我一同起程。女儿虽是千金之体，兵书战策无所不晓，乃桃花圣母传授兵法，武艺精通，也来助战。杀散番兵，女儿也有功劳在内。”仁贵道：“夫人如今既来，也不必说了。但不知此位何人？”夫人说：“媳妇过来，拜见公公。”仙童听见忙来见礼。仁贵道：“何等之人，称为媳妇？请道其详。”夫人道：“相公，此女乃棋盘山夏明王窦建德之孙女也。当初七十二路烟尘反乱，未经归伏。与兄窦一虎屯兵数载，抢棋盘山招兵买马，十分骁勇。我孩儿奉命征西，到山下经过。那窦家兄妹下山讨战。我孩儿大怒，与他大战。谁知两下都有仙法，竟把我儿拿去，强逼成亲。我儿大骂，登时绑赴山前斩首。有军士报知，唬坏了我母女二人。程咬金千岁慌张，情愿为媒，两边说合成亲。他兄妹二人改邪归正，拔寨烧山，同归唐朝，扶助圣主。杀退番兵，也有一番大功。今日帐前听令，理当拜见。”仁贵听了大怒，说：“罢了！罢了！生这样逆子。我治家不整，焉能治国？做主将，管领三军就难了。”夫人看见仁贵大怒，说：“相公，今日骨肉团圆，为何发怒？”仁贵说：“夫人有所不知，我恨丁山

这小畜生，既为二路元帅，领兵救应，虽被不服王化的草寇龚家兄妹捉去，理当杀身报国，如何逼令成亲？身为主帅非同小可，三军司命全在于你，应该请旨定夺。擅敢私自成亲，那畜生十恶不赦之罪难免。”吩咐军校：“绑这畜生辕门斩首。”那军校们一声答应，将丁山绑起。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唐太宗驾回长安府 苏宝同三困锁阳城

前言不表。再讲柳氏夫人大哭说：“呵呀！相公呵！身为大将，不晓得父子至亲。前年征东回来，把孩子射死。若非王敖老祖相救转，定做绝嗣之鬼。今日得见亲人，犹如枯木逢春。我不舍得孩儿，万里相随；况且救君救父之功劳极大。因此小过即要斩孩儿。劝相公不必如此，放了绑罢。”仁贵道：“夫人，那畜生日下年少，尚不把君父看在眼内，自行做主成婚。倘外夷知道他好色之徒，将美人计诱之，岂非我君父性命尽要被他断送了。军令已出，决不轻饶。夫人，不必罗唆，请退后厅将息。刀斧手过来，推出斩首报来！”夫人大哭，叫声：“住手，相公呵，妾身做主的，央程老千岁为媒，三军皆知。非是孩儿贪其美色，自行做主，背逆君父。伏望相公看妾之面，饶了孩儿一死。”仁贵听了，全然不睬，喝令：“快斩讫报来！”军校正要推丁山推出，只见程咬金大怒，抢步上前，连叫：“刀下留人！”赶上帐来，开口叫道：“元帅，自古道虎狼尚且不食儿，为人反不如禽兽。小将军英雄无敌，勇冠三军。令媳窦小姐仙传兵法，才貌不凡。目下朝廷用武之际，虽小将军不遵教令成亲，此乃是老程之罪，不合请尊夫人做主，早成花烛。想将起来，与令郎毫无干涉。你若固执一己之见，必欲处斩，老程愿代一死。”将头颈伸出，叫道：“快斩老程！”仁贵听言说：“老柱国说那里话来？只因我家小畜生，既蒙东宫之命，拜为二路元帅，如何不知利害？倘遇敌人对阵，知他好色，便将美色诱而斩之，岂非我百万三军多被其害呵。老柱国，别样事情领教，此事断然不遵。明日到府负荆请罪。”咬金听说，真正急煞。忽报圣驾到了。仁贵出帐，俯伏奏道：“陛下何事降临？”天子开言说：“元帅军令甚严，闻得小将军犯过，幸有破贼救驾之功，可偿其前罪。况用武之时，请元帅宽罪。”“谢恩。愿我皇上万岁，万万岁。”“赐卿平身。”驾退回宫。仁贵吩咐：“带畜生过来。方才恩旨赦其一死，死罪赦了，活罪难免。军校们把这畜生捆打四十铜棍。”两旁一声答应，正要推丁山捆打，只见咬金走过，将身扑上，大叫：“平辽公，休要打小将军，望乞饶恕。老程要叩头了。”仁贵连忙扶起说：“既是老千岁再三用情，免打。追还帅印，监禁三月，以赎前罪。窦仙童野合之女，焉能算得我家媳妇？打发兄妹自行归山。”窦家兄妹无奈何，只得收拾要行。仙童小姐纷纷下泪，上前拜别婆婆柳氏、姑娘金莲，婆媳姑嫂难舍难分。看见仁贵认真得紧，面铁青青，不好上前相劝，只得放手。兄妹二人正要营门上马，咬金上前留住，再见元帅说：“呵呀！那窦小姐与令郎成亲，怎么说不是你家媳妇？叫他回去于理不通。况且他兄妹英雄无敌，令郎尚且被擒，如今打发他回去，难道他心中不恨，逼其反也。他霸踞棋盘山，兴兵杀入长安，其祸不小。纵然灭得西凉，岂不是反失中原。不该放虎归山，还该留他随阵调用。”仁贵一听，便醒悟说：“老千岁苦劝，只好权且相留，叫他兄妹二人军前效用便了。”咬金听了，来到营门说：“窦将军，窦小姐，我再三劝留，元帅如今依允了，快进营相见。”窦氏兄妹一听此言，来到帐前参见元帅。仁贵认了媳妇，一虎称为大舅。窦仙童随了婆婆进入后厅。一虎退出外边，安心效力，此话不表。

将息——休息，将养。

东宫——乃太子居住之处，后代指太子，这里即李治。

野合——原指男女苟合，此指婚姻不合于礼法。

再讲贞观天子对茂公说：“寡人自离长安出兵以来，历有六载，幸喜杀退番将。寡人意欲起驾回朝，命元帅督令进兵，早灭叛贼，以雪朕恨。”茂公领旨，同文武退出朝门。传旨起驾，圣主还朝。众大臣多有思归之念，闻君要回，都喜之不胜，收拾行囊，候驾起行。又有旨下：一应文官同军师徐茂公保驾还朝，武将随元帅进兵伐叛。文武官领旨。唐王起驾，出了宫门，武臣送出锁阳城。天子又传旨：将阵亡诸将骸骨收殓，带回长安安葬。“谢恩”。不表天子回京，再表仁贵送出圣驾，回到帅府，传令诸将：“本帅奉旨重任，即日征西，尔等各要尽忠。灭得西凉，得胜班师，论功升赏，不得有违。”“是，得令！”此言不表。

再讲苏宝同杀得大败，回转头来，不见追兵，忙鸣金收军。百万人马，一点一点不见七十万，所剩者多是伤胸折臂之人，好兵不满二十万。大将二百员，只剩二十员。九口飞刀，三口飞镖，尽化灰飞。不如且回西凉，再整兵复仇。主意已走，往前而行。只见前面一支人马下来。苏宝同唬得魂不在身，说：“前有兵马，后有追兵，我命休矣。”相近不远，睁眼一看，原来是飞钹和尚与铁板道人领兵前来。一见苏宝同忙问道：“元帅，俺闻南蛮大破锁阳城，特来与元帅共议报仇之计。请问元帅为何带了兵马回转西凉，莫非惧怕大唐，让他了么？”宝同双泪流说：“军师你不知。只恨自家不是，放出程咬金这老蛮子，欺他老迈没用。谁知他回朝勾兵前来，就是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为二路元帅。兵多将广，手下又有二员女将，十分凶勇。把我飞刀飞镖尽行灭去，被他里应外合，杀得我大败，夺去锁阳城。我欲回转西凉，奏过狼主，再整兵马，前来雪恨。”飞钹和尚、铁板道人两个听了呼呼大笑道：“元帅，你在为主将管领三军。自古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的威风。胜败兵家常事，如何今日就要收兵？”若还回往西凉，却不是笑煞唐朝兵将，道我西凉没有人物？幸我等二人提兵到来，正好遇着元帅。如今再把军威重整，兴兵复打锁阳城，拿住薛蛮子父子碎尸万段，方出元帅之气。”苏宝同听了大喜，传令大小三军，共有精兵三十万，连夜星飞赶到锁阳城。三声号炮，又将锁阳城团团围住，水泄不通。营盘扎得坚固，鸟雀飞不过枪尖，蛇虫钻不过马蹄。好厉害！此番三围锁阳城，果然凶勇。

有蓝旗报进营中，忙到辕门上击鼓。元帅升帐，叫中军官：“半夜三更，谁人击鼓？”中军道：“启帅爷，辕门外有探子飞报军情紧急，故此击鼓。”“既如此，唤他进来。”中军领命，到外面说：“探子，帅爷唤你。”“是”。探子随到帐下，禀道：“帅爷在上，探子叩头。”元帅说：“你有何紧急军情，半夜三更前来击鼓？快快讲来。”探子道：“启帅爷，探子打听西凉苏宝同，前被二路元帅小将军杀得大败而逃，如今合了飞钹和尚、铁板道人两个军师，复领了三十万人马，方才二更时分，又把锁阳城团团围住。喝号摇铃，锣鸣鼓响，马嘶炮震，好不惊人。故此前来击鼓。”元帅听了大怒道：“杀不尽的番儿。我原想苏贼败去，必然再来猖獗。如今幸喜圣驾前日出城，已回朝去了。番儿呵，你如今休说三十万雄兵再围锁阳城，你就是三百万围住，俺薛元帅何足惧哉！左右的！赏探子银牌，一面再去打听。”“是。”探子谢赏，出府而去。

再讲元帅侧耳而听，果然炮响连天，鼓声震耳，人喊马嘶，有攻城之势。忙传令军士，紧守城门，城上多加灰瓶炮石，弓弩簇箭，小心保守，候明日开兵。军中得令。不表城中之事。

再言苏宝同二位军师次日抵关讨战。那飞钹和尚全身披挂，结束停当，带了三千罗汉兵，一声炮响，冲出营门，来到西城，大叫：“城上的，快报与薛蛮子知道，今有苏元帅标下，左军师飞钱和尚在此讨战。有本事的早自来会俺，不然攻打进城，你这一班蝼蚁，多要丧命哩。”一声大叫，惊动了守城军士，飞风报入帅府去了。不知交战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飞钹僧连伤二将 窦一虎揭榜求婚

不表番营讨战，再言军士报入帅府：“启元帅爷，城外番将讨战。”元帅说：“那位将军出去会他？”“小将愿往。”元帅抬头一看，原来是龙镶将军王奎。元帅说：“将军出去，须要小心。”王奎得令，出了帅府，上马来到教场，点了三千铁骑人马，来到城边，吩咐放炮开城。三声炮响，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冲到阵前。抬头一看，见一员凶恶和尚，头戴一顶毗卢帽，身披一件烈火袈裟，内穿熟铜甲，骑一匹金狮吼，手执混铁禅杖，纸灰脸，两边摆齐三千罗汉兵。王奎大叫一声：“狗秃驴，休来纳命。快叫苏贼出来会我。”飞钹和尚听了大怒说：“狗蛮子，休得多言，放马过来！王奎说：“少催坐骑。你敢是飞钹和尚么？”应道：“然也。既知我名，焉敢与俺对敌？俺不斩无名之将，通下名来。”王奎说：“你要问本将军之名，洗耳恭听，我乃大唐天子驾前龙镶将军，薛大元帅麾下王奎便是。”飞钹和尚听了，把马一拍，抡起铁禅杖，“招打罢！”劈头打将下来。王奎把手中大刀往上只一杓，架在旁首；冲锋过去，回转马来，把手中大刀还转一刀。和尚也架在一边。一来一往鹰转翅，一冲一撞凤翻身。刀来杖去叮当响，杖去刀来迸火星。二人战了有三十回合，和尚料不能胜，兜转马来就走。王奎那里肯舍，把马一拍，追上来了。和尚回头一看，正中机谋。忙将禅杖放在判官头上，怀中取出飞钹祭起。王奎抬头一看，见一道光亮劈面打来，嘎，叫一声“不好，我命休矣！”躲闪不及，打得脑浆迸出，死于马下。三千铁骑上前来救，被罗汉兵杀得大败，回进城中，折了一千五百人马。紧闭城门，忙报进帅府：“启元帅爷，不好了。王将军出阵被和尚打死了。”仁贵听了大怒，说：“这妖僧伤我一员大将。”传令点陆成、王云过来。“你们带领三千人马出城，与我将妖僧斩首。”点马标带领人马去掠阵，“若二将得胜，即前去砍杀番妖人马；倘有差错，鸣金收军。”马标得令。那二将出了帅府，全身披挂，结束停当，上马端兵器来到教场，点了人马。来到城旁，吩咐放炮开城。三声炮响，大开城门，放下吊桥，二将冲出。听得战鼓如雷，和尚抬头看见来了二员大将，金盔金甲，各使长枪，向和尚便刺。那飞钹和尚也不问姓名，把铁禅杖挡住。二下大战，竟挡得两条长枪如长蛇一般，嗖嗖不住，不在前心，就在两旁，和尚那里挡得住，又将飞钹打将过来，可怜两员英雄，都丧在两扇飞钹之下。马标看见魂飞魄散，鸣金收军，紧闭城门，前来报与元帅知道。仁贵听报大怒道：“这妖僧如此骁勇，一刻之间连伤我三员大将，不知用何兵器，这等利害？”马标禀道：“启元帅，他用飞钹祭起空中，有万道毫光，蔽人眼目。故此三将不曾提防，被他打死。”元帅又怒道：“马标你既为掠阵官，见有飞钹妖术，何不早报？报事不明，何为掠阵？左右将马标绑出梟首。”“得令。”将马标推出辕门，一刀斩首，进营回禀：“元帅，献上首级。”“将头号令。”元帅看看两旁诸将，多惧伯飞钹，不敢出头。单有窦一虎上前说：“小将愿往。”元帅说：“窦将军，闻你仙传地行之法，定能破得妖僧。与你令旗一面，步兵三千，作速出阵。”一虎得令，出了帅府。他不戴盔，不穿甲，头上扎就太保红巾，身穿绣云黑战袍，脚踏粉底乌靴，大红裤子，拿了黄金棍，带了三千步兵，开了城门，行至阵前。飞钹和尚抬头一看，见城中走出一队步兵，不见主将，心中倒也稀罕，

毗 (pí, 音皮) 卢——梵文本为阳光普照的意思。

就被窠一虎腿上打了两下，好不疼痛。往下一看，见一个矮子跳来跳去。和尚便将禅杖打下，他用棍子相迎。杀了几合，和尚在马上终是不便，倒被一虎往马屁股上一棍，打得那马乱跳，几乎将和尚跌下马来，忙打下飞钹。一虎看见，想来利害，身子一扭不见了。和尚四下一看不见一虎，一虎在地下叫道：“妖憎不必看，我在地中了。”和尚想道：“唐朝有此异人，怪不得元帅大败，怎能夺转锁阳城。”忙将两手拿了两扇飞钹，对地下说：“你这个矮子怕我，躲在地下，岂不要闷死了？少不得气闷不过，还要钻将出来。我把你活活打死，方雪此恨。”那一虎在地中听了和尚这般言语，他在地中呼呼大笑说：“呵呵呵，你要将飞钹打我，只怕还早哩。我会地中行走，不怕闷死。我今回营去也。”说罢，呼呼大笑，只听得笑声渐远。和尚气得满面通红。一虎行到城门首，钻将出来，鸣金收军，紧闭城门。

一虎回进帅府。元帅一见说道：“窠将军你回来了。方才出兵胜败如何？”一虎享道：“元帅，那和尚用的是两扇飞钹，果然利害。苦无仙传地行之术，也要被他打死，做为肉酱了。”元帅听了，心中暗想：“那妖僧用飞钹如此利害，挡住在此，怎好进兵？”便开口说道：“窠将军且退，待本帅思一妙计，必要擒他。”传令城外高悬免战牌。“得令。”

不表窠一虎退出，再言和尚看见城上挂了免战牌，呼呼大笑回营，明日又来讨战，又见免战牌还挂了。那和尚百般大骂，至晚而回。一连三日，俱是如此。那薛元帅聚齐诸将说：“和尚如此利害，诸将有何计可退番兵？”尉迟青山上前说：“要破妖僧，必须释放世子丁山。他有仙传十件宝贝，王敖老祖弟子出阵可擒妖僧。”众将齐声说：“尉迟将军之言不差，必须小将军方可退得。”元帅说：“军令已出，不可挽回，诸位将军不必言他。”众将无可奈何，各自回营。看看又过了三日，元帅无计可施，传令挂榜营门，有人退得和尚，破得飞钹，奏闻圣上，官封万户候，锦袍一领，玉带一围，黄金千两，决不食言。榜文一挂，那窠一虎晓得挂榜，心中得意：“此番小姐稳稳到手了。”来到帐前说：“元帅，小将有意能破飞钹，要求元帅恩赏。”元帅大喜说：“窠将军你果有妙计，破得飞钹，本帅赏你锦袍一领，玉带一围，还要请旨封官。”一虎笑道：“小将也不要请旨封官，也不想锦袍玉带，只是有句话儿不好说。若元帅见允，小将便能破得飞钹。”元帅道：“将军，你俱不要，要本帅赏赐什么？快快说来。”一虎带笑说：“小将也是明王之孙，当今天子之表侄。曾见令爱小姐尚未许婚，元帅将小姐许配我，我有妙计能破飞钹，然后进兵西征。未知元帅肯允否？”仁贵未听此言犹可，一听此言，心中大怒，想道：“夫人好没见识，不该带金莲女儿一同到此。被矮子看见，倒来求亲。开言说：‘哇！你这蠢物。本帅虎女，焉肯配你犬子？’也罢，你若破得飞钹，本帅另眼相看。若说起亲事，断断不能。”一虎道：“元帅既不肯将小姐许我，我焉能肯与元帅破飞钹？”元帅大怒说：“蠢物如此无礼，军校们绑出去，斩讫报来。”一虎道：“元帅不必发怒，小将自回棋盘山去了。”军校正要来拿，见一虎身子一扭不见了。元帅见了，无可奈何，心中暗想：目下正在用人之际，他若回去了，飞钹又不能破，兵又不好进。也罢，不如骗他破了飞钹，允不允由我。元帅开言对地下说道：“窠将军，我不杀你，你且出来。只要你破得飞钹，回朝之日，将小女与你成亲便了。”一虎在地中听得元帅相许，从地下钻了出来说：“既蒙允诺，如今

哇（d u，音兜）——早期白话文中用作怒斥声。

便称岳父了。”仁贵心中敢怒不敢言，只得说：“但不知你有何妙计能破妖僧飞钹？”一虎说：“元帅，待小将今晚三更时分，往番营盗收飞钹，杀了妖僧。明日元帅就好进兵了。”“既是如此，命你今晚前去，依计而行便了。”“是，得令！”不知一虎如何盗得飞钹，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竇一虎盜鉞受苦 秦漢奉命救師兄

前言不表。單講竇一虎回歸自己營中，結束停當，等至三更，鑽入地中，竟往番營，此言不表。再講蘇寶同見飛鉞和尚連日得勝，斬了唐朝三員大將，殺得他閉城不出，高懸免戰牌。便安排筵宴，請飛鉞和尚、鐵板道人。大開營門，用長竿掛起飛鉞慶賀，名為祭寶會。那竇一虎來到營門，將頭探出，往上一望，却被和尚看見，對蘇寶同說：“元帥，方才說唐朝有一地行之將，今番來也。”寶同說：“在那里？”和尚說：“在地中鑽出來了。”“怎么拿他？倘被他又去了，反為不美。”和尚說：“不難”。忙用指地金剛法，使那地皮堅硬。一虎鑽出頭來了，和尚忙將飛鉞拋去。一虎一見大驚，欲要鑽下地，地皮堅硬不能去了，被鉞一合，放在飛鉞內面了，好不氣悶。在鉞內心中一想說：“師父有言，日後有難，付我一粒丹藥吃了，可免災難。”如今在衣縫內面，忙取出來，吃在肚內，果然不氣悶，又不飢渴，安心住在鉞內，不表。再言蘇寶同說：“軍師拿住矮子，何不將他斬首，放在鉞內做甚？”和尚說：“他是王禪老祖弟子，有仙法道術，斬他不得。放在鉞內，憑他神仙道術，不消七日，化為濃血，不久自死。”蘇寶同听了大喜，稱贊軍師之功，此話不表。

再講仁貴見一虎往番營盜鉞，候到天明不見回報，心中狐疑不定，“若盜不動也該回來了。他滿口應承，欣然而去，想是被妖憎拿住也未可知。噯，有了，不免點程千忠出去，到城上觀看，若被斬首，決有號令。”主意已定，命程千忠：“前往城上，看番營可有首級號令，速來回報。”“是，得令！”那千忠出了帥府，上馬來到城上，望番營觀看，靜悄悄不見什么首級號令出來。等了一回，不見動靜，只得下城回到帥府繳令。元帥听了，心中好不煩悶。欲要差探子出城打听，忽城上軍士報進：“啟元帥爺，城外有鐵板道人討戰。”元帥對諸將說：“前日有個和尚，今日又有個道士，想是多有左道旁門之人，今日不可與他交戰。待等三日之後，商議開兵。”眾將說：“元帥之言有理。”傳令城上高懸免戰牌。那鐵板道人看見了免戰牌，大笑回營，此話不表。

再言雙龍山蓮花洞王禪老祖駕坐蒲團，忽心血來潮，屈指一算；說：“不好了！大徒弟竇一虎有飛鉞之難，幸有靈丹相救，七日災難已滿。不免喚二徒弟出來去救師兄。”童兒喚秦漢出來。”那童兒領法旨，來到里面說：“師兄，師父喚你。”那秦漢正在里面學習，听得師父呼喚，忙來到蒲團前，倒身下拜說：“師父，喚弟子出來有何事干？”老祖說：“徒弟，你師兄有飛鉞之難，命你前去相救。況你業緣已滿，我今與你兩件寶貝，名曰鑽天帽，入地鞋。你快往鎖陽城，用靈符一道救取師兄竇一虎，就在薛元帥麾下，助他征伐西涼，夫婦團圓便了。”秦漢听了，叫聲：“師父，弟子本來面目，望乞師父訓示。”老祖說：“你原是大唐秦懷玉之子，金枝玉葉。你三歲時，在后園玩耍。我从雲端經過，被你沖開足下紅雲，收留到此二十餘載。今已緣滿，下山去罷。”那秦漢也是矮子，頭上挽起個空心丫髻，大紅絨須兩邊披下，身穿綉綠袄子，手上帶個黃金鐲，赤了一雙腳，好似紅孩兒一樣。听到師父如此言語，心中大悅，便叫聲：“師父，請問兩般寶物有何用途？”老祖呼呼笑道：“秦漢，你要問這兩寶物有何用途？我對你講，那鑽天帽乃王母娘娘瑤池中真寶貝，戴在頭上，便会騰雲隨風，可入天門，朝拜諸天日月星宿。那入地鞋，乃是南極仙翁寶貝，穿在足下能入地中，可到森羅寶殿，

十殿阎君前来迎你。这两般宝物付与你去，可助大唐。还有一对狼牙棒，随身器械，灵符一道，一齐拿去。”秦汉欢喜不过，拿了狼牙棒，拜辞了师父，即便下山。心中起了凡心，戴了钻天帽，那宝物说也作怪，刚刚戴在头上，忽听得耳边豁喇喇一阵风，便将秦汉提在空中。秦汉哈哈大笑，按下云头，抬头一看，别有一番世界。见一座仙庄极其华丽，内面走出一个女子，生得十分美貌，天姿国色，见了秦汉，叫声：“郎君，因何到此？”秦汉见了遍体酥麻，说：“小娘子下问，我乃王禅老祖徒弟秦汉，奉师命往锁阳城去救大师兄窦一虎，在此经过，得遇小娘子，莫非我三生有幸了。愿求片刻之欢。”那女子半推半就，满面通红。秦汉欲火难禁，便问：“小娘子尊姓？”女子说：“我姓松，爹爹出外去了，并无人在家。”问道：“小娘子青春多少？”回言：“虚度一十八载，尚未曾适人。”秦汉又说：“我乃秦驸马之子，公主所生。娘子不弃，愿为秦晋。不知娘子意下若何？”女子道：“既有美意，恐辱尊躯。”秦汉色胆如天，将女子抱进房，解带宽衣。那秦汉赤了身子，抱着女子，正要求欢，只见一阵狂风。抬头一看，房子不见了，连那女子也不知去向，两手抱着一棵大松树。忽见师父来到，置身无地，两手又拿不开，口叫：“师父救我。”老祖说：“业障！业障！你做的好事。还要怎么？”秦汉说：“师父，弟子以后再不敢了。望乞饶恕。”老祖说：“看天子之面，以后再不可起凡心。”“是，再不敢了。”老祖将拂尘一拂，秦汉两手松了，“拜谢师父教弟子之恩。”老祖说：“去罢。”原来老祖试他之心，点化他的。

那秦汉辞了师父，戴上钻天帽，不消一个时辰，倏然落下锁阳城。薛元帅正与众将商议，忽见一个矮子从天而降。大家都认作窦一虎，非但地行，如今七日不见，竟在天上也会走的？元帅也觉骇然。只见那矮子上帐，见了元帅，长揖不跪。众将仔细一看，方知不是窦一虎，另有一个矮子，身材一样，身子阔些。元帅问道：“你是何处来的怪物？却从天上下来。快将情由细细说来。”那个矮子嘻嘻笑道：“我乃秦叔宝嫡孙，秦怀玉之子，秦汉是也。三岁时被风刮去，王禅祖师收为徒弟，学道二十余年。今奉师父之命下山，一则救师兄窦一虎飞钹之难，二则相助元帅一臂之力，共征哈迷国。”元帅听了大笑说：“原来他也是王禅老祖徒弟，秦驸马之子，好笑祖师收的徒弟多是矮子。这倒稀罕。”说道：“秦将军，既蒙来助本帅，你师兄窦一虎去盗飞钹，今已七日，不见回营。既能相救，快去走一遭吧。”秦汉应道：“小将就去。”正要走出去，只见左班中走出秦梦，闻知哥哥到此，忙出来，“待我认认长兄。”兄弟两下一见，彼此相拜，各诉衷情。秦汉说：“兄弟，我往番营救出师兄，再来会你。”还戴上钻天帽，轻轻飞出锁阳城，下落番营，有黄昏时分。只见旌旗不动，枪刀如林，杀气腾腾，好不惊人。正在营前观看，只见前面一个巡军走来，被秦汉上前，将手中狼牙棒照头上一下，把巡军打死。脱了衣服，除了帽子，解了腰牌，看看上面有名字，那巡军名唤哈得强。“我就冒了他的名字，打听师兄消息。”正行之间，只见又来了一个小番，手里拿了一支令箭。秦汉问道：“哥儿，你往那里去？”番儿说：

适人——出嫁。

秦晋——春秋时，秦晋两国世为婚姻，故后称两姓联姻为“秦晋之好”。

业障——佛教徒指妨碍修行的罪恶。

倏（shù，音书）然——迅速，极快地。

“我奉活佛军师之命，因南蛮地行子前来偷盗飞钹，被元帅捉住，封合飞钹之内，今已七日，必成浓血。故此佛爷特将令箭一支，叫我到元帅营中，取飞钹内中矮子浓血，烧干祭钹。”秦汉听了，唬得大惊，“师兄性命休矣！如今有此机会，打死番儿，将他令箭到苏宝同处，骗了飞钹，救出师兄，再作理会。”走上前去，狼牙棒一起，把番儿打死，盗了令箭，来到营中。见了苏宝同，叫声元帅：“小番奉佛爷之命，要取飞钹前去祭钹。”宝同看了令箭，不知真假，将飞钹付与秦汉。秦汉背上飞钹，戴上钻天帽，片刻飞到锁阳城。他在云中一想，不知师兄死活如何，待我叫他一声看：“窦师兄。”一虎在钹中听得声音似秦汉师弟，一虎应到：“师弟，你为何也在此，做甚么？”秦汉说：“不瞒师兄，师父在山上说你有飞钹之难，命我前来相救。我今连飞钹骗到城中，见元帅请功。”一虎听说，好不着急。前日在元帅面前夸口，要他小姐金莲成亲，倒被妖僧将我合在钹内，七日已到，众将面前开看，有甚意思，反被元帅见笑。叫声：“师弟，就在此地开了钹，我好出来。”秦汉说：“你七日也过了，如今一刻也就等不得。我奉师父之命必须要到元帅面前开的。”说罢，依然飞上。早到营前，按下云头，连忙传报。元帅闻报升帐，问道：“秦将军可曾救得师兄么？”秦汉放下飞钹说：“师兄现在钹内，请元帅开看。”元帅大喜，唤军校快快开钹。“得令！”忙将铁索解下，重有千斤，用尽力气，那里开得。众将一看，这钹合笼犹如生成，没有缝的，果然难开。凭你刀砍斧劈，只是不动。元帅说：“秦将军，这样如之奈何？”秦汉道：“不难。师父说，金丹久炼、炼成至宝。有灵符一道帖上，其钹即开。”秦汉取符帖上，钹分两扇。一虎一个跟头跳出地下，双手遮脸，自觉羞杀。元帅同众将一见，大笑道：“果然仙家妙用，窦将军暂且将息。”吩咐收免战牌，众将回府。

再讲番营和尚差小番取钹，不见回报。早有小番报说：“启佛爷，不好了！方才差去的番儿被南蛮打死，骗了令箭。元帅不知真假，竟将飞钹与他。一霎时人都不见了。”和尚听了，唬得魂不附体，说：“完了，我一生功夫，如今休矣！救去矮子，倒也罢了。我的飞钹，我全靠他，如今失去，怎么与唐兵交战？”铁板道人道：“道兄失去飞钹，还有我铁板十二面，利害不过。师兄放心。”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监中放出小英雄 丁山大破铁板道

却说次日道人出阵，见去了免战牌。有兵士报进：“启上元帅，城外道人讨战。”元帅道：“今有道人讨战，谁去出阵？”秦汉走将出来说道：“小将愿往。”元帅道：“既然如此，与他步兵三千，出城破敌。”秦汉接令出了帅府，来到校场，点起步兵三千，手持两条狼牙棒，来到城边放炮开城，炮声一响，开了城门，冲出城外，来到阵前。那道人抬头一看，原来又是一个矮子，哈哈大笑道：“唐朝不用大将，俱用矮子……”话言未了，只见秦汉走至面前，将双棒照道人腿上便打。道人在马上不便架迎，忙下了马，手执古定剑劈面砍来，一来一往，战了二十回合，道人不能取胜，忙抽出铁板来。秦汉抬头一看，见铁板打下，把入地鞋一登，不见了。道人看见心中大惊：原来唐营中多是异人，前日矮子有地行之术，今这矮子也会地行。必定仙传妙法，不如收兵再处。再言秦汉到了城边，也收兵进城，回到帅府交令。

次日，道人又来讨战。元帅问道：“今日谁去？”秦汉应到：“今日必要活捉妖道回营。”元帅道：“既然如此，将军须小心的。”秦汉得令，原带了三千步兵，出城来到阵前。道人见了笑道：“小矮奴昨日被你逃去，今日又来，必要活捉，方见俺的手段。”秦汉道：“休要夸口，吃我一棒！”举起狼牙棒，当头就是一下。道人持剑向上一迎“噶咯”一声响，架在一边。回转马来一剑，望面上砍来。秦汉将棒一幌，亦跳在一边，杀得道人浑身是汗。念动真言，忽然天昏地暗，无数青面獠牙鬼怪杀来。秦汉见了，幸有钻天帽戴在头上，如飞纵上云端。只听得霹雳一声，霎时鬼怪化作无影无形，依然云开见日。道人看了心内慌张：昨日钻到地下，今日又会上天，定是异人。正在心内想，秦汉亦料道人邪法多端，不能降服，向道人哈哈笑道：“你不要想，我收兵去了。”一声鸣金，收兵进城。

道人亦收兵而回，千思万想，一夜未睡。次日又领兵讨战，探子入报。

元帅说：“今道人又来讨战，谁去出阵？”两边走出八员总兵：周青、周文、周武、姜兴霸、王心溪、王心鹤、李庆红、李庆先，进营启禀元帅：“未将愿去阵前，杀此妖道。”元帅说：“众人出去，须要小心。就令窦一虎、秦汉为左右军押阵，接令。”众人各领命出了帅府，待了兵器，出了城门，来至阵前。道人抬头一看，只回城中走出许多将官来，只八员将官，把道人团团围住，将他刀砍棍打。

道人把古定剑执在手中，竭力接架，只八员将，忽在马前，忽在马后，杀得道人招架不定，那能还剑过去，心中一想，说：“不好！寡不敌众，不可一时失错，有丧性命，不如先下手为强。”忙祭起铁板，众将见了魂飞魄散，叫声：“不好了！”俱打中后心，跌下马来。冲出窦一虎、秦汉上前抵敌，底下步兵救了八将。

窦秦二将无心恋战，鸣金收兵。回进城中，报入帐内，元帅听了大惊，说：“铁板如此利害，伤我八个兄弟，如何是好？”程咬金说：“前年元帅中了飞镖一年之灾，幸而小将军到来救活。如今只八员总兵，命在旦夕。乞元帅监中放出小将军，要用他仙丹，救了只八员总兵方好。”元帅听了此言有理，传令即到监中放出小将军，来到帅府，拜见父王。薛仁贵道：“我儿前日灵丹有么？”丁山道：“现还有。”薛仁贵道：“既有，你将仙丹到后营去救八位将军。”丁山领命，到后营取出葫芦，倒出仙丹，口中嚼碎，敷在八将背上。只听一声“唔呀”，俱立起身，道谢丁山。元帅闻知心中大悦，

果然仙丹妙用。即唤丁山进后堂叩见母亲、再见妻、妹。吩咐后堂设宴，合家团圆。

再言铁板道人杀败了二将得胜，连伤八员大将。苏宝同说：“军师今日阵上全胜，那南蛮必定惧怕。明日须要打破他城池，杀他个片甲不留，方称俺心。”道人说：“这个自然。”当夜营中庆贺。

再言次日苏宝同领了大队人马，分作三路攻打：铁板道人领了二万人马，攻打东门；飞钹和尚领了人马，攻打南门；苏元帅领了大队人马，攻打北门，单留西门不攻。摇旗呐喊，鼓炮连天，架上云梯，三门攻打。

探子忙报元帅。元帅升帐，点窦一虎、秦汉二将，领了三千人马，出南门，听号炮一响，各自进兵，忙接令出了帅府，往教场点兵，出南门；又点丁山窦仙童夫妇，领了人马三千，出东门，忙接令，往教场领兵；元帅自领兵三千，同了女儿金莲出北门，其余众将守城。

飞钹和尚正攻打南门，只见一声炮响，三千步兵冲出阵来，一对矮将冲到城外。和尚一见大怒，把手中铁禅杖打来，窦一虎将黄金棍架住，喝道：“妖憎！你的本事平常，如今飞钹没了，如何杀得我过！不如快快受死，免得出丑。”和尚大怒道：“杀不了的小南蛮，前日被你诡计，骗去宝贝，今次决不饶你！招杖罢！”一禅杖当头打来，窦秦二将，奋勇争先，忙起棍棒相迎。杀了几个回合，和尚那里战得过二将，带转马大败而走。二将在后追赶。

再言薛丁山夫妇，领兵至东门。只听号炮一声，东门大开，冲出阵来，正迎着铁板道人。道人一见窦仙童；好一个美貌佳人，不免先打死了少年将军，抢这女子过来，还俗成亲。算计已定，回马过来就走，薛丁山拍马追上去。铁板道人回头一见了追来，满心欢喜。忙将铁板祭起，当头打下，只见丁山头上一道红光射出，铁板见了红光，化为飞灰。道人一看，见打他不中，又祭一块起来，照前一样。连祭了十块铁板，一齐烧了无影无形。吓得道人心魂不附体，无心恋战，带回马就走。薛了山夫妻在后追赶。

再言元帅同了金莲小姐，杀出北门，正迎着苏宝同，两下大战，杀得大败。倒拖大砍刀回马，金莲小姐在后追赶。苏宝同忙取腰中飞剑打来，谁想薛金莲有六丁六甲护身神，见宝剑飞来，被六甲神收去。此时苏宝同急得汗流侠背，心中慌张，又见女将追上来了，只得回来又战。不到三十个回合，后面元帅杀上来了，苏宝同那里杀得出重围。只听元帅高声传令：“休要放走了！”金甲人上前来拿，苏宝同一看大惊，只得化道长虹而逃。三军追至三十里，杀得血流盈河，尸横遍野，喊叫之声连天。遗下刀枪剑戟旌旗，不计其数。元帅传令收兵。

妖憎妖道，大败而走，三路同归一处，点一点人马，三十万只剩了不足一万。都是折手坏脚之人，三人抱头大哭。一同商议，只得再往仙山去炼宝贝，若是此仇不报，枉做西邦元帅。和尚说：“元帅之言有理。”三人领了败兵，一路下来，相近寒江关，只见冲出一彪人马，回头一看，只见龙凤旗升起，上写着：“征东皇后”。苏宝同一见大喜，原来是我姐姐苏锦莲。即行下马，进营中朝见千岁娘娘。朝见已毕。赐平身，说：“贤弟你奉旨出师，因何还在这里？”苏宝同大哭道：“前日兄弟即欲报祖父大仇，奏知狼主，起兵伐唐朝。不想第一阵被我设计，将唐朝君臣困住锁阳城，要把他粮绝饿死。谁想他雄兵似虎，猛将如龙，与他大战几阵，用飞刀杀他大将几十余员。那大唐元帅，幸得被我飞刀飞镖打伤他左臂，败回城中，闭城不出。怎晓得

他粮草带得充足，困住城池一年有余，不想被程咬金骗出营中，竟回中原，取了救兵。这第二路元帅，就是薛蛮子之子，名唤丁山。他法术高强，本事利害，我的九口飞刀，三只飞镖，俱被他破化了。内应外合，杀得大败，我即化道长虹而走。撞着两位军师，飞钹和尚、铁板道人提兵到来，说起此事一同兴兵，三困锁阳城，交锋三个月，阵阵俱胜，城中出了两个矮子，法术精通，又被薛丁山出阵交兵，将飞钹铁板化作飞灰，又是大败而散。如今各人再往仙山去炼就法宝，再来复仇，不想会着姐姐千岁。”苏锦莲听说前情，十分大怒说：“贤弟，你既要再上仙山，却炼宝贝，以复大仇。我奉狼主之命，领精兵四十万，战将数千员，前来助你。不想你杀得大败，损兵折将，有何面目回见国王。你将帅印交付与我，我要杀尽南蛮，与祖父报仇便苏宝同听了，心中大悦，知道姐姐仙传妙法，英雄无敌，有打将神鞭，利害不过。忙把帅印兵符上前交割，付给皇后，同那和尚道人拜别娘娘，各自上山炼宝去了。此话不表，未知苏锦莲可有本事破唐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番后火鹊烧八将 薛元帅子媳团圆

却说苏锦莲皇后，传令放炮起行。炮响三声，大队人马，竟向锁阳城进发。不一日早到锁阳城，吩咐按下营盘，将锁阳城四面困得水泄不通，鸟飞不过枪尖，蛇钻不进人马，好不利害。

再言薛元帅大获全胜，三支人马，一同进城，所得粮草器械施旗，不计其数。与众将商议起兵西征。这一日升帐，只听得炮声连天，探子报入营中，启上元帅：西凉国苏皇后，领兵四十万，要来报仇，又将城池围住了。请元帅定夺。”元帅听了大怒道：“可恨苏宝同，将帅印交他姐姐番后，复领兵到来，又将城池困住，你这小小番后，有何本领，前来与本帅对敌？也罢，趁他安营未定，点兵出城，杀他片甲不回。”点周青等八员总兵出城，必要活捉番后。

周青等忙接令出帅府上马，各人结束停当，手执兵器往教场点了一万人马，来到城边，放炮开城。三声炮响，城门大开，那八家兄弟，都出城来到阵前。两边射住阵脚，营中鼓响如雷，抬头一看，只见苏锦莲带领了三千番婆，一声炮响，冲出营来，但见他头戴开龙金冠，狐狸尾倒挂，雉尾高挑，面如满月傅粉，妆成两道秀眉，一双凤目，小口樱桃，红唇内细细银牙，身穿一件黄金砌就鱼鳞甲，腰系八幅护腿绣龙白绞裙。小小金莲，踮定葵花蹬，腾云马，手持打将神鞭。胜比昭君再世，犹如西子还魂。

那周青纵马上前喝道：“胡妃狗后，本总兵看你无缚鸡之力，敢领兵到此与我祭剑么？”苏锦莲喝道：“你这般狗蛮子，将我兄弟杀得大败，因此娘娘来取你这蛮子性命。”周青冷笑道：“你的狗弟，尚且不胜，何况你一女流？贱婢放过马来！”

两边战鼓擂动，苏锦莲把鞭一指，喝道：“照打罢。”这里八员将官一齐上前，将番后围住。苏锦莲看见将多，虚幌一鞭，勒回马败阵而走。八家兄弟，随后追来，苏锦莲把鞭一指，即忙取出身边葫芦，念动真言，放出无数火鹊，望了八员总兵烧将来了，十分利害。

周青等一见，魂飞魄散。都烧得焦头烂额，败进城中。一万兵被番后杀得大败，折了八千人马，上前哭诉。元帅看见，心内慌张，不想兄弟们遭番后火鹊烧伤，谁去出阵？丁山上前说道：“孩儿出阵，擒此番后。”元帅道：“我儿出去，须要小心。”传命秦、窦二将同去掠阵。“得令！”二人同出了帅府，领了人马，来至阵前。那苏锦莲抬头一看，只见薛丁山面如白玉，唇若涂朱；胜比宋玉，貌若潘安。不觉欲火难禁，浑身发痒。丁山喝声：“番婆！不要呆呆看我，照戟罢。”一戟直望面门上刺将过来，那番后吃了一惊，忙一催坐马上来，放出火鹊。薛丁山说：“来得好！”左手挽弓，右手拔出穿云箭，照火鹊一射，只听得一声响，那些火鹊，无影无踪。

番后看见破了他的火鹊，十分大怒。忙祭起神鞭，薛丁山叫声不好，正中后心，口吐鲜血，大败而走。幸得身上穿天王甲，不致伤命，若是别将，便成肉饼矣。那番后叫声“那里走！”把二膝一夹，紧紧追来，追过荒山有百里，看看追上。

薛丁山正然着急，只听山头上有虎啸之声，抬头一看，见一个打柴女子，生得奇形怪状，手持铁锤，在那里打虎。薛丁山叫一声：“姐姐，救我一救！”那女子往下一看，说道：“小将军你是那一个，为何一人一骑，奔到此间，求救于我？”薛丁山说：“女将军，我是平辽王薛元帅之子。因奉圣旨征西，

方才阵上被番后打中后心，我负痛而逃，他在后面追上来了。我中伤甚痛，不能抵敌，万望姐姐救我一救，没齿不忘大恩。”那女子嘻嘻笑道：“这个容易。请世子暂避树林之下，待他追来，我当敌住，杀他个有死无生。”

说罢，只见苏锦莲追上山来。薛丁山心慌，躲在林内。后面番后见了女子，问道：“方才有一少年将军，可曾到此？”女子说：“他在林内。”番后听了，连忙追入林中，不提防女子将死虎照番后头上打将下来，那番后措手不及，叫声“哎呀”！跌下马来。被薛丁山上前，取了首级。忙来叩谢救命之恩：“请问姐姐，姓甚名谁？回营告知父亲，前来相谢。”

那女子道：“奴家姓陈，名金定，祖贯中原人氏。父亲陈云，昔为隋朝总兵，奉旨借兵，流落西番乌龙山居住。樵柴为生，母亲毛氏，乃番邦之女。上无兄，下无弟，我今年一十七岁。只为生长西番，而又黑丑。混号母天蓬。舍下不远，还有言语相问。”

薛丁山道：“多蒙姐姐盛情，但我有军令在身，不及细谈，我交令之后，再来叩谢。”陈金定见他执意要去。忙将丹药与他装好说：“我明日望你到来，不可失信。”薛丁山说：“晓得”。上马出了山林，走了半路，撞见秦、窦二将，三人大喜。同到城中，入帐交令。元帅问道：“方才秦、窦二将说，你被番后金鞭打伤，吐血而走。番后拍马追赶，如何反得他首级，前来交令？”

薛丁山道：“爹爹呵，孩儿被他打伤，落荒而走。被他追到山林，正在危急，幸有那打柴女子，暗起死虎将番后打死，救了孩儿。他父隋朝总兵，名唤陈云，流落西番。望父王送金帛，谢他救命之恩。”元帅道：“既是我儿的大恩人、理当相谢。”问程咬金道：“老千岁，他父前朝总兵，必然认得，就烦一行。”咬金应允。

次日同丁山带了金银缎匹，望乌龙山而来。陈云闻知，远远相迎，接入草堂，分宾主坐下，各通姓名。咬金说：“昨蒙令媛相救世子，今日元帅备礼，差老夫同世子前来叩谢救命之恩。”陈云说：“老千岁，下官流落西番，数十余年，久闻中原已归大唐。每欲思归，恨无机遇。我家小女，乃武当圣母徒儿，前日有言，与世子有姻缘之分，不嫌小女丑陋，我就明日送到营中，与世子成亲。我老夫妇，情愿执鞭随镫，报效微劳，相助征西。承蒙礼物，作为聘仪，望乞周旋。”程咬金说：“极是，老夫作伐。”就此告别，回到营中，说明因由，元帅依允。薛丁山说：“爹爹，只使不得的。”元帅说：“陈云既要将女儿送你成亲，理当应允，方不负救命之恩。况陈金定小姐，虽然貌丑，他乃武当圣母门下，法力无边，将他带在军中，定助一臂之力。我儿你明日须备下礼物车马，前往迎接他父母，来到帅府。为父的做主，与你成亲。”薛丁山不敢有违，即忙端正。

再说后营夫人小姐知道，心中喜悦。窦仙童闻知陈金定本事高强，亦是心中愿意，催促丁山：“早些端正，想陈家父女，即要送来了。”话言未了，只听炮声连响，陈云夫妇亲领女儿到了。

薛元帅连忙接入帅府，安排筵宴，当夜成亲。陈金定敬重大娘，窦小姐感他救夫之恩，不分大小，姐妹相称。一夫二妻团圆，合营庆贺。

再言那番兵四十万人马，见主将已丧，又都被他杀得七零八落，四散而逃。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寒江关樊洪水战 樊梨花仙丹救兄

却说薛元帅杀死苏锦莲，薛丁山与陈金定成亲，此话不表。再说苏宝同逃去锁阳城，太平无事。左近依附州县，俱皆纳款投降，一面打本进朝，差薛贤徒镇守界牌关，点兵一万，文武数员，一同保守。周文镇守金霞关，周武镇守接天关，俱有兵马、文官同守。一路直到玉门关，俱归中原所管，百姓安堵如故。

这一日元帅升帐，商议西进。有陈云老将上帐说：“此去四百里，有寒江隔阻。对江有一座寒江关，关上老将姓樊，名洪。足智多谋，官封定国王，有两个儿子，长子樊龙，次子樊虎，皆有万夫不挡之勇，一同保守。他知我兵西进，必然防备。此去非船不能征进，必须造下大船，方好过江。”

元帅听了，叫声陈亲翁之言有理。就令程铁牛、尉迟号怀、王宗一、姜兴霸四将，带领军士四千，上山伐木督造战船。耽搁一月，船已造完。停留江口，候元帅起兵。薛仁贵在教场点起大兵三十万，命罗章为前部先锋，秦梦押后队，尉迟青山解运粮草，程千忠二运解粮官，周青催赶各路粮草，命王心溪、王心鹤二将留兵五万，镇守锁阳城，老将陈云为向导官。点齐众将，放炮三声，往教场祭旗。然后起行，一路三军司命浩浩荡荡，离了锁阳城。望西而进，不日来到了寒江渡口，放炮停行，驻扎营盘，候下船过江。

元帅到江口一看，果然白浪滔滔，又见大小战船无数。程铁牛等四将上前交令。薛元帅传令，向罗章、秦梦、窦一虎三将说：“本帅昔年跨海征东，进狮子口，箭射戴笠篷，鞭打独角兽，飞走金沙滩，也曾过河，何在这个小小江面！你们三位将军，须要并力同心，过了寒江，取了关头，就好西进，本帅自在后督阵。”三将听了，说声：“得令！”各执器械，下船去了。大小俱皆下船，一声炮响，开了战船，俱望江中而行。你看那船头上，旗旌布满，炮声连天，此话不表。

再言寒江关主将樊洪，正与二子及左右偏将在衙中言及关内苏宝同，要报祖父之仇，兴师东征，反失数座关头。苏娘娘阵亡，元帅不知去向，寒江以东，均属中原。今又造大小战船，要来取寒江关。别处还可，料想寒江难过。

有番儿报进：“启爷，不好了！中原薛蛮子领兵过江来了！”樊洪一听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说：“有这等事，再去打听。”令二子，“带领水军十万下江，等待唐兵半渡之时，听号炮一发，当腰冲出，使他首尾不能相救，杀他片甲不回，我大兵在后接应。”二人得令，领兵下江。随后樊老将军，带领大小众将，纷纷下江。

再言唐朝大兵，行至半江中，忽听炮声连珠响，只见各港中驶出无数番船，船上番将俱是红扎巾，身上穿的水纳袄，手持长枪，摇旗呐喊，冲了出来，勇不可挡。竟把大小战船，冲做两处。后面元帅看见，即忙下令：“水战不比岸战，须要向前，不可退后。”众将得令。秦梦迎着樊龙，罗章接着樊虎，两下大战。后面老将樊洪，看见二子大战，划动兵船，冲上前来，被窦一虎接住厮杀。

秦梦与樊龙，战到三十余合，秦梦放下提罗枪，抽出银装铜，照樊龙肩膀上一下。樊龙负痛，拿不起大刀。番兵见主将受伤，急忙划转番船，大败而行。樊虎被罗章腿上一枪，那番船樊老将军看见二子大败，弃了窦一虎，也把战船划回。这里元帅见胜了番将大喜，传令擂鼓追赶。樊家父子连忙弃

船登陆，竟望关中去了。剩下番船，逃走得快的，俱逃走了，逃不走的俱被杀死。传令收兵，一齐登岸，杀到关前，两边高山，中间一条关路。此关在半山之中，山土擂木炮石，打将下来，众将只得退回。元帅见此山难破，就令按下营盘，商议攻打。

再言樊洪老将，同二子败进关中，吩咐番儿，关头上多加灰瓶石子，强弓硬弩，擂木炮石。夫人接说道：“妾身久闻跨海征东薛仁贵，十分利害。水战被他取胜，二子又被他打伤，幸喜女儿前日回家，或有仙丹妙药，可以医治。”樊洪道：“我却忘了，昔年黎山老母，收去八年，传授法术，有移山倒海之法，撒豆成兵之术。又赠他诛仙剑、打神鞭、混天棋盘、分身灵符、乾坤圈，五遁俱全，谅来必有妙药的。”吩咐丫环：“请小姐出来。”丫环领命，到房内道：“小姐，老爷相请。”

那樊梨花听了，来到中堂，见了父母，说道：“呼唤孩儿，有何吩咐？”夫人道：“女儿呵，唐朝差薛仁贵领兵西征，直杀到寒江，倘此关有失，西番不能保全。故此你父同二位哥哥截住寒江，俱被他打伤，败阵而回。今你父闷闷不乐，特地唤你出来商议，不知你可有仙丹，相救了二位哥哥，然后杀退唐兵，可解得你父烦闷？”

小姐听了，心中暗想：“记得师父吩咐说，我与大唐小将薛丁山有姻缘之分，故此命我下山完聚姻缘，一同征西。如今果然他兵来到寒江关，伤我兄长，也罢。”只得开言说：“父亲，既是二位哥哥受伤，女儿自有妙药医治，不必父亲多虑。”樊洪听了大喜，连忙唤进二子说：“你妹有仙丹救你。”小姐把丹药敷在他伤处，不消一刻，其伤即愈。弟兄二人大喜：“难得妹子来救我，其中必有奇谋，杀退唐兵。复回番邦，狼主必加封赠，我一门功劳不小。”小姐说：“这个何难！不是妹子夸口，且待妹子明日出阵，必要活捉唐将，以泄二兄之忿。”二兄听了，说：“既是妹子出阵，做哥哥的与你掠阵。”老将哈哈大笑道：“难得女儿志量高大，虽然你多仙法，出阵之时，须要小心。”樊梨花道：“这个自然，女儿有主意的，不用父亲叮嘱。”当晚不表，各归房内。

小姐回到房中，想姻缘该配薛世子，但不知他相貌才能如何。又闻得父母有言，将我许配白虎关总兵杨藩！打听得他生得丑陋不堪，面如青靛，目似铜铃，岂可配我！想我师父黎山老母，能知过去未来，许我薛丁山是夫主，谅来杨藩决不是我夫君。待我明日出阵，看看薛丁山，就晓得了！主意已定。

再言次日樊老将军升帐，樊梨花披挂上前领兵，樊龙、樊虎结束停当，各执兵器，同妹子出阵，点齐本部人马，来到关前。放炮三声关门大开，冲下山来，来到平阳之地，排齐队伍。樊梨花一马冲出，高声大叫，坐名要薛丁山出阵。探子报进营中说：“启上元帅，今有樊老将军之女樊梨花，带领了女兵，出关讨战。”元帅说：“昨日他父子兄弟这般骁勇，尚且大败，何况他的女儿，值得什么！”探子说：“元帅不要看轻樊梨花，他英雄无敌，仙法多端。他指名要小千岁出阵，不然要杀进营中来。”元帅听了，大怒说：“这番女好夸口！我偏不点孩儿出阵去，另点别将出阵。谁将出去，擒此番女？”

那窦一虎好色之徒，听说樊梨花美貌超群：“待我出阵活捉进营，元帅自然将来配我。”想罢，上帐说：“小将窦一虎愿出去会他。”一边又走出

黎山老母——道教传说中的女仙，常作为传道授艺的神仙出现。也作骊山老母。

先锋罗章上前喊道：“元帅！待小将出阵，必要活捉番女。”

元帅道：“既然你二人愿去，一同出阵便了。”二人接令出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神鞭打走陈金定 梨花用法捉丁山

却说罗、窦二将领兵到阵前。樊梨花一看，不是薛丁山。小姐骂道：“南蛮果来与我对敌，免污我刀。快唤薛丁山出来，与我决一胜负！”

二将听了，说：“好一个娇滴滴声音。”二人各执兵器，笑吟吟指定樊梨花说道：“难道我们不是男子，你指名要小千岁出来？你若胜我二人手中兵器，便请小千岁会你；你若被捉，伴我二位一宿，方得称心快意。”小姐听了大怒骂道：“匹夫，少要胡言！放马过来，斩为肉泥，方泄我恨。”遂举起双刀，望罗章面上砍来。罗章把枪架住，窦一虎将黄金棍向马头上打来。樊梨花不慌不忙，将刀一指，只见四面喊声大起。

二人抬头一青，俱是青面獠牙，长大汉子，金盔金甲，大刀阔斧砍来，吓得唐兵部逃散了。二将看来抵敌不住，鸣金收兵。报知元帅说：“未将被番女用撒豆成兵之法，杀得大败而回。如今又在营前讨战，指名要小千岁出阵。”

元帅听了大怒道：“这小贱人如此无礼，他有妖术，况且男不可与女敌。”便点窦仙童出阵迎敌，窦仙童全身披挂，手执双刀，跨上了马，带领了兵将，出营来到阵前。看见樊梨花果然美貌，我不及他。

樊小姐见一员女将出阵，身边藏许多宝贝，又生得俊俏，暗想道：善者不来，莫要失手。便开口喝道：“来的女将少催坐骑，通下名来。”仙童说：“我乃薛元帅之媳，小千岁之妻，窦仙童是也。你这无耻贱人，坐名要我夫君，可不羞死人么！”

樊梨花大怒，便把双刀砍来，窦仙童把双刀迎住。两下大战，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战到四十回合，樊小姐料难取胜，忙祭起打神鞭，窦仙童一见，说“不好了！”闪避不及，一鞭正打中肩膊，负痛伏鞍逃入营中。

金定见了大怒，便上前讨令：“待小将出去会他。”元帅说：“须要小心。”陈金定领令，结束停当。上马提锤，冲出营门，来到阵前。樊梨花抬头一看，到也希奇：方才女将甚为齐整。今来此女，好似灶君夫人，面如黑漆，丑陋不堪。好笑唐朝元帅帐下，都用怪异之人。便喝道：“黑蛮休来送死了，快唤薛丁山出来，方是我的对手。”陈金定大怒道：“你这贱人，又非娼妇，如何指定要我丈夫出战？”樊梨花听了倒也好笑：难道这般丑陋，亦收为妻，正是瞎猫偷鸡死不放。便说：“你只黑脸，只好配挑柴运水火头军，怎可配小千岁？”金定听了大怒，便把五百斤的铁锤，当头打来。梨花将双刀迎住，一来一往，战了三十回合，不分胜负。樊梨花忙祭起斩仙剑，金定躲闪不及，正中左肩。大喊一声，败回营中。

元帅一见大怒道：“可恶番女，连伤我二将！”又令“女儿金莲出阵，须要与二位嫂嫂出气。”金莲接令，上马来到阵前。只见樊梨花千娇百媚，耀武扬威，不若说他投唐以便西进。主意已定，便道：“樊梨花，你既有如此本领，何不投降我国，择配才郎，夫荣妻贵，岂不美哉！”梨花看见薛金莲貌美，听他婉言，便问：“女将何名？方才所说，奴岂不知。但奉师命下山，要会薛丁山。若然胜我兵法，与他成为夫妇，故此指名要会他一面。谁知连战数将，俱不合我之意。”薛金莲微笑道：“女将听了：我乃唐朝大元帅之女，薛丁山之妹，名唤金莲，随父西征到此。既然要会我哥哥，待我告知父亲。今天色已晚，明日出营会你。”说罢二人各自收兵。那薛金莲回营上帐，对父亲细说番女之事。

却说薛丁山回见二妻，说及此事。窦、陈同说：“今日这无耻番女，阵上将我二人打坏，幸有仙丹治好。口口声声要会你，定要和你成亲，明日阵上切不可从他，若然与他成了亲事，我二人决不肯干休。”薛丁山暗想到：未分黑白，先要吃醋。便说道：“二位夫人请自放心，卑人不是这样人。”

再说次日，薛金莲说：“樊梨花又来讨战。”元帅传令：“丁山出兵！”“得令！”结束停当，挂剑悬鞭，跨上腾云马，手执方天戟，带领了兵将，放炮三声，出了营门，冲到阵前，樊梨花抬头一看：见一位少年将军出阵。但见他头戴太岁盔，身穿天王甲，坐下腾云马，手执方天戟，背插四枝小角旗，写了“二路元帅薛”。果然美如宋玉，貌若潘安，心中十分之喜：师父之言不谬。

再说薛丁山，看见樊梨花姿容，赞道：我夫人窦仙童虽然美貌，不及他一二。妹子金莲亦不能比他，虽然心中得意，家有二妻，此心休生。叫声：“番婆看戟！”刺将过来。梨花把手中刀架住说道：“你就是薛丁山么？奴奉师父之命下山，说与你夙世良缘，应当配合。我父兄虽番将，你若肯从议婚姻，我当告知父母，一同归降西征，你意下如何？”

薛丁山听了骂道：“无耻贱人，只有男子求婚，何曾见女子自己说亲者。你羞也不羞？我薛丁山正大光明，唐朝大将，岂肯配你番邦淫乱之人，不必妄想。放马过来，与你决一死战。”

樊梨花被他羞辱，心中大怒，手持双刀，劈面砍来。薛丁山把方天戟架住，两下大战三十回合。樊梨花念动真言，顷刻之间，将高山遮住。薛丁山见前面昏暗，被樊小姐活捉过去，吩咐捆起，问道：“薛丁山，你今被擒，若肯联姻，饶你一死。”

薛丁山睁眼一看，身上被绑，料难脱身。待我骗他一骗，遂道：“既蒙见爱，回去告知父母，然后央媒说合。”樊梨花微微笑道：“世子这句话，果然真心许我？当赌个誓来，我才相信。”

薛丁山心中一想：那个女子倒也老成，不若权且赌一个无着落的咒，有何不可。便说：“若放我回营，背负了你，我就半天吊挂，没有存身之处。”樊梨花见他赌了咒，便解其缚，吩咐带过马来，放了薛丁山。薛丁山回马不及一箭之地，重又勒回马头，回过头来大骂樊梨花道：“你这不知羞耻的贱人，我方才中你鬼计，被你擒住，岂肯与你联姻，不要想错了念头。快快放马过来，与你决一胜负。”梨花大骂薛丁山：“无信义之人，看我刀罢！”又战不数合，樊梨花念动真言，便见前面一座山。樊梨花诈败上山，薛丁山在后追赶。赶到半山，忽听霹雳一声，回头不见了樊梨花。周围并无去路，见四面都是高山遮住，心中好不着急。只听山顶松林之中，有一樵夫在那里砍柴。薛丁山大叫：“樵哥，救我一救！出得此山，重重相谢。”那樵夫听得山坑内有人叫唤，忙向下一望。见了薛丁山，笑嘻嘻说道：“小将军何故在此山凹内？”薛丁山道：“不瞒你说，我因追赶番邦之女，迷路到此。”樵夫听说便道：“小将军既要我救，待我丢下担绳，你系在腰间，扯你上来，就有路了。”薛丁山道：“樵哥既如此，快些丢下绳来，扯我上去。”那樵夫回身，便把担绳丢将下去，薛丁山将绳系在腰间，说道：“樵哥，我系好了，快快扯我上去。”那樵夫答应道：“晓得。”

不知可能救得上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樊梨花移山倒海 三擒三放薛丁山

却说樵夫用力将绳扯动，扯到半山之间，将绳扣在松枝上，把薛丁山倒挂在虚空。薛丁山叫道：“樵哥快扯我上去，因何将我吊在空中？”樵夫大笑道：“小将军，你罚了无着落之咒，善于骗人，我也骗你一骗。只就是半天倒挂，没有存身之处了，我去了。”丁山想道：方才赌的咒如今应了，叫我怎处？

正慌急间，只见两个松鼠，走在松枝，将绳乱咬，咬断两股，将要落下来，吓得丁山魂不附体，叫道：“松鼠你也欺我，此绳断了，跌了下来，碎骨粉身，万无生理。”竟大哭起来。

只见山上有一女子，打扮犹如仙子一般。八个丫环跟随，说说笑笑，说道：“底下有一个人，吊在那里，将来要饿死了。”薛丁山在下听见，大声喊道：“山头上姐姐们救我一救！”小姐便叫丫环，“你去问他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丫环奉命望下问道：“我家小姐问你名姓住居，说明因何吊此，好好教你上山来！”薛丁山说：“几位姐姐，我姓薛名丁山，乃唐朝二路元帅，征西到此，因被女将樊梨花诱我上山，迷失归路。樵夫作弄，把我绳系腰间，扯至半空，吊在松枝，如今绳将断了，万望姐姐们向小姐帮衬一声！开恩救我上山，万代鸿恩了！”丫环问明，回报小姐。小姐说：“你们再去问他，他要相救，须要依我言语，方肯救他。他若不允，便不相救了。”薛丁山只得满口答应。小姐说：“既是他肯依我言，扯他上来相见。”小姐回进园中百花厅上坐下。

再言丫环向下说道：“小将军好了，如今你有命了，待我们扯你上来。”便把担绳扯上，丁山来到山上，说“好了”。忙向腰中解下担绳，说：“姐姐们，方才你家姐姐哪里去了？待我谢一声，不知有何言语吩咐？好待本帅回营去。”丫环说：“前面这座花园，就是我家住宅。”薛丁山道：“请问姐姐们，你家小姐姓甚名谁，何等人家之女？”丫环道：“我家主人姓崔，官拜兵部尚书，单生这位小姐。”薛丁山道：“原来如此，望姐姐们领我进去。”

果然园中景致非常。过了石桥，来到百花厅上，只见小姐坐在湘妃椅上，薛丁山上前叩谢，小姐连忙还礼，宾主坐下，丫环进了香茗。薛丁山道：“承蒙小姐救我上来，不知有何见教？乞道其详。”小姐笑道：“樊梨花是奴中表，他是黎山老母徒弟，与将军有夙世姻缘，若不见弃，奴家为媒，结成秦晋，归顺唐朝。若还不从，休想回去。”薛丁山叫道：“恩人，本帅已娶过拙荆二人，此事断难从命的了。”那小姐听了大怒道：“你这忘恩负义之人，我好意救你上来，这事又不肯依我吩咐。丫环把他绑了，关锁在此。”不由分说，竟上前来拿。忽听得一声霹雳，抬头一看，花园不见，花厅变作囚车，原在战场上。

樊梨花仗剑立在面前说：“今次肯依允否？再不依允，我便斩你了。”薛丁山说：“今放我回去说合。”小姐说：“方才赌了咒，如今也立个誓来！”薛丁山道：“若再为反悔，身投大海而死。”樊梨花见他赌咒，又不着落的，

香茗——香茶。

中表——同姑母、舅父、姨母的女儿之间的亲戚关系。这里即表姊妹。

拙荆——旧时谦称自己的妻子。

便卖弄手段，叫兵士打开囚车，放他回去。

薛丁山出了囚车上了马，便骂道：“我被你这贱人两次羞辱，岂肯与你成亲，放马过来！”樊梨花原晓得他反悔，复又相战。不到十个回合，樊梨花念动真言，薛丁山面前昏暗，被那些军士将丁山活捉下马来绑住。薛丁山抬头一看，茫茫大海，口叫“救命”！只见海中来了一支大船，船上坐的一位太子，听见岸上喊救，叫船家救上船来。船家将薛丁山救上船来，太子说：“你是何人？丢在大海滩上？”薛丁山就说同樊梨花如何交战，将自己姓名。细说一番。

太子说：“今便怎么处？”薛丁山说：“难得太子相救，伏望送我回国。”太子劝道：“你原是唐朝大将，樊梨花既然招你成婚，应许了才是。不然将你一门杀尽，西辽又不能平，前功尽弃，不如从了他。”薛丁山说：“太子你不晓得么，我乃王禅老祖徒弟，说有大难，必来相救，岂怕他神通广大，定然不从。”太子听了大怒道：“你既不从，寡人亦不救了。”吩咐：“取大石过来，把这个无义畜生，绑与石上，置之海中，自然必死。看师父救你不救。”后梢走出四个金刚大气力的人，就把薛丁山捆倒，放在大石之上，望海中噗咚一声。薛丁山自道必死，忽见太子没有了，大海全无，船亦没了，原在山旁边。坐马依然立着，单单身上捆住大石，不能够起来。

正在没法，只见樊梨花飞马过来，大叫一声：“薛丁山！你今次被擒，有何理说？”薛丁山道：“如今再不敢了，望乞小姐放我回去，立刻央媒说合便了。”樊梨花道：“你这薄情人，奴家一心待你，你反来背我，你两番的立誓，俱已报应，若要放你再赌咒来。”薛丁山道：“我此去负心，合死于刀剑之下！”樊梨花见他赌了重咒，谅来没有更变。亲解其缚，干言叮嘱说：“你回去即速央媒到来，我先去告知父母，劝令归唐，方能并力同心，平定西番。”

薛丁山应诺，拜别上马，回到营中。元帅说：“我儿，那樊梨花十分利害，你今日见阵，如何发付他？直到日落西山，方才回来见我。”薛丁山道：“爹爹呀，那樊梨花是黎山老母弟子，法术精通。要与孩儿结婚，孩儿已有二妻，抵死不从，他百般大骂，将孩儿三擒三放，作弄之言细说一遍，只得又许了亲事，立了千金重誓，才放孩儿回见爹爹之面。”复对元帅道：“若要与此女成婚，孩儿情愿与他决一死战，定必不从。”

再言窦仙童遂向陈金定道：“可喜冤家还有情义。”说罢，只见程咬金哈哈大笑道：“吾主洪福齐天，西番可平矣。”薛元帅道：“老柱国为何说此二句？”程咬金说：“元帅你不听见么，此女有移山倒海之术，撒豆成兵之能。而唐营诸将，非他敌手，他既然要与世子成亲，父子一齐投降，杀到西番，擒了番王。功劳岂不是元帅所得，吾皇洪福齐天么？”元帅听了大喜道：“就烦老柱国前往做媒。”程咬金道：“这个都在老夫身上。别样做不来，媒人做过两回，如今老在行了。”元帅道：“既然如此，烦驾明日就行。”程咬金说：“这个自然。”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樊梨花无心弑父 小妹子有意诛兄

话说樊梨花见薛丁山收兵进关，却自鸣金收兵进到关中，来到内衙，樊洪说：“女儿今日出兵，胜败如何？”樊梨花说：“爹爹，孩儿今日开兵，会着薛丁山，被女儿连败他数阵，得胜而回。”老将听了大喜，说：“幸得女儿法术精通，以泄吾忿，明日必要把薛丁山擒了。”小姐道：“爹爹呀，孩儿奉师父之命，说我与薛丁山有宿世姻缘。女儿犹恐薛丁山亦如杨藩之丑，今阵上见薛丁山才貌出众，武艺超群，是以孩儿不忍加害。恐负师父所嘱，故此把终身相许，放他回营，明日必来说合。万望爹爹垂允，归顺唐朝，不知爹爹意下如何？”

樊洪不听此言犹可，一听此言，圆睁怪眼，怒发冲冠，骂声：“无耻贱人，那有此理！婚姻自有父母作主，岂有女儿阵上招亲，不顾廉耻。你这贱人留你何用？”遂拔出腰间宝剑，望女儿头上砍来。樊梨花见父亲发怒，连忙躲避，不敢走近身前。小姐看来，势头不好，没法遮护，只得也拔出剑来招架。那老将一发大怒，连声大骂：“小贱人，你敢来弑父么？吃我一剑！”正要砍将过去，谁想脚上穿的皮靴一滑，将身一闪，一交跌去，刚撞着小姐剑尖上，正中咽喉，“扑哧”一声，跌倒在地，呜呼身亡。小姐见了，吓得魂不附体，忙抱住大哭道：“非是女儿有心弑父，事出无心，不想弄假成真。”早有人报知樊龙樊虎。兄弟闻知俱大怒，一同提了宝剑，赶进内衙，大骂道：“你这小贱人，为何弑了父亲，忤逆不孝？饶你不得。吃我一刀！”小姐看见来得凶猛，也把宝剑架住，哭诉道：“二位哥哥，且休动手，容我一言。天理昭彰，岂敢乱伦弑逆。因父亲要杀小妹，妹子把剑架住逃走，刚是父亲一交跌倒，撞着小妹剑尖而亡。两旁有家人共见，望乞哥哥饶恕错误之罪。”樊龙樊虎道：“父亲虽则错误，死在你手，饶你不得。”于是举刀乱砍。小姐无奈，把剑相迎。兄妹三人，在内衙混战。战到三十回合，樊龙措手不及，被樊梨花斩了。樊虎大嚷道：“反了！反了！”叫声未绝，也被一剑砍死，这叫做有意诛兄，无心弑父。樊梨花暗想：杀死二兄，出于家门不幸；骨肉相残，迫于势不两立，如何是好？放声大哭。老夫人闻知，吓得魂飞天外，连忙走到，见了三个尸骸，好不痛心，遂大哭道：“樊门不幸，生出这个不孝女儿，弑父杀兄，叫我如何了得？今日子死夫亡，靠着谁来！”叫一声：“老将军与两个孩儿，在是官高爵显，今日死在无名之地。”大哭一番，晕倒在地。小姐见了，上前来救，半晌方醒，遂劝慰道：“母亲，父亲与哥哥既死，不能复生。有女儿在此，决不教母亲受苦。须要收殓父兄，免得薛丁山知道。不然，姻事就不成了。”吩咐家人备办三副棺木，顷刻收殓，停在西厅，吩咐男女家人不许声扬。夫人无可奈何，只得依允不表。

再言次日，小姐披挂，升坐帐中，传令三军说：“只为父兄遭其不测，我今立意降唐，关头扯起降唐旗号，扯起降旗。”却好程咬金来到城外，见了投降旗号，心中大喜，吩咐报进。樊梨花母女闻知，出关迎接，接入府中，分宾主坐下。程咬金道：“本藩奉元帅之令，特来与小姐作伐，配对世子丁山。为何令尊令兄……不见出来相会，却令老夫人、小姐来会我，甚不可解。”樊梨花犹恐母亲说出前情，遂接口道：“不瞒老将军说，只为家父与二兄有病，不及接待，多多得罪，况且投唐一言既出，决无更改。只消元帅择一吉日完了姻，一同西进。”程咬金听了，叫声：“夫人，既然投顺了，我回去相请元帅兵马进关。”夫人说：“领教。”

程咬金辞别而出，来到营中，对元帅说了，元帅大喜。只有薛丁山不乐，因父亲作主，万不得已。传令大小三军进兵寒江关。“得令！”三军炮响，进了关门。夫人小姐接入，元帅、柳氏夫人看见樊梨花十分美貌，夫妻二人大喜。程咬金说：“今日黄道吉日，正好与世子成亲。”元帅说：“老千岁之言有理。”当晚就与世子成亲，乐人送入洞房。

洞房花烛前，夫妻坐下，薛丁山问道：“请问娘子，今日花烛之期，诸人俱在，为何你父兄不出来相见？”小姐回说：“有病。”薛丁山道：“我不信。必要讲个明白，方好做夫妻。不说得明白，就要去了。”小姐见他盘问，满面通红，心中想道：“此事终是要明，况今既成花烛，不怕他再变更，何不明言？遂将劝降反杀，误跌剑锋，二哥已骨肉相残，简单说了一遍。丁山听了此言大怒，骂声：“贱人！你不忠不孝，岂有父兄杀得的么？留你必为后患，少不得我的性命也遭汝手。”遂拔出腰间宝剑说：“要与你父兄报仇。”小姐道：“我与你既成花烛，须并胆同心。奴家纵有差池之处，伏望君子宽恕。”丁山叱曰：“要我饶恕，不能勾了。”便一剑砍来。小姐也把宝剑迎住，说：“官人呵，奴家因念夫妻之情，不忍动手，为何这般气恼？我劝你须忍耐些吧。”丁山不听，又复一剑砍来。小姐说：“冤家呵，我让你砍了两剑，千求万求，你必要杀我么？”丁山道：“这样不忠不孝的贱人，不杀你，留来何用？吃我一剑。”小姐大怒，连忙举起宝剑敌住。丫环见了，飞来报知元帅。元帅大惊，传令两位媳妇快去劝解。

仙童同金定奉命一齐来到房中，金定一把扯住丁山，往外就走。仙童拦住梨花，说道：“妹妹，你与官人第一夜夫妻，为何就着起恼来？将来日后怎好过日子？做丈夫的也要忍耐，做妻子的也该小心。岂可磨刀相杀？我劝妹子忍耐，饶恕了他。”梨花道：“姐姐呀，我正在此让他，谁想他越舞越真了。他道我弑父杀兄，必要杀我，把我连砍三剑。姐姐你气也不气？”仙童道：“冤家原为这件事情发怒起来，真真可笑。与妹妹甚么相干？怪不得你动气，待我去埋怨他，怕他不来赔罪？”梨花说：“多谢姐姐。”仙童出了房去。

再言金定扯了丁山来见元帅，元帅骂道：“畜生！你世务不知。樊小姐神通广大，营中谁是他对手？他奉师命与你联姻，归顺我邦，算我主洪福齐天。第一夜与她大恼，倘若急变，叫我如何是好？快快进房赔罪。若不依父言，军法处治。”丁山道：“爹爹，不是孩儿不见机，只为这贱人弑父杀兄，有逆天大罪，容他不得。若恕了她，将来杀夫杀公，无所不为，都会做出来的。宁可急变，孩儿断然难容这贱人。”元帅听了，喝声：“小畜生！你果然不进房去么？”丁山说：“孩儿今番就逆了父命，断然不要这贱人。”元帅吩咐军士，将他捆打三十荆条，将他监禁南牢中不表。

再言元帅对程咬金说：“烦老柱国相劝梨花，开导畜生。他若回心，自然完了百年大事。”咬金奉了元帅之命，来见梨花，说：“小姐，你公公命我来劝你，万事看公婆之面。方才已将丁山打了三十，监禁牢中，少不得磨难不起，自然回心。劝小姐忍耐片时罢。”梨花听见，满眼泪道：“多谢老千岁劝我，焉敢不从？拜上公婆，我已立志守着薛门，再不三心两意，另

黄道吉日——旧时迷信星命之说，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辰为吉神。六辰值日之日，诸事皆宜，不避凶忌。

抱琵琶。我也晓三从四德，岂学俗女，请放心。”咬金听了说：“难得，难得。”别了梨花，回复了元帅，此话不表。再言小姐哭见母亲，说起此事，今日暂别，要往黎山去问明师父：“为甚姻缘如此阻隔？问个明白，方好回家。”夫人两泪不止，叫声：“女孩儿，你当初八岁时节去了，有二位长兄在此；如今去了，叫做娘的举目无亲，如何是好？”小姐说：“母亲放心：女儿此去不过几天，就回来的。”不知后日来与不来，且看下回分解。

三从四德——中国古代歧视和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即要求妇女屈从男权，谨守所谓品德、辞令、仪态和手艺的“闺范”。

第三十二回 薛仁贵兵打青龙关 烈焰阵火烧薛丁山

话说樊梨花道姑打扮，骑了匹骠，来到黎山。见了师父，说：“蒙师父吩咐，与薛丁山有夙世姻缘。谁想他薄幸，屡屡休婚，不知有甚因由，望乞指明。”黎山者母道：“徒弟，我一向不曾对你说，你夫妻二人原来有个缘故。当日蟠桃会上，有诸天诸宿群仙来赴会，玉帝驾前则有金童，因与玉女戏耍，打碎琼瑶，玉女也失手打碎了菱花镜。玉帝大怒，欲将金童玉女问罪。有南极老人出班启奏说：‘他二人戏耍，有思凡之心。望吾皇赦罪。降他二人下凡，结为夫妇，了此夙缘。’玉帝准奏，立刻降下凡尘。玉女走出灵霄宝殿，撞着披头五鬼星，见他生得貌丑，不免一笑。五鬼星只道玉女有意，妄起痴心，也走下凡来了，目下就是白虎关总兵杨藩，央媒错对了你。那金童看见玉女逢人便笑，那时大怒，说你下贱，开言便骂：“贱人！”玉女回头向金童一连三啐，一同下凡。金童乃是薛丁山，玉女就是你。故此有几番休弃，少不得日后夫妻自有完聚，不必忧心。将来仁贵兵到青龙关，有妖仙摆下烈焰阵，若还难破，赠你金钱，好请仙人。快快回去，倘有急难，前来见我。”梨花问明，拜别师父，就上马而回。母女相见，此话不表。

再言薛仁贵已得寒江关，养马五日，命李庆红镇守。起大兵离了寒江关，一路下来，兵到青龙关，传令十里安营。“得令！”放炮一声，扎下营盘，明日发兵不表。

再言青龙关总兵赵大鹏，一日升堂，小番报进：“启爷，不好了！大唐薛蛮子起兵前来，一路势如破竹，夺了许多关寨，寒江关以东尽属唐朝。我邦苏元帅大败，不知逃去那里。今寒江关樊老将军，被女儿梨花弑了父兄，投降中国。不日兵到青龙关了。”赵大鹏听报，说：“有这等事，再去打听来！”“得令！”大鹏想到：有我镇守此关，看薛蛮子过得否？传令众将：“趁他未到关门，今夜领兵劫寨，杀他趁手不及，灭他锐气。”吩咐饱餐饭，三更时分，杀到唐营。果然唐营不及防备，听得炮响连天，番兵拨开鹿角，杀进营中。元帅营中惊醒，连忙披挂上马，传令众将：“整備交战。”幸有众将尚未卸甲，各执兵器。你看满营火亮通红，各人上马厮杀，赵大鹏杀进营中，早有数员唐将迎了。大鹏看来难胜，祭起化血金钟，可怜数员偏将，遭其大难。那番恼了窦一虎，提起黄金棍，照马上打去。大鹏不能招架，又祭起金钟，罩将下来。一虎见金钟利害，将身一扭，往地下去了。秦汉见罩了一虎，则来相救，又被金钟罩来。秦汉看见不妙，借土遁而逃。一场大战，黑夜交兵，十分利害。杀到天明，大鹏得胜收兵。元帅点齐众将，折了兵马数千，偏将十员，幸得众将无事。秦汉、窦一虎逃回，共说金钟利害，元帅好不烦恼。

正言未了，探子报说：“赵大鹏又来讨战，望元帅定夺。”仁贵心中大怒，传令窦仙童、陈金定二将出阵。“得令！”两员女将结束停当，手执兵器，上马出营，冲出阵前。大鹏抬头一看，见来了两员女将，想是唐营男子被我昨夜杀尽，故点女将出来交战。不要管他，待我再把宝贝祭起，见一个，罩一个；见一双，杀一双。将他杀得尽绝便了。便说：“你两个女子，也来送死么？”窦、陈二女将看见大鹏面貌生得凶恶，亦非良善之辈，说道：“不必多言，看刀吧！”四柄刀如雪片砍来。那大鹏哪里招架得住，忙祭起化血

金钟，当头罩来。二人看见，说：“不好了！”幸宝驹一纵如飞，败回营中。元帅见了，心中气闷。

大鹏又在营外讨战。众将都怕金钟利害，俱不敢出战。程咬金说：“元帅，世子丁山神通广大，老夫可保他破灭金钟。”元帅说：“老柱国力保，本帅从命。”传令箭一支，差旗军四人，速往寒江关牢中，放出小将军来。旗军得令，到寒江关去不表。再言元帅吩咐高挑免战牌。大鹏见了，呼呼大笑回关。次日丁山到了，大鹏又在营前讨战，就传令丁山出阵。丁山领命，全身披挂，带了宝贝，跨了宝驹，放炮出营，冲出阵前。大鹏抬头一看，见来了一员年少将军，喝声：“少催坐马，通下名来。”丁山道：“你问我爵主之名么？洗耳恭听：我乃薛元帅世子，薛丁山便是。你可是赵大鹏么？快快投降，免汝一死。”大鹏大怒：“这乳臭小子，休得夸口，吃我一刀。”一刀向丁山面上砍来。丁山把方天乾望刀一架，大鹏叫声：“小蛮子，好气力！”在马上乱晃，把这大刀直往自己头上反打转来，看来不是敌手，忙祭起金钟，谁想薛丁山身上穿着天王甲，头上带的太岁盔。有万丈毫光罩住，那金钟跌在地下，打得粉碎。赵大鹏见了，魂飞魄散。被薛丁山把画戟紧一紧，喝声“去吧！”一戟当心刺来。赵大鹏躲闪不及，正中了前心，仰面一交，跌下马来。薛丁山下马，取了首级，吩咐诸将抢关。

元帅大队人马正要抢关，忽关上有一道人降下，乃蓬莱山朱顶仙。看见徒弟赵大鹏，被薛丁山所杀，欲来报仇，传令把灰瓶石子滚木人炮打下。元帅见有防备，鸣金收军，关外按下营盘，明日开兵取关，此话不表。

且说那朱顶仙连夜出关，摆下阵图，名曰“烈焰阵”，极其利害，四面杀气腾空。次日出阵，手中仗剑，指名要“薛丁山来会我，我要与徒弟报仇。”探子报入营中，薛丁山听了大怒，说：“孩儿情愿出去，除此妖道。”元帅道：“我儿出去，须要小心。”薛丁山领令，来到阵前，看见道人，红头绿眼，阔脸尖嘴，长颈短脚，看其人定是左道旁门之士，不如先下手为强。叫声：“看戟！”道人把剑架住说：“你不过王敖门下，焉敢伤我徒弟？你不要走，看剑！”薛丁山把戟架开，交战了三十回合，道人哪里敌得住，回马跑入阵中。薛丁山不舍，随后追来，元帅见了，即点窦一虎、秦汉并十员副将，兵马三千，一齐冲入阵中。那道士将背上一个红葫芦打开了盖，放出无数烈火，顷刻之间，满阵大火。兵马三千，偏将十员，俱皆烧死。窦一虎看来不好，把身子一扭，地行去了。秦汉满面烧坏，也借土循而回。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幸得身上穿着朱雀袍，纵有烈火，不能上身。这是丁山灾星到了，此话不表。

再说秦、窦二将逃回，说明此事，元帅大惊。柳夫人、金莲小姐听了，俱皆大哭。秦、陈二人，听得丈夫陷在烈焰阵中，皆上前讨令往救。元帅道：“这使不得。你们此去，性命难保。不如请程千岁，往寒江关请三媳妇到来，他有移山倒海之术，可能破灭烈火，方救得孩儿；那时不怕他不肯成亲。”夫人道：“相公之言有理，待妾身修书去请便了。”书中极写情切，元帅接来一看，说：“夫人真好才学。”连忙封好，送与程千岁。程咬金奉命上马，飞奔到寒江关，将书付与樊小姐。樊小姐一看，知薛丁山陷在阵中。婆婆书中致意许多不安，我若不去救，便违公婆之命了，只得出来相见。程咬金见小姐道妆打扮，手拿拂尘，伊然修仙学道的人，便上前施礼，宾主坐下。程咬金道：“书中之意，想已尽知，相请去破烈焰阵要紧，快请上马。”小姐说：“老千岁你还不知，只恨奴家听从师命，立心要嫁此人，谁想花烛之夜，

第三十三回 樊梨花登坛点将 谢应登破烈焰阵

前言不表。再言程咬金说道：“小姐，虽是薛丁山无情无义，须念公婆面上，休得记恨，要做宽洪大量之人。破了阵图，好待元帅进兵。小姐十大功劳，我都晓得，快些去吧。”那小姐十分做作。程咬金在旁苦苦相劝。

小姐只得允往。遂别了母亲，上了马，夜宿晓行，相近青龙关。程咬金报进，柳氏夫人同两个夫人，并金莲小姐，迎接樊梨花入营中。樊梨花对元帅、夫人禀道：“元帅、夫人，自从被令郎休弃之后，我已出家修道。今蒙夫人书召，并劳老千岁远行，我只得勉强前来面辞，伏望元帅、夫人不见怪，我出家人不管俗事了。”元帅夫人流泪道：“媳妇呀，这畜生虽则薄幸，当以国家为重。但是这畜生，今陷在妖道阵中不知死活，若能救得出来，自然夫妻团圆。”程咬金道：“长话不如短说。请小姐兵打阵要紧。”小姐道：“既然如此，待奴同二位姐姐去救世子，看一看，然后开兵打阵。”元帅说：“小姐见识甚高，赛过张良，胜如诸葛。”命女儿金莲，同了三位姐姐一同去看。

四人领命，全身披挂。樊梨花仍是道妆打扮，各跨上马，带了数千精兵，向番营东西西南一看，对窦仙童、陈金定道：“那个妖道，果然仙机奥妙。今观此阵，非同小可，不识仙机，难破此阵。”金莲小姐问道：“此阵何名？怎生破得，如何救得哥哥？”樊梨花道：“此乃周朝十绝阵中第九阵，名‘烈焰阵’。凡人若到阵中，立刻化为灰尘。幸得世子乃王敖老祖门下，身上有许多宝贝，不为大害。若要破此阵图，贫道权掌帅印，好号令众将，召请仙人，破此恶阵。”薛金莲道：“既能破此阵，待我禀知父亲，权交兵符将印，嫂嫂掌管，救出哥哥，自然赔罪，重谐花烛。”樊梨花见说，好不欢然，说道：“姑娘安慰我心极好，但不知你兄心中如何。我们且回营中，打点破阵便了。”于是姑嫂带马回营。

且说番儿报知道人，说：“有四员女将到来看阵。”朱顶仙听了，仗剑上马，赶出关来，大叫道：“好大胆的蛮婆，偷看我阵。不要走，看剑！”飞马赶来。四人住了马，樊梨花喝声：“妖道！慢来，看我法宝。”背上拔出诛仙剑，祭在空中。道人抬头一看，说声：“不好！”逃回阵中。樊梨花笑道：“你也晓得宝贝利害，逃回去了。明日破阵，取你狗命未迟。”遂收了宝剑，四人回到营中，见到元帅夫人，问起阵中如何，金莲禀道：“爹娘，樊梨花深识仙机，熟谙阵图。他说是十绝阵中之第九阵，名曰‘烈焰阵’。凡人必死，幸兄有法宝护身，烈火不能侵害。要破此阵，必须全付帅印，嫂嫂代管，发兵请仙破阵，救兄出阵。爹爹意下如何？”元帅喜道：“请媳来破阵，自然悉听主张。”于是传令大小三军，明日三媳点将开兵便了。樊梨花说：“多谢元帅。”同了姑嫂三人，一齐回营去了。

次日，众将披挂完备，都在帐前候令。樊梨花顶盔贯甲，升坐帐中。只见元帅手捧兵符将印，在帐前等候。樊梨花连忙下阶赔罪，说：“元帅在上，我贫道今日代为发兵破阵，妄僭威仪，先容告罪。”说罢，即便下礼。夫人连忙扶起，说：“今日全仗你出兵破阵，何消多礼。”樊梨花只得升帐，元帅送上兵符将印，樊梨花接下，放在案前。诸将上前打拱，说：“甲冑在身，不能全礼，望乞恕罪。”樊梨花道：“不敢。列位将军，请立两旁。贫道权

僭（jiàn，音见）——超越本分，地位在下的冒用地位在上的名义等。

掌帅印，各宜肃静，听候发令，不遵者立行梟首。”众将齐声答应：“是。”樊梨花道：“秦将军过来，听令。”秦汉听了，连忙上帐，说：“有何将令？”樊梨花说：“你有钻天帽，把手过来，待贫道书五雷符一道，飞上当空，上管天门，不得有违。”“得令！”秦汉戴了钻天帽，飞在云端等候。又说：“窦将军过来，听令。”窦二虎听了，走上帐前，说：“帅爷有何将令？”樊梨花道：“窦将军伸手过来，待贫道书符一道，你有地行之术，下管地府，倘朱顶仙到来，不可放走。”“得令！”窦一虎走下帐来，把身子一扭，往地下去了。又点窦仙童说：“与你青龙旗一面，守住东方，不得有违。”“得令！”窦仙童即镇守东方去了。又点：“薛金莲过来，听令。”薛金莲走上帐中说：“有何将令？”樊梨花说：“姑娘，与你红旗一面，守住南方。”“得令！”薛金莲上马提兵往南方不表。又点：“陈金定过来，听令。”陈金定连忙走上说，“主帅有何将令？”樊梨花说：“姐姐，与你白虎旗一面，镇守西方，不得有违。”“得令！”陈金定上马提兵，往西方不表。又点：“先锋罗章过来听令。”罗章连忙走上前，说：“元帅有何将令？”樊梨花说：“罗将军，与你黑旗一面，带领本部人马，守住北方，不得有违。”“得令！”罗章带兵上马，往北方去守，这也不表。

且说樊梨花自己即叫麾下人马小校，拿了黄龙旗，向中道而进。只见阵中烈火腾空，四面通红。樊梨花难进阵中，想起师父赠我金钱，何不祝告？请了上仙，好进此阵。口中念道：“金钱一个，祖仙传下，特请仙人，消灭烈火，焚香报告，虔诚感求。”念毕，摆下金钱，忽见一朵红云，落下来一位仙人，手执宝剑，头戴一顶逍遥巾，白面，五绺长须，布衣道服。樊梨花见了，连忙稽首道：“大仙留名。”答道：“小仙乃蓬莱山散仙谢应登，前来助你，破此阵图。”樊梨花道：“既蒙大仙下降，快请入阵，消灭烈火，速擒妖道。”大仙听了，解下背上葫芦，揭开水晶盖，放出雪白一道亮光，变成四条白龙，张牙舞爪。顿见满天乌云，落了倾盆大雨，立刻将烈火泼灭。朱顶仙见破他法，大怒冲天。出来抬头一看，见谢应登在云端里，吓得魂不附体。大仙喝道：“孽畜，那里走？吃我一剑！”朱顶仙臂生两翼，往东方逃遁。只见东方撞着青龙旗罩住，上有灵符，不能逃出。又见窦仙童手舞双刀，忙来敌住。朱顶仙无心恋战，向西方走，又被白虎旗守住，陈金定提起铁锤来打。只得逃往北方，又见黑星旗下，罗先锋飞马杀来。又往南方而逃，却撞着红云旗守住，薛金莲小姐手舞双刀杀出。朱顶仙无法可逃，难以脱身，说：“不好了，我乃逍遥自在神仙，为了徒弟，走入是非门。你看四面八方守住，叫我往哪里走？也罢，不如借土遁而去罢。”那窦一虎却在地下看见，开手放出一声霹雳，把黄金棍打来。朱顶仙见了大惊，只得飞身往天上而去。秦汉见了，把手一放，虚空一个霹雳，打将下来。朱顶仙半空跌下，秦汉也落尘埃，手提琅琊棒，正要打去，只见一个道人喝道：“秦汉小侄孙，且慢动手。他是南极老人坐骑，逃身下凡，不可伤他性命。”秦汉大怒道：“我与你素不相识，讨人便宜，叫我侄孙。”举起琅琊棒打来。这个大仙把剑架住，只见樊梨花，带同三员女将，一齐到来，说道：“秦将军，休得无礼。此乃上界大仙谢应登便是。”秦汉回说道：“他讨我便宜，叫我侄孙，故此气恼。”大仙笑道：“你祖父秦琼，与我是八拜之交，故叫你侄孙。”秦汉道：“原来如此，多多有罪。”便倒身下拜。“请问叔祖，此道何物变成？

现了真形看看。”大仙便念动真言，喝声：“孽畜，还不快现原形。”朱顶仙无奈，就地一滚，变成仙鹤，大仙道：“樊梨花，你夫身陷阵中，我收回四海龙神，你进去救出丈夫。我将这坐骑送还南极老人。”只见道人跨上鹤背，腾空而去。众将骇然，只得望空拜谢。然后一同入阵，只见火光尽灭。又见薛丁山如醉如痴，醒将转来，一见妻子妹子，放声大哭道：“莫不是梦中相会么？”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穿云箭射伤灵塔 薛丁山休弃梨花

话说薛金莲，见兄长如梦初醒，便道：“吾兄性命，幸亏樊氏嫂嫂救了，胜如重生再造。今且回营，再备花烛，夫妻和谐，休得异心了。”薛丁山见了樊梨花，拍马出阵，并无言语。樊梨花见他仍如此，不觉眼中泪落。遂收兵回营，缴回元帅印。乘便进了青龙关，杀得番兵无影无踪，遂扯起大唐旗号，查点仓库钱粮，一面差人回朝报捷。

再说薛丁山回见父亲，元帅道：“今亏樊小姐破阵相救，趁此良辰吉日，整備花烛，与你成亲。以后夫妻和合，不得再逆父命。”薛丁山连说：“不可。樊梨花既为唐将，应与朝廷出力，何恩于我？况他是不忠不孝之人，孩儿断不与那人为婚，望爹爹恕罪。”元帅大怒道：“畜生！樊小姐真心为你，你偏偏不从。若不依从，重责不饶。”薛丁山道：“孩儿情愿受责，亲事断不敢从。”元帅见他执意不肯，十分大怒。吩咐：“将畜生吊起，捆打三十。”军士只得将薛丁山吊起。众将上前讨饶，遂劝世子道：“小将军不须执意。一则是违逆父命，难逃不孝之名，枉受痛楚；二则樊小姐有救命之恩，遵了元帅之命，岂不是恩孝两全，小将军如何不三思？”薛丁山只是不依。元帅见众将劝他不听，吩咐重打三十皮鞭，上了刑具，下落监牢。樊梨花忍不住泪落，上帐禀道：“元帅、夫人，不必着恼，贫道就此告别了。万望元帅、夫人保重。”夫人流泪道：“这畜生无情无义，还看我公婆之面，耐心等候。就是破阵夺关的功劳，待奏过圣上，自然封赠。且慢慢降服畜生回心，定然团圆有日，决不使你独守。须听我言，随着公公西进为是。”窦仙童、陈金定也流泪劝道：“妹妹你是有志气的人，心上明白的。虽是冤家情义太薄，还有我公婆爱惜之心。但得早灭西番，奏凯回朝，圣上作主，他敢不从么！”薛金莲劝道：“嫂嫂且自宽心。虽今未成花烛，亦是薛门媳妇，况我们三人，还求嫂嫂教习兵法，一路谈心西进，不可回去。”樊梨花说：“婆婆、姊姊、姑娘留我，我岂不知，也不怨冤家薄幸，只怨自己命苦。母亲年老，无人侍奉，故要辞别，日后自有会期。”元帅看来留他不住，只得准备香车送行。于是姑嫂三人送出关前，挥泪而别。

且说元帅养马三日，留姜兴霸领兵镇守青龙关，放炮起行，罗先锋开路。过了多少风沙之地，方到朱雀关。吩咐放炮安营，大兵一到，然后开兵。不数日，后队大兵到了，罗章接进营中。

次日元帅升帐，众将站立，元帅问陈云道：“老将军久住西番，此关主将利害如何？”陈云答道：“那朱雀关守将姓邹，名来泰，生得红面青须，蛾眉凤眼，犹如我邦镇守铜旗关东方王一般，用宣花月斧，有万夫不挡之勇。更有异人传授一件宝贝，名曰伤灵塔，每层内有火龙两条，七层共有火龙十四条。张牙舞爪，口吐烈火，上阵时十分利害，须要防备。”罗章听了笑道：“老将军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前日烈焰阵尚且破了，何况这个宝塔？待小将先取此关。”元帅说：“先锋出去，须要小心。”“得令！”带了本部人马出了营门。来到关前，一声大叫。只见关门大开，冲出一队人马，一字排开。罗章看见一个红面番将，头扎红巾，身穿龙鳞甲，手执宣花月斧，骑下一匹鬣马，把蜈蚣旗分开，来到阵前。看见罗章年少英雄，全不在意，喝道：“看爷爷的斧！”把斧望面上砍过来，罗章把枪一杌，宣花斧几乎拿不住，在马上乱摇，叫声：“小蛮子，好气力！”回转马来，又把斧一起，罗章又架在一旁。不几合，邹来泰实受不了，带转马便走。罗章喝

声：“红脸贼，那里走？”把马一拍，随后赶来。邹来泰回头一看，见他追来，忙祭起宝贝，喝声：“唐将慢逞威风，看我宝贝下来了。”罗章看见宝贝来得厉害，十四条火龙喷出火来，唐兵尽皆烧破了。罗章烧得心慌，被番兵团团围住，不能脱身。元帅在帐中正与诸将商议，忽探子报道：“罗先锋出阵，被番将祭起宝塔围住，十分危急。望元帅快发兵往救。”元帅大惊，即令：“窦一虎、秦汉，领兵马前去救应！”“得令！”一声炮声，杀到关前。只见番兵围住罗章，二人奋勇，提起棒棍，杀散番兵，冲入阵中。邹来泰忙来抵敌，罗章见救兵已到，拍马杀来，邹来泰看见不对，又祭起火龙塔。二将见势头不好，各借地行而走。罗章吓怕过的，预先逃走。元帅在旗门下看见大惊道：“前日遇了烈焰阵，如今又有火龙伤兵，传命鸣金收军，再议破火龙塔。”邹来泰打得胜鼓回关，此话不表。

再言元帅传命，营中多加强弓弩箭，提防番人劫寨。对程咬金说：“征西多难，关关多有异人。怎能破得火龙宝塔？”程咬金道：“待我再保世子出来，好破此塔。”元帅依言。程咬金上了马，不日来到青龙关，监中放出世子。咬金说出此事，“故此召你前去破火龙塔。”薛丁山听了道：“救兵如救火。”遂同了老将军，马不停蹄，来到朱雀关。忙入帐中，拜见父亲。元帅道：“有劳老千岁鞍马奔驰。”程咬金道：“皆为朝廷出力，何言多劳。”元帅见了世子说：“你这逆子，三番二次逆父之命，一见了你，心中不喜。但是番将宝塔利害，若能破得，将功折罪，好进关门。”薛丁山说：“爹爹放心，多在孩儿身上。”带了人马，冲出关前，大叫道：“杀不尽的狗鞑鞑！今世子在此，快出关受死。”关外大骂，关内小番报进。邹来泰一闻此言，心中大怒。结束停当，上马提斧，一声炮响，大开关门，冲出阵前，正迎着薛丁山。不上数合，又祭起伤灵室塔。薛丁山抬头一看，说：“这此小技，何足为害。”向袋中取箭，壶中取弓，搭上穿云箭，望塔上一箭，火龙塔被箭射中了，跌在地下，打得粉碎。邹来泰见了，吓得魂不附体。被薛丁山一戟刺于马上，枭了首级。正要抢关，忽听得云端里面高声大叫说：“薛丁山！你这畜生，休要进关，吃我一鞭！”即腾空降下。薛丁山一看，见是一个凶恶道人，生得奇形怪状，象老龙精一般。头上挽起空心髻，面如喷血，两道板刷眉毛，眼如铜铃，两个獠牙，一部胡须；穿着仙鹤道服，手执双鞭，背上系着两个葫芦，来到面前，叫道：“薛蛮子，我扭头祖师，与你同道教之门。如何伤我徒弟？特来与他报仇，吃我一鞭！”举起双鞭，照薛丁山打来。薛丁山忙将画戟迎住，大战三十回合。道人祭起双鞭，好似一对蛟龙舞下来了。薛丁山看见不好，带转马大败回营。见了元帅，说知此事。元帅说：“到了一关，就有妖人阻兵，皆是左道旁门之士，神通广大。”遂传令三军，暂且安营，扎好营寨，明日交战不表。

且说扭头祖师，见薛丁山败阵逃去，也不追赶，连夜摆成阵图，四面布列旗幡，摆得停当，回进关中。番兵送上酒肴，道人吃不合意，就道：“小番，向日我祖师在龙渊山，吃惯活猪活羊。你们快去取来我吃。”番儿连忙抬过猪羊来摆好，道人大喜。把刀向猪羊心中割开，将口吸了热血，然后割肉来吃，不多一回，吃得干干净净。说道：“饱了。取一大缸水来我用。”小番听了想道：不知要水何用？只得依他。登时取了一缸清水，放在面前。只见道人和衣睡在缸内，呼呼睡熟。番儿见了好笑起来，从来不见有这么睡

法，且自由他，只要退得唐兵，就好了。不知明日事体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薛丁山身陷洪水阵 程咬金三请樊梨花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次日天明，大唐元帅同了诸将，走出营门上马，来到阵前。只见旗幡插满，杀气冲天，不知此阵何名。正在观看，阵中一个道人，手舞双鞭杀出，高声叫道：“薛仁贵！我闻你起初跨海征东，名闻天下。若能破得此阵，我教国王归顺唐朝。若是不能破我此阵，杀你片甲不回。”薛仁贵听了此言，气得三尸神直冒，七窍内生烟，心中大怒，问道：“谁将出去，杀此妖道？”闪过世子说道：“孩儿愿去见阵。”元帅道：“须要小心。”薛丁山应声：“得令！”冲出旗门，迎住道人厮杀。不上十个回合，道人便走入阵，薛丁山也追入阵。元帅看见，恐防薛丁山有失，命秦、窦二将出去助战。二将：“得令。”连忙也杀入阵中。三人围住道人厮杀，杀得道人手忙脚乱，即忙解出葫芦，倒出洪水。顷刻平地水深几丈，大小三军，一齐淹在水中。

秦、窦二将看来不好，借上遁而回，报知元帅。夫人、小姐、窦仙童、陈金定大哭说：“此番性命休矣。”薛金莲道：“皆因哥哥不合，若得樊氏嫂嫂在此，决无今日之祸。”元帅听了，踌躇一番，遂向咬金道：“今日敌人如此猖獗，纵淹死这畜生，不足为惜，但三军不能西进，莫若烦老柱国再到寒江关一走。”程咬金道：“昔者破烈焰阵时，老夫去请他，他已不肯来。我许了他夫妻和合，今却依旧不从，看他恨恨之声而去，此番恐决不来。”元帅道：“事在危急，全在老柱国鼎力善言，前去请他到来方好。”程咬金说：“非是老夫惮劳，特恐劳而无功耳。今元帅吩咐，只得老了面皮，再走一遭。”

遂别了元帅，跨上了马，加鞭上马而行，过了青龙关，不一日到了寒江关。心中想道：“今番去请樊小姐，谅不肯来。只便怎么处？不免哄他一哄，说今薛世子回心转意，特请小姐，前去做亲。他听得此言，或者肯来，也未可知。算计停当，进了关门，来到辕门，说道：“门军，你去通报一声，说程老千岁要见。”那管门的认得程咬金，不敢怠慢，便笑嘻嘻问道：“老千岁，薛元帅进兵到那里了？”程咬金道：“大军已到朱雀关，今世子回心，情愿与你家小姐完婚。我特来相请，烦你快快通报。”门军听了欢喜，连忙报知夫人小姐。夫人说：“女儿昨夜灯光报喜，今朝喜鹊临门，果然你丈夫回心转意了，故遣千岁前来相请。”小姐道：“无情无义的人，岂肯回心。今日老将军复来，决然大兵阻住，不能进兵，又遣老将军到来，必然请我去破阵。”夫人道：“不要管他做亲不做亲，承他远来，岂有不见之理。且请他进来相会，听他说话，就知明白了。”小姐道：“谨依母命。”出来接进程咬金，分宾主坐定。夫人道：“承蒙老千岁到舍，有何见教？”

程咬金听了，叫声：“夫人，老夫前来道喜。如今薛世子愿与令爱再成花烛，奉元帅之命，央我媒人到此，速请小姐前去完姻。”夫人听了，回头看看小姐，说道：“做娘的说得不错了，如今难得贤婿回心转意，快快准备，同了老千岁前往。

愿你夫妻和顺，做娘的有靠了。”小姐叫声：“母亲，你不知这薛丁山冤家，要他回心，万不能够。今老千岁到来，决为番兵阻住关门，前来求救。”

惮（dàn，音旦）劳——怕出力。

特——只是。

程咬金听来，心内钦服，赞道：“见识胜于男子，我那里及得他来。”只得开言大笑道：“小姐你不信么？难道老夫是个骗子？请收拾前去，自然夫妻百年和谐，方信我老夫是个好人。我从来不会说谎，若然此番不成花烛，我也再不上你门了。”程咬金再三用情，小姐只是不依。程咬金道：“若小姐不肯前往，叫我如何回复，见你公公？”

夫人看见老程这般言语，叫声：“女儿，须看老千岁之面才好，今番走一遭，若然依旧无情无义，以后再请你不动了。快些端正，万事吉利为主。”小姐见母亲这般说，顺水推舟，说道：“老千岁，奴家本不欲去的，因是再三央求，只得前去。若还依旧，后来休想见我。老千岁请先回去，我领兵随后就来。”程咬金想到：“今番被骗肯了，应许我提兵前来。”便道：“既蒙小姐见允，老夫奉命先行，望乞速领人马，快些来罢。”小姐道：“这个自然。”程咬金拜别，母女送出厅堂。程咬金上马回去不表。

却说樊梨花脱去了道服，戎装打扮，结束停当，带了女兵，拜别母亲，硬着头皮，跨上金鞍，出了关门。一路行来，忽见天边一群鸿雁飞来，小姐对天暗祝道：“此去果然夫妻完聚，便射中第一只雁。”左手扳弓，右手搭箭，搭上弦，刚射中第一只鸿雁。两边女将看见，连声喝采，拾了鸿雁送上。小姐心中暗喜，遂道：“苍天，苍天，既是天从人愿，巴不得早到军前，好与良人配合，不负当初一片痴心。若从大路去，要行二十天。闻得人说，另有一条小路，只消十余日，就到朱雀关。拣近些走的好。”吩咐军士，由小路进去。

军士说：“若从小路，必从玉翠山八角殿经过。但是那座山中有一彪人马，不服王化的占住。若在他山前经过，必然要来寻事，反要耽搁，不如还从大路上去了。”小姐说：“不必多言，竟从小路走罢。”军士不敢违令，打从小路而行。正行之间，只见山上一声炮响，冲出一队强人，为首一个少年将军，喝声：“留下买路钱。”樊梨花一见大怒，出马大喝一声：“我的乖儿子，你若杀我不过，须要认我为母。”小将应声道：“娇娇，你果有手段，我拜你为母。若输了我，你要做我的妻子。”

小姐也不回话，将手中刀乱砍。小将将手中枪相迎，怎当得她有仙传，杀得大败而走。小姐伸手活擒过马来，吩咐绑了。传令上山，八角殿上坐定，登时推过，小姐说道：“我的儿子，方才有言。如今被擒，应该拜我为母。”小将说：“既蒙不杀之恩，愿拜为母亲。”命放了绑，小将忙跪下，拜了四拜，叫声：“母亲，孩儿有言，请问母亲，家住何方？姓甚名谁？爹爹还是何人，因何独自行兵到此？要往何方？请道其详。”樊梨花说道：“孩儿你要问我姓名么？我父亲樊洪封王，镇守寒江关。我两个哥哥俱封做总兵。只为唐朝薛仁贵，奉旨征西，从寒江关经过，世子求亲，我父兄不允，在厅前要杀，你娘故此无心弑父，有意诛兄，相召世子成亲，归顺唐朝。你父薄幸，将姻退了，大闹销金帐。因此夫妻反目，回转寒江。前番请我去破烈焰阵，今者请我去成亲，故此打从小路而来，得你拜认为母。但不知你姓甚名谁？因何流落到此，说与为娘知道。”

小将说：“母亲，孩儿乃大唐薛举四代玄孙，名唤应龙。当初祖父领兵伐西戎，与番将刘必大之女雨花娘子成亲，后来归宁母亲，就在玉翠山居住，地名刘家庄。传流到我，我因父母双亡，自恃骁勇，占住八角殿，打劫为生，今年一十四岁。积草屯粮，招兵买马，处处闻名。久慕娘亲武艺高强，孩儿要习学，今日相逢，正是三生之幸也。今娘亲既要往军中，与父完婚，孩儿

情愿同行。”

樊梨花道：“原来我儿姓薛，又是大唐人氏，既肯同去，甚妙。着你做个先锋，就此起程先往。”应龙道：“母亲在此半日，后殿已备酒筵，请用三杯，然后起程。”樊梨花听了，说声：“有理。”应龙接进到后殿，樊梨花坐下，应龙下面相陪。传令三军，多加犒赏。酒至数巡，吩咐拔寨起程。离了玉翠山，一路前往，非止一日，来到唐营。探子报知，元帅夫妻喜之不胜，说：“程千岁尚未回来，三媳因何
41 先到？”忙令金莲姑嫂三人，出营迎接。樊梨花一见，下马就叫：“姑娘，姐姐，何劳远迎？”金莲说：“嫂嫂说那里话来。”四人挽手同进，命：“应龙小将同我进去，拜见祖父、婆婆。”应龙领命，一齐进去。不知进来，说出甚话。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薛金莲劝兄认嫂 闹花烛丁山大怒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元帅、夫人一见了梨花大喜，开口叫，三媳，你一向都好？”梨花上前拜见。元帅说：“不消多礼。”梨花道：“我儿过来，拜见了祖父、祖母。”应龙听了，上前拜见，回身又拜见了仙童、金定、金莲，金莲满心疑惑，叫声：“嫂嫂，那里寻来这位侄儿？”梨花说：“姑娘，你不知。程老千岁到来请你，说冤家回心，到营中完姻。母亲听了，叫我还俗，不要出家。换了盔甲，奉母之命，领兵前来。大路又远，小路近些，故此先从小路行来。到玉翠山，遇着他，两个交战，被我擒了，拜认为母。他是唐朝薛举玄孙，名叫应龙，今年一十四岁，随我到此，一同征西，要拜见父亲，但不知冤家今在何处？准于何日成亲？我待见他一面，还要问他是真回心，假回心，还要问个明白。”金莲道：“嫂嫂，我哥哥陷在阵中，程老千岁请你来破阵的。”就将此事细细说明。梨花听了，痴呆不言不语。元帅夫人看见梨花不开口，就叫：“媳妇，你是宽宏大量之人，看我夫妻面上，救了畜生，公婆做主，不怕他不依。

正在里面说话，只见探子报进：“启元帅爷，妖道又在阵前叫骂。”元帅听了大怒，说：“可恶这妖道欺人不过。”又对梨花道：“媳妇儿，你不听见探子报说，妖道十分无礼，明日仍望媳妇，救了畜生，破了番阵，自然成姻，做公婆的决不哄你。”梨花见了，开口说道：“公公大人，媳妇既与令郎订为终身，我不负他，宁可他负我。况且公婆待我如此，令郎既然有难，自然媳妇相救。且待看了阵图，再行计较。”即忙同了三位女将，探看番阵，来到阵前，往里一看，只见白水滔天。梨花叫声：“姑娘、姐姐，此阵名曰‘洪水阵’，并无兵马在内，借来北海之水，凡人进去，性命莫保。幸亏冤家身上穿了天王甲，不妨事的，容易可破，请自放心。”姑嫂三人听了，称赞梨花法力高强。看完番阵，回转营中。妖道有勇无谋，不出阵追赶。金莲对父亲说明。

次日众将披挂，候梨花发令，元帅亲自捧帅印交与梨花。梨花升帐，先点窦仙童、陈金定、薛金莲：“你三个人各带铁骑三千，分为三路打阵，休要放走妖道。如违军法处治。”三人：“得令！”各人上马出营。又点窦一虎、秦汉二将听令，二将走上帐前说：“主帅有何将令？”梨花说：“与你各人五雷符一道，打东西二门，不许放走妖道，不得有违将令。”二将带了精兵出营而去。又点小将薛应龙：“与你水晶图一轴，冲入阵中，若洪水冲到，就把此图张挂，自然立刻消灭，须要小心。”应龙：“得令！”收拾上马，提枪出营，直往番阵。梨花点将已完，走下将台，骑上宝驹，手执双刀，带领女兵，竟上番营。

再言仙童、金定、金莲三员女将，分兵三路，杀进阵中。只见一道寒光冲出，白浪滔天，滚到面前。三人先有避水诀，立住旗下，不能进阵。又见道人从空中飞下，见了三员女将，心中欢喜：“待我擒他回去作乐，有何不可？”忙提起双鞭来战，那里抵得过三员女将？就把葫芦盖揭开，飞出一队火鸦，竟奔前来。三员女将见了，带转马头就走。妖道随后追赶，应龙小将提枪迎来，大喝道：“妖道！休得追赶，我来也。”挺枪接住。道人回身走入阵中，应龙赶进，只见白水滔天，就把水晶画儿挂起。忽见万丈水势，顷刻俱平。道人见了，说：“敢来破我洪水么？”又把火鸦放出，迎面飞来。应龙吓得魂不附体，带转马正要走，却值梨花手舞双刀杀进来。看见火鸦利

害，祭起乾坤圈，火鸦立刻跌在地下。那扭头祖师，这两个葫芦，一个藏北海之水，一个藏南山之火，名为水火葫芦，不想今日俱为梨花所破。道人大怒，来战梨花，应龙接住。又被窦一虎、秦汉东西未来。道人杀得有路无门，正要土遁，被樊梨花举起打仙鞭，打中肩骨，叫一声：“一呵呀！”跌倒在地，现出原形，乃是一条孽龙，摆尾摇头，钻入地中。一虎见了，一扭也入地中，提起黄金棍打来，孽龙即疼痛难当，俯伏于地，被樊梨花斩为两段。

那些番兵见道人已死，逃入关中。梨花把五雷符焚化，，霹雳一声，丁山阵中惊醒。抬头一看，不见了大水，只见妻妹俱在面前。元帅大兵已到，闻得妖道乃孽龙变化，亏了三媳斩死，除却一害。传令三军抢关，那番兵百姓，开了关门，香花灯烛，接入关中。

元帅来到总兵府，梨花交还帅印。诸将都说樊小姐英雄，法力高强。元帅谢了樊花，丁山上前见父。元帅说：“你被妖人水困阵中，若非贤媳救你，只怕你性命不保。这样大恩，杀身难报，快过去跪下请罪恩人。”丁山听了不开口，走过三位女将，金莲小姐为头，仙童、金定在后。那时不由丁山做主，竟扯到梨花面前，说道：“三嫂嫂，如今哥哥来赔罪，要你宽恕他，不要记他薄幸。快些下礼！”仙童、金定一齐说道：“冤家，快快跪下去请罪。”那丁山被姑嫂三人捉住，又见爹娘有不悦之色，勉强跪下，梨花见了，不记前恨，也慌忙跪下，一同拜见。然后丁山又拜了诸位。元帅见了大喜，只等大媒一到，完其花烛，此话不表。再言丁山此夜先到仙童房内安歇，喜见仙童已有重身。仙童说：“若非樊妹二次破阵，谁人救你，你须完其花烛，顺礼方好。”丁山领命，次日又到金定房内，说起身怀六甲，丁山大喜道：“难得二妻有孕，须要保重。”也有一番吩咐，此话不表。第三日，程老千岁到了，见了元帅。元帅细说梨花之事，已经破阵进关：“虽然三媳法力高强，还是老柱国智量高超，骗他到此，不然谁人破阵斩妖。小姐不记前恨，畜生也心愿情服。只等老千岁到，择日成亲。”程咬金听了，满心大悦说：“非老夫之力也，此乃万岁洪福。今樊小姐夫妻和合，那怕番兵百万，西番指日可平。趁今日乃黄道吉日，就此完姻。”元帅听了老将之言，吩咐准备，今夜完姻。丁山不敢违父之命，换了吉服，金花双插紫金冠，穿大红袍。小姐带了凤冠霞帔，大红吉服。鼓乐喧天，待诏谒礼，请出新人一对，同完花烛。参拜天地，夫妻交拜，然后拜见了公婆，又与姑嫂见礼，谢了大媒。欢天喜地，自不必说。

再言应龙上前叫声：“爹爹，孩儿拜见。”丁山一看，只见应龙面如满月，眉清目秀，相貌堂堂，身材雄壮，心中疑惑，说：“住了！我薛丁山与你年纪相仿，哪有这样大儿子，你是那里来的野种，擅敢冒认我为父？快快说来，若有支吾，立刻斩首。”应龙说：“爹爹息怒，容孩儿说明。前日母亲在玉翠山经过，我要讨他买路钱，不料被他擒住，拜认为母，学习兵法。今宵父亲团圆，孩儿应该见礼。”丁山听了一想，他前番见我俊秀，就把父兄杀死，招我为夫，是一个爱风流的贱婢。目下见我几次将他休弃，他又另结私情，与应龙假称母子，前来骗我。今宵虽成花烛，且幸尚未同床，不如

重（chóng）身——身中有身，即怀孕。

六甲——古代妇女怀孕称身怀六甲。

帔（pèi音佩）。

待诏——唐宋时待命供奉内廷的人。

休了这贱人，杀了应龙搭识私情。想罢，开言说：“你这小畜生，我薛丁山官居极品，拜将封候，焉可认你无名野种，坏我名目？左右，绑这小畜生，辕门斩首！”两边军校一齐答应，竟将应龙捆绑。梨花见了，说道：“官人，今日吉期，如何好端端把孩儿斩起来？他无过犯，杀之无名，还要三思。”丁山道：“贱人！还说没过犯？我问你，他年纪与你差不多，假称母子，我这样臭名，那里当得起？还要在我面前讨饶，这样无耻贱人，快快回去罢了，休被人谈论。”梨花听他抢白一场，怨气冲天，晕倒在地。姑嫂三人，连忙扶起，丁山吩咐将应龙斩讫回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樊梨花怨命修行 玄武关刁爷出战

再说丁山将薛应龙，令军校正要推出，元帅喝道：“畜生，今日才与樊小姐和好，怎么又起了风波？真正禽兽不如，要你何用？吩咐：“放了应龙，快把这畜生绑出梟首。”众将得令，放了小将，将丁山绑出帐前。许多官将，面面相觑，不敢相劝；姑嫂急得无法；老夫人看见仁贵大怒之下，暗暗垂泪；程咬金看见，说：“刀下留人！待我去见元帅。”气吼吼走上，见了元帅，说道：“世子与樊小姐，前世有甚冤仇，今生夫妇不得团圆？还望元帅念父子之情，天伦为重，再饶一死。”元帅道：“老柱国，这小畜生几次三番休妻，本帅心尚不安。如今又把他休弃，反羞辱他，教我也无颜见三媳。还不斩此畜生，更待何时？左右与我速斩报来。”吓得咬金无法，只得跪下道：“令郎乃皇家柱石，望乞刀下留人。看老夫之面，饶恕了他。若是元帅不依，我撞死在阶下。”元帅看见，忙扶起道：“老千岁，这样畜生，待他死了罢，何苦救他，看老千岁面上，死罪饶了，活罪难免。”吩咐放了捆绑，重打四十，下落监牢。

再言应龙连夜带了本部人马，仍上玉翠山去了。再言梨花小姐，气得昏沉，亏了姑嫂三人，扶进内营，悠悠复醒，放声大哭说：“姑娘呵，薄情无义犹可，反把污秽之言陷害于我，那里当得起，怎好做人？不如撞死朱雀关下，表我清白之心。”仙童、金定劝说：“公公将冤家捆打四十棍子，仍发下监，也为贤妹出气了。况且令堂老夫人，独守寒江，后来单靠贤妹，你若差池，令堂所靠何人？须自作主要紧。”梨花只是痛哭，金莲小姐叫声：“嫂嫂，哥哥虽是无情无义，还要看我们面上。我哥哥乱道之言，只当放屁，不要睬他。”老夫人过来，叫了声：“媳妇，你是大贤大德之人，有志气的，宽心为主。”梨花见众人苦苦劝住，哭说道：“婆婆、姐姐、姑娘呵！多承你们再三劝我，我想前生孽大，今生夫星不透，命中所招。三番花烛，三次休弃；反被众将谈论，留为话柄。从今以后，再不愿与冤家成亲。如今回家，剃了青丝，身入空门，无挂无碍，了却终身。落得个僧衣僧帽，修来身之事。”说罢大哭，拜别就要登程。柳夫人听了，咽住喉咙，不能出声，姑嫂三人哭个不了。金莲带哭说道：“嫂嫂，谅你不肯同住。既决意要去，惟万不可落发。”梨花大哭道：“姑娘，我恩怨俱绝，必要落发，独守孤灯，以了终身。凭你们怎样劝我，我心如铁石，决难从命。”姑嫂三人，见他执意，一齐跪下道：“求贤嫂再发慈悲，留了青丝。丁山虽有不是，还要看我姑嫂三人情面，定然要奏过君王，封赠忠义有功之人，少不得奉旨成亲。”梨花见三人义重，也大哭跪下，说：“姐姐、姑娘请起，不要折杀奴家。”仙童、金定说：“要求妹妹应许，回去不落发，我们才起来。”金莲说：“嫂嫂要答应一声，头发万落不得。只要应允，我们才放心起来；若是不从，即跪倒在此，不放你登程，愿听嫂嫂发放了我三人。”梨花说：“姐姐、姑娘，我今立意落发为尼。既蒙你们情义，怜我苦命之人，只得权且忍耐，带发修行，从你三位之情便了，快快请起。”金莲说：“嫂嫂只是口头之言，不过宽我们的意思，不是真心实意依从的。”又叫一声，“嫂嫂，非是不信，只是难舍你有恩有义，必要爹爹奏明圣上，表你功劳第一。倘你回去落了发，后来皇封诰赠，怎能当得？岂不是欺君之罪难当？必要立下誓来，方好信你。不然，不起来了。”梨花无可奈何。又见老夫人悲伤，叫声：“我的媳妇儿，你若立下誓，做婆婆的也要跪下来了。”梨花听了，带泪说道：“婆婆，这个

媳妇受当不起，待我对天立誓，安了婆婆之心。”说道：“我樊梨花回家带发修行。若负了诸亲，世守孤灯。”姑嫂见他立誓，一同拜毕。梨花又拜别公公，元帅说：“畜生无礼，望贤媳回家，休记恨于他，宽心忍耐。”梨花说：“多谢公公。”即忙传小将军。女兵说：“小将军昨夜就去了。”梨花听了大怒：“这小畜生，不服王化。虽然继父不仁，被祖父放还，理当静候，怎么就去了？倒也安静。”领了女兵，打从大路上回去。此话不表。

再言元帅传令，命周青带领兵马镇守朱雀关，起兵上路，往西而进。山路崎岖，难以行兵，亏了先锋罗章，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路行了十余日，早到了玄武关，传令放炮停行。一声炮响，扎下营盘，候大兵一到，即便开兵。不一日，元帅大兵人马到了，罗章接进营中，商议打关，此话不表。

再讲玄武关总兵，姓刁名应祥，妻亡过，只生一女，名唤月娥，年方十八，尚未成亲，文武双全。幼时拜金刀圣母为师，传授兵法。用双刀一对，又有摄魂铃一个。上阵之时，将此铃一摇，其人魂魄摄落，不杀自死。后来金刀圣母去了，金铃付与女徒，镇守关门。这日刁爷与女儿说：“大唐起兵前来，一路势如破竹，夺了多少关塞，如何是好？”正谈论间，忽有小番报道：“启爷，不好了。唐兵破了朱雀关，已到关前了。请爷早为定夺。”刁爷听了大怒，说：“有这等事，再去打听。”小番得令出去。刁爷立刻传令，吩咐大小三军，“明日与唐兵交战，须要三更造饭，五更披甲，天明出战，违令者立刻斩首。”众将：“得令。”当夜不表。

再言次日天明，总兵升帐，点齐队伍，一声炮响，开了关门，冲出阵前。抬头一看，唐营扎得坚固，旗分五色，号带飘扬。传令：“先锋番将红里逵，出马讨战！”红将军：“得令！”手执大刀，飞奔营前，一声大叫：“快叫唐将有本事的出营会吾。”有探子报入营中，那元帅正要打关，忽尉迟青山解粮来到，参见元帅，听探子报，说：“启帅爷，玄武关总兵令先锋红里逵来讨战。”元帅说：“谁将出去会他？”闪出尉迟青山说：“小将初到，未曾立功，愿去见阵。”元帅见他骁勇，又是将门之子，心中得意，说：“将军出去，须要小心。”“得令！”出营上马，提鞭冲到阵前。红里逵抬头一看：见营中出来一位将军，但见他头戴乌金盔，身穿黑铁甲，骑下乌龙马，黑脸无须，手执钢鞭，冲到面前。红里逵喝声：“来将少催坐马，通下名来。”尉迟青山一见番将红里逵，红面青须，身穿红铜甲，座下红昏马，手执大钢刀。说道：“你要问我之名么？我乃镇国公尉迟宝林长子爵主，大元帅薛解粮官，尉迟青山便是。我不斩无名之将，快通名来。”红里逵说：“我乃玄武关总兵官刁帐下前部先锋红里逵是也。你原来是尉迟蛮子之孙，中原有你之名，今到西番，轮你不着。”放马过来，拍马一催，提起大刀，劈面砍来。那青山把手中鞭往刀上只一挥，刀往自己头上打将来了。里逵叫声“不好”！回马就走，却被青山喝声：“那里走！”抡起竹节钢鞭，望红里逵背后上一鞭，里逵叫声：“我命休矣！”躲闪不及，正中后背，口吐鲜血，伏鞍而走。刁应祥在旗门下看见，大怒，抡动手中降魔棍，拍马飞奔，来到阵前，喝道：“休得无礼！我今来也。”只一声大叫，犹如半天中起个巨雷。不知交战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刁月娥铃拿唐将 师兄弟偷入香房

再言尉迟青山看见刁总兵出阵，抬头一看，但见他头戴凤翅金盔，上有大红缨，穿着龙鳞金甲，手执降魔棍，骑下一匹花骠马，面如银盆，三络长须，威风凛凛。一马冲到，护过了红里透，尉迟青山把棍一起，照面打来。青山把刚鞭按住，两下大战，战到五十回合。

元帅在旗门下同众将观见总兵本事高强，添起精神，尉迟青山鞭法散乱，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兵之力，命罗章出去助战。先锋听了，把马一拍，冲将出来，叫声：“兄弟，为兄的来取番将之首。”尉迟青山见了罗章，才得放心。刁应祥提棍就打罗章，罗章急架相迎，双战应祥。应祥原来得利害，抵住两家爵主，见个雌雄，好杀。但见那阵面上杀气腾腾，不分南北；沙场上征云滚滚，莫辨东西。他是玄武关总兵一员大将，怎惧你中原两个小南蛮；我邦乃扶唐定鼎爵主两个英雄，那怕你番邦一个狗才子。番邦人马纷纷乱，顷刻沙场变血湖。虽见三将杀到四十回合后，刁应祥不能取胜，被罗章一枪刺过来，正中左臂，带转马就走。月娥见父被伤，忙出阵接住。

罗、尉二将，看见月娥好齐整：但见他头戴金凤冠，双翅尾高挑，分为左右，穿一件龙鳞软甲，胸前挂一个金铃，足下穿着小蛮靴，坐下一匹玉狮驹，手舞双刀。果然生得倾城倾国、闭月羞花之貌，看得呆了。刁月娥叫道：“蛮子，不得无礼。看刀！”罗章听了，道：“好一个娇滴滴声音，待我活擒他过营。”把手中枪向前抵住，战不到十合，月娥胸前解下金铃，对罗章一摇。罗章马上就坐不住了，倒撞下马。刁月娥正要上前取首级，被窦一虎抢上抵住，罗章得尉迟青山救回。一虎看见月娥花容，遍体酥麻，虚将棍子来打。月娥定睛往地下一看，原来是个矮子，心中倒也好笑。这样人儿也来交战？忙将金铃摇动。只见一虎滚倒在地，被番兵捆住，拿进关中。小姐也不来讨战，打得胜鼓回关。总兵见了一虎，说：“此贼拿来做什么？斩讫报来。”此铃有一时三刻动，一虎醒转来，见满身捆着了，倒也好笑。见军士解绑，要斩他。他说：“不劳用心，我去也。”身子一扭，不见了。报知总兵，总兵父女听报，大惊说：“唐朝有此样异人，所以夺了许多地方。如今怎么了得？且待明日开兵，拿了矮将，不要放下地斩他，他有地行之术，提在空中斩他，怕他又去了不成？”

不表关内之事，再言元帅见青山救回罗章，众将一看，见他面如死灰，四肢不动。元帅大惊说：“尉迟将军，方才怎么战法？罗先锋昏迷不醒人事，窦将军又被拿去，不知死活存亡，如此奈何？”青山说：“小将方才见西番女将与先锋交战，胸前取下了金铃，连摇几摇，罗哥哥就跌下马，窦将军接住，小将即回。”秦汉听了，说：“小将昔日在山中学法之时，听得师父说：金刀圣母有个金铃，名曰‘摄魂铃’，对人几摇，魂灵摄去，要一时三刻方还魂，莫非女将这个金铃就是摄魂铃，也未可知。”元帅听了，心中不悦，传令收军。罗章才得醒转，一虎也得回营，细言其事，此话不表。

再言次日，女将又在阵前讨战。秦汉好色之徒，听了一虎之言，上帐请令，愿去会他。元帅依言。秦汉提了狼牙棒出营，赶到阵前，见了女将，笑嘻嘻说道：“小姐，你生得齐整，我秦将军爱你不过，随了我去做个夫人罢。”月娥听了大怒，仔细一看，不是昨日矮子，今日又有一个，不要与他开口。就把铃儿对他几摇，秦汉翻身栽倒，被番兵捉住。小姐得胜进关，刁总兵左臂未好，见小姐捉了矮将，抬头一看，不是昨日的，说：“拿去砍了！”秦

汉才得还魂，只见刀来斩他，他有钻天帽，腾空而去。刁家父女一见，吓得胆战心惊：“如何唐营二个矮子，一个钻天，一个入地？大唐有此异人辅助，所以势如破竹，来到这里。我主误听苏宝同，起兵惹出祸来。幸亏我家有金铃宝贝，若无此宝，玄武关焉能保守？”一面打发番兵往朝中求救，一面准备迎敌，此话不表。

再言元帅在营，对众将说道：“连日出阵不利，秦将军又被拿去，此关如何得进？”秦汉回营，说起铃儿利害，“我没有钻天帽，性命休矣。”程咬金说：“这个不难了，只消你二人今夜盗了金铃，就不怕他了。”元帅听了有理。命秦、窦二将：“你们二人三更时分，盗金铃来，其功不小。”二将听了，满心欢喜。候到三更，一个上天，一个入地潜进关中。秦汉飞在云端之内，心中想到，我想这番女，花容月貌，师父前日说道：“姻缘该配此女。今宵不如先到房中，做个偷香窃玉，眠他一夜，就死也甘心。算计已定，轻轻落下地来，躲在黑暗之中，专等夜深，闯进卧房。不表秦汉呆心妄想，再言刁家父女，连日得胜，商议军情。只见庭前一阵大风，吹落残灯，月娥屈指一算，对父说：“今夜不要安睡，恐有刺客进营盗铃。”总兵说：“女儿之言有理，交战全赖此铃，倘被盗去，有些不妙。”小姐说：“父亲放心，女儿自有奇谋。吾父防他行刺，须要甲兵护身才好。”刁总兵传令，点了五百番兵，弓上弦，刀出鞘，明盔亮甲，灯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日，齐齐排列内堂之下，此话不表。

再言一虎到黄昏时候，在地下听得父女之言，说金铃挂在床上，竟往房中探出头来一看，见香房清雅，桌上红烛光明，果见天花板下挂着金铃，连忙取下，挂著衣内。小姐恐怕行刺，同在内营，卧房无人。一虎想到：这样好床，不如睡在床上，天明回去。

不表一虎睡在床上，再言秦汉，挨到三更时分，摸到小姐房中，为何孤灯一盏，静悄悄并无使女？走到床前，只听得鼻息之声，说：“妙呵，原来小姐日间交战辛苦，早已睡了。且与他快活一番。”揭开绣帐，叫声“小姐，我来陪伴你。”一虎梦中惊醒，见说小姐，连忙抢住道：“小姐你来了么？”秦汉见不是小姐，原来是师兄；一虎一见是秦汉，二人满面羞惭。一虎道：“金铃我盗在此了，回去罢。”秦汉说：“师弟不要哄我。”一虎说：“谁来哄你？”取金铃一看，秦汉欢喜。一个钻天，一个入地，出了关门，来至营中，天色明了。二将上前交令，此话不表。

再言刁家父女，一夜未睡，守到天明。忽侍女来报：床上下见金铃。总兵听了大惊，连忙问道：“女儿金铃失去，如何是好？”小姐笑道：“父亲，昨夜大风一起，孩儿就晓得这两个矮子，要盗金铃，将真的藏过，假的就放在床上。父亲昨夜问我真铃，不敢说出，恐怕他听见，却把假铃盗去。”刁爷听了，说：“女儿，你志气胜过男儿，为父的不及你了。”

再言秦窦二将，缴令已毕，细说其事。元帅大喜道：“今你二人功劳第一，昨夜辛苦了，回营安歇。”二将正要回身，有探子报说：“女将又来讨战，指明要盗金铃之人。”元帅即传令：命秦汉、窦一虎二人忙出营会他。二将得令，一同出营，来到阵前，笑嘻嘻把住棍棒。月娥大骂道：“昨夜偷盗金铃，就是你二人？看你贼头贼脑，不是好人。今日捉你回去，碎尸万段，以泄我恨。”秦汉、一虎笑道：“我的活宝，你如今没有出手货，只怕难捉我，倒不如随了我罢。”月娥听了大怒，舞动双刀，杀将过来，二将连忙接住，一场大战。战了数合，月娥又把金铃一摇，二将见了金铃，钻天入地去

了，月娥又来讨战，众将惧怕金铃，不敢出战，元帅传令，高挂免战牌。月娥见了，大笑回关。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仙翁查看姻缘簿 迷魂沙乱刁月娥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二将地中逃回，来到营前见了元帅，说：“小将弟兄二人，昨夜用尽心机，盗得铃儿，原来是假的，倒被他算计了。今日见阵交兵，几乎落了圈套，亏得地行，不致伤命。被他阻住兵马，焉得征西。”元帅道：“这便如何处置？”秦汉道：“小将下山之时，师父说：‘我该与番女有姻缘之分。’今见刁月娥容貌如花，不觉动了眷恋之心。他金铃利害，小将若回山中，去见师父，问个明白，再来军前效用。”元帅道：“秦将军既要前去，限你三日就回。”秦汉大喜退去，戴上钻天帽，腾空而去。一虎在旁听见，想道：“我在棋盘山，遇见薛小姐也有了心，后来要盗钹，元帅曾把小姐许我，反被飞钹合住。亏师父救了，我自觉无颜，不好说起，我想师弟此去不远，待我向前，叫他替我问问师父，不知姻缘到底如何。”算计已定，出营地行而去，却被一山挡路。将头伸了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座大山，你看松柏成径，翠竹成林，飞崖峭壁，瀑布泉声，好一派山景。一虎心中一想：“我方才性急，望地下行来，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竟有这样去处，不是神仙所居，就是得道洞府。”一虎正在自言自语，只听得空中叫一声：“师兄，你为何也在这里？”一虎见了大喜，说：“师弟我对你说。”秦汉落地，一虎叫声：“师弟，你为婚姻要往山中问明师父。愚兄也为婚姻，特地追寻你，幸得此间相遇。要拜烦你，千祈代问师父，不知我与薛小姐姻缘若何？代我问一声看。”秦汉说：“晓得了。”

正要回身，只见一个白发者翁，打从山曲内走出，手抱竹杖上前，问道：“你二人在此做什么？”二人一看老翁，童颜鹤发，仙风道骨，知他不是凡人。即忙叉手向前，深深一礼，说道：“我二人乃王禅老祖门下弟子，因奉师父之命，相助大唐薛元帅麾下征西，只为姻缘大事，要去求见师父问明，所以走此经过。还要请问老翁尊姓大名？”老翁笑道：“我乃月下老人，在此乾坤山修炼长生，已得神仙不老之丹。蒙上帝命我掌管人间男女婚姻。你二人既为姻事访师，今日有缘，待我与你取姻缘簿子查查看。”二人听了大喜，便道：“仙翁，既有姻缘簿在此处，快快与我二人查一查看。”仙翁道：“你们随我进洞，到三生石上查看便了。”

二人听了，同了仙翁来到洞前，上面写着“乾坤洞”三字。进了洞中，面前有一石板，写着“三生石”三字。仙翁说：“你们在此等候，我取簿子来看。”二人应诺，仙翁取出簿子，放在三生石上，揭开一看：上写着“竇一虎该配薛金莲，秦汉该配刁月娥，乃宿世姻缘。”看完，仙翁向二人说道：“你二个矮子，倒有这等大造化。如今不必耽搁，快去求师父作主为妙。”二人听了，拜谢老人，出了洞门分手。

一虎大悦回营。秦汉即向前行，不觉来到山中，进洞见师父。王禅老祖心早明白，说道：“徒弟，你此来莫非为玄武关刁月娥摄魂铃之事么？”秦汉说：“正为如此，故来见师父。”又将遇着老人之言说明，弟子念念不忘，请师父与弟子作主，成就婚姻。”老祖说：“那刁月娥虽是与你有缘，应该配合。他是竹隐山金刀圣母徒弟，我与你同到竹隐山，求他作主，完就夫妻，好请元帅西下。”秦汉听了大喜，同了师父出门，驾起祥云，片时来到。仙

月下老人——传说中为主管天下男女婚姻之神，后代称媒人。

三生石——三生即前生、今生、来生，后世诗文常把三生石作为因缘前定的故事。

童报进，圣母闻知，出洞接人。问说：“承蒙光降，有何见教？望道友说个明白。”老祖说道：“贫道无事不敢亲造。只为令徒刁月娥，他把金铃挡住玄武关，元帅不能征西，要道友将金铃收回，并来作伐。”就叫秦汉过来，拜见师父。秦汉拜完，圣母说：“此位何人？”老祖说：“就是顽徒秦汉，他与月娥有姻缘之分，过来相求。”圣母听了，抬头一看，见他身短体小，面貌不扬，怎好配我徒弟？开言说道：“收取金铃容易，若说亲事难成。”王禅老祖言道：“道友，贫道也只为小徒容貌丑陋，难配月娥，故来相恳，周全成人之美，我小徒感恩不尽。”圣母暗想：“若不允，道友面上不好意思；若允了，刁家父女不肯。”

正在踌躇，有仙女报道说：“外面有一个三只眼金面孔道人求见。”圣母听了，连忙出来，迎接进洞，认得是氤氲使者。老母见了大喜，上前相见，分宾主坐下，圣母说：“使者此来为何？”使者说：“蒙月下老人指引，说唐将窦一虎，与薛金莲有宿世姻缘，秦汉与刁月娥为夫妻。恐他二位美人不嫁丑汉，违逆天命，故此特往乾元山，借了迷魂沙，变俏符，两件宝贝，特来见道友。撮合成亲，完一宗公案。”王禅老祖听了暗喜。圣母听了暗想：他奉了玉帝旨意，配合人间夫妇，逆不得天命。开言叫声：“道友，既蒙借得迷魂沙，此时可付与秦汉拿去。待他迷了他，自然允从亲事，贫道再来撮合便了。”秦汉接了迷魂沙，依计而行。又与变俏符一道，道：“先对师兄说明，唐营成亲。”氤氲使者见他允从，辞别回复老人，王禅老祖也作别回山。

再说秦汉先到唐营，一虎在那里等。见了秦汉，问事体若何，秦汉细细说明，交付变俏符。飞到月娥营中，其时正打初更，将身钻在纱窗之外，只见月娥卸下妆来，内衬桃红紧身，外罩淡黑背心，下着湘江水浪裙。看她格外齐整，坐定身躯，手托香腮，昏沉睡着，秦汉就胆大了。喜得房中侍女尽皆安睡。就将迷魂沙身边取出，轻轻弹在月娥身上，只见月娥着了迷魂沙，乱了心，似梦非梦，说道：“好笑，我家爹爹误我青春，我一向过了，今夜好不耐烦，欲火禁不住。”只见来了一位郎君，面如傅粉，唇若涂朱，却好十六七岁，走近前来，含情带笑，说：“小姐，我乃王禅老祖徒弟秦汉，与你宿世姻缘。今夜前来会你，望小姐不要推却，成就好事。”小姐被迷魂沙乱了心，并无主意，半推半就，被秦汉抱入床中，解带宽衣，落了许多好处。那迷魂沙一时三刻要醒的，睡到天明，吓得月娥魂不在身。身边一摸，睡着一个男子，被他双手搂住，说：“不好了，被他放肆了！”只得起身，立刻穿好衣服，大呼小叫，又羞又愧。惊动了刁爷，赶进房中，说：“女儿，奸细在哪里？”小姐含羞带泪，并不开口。

秦汉在床上大笑道：“老丈人，你家女婿在床上。昨夜已经成亲，伏望岳父不要发怒，待我穿了衣服，好来拜见。”那刁总兵大怒，揭开纱帐一看，说：“不好了！你是唐营矮将，赤条条睡在床上，分明女儿被你污了，教我怎好为人？”气冲牛斗，七窍生烟，将他一拧，传令：“捉得奸细在此，绑起来，推出辕门，碎剐凌迟示众。”诸将得令，如狼似虎，将秦汉绑着，正要开刀，只见云端内来一仙女，身骑仙鹤，飞下月台说：“刀下留人！”总兵认得是金刀圣母，忙出位迎接，见过了礼，立刻命小姐出来。小姐闻知，出外拜见师父。圣母说：“刁将军，令爱与唐将秦汉，乃宿世姻缘，应当配

氤(y n, 音因) 氲(y n, 音晕) 使者——传说也为主管人间男女婚姻之神。

合。恐用娥嫌其貌丑，有违天命，连师父也不便，故烦氤氲使者，借取乾元山迷魂沙一撮，前来迷乱月娥，实非秦汉之罪，伏乞将军放他。他是王禅弟子，祖父秦琼，封护国公；父亲秦怀玉，当今附马，三世公侯，不为辱了令爱。看我面上，何不投唐，不失封侯之位。”小姐听了，身子已被所污，钝口无言。刁总兵见女儿从顺，又有金刀圣母来劝，无可奈何，只得允了。命放下秦汉。穿了衣裳上帐，拜见圣母，又拜见刁家父女。众将暗笑，好块天鹅肉，倒被这矮子先占食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刁月娥失身秦汉 竇一虎变俏完姻

再言刁总兵对秦汉说道：“你这小畜生，如此无礼。不看金刀圣母之面，立斩汝首。如今归唐，你去说与薛元帅知道，快整备花烛，今晚亲送小女过来完姻。”

秦汉领命出关，回营见了元帅，说明此事，仁贵大悦。吩咐备花烛，等他投降唐营。正在忙碌，忽报桃花圣母来到。金莲小姐连忙出来，迎进圣母。父女营中相见，分宾主坐下，细说前来作伐：“令爱该配竇一虎，元帅当初应允，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今日是团圆之夜，与令爱完姻。”元帅听了，心中不悦；金莲小姐闷闷不乐。圣母见他父女不开口，明知嫌一虎身矮，便说：“这一虎回去，吃了仙丹，能会变化。如不信，唤他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元帅只得传令，唤一虎上前参见。一虎明知圣母说亲，把变俏符贴在胸前，将身一摇，变了七尺以上，身材美貌郎君。元帅父女看见说：“果然仙家妙术，真能变化。”况是建德之后，又有地行仙术，年前已经许过，只得允了。小姐见父亲允了，含笑应从。元帅说：“既蒙仙母作伐，下官就备花烛成亲便了。”一虎遂上前拜谢。桃花圣母辞别。是夜刁总兵送女来到营门归顺，元帅十分优待。两员矮将，当晚成亲，一虎仍变小了。金莲自知前生之事，况且月娥十分美貌，相配了秦汉，与我命一般的。月娥心内也这般想：金莲也肯配着矮子，同病相怜。此夜洞房花烛，万种风光，真说不尽。

再言元帅次日升帐，传命拔寨进关，养马三日，商议征西。刁总兵说：“元帅西进，左近下官手下有一十七路营寨。不消一月，先平了十七营寨，然后西进。不然，惟恐他在后面，挡住粮道，为害不小。”元帅道：“刁将军之言有理。”命一虎、秦汉、尉迟号怀、尉迟青山、程铁牛、程千忠、罗章等分兵十七路，同了刁总兵一路招安，不从者打破营寨。不消一月，杀得西番营寨，番将番兵逃的逃，降的降，杀的杀。秦汉、刁总兵等得胜回营，此话不表。

再言西番败残兵将，逃入西番，朝见哈迷赤国王，奏明此事，说：“西番被大唐人马杀进，夺去了万里地方，许多关寨。今刁应祥献了玄武关，将女许配敌国，又夺了十七寨。大兵已进西番来了，请旨走夺。”番王听奏，大惊失色，跌倒龙床之下，班中闪出一员大将，头戴金貂，身穿貂裘服，足下乌靴，出班奏道：“臣西云王黑里达，启奏狼主：自古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唐薛仁贵虽然英雄，只怕难敌我邦杨藩。他十分骁勇，镇守白虎关，决能恢复。请狼主再发雄兵，前往白虎关相助。”哈迷王回嗔作喜，说：“王叔之言有理！孤家传旨，即日发兵，往白虎关助战。”众臣朝散。

不表番王之事，再言大唐元帅，平了十七寨，命新降总兵刁应祥：“领兵谨守十七寨，莫被番兵侵夺。”应祥得令，督令精兵，各守关寨，自仍镇守玄武关。元帅领大队人马，离了关头，滔滔一路前行。到了琅玕寨，传令扎营。次日正要打寨，只见寨门大开，番兵献册投降。元帅兵马进琅玕寨，停留寨中。是夜竇仙童生下一子，元帅、夫人大悦，取名薛勇。过三朝出寨，又往前行。行了三月，来到豹尾寨，寨中番兵早已逃去。大兵进了豹尾寨，安下营盘。军中陈金定也产下一子，元帅喜之不胜，对夫人说：“前日孙儿，下官留下名字，今日夫人取名。”夫人笑道：“大孙取名薛勇，二孙取名薛猛。”元帅大喜。传令三朝之后，拔寨前行。

命秦汉、竇一虎带领本部精兵，攻打白虎关。

二将领令出寨。在关前叫骂，说：“快报与关主知道，早出来会我！若不献关，我爷打进关中，叫你一关蝼蚁一个不留。”早有番儿报进关中去了。那守关主将姓杨名藩，生得眉浓眼大，面如铁锅，有万夫不挡之勇。这日正在私衙，与左右偏将议论薛仁贵之事，忽有小番报进，说：“平章爷不好了！大唐兵将实为凶勇，一路势如破竹，兵马已到关前了。有将来讨战，请平章爷定夺。”杨藩听了大怒，吩咐备马，取甲抬刀。左右听了，取过盔甲。那杨藩头戴虎头盔，身穿锁子黄金甲，坐下一匹乌驹马，手执金背大砍刀，领了兵将，来到关门。传令放炮一声，关门大开，落下吊桥，冲出阵来。秦、窦二将敌住交锋五十余合，你看：二将是步战的，跳来跳去。杨藩在马上愈觉用力，不能胜他，忙向袋中取出棋子，喝了一声：“照打！”二将抬头一看，正中面旁，负痛而逃，败进营中。元帅见了大怒，点偏将十二员出阵，又被金棋子打破，头青鼻肿，大败而回。

元帅说：“不知何物，那杨藩敢败我十四将。”带领秦汉、罗章，亲自出阵。三人冲到阵前，敌住杨藩。杨藩大怒说：“来者何人？通下名来，好取汝之首级。”元帅听了大怒道：“杀不尽的番奴，敢出大言，只怕闻我之名，吓破你的胆，我乃征西大元帅薛便是。”杨藩说：“这老匹夫就是仁贵么？”元帅说：“既知我名，何不早早献城！”杨藩说：“你家儿子夺我妻，杀我岳父、二舅，今日相见，正好报仇。放马过来！”元帅大怒。把手中画戟迎面刺来，秦汉、罗章见主将动手，两条枪蛟龙一般挑来。这里杨藩焉能抵得住，倒拖大刀，败下阵来。元帅后面追赶，杨藩取出金棋子打来。元帅大惊，泥丸宫现出原形，是一只吊睛白额虎，抓住棋子，落下尘埃，才放下胆，举手中戟，喝声：“哪里走！”拍马追赶。杨藩带转马，把手中刀迎住方天戟，说道：“薛蛮子，你头上白虎那里来的？”元帅答道：“大唐名将，故有神虎相助。你金棋子都打完了，不能伤我。快快下马投降，免汝一死。”杨藩看来战他不过，把身子一摇，现出三头六臂，青面獠牙，举手中大刀，劈面砍来。元帅看见说：“原来是一个怪物，不要与他战。”即忙左手拈弓，右手拨出穿云箭，搭上弦，“飐”的一声，一箭射去。只听杨藩叫声：“不好了！”射中左边头上，几乎落马，负痛而逃。元帅也不追赶，鸣金收军。

杨藩败进关门，扯起吊桥，进了帅府。心中想到：果然薛仁贵骁勇，又有神虎来助。不如今晚往观星台一看，就明白了。候到天晚，走上星台，四面观看星象，只见唐营白虎星高照。原来薛仁贵白虎星临凡，故此今日阵上现出白虎，把我金棋子抓落。此处有一座白虎山，正犯他性命。不免明日出兵诈败，诱上山中。把撒豆成兵之术，伤他性命便了。算计已定，下观星台。

再言次日杨藩全身披挂，出关讨战，探子报知元帅。元帅大怒，立刻传令，分兵四路出营，排下一个阵图，名为“一字长蛇阵”。元帅喝道：“昨日逃去，今日决个雌雄。”说罢，把手中方天画戟一竖，刺将过来。杨藩把大刀往戟上架住，冲锋过去，回转马头，把大刀往面上砍来，仁贵把戟架住旁首。两下交锋，战有三十余合。元帅把戟梢一指，四支兵马围将过来，把杨藩困在核心。传令：“不许放走，必要活擒。”杨藩看来设法，望西而逃。正逢着罗章，喝声：“那里走？”把枪劈面刺来，杨藩叫声“不好！”将金棋子打来，正中罗章面旁。手中枪一松，被杨藩杀出重围，落荒而走。元帅传令众将，快追番将。追上二十里，程咬金说：“元帅，穷寇莫追，放他去吧。”元帅道：“老千岁，那番奴被本帅用长蛇阵围住，要活捉他。他仗金棋子利害，打中先锋，冲阵而逃。不进关中，决无逃处。此时不擒，更待何

时。大小三军，与我追上前去。”众将：“得令。”一齐追杀上去。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白虎关杨藩妖法 薛仁贵中箭归天

方才话言不表，且说仁贵看看追到山林地面，探子报道：“杨藩逃上高山去了。”元帅道：“既然如此，一同追上山去。”元帅当先追上山。程咬金心中疑惑，喊道：“啊呀，不好了！众将且慢进去，不要中了番奴之计。”命秦梦快追，请元帅回兵。秦梦答应，飞马追赶。再言元帅追上高山，抬头不见了杨藩，前有山石挡路，传令回兵。元帅正要退兵，忽听得四野鬼叫声。抬头一看，只见杨藩立于高阜之上，手执葫芦，放出红豆无数，望空一撒，变成千百万的鬼兵，多生的青面獠牙，其形可怕，手执钢刀，把山头围住，只听得鬼哭神号之声。元帅大怒，喝道：“番奴！你把妖术惑我军心，你不要走，吃我一戟。”追到山阜上面。这杨藩一见，哈哈笑道：“薛蛮子，今番中俺之计，性命难保。”元帅听了，一戟刺去，只见杨藩身子一摇，就不见了，原来杨藩借土遁而回。元帅不觉心惊胆怯，吩咐亲随军兵，且退回去。那知四下阴兵布满，并无出路，只得再往前山。远看一座庙堂，走到庙前，元帅下马，抬头一看，上写着“白虎山神之庙”。不免进去，来到神前，撮土焚香，祝告一番，立起身来，上马前去。只见鬼卒比前番更多，元帅毫无主意，仰天长叹曰：“老天，老天！我薛仁贵英雄无敌，再不想今日中了番奴之计，被困在此，且待天明再处。”

再言窦一虎，天晚不见元帅回营，只得领兵前来，到山下程老将军扎营之处。程老将看见窦一虎来到，说：“你家岳父不听我言，追赶杨藩，被他诱上高山，用阴兵围住。我军欲要相救，杀不上去。秦梦杀上几次空回，如何是好？”一虎听了大怒，说：“老千岁，独有我窦一虎不怕阴兵，待我上山相救岳父。”说罢领兵杀上。鬼兵挡住，只见磨盘大的石头打下来，吓得三军不敢前进，只好回来。见了程咬金说：“老千岁，阴兵果然利害。待小将去见岳母，再来相救。”就领三军回转，禀知岳母。夫人听了，吓得魂飞魄散。金莲小姐胆战心惊，叫声：“母亲，爹爹兵困白虎山，此祸不小，女儿夜梦不祥。不如差秦汉释放哥哥前来，必能相救，不然爹爹性命难保。”

夫人听了，传令秦汉，往朱雀关放出丁山救父。秦汉领命，即戴上钻天帽，不消片时，来到关中监牢，放出薛丁山，细说一番。丁山听了大怒，说：“番奴如此无礼，困住爹爹，我不去救，谁人去救？”即同秦汉登程。秦汉钻天而回，丁山借了土遁，来到营中，拜见母亲，相见妻房妹子，方知生下两个孩儿。夫人说：“你父被困山林，快去相救。”丁山说：“谨依母命。”连夜造饭，天明披甲，出营上马，一支兵马飞出，杀到白虎山。见秦梦双战一员番将，丁山大喝一声：“我来也！”把马一拍，冲入阵中。秦梦一看，原来是世子，满心欢喜。番将一见来将大怒，提刀挡住，大喝道：“来将通下名来。”丁山道：“我乃征西二路元帅薛世子是也。番奴，本帅不斩无名之将，快通名来，我好记帐。”杨藩听说丁山二字，心中大怒；“我白虎关杨藩便是。你这畜生，强夺人妻，罪不容诛。把你碎尸万段，才泄我恨。”举起大刀砍来了。丁山忙把画戟接住，山前大战。战鼓齐鸣，喊杀连天。战到三十余合，杨藩不能取胜，又把金棋子打将过来。丁山身上穿的乃是天王甲，金棋子不能近身，一道金光冲出，杨藩双眼散乱，被丁山提起神鞭，亮一亮正中后背。杨藩叫声：“不好了！”口吐鲜血，伏鞍而逃，飞奔进帐。

丁山一心救父，不来追赶。同了程老将军、窦一虎、秦梦、秦汉领兵杀上。五将只见飞沙走石，鬼兵来挡住去路，磨盘大石打将下来，众将魂不附体。丁山心中一想，我闻妖法有撒豆成兵之术，用猪羊狗肉，将喷筒冲去，必然消灭。立刻传令三军：“速取羊狗血来，军前听用。”军士：“得令！”军士取到狗血喷筒等物，将狗血灌满，望山上喷去，鬼兵鬼将，影踪全无。乱了一日，天色晚了。再言元帅困在山头一日一夜，腹中饥饿，不能行走。立望救兵，心中昏闷，看见天色已晚，坐在拜台上，朦胧睡去。泥丸宫透出原形，是一只白虎，望山林奔出，正逢丁山领兵前来。五将杀上山来，只见林中奔出一只吊睛白虎，众人一惊。丁山一见，忙左手取弓，右手搭箭，一声响，正中虎头。那白虎大吼一声，回进庙中。众人赶到庙前，下马一看，说：“啊呀！不好了！白虎不见，倒射死元帅了。”

丁山抱住父尸大哭。咬金说：“你父是白虎星转世，现了原形，被你射死。朝廷知道，其罪不小。”一虎流泪，连忙回报进营，禀岳母细述此事。夫人与小姐一听此言，魂飞魄散，哭倒在地。仙童、金定闻之，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走到，叫醒婆婆、姑娘说：“此事如何是好？”婆媳四人，骑马哭上高山。来到庙中，见丁山抱着父尸，在拜台上大哭。夫人、小姐也来抱住，放声大哭，叫声：“老将军，你盖世英雄，死在西番地面，我和你今日分别，叫我好不伤心。被畜生箭射误伤，真不孝之子，弑父之罪难免。”老夫人哭丈夫，骂丁山。小姐叫一声：“父亲，望你早平西番，回家享荣华。再不料番国未平，父亲先丧。恨哥哥不孝，救父反来杀父。”仙童、金定，也是痛哭道：“冤家你不孝，误射死公公，难免凌迟之罪。”丁山哭道：“母亲、妹子，二位妻房，不是我薛丁山忤逆不孝，有心杀父，只为父亲梦现真形，变成白虎。我那里知道，以致一箭射去，误伤其命，罪不容诛。且请母亲备棺，收回父亲尸首，然后奏明圣上，把孩子以正国法便了。”夫人哭住，传命衣衾棺椁，取到山头，收殓元帅。停在白虎庙中，设其灵位，供在正殿。众将齐来祭奠，人人挂白，个个举哀，按下不表。

再说王敖老祖，晓得是前世冤孽。借了土遁，来到山林，丁山接见，拜见师父。老祖说：“当初薛元帅射死丁山，亏贫道救活。今日元帅也被其射死，无人可救，一报还一报。元帅是白虎星下降，故现白虎。此关名白虎关，又有白虎山，合该命绝。今日丁山弑父，罪犯逆天，宝贝合当取来还我。你自将功赎罪，命或有救。”丁山听了师父之言，不敢不遵，只得将宝贝拿出，交还师父。王敖老祖收了宝贝，驾云而去。咬金看见元帅收殓完毕，于是辞别夫人、众将，备马径往长安，此话不表。

再言杨藩败入关中，紧守一月，想道：“为何不来打关？”有番儿报进，说：“平章爷，唐营不知为何皆穿白，莫非主将身亡，不来攻打。”杨藩听了大喜。晚上星台一观，果然白虎将星移位，想道莫非被鬼杀了，也未可知，待我唤鬼兵来问便了。口中念动真言，不料鬼兵被狗血冲杀，其法不应。欲要出兵交战，又怕神鞭利害，前日鞭伤，还未曾好，只得回到衙中。次日，忽报有青脸道人要见。杨藩接了进来，原来是师父，上前拜见。道人说：“葫芦内鬼兵，被薛丁山狗血喷坏，无用的了。我如今有一件宝贝在此，但是未曾炼好。教你方法：闭关一年，可用仙丹活火神炉烧炼，名曰‘飞龙镖’，

速取句——汉·应劭《风俗通义》中载，古时以狗血除不详。

凌迟——先分割犯人的肢体，再割断咽喉。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

上阵能伤大将。汝当依法修炼，丹成之后，用之不穷。我因国舅苏宝同相求，众道友演说金光阵，不得功夫，即要回去。”将飞龙镖丹药付与杨藩，立刻驾云而去。杨藩往北拜谢，传令紧守关门，多加灰瓶、炮石、弩箭，以防攻打，却自修炼飞龙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唐太宗世民归天 唐高宗御驾征西

方才话言不表，再言长安城中，贞观天子在宫中，想起元帅薛仁贵父子征西，屡有捷报，夺了许多关寨，惟处处有异人挡住，不能一旦平复，望他得胜班师，君臣相会，朕才放心。天子思想，身倚龙床，朦胧睡去。

梦中出了王宫，只见文武上前接驾，天子一看原来是秦叔宝、尉迟恭、罗成、马三保等，多说道：“陛下乃紫薇星君降世，今将复位。臣等文武两班，合当随侍。况左相星、右相星、白虎星，俱已复归原位。请陛下登殿设朝。”天子听了文武之言，随了秦叔宝等，来到云霞之内，只见一座宝殿。秦叔宝、尉迟恭奏道：“此乃陛下北极紫薇殿。”言之未了，只见左相星、右相星、白虎星俯伏朝门接驾。太宗天子传旨：“平身。”三人谢恩。天子龙目一看，原来是左相魏征，右相军师徐茂公，白虎星是征西元帅薛仁贵接驾。太宗进了宝殿，诸臣朝贺，分立两班，天子叫声：“薛王兄，朕命你征伐西番，朱曾班师，为何也在这里？”仁贵上前俯伏奏道：“求主恕罪，臣兵到白虎关前，乃大数难逃。另差别将领兵，去平哈迷国。谢恩万岁万万岁！”太宗听说“大数难逃”四字，不觉大惊。忽听景阳钟声，惊醒了天子。睁开龙目一看，不见了文武，原来睡在龙床之上。想起梦中之言，难道寡人天命要绝了？梦中之事，不可深信。只听得五更三点，驾临早朝。

文武朝见已毕，天子说：“众卿有事启奏，无事退班。”降旨未了，班中闪出一位大臣，红袍金带，足登乌靴，头戴乌纱帽，执笏当中奏道：“臣钦天监监正李云开，有事启奏陛下：臣昨夜司天台夜观星象，见西方一星，其大如斗，坠于番地，应在白虎位下。随后见北极垣中，二小一大，三颗明星落地，主朝中大臣归位。”太宗听奏，一发心惊。又有黄门官捧本进朝，俯伏金阶呈上。天官接了，放在龙案之上。天子龙目观看，原来是左相魏征、军师徐茂公，均已亡故，其子上本。天子见了两本，龙目中滔滔泪下，说道：“他二臣有许多功劳，正好享福，为何一齐归天？朕心好不伤感。”传旨内监，钦赐御祭御葬，王太监领旨前去。黄门官奏道：“臣启陛下，今有鲁国公程咬金，由西番回国，入朝见驾。现在午门，未蒙宣召，不敢擅入。”天子想起三更之梦，魏征徐勣已应了，老将回朝，薛元帅肯定性命难保。传旨上殿。

咬金俯伏金阶二十四拜，天子说：“程王兄平身。”谢万岁！宣上金殿，赐坐问道：“程王兄，西番归国，可知薛元帅何日班师？”咬金听了，眼中泪下，奏道：“征西薛仁贵，兵打白虎关，被番将杨藩使妖法，用阴兵围住白虎山。其子丁山兴兵救父，同老臣一齐上山，谁想山前见一白虎，丁山放箭射死。啊呀！万岁，原来白虎就是元帅真形。箭伤白虎，庙中元帅身亡。望主速定丁山之罪；虽是无心，其罪不小。”

天子听说仁贵射死，哭倒在龙床之上，道：“寡人亏你征东十大功劳，西番未平，良将先丧，叫寡人好不痛心也。如何是好？”哭得心伤，口吐血。吓得两班文武内侍，飞报太子李治。李治惊得魂不在身，来到龙庭，扶住父王。传旨退班回宫，交三更之后，太宗驾崩。

传旨：先将哀诏颁行。各官穿白开丧三日，二十七日行孝，然后新君登位，是为高宗皇帝。文武尽穿大红吉服，分立两旁。只听得东边打起龙凤鼓，

钦天监（jiàn，音见）——官署名，掌管观察天象，推管节气历法。

西边打起景阳钟，奏乐之声。前面三十二位太监，一声吆喝，新君临殿；后拥二十四名宫娥彩女，随侍龙驾。两把龙凤宫扇分开，来到龙案，身登宝位，珠帘放下。只见底下文武朝见，山呼已毕。李治大喜，说：“诸卿平身。”众臣谢恩起身，分立两班。传旨改元年号，唐高宗皇帝，国号永徽。天子先颁喜诏，通行天下，立王氏娘娘为正宫，立李显太子为东宫。这忙非止一日，天子就把龙袍一转，驾退回宫，珠帘高卷，群臣各散。

次日天子临朝，传旨百官，俱加一级；天下罪犯人等，已结与未结的，尽皆恩赦，内有十恶不赦；钦赐功臣，筵宴已毕。就召魏旭见驾，山呼万岁。天子开言道：“魏征乃先王辅弼，朕不负功臣之子，封卿大夫左丞相之职，恩赐蟒袍纱帽。”魏旭封了左丞相，驾前谢恩。宣徐梁见驾，徐梁上殿朝见。天子道：“卿之父与国运筹，以致一统江山，其功不小。封卿袭父军师之职，恩赐锦袍玉带。”“谢恩。”徐梁领旨谢恩。文武恩封已毕，对咬金说：“老王伯，元帅身丧西番，进退两难。朕今同王伯御驾征西，征讨叛逆。”传旨命东宫同魏旭监国，咬金为前队，兵马出了长安。一路滔滔，晓行夜宿，非止一日，出了玉门关，来到金霞关。一路上俱有文武迎送，百姓香花灯烛，好不热闹。不觉来到寒江关，不表。

再言樊梨花母女，孤孤凄凄，苦度衙中。梨花早已晓得仁贵身死，程老将军出关经过，想明日御驾亲来征讨，丁山难逃弑父之罪。待我做成御状告他，我善晓阴阳，丁山不该命绝，惩治他一番，叫他情愿心服。将弑父休妻两大罪写明，扮做村庄妇人，告他一状便了。

次日辰牌时候，只见旌旗曜日，前队藤牌兵，后队短刀兵，步兵多带弓箭，马兵手执长枪。四队雄兵过去，全副銮驾。两班文武，都骑高马。队队分开：文官紫袍金带，武官金甲金盔。羽林军拥护着天子，朝廷身骑龙驹，马前许多太监。程干岁随了天子，看看相近关前，樊夫人同梨花抢出叫屈。天子听得，便问两边军士：“关前何人叫屈，即速捉来。”军士领旨，将二人捉住，来到驾前。手执御状，俯伏在地，口称冤屈。天子想：“此是西番外国之女，有甚冤枉，前来叫屈？如今要把西番化服，理当准状。”传旨：“取状纸过来。”太监领旨，就把状纸送上。天子龙目一看，说：“西番有村女告状。”阅过一遍，便将状纸交咬金说道：“老王伯必知其情。”咬金接来一看，奏道：“樊梨花不但有才，而且有智，真是国家柱石。他献关招亲，果然丁山不是。老臣为媒，他三次休弃，目睹其情，望吾主准状究明。”天子听了，龙颜大怒，传旨：“宣樊家母女见驾。”夫人、小姐领旨，驾前朝见。天子说：“赐卿平身。”龙目一看，果然樊梨花容貌超群，忙开金口道：“你母女情节，程王伯一一奏明，朕已深悉其情，准你状纸，泄恨便了。”樊梨花同母谢恩已毕。朝廷进关，一直西行。

樊家母女回转衙门，夫人说：“儿啊，难得大唐天子，准了状纸，又亏程老千岁在旁，代我母女说明冤屈。此番圣驾到了白虎关，定把丁山问罪，令他请罪。你可放心，夫妻得以完聚。”小姐听了，叫声：“母亲，冤家把我三次休弃，要报他三次仇，磨难他一番，方泄昔日仇恨。”老夫人说：“女儿，你们后生家，偏有许多委屈。据我做娘的看起来，还要三思。”小姐说：“母亲，若不将他磨难一番，焉肯服我？”夫人说：“女儿之言有理。”此话不表。

再言天子行到白虎关前，薛夫人率领众将来接驾，自陈一本，本上不过说射死因由，求主判断。天子看了，吩咐将丁山绑了来见驾。军士领旨，将丁山绑住，俯伏阶前，天子见丁山，心中大怒，传旨：“午时三刻，碎剐凌迟。”军士领旨，专等午时三刻开刀，此时把丁山魂灵吓散。不知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樊梨花诰封极品 薛丁山拜上寒江

适才所言，将薛丁山绑上法场，专等午时三刻开刀。这边有仙童、金定各抱一子，营前活祭，抱头大哭，各诉前情。丁山哭道：“二位妻呵，我薛丁山前世做了昧心事，罚我今生颠颠倒倒。事出无心弑父，凌迟之罪难逃。我死之后，须要孝顺婆婆，抚养孩儿，长大成人，与祖父争气。”二妻哭道：“樊家妹妹二次救你，你倒三次休弃，所以有这样大祸。”丁山说：“二位妻呵！我今悔之已晚，不要埋怨我了。”二妻将一杯酒送上，说：“你喝一杯，以尽夫妻之情。”丁山含泪饮了。金莲也来祭兄，同了窦一虎营前活祭，也有一番言语。众将文武，见龙颜大怒，不敢驾前保奏，呆呆相视。内中闪出程咬金，俯伏驾前奏道：“老臣想西番未平，逆谋未除，倘斩丁山，苏宝同复起兵来，谁能敌之？丁山虽是不孝，罪不容诛。目下用人之际，臣保他将功折罪。若破番兵，非寒江关樊梨花不可，此人足智多谋，更有仙术。伏望吾王权赦丁山死罪，贬为庶人。令他步行，青衣小帽，到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到来，万事皆休。若不能请到，再行治罪。望乞圣裁。”天子听奏，说：“老王伯所见不差。”“是，领旨。”正当午时，合家老幼啼哭活祭，只见老将走出来，恐是催斩，吓得众人魂消胆震。刀斧手正要动手，老将连叫：“刀下留人。奉朝廷旨意，权赦丁山，贬为庶人。青衣小帽，不许骑马，步到寒江关，请到樊小姐出兵，赦汝的死罪。刀斧手放绑。”丁山山呼万岁，谢了皇恩，合家老小欢喜，都来拜谢，说：“若无老千岁保奏，丁山则性命不保。”

丁山死中得活，更换了青衣小帽，别了众人。一路步行，直往寒江关。

再言程咬金复旨，将情细奏：“梨花二次功绩，愿王封赠他，重起威风。”天子准奏，御笔封赠，旨下：樊梨花有功于国，封威宁侯大将军之职，钦赐凤冠一顶，蟒袍一领，玉带一条。打发天使飞马前去，天使领旨而去。

再言寒江关樊梨花，善知阴阳，早已知道，等候诏至。这日有探子报进，说：“圣旨到，快设香案。”天使开读已毕，樊梨花在香案前谢恩。方知官封侯爵，满心大悦。送出天使回转，众将俱来恭贺。重起威风，日日教场操演，以备西征。

不表樊梨花之事，再言丁山在路，渴饮饥餐，凄风冷雨，艰苦异常。走得脚酸腿疼，叫声：“天呵！我薛丁山命好苦。樊梨花这贱人，犯了许多恶迹，誓不与他成亲，把他三次休弃。他怀恨在心，此去请他，谅必不从。虽然怪我，已经奉旨请他，不敢违旨。”算计已定，不一日早到关前。身上穿了青衣小帽，无颜问人，伸伸缩缩。看天色要晚，说不得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之面。只得含着羞耻，把头上罗帕一整，身上布衫一理：“我官职虽然削去，官体犹存。”摇摇摆摆，进了关门，大模大样，叫道：“门官，与我通报夫人、小姐，说薛世子要见。”那门官听得，走过去一看，说：“你是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丁山说：“我是薛世子，要见夫人、小姐。”门官说：“你云薛世子，如今在那里？吾好去报。”丁山说：“在下便是。”门官说：“哇！放你娘的屁！薛世子同元帅前来征西，好不威风。看你这人狗头狗脑，假冒来的。禀了中军，打你半死才好，与我走你娘的路。”丁山听

庶（shù，音树）人 平民百姓。

青衣小帽——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戴的服装。

了，满面羞惭。也怪不得门官，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只得忙陪笑脸上前说道：“门官，我真是薛世子，假不来的。因犯罪，朝廷削去官职，除了兵权，贬为庶人，前来求见。”门官说：“你原就是薛世子，犯法削职，令人快活。你可为忘恩负义之人，小姐救你两次性命，你三次休他。今来求见，有何话说？”丁山叫声：“大哥，不瞒你说，只为我犯了刚罪，亏得程千岁保奏，奉旨前来，请樊小姐破番邦，将功折罪。相烦与我通报一声。”

门官听了“奉旨”二字，不敢耽搁，禀知外中军。中军连忙传令，里面走出女中军，问道：“何人传声？”外中军说：“薛世子奉旨前来，请千岁爷出兵。故此传报。”女中军道：“且站着，待我通报。”进内衙禀知樊梨花。梨花听了，恨声不绝道：“你传话对他说，千岁亲奉圣旨，官封侯爵，永镇寒江，要操演人马，不得功夫接见。既然圣旨要我出兵，拿凭据来看。”女中军领命，出了私衙，叫一声：“外中军过来，千岁说：‘既然如此，可有凭据？’”外中军、门官说了，丁山听见呆了，前日性急，不曾奏过。凭据全无，如何请得动他？今番空回，性命难保。只得硬了头皮，又要开言。只听三声炮响，就封了门。门军说：“薛世子，封门了，外面去，有话明日再禀。”丁山听了，只得回饭店安宿一宵，夜中想起樊梨花，当日十分爱我，故此弑父杀兄，献关招亲。待我明日细告前情，他必然怜念，决是去的。思想一夜不表。

次日天未明，丁山早早抽身，梳洗已毕，穿好衣服，来到辕门。只见大小三军，明盔亮甲，排齐队伍，伺候辕门。只听得三吹三打，三声炮响，大开辕门。内中传令：大小三军起马，往教场操演。那外面答应如雷，人人上马，一队一队，向前而行。后面许多执事，半朝銮驾，前呼后拥，樊梨花坐了花鬃马，头戴御赐凤冠，身穿蟒袍，腰束玉带，足登小乌靴，威风凛凛。丁山不敢上前去禀，掩掩缩缩，满面无颜。却被小姐看见，说：“中军官过来，问那青衣小帽是什么人，闯我道子，莫非奸细？与我绑入教场究问。”八人牌官，一齐答应，将丁山捆绑，带往教场。

梨花来到教场，三声炮响，大小三军分立两旁，一齐跪下。小姐下了马，升了演武厅，坐在金交椅。众将打躬，分立两旁。攀梨花传令带奸细过来。牌官答应，即将丁山放在案前。丁山吓得魂不附体，爬起身来，立而不跪。梨花大怒，喝道：“你这奸细，见本侯倔强不跪！”丁山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怎肯低头拜妇人？我奉旨前来，你反面无情，不认得我么？”梨花说：“原来你就是忘恩负义的畜生！既说奉旨前来，圣旨在那里？好设香案开读。”丁山无言可答。梨花说：“一派胡言。女兵们把这畜生打皮鞭一百。”两旁女兵一齐动手，将丁山吊在旗杆之上，皮鞭抽打，打得了山叫苦连天，说道：“小姐饶命，虽是我忘恩负义，须看我父母之面，饶了我薄情之人。从今以后，再不敢了。”小姐铁面不睬。丁山打了五十，死去魂还，吩咐住手，旗杆放落丁山。小姐说：“旗牌官来，你将薛世子背负回家，调养好了，着他回去见圣上，说千岁爷不奉诏书，断不出兵。”旗牌领命，背世子回到家中。丁山疼痛难当，恨恨之声不绝：“今日把我毒打，全没夫妻之情。嘎！我不仁，他不义，冤冤相报。我寻死罢了，又丢不下我母亲。”哭个不了。旗牌说：“世子，我劝你且免愁烦，不要悲痛。方才千岁爷叫我打发你回去，讨了圣旨，方许起兵。看你遍身打破，如何行走？且在舍下，调养好了，回

去。”每日吃了些红花酒，大鱼大肉将养。

丁山身子好了，拜谢旗牌，作别起程。一路思想，心中好不苦楚。怎生见得圣上说？也罢，少不得一死，硬了头皮，一路回来，晓行夜宿，不日到了白虎关，营前俯伏。值殿军官启奏，天子宣召进营。丁山俯伏驾前奏道：“臣薛丁山，前往寒江关相请樊梨花出兵。他道我假称圣旨，并无凭据，将臣痛打五十皮鞭，不肯出兵。前来复旨，望王赦罪。”天子听奏，龙颜大怒，道：“朕前吩咐，若请不到樊氏，以正国法。”传旨：“推出营前斩首。”御林侍卫遂将丁山绑了，推出营前。吓坏两旁文武，闪出军师徐梁，奏道：“世子薛丁山，英雄无故。国法该斩，臣保他七步一拜，拜到寒江，求得樊梨花回心，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伏乞圣裁。”天子准奏，传旨放了丁山，丁山遂进营谢恩，出营又谢了徐梁。徐梁道：“贤弟，我和你同是功臣之后，为国求贤，何谢之有？我在驾前保奏你七步一拜，拜上寒江关，恳求樊小姐出兵，圣上方赦你死罪。若请不到，其罪难免。”丁山流泪道：“徐恩兄啊，可恨樊梨花，必要圣旨为凭。若无诏书，只怕求恳不动。”徐梁说：“贤弟这件事由，怪你自己不是，不该三次休弃，怪不得他作难。圣上旨意，无非要你拜樊小姐回心，岂有圣旨与你？依我的主见，照七步一拜拜去，樊梨花起了怜念之心，前来见驾，也未可知。”徐梁说罢，别了回去。丁山好不沉闷，不敢回去见母，备了一只香几案，七步一拜。一路想起，好不伤心，拜得腰酸足痛，饥餐渴饮，吃了多少辛苦。

不表薛丁山路上之事，再言梨花打了丁山，旗牌调养好了，放了他，心中早已算定，差人打听。这一日，探子禀了小姐。小姐说：“你到白虎关打听世子消息如何？”探子立起身，将此事细说明白。小姐说：“如此，再去打听。”探子领命，小姐打发探子出去，心中不胜欢喜：“想你前次休弃我，我今日三次难你。”遂即来到后堂。夫人说：“我问你，丁山打了皮鞭回去，差人回来，说唐王把他怎么样了？”梨花将差人之言说了一遍。夫人大喜：“难得唐王与你出气。他七步一拜，前来请你，你须念公婆之情，依他恳求出兵便了。”小姐听了，把手一摇，叫声：“母亲，冤家做得薄情，使我怀恨在心，还要弄他颠颠倒倒，才好心服。”不知弄出什么事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难丁山梨花佯死 薛丁山拜活梨花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梨花叫声：“母亲，孩儿有起死回生之术，戏弄他一番。”夫人说：“人死焉有回生之理？”梨花道：“母亲，孩儿学庄子仙术，待孩儿诈死，传令三军，俱穿白衣，备俱棺木，将儿成殓。正堂可设具灵座，人人大哭，个个悲伤，候冤家到来，母亲还要假哭，痛骂他一番，埋怨他忘恩负义，好叫他心服情愿。”夫人听了，深信女儿变化，满口允承。小姐登时诈病，三日之后死了。三军闻知，均皆痛哭，挂白开丧，件件端正。此话不表。

再言薛丁山吃尽千辛万苦，登山涉水，七步一拜，拜得脚跟肿痛。若还不拜，其罪非轻。打起精神，一路拜来。看看将到辕门，只见辕门挂白，心中大惊：“不知死了谁人？不免闯进去，问个明白。”手执香凳，那军士认得的，开言叫声：“大哥，那千岁衙门死了那一个？挂白在此？”门军听了，双眼流泪，叫声：“世子，不幸千岁得了急病，三朝亡故了。”丁山听了，吃惊非小，跌倒在地，半晌方醒，叫声：“天呵，我薛丁山何等命苦。吃辛受苦，拜到这里，只求小姐回心出兵，不料小姐急病而亡，怎好回复圣上？也罢，小姐虽然身死了，待我拜到灵前，诉明心迹，回去死也甘心。”门军听说，报知夫人，夫人吩咐开门。丁山哭拜进堂，见了小姐灵座，放声大哭，叫声：“妻啊，我原自己不是，二次救我，三番休你，所以有此大祸。虽然小姐身死，怎好回旨，不知可有遗言么？”夫人在内听见，走出厅来，带泪骂道：“无义畜生！害她身亡，还要在此假哭。与我打出去罢！”一班女将手执皮鞭，打将来。丁山一见他们打来，转身就走，女将闭上内堂门了。丁山即啼啼哭哭，又被夫人数落一番，不敢讨遗表，只得再回白虎关。一路上许多苦楚，不表。

再言小姐重又开棺，对夫人道：“孩儿诈死，难这冤家。只恐朝廷知道，有欺君之罪。不如先上表章，陈情说明，差人先去奏闻，朝廷决不加罪。”夫人道：“我儿之言有理，赛过男子，神机妙算。快修表章。”小姐将表章写得情词恳切，甚是分明。内衙拜本，差人连夜起程，不分日夜，赶到白虎关下马，走入内衙，接本天官奏上。皇上见了樊氏奏表，龙心大悦，想西番有这等才女，要三难丁山。朕今用人之际，焉有不准，对程咬金称赞梨花能干。此话不表。

再言丁山一路辛苦，回到御营，哭诉天子。天子假意大怒：“朕差你去请樊梨花，说没有凭据，不肯出兵。今次又着你拜上寒江关，为何说梨花身死？明明一派胡言。既然病死，没有遗表？只是怪你三番休他，难你忘恩负义。前日徐军师保奏，若请不到梨花，立行斩首，你还有什么说？”传旨：“将欺君杀父之罪，乱箭射死。”御林军一声领旨，将丁山绑在旗杆之上，专等行刑旨下。丁山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惊动了薛老夫人，同了两个媳妇、金莲小姐，看见丁山吊在旗杆之上，四十名弓箭手，扣弓搭箭，等候时辰到。夫人叫声：“亲儿，你犯上逆天大罪。两次有人保奏，今番性命难保，叫为娘好不痛心也。你不该三弃梨花，冤仇不解。他今权在手，自然要报仇。指望养儿防老，谁知反送你终。”说罢大哭，姑嫂三人见了，犹如乱箭穿心，营前大哭。程咬金在旁暗笑，连忙御前保奏道：“愿吾王准老臣之奏，再赦丁山，三步一拜，拜到寒江关，拜活樊小姐，方免其罪。此番若再请不到，老臣与他同罪。”天了闻言说：“老王伯保奏当准。”程咬金谢王万岁，传

旨立刻放绑。军士领旨，放了丁山。丁山又死中得活，进营面谢君恩，奏道：“臣谢不斩之罪，望王付恩诏，使臣好拜上寒江，拜得他还魂，好领兵西进。”天子准奏，传旨：程老将军赍 诏前行。丁山谢恩退出，辞别众将，如今三步一拜，一发难过。程咬金道：“世子，老夫马上行得快。你步行，况且又要拜，是慢的了。你先动身，待老夫稍停一二日赶来正好。”丁山道：“多谢老千岁。”依然营前拜起。

再言樊梨花正在府中，差官回来说明此事。梨花大悦道：“三难冤家也不怕他不死心塌地，自然惧怕我，要他叩头拜回灵魂。”不表私衙之事。再言丁山三步一拜，正是六只炎天，拜得汗流如雨，看看又到寒江。只见后面来了一支人马，相近前来，抬头一看，原来恰是程老千岁奉诏到此。薛丁山上前拜见，咬金道：“亏你后生家有此精神，三步一拜，拜得到此。若是我老人家，一拜也不能的。待老夫开读诏书，你慢慢前来，哭活樊小姐便好。”说了这二句，飞马即去。

丁山听了，满腹疑心，想道：“方才老千岁之言有因，难道小姐不曾死？我丁山仍有性命。”一路疑疑惑惑拜去。再言咬金到了关前，探子报进，说圣旨到了。老夫人冠带出来迎接，说明此事。且待负义丁山拜活，然后开读，咬金听说，言之有理，就在公馆住下。

再言丁山三步一拜，来到辕门，开言叫声：“门军，快与我通报夫人。”夫人吩咐开门。丁山拜进内衙，对了灵座，双膝跪下，哀哀啼哭，诉说情由，均已皆认自己不是：“望小姐前仇莫记，与你夫妻和好，以后再不敢得罪你。你阴魂必然晓得，早早还魂，同去朝见天子，救我一命。倘若再有差池，灵前立刻丧命。”说罢大哭，叩头不止。小姐棺中听得，只是不睬，丫环使女，见世子这般悲伤，尽皆下泪，看小姐怎样还魂。听得鼓打一更，丁山依然哭拜，但见灵幡肃静，并无人声。俄而二更，丁山哭叫不止。鼓打三更，已交半夜，丫环侍女，俱皆睡去，独留世子在此，起来拜倒，哭得疲倦，就在拜垫之上，朦胧睡去。只见一阵阴风，鬼哭神号，丁山惊醒，立起身来道：“小姐，你阴魂出现了么？待我到灵帏里面相会。”只见众侍女沉沉睡去，见了棺木，将身抱住，叫声：“小姐，你阴魂来会我，我在此等你还魂。”忽见棺材盖悠悠掀起来了。丁山本来胆大，把棺盖揭开，只见樊梨花坐起来了，大叫一声：“我好恨！”开眼一看，见了丁山，恨恨之声不绝。丁山大哭，忙扶起小姐，跨出棺材。那侍女丫环惊醒，看见了小姐，大家欢喜。忙请夫人，夫人假作啼哭，叫声：“女儿，难得你还魂，叫娘好不欢喜。”丁山大悦，轻轻跪落，说：“恭喜小姐还魂了。”小姐全然不理。夫人说：“女儿，丁山虽然忘恩负义，幸亏朝廷伸你仇恨。如今消却前仇了吧！”小姐听了夫人之言，说道：“既是母亲吩咐，孩儿从命便了。”只见丁山跪在地下，小姐大喝道：“负心人！若不念圣上求贤之心，把你这个冤家，万剐千刀，方泄我恨。快起来，通报公馆，明日宣读圣旨，就此起兵。”丁山大悦，叩谢立起身来，却好天明。

夫人吩咐，去了灵位，以便迎接圣旨。丁山走出，报与老将军知道：“那樊小姐被我拜活了，请前去开诏。”咬金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贤侄，你信服我么？你要真心诚意，自然拜活。”丁山道：“多谢老千岁。”同老将军来到官厅，梨花接旨，开读诏书谢恩，然后与咬金相见，说：“老千岁，

前日玉翠山薛应龙，不服王化的草寇，被我用计擒他，认为世子，后因急变，又反上山中去了。今起兵西征，正夜用人之计，我同老将起兵复旨，着丁山领兵一千，前去收服薛应龙，同来见驾。”程咬金说：“小姐之言有理。”丁山不敢违令，领兵往玉翠山而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樊梨花登台拜帅 薛丁山奉旨完姻

闲话不表，再说梨花来别夫人。夫人流泪道：“儿呀，你要记着白虎关守将杨藩，他父杨虎，与你父亲相好，将你自幼来配他。后闻他貌丑，虽央求媒妁，而为娘作主，终不允承。今日匹配薛世子，杨藩必不甘休，他若有左道旁门之术，此去大要小心。”梨花道：“谨依母命。”遂叩别了夫人，同老将军点齐大兵，出了寒江关，往白虎关进发。

再言了山到了玉翠山，放炮鸣金，惊动了山中哨巡罗，报进寨中，启道：“大王，不好了！有官兵杀进来了。”应龙听了大怒。结束披挂上马，带领喽罗，杀下山来。大喝道：“那里来的官军，敢来送死么？”丁山听了，把马一拍，提枪喝道：“应龙！为父在此，招你入军，同往征西。”应龙猛听此言，满心猜疑。遂道：“休讨便宜，我家继父薛世子，官封二路元帅，正是堂堂将帅，领百万雄兵，好不威风凛凛。你是何等人，敢来假冒，讨我便宜，吃我一枪，放马过来。”将长矛挺起来了。丁山把戟架住，喝道：“休得无礼！为父便是薛丁山。因在白虎关射虎，误伤你祖，朝廷遂将为父官职削去，重用你樊氏母亲，封侯挂帅，统兵征西，罚我在帐前效用，今令我前来招你，一同征西，快随为父回营交令。”应龙听了，即忙倒戈下马，跪在地下，叫声：“父亲，孩儿见父打扮不同，望爹爹恕罪。”丁山喜道：“快随为父前去。”应龙禀说：“孩儿前被爹爹绑出了辕门，惧怕而回。今后不敢去了。”丁山说：“前事休提，今日不必惧怕。快随我去交令。”应龙听了大悦。立刻传令，带了喽罗，同了丁山，离了玉翠山，一路下来。

再言程咬金同樊梨花，入营朝见天子。谢了恩，山呼已毕，加封梨花，谢恩退出。进营拜见了夫人，夫人遂将前情细述，梨花也诉明因由。仙童等姑嫂三人，前来礼拜，叙了阔别之情。薛勇、薛猛兄弟也来拜见，梨花大喜。各赠黄金手钥，二人拜领。遂备酒筵欢叙。

再言丁山同了应龙，不日来到了营中，朝见天子，复旨谢恩。然后回到营内，见过母亲，一门尽皆欢喜。次日程咬金奉旨到营，合家见旨，皆跪下恭听宣读。诏曰：“梨花英雄无敌，智勇兼全，恩封征西大元帅、威宁侯。薛丁山暂赦前罪，封帅府参将，帐前听用，就此完姻。”圣旨读罢，“谢恩。”请过圣旨，排香案供奉。咬金说：“今奉旨完姻，大媒为主，趁今黄道吉日，当晚成亲。”梨花欢容满面。丁山暗想：薛应龙与他年纪仿佛，又且相貌齐整。想这贱人隔了二年，不要与他苟合。待我今晚成亲之后，看他完全不完全，就明白了。此夜成了亲，归到营房，解衣宽带上了床上，将梨花两腿扳开，举起王英枪直闯辕门而入。梨花说：“冤家，你惯战沙场的好汉，奴家未经破身的英雄，要缓缓而战。”丁山不应答，一枪直入。梨花大叫一声：“痛杀我也！”丁山拔出枪来，将白绫绢拭好，拿来一看，多见元红，始悔前番我不是错怪他了吗，丁山回嗔作喜道：“小姐怕痛，免了罢。”梨花说：“冤家今来试我，我岂不知。但得无疑我是败柳残花的，就罢了，快些睡罢！”丁山仍然上床，骑在身上大弄起来。梨花咬定牙根，痛死也不作声。此事已毕，丁山转言奉承梨花，稍释前恨，一夜欢娱不表。

次日，咬金对丁山道：“此后小心，听候元帅呼喊，切勿倔强。”丁山道：“这个自然。”再言梨花戎装上殿，当驾前挂了帅印，御手亲赐三杯御酒。梨花谢了恩，退出御营，来到将台。只见总兵官、游击、千把总、参将、参谋、都司、守备，济济一堂。这般武职，都是顶盔贯甲，一齐跪下，请帅

爷登帐，梨花吩咐站立两旁。秦梦、罗章、尉迟号怀一班公爷俱到帐前，说：“元帅在上，未将甲冑在身，不能全礼，就此打躬。”梨花说：“列位王侯请了。本帅蒙圣恩拜为征西元帅，请众将各宜凛遵，听我号令。一不许奸淫放火，二不许纵兵掳掠，三不许畏刀避箭，违令者军法治罪。”当即点罗章为前部先锋，领兵一万去到白虎关；命秦汉、窦一虎领兵为左右翼，一同前去；后军点了丁山，又点小将应龙，为军前护卫；点尉迟号怀为头运解粮，二运点秦梦，三运点尉迟青山。诸将一声得令，出营上马，多是金盔金甲，领兵而行。梨花下了将台，令月娥、金莲、仙童、金定四员女将，领了大队人马，放炮起程。朝廷旨下，遂命程铁牛、程千忠父子二人，将薛元帅灵柩，同夫人护送至界牌关安顿，候平定西番，班师回朝归葬。二将领旨，到营中告知薛老夫人。夫人流泪谢恩。一同到白虎山山神庙内，将仁贵棺柩，移往界牌关。

再言罗章先锋；同秦、窦二将来到关前，一声大叫，说：“快报与关主知道，早早出来会我。”小番报进，那关主杨藩，炼宝已成，伤痕平复，正要出关破敌。番儿报道：“启上平章爷，不好了！唐王拜樊梨花为帅，有将在关外讨战。”杨藩听了大怒道：“可恨这贱人，弑父弑兄，献关降敌，弃旧迎新，另嫁敌国，倒来攻关。”传命抬刀备马，杨藩披甲停当，上马提刀，带领三军，来到关前，吩咐放炮开关。一声炮响，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冲到阵前。看见罗章头戴紫金冠，身穿白银甲，外罩白罗袍，坐下小白龙驹，手执梅花枪，面如冠玉，双尾高挑。见了杨藩，喝声：“丑鬼！快下马受死，免得小爷爷动手。”杨藩听了大怒道：“你乃无名小卒，快叫梨花贱人前来会我。”罗章听了，说：“休要多言，看枪！”一枪直刺过来。杨藩把手中刀往枪上一架，冲锋过去，回转一刀，望罗章头上砍来。罗章把枪往刀上一抬，二人战了二十余合。杨藩见不能取胜，忙祭起飞镖，罗章抬头一看，见红光一道，直往面门上冲来，躲避不及，一镖正中肩膀上，坐不住马，仰面一跤，跌下马来。杨藩正待来取首级，被秦、窦二将抵住，有军士救回。梨花看见，忙取灵丹敷好，不一日痊愈。那杨藩见了二将，喝声：“杀不尽的矮子，你今又来交战。”秦汉道：“今番来取你性命。”棍棒交加，杀得杨藩招架不住，又祭起飞镖，二将看来不好，一个钻天，一个入地，逃走了。

杨藩收了飞镖，匹马杀到营前，大叫道：“背夫另嫁的樊梨花，快快出来，与原配丈夫答话。”探子报进，恼了丁山，应龙父子，二人上帐，禀说：“元帅，未将愿出去活擒杨藩。”梨花说：“番将杨藩，指名要我出去，你父子二人与我掠阵，我当亲自出去会他。”随急披甲上马，手执双刀，冲出营来。杨藩抬头一看，见冲出一员女将。但见头戴金凤冠，雉尾高挑，面如西子，貌若昭君，有闭月羞花之貌，胜如月殿嫦娥，身穿锁子黄金甲，外罩绣龙袍，足穿小缎靴，坐下腾云马，手执双刀。两旁四员女将，后面大旗上，写着“大元帅樊”。杨藩见了大怒，恨不得一刀两段。及见了梨花容貌，倒觉满口流涎，说：“好一块羊肉，却被薛蛮子夺去，今日必要活擒他回关，成就姻缘，方雪我恨。”不知擒得来擒不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梨花大破白虎关 应龙飞马斩杨藩

杨藩看见樊梨花，便道：“我乃白虎关总兵杨藩。吾父杨虎，与你父同朝之臣，将你许配与我，十有余载，因两地远隔，未曾花烛。你我今已长成，正要央媒完娶，因国舅苏宝同，惹得唐兵西进，两下相争，蹉跎至今。你怎么弃了前夫，另嫁敌国？西番虽是夷虏之地，你也晓得读孔孟之书，会达周公之礼，一女何能匹二夫，纲常廉耻，休得乖乱，莫若随我回关，狼主决不治你弑父杀兄之罪，你去想一想。”樊梨花满面通红，喝道：“丑鬼，对亲有何凭据？休得胡言！放马过来。”杨藩耐了性子道：“梨花你与我交战，旁观不雅。我是男子汉，倒惧内不成？见你花容月貌，不忍加害，劝你复还原配，免后懊悔迟了。”梨花说：“不要多言，放马过来，吃我一刀。”举起双刀，劈面砍来，杨藩将大刀架住，骂道：“贱人，不识抬举！我好意劝你，你反生恶心，既不罪你弑父杀兄，又来背夫乱性，真是红颜薄幸，妇人最毒。今日不斩你这贱人，誓不收兵。”忙隔开双刀，将大刀当头就砍来。梨花架在旁首，回转马来，将双刀如雪片舞来。杨藩急架相迎，两人大战，一来一往，战到三十余合，杨藩抵敌不住，带转马就走。梨花拍马追来，杨藩回头一看，见梨花追赶，忙祭起飞龙镖。梨花一看，见一道红光，直射下来，忙取出乾坤帕，往上一迎，只见万道毫光，把飞镖收去。大喝：“丑鬼，还有尽数放来。”杨藩又祭起十二支飞镖，在空中飞舞，烈火腾腾，直奔梨花。梨花又将乾坤帕抛起，顷刻万道毫光，把十二支金飞镖，化为乌有。杨藩叫声：“不好！”可惜练就一年功夫，一日尽灭了。忙将身子一摇，现出三头六臂，身高数丈，手端六件兵器，复使阴兵杀上，只见鬼哭神号，都是蓬头赤脚，青面獠牙怪鬼，杀奔前来。梨花笑道：“这些小技，可骗别人，我不惧你。”把手一指，数万鬼兵，反杀回本阵。杨藩一惊不小，番兵如飞而逃。杨藩见破了他法，带转马头就走，梨花祭起斩妖剑，将杨藩左手指头，斩了下来。杨藩大叫一声，负痛而走，收了法术，退入关中，将关门紧闭。敷好伤痕，打点明日出战，此话不表。再言梨花手下，月娥、金莲、仙童、金定四员女将，杀得番兵七零八落，得胜回营。众将上帐称贺不表。

次日天明，探子报进：“杨藩又在营前讨战，大骂元帅。”元帅闻报大怒，率领众将出营，来到阵前，喝道：“昨日饶你一死，今日又来讨战，只怕性命难逃。放马过来。”杨藩也不答话，抡动大刀砍来。梨花拍马相迎。战至三十合，又不能取胜，回马大败，梨花在后追赶。杨藩祭起金棋子，亮光万道打来。梨花向身边取出金棋盘祭起，也有万道金光，棋子落在盘内，犹如铸就一般。杨藩那里晓得，又把金棋子打来，仍然收去。一连发了三十六个金棋子，都在盘上帖定，拿移不动。梨花收完了棋子，重又杀出，说道：“你的棋子都被收了，还有什么宝贝？再放出来。”杨藩听了，魂飞天外，叹道：“把我两件宝贝，俱皆收去，今如何是好？”又把身子一摇，现出三头六臂，阴兵依旧杀来。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子，放出无数火鸦，把阴兵杀得无影无形。杨藩叫苦连天，正要逃走，梨花祭起飞刀，将杨藩右手指头砍下来，一连几刀，连臂膀也砍下来。杨藩跌下马来，痛倒在地，梨花双刀正要斩他，忽听后面鼓声如雷，回头看见丁山督阵，擂鼓助战，暗思：杨藩

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姬姓，周武王之弟，名旦。曾助武王灭商。相传他曾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虽未成亲，幼时却被爹爹误许姻事。见了丁山，心中倒觉不忍，意欲释放。早被薛应龙赶上，手起刀落，将杨藩杀死。头上一道黑气冲出，直奔梨花，梨花一阵头晕，跌下马来。四员女将，直冲出去，救回营中。只见元帅面上失色，众将上前问安。你道为何？这是杨藩阴魂在樊梨花腹中投胎，后来生下薛刚，薛刚闯祸，害薛世满门三百余口在武则天手内。此是后话不表。梨花传令抢关，众将得令，一齐向前，杀奔关来。番兵见无主将，闭关不出，俱往沙江关去了。番民香花灯烛，出迎元帅，元帅人马进了关，接了圣驾，在帅府驻扎，百官朝贺，出榜安民。遂传令招抚，所管地方官，尽皆投降。停留半月，辞王别驾，起了大队兵马，离了白虎关，望西进发。

有一个多月，尽是黄沙扑面，好不辛苦，不觉来到沙江渡口。有探子报说：“沙江有百里之遥，并无船只，请元帅定夺。”梨花闻报，遂传令扎下营盘，不许乱动。便令秦汉：“飞过沙江，劝番民放船过来，渡我兵过江，好打头关。”秦汉领令，戴了钻天帽，片刻飞过沙江，落下地来。只见那番民凑集，买卖生意，与中国一样。那些船上插了红旗，十只一队，共有四百余号，停泊江口。秦汉一想：我奉将令前来诱骗，看他怎样办法，如何说得他们过去？正在踌躇，忽见一队番官，手拿令箭，说与众船道：“大老爷吩咐，大唐兵马已到江边，船只不许私开。违令者斩。”众船得令。秦汉心生一计：扮做番军。见番兵皆喂马料，三个成群，四个一队，或斗牌，或闹酒，营房内不见一人。遂将一付衣帽穿好，到一酒店门首，问道：“店家，将爷可在这里吃酒么？”店家说：“拿令箭的官儿，在楼上吃酒，寻他请进去。”秦汉听了，来到里面。走上楼中，只见番官吃得半醉，衣帽脱在旁边，那番官见了秦汉说：“你是那个帐下来的？”秦汉哄说：“我是大老爷手下的长随，奉将令扮作小军，探听军情。爷是那一处的？”巴都儿官番官说：“我是大老爷的亲随，不认得你呀？”秦汉说：“小可是新充的，不曾拜会。我和你同饮三杯，叙个相识，小可做东。”番官道：“说那里话，自然俺家做东。”二人畅饮。秦汉说：“巴都哥，这支令箭，做何公干的？”番官道：“你还不知？”秦汉道：“小可新到，所以不知。”番官说：“我关主将是白虎关杨藩的父亲。因樊梨花降唐，打破了白虎关，将小将杨藩杀死，主将要与儿子报仇，差人往白狼山请红毛道人，并黑脸仙长。因二位仙友，神通广大，早晚必到。犹恐唐兵渡江，差我往各船去吩咐，不许开渡。”秦汉说：“原来如此。巴都爷请用酒。”番官竟吃得大醉，伏在桌上睡了。

秦汉即换了他的衣服，拿了令箭，走下楼来，对店家说：“有一锭银子在此，你收着。我有伙伴醉在楼上，我有公干去了。”酒家见了银子，说：“请便。”秦汉出了店门，来到江边，对众船军说：“大老爷有意降唐，吩咐四百号江船，连夜渡载唐兵过江，违令者斩。”众船军都说：“希奇！一日之间，两样吩咐。早上说不许开船，如今又要连夜过江。”秦汉说：“你们休管闲事，快些开船。”众船军依令，立刻开船，扯起风帆，滔滔去了。秦汉大喜，脱了衣帽，撒下令箭，飞过江来。此话不表。

再言番官醒来，立起身来，不见了衣帽、令箭，忙下楼问了酒家。酒家说：“方才那一位爷，留下一锭银子在此。穿了衣服，到江边去了。”番官听说，魂不附体。说：“不好了，中了唐人奸计了！”说罢急忙赶到江边一看，大惊失色，说道：“该死了，船只一只都没有了。为何衣帽令箭在江滩上？幸喜无人拿去。”忙穿好衣帽，手执令箭进关，蒙混交令。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梨花破关除二怪 秦汉借旗收双徒

却说沙江关主将杨虎，深恨樊梨花不忠不孝，杀子之仇尤深，又闻兵临江边，恨不得活擒梨花，取出心肝，以祭吾儿，方消此恨。忽报红毛道人，黑脸仙长请到了，杨虎大悦，出关迎接，接进官厅见礼，分宾主坐下，二位仙师说：“今蒙见召，有何话讲？”杨虎长叹道：“奈因小弟单生一子，被恶媳梨花所杀。特请道友来此，共擒此贼人，与儿报仇，方泄我恨。”二人听了，恨道：“不消道友烦心，要报此仇，有何难处，都在我二人身上。”杨虎大喜，设筵相待。

秦汉见各船俱已渡江，飞向营中缴令，细说此事。梨花大喜，即令三军连夜准备，候江船一到，即要开船。众将得令，各预备停当。将及半夜，船只已到江边，一字排开。元帅传令，趁此明月，即速下船。众将得令，一齐下船，来到西岸。

令先锋罗章打关，金鼓连天，炮声不绝。番儿报进，杨虎大惊，说：“这事奇怪，我已传令江船，不许过江，唐兵从何而来？”传令番官处斩，即出关迎敌。二位道人说：“且免出兵，待贫道先上关去，略施小计，杀他片甲不回。”杨虎说：“既然道友有计，相烦立刻开兵。”那道人来到关前，披发仗剑，扬尘舞蹈不表。

且说罗章杀到关下，只见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吓得罗章胆丧魂消，三军自相践踏。见两个道人，骑了白鹤，落将下来，大喝道：“唐将休走，吃我一剑！”罗章招架不住，拍马而逃。两个道人，在后追赶。后军飞报元帅，元帅大怒，率领四员女将，向前放过罗章。上前迎住，念动真言，喝散飞沙走石。道人大怒，喝道：“你是何人，敢破我术？吃我一剑。”梨花看见两道人：一个面如茄子，红须红发；一个面如黑漆，青发青须，眼睛也是青的，仗剑杀来。月娥飞马过来迎住，仙童忙来助战，杀得二道汗流浹背。金莲、金定也上前围住，两个道人那里招架得住，大败而走。四人在后追赶。那红毛道人，现出一条火龙，用烈火烧来，烧得四人败阵逃回。梨花看见，把手一指，有万丈水冲出，将烈火浇灭，火龙大败要逃。梨花喝道：“往那里走！”拍马追来，黑脸仙长抢出，说：“休伤我道友。”仗剑拦住。梨花手舞双刀来战，杀得他尿屎直流，摇身一变，现出四手八脚，一只螃蟹，口中喷出涎沫，顷刻大雾连天。梨花倒吃一惊，拍马如飞，回转营中。

黑脸道人收了法术，与红毛道人一同进关。杨虎迎住，说：“有劳二位道友，今日出阵，胜负如何？”红毛道人说：“樊梨花果然神通广大，我将烈火烧他，他将倒海之术浇灭。幸道友用雾迷他，不然，怎得收兵。”老将听了，叹口气道：“久闻樊氏利害，不能报仇，誓不两立。”即令家中护送夫人回国。家将领命，遂与夫人流泪而别。杨虎全身披挂，同了二位道人，放炮出关，赶到唐营大骂，梨花倒觉羞惭。应龙上前说：“母亲，老匹夫如此无礼！辱骂母亲，孩儿出去，斩此匹夫。”梨花说：“我儿出去，须要小心。”

应龙得令，上马提枪，冲出阵前，喝道：“老匹夫，你骂那一个？吃我一枪。”杨虎把大刀迎住，一场大战。秦汉、窦一虎二将，见应龙枪法散乱，拍马来迎。两个道人敌住，祭起火球，打中秦汉面门，仰身跌倒。道人仗剑要砍，被一虎救回。复出阵来，道人又祭起火球，一虎地行走了。梨花出阵，对杨虎说道：“老将军，天命归唐。征西一路，各处关头，降者降，死者死，

劝你归顺天朝，免得生灵涂炭。”杨虎骂道：“小贱人，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反来说我投降，吃我一刀。”把大刀往面门砍来。梨花双刀来迎，战了三十余合。旁边恼了金定，提起五百斤大锤，照杨虎头上一锤，打得脑浆迸出，死于马下。两个道人赶出，怒道：“伤我道友。”仗剑砍来。二员女将迎住，红毛道人祭起火球，被梨花乾坤帕收去。道人现出原形，乃是一条火龙，大火烧来，那金定回身逃走。梨花念动真言，顷刻大水冲到，四海龙王将火龙围住，不能脱逃，被梨花飞刀斩为两段。半段飞入中原，半段飞入西番，后为混世魔王。那黑脸道人见了，骂道：“贱人，连伤我两道友，与你势不两立！”仗剑砍来。梨花又放飞刀，道人慌了，口吐雾沫，将天遮瞒，伸手不见五指。梨花无法，退兵十里，渐见天日。众将逃回缴令。梨花道：“大雾迷天，怎得抢关？”月娥道：“我师父有五灵旗，能破雾沫，差将前去借得旗来，可除妖道。”梨花大喜，即令秦汉往金刀圣母，求取五灵旗。

秦汉得令，戴上钻天帽，如飞而去。经过一高山，见有两员小将，各带兵马，旗分红白，在山上大战。秦汉飞下说：“二位将军不必相斗，有后问你。这样年少英雄，不去干功立业，野战何益？”二将住手问道：“你从空飞下，是神，还是鬼怪？说个明白。”秦汉道：“我不是神仙，不是鬼怪，乃是王禅老祖弟子，姓秦名汉。随驾征西，路阻沙江关，有妖道喷雾迷人。奉大唐元帅将令，往金刀圣母借旗，走此经过。今见二位英雄，何不随我同去证西，建功立业。岂不为美！”二人听了，下马便拜，说：“我姓刘名仁，他姓刘名瑞，均是大汉之后，伐匈奴到此。此间有东西二山，各人把守。他要占我东山，故此相斗。天幸相遇，愿拜为师。”秦汉大喜，收为徒弟，说：“待我借了旗回来，同你去见唐王便了。”二将依言，各自回山，收拾人马等候。

秦汉仍飞上云头，片时来到竹隐山仙人洞，只见洞中走出两位仙姑，手提花篮。秦汉上前说：“烦二位仙姑通报圣母，说王禅老祖弟子秦汉，要见圣母。”仙姑听了，说：“原来是刁家妹子之夫秦汉，请说明来意，方可通报。”秦汉说：“因奉樊元帅将令，为蟹雾迷阻沙江关，不能进关。我家月娥，说圣母有五灵旗，能灭雾沫，特来求取。除了妖道，即当奉还。”仙姑听了，说道：“稍等，待我前去禀知师父。”入洞中来蒲团前说：“师父，外面有王禅老祖徒弟，奉樊元帅令，来借五灵旗，去破雾沫。现在洞外伺候。”圣母道：“命他进来。”仙姑出来，遂引秦汉来到蒲团之下，见了圣母，跪下说：“弟子秦汉拜见。愿师父圣寿无疆。”圣母道：“你之来意，我已深知。”取出五灵旗付与秦汉，说：“要破雾沫，将旗一展，他性命难逃。”

秦汉拜谢出洞，飞上云端，望着高山飞下。刘仁刘瑞接着，秦汉说：“我先去缴令，你们随后就来。”秦汉飞向营中，说知前事。元帅大喜，传令打关。黑脸道人仍喷出雾来，元帅将旗一展，只听得霹雳一声，雾散云开。众将一看，忽有簸箕大一只死蟹。元帅大喜，吩咐抢关，那番兵倒戈投降。元帅进了关，一面上本报捷，一面出榜安民，又望空拜谢圣母，招降安抚番兵，停留半月。

有探子报道：“关外有二员小将，领部卒一千，说是秦将军新收的徒弟，要来投见。未奉军令，不敢放入。”元帅道：“命他进来。”刘仁、刘瑞进了帅府，参见元帅。元帅见二人一表人物，心中大喜，遂对秦汉说：“他二人是你新收的徒弟，带领本部人马，到你营中学习，立功之日，奏王加封。”秦汉得令，同二人一起拜谢，众将称赞不表。

次日二人拜见了刁月娥，于是二人尽心学习兵法，刘仁后来与天竺国公主银杏成亲；刘瑞与真童国公主金桃完婚，此是后话。这一本是秦汉收徒弟团圆，欲知樊梨花征西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凤凰山番将挡路 薛应龙神女成亲

话说樊元帅得了沙江关，秦汉收了刘仁、刘瑞为徒，养马三日，查明国库钱粮，起兵西进。仍点罗章为先锋，秦、窦二将为左右翼，大兵五十万，放炮三声，离了沙江关，望西进发。一路上旌旗浩旗，兵将威风，行来尽是沙漠之地。走了半个多月，来到凤凰山。山上有一关寨挡住，传令扎下营盘。一声炮响，营盘扎得坚固，令罗章明日到关讨战，众将得令，放炮停当。此话不表。

且说凤凰山守将，乃是国王御弟，姓乌名利黑。身高一丈，红脸黄发，眼如铜铃，两臂有千斤之力，用两支竹节钢鞭。得异人传授，随身有一件宝贝，名曰“追魂伞”。闻知西番失了许多地方，番儿报说：“唐朝人马已到山下。”忙同众将至山下，将唐营一看，果然扎得坚固，号令严明。对众将说：“果然樊梨花名不虚传，深通兵法。趁他兵马初到，兵将劳顿，攻其无备，今夜劫他营寨，挫其锐气。”诸将说：“千岁神机妙算，我等候令。”乌利黑大喜，回身升帐，点左右先锋蛮子海、蛮子牙：“你二人带领兵马一万，下山埋伏山林，听号炮一响，率兵杀入唐营。我有兵接应。”二人得令，领兵下山去了。自己全身披挂，骑上红鬃马，率领铁骑，下了凤凰山，偃旗息鼓而来。

再言梨花在营中，同众将赏月，忽听一阵风来，将灯吹灭，元帅大惊。丁山道：“这阵大风，须防今夜番兵劫寨。”元帅点头说是，传令众将，休得卸甲离鞍，调遣众将，营外埋伏，留下空营。众将得令，各自去了。且说乌利黑率领众兵，三更时候，炮声一响，杀入唐营，不见一人，只有空营，大叫“中计！”传令将前军作后军急退，唐兵听得炮响，各路杀来。应龙正迎着蛮子牙，罗章正迎着蛮子海。二人心急慌忙，枪法散乱，被应龙、罗章刺死，一万人马杀死大半。丁山冲入中营，正遇着乌利黑，枪鞭并举，两人大战。又来了应龙罗章二人敌住，乌利黑全然不惧，又见四面八方齐杀来，看来难敌，虚晃双鞭，杀开血路而走。应龙喝道：“番奴往那里走？”随后追来，追到凤凰山谷中，却不见了乌利黑。回头又见乱石塞断路口，心中大惊，东奔西走，无路可通。守到天明，再回营去。

再言乌利黑入丁山谷之内，却自收拾残兵回凤凰山去。唐兵杀上山来，矢石如雨打下，梨花鸣金收军，计点军士，不见了应龙，即令明早去寻。次日探子报进：“乌利黑在营前讨战！”元帅问道：“那位将军出去，擒此番奴。”早有罗章应道：“小将愿往。”元帅道：“先锋出去，须要小心。”罗章上马提枪，冲出阵前。见了乌利黑，大喝道：“番狗昨日败去，今日又来送死，快快下马受缚，免吾动手。”乌利黑大怒说：“唐蛮子休得夸口，放马过来。”一鞭直向罗章打来。罗章把枪架住，两下大战一场，战到一百余合，不分胜负。

元帅令秦、窦二将出阵助战，要活捉番将。二将得令出战，喊道：“罗先锋，我二人来活捉这厮，回营请令。”乌利黑听说大怒，奋舞双鞭，敌住三般兵器，又战了数合，不能取胜。虚晃一鞭，冲开阵脚，大败而走。秦窦二人不舍，飞赶说道：“红脸番贼慢逃，吃我一棍。”那乌利黑回头一看，见二将追来，心中大喜。背上取出一柄宝伞，撑将起来，一摇，二将都跌倒在地，番将抢出绑好，乌利黑打得胜鼓回山。罗章欲要来救，见宝伞利害，不敢向前，只得收兵回营，禀知元帅。元帅惊道：“吾知此伞利害，不敢向

前，但他怎样拿人？”罗章说：“小将三人大战，番将诈败而走。窦、秦二将追去，他将一柄宝伞，撑开一摇，只见花花绿绿，二将顷刻跌倒，被他捉去。小将想来，必是‘追魂伞’，不敢去救，特来报知。”元帅道：“尚未夺得此山，反失二员大将。想秦、窦二将，俱有法术，必致无害。但本元帅不知应龙下落，如之奈何？”吩咐紧闭营门，众将得令，坚闭营门。

且说秦、窦二将，被追魂伞摄去魂魄，一时三刻，才醒转来。见番将高坐将台，小番报道：“启上大王，昨夜唐营小将，困于东山，他骁勇无比，几次扳藤上树，幸是山高岭峻，不得上来。请千岁爷定夺，如何处置？”乌利黑道：“不妨，待

过了五七日，他自然饿死，何消处置。但将捉来二将，推来见我。”小番将二将推来台前，立而不跪。乌利黑喝道：“你两个矮子，既被擒来，为何不跪？还是愿降，还是愿死？快快说来。”二将厉声道：“我二人乃唐朝大将，岂肯降你这番奴？要杀就杀，不必多言。”乌利黑大怒，喝令：“推出砍了！”小番将二人推出，正要开刀。只见窦一虎往地中去，秦汉往上一纵上天去了。小番看见，尽皆呆了，忙来报知大王，大王大惊道：“怪不得唐兵利害，军中有此异将，所以西番失了许多地方。今日逃去，明日又来，立即斩了，方除此害。”

再言二将一个钻天，一个入地，逃回营中交令。元帅正在纳闷，忽听二将回营。心中大喜，说：“已知二位将军神术，不知怎样逃回。”秦、窦二将，遂一一说明。”小将军也有消息，昨日已饿了一天，快定计救他性命。”元帅说：“既有消息，烦窦将军准备干粮，前去救他。烦秦将军去盗‘追魂伞’，好破他的兵。进了凤凰山，其功不小。”秦汉道：“这个何难，也曾盗过飞钹，盗过摄魂铃，料这柄伞，有何难哉？管教手到拿来。”元帅说：“须要小心。”二将领命，分头而去。

再言凤凰山谷中，有一仙女，与薛应龙有七宿姻缘之分，见应龙被困凤凰山谷中，想他前生乃芦花河水神，在王母面前调戏于我，贬下凡尘。遂化成园林一所，等候应龙。应龙在山谷中，困饿一日，听得山头笑话之声。抬头一看，见一班仙女，在山上玩耍，叫道：“姐姐们，救我一救。”梅香道：“你是何人？何故在此？”应龙道：“我乃大唐小将薛应龙，被乌利黑困住在此。如今乞救一命。”使女回禀与仙女。仙女道：“你去对他说，我家公主乃乌利黑之妹，立愿要嫁唐将，你若肯从，救你上来。若不允从，饿死在谷内。”梅香领命转达，应龙即满口应承。遂即放下红绫索，救起应龙。来到亭前，见小姐有倾城之色，又许他招亲，称心满意了，忙上前见礼，说：“小将薛应龙征西到此，困入谷中，承小姐相救。又蒙许以婚姻，小将不才，敢不从命。”小姐微笑道：“我自愿要招中国人物，今日天喜相逢，三生之幸，伏祈勿却。”应龙道：“即蒙美意，何敢不从，趁此良辰，共应花烛。”于是二人就此成亲。真是郎才女貌，春宵一刻，千金难买，此话不表。

再言一虎，奉了将令，地行到谷中，伸头一望，并无音信。找到晚来，一轮明月当空，四处呼唤，不见人声。心中想到：莫非不在此间，抑或有变？睡他一觉，等待明日再寻便了。

再言秦汉飞到番营，听得乌利黑吩咐众将，严守关寨，遂把宝伞系在背上，不脱衣甲，和衣睡了，鼻息如雷。秦汉见帐中灯烛辉煌，幸无人声，遂飞身下来，悄悄潜入帐中，见防护军皆在地下打息，乌利黑隐几而卧，心中大悦。见伞在背上，要动手，谁想伞上铃响起来，乌利黑惊醒了，叫声：“不

好了，有贼盗伞了！喊色未绝，防护众军围上。秦汉措手不及，被乌利黑擒住。要知秦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月娥摇动摄魂铃 梨花灵符破宝伞

却说秦汉盗伞，摇动铃响，被乌利黑捉住，众将将他绑了。乌利黑道：“这矮子有钻天之术，将他锁在旗杆上，不怕他连旗杆一齐拔出。”众将得令，将秦汉吊在旗杆上，等到天明。次日到营前骂道：“不中用的蛮子，怎么使矮子来盗我宝伞，被我拿住，吊在旗杆上，待拿齐众蛮，然后开刀。若有能人会我，快些出来。”刁月娥听见丈夫被捉，忙上帐讨令，愿出营会他。元帅说：“须要小心。”月娥得令，全身披挂，手舞双刀，骑上青鬃马，冲出阵前。抬头一看，见乌利黑面貌凶恶，遂大喝道：“番奴休得无礼，快快还我丈夫，万事全休。若有半字不肯，将你凤凰山踏为平地。”乌利黑见刁月娥十分美貌，笑道：“好一位佳人，为何配了矮子？”叫声：“娇娇！你丈夫吊在旗杆之上，不若嫁了我罢。”月娥大怒，手舞双刀，劈面砍来，乌利黑说：“好一个不中抬举的妇人。夫人不要做，倒要跟这丑汉。”将双鞭迎住双刀，一场大战。元帅放心不下，令仙童、金莲二人掠阵。那秦汉在旗杆上，口中念动真言，铁锁即开，遂拍手哈哈大笑道：“番奴我去也。”看守番卒，吓得魂不附体。乌利黑看见，鞭法大乱，虚晃一鞭，败下阵来。月娥心中想道：先下手为强，遂取金铃在手。乌利黑也撑开宝伞在手，说：“休得追来，宝贝来也。”月娥说：“我也有宝贝在此。”两人各自摇动，各人俱跌下马来。仙童飞马直冲，救了月娥，那边番将也救了乌利黑，各自回营。元帅听了十分烦恼，说：“这伞如此利害，摄去月娥灵魂，怎生是好？”

正在此言，一虎回营，说：“昨宵备带干粮，到谷中寻觅小将军，遍处不见，特来回令。”元帅不悦道：“寡将军，此事如何是好？”秦汉回营上帐：“元帅不必忧愁，月娥娘子不久就醒转来的。待末将再去盗他宝伞，破之甚易。小将军自有下落。”元帅听了喜道：“秦将军若盗得伞来，破了凤凰山，寻到孩儿，真功不小。”说毕，月娥醒将过来，遂摆筵压惊。

当夜三更时分，秦汉仍到番营，乌利黑伏几而卧，伞依旧背在身上。心中想到：“若要解伞，铃又要响起来，怎能盗得到手？不如将衣襟扯下一幅撕碎，塞了铃口。”轻轻解下伞来，取在手中，喜之不胜。心中想道：“若盗了就去，非为好汉。来的明，去的白，叫醒他好去。”把手向桌一拍，喊道：“番奴，有刺客来了。”说罢腾空去了。乌利黑忽惊醒，叫道：“有贼！”众将俱来防护。乌利黑把双眼拭开，说道：“你们可曾见有刺客么？”众将道：“小将等环立在此，未见有刺客。”乌利黑道：“方才梦中听桌子一响，叫道‘刺客来了！’如何你们不见？”众将听说，忙往帐外一看，听得云端里笑道：“我是秦将军，要刺番奴，今晚且取此伞，明日来取你首级。”说完去了。吓得众将魂不在身，将言回复乌利黑，说：“不是刺客，就是昨夜那盗伞的矮子。他说明日来取大王首级，岂不是祸事么？”乌利黑听了，果不见了背上宝伞，笑道：“幸我有先见之明，真伞调换。若盗了真伞去，凤凰山就难保了，须要防他明日再来行刺。”众将乱到天明。次日饱餐战饭，率领众三军下山，杀至唐营，指名要：“矮将出来会我。”秦汉忙上帐讨令道：“他伞已没了，今还来送死，待小将擒来。”元帅应允，秦汉来至阵前，喝道：“番奴，你宝伞已失，敢来送死么？”乌利黑道：“盗伞贼不必多言，吃我一鞭。”秦汉将狼牙棒迎住，两下大战。月娥见丈夫出阵，讨令助战，秦汉夫妻与乌利黑大战三十回合。月娥知他宝伞已失，放开胆量忙取金铃在手，正欲摇动，只见乌利黑又有宝伞撑开，各人摇动，三人俱跌下马来。众

将抢上，救回月娥夫妻。番兵救了主帅回山。梨花听了大惊道：“原来昨夜盗来的伞，乃是假的。他有此妖术，大兵焉能西进。”说毕，秦汉夫妻醒转，上帐禀说：“要破此伞，待小将去见师父。”元帅依允。

秦汉戴上钻天帽，飞上云端，不一时，早到了仙山洞。王禅老祖驾坐蒲团，早知此事，命童子出洞，唤师兄进来见我。道童奉命出来，果见秦汉，说道：“师兄，师父昨已晓得，唤你进去。”秦汉听了大喜。同进洞府，来至蒲团前，倒身下拜。拜毕，王禅老祖说：“徒弟，你此来何为？”秦汉将“追魂伞”利害，乌利黑兵阻凤凰山，不能西进之事说了，“弟子奉元帅将令，特来叩求师父破伞之计。”老祖道：“此伞易破。我有灵符十二道，你拿去，上阵之时，放在盔内，此伞立破矣。”秦汉大喜，接了灵符，别了师父，出了洞口，飞上云端。不多一会，来到唐营帐下，禀知元帅，说明此事，元帅大悦，传令三军：“准备叫战，秦汉、一虎二人速去讨战，我自有兵接应。”二将得令带领兵马出营去了。又点先锋罗章、秦梦、丁山、刘仁、刘瑞，点女将金莲、月娥、仙童、金定，头上皆带灵符，梨花亲率大兵直杀至山下。乌利黑正与秦、窦二人交战，看见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元帅传令，休放他走了。乌利黑杀得走投无路，又将宝伞摇动，见唐将全然不觉，越添精神，乌利黑大惊，杀开血路而逃，被梨花祭起飞刀，红光一闪，斩为两段。番兵见主将已死，皆下马投降。元帅遂上山，出榜安民，盘查各库，又令秦、窦二将：“再往谷中去，寻觅小将军。”二人得令。

再言薛应龙与小姐在花园成亲，不觉七日，已了夙愿。遂备饯行酒席，叫道：“郎君，奴非番邦之女，我乃此山仙女。只因与你有七宿仙缘，但天机不可泄露。愿郎君莫负奴心，你母亲已将乌利黑杀了，占了凤凰山，命秦、窦二将前来寻你，须保重向前西进。”应龙听了，双眼流泪，叫声：“贤妻，我和你恩爱夫妻，不想今日就要离别。望妻渡我成仙，一同去吧。”小姐道：“郎君，天命难违。”不能同去，二人执手依依，叫声：“郎君，非是奴心肠硬，你不必留恋，快快去罢。”应龙只得带泪拜别，那小姐送出园门，忽然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少停风息，不见了花园并神女，却在荒山之中。应龙想到，这也希奇，难道我学了刘晨、阮肇，误入天台，得遇仙姑，结了姻缘？他说我母亲已斩了乌利黑，差人寻找我。待我拭干眼泪，好去会他。恰好秦汉来了，叫声：“小将军，你一向躲在哪里，再寻不着。”应龙说明此事，二人大喜。秦汉笑道：“师兄，想为人在世，相貌要生得齐整。我和你前世未修，做了矮子，要对亲，就吃了许多辛苦，央亲眷，托朋友，方能成亲。你看这小将军，生得一表非凡，神女也动起火来。不费半点功夫，就做了亲。”一虎叫声：“师弟，闲话不必说了。快去同小将军去见元帅，好起兵西进。”应龙道：“此言不差。”三人一路上飞步而行，来到山上，进营拜见母亲。梨花大喜，叫声：“我儿，你在谷中，为娘差人寻你，因何今日才回？”应龙就将前事细说一遍，梨花说：“仙缘巧遇，甚为奇事，不必挂怀。待征西平定之日，另觅一个美貌媳妇配你。”应龙说：“多谢母亲。”元帅差官修捷书申报天子，一面传令拔营西进。放炮起程，离了凤凰山，一路上望西前进。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刘晨，阮肇——相传东汉水平年间，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二女子，邀至家，留半年，其地气候草木常如春时，迨还乡，子孙已历六世。后诗文遂用刘阮指成仙而去的人。

第五十回 捆仙绳阵前收伏 救龟蛇二将腾空

却说樊元帅离了凤凰山，率领大兵望西而来，来到麒麟山，遂传令扎下营盘，明日开兵。放炮一声，齐齐扎下。且说麒麟山守将苏文通，乃苏宝同族弟。闻小番报道，凤凰山已失，唐兵到此，忙令：“山上多加灰瓶、石子，小心保守。若有人来讨战，速即报我。”众将得令不表。

次日樊元帅升帐，点齐兵将，说：“今日哪一位将军去讨战？”早有一虎应道：“小将愿去取关。”元帅说：“将军此去，须要小心。”一虎得令。遂率同部兵出营，上山讨战，喊道：“山上番狗，快报与主将知道，说大唐兵马来至，快快献关。若言不肯，打进关来，鸡犬不留。”骂声不绝，早有番奴报入帅府禀道：“国舅爷，不好了！关外唐将讨战，骂不绝口。”文通听了大怒。吩咐备马抬斧，立刻披甲上马，放炮开关，带领兵卒，亲下山来，冲到阵前。一虎见来的番将，生得尖嘴鬼脸，青面黑须，眼如铜铃，声如破锣，头带虎头盔，身穿黑金甲，手执宣花斧，坐下花斑豹。拍马前来，竟不答话，将斧望一虎面上砍来，一虎将棍抵住，战有三十余合，忙取出一柄扇子，名曰“羽翎扇”，照一虎头上一扇，一虎叫声“热杀我也！”往下一钻去了。一连几扇，连地皮都扇热红起来了。一虎地中走了数十步，始无热气。回到营中，上帐禀知元帅，说：“此扇利害，幸亏小将去探阵，被他一扇，我就逃回地中，尚且几乎热死。若别人去，恐化为飞灰，元帅能除此扇才好。”梨花听说：“谅众将不能除此火扇，待我亲出以水破之。”传令众将，一同出阵。文通看见，连声喝采：“好一个美貌佳人！”叫一声：“女将军，留下名来。”梨花喝道：“本帅乃大唐征西大元帅威宁侯樊。”文通喝道：“反贼！你果然名不虚传。你枉有这般美貌，何不送进国王做个妃子，岂不富贵。反降敌人，今日须听我言，早早改邪归正。”梨花听了大怒，喝声：“匹夫，休得胡言，放马过来。”将双刀砍去，文通气力不加，架不住了，忙向身边取出羽翎扇扇起，顷刻烈火焚来。梨花念动真言，忽然北海水护了唐营，文通看见面前多是大水，吓得魂不在身，拍马便走。被梨花祭起飞刀，斩为两段。

梨花收了羽翎扇，退了北海水，点齐人马，正要上山破寨，只见山头上飞下一个道人，身穿八卦衣，绿豆眼，尖嘴青脸，手执一把宝剑，大怒道：“梨花小贱人，我和你皆是道家弟子，怎敢连伤我两个徒弟，今日替他报仇。”梨花笑道：“我何曾认得你两个徒弟？你是何方妖物？敢出此言。”道人道：“我乃八卦道人，当初在武当山，你师父黎山老母也曾见过。我家徒弟，就是凤凰山乌利黑及苏文通，俱被你斩了，全不念道中情面。快偿他命来。”梨花道：“他二人自取灭亡，与本帅无干。况天命归唐，仍执迷不悟，连你狗命难逃。”道人大怒。仗剑砍来，梨花用刀架住，两下交锋，剑去刀迎，刀来剑架。战到数十合，道人虚晃一剑，把口一张，飞出无数火鸦，迎面飞来，梨花将北海水浇灭。道人见破火鸦，就在水里杀来，滔滔大水，全然不惧，仍仗剑奔来。梨花道：“这妖物却有本事。”忙祭起飞刀，道人慌了，借水遁而走。

梨花收了法术，鸣金收军。众将接进，俱皆赞服。梨花道：“正要上山破寨，被妖道阻住。他虽借水遁逃去，决然要来。明日姐姐用捆仙绳捉他。”仙童：“得令。”次日道人又来讨战。仙童匹马出迎，并不答话，一场交战，到数合，道人口喷出火鸦。仙童取出金瓶，倒出金龙无数，破了火鸦，诈败

而走。道人不知是计，在后追来。仙童祭起捆仙绳，将道人捆了。军士不敢怠慢，上前拿住，解回营中。元帅大喜道：“不要被他遁去。”遂把仙符镇压。吊在旗杆之上，道人现了原形，却是武当山龟将，逃在此间，阻住西进。元帅说：“待破了关寨，送还武当山，候教主发落。”正言间，探子报进说：“又有一道人，口称长寿大仙，与八卦仙好友。闻知吊在旗杆上，特来报仇，在营前大骂。”元帅说：“既如此，应龙孩儿出去擒他。”应龙得令，上马提戟，冲出阵前，大叫：“妖道，快来会我。”那道人仗剑来迎，二人战有十个回合，道人把口一张，吐出数条火龙，直奔应龙。应龙吓得魂不附体，大败而走。小军报知元帅，元帅令仙童去救应龙。仙童得令，上马出营，正遇应龙，应龙叫：“母亲救我！”仙童说：“不妨事。”放过了应龙，仙童笑道：“些须小技，在我面前弄巧。”随把小金瓶倒出数条水龙，浇灭火龙；祭起捆仙绳，又将道人捆住，解回营中。元帅吩咐：也吊在旗杆上。长寿大仙现了原形，乃系一条大蛇，盘在龟背之上。梨花见了好笑，说：“西番多用这般人。”捷书飞报唐王，一面传令抢关。

军士忽报进说，外面有一黑脸道人，要见元帅。梨花吩咐请进，道人走进营中，梨花起身相迎，问道：“仙友何处洞府？那座名山？乞道其详。”道人道：“贫道乃北极真君座下张大帝便是。”梨花听了，倒身下拜，迎入帐中上坐，说：“大帝此来为何？”道人说：“因龟蛇二将私逃下山，今被元帅擒住，特来讨个人情，放了他。”元帅听了，顷刻令军士放下，解去捆仙绳，二物复变人形，上前拜见大帝，大帝说：“你两个孽障，私逃下山，吊在这里吃苦。吾不来救你，不知吊到几时，快过来拜谢元帅。”梨花也来陪礼毕，便向大帝说：“本帅到西番，不知还有险处么、乞明指示。”大帝说：“有两句诗赠你，你谨记着，后有应验：

诗曰：

此去芦花有险惊，金光阵上产麒麟。

梨花听了，拜谢大帝。大帝出了营门，带了龟蛇二将，驾云而去，竟往北方不表。却说元帅吩咐三军抢关，番军投顺。得了麒麟山，养马三日，查明府库钱粮，传令起兵西进。出了关门，望西进发。行了数月，来到芦花河，有关挡路，传令扎营不表。

再言苏宝同，向日被二路元帅薛丁山杀得大败，同了铁板道人、飞钹禅师，一齐逃走。飞钹禅师炼了十六面金飞钹，铁板道人炼了二十四面铁板。三人怀恨，想要报仇，到各处名山，请了许多道友，禀知国王：差人往鞑鞞国，借兵十万；金萱王叔领兵，波斯国差大将宝树起兵十万；乌孙国差驸马洛阳起兵十万；鬼空国差山桃起兵十万；彭虚国差石榴起兵十万；天竺国公主银杏起兵十万；真童国公主金桃起兵十万；苏禄国太子名扶桑，起兵十万，前来助战。八国共来兵八十万，连本国兵五十万，共一百三十万，皆在关外驻扎。宝同迎八将进关，设筵接风。次日升帐，传齐八位将军听令道：“深恨唐将夺了我国许多地方，十去其八。今欲摆下一个金光阵，复回西番，杀他片甲不回，方消此恨。闻唐兵已到芦花河，烦将军等各带本部兵马，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方镇守。闻鼓者进，闻金者退，不得有违。”

乾、坎、艮（gèn 音亘）、震、巽（xùn，音讯）、离、坤、兑——即八卦，《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用“—”（阳）和“--”（阴）两种符号组成。每一卦象征一种自然现象，即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艮（☶）为山，巽（☴）为风，兑（☱）为泽。八

八将齐声：“得令！”各带本部兵，按八门镇守去了。有诗为证。诗曰：
一百卅万雄兵到，那怕唐朝会用兵。
未知破阵如何，且看下回自有分解。

卦互相搭配又得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八卦相传为伏羲所造，后用来占卜，小说中常以此运用到排兵布阵中。

第五十一回 苏宝同布金光阵 樊元帅连抢关寨

却说苏宝同，又请得五位大仙到帐，说：“烦李大仙师领青旗一面，镇守东方甲乙木，必要活擒唐将，不可放走。”李若虚仙师接了令，向东方镇守去了。宝同又请仙师赵通明，付红旗一面，镇守南方丙丁火，摆阵活捉唐将，休得放走。赵仙师领命，接旗往南方去了。又请周去命仙师，付白旗一面，镇守西方庚辛金，挡住唐兵，周仙师领兵向西方去了。又请钱龙宾仙师，付黑旗一面，镇守北方壬癸水。休要放走唐将。钱仙师接了黑旗，往北方而去。又请仙师文光斗，付黄旗一面，往镇中央戊巳土。唐将到此，一鼓而擒。文仙师接令去了。

苏宝同分派毕，对二位军师说：“想梨花虽英雄无敌，只怕难破此金光阵也。”铁板道人、飞钹仙师二人笑道：“国舅演此八门金光阵，更有我们一十六面飞钹，二十四面铁板，安挂在阵门上，梨花纵有本事，若进我阵，顷刻将他打为肉泥，定叫唐兵片甲不回。西番一带，仍归原主。趁势杀到中原，夺他花花世界，何难之有？”宝同听了此言大喜。差人打战书到唐营，明日开兵。关内设筵款待二位军师，此言不表。

再言梨花扎营在芦花关外二十里，商议打关。正与诸将计议，忽见番儿打进战书，说：“金光阵摆完，明日交兵。”元帅见了批允，打发小番回去。与仙童说：“我昔日在师父门下时，听得诸仙讲论阵法，说金光阵灵妙莫测，任凭天仙也解破不来。今宝同请了诸仙，摆了此阵。又借各国雄兵，若要破阵交战，须要计议为主。”仙童笑道：“主帅放心，我主洪福齐天。征西以来，势如破竹，何况什么金光阵。先打破关头，然后破阵，更兼许多法术之将，何惧番兵百万？况苏宝同败兵之将，何足道哉！”

次日点秦、窦二将打关，二将领命，带了人马出营，来到关前大骂。早有小番报进：“启上元帅，有矮子前来攻关，口中大骂。”宝同听了大怒。对二位军师说：“昨已约来破金光阵，今反先来攻关。”铁板道人说：“他既先来攻关，我们出去对一阵如何？”宝同大喜。遂同二位军师，一齐上马。放炮开关，到了阵前，见秦、窦二人耀武扬威，铁板道人遂对飞钹禅师道：“我们曾受他气，如今须要着实防备。”飞钹禅师说：“师兄所见甚是，我们先下手为强，不要上他的当。”

说罢冲将过来，秦窦二将看见，叫道：“师兄，这和尚道士，不正是在锁阳城，用飞钹铁板，败阵逃去的么？”一虎道：“一些也不差。今日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我和你先下手为强。”秦汉道：“是极。”将棍棒抵住僧道，喝道：“屡败之将，今日又来送死。”僧道听了大怒，将刀砍来。四人关前大战，战有数十合，道人祭起铁板打下，一虎身子一扭，往地中去了。和尚祭起飞钹，秦汉往天上去了。僧道各收回宝贝，杀至唐营。早有探子报知元帅，梨花忙点了金定、仙童、金莲、月娥四员女将，说：“你们出战，须防铁板飞钹，小心为主。”四员女将领令出营，正撞着僧道，两边接住，六人大战。杀得僧道满身冷汗，抵敌不住，兜转丝缰，大败而走。金莲、金定不敢追赶，勒马督阵。仙童、月娥二人拍马追来，叫声：“妖僧妖道，往那里走！快快下马受缚。”僧道闻言大怒，回头见他二人追来，放下胆量，转马接注交战，战有数合。仙童想：他飞钹利害，我哥哥尚被他擒住，不如先下手捉住此僧。遂虚晃双刀，回马诈败而走，和尚叫声：“往那里走？”随后追来，仙童祭起捆仙绳，和尚见了，叫声“不好！化道红光去了，仙童

吃了一惊，收了捆仙绳。

再言月娥与道人大战，道人看见和尚逃去，无心恋战。正欲逃走，被月娥摇摄魂铃，那道人跌下马来，被唐兵捆住，鸣金收军，进营禀见。元帅大喜，吩咐：“将妖道推过来。”喝道：“你为何出家之人，又不守清规，修炼妖法，前来助战？今日被擒，有何话说？”道人被摄去魂魄，似死一般。元帅大怒，令刀斧手：“推出辕门，斩讫报来。”左右将道人推出，正要开刀，谁知妖道还魂，走睛一看，始知被人拿住，又见刀斧手将刀砍下，他就借了土遁逃走。刀斧手正要砍下，不见了道人，大惊，禀知元帅。元帅听了惊道：“他也知遁法。有此左道旁门之术，焉能夺得此关，破得金光阵？”秦、窦二将回营禀道：“元帅不必心焦。我二人今夜进关，里应外合，得了此关，就好破金光阵了。”元帅回嗔作喜，说：“二位将军仙术高强，今夜前去，须要小心，见机行事。事成回来报我，我起兵接应。”

二将得令出营，守到晚来，饱餐夜饭，全身结束，一个上天，一个入地，不到片刻，进了关门。一虎地中钻将出来，秦汉云端走下，说道：“师兄，我们探听军情，怎得两件番衣、腰牌，方可出入。”一虎道：“不难，待我黑夜时分，只可钻入营中，先盗了衣服腰牌，然后行事。”一虎地行进营，只见四个番军，提了灯火，敲锣击柝，走近前来。一虎地中听见四人说道：“哥哥，我想国舅爷，今夜往芦花河演阵去了。只有两位军师在内，今日战败回来，已安息了。叫我们小心巡察关门”莫使唐人窥探。中军等皆不敢睡，须要把锣敲得响亮，闹他一夜便了。”一虎听得明白，心中暗想：等巡军去远了，钻出来。寻秦汉不见，又入地中去了。那秦汉飞到关前，想要盗取番衣，奈他防备甚严，遂提脚缓步，见有二个军士睡倒，心中甚喜。待我剥他衣服，解下腰牌；寻着师兄行事。遂轻轻动手剥下番衣，解下腰牌，上写道“金龙”、“金虎”两个名字，心中大喜。拿了衣服腰牌，营前不见一虎。又往营后来寻，遇见一虎。也将四个巡军之言，对秦汉说明了。秦汉道：“说的是，虽然妖僧妖道睡熟，守关军士甚严，我们焉能成事。”秦汉道：“待我回去报知元帅，连夜起兵打关。那时我穿了番衣，开了关门，接他进来，反手而得。”一虎说：“好计，快些去报。我在此打听候你。”

秦汉飞回营中，报知前项之事。“元帅可作速起兵打关。”梨花一听大喜。遂令秦汉仍到番营，会了一虎。此时正打三更，看守番军，多已睡熟。秦、窦二将欢喜，遂杂在守关兵队内安睡，番军无数，哪里来查究？

再言梨花点了丁山、应龙，带领人马，僵旗息鼓，悄地而进，前去打关。二人得令，领兵前行。元帅同了四员女将及刘仁、刘瑞，随后而来。却到四更时分，前军已到关前。一虎遂对秦汉说，关外大兵谅皆已到，可趁番人睡熟，先烧他粮草，然后开关，便能成功。于是将引火之物，置诸粮草里面，烧将起来。关外唐兵见了，喊杀连天。攻打关门，番将梦中惊醒，昏头搭脑，不辨东南西北。喊声“不好了”！但见火光四起，多去救火。却被秦、窦二将，斩关落锁，放进丁山父子，一拥而进。二将乱砍乱杀，番军弃了芦花关，憎道梦中惊醒，但见四下火光冲天，好不慌张，带了宝贝，前后皆火，只得土遁而走。烧死番军无数。

元帅兵马进关，救灭了火。只道僧道烧死，满心欢喜。次日安民。再言宝同在金光阵中，听报关内火起，大惊，走到阵外一看，叫声“不好”！即

柝 (tuò, 音拓) ——打更用的梆子。

刻领兵来救，正值二位军师逃来。不知去救火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薛应龙劫阵丧命 二刘将公主招亲

却说苏宝同见二位军师，狼狈而至，惊问：“何故如此？”僧道说：“因昨日我们出战，被唐营女将杀败逃回，多吃了几杯酒，正在睡熟。不想被他放火烧营，打进关中，望乞恕罪。”宝同道：“何干二位军师之事，多是本帅不曾预先算定，故有此变。反累二位军师受惊，今关寨已失，谅难破此金光阵及过得芦花河哩！仍烦二位军师，严守阵门，务必杀尽唐兵，方消此恨。”那些败残番兵逃走，分拨添守。

再言樊元帅在关中，打捷书报与唐王。一面同众将出城，往番阵一看，见他摆得十分利害。旌旗招展，剑戟重重，焰焰红光冲天，必有宝贝在内。主帅说：“日间不好去看，待晚上去看便了。”仙童说：“言之有理。”进入城内，直到帅府。等到黄昏，带了四员女将，悄悄出了城门，来到番阵前。其夜月暗星稀，五人偷看，只见灯球照耀，四面八方，杀气腾腾。八个阵门，俱有红光万道，令人可畏。正在此看阵，只听得阵内喊声道：“阵外有马铃声，莫非有奸细？快出去捉来。”五员女将听得分明，遂道：“我五人在这，倘他阵内杀出，如何抵敌？不如回关去罢。”遂勒转马头，回关去了。阵内番将杀出，五人早已回关，元帅回到关中，众将俱来问看阵如何？元帅说：“不知宝同何处学来，摆得这金光阵，十分利害。内分八门，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五方分青、黄、黑、白、红，分为五营。各有番兵把守。阵中红光现出，必有宝贝在内，若探此阵，须要前去请我师父，方可破得。但我掌帅印，不能亲去，谁去走一遭？”丁山上帐说：“这金光阵，我师父王敖老祖也晓得。夫人身为元帅，不必擅离军伍。差别将去，黎山老母决不肯来。不如小将前往师父处，问个明白。”梨花道：“相公能去更好，须要取十件宝贝来。那怕苏宝同三十二把飞刀，和尚飞钹，道士铁板。”丁山“得令”，带了梨花手书，星夜前往云梦山不表。

再言应龙见母亲这般说，心中不服。管他什么金光阵？不如瞒了母亲，私去打阵，乘其无备，杀入阵内，破了他阵，是我大功。待至黄昏时候，与刘仁、刘瑞说知同去。二刘将说：“这个使不得，想元帅神机莫测，尚未敢去破。况我等凡胎肉质，且未奉将令，倘有不测，如何是好？”应龙变色道：“你二人果是小子之见，有我在此怕甚将令？你们胆小，我为前驱，你为后应。”二人不敢违拗，只得答应。是夜天色昏暗，悄悄来到阵前。应龙抬头一看，见阵内扯起三十二盏红灯，照得旌旗闪烁，剑煌戟辉，毫光万道，直透天门。心中欲待退兵，又恐刘家兄弟耻笑，只得硬了头皮，传令手下军士发喊，打入“离”门，那辨东西南北。只听得一声炮响，一员番将杀出来，生得红脸獠牙，手执狼牙棒，大喝道：“乳臭小儿，敢来打阵。”应龙竟不答话，将手中画戟刺来，战未数合，四面番将围来。喊杀连天，应龙手下兵士，杀得七零八落。四面番将，似铁桶一般。后面刘家兄弟，杀入“坎”门。冲出二员女将；金桃、银杏二位公主。四马交兵，杀无数合。后面杀出五位大仙，身穿绯衣，坐骑白鹤，飞扑前来，好不利害。刘家兄弟心慌，回马要逃。被绊马索绊住，跌下马来。二员女将抢将过来，活捉回营。五位仙人乘胜杀来，应龙无心恋战，要走无路。被道人铁板打下马来，可怜身为肉酱。那应龙阴魂不散，飘飘荡荡，到凤凰山与神女成亲，复归神位。此是后话不

绯(fī, 音飞)——红色。

表。

再言刘仁、刘瑞被两个公主活捉回营。银杏私谓金桃曰：“我们生长番邦，未曾婚配才郎。今擒来二员小将，这般才貌，且兼有勇，何不劝他归降，许以婚姻如何？”金桃笑应曰：“妹也有此意，难得姊妹同心。”吩咐将捉来二将，解至中营发落。小番得令，将二人推来，二人立而不跪。两公主假意喝道：“你两个蛮子，死在我手，还有何言？还不下跪么！”二将怒道：“我堂堂男子，焉肯跪你，要杀就杀，何必多言。”两公主又道：“你两个孩子，倒有烈性胆量，我有话对你说，我二人意欲归附唐朝，奈无人引入，今幸二位将军到此，愿订终身之好。如若不肯，难逃性命，请二位将军三思而行。”二人听了，抬头一看，见两位公主都是绝色，开口说道：“若肯归唐，有话说来，无有不允。”两位公主说：“二位将军，我姐妹二人因生在番邦，难逢佳遇。见你大唐人物，今不顾羞耻，亲自将言对你说，欲要今宵完其花烛，一起降唐，拜见圣上。郎君意下如何？”刘氏兄弟听了，满心欢喜，说道：“既承二位公主不杀之恩，焉得不从？但成了亲，就要归唐。”二人说：“这个自然。”于是银杏向刘仁，金桃向刘瑞，亲释其缚。刘仁见番女声娇貌美，遂对刘瑞说道：“他既肯降唐，亦不妨许配。”刘瑞曰：“今正用人之际，从之以图后举。”遂对两公主曰：“你等真心降唐，万事俱允，若图赚婚，万死不从。”两公主皆满口应承道：“决不荒唐，以图配合。郎君且请放心。”于是四人玉手相携，一同坐下。吩咐小番：“准备花烛成亲。”刘仁配了银杏，刘瑞配了金桃。四人拜过天地，当夜各自成亲。

再说樊元帅心中烦闷，一夜未睡。忽听番营喊杀连天，金鼓齐鸣。连忙披挂上帐，众将齐立。独不见应龙并刘仁、刘瑞，梨花心内大惊，料此三人私自出兵，凶多吉少。正要起兵去救。忽见探子来营报道：“方才三更时分，小将军同刘家二位将军分为前后，打进番阵。小将军被铁板打为肉酱，全军皆没。刘家二位将军，被二员女将用绊马索活捉回营，未知生死。特来告知元帅。”梨花听了流泪道：“孩儿未受皇恩，身丧黄泉，反累刘家兄弟，叫娘能不痛心？”大哭起来，众将劝道：“小将军既死，不能复生。但刘家兄弟死活未定，元帅不必伤怀。况敌军当前，保重为主。”一虎又对秦汉说：“你两个徒弟，虽被擒住，决不丧命，少不得打听个着落。何必烦躁？”元帅听了说：“承众将相劝，秦将军也不必忧愁，但候世子取宝贝回来破阵，刘家兄弟就有消息了。”众将俱言说得是。

再言丁山离了关门，上了腾云马，不多日到了云梦山水帘洞，正值王敖老祖驾坐蒲团，有童子报进说：“师父，丁山师兄在外，有事来求见。”老祖已知其意，说：“令他进来。”童子领命，唤进丁山。丁山叩见师尊。”老祖说：“你与樊梨花夫妇和谐，领兵西进。来此何为？”丁山跪下说：“师父，弟子同梨花西进，得了多少关头。来到芦花关，苏宝同摆下金光阵，十分利害。我妻难破，有求救书呈上。”老祖看了，大笑道：“那飞刀铁板飞钹，虽然利害，但天意归唐。何用假宝，金光阵内，按五方三才八门，要遇青龙黄道吉日，东南从生门杀入，你妻怀中自有宝贝，此阵自破。又有贤人来助，大事不妨。你去罢，少不得后会有期。”

丁山不敢再言，拜谢而去。仍回旧路，来到关前，进营上帐参见，将师父之言，说了一遍。梨花听了道：“我的宝贝虽有，难破阵门。但老祖指点，焉能不从，来朝既是青龙黄道吉日。”即点众将，命秦汉、一虎为前队，去打东方第一门。点金莲、月娥、金定、仙童，同本帅前去打南门。丁山为后

队，两边接应。来了解粮官尉迟兄弟上帐参见。元帅大悦，就点他兄弟二人，领人马为游骑，各路接应。分拨已定，明日五鼓，众将饱餐战饭，披挂上阵。各将领兵分头而进，不知用何宝破阵，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梨花大破金光阵 产麒麟冲散飞刀

前言不表，再讲秦、窦二将来到东门，摇旗呐喊，早惊动了宝同，便对两位军师说：“樊梨花无谋之人，焉能为帅？前日差小将打阵，全军陷没。数日无人来探，今日呐喊而来，须要绝计把他一网打尽，方算我们手段。”两位军师说：“我想他连日不敢出战，必定请得救兵来了。我们三件宝贝利害，就是黎山老母亲来也无益，难破我阵。”宝同听了，连忙传令，点齐众将，必要杀尽唐兵，不得有违。众将得令，提枪上马，等唐兵来到。只有金桃、银杏与刘家弟兄成亲之后，心中各有投唐之意，对夫君说：“明日全身披挂，等唐兵杀来，并胆同心，破他阵门。”刘仁、刘瑞大喜，准备交战不表。

再言秦、窦二将打入东方阵内，惊动大将宝树，提起双锤杀出迎住。又有仙师李若虚跨鹤而来，将双剑抵住。四人大战，杀得天昏地暗，金鼓齐鸣，喊杀连天。来了铁板道人，祭起铁板打来。秦、窦二将一钻天，一入地。宝树、若虚二人见了大惊，满口称赞说：“唐将果然有法术，名不虚传。”道人收了铁板，地中矮将又钻将出来，喝道：“你铁板只好打别人，我秦、窦二爷不怕的。”接住又战。铁板道人大怒，又祭起铁板，双双又钻去了。东方阵中大乱。

再讲南方仙师赵通明，同了王叔金萱守住阵图，只见杀到二员女将，乃月娥、金莲各舞双刀杀入阵来。道人、王叔接住大战。又来了苏宝同，祭起飞刀来斩二员女将。樊梨花即来将手接住飞刀。宝同见了大怒，抡动钢刀，迎住梨花。

这场大战，好不惊人。金莲祭起锦索，月娥摇动摄魂铃，梨花祭起诛妖剑。宝同看见，喊声：“不好了！”先已逃阵。赵通明仙师中了摄魂铃，翻身跌下。仙鹤借其土遁而走。只有金萱王叔没有法术，被红绵索提住，唐兵捆绑而去。三员女将破了南方阵。奋力杀入中阵。只见一道红光冲出，四员番将杀到。扶桑太子手执画戟抵住月娥，洛阳挥马舞刀迎住金莲。番将红韬冲到，又有山桃丑将，手执开山斧，二将迎住樊元帅。七骑大战。又有一仙师文光斗跨鹤来到，直奔助战。

梨花大怒，祭起打仙鞭，将红韬打死。左道人看来不好了，借土遁而逃。山桃吓得魂不附体，倒拖大斧而逃。飞钹和尚大怒，说道：“休要逞能。”喝声漫漫，祭起飞钹打来。梨花说声“不好”，就将混元棋盘祭起，架住飞钹不能下来。复又交锋，一场大战。宝同、铁板道人、五鹤仙人一齐杀到。山桃看见复又杀转。九人围住梨花。梨花杀得浑身香汗，冲动胎气，叫声：“不好了！腹中疼痛不止，想是要生产了。”左撞右冲，杀不出来，腹又痛，力又软，量身必死。

再表仙童、金定同了丁山三人冲到，闻知元帅被围，杀开血路冲进。梨花见了，心中乃安。外面番兵围得铁桶一般，四人再杀不出。不觉黄昏。梨花腹中疼痛，两泪交流，说：“窦、陈二姐，我今打阵，与番将大战一日，冲动胎气。若非你们杀到，性命难保。”说罢捧定肚皮，大叫：“痛杀我也。”唬得丁山三人没法，说声：“贤妻，天近黄昏，救兵未至，倘或元帅生产，如何是好？你二人两旁拥护元帅上马，待吾冲杀出去，回到营中生产，方可无害了。”仙童说：“元帅生产在此刻了。怎得上马回营？趁此时番将未来交战，且守住阵中。待分娩之后，再计较出阵。”

正在此言，只听得四下炮声大振，金鼓连天，苏宝同南边杀来，铁板道人东方杀来，飞钹和尚西边杀来，五个仙师骑鹤北方杀来，还有各国番将四面八方杀到。唬得夫妻四人魂不附体，只得上马执器械招架，保护梨花。丁山敌住各国番将；仙童迎住铁板道人。金定迎住和尚。梨花一手捧腹，一手提刀，正逢苏宝同，熬其腹痛迎战。那里敌得住？一个筋斗跌下马来，宝同祭起飞刀来斩梨花。只见一道红光冲上，将飞刀化作灰尘。宝同大怒，一连祭起二十四把飞刀，照前一样尽作灰飞，心中倒吃一惊。难道梨花跌下马来，暗使神通坏我飞刀？正要飞镖打下，只见阵中一声喊，冲出四员将来，是金桃、银杏同刘仁、刘瑞带领人马杀到。因见梨花下马，夫妻四人拼命杀来，敌住宝同交战。

宝同大怒，对金桃、银杏说：“你两个贱婢反助大唐，此是何说？”两公主说：“我因招了大唐两个小将，做了夫妻，如今一起归唐，正要捉你去献功。”宝同一听此言，急得暴跳如雷，大喝道：“贱婢，好不识羞，吃我一刀！”刘仁、刘瑞敌住。

梨花跌下马来，产下一子，故有血光冲出，将铁板、飞钹冲做为灰。三人大惊，有法难行。窦仙童祭起捆仙绳，将道人捉住，转身来助陈金定。又祭起捆仙绳，将和尚捉住。同来助公主。苏宝同看见人多都来围住，也被捆仙绳拿住。五鹤仙人看见捉去了三人，思量驾鹤飞腾，谁知五只仙鹤被血光冲坏，有翅难逃，跌倒尘埃。月娥、金莲、秦、窦四将都来拿住。五仙看来不好，各借土遁而逃。此番大破金光阵，杀得各国番将番兵实也伤心，逃的逃，走的走，百万番兵十去其八。姑嫂四人连忙救起元帅，只听得“呱呱”之声，有一小儿。金莲、金定扶起元帅，仙童抱起小儿，割战袍一幅，将来包好。

丁山看见大喜，方信师父之言，怀中至宝就是此子，所以冲破金光阵。梨花定了性，开言说：“列位将军，方才唬杀我也。一个筋斗跌下马来，昏晕了，生下孩儿也不知。若没有刘仁、刘瑞同两个番女来救了，不然性命难保，要算四人之功。”对二刘说：“你前番同小将军来劫阵，怎样逃脱？又会了二员女将？”刘家弟兄叫声：“元帅，小将被应龙世子邀同打阵，小将军被铁板打死。小将被两位公主所擒。这位是天竺国公主。这位是真童国公主。有意归唐，招我们成亲。同在阵中，等元帅到来，里应外合，前来救元帅。望乞恕罪。”元帅大喜，见了两位公主花容月貌，正是两对夫妻。说道：“你二人虽是不遵号令，私自出兵。今日救了本帅，将功折罪。”传令招降番军，带其兵马回营，捷书飞报唐王。又说：“本帅十分狼狈，快将苏宝同、僧道一齐推来。”左右将三人推过。元帅见了大怒，指定骂道：“你这孽畜，唐主有甚亏你，必要起兵造反，伤害西番数百万生灵。今日把你碎尸万段，难泄此恨。”宝同亦怒道：“你这贱婢，生长西番，不思报国，反弑父杀兄，投唐叛逆，种种罪恶，不可胜诛。不自反省，反来罪我，恨不能剥尔皮，抽尔筋，与杨藩父子出气，才雪我胸中之恨。不幸天绝于我，被汝所擒，要杀就杀，何必多言。”

樊梨花被宝同羞辱，不觉大怒，喝令：“斩讫报来！”左右将三人推出，解下捆仙绳，换了粗麻绳捆好。正要开刀，只见他三人哈哈大笑说：“我去也！”脱罢，吹口仙气，化作三道长虹，腾空而去。梨花帐上看见，倒却心惊，众将一齐说：“奇了，西番有此异人。”元帅说：“今被逃去，只怕又起风浪，前来阻我西进。”嗟叹一番。计点将士，单单死了应龙。因兵马连

日劳苦，将息半月，再行西进。众将一声答应，关内扎营，卸甲安顿，此话不表。

再言应龙神魂在凤凰山与神女相逢，要归芦花河为神。来到河中，有一孽龙占住，与他大战，反将神女掇去。斗了数月，不分胜败，我也不表。

再言先锋罗章大兵行到芦花河边，只见水波泛滥，兴风作浪，昼夜不息，把行桥冲断，难以过河。军情事重，进营禀知元帅。元帅听了说：“奇了，河水阻我西行进，莫非冲犯了河神，故此作祟？”吩咐左右备下三牲礼物拜谢。元帅到河边奠酒，三杯拜毕，焚化金钱，往河中一看，只见风波不息。收拾回营，独宿帐中，交三更之后，朦胧睡去。只见薛应龙来到，戎妆打扮，上前叫声“母亲”。不知说甚事情，且听下回分解。

三牲礼物——古代的祭祀大礼。一般指牛、羊、豕（猪）。

第五十四回 丁山神箭射妖龙 应龙芦花为水神

再表梨花看见应龙到来大喜，叫声：“孩儿，你一向在那里？叫娘无日不想，无时不思。直到今日见我。”应龙听言流泪，叫声：“母亲，孩儿凭血气之勇，私自打阵，身丧铁板，一灵不散，来到凤凰山，会着我妻，神女对我说：‘你前世芦花河水神，合当归位。’发文书前去。谁知有一孽龙先占踞水府，将文书扯碎。我妻大怒，同我点起神兵与他交战。神女被他捉去，未知生死。孩儿逃阵，风飘到一山，遇轩辕老祖，说孩儿前世北海小金龙，蒙上帝敕旨，封芦花河内龙神。只因蟠桃会上调戏了神女，谪降下凡二十年。与神女七宿姻缘，今当配合。不想孽龙勇猛。孩儿蒙老祖赐夜明珠一颗，降龙杖一根。拜别老祖，到河内与他大战，三日三夜，不分输赢。望母亲助我一臂之力，使儿复归本位。”梨花道：“孩儿已死，今既为神，被妖龙作祟，不肯让位，为娘与你仙凡远隔，怎能下水助你？”应龙道：“这不难。母亲明日领兵到河边，孩儿引他出水。母亲排神箭射他。”梨花道：“你们都是龙形，认辨不清。”应龙道：“孩儿是条小金龙，胸前挂一颗夜明珠，爪钩竹杖，这便是孩儿真身。那妖龙生的独角牛头，满身赤黑，两眼铜铃，爪捧蛇矛枪。母亲要细心，方辨妖龙。”说罢，变作龙形而去。

梨花惊醒，大叫一声说：“应龙孩儿，怎么就去了？”开眼一看，原来是梦。不觉天明，元帅升帐，点齐众将，将梦中之言说明，诸将须记在心中，众将一声答应，立刻起马，来到河边。果然河中兴风作浪。众将看见，搭弓在手观望。只见水中一声响亮，现出一条小小金龙，胸有明珠，在水面翻舞。又听得一声响，现出一条乌鳞独角牛头，眼似铜铃，爪抓金枪，腾空来追火金龙。众将一声发喊，万弩齐发。却被丁山神箭，照定妖龙咽喉，“嗖”的一箭，射落波心，几个盘旋翻身，竟直死于水面。那小金龙复下水去了。顷刻风消浪静。元帅大喜，传令抓取妖龙上岸，颈下带着神箭，满身腥臭，吩咐把妖龙头斩下，悬挂关前，身体化为灰尘。令先锋罗章速搭浮桥，成功之日，起兵西进。罗章得令，搭桥不表。

再言小龙来到水府，又巡海夜叉报知黑鱼丞相、鳊鱼右相、吓兵蟹将说：“孽龙被斩，快迎新主复位。”左右丞相撞钟击鼓，传齐众将，笙箫音乐，开了龙门，接入应龙。应龙仍变为人，登了龙位。众将朝参拜毕，新龙君说：“快请神女相见。”黑鱼丞相禀道：“那神女被妖龙擒来，监在牢里。”传法旨：立刻放出。吩咐掩门，然后与神女相见，说：“斩了妖龙，与妻相会。”摆团圆酒庆贺。此话不表。

再言元帅梨花，自斩妖龙之后，停留三日，传令起兵西进。原来那芦花河周回有万里之遥，东渡到西有百里，所以有万丈竹桥可渡。大兵过了芦花河，到了西岸，一路前去，有一关头，高山霸位。传令扎下营盘，明日开兵打关。众将答应，扎下营盘，且亦不表。

再言这高山名曰“金牛山”。山上有一关，关中守将姓朱名崖号太保，国王封为总兵，镇守此关。生得头如笆斗，眼如铜铃，青脸獠牙，身長丈二。手下有番兵十万，十分骁勇，且有异术。正在总府与副将青狮、马虎说：“前日国舅同两位军师到来说，叫我紧守，休放唐兵过关。他往莲花洞求师父李

轩辕老祖——传说中的黄帝。

周回——四周。

道符仙长前来，要报此仇，杀尽唐兵。”二将说：“主将有这等本事，何惧唐将？”正在此讲究，有番儿报进说：“启上帅爷，唐兵已到关下了。”说：“有这等事，传令关上多加灰瓶、石子，若唐兵讨战，速来报我。”番儿得令，各加料理。此言不表。

再言大唐元帅升帐，令先锋罗章带领人马前去取关。“是，得令！”罗章顶盔贯甲，上马提枪，带了人马，出了营门，炮响一声，杀到关前。抬头一看，只见金牛山两山并立，高接青云，中关有一座门，在半山之中，大书“金牛关”三字。只见旗旌插满，号带分明，无数番兵守住。罗章赶到半山，令军士大骂。有番儿报进关去了。说：“启帅爷知，关外有将讨战，口中大骂。”朱崖听了大怒，吩咐备马抬斧，结束停当，带了番兵，放炮开关，冲出关外。罗章抬头见关内冲出一员番将，生得十分凶恶，忙挺枪直刺过去。朱崖把手中宣花斧迎住。两下交锋，战有百合，不分胜败，回马就走。罗章不知是计，把马一拍，随后追来。朱崖把身一摇，现出三头六臂。罗章一见大惊，说声“不好了！杨藩出现了！”回马要走，被朱崖伸出一只神手，轻轻将罗章捉去，收了法相，带了兵士，杀下关来，直奔唐营。唐兵见先锋捉去。先逃回营，报知元帅。

元帅听了大怒道：“朱崖将何妖物敢捉我罗章？”令刘仁、刘瑞出兵迎敌，“快捉番将见我。”二将得令，带了双骑人马，出营杀至关下，正撞着朱崖。朱崖看见刘仁、刘瑞飞马走来，正要迎敌。背后冲出二员副将说：“不必主将动手，待末将活擒这厮。”青狮提起狼牙棒迎刘仁，马虎将降龙杵接住刘瑞，两边大战，四骑交锋，好似龙争虎斗，十六马蹄盘旋回转，并无高下，马虎叫声：“吾儿慢来。”摇身一变，是一只黑虎，扑面抓来，将刘瑞抓去。刘仁大惊，正欲回马，青狮大叫：“我儿那里走！”变成狮子，直奔前来，又将刘仁拿去。二将复了原形，朱崖大喜，掌得胜鼓回关。探子报入营中：“二将又被他捉去了。”元帅大惊：“他用何术捉去三将？”掠阵官禀道：“第一阵罗先锋被朱崖太保现三头六臂，伸手拿去。第二阵二员小将出战，遇他副将青狮、马虎，现出狮子、黑虎拿去。”元帅听了，好不烦闷。秦汉听说徒弟被拿，愿出去讨战。又有金桃、银杏两公主哭上帐，也要报仇。元帅屈指一算说：“三将拿去，大事不妨，汝等三位不必多虑。今天色已晚，明日开兵。”三人不敢违令，只回本营，当夜不表。

再言次日元帅升帐，点齐众将，亲自出兵。点秦汉、一虎掠阵；仙童、金定为左；金莲、月娥为右；丁山在后监军。自冲中央，直奔关前，喝声：“快放唐将出来，万事全休。若有不肯，打破关头，鸡犬不留。”说犹未了，只听得关内炮响，朱崖带兵杀出。来到平阳之地，两边射住阵脚，摆开阵势，朱崖出马，梨花同四员女将也到阵前，说道：“谁将出去擒番儿？”后面秦汉、一虎、丁山三将冲出阵来。马虎敌住一虎，青狮迎着秦汉，朱崖接着丁山，分头而战。马虎、青狮被矮将杀得浑身汗流，遍体生津，不能取胜，各现原形，要来擒住矮将。那秦汉见了，飞入云霄，一虎将身入地。青狮、马虎倒吃一惊，摇身收法，来战丁山。元帅看见，令仙童、金定出去助战。二将领令出来，挈助夫主。丁山一发逞威。朱崖又现出三头六臂，伸手来拿丁山。丁山唬得魂不在身，一交跌下马来。元帅见了，同着金莲、月娥三骑并出赶来。朱崖正要拿人，却被金莲救去。梨花舞刀敌住，不怕三头六臂，祭

起诛妖剑，斩落朱崖神手。朱崖大喊一声，神手中又冲出一道红光，复又钻出手来，要捉梨花。梨花倒吃一惊，又祭起诛妖剑砍去，反被神手接去。梨花看来不好，同月娥回马而走，朱崖随后赶来。月娥慌张，取出摄魂铃一摇，朱崖马上翻身跌下，复了原形，借土遁而逃。

再言仙童、金定大战青狮、马虎，不分胜败。青狮、马虎变了原形，来拿仙童。仙童见了，祭起捆仙绳，将二人捆住，唐兵便来拿住。二人复变原人。元帅收兵回营，解进二人，青狮、马虎跪下求道：“我们万年修成，望元帅饶恕。”元帅怒道：“你两个何人？敢来助恶，阻我天兵。”马虎道：“我是财神面前黑虎将军。”青狮道：“我是文殊菩萨佛弟子青狮童子。私自下凡，去难唐三藏取经之路，乘兴归投朱崖，焉敢扰阻天兵？望元帅放我，再不敢到来阻住。”元帅道：“若不看财神菩萨之面，定斩汝首。”吩咐解放仙绳，“去罢！”二人拜谢而去。此话休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竇一虎盜仙劍被拿 樊梨花擒番將釋赦

前言不表，再说元帅失去了诛妖剑，闷闷不乐。秦、竇二将说：“我们去盗来，元帅不要心焦。”梨花说：“你二人去，须要小心。”二将得令，不觉红日西沉，渐渐黄昏，吃饱夜饭，一个钻天，一个入地，进了关门，钻入帐中。不表。

再言朱崖败进关中，十分焦恼。刘氏夫人接着，问其因由。朱崖说：“夫人不要说起，唐将都是神通广大，几乎被摄魂铃摄去魂魄。若非我有九转元功，性命难保。如今西番全恃五山，已被夺去凤凰、麒麟二山，只有金牛、铜马、玉龙三山了。若再夺去三山，我主国王世界都无，性命难保。这便如何是好？”夫人道：“将军，你休要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虽然副将失了，尚有千军万马，又何足惧哉？目下紧守关门，待国中救兵一到，开兵便了。”吩咐丫环摆宴，与将军解闷。“多谢夫人。”正在此宴饮，只听一阵狂风吹下瓦片，朱崖屈指一算，说：“夫人，今晚唐营有刺客到，须要防备。”夫人听了，也觉心疑，说：“唐将有此技能，今晚将虎笼悬挂营前，若有刺客到来，将他擒住，锁在里面，使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法可逃了。”那番附耳低言说：“如此，如此，管教两个钻天、入地矮将必擒。”朱崖听了大喜。传令三军，戎装披挂，前后守护，齐心捉贼，待等刺客。此话不表。

再言一虎潜入番营地下，抬头一看，见防备甚严，心想：“灯烛煌煌，难以下手，叫我如何盗得宝剑？怎好回去缴令？”等到三更之后，越发严备，敲梆鸣锣，摇铃喝号。性急之际，等不耐烦了，在地下钻将出来。见诛妖剑挂在帐前，一虎认得的，满心大喜，只是不能下手。番将喊一声：“快拿奸细！”一虎吃了一惊，复又钻入地下。只听众将慌乱，原来是秦汉飞落帐檐前，解诛妖剑，摇动铃儿，番将看见来拿，秦汉跌落尘埃，被众将拿住。一虎地下看见，心中慌张，将身钻出，提棍来救。夫人看见，一个金丸劈面打来，正中面门，一交翻倒，正欲入地，被朱崖抢过，伸手拿住，说道：“这个矮子，放不着地。”把一虎提在手中，开了铁笼，将一虎装在里面，高高挂起。复来拿秦汉着地拖来，秦汉脚下有入地鞋，用力一蹬，说：“我去也。”被秦汉钻入地下去了。朱崖见了倒也一惊，防了他钻天，不想又会入地，闷闷昏昏，心中不乐。夫人叫声：“将军，方才地下钻起来的矮子，被我金丸打坏面门，所以拿住。这个天上落的，也会地行，真是异人了。”朱崖说：“今晚逃去，只怕明晚又来。营中焉得太平？必须再想一个妙计，拿住他们才得安宁。”一夜乱到天明。秦汉回营送上诛妖剑缴令。元帅见了剑大喜，说道：“竇将军为何不回？”秦汉将盗剑被拿，锁了铁笼里面说明。元帅听了大惊说：“竇将军性命难保。”金莲闻知上帐，叫声：“元帅，我夫被番将捉住，奴家提兵打关，相救夫主。望嫂嫂发令。”元帅听了说道：“朱崖利害，姑娘未可出战。待本帅算计救竇将军。”金莲苦苦相求，秦汉上帐说：“昨日因盗宝剑，不曾访得先锋、徒弟。今日我夫妻愿随竇夫人同行。”元帅应许。金莲得令，同了秦汉、月娥，带了兵丁出营，杀到关下讨战。元帅放心不下，带了仙童、金定随后掠阵。

再言番儿报入关，朱崖大怒，带兵亲出。金丸夫人叫声：“将军，且慢。

待妾出去擒来。”朱崖依允。夫人手舞双刀，带了兵马，炮响一声，开了关门，杀到阵前。抬头一看，见了金莲、月娥二员女将，后面大旗书着金莲、月娥名姓。夫人正看之间，不防秦汉步行赶来，提起狼牙棒喝道：“还我两个徒弟。”照马头打来。金丸夫人倒吃一惊，开眼一看，认得是行刺的矮将，说：“昨宵被你逃去，今日拿住，断不轻饶。吃我一刀！”步马交战。金丸夫人原是将门之女，十分骁勇，杀得秦汉招架不住。金莲、月娥看见说：“你看，这番女将倒生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秦将军是好色之徒，不要中了他计。”双骑并出，叫声：“番女看刀！”金丸夫人看见又来了二员女将，全然不惧，将手中刀敌住三般军器，灯影儿厮杀。又战到数十合，不分胜败。夫人连发三个金丸打来，中了秦汉额角，翻身跌倒，唐兵救回。金莲打了护镜，伏鞍而逃。月娥打中肩膀上，十分疼痛，回马就走。夫人不舍，随后赶来。

元帅在旗门之下看见大怒，手舞双刀，杀到阵前，挡住喝道：“休赶！”夫人抬头一看，见梨花挡住，后面又来了二位女将，背后绣旗书名元帅樊、仙童、金定。夫人也不惧，敌住三人。仙童想道：倘金丸来不能招架，先下手为强，忙祭起捆仙绳，将夫人捆住，唐兵拿捉。番军飞报朱崖。朱崖大惊，即刻杀出关来，杀到阵前，抡着宣花大斧，大喝道：“还我夫人，万事全休。若不送出，杀一个你死我活。”三员女将大怒，手执双刀，大战朱崖。朱崖摇身又现出三头六臂，伸手拿人，梨花使隐身法躲过；仙童、金定被朱崖活擒而去。

正走之间，只见前面一座高山挡路，不见了金牛关。走入山林，见一楼台，画栋雕梁，好象寺院。想道：“今朝走错了路，虽然马大，又拖两个女将，好不竭力。且下了马，把女将绑在树上，进去看了一看，不知什么所在。”走到里面，殿宇高大，只听得一声响亮，走出十多个青面獠牙的鬼将，手提钢叉，捉拿朱崖。朱崖大怒，手舞大斧来战鬼将，被鬼将又伤朱崖左臂，大喊一声说：“好疼痛啊！”欲借土遁而逃。谁知梨花使个移山之术，焉能逃脱？被鬼将拿住，捆进琼楼宝殿。梨花打扮如仙，坐蒲团上，喝声：“朱崖，抬起头来，认得本帅么？”朱崖方醒，才晓得移山之计。只见外面走进两员女将，一个执刀，一个拿锤，说道：“元帅不必问他，待我打死这个番儿。”朱崖仔细一看，就是被擒的两个女将。有口难言，想性命不保。梨花说：“二位姐姐，暂且饶他一死。”说：“番儿！今日可肯放还唐将、献关投唐么？”朱崖心中想道：“我要脱身之计，且哄他一哄。”说着：“承蒙女将不杀之恩，如今回关愿送还唐将，献关投唐，求元帅连我夫人一并发还，感恩不尽。”梨花说：“放你夫妻回去，若有改变，赌下誓来。”朱崖道：“若背了元帅释放之恩，倘有负心，死在乱刀之下。”梨花说：“放他回去罢。”顷刻收了移山之法，原在战场。朱崖夫妻得放，带了兵将回关。元帅鸣金收军回营。丁山说道：“既擒朱崖夫妇，正好破关，救取唐将。何故放回？”元帅道：“世子，我岂不知。但是气数未尽，命不该绝。我学诸葛武侯七擒七纵，收伏他心，归伏大唐。他立誓而去，焉肯失信？不要虑他。”丁山听了，也不多言，只等献关。

等了二日，朱崖全然不理。元帅大怒，传令众将，齐起兵打关，擒拿失信番儿。秦汉说：“元帅且慢打关，待末将先进关中，探听二刘、先锋、师兄消息再处。”元帅点头说：“是。”秦汉候晚出营，飞进关中，来到番营打探。且说那朱崖释放回关，夫人十分感念，对朱崖说：“将军，我夫妻二

人被樊元帅擒去，蒙他不杀之恩，快放这擒来之将，开关献唐。”朱崖听了大怒，说：“夫人，我恨樊梨花用移山之法捉我，营中羞辱，此恨未消。况我世代受国王隆重，杀身难报，岂肯降唐作叛逆之臣？不要提起。”夫人听了点头说：“将军忠心报国，理所当然。且守住关门，待苏国舅兵到，出战便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铁笼火烧窦一虎 野熊摄去二多娇

适才前言不表，再讲到朱崖夫妇正在此言，有番儿报进说：“营外有一红面孔三只眼道人，口称孔介山连环洞野熊仙要见。”朱崖听了说：“我师父到了。快开中门。”朱崖接进营中，拜见说道：“弟子亡命在外，久违师尊，到此何干？”仙师道：“徒弟，我山中炼就两把钢鞭，能打仙凡。前日逢着苏国舅同僧道各处仙山借宝，要杀唐朝人马，请我到来助你。”朱崖大喜说：“难得师父到此，明日开兵。”野熊仙抬头一看说：“营前挂着何人？”朱崖说：“就是唐营矮将。他有地行之术，行刺被拿，要饿死他。”熊仙笑道：“他颇有法术，焉能饿得他死？将他连宠烧为灰烬。”秦汉听了，二刘也不打听，唬得大惊失色，连忙飞到营中说：“番将失信，来了师父，要将师兄烧死。”金莲大哭，上帐请教；仙童也哭兄长，要救哥哥。元帅说：“事不宜迟，将倒海符帖在笼上，救师兄要紧。”

秦汉接了符，飞身进关。笼在平阳之地，四面堆起干柴，正要举火，听得一虎在笼内啼哭。秦汉轻轻说道：“师兄不要慌，有符在此，将来帖好。”飞身立在云端。只见远远有金光一道到来，彩云里面一位道人。秦汉一看，说：“原来是师父。”上前叩见，细说因由。王禅老祖叫声：“徒弟，我在山中打坐，心血潮来，屈指一算，晓得大徒弟有火难，故亲自赶来。倒海符只救得一时三刻，长久就不灵了。我借了北海水，又有珊瑚瓶，我和你立在云里面见机行事。”秦汉才放了心。只见下面野熊仙、朱崖令军士将笼烧得正猛，只听得人声说：“好大火啊！番儿只用此火，窦将军也不怕。”又拍手大笑。朱崖叫声：“师父，大火烧他，他里面大笑，如何怎了？”熊仙说：“这不难。他有倒海符，不过一时三刻，再加柴火烧，怕他不死？”果然烧了一日一夜，火光直透云霄。熊仙说：“是不见动静，必然烧死了。”朱崖说：“非但烧死，铁笼也作灰飞。”正说之间，又听得里面一虎喊道：“番儿，就烧我一月也无害于我，枉费这些柴草。”朱崖听了大惊说：“师父，烧了他一日一夜还不死，倒在里面骂人，真正妖怪了。”熊仙说：“我不信，再取干柴去烧。”朱崖吩咐再取柴来，军士禀道：“积下数年柴草，都烧完了。”朱崖听说数年积草都烧完，倒吃一惊，即差能事小番，往铜马、玉龙两关借积柴。小番领令而去。烧到天明，烟火尽灭，铁笼不动，懊悔无及，枉将积柴烧完，便与师父商议说：“此事如何？”熊仙说：“既烧他不死，也罢了。明日开兵。”

不表番营之事，再说王禅老祖用北海水救了一虎，对秦汉说：“大徒弟有百日灾难，自有高人破关。我去也！”驾云而去。秦汉拜别师父，回转营中。仙童、金莲看见关内火光直透，心中大惊，两眼下泪。想秦将军此去，灵符不灵。元帅说：“大事无妨。二位姐姐，不必伤心。”忽见秦汉来到，众将俱来请问。秦汉上帐，将遇师父救了师兄，说灾星未满，大命不妨，说了一遍。众将才得放心。金莲、仙童听了欢喜，望空拜谢老祖。元帅传令，朱崖背信，起兵取关。只见帐下走出两员女将，金桃、银杏上帐说：“丈夫刘仁、刘瑞被他捉去，未知生死。今日愿去见阵。”元帅叫声：“两位公主，那朱崖妖法多端，去不得的。”二将说：“丈夫被他捉去，今朝必要报仇，那怕番儿妖法。”元帅见他二人执意要去，令秦汉夫妇：“你二人帮助二徒弟出阵。”四将奉令出营，来到关前叫骂。

小番报进，朱崖大怒披挂。熊仙说：“徒弟，我同你出阵，杀尽唐将，

与苏国舅报仇。”一同出关，来到阵前，抬头一看，两位公主十分美貌，起了凡心。口中念动真言，飞沙走石，一阵狂风，众将开眼不得，将二公主摄去，藏入山中。秦汉夫妇回营说：“元帅，小将夫妻相助二位公主打关，不想关中冲出野熊仙，手舞双鞭，十分利害，与公主交战。小将正欲冲锋相助，他口中念咒，顷刻飞沙走石，把二位公主擒去。特来报知。”梨花听了大怒：“可恨妖道，擒我二公主。今日必要除他。”立刻传令，亲自出阵。同了仙童、金定、丁山、金莲掠阵，五位将军出营，杀到阵前。再表野熊仙把两位公主摄入山中，藏于野洞，复又驾云来到战场。抬头一看，又见四员女将，又起贪心，开口说道：“四位佳人，同我回山洞中轮流取乐。”四将听了大怒，一齐出阵。丁山也向前，将野熊仙围在中间。杀得野熊仙浑身是汗，忙祭起打仙鞭来打，正中丁山肩膀之上，叫声：“不好了。”伏鞍败阵。又祭起一鞭，打中陈金定背心，吐血而逃。野熊仙好不喜欢，雌雄鞭祭起，一上一下，来打唐将。又使神通，飞沙走石，杀出无数披头散发鬼将。仙童、金莲慌张。梨花大怒，把手一指，沙石鬼将无影。熊仙大惊，复舞动双鞭来战。仙童祭起捆仙绳，熊仙晓得仙家至宝，化道长虹而去，直往西山。

梨花心中不乐，传令收军。回入营中，秦汉说道：“世子丁山、金定夫人被鞭打伤，发昏营中，不得醒转。乞元帅处治。”梨花、仙童、金莲三将听了，魂不在身，连忙观看。三人两泪交流，梨花说：“这仙鞭如此利害，定是八卦炉中之物。”忙将敷药敷好，二人才得醒转，疼痛不止。梨花说：“必须黎山求得师父丹药，方可止痛。谁与我走一遭？”仙童说：“我师黄花圣母也有。待我前往。”梨花说：“事不宜迟，就此起行。”仙童打扮，扮做道姑，骑了腾云驹，日行千里，别了元帅、众将，起程而去。此话不表。

再言元帅说：“我看妖道一道黑气在头上出现，决是妖魔鬼怪，化作长虹而去，直往西方，必定有个巢穴，所以不进关门。想两位公主决然也在那里。谁将前去打听下落便好。”秦汉说：“二位徒媳已被拿去，小将愿往。”元帅说：“秦汉肯去，我放心了。”秦汉奉命出营，飞上云端，直往西方，约行数千里，只见一道黑气冲天。秦汉想道：是了。按下云头一看，是一座高山。走进山去，见一石洞，两扇门半开，走出数个小妖。秦汉见了避开。听得小妖两个说：“我家大王有兴，前日往金牛关去，捉得两个美貌佳人。叫我买办，今夜成亲。连我们也有酒吃。”秦汉听了，方知公主有着落。让过了小妖，闪入洞中，果见酒席完备。秦汉见了大怒，提起狼牙棒乱打。众妖一起上前敌住，被秦汉打得落花流水，将台凳尽皆打碎。小妖报到里面说：“大仙，不好了！外面有一矮将十分凶勇，口口声声要还公主。洞府打得雪片，众妖打死一半，如今要打进来了。”

野熊听了大怒，手舞双鞭杀将出来，说：“你这矮子好生无礼。我正要做亲，坏我好事，将我酒席打碎。尔来得，去不得了。吃我一鞭！”秦汉举棒相迎，洞中大战。熊仙张口，吐出毒气，直奔秦汉。秦汉见了，倒拖棒且战且走，被熊仙追出石洞。秦汉飞身而去。熊仙进洞，看见众妖，都是头破脑裂，心中不快，无心到里面，也不成亲，守把洞门，恐防再来。秦汉在云中一看，不见野熊追赶，不如见师父求救两位公主。算计已定，不消片刻，早到仙山。只见洞门开着，有两个童儿出来，见了秦汉说：“师兄不去征西，到此何干？”秦汉将遇野熊仙之事说了，“特来叩见师父。”童儿说道：“师父请客，不便通报。”秦汉听了，心中烦恼：“我师父家法甚严，不好进洞，如何是好？”又问声：“师父今日请什么客？”童儿说：“师父请二郎神杨

戩老爷。”秦汉听了大喜，“我师也曾说道，二郎神有七十二变化，孙行者大闹天宫，被他降过。若是求得他去，野熊就好除了。只是不能见他一面。”正在此想，只听得师父笑声，手挽杨戩双双出洞来了。不知后话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二郎神大战野熊 圣母收服二牛精

前言不表，再说秦汉连忙跪下，伏在路旁，口叫：“师父救命！”王禅老祖一看，认得徒弟，说道：“我前番在金牛关，借北海水救了一虎。今日又来求救于我。你且起来，说与我知。”秦汉听得，立起身来说：“金牛关交兵，来了野熊仙，将金桃、银杏两位公主掇去。元帅命我前往追寻。寻到一山，有一石洞，乃野熊巢穴。强逼成亲，被弟子打破筵席，洞中大战。野熊妖法多端，被他杀败，特来求师父救公主要紧。”王禅老祖说道：“徒弟，那野熊仙千年修道，变化多端，神通广大。在八卦炉中炼成双鞭，曾偷王母仙桃，我也降他不来。莫要惹他，快快回营去罢。”秦汉听了，叫声：“师父不救，两位公主性命休矣。”流泪不止。二郎神听了老祖之言，当中神目睁开，大怒道：“道友说那里话来？我和你同是道门弟子，岂可长妖精之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野熊虽偷仙气，终究畜类。令徒有难。我当代汝去救。”老祖听了大喜，叫声：“道友发慈悲之心，同我顽徒去收熊精。”二郎神别了老祖，变一喜鹊，往西去了。秦汉飞身要去，老祖叫声：“徒弟，那熊仙利害，知你必来求我。我备酒请杨戩 老爷到此，我将言语激他，他大怒而去，必然收伏，梨花好进金牛关。去罢！”

秦汉拜别，飞身也往西来，到了孔介山野熊洞口，喜鹊先在树上，叫声：“秦汉你来了么？”回说：“弟子驾云来迟。望神君恕罪。但是妖精紧闭洞门，怎好进去？”杨戩说：“不难。”飞下树来原变二郎神，手执金枪，立看洞门，关得密不通风。秦汉将狼牙棒来打，洞门里面惊动了野熊。那小妖报知说：“唐朝矮将又来打门。”野熊说：“不要理他，今晚要做亲。”秦汉打得手酸，洞门不动。杨戩看见，叫声：“不要打了，待我看看。”一看，只见洞门旁边有条碎缝。杨戩变作一苍蝇钻将进去，说：“妖精逃出，你就打死他。”秦汉应诺。

杨戩钻进里面，洞内宽大，只见这些小妖安排筵席，野熊当中坐着，吩咐小妖说：“你去请两位美人出来成亲。他若倔强，剥了衣服，绑来见我，取他心肝下酒。”小妖听了，便往里去了。二郎神听了，仍变为人，提手中枪，照野熊劈面刺去，喝声：“妖怪，不得无礼。我杨老爷来了！”野熊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在天宫会过，认得是二郎神，唬得魂不在身，连忙走到里面，取出双鞭迎住，说：“二郎神君，我今夜成其好事，你来破亲。既到我洞，吃我一鞭。”二人大战，野熊吩咐小妖一齐上前围住，那杨神君吹口气，变有数百神君来打野熊。野熊看来难敌，拖了双鞭，逃出外面。神君里面赶出，小妖开了洞门，野熊逃出洞处。秦汉看见，将手中狼牙棒照头打下，他就化一道红光而去，秦汉吃了一惊。

杨戩走将出来说：“妖精呢？”秦汉说：“弟子见妖精败出洞来，被弟子一棒打去，他化红光逃了，竟往西南。”杨戩说：“他气数未尽，造化了他。你进洞救出两位公主，放火烧洞，尽行烧死小妖，破其巢穴，他无处栖身，再不敢来阻你西进。”秦汉奉命，回身打进洞中，将小妖尽皆打死，里面救出两位公主，回身一把火，烧得洞中乱烟直喷。那二位公主外面拜谢二郎神说：“回去有万里之遥，焉能得见元帅？”神君说：“这倒容易，借阵风送你回去。”那杨戩念动真言，忽起一阵神风，将两位公主送去。又叫：

“秦汉，我去见你师父，说妖精驱逐。你速往军中，叫元帅快进兵取关。”秦汉叩谢。杨戩化一阵风而去，秦汉飞身回转，此言不表。

再言元帅梨花同众将营中昏闷。丁山、金定俱遭鞭打，不时发昏。仙童此去可求得仙丹？两位公主被风摄去，秦汉追寻未有回音。正在此言，听得帐外狂风从空吹落二人。元帅同众将来看，原来是金桃、银杏。令女兵扶入帐中，众将大喜。元帅问起因由，两公主将秦师父能干，求得二郎神逐去妖精之事说了一遍。秦汉也回营缴令。元帅称赞说：“多亏将军莫大之功。但窦姐姐上仙山求药一去不回，烦秦将军走一遭，催促他早回，好救丁山、金定，然后开兵。”秦汉奉令，飞身竟往黄花山而来，此话不表。

再说窦仙童为何不回，有个缘故。那一日行到一高山，忽听得山中喊杀连天，金鼓之声。仙童心中想道：“深山旷野，那有人厮杀？走下山头一看，只见山凹内有两支人马，东边一员将，红脸乌须，手执宣花斧；西边一员将，黑脸红须，手执大刀。各带人马，两下交战。仙童山上喝采说：“好武艺！可惜埋没山中。”二将听了，各住了手，抬头一看，见了仙童，红脸将叫声：“贤弟不要比武了，你看山上有一位仙姑，单身独马看我们。和你赶去，夺得到手，做个压寨夫人。”黑脸听了大喜，二人拍马赶来，大叫道：“那里来女将？擅敢观我山寨，快随我去，做个压寨夫人。”仙童听了大怒，手舞双刀敌住。一女两男，杀得天昏地暗。红脸将看来难胜，摇身一变，变一火牛，衔了仙童飞走上山。进了独角殿，现了原形，放下仙童，令送房中，明日成亲。殿中摆酒，黑红二将饮酒。黑脸说：“大哥，此女决此凡人，不要逼他。待慢慢的弟与为媒，劝他顺从。”红脸将说：“多谢贤弟。”

不表二人饮酒，仙童被捉。再言秦汉奉了将令飞到九龙山，来到洞口，只见两个仙姑出来，见了秦汉，叫声：“师兄何处来的？”秦汉道：“我乃王禅老祖门下弟子秦汉，要求见圣母，望乞通报。”二姑听了，连忙进洞，禀知圣母说：“外面有王禅老祖徒弟秦汉，有事求见。”圣母说：“唤他进来。”仙姑奉命，唤进秦汉。秦汉见圣母倒身下拜。圣母说：“闻你下山相助丁山征西，今有何事见我？”秦汉听了，倒吃一惊：难道仙童还未到此？只得上前禀道：“弟子因薛世子、金定被鞭打伤，二人发昏，前日令窦仙童到来求丹药，不知何故尚未回去。元帅放心不下，令弟子再来相求，望师父速赐丹药相救，打发仙童速归。”圣母听了秦汉之言，说道：“仙童徒弟不曾到此，决定路上阻隔。你去寻了仙童同来，付你丹药，相救世子二人。”秦汉想道：“地阔天涯那里去寻，这题目难了。”只得回身出洞，打从旧路飞腾。来到一高山，只听喊声。却是为何？谁知那黑脸将劝仙童与红脸成亲，仙童大骂，杀将起来。黑脸变一水牛，把仙童捉去，后山捆住。秦汉看见，认得是仙童，提起狼牙棒，喝声：“不得无礼。”劈头打来。黑脸将抬头一看，见了秦汉，不解其意，喝声：“那里来的矮子，吃我一刀！”大战一场，杀得黑脸招架不住。

小妖报入寨中说：“大王，不好了！二大王被一矮子杀得不能招架。大王快去相救。”红脸听了，备马出寨杀来，迎着秦汉，张天大口，放出火来，直奔面门。秦汉心慌而走，红脸变了火牛赶来，要捉秦汉。秦汉飞上云端。红脸大王见矮将飞去，倒觉心惊。正要进寨，秦汉又飞下，举棒又打，打伤左臂，跌倒在地。秦汉又要来打，黑脸大王大叫：“休伤我大哥。”将大刀架住。一场交战，黑脸又杀不过，口喷大水。顷刻波浪滔天，摇身一变，变一水牛，来拿秦汉。秦汉还飞云端。水牛收了法，用药敷好火牛，紧守寨门。

秦汉寻到后山，只见仙童捆着，几个小妖看守。秦汉说道：“窦夫人不必烦恼，我来救你。”小妖报知大王，那两个妖精大怒。赶到后面，一个吐火，一个喷水，来拿秦汉。

秦汉正要飞腾，云端来了黄花圣母，大喝道：“两个孽畜，休得无礼！”红黑二精抬头一看，见一道婆。弃了秦汉，来战圣母。圣母念动真言，云端落下一位天神，头戴金盔，凤翅分开，身穿金甲，手执降龙杵，口称：“圣母有何法旨？”圣母说：“今有火水二牛作怪，与我收去。”“领法旨。”那神将大喝一声，将杵打下，变现火牛。骑在背上，将红绳贯穿在鼻孔说：“孽畜，快随我去。”只见那只火牛扁扁服服，驾火随了那位神将飞空而去。那黑脸将见了大怒，喝声：“妖道，如何拿我哥哥去了？”手舞大刀杀来，圣母将金如意迎住。黑脸张开口喷出大水来了。圣母笑道：“孽畜，孽畜，留你在世，仍旧害人。收伏你回山去罢。”口中念咒。又见云端来了一位天神，头戴金箍，红发披耳，身穿绣龙短袄，面如锅底，脚下乌靴，双手打拱，口称：“圣母有何法旨。”圣母说：“银河水将，速将水牛收归回去。”“领法旨！”那水将跳入水中，将牛连打三下，骑在牛背上，穿了鼻孔，随水而去。

山中大小众妖见主将拿去，各自逃散。秦汉大喜，解放仙童。仙童叩见师父救命之恩。圣母说：“徒弟，你来意我尽知，该有二牛之难，亏秦汉寻得到此，救了你。我有金丹一粒，速回去救丁山、金定。后诸仙阵再会。”说罢腾云而去。仙童、秦汉望空拜谢。仙童骑上腾云驹，秦汉戴着钻天帽回营。元帅正在营中等候，秦汉光到，说起此事。元帅听了说：“亏了秦将军寻到圣母收牛，不然我姐性命难保。”望空拜谢圣母。

不多时仙童到了，元帅迎接。接进营中，诉说一番，取出金丹，毫光万道，“师父命我将金丹救世子、陈妹妹。”便将金丹调好，来到后营。一看见二人只有一息之气，把药敷在伤处，不消片刻，二人醒转，床上坐起。元帅说明，二人走下床来，拜谢秦汉。营中排筵，与秦汉贺功。金桃、银杏两应公主也来拜谢秦汉。秦汉吃得大醉说：“明日我还要进关，访两个徒弟、罗章、窦师兄他们的下落。”知后事如何，下回便见。此一回乃秦汉救金桃、银杏、仙童小团圆。

第五十八回 芙蓉设计杀朱崖 梨花兵打铜马关

话说秦汉等到三更，飞入关中，往番营一看，见铁笼悬挂着。想道：不要饿坏了。叫一声：“窦师兄。”笼内应道：“师弟，你来了么。事体如何？快来救我。”秦汉说：“师兄你安心守着，待我刺死了朱崖，便来救你。”

说罢，飞入后营。见番兵防备甚严，难以下手。又到后边伏在檐上。听得下面有人言语，乃刘仁、刘瑞对罗章说：“……我想元帅因而不打关。又听得二公主被野熊摄去，性命决然不保。”罗章说：“二位兄弟，我和你亏了监军款待，不至饿死，真感他思。没有他夫妻照管，决然此命难保，想他无益。昨日闻得监军沃利说：‘朱崖好色之徒，抢了民间有夫之女，名唤赵芙蓉，十分美貌，强要为妾。此女不从，夫人苦功，只是不听。只要在他身上刺死了朱崖，此关好破了。’正在此言，忽听落下一人说：“你三人做事，要行刺朱崖，我要出首了。”三人大惊。

罗章抬头一青，原来是秦汉，放下了心，说道：“将军到此，二公主消息如何？”秦汉将二郎神救公主之事细说一遍。二刘大喜，望空拜谢二郎神，又拜秦汉，秦汉说：“我方才屋上听得此计甚妙，须要通知赵芙蓉。我外面打关，双路夹攻，金牛关立破。”三人听了大喜。秦汉飞出关外，报知元帅，说明此事。梨花听了大喜，今秦汉先进关中帮他行事。传令整備打关，此言不表。

再讲监军沃利，待三将甚好，不甚吃苦，每日倒有好酒肉。那夜沃利送了晚膳进来，见三将流泪。沃利开言说：“我看你往常虽然愁烦还好，今夜为何悲苦？说与我知。”三将叫声：“恩人，我们被擒到此，难以脱身。若得恩人相救，事当图报。”沃利说：“我久有心放你归唐，但本官厉害。若能除了他，就好解救献关。”三人听了，双膝跪下说：“恩人，果然救我，我已有计了。只要通知赵芙蓉，他若依允，除朱崖不难。”沃利说：“容易，待我对妻子讲明，来报你们。”三人吃完夜膳，沃利收拾进内，与连氏说知。那连氏妻子笑道：“我又不是貂蝉，如何做得美人计？”沃利说：“娘子又不要行计，要你引他进去，见了赵芙蓉，此计必成。”连氏说：“这容易。”沃利大喜，来到监中，通知三将，如此这般。

罗章与二刘打扮成番女模样，同了沃利来到家中，见了连氏。那连氏也是爱风流之女，见了二刘，十分得意，只少一杯清水，恨不得将二人吞在肚中。有丈夫碍眼，忙挽了二刘手，张灯引进后营。只听得连氏对芙蓉说：“你明日只说依允，将酒灌醉朱崖，刺死了他，才得夫妻团圆，免至失节。”芙蓉说：“我胆小，只怕做不来。”连氏说：“我三个小妹十分有力。你大胆行去，决不妨事。过来见了大娘。”那三个假番女上前拜见芙蓉，算计停当。次日沃利报与朱崖说道：“芙蓉被我劝他心转，今晚完其花烛，成就美事。”朱崖说：“难得你劝他心转，其功不小。”命左右快备筵席，今晚与芙蓉成亲。

金丸夫人晓得，走出外面，见了朱崖，夫妻坐下。朱崖说：“夫人，今日出堂何干？”夫人道：“将军，妾恩唐兵扎驻关外，野熊一去杳无音信，须备退兵之计为妙。如何不思忠心报国，今日反做贪花好色？快快放还芙蓉，商议破敌方好。”朱崖说：“不劳夫人费心。若说敌兵临境，已杀他胆散魂

消，料他不敢再来攻关。况且芙蓉生得美貌，下官见了他十分得意。夫人休要吃醋，进去罢。”夫人看来劝不转，流泪归房。

果然其夜朱崖中计，芙蓉假作欢笑，陪朱崖酒，击鼓催花。朱崖大喜，饮得大醉，说：“夫人扶我房中去睡罢。”扶入房中，朱崖和衣而睡，鼻息如雷。芙蓉想道：此时不下手，等待何时？将采衣脱落，床头取出青风宝剑，正要动手，倒却心惊，满身发抖说：“不得不如此了！”放下胆，拉开锦帐，将宝剑砍去，中在左臂。朱崖大叫一声：“不好了！疼死我也。”走下床，将芙蓉推倒外面。罗、刘三人铜锤打开门，各拔出腰刀，将朱崖乱斩乱砍，杀死了朱崖，即忙扶起芙蓉。正要杀出，只听得关外喊声震天，元帅大兵攻关。

秦汉铁笼内放出一虎，二人在内杀出，斩关落锁，放进大兵，番兵遭此一劫，也有砍破脑的，也有杀死的，也有枪伤的，也有刀刺的。番兵见无主帅，杀死大半，不死的俱逃往铜马关去了。金丸夫人闻报，唬得魂飞天外，披挂赶进洞房，里面杀出三个小将，大喝道：“蛮婆那里走！”夫人见了，喝道：“你三个什么人？擅敢无礼！外面唐兵破关，快请将军拒敌。”三人喝道：“你丈夫被我们砍为数段，你若不信，进去快看来，应了背信赌咒之罪。”夫人大惊，忙走进房，见了朱崖尸首，大哭一场。番女报进说：“大唐人马已杀进府中来了。”三将正要动手，夫人说：“你们不必如此，我夫已死，难道我独生？”望空遥奔，拜毕拔出宝剑自刎而亡。

三将迎接元帅入内升坐，请出芙蓉，说：“小妹子一计斩了朱崖，待奏闻圣上，赏赐大功。”送芙蓉回家，芙蓉拜谢而去。又称金丸夫人尽节，命棺椁埋葬。屯兵关中。那一虎、秦汉、刘仁、刘瑞进营拜谢元帅。元帅命薛金莲、金桃、银杏会了窦一虎、刘仁、刘瑞。三对夫妻悲喜交集，俱亏了秦将军救命之恩。元帅令三对夫妻拜谢秦汉。秦汉谦逊说：“是你自己福分，与我何干？”六人都上前拜谢。

元帅一面捷报唐王。其时正是寒冬天气，唐天子大悦，差钦差赐锦袍赏赐将士。不一日送到金牛关，元帅接旨谢恩。再停半月，商议西进，放炮起行。先锋罗章上帐说：“小将同刘家兄弟若无监军沃利照管，此命难保。望元帅谢他救命之恩。”元帅说：“罗将军之言有理，命他镇守金牛关。”沃利上前叩谢。

离了金牛关，往西而进，大雪纷纷，朔风凛凛。传令扎住平阳之地安营，待天晴起程。众将得令，一声炮响，扎下营盘。营中排宴赏雪，顷刻雪高三尺。同三个孩儿一同饮酒，薛勇、薛猛，年六岁。元帅所生薛刚，年方三岁，生得赤黑，象烟熏太岁，水磨金刚。丁山说：“我奉旨西征，只望早平西番。不想在路破关夺寨，耽搁年久，父亲骸骨不曾安葬。母亲又不能侍奉。心中好不烦恼。”梨花说：“今西番十去其八，只有铜马、玉龙两关，有何难处，待擒了番主，回朝有日，不必介怀，暂且饮酒。”仙童、金定皆劝丁山，此话不表。不觉住了一月，天气晴和，传令起兵。又行了半月，到了铜马关。传令安营，候明日打关。众将一声答应，成炮安营，此话不表。

再讲那铜马关守将，乃弟兄二人，把守东西两座关头，俱封王位，长名花伯赖，次名花叔赖，皆有万夫不挡之勇。花伯赖闻报金牛关已失，不日兵

太岁——凶神；又叫值岁神名，多比喻强暴者。

金刚——又称“金刚力士”。梵文的意译。“金刚”又是金中最刚之意，比喻牢固、锐利、无坚不摧。

到铜马，忙请兄弟到衙，说：“兄弟，我闻樊梨花用兵如神，有许多法术，勇将甚多，与你商议怎生拒敌？”叔赖说：“哥哥不要着忙，关内有雄兵十万，何足惧哉？弟前年通好诸番，偶到五龙山经过，那山中有五位仙女，分青、黄、赤、白、黑，乃龙王之女，俱有神术，神通广大。正在演阵，见了兄弟收为徒弟，赠我神鞭，又有火眼金莺，十分利害，上阵交战，啄人眼睛。有了这两件宝贝，何惧唐兵百万？”花伯赖听了大喜，说：“兄弟，你既有神鞭、金莺，还要写书到五龙山，请他姊妹到来，破唐兵甚易。”叔赖说：“哥哥之言有理。”一面修书往五龙山，一面整顿交战。此话不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盗金莺秦襄逞能 摄魂铃擒花伯赖

适才活言不表，再说唐营。次日天明，元帅升帐，令先锋罗童领兵一万打关，罗童领令，结束停当，顶盔贯甲，上马提枪，领兵出营。来到关前，抬头一看，两山环绕，中间关城。令军士大骂。

小番报入关中。花家兄弟闻报，全身披挂，带领番兵，放炮开关，冲出两支人马，来到阵前。罗童抬头一看，见为首二将，俱是红扎巾，狐尾当头，雉尾高挑，身穿金甲，一人提枪，一人拿鞭，脸分白黄，都骑高马，一样打扮。罗童明知花氏兄弟，挺枪出马，直刺花伯赖。伯赖大怒，举枪相迎，战有二十回合。叔赖见兄不胜，提鞭出阵助战。罗童全不在心，一条枪敌住两般军器，一场大战，又战到五十余合。罗童全不惧怯，越战越有力。叔赖放出金莺，飞空扑面冲来。罗童大惊，回马就走，被叔赖一鞭打来，正中肩上，伏鞍大败而走。花氏弟兄在后赶来。

探子报入营中说：“罗先锋被番将鞭打肩上，大败而走，请元帅发兵接应。”梨花听了大怒，令丁山出阵接战。刘仁、刘端为左右救应。三将得令，领兵冲出。让过罗童，接住花家兄弟交战。刘仁、刘端也向前，杀得花家兄弟汗流浹背。伯赖拖枪回马就走。丁山在后赶杀，叔赖独战二将，又放出神莺扑面飞来，刘仁、刘端看见，回马就走。叔赖又祭起鞭来，正中二将背上，几乎落马，众将救回。丁山正追伯赖，听得二将被打，正欲回身来救，叔赖神鞭已到面前，打中肩上、伏鞍大败而逃。花氏兄弟大喜，驱兵掩杀，杀死唐兵一大半。探子报入营中，元帅大惊，令秦汉、用娥、一虎、金莲四将速挡花家人马，快救回三将。“得令！”四将领兵出营。那花氏兄弟大杀唐兵，见红日沉西，又见大唐人马冲出，鸣金收军。进关排宴庆贺，此话不表。

再言元帅梨花。众将救回三将，四员大将俱皆打伤，忙将丹药敷好，一时痊愈。元帅说：“罗将军，番将用何法术将诸将打伤，连输二阵，损兵大半。”罗童说：“小将今日出去打关，见关上扯起绣旗，书着花伯赖、花叔赖，关旁两座高山，东西两将镇守。那叔赖身边有一只火眼金莺放出，要吃人眼目，小将招架不住，被神鞭打中。”元帅说：“他有金莺利害，伤损我兵。明日出阵，众将须要小心防备。”众将依令不表。

再言秦汉对一虎说：“元帅也防备金莺。待我与你今晚盗取金莺，明日出战，自然得胜。”一虎依言，当夜瞒了元帅，一个钻天，一个入地，私进关中。来到番营，想道：“金莺乃叔赖之物，必在西营。”叔赖身边有两个爱妾，一个名爱娘，一个名欢娘。欢娘乃贪淫之女，俱皆绝色。这欢娘因叔赖不进他房，在灯下长叹，怨言仇恨。

秦汉在屋上听得明白，想道：“原来此女怨恨，待我看一看。”飞落阶前，往房中一看，果见此女手托香腮，眼中流泪。秦汉看见，进房抱住番女。那欢娘一看，大惊说道：“你这矮子，是人是鬼，快快说来。”秦汉笑道：“你不要看轻了我，我虽身矮，乃大唐名将秦汉，有钻天之术，来探军情，见美人弹琵琶声声怨言，惊得我在云端内跌入你房。今夜与你成其好事，胜自空房独宿，休错过良辰美景。”那欢娘听了说：“看你不出，倒是唐朝上将。既蒙见爱，今晚从了你，待破了关，要娶我的。”秦汉说：“这个自然。”正要上床，那一虎在地下听得明白，钻将出来，喝道：“你两个做得好事。”唬得二人大惊。欢娘一看，又是一个矮子。秦汉说：“师兄为何也在此？”一虎说：“师弟不要贪色，和你既进关来，盗金莺要紧。”秦汉对欢娘说：

“夫人，我和你后会有期。不知金莺放在何处？”欢娘说：“那金莺乃夫主防身之宝，东房去寻。”秦汉说：“承指引了。待破了关，娶你成亲。”秦汉飞入东房；一虎地行入内。欢娘想道：怪不得唐朝女元帅杀得西凉势如破竹，关门指日可破。二大王呵，我不负你，你偏待我。我今日打点归唐，只候破关。

不表水性杨花之女，再言两员矮将飞到东房，见房中灯烛辉煌，照得如同白日。房中也有一个女娘，坐在床前，也生得绝色，也口出怨言。对于锦帐，叫声：“冤家，为何象死人一样睡了？不念奴家青春，正好云情雨意，鸾凤颠倒，醉得如此！快快醒来，脱了衣服好睡。”叫了几声，鼻息如雷，只是不应。那爱娘无奈，脱了衣赏，露出了嫩粉肌肤，斜露酥胸，钻入帐内，噯声叹气。秦汉在帐外见了他明眉，好不动人，想道：“这番儿，好受用。”正当三更时分，好下手了，但不知金莺放在何处？立在栏杆边团团寻觅。只见一虎钻出对秦汉说：“师弟，你不见床头前挂着的不是金莺么？”秦汉一看果然。忙走到床前，取下笼来。谁想金莺大叫起来，床上叔赖惊醒，翻身坐起一看，秦汉接了一虎的莺笼，飞在云端。叔赖下床，见一矮子大怒，取过神鞭打下。一虎身手一扭不见了。叔赖大惊说：“这人倒有地行之术。”抬头一看，不见了莺笼，唬得魂不附体，说：“矮子不曾拿去，为何不见了？又是奇事。”只听得半空中金莺叫声，连忙出外，抬头见云端又有一个矮子，提了宠儿，说道：“花叔赖，你靠着这只金莺儿，昨日阵上伤我四员上将，我秦将军盗取了。”说罢飞去。叔赖说：“可惜金莺，蒙师父五龙公主赠我，上阵至宝。不料唐营有钻天入地之人，要来行刺也不难。”传令兵士营中守护，乱到天明。此话不表。

再言秦、窦二将回入营中，秦汉说：“师兄盗莺，未奉军令，倘元帅知道治罪不便。”一虎说：“师弟，将莺踹死，埋其形迹。”秦汉点头，果然将莺连踹数踹，登时而死。二人不睡，候到天明。

元帅升帐，众将分立两旁。元帅说：“昨日伤了四员将，今日谁去打关。”闪出天蓬黑脸陈金定，上帐说：“未将愿去打关。”元帅说：“姊姊虽然勇猛，不可独往。”令月娥同去，两员女将得令。金定提锤，用娥使双刀，全身披挂，上马出营。带了人马，杀到关下叫骂，那花叔赖不见了金莺，正与伯赖商议，听得番儿报说：有二员女将攻关，二人一听大怒，开关出阵。叔赖接住金定；伯赖迎住月娥。二女两男，一场大战。伯赖与月娥战到数十合，伯赖实难取胜，回马诈败而走。月娥喝声：“那里走！”随后赶来，取出摄魂铃一摇，伯赖马上坐不住，迎面一交。跌下马来。番兵正要来取，被月娥轻舒猿臂，捉过马来，回马飞奔进营献功。那叔赖实战不过金定，见兄被捉，回马大败而逃。金定在后追赶，叔赖不进关中，落荒而走。一路追去，追到山凹内面，叔赖说：“好利害的蛮婆，叫我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我命休矣！”

只见骑鹤一仙女落下说：“陈金定休得无礼！俺公主在此。”手执雌雄宝剑，敌住金定。金定昔日在武当圣母处认得的，喝声：“赤龙公主，你是出家修仙学道之人，也来管闲事，待我擒番将献功。”公主大怒说：“陈金定，那花叔赖是我姊妹的徒弟，焉能不救，你若赢得我手中宝剑，我便还你。”金定性子急猛，听此言大怒说：“休得夸口！”举起铁锤打去。公主将双剑交迎，两下大战，叔赖见了大喜说：“救兵到了！”飞马逃入关中。二人正在厮杀，听得虚空鹤叫，又来了四位仙女。金定看来不对，回马而去。五龙公主也不追赶，驾鹤进关。叔赖接入营中，说道：“金莺被矮子盗去，哥哥

又被捉拿，方才若无师父相救，弟子性命难保。”五位公主说：“徒弟不须烦恼。梨花依黎山门下，伤我同道之人甚多。今我姊妹承你书来相请，今下山来，我们摆下一阵，与他分个高下，比一比手段。若破得我五龙阵，方算梨花有本事。若不能破，管叫唐兵百万尽力飞灰，归复西番地方，中原可得。只少上将雄兵，有了这二件，就容易了。”叔赖说：“这不难。待弟子修本进朝求救，自然有雄兵猛将。”五龙公主说：“徒弟，事不宜迟，快些修本，奏知朝廷。”不知修本进朝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哈迷王坐朝议敌 梨花观看五龙阵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那哈迷国王驾坐早期，文武朝见已毕，分立两班，便开金口说：“寡人因国舅苏宝同起兵伐唐，反被薛仁贵父子领兵西进，夺去我国许多地方，杀死无数兵将，可恨樊梨花贱婢，弑父诛兄，投降唐王。前年闻报白虎关杨藩父子身丧，薛仁贵身亡。彼时唐王反把樊梨花为帅，夺我地方。他法术利害，金牛关朱崖夫妻尽节。目下兵犯铜马关，花家兄弟未知胜负，诸卿有何主见？”

班中闪出一位大臣，头戴乌纱，狐尾当头，身穿蟒袍，脚踏乌靴，俯伏奏道：“臣雅里丞相有事启奏。”“奏来。”“臣因国舅苏宝同被樊梨花大破金光阵，血光冲散而逃，已有表章奏闻，他往名山各处洞府求神仙法术，要剿灭大唐，复夺中原，以报大仇。一去之后，并无信息。使唐兵打到铜马关。今有花叔赖表章进上，狼主龙目观看。”奏毕，将本章呈上。

接本官接了，放在龙案之上，国王一看，方知五龙公主摆五龙阵，缺少上将，故来请命。狼主问：“两班文武，谁将去铜马关搭救？”王言未了，武班中闪出驸马苏定国，执笏当胸，奏道：“臣愿领兵，保举四将同往。”国王说：“卿保举何人？”“臣保举殿前云必显指挥、方万春平章、忽突大黄毛洞主、郝麒麟，臣同四将前往，立破大唐兵将，自然奏凯回朝。望我主免忧。”国王听了龙心大悦，传旨宣召。四将一齐朝见，三呼谢恩，当殿插花赐酒，封五将为神武大将军，到铜马关听五龙公主调用。五将谢恩出朝，国王驾退回宫，文武朝散。次日驸马苏定国到教场，点齐人马大兵十万，带同四将，离了都城。到十里长亭，各官设酒饯行。

定国等下马立饮三杯，辞了百官，竟往东而进。你看旌旗浩荡，号带分明，三军司命，一路而行，此话不表。

再言陈金定进营，参见元帅，将追花叔赖遇着五龙公主救去之事，说了一遍。元帅说：“月娥活擒花伯赖，已入囚车，奏主发落。姊姊遇着五龙公主，如今倒有一番厮杀，传令把兵马退下十里，且慢打关。”众将一声得令。只有秦汉、一虎二将不服，上帐说：“元帅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且慢退兵。虽然五龙公主利害，小将明日再去打关，探其法术，再计议未迟。”元帅听了说：“二位将军之言有理。”传令紧守营盘，放炮一声，营盘扎得坚固，不表。

再言次日元帅升帐，点秦、窦二将出营打关。二将得令，领兵杀到关下，番兵报入关中，叔赖听报，忙来参见师父，说：“前日盗莺的上天入地二人又来打关，如何退得？”白龙公主说：“徒弟，不必慌，待我们前去拿他进关，斩首号令，出你的气。”叔赖大喜，点兵开关。白龙公主骑鹤来到阵前。秦汉抬头一看，是一位仙姑，头戴鱼尾金冠，身穿鹤氅白衫，手舞双刀，骑下仙鹤。见了秦汉、一虎喝道：“你两个无名小卒，快叫梨花出来见我。”二将大怒，喝道：“妖妇，我元帅岂可见你的么？吃我弟兄棍棒！”照白龙公主打来，公主大怒，将双刀敌住两人，大战数十余合不见输赢。公主想道：“果然二将勇猛，话不虚传。”即忙取下乾坤小伞说道：“矮将看伞！”把宝伞撑开，放出五色祥云，把二人眼目罩住，一个筋头，跳进伞中去了。白龙公主收兵进关，唬得唐兵胆消魂落。回营报知元帅说：“秦、窦二将被番兵一员骑鹤道姑撑开伞，二将就不见了。那道姑收兵进去了，特来报知元帅。”元帅大惊说：“我晓得五龙公主法术多端，昨日退兵十里，计议与他厮杀，

那二将倚勇不服，打关，至被擒去。如何是好？”月娥、金莲二将上帐说：“元帅，那妖妇拿我丈夫，我们明日打关要救回来。”元帅依言。当夜不表。

再言公主进关，叔赖接入帐中，叫声：“师父，两个矮将怎么样了？”公主说：“我已拿在伞中，此时化为血水。”叔赖大喜，吩咐摆酒贺功，五位公主朝南坐着，叔赖下面相陪。酒至三杯，听得伞内开声说：“我王禅门下，有九转元功。你虽然吃酒，不免要斩你五条妖龙。”叔赖听了大惊，黄龙公主叫声：“五妹，你的宝伞有灵，拿人就死，今日为何不灵？”白龙公主说：“这也奇了。”忙取宝伞撑开，只见两个矮子一个筋斗跳将出来。公主大怒，吩咐拿捉，番兵正要动手，只见二人拍手大笑说：“不劳你们拿捉，我去也。”秦汉飞上天去，一虎钻入地去。五位公主看得呆了，倒觉心惊。叔赖说：“先前说过的，他有钻天入地之术，谁想又被他逃了。”黄龙公主说：“方才不听他说么，他说王禅门下，九转元功，炼就真身，不得化为血水。待我明日出关，祭火珠烧死唐兵百万，才见五龙山手段。”叔赖甚喜不表。

再言秦、塞二将回营，参见元帅。元帅大喜，说：“二位将军被乾坤伞拿去，我心甚忧，我王洪福，恭喜回营。说与我知。”二将说道：“元帅，那宝伞果然利害，见他撑开，有万道毫光，把我二人眼目遮瞒，跌入伞中。若是凡人化为血水。幸我们师父传授金丹，防身之宝，遇有急难，吞在肚中，不能坏身。放开伞来，逃走回营，得见元帅。”元帅大喜，说：“今日金莲、月娥二员女将要去打关，你二将去助阵，须要小心。”秦襄二将说：“愿去帮助。”夫妻两对喜欢，整备打关。

有番营差官下战书说：“唐将停留数日，待摆五龙阵完了，见个雌雄。”元帅批允。差官回入关中，报与叔赖说：“唐元帅批允。”叔赖与五位公主摆阵，缺少兵将。正在此言，番儿报进说：“朝廷差驸马苏定国领兵十万、大将四员到了，请二大王出关迎接。”叔赖大喜，出西关接进营中见礼，设酒接风。

次日五位公主操演人马，演熟出关，摆下五阵，东西南北中央。第一阵名曰黑龙阵，黑龙公主守将台督阵，点大将郝麒麟守住阵门，内中黑气冲天，变化多端，凭你神仙入阵，性命难保。第二阵名曰白龙阵，白龙公主督阵，大将忽突大守住阵门，内中白雾漫天，变化无穷。第三阵名曰赤龙阵，赤龙公主坐中军，点大将云必显把守阵门，内中红光焰焰，好不怕人。第四阵名曰青龙阵，青龙公主督阵，点大将方万春守住阵门，内中青云惨惨，第五阵名曰黄龙阵，黄龙公主守将台督阵，驸马苏定国守住阵门。十万雄兵，按分五行，金、木、水、火、土，分五阵操演，操了五日，精熟。

五龙公主见阵图已完，到六日各驾仙鹤到唐营讨战。梨花闻报，摆队伍出营，旗分五色，一队一队而出。梨花头戴金冠，身穿锦袍，内穿金甲。男左女右一字摆开，众将戎装，兵士精神抖擞。五位公主见了说：“名不虚传，果然行军有法，纪律分明。”叫声：“樊梨花出来会我。”梨花听了出阵说：“五龙公主，我与你风马牛不相及，为何摆下阵图阻我西进？若不回兵，不要怪我无情。”五位公主说：“樊梨花，你仗了黎山门下欺我教门，故此我姊妹们不服，摆下一阵。你若破得，我姊妹们让你，若不能破，休怪我等。”梨花说：“我一路征西，破了多少阵图，何在这小阵，你且闪开，待本帅看

风马牛不相及——典出《左传》“僖”四年，本意说齐楚相去甚远，无从相及。后借此比喻毫无相干。

看，好破你阵。”公主说：“你既看看，这也随你，不要害怕。我且回阵。”梨花同了月娥、金莲三骑马来到阵前，喝道：“五龙公主，本帅既来看阵，休放冷箭。”公主说：“放冷箭，非为好汉。”说罢进阵去了。梨花一看，果然阵图利害，前呼后应，变化无穷，左冲右击，阵中宝光腾腾焰焰，顶上五云结盖，看了到也惊骇。正在踌躇，不好进阵。五龙公主在阵中冲出说：“樊梨花，如今可晓得阵中利害么？”梨花说：“这些小技，有何难破？”说罢三人回营，不知怎样破阵，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樊梨花一打五龙阵 窦一虎求借芭蕉扇

前话不表。再言梨花在马上想道：方才一时许他破阵，若惧不去，被他们笑我无能。想五龙阵，无非按五行生克，但阵中毫光万道，宝贝不少，凡人不能进去，须有术之士、仙教弟子，方可去得。就传令月娥、金莲二将，付灵符一道，保护其身：“去打青龙阵，须要小心。”二将领令而去。点秦汉、窦一虎：“你有金丹保命，去打赤龙阵。”二将领令而去。又点仙童、金定二员女将：“各带灵符护身，防他宝贝伤人，去打白龙阵。”二将领令而去。梨花想道：“军中能知仙法只有八人，已差去六人，我与丁山去打黄龙阵。只一黑龙阵谁去打？”正在此想，只见尉迟青山解粮到来，参见元帅。元帅大喜说：“你竹节钢鞭乃仙传之宝，可以去得。”他黑脸黑甲，正应黑龙。命他同先锋罗章付灵符一道，去打黑龙阵。二将高兴，领兵而去。令刘仁、刘瑞、金桃、银杏同众将守住营盘，不可轻动。众将领令。

梨花、丁山去打中央黄龙阵，见阵中杀气冲天。再表月娥、金莲打入青龙阵内，巨见阵中冲出一员番将，好不利害。见他青盔青甲青脸，坐下青鬃马，手执开山大斧，大旗一面，书名大将方万春。出马拦住阵门，大喝道：“二位佳人休来送命，倒不如阵前投服，收留成亲。”二将听了大怒，说：“不必多言。”将双刀劈面砍去。方万春使斧相迎，战有数十合，月娥将摄魂铃摇动，方万春倒撞下马。金莲正欲去斩，只见青龙公主骑鹤而出，喝声：“休伤我将！”执剑砍来。月娥、金莲双刀架住，三人大战。公主摇动百灵旗，忽听得阵中一声响亮，赶出无数怪兽，张开血盆大口，飞奔前来吃人。二人唬得魂不在身，回马出阵，败归大营。

那秦汉、一虎打入赤龙阵，见阵里红光中冲出一员番将，脸如红枣，红盔红甲，骑下胭脂马，手执大刀，旗上书名云必显，舞刀拦住说：“你两个矮东西也来打阵，吃我一刀。”二将根棒相迎，杀得番将招架不住，回马就走。二将正要追赶，赤龙公主飞鹤而出敌住，祭起雌雄剑，当头砍来，秦汉、一虎看来不好，俱入地走了。

再说仙童、金定二将，杀入白龙阵，见白雾漫天，冲出番将忽突大，白盔白甲，坐下银鹤马，手执银枪，挡住厮杀。战未数合，番将大败而走。白龙公主冲出，撑开宝伞，二将见了，叫声：“不好！”各人大败逃回。白龙公主收了宝伞回阵。那尉迟青山、罗章杀入黑龙阵，阵中黑气冲天、冲出番将郝麒麟，接住厮杀。郝麒麟岂是尉迟青山对手，战不数合，回马就走，里面冲出黑龙公主，把百叶幡摇动。二将幸得灵符在身，不能化为血水，跌下马来，陷在阵内。

再言梨花同丁山杀入黄龙阵，只见黄沙漠漠，冲出番将苏定国，金盔金甲金脸，坐下黄骠马，象秦琼转世，手执黄金锏，冲出拦住说：“通下名来。”丁山说：“我乃平辽王世子薛丁山，同妻元帅樊梨花到你阵，快快下马受死，免污手中戟。”苏定国听了，大怒说：“国王正要拿你二人，要碎尸万段，方雪此恨。”丁山、梨花大怒，戟刀向前，要斩定国，定国把双锏相迎，一场大战。黄龙公主冲出助战，祭起火珠，满阵大火。梨花借火遁而逃。丁山陷在阵中，幸得灵符护身，不致损命。梨花回营，众将都说阵中宝贝利害，不能破阵，回来缴令，惟世子丁山、尉迟青山、先锋罗章三将陷在阵中，未知性命如何，元帅听了，闷闷不乐说：“三人大命不妨。”传令紧守营盘，三日之后，计议救他。

忽报朝廷差军师徐梁赐锦袍到，元帅出营接旨，开读已毕，山呼谢恩，香案供着。然后与军师见礼。徐梁说：“为何世子丁山、尉迟青山、罗章不见请来，好领锦袍。”元帅将破五龙阵陷在阵内说了一遍，徐梁军师说：“既是如此，不必烦闷。你师广有神通，差人去请来，好破此阵，以救三将。”犁花听了，如梦初醒。说：“承教。”军师辞别，元帅同众将送出营门，回身修下书信，差秦汉、一虎速往黎山老母处投上。

二将领书，钻天入地而去。不一日，早到黎山。秦汉落下云头，来寻洞府。一虎也在地中钻将出来，说道：“师兄，那边苍松成径，翠柏成林，却不是洞府么！”二人来到洞口，叩门三下，洞门开了，走出二位女道童，见了二人说：“莫非王禅老祖门下秦汉、竇一虎么？”二人大惊说：“女师兄怎么晓得？”女仙童说：“我师父说，命你进去。”秦、竇共同进洞，但见仙鹤成群，仙鹿成对，仙花仙草满洞，二人行至中殿，见老母坐在禅床。二人跪下叩拜，送上书信，老母说：“你来意我尽知，薛丁山三将该有五十日灾难。你二人可往南海落珈山观音菩萨座下，求善才去，好破此阵。一往西方火焰山牛魔王夫人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好破火珠。去罢。”二人拜谢出洞。一虎说：“师兄，你往南海可以飞过去。我地行往火焰山牛魔王夫人处借扇。”说完，二人分头而去。

那一虎地行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在地中行了半月，钻出头来一看，只见一个村坊，鸡犬相闻，田地肥美。见一老翁在溪边抬头看云，说：“不要下雨便好。”一虎叫声：“老丈。”上前作揖，老翁听得，回转身来，连忙还礼，笑道：“你这人短小，想是矮人国来的么？”一虎说：“我是大唐国来的。”老翁说：“小哥，你来骗我了，大唐国到这里九万余里，要过许多险路，除非是齐天大圣孙行者方到这里。你又非孙行者，焉能到得这里？”一虎叫声：“老丈，齐天大圣是那一个？”老翁说：“小哥，你不晓得么？那齐天大圣也是大唐人，和尚唐三藏的大徒弟，法名孙悟空。唐僧奉旨往西天取经，在此经过。西北上有一座火焰山，一向这里热不过，亏他往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将火焰山扇灭了。如今这里也温和了。”一虎闻言，喜之不胜，说：“孙行者是佛教，我是仙教，所以同生大唐，不认得的。”老翁说：“小哥，想你大唐到这里，是意思的人。到此何干？”一虎说：“老丈，你不知道，那西凉国造反，大兵西进到铜马关。有五龙公主摆阵，阻住唐兵。奉元帅将令，要往火焰山借扇去，经过此地。请问这里往火焰山还有多少路？”老翁说：“你原来也要借扇的，如今这火焰山被孙行者扇灭了火，连山都不见了，若要借扇，须往翠云山仙洞铁扇公主处。他如今也皈依佛教，不管闲事。此去西方一百里就是翠云山了。”一虎问明，拜谢作别，起身往地中去了。老翁一见骇然，说：“唐朝多是异人，这人身虽短小，倒会遁法。”

不表老翁之言，再言一虎约行百里，钻出一看，原来一座土山，但见苍松成径，翠柏成林，好一个所在，只听得半山之上石磬声传，白云缭绕。一虎前行，寻见一个洞府，上写着“翠云洞”三字，好不欢喜。将洞门连敲三下，里面走出女子说道：“这里修行之地，那个叩门？”开门出来，一虎见两个丫环，连忙叫声：“姐姐，见礼了，我是大唐国樊元帅差来，要见公主娘娘，借芭蕉扇去破阵的。烦通报一声。”丫环说：“你这矮子也是大唐来

观音菩萨——又称观世音。是佛教中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善才——神话传说中的善财童子，言其“生时种种珍宝自然涌出”而得名。

的？前番我家公主受了大唐和尚之气，如今发愿修行，不管闲事，不敢去报。”一虎说：“二位姐姐，我是王禅老祖门下弟子，不辞千山万水跋涉，特地到此，请姐姐方便，对公主说一声。”丫环说：“王禅老祖，我娘娘常常说起。你就是他徒弟？我与你说一声看。”“多谢姐姐。”

丫环进内，来到殿上。公主正在那里打坐，丫环禀道：“娘娘，今日外面又来了一个大唐人，说是王禅门下弟子，来借宝扇，去破五龙阵。现在洞外，不敢放入。”娘娘听了说：“既是老祖徒弟，必有神通，前番受了猴子的气，今番此人不善，与我唤他进来。”丫环奉命出洞说：“娘娘唤你进去。”一虎连忙进洞，好个仙界，来到殿上，见公主坐在蒲团之上，一虎跪下叩拜，说起因由，借扇破五龙阵。不知肯借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善才途中战秦汉 五公主阵上收宝

适才话言不表，再言公主娘娘说：“我既是老祖门下，姓甚名谁，有何本事。敢来借扇。”说：“弟子窦一虎，有地行之术，日行千里。”公主说：“这宝扇，当时有火焰山，断断不借的。被孙行者将火扇灭，留在洞中也无用处，借便借，你破了阵就要还的。”一虎说：“这个自然。”丫环付与一虎。一虎接在手中一看，是一柄蒲扇，能大能小，叩谢出洞，还从地行而回。

再说那秦汉上天，飞了数日，早到南海，按落下来，立在海边，见天连水，水连天。秦汉想道：这项钻天帽在平地上腾云，跌下来不过在地上。这海如何过去？硬了头皮飞上云端，而眼紧闭，听得耳边风声，片时落在山上。秦汉开眼一看，原来已是南海。来到大士山门，上写着“慈航禅院”。少停，见两个和尚笑声走出说：“你就是王禅徒弟秦汉么？”秦汉大惊，想道：菩萨早已晓得。忙施礼说：“法弟就是。”两个和尚回礼说：“我两个是菩萨座前弟子，法名都罗、吉缔便是。今菩萨朝天去了。曾有法旨，说今日有个大唐差来王禅弟子秦汉到此，求善才去破五龙阵，教他先去。菩萨朝回，就遣善才来。命我回覆你回去罢。”

秦汉不敢久停，拜别二位，飞上云端，两耳风声，不消一时，来到东土。下落云头，心中大喜。仍旧飞上云端，一路而行，离了东土，来到西凉国，落下山头一看，见一村坊，有山有池，树木成林，中有茅房草舍，桑麻遍野，鸡犬成群，好一个村居之所，秦汉正在观看，见房中走出一个婆婆，说道：“这位客人也是东土来的么？”秦汉大惊：这婆子倒有仙气！说：“你因何晓得东土来的？”婆婆说：“昨夜有一矮子，与你一样身材，在此借宿，肩上一柄芭蕉扇，是翠云山借来的。今日早上出门，来了一个孩童，头上梳着丫髻，两手带镯，脚踏火轮，手拿齐眉短枪，身穿绣龙锦袄，大红裤子，一双赤足。为甚的见了扇子大怒起来，与矮子交战。那矮子杀得大败而走，孩童赶去，不知死活。”

秦汉听了，“这分明是我师兄一虎。”说：“婆婆，承教了。”飞上云头，向西望去，前面喊杀连天。秦汉下落云头，见一虎战孩童不过，且战且走，好不吃力。秦汉叫声：“小童，不得无礼！我来也。”童子回头一看，又见一个矮子，并不回言，举起火尖枪就刺。秦汉把棒相迎，战未数合，那里战得孩子过？棒法乱了。一虎见师弟来了，回身双战孩子，二人也战不过。

秦汉架住枪说：“童子，通上名来。”孩童道：“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我乃牛魔王之子，铁扇公主所生，吃人无数，火云洞红孩儿便是。只为要吃唐僧肉，遇了齐天大圣孙行者，求灵山观世音菩萨收服。归正五十三年，参拜佛爷，方成正果。在南海紫竹林中菩萨座下，同去朝天。蒙法旨往西方助唐破阵，驾轮来到村坊，遇着这矮子偷我母亲芭蕉扇。快快还我，饶你两人性命。若恃强不还，将你二人活吃。”秦汉听了笑道：“我道是谁？原来善才童子。你是菩萨弟子，我两人王禅老祖门下，释道一般，不必动怒。出家须发慈悲之心，不比当初在枯骨山吃人。我奉黎山老母法旨，教师兄往令堂娘娘前借芭蕉扇，要去破阵。我往落珈山相求令师菩萨，请座下善才相助破五龙阵收宝。遇着都罗、吉缔，说菩萨朝天，同善才、龙女去了。叫我先回，就打发善才来西方破阵。我驾云而来，见你们杀得高兴，下山看看。这柄扇是借来的，不是偷的。”善才听了，心下明白，说道：“既如此，何不早报？若秦师兄不来，窦师兄将被我刺死。”一虎笑道：“你虽是吃人肉的

人，若要打死我尚早，若再杀不过，就钻下地中，那里来寻我？你二人慢慢驾云而来，我往地中先回唐营。”说罢，身子一扭，往地中去了。

红孩儿说：“窦师兄有地行之术，秦师兄有何仙术？”秦汉说：“我有钻天之术，一日能行千里。请问善才师兄有什么仙术？”善才说：“我有风火轮二轮，日行万里，比你两个更好。”秦汉说：“事不宜迟，快快起程。”二人双双驾云而来。此话慢表。

再言五龙公主说：“打阵之后，一月有余，不来破阵，紧闭营门。请花弟子到来，明月出兵踹营，剿灭樊氏，好夺唐朝世界。”齐声说：“有理。”令军士传请。花叔赖忙到阵中见礼，“请问师父有何吩咐？”黄龙公主说：“徒弟，那唐营紧闭，计穷力竭，明日亲领人马，杀到唐营，踹为平地。”叔赖听了大喜，传令三军，来日破唐。众将齐声答应，整備交战，此话不表。

再言樊梨花对众将说：“秦、窦二将往黎山一去许久，有四十余日，还不回来。三将陷在阵中，性命难保。”众将齐言说：“那二人不来，我们明日去破阵。”正在此言，有番儿打进战书，约明日交锋。梨花批允，对仙童、金定说：“我夫与二将陷阵，秦、窦二人一去不回。花叔赖打战书，我批允明日出战。听天由命便了。”仙童、金定说：“既为上将，何惧番兵？明日各要努力，为国亡身，也无怨心。”众将齐忿忿不平，待等明日交战，此言慢表。

次日元帅升帐，点月娥为头阵，金莲为二阵，金定第三阵，仙童第四阵，元帅领大兵为五阵，刘仁、刘瑞为左右翼。正要出兵，有秦梦解粮到，交卸明白，参见元帅说：“今日出兵，不点男将，却点女将。不知为何？”元帅说明此事。秦梦大怒说：“可恶番兵猖獗，我今出阵，必要活擒番将献功。”元帅说：“将军解粮而来，一路辛苦，鞍马劳顿，不敢相烦，后营将息。”秦梦必欲请战。元帅依允说：“五龙阵厉害，上阵须要小心。”“得令！”秦梦见久不上阵，昂昂得意，全身披挂，手持金装铜，骑下呼雷豹，带领本部人马出营。

那番将花叔赖领兵出阵。五龙公主守住阵脚。冲到唐营，见唐营炮响，冲出一员大将飞到阵前，喝道：“俺大将军秦叔宝孙秦梦在此，快出来，决一死战。”一声大叫，花叔赖大怒，飞马冲出，提鞭就打。秦梦双铜相迎，大战五十余合，杀得叔赖汗流脊背，回马大败而走。秦梦喝声：“番将那里走！”拍马随后追来。五龙公主大怒，即驾鹤出阵。五员女将也齐冲出喝道：“休得逞能！”各执军器杀去。五龙公主各舞双剑相迎，仙童祭起捆仙绳，被白龙撑起伞来收去仙绳。月娥摇动摄魂铃，也被宝伞收去。梨花大怒，祭起乾坤圈、混元棋盘，来打五龙公主，都被宝伞收去，各样宝贝尽皆收去，五员女将大惊，各带转马头大败而走。五龙公主在后面追赶。

黑龙公主祭起雌雄剑来斩梨花，忽见云端落下一童子，大喝道：“黑龙公主休得无礼，我来也。”梨花抬头一看，见云端飞下孩童，脚踏双轮，十分勇猛，手执火尖枪来刺黑龙公主。那公主认得，叫声：“红孩儿，你也来管闲事？”收了双剑。五龙公主一齐围往，一场大战。五员女将也来助战。

秦汉正在云端赶路，听得下面杀声，按住云头一看，认得哥哥秦梦追赶花叔赖，看看追近，叔赖祭起神鞭，秦梦不曾防备，打落马下。叔赖正要取首级，秦汉飞下说：“休伤我兄，俺来也。”举棒就打。叔赖一看，认得是盗莺的，大怒，提鞭相迎。唐兵抢上救回秦梦。叔赖又祭鞭打来，秦汉飞纵云端。叔赖收鞭回转。五龙公主不能取胜，说：“红孩儿、樊梨花，今日天

色已晚，明日再战。”两边各自收兵。

元帅回营，见伤了秦梦，将药敷好。请红孩儿相见。正欲拜谢，秦汉前来缴令，细说老母之事，请得这位小英雄破阵。梨花听了大悦，上前拜见善才，说：“方才若无师兄相救，几乎一命难逃，礼当拜谢。”善才说：“俺也有一拜。”各人拜毕。一虎回营缴令，将借扇之事细说一遍。元帅大喜，设酒庆贺。善才童子乃佛教的，戒酒除荤，命备素筵。众将席中议论说：“宝伞利害，收去许多宝贝，宝贝焉能回来！”善才童子笑道：“他伞虽妙，不及我灵山太极圈。待我明日出阵。收回宝贝送还。”众将听说大喜。梨花说：“全仗师兄大法力。”酒至半酣罢席，各归营寨安歇不表。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元帅营中产薛强 善才大破五龙阵

适才话弃不表，再言次日天明，元帅升帐。善才请令破阵。元帅道：“今日破阵，全仗师兄，须要小心。”点秦汉、一虎为左右翼，相助打阵。善才同了秦、窦点兵出营。元帅又点仙童、金定为救应，点月娥、金莲在后接应两支人马。元帅同刘仁、刘瑞、金桃、银杏四将五人中路而行，听得阵破，一齐向前杀出。

不表元帅分派已定，再言黄龙公主收兵回营，闷闷不乐，对四位公主说：“我和你心厌龙宫，在山修道有数千余年，方得长生不老。今因小忿下山，扶助花叔赖阻往唐兵，指望得胜。谁知画虎不成，他请红孩儿到此。我一向闻他在枯骨山火云洞吃人，积骨如山，乃万恶魔君，今皈佛教，广大神通，焉能敌得过他？不如回山去罢。”白龙公主叫声：“姊姊说那里话来？我五龙公主声名也不小，岂惧红孩儿，就要回山！明日不要与他野战，叫他打阵，自然一网而擒。”三位公主都说道：“五妹之言有理，只要引他进阵，红孩儿必定遭擒。也显五龙山公主手段。”黄龙公主依言。

次日五位驾鹤而出，只见唐营大开，冲出三员步将，四员女将，奔到阵前，喝道：“五龙公主，快快投降，免汝一死。”五龙公主大喝道：“红孩儿，今日不与你野战，敢来打阵么？”红孩儿说：“这个何难？俺来也。”五龙公主闻言，一齐飞入阵中等候。那善才乖巧，对秦、窦二位说：“师兄，他五龙阵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生门青龙，和你们打进青龙阵。”二将说：“师兄之言有理。”杀进阵中，只见一道青烟冲出。一员番将喝道：“三个孩子慢来，俺大将方万春在此。”三将并不搭话，举棒就打。青龙公主将灵旗摇动，见一群怪兽，张开血盆大口，奔来吃人，两员矮将心慌，善才笑道：“些须小技，敢来逞能！”颈上除下项圈，这是灵山太极圈，祭在空中，将灵旗打折，百兽化为乌有。青龙公主大怒，“呵唷，这孩子敢伤我宝。”飞鹤冲出，将宝剑交迎，那里杀得善才过？大败回身。番将被秦汉一棒打死。四员女将见阵已破，也进阵中。青龙公主无处逃生，把口一张，冲出万道清泉，在水中一滚，变一条青龙随水而去。

红孩儿说：“他既逃去，不必追他，再打赤龙阵。”阵内冲出一道红光，声如雷鸣，来了一员番将，喝道：“大将云必显在此。”举大刀直劈三将，三将执器相迎。不一合被红孩儿挑于马下。赤龙公主大怒，仗雌雄剑跨鹤而来，祭起双剑。被红孩儿用太极圈打下。公主把口一张，放出万道红火，把身一摇，现了原形，乃一条赤蟒，一滚直去。

赤龙阵已破，来破黑龙阵。见阵中一道黑气冲出，番将郝麒麟手执金瓜锤敌住。被一虎打中，黑龙公主跨鹤而出，手待百叶幡祭起，好不怕人。两员矮将跌倒。红孩儿笑道：“这妖幡骗凡人，俺红孩儿九炼成钢，真身不坏，奈我不得。”将太极圈打去，分为两段，两员矮将登时苏醒。公主把口一张，冲出黑水，腥臭难闻，变一条黑龙，在黑水中一个筋斗就不见了。黑水消灭，破了黑龙阵。四女将杀入阵中，救起尉迟青山、罗章。可怜他二人陷在阵中四十余日，饿得七死八活。一虎令小校背负回营。一齐杀到白龙阵。

见白雾茫茫，冲出番将忽突大，手执银枪，直刺善才。善才一枪挑下马来，被四员女将活擒而去。白龙公主驾鹤而出，把伞撑开，冲出万道毫光，矮将、四员女将立脚不住，都跌倒在地。惟有红孩儿端然不动，大笑道：“白龙，白龙，你这柄伞今日也要出脱了。”说罢，祭起宝圈，将宝伞打碎。众

将死而复醒，大怒向前。梨花取了乾坤圈、混元棋盘，仙童收了捆仙绳，白龙见打碎伞，破了阵，把口一张，喷出白雾，万道寒泉，水中一滚，化白龙遁去。

又来打黄龙阵。只见黄沙漠漠，阵中一声炮响，冲出驸马苏定国，用黄金铜来打善才。善才这火尖枪好不厉害，定国那里敌得住？杀开血路逃生，众将正要追去，黄龙公主舞剑出来，喝道：“休追我将。”举剑来战，祭起火珠，听得霹雳一声，迸出万团烈火冲来。众将唬得魂不附体，撞着烧得焦头烂额而逃。红孩儿呵呵笑道：“黄龙、黄龙，你不晓我生在火焰山，住在火云洞，那里怕你火？”飞身入火内，与黄龙公主大战。元帅说：“火珠利害，快取芭蕉扇入阵救火。”一虎听了。将芭蕉扇连扇几扇，顷刻火熄，将火珠跌下。黄龙公主大怒说：“呵唷，可恼，可恼！你们借了铁扇公主芭蕉扇，坏我宝贝，与你杀个你死我活。”抖擞神威，现

出三头六臂，象哪吒三太子一般。众将见了大惊，独有红孩儿不怕，说：“黄龙，你的法术不足为奇。”把手一放，吹口仙气，阵中杀出无数小红孩儿，手中多执火尖枪，围住黄龙。众将见了大家称异，果然神通广大。杀得黄龙招架不住。红孩儿祭起宝圈打来，那番害怕，现了原形，是一条黄龙，涌起万丈波涛，顶带火珠，水中遁去。顷刻大水不见。

红孩儿破了黄龙阵，众将救起丁山，见他面色蜡黄，不省人事。妻、妹看了伤心，安排暖车送回营中。今日大破五龙阵，多亏善才之功。看看日落西山，元帅收兵回营。灵丹救醒三将，摆宴犒赏，令明日打关。当夜元帅打阵辛苦，生下一子取名薛强，军中停留三日，此话不表。

再言苏定国阵中逃回，叔赖接进关中，问道：“唐兵打阵，胜负若何？”定国将红孩儿破阵，五龙公主逃去，捉了大将忽突大，伤了三人，我亏坐骑逃回。细说一遍。叔赖大惊，令兵将紧守关头，多加灰瓶、石子、强弓、弩箭，与驸马各守东西，告急表章进朝，专等救兵到关。

再言元帅静养三日升帐。一虎说：“小将借扇破阵已毕，理当送还。”元帅说：“是。”走上善才说：“俺奉菩萨法旨，破阵就回。久不见母亲，这柄扇待我拿去。”此扇能大能小，大放在肩上，小安在口中。《西游记》内载的，闲言不表。

元帅传令打关。有秦梦要报一鞭之恨，请令打关。元帅许之，带了人马，来到关前大骂，番兵只当不知。恼了秦梦，令军士扳城而上，只见上面箭如飞蝗射下，兵不能上，倒伤了无数兵士。元帅大兵已到，把人马扎在关下。秦梦禀说：“关门雄固，兵不能上。请令定夺。”秦汉上前说：“前番小将同一虎进关盗莺、会番女之时，说明今日原要我去通知欢娘，里应外合，才好破关。”元帅说：“你前番私进关中，该当有罪。今晚破得此关，将功折罪。”秦汉得令，当晚飞进关中，来到后房，下落云头。窗外一看，见欢娘手托香腮流泪，好似西施一样。秦汉大喜，想道：他终身许我。跨窗走进，欢娘一见说：“冤家，一向因何不来？害我望得眼穿。”秦汉道：“美人，自从那夜别去，那有功夫脱身。”将此事细说一遍，“今番房内无人，与你成其好事。”欢娘笑道：“啐，废物东西，青天白日，羞搭搭说这样话来。倘丫头进房看见，丑也丑杀了。”秦汉说：“有了，只要刺死了花叔赖，与你做长久夫妻，你不快活。”欢娘大喜说：“有了，待奴整备酒筵，差丫环去请他来到赏端阳，将他灌醉，刺死了他，那时同去降唐。”秦汉说：“倘苏定国提兵来时，如何处置？”欢娘一想说：“有了，只消如此如此。事有

成了，全仗将军帮助。”不知刺得成刺不成，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欢娘刺死花叔赖 梨花兵打玉龙关

再言秦汉听了此言说：“此计甚高，我回营禀知元帅，同师兄进关助你。”说罢，飞上云端，回营对梨花说，遇欢娘如此设计，好破关门。元帅听了想道：“矮子个个多贪色的，但愿成功。”开言令秦、襄二将进关帮助，我准备雄兵打关，里应外合。二将大喜，接令出营，上天入地，进关不表。

再言花叔赖闻欢娘相请，来到东房。欢娘接进，二人见礼坐定。欢娘说：“今日端阳佳节，妾备一杯水酒请大王。但是大王贪恋西房，太觉显然。”叔赖笑道：“美人，咱欢喜二人，无分厚薄。一向间阔，今日补情，与美人畅饮一杯。”叔赖上坐，欢娘下陪，丫环斟酒。将叔赖热一杯，冷一杯，灌得大醉，立起身来，一手搭在欢娘肩上，一手举杯，一连几杯，醉得糊涂，立脚不住，丫环扶到床上，人事不知睡倒。欢娘说：“众丫环过来，筵席去，你们吃个尽醉。”说：“多谢夫人。”收了酒席，都往外房吃酒。

正当二更，欢娘拿了剑，欲要砍下，自己身子战栗起来。秦汉飞下进房，接剑在手，将叔赖砍死，说：“事不宜迟，传令出去，请驸马来议事。说大王意欲降唐。令刀斧手三百，埋伏帐下，若他不允，将他斩首，开关降唐。”欢娘打扮军装。拿了令箭。只见地下钻出一虎说：“秦师弟；这女子传令，我和你开关迎接大兵。”秦汉答应，又对欢娘说：“你不要慌，我暗中助你行事。”说罢，上天入地行事去了。欢娘喜甚，提灯走出营门传令，旗牌分立两旁。欢娘说：“大王有令箭，请驸马前来商议军情，不得有违。”旗牌接了令箭，往西营不表。

再言爱娘正在房中，丫环报进说：“东房欢娘手执令箭传驸马，有刀斧手埋伏帐下，不知何事。”爱娘听了说：“这贱人传驸马必要杀我。不如赶进东房，求大王做主救我。”算计已定，提灯来到东房。见众丫环都醉倒，走进房内，冷冷清清，床中一看，见大王杀死，叫声：“不好了！”大哭一场。“待我与他报仇。”结束停当，手执双刀杀出。

再言驸马闻叔赖相请，心中疑惑，带了亲随兵三百，明火执杖来到东营。不见叔赖出迎，便上帐说：“花将军夜深请下官何事？”忽听云板一声，走出一个女将说：“俺家大王计穷力竭，大王爷被捉去，不知死活，意欲开关降唐。请驸马爷来相议。”定国听了此言大怒道：“罢了！罢了！花叔赖逆贼，待我进去杀他。”欢娘正要传刀斧手，听得里面杀出，爱娘手执双刀。驸马说：“奸贼使贱人杀我么？”拔出宝剑将二人杀死。惊动帐下刀斧手出来救护，被三百亲随兵尽行杀死，回身杀到衙中，不分老少，尽行杀完。见叔赖先被杀死床上，倒觉稀奇，猜疑不出，回身杀出营门。探子飞报进说：“大唐二员矮将潜入关内，把门军杀死，大开关门。大唐兵马如潮涌进来了。”驸马听了，唬得魂不附体，带了亲随，逃出西门，往玉龙关去了。

元帅进了关，传令休伤百姓，进内衙中，见杀死军人无数，方知欢娘、爱娘俱被定国杀死，定国逃去。秦汉说声：“可惜佳人。”吩咐将叔赖、欢娘、爱娘埋葬，番兵尽皆收殓，出榜安民。放出花伯赖，忽突大，二人上前叩见。元帅说：“你二人无名下将，杀之无益。放你回去，教玉龙关守将早早献关，捉哈迷番王，解上京都定罪。我主若有好生之德，你君臣的造化。

间阔——分离的时间长。

好生——指爱惜生灵；不杀生。

去罢。”二将拜谢，喏喏连声而去。元帅吩咐摆宴犒赏三军，奏本进朝。养息三日，传令起兵，取玉龙关。点罗章为前部先锋，丁山为护卫，军分三路而进。

那罗章早到关前，一马当先讨战。番儿报进。那守关将乃国王长子罕尔粘镇守。前日间苏定国回来说起，心中一惊；又见花伯赖、忽突大二将放回报说；今又闻番儿报说，大唐兵关外讨战。唬得魂不在身，忙集众将商议：“谁人出关开兵？”连问数声，并无人答应，太子无法，正在烦恼，报苏国舅到，吩咐请进，宝同朝拜太子。太子道：“国舅少礼。前闻金光阵内走去，今日回来必有神通退得唐兵。”宝同奏说：“臣自从金光阵大败，欲起兵复仇，前往各处仙山，请仙借宝。蒙教主金壁凤祖师借我一匹神兽，名曰‘黑狮子’，驾云而来。闻说唐兵杀到关口，可来讨战么？”太子说：“国舅，目下兵临关下，将士寒心，无人出战。难得国舅到来，计将安出？”宝同说：“付臣一万人马，杀他片甲不回。”

太子听说大喜，点起雄兵一万，战将十员，放炮开关，冲杀阵前。罗章抬头一看是苏宝同，大怒，挺枪直刺宝同。宝同将刀接住，战有三十余合，宝同不能取胜，把马一拍，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鼻内喷出烟火。罗章两眼难开，回马就走。三军烟得无处投奔，自相践踏。伸手不见五指。那火一发厉害，大者车轮，小者炭火，飞来粘在身上，烧得焦头烂额，一万人马，去其大半。宝同大喜，收兵回关，摆宴贺功。

不表君臣得意，再言罗章大败，收拾败残人马回营。元帅大兵已到山下扎营，罗章回营告罪。元帅说：“罗章既为先锋，见机而进，如何被他杀得大败。”罗章禀道：“元帅，小将正在打关，冲出番儿苏宝同，骑下神兽，鼻内生烟，口中喷火，四足生风。小将挡不住，三军烧死战场，亏得坐骑跑得快，不然也被烧死。望元帅恕罪。”元帅说：“苏贼又来，决有神通。你暂退外，计议出兵打关。”罗章退出。元帅封门，退到内营。金定、仙童接着说：“元帅为何不乐？”梨花说：“今日罗先锋打关，被苏宝同借得黑狮驹，将先锋烧得大败。想他逃去日久，又纠合左道旁门到来，阻我西进。不知几时可得太平班师，好不烦闷。”仙童说：“他败兵之将，有基本领。明日出兵，除其恶兽，就好西进。”梨花点头，各自安睡，当夜不表。

次日与仙童计议已定，捉苏宝同取黑狮驹。忙升帐，点秦汉、窦一虎二将领本部人马前去打关，二将得令而去。冲出关前，只听得关内炮响，大开关门，冲出人马，乃苏宝同。二将见了喝道：“屡败之将，敢来送死！”棍棒交迎。宝同说：“你两个又会着了，吃我一刀！”三人大战，宝同把黑狮驹一拍，鼻口喷出烟火冲来，秦、窦二将，张眼不开。一个上天，一个入地，逃出有二里远近。唐兵大败。元帅远望我兵败来，心中大怒，同仙童、金定杀出敌住。宝同见了梨花，怒气冲天，把驹一拍，四足生风，鼻中出烟，烟降满天；口中喷火，大如车轮，直奔三人。仙童、金定见了回马就走。梨花念动真言，顷刻大水冲来，烟消火熄，宝同唬得魂不附体，驾兽而逃，往前竟走。见一座高山挡路，说：“好了，方才几乎淹死，亏坐骑腾云而逃，可怜番兵淹死，怎好进关？”日已沉西，下落青山，远远听得钟声，走进一看，是一座庵院，写着“比丘禅院。”想道：“天色已晚，就在此庵借宿，明日来求师兄帮助。”想罢，下了驹，拴在树上，走进山门。殿上琉璃隐隐，钟声沉沉，有几众女尼在那里做夜课，诵完了出来关门。

见了宝同，问道：“将军夤夜 到此，有何事干？”宝同说明阵上之事，女尼笑道：“原来败兵之将，来此投宿。但是我们女庵不便留你，别处去宿罢。”宝同说：“如今天色昏暗，教我那里去？乞师父行个方便，就在廊下权宿一宵，明日早

行。”再三求告，有一少年尼姑说：“师兄们，他苦苦哀求，里面有一个囚老虎的铁宠，锁在里面，大家安心。”众女尼齐声说：“有理。”对苏宝同说：“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都是女众，不便留男客，将军必要借宿，有一囚宠在此，倒也宽大，尽可容身，你在笼内权宿一夜，明日放你出来便了。”宝同该倒运了，上了这当，连声答应说：“使得，使得。”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梨花仙法捉宝同 神光扇软囊仙童

前言不表，那女尼里面扛出铁笼，放在殿上，宝同身不由主钻入笼内，将来锁上。一众女尼都不见了，只听外面吆喝一声，进来一位官府绅士，随坐在殿上，喝道：“苏贼，认得本帅么？”宝同抬头一看，说：“不好了！这是梨花仙法捉住，我性命休矣。”哀求道：“女元帅，你是正大光明英雄，饶了我命，以后再不敢来犯了。”梨花大怒说：“反贼，你无事生非，惹动干戈，以害生灵，几次逃脱，罪不容诛。你有八九元功炼成虹影，刀剑不能斩你。”令左右将灵符贴上，抛在海内。宝同再三哀求，梨花不听，军士扛了，连笼抛入海中，沉于海底。巡海夜叉飞报龙王。金钟三响，龙王升殿。鳧鱼丞相，鲤鱼大夫，虾兵蟹将朝见，齐集两班。赤鱼门官启奏说：“巡海夜叉探得有铁笼囚一将军，沉于海中。特来奏知。”龙王传旨：“令龟鳖二将去扛来，侍寡人一看。”二将领旨，同了夜叉将笼扛进。龙王说：“笼内是人是怪，被何仙擒住？说与寡人听。”宝同一看，方知龙宫，开言说：“大王，我乃西番国舅苏宝同，被樊梨花用倒海移山之术擒住，将我沉于海底。望乞放我。”龙王说：“久慕大名。怎样放你？”宝同说：“只要将笼上灵符去落，我就去也。”龙王依奏，将符揭下。宝同大喜，化道长虹而去。龙王大怒说：“此人无礼，谢也不谢一声，迳直去了，点将拿他。”鲤色大夫上前奏道：“既去罢了，拿他成仇。”龙王准奏不表。

再言宝同逃去见师父，路遇铁板道人、飞钹和尚驾云而来。见了宝同大喜，三人见礼。宝同说起此事，僧道恨极说：“国舅，你失了黑狮驹，怎好去见教主？不如寻李道符师尊到来，擒樊梨花报仇。”宝同说：“既如此，二位军师先到关中帮助太子，我不日就来。”三人作别，分头而去，那樊梨花收了法术进营。次日令刘仁、刘瑞打关，驾起三梯，攻打甚急。太子唬杀说：“国舅昨日出战，一去不回。今日打进关来，如何是好！”

忽报二位军师到了，太子大喜，令进来。僧道进营参见，太子说：“少礼，赐坐，请问师尊，唐兵临关有何妙计？”僧道说：“千岁放心，我二人驾云而来，路逢国舅，命我二人先来守关，既唐兵打关，我二人出战，立擒唐将。”太子令点兵二千，开关迎战。刘仁、刘瑞正在打关，听得关中炮响，知有兵出战，退到平阳之地，摆开阵势，准备厮杀。僧道二人带兵出关，来到阵前，并不搭话，四人大战。二刘虽然勇猛，难敌僧道，回马而走。

元帅在将台看见认得僧道，叫声：“不好了！他逃去已久，今番又来，必有异宝。二将乃无术之士，枉送性命。”令“秦汉、一虎快去救两个徒弟回营。”二将得令，飞身出营。远望二将飞跑，大叫：“休慌，我二人来救你。”二将听得有救兵，复回马去，叫道：“妖僧休赶，与你决个雌雄。”提枪直刺。僧道说：“走的非为好汉。”举起剑棒相迎，战未数合，妖僧祭起蟠龙宝塔打将下来，刘仁躲闪不及，打死马下。刘瑞心慌，正要逃走，又被宝塔打落马下。僧道回身，正要枭首，秦、窦冲出敌住。唐兵救两人尸骸而回。僧道认得秦汉、一虎，知他手段高强，忙将宝塔打下，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僧道大怒，冲锋杀过阵来，丁山敌住。元帅令仙童、金定、月娥、金莲四员女将飞马而出，围住僧道。僧道焉能杀得过，又祭起塔来，打中丁山、金定。仙童大怒，祭起捆仙绳，妖僧见了，化道长虹而去，妖道扇起神

光宝扇，仙童手足动弹不得，遍身麻软，如醉如痴。月娥、金莲见了，双骑杀出，救了仙童。月娥取摄魂铃，妖道晓得宝贝利害，也化长虹而去。番兵败进关中，紧闭关门。

唐兵回营，计点将士，打死四将：金定及夫君、二刘。梨花大哭说：“妖僧、妖道两个仇人，打死亲夫、姊姊、刘仁、刘瑞，此恨怎消？”金桃、银杏也哭二位亲夫。营中六神无主。听得云端落下两位仙翁。一虎见了说：“师父、师伯到了。”进营通报。元帅住哭，同仙传弟子出营，接进王禅老祖、王敖老祖。二位仙翁下落仙鹤，步进帐中。众弟子参见已毕，问道：“丁山、金定、仙童为何不见？”梨花哭禀说：“被塔打死，被扇扇坏。”二祖一看，说：“不妨，他四人被蟠龙塔打死。”取出四粒金丹，放入口中，四人悠悠醒转，见了师尊，连忙叩拜。二祖说：“仙童如醉如痴，被神光扇扇坏。”把手中拂尘连拂三拂，口念真言，仙童手脚活动，叫声：“妖道，好妖法。”叩拜师父。二祖说：“樊梨花，我有灵幡一面，可破神光扇。明珠一粒，可破幡龙塔。他二桩宝，乃从教主金壁风那里借来的。他教下都是一班妖魔，神通不小。我二祖虽有仙术，力不能破他。到时须要谨慎。待众仙聚会，共破诸仙阵。”梨花拜谢，接了两件宝贝。二祖驾云冉冉而去。众弟子望空拜谢。专等明日打关。

再言太子清晨升帐，僧道二人参见。赐坐两旁，说：“千岁，昨日大胜，打死唐将。今日出关，立斩梨花，必建奇功。”太子大喜，点兵出关，到唐营讨战。探子报入营中说：“妖僧、妖道讨战。”元帅大怒，说：“不斩二妖，如何破关？谁将出去除此二贼。”仙童、金定深恨二妖，上帐请令。元帅说：“须要小心。”又令世子丁山说：“你师父付你两件宝贝，同去出阵，擒此妖僧、妖道。”丁山接了宝贝，要报昨日之仇，带领飞尤将出营。

那仙童、金定来到阵前，僧道大惊说：“那两个女将，丑的被塔打死，齐整的被扇扇呆。如今又出阵，唐营有起死回生之术。今日必要捉进关中献功。”算计已定，举剑轮鞭来战，不能取胜，祭起塔来，二女拍马回身。丁山赶到，祭起明珠，金光闪闪。塔上蟠龙见了珠来抢，丁山把手一招，塔随珠而落，收了宝贝。女将回马交战，唬得僧道大惊，宝塔被他收去，取出神光扇来扇两员女将。丁山摇动灵幡，仙童祭起捆仙绳，僧道见了，双双化虹进关。唐兵追来，番兵紧闭关门，灰瓶、石子打下，只得回兵。元帅大悦，传令明日打关。

那僧道进关见太子，太子说：“两位师尊，小校报道两桩宝贝被他所破，孤家正在慌张。复来见孤，有何计迎敌？”僧道说：“殿下休惊，国舅借兵去了，决有神仙来降。目下紧守关门，我二人去会了国舅，请下诸仙，破那樊梨花。”说罢拜别，化虹而去。太子惊说：“果然法术高强。”传令关上多加灰瓶、石子，日夜严守。我且不表。

再言苏宝同到蓬莱岛紫金山莲花洞，拜见李道符师尊，两泪交流，双膝跪说：“蒙师父传我法术，要报父仇。被薛仁贵杀得大败，后被樊梨花大破阵图，化虹而逃。西凉国地方俱被夺去，只有玉龙关，此关若破，国家休矣。望师父发慈悲下山，收服樊梨花，复转地方，与弟子报仇。”仙师听了大怒说：“樊梨花，你仗了黎山门下欺毁我教。既神仙犯了杀戒，同去见教主，请齐群仙，好退梨花。”宝同说：“弟子前日往教主借黑狮驹，被他用计夺去，不好再去见教主。”仙师说：“就将此事激怒师尊，诸仙聚会，一网打尽梨花等众，出你的气。”宝同大喜。同了师父出洞，驾云来到金山逍遥宫，

看不尽许多山景，异草奇花，青松翠柏，来到洞外。里面走出两个散仙，见了师徒说：“李师长同令徒到此何干？”道符说：“有事见师尊。”二仙进洞禀说：“李仙师要见教主。”金壁风说：“李道符仙翁与我不同教，请进来。”二仙领了法旨出洞，令二人进见。

师徒进洞，见琼楼玉殿，彤庭瑶阶，教主坐在蒲团，八名仙童手内捧宝立在西傍，道符上前参拜，命赐坐。宝同朝拜，愿师尊圣寿无疆。拜毕起立，金壁风教主说：“李仙翁今日同令徒到来，还黑狮驹么？”李道符说：“师尊不要说起，今日小徒到我山中说。”不知说出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仙翁触动金教主 妖仙大战樊梨花

再言李仙师说：“蒙师借驹去破大唐，被樊梨花用倒海移山之术夺去宝驹，将徒弟擒捉笼中。说教主借来的，乞见还他。他非但不还，口中不逊，说教主自来也要擒住。连笼沉于海底。亏他化长虹来见我。”金壁风教主问：“宝同，果有此事么？”宝同说：“真的说出教主之名，他辱骂不堪，说我教非人类，都是畜生。”阶下恼了许多弟子。野熊仙、金鲤仙、黑鱼仙、老牛仙、花马仙、神犬仙、野狐仙、鸡冠仙、花凤仙大怒，上殿朝拜说：“樊梨花欺我教太甚，我等一同去到玉龙关见个雌雄。”教主说：“众弟子不可造次，樊梨花助中原国君，黎山老母门下神通广大，不要管闲事。”野熊仙说：“弟子在金牛关，被他请二郎神烧我洞府，伤我教门弟子甚多，老师不管，金山再无修行学道之人了。”

那教主耳软的，听了此言说：“你们先到玉龙关摆诸仙群会阵。还了黑狮驹便罢；他若不还，我当亲临，显二教高下。”令道符师徒先到关下搭起芦篷，迎接诸仙，道符大喜，同宝同化虹先到玉龙关。

众仙辞别师尊，各驾妖云而来，路上逢着僧道二位，说失了两件宝贝，花马仙大怒说：“二师，那教主命我十代弟子来助西番，管教大唐百万尽为飞灰。事不宜迟，径往玉龙关去。”僧道听了大喜回关。苏宝同先进关中，请太子焚香迎接诸仙。不消片时，下落云头，太子一一接进，见礼坐下，说：“孤家有何德，敢劳众仙下降，相助破唐。”神犬仙、花马仙笑说：“要破唐兵何难，待我二人出关，捉唐将如反掌。”众仙道：“我们一同出去看，怎样一个樊梨花？说他如此利害。”大家说得有理，一同上马，出了辕门，带领妖兵，探头点脑，要想吃人。唬得番民家家下闩，户户关门。道符仙师见了如此，扎营关外，免害生灵。宝同领兵，炮响开关。那丁山同秦汉、一虎正要打关，只见关中冲出一队，人人尽是奇形怪状，如畜兽一般好笑。“番邦用了这班人，国家该灭。”正在观看，旗门下杀出二人，挡住说：“来将回去，唤樊梨花出来纳命。”丁山大喝道：“呔！你两个狗头马面的妖道，不必多言，看枪罢！”挺枪刺去。妖道双双来迎，一场大战，二妖看来难胜，口中喷出妖雾腥气，罩住天光。丁山伸手不见五指，被他拖下马来，秦汉救住，一虎救回。又冲出四个妖仙围住秦汉，顷刻天光明亮，一虎放了丁山，复冲出助战。那金鲤仙顶上放出毫光，黑鱼仙口中喷青烟，神龟仙眼中放出红火，鸡冠仙冠中放出五彩，飞在空中，结成一块磨盘大的东西，照定二人头上打来。那秦汉亏得入地鞋，见势不好说：“师兄，我们去罢。”两人上天入地去了，四妖大惊，收了妖术。

唐兵报与元帅，元帅见丁山毒气所伤，吃丹醒转。听得二将败回，说明此事。梨花听说，闷闷不乐，为何关关都有异人？如今来了许多妖仙，如何能破？仙童说：“前日两位师尊说：‘玉龙关群仙开法，’想是这班妖仙。待明日出战，见机行事。”梨花依言，传令紧守营门，恐防妖仙劫营。众将得令，紧守不表。

再言李道符犹恐众妖扰民，就关外安营，次日唐营冲出三员女将。野熊仙性不能忍，听见女将出阵，舞剑冲出。见梨花骑黑狮驹，两傍金定、仙童各骑宝马，梨花一见野熊大怒说：“妖道，前日在金牛关逃去，今日饶你不

过。”轮刀杀去，围住野熊。野熊难敌三将，众妖正要向前，梨花拍马吐出烟火。野熊唬得魂不在身，宝同见物伤心，不敢出战，紧闭营门，对众仙说：“黑狮驹利害，被他所得，若盗得它来，送还教主便好。”花凤仙说：“这个何难？今夜包管盗来。”宝同说：“全仗师兄大力。”当夜驾云往唐营。

正当元帅得胜，令秦汉巡营，见云中来了一位女仙，来盗黑狮驹。飞上云端与他厮杀，惊动众将，照定仙女乱射。花凤仙心慌，弃驹而逃。秦汉牵了黑狮驹回来禀元帅不表。那花凤仙逃回番营，将遇矮将驾云夺回，说了一遍。国舅好不烦闷，无计可施。

次日唐兵杀到，番营一班妖道各显神通，只见乌云猛雨，现出无数怪物，尽是豺狼虎豹，仙童见了大惊。梨花笑道：“这些小术，三岁孩儿也晓。”念动真言，把红绿豆撒在空中，霎时雨散云收。神龟仙大怒，冲出阵来，喝道：“樊梨花，你用撒豆成兵之术，我有法擒你。”梨花一看，见此妖尖头，绿眼，黑脸，嘴上微须，身穿八卦道袍，手执鹅翎扇，背上一柄红光剑冲来。将扇子一扇，扇出万丈波涛，水内钻出，拔出红光剑，来斩梨花。梨花念动真言，波涛尽退，将手接住宝剑，祭起诛妖剑，神龟仙躲闪不及，砍在背上，现了原形，乃一个大乌龟，将绳索穿了琵琶骨，贴上灵符，吊在旗杆之上，出其大丑。众妖见了，不战而逃。梨花见天色晚，收兵进营，明日交兵。此话不表。再言众妖同了僧道、国舅来见师父，说起：“龟仙被捉，我教扫尽面皮，望师父救回。”李道符仙师说：“龟仙被符镇住，待教主亲临方可解救，但是神仙犯了杀戒，我当亲出斩那梨花。”宝同等拜谢，各归营安歇。

再言梨花对众将说：“今日出战，须要大破番兵，活擒众妖，好夺关门。”众将说：“是。”点秦汉、一虎冲头阵，刘家兄弟第二阵，月娥、金莲第三阵，第四阵点金桃、银杏，第五阵点仙童、金定。自领后阵。丁山、罗章为救应。分派已定。大开营门出阵。秦、窦二将冲到阵，喝道：“这班妖道，快快出来纳命。”众妖大怒，犬、马二仙敌住秦、窦二将。

又冲出刘仁、刘瑞，番营花凤仙、野狐仙出阵。见了二刘说：“大唐好人物，果然生得标致，待我捉他回营成亲。”算计已定，各骑仙鹤出阵，妖滴滴声音说：“二位郎君，快通名来，我好拿你。”兄弟抬头一看，见二女仙道姑打扮，好似仙子下凡，都是绝色，开言说：“我刘仁、刘瑞便是，自出阵以来，无有不胜，你二人不如投降，我与你配一个风流佳婿，夜夜快活。若不然，我这枪杆厉害。”二仙姑笑道：“你枪无情，我双刀也不善。”举刀砍来，二刘把枪相迎。

第三队月娥、金莲杀到旗门。野熊仙、老牛仙接住，思量要活捉二员女将。老牛抵住月娥，杀得天昏地暗。金莲迎住野熊。老牛口吐青烟，霞光喷出。月娥摇动摄魂铃，老牛跌下马来，现了原形，是一只白牛。吩咐军校，穿了鼻孔，牵回本阵。又来助金莲。野熊见老牛捉去，一发心慌，摇身变了飞熊，眼如铜铃，口似血盆，来扑捉金莲。那月娥冲到说：“郡主不要慌，我来也。”取铃摇动，野熊跌倒，被手下搠捉回营。

二员女将正要回营，抬头见两公主敌住金鲤仙、黑鱼仙，二妖口中吐出海市蜃楼。金桃、银杏眼前花花绿绿，如醉如痴。二妖正待擒拿，金莲、月娥大喝道：“休伤我将！”手舞双刀架住。两个鱼妖大怒，思量一网而擒。那知月娥铃子利害，对了妖道一摇，二妖跌落马前，现出双鱼，涌出清泉，借水遁而逃。那四员女将杀过对阵，冲出飞钹和尚、铁饭道人、苏宝同、鸡冠道人，敌住四员女将，元帅冲锋上前。李道符大怒敌住，喝声：“呔！樊

梨花妄自尊大，不看仙翁眼内，今日相逢，断不饶你。”梨花抬头一看，见道符仙风道骨，相貌不凡，五绺长须，飘撒胸前，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仙剑，不象妖道之辈。说道：“仙长，我与你素不相识，风马牛不相及，说什么断不饶的话来。”道符说：“樊梨花，你不认得我么？我与师同列仙班，弟兄相称，道友宝同，是我弟子，虽兴兵拘怨大唐，也各为其主，你不看师叔之面，处他无情。今日我不与你甘休。”说罢，举剑向梨花面上砍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教主摆列诸仙阵 二教斗法有高低

前言不表，再讲樊梨花双刀架住说：“原来是道符师叔，既是上古神仙，该识天命，也不该来助恶为虐。该命你弟子改邪归正，教番主降唐纳款，自然唐主收兵，各分疆界。何劳师叔到关前与我为难。”李仙师听了大怒说：“樊梨花，你说那里话来！天下昔非一人之天下，唐王坐了中原，贪心不足，夺取西番世界。好好把番国地方退还，收兵回去，叫唐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我便饶你。”梨花听了，叫声：“师叔，这句话讲错了。中原大国到反进贡小邦，你如何做得大罗神仙？快快归山，可全体面。若再无知，休怪弟子无情。”道符听了怒容满面，说：“贱人，休得多言！”用剑劈面砍来。梨花又架住说：“师叔，我看黎山师父之面，让你两剑。若是再来，决不让你。”道符又举剑砍来。梨花将刀相迎，战有数十合，不分胜负。梨花想道，他法术高强，先下手为妙。祭起打仙鞭来打仙翁。仙翁大笑，把袖一拂，鞭落在袖中，把身一摇。背后五道金光飞来罩住，梨花眼花缭乱。忽仙翁提剑赶到，唬得魂不附体，说：“性命休矣！五遁不能逃脱。”只听得霹雳一声，五道金光不见。李仙翁正欲砍梨花，听霹雳打散神光，大怒。抬头一看，见黎山老母跨了一匹金鳌飞下，说：“李道友，休伤我徒弟。不该请教主炼宝摆阵，害我座下众弟子。如今也不与你计较，你看那边云彩冉冉，教主法驾来也，我且暂退。”仙翁见了老母，欲要相杀，听教主驾到，回头一看，远望西方祥云五色到来，忙传令收兵接驾。那花凤仙、野狐仙正与二刘交战，听得收兵，俱皆罢战，退回本阵，接教主。

那樊梨花在金光中，五遁不能逃脱，忽师父降临，说退道符，收兵回营迎接师父进帐，领众参见，拜谢救命之恩，拜毕起立两傍，老母说：“如今金壁风教主炼四口宝剑，要摆诸仙群会阵，见二教高下，与我等斗法，你去营外搭起芦篷，迎接诸仙下降。”梨花奉命，传令罗章营前台上挂红结彩，请老母坐在当中，香烟不断。又设交椅公座，笙箫细乐。

不表唐营齐整，再言金壁风带了数代弟子，捧了宝剑，那剑红光闪闪，五色毫光。谁知弥勒佛座下黄眉童子，他在西天小雷音寺骗捉唐僧，有徒弟孙行者求得佛主收去，不料弥勒往西天如来佛那里去了，黄眉童子私下山来。见了五色毫光，决有宝物，忙驾云而来，撞着教主宝剑放光，说：“老道士，这剑送与我罢。”教主一看，原来是个童子，说：“这宝剑要到玉龙关摆阵斗法，你要来何用？”童子说：“我爱他五色毫光，心中所喜。”教主说：“快快回去，我要行路。”那童子将布袋抛起收了宝剑，起身要走。教主晓得此袋是佛藏天袋，乃法门至宝。故将好话与童子说：“童子过来，我有话对你讲。你在弥勒佛座下，不见干戈。今日同我往玉龙关摆阵，你把剑还我，斩了樊梨花，与你剑罢。”童子笑道：“既如此，同去看看，这剑原要送我的。”教主说：“这个自然。”驾云来到玉龙关。

那仙师命宝同搭起高台，香花灯烛迎接教主仙驾。只听得半空音乐，道符同了三弟子，九仙妖，一齐迎接教主。教主下云，坐在高台，众仙参见。李仙师傍坐，众弟子侍立两班。道符说：“起初捉去神龟仙，高吊旗杆，又捉去老牛仙、野熊仙，今日亲出，将金光罩住，欲捉梨花，被黎山老母救去。专等教主法旨，大显神通，除此樊梨花。”教主听了说：“黑狮驹盗不回，反失三仙。我全仗这匹神兽，好建奇功。”便命弟子飞云、飞翠二位女仙，“与你两道灵符，前去盗骑。”

二仙女领法旨，接了灵符，驾云来到唐营。往下一看，见黑狮驹拴在莲花帐前，三仙高吊旗杆，奈有人守不能偷盗，等到晚来，直至三更，将士带甲安睡，二仙大喜，飞云对飞翠说：“师兄，你去盗骑，我去旗杆上放三仙。”飞翠说：“师弟，须要小心。”“晓得。”那飞翠来到帐前，取出灵符一照，那神兽认得灵符，挣断丝缰，四足腾空。飞翠大悦，骑了驾云而回。那飞云上高杆，将灵符一照，老牛、野熊大喜，脱其绳索而逃。独有神龟仙逃不脱，一汪眼泪。仙女说：“他两个见了灵符，脱身而逃。你这乌龟还不快走。”神龟说：“仙女，你不知道。他铁链容易脱身，我是捆仙绳，要索仙童亲念咒语，方能解得。”飞云听说，无可如何，只得同了二仙回营，来见教主，说：“弟子奉法旨，老牛、野熊回来，神龟被捆仙绳捆住，不能脱身。回来交旨。”教主驾坐蒲团，也知神龟灾难未除。老牛、野熊也来叩谢，飞翠盗了黑狮驹，也来交旨。教主见了黑狮驹，心中大悦，吩咐牵往后营，待天明乘坐，阵前好会唐兵。此言不表。

再言唐营元帅升帐，守狮小校禀说：“昨夜三更，只见半天毫光一闪，那匹黑狮驹叫一声，驾云而去。”梨花大惊，决是金山法力摄去黑狮驹，又是一番周折，闷闷不乐。又小军报进：旗杆逃去二妖，单剩乌龟。梨花一发心惊，忙上芦篷，叩见师父，说此因由。老母说：“徒弟，昨夜音乐嘹亮，想教主已到。待他布了阵图，候诸仙一道破阵。”梨花听师父之言，抬头观看，见番营顶上，五花祥云如同华盖。忙下芦篷传令出营，后面老母驾鳌而出。那番营教主，带了众弟子，骑上黑狮驹出阵，说：“唐朝将士，请黎山老母出来会贫道。”那老母乘鳌而出，见了教主，说：“道友请了，我和你上古神仙，万劫修身，上朝金阙，何故来降红尘？”金壁风叫声：“道友，你徒弟樊梨花背后恶言毁骂我教。今我下山，只叫樊梨花出来，待我拿上宫中，问明还你。”老母说：“你的门下多有搬嘴，道友不可听他。”教主说：“我既下红尘，摆一阵图，今且暂回，明日分二教高下。”老母说：“且摆完了再处。”说罢，两下一拱，各自收兵回营。梨花听得教主之言，闷闷不教主回营，吩咐国舅，进关祭祷山神海岳天地神祇。国舅领命，请出太子拜祷。然后教主摆起诸仙群会阵，按四方悬室剑四口，凭你神仙杀到，削去三花，梨花性命难逃，宝同奉命依法整备。次日教主登台，点金鲤、黑鱼二仙，“你守南方丙丁火，暗藏三百甲士，若有神仙进阵，祭起宝剑，绝他性命。”二妖领旨，镇南方。点白牛、野熊二妖，“带甲士三百，镇东方甲乙木。若有神仙进阵，祭起宝剑斩他。”二妖领法旨而去，点犬、马二妖，镇守西方庚辛金，付剑一口，二妖领旨而去。点花凤、野狐，将剑一口，镇守北方壬癸水。分派已定，对黄眉童子说：“你随贫道到来，烦你一烦。”童子说：“我佛门慈悲为念，不晓武艺，叫我如何上阵？”教主说：“只要你将布袋抛起，一概收在袋中，其功不小，非但宝剑送你，国王还有许多宝贝赏你。”童子贪财，说：“就去。”同道符守中央戊己土，二人领旨而去。又令苏宝同、飞钹和尚、铁饭道人、鸡冠仙四队，分为左右救应。自骑黑狮驹，手执令旗指麾，摆阵已完，众将严守。

那唐朝元帅见番营毫光直透云端，明知摆阵已完，忙见师父说：“看此阵十分利害，师父一人焉能成事？若众弟子进阵，在送性命。”老母叫声：“徒弟，你看那边彩云几朵，诸仙来也。快些迎接。”梨花听了下篷，众弟

华盖——古代帝王所乘车子上伞状的遮蔽物。

子跪迎。只见骑龙、骑凤、骑鹤、骑象、骑狮、骑牛、骑虎，都下云端，接入篷上与老母相见，列班而坐。蒲团第一位轩辕老祖，王敖老祖、王禅老祖、张果老、李靖、谢应登、孙臧、张仙共八位仙师，坐在东首。西首坐着五元仙母、金刀圣母、武当圣母、桃花圣母、黎山老母，随来仙女手捧宝瓶，奏动仙乐。梨花同众弟子叩见。薛丁山是王敖弟子，秦汉、窦一虎是王禅弟子。金莲，桃花圣母徒弟。金定，武当圣母徒弟，月娥。金刀圣母徒弟。今日师徒相逢，甚是欢喜，分付摆列素筵，款待仙众，说及破阵之事，不知后来，可能破得诸仙阵否，若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老祖大破诸仙阵 教主群妖俱已逃

且表黎山圣母说：“金壁风听一面之言，妄动干戈，摆了恶阵，与我教斗法。奉轩辕老祖执掌帅印，发兵破阵。”众仙俱说是。

梨花捧上兵符帅印，老祖接了。往下一看，众弟子不得进阵，有伤性命，便说：“今日承众位道友推贫道执掌帅印，也犯杀戒，以应劫数。黎山老母、五元仙母二位道友，带弟子梨花领兵杀入南阵，取宝剑砍倒朱雀旗，其阵立破，可到中央会兵。”“是。领法旨。”又命：“王敖、王禅二位道友，带弟子丁山、一虎、秦汉去打东阵，收取宝剑，砍倒青龙旗，杀到中央会兵。”“领法旨。”四仙带领弟子去了，命：“张果老、李靖、谢应登、孙膑、张仙五位道友，带刘仁、刘瑞领兵杀到西阵，取剑砍倒白虎旗，中央会兵。”“领法旨。”五仙驾鹤乘虎而去。命：“武当圣母、金刀圣母、桃花圣母三位道友，带金定、月蛾、仙童去打北阵，取剑砍倒元武旗，中央会兵。”三仙领法旨而去。自执黄旗，坐下青狮，到中央会合。

再言二位老母，杀入南阵，只见红光冲出，那宝剑盘旋滚滚下来。二仙恐防有失，顶上现出两朵金莲，托住宝剑。五元圣母，用手一指，摘取宝剑。黎山老母砍倒朱雀旗，红光尽灭。阵中鼓响，杀出金鲤、黑鱼二妖，敌住二仙。梨花祭起金棋子，将二妖打死，现了原形，是两鱼精。老母提刀斩了两个鱼头，杀入中央。

那王敖、王禅老祖，杀入东阵。只见一道青烟，随着宝剑如龙舞而来。二位老祖一见，即时顶上现出彩云托住宝剑，王禅收了宝剑，王敖将青龙旗砍倒，同弟子杀入阵中。只听连珠炮响，冲出白牛、野熊提剑来迎。被秦汉一棒打死白牛，野熊正要逃脱，被二祖一指捉住。杀入中央。

再言五位仙翁杀入西阵，见白光万道，夹住宝剑杀将出来，好不厉害，如光芒飞舞，杀气腾空。五仙一见，即时顶上现出金光托住。孙膑收了宝剑，张仙砍倒白旗，冲出犬、马二妖迎敌，被刘家兄弟双戟刺死，现了原形，乃一犬一马。杀入中央不表。

再来三位老母来到北阵，见一道黑气漫天遍地，对面不见人，忽然宝剑如虹而来。三位圣母知得宝剑利害，每位的头上放出金莲托住宝剑。桃花圣母砍倒黑旗，收取宝剑。忽听锣鸣，冲出花凤仙、野狐仙。仙童祭起捆仙绳，将二妖捉住回篷。便往中央大会诸仙。轩辕正与道符斗法。道符祭神光珠来罩轩辕，轩辕笑道：“顽仙，你有明珠我有钵盂。”托在手中，一道金光现出一条金龙，擒住明珠。道符看到诸仙杀到，明珠阵破了，打点逃身。金壁风叫声：“不好了！”吩咐童子祭宝。童子笑道：“诸位善男信女，大家看青我的宝贝来了。”将布袋抛起，把诸仙弟子一齐收入袋内。单走了轩辕、李靖、孙膑、谢应登、黎山老母五位祖师，余者都被收去。

准知来了救星，是唐僧奉旨取经，收了三个徒弟，孙行者、猪八戒、沙和尚。遭了八十一磨难，才到西天，取得三藏真经，脱了凡胎，竟回东土。师徒四个在云端经过，听得下面争斗之声。唐僧叫声：“徒弟，自离西天，早归东土。这里甚么地方，有毫光冲天，杀气腾空，是何意思？”行者道：“师父，你忘记么？前日在西天，见佛取经的时节，那如来佛前殿弥勒佛对你说：‘唐三藏你归东土，到西凉国地方，有群仙斗法，擒妖捉怪，千万不要管闲事，恐有祸到。’想此正是西凉国地方，由他们罢，问他做甚。”话犹未完，只见面前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师父与八戒、沙僧霎不见了。孙

行者大惊，叫声：“师父”。那边答应说：“徒弟，我和你方才讲话，日色当中，一时天色黑暗，想是夜了。”八戒笑说：“就是夜了，也有星光月色。想是西边沙漠之地，是落沙天了。为何眼珠都张不开？”急得行者无法，想是师父又有灾难了。想一想说：“是了，这里定有妖魔，又将我师父缠住，弥勒佛早晓得，待我往西天问明，便知道了。”算计已定，东钻西钻，没有缝路。呵呀！好奇怪！为何还在暗中？且住，我孙行者天宫地府龙宫都走过的，到了东土，寸步难行。我一个筋头行十万八千里，这些世界有限。团团看去，有一线亮光，好似菜籽大。行者喜说：“如今有出路了。”变一蜜蜂钻出。看见天光，一个筋斗早到西天。

走进山门，有四天王、八菩萨拱手说：“大圣，你同唐僧归东土，为何又来？”行者说：“不要说起，在西凉国经过，被妖魔把我师徒四周罩住，昏天暗地！无处逃身。我变化钻出，特来求见世尊，问个明白，好除妖怪。”金刚菩萨不敢拦阻，引见世尊，行者上前唱喏说：“如来佛，老孙唱喏。”世尊笑道：“这猴精！同师父回归，为何又来？”行者说起此事，要如来查明是何妖魔。世尊说：“诸天菩萨查看，何处妖怪在西凉作难三藏？”有弥勒佛越班而出：“启世尊，我座下黄眉童子私自下弄有三刻，失去如意乾坤袋，又在那里戏侮唐僧。”世尊说：“烦弥勒佛前去收回，放唐僧回东土，完了功业，早来佛地以成正果。”“谨领佛旨。”

同了行者驾云来到西凉，立在云端之上，望下一看，只见黄眉童子祭袋欲害诸仙。弥勒佛去下念珠，收了布袋，放出诸仙、唐僧师徒三人。黄眉童子见了主人，叩头礼拜。宝同僧道见收了袋大惊。那金壁风、李道符大怒，仗剑驾云，见了弥勒喝道：“你这胖和尚！出家人也管闲事，吃我一剑。”恼了孙行者，手举金箍棒，喝声：“齐天大圣在此，吃我一棒！”教主、道符听说齐天大圣，唬得魂不附体，晓得闹天宫，王帝也降他不得。回身化二道金光而去，行者笑道：“我老孙棒不曾打下，这两个野道就不见了。”弥勒佛叫声：“悟空，你同师父速往东土，我回西去也。”带了童子驾云往西。

那师徒下落云头，诸仙接见说：“四位师父是甚菩萨，收了宝袋，前来救贫道等众？”三藏回礼说：“贫道乃唐玄奘，奉旨往西天取经回来，被如意袋收去。大徒弟孙行者逃往西天见佛，求得弥勒佛前来，收了袋，放出诸位仙长仙母。”众仙说：“原来师父就是百天取经圣僧。如今唐王扎住白虎关，速去复旨。”师徒大喜，作别回东不表。

那诸仙对谢应登仙翁说：“如今阵已破，金壁风、李道符逃去。只有苏宝同、铁板道人、飞钹和尚未曾剿除，恐有后患，道友在此剪除，我等辞别先行。”应登领命。诸仙各驾祥云去了。众弟子跪送师尊。元帅传令，杀到玉龙关。唬得太子两泪交流，说：“如今怎样处？”宝同、僧道逃回见太子。太子说：“国舅，今唐兵大破诸仙阵，教主与李仙翁杀得大败而走。如今计将安出？”宝同叫声：“殿下，吩咐严守关门，设计破之。”正在此言，番儿报进说：“大唐兵马架云梯攻打甚急。”太子大惊说：“如何是好？”宝同说：“太子不必着忙，我们二人同去守护。”太子说：“孤也同去。”四人来到关上，往下一看，见唐兵如潮涌，围得水泄不通。令军士多备灰瓶、石子、劲弓、弩箭坚守。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番王纳款朝金阙 圣主班师得胜回

闲话休提，再言唐营元帅请师叔发落诸妖。那白牛精被秦汉打死；犬、马精被刘仁、刘瑞刺死；金鲤、黑鱼被金棋子打死；鸡冠仙被乱刀砍杀。剩下野熊、神龟、花凤、野狐四个妖魔，被捆仙绳捆住，跪落尘埃，苦苦哀求说：“我虽是妖精，修炼千年方得人身，叨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同归截教。误被苏宝同诱来抗拒天兵，望大仙释放，从今改邪归正，再不敢妄为。”谢仙师笑道：“你们虽归仙数，人面兽心，欲待放你，后来又要害人。”秦汉禀道：“师叔，那野熊精曾在金牛关助朱崖，捉去金桃、银杏。亏二郎神逐此妖精，救回二女。断断放他不得。”仙翁点头，取出葫芦，放在桌上一拱道：“请宝贝转身。”只见一道毫光，变成剪刀，双翅扑来。野熊深恨宝同，追悔莫及，顷刻头落。又斩了野狐，恐后害人。神龟无能，放他去罢。解了捆仙绳，乌龟拜谢而去。花凤仙原是仙禽，度他成仙，放在仙山。花凤得放，一声响亮，飞向岐山，安逸以待圣人不表。

且说谢仙翁发落众妖已完，元帅即令：“秦汉、一虎今夜进关，擒太子破关。”二将得令，来到关中。等到三更，太子在城上，身子困倦，那些番军东倒西困。二人大喜，取出绳索，将太子绑了，将长绳坠下，唐营军士接住。太子梦中惊醒说：“不好了，身子已被捆住。”泪如雨下。解进营中，令：“囚禁后营，待本帅破了关发落，提兵打关。”二位矮将斩关落锁，放进唐兵。宝同、僧道闻知，提刀上马，杀下城来，迎着三员女将，铁板道人敌住金定；宝同迎着仙童；飞钹和尚撞着金莲。一场大战。

三人虽是骁勇，见城池已破，无心恋战，恐防祭起宝贝，各化长虹而逃。谢应登见三人逃去，打下定光珠，三虹跌落尘埃，被捆仙绳捆住。正当天明，元帅传令安民。秦、窦二将缴令；女将绑进三人。梨花请谢仙翁到营，说道：“苏宝同、铁板道人、飞钹和尚俱已拿到。他三人有化虹之术，弟子不能除他。请师叔除此逆贼。”谢仙翁吩咐摆香案，请出葫芦供着。朝上一拱：“请宝贝诛凶。”只听一响，飞出剪刀，扑开二翅，三人恶贯满盈，飞宝立时斩首。仙翁说：“我已除三害，可将太子绑在军前，杀入西番，他君臣归伏，就可班师。我去也！”收了葫芦，驾鹤而去。一众弟子拜送。元帅见仙翁已去，传令将太子捆在军前，杀上西凉。

那哈迷王正坐早朝，一连三报进朝。番王召进探子，奏道：“启上狼主，不好了。大唐兵马打破王龙关，杀了苏国舅、二位军师，捉去太子，大兵直杀到西凉了。”番王听了，唬得魂飞天外，惊倒龙床之上，有一个时辰方醒。大哭说：“多是国舅意祸，大唐起兵杀到边城，太子捉去。目下有谁出去退敌？为孤分忧。”连问数声，两班文武无人答应。雅里丞相道：“巨自主公，不必惊慌，备下降书降表，到唐营纳款，将造反之罪推在国舅身上。大唐仁德之君，必然允从，自然还回太子。再备金珠玉帛女子，唐师必退。”

番王依了丞相之言，修了降书，宫中取出宝贝，装载数车，同了文武，离了王城，迎接先差。通事番官往唐营说：“我邦狼主误听苏宝同之言，触犯天朝。今日天兵到来，追悔无及。今带领文武众臣，出郊迎接元帅，情愿纳款投降，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望将军转达元帅，番邦幸甚。”先锋罗章听说，叫军士收下降书，“侍我转报元帅。”番官送上降书。先锋扎住营，

飞报元帅。

元帅大喜，此事苏宝同打战书到中原，引起一番征战。今见君臣拜伏马前，令丁山传言说：“番国君臣请起，我元帅奉旨征西，欲灭你国。既然君臣悔罪，苏宝同已斩，暂准投降。我主扎往白虎关，班师带汝君臣去覆旨。”番王叩谢起身。请元帅人马进朝。同众将进了番城，那番民香花灯烛，挂红结彩，迎接元帅，进了朝门，到银銮殿，番王君臣拜见，摆宴殿廷，又送出许多奇珍异宝，元帅收下。传令起兵出城，带领番国君臣，将太子释放，立刻班师，不比来时，归心如箭，过了玉龙、铜马、金牛三关；芦花河祭过应龙，起兵到沙江关，过了寒江，回到白虎先有捷书报与唐王，龙颜大喜：“难得平西太平。”差程千岁前往迎接元帅，自同文武出关十里候迎。程咬金飞马来朝，元帅大喜，细说一遍。咬金称赞，并马前行。见唐主龙驾，樊梨花看见，同众将下马，拜伏道傍。天子将手一起道：“诸卿平身。”起驾进关朝贺。

天子说：“卿家夫妇征服西番，其功不小。”樊梨花奏说：“番国君臣纳款投降，带在军中，请旨定夺。”将降书送上。天子一看，喜动颜色，传旨：“宣哈迷王见驾。”那番王奉召，忙到驾前，口称：“大唐圣主，番邦小臣哈迷赤朝见。”山呼拜毕，奏说：“臣误听奸臣苏宝同，触犯天朝，罪该万死。愿献西番地方数万里，苟全性命。望王准奏。”天子说：“朕念你系小邦之君，误听邪言，兵犯上国。今既悔过，放汝归国。西番地界自沙江关之东，尽归唐朝，以西汝仍管辖。退班。”番王谢恩出朝。同了太子、文武割地求和，回转本国。

西天来了唐僧师徒，下落云端，送上真经。天子大悦，传旨回朝封赏。三藏奏道：“贫僧出家人，发愿西天取经，今喜回东见驾，已不愿留在红尘，望我主恩放归山。”天子不忍苦留，御赐袈裟宝杖，准奏谢恩，三藏山呼万岁，师徒四众辞圣驾云往西不表。

那丁山想父亲白虎山归天，夫妇往山祭奠哭拜，重修白虎庙。来日天子封一虎镇守白虎关镇西侯，带兵十万；金莲封一品夫人，夫妻谢恩就职，秦汉封青龙关定西侯，月娥封一品夫人。夫妻谢恩。丁山夫妇俱来作贺说：“此一别不知何日再会。”秦、窦二将说：“后会有期。”来日起驾，过了玄武关，不日又到青龙关，秦汉驻守。

行到寒江关，梨花来见母亲。丁山设祭岳父、二舅，请僧超度。丁山说：“贤妻不必悲伤，请岳母同去受享荣华。”老夫人说：“我本不忍离故国，单有女儿随去便了。”备车起程。又行到界牌关。天子召丁山说：“朕当先行。卿同妻搬父棺到京，往山西安葬。”丁山谢恩。

御驾还朝，太子同文武迎接。驾进长安，升了金銮，百官朝贺。有张士贵之孙，老豹之子，君左、君右俱为丞相。朝罢进宫，王后妃嫔朝见，细说征西十有八年，朝中又见一番景况。

次日天子入寺观行香见武氏，收纳宫内，荒淫无度。不久废了王皇后，立武氏为正宫，名唤则天。为尼之时，丑声闻外。今为皇后，一发无忌。天子十日不坐朝，文武撞钟击鼓，天子正与皇后欢乐。听得升殿，丞相魏旭上朝奏道：“万岁征西回宫，耽于酒色。倘外夷晓得，为祸不小。”天子听奏，封秦梦为护国公，袭父职。罗章为越国公。陈云、刁应祥已经阵亡，立庙祭祀。刘仁、刘瑞封都督，出守河南，二人谢恩赴任，随征将士俱加恩赏；阵亡将士子孙受职。文武谢恩。天子驾退还宫不表。

再言丁山夫妻见柳氏老夫人叩头，夫人问道：“妹子为何不来？”丁山说：“妹夫封守白虎关，妹子受封同享。”夫人流泪。丁山说：“少不得差人问候。”丁山与老夫人、妻小到灵柩前哭拜，奉旨扶棺还乡。军士挂白如同霜雪。到玉门关地方，官府俱来迎接，早到长安，将棺停在寺中，入朝见驾。程咬金也复旨。不知天子有何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丁山奉旨葬仁贵 应举投亲遇不良

话说大唐高宗皇帝征西回京，西番进贡者七十二国，俱来朝见。龙颜大喜，当日坐朝。程咬金启奏薛氏功劳，天子准奏加封，封薛丁山力两辽王，命工部在长安督造王府。工部领旨，封长子薛勇红罗总兵，次子薛猛云南总兵，三子薛刚登州总兵，四子薛强雁门总兵，大夫人仙童封定国夫人，二夫人金定保国夫人，三夫人梨花功劳最大，封威宁侯。仁贵身丧西凉，谥文定，立庙祭祀。柳氏、樊氏俱封一品太夫人。丁山父子谢恩，回府又拜谢程咬金。文武俱来贺喜，不表。

且表那工部督造王府三月完工，请薛爷进府享受。长子薛勇、次子薛猛辞父上任，各府小爵主俱来送行，不必细表。再言丁山在府对四子薛强说：“吾儿，你二兄上任去了，我有一件事，因你年幼，不好差你。”薛强跪下说：“爹爹有甚事，说与孩子知道。”丁山说：“我在西番曾许下太房州还愿，欲差三子薛刚前去，他性暴好饮，恐生事故，留在京中。你往雁门是顺路，所以唤你前去。”薛强应诺，拜别父亲、三位母亲。大夫人再三嘱咐：前去小心。二夫人、三夫人也一番嘱咐，薛强领命，带了家将，望四川而去。

另回再言丁山想起父亲骸骨未葬，便与三位夫人商量。大夫人说：“这是大事，必须辞王别驾，速扶棺往山西安葬公公是好。”丁山说：“夫人有所不知。目前朝廷隆重，就上辞表，未免唐突。”夫人说：“这不难。烦徐先生保奏，自必无妨。”丁山忙写表章，次日上朝。一面向鲁国公程咬金说：“要往山西葬父，烦老往国保奏。”咬金听言呵呵大笑，说：“这是你孝心，老夫自然保奏。”丁山拜谢回府，端整明日上朝，不表。

再言次日高宗驾坐早朝，文武朝毕，只见班中闪出一位大臣，象简紫袍，俯伏金阶奏道：“臣两辽王薛丁山启奏。”“奏来。”“巨父仁贵，没于王事，丧白虎山，蒙恩命臣扶棺归葬。今臣扶棺往山西安葬，愿王赐恩。”高宗将表一看说：“朕欲留卿在朝，以报卿之功劳。今既要葬王叔，依卿所奏。待朕差官御祭御葬，留威宁侯在朝辅政。钦此。”丁山谢恩。驾退回宫，各官朝散。

丁山回府，与三位夫人及二位太夫人说知。次日同柳氏太夫人、二位夫人送父骨往山西祭葬。三夫人梨花同二爵主薛刚在府。朝廷差行人司同到山西御祭御葬。丁山又上朝谢恩。有左丞相徐敬业、右丞相魏旭，又秦梦、尉迟弟兄、文武百官等，俱送到十里长亭，都助丧费银两。朝廷又赐黄金千两，白银万两，金瓜月斧，“倘山西有不称职官员，任卿先斩后奏，三年之后来京就职。”

丁山望阙谢恩，各官送别。丁山对鲁国公说：“老柱国，晚生有一言相告。今三子薛刚在京，倘或生事闹祸，求老柱国处治。”咬金说：“不消嘱咐，老夫自当照管，你放心前去。”丁山又与梨花嘱托一番，唤过薛刚，一番吩咐，不必细表。丁山竟往山西，一路不消尽说，咬金、梨花各回府中，我也不表。

再讲薛刚在京无事，结交一班小英雄。秦梦之子秦红，混名阔面虎，尉

没（mò，音末）——同“殁”，死。

行人司——负责传旨、册封及天子远来宾客的接待事务的行政机构。

金瓜月斧——镶了金、银，形似瓜和斧的仪仗器物，这里指执仪仗的卫士。

迟景混名白面虎，罗昌混名笑面虎，王宗立混名金毛虎，太岁程月虎，长安城中人人害怕他，皆云五虎一太岁。

一日，众小英雄都来探望，与薛刚意气相投，结拜为兄弟，每日在酒店中饮酒，到教场中走马射箭，玩耍回来又生事，凭你文武都要让他几分。就是鲁国公程咬金也管他不住，无可奈何。这日合当有事。有一人姓薛名应举，夫妻二人，也是山西人，到长安投亲。不想张君左之子张保，带领许多家将在街上走，张保在马上看见王氏生得美貌，满心欢喜，呼家丁唤他到府中，有话问他。家将领命来到薛应举面前说：“大爷唤你夫妇到府，有话问你。”应举摸不着头路，问道。

“我与你家大爷又不相识，唤我怎么？”家丁说：“你见了我家大爷，自有好处。”扯了就走。王氏再三哀告，只是不听，竟扯了应举夫妻走，王氏大喊说：“清平世界，又不犯法，拿吾则甚？”街上这些百姓晓得张府势耀，那里敢来相劝，凭他拿去府中。家丁禀道：“唤到了。”张保一见，满面笑容说：“尊姓大名，贵处那里，说与我知道。”

应举初然间家丁拿来，倒有几分害怕，今见张保如此相问，便放心说：“大爷，小人家住山西，姓薛名应举，偕妻王氏，到京投亲不着，流落在此。求大爷发放回去，感恩不浅。”张保说：“你既投亲不着，在京无益，留你妻子在此，多打发盘缠回去。”应举一闻此言，大怒说：“我堂堂男子，满腹经纶，要来求取功名，难道我卖老婆不成，快放了我回去。”张保说：“你来得去不得了，休想回去。”吩咐：“把王氏拿进后堂，交婢女们看守，把这奴才赶出府门。”王氏见了扯住丈夫，口中百般大骂说：“清平世界，强逼人妻，若奏闻圣上，依律处死。”张保大怒，吩咐家丁：“将应举送往长安府，当做强盗，要他处斩，以除后患。”家丁应诺，将薛应举锁住，拿往长安府去了。应举喊破喉咙，那个来管你，竟到衙门，那知府听了张府家人之言，认其为盗，将应举苦打成招，问成死罪，明日立斩。

那王氏被张保拿进后堂，便抱往亲嘴。王氏把脸侧开，大喊，两泪如雨，大哭起来。叫道：“丈夫快来救吾。”张保笑嘻嘻说：“不要叫了，若肯从我，少不得做个小夫人；若不愿从，你也休想回去。你丈夫做了强盗，料不能活的。”王氏听了，两脚乱蹬，将头向张保乱撞。张保正欲势强，忽家人报说：“老爷回朝，唤公子。”张保无法，就交付老婢：“看守在后园，晚上来与他成亲。”竟往外面去了。老婢同王氏来到后园，王氏哭诉冤情，老婢哀怜，说：“大娘，你如今好了，你既有冤情，我也晓得。我晚上放你。那公子怕老爷，不敢乱为。”王氏跪下说：“妈妈救了我，我没世不忘。”啼哭不住。老婢说：“也罢，我开园门放你去。”王氏叩谢救命之恩。老婢扶起而别。

不表王氏逃走，再言老婢做成圈套，公子问起，只说王氏投池身死，谅来不究。那张保留在书房，不许进内。这是老婢造化。

再言王氏逃走，一路啼哭，天色又晚，就投庵过夜。明日仍上街打听。听得人说，明日午时要斩大盗。王氏闻言，问道：“要斩何人？”旁人说：“昨日张府失盗，拿往正盗，叫薛应举。”王氏听了，这是我丈夫呀，叫一声：“张保，天杀的，我与你无冤无仇，为甚将我丈夫处斩？好不疼杀我也！”

则甚——做什么。

没（mò，音末）世不忘——终身不能忘记。

大叫一声，晕倒在地。

这日薛刚同一班小英雄在酒店饮酒回来，在状元街游到金字牌坊玩耍，见一妇人跌倒在地，啼啼哭哭，众小英雄问道：“你何故在此啼哭？”王氏细说名姓：“山西人氏，丈夫薛应举，小妇王氏，来到长安投亲不着，被张君左家人哄骗进府。张君左之子张保要强奸小妇，因我不从，将我夫当强盗送到知府，苦打成招，明日将我夫斩首。今求仁人君子化一口棺木，收殓丈夫，我也尽一点孝心。”薛刚大怒说：“难得此女贞节，明日我等救你丈夫，回去罢。若被张贼晓得，你性命就活不成了。”王氏拜谢回庵。小英雄回府、众人说：“造化了，遇着薛三爷，谅必得救了。”不知如何去救，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劫法场御赐金锤 鞭张保深结冤仇

前言不表。单言次日薛刚同秦红等结束停当，暗藏器械，都到状桥，只见长安府监斩，薛应举绳索绑捆，身上斩条插了，一声锣，一声鼓，迎将来了。薛刚一看，拔出身边短刀，大喊一声，将知府一刀，众人一齐动手，杀了刽子手，劫了法场，救了应举。众百姓纷纷逃命。薛刚叫声：“众兄弟，你们各自回去，不要连累。自古好汉做事，一身承当。”小英雄听了，各自分散。

薛刚单身同应举夫妻一路，只说是哥嫂被张保陷害。圣上问起，要说明白的。商量已定，来到午门，请天子坐殿。上前奏说：“臣有堂兄嫂来投王府，不想被张保陷害，绑赴法场。今臣救了，奏闻圣上，除却奸臣。”天子龙颜大怒。

问君左。君左回奏：“臣实不知。被人冒了姓名，也未可知。”天子也不究，罚俸一年，修金字牌坊，封薛刚为通城虎，赐金锤两柄，朝中打奸臣，民间打土豪。

薛刚谢恩出朝，同应举夫妻回家，见母樊梨花假言兄嫂。樊夫人以礼相待。薛刚对母亲说：“孩儿不喜做官，登州总兵哥哥去做。孩儿在京扶侍母亲。”夫人大喜。次日设酒送行，应举夫妻感恩不尽，拜别往登州上任而去。薛刚有御赐金锤，朝中大臣那个不惧？日日同了小英雄五虎一太岁往教场比武玩耍。

薛刚用的铁棍乃异人传授，有三十六棍，天下英雄闻名，称为黑三爷，犹如水墨金刚，烟熏太岁，好力气。秦红便金铜。罗昌用梅花枪。尉迟景用水磨铁鞭。王宗立用长枪，程月虎用抱月金斧。又有某人某人等，在教场中走马射箭，不止一日。

那日正在玩耍，不想张保带了家丁也来观看，被巡捕官看见，报与薛刚。薛刚听了，叫拿上来。众人竟将张保拿进教场。薛刚明晓得是张保，只做不认得说：“你是歹人，擅敢偷看。”吩咐左右拿下去捆打四十。张保大叫：“我是丞相之子张保。我父现在朝中为相，不要认错了。”众小英雄说：“张君左那有此子？分明是贼偷，打他二十。”不由分说，竟将张保打了二十大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一跌一拐回去。众人大笑而回。

张保见父说明此事，薛刚如此长短。君左大怒，父子进后宰门，哭奏天子。天子说：“该打，你父子生事教场，先帝封典二十四家国公。你是文官，不教尔子攻书，如何去射箭，此事朕也不究。”君左父子忿恨回家。父子商议，薛刚朝廷宠用，另寻别事算计他不表。

再言一日君左父子进朝，宫中武后看见张保生得美貌，奏知圣上，将张保承继为子。天子耽于酒色，听武后言，将张保为了殿下，自此丑声外闻，是不必说。

再讲丁山到山西葬父骨，安享三年，奉旨钦召进京。文武相送，离了山西，竟上长安，到自己府中，三夫人梨花、薛刚迎接安宴，是有一番言语，欢会一宵已过。次日上朝，有左相徐敬业、魏相等相见，各叙久阔寒温。金鞭三响，驾坐早朝。丁山上前朝见。天子大悦：“久不见王兄，朕相念之甚。”丁山谢恩，天子赐宴。次日又去拜望各公爷。至鲁国公府，咬金请酒，说起

薛刚之事，“闯祸劫法场，亏天子洪恩，也不深究。贤侄回府必须教训一番。”丁山领诺回府，埋怨夫人，唤薛刚要痛责。梨花是护短的，丁山又不好在夫人面上难为，吩咐将薛刚关进书房，不许外出生事。

再表高宗李治天子宠幸武后，朝中大臣进谏，天子不准，武后知帝昏懦，易于扇惑，且垂帘于政，言听计从。遂肆意荒淫。与僧怀义、张保、张昌宗等污浊后宫，丑声闻外，魏相、徐敬业觉见不雅，将张保等禁止于外，不许妄入宫禁，武后情思不得遂欲，阴使心腹奏帝，调徐敬业外任；魏相告老，朝廷大政尽归武氏，中外称为二圣，此话不表。

再言丁山见朝廷颠倒，思念母亲柳氏，次日上本回家养亲，天子准奏回府。各公爷都来辞别。吩咐家丁五百看守王府，同夫人梨花、薛刚出了长安，行至长亭，各官送行。鲁国公程咬金说：“两辽王，你回山西安享。想吾等，唐朝天下亏我们打成，世界不久要归武氏，深为可惜。”丁山说：“老柱国，身为臣子尽忠而已，不必虑他，须要在朝立谏，自然太平，谅圣上明白。”各公爷也有一番言语，我也不表。

丁山辞别，竟往山西。到王府一家完聚，拜见柳氏、樊氏二位母亲，设家宴。次日拜客，忙忙然非只一日。再言柳氏太太思想女儿下泪，丁山上前，双膝跪下说：“孩儿叨祖父母亲福庇，做了一介藩王，不能报答。母亲今日正当受享荣华，为何不悦？莫非孩儿不幸之罪？”太太说：“非为别事，你妹妹金莲同你大舅窦一虎镇守西凉白虎关，久无音信，意欲差人问候，但未有其人。”薛刚上前说：“孩儿前往问候姐夫、姑娘。”太太大喜说：“孩儿肯去，吾愿足矣。”

丁山说：“母亲，三孩儿不可去，他吃酒生事闯祸，其实不好的。”梨花说：“孩儿勇猛，路上虽有毛贼，谅他不在心上，万无一失。”夫人窦仙童也想兄弟一虎，也来撺掇，丁山说：“要去，须要戒酒。”薛刚说：“这个问难，今日就戒起。”丁山说：“要立个誓来。”薛刚说：“从今后开了酒，杀吾全家。”丁山大怒说：“畜生，胡言乱语。”薛刚说：“不要慌，杀尽了，还有吾报仇。”丁山气得目瞪口呆。

梨花说：“相公不要听他，他是呆子，颠倒说的。”陈金定也来相劝。丁山见母亲要他去，三位夫人又来说，只得允从。端正礼物，带了家人数名。

次日薛刚拜别，离了山西，竟往西凉而去。一路上果然并不饮酒，又不生事，一日打从天雄山经过，只听得一棒锣声，跳出数百喽罗，拦住要讨买路钱。薛刚大怒，打死头目喽罗，喽罗报上山中说：“大王，不好了！方才小人们出去巡山。路逢数人，内中一人黑面的使棍，十分勇猛，将头目打死，特来报知大大王大怒，带马得枪冲下山来，见了薛刚，大叫一声，说：“不要逞强，俺来也。”薛刚见了大王，白面银牙，相貌堂堂，来者不善，不如先下手，照头就是一棍打来，大王说声：“来得好！”把手中银枪往棍上噶啷一声响，架在旁边，冲锋过去，圈得马转来。薛刚又是一棍打来，大王又架在一旁，一连数棍，杀得大王浑身是汗，两臂苏麻，大叫一声：“好棍！”杀到后来，棍也轻了一半，被大王一连数枪，薛刚只是招架，没有还棍之力。拼命将棍招住枪说：“狗大王，认得你黑三爷么？”大王道：“那个黑三爷？”薛刚说：“我乃两辽王薛丁山世子薛刚。”

叨(tō,音涛)受到(好处),沾(光)。

福庇——福荫。

大王听了，就下马说：“得罪，莫怪俺不晓得，三爷为何在此经过？乞道其详。”薛刚也下了马说道：“壮士下问，吾家父亲差往西凉探亲，在此经过，不想遇着壮士，三生有幸。”大王邀薛刚同到山中。薛刚问起姓名说：“吾乃姓伍名雄，祖父伍云召，隋朝南阳侯，战死在沙场，父亲伍登已经去世。故弟在此落草。”薛刚说：“原来是南阳侯之子，久慕大名，恨相见之晚也。”吩咐家人：“先往西凉，我就来。”家人领命而去。伍雄拜薛刚为兄，留在山中。当日饮酒办席，薛刚辞谢说：“我在家中家父面前立誓戒酒。”伍雄说：“伯父恐兄道路之中生事，所以戒酒。今日在山中只有吾兄弟二人，饮酒何妨？”薛刚说：“兄弟只是要少吃些。”当夜饮酒。次日前后山玩耍，此话不表。

再言长安高宗天子，在长安宫中酒色大过，终日昏花，不理朝事。武后奏主：“圣上二目不明，明春上元佳节，大放花灯，主上看灯，二目就明亮了。”天子大喜，旨下：“明春大放花灯，与民同乐。”正月十三日上灯，十八日下灯，朝中大小衙门俱端正花灯，外省行台节度俱送名灯进京。不表。

再言薛刚在山中同伍雄情投意合，走马射箭，比较武艺。正南上离数十里有一山，名曰双雄山。山中有一大王，姓雄名霸，雄阔海之孙，在山落草，与伍雄相好往来的。有喽罗报说：“伍大王那边有什么黑三爷在山比武，客人不敢过往。”雄霸听了备马，带了喽罗来到天雄山。伍雄闻知下山迎住，接进独角殿，说起薛刚一事，雄霸大喜。三人结拜弟兄。薛刚见雄霸一表非俗，豹头环眼，燕额虎须，声如铜钟，身長一丈，两臂有千斤之力。想道：“不枉西凉走一道，若在家中，怎能会二位兄弟。心中大喜，当夜兄弟饮酒，吃得大醉，各去安歇。次日又在山中玩耍。雄霸接薛刚、伍雄到双雄山饮酒。不觉年尽。有儿郎来报：“拿得灯匠十余名，求大王发落。”伍雄说：“拿进来。”喽罗将一班灯匠拿到独角殿。问：“你这班是什么人？”朱健上前说：“小人奉南唐萧大王之命，明春圣上大放花灯，解灯进京的，并无财物。乞大王发放。”薛刚看见朱健身材长大，也是一个好汉，说：“兄弟，他说解灯，拿灯上来看。”十余盏名灯拿上来。朱健说：“大熬山灯进于天子，小熬山灯送中山王武三思，凤凰灯送张太师。”伍雄、雄霸叫喽罗灯俱留下，打发他回去。薛刚说：“不可，不可。”不知说出甚么话来，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众英雄大闹花灯 通城虎打死内监

再表薛刚说：“二位兄弟，不可将灯一齐留下。大敖山灯送天子的，教他拿去。小敖山、凤凰灯他送与奸臣，我们留下。大敖山灯拿去。”朱健说：“大王留下二灯尤可，小人回去难见萧大王。望大人留下凤凰灯，还了小人敖山灯。”伍雄说：“若再罗嗦，一齐留下。”朱健无奈，拜谢而去。当下便将二灯挂上，弟兄三人赏灯。薛刚对伍、雄说：“我要到长安走走，看看灯。”雄霸说：“既然哥哥要去看灯，吾弟兄二人相陪。”薛刚说：“不可。山寨乃是根本，离不得的。况且长安城中去，许多做公人看见兄弟相貌不凡，恐妨惹祸。待弟单身前往，枪马留在此山。”

过了年正月十二日，薛刚别了伍雄、雄霸，单身而走。来至临潼山，见一伙人推一辆囚车，认得是朱健。薛刚身无尺铁，怎生相救？见路旁有一枣树，将来拔起，打死众人，救了朱健。问其何事装人囚车，解往那里去？朱健说：“解灯进京，张太师道我大王不送与他，因此大怒，要将我斩首。我说明此事，将我解到南唐萧大卫那里发落，不想壮士救了小人。如今又冤杀了众人，教小人有家难奔，望壮士救我。”薛刚说：“不难，你到天雄山落草。”朱健说：“他那里不肯收留怎处？”薛刚道：“我有鸾带，叫你拿去，伍雄自然收用。”朱健拜谢，接了鸾带，竟上天雄山。伍雄问明，叫他搬家小上山来，此话不表。

那薛刚来到长安，到秦红府。家人报知，秦红接进，叙起久阔。吩咐家人去请这班小英雄到来相见，大家欢喜，准备看灯。到十五日夜，众人多去看灯。只见那六街三市、勋戚衙门、黎民百姓奉天子之命，与民同乐。家家户户结彩悬灯，今晚要点通宵长烛，如有灯火昏暗不明音，俱已军法究治。就是宰府门首，也扎个过街楼灯。小英雄看到那些走马撮戏，舞枪弄棍，做鬼装神，闹嚷嚷填满街市。

不多时已到中山王门首。那楼与兵部衙门的一样，灯却不是一样的。挂的是一种凤凰灯，上面牌匾四个金字：“天朝仪凤”，旁边一对金字对联：“凤翅展丹山，天下咸欣兆”。薛刚等看了回来，又在天汉桥酒店中吃了酒，多有些酒醉了，下楼又往皇城来，五凤楼前闲人挨塞得紧，楼前有两个内监，带五百净军，都穿着团花袄，每人拿一根朱红齐眉短棍，守着这座灯楼。薛刚看见好灯，大呼小叫。内监见了大怒，喝叫：“拿下！”净军听了，拿了齐眉棍上前来打。这班小英雄大怒，抢了短棍，反将净军打得东跑西蹿。薛刚赶上，将内监打死。

内宫有人认得是通城虎，报知天子。丞相张君左下五凤楼观看，认得果然是薛刚，奏知圣上说：“通城虎闹花灯，打死内监。”天子大惊，二目不明，下五凤楼，失足跌下楼。文武俱散，天子进宫。张君左叫拿薛刚，天子说：“非关他事，只怕不是薛刚。他回家已久，面貌相同，也未可知。明日细查。”张君左见圣上不

这班小英雄都到秦红家中，程月虎言：“我回去走走。”众人说：“你去去就来饮酒。”月虎回家，咬金说：“你们这班出去闯祸，大闹花灯，打死内监。张君左要拿薛刚，亏圣上念有功之臣。明日还要细查，倘或查，你们这班畜生性命都不保，教薛刚快走。”月虎听了，忙来至秦红家说：“祖

净军——古时男子被阉割，叫净身。净身男人组成的军队叫净军。

太爷叫三哥快走，明日祸至。”宗立说：“私进长安，打死内监，连累薛叔父也不好了。”薛刚听了大惊，拜别弟兄，出了长安。至天雄山相见伍堆，说起闹花灯一事。伍雄说：“不如在此住下，老伯父要晓得，自然打本进京，谅来也无事。”朱健过来拜谢救命之恩，此话不表。

再言天子闷在宫中，张君左奏说：“果是薛刚。圣上差官往山西拿丁山到来究问，就明白了。”天子不言。武后奏说：“丞相所奏不错，速召丁山来京。”天子言道：“今日各处查到，并无薛刚，反要劳动功臣，面上不好看了。”张君左又奏。天子无奈，命钦差王令到山西问两辽王，可是薛刚否？王令领旨来到山西开读。

丁山接了天使，来到王府，开读已毕，吩咐摆香案供着。旨上不过说“薛王兄，尔子在家否？”这句话。丁山谢过恩说：“天使大人，小儿上年往西凉望姑夫奚一虎、姑母金莲，奉母命的。不晓得有这一事，望天使说明。”王令说：“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大闹花灯，打死内监。丞相张君左奏主拿问，圣上原不信的，旨上问有无，两辽王表本上写明白回旨。下官告别了。”

丁山送去大使，连夜修成表章，差薛贵抱本星夜进京。天子将本一看大喜，宣张君左道：“薛丁山上年奉母命，差薛刚往西凉去探亲，不在家里，若是依你，反害好人，以后不必多奏。退班。”张君左无颜，谢恩退朝。天子赐黄金千两，彩缎千端，差官出京，钦赐丁山，此言不表。

另回言武昭皇后请旨盖造御花园，天子准奏，传旨晓谕各处，有好花都要送上。命张保监工，人夫数千，开池，造御书楼，堆假山。百姓劳苦，万民嗟怨。命张二郎号昌宗同太监把守后宰门，不许闲杂人等进去。那御花园与后宫相近，张保、昌宗不时进宫与武后淫乐，不必说。

再言薛刚在天雄山同伍堆、雄霸在山饮酒。报说：“拿得一班解花木的十余人，求大王发落。”伍雄问众人：“你们解这花木那里去的？”众人跪下说：“小的奉南唐萧大王送花木上长安，圣上要修造御花园，进上的，望大王发放。”伍雄叫喽罗拿上花来观看，说：“余花发还，牡丹花叫留下。”薛刚说：“不可，前番留下二灯，教朱健吃苦，如今还他去罢。”众人闻言拜谢，下山而去。又过了几日，薛刚说：“我今别了二弟，要上长安走走。”伍雄说：“不可。前番去闹了花灯，连累父母。如今且不可去。”薛刚说：“不妨。我今去会弟兄，打听朝中之事。现今敕赐金锤，怕他则甚？”雄霸也劝。薛刚只是要去。伍雄阻挡不住，内中选数名喽罗扮作家丁，跟了三爷，扶持前去，叫他不要生事，早早就回。

薛刚依言下山，带了喽罗，竟往长安。吩咐：“喽罗城外住着，我进城去就来。”喽罗说：“三爷去就回，小人们在此等候。”薛刚进城，来到秦红家。小英雄都到，说起花灯一事，“打得爽快。三哥不在，吾等无兴，目下天子昏懦，多用了一班奸党张君左弟兄、父子。内有武后盖造御花园，劳民伤财。太老程千岁也不进朝。”薛刚听得大恼：“今日同兄弟御园走走。”众人说：“不可去，去不得。前后有人把守，进去不得的。”薛刚说：“有我在不妨。”众小英雄都无主意的，内中有高兴的说去得。若有个老年人在内决然阻挡。一班俱是后生不知利害，所以有一番大是非。当晚就在秦府饮酒。

次日五虎一太岁高高兴兴一路来至园首，见一班人扛抬一块假山石，好用力，口口声声说：“工钱克减，我们吃苦。”薛刚看见问道：“你们讲甚话？”众工人说：“张爷要百姓做工，工钱又少，又受鞭打，累死人无数。”

这一块大石，叫我们那里扛抬得动，又有限期，迟了些受责。”薛刚说：“不妨。待吾等与你扛了进去。”工人说：“你们进不得的，我们都有字号识认，所以进去。”秦红说：“既有记号就好了，快拿记号来。”工人身边都有腰牌写姓名，张三、李四、某人、某人。众人巴不得替他，忙解下付与薛刚。薛刚付与五虎一太岁，带在腰边。六人忙将大石轻轻的扛起，不甚费力，竟抬进御园。守门的看见有腰牌挂着，不来查究。众人来到里面，将石放落，果然好一个大花园。但见许多人在那里挑泥种花，不计其数。只见上面坐着一人，又有许多绿衣人侍立两旁。又见送酒饭鱼肉拿上去给张保吃的，薛刚叫留下，“待吾来吃。”有人见了报与张保。薛刚不知利害，吃得大醉。众英雄劝他不要进去，他不肯信，倒走进去。秦红等只得出去，恐其连累，都到秦红家计议救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御花园打死张保 劫法场惊死高宗

再言薛刚乘酒兴走到牡丹台，将牡丹花插在发边，张保大怒，叫手下人拿薛刚。薛刚大怒，两手一拉，跌倒数人，夺一条棍子，赶上前将张保一棍打死。众人大喊说：“不好了，千岁被薛刚打死。”忙报与张君左。薛刚到御书楼大醉，睡在龙床，不表。

再言张君左闻报儿子被薛刚打死，大哭，一面差人到御书楼将薛刚绑住，一面进宫奏闻天子。旨下：到御书楼捉拿薛刚。张君左奏主：“今夜即刻开刀。”天子说：“君王避醉汉。”传旨将薛刚监在天牢，明日处斩。四虎一太岁打听详细，忙来到咬金府中说明此事。咬金说：“你们这班小畜生做的好事！如今身家不保。我如今一百多岁的人了，教我也救不得薛刚。况朝中徐、魏二人又去位，张氏弟兄当朝。天子虽然明白，武后因他打死心上人，决不干休。吾不能挽回。老公爷死的死了，去的去了，孤掌难鸣。一身做事一身当。你们有计较去做来，吾是做不来的。”罗昌说：“要救得三哥便好。况吾等结同生死之交，若明日斩了三哥，侄孙们都有不便。”那程月虎上前说：“要祖太爷出个主意。”咬金说：“不得不如此。尔等把家小搬去长安，明日打点劫法场，都到西凉去，京中有吾在不妨。”众人别去，齐齐打点劫法场。

次日天子想道：江山亏了薛家父子平东西二路，今日要斩他，心中不忍。但是法律上去不得。朕今只斩薛刚，免其余犯之罪。传旨王独：午时处斩薛刚，五凤楼前开刀，余犯不究。监斩官领旨，将薛刚绑出午门外去了。咬金在南门下等候，这班小英雄结束停当，身藏暗器，带了家将，来到午门，假做活祭，杀死监斩官王独。尉迟景杀死刽子手。薛刚看见这班小弟兄，挣断绳索，夺过腰刀，杀散众人。军士看见杀了监斩官，报与张君左。

君左听报，一惊非小。传令五城兵马司，带领兵马活擒这班强盗，不许放走一人，违令者斩，小英雄那里放在心上，杀散兵马，出了长安南门。咬金说：“你们快走，有吾在此不妨。”

内官来报天子，奏说：“有一班劫了法场，杀死监斩官、刽子手，杀伤军士不计其数。”天子一闻此言一惊，大叫一声而死。在位二十四年。

张君左与武后商议，命武三思带兵三千追赶，一路而来。至南门见咬金坐着，三思问：“老千岁为何在此？”咬金说：“吾要南海去烧香。”三思下马说：“老千岁可见薛刚否？”咬金说：“不见，想是他不出南门，往西门去了。”三思不敢出南门，上马往西门而去。咬金大笑出南门，会见众人。薛刚说：“祖太爷先去。我要到天雄山去取枪马。”两下分别。薛刚到天雄山住下。咬金同众人往西凉，此言不表。

再言三思追不着薛刚，回见昭仪武后。立太子李显为君，为中宗，葬先帝于皇陵，大赦天下。中宗在位五月，武后贬天子湖广房州，为庐陵王。张君左请武后登位，国号大周，则天皇帝。张君左、张君右封为右丞相。武三思为中山王。怀义和向封御禅师。张昌宗为驸马。文武各加升级。则天皇帝思念张保被薛刚杀了，深恨于骨。与张君左计议，必要杀尽薛家，方雪此恨。须差铁骑拿捉。君左奏道：“臣想已久，此仇必报，但是薛丁山勇冠三军，三妻多有法术。万岁即差官往山西钦召进京，说新君初位，赏有功之臣。若拿捉，逼其反也。”武则天依奏，传旨一道，差官往山西召两辽王进京复命，到京就职。钦差领旨，竟往山西。

再言丁山，柳氏母亲、樊氏母亲身故，祭葬已毕，在府守孝。这一日有家将报说：“三爷大闹御花园，打死了殿下，众小英雄劫了法场，惊死天子。程千岁已反了。武娘娘自立为帝，称为大周。差官钦召千岁进京就职。”丁山听了，大叫一声：“畜生做得好事！”仰面一交，跌倒在地。左右救醒，扶进后堂。三位夫人问起：“为甚事相公这般着恼？”丁山如此长短说了一遍。梨花说：“钦召一事是假，将相公召进京中，性命难保。”陈金定说：“我们反了罢。”丁山说：“胡说。我薛氏父子忠良，这祸是畜生闯出来的，粉身碎骨也应得的。今朝廷不来拿捉，是为幸也。今来钦召。国恩难报。君要臣死，不死则不忠。”梨花把指来阴阳一算，应该金童星归位。三儿白虎关杨藩转世，死于丁山之手，冤冤相报。张保乃张士贵之孙。仁贵杀了士贵，薛刚又打死孙子，前数已定，今该如此。此话不表。

再说钦差来到王府，开读已毕。丁山谢过恩，同了三位夫人，离了山西来到长安。则天命三思将丁山夫妻拿下，发落天牢。又差铁骑五百，到山西王府，一门三百余口，尽行拿下，解上京都，监在天牢。张君左奏道：“薛丁山虽落天牢，还有长子薛勇，次子薛猛，四子薛强，都有万夫之勇。倘闻父被拿捉，兴兵杀上长安，无人抵敌，速差兵分头捉拿。命邻近州府，须要拼力擒拿。如纵放者，与本犯同罪。”武则天依奏。旨下：“命大刀王殿，带兵三千，走云南捉薛猛。又命阔斧陈先，带兵三千，走红罗关拿薛勇。命姜通带兵三千，走雁门关，捉拿薛强。若是买放走漏一人，本官处斩。”众将领兵分头而去。

再言阔斧陈先带兵到红罗关，将薛勇一家尽捉拿，起解进京。再言朝中徐贤，是大臣徐茂公之侄孙，原任户部尚书，见朝廷不正，告老在家。闻得拿薛勇进京，对夫人王氏说：“薛氏一门受害。薛勇有子名唤蛟儿，才年三岁。我也有子徐青，也是三岁，小夫人莫氏所出。吾欲将徐青抱去，调换蛟儿，存了薛氏一脉。”王氏夫人埋怨相公：“我虽有子徐青，也是相公一点骨血，于心何忍教他也受一刀？”徐贤说：“夫人有所不知。蛟儿受害，绝了薛氏宗嗣。”

夫人一想：吾与薛勇之妻，有姑舅姊妹至亲，应承了。只说烧香，上轿，一路下来至临潼上，见薛勇夫妻解来。徐夫人在大路上，报与薛勇之妻相见。薛夫人命从人退后，表姊妹相见。徐夫人说：“将来与你换子，留你一脉。”二人调换。徐夫人只说烧香而去。

陈先起程上长安。旨下：把薛勇夫妻下在天牢。丁山见子伤心。薛勇把徐夫人换子说一遍，一家大哭，狱官俞元看见薛氏一家受枉，来对妻子说：“薛丁山父子有大功于朝，不幸一门俱要遭害，我想薛氏后代绝矣。吾欲将俞荣也是三岁，此子算命养不大的，又且多病，换了薛蛟，后来有靠。”杜氏夫人听了，想道：“此子乃前妻所出，非关他事。况自己年轻，看薛蛟相貌端严，换了此子，后来必有好处。说：“相公见识不差。”忙对众人说明。

丁山想：此子乃徐贤子之调换来的，既然狱官好意，只得允了。开言说：“既承美意，无门可报。”杜氏抱了假薛蛟到后园玩耍。有阴风山莲花洞欧兜祖师在云端经过，看见了薛蛟，一阵风带回山去。杜氏夫人说：“此子命该如此。”夫妻嗟叹一声，此言不表。

另回言云南总兵薛猛对夫人王氏说：“下官夜梦不祥，心惊眼跳，莫非吾家有甚祸事么？”夫人说：“相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思念公婆，所以如此，不必多愁，放心为主。”有家将报进说：“老爷，不好了！长安朝

中三爷闯祸，害了千岁，如今差大刀王殿来拿老爷，相近云南。请老爷作速筹备。”薛猛不听犹可，一听此言，大叫一声：“我那爹娘吓！”跌倒在地。夫人闻知忙来扶起，只见老爷面如白纸，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武后下旨捉丁山 三百余口尽遭灾

再言薛猛惊倒，半晌方醒。夫人说：“相公为何如此？”薛猛说：“方才家将报说：”三爷闯祸，连累父兄。如今差铁骑拿我，我去也不去？”夫人说：“公公一家俱下天牢，只有相公。若到京都，性命难保。依妻之言，尽起云南兵马，杀上长安，救了公婆叔叔，除了昏后，更立新君。此计如何？”薛猛说：“夫人之言差矣。

吾上下能报故主之恩，下不能答父母之恩。吾薛氏二世忠良，有功于国。况朝中首相张君左当朝，各国公俱已退位。倘一举动，反情有露，落其圈套，遗臭万年，断乎不可。”夫人哭道：“我家只有孩儿，才交三岁，名唤薛蛟，也叫他受害？薛猛说：“吾看家将中只有薛兴忠义，我与他结为兄弟，将蚪儿过继与他为子，教他逃往他方，存薛氏一脉。”薛兴说：“老爷在上，小人不该当。”薛猛说：“如今托孤与你，休要推辞。蚪儿过来，拜叔叔为父。”

薛兴拜别，抱了公子，离了云南，竟往别方而去。息报钦差到了。薛猛自刎而亡。夫人大哭一场，撞阶而死。大刀王殿听报进见，果然死了，心中想道：“做甚么冤家？”吩咐埋了。带兵回长安，奏知武后说：“薛猛自刎，夫人撞阶而死。”旨下，既死不究。

再讲姜通到雁门关，人报说：“两月前不见薛强。薛强原到太行山进香，在路闻知，不回雁门关，落荒而去。”姜通只得回朝复旨。

张君左奏知天子：“前年故君斩薛刚，劫了法场逃去，并无下落。今晚四更，将薛丁山满门斩首，以除大害。倘露消息，为害不小。”旨下：“命刑部何先，速斩薛氏一家，无违。”何先奉旨，打扫法场，传齐刽子手，到牢中将薛氏一家绑赴法场。法场上四面兵马围住，四更开刀。旨意又下：“命武三思、张君左监斩。”其夜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

那刽子手到牢中，见了禁子商议说：“薛家父子万夫之勇，那里绑得住。不如用个苦肉计。”众人说：“好计。”来到里面见了丁山，齐齐跪下，说道：“小人们求千岁看顾，小人家中都有父母妻子。”有数百叩头不起。丁山听了哈哈大笑说：“是今夜朝廷要杀吾么？”众人道：“然也”。薛勇听得此言，叫声：“爹爹不好了！今晚要杀吾一家，孩儿有话告禀。”丁山说：“孩儿有话讲来。”薛勇说：“爹爹在此，三位母亲也在此，依孩儿之言，反出牢门，杀上皇宫，除了妖后，更立新君，不可守死而已。”丁山一听此言大怒，说：“畜生，讲这些乱话！今日父死为忠，子死为孝，母死为节，家丁死为义。忠孝节义出我一门。”吩咐刽子手：“将我先绑将起来。”薛勇无奈，也叫绑了。共三百余人，一齐绑了。家人们大哭，出了监门来到法场。你看阴风惨惨，怨雾腾腾。今晚屈斩忠良，天愁人怨。

樊梨花抬头一看，“吾不救他，更待何时？”口中念起咒语，但见豁拉拉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千年老树连根拔起，法场人都立脚不住。唬得武三思、张君左魂不在身，灯火都吹灭了。梨花将身一抖，绳索都落下，起在空中，驾在云端，往下一看：“待吾救出薛家。”

不表梨花救薛家，且言黎山老母驾坐蒲团，心血来潮，轮指一算说：“不好了，徒弟梨花要救薛家，违犯天条。”忙驾云到长安，按落云头，见樊梨花作法，叫一声：“徒弟，今日金童星合当归位，犹恐你救他抗违御旨，斩仙亭有凌迟之罪。”梨花见了师父，听得此言，不敢违天命，同了师父回山。此言不表。

今有八宝山连环洞彭头老祖 在云端经过，见一道杀气冲天。往下一看，原来周天子斩薛氏一家，数该如此。“内有孤儿不该绝命，待吾救他。”将手一指，带回山去。少停风息，张君左查点人犯，单单不见樊梨花、薛蛟，恐防又有变局，传令开刀，将薛丁山一家斩首。复旨天子，就罢了。张君左又奏说：“薛强不知去向，薛刚逃避，恐有后患，画影图形，到处张挂，捉拿那薛刚、薛强。将威宁侯王府拆去，开为铁丘坟。”旨意下了：“依卿所奏。”君左领旨，将王府拆得干干净净，把丁山一门户首，颠倒埋在下面。将生铁铸成馒头一样，叫永世不得翻身。内有家人王六，充作工匠，暗暗把尸排好，其余家丁都是乱放的。

张君左传令：“各处天下文武官员，有人拿住薛强、薛刚出首者，封万户侯；匿藏不报者，与本犯一体治罪。”旨意下了，好不厉害。各处关津渡口盘诘，画影图形到处张挂。铁丘坟四面，武三思命大刀王殿带三千人马守左道；又命阔斧陈先带三千人马把守右首。又命儿郎日夜巡察。想：薛刚这厮必来上坟，若来必定要捉住，碎尸万断。武三思与张君左算计已定，自不必表。

再言薛强不回雁门关，欲往西凉。这一日来到八叉山，一声锣响，跳出无数喽罗拦住去路，要讨买路钱，被薛强杀败。报上山说：“山下一人经过，小人去讨买路钱，此人十分英雄，头目被他杀得大败。特来报知。”那大王姓朱名林，有女儿金镖公主，守住八叉山，官军不敢迎敌。一闻此言大怒，吩咐带马抬枪，带了儿郎冲下山来。一看薛强耀武扬威，大怒说：“小子不得逞强，俺来也。”薛强看见此人红面长须，手执大刀，身骑高马。薛强看此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将手中银枪劈面一枪，朱林把枪一架，刀枪并举，二人连战三十回合。朱林招架不住，欲待回马，只听得后面金镖公主大叫说：“爹爹，孩儿来也。”薛强看见一员女将十分美貌，弃了朱林，来战女将。不上数合，公主将红锦索抛起，薛强措手不及，被他拿住，带往山中，吩咐绑了，问起姓名。薛强说：“吾乃两辽王四子，原任雁门关总兵官薛强便是。”朱林听得大惊，下阶亲解绳索，扶上聚义亭，纳头下拜：“不知爵主，误犯有罪。”薛强答礼，也有一番言语不表。再说金镖公主乃圣母娘娘徒弟，师父吩咐后来与薛强姻缘之分，当夜与薛强成亲，在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报父母之仇。

不言薛强在山，再表薛刚在天雄山，报说：“雄霸到。”二人上前迎进。雄霸见了薛刚，大骂说：“一身做事一身当，你犯了弥天大罪，害了父母、兄嫂满门斩首。如今各处拿你，你还不知，天下之下孝就是你。”薛刚一听此言，晕倒在地，半日方醒，大哭不止。伍雄说：“破釜沉舟，哭也无用。商议一个计较报仇要紧。”薛刚说：“那里等得。吾先要到长安祭扫父母。”伍、雄阻挡不住。薛刚拜二人，在路上果见关津村坊张挂榜文。薛刚日间不敢行走，夜间而行，来到潼关。潼关尚未开启，到相国寺下马，进方丈来见当家和尚。和尚法名梁乘，认得是薛刚，说：“三爷好大胆，你看处处张挂，要拿你。上长安，怎进去？且在寺中住下，有机会就进去。”薛刚心焦惹起病来。

这日小和尚来报，魏相到寺行香。当家和尚前来迎接。和尚摆斋，说起丁山受屈而死，魏相下泪。和尚又说：“三爷为此，只是不能进长安。”薛

刚说：“孙儿惟恐不能进长安，进了长安就不怕了。魏相低头一想果然。进长安到没有什么，说：“侄孙，你既要进长安，躲在我轿中可进。”薛刚拜谢太祖。魏相回到府中下轿。唤出薛刚，收拾三牲祭礼，一条铁棍当做扁担挑好，天晚出门。魏相吩咐说：“你祭过父母，不许到我府中。速出城去，恐妨有人知觉，性命就难逃了。”薛刚拜谢，挑了物件，来至坟前，十分苦楚。打死更夫，大步上前，将锁扭断，走进栅门，用石板顶好，到里边祭奠，名为“一祭铁丘坟”。外面惊动守坟的兵将，不知此处捉拿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薛刚一扫铁丘坟 武则天借春天顺

再表那薛刚坟前大哭，正在悲伤，又有更夫上前来，看见前面更夫尸首，又见坟内有灯，前来报与王殿、陈先，飞马报知张君左、武三思。二人闻报，传令各处添兵围住坟前，城门多加关锁，吩咐不许放走，点起灯球火把，不计其数。

薛刚在内听见外边有人守住，收起祭礼，打开石板，一条铁棍无人抵挡，杀将出来。只是寡不敌众，越杀越多，三军四面围住，喊声大震，口口声声“快拿薛刚！”薛刚说：“今晚我命休矣。”当有饭店夫妻二人，乃是秦汉、刁月娥奉香山李靖之命，在此相救。二人一路杀来，放出宝贝，无人阻挡。杀至城门池边，斩关落锁，救出城来。秦汉夫妻借土遁回西凉去了。

薛刚出城门，天大明了，撒开大步而行。只听得后面喊杀连天，尘头起处有无数人马赶来。为首一将，声如巨雷，金五大将军武安国，手执铁锤，大叫：“薛刚那里走！”薛刚回头一看，“不好了，我是战了一夜，困乏得很，那里战得过他。也罢，只得拼命而战。”只见三军将箭往前乱射，薛刚身上中了三箭，正在危急。薛刚乃上界披头五鬼星转世，所以忽然头上透出原形，变了五头，身長数丈，倒杀转来。武安国被薛刚一棍打死。三军见了这般形象竟大败，三停去了两停，将城门紧闭。

薛刚按定元神，开目一看，只见尸横遍野，自己不知不觉，不晓甚么意思，慢腾腾回至相国寺，别过了和尚，取了枪马，要走天雄山，走错了路，来到季龙山。一声锣响，走下一将，上前大战一场。问出名姓，原来是黑三爷，请上山饮酒，季龙有女名鸾英，与薛刚成亲，招兵买马，要报父母之仇。

不表薛刚在季龙山安身，再讲天子在朝，国家无事，天下太平。与怀义和尚、张昌宗在宫淫乱，百官谏阻不听。一日宣百官在万花楼说：“朕贵为天子，万民之尊，今十月小冬万花凋零，朕今借春三月，百花尽放。未知天意顺否？”百官闻言奏说：“万岁金口玉言，花神怎敢违旨？”天子甚喜。百官皆散。次日果然天气温和，御花园百花开放。树花不开，天子大怒，贬在岭外。武则天果然真命帝王，天下各处万花尽放，应十月小阳春。

天子召男妇赴鸳鸯大会，赐百官宴万花楼，赐各命妇宴于后宫。众夫人谢恩就席，天子逐名问起：“爱卿你成亲怎样行房？”怎么长？怎么短？众夫人都是害羞害怕，亦只得实奏头一夜怎样，第二夜怎样，如此问到第三夜。十二席中有一夫人，面黄不堪、喘息不定。天子说道：“你丈夫本事如何？”夫人奏说：“臣妾夫乃卷帘大使薛敖曹，他本事甚好，妾亦不堪受。”如此长短说了一遍。天子大悦，宣入宫中，与薛敖曹交好，果然称心满意，通宵不倦，封为如意君，百般快活。后一年生一子，面如驴头，命宫娥丢在后园金水河中，有西番莲花洞魔张祖师带往山中修仙学道，此言不表。

再言薛刚在季龙山招兵，杀进长安，要报父母之仇。探子报上长安，张君左奏知则天：“薛刚造反，速请征讨，恐养成贼势，为害不小。”武则天依奏，命中山王武三思为元帅。姜通前部先锋，武状元郭青为后应，张君右总行粮草，起兵十万。择日兴师，兵走河南。正走之间，报说：“启上元帅，季龙山在山西近界，有三条大路，东河南，西山东，中山西。”传令兵过河南，走山西一路。三军司令浩浩荡荡。这一日报说：“启爷，兵至季龙山前

了。”吩咐：“前军哨探，后军慢行，放炮停行安营。”“得令！”按下不表。

再言季龙同薛刚夫妻在山言谈，忽喽罗报上山来说：“大王爷，不好了！朝廷差武三思带兵十万，大将千员，将山前山后团团围住，水泄不通，要杀上山来，擒拿大王。”季龙一听此言，大怒，带领喽罗走马下山相杀。果然好利害，季龙一条枪刺死三军无数。武三思催动大兵当先。有姜通使开枪，正撞着季龙，二人搭上手，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不上三四个回合，马打六七个照面，姜通梟开季龙的枪，“招爷爷的家伙罢！”一枪刺进来，季龙叫不好，招架不及，被姜通照咽喉一枪刺死。

喽罗见大王已死，大喊一声，四散逃命。薛刚夫妻闻知季龙身死，大哭，走马下山，大战数合，姜通败走，三思传令：“休教放走反贼！”“嘎！”一声答应，那些三军团团围住，姜通、郭青同了众将，又杀上山来。好利害！夫妻在内大战，足有三日三夜。武三思命副将冲上山中，杀散喽罗，放火烧山，连山寨都烧了。薛刚抬头一看，见满山俱红，自思不能取胜，虚晃一枪，跳出圈子，落荒而走。

鸾英见丈夫走了，也杀出重围，见山上四处火光，大败而逃，心中苦楚，到茂林自尽。有香山李靖，叫声：“鸾英，你不必寻短见，后来自有夫妻相会，母子团圆。我与你随身短袄，前途自有安身之处。”鸾英听了，拜谢救命之恩。抬头一看，一道红光不见了。鸾英望空拜谢，收拾打扮，往前而行。

走了数日，见一庄院借宿。老夫妻二人并无男女，家当充足。见了鸾英，问起姓名，“家何方，说与我知。”鸾英说：“公公，妾住河南归德府人氏，姓陈名鸾英，因武三思征讨季龙山，逃难到此。望公公收留奴家借宿一宵，明日早行。”员外说：“原来是逃难的。老汉夫妇年近六十，并无儿女。我家也姓陈，过继与我，拜我二人为父母，在我家住下。日后会见亲戚，然后回去。”鸾英大喜，上前拜陈老夫妻为父母。只因大战吃苦，腹中疼痛，生下一子，雷公嘴，黄毛头发，后取名薛葵。按下不表。

再言武三思大获全胜，班师回京，上表奏知天子说：“季龙山征平，复旨。”朝廷大悦，敕赐三思红袍玉带，以下将官俱各升赏，赐宴金鸾殿。

话分两头。再说薛刚走到天雄山借兵复仇，不料伍雄有病，雄霸又不在。想妻子不知存亡，度日如年。在山想起当初救过薛应举，今在登州，离此不远，不如走走去。别过伍雄，来到登州，进了城门，来至总兵府前。有人报知应举，应举听知大惊，只得出来迎接。进了私衙，夫妻见礼，谢救命之恩，设酒款待。薛刚说：“吾一家受害，今见兄嫂借兵，如我报仇，不忘大德。”薛应举开言说：“恩兄，你不知我登州地方又小，兵马又少，待吾差官往莱州、青州两处借兵，共我处兵马有三处，与恩兄前去报仇。”薛刚拜谢。

夫妻进房商议说：“我又在武三思门下投拜为师，武后目下势大，天下全盛。薛刚一人，干得甚事？现今奉旨拿得薛刚者，官封万户侯，妻封一品夫人。收留者全家处斩。我今将薛刚出首，朝廷自有加封。”夫人道：“言虽如此，只是太负人心也。他前年在长安救你性命，今该恩将恩报才是。反要把恩兄出首，天理何在？”再三苦劝，应举不听，出外去了。夫人自思，忘恩之贼！身家难保，不如先自尽，竟自缢而死。家人报与应举，应举叹道：“他没福做一品夫人。”

次日买棺成殓。当晚将薛刚灌醉酒，命家将绑捆，下在监中。应举有一家人薛安，原是丁山旧时家人，只因奉主母之命，同到登州扶侍应举。见此

不仁，夫人又死，心中大怒。送饭到监，见了薛刚，说此因由，“应举害主之心，小人无由得救。”薛刚说：“薛安，不要走漏消息。你快去往天雄山，请伍雄前来救吾。”薛安说：“这喽罗不肯放我上山。”薛刚说：“不妨，我有鸾带一条，拿出他认得的，见了鸾带，自然放你上山。”薛安应声而去，按下不表。

再说薛应举命差官赍本进京，叫先见武三思。若要活的，点兵来护送；若要死的，本处斩首。差官对三思说明，三思听说大喜，说：“这贼也有今日，恶贯满盈。”明日五更上朝奏知武后说：“登州总兵捉拿薛刚，下在牢中。”将表呈上。武后一看，龙颜大悦，旨意下：命薛须领兵五千，将薛刚护送来京，朕亲自发落。三思谢恩退朝。不知薛刚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骆宾王移檄 起义 薛刚二扫铁丘坟

前言不表，再说应举送礼到青州，知会拿住薛刚。薛安上前讨差，要往青州。应举吩咐路上小心，薛安领命，带了家丁，拿了礼物，离了登州，不往青州，竟往天雄山大道而行。

再进程咬金同这班小英雄在路旁，有香山李靖指点说：“薛刚有难，教他往天雄山住扎。”咬金领命。在路行了多日，来到三叉路口，撞着薛安，被家将拿住来见。程咬金问明薛安，说起此事。咬金同薛安来到天雄山，伍雄下山迎接进寨，聚义厅拜见程千岁并众英雄，摆庆贺筵席。席上说：“薛刚监在牢中，差薛安前来讨救。”伍雄说：“三哥有难，合当相救。目下多少英雄在此，齐点兵马杀进登州，救出三哥，何等不美？”咬金说：“不可，登州城池坚固，又有青州、莱州为助。若一举动不打紧，倒害了薛刚性命。须要里应外合，劫牢为上。”众英雄说：“祖太爷言之有理。”

咬金传令伍雄扮作和尚，雄霸扮作道人，尉迟景扮作卖膏药，罗昌扮作书生测字算命。在城中府前左右打听。城外炮响一齐动手，打入牢中，救出薛刚要紧。薛安路熟在城中知会。点秦红带喽罗三百名，十一日晚上打东南二门。王宗立金毛太岁、程月虎带喽罗三百名，打西北二门。咬金自守山寨。众将得令，分头下山。

伍雄来到登州府门首左右，坐下念佛：雄霸念三官经。城外放炮，有探子报进说：“响马攻城。”应举闻说，点兵出府，被伍雄、雄霸二人双棍齐起，将应举捆往带往天雄山发落不表。

尉迟景入监中乱打，放出薛刚。薛刚打入府中，将应举一家老少尽行打死，同伍雄、雄霸杀得三军大败，往北门而逃。尉迟景杀至城下，大开城下，请进英雄，打开府库，抢劫钱粮，装载车上，运往山上，将登州府劫掠一空。众英雄然后放炮出城。回天雄山而去。来到山中，薛刚拜谢众位弟兄救命之恩。然后咬金出来，薛刚跪下说：“孙儿非祖公相救，焉得在世。”咬金说：“你父兄之事都是你闯出来的。你众兄弟一个公位都不做，特来帮护你，要报父兄之仇，连老夫一家国公都送掉了。”秦红说：“祖太爷不要说了，今日与三哥贺喜。将应举交与三哥自己发落。”即将应举绑出。薛刚一见大怒说：“你这负义的贼！当时那样，只有我薛刚有眼无珠，当你做个好人，认汝为兄弟，将一个总兵与你做。今日不想你恩将仇报，汝有何言？”命喽罗：“今他捆绑，待我取出心肝看看。”一刀刺入，五脏齐出，血流满地，哀哉畅哉！众英雄俱说：“造化了他。”当晚尽欢而散不表。

再讲登州城有佐贰官查点，杀死百姓不计其数，总兵薛应举一门受害，升报进朝。差官背本上长安，至中途遇一队人马乃是薛须。上前说起，一同回到京中，参见武三思，说起响马劫牢，杀死总兵薛应举，薛刚越狱逃遁，杀死官军，伤残百姓不计其数。武三思听了大惊，抱本上殿，奏知天子。武则天大怒，旨下：“命青州、莱州先行起兵征讨天雄山、擒捉薛刚。”然后“命武三思操演三军，征伐天雄山”。三思领旨出朝，对张君左说：“薛刚一人尚不能擒捉，今有助恶多雄，必须起大兵征讨。”三思操演兵马不表。

檄（xí，音习）——檄文，古代用于晓谕、征召、声讨的文书。

响马——拦路抢劫的强盗。

佐贰官——作副职的官。

再言程咬金在天雄山，喽罗报上来说：“青州、莱州兵马围住山前，声声要拿大王。”咬金一听此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有兵有将，何足惧哉！”吩咐伍雄、雄霸带喽罗下山，杀莱州兵马；秦红、尉迟景带人马下山，杀退青州兵；自领薛刚，罗昌、程月虎、王宗立冲中路，帮杀二处人马，莱州总兵郭大忠同众将在山下讨战，见山上冲下一队人马，内有二将，勇不可挡。郭大忠那里挡得住？杀得大败。青州总兵又战不过秦红、尉迟景，在那里抵死相杀，听得莱州兵马大败，无心恋战，虚晃一鞭，败下阵来。怎挡得山上冲下三将，杀得二处人马四分五落。莱州总兵郭大忠、青州总兵雷明败下去有三十里路，见后面不来追，收拾败残兵马，三停去了二停。回到本州上表进朝，贼寇势力不能抵敌，请兵添将，保护城池。差官星夜进京不表。

再言咬金对薛刚说：“今虽退去二处人马，朝廷必然大怒，起大兵前来，如何抵敌？必须你去房州奏明小主，我等扶助庐陵王兴兵伐周，名正言顺。若在此久，终非善事。你去走一遭。”

薛刚领命，拜别下山，竟往房州，不止一日。在登云山经过，那山上大王一名吴琦，一名马瓚，都有万夫之勇，守住山寨，喽罗数百。有儿郎报上山来说：“小的们拿得牛子，求大王发落。”吴琦说：“拿去砍了。”薛刚被绊马索跌倒，拿往山中，听得喝声“砍了！”叹道：“可惜吾薛刚死在这里，不能见到小主，负了众弟之情。”马瓚听得，喝声：“住着！”亲自下阶问：“谁是薛刚？”薛刚说：“吾乃通城虎薛刚。”马瓚听得，亲解其缚，扶入厅上，纳头便拜。

薛刚扶起二人，问起姓名。吴琦说：“小人姓吴名琦，此位结盟兄弟名马瓚。今日误犯三爷，是有罪了。如今要往那里去？”薛刚说明此事，要往房州见小主。吴、马二人说：“三爷要到房州，吾兄弟同去。”薛刚大喜。当晚三人结拜生死之交，在山饮酒。次日兄弟二人吩咐头目：“看守山寨，同三哥到房州，不数日就回。”头目领命。吴、马二人同了薛刚竟到房州。

这一日元帅王荆周在教场演武，看试射箭。有人射进红心者赏，不中者罚；有大刀一把，重一百二十斤，有人舞者赏，舞不动者罚；有铁香炉一个，约重千斤，有人拿得起者赏，拿不起者罚。薛刚等看见这些将军有中一箭的，有一箭不中的。这大刀也有将官拿得起的，就气喘呼呼，香炉越发无人拿得起。马瓚高兴，走进教场，一连三箭俱中红心。众军喝采。吴琦见了，也入场中，将大刀抡起如飞。薛刚左手撩衣，右手拿炉，走出圈外，又走进来，放在原处，面色如常，气也不喘。元帅一见大惊，开言说：“要壮士周全本帅体面。”薛刚等下拜。

元帅扶起，传令散操，一同至彩山殿见驾。元帅奏道：“臣往教场操演，遇着三位英雄，十分武艺，都有万人之敌。千岁有此三员将，江山可复也。”庐陵王闻言大喜，传旨：“宣上来。”薛刚等闻言，进彩山殿，三呼跪下。小主问起姓名，吴、马二人上前俯伏奏道：“臣吴琦、马瓚。”又问薛刚，薛刚不肯说名姓：“臣有大罪，望小主敕赐免死牌，方说姓名。”小主说：“赦卿无罪。”薛刚谢恩，奏道：“臣祖薛仁贵，父薛丁山，平定东西，有功于朝。臣薛刚罪该当死，打死张保，武后将臣父母一门杀害，颠倒埋入铁

停——总数分成几份，其中一份叫一停。

住着——停下、住手的意思。

丘坟。有程咬金干岁在天雄山，请主登位，杀进长安，以接大位。”

小主闻奏下泪说：“卿无罪。尔父尔祖有大功于国，孤家尽知。方才所奏到长安接大位，焉有子伐母之理？此言休说，今封卿为忠孝王，马、吴二卿为左右都督，在房州造王府住下。秦、程二卿不日钦召。母后天年之日定夺。”薛刚谢恩，住在王府，日日同元帅操军不表。

再言朝中武三思看见青、莱二州表章上本，起大兵征讨天雄山。有探子报到朝中说：“扬州都督英国公徐敬业，与南唐萧大王，同骆宾王谋以匡复庐陵王为辞，移檄州县，起大兵三十万，打破城池，甚是利害，声声要去武后，更立新君庐陵王，不得不报。”武三思大惊，奏明天子，武后看檄文：“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后问：“谁人？”对曰：“骆宾王。”后曰：“此人不用，宰相之过也。天雄山小事且慢，江南徐敬业等乃心腹之患。”遂将大将李孝逸封为元帅，魏元忠为参谋，武顺为后应，起大兵五十万，良将数百员，择日兴师，兵发江南。此话不表。

再言天雄山合当造化，亏徐敬业起兵，天下响动。朝中只顾江南，那管天雄山。不要说别的，就是断其水道，山上不战而自乱矣。

再言薛刚在房州，到秋后小主同文武在教场望空祭祖。薛刚想起父母，见了伤心，上前奏道：“臣父母在长安铁丘坟内，今奏过主公，要去上坟。”小主说：“卿家要去，须要小心。”薛刚谢恩，同了吴、马二人一路下来，逢州过府，无人盘问。薛家之事有三年之外，官府也不在心。三人来到长安城外，饭店中吃酒，收拾祭礼进城上坟。至坟前天色将晚，薛刚上前打掉锁，往里而行。将石块顶住栅门，到里面青草茂盛，没有道路。三人将草拔去，摆下三牲祭礼，薛刚哭拜。有巡捕官见了，说声：“不好，想必薛刚又来偷祭了。”忙报知武三思说：“薛刚偷祭上坟。”武三思传令：“架起襄阳大炮打死他。命大刀王殿、阔斧陈先领兵四面围住，开放大炮。城门紧闭，多加门锁。点十万大兵，桥头巷口处处摆卡把守。”巡城官打锣，口叫：“小心捉拿薛刚。”百姓家家闭户。武三思在铁丘坟前把守，喊声大震。薛刚同吴、马二人在里面祭过父母，三人饮酒，名曰“二扫铁丘坟。”不知外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薛刚三扫铁丘坟 西唐借兵招驸马

再说这铁丘坟，三思为何不杀进来？有道是虎怕人，人怕虎。吴琦说：“哥哥，外面有兵马守住，我等慢慢的吃了饭，夜深出去。”薛刚说：“不可，外面有大炮，恐防打进来。我等早早出去。”二人闻言，结束停当，手执军器，带马开了栅门。外面大刀王殿叫人开放大炮，有丁山灵魂保护，炮倒转来，把王殿打为灰土，死伤军人数千。薛刚、吴、马三人一冲上前大战，那里杀得出？街道不比战场，百姓家家在楼上，将砖瓦、摇车、台机塞满街道。只听四下叫声：“不要放走薛刚。”

三人正在危急，有饭店夫妻二人，乃窦一虎、薛金莲奉李靖之命，说：“你侄儿有难，快去相救。”窦一虎同金莲扮做乡村夫妻，地行至长安，果见三人不得出城。金莲将纸团六个，口中念咒，喝声“起！”都变了六丁六甲神人，有一丈五尺长，将街上这些东西搬去，上前开路。三人乘势杀到城边。城门紧闭，窦一虎一口气吹开城门，三人一涌而出。薛刚拜谢姑父、姑母说起丁山，金莲流泪，话不叙烦，恐人知觉，窦一虎夫妻地行回西凉去了。

薛刚、吴、马回登云山。儿郎报说：“自大王去后，有九炼山两个贼人杀来，把山寨粮草尽行抢去，山寨罄空。”薛刚、吴、马三人大怒说：“这两个毛贼，吃了豹子心，老虎胆，这般放肆。待俺去拿来，连九炼山踏为平地。”行至九炼山大骂，有二人下山，问名姓，下马即说：“我姓南名见，弟柏青，奉香山李靖令，来请三哥。闻说不在，故我先把粮草金银收拾在此了。三哥必来寻找，故此我二人等候。请上山去。”薛刚大喜，一同上山饮酒。对薛刚说：“此山宽大，方圆四十里，左接正定，右接幽州，好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好报父母之仇。”五人说得投机，结拜弟兄。次日薛对吴琦、马瓚说：“烦二位贤弟到天雄山接程老千岁、众弟兄到九炼山住扎。”

二人奉命来到天雄山，见了咬金，倒身下拜，说起“三哥到房州，遇着晚生，同到房州比武，封忠孝王。我二人左右都督。祭铁丘坟，至九炼山。”如此长短说了一遍。“命吾二人来请老千岁往九炼山住扎，好招兵买马，兴兵杀上长安，除了伪周，立小主为君。”咬金闻言大喜，同众英雄下山。伍雄、雄霸守了山寨，送别下山。来至九炼山，薛刚接上，唤南见、柏青过来拜见。咬金欢喜。见九炼山果然雄伟，底下有三关，四面高山围定，上有忠义堂，聚义厅，耳房数百余间，有河有水，又有战场，比天雄山好数倍，立起招军旗，来投军的不计其数，聚兵数万。命吴、马二人到房州见小主说：“兵已招足，缺少粮米，请立为帝。”

吴、马二将领命竟往房州，先见元帅王荆周，次日上朝见驾。小主问道：“薛刚为何不来见孤？”吴、马二将奏说：“臣薛刚在九炼山招兵，奉程老千岁之令，来请殿下，到长安为君，夏兴唐室。要借粮米五万石，救众军之食。”小主说：“兴唐且慢。先发粮米五万石，付与二卿前去。”吴、马二人谢恩。领粮米回至九炼山。咬金说：“兵少成不得事，如何是好？”想到西唐国先前与唐天子交好，他听元帅丁天钦之言攻打雁门关，被吾家元帅薛仁贵擒拿，以礼相待。国王投降。送还元帅归国，有恩于他。命薛刚到那里借得兵十万，就好动手。

薛刚领命，带了吴、马二将至雁门关。守关总兵朱魁，原是丁山手下副将，闻报有三爷来见，朱魁一见认得是薛刚，只做不认得。问起名姓，薛刚更姓换名说：“关外走走。”朱魁放过关，对薛刚说：“三爷，我是认得你

的，因耳目众多，只做不认得。须要早早回来。明年我不在此做官，要升任去。”

薛刚拜谢，出了雁门关来到西唐国。府前冷冰冰，问守门人为何静悄悄？那人说：“国王同了公主在教场招驸马，所以兵将不在这里。”薛刚说：“原来公主招亲，有这一事，明日也去看看。”三人在饭店中住下。次日来到教场，有多少英雄在此。张天宝坐在彩山殿，有女披麻公主比武，一连三日并无对手。吴琦上去也败，马瓚上去又败。薛刚上前与公主战了数十合，薛刚虚晃一枪。假败下来。公主不料是计，追上来，被薛刚活捉过马。彩山殿鸣锣，请驸马下骑。薛刚拜见张天宝，问起名姓，原来是通城虎，与公主成亲。请吴、马二将至王府。是夜二人成亲。次日薛刚说起借兵一事，张天宝说：“粮足发兵。”

过了三日，薛刚先打发吴、马二将先回九炼山，“见老千岁说我粮草一足，即刻起兵。”二将奉命上马，进了雁门关，来到九炼山，见程干岁说：“三哥一到，招了驸马、粮草一足、即时起兵。”咬金大喜，一面就差官打本到房州，见千岁报喜说：“薛刚到西唐国借兵，明天准到。一到就开兵。”小主甚喜，留二将住在房州，此话不表。

再讲长安魏相先打发家眷去房州，自己来别徐贤，二人谈论。魏相说：“我要到房州去见见小主，特地前来别你。”徐贤说：“小弟也要就来。”魏相见一少年立在旁边，问起说：“是何人？”徐贤说：“小弟之子徐青。”魏相见了竟象薛勇，流泪而去。徐贤画了画图，乃征东故事，叫蛟儿前来观看。蛟儿不知，说：“爹爹，孩儿不知，望乞讲明。”徐贤说：“这白袍是你曾祖父薛仁贵，穿红袍是祖父丁山，这一位是你父亲薛勇，红罗总兵。”将此事说明。蛟儿听了大哭，要去祭奠坟墓。徐贤把阴阳一算说：“不妨，你出去祭过，作速就回。”

蛟儿收拾祭礼，挂一口宝剑，晚上出门，到铁丘坟来。自古道：“官无三日紧。”此事有十二年了，无人把守，蛟儿打掉了锁，来到里面，摆下三牲礼物，大哭：“祖父、父母有灵，孙儿来祭奠，望阴灵保佑孙儿，报复此仇。”有巡城兵看见，报知张君左、张君右、武三思说：“薛刚又来偷祭，在铁丘坟。”武三思带十万人马，四门大炮，围住铁丘坟。吩咐：城门多加锁，到处排围，把守城池，喊声大震。不料又被窦一虎救去。蛟儿在里面看见，欲要自尽。有丁山灵魂，头戴三山帽，身穿白月袍，叫声：“孙儿，闭了眼，救你出去。”将蛟儿提出铁丘坟，三叉路口放下。

蛟儿入梦中，眼睁一看，认得是秦驸马府中后园。蛟儿跳入园中，在白花亭上住下。有侍女看见，报知公主，公主宣入问道：“你是谁人？为何到我园中？”蛟儿跪说：“我乃两辽王薛丁山之孙。”将冤情说明，今日来上坟，虚空有人提出来到园中，望娘娘救命。”公主说：“不妨，将蛟儿去了男衣，扮做女子。明日少不得奸臣来搜，处治他去。丫头小翠有病将死，改换他的衣服，睡在卧房。”算计已再言武三思同张君左弟兄，看里面不见动静，一定是窦一虎遁去了。忽见半空中有人出来，在三叉路口，往秦府花园内去了。有人报知武三思、张氏弟兄说：“这是先皇的公主，秦杯玉之妻，惊动不得。”张君左说：“千岁，他是朝廷钦犯，怕什么银瓶公主？”

次日入朝，奏明天子，旨下：“命张氏弟兄到秦府捉拿薛刚。”张君左弟兄带领五百家将，将秦府围住。有人报进说：“娘娘，外面张氏弟兄围住府门，不知为何？”公主一听此言大怒，吩咐：“开了府门，放他们进来。”

家人领命，把府门开了。张氏弟兄看见开了府门，公然进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张君左秦府出丑 九炼山薛刚团圆

前言不表，再言君左弟兄来到银銮殿，公主接旨。开读已毕，公主谢恩。张君左弟兄朝见公主，立在两旁，禀道：“臣奉天子之命，今有薛刚逃在娘娘后园，娘娘必知，望乞放出。”公主说：“二位先生且听，自驸马去世之后，朝中大政哀家不管。你谎奏朝廷，说什么薛刚在此，你去回复圣上。”张君左说：“难复旨意，容臣搜明。”公主道：“两位先生不信，但凭搜来。”

张君左吩咐去仔细检搜。那些军士一声喊，到处搜寻，前房耳房，高楼后围，地板天花板，俱已掘开看过，回复不见薛刚。张君左好不着急，吩咐再搜。军士说：“只有娘娘卧房，小人们不敢搜。”君左说：“管什么卧房，快去搜来。”军士闻言，赶到卧房。卧房门关了的，军士打将进去，只听叫声：“不好了！”郡主惊死床上，侍女出来，报知公主。

公主大怒，吩咐左右：“将这两奸臣锁着，待哀家见圣上发落。”张君左弟兄大惊，唬得魂不在身，只得哀求。公主那里肯听，被这班侍女将二人剥下衣衿，纱帽红袍除去，将大链锁住。公主乘辇出来，将二人带在辇前，出其大丑。

到金銮见了武后，朝拜已毕。公主奏说：“哀家公公秦叔宝打成唐朝天下，驸马秦怀玉征东平西战死沙场，有大功于国。今日张君左谎奏圣上，来搜薛刚。”

哀家怎敢藏匿？驸马亡过之后，不理朝中之事。今明明来抢臣家，先王钦赐金银，被他唤狼奴抢得罄空，惊死郡主，前后楼房尽行打坏。望圣速拿二奸贼，以正国法。”天子听奏说：“皇姑息怒，朕当处治。”宣张氏弟兄上殿。武后一看，见二人好笑，不象官体，好似囚犯。旨下：“罚张君左弟兄修驸马府，赔还金银。御妹惊死，尔弟兄做孝子，奉旨开丧，百官祭奠，送上丘坟。命中山王武三思代朕往皇姑府请罪。”“谢恩。”银瓶公主谢恩出朝。张氏吃了一场大亏。小翠倒有福气，受百官祭奠，开丧忙忙碌碌，自有一番打点。我也不表。

再言诈了张氏许多金银，将小翠送上丘坟已毕，满心大悦。想留蛟儿终久无益，恐有人知道，欺君之罪不小。假说烧香，好将蛟儿带出城外，换了男衣，叫他逃往房州。蛟儿拜谢，竟往大路而行。公主往秦安州烧香回府不表。

再言蛟儿不曾经过风霜，一路上凄凄惨惨，前面猿啼虎啸，好不怕煞，欲投涧而死。旁有香山李靖，叫声：“蛟儿不要慌张，闭了眼睛立在乌帕上，我救你去。”李大仙同了蛟儿驾起祥云飞在空中，不消一个时辰来到香山，下落云头。蛟儿拜谢。大仙说：“蛟儿你拜我为师，传你枪法。”吩咐童儿取枣子与他吃。蛟儿吃了枣子，长力千斤。蛟儿拜了大仙为师，教习枪法，此话不表。

再言徐贤叫蛟儿出去祭坟，先打发家小往房州。自己在府中，闻得张君左弟兄被银瓶公主算计得颠颠倒倒，心中大悦。惟恐泄漏，连夜往房州而去。

再言江南扬州徐敬业以匡复庐陵王为名，起兵讨武氏。朝廷差李孝逸，相杀数年，被孝逸因风送火，敬业大败，逃海而去。报捷到长安，天子大悦。百官上表奏驾。旨下，命李孝逸镇守江南，以防边患。自敬业在江南兴兵十

余年，不把薛刚放在心上，故存此患，不必细表。

再说蛟儿在香山枪法已熟，气力充足，欲要下山寻叔父，来见师父。李大仙说：“徒弟既要下山寻叔父，我日后送枪马来与你。”蛟儿拜别下山，一路行来，见一庄坊，腹中饥饿，上前去唱道请化斋。有一妇人出来，见蛟儿一貌堂堂，留吃饭，送他白米五升，钱三十文。庄客报说：“少爷回来。”薛葵回家一见，便大骂蛟儿，喝声：“野道童！”将拳就打。妇人喝住，问起名姓，说是薛蛟。妇人说：“原来是侄儿。”蛟儿问起，说是薛葵。鸾英上前相见，说起缘由。蛟儿说：“婶母放心，我同兄弟去房州访问叔父。”庄客说：“有人送兵器马匹在外。”原来是李靖差仙童送来的。二人一看，好马好枪。薛葵说：“这枪马那个送你的。”薛蛟说：“是师父李大仙送的。”说起传授枪法，一一说明。”问薛葵说：“兄弟，你兵器马匹也有么？”

薛葵说：“兄弟那年在山玩耍，遇见二虎相斗。兄弟去拿它。二虎见了跑入洞中，被弟拿住虎尾拖将出来，不见了虎，竟变了两柄铁锤，重有四百多斤，有巴斗大。山中有一老道教习我法，也精熟了。有一匹马也稀奇，牛马相交养出来的，牛头马身。待弟牵出来与哥哥看。”果然后槽牵了马，里面拿出锤。薛蛟大喜说：“兄弟本事高强，好与祖父报仇。”二人拜别鸾英。鸾英说：“你弟兄路上小心。”薛葵说：“母亲放心。”

二人并马而行，来至房州，访问薛刚，并无下落。在城外饭店中楼上吃酒，兄弟说得投机，大笑起来。楼板是稀的，把那些灰尘落将下来，楼下面也有人喝酒，灰尘落在酒碗内，吃酒的柏青大怒，大喝道：“楼上的×娘贼，蹬你娘的×怎么？”薛葵上面听见，心头火发，纵起身来，飞奔下楼。柏青、南见弟兄早已立起身来等打。薛葵性急走得快，不料脚下一块青石一滑，仰面一交，跌倒在地。二人上前拿住，将拳打下。吴琦喝住：“不可，他失足跌倒，你要打他，不象好汉。放手！”薛蛟也下楼来帮打。听见说得有理，不再动手，薛葵立起身来要打。薛蛟说：“不可，恐伤了人。”吴琦说：“二位爷不象这里人的口气。”薛蛟说：“我乃山西绛州龙门县人氏，姓薛名蛟。我兄弟薛葵。来房州寻叔父薛刚。”吴、马二人听了，原来是忠孝王之子侄：“得罪了，我四人与你叔结拜兄弟，我乃吴琦，此是马瓚、柏青、南见。”薛蛟大喜说：“原来是四位叔叔。”同薛葵上前拜见，重新吃酒，当夜不表。

次日同薛蛟弟兄至王府门首，问黄门官要见驾。黄门说：“千岁在御花园搭彩楼招驸马。”薛氏兄弟行到御花园，彩球打中薛蛟。庐陵王传旨宣驸马进朝。问起姓名，薛蛟奏明。小主大悦：“原来是忠孝王之子侄。”招薛蛟为驸马，与公主成亲。薛葵封为大都督。说起：“尔父上年往西唐借兵，至今未见回来。闻他招为驸马，耽搁在那里。命你二人回家，接你母亲同到房州安享。薛蛟弟兄谢恩，二人回府。

次日薛蛟弟兄转至陈家庄，接了鸾英一同下来。这日天晚投庙中夜宿。道士接见。说是薛蛟驸马，道士大悦，留上房歇宿。有八叉山朱林差人到庙查问。道士说是薛驸马及薛刚之子薛葵，接太夫人一同在此庙内。儿郎报知朱林，薛强、薛孝叔侄二人听了大喜，一同到庙上前相会，当有一番话说。次日差官先送母亲到九炼山，同叔叔相见。薛葵兄弟二人要出雁门关寻父，此话不表。

再言薛刚与披麻公主点兵十万，将少不能动身。又到西凉请十弟兄，乃征东仁贵结拜的周青、姜兴霸、李庆红、薛贤徒等，有功于国，封守西凉为总兵，世袭镇守。闻薛三爷相请，各助兵一万。李大元、姜兴、姜霸、薛飞、

周龙等共有十人，与薛刚拜为弟兄，一同来到雁门关。总兵吴忠不肯开关，分兵把守。薛葵大怒，催开坐骑抢进关上，一锤打死吴忠。众军见主将已死，四散奔逃。薛蛟斩关落锁，大开关门。

薛刚同公主进关，到九炼山。咬金大喜，当日相会鸾英，一番言语不表。次日吴琦、马瓚拜本上房州，见小主说明此事。小主大悦，敕封薛刚为兵马大元帅，咬金为军师，诏下九炼山，程咬金等谢恩。命薛蛟、薛葵弟兄二人解粮。邻近州府都来归附，声势浩大。山东、山西、湖广之文武官员都归顺房州，要立小主为帝，灭伪周武氏。探子报入长安，武三思闻报大惊，忙上本见驾。旨下：命武三思为大元帅，姜通为先锋，马立为后应，带兵五十万，出了长安，旌旗浩荡，杀奔九炼山。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武三思四打九炼山 程咬金夜劫周营寨

前言不表，再言周兵相近九炼山，有探子报上山来说：“朝廷点武三思为帅，良将千员，起大兵五十万。前部先锋姜通好不利害。报与元帅知道。”薛刚说：“知道了。”赏探子银牌一面，羊酒十樽。报子谢赏。

咬金差人往天雄山，请伍雄、雄霸都到九炼山。元帅在山，令四边把守栅门，摆下擂木、以备厮杀。

再言武三思来到山前，摆开阵势，先锋姜通在山下差军士大骂。薛刚带领众将下山迎敌，两边射住阵脚。姜通说：“薛刚且住着，听我一言。你三次偷祭铁丘坟，也算英雄。何不依我归顺大周，散去诸寇，保汝为将。”薛刚大怒说：“你这贼子，我乃大唐臣子，奉小主之命，收回旧业。汝食君禄，不报君恩，实为无耻之徒。且待我杀这无名之将。”一马冲出阵来。姜通大怒，奋勇将手中大刀砍进。薛刚将棍挡往。一往一来，战有三十余合，薛刚棍法散乱，众将看见助战。姜通手下大将许琦等，也各纷纷出战。两边混杀。秦红使双铜来助薛刚，杀退姜通，天色已晚，各自收军。薛刚回山。

次日武三思摆一个五虎把山阵。旗分五色，有五员虎将守住阵门，五门有兵五万。姜通讨战，薛刚同众将下山。伍雄出马，大战姜通，有数十余合，雄霸见伍雄战不过姜通，出马双战。被五虎将围将拢来，二人抵敌不住，大败而走。众英雄纷纷出马接战，那里挡得住？薛刚迎住姜通，那里战得过？竟大败落荒而逃。姜通在后追赶，正在危急，只见薛葵解粮来到，见姜通追赶薛刚，薛葵大喝道：“不得无礼！休伤我父。”只一声不打紧，就似春雷响震一般。

姜通大惊，抬头一看，不认得薛葵，抛了薛刚来战薛葵，把手中大刀一举，照顶门砍将来。那薛葵不慌不忙，把锤往上一举，当的一声响，把大刀打断了。姜通叫声：“不好了！”震开双手虎口，带转马没命的跑了。薛葵催开牛头马赶来，喝声：“那里走！”锤打来，姜通要走来不及，打得脑浆迸出，连马打成肉酱而死。三军见主将已死，阵图已破。秦红双铜打死许琦。尉迟景鞭打土超下马而死。五虎将俱被罗昌、王宗立二人杀得大败。程月虎使动大斧，一斧一个好杀。外面薛刚同薛葵杀将进来，五万兵马去了四万，只一万逃奔大营。

武三思见前军已失，先锋诸将尽亡，传令安营。那里扎得住？被薛葵双锤打进，那里挡得住？人撞锤就死，马撞锤就亡，杀进一条血路，众军士遭其一劫。武三思看见大势已去，抛了众军，逃往临阳关，计点军士，折其大半。折手伤足者不计其数。吩咐把关门紧紧闭好，城垛上多加炮石擂木，与总兵程飞虎修本进朝讨救。

朝廷见表大惊说：“中山王丧师辱国，败奔临阳。那位爱卿出征与朕分忧？”班中闪出张君左道：“今有武状元郭青，金吾大将俞荣，此二人有文武全才，去往临阳，同中山王一同征讨。”天子大喜，宣二人上殿，钦赐金花御酒，封为左右副元帅，带兵二十万，副将二百员。二将下教场祭旗，离了长安，来到临阳。参见元帅，然后发兵，共有四十万，来打九炼山，此乃二打九炼山。离山十里，放炮安营。一声炮响，三军扎下营盘。吾也不表。

儿郎报上山去说：“朝廷命武状元郭青、金吾大将俞荣同武三思起兵四十万，又来打九炼山，请大王定夺。”薛刚说：“知道了。”咬金说：“郭青、俞荣乃是名将，元帅不可轻敌，须当小心。”大将李大元、姜兴、周龙、

薛飞等数人上前说：“元帅，小弟在此，未曾破敌。今我等兄弟出阵。”薛刚说：“既然兄弟们出去，须要小心。”“得令！”

再言武三思来到九炼山，摆左右二营，中间立一个大营。摆一个四牛斗底阵。两边密密伏下弓弩手，以防薛葵冲营。武三思说：“他以力为强，追来即放炮为号，两下一齐射出。他如回马，我兵乘乱奋杀，他决奔逃上山。我这里分兵断截各处水道。山上无水，不战而自乱矣。”传令已毕，令郭青讨战。忽山上冲下一队人马，喊杀连天。郭青来到山前，大叫一声：“那个纳命的，出来会吾？”姜兴、周龙冲出。大将郭青说：“无名小卒看枪！”照姜兴面上一枪刺进来。姜兴不慌不忙，把手中大刀抵住。刀枪并举，战有二十合。郭青虚晃一枪，在左营而走。姜兴不舍，把马一鞭追上前来。郭青见来将将近，即按住钢枪，取弓在手，搭箭当弦，照定来将尽力一箭。姜兴听得弓弦响，急待要躲，来不及，正中咽喉，倒撞马下而死。

姜霸见兄被射，使动双鞭杀出救兄。被俞荣挡住，大战三十回合，被俞荣一刀砍下马来。李大元见二姜阵亡，大哭。同周龙一齐杀出，两下混战。薛飞步战出阵，使五百斤大锤，身長二丈四尺，貌若金刚，杀入中营，听得号炮一声，万弩齐发。薛飞身中七箭，大败而回。李、周又抵敌不住，三军围将拢来。正在危急，忽山上冲出无数人马，伍雄、雄霸、秦红等杀入周阵，救出李、周二将，分头迎敌。一场好战！天色已晚，两下收兵。

薛刚见姜氏兄弟阵亡，伤悼不已，计点军士，折兵大半。咬金说：“胜败兵家常事，今晚去劫寨，必然全胜。”薛刚说：“此计甚妙。”吩咐秦红、尉迟景带领一支人马，往左边下山打入左营。罗昌、王宗立带领一支人马往右边下山，打入右营。薛飞、李大元、周龙、伍雄、雄霸带大队人下山，直冲中营，杀武三思要紧。果然周营不防备，被秦红、尉迟景扳开鹿角，杀入右营。郭青正在睡梦中，听得有人劫营大惊，披衣起来，满寨通红，忙上马，遇着尉迟景黑脸钢鞭打将进来；郭青却待迎敌，昏头搭脑，被尉迟景一鞭打死。秦红用双铜打得三军乱逃，儿郎一个个动手杀死。杀得尸横遍野，号哭之声不绝。

左边一样如此，薛飞打入中营，军士昏睡，要射箭也来不及，弓箭也不知放在那里。半夜之中，一场大杀。武三思往后营而逃，薛飞等追赶有三十里。鸣金收军，大获全胜，所得军器粮草无数。天色大明，收兵上山庆贺不表。再言武三思见不来追，计点军士折了七、八万，损了郭青、俞荣上将数十员，走入临阳关住扎，意图报复，连夜差人赍本进朝求救。

使命到京，奏上表章，天子看了大惊，亲问使者曰：“中山王大兵四十万，何故又至大败？”使者将初阵斩了贼将两员，不料中贼计，当夜冲营劫寨，丧了二位副元帅，折兵八万，走入临阳，细说了一遍。

武后问丞相张君左：“薛刚反乱山东，十分猖獗，何以制之？”张君左奏道：“中山王被贼偷营，非战之过。再差御营总兵赵仁为先锋，成国公上官仪为将，广信侯姚元为副将，成魁、钱通为左右使，武探花屈松彭为后应，齐国公冯贞护送粮草，起大兵十万，去到临阳关，与中山王一同征讨，薛刚可擒矣。”天子大悦：“依卿所奏。”旨下。上官仪奉旨教场点兵，出长安来到临阳关，与中山王合兵，商议九炼山之事。教场操演人马，习练阵图，以备征进，此话不表。

再讲薛刚得报，朝廷又点上官仪、姚元、成魁、钱通、屈松彭、赵仁等兵扎临阳，操演三军，不日出兵。薛刚大惊，忙与程咬金商议说：“老千岁，

如今伪周又点兵马到来，怎生迎敌？”咬金说：“上官仪文武全才，尚不足虑。唯有太阳枪赵仁，十分厉害，使开枪能在花光中他见你，你见不着他，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屈松彭青面獠牙，用金顶铜，重百六十斤，甚是凶勇。余不足介怀。”薛刚闻言，准备迎敌，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尉迟景鞭打太阳枪 净道人圈打众英雄

适才话言不表，再讲武三思到了山前，三声大炮扎住阵脚。先锋赵仁同左右使成魁、钱通顶盔贯甲，挂剑悬鞭，令军士在山下大骂。

儿郎报上山说：“启元帅，今周营先锋讨战，实是了不得。”薛刚闻报问：“那位哥哥出去会他？”旁边闪出四员大将，吴琦、马瓚、南见、柏青上前说：“待吾弟兄们出去会他。”薛刚说：“周将利害，兄弟们须要小心。”四将得令，冲下山来。咬金说：“周将骁勇，四将不能胜他，传令尉迟景、秦红带领三万人马下山掠阵。”二将得令，领兵下山。

吴琦四将来到山前，摆开阵势，射住阵脚。只见周阵拥出三员大将。南见抬头一看，赵仁面容恶相，黑脸铜铃豹眼，腮下短短桃红竹根须，身長九尺，使一把太阳枪。成魁、钱通又重得凶恶，喝声：“狗强盗，快下马受死。”柏青见了大怒说：“不得猖獗。”放马过去，劈面一刀砍住。南见看柏青战不过赵仁，一马冲出，双战赵仁。吴琦、马瓚纷纷出马。那边成魁、钱通两下敌住，一场大战。那赵仁果然厉害，使开枪左插花，右插花，枪花中只见日光闪闪，罩定柏青、南见开眼不得，被赵仁一枪挑死柏青，回手一枪又结果了南见。尉迟景大怒，一马冲出，照日光一鞭，赵仁叫声“不好了！”肩上着了一鞭散了日光，大败而回。吴琦战住钱通，听见柏青、南见落马，回头一看，被钱通砍死。马瓚被成魁枪挑而亡。秦红见二将已死，大叫一声：“不要走，我来也。”用双铜敌住成魁。尉迟景战住钱通，两下大战。

薛刚闻报失了四将，恐防二将有失，鸣金收军。秦红、尉迟景听得鸣金，弃了成魁、钱通，走马上山。成、钱二将也不追赶，各自收兵。薛刚点军折了一万人马，死了四将，伤感不已。传令紧闭寨门，安排擂木炮石以防攻打。

再说赵仁虽然全胜，也伤了肩膀。钱通、成魁来问安，赵仁说：“不妨。”葫芦取出丹药敷好，片时痊愈。来到中营，参见武三思说：“杀了贼将四员，大败归山。”三思大喜，重赏三军，上表进京报捷。次日赵仁等又在山前讨战。山上众将说：“太阳枪利害，不敢出阵。”

再讲薛蛟弟兄解粮到中路，遇着师父李靖。薛蛟下拜。李大仙说：“徒弟，赵仁太阳枪厉害，众将不能抵敌。赠你定阳针插在头上，好捉赵仁。”薛蛟拜谢。一阵轻风不见了。薛蛟来到山前，见赵仁耀武扬威，薛葵把粮草推过。薛蛟上前，大叫一声：“赵仁，不得无礼！少爷来也。”赵仁看见薛蛟，也不放在心上，说：“那里狗头？休来纳命。”劈面一枪。薛蛟还转一枪，战有二十回合。赵仁用这太阳枪法罩住自身，薛蛟头上插了定阳针，不见什么太阳。法被薛蛟破了，赵仁心慌成魁、钱通看见上前，双马齐出夹攻。薛葵大怒，展开双锤，一马冲出敌住成魁、钱通。

山上薛刚得报，点诸将分头下山。薛飞用大锤打入周阵，众将纷纷落马。薛葵与成魁、钱通战不到三个回合，都被薛葵打死。赵仁与薛蛟大战，未及防备，被薛葵冲上来，大叫一声说：“哥哥，待兄弟打死这贼。”赵仁大惊，被薛蛟一枪挑于马下。诸将见薛氏兄弟成功，勇加百倍。各皆突入中营。连斩副将四员。上官仪横刀而出，正遇秦红，约战数合，尉迟景也来攻打，上官仪虽然勇猛，那里挡得二员大将。又被罗昌从后面杀进来，看见秦、尉迟二将战住，上官仪被罗昌从后面一枪刺死马下。薛葵用大锤追杀官军，薛蛟兄弟大踹周营。武三思往后营便走。于是三军尽皆奔逃。众英雄拼力奋进，杀得周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哭声震天，弃下衣甲刀枪无数，被薛军收回。

咬金传令收军。诸将把马勒转，大小三军都次第回山，所得粮草衣甲不可胜计。摆筵席庆贺薛氏弟兄。此话不表。

再言武三思败下去有一百里，看见兵将不来追赶，才得放心。传令收拾败残人马，一点一点不见了大半。赵仁、上官仪、成魁、钱通阵亡，杀死副将数十员，后队屈松彭又到，心中稍安。屈松彭参见，武三思说：“我自起兵以来，遭薛刚三次大败，俱损兵折将，无颜再请救兵。”副将姚元说：“千岁在上，今日这场大败，多害在使双锤的小蛮子之手，不料他如此凶勇，先锋太阳枪尚被他破掉杀死。

目下屈将军到此，再整兵马，调各路总兵与他大战，除剿了他，余者不足介意。”三思听了，安下营盘调兵。

有军士报进说：“辕门外有一道人要见。”三思说：“令进来。”道士来到营帐前说：“千岁在上，贫道稽首。”武三思看见道人仙风道骨，行步不凡，说：“仙长少礼。那座名山？何处洞府？到此有何见教？”道士说：“贫道乃清虚山无心洞净山道人。我已入仙界，不染红尘。奈我徒弟赵仁被薛葵所害，因此贫道愤愤不平。今又算千岁洪福，薛刚命该如此，所以动了杀戒，方入红尘。除了薛葵大事完矣。”三思大喜，大营设筵款待道人。次日武三思离了大营，整顿人马，不及半天，来到九炼山。日已过午，不及开兵。当夜在营备酒，席上言谈，饮至半酣，方才营中安歇。

次日清晨，摆开队伍出营。道人上马端剑，屈松彭上马举斧在营前掠阵。道人催开坐骑，相近山前，高声叫道：“山上的快报与薛贼子知道，叫他速整下山与贫道答活。”那薛刚立起身来说：“诸位兄弟，前日他被我等杀得大败，今日为何又有野道人讨战？待我亲自出去，杀这野道，除了武三思，杀进长安，灭了伪周，立小主为帝。”咬金说：“元帅不可轻出，三军司命全在于你。令薛蛟兄弟下山擒此妖道。”薛刚应诺。

薛蛟、薛葵换了盔甲、结束停当。底下众英雄齐声要去杀武三思，薛刚说：“须要小心。”俱已结束上马，带了军士，冲下山来。秦红说：“看这道人身体软弱，有何能处？前日阵上长大英雄，被俺这里杀得大败。待吾出去取他性命。”大喝一声：“妖道：‘俺来也。’”一马冲出。道人呼呼大笑说：“你可知贫道本事利害！薛葵伤我徒弟，故来取他的命。你不是薛葵，你去罢。”秦红听了，说：“好自在的话儿，看得这样容易。”把铜一摆，喝声：“招铜！”一铜当头打下。净山道人将铜敌住，不止数合，道人祭起连环圈打来，秦红叫声：“不好！”却徒要走，被照头一圈，打落马下。急待向前来取首级，得尉迟景抵住，众军救回秦红。尉迟景又被打伤。一连打伤伍雄、雄霸、罗昌，俱带伤大败而回。

薛葵飞马舞锤迎住道人，当头就是一锤。道人把剑往上一迎，那里迎得住，两臂酸麻，看来敌不住，回马就走，祭起圈来，将薛葵打落牛头马下，道人仗剑纵马要伤薛葵。薛蛟大叫：“妖道休伤我弟！”飞马舞枪抵住。薛蛟上前救回薛葵，道人与薛蛟战不数合，薛蛟看来不搭对，恐防他又放这圈，搭转马就走。道人赶来，两边众将吩咐军士放箭，军士得令一齐放箭，道人回马，各自回营。

众将扶着带伤英雄，俱上山寨安息在床，秦红等昏迷不醒，尚有一线气在口中。薛蛟等着急，往忠义堂说明此事。薛刚大惊，同咬金前来看视。只见众人闭目合口，面无血色，伤处四周发紫。咬金说：“此必受妖道圈所伤，毒气追心，无药可救。不知阵上还有何人与他交战？一定也要受伤，多凶少

吉，只可高挑免战牌，保守山寨，寻了医家，救了众人性命，然后开关。”
若知后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俞荣丹药救诸将 武三思月下遇妖

适才话言不表。众英雄俱被毒圈打伤。次日，道人又来讨战。见山前高挑免战牌，道人呼呼大笑，回进帅营。

武三思、屈松彭接到里面坐定，说：“师父今日开兵辛苦了。”吩咐摆酒上来。道人说：“千岁屡次失利，起兵三次，未闻一阵成功。今贫道下山与徒弟报仇，没有半日交战，伤他数十员将，杀得他高挑免战牌，紧闭寨门。贫道这连环圈乃毒药炼成，受日用之精华，打在身上，不消七日必死。”武三思大喜道：“望大仙早擒薛刚，班师回朝，朝廷自有升赏。”道人说：“不消费心，这都在贫道身上，待伤了薛葵，贫道仍回山修道，不染红尘。”当夜饮酒不表。

再言八宝山连环洞彭头老祖正坐蒲团，有徒弟俞荣，前年在长安救来的假薛蛟，老祖教习枪法，两臂有千多斤之力，年长十六岁，身長八尺，貌若灵官。这日立在师父身边，老祖叫声：“徒弟，现有薛刚被净山道人阻住九炼山，逆天行事，打伤数员大将。我今有丹药一葫芦在此，你拿去救众将性命。”俞荣跪在地下说：“弟子从师父到此年久，从不曾说起。今日师父说要去救薛刚，望师父指示明白。”老祖就将从前之事说了一遍。

俞荣带泪拜别师父，骑上草龙，不消片时，来到九炼山，按落云头。有程月虎在山前，见空中落下一道童来，吃了一惊，大喝：“妖道何来，快拿去见三哥。”俞荣说：“休要卤莽，我乃八宝山连环洞彭祖之徒弟。今见你诸将有难，奉师父之命，特来相救。快报进去。”程月虎听了，叫声：“得罪，三哥在堂上正与我祖太爷商议，无计可救诸将。快请进去看视。”俞荣随了月虎来至堂上，见了咬金拜见，问起俞荣，俞荣将往昔掉换薛蛟，被师父救去，今奉师父之命来救诸将如此一说，薛刚大喜说：“原来是我家大恩人。”当殿拜为弟兄，就看视诸将。

俞荣看了伤痕，忙向葫芦中取出丹药，敷在伤处。又取丸药，将汤灌入口中。登时入肚腹中，响了三声。诸将悠悠醒转，说：“噯唷，好昏闷人也。”两眼睁开，身上觉得爽快，倏然都坐在床上。薛刚、咬金二人大喜，薛刚道：“今有俞贤弟在此相救，快快拜谢。”众人见俞荣立在旁边，即下床叩拜谢恩。薛刚吩咐摆酒款待。席上说起妖道连环圈厉害，诸将难敌。俞荣说：“不妨，师父曾吩咐说：净山道人若祭连环圈打来，与你一件宝物，名曰‘紫金尺’，可破连环圈。”薛刚大喜，席上言谈，自不必表。

次日，道人闻报山前去了免战牌，武三思传令，屈松彭摆大队人马来至山前。道人上马提剑，摇旗擂鼓，冲将出来，令军士大骂说：“这些死不尽的下山纳命。”报知山上。薛刚同众将上马，放炮一声，带了三军，冲下山来，攒箭手射住阵脚。俞荣顶盔贯甲，上马提枪，冲入战场。薛强麾旗，薛蛟掠阵，还有王宗立、程月虎在两旁护阵，战鼓频催。

那边道人正撞着俞荣，便不搭话，两下交锋，战有数合，道人回马便走。俞荣不舍赶来，道人祭起连环圈打来。俞荣不慌不忙，袋中取紫金尺祭起，往上一迎，只见那连环圈套在紫金尺上，一阵红光，竟不见了。道人看见破了法宝，大怒，回转马来与俞荣交战。

那些众将见道人个个恨之切齿，只害怕这圈儿。今见俞荣破了他圈，众将胆更大了。尉迟景执鞭当头就打；秦红双铜照肩膀乱打；薛葵用双锤打下去，件件惊人。大将齐出，叫声：“要活擒妖道。”那净山道人虽附着邪法，

十分本事，经不起众将，恐防有失，借土遁走了，薛葵一锤打去，金光散乱，不见了道人，众将惊骇。

屈松彭在后掠阵，见薛军战住道人，大喝一声，把马一冲，跑出阵来，举起金顶束，好不骁勇，照定俞荣，喝声：“小孩子看束！”豁喇一响，望顶门便砍来。

那俞荣用枪架开。本事厉害！如今两下杀在一堆，战在一处，有数十合，俞荣不能取胜。那些诸将因不见了道人，又见俞荣与屈松彭大战，都围将上来。尉迟景把钢鞭来战，秦红也上前，三员将战住屈松彭。屈松彭那里放在心上，用金顶束敌住三般军器。又战了数合，又不能胜。薛飞用五百斤大锤大步出阵，喝声：“三位兄弟少住，待吾来活擒这厮。”屈松彭正与三将大战，抬头见一大汉来到，心中防备。薛飞举起大锤，照屈松彭打击。屈松彭叫声：“不好！”把金顶束一抬。原来好厉害，三将也挡不起。那里战得四将？屈松彭虽有本事，束法精通，怎挡得四般兵器？却也心慌意乱，实难招架。被俞荣一枪刺中咽喉，跌下马来，尉迟景下马取了首级，得胜回山。

武三思在后面帅营闻报说：“道人不知去向，屈松彭阵亡。”听了大惊，传令拔寨退后而走，离山百里安营下寨，安摆鹿角、灰瓶、炮石，攒箭手把守敌楼，恐防薛兵追赶。三思闷坐帐中。

其夜月明如昼，三思出外步月，往后营上马，不带军士，悄悄的行了数里。见一所庄房，倒也幽雅，见一年轻女子立在月下。三思一看：“嘎唷！好绝色女子。”面如傅粉红杏，泛出桃花春色，两道秀眉，一双凤眼，十指尖尖，果然倾城倾国，好象月里嫦娥，犹如出塞昭君。三思不看犹可，见了之时，神魂不定，心中按落不下。月下看去，果然又齐整，开言道：“小娘子，黄昏夜静独自出来何干？”

那女子听得回转头来，看三思戎装打扮，决非下贱之人，开言说：“将军不知，妾因独坐无聊，出来看月，不想遇着将军，三生有幸。不弃贱妾，同入草庄，奉待香茗。”三思大喜，同了那女子走进庄房。房屋虽小，倒也精致。走出几个丫环，也生得清秀。吃过香茗，三思问起姓名。女子说：“妾姓白名玉，父亲唐朝人白太玄阵亡，母亲陈氏死过三年。上无兄，下无弟，只生妾一人。年近二九，婚姻未配，颇有庄田，尽可度日。不知将军为何到此？”武三思就将失机之事说了一遍。女子说：“原来是中山王，贱妾不知，多有得罪。妾生长将门，晓得武艺，又遇异人传授兵法，与将军前去复仇。”三思欢喜，同女子出了草庄，来至帅营。大小三军因当夜不见三思，俱各处寻打，忽闻千岁回营，众将大喜。

问安已毕，其夜女子同三思苟合，次日封为白玉夫人。调河南北人马前来征剿。河南总兵方天定，带领勇将数十员，人马两万。前日旨下调兵，整兵正要启程，今闻中山王令箭来催，同了河北总兵桑十朋，一齐来到帅营。军士报知，方天定同了桑十朋进营，参见三思。三思命白玉夫人操演三军，然后征剿九炼山，此话不表。

再讲阴风山莲花洞毘祖师救了徐青，带回山中，教练枪法，传授兵法，力有千斤。这一日在山中无事，同了仙童玩耍。忽一阵大风吹来，徐青看见一个斑毛豹跳出，被徐青拿住，打了几下。”那豹偏偏伏立着。徐青骑在豹上，竟走入洞中。老祖说：“徒弟，你如今有脚力了，你快往九炼山去见薛刚，好帮助小主杀进长安，灭却伪周，复立大唐。你功行完满，依原上山，修成正果。你到半路，遇着穿鼠色衣、尖嘴微须的黑面道人，枭了首极，前

去请功。”说毕将斑毛豹一吹，念了咒语。

徐青拜别，骑上豹。只见那豹四足腾云而起，不一时来到中路，下落豹来，果见一道人喘息方定，在那里坐着。徐青便问：“仙长是那座名山？何处洞府？从那里来？”道人抬头一看，原来是个道童，身不满四尺，面貌不雅。开言说：“道童你不知。我乃清虚山无心洞净山道人，因薛葵伤吾徒弟，吾下落红尘，与薛家开兵。不想他收我法宝，我意欲回山再炼宝贝，会同各洞仙长，再来复仇。”徐青一听此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把手中枪夹背心一下，透心而过。道人不防备的，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徐青取了首级，将尸埋了，上了豹，竟往九炼山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莲花洞徐青下山 三思五打九炼山

话分两途。再讲徐青来到山前，儿郎报知上山，来见薛刚。薛刚问起说：“仙童那里来的？”徐青说：“小侄乃阴风山莲花洞毆兜祖师徒弟。向年斩两辽王之时，被师父救去，十有六年。今奉师命下山来见叔父。路上遇着净山道人，被我斩了，为进见之功。”薛刚大喜拜谢，逊上坐，满腹疑心想道：“吾侄儿现在营里，怎么又有薛蛟救出？待吾问程老千岁，便知端的。开言叫声：“老柱国，这些事情谅必晓得。”咬金呼呼笑道：“我久在长安，怎么不得知？前日破圈的，是狱官之子。这个小将军是徐贤之子，临潼关调换的。不知以后怎么样。”徐青说：“果然师父有言，与这位老千岁说来一点不差。”薛刚欢悦不过，摆酒庆贺，同了这班小弟兄在堂饮酒，我也不表。

再言武三思看见白玉夫人操演兵马已熟，点起大队人马，放炮一声，兵至九炼山。离山半里，扎下营盘，摆队出营。身骑高马，手提白刃绣凤鸾刀。后面跟了二十四名女将，是狐狸精。两旁方天定、桑十朋带同众将，后随五百名钩镰枪，准备拿人，恐防前日一样，又被救去。安排停当，令军士叫骂。

山上得知，薛刚众将下山，摆开阵势。薛葵出阵一看，原来是一员绝色女将，不觉大喜，说：“公子爷会你了。”白玉夫人一见说：“这病鬼，也要与娘娘打阵么？叫薛刚出来。”薛葵说：“俺家王爷那里来会你这贱婢！你还不晓得公子爷双锤利害，也罢，我看你千娇百媚，这般绝色，走遍天涯，千金难买。我还没有妻子，待吾活擒你过来，与我结为夫妻罢。”白玉夫人闻言，满面通红，大怒道：“我把你这蠢汉乱道胡言，招刀罢！”这一刀望薛葵面上砍下来，薛葵叫声：“好！”

把手中双锤往下一声响，架在一边，冲锋过去。薛葵把双锤望马头上一击，打将过去。白玉夫人看来不好，把双刀用力一架，一声响火垦迸发，几乎跌下马来，花容上泛出红来了。想这蠢汉虽小，力气倒大，不如放出宝珠伤了他罢。口中一喷，吐出圆果大一粒红珠，往薛葵劈面打来，光华射目。薛葵眼前昏乱，看不明白，把头低了一低，正打在额角包巾上，叫声“痛杀我也！”在马上一晃，扑通翻落尘埃。白玉夫人把口一张，那红珠还收在口内。这里雄霸、伍雄上前去救，被那边钩镰枪搭住拿了去。伍雄、雄霸、薛强、薛孝、王宗立等四虎一太岁都被拿去。方、桑二将大喜，得胜回营，吩咐乱箭射住。

薛蛟等大哭回山。薛刚闻知，含泪对咬金说：“老千岁，向年为吾父兄受害，今要兴兵报仇。不料又将吾薛氏弟兄连累，诸姓兄弟都被拿去。复仇之事休矣，要这性命何用？”拔剑欲自刎。”咬金夺住剑说：“元帅不必如此，吉人天相。”徐青说：“师父有言，诸将合当有些小灾，不致伤命，自有人相救。叔父不必忧虑。”俞荣山来相劝。薛刚无奈，半信半疑，此话不表。

再讲武三思见白玉夫人本事高强，满心大悦：令拿下诸将，打入囚车，差副将孔大振带兵五百，护送到长安，朝廷发落。吩咐摆酒庆贺夫人，此话不表。

再言薛兴奉主命与薛通拜为弟兄，将子薛蚪拜薛兴为父，逃奔定军山。闻薛猛已死，就在定军山落草，十有六年。薛蚪长十九岁，力大无穷，身长一丈，使一把开山大斧，重百六十斤。就近草寇，尽皆归伏，喽罗数千。这日闻知薛刚在九炼山复仇，来见薛兴说：“叔父在九炼山招兵，孩儿意欲前

去。但不知爹爹心下如何？”薛兴听了说：“我儿，一向道你年小，不好对你说。如今已长成人，我就对你说明。”就将往事一一说明。薛蚪听了大哭，坚意要去报仇。

薛兴就分散了喽罗，放火烧山，带了数十名心腹小校，离了汉中府，一路下来。来到临阳关相近，只见一队人马，有十数轮囚车上来。薛兴上前打死孔大振，薛蚪杀散众军，救出薛葵诸将军，一一上前拜谢救命之恩。说起原来是弟兄，俱各大喜。薛强说：“侄儿如此英雄，不如先取临阳关，然后到九炼山，杀那武三思。接小主起兵取长安，除去张氏弟兄，父母之仇报矣。”诸将一齐欢喜。伍雄说：“四哥之言有理。”薛葵一马当先，诸将随后，打入临阳关，程飞虎措手不及，薛葵一锤将程飞虎打死，占有了临阳关，差人去报九炼山不表。

再讲武三思在营，有人报说：“中路有草寇杀死孔大振，救去诸将。”三思大惊，命白玉夫人出马，拿捉薛刚。山上薛刚闻知，薛蛟要出去。咬金说：“薛氏一门，只有你不可出阵，恐伤性命。”薛蛟说：“叔父、弟兄俱被贱人捉去，难道我薛蛟不与报仇，不要在阳间为人了。”二膝把马一夹，冲下山来。薛刚阻挡不住，吩咐众将下去掠阵。薛蛟来到阵前。白玉夫人抬头一看，但见营前来了一人，甚是齐整，面如满月，傅粉妆成，两道香眉，一双凤眼，鼻直口方，好似潘安转世，宋玉还魂。薛蛟见白玉夫人看他，开言说：“你这淫妇，把我叔父弟兄们捉去，快快放出来。若不放出，吾与你誓不两立，不挑前心透后背，怎能出我胸中之气。招枪罢！”一枪劈面挑进去，白玉夫人把刀架开，冲锋过去，回转马来。白玉夫人把刀一起，往着薛蛟头上砍将下来。薛蛟把枪逼在一边。二人在战场上杀到十余合，白玉夫人心中暗想：这人相貌又美，枪法又精，不要当面错过。不若引他到荒僻所在，与他成其好事。算计已定，把刀虚晃一晃，叫声：“我的儿，娘娘不是你对手，我去也。休得来追。”带转马往野地走了。薛蛟说：“贱妇，不要走！”把枪一串，二膝一催马，追上来了。有十余里，白玉夫人躲在庙中。蛟儿下马，被白玉夫人戏弄，薛蛟色胆如天，阳精被白玉夫人收去而回。蛟儿四肢无力，不能起身，洋洋死去。

有李靖在云头经过，看见徒弟被狐狸精弄死，按落云头，来到庙中，用金丹救醒薛蛟，传他法术，教他明日如此如此。蛟儿吃了丹药，精神倍常，拜谢师父回山。再讲薛飞、徐青、俞荣、李大元见薛蛟与白玉夫人相杀，夫人败去，薛蛟赶去，不知去向。众将上前，杀进周营。方天定、桑十朋挡住大战。俞荣杀死方天定，徐青枪挑桑十朋，周军大乱。忽见白玉夫人飞马来到，众将大惊。薛刚鸣金收军。白玉夫人看见伤了二将，料不能胜，吩咐收军。武三思见伤了二将不悦。白玉夫人说：“今日虽然伤了二将，薛蛟被吾杀死荒郊，除其大害。”当夜不表。

次日白玉夫人出阵。再讲薛蛟当夜回山，对薛刚说明此事，“师父说狐狸精明日必死。”薛刚听了大喜。次日白玉夫人讨战，薛蛟仍又下山，与白玉夫人交战。两下相与过的，旧情复发，又追到庙中，双双又重新做，弄得夫人神魂颠倒。薛蛟吃过丹药，精神倍增。夫人快活不过，口中吐出珠来，呐在薛蛟口中，被薛蛟一口咽下肚中去了。

白玉夫人大惊，满身是汗，大叫道：“罢了！罢了！可惜千年德行，一旦被你收去。若要此珠，再不能够了。”只得起身含泪而回。回到营中，武三思一见大惊说：“为何夫人人神彩俱失，想必沙场辛苦，后营歇息罢。”

夫人无心无意来到后营，身体困倦，伏几而卧。当夜三思看完兵书，来到后营，见几上卧着一个狐狸，心中大怒，拔出宝剑，一剑斩了。众女兵见斩了老狐，吱哩哩一声叫出后营，俱逃去了。这话不表。

再讲薛蛟吃了红珠，满心大悦，出庙门回山，说明此事。闻报薛强等在临阳关已夺了关寨，请哥哥攻前，兄弟攻后，杀却武三思，好进长安。薛刚闻说大喜，明日点兵下山，次日点了众将，一齐冲下山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武三思大败回京 薛蚪走马取红泥

前言不表，再言武三思见斩了白玉夫人，心头不快，又闻报道临潼已失，后面杀来。又报山上薛刚起大队人马杀下山来。武三思大惊说：“两头夹攻，吾命休矣！”同了诸将齐上马快些逃命，留大将断后。弃了大营，不管好歹，竟自走了。外边烟尘兜乱，喊杀连天，叫声下绝，营头大乱，夺路而走。后面薛刚等领了三军冲杀上来。这条铁棍好不厉害，撞在马前就是一棍，打人如打弹，呐喊如雷。又有薛飞、李大元、周龙、周虎、徐青、俞荣领三千人马冲踹周营。徐青使动银枪，见一个挑一个，见两个挑一双。俞荣使动宝剑，见人乱砍乱杀。薛飞举起大锤见人便打。李大元、周龙、周虎使动金背刀见人乱斩乱剁。人头滚滚，血水滔滔，伤人性命无数。周兵大乱只要逃命，那里厮杀。四面营帐都杀散了，归到一条路上逃命，后面薛强、四虎一大岁听得那杀声震耳，炮响连天，提了兵器，须了人马从后面杀来。杀得周兵人马无处投奔，可怜尸弃荒郊，血流沟壑。这一杀不打紧，杀下去有百里路，逃命者无数，伤残者尽有。武三思有众将保护，只是唬得魂不附体，伏在马上半死的了。同着诸将不敢走临阳关，向大路，竟往青州。

有青州总兵来接，接进城中。诸将上前叫声：“千岁苏醒，已到青州了。”三思那时才醒，“嘎唷！唬死俺也。”吩咐传令诸将出去收军，三通鼓完，周兵四十万不见了十万，只剩得三十万，还是伤手折脚，倒有二十万。大将共伤了十六员。三思说：“俺自起兵五次，未尝如此大败。今杀得如此模样，何颜立于朝廷？也罢么！”吩咐紧守青州，“俺回朝再添兵复仇。”诸将得令，武三思连夜回长安不表。

再言薛刚发令，吩咐鸣金收军。一声锣响，各将扣定了马，大小三军兵将都归一处，退回九炼山。薛强说起薛兴相救，一一说明。薛刚大喜，见了薛兴拜谢，还称为弟兄。薛叫过来拜见叔父。今日父子叔侄团圆，举家拜谢天地，作庆贺筵席，不表。

薛刚对薛强说：“张君左弟兄之仇未报，吾今有兵有将，杀入长安，报复此仇。”咬金说：“这个使不得，擅自兴兵，难逃背反之罪。不如弃下九炼山，扎兵在临阳。差官到房州请小主登位，然后杀入长安。名正言顺，复立大唐。吾等恪守臣节，张氏弟兄之仇何报矣。”薛强说：“老千岁之言不错。”薛刚依言，命伍雄、雄霸守山，五千人把守各路山口，以备退归。自带领众将大小三军来到临阳关住扎，查盘府库钱粮，各处该管地方命将镇守。然后差薛蛟往房州报捷，接驾登位。

薛蛟奉命来到房州，先见了大元帅王荆周，同上银銮殿，奏知小主。小主大悦，命忠孝王兴兵取长安。旨下，薛刚谢恩。立起忠孝王旗号，然后下教场操演有半个月，演好了就此发兵，点明队伍，共兵马二十万。点薛兴带一万人马为先锋，要逢关斩将，遇水搭桥，候元帅到了，然后开兵打阵。薛兴得令，好不威风。鲁国公程咬金护国军师，点解粮小将薛葵双锤利害，护送粮草。薛飞第二路催攒粮草。薛强第三路护粮。点齐已毕，然后薛刚同了诸将，离了临阳关。留大将李大元、周龙、周虎等诸将守关。因前丧了姜氏弟兄，故此留他守住关。

再说薛刚往西而进，不一日到了红泥关，传令放炮安营。一声炮响，安营已毕。因武三思战败，命各守将日夜当心。红泥关有一位镇守总兵，你道什么人？姓莫名无佑，其人身长八尺，面黑短腮，两臂有千斤之力，善用一

条丈八蛇矛，其人骁勇不过。莫天佑正在私衙与偏将们论中山王失机，临阳关已失，少不得要来打红泥关。正说未了，探子报进说：“启上将军，不好了。小人打听得薛军二十万，薛刚立起忠孝王旗号，护国军师程咬金，带了数十员战将，底下的合营总兵官，前夹攻打红泥关了。”莫天佑听报不觉骇然：“离关多少路？”探子说：“前部先锋到了关前。”莫天佑吩咐大小三军：“关上多加灰瓶、炮石、强弓、弩箭。若薛兵一到，速来报知本镇。”得令去了。

再言先锋薛兴领了一万人马，先候元帅。只听炮响，薛兴远相接说：“元帅，未将在此候接元帅。”薛刚吩咐围住关前，说：“那位兄弟去讨战？”闪过薛蚪上前说：“叔父，侄儿同父亲愿去取关。”薛刚说：“侄儿须要小心。”“得令！”来到关前。“呔！报知主将得知，大兵到了。早早出关受死。”探子报进：“启将军，薛将在外讨战。”莫天佑听了，吩咐备马抬枪，顶盔贯甲，上马提枪，来到关上。吩咐发炮开关。一声炮响，关门大开，放下吊桥，直奔上前。把枪一起，照薛蚪面上刺来，叫声：“反贼看枪！”薛蚪叫声：“来得好！”把枪一架。莫天佑在马上二三晃：“嘎唷！好利害。”勉强战了七、八合，招架不住，却待要走，被薛蚪一枪，劈前心挑进来了，要招架也不及，一枪正中前心，跌下马来。薛兴上前取了首级，令军士抢关。那边军士闭关不及，杀进关中。那时候各府官员都闻报了，有偏正牙将们，顶盔贯甲，上马提刀，杀上前来。薛兴、薛蚪父子二人，两条枪好不厉害，来一个刺一个，来两个刺一双。识时务的口叫：“走吓！走吓！”都往宁阳关去了。有一大半下马投降。

元帅同众将进了关，咬金说：“果然贤侄孙骁勇，取了红泥关。薛氏该兴旺，枪法利害。”薛刚大喜说：“承老柱国妙赞，还是枪法不能完美。”咬金说：“说那里话来？有其父必有其子，得了头功。”薛蚪拜谢元帅。查点钱粮，盘查府库，当夜设筵，与薛兴、薛蚪贺功。养马三日，放炮起兵，进兵宁阳关。离城十里，传令前军哨探，后军慢行。放炮三声，扎下营盘，明日开兵。有探子报入关中，此言不表。

再说镇守宁阳关总兵姓孙名国贞。这一日升堂，有探子报进：“启爷，薛刚已夺临阳关、红泥关，莫将军阵亡，关寨已失。薛家兵将实为骁勇，大兵已到关外。”孙国贞听得失了红泥关，吓得胆战心惊，说：“本镇知道，再去打听。”一面差官保本上长安取救兵。失了二关，宁阳旦夕不保。差官领令竟往长安。一面吩咐小心把守关头。此话不表。

再讲次日请元帅升帐，聚齐众将，两旁听令。薛兴父子披挂上前，薛蚪叫声：“叔父，侄儿愿取此关。”薛刚说：“侄儿，你想前日红泥关被你取了，其功不小。此关利害，点别将去罢。”薛蚪说：“叔父，此关利害不利害，待侄儿走马成功，取此关头以立微功，乞帅老爷发令。”咬金说：“好，贤侄孙之言有理，实乃少年英雄，但要小心在意。”

“得令！”顶盔贯甲，悬剑挂鞭，提枪上马，同了薛兴，带领军士，冲出营门。走到关前，大叫一声：“呔！关上的快报占你孙国贞知道，今大唐无帅要杀尽你们这班妖党。红泥关已破，早早出关受死。”一声大叫，关上探子报进来：“启爷，关外薛兵人马已到，有将讨战。”孙总兵听了大怒说：“无名小将也来讨死。”吩咐：“取盔甲过来。”备马抬刀，打扮结束停当。带过马，跨大雕鞍，提刀出府，来到关前，吩咐开关。一声炮响，大开关门，放落吊桥，带领兵将冲出。薛蚪抬头一看，见来将生得凶恶，面如兰靛，发

如朱沙，一脸黄须，头戴铁盔，身披龙鳞铁甲，坐下一骑青鬃马，手持大刀，喝声如霹雳，叫一声：“看刀！”往薛蚪头上劈将下来。薛蚪叫声：“来得好！”把枪往上只一擡，国贞叫声：“不好！”刀直往自己头上绷转来了。一马冲锋过去，薛蚪把手中枪紧一紧，喝：“去罢！”一枪当心挑进来，未知孙国贞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薛蚪兵打临阳关 薛孝争夺打潼关

再讲孙国贞叫得一声：“呵呀！不好了。”躲闪不及，正中前心，咕咚一响，刺下马来，复一枪结束了性命。吩咐诸将快抢关，叫得一声：“抢关！”一骑先冲上吊桥。营前先锋在那里掠阵，见继子枪挑了孙国贞，已上吊桥，把枪一串说：“诸位将军快抢吊桥。”有秦红、尉迟景、罗昌、王宗立、程月虎等上马提枪、使剑、用鞭、执斧，抢过吊桥来了。

那些周兵往关中一走，闭关也不及，被薛兴一枪一个好挑哩。众将把剑砍的，鞭打的，斧砍的，枪挑的，好杀。这些兵马也有半死的，也有折臂的，也有破膛的，见来不搭对，皆下马投降。关外请元帅同军师咬金，大小三军陆续进关，来到府衙，盘查钱粮，开清在簿。薛蚪上前缴令。薛刚对薛兴说：“亏哥哥教侄儿武艺有功，真是走马取关，哥哥其功不小。”薛兴大悦。咬金说：“真乃将门之子，算得个年少英雄。”

那薛孝在旁听得称赞薛蚪，忍耐不住，走上前对薛刚说：“哥哥已取了两关，前面潼关待侄儿去取，以立功劳。”薛刚说：“潼关守将利害不过，姓盛名元杰，年有六十开外，骁勇无比。有三个孩子武艺精通，雄兵十万。周朝算为第一。”咬金说：“盛元杰吾晓得他的本事。幼年在我标下为将，果然凶勇。还是你弟兄同去的好，不要伤了和气。”薛蚪说：“兄弟，你年轻力小，还是做哥哥的去取。”薛孝说：“哥哥不是小视我，就在叔父面前比势，赢得的便去。”薛蚪说：“兄弟先来。”各皆上马。”薛刚喝住说：“今日起兵，与祖报仇。你兄弟争论，倘比起武艺来，若有一失，吾今休矣。照常起兵。”薛孝说：“一样侄儿，功劳大家得上的，休要偏向。”咬金说：“二位小将军本事高强，老夫晓得的。且下潼关非比前二关，须立左右先锋。薛兴为正先锋，薛蚪为副先锋，薛孝右先锋。”二人拜谢。薛刚大喜说：“老柱国之言有理。”

一面差官到房州报本，接驾镇守临阳，催赶粮草。差官领令，来到房州，见了驸马薛蛟，说起此事。薛蛟大喜。次日上朝见过小主，将表章呈上。庐陵王看完大喜，命众人同到临阳。御酒赏诸将士。为何薛蛟在房州不来？有个缘故，徐贤在房州，魏相也在那里，小主封为左右丞相。薛蛟见了徐贤，拜谢救命之恩，又是继父，故此耽搁。这些言语不必细表。

再讲薛刚在临阳关扯起忠孝王旗号，养马三月，放炮起程。高了临阳关，三军如猛虎，众将如天神。一路上前往潼关进发，好不威风！探子预先在那里打听，闻得失了临阳关，飞报进潼关去了。这里在路行兵三日，来到关外，把人马扎住。后队大元帅人马已到，吩咐离一里安营。放炮一声，安营已毕，传令明日开兵。

再说潼关守将盛元杰，同子盛龙、盛虎、盛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有一女儿年方二八，美貌超群，英雄得了不得，用两口双刀，乃金刀圣母徒弟。有两件宝贝，小小圈儿带在手上，名为四肢酥。这日盛老爷正坐私衙，有探子报进说：“薛刚已得三关，如今大兵已到关外了。”盛元杰听报大惊说：“再上打听。”盛总兵一面修本到长安，一面吩咐三军：“关上多加灰瓶、石子、小心保守。兵马一到，报与本镇知道。”“得令！”此话不表。再讲差官到长安上表求救，武后荒淫无极，耽于酒色，不理朝政。武三思丧师辱

国，损兵折将，朝廷不行查究。告急表张都被张君左兄弟纳住不奏，圣上并不知道。此言不表。

再讲薛刚次日令薛兴、薛蚪、薛孝攻打潼关。三将得令，带了三军，来到关前讨战。有军士报进关中：“启爷，今有薛将在外讨战。”元杰闻报问：“那个孩儿出去会他？”盛龙上前说：“孩儿愿去杀此反贼。”“你出去，须要小心。”

“得令！”上马提枪来到关前，吩咐开关。炮声一响，开了关门，放下吊桥。盛龙冲出关前，后拥三百多攒箭手射住阵脚。薛兴抬头一看，见一个年少后生，往吊桥上冲来。见他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索子黄金甲，坐下一匹黄花马；左悬弓、右插箭，手执一条蛇矛枪，直奔上前，把枪一起，薛兴把银枪架定说：“呔！来将留下名来！”盛龙说：“你要问少爷之名么！我乃镇守潼关盛元帅大公子盛龙便是。你可要晓得少爷枪法利害之处么？你这老匹夫想是活得不耐烦，前来少爷马前受死？这枪不挑无名之将，通下名来，少爷好挑你。”

薛兴说：“你要问某家之名么，洗耳恭听。吾乃忠孝王大元帅麾下前部先锋薛兴便是。难道不闻久占定军山薛大王的本事利害么？快快献了潼关，还封你家一个总兵。若有半声不肯，打进潼关，杀得鸡犬不留。”盛龙呼笑道：“原来就是定军山草寇。薛刚尚要活擒，何在你这狗强盗。”薛兴大怒说：“休得胡言，招某家的枪罢。”把枪一起，插一个月内穿梭，直往盛龙面上挑将过去。盛龙不慌不忙，把枪架住。一来一往，二人正是对手。战到有四十个回合，盛龙越有精神，枪法如雨点，左插花，右插花，好枪法。薛兴是五旬之外的人了，本事那里及得少年人。只有招架，没有还兵之力。薛蚪、薛孝在那里掠阵，见薛兴不能胜，大叫一声，拍马向前，冲出夹攻。盛龙只好战一人，那里又来了薛蚪，就当不起了，勉强战了几合，看看敌不住，面上失色。薛蚪扯出折将鞭在手中，才得交肩过，喝声：“招打罢！”盛龙一闪，打中肩膀上。盛龙大喊一声，口吐鲜血，伏在马上，大败而走。

薛兴父子说：“你要往那里走，我来取你命也。”催开双骑，追上来了。盛龙败过吊桥，那边军士把吊桥扯起，乱箭就射。薛兴、薛蚪扣住马说：“关上的，快快报与老匹夫知道，叫他早早献关就罢了，如若闭关不出，打入关中，踏为平地。某家且自回营。”勒马回到帅营，说：“元帅，未将打败关中守将盛龙，前来交令。”薛刚说：“哥哥、侄儿果然英雄，明日再到关前讨战。”此话不表。

再讲盛龙败进关中，来见父亲说：“爹爹，薛将果然厉害，第一次遇着一员老将，本事却也平常，与孩儿战有四十余合。正要枪挑他，不料又来了一员年少将军，本事高强。孩儿肩膀上被他打一鞭，甚是厉害，吐血而回，来见爹爹。”盛元杰听了说：“孩儿受伤辛苦，且回私衙将息。”盛龙应喏，回衙不表。

再言盛虎、盛彪来见父亲说：“今日开兵，胜负若何？”盛元杰说：“我儿不要说起。今回薛刚大队人马已夺了三关。今日你哥哥出去交战，被他打了一鞭，好不疼痛。”盛虎、盛彪不听犹可，听了此言大怒说：“孩儿们出去与哥哥报一鞭之恨。”盛元杰说：“两个孩儿动不得。薛家父子厉害不过。哥哥本事尚且不胜，何况你们。”盛虎说：“爹爹，不妨。将门之子，未及十岁，就要与皇家出力，况且孩儿年纪算不得小，正在壮年，不去报仇，谁人肯与爹爹出力。”盛元杰说：“我儿虽英雄，还是年轻力小，骨肤还嫩，

枪法不精，只怕你兄弟二人不是他的对手。”那盛老爷有意归唐，故此这般说，不道他两个儿子这般倔强！只得说道：“我儿不可出去，待等到救兵到了，为父的与你一同开兵。”盛虎说：“爹爹，孩儿们在后花园中，日日操演枪法，什么皆精。今日定要出去报一鞭之恨。”盛老爷说：“今日晚了，明日开兵。”盛虎、盛彪兄弟二人，顶盔贯甲，上马出关，与薛兵交战。不到三个时辰，兄弟二人大败进关。盛老爷说：“如何？你两个不听吾言，被他杀得大败。”盛虎、盛彪说：“爹爹，他们兵将甚多，孩儿杀他不过。待等救兵一到，管叫杀得他片甲不留。”不知后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盛兰英仙圈打将 美薛孝帅府成亲

前话不表。再讲闺房小姐名唤兰英，闻知哥哥打伤，二兄又杀败，来到堂上，只见二兄与爹爹言谈，走上前说：“爹爹为何愁闷？”盛老爷说：“女儿不知，你哥哥被他打了一鞭，肩膀打伤。二兄又皆杀败。故此在这里与二兄商议。”小姐说：“爹爹不必忧闷，待女儿出去，必要杀却薛将，以洗二兄之恨。”盛老爷说：“不可。你三兄尚且如此，何况于你。不要去罢。”兰英说：“爹爹不知，女儿有师父传授，双刀精通，法术高强，那怕三头六臂。定要出去！”盛虎、盛彪闻言大喜，说：“贤妹既有法宝，待二兄与你掠阵。”盛爷无奈，想道：这女孩儿不听父言，命也难保，凭他罢。

再讲薛营诸将正要打关。报：“头运督粮官薛葵到了。”来到营中，见了父亲，拜见已毕。薛刚说：“兵多将广，正缺粮草，上了功劳簿。”有二运催粮官薛飞到，薛刚说：“解粮有功，升赏。”问：“那位将军前去打关？”旁边薛飞说：“小弟到此，未见功劳，待我前去打关。”薛刚大喜说：“兄弟前去取关必破。同薛葵一同前去，须要今日攻破潼关，好进长安。”“得令！”二将来到关前，会齐薛氏弟兄，吩咐军士叫关。关内得报，兰英听了说：“该死的到了。”

小姐跨上了马，手执两口绣花鸾刀，来到关前。后随二兄带领兵将，吩咐开关。一声炮响，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冲出阵前。抬头一看，只见金刚大的一人步战，手提大锤，喝声：“婆娘看锤！”一锤往小姐面上打下来，犹如泰山一般，好利害！小姐叫声：“不好！”把双刀用力一架，不觉火星直冒，两臂酥麻，花容上泛出红来。想这大汉力大，不如放起宝贝伤了他。把手中圈起在空中，念动真言，青光冲起，指头点定，直取薛飞。薛飞抬头一看，好玩耍，原来是圈儿在空中旋下来，倒有井栏圈大，薛飞叫声：“不好！”拳头打开，往项梁上打下来了。薛飞把头偏一偏，那里来得及，打中脑盖，身子打为肉酱。此圈收去。

薛葵看见薛飞身死大怒，把牛头马一拍，双锤一起，大叫一声：“鸟婆休得无礼，我来也。”冲出阵前，把双锤一起，“招打罢！”那小姐当不起锤，又将圈起在空中，打将下来。薛葵见势头不好，下马在本阵而走，竟打死了牛头马。兰英马上呼呼大笑说：“来将许多夸口，竟不上两合，死的死，走的走，有本事的出阵会我。”

这里薛孝对薛蚪说：“此功劳让了兄弟罢，今日不与哥哥报仇，不要在阳间为人了。”把双膝一催，哗啦啦追上来了。那小姐抬头一看，嘎，原来是齐整的后生，貌若潘安，美如宋玉，我若嫁了此人，三生有幸，也不枉在世间。开言说：“小将军，你是何人？姓甚名谁？乞道其详。”薛孝说：“你要问少爷之名姓么，吾乃雁门关总兵薛强之子，忠孝王之侄，薛孝便是。”小姐说：“原来功臣之后嗣。俺家今年十六岁，我父潼关总兵。奴家还未适人，意欲与将军结成丝罗之好。况你是总兵之子，我又是总兵之女，正是天赐良缘。未知允否？”薛孝听了大怒说：“好一个不知羞的贱婢！你把我薛飞叔父打死，少爷不希罕你这贱人成亲。休得胡思乱想。看枪罢！”着实一枪，直往咽喉刺进去。小姐把刀架住说：“小将军休要烦恼，你的性命现在奴家手中。你若允，奴家与父兄商议投降，献此潼关；若不允，我把指头

丝罗之好——指婚姻。丝和罗均为缠绕于草木的蔓生植物，比喻联姻。

取出宝圈，就要取你性命了。”于是放起圈来，小姐那里舍得打他，把指头点定。薛孝大惊说：“既承小姐美意，待吾回去与叔父商量，就来议亲。圈儿不可打下来。”小姐说：“不妨，吾指头点定不下来的。”心中好不欢喜，说：“小将军一言为定，驷马难追。你且回去，明日来议亲。”

薛孝惧怕圈儿，只得回军。薛蚪说：“兄弟，你好造化，在阵上对了一个绝色佳人。”薛孝说：“哥哥休如此说，那圈儿利害，勉强应承的，与叔父算计，除了这圈，潼关好破了。”二人同诸将来到帅营，见了薛刚，说起此事。薛刚一闻此言大怒，说：“畜生，他打死薛飞，应该报仇，反与敌人对亲，要你这畜生何用？”吩咐：“斩乞报来。”左右将薛孝绑定，正要推出辕门。薛孝唬得魂不附体；众将在旁，见元帅怒气不息，不敢上前去劝。

只见程咬金说：“刀下留人！”对薛刚说：“元帅不必发怒，老夫有一言相告。”薛刚说：“老千岁有何话说？薛刚领教。”咬金说：“潼关盛元杰乃是忠厚君子，况且他女儿美貌，又有宝圈阻住潼关，长安何日得进？父兄之仇难报。况且名门旧族，正好匹配。待进了潼关，长安指日可破，父母之仇可报，尔弟只生一子，若斩了他，去其手足，依老夫之言，待吾唤孙儿程千忠为媒，成就秦晋，共讨伪周，此乃全美。”薛刚听了甚喜，开言说道：“果然我失于算计。”吩咐放了绑，令薛孝拜了咬金，此话不表。

再言盛兰英见薛孝回军，收了圈儿，回进关中，来见父亲。盛虎、盛彪弟兄二人在关外掠阵，见妹子打死薛飞，打走薛葵，心中大喜。又见妹子在阵上与薛孝当面议亲，心中大怒。一见妹子进关来到堂上，二人各拖出宝剑来斩兰英。兰英也拔出剑来挡住，元杰大喝住。盛虎说：“这贱人如此无耻，在阵上私自对亲。”一一说了，元杰说：“我儿你不知，为父的本是大唐臣子，今武后灭唐改周，武三思丧师辱国，又失三关。目下小主在房州，不久为帝，难道我助周不成？况且薛氏弟兄世代忠良，赤心为国，武后将他满门斩首，难道他子孙不要报仇么？你妹子的师父金刀圣母对我言过，后来与薛孝有姻缘之分。前生已定，孩儿不必如此。”盛虎听了，默默无言。盛龙说：“明媒正娶的好，阵上对亲，岂非苟合？还要三思。”正在此言谈，有军士报进说：“启总爷，关外有鲁国公之孙程千忠将军要见。”元杰问道：“他带多少人来？”军士说：“他一人一骑，四名家丁跟随。”说：“既如此，大孩儿出去请进来。”盛龙领命，接进千忠，来到堂上，宾主相见。

这程千忠也有七旬之外年纪，头发斑白，与元杰年纪差不多。元杰见了程千忠说：“将军到贱地，有何见教？”千忠说起求亲一事，“与薛孝为媒，与令爱求婚。”元杰满口应承。将庚帖送过。千忠接了回去。次日薛刚亲送薛孝同诸将进关。正是黄道吉日，作乐挂彩，当日就在盛府成亲。此话不表。

如今潼关上扯起大唐忠孝王旗号，停留半月起兵，竟往临潼关。三军司命，浩浩荡荡，大队人马，杀奔潼关，离城十里，放炮停行，一声炮响，安营已毕，明日开兵。

再讲临潼关离长安二百余里，若临潼关一破，长安就不能保，这镇守总兵官名陈元泰。这一日升堂，有探了报进说：“老爷，不好了！薛刚打破潼关，已到临潼关了。请爷定夺。”陈元泰不听犹可，听了此言，唬得魂飞魄散，手足无措。想临潼关乃小小关津，怎能挡住大兵？况且兵微将寡，不如上表进京求救。关上多加灰瓶、石子，紧闭关门，不与你交战，待朝廷救兵到了，然后开兵。

差官星夜到京，见了武三思说：“薛刚打破潼关，事在危急，乞千岁奏

明圣上，请救兵保守临潼关，以退薛兵。”武三思听了大惊，如今耽搁不住，抱本上殿，奏知天子。武后见表大惊失色，忙问差官：“薛刚叛贼怎能得到临潼？”差官奏道：“薛刚先居临阳，兴兵三十万，其兵不可挡。打破三关，潼关总兵盛元杰献了潼关，与敌人对亲。今兵已到临潼前了。请旨定夺。”武后传旨，如有人退得薛兵者，官封万户侯。西班文武闭口不言。连问数次，并无人答应。武后大怒。班中闪出武三思奏道：“臣闻大厦将倾，一人难扶。且今库藏空虚，都城虽有兵十万，没有良将。愿陛下张挂榜文，有人退得薛刚，重爵加封，彼此出死力以解此危。”武后说：“此言甚是有理。”一面将圣谕张挂，一面整顿兵马，前去教授保护。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驴头揭榜认太子 梨花仙法斩驴头

适才话言不表，再讲西番莲花洞魔张祖师，这一日在洞中，驾坐蒲团，屈指一算，晓得武则天有覆国之祸，忙唤徒弟薛驴头到来，说：“你在我山一十八年，力长千斤，枪法精通。命你下山到长安见你母后，领兵前去活捉薛刚，不可伤他性命。牢牢记着。”薛驴头跪在地下说：“弟子不知，望师父说明，好去认父母，以退薛兵。”师父说：“你不知么？你父薛敖曹，与武后交好，生下你来，将你抛在金水河中。我救你回山，传授枪法，你母后被薛刚打破潼关，事在危急。作速前往。”

驴头醒悟，带了火尖枪，骑上狮子马，师父又与他一件宝贝，名曰飞镗，祭起拿人。驴头拜别师父，跨了狮子马，把马一拉，四足腾空而去。不片时已到长安，按落云头，来到朝门，果见榜文。命军士通报武三思。武三思得报，正在用人之际，急忙请进，说起情由一同来到朝中。驴头朝见说：“母后在上，臣儿朝见。”武后一看，见其人诧异，驴马头，人身子，道童打扮，问道：“缘何称朕母后？”驴头奏说：“臣父薛敖曹，向年与母后交合，生下臣儿，抛在金水河中，被师父救去，今已年长。师父命臣儿下山，立擒薛刚，扫灭薛兵，天下太平。”

武后听了，心中觉得大悦，封驴头太子兵马大元帅，张昌宗为军师，起兵十万，出了长安，来到临潼关。总兵官陈元泰出城迎接。接进千岁、军师，到了帅府，下拜已毕，摆酒接风。他们三个俱是一样格式。你道为何？原来都是酒色之徒。二人一到，就接几个粉头 前来陪酒。一个叫做就地滚，一个叫做软如绵。

筵散就在帅府房中行乐。二女客极其奉承，弄得太子快活不过。

次日问陈元泰道：“薛兵到关几日了？”陈元泰道：“前日到的，打关二日，没将出去应战，紧闭关门。千岁到了，传令开关迎敌。”太子说：“且慢，明日开兵。行兵打阵之事，再不必提起，只是饮酒，夜间多唤几个粉头陪吾。”陈元泰应喏，奉承得驴头太子不亦乐乎。

军师张昌宗对高力士说：“朝廷用酒色之徒为将，国家休矣。武后春秋甚高，其情不忘。不如弃了周朗去投南唐，此事如何？”高力士说：“老爷言之有理。”当夜主仆二人逃出临潼，竟往南唐。后来高力士成了阉人，唐朝皇宫内为太监，此后话不表。

再言薛刚领了三军在关外，对诸将说：“本帅起兵以来，未尝亲自交锋。今已得四关，这临潼关待本帅亲自讨战。”诸将皆曰：“元帅对阵，弟等愿为掠阵。”薛刚大喜，带领徐青、俞荣来到关前，诸将在后跟随。吩咐军士叫骂：“那关上的，报与主将知道，大兵到了三日，尔等闭关不出。今若再不出战，要踹进关来，踏为平地。”

关上军士听得，报入帅府：“启上将军，不好了。薛军骂了三天，今若不出，要踹进关了。”驴头太子正在吃酒，听得此言大怒，吩咐备狮子马，抬枪。顶盔贯甲，打扮已毕，来到关前，吩咐放炮开关。一声炮响，大开关门，放下吊桥，一马冲出，来到阵前。陈元泰带同三军分立两旁。薛刚抬头一看，见来将生得怪异，莲蓬嘴，尖耳长鼻，铜铃眼；头带紫金盔，身穿索子乌金甲，坐下一匹千里狮子马，声如雷鸣。叫一声：“谁敢前来纳命？”

薛刚大怒，拍马向前，把手中棍一起说：“留下名来。”太子说：“孤家乃当今武后所生驴头太子是也。可知孤家枪法利害么？”劈面一枪，照前心刺进来了。薛刚说：“来得好！”将手中铁棍往上一迎，冲锋过去，带转马来，回手一棍。太子把枪一架，一来一往，战到二十回合，马有十个照面。驴头念动真言，祭起飞镗，一道红光，黄金力士平空将薛刚拿住，只剩得一匹马。

薛葵见父亲被拿，大惊，拍马出阵，不二合又被红光拿去了。徐青、俞荣叫声：“不好了！”双马齐出来战。与驴头战到十余合，又见红光飞出，大惊，借土遁而回。驴头太子打得胜鼓回关。这里诸将面面相视，出声不得。咬金见了流泪说：“此番拿去，性命不保。报仇之事休矣！”薛强护粮来到，听得兄被拿，大哭，欲同薛蚪、薛孝上去救护。

徐青晓得阴阳，屈指一算说：“四将军，元帅拿去不妨，自有仙人相救，明日必到。临潼不日可得。”薛强说：“果有此事么？”徐青说：“阴阳算定，一些也不错。”薛强无奈，半信半疑，收军回营不表。

再言驴头太子拿了薛刚父子，打囚车，解往长安，朝廷发落。陈元泰设酒贺喜说：“千岁拿了巨魁，功劳非小。”太子说：“待孤家明日拿尽了薛氏，班师回京。”当晚在帅府行乐不表。

再言囚车解薛刚父子在路上，薛刚怨气冲天，惊动了樊梨花。他在云端走过，被五鬼星怨气冲开云头，往下一观，方知薛刚父子有难。“待我救了他。”一阵风将薛刚父子提出囚车，往临潼关外，按落云头。薛刚见是母亲，倒身下拜说：“母亲久别多年，今日来救孩儿。”樊梨花说：“孩儿，你不知驴头邪法多端，侍为母的除了他，好进长安。”正在此说，军士报入营中说：“元帅回了。”薛强大喜，同众将出营迎接。接进营中，薛强拜见母亲，薛蚪兄弟拜见祖母，众将又过来见礼，自有一番细说不表。

再讲解囚车军士见大风一阵，开眼不看，风息一看，不见了薛刚父子。大惊，忙回报与太子，太子一听此言大怒说：“今番拿住，当地斩首。”传令开关，一声炮响，关门大开，冲出阵来，厉声大叫：“快叫叛贼早早出来会我。”这里探子报进营中。薛刚大惊，樊梨花说：“孩儿不必心焦，待为母的出去斩也。”薛刚甚喜，点起大队人马，来到阵前。驴头太子抬头一看，原来是员女将，说：“可教薛刚出来，你是妇人，有甚本事，在送性命。”梨花大怒，把手人剑劈面砍来。太子把枪一架，战有数合，太子祭起飞镗，红光一道冲起，被梨花把手一指，红光倒往后去了，梨花把袖一张，将镗收了。驴头见收他飞镗大怒，把手中枪照前心刺来，梨花把剑一指，那枪跌落地下，两手动弹不得，被梨花赶上前，一剑砍死。薛刚母亲砍死驴头，吩咐诸将抢关。陈元泰闭关不及，被众将杀入关中，将陈元泰杀死。取了临潼关，立起大唐忠孝王旗号。樊梨花对诸将说：“吾不染红尘，今救了吾儿，我去也。”一阵轻风归山。若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狄仁杰一语兴唐 唐中宗大坐天下

适才话言不表，樊梨花化一阵清风而去，薛刚等望空下拜。养马三日，盘查国库。次日起大兵六十万，三声炮响，望长安而来，离城十里，放炮停行，一声炮响，扎营已毕。传令明日开兵攻城。此话不表。

守城军士报入午门，当驾官奏道：“驴头太子阵亡，临潼关已失。今薛军六十万，战将千员，其锋不可当。请陛下定夺。”武则天听奏，唬得魂魄散，跌下龙床，半时方醒。问道：“那位爱卿与朕分优。”闪出一位大臣娄师德上前奏道：“不若遣一能言舌辩之士，陈说君臣之义，令其罢兵，庶其可解此危。”武后道：“卿举何人前去？”娄师德奏道：“臣保举谏议大夫前往，可解国难。”“依卿所奏。”宣狄仁杰上殿，狄仁杰上殿俯伏。武后开言说：“今日兵部尚书娄师德保奏说，卿往薛营，将大义说他讲和退军，回朝朕当加封。”狄仁杰奏道：“陛下春秋鼎盛，宾天之后，并无后嗣。今庐陵王乃先帝之子，去周复唐，天下太平。武三思丧师辱国，张君左弟兄纳表不奏，一并拿下，送入刑部天牢，候新主发落。若不依臣，臣不敢往。”

武则天想：“所言不差。我八十多岁的人了，朝不保暮，久后必归庐陵王。若不依奏，恐薛刚打入长安，自立为帝，唐家朝代绝矣”。开言道：“依卿所奏，传旨将武三思、张君左兄弟二人发下天牢。钦此谢恩。”

狄仁杰退朝，出了长安，来到薛营。只见行营方正，遍处刀枪，干军万马。命军士通报，说朝廷遣谏议大夫狄仁杰要见。军士报进：“启元帅，营外有一员朝臣狄仁杰要见。”薛刚说：“令进来。”狄仁杰随了军士而入，好齐整，两旁刀斧手直摆到辕门，两边列坐着大小众将，中间坐着薛刚，咬金旁坐。狄仁杰上帐说：“薛将军，下官皇命在身，不能全札。”薛刚忙起身迎说：“狄大人此来有何见谕？”狄老爷说：“今特来参谒，有一言相告。但不知将军肯容纳否？”薛刚说：“大人有话见教，但有可听者，无不从命，如不可行者，不必多言，大人谅之。”咬金见狄仁杰气概不凡，连忙出位逊坐。

狄仁杰公然坐着，开言说：“将军起兵，为何旗上扯起忠孝王，倒要请教？”薛刚说：“大人不知。我父母遭奸臣所害，今起兵与父母报仇，尽忠于国，小主封为忠孝王。今到都城，长安已破在目下，拿住佞臣碎尸万段，方泄此恨。不必在此饶舌，去罢。”狄仁杰说：“将军不必发怒，待下官说明。将军祖父受朝廷大恩，封为王位，封将军登州总兵，圣恩极矣。尔不去为官，劫法场打死长安府。张君左所奏，先帝不准，赐尔金锤一柄，上打奸臣，下打恶人。君待臣不过如此矣。后归山西，尔私进长安，大闹花灯，打死张保，惊死天子，尔之罪不小。周主将尔父拿捉，尔该挺身而出，却公然远避他方。尔父母兄嫂尽忠而死，你不忠不孝，勾连草寇，劫夺关梁。后世叛逆之名难免，请将军三思。”薛刚一听此言立起身，逊狄大人上坐说：“未将不明，愿大人教之。”

狄老爷说：“将军，你不知目下小主在房州，应迎接到长安为帝。张君

庶——庶几乎，这样……才能……。

谏议大夫——奏谏侍从官。

宾天——称帝王之死，后亦你尊者之死。

佞（nìng，音宁）臣——用花言巧语谄媚的奸臣。

左弟兄与武三思，圣上今已拿下天牢，候新主一到，奉旨施行。奸臣可除，冤仇可泄，岂不是忠孝两全。上匡君以报先帝，下救民以安社稷。不知将军心内如何？”薛刚听了大喜，传令去了忠孝王旗号，扯起大唐元帅旗来，差官到房州接驾。狄老爷说：“将军前去接小王，待下官回朝同文武大臣打扫金銮，候接小主。”薛刚领命，送出辕门。狄仁杰回都城不表。再将薛刚传令：“军士不可乱高队伍，候小主一到，一同进城，取民间一物者，军法梟首。”“得令。”

再讲庐陵王闻报薛刚得胜，大悦。今差官来接，同了徐贤、魏相、驸马薛蛟一路下来，来到长安。薛刚闻知，同程咬金、四虎一太岁诸将出寨，跪迎俯伏，接进小主，安慰一番，一同进长安。百姓香花灯烛，挂红结彩，满朝文武俱出远迎。

咬金传令昭告天地社稷，然后请小主上金銮殿登位，受百官三呼万岁，复国号为唐，是为中宗。圣天子传旨：“赐宴百官，君臣共乐。”众官酒过数巡，俱皆谢恩而散。朝廷迟朝，忽报武后宾天。朝廷大哭。次日哀诏颁行天下文武各官，二十七日国丧。非一日之功，足足忙了一月。立韦氏娘娘为正宫，在朝文武各皆升赏。狄仁杰加少保，娄师德为吏部尚书，徐贤封英国公，魏相封太保，封薛刚忠孝王大元帅。薛强袭父职封两辽王。薛孝封红罗都督。薛蛟驸马都尉。薛蚪封为青州总兵。薛葵封无敌大将军、秦红、尉迟景、王宗立、罗昌、程月虎世袭国公。程咬金年高爵重，无可加封，命家居安享，赐黄金万两，彩缎千端，荣归山东。子铁牛，孙千忠俱封侯爵。伍雄封南阳侯、雄霸为西平侯。大将阵亡者，子孙世袭，在生者各加爵禄，还乡。余外各路总兵，俱皆加级。旨意一下，众皆谢恩，此话不表。

再讲次日又出赦书颁行天下，犯十恶大罪不赦，其余流徙斩绞，不论已结未结，已发觉未发觉，俱一概赦免，中宗以前，周朝钱粮尽行赦除。颁行天下，百姓欢呼载道，万民乐业。薛刚上殿哭奏说：“臣祖仁贵平定东辽，臣父丁山扫清西番。被奸臣张君左、张君右屈陷，将臣父三百余口尽行杀害，颠倒葬铁丘坟。臣兄子薛蛟，亏徐贤、俞元将亲儿掉换。他子被仙人救去，俱皆下山帮扶。徐青、俞荣大恩未报。武三思助恶不忠。伏望圣上恩仇报明。特此奏闻。武三思、张氏弟兄应该可罪？”天子听言大怒说：“朕晓得三人罪恶。吓，王兄你把三人拿来，任凭怎样处治，与父报仇。待朕请罪薛王兄便了。”薛刚谢恩，出朝归府不表。

再讲又有旨意下来，命徐青、俞荣认父，封节义侯。命开掘铁丘坟，将两辽王夫妇及薛勇夫妇骸骨归葬山西金顶御葬，地方官春秋二祭。命先禄寺备筵，程王伯代朕御祭。将三将斩首，坟前活祭。两辽王府重新起造。不知后回还有何言，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笑杀程咬金哭杀铁牛 打开铁丘坟报仇雪耻

前话不表。再进程咬金领旨，同薛刚往监中提出三人，来到铁丘坟。摆下祭礼，鸿胪寺读过祭文。程咬金代圣行礼。薛氏弟兄还拜毕，然后望北谢恩。薛刚、薛强大哭，行了八跪八拜；然后薛蛟、薛孝、薛蚪、薛葵俱皆叩首。薛刚立起身来，同了薛强各扯出一口宝剑，叫声：“父母兄嫂有灵，今日陛下命程老千岁亲在此赐祭。大仇人在此，孩儿与父母报仇了。”就把宝剑往张君左弟兄心内“豁绰”一刺，鲜血直冒，把手一捞，两指扭出心肝。张氏弟兄跌倒尘埃，两个奸臣往阴司里去了。下面那武三思唬得魂飞天外，柬落落乱抖。薛刚、薛强把这两颗心肝放在坟前桌上说：“仇人心肝在此活祭，父兄慢慢饮三杯安乐酒，前去超生仙界。”程咬金说：“薛两辽，你儿子在此祭奠，放心去罢。”

薛刚命将武三思斩首。咬金说：“张氏弟兄是尔之仇人，三思他无大恶，乞宽免之。”薛刚依言，将武三思当坟前打了四十大棍，岭南充军。传令将张君左弟兄子孙满门家丁三百余口斩首东市。

吩咐军士匠人掘开铁丘坟。那里掘得开？是生铁铸成馒头一样，年深月久，不能动弹。薛刚无计可施，只得命薛强打开，越打越亮，薛刚等拜谢天地。只见樊梨花按落云头，叫道：“若要开铁丘坟，且待今宵半夜间。待做娘的今夜前来撮去铁盖，好等你安葬。”薛刚听得此言，望空拜谢。当夜弟兄子孙在坟守到半放，只听得一阵大风，梨花命黄巾力士揭去。一声响，众人一看，不见了铁盖，众皆大喜。大家上前，看见一堆白骨，不分皂白，那里认得出父母兄嫂骨殖？忙忙然乱到天明。吩咐军士将榜文张挂，若有人晓得薛千岁骸骨者，官封总兵。不行出首者，将造坟匠人不分男女，一齐斩首。

榜文一挂，来了一位老军，名唤王六，来见薛刚说：“千岁骨殖我晓得。”薛刚大喜，一同来看。王六说：“这一堆老千岁，这一堆大夫人，这一堆二夫人，这两堆大老爷，大夫人。余下这些乱骨，都是家人妇女。”薛刚听了说：“你怎么晓是？”王六说：“小人向在千岁府中服侍。晓是千岁遇害，小人冲了匠人安排好的。”薛刚称谢，提他官职以报大恩。王六说：“小人不敢受封。”薛刚看他不愿做官，赏银千两。王六叩谢而去。薛刚将父母兄嫂骨殖安放杉坊，停在坟中。余骨安放城外埋葬。在坟旁开丧七日，文武大臣俱来吊丧不表。

再讲徐青认明了父亲徐贤，抱头大哭，说起衷肠。王氏夫人已生二子，徐青见有了兄弟，拜别父母上山修道。徐贤夫妻不忍儿子离去，再三苦留。徐青说：“爹爹、母亲，不必悉烦。师父有言，不可久在红尘，早早回头。”徐贤苦留不住，次日上表辞官，飘然而去。俞荣访问父亲死过多年，窦氏母亲生了一子，也回家去。也上本辞官，往山中去了。

再进程咬金祭过丁山，回家想起我贾柳店结拜三十六人，都已人亡物去。吾今百二十岁多的了，看薛仁贵投军征东平辽，今他孙子开铁丘坟，如今五代见面，好不快活杀人也。呼呼大笑，一口气接不下来，竟笑杀也。

程铁牛也有九十八岁的人了，看见父亲死了，大哭一场，竟哭死了。

其子千忠打本进朝说：“臣祖臣父身死。”天子闻言，亲自祭奠。有百官俱来上祭，忙忙然过了七日。旨下：命千忠送丧归山东安葬。文武百官、

薛氏弟兄送出城外，回山东不表。笑杀程咬金，哭杀程铁牛。此回书已说过了。

再讲薛刚在京半月，次日弟兄辞皇别驾，往山西安葬。满朝大臣送出都城百里。天子差官到山西御葬。一路下来，逢州过府，俱皆祭奠，扶灵到两辽王府开表。一省文武俱来吊奠。薛刚等守制三年，回朝复命。自不必说。直到唐明皇，薛家子孙还在朝中。唐中宗即位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方朝贺，安享太平。在位五年而崩。传位玄宗，明皇登基。唐朝共有二十二主，相传三百余年而终。有歌为证：唐太高武中睿玄，肃代德宗宪穆传。

敬宗文武宣宗续，懿僖昭帝与昭宣。

高宗以后多女乱，肃宗以后多强藩。

相传二十有二主，几及唐朝三百年。

第八十九回 山后薛强遇旧友 汉阳李旦暗兴师

今日不表武三思弄权之事，且说先朝有一个开国功臣，姓李名靖号药师，晚年学道，云游四方。一日屈指一算，笑说：“今皇上气数将终，是有一个新君即应。该是薛强夫妻子女等三人辅佐，我当往山后指点他。”遂驾起云头，来到山后，把云头落下，在演武场前。时薛强在演武场中，教子习学武艺。

李靖上前一揖道：“驸马别来无恙？”薛强抬头一看，认得是李靖，即忙下堂还礼道：“前日在小神庙蒙老师指点，得成佳偶，生男育女，时时纪念老师，不敢忘情。未老师今日要往何处？”李靖道：“我今日特来指点汝，但此处不是说话之所，请到府中告明。”

薛强遂引李靖来到府中，重新施礼。薛强又唤八子二女亦上前施礼，礼毕坐下。薛强问道：“老师此来有何教训？”李靖道：“方今大唐皇帝，八月中秋有杀身之害。大位该是高宗王娘娘所生太子讳旦，如今住在汉阳。汝当去辅佐他，方能重整李氏江山，复兴唐朝社稷。”薛强道：“气数如此，愚弟子即日兴师前去。”李靖道：“依我愚见，你今八子俱皆英雄，二女亦精韬略。况又有九环公主之才，如此威风，何患不克。汝今率公主并八子二女，军士不可太多，只带五百，暗过雁门关，悄悄至汉阳，告知李旦。吩咐李旦发兵之时，亦只要好用五百人，合一千军，分作一百队，只许一将统领，皆要扮作商贾模样，或先或后，接踵而进。到长安时，只要分五十队，进城伏在皇宫左右，俟中秋半夜之时，宫内喧哗，喊杀起来，即时放号炮，会集军士，一齐杀入宫中，锁拿奸人。其余五十队，分伏在四门，缉获叛党，自然成功。汝当毋忽我言。”李靖遂起身告别。薛强又再三留之住，无奈送出府门。一道紫云，口见李靖跳在云中，作揖而去。

薛强即时进入府中，把李靖之言一一对九环公主说了。孟九环道：“李老师往往有先见之明，不可不从。”明早薛强同九环公主一齐到大宛城，将情由奏知国王。国王准奏。薛强遂同九环公主领八子二女，点起五百军陆续起程，暗往雁门关而进。

再言李旦自兴唐宗，请和之后，遂偏安汉阳，每以天下为念，终日训练兵卒，积聚粮草，以待无时。一日升殿，与徐孝德共议大事。徐孝德道：“臣昨日观天象，帝心不明，后来必有大患。主公一星朗耀，天下不久必属主公。又兼列宿扶向主公一星，将来必有勇将来助。”忽见黄门官来报说：“山后虎头寨武三王薛强举家来此，现今在府门候旨。”唐王命宣进来。黄门官传出钧旨。薛强遂同了九环公主及八子二女相率上殿，行了君臣之礼。唐王离座回礼道：“王兄今日到寒国有何见教？”薛强道：“臣因前朝李靖颇识天运，下界指点下臣。臣欲举家来助主公，共兴大唐江山。”遂将李靖所教一一说明。旁边徐孝德道：“真神人也，主公不可不依。”

李旦大喜，大设筵席款待薛强父子，令后宫胡后亦排筵席，款待九环公主母女。次日乃是八月初一日，李旦选五百多军士，令李贵、袁成守城，自同徐孝德、马周众将人等，偕薛强夫妇、八子二女，共一千军，皆扮作商贾模样，分作一百队，陆续进长安而来。

又言黎山老母在黎山岛屈指一算，知中宗气数已终，派薛强辅佐李旦即位。其中奸党未能尽获，又该薛刚在长安城外缉获，方无漏网，但薛刚乃是凡胎，安能先知其事？必须天魔女下山去指点，方能有济。遂唤樊梨花出来

问道：“汝知大唐天子之事乎？”梨花道：“弟子已知皇上气数已终，应该薛强辅佐李旦为君，但虑薛刚不知共成其事耳。”老母道：“然也，你今当下山去指点薛刚成事，待事成之日，速速回山，不可久恋红尘，以加罪恶。”

梨花道：“弟子知道。”遂驾起云头来到会稽，在薛刚门首按落云头。当时薛刚已削去兵权，安顿在会稽，门庭下寥落，只有一个老家人看守大门，忽见樊太君来到，忙入内报知薛刚。薛刚忙出外迎热闹樊太君到府内，就唤妻子与侄儿并媳妇出来叩见。大家参拜毕，梨花道：“吾儿，我算皇上气数，该有害身之祸。应尔弟薛强辅佐李旦为君。你当引十八家丁，悄悄到长安城外，共拿奸贼，帮助成功。速速前去，不可迟误。我当指引你成事。”

薛刚领命，即便领了家丁，扮作卖药算命模样，同樊梨花向长安而来。到八月十五日，离长安城只有十里，樊梨花吩咐扎住等候。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仇怨报新君御极 功名就薛府团圆

再说李旦同薛强并将士人等，分作一百队，行到八月十五日已到长安。各队将士陆续进城，四处埋伏停当，准备夜间号炮一响，即出来行事。那武三思这日安排杀君之法，既已停当，走入宫来，适遇中宗在御花园游玩未回，遂悄悄告知韦后：“今夜行杀之事，可保无虞”我已决矣。”韦后忙问：“如何行弑？”三思道：“夜宿卫壮士皆我心腹，无敢违逆我，今已安排妥当。况今夕又是中秋佳节，正好与陛下畅饮赏月，候陛下微醉，暗将药酒毒死。只说是醉后中风而崩，众臣自然无话。明日便可登位，必得行所欲。纵有不测，现有宿卫壮士抵御，不足畏也。”韦后道：“此计甚善，宜速行也。”

及至日暮，中宗回宫。韦后道：“今夕是中秋佳节，当与陛下登楼玩月消遣。”中宗道：“正合朕意。”遂唤宫娥及武三思随驾上青桥楼。果见天色无尘，明月皎洁，遂排宴楼中，饮酒作乐。饮至半酣，中宗微醉。暗地里武三思将毒药放在酒里，进上劝饮。中宗吃了一杯，不多时药性发作，跳起身来，大叫一声，呜呼哀哉！妃嫔宫女见君惨死，不觉大惊，喧嚷起来。

平时太子重后知武三思有不良之意，是日闻父王与三思在楼上饮酒，心甚不安，暗点几个御林军在楼前楼后听其动静。忽闻楼上喧嚷，又见天星落下如雨，知其有变，遂唤军士杀入。谁知三思亦暗伏军士在楼下，忽见太子杀入，两军交战，喊声大震。外面李旦、薛强等闻得喊声震地，遂放起号炮，四面伏军齐出午门，一齐杀人。

武三思一闻外面杀入，大惊失色，欲从御苑后门逃出。手执宝剑才欲下楼，适太子方到楼门，不提防三思出来，竟被三思一剑砍死。武三思忙忙逃出御苑后门，走到城门，天色微明，城门已开，只见军士相争。三思杂在军中，亦大呼拿人，暗暗逃出南门，走了十里，竟被樊梨花、薛刚一班人拿住，解入城来。城内薛强、马周众将人等杀入午门，逢人便捉。当时武后年七十有余，睡觉起来，忽听得呐喊之声动天震地，吃了一惊，不觉跌倒，呜呼哀哉！韦后正欲逃脱，被薛强拿住。不多时，天已日出，军马稍走，各拿奸人献功。李旦逐一查问，不见了武三思，心甚抑郁。忽见南门走进薛刚，手拿奸犯武三思。李旦并不深究，即令众将千刀砍碎，只要留一个首级，悬在午门外示众。

徐孝德同众将，皆请唐王早即大位，以安人心。李旦再三谦逊，众将固请。然后登金銮殿，即皇帝位，是为睿宗。受君臣山呼万岁毕，令御林军将韦后绑到法场，碎剐其身，又将武后尸首扛出斩首，以报母后王娘娘之仇。韦后一家不论老少，尽行剿灭。凡为武三思同党者，亦皆斩首。其余百官，概不查问，各居原职。追赠王后为皇太后，立胡后为正宫皇后，申妃为偏宫贵妃，立子隆基为皇太子。封徐孝德为太尉、护国军师兼武宁王。封薛强为上将军兼中书令。王钦、贾彪、殷国泰、贾清、柳德、李奇，俱为兴国公。薛霸、薛琼、薛瑶、薛璜、薛璟、薛、薛、薛魁、张籍、常建高、郭马赐皆为中兴侯。袁成、李贵皆为中兴伯。李相君为镇国夫人。孟九环为秦国夫人。薛金花、薛银花为中兴贤女。大赦天下，免一年赋税。凡前日阵亡功臣，及前朝被杀功臣，俱各加封赐溢，子孙复职。又前朝所表功臣，及削去兵权在家闲住功臣俱各加封职，入京调用。群臣受封，皆叩首谢恩。睿宗就令以王礼收殓中宗，择日安葬。朝罢，诸臣退出。薛刚、薛强及九环公主、八子二女，俱回至薛府。樊梨花先在府中，众人来见毕，樊梨花起身要回山

去，薛刚再三苦留。樊梨花道：“我灾难将满，岂可又恋红尘，更加罪过。今日来此，是要指点你们立了此功，使你们一门团圆。今你功成名遂，我有何求？”遂驾云而去。

再过几日，薛刚子侄及家眷俱到。大家相见行礼毕，薛刚、薛强就命大排筵席，一家欢喜畅叙，又杀牛宰马，重赏随征军士。文武百官皆来庆贺，足足闹了一月，方安排安定。正是：骨肉团圆，一门欢悦，富贵之盛，一言难尽。有诗为证：

大闹花灯不可当，全家连累走他乡。

多少英雄怀国恨，诸人义气为君王。

阳州保驾扶王室，灭韦除奸姓氏香。

报仇可雪先人恨，复正河山兴李唐。

